HONG WAI WEN XUE MING ZHU
NG CAI YI LUN CI DIAN

中外文学名著精彩议论辞典

上册

张建业 主编

工人出版社

HONG WAI WEN XUE MING ZHU
ING CAI YI LUN CI DIAN

中外文学名著精彩议论辞典

下册

张建业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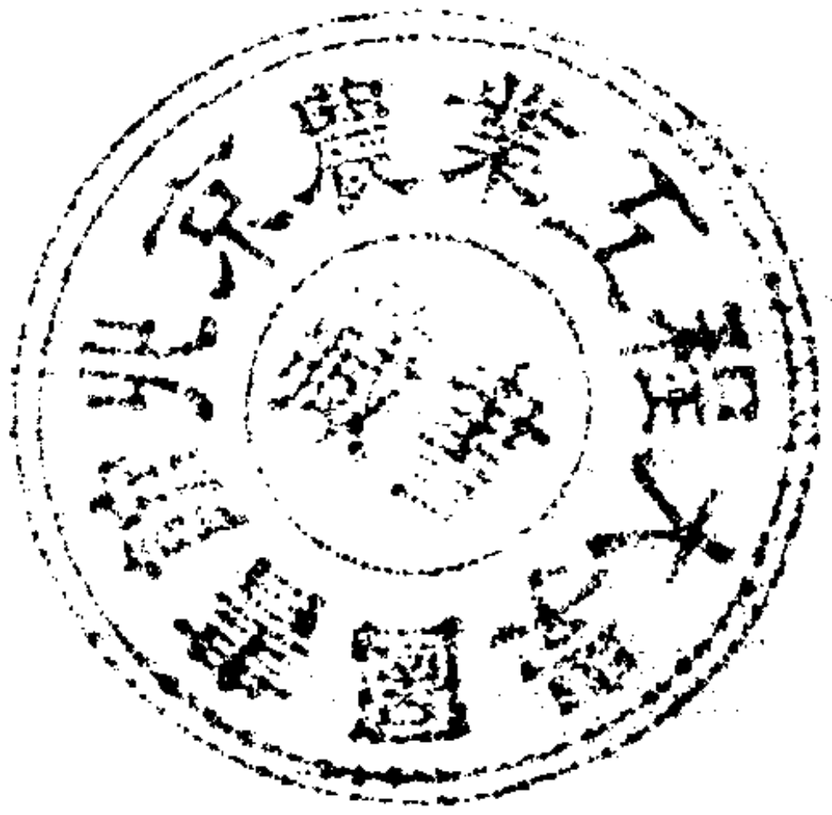
工人出版社

中外文学名著

精彩议论辞典

上册

● 张建业　主编



中外文学名著
精彩议论辞典

下册

● 张建业　主编

中外文学名著精彩议论辞典

（上、下）

北京师范学院《中外文学名著精彩议论辞典》编选组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水电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21.125字数：853000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6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10,511—39,200

ISBN 7-5008-0007-X/I·3 定价：5.80元

（上、下册）

编 者 的 话

俄国十九世纪末叶的文学泰斗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福音书里的不要议论一语在艺术中是十分正确的：你叙述，描写，可不要议论。"

然而，就是这位反对在艺术描写中横插议论的文学大师，在他的艺术实践中却有着大量的议论。他的代表作《安娜·卡列尼娜》即以富有深刻哲理的精彩论断开头——"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无疑这是一段绝妙的议论。其实，何止是托尔斯泰，只要我们细心考察一下，举凡所有的文学巨匠，诸如曹雪芹、鲁迅、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他们的笔下皆不乏纵横捭阖、鞭辟入里的议论。

面对如上的矛盾现象，是不能不予以关注和悉心研究的。

诚然，形象是文学艺术的主要特征，文学作品应该通过形象反映生活，表现情感。

诚然，议论，特别是游离形象的、抽象苍白的议论，会影响和削弱作品的艺术价值。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文学可以粗暴地摈弃议论！

议论，作为描写的补充手段，作为画龙点睛之笔，不是作品的赘疣、败笔，而是与艺术形象融为一体，乃至成为整个作品不可缺少的有机成分！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精

辟而深刻的议论，才更加凝聚了艺术形象的光彩，从而更深化了艺术描写的深度，突出了作品的思想价值。

就其创作而言，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伴随着想象、联想的展开，情感的潮水跌宕起伏，这种情感一旦浓烈到作家心灵无法承受的时候，势必会中断叙述描写，代之以理性的思辨。那些精彩的议论往往还是潜藏于作家心灵深处、久经酝酿的对于生活的真知灼见。为其如此，才会给读者以人生的启迪，哲理的思考和审美的陶冶。

由此看来，议论对于文学创作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正是出于上述的想法，我们编辑了这部《中外文学名著精彩议论辞典》，希望能给作家、文学爱好者提供研究的方便，也希望能给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借助文学作品以思考人生、陶冶性情的天地。

应该说明的是，文学作品，从篇章到字句，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以表现生活、塑造形象为中心的，现在把其中的某些议论撷取出来，难免有断章取义之憾，这是无法避免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议论毕竟与叙述和描写不同，还是有一定的相对的完整性的。尽管是吉光片羽，零金碎玉，我们把各家名著相近的议论集中起来，还是可供瞻观玩赏、比较分析的。

另外，由于时代的发展，古代的、近代的、中外作家根据他们当时的生活经验所提出的论断，比起今天我们对于生活的思考，往往会显得片面幼稚，甚至是荒谬的。但无可否认，人类就是这样不断抛弃谬误而一步步接近真理的。没有过去，就没有今天；没有今天，也就没有明天，为此，我们还是做了朝花夕拾的工作。虽有弃取，亦难免芜杂，希望读者能够运用科学的世界观予以鉴别。

还应该说明的是，我们虽然尽心尽力地进行了搜集，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很难一一涉猎，特别是对于我国古典诗文的选录，更是选其代表而已，这就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弊。又，限于时间与水平，所选条目和分类编排，也一定会存在粗疏或不当之处。这一切都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指教。

张 建 业

一九八七年一月北京

上 册 目 次

一 人与人类

（1）人是整个世界，是至高无上的……1

——人的本质

（2）人群对于个人的强制，既温柔又冷酷……6

——人际关系

（3）有的在燃烧，有的在腐烂……17

——人的形形色色

（4）有秩序的运动才构成活泼的生命……34

——生命的活力

（5）人生历程中无法逃避的事实……42

——从童稚到暮年

（6）阳刚阴柔统一造成缤纷世界……67

——男性与女性

二 人与社会

（1）生活用自己的不成文法支配人类……94

——人生真谛

（2）让生命富有生命 ……108

——人生态度

（3）肩负着历史的重荷走完一生 ……136

——人生道路

（4）偶然和必然的辩证统一 ……153
——人生命运
（5）从深刻的记忆里抽出丝来 ……160
——人生经验
（6）提着来自心灵的泉水灌溉 ……177
——友谊交际
（7）人生的钟摆永远在两极摇晃 ……198
——幸福灾祸
（8）人生特定期限的结束 ……207
——生离死别

三　人与自然

（1）山也移情，水也移情 ……220
——环境与人
（2）人类对节令的感受充满诗意 ……237
——节令风俗
（3）历史和美的沉积 ……242
——名胜古迹
（4）无法超越的客体 ……244
——宇宙时空
（5）天地给人类的启迪无穷无尽 ……259
——自然现象
（6）并非臆造的生存竞争的王国 ……267
——动物世界
（7）诗人眼里是情，哲人眼中是理 ……271
——草木花卉

四　劳动创造

（1）只有在劳动中人才能变得伟大 ……281

——劳动创造

（2）成功的幼芽，缀满汗水与泪 ……295

——成功与失败

（3）转动的社会万花筒 ……298

——金钱与竞争

五　品行理想

（1）如果我是树，就要做一株伟岸的树 ……305

——品德与情操

（2）只要有一点理想的影子，灵魂就会长出翅膀……321

——理想与自由

（3）希望给强者鼓舞，给弱者安慰 ……327

——希望与未来

（4）不能禁锢，也禁锢不了 ……331

——追求与探索

（5）人活着总得向前走，尽管付出的代价是辛酸……336

——进取与奋斗

（6）志在天下，有进不止 ……347

——志向与抱负

（7）感到寂寞，即人生开始枯萎 ……352

——意志与信念

（8）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364

——批评与自省

（9）有了私心，就产生一切恶行 ……370

——贪婪与虚伪

六　情感心态

（1）最有情的人，也是最无情的人 ……381
——感情与同情
（2）并行不悖的真实与虚幻 ……391
——回忆与记忆
（3）个人行为和社会状况的多棱镜 ……395
——幻想与梦想
（4）在人生的海洋里沉浮 ……400
——喜·怒·哀·乐
（5）多维心理空间的永恒律动 ……405
——复杂心态

七　爱情婚姻

（1）永恒的奥秘，生命的源流 ……431
——爱的本质
（2）流自神秘深处的柔情 ……447
——爱的心理
（3）亮透灵魂世界的每一个洞穴 ……466
——爱的意义
（4）宁被光的深渊吞没 ……475
——爱的追求
（5）灵与肉因此生生不息 ……488
——婚姻
（6）孕育着万千玄妙 ……495
——家庭

下 册 目 次

八　人类历史

（ 1 ）社会普遍心理表现的记录 ……509

——历史发展

（ 2 ）国家和人类的传记 ……523

——历史经验

（ 3 ）生者与死者的辩证 ……546

——历史人物

九　社会政治（一）

（ 1 ）世溷浊而不清 ……555

——暴露社会黑暗（上）

（ 2 ）有一种柔中带刚的灵活的逻辑替恶服务 ……567

——暴露社会黑暗（中）

（ 3 ）金字塔的尖与底 ……589

——暴露社会黑暗（下）

（ 4 ）对生活的耻辱我们人人有责 ……601

——针砭旧意识

（ 5 ）现在的屠杀者 ……622

——批判旧文化

（ 6 ）要光明，须上战场 ……629

——革命与改革

（ 7 ）理性的束缚与兽性的诱惑 ……660

——法律·权势·犯罪

十　社会政治（二）

（1）在最美的名字中数她的最美 ……676
——故乡·民族·祖国
（2）渺小和伟大的辩证统一 ……700
——个人·集体·社会
（3）在母亲历史看来，谁个更为贵重 ……715
——群众·英雄·领袖
（4）剑与火与鸽子的命运交响曲 ……727
——战士·战争·和平
（5）祈祷中的魔幻哲学 ……745
——宗教·迷信·鬼神
（6）人类智慧的智慧选择 ……755
——人才与天才
（7）思维之树的两个果实 ……765
——真理与谬误

十一　教育学习

（1）为了人类，饱受殉道者的苦难 ……772
——关于教师
（2）茫茫大海中闪烁着灯光 ……780
——关于知识
（3）拾级而上，从动物上升为人 ……784
——关于读书
（4）雕镂金石的艺术 ……790
——关于学习
（5）智慧是属于灵魂的 ……803
——关于思考

十二　文学艺术

（1）要把生活带到艺术中来 ……809
——文学与生活
（2）叫心里的东西自然流出 ……825
——文学与心灵
（3）给予生活一种动力 ……839
——文学的作用
（4）被规范的自由 ……850
——文学的形式
（5）偶像时代已成为过去 ……860
——继承与创新
（6）欣赏美是一种巨大的享受 ……871
——鉴赏与批评
（7）理想与真实熔铸而成的合金 ……882
——形象与典型
（8）勾画他人，融进自我 ……892
——人物的剖析
（9）艺术的法则比科学的法则更难掌握 ……909
——方法·流派·技巧
（10）哲人的智慧加上孩子的天真 ……918
——作家·诗人·艺术家
（11）辉煌瞬间的热情创造 ……936
——关于美术
（12）只要去听，世界上一切都是音乐 ……950
——关于音乐
附录　本辞典选用书目 ……957

一 人与人类

（1）人是整个世界，是至高无上的

——人的本质

我想一个人在大宇宙之间，渺小得连一粒灰尘都不如，然而一个人的头脑，却能装进这么多的思想．杂事，更有苦痛和忍耐，真是够瞧的多。（方令孺：《信》《方令孺散文选集》第21页）

人是个怪物。你要是这么远远地从旁边看一看“父辈们”在这里过的那种僻静的生活，觉得好象没有比这更好了吧？你吃啦，喝啦，而且知道，你正以最正确、最合理的方式去待人处事。可是，不然，还是会苦闷得很难受。你总想同人们打交道，哪怕和他们骂仗也好，也总可以跟他们闹一场。（[俄]屠格涅夫：《父与子》第169页）

唉，人的生命力真强啊！人是一种能习惯于任何环境的动物，我以为给人下这样一个定义是最恰当不过的。（[俄]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第12页）

据我看来，什么也不必毁灭，只要毁灭人类关于上帝的观念就行了，人们正应该从这一点着手去干！只应该从这一点，从这一点着手，——你们这些一点也不懂事的盲人呀！只要人类全都否认上帝（我相信这个和地质时代类似的时代是会来到的），那么不必吃人肉，所有旧的世界观都将自然而然地覆灭，尤其是一切旧道德将全部覆灭，而各种崭新的事物就将到来。人们将联合起来，从生活中汲取可能的一

切，但目的必须是纯粹为了谋取他们在现实世界上的幸福和快乐。人由于神和泰坦式的骄傲精神而显得伟大，成为人神。人借自己的意志和科学的力量，无限制地不断战胜自然，因而不断感到高度的愉快，以致在他心目中，这种愉快终于完全取代了过去一切关于天国的愉快的向往。每个人都知道他总难免一死，不再复活，于是对于死抱着骄傲和平静的态度，象神一样。他由于骄傲，就会认识到他不必抱怨生命短暂，而会去爱他的弟兄，而不指望任何的报酬。爱只能满足短暂的生命，但正因为意识到它的短暂，就更能使它的火焰显得旺盛，而以前它却总是无声无息地消耗在对于身后的永恒的爱的向往之中。（[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下第982页）

“这算不了什么，”我说，“不应当光是在病人和老太婆中间去找奇迹。难道健康不是奇迹吗？生活本身不是奇迹吗？凡是不能理解的东西就是奇迹。”

“难道您不怕那些不能理解的东西吗？”

“不。凡是我不了解的现象，我总是勇敢地迎着它走上前去，不向它屈服。我比它们高。人应当认定自己比狮子、老虎、猩猩高一等，比自然界万物，甚至比他不能理解的、象是奇迹的东西都高才成，要不然他就算不得人，只不过是一个见着样样东西都害怕的耗子罢了。”（[俄]契诃夫：《带阁楼的房子》《契诃夫小说选》下卷第516页）

然而“真正的舍金纳赫——是人”。是的，正是人才是至高无上的，人是整个世界——复杂的、有趣的、深刻的世界。……如果人们不会相互理解，那么他们怎能有朝一日学会默默地互相尊重呢？他们是否总有一天将会懂得，世界上只有人才是最有趣的，而且只有人才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和生活的创造者呢？（[苏]高尔基：《与世隔绝》《高尔基文集》第三卷第47页）

“比起大自然来，历史对人类的感情更严酷，更残暴。大自然要求人们仅仅满足于天赋的本能，而历史却要强制人的理智。”（[苏]高尔基：《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高尔基文集》第十八卷第197页）

沙金　我一喝醉……我就觉得什么都可爱了。嗯嗯……他在祷告吗？好极了！一个人可以有信仰或是没有信仰……这是他自己的事！每个人都有自由……他自己付出一切：为了信仰，为了不信仰，为了爱情，为了智慧——人们已付出一切，所以他自由！……人就是真理！什么是人？……不是你，不是我，不是他们……不！——是你，是我，是他们，是老头儿，是拿破仑，是谟罕默德……合成一个人……（用手指在空中划个人形）你明白吗？这就是巨大！这里面有一切开始和一切终结……一切在乎人，一切为了人！只有人，此外的一切——都是他的手和头脑创造出来的！人！这个字多么灿烂光辉啊！这个字听起来多么令人自豪啊！人！一定得尊重人！不要怜悯他……不要拿怜悯去污辱他……一定得尊重他！男爵，咱们为了人来一杯吧！（站起来.）感到自己是人……多痛快啊！……我是个囚犯，是个凶手，是个赌棍……嗯，不错！每逢我到大街上去的时候，人们都把我当作小偷儿似的瞧着我……他们又要躲，又要回头看看……而且老跟我说——“坏蛋！骗子！干活去吧！”干活？为什么？为了填饱肚子吗？（哈哈大笑）我一向都瞧不起那些只顾填饱肚子的人……这不是问题，男爵！这不是问题！人更崇高！人比肚子崇高！……

（[苏]高尔基：《底层》 《高尔基剧作集》第254—255页）

哈姆莱特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英]莎士比亚：《哈姆莱特》 《莎士比亚全集》第九

集第49页）

俄底修斯　有一个不认识的人写给我这样几句话：“无论一个人的天赋如何优异，外表或内心如何美好，也必须在他的德性的光辉照耀到他人身上发生了热力、再由感受他的热力的人把那热力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才能体会到他本身的价值的存在。”

……

俄底修斯　我并不重视这一种很普通的道理，可是我不懂写这几句话的人的用意；他用迂迴婉转的说法，证明一个人无论享有着什么奇才异能，倘然不把那种才能传达到别人的身上，他就等于一无所有；也只有在把才能发展出去以后所博得的赞美声中，才可以认识他本身的价值，正象一座穹窿把声音弹射回来，又象一扇迎着阳光的铁门，反映出太阳所投射的形状，同时吐发出它所吸收的热力一样。……（[英]莎士比亚：《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莎士比亚全集》第七卷第187—188页）

人类的本性在于竭力解释它在其中生活的世界。这正是人类与其它动物的不同之处。每一个人，即使是印度贱民中最愚笨和最低劣的人，也会从小就尝试着以某种方式去解释世界，并且根据这种解释，尽量使自己适应生活。如果人不能进行解释，他就会发疯。（[意]艾尔莎·莫兰黛：《历史》下册第556页）

“可是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他说。“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美]厄·海明威：《老人与海》第79页）

当春天，甚至是虚假的春天来临时，除了去哪儿最使人爽快舒适以外，一切都不成问题。唯一使人败兴、浪费光阴的东西就是人，如果你不能避免约会，那么每日都是无止境的。人往往是幸福的限制

物，很少有人象春光一样美好。（[美]欧内斯特·海明威：《活动宴会》《老人河》第495页）

"……外面的人看我们时，他们不是在看想看的东西。这好象看一个遥远的星星。实际上你不是在看那个星星，而是在看过去的反射光。"（[美]西德尼·谢尔顿：《午夜情》第301页）

水里的游鱼是沉默的，陆地上的兽类是喧闹的，空中的飞鸟是歌唱着的；但是人类却兼有了海里的沉默，地上的喧闹，与空中的音乐。（[印度]泰戈尔：《飞鸟集》第10页第43条）

人就是大地，就是颤动的泥浆的/容器和眼皮，黏土的形体/就是加勒比的歌，奇布却的石头/帝国的杯子，或者阿劳加的硅土/他柔软而多血，然而/在他那潮润的水晶的/武器的柄上，却铭刻着/大地的缩影。（[智利]巴勃罗·聂鲁达：《亚美利加洲的爱》《诗歌总集》第3页）

如果你真的睁起眼睛来看，你会从每一个形象中看到你自己的形象。

如果你张开耳朵来听，你会在一切声音里听到你自己的声音。（[黎]纪伯伦：《沙与沫》《先知》第99页）

显而易见的东西是：在被人简单地表现出来之前，从不被人看到的。（[黎]纪伯伦：《沙与沫》《先知》第126页）

（2）人群对于个人的强制，既温柔又冷酷

——人际关系

同恶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趋，同利相死。（司马迁：《史记·吴王濞列传》《史记》九第2826页）

“人生第一次所受到的悲哀，严重的教训，莫过于知道人与人之间，须要隔层障呀！……”（王统照：《钟声》《王统照文集》第一卷第139页）

“你，地上的和平之神，——所以你不适于超升呀，你扎根在人类的土地上，在人类的丑恶，疯狂，自私，毒害的环绕里，难怪你把‘人类的心’看得过分宝重，你记住，这就是人与神中间的分界！……是的，在最初，最初，上帝将他们逐出乐园，——你知道是那四面转动着发火焰的剑的伊甸园，为什么用火剑围绕这生命树的乐园？为了人类，为了永不许人类再回到那无忧无恐，自由欢乐的园子去！这是宇宙的最大悲剧，并不只是属于人类的。你想：人的祖先既已经是生于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尘土还不是罪恶的发源吗？他们生于罪恶，死于罪恶之中，一代，一代，一类，一族，他们与他们可怜的后裔，永远再得不到那四道河水的滋润；他们与他们的后裔，永远追随着他们第二代的祖先在尘土上互相打，杀，喝着同体的血液，代替那天上河水的滋润。相传下去，暴怒与偏见在他们传统的血中生着毒菌，更扩张更变化起来，便形成了他们独具的高傲与残忍！……女神，地上的女神，说到这儿，我晓得你一定会给他们辩解：他们有生之欲，有食之欲，所以有时不免争斗的悲剧。可是，他们的欲真象无底的恶

渊。为什么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都赐给他们，他们还贪婪不够呢？上帝原来也期望他们生育众多，治理这丰富无边的大地，为什么他们不自满足呢？有什么迫逼他们，残害他们，使他们受到苦难呢？……没有，没有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都在主的意旨之下听他（人类）的管理了，逼迫，残害的只是他们自己！他们从祖先传下来的恶毒血液在他们的身体里与精神上作祟，也因此摧毁了不少不少的别的生物与原是洁净的土地。……”

“是的，我不说你的好意全是被蒙蔽的。‘人类的善心’，善心，在黑暗的尘土中不是没有一两个有光有热的火星跳动。对呀，人类间曾有过那样的伟大人物，讲过什么‘好生’；什么‘民胞物与’；什么‘爱人如己’；什么，……但，可惜这种罪恶里偶有的灵明，胜不过他们同类的毒欲的火焰。……在地面上，无论什么世代（他们血涤的岁月），‘完全人’太少了，太没有改善他们毒恶同类的气力了。他们，那点从天上带下来的灵明，如同暗洋上一星亮光，立时被嘲笑与侵袭的风涛打灭了，浸没了，所余留的只是血水泛滥；只是毒欲的扩展；只是没有心的髑髅在尘土中撞打，毁坏。……”（王统照：《泪与翼》《王统照文集》第二卷第16页）

要知道，人，这是创造财富的财富。可是，并非人人都能在实际工作中认识这一点。侮辱别人，也常被别人所侮辱；不尊重别人，也常被别人所不尊重。难道马克思曾将这行径，列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么？唉，经不错，全让歪嘴的和尚给念坏了。（张洁：《沉重的翅膀》第221页）

人类这东西很怪，不象其它动物的相互关系那样简单。人类的相互关系很复杂，很多样，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而最终都通过一定的心理关系表现出来。舆论便在人们的心理关系上展开着各种各样的影响。

人人几乎都会使用舆论的武器。（柯云路：《新星》第196页）

无论如何，女儿的命运，女儿的幸福是不能不关心的。但是象这种幕后的准备措施，要是夺去了女儿第一次在公众场面上遇到的那种出乎意外的最美丽的一刹间，或是把还不能揭晓的秘密在女儿的面前揭晓，使女儿过早地知道一个人要得到成功，不需要同情心和幸福而需要虚伪，这实在是很大的不幸。这种工作把人类相互间的关系弄得非常庸俗化，而人类关系只有在未被庸俗化的时候，才能成为真实而神圣的东西。严格的道学先生大概还会补充一点：这种类似的措施，比起我们不常陷入的那种道德上的堕落，对姑娘的心地更其有害。

（[俄]赫尔岑：《谁之罪？》第149页）

人与人天天密切地接触，要互相付出代价的：要仅仅欣赏对方的优点，而不刺痛对方的缺点，也不被对方刺痛缺点，双方都需要有多方面的生活经验、理智和诚挚的热情。（[俄]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第92页）

“袖手旁观的人总喜欢对干活的人吹毛求疵。这是一般的心理。然而这是不公平的，荒谬的。‘他们干得不够快’，但是事情很明白，人们的要求总是操之过急；自己不干工作，就体会不到工作的艰巨性，无法计算会有多少困难，困难有多大，‘工作进行得还是有错误’，人做工作怎么可能没有错误？人不是神，不可能要求他们或他们的工作完美无缺。一个明智的人，如果看到干工作的人们积极性很高，认真负责，能听取意见，采纳一切合理的建议，那他就感到很满意。您发现工作的进展都符合这些条件，那您还有什么再挑剔的呢？如果您，由于人类的弱点，有时对工作人员发脾气，那我也不会严厉责备您。怎么办呀！您是个人，总得原谅您的这种人类的弱点；但是我必须向您指出，要是您对工作人员不同情，不赞许，不帮助，那您是不对

的。您也不会这样。您是正确的。”（[俄]车尔尼雪夫斯基：《序幕》第187页）

结交许多朋友干什么？为的是一到紧要关头能有储备的人力。但是这些草率轻信的人在紧要关头不是可能变成内奸吗？因此，我们及时了解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倒也是值得庆幸的事。这就能防止我们在需要真正行动时犯错误。离他们愈远愈好。（[俄]车尔尼雪夫斯基：《序幕》第306页）

不，我的朋友们，我的恶毒的、卑劣的、可怜的朋友们，你们想错了：并不是他们站得太高，而是你们站的太低。现在你们可以看到，他们只是站在地面上：你们所以觉得他们在云霄中飞翔，只因为你们自己是坐在地狱似的火坑里面。他们站的那个高处，是人人都应该而且能够站上的。（[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350页）

不过，人事关系在社会上是一种资本，若要它经久，就不得不节用。伐西里王爵知道这一点，假如他替一切求他的人说情，他不久就不能替他自己说情了，一旦觉悟了这道理，他在使用他的势力方面就变得节约起来了。（[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26页）

假若果有此事或类似的事，那么生活中便会少一些考虑不周的理论、不公平的责难、含混不清的议论，便会少一些当前屡见不鲜的情况，即每个人都认为：他既然会说话，就可以教训别人，为别人出主意，指点别人，责难别人，每个人都这样认为，便把生活搞得乱七八糟。而即使没有他的干预，生活就已经够乱了。假如他想清除生活中的污浊，那就让他首先清洗掉自己灵魂中的虚荣心吧，就让他排除自己的头脑对动荡不定的时代的依赖性吧。待到理想不可动摇和永恒不

变的时候，再让他认清自己和自己的道路，只有到了那时再让他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吧。这种见解应该是简短、朴实、真诚和火一样的炽热。

在生活中有如此之多的导师，学生却很少；学说很多，可真理呢？有谁知道真理在哪里，寓于何处呢？

打消性急的而又并非总是纯洁的好为人师的愿望，默默无闻地死去，比扩大生活中的虚伪面和增加人们的错误要好得多。（[苏]高尔基：《一个诗人的故事》《高尔基文集》第一卷第297页）

事情往往是这样的：当一个人变得愈低贱、愈卑劣的时候，我们便愈能理解他和觉得他可亲近；坏人总是比好人更能得到我们的关注。这是因为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同坏人相比要比同好人相比更有利。（[苏]高尔基：《扫烟囱的人》《高尔基文集》第二卷第434页）

凡能自重的人也会爱惜别人……（[苏]高尔基：《在峡谷里》《高尔基文集》第六卷第208页）

捷捷列夫　（作成姿势）十二万分可敬的两脚动物！当你们说，恶应该用善来报答，那你们是错了。恶是你们生来就有的一种本质，所以是廉价的。善是你们自己编出来的，你们为它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所以它是宝贝，是稀世之珍，世界上没有比它更美好的东西。从这里得到一个结论：把善和恶拉平，对于你们是不合算的，没有好处的。我告诉你们：只能够以善报善。你们付出的永远不要比你们所得到的多，以免鼓励人们高利贷的意识。因为人是贪心的。一次得到了比他应该得到的要多，第二次他便要再多得到一些。你们还给他的也不要比所欠他的少些。因为假使你给他算错一次钱——人是专会记仇的——他就会说你“破产了”，不再尊重你，第二次他就不再给你行善，却只给你施舍了。兄弟们！人

们给你所行的善，你得严格地照数偿还！因为世上没有什么再比给自己邻人施舍的人更可悲和更可恶的了！可是对于恶，永远要偿还百倍的恶。邻人对你作的恶，永远要偿还百倍的恶。邻人对你作的恶，你要格外大量地去报答他。假使当你向他恳求面包的时候，他给你一块石头，你就担一座山推在他的头上！（[苏]高尔基：《小市民》 《高尔基剧作集》第37页—38页）

我们/地球上的居民/把每个地球上的居民当成亲人/大家都是弟兄/在车床旁/在办公室/或是在矿井/我们大家/在世界上/都是/创造生活的同一个队伍里的士兵 （[苏]马雅可夫斯基：《革命》 《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第一卷第38页）

即使原则性很强的人，有时也难免会犯温情主义，因此，人们如果对某人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的固定的看法，就非常不愿意改变它，甚至认为似乎不便改变它，尽管不容驳斥的事实已经证明，此人根本不象他表面给人的印象那样。“他会改好的！……我们谁也不是没有弱点。”（[苏]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第648页）

多年来，差不多有二十年了，卢萨诺夫的工作一直是管理人事档案。这个职务在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名称，但实质都一样。只有无知愚民或不明真相的外人不懂得这是多么细致、微妙的工作，需要具备多么了不起的才能。这是诗一般的艺术，迄今连诗人们也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每个人在生活道路上填过不少表格，每一份表格都要提出无数的问题。一个人对一份表格上一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一条线，照例从那个人身上通到当地的人事档案管理中心。如此，从每一个人身上都要拉出几百条线，合在一起就有千百万条。如果这些线都让大家看到的话，整个天空将完全被蜘蛛网遮蔽；如果这些线变得象橡皮筋那样，公共汽车、电车和路人都将无法行动，报纸的残片或秋天的落叶也不会被风吹得在街上乱飘。它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人们时刻

感觉到它们的存在。问题在于所谓白璧无瑕的档案就象绝对真理，就象十全十美的理想一样，几乎是达不到的。如果刨根究底的话，对每一个活人都可以记下一些不好的、可疑的地方；每个人都做过些错事或隐瞒了些什么。

由于经常感到这些看不见的线的存在，人们自然会对管理极其复杂的人事档案的那些人产生敬意，承认他们的权威。

……

这工作的诗意就在于可以感觉到，一个人完全在你掌握之中，尽管事实上你还没有把拳头攥紧。

卢萨诺夫在总的生产过程中所处的神秘莫测的特殊地位，使他对真正的生活过程有了深刻的了解，从而使他得到满足。人人都看得见的生活（生产、开会、本厂通讯、厂工会贴在出入口的布告、补助申请、食堂、俱乐部）并不是真正的生活，只不过在不知就里的人看来如此罢了。生活的真正趋向不是大叫大喊，而是在安静的办公室里，两三个互相了解的同志之间或由一次语调亲切的电话决定的。真正的生活还流动在机密文件和卢萨诺夫及其同事们的公文包深处，它可以长期悄悄地跟在某人背后，然后在倏忽间显现本相，从地下王国里张开血盆大口，吃掉牺牲品的脑袋，或向他喷吐火焰——过后又不知躲到哪里去了。表面上一切如常：俱乐部、食堂、补助申请、本厂通讯、生产；只是通过出入口的人缺了一个，被解职、除名、清洗了。（[苏]亚·索尔仁尼琴：《癌病房》第一部第260页）

拿人与人的关系来说，嘲笑别人的缺点是极自然的事，所以遇到挖苦的人我们应当原谅，因为我们自有可笑之处给他取笑；值得骇怪的乃是无中生有的毁谤。（[法]巴尔扎克：《都尔的本堂神甫》《都尔的本堂神甫　比哀兰德》第19页）

倘使有两个病情相仿的人，一个得到温情的安慰，有关切他生死存亡的人照顾，一个是由职业的看护服侍；那末一定是后者不治而前

者得救的。这是人与人之间不由自主的交感作用：医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以为病人得救是由于服侍周到，由于严格听从医生的嘱咐；可是做母亲的都知道，持久的愿望的确有起死回生之力。（[法]巴尔扎克：《邦斯舅舅》下册第385页）

在某些人的心里，好象确有一种和其他本能同样纯洁坚贞的真正的兽性本能，具有这种本能的人会制造同情和恶感，会离间人与人的关系，使他们永难复合。（[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一册 第210页）

到了某种程度的贫苦生涯，人会各各变成孤魂野鬼，彼此漠不关心，把生人也当成游魂。你的最亲的骨肉也会被你看作一些憧憧往来的黑影，几乎成了人生的穷途末路中的一些若有若无的形象，很容易和无形的鬼魂混淆在一起。（[法]雨果：《悲惨世界》第四册第1164页）

……我最怕的是，一旦我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他们的手里，他们说不定会背信弃义，恩将仇报，因为感恩图报在人性中并不是一种可靠的美德，而且人们并不是经常根据他们所受到的恩惠来决定他们的行为，更多的时候是根据他们所希望得到的利益来决定他们的行为。（[英]笛福：《鲁滨孙飘流记》第218—219页）

……大凡不涉及私人利害得失的地方，人总是容易站在公正和人道一方面。（[英]华特·司各特：《爱丁堡监狱》第27页）

……阳光雨露既赐与正义的人，也赐与非正义的人。他们既然生活在一起，情况常常使他们的交往成为不可避免。坏人也许因此受到好人的感化；同时在某些考验中，正义的人有时也可能变得亵渎神圣了。（[英]华特·司各特：《爱丁堡监狱》第154页）

……在片面的感性影响下，许多人对于任何他们想象中喜欢采取的措施当然认为自己是对的；但要把这些措施的优点说给别人听就不能满足于自以为是了，就要表现出不偏不倚，考虑到有相反的论辩，就得在说话中比在意念中有说服力，公平合理。（[英]华特·司各特：《爱丁堡监狱》第560页）

……我们每个人生在世界上都是孤独的。每个人都被囚禁在一座铁塔里，只能靠一些符号同别人传达自己的思想；而这些符号并没有共同的价值，因此它们的意义是模糊的、不确定的。我们非常可怜地想把自己心中的财富传送给别人，但是他们却没有接受这些财富的能力。因此我们只能孤独地行走，尽管身体互相依傍却并不在一起，既不了解别的人也不能为别人所了解。我们好象住在异国的人，对于这个国家的语言懂得非常少，虽然我们有各种美妙的、深奥的事情要说，却只能局限于会话手册上那几句陈腐、平庸的话。我们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思想，而我们能说的只不过是象“园丁的姑母有一把伞在屋子里”这类话。（[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第200—201页）

……必须有这样的经验，经过日积月累，个人才认识到自己。但是这里存在着区别：虽然每人都同样感觉到他的身体是个独立的完整的有机体，但每个人并不同样地感觉到自己有着完整的独立的个性。在青春发育期，离群独立的感觉忒厉害。当然也并不总是发展到极端的程度，以致个人和同伴之间的差别让别人看得特别明显。那些生活的幸运儿总是吉星高照，一路顺风。正是这种人才象生活在蜂箱里的蜜蜂一样，几乎没有什么自我意识：他们和大伙儿一块行动，他们玩乐只因为和大伙儿共享。（[英]毛姆：《人性的枷锁》第66页）

“不应该拿这点来责备人，冬妮！”参议神色严肃地说。“一个

从第一次和别人见面，显露出自己优越的一面，说一些动听的话取悦于人——这是很自然的事！”（[德]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上册第97页）

克丽斯蒂娜　你有什么权利，胆敢闯进我们家里，还想把我撵出去？你生育了一个儿子，把他扶养成了人；这是你的本份，是你命中注定的。你应该感谢天主圣父的恩典，使你如此完满地尽到了责任，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这样的幸运。现在你已经站到坟墓边上，在老死之前，最好往旁边靠靠，不要挡住道路。也许你养了个儿子不成材，所以直到如今，他仍旧是一个毛头孩子，还要你来管教指正。如果你要子女报答养育之恩，那倒可以，不过要用另一种办法。你以为子女的命运仅仅是为了尽孝道而牺牲他的一生吗？他的神圣使命在呼唤：“到那边去！”而你却在叫喊：“忤逆之子，到这里来！”难道要他误入迷途，难道要他牺牲他那属于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精力，仅仅为了满足你个人渺小的私心？你以为你生育了他，扶养了他，就天经地义地应该索取报答吗？难道这本事不就是你的生命的意义和责任吗？你尽到了如此崇高的天职，难道不应该知足地向天主圣父感恩戴德，难道说你生儿育女仅仅为的是在后半生向他们索求报答吗？难道你不明白贪图报答这个字眼本身就已把你长期培育起来的品德毁于一旦了吗？再说，你又有什么权利管到我头上来呢？尽管没有生身父母我丈夫就不会出世，可是难道说婚姻是把我的自由意志抵押给婆婆或者公公的一宗买卖吗？你不是我的母亲。我挑选奥洛夫作我的丈夫的时候，从来没有赌咒发誓说要服侍你。我对我丈夫极其尊敬，不许任何人侮辱他，哪怕是他的亲生母亲也不行。所以，我就把这番话讲明。（[瑞典]斯特林堡：《奥洛夫老师》《戏剧选》第93—94页）

“我常常看到，个人的欲望在腐蚀人的品质上有多么不可抗

拒的力量，我也知道必须原谅别人的弱点，可是当这个弱点不但影响到他自己的生活，还影响到成百上千的别人的生活、把他们唯一的庇护所彻底粉碎的时候，告诉我，罗丽姐，你还觉得可以原谅他们吗，即使是一刹那的时间？天神给我们权利原谅这种弱点吗？ ([印度]泰戈尔：《戈拉》第370页)

于是，这两个朋友，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又象以前那样亲密地交谈起来了。戈拉说话时又用了那种亲切的调子，今天他的话在毕诺业的心弦上引起了共鸣。于是，毕诺业也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多少无关重要的琐碎小事，要是用白纸黑字写出来，一定会显得毫无意义，甚至是荒谬可笑的，他谈起来却带有谱成曲子的史诗那种不断出现的悦耳音调。在他心里演出的那幕美妙的戏剧，被他用如此巧妙的语言描绘出来，听上去非常动人，而且无比美妙。他生活中这种从未有过的经验究竟是什么？充满心灵的这种无法形容的感情——每一个人都体验过吗？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抓住这种感情吗？毕诺业确实相信在世俗社会的一般男女关系中，这种极其崇高的音调是听不到的。他一再地告诉戈拉决不要拿这种关系和别的关系相比，他的这种经验，别人以前是否也有过，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大家都有过这种经验，那么，整个人类社会就到处都会随着新生活的巨浪而激荡起来，就象一切森林闻到春天的气息，都会披上鲜花绿叶而欢欣鼓舞一样。这时，人们就不会象现在这样，只是吃饭睡觉，过着枯燥的生活。而生活中，不管有多少美好的事物，或多大的力量，也都会自然而然地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和色彩呈现出来。这就是那根魔杖，谁碰到它，都不会忽视它或对它无动于衷。通过它，即使是最平凡的人也会变得十分杰出。一个人一旦尝到了这种少有的经验的力量，他对生活的真谛，就会多少懂得一点了。 ([印度]泰戈尔：《戈拉》第476页)

一场争论可能是两个心思之间的捷径。 ([黎]纪伯伦：《沙与沫》 《先知》第128页)

和你一同笑过的人，你可能把他忘掉；但是和你一起哭过的人，你却永远不忘。（[黎]纪伯伦：《沙与沫》《先知》第143页）

（3）有的在燃烧，有的在腐烂

——人的形形色色

……大凡小人度量极窄，眼孔最浅：偶然替人做件事儿，侥幸得效，便道泼天大功劳，亏我挟持成就，竟想厚报，稍不如意，便要就翻转脸来了。所以人家用错了人，反受其荼毒。（冯梦龙：《一文钱小隙结奇冤》《醒世恒言》第728页）

世人度量狭窄，心术刻薄，还要搜他人的隐过，显自己的精明；莫说犯出不是来，他肯轻饶了你！这般人一生有怨无恩，但有缓急，也没人与他分忧替力。（冯梦龙：《古今小说》第106页）

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罗贯中：《三国演义》第345页）

君子与小人不可以并处。君子与小人并处，非君子去小人，则小人必害君子。然自吾观之，自古及今，小人害君子，如善射者然，发十而中者八九；君子欲去小人，发矢者十，幸而中者一二而已。甚矣！小人之难除，而君子之易见伤也。

虽然，此何故也？君子持正，不能如小人之善悦其君；孤立无

朋，不能如其多羽翼；临事则听命，无金帛货财赂要人而求辅助；直于言而刚于色，不能诡伪欺诈，宛转以求必胜。是数者，皆不及小人，而小人兼之。此胜负之所以不战而分已。而吾以为犹不止此。天下之事，有道焉，有机焉。非道也，无以得事之正；非机也，无以济事之成。自古君子于小人，平时则疾怒之状见于颜色，若不可与朝夕处。一旦欲攻击，则谋之他人，考其事实，迟清隐忍，不能遽发。至于起而攻之，又必倡言于朝，细数其罪，若结讼而上，以待听断者。然吁吾谋未成，而彼也预防而为之地者，亦已久矣。若夫小人则不然。彼平日自知不为君子喜，朝夕思虑经营，待君子之攻吾而为之备。一旦决发，则骤如雷霆，疾如风雨，巧乎若逢、羿弯弓射破挛之童稚。……。

且夫遇小人者，不攻则已，苟欲攻之，则势当必胜。胜之如何？曰：深警捷速，如小人之所以害君子者，而其术得已。夫深警捷速，在小人害君子，则为奸为邪；而君子用以去小人，则为忠为正。

（管同：《除奸》 《桐城派文选》第280--281页）

天下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

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观两岸之火灾，而望其红火以为乐；如立于此船，观彼船之沉溺，而睹其鬼浴以为欢；若是者，谓之阴险也不可，谓之狠毒也不可，此种人无以名之，名之曰无血性。嗟乎！血性者人类之所以生，世界之所以立也。无血性则是无人类无世界也。故旁观者，人类之蟊贼，世界之仇敌也。

人生于天地之间，各有责任。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自放弃其责任，则是自放弃其所以为人之具也。是故人也者，对于一家而有一家之责任，对于一国而有一国之责任，对于世界而有世界之责任。一家之人各各有放弃其责任，则家必落；一国之人各各自放弃其责任，则国必亡；全世界人人之各各自放弃其责任，则世界必毁。旁观云者，放弃责任之谓也。

……请征其流派：

一曰浑沌派。此派者，可谓之无脑筋之动物也。彼等不知有所谓世界，不知有所谓国，不知何者为可忧，不知何者为可惧。质而论之，即不知人世间有应做之事也。饥而食，饱而游，困而睡，觉而起。户以内即其小天地，争一钱可以陨身命。彼等既不知有事，何所谓办与不办；既不知有国，何所谓亡与不亡。譬之游鱼居将沸之鼎，犹误为水暖之春江；巢燕处半火之堂，犹疑为照屋之出日。彼等之生也，如以机器制成者，能运动而不能知觉。其死也，如以电气殛毙者，有堕落而不有苦痛。蠕蠕然度数十寒暑而已。彼等虽为旁观者，然曾不自知其为旁观者。……

二曰为我派。……事之当办，彼非不知；国之将亡，彼非不知。虽然，办此事而无益于我，则我惟旁观而已；亡此国而无损于我，则我惟旁观而已。……此为旁观派中之最有魔力者。

三曰呜呼派。何谓呜呼派？彼辈以咨嗟太息痛哭流涕为独一无二之事业者也。其面常有忧国之容，其口不少哀时之语。告以事之当办，彼则曰诚当办也，奈无从办起何；告以国之已危，彼则曰诚极危也，奈已无可救何。再穷诘之，彼则曰国运而已天心而已。无可奈何四字是其口诀，束手待毙一语是其真传。如见火之起，不务扑灭，而太息于火势之炽炎；如见人之溺，不思拯援，而痛恨于波涛之澎湃。此派者，彼固自谓非旁观者也，然他人之旁观也以目，彼辈之旁观也以口。彼辈非不关心国事，然以国事为诗料；非不好言时务，然以时务为谈资者也。……

四曰笑骂派。此派者，谓之旁观，宁谓之后观，以其常立于人之背后，而以冷言热语批评人者也。彼辈不惟自为旁观者，又欲逼人使不得不为旁观者。既骂守旧，亦骂维新。既骂小人，亦骂君子。对老辈则骂其暮气已深，对青年则骂具躁进喜事。事之成也，则曰竖子成名；事之败也，则曰吾早料及。彼辈常自立于无可指摘之地。何也？不办事故无可指摘，旁观故无可指摘。己不办事，而立于办事者之后，引绳批根以嘲讽掊击。此最巧黠之术。……

五曰暴弃派。呜呼派者，以天下为无可为之事；暴弃派者，以我

为无可为之人也。笑骂派者，常责人而不责己；暴弃派者，常望人而不望己也，……夫国事者，国民人人各自有其责任者也。愈贤智则其责任愈大，即愚不肖亦不过责任稍小而已，不能谓之无也。他人虽有绝大智慧绝大能力，只能尽其本身分内之责任，岂能有分毫之代我。……

六曰待时派。此派者有旁观之实而不自居其名者也。夫待之云者，……吾待至可以办事之时然后办之，若终无其时，则是终不办也。寻常之旁观则旁观人事，彼辈之旁观则旁观天时也。……故有志之士，惟造时势而已，未闻有待时势者也。待时云者，欲觇风潮之所向，而从旁拾其余利，向于东则随之而东，向于西则随之而西，……旁观派之最巧者也。（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二册之五第74页）

每个破衣服人走过，叭儿狗就叫起来，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嘱意旨或使嗾。

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鲁迅：《而已集·小杂感》《鲁迅全集》第三卷第531—532页）

自然，中国很有为革命而死掉的人，也很有虽然吃苦，仍在革命的人，但也有虽然革命，而在享福的人……。（鲁迅：《三闲集·通信》《鲁迅全集》第四卷第96页）

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论“人言可畏”》《鲁迅全集》第六卷第331—332页）

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什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鲁迅：《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七卷

第115页）

好人便是恶人的俘虏，假如好人不持着正义和恶人战争。好人便是自杀的砒霜，假如好心只是软弱，因循，怯懦。（老舍：《老张的哲学》《老舍文集》第一卷第36页）

一个平常人，活下地时他就十分平常，到老以后，一直死去，也不会遇到什么惊心骇目的事情。这种庸人也有他自己的好处，他的生活自己是很满意的。他没有幻想，不信奇迹，他照例在他那种沾沾自喜无热无光生命里十分幸福。另外一种人恰恰相反。他也许希望安定，羡慕平庸，但他却永远得不到它。一个一切品德境遇完美的人，却常常在爱情上有了缺口。一个命里注定旅行一生的人，在梦中他也只见到旅馆的牌子，同轮船火车。（沈从文：《都市一妇人》《沈从文文集》第四卷第233页）

……我们之中的某些人，历来如此。这样的人，永远希望别人来分担自己的重负，来分享自己的祸害，又如何能希望他去分担别人的重负，去分受别人的苦难。（李广田：《分担》《李广田散文选》第358页）

奴才原是介于狼和羊之间的。
当人跌倒的时候，奴才笑了。
……

他不但不去扶一把，还把脚踏上去，想乘机踩死他，可以邀一份大功。

他们原来也是属于人类的，可是他们自愿地选了奴才的途径。他们有人形，可是他们的眼睛是夜猫子的，鼻子是狗的，牙齿是狼的，手爪是鹰的，没有脑子，也没有心，一切诉之于直觉。他们的直觉控制在主子的手中，论件计值，三个饽饽五个饽饽不等。他们用别人的血肉

换取自己的生存，他们还以为是奉公办理哩！

其实他们的“公”也是随时不同的，那就要看悖悖的多少和时代的变易。总而言之，到任何时候他们都有自身的价值。昨天还是敌人的爪牙，今天就又以一番新面目出现了。得意洋洋，恬不知耻，大摇大摆地过街过市，他照样可以欺压良民，无恶不为；可惜方法变了，路道相同，一眼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靳以：《人世百图·奴才的笑》《靳以选集》第五卷第411页）

……忠厚老实人的恶毒，象饭里的砂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钱锺书：《围城》第4页）

智慧高的人，才会创造谜，智慧高的人，也会解谜，惟有傻瓜很容易做为谜的俘虏；甚至，人家已经向他解释一清二楚了，他反而不相信那是对的。可是，靠着他自己的不发达的大脑，却一辈子也猜不对它。（罗烽：《专员夫人》《罗烽文集》1第304页）

同是世间人。有的已带着地球上文明的弦琴和历史的诗章，去寻访天外的芳草和更高贵的生命，在淼淼的银河畔，在无穷的天穹里，他们将开拓一个个荒凉的星和也许并不荒凉的星。他们将翻译星与星之间发光的絮语，唤醒他们的寂寞而幽深的梦。由于他们，人类的目光将伸延到亿万光年之外的遥远又遥远的天涯。

同是世间人。有的只知道小胡同里的宇宙，如一位伟人所说，他们把人生的乐趣倾注在打听别人的“阴私”，注视着某家寡妇门前野男人的出入。目光缩小到象只米老鼠，只见到自己幽暗的洞穴和洞穴外渺小的尺方世界。（刘再复：《同是世间人》《深海的追寻》第58页）

人生在世，只是为了各种需要。有人需要行善，有人需要使坏；有人需要安宁，有人需要刺激；有人需要虚荣，有人需要小利；有人

需要搏斗，有人需要无聊；有人需要索取，有人需要奉献。

但是人们首先需要的，是弄清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有的人活了几十年，也未必清楚这一点。（陈祖芬：《朝圣者与富翁》《陈祖芬报告文学选》第15页）

至今还有一些奢靡逸乐之徒，生活上需要这种补充品，要是世界上没有了多余的人，他们便会感到烦闷。谁来把他们扔在什么地方的烟盒递给他们，或者替他们捡起一条落在地板上的手帕？他们将向谁诉说头痛，博取应得的同情，将向谁讲述恶梦，要求详解呢？谁在他们就寝的时候念书给他们听，来帮助他们入睡？有时候还可以派这位无产者到最近的城市去买买东西，或者在家里打打杂——不必自己跑来跑去！（[俄]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第49页）

有一种人，不论逢到什么场合，都能说一套现成的漂亮话。他们不会被单纯美好的事物所打动，却煞有介事地装出一副具有超凡的情怀，崇高的热情和极度的痛苦的样子。（[俄]米·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第77页）

一个真正的人是不必顾虑这点的：一个真正的人，用不着考虑别人对他有什么看法，而人们对他，不外乎是佩服或者憎恨。（[俄]屠格涅夫：《父与子》第170页）

性格懦弱的人从来不会自己了结的，总是听其自然。（[俄]屠格涅夫：《春潮》第138页）

确实，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无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我国人民中间总是有而且将来还会有这么一些奇怪的人，他们安守本分，而且往往一点儿也不懒惰，但他们命中注定一辈子要受穷。他们总是孑然一身，一贫如洗，邋遢不堪，看来他们好象总是受欺压而又不敢反

抗，总是被折磨得抑郁不欢，而且总是依靠某一个人，受某个人的差遣，这个人通常就是那种游手好闲之辈或突然飞黄腾达的暴发户。任何一项创举，任何一种首创精神，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痛苦，都是负担。他们仿佛生下来就注定了不能自己开创任何事，而只能侍奉别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而只能随着别人的笛声跳舞；他们的天职就是听从别人吩咐。除此以外，任何环境，任何变革，都不能够使他们富裕起来。他们永远是乞丐。我发现，这样的人不只是普通老百姓中间有，就是各种社会团体、阶层、党派、报社、会馆里也有。（[俄]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第74页）

当十品官伊凡诺夫向六品官伊凡·伊凡内奇保证，说要全心全意为他效忠的时候，伊凡·伊凡内奇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希望人家全心全意效忠是不可能的，何况他知道伊凡诺夫也曾为了一笔极低的代价出卖过父亲五次，甚至超过了他伊凡·伊凡内奇本人，他只出卖过他的父亲三次；可是伊凡·伊凡内奇仍旧相信伊凡诺夫会忠实于他，换句话说，他不是相信他，而是赏识他；虽然不相信他，却情愿受他欺骗，——这表示他还是相信他，虽然不太相信，您叫我拿人类心灵的这个特点怎么办呢？它是坏的、有害的；可惜玛莉亚·阿列克塞芙娜没有去掉这个缺点，差不多一切贪财的、狡猾的、丑恶的人都是如此。只有在道德品质上极端相反的两种人才能避免这个缺点：

第一种是最大的坏蛋，是世界第八奇迹，骗术士的奇迹，例如雅尼那的阿利—巴沙，叙利亚的杰查尔—巴沙，埃及的谟罕默德—阿利，他们都轻而易举地欺骗过欧洲的外交家（杰查尔还骗过拿破仑大帝），象骗小孩子一样，骗术象一副坚固无比的铠甲似的披在这种人身上，使人无法打穿它而触到他们的任何人类弱点——自负、野心、权力欲、虚荣心等等；但是这样的骗子英雄非常的少，在欧洲各国几乎找不到了：骗子身上的许多人类弱点妨害了他们的作恶技术。所以，假定有谁指着一个狡猾的人对您说："这人是谁也骗他不了的"，那末您尽可以大胆地用十卢布赌一卢布，说您为人虽不刁诈，却能骗

住这个狡猾的人，只要您愿意骗他；您还可以更大胆地用一百卢布赌一卢布，说他自己也会欺骗自己，因为自欺是狡猾的人性格上最常见的共同特点。这方面的能手恐怕要数路易——菲力普和梅特涅？他们与众不同，竟把自己从巴黎和维也纳骗到富庶而幽静的地方，在那儿悠闲地欣赏起玛卡尔放牛图来了。拿破仑一世多么狡猾啊，——他比他们两个更狡猾得多，据说他除了这狡猾，还有一种出奇的才智，——而他却巧妙地把自己骗到了厄尔巴岛，他还嫌不够，还想更进一步，有志竟成，终于把自己骗上了圣海伦娜岛！这本来是千难万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他居然有本领克服重重障碍，达到了圣海伦娜岛！请读读夏拉斯的《一八一五年大战史》吧，拿破仑欺骗自己时那种劲头和手腕简直是动人的！可惜玛莉亚·阿列克塞芙娜也没有戒除这个有害的嗜好。

精于骗术而又能把它当作一副铠甲，以防备自己受到迷惑的人，是很少的。

另一种人却用一颗单纯正直的心来做铠甲，而且万无一失，——这样的人可就多了。据维杜克和凡卡·卡英他们证明，哄骗一个正直诚实的人是再困难不过的事，只要他有一点思考力和生活经验。单独一个正直而又不算愚蠢的人是不会受到迷惑的。但是他们有另一个同样有害的弱点：他们凑在一起倒容易受迷惑。骗子无法欺骗他们中间的任何人，如果他们结成一伙，却常常受骗。反之，单独一个骗子易于受骗，一成群结党就谁也骗不了他们。世界历史的全部秘密便在这儿。（[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90页）

才智薄弱而性格上又有这种倾向的人往往冷淡到近乎麻木。才智平平的人喜欢沉思和恬静的生活，总之，他们爱好梦想。这并不等于说他们是空想家；有许多人想象力薄弱，他们是很踏实的人，他们不过是喜欢恬静的沉思罢了。（[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479页）

上帝要那些人灭亡，必先使他们发狂。（[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1026页）

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就跟在所有的人身上一样，有两个人：一个是精神的人，专门为自己寻求那对于别人也是幸福的那种幸福；另一个是动物的人，专门贪图自己的幸福，为了自己的幸福不惜牺牲全世界的幸福。在眼前这个时期，他已经害了由彼得堡生活和军队生活所培养出来的自私自利的疯病；在他身上，动物的人就占了上风，完全摧毁了精神的人。（[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第71页）

“要可怜被你打败但没有被打死的敌人，要可怜这样的敌人，因为他将作为一个残废终其一生，他再也不能上战场作战，但还要活下去，一面向往着功勋，羡慕着自己的战友。可是只有遭到打击而失去力量的强者才值得怜悯，对于弱者你不该心存怜悯。软弱，这是比托尔的锤子的重击更为可怕的力量。一切弱者比强大的敌人更加危险，因为他们是狡猾的，而狡猾就是他们的力量。弱者不会挺起胸脯对着你，不用手来抵挡你对他的致命一击，但他能用狡诈的手段来回击和击败你。他再也没有别的自卫和进攻的武器了，这是他唯一的武器，但他用得十分得力。强者都是憨厚而轻信的，他总是挺胸前进。强者容易产生怜悯心，正是这种怜悯心会把他毁掉。弱者是狠毒的。他们不会饶恕人，也不懂得宽容。因此不应怜悯弱者，这对军人是危险的。”（[苏]高尔基：《诺曼人从英吉利返航》《高尔基文集》第二卷第156页）

假使莱奋生讲过他那幼时，帮着他的父亲卖旧货，以及他的父亲直到死去，在想发财，但一面却怕老鼠，弹着不高明的梵亚林的事，那么，大约谁都以为这只是恰好的笑话的罢。然而莱奋生决不讲这些事。这并非因为他是隐瞒事物的人，倒是因为他知道大家都以他为特别种类的人物，虽然自己也很明白本身的缺点和别人的缺点，但要求

领人们，却觉得只有将他们的缺点，指给他们，而遮掩了自己的缺点，这才能办的缘故。（[苏]法捷耶夫：《毁灭》第48页）

我就是要比！因为有的人活着是在燃烧，而有的人则是在腐烂。有的人每个汗毛孔都充满着丰富的内容，而有的……只不过是在做自己的事情而已。只是一群马而已。（[苏]舒克申：《没良心的人》《舒克申短篇小说选》第202页）

人跟畜生的区别就在于他知道自己是人。假如没有这个概念，那就是畜生。尽管长着两条腿，两只手，可还是畜生。是残暴的畜生，而且是最可怕的。因此，对这种人来说，什么感情也用不上；不论是人道、怜悯，还是宽恕，一概不用，就该狠打。狠狠地打，一直到他钻进老窝为止。而且要直捣老窝，狠狠地揍，直到他想起自己曾经是个人，直到他理解到这点为止。（[苏]鲍里斯·瓦西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第118页）

你知道，我总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年龄特征。有的人一生下来就象是四十岁，可是有的人一辈子都象是十八岁的小伙子。（[苏]卡维林：《船长与大尉》第571页）

克莱昂特　妹夫，我不是一位人人尊敬的博士，知识也没有集于我一人之身。不过简单说来，我的全部学问是我知道真假的区别罢了。就我看到的人物来说，谁也比不上笃实的信士值得令人敬重，世上也没有东西比真心信教的虔诚更高贵、更美好的了，所以在我看来，也就没有比假意信教、貌似诚恳，和那些大吹大擂的江湖郎中、自卖自夸的信士更可憎的了。他们亵渎神明，假冒为善，欺骗众人，不但不受惩罚，还能随意取笑人世最神圣的事物。这些人唯利是图，把虔诚当作了职业和货物，单凭眼皮假动几动，装出一副兴奋模样，就想买到信用和职位；这些人，我

说，沿着上天的道路，追逐财富，异常热烈；他们一面祷告，一面却又天天讨封求赏；他们在宫廷宣扬隐居；他们知道怎么样配合他们的恶习和他们的虔诚；他们容易动怒，报复心切，不守信义，诡计多端；为了害一个人，他们就神气十足，以上天的利益，掩盖他们狠毒的私忿。他们拿起世人尊敬的武器对付我们；他们的偏激得到世人的赞扬；也正由于偏激，他们想用神圣的利刃暗害我们；所以他们大怒起来，也就分外危险。这种虚伪性格，我们今天看见的太多了，不过真诚的信士，也容易辨别出来，妹夫，本世纪就有这样的信士作我们光荣的榜样。阿里斯东就是一个，派里昂德、奥隆特、阿耳席大马斯、波黎道尔、克里汤德全是。这样称呼他们，不会有人反对的，根本他们就不吹嘘自己的道德高尚；那种不可一世的炫耀，人在他们身上也看不到。他们的虔诚，通情达理，和蔼可亲；他们并不事事责难我们；觉得纠正别人，显得自己过于骄傲；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责备我们的行动，把狂言傲语留给别人去讲。他们衡量别人，倾向于看好处，决不根据表面现象，加人以罪。他们不结党，不进行阴谋，小心在意，但求正正经经过日子。一个做过坏事的人，他们也从来不想迫害。他们恨的只是罪过本身，即使考虑上天的利益，也决不希望热狂过分，超出上天的愿望。这才是我所敬仰的人，才是应有的处世之道，总而言之，才是学习的榜样。（[法]莫里哀：《伪君子》 《喜剧六种》第132页—133页）

没有脑子的人好比败草，专门拣好地方生长，而且正因为百无聊赖，更需要有些消遣。他们既闷得发慌，又时时刻刻怕面对自己，便产生一种无事忙的需要，只想在外鬼混，忘掉自己：这种心情可以说是他们的特点；凡是没有感情的人，失意的人，或者自作自受的倒楣鬼，大都如此。（[法]巴尔扎克：《都尔的本堂神甫》 《都尔的本堂神甫 比哀兰德》第18页）

世界上有一些善良而忍耐的人，他们在生活中是一种伤心的思想和一个表现在嘴唇之上的温柔的苦楚的微笑。（[法]巴尔扎克：《米露埃·雨儿胥》第38页）

公主　聪明人变成了痴愚，是一条最容易上钩的游鱼；因为他凭恃才高学广，看不见自己的狂妄。

罗瑟琳　中年人动了春心，比年轻的更一发难禁。

玛利娅　愚人的蠢事算不得希奇，聪明人的蠢事才叫人笑痛肚皮；因为他用全副的本领证明他自己的愚笨。（[英]莎士比亚：《爱的徒劳》《莎士比亚全集》第二卷第250页）

勃鲁托斯　……可是微贱往往是初期野心的阶梯，凭借着它一步步爬上了高处；当他一旦登上了最高的一级之后，他便不再回顾那梯子，他的眼光仰望着云霄，瞧不起他从前所恃为凭借的低下的阶段。（[英]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莎士比亚全集》第八卷第231页）

勃鲁托斯……坦白质朴的忠诚，是用不着浮文虚饰的；可是没有真情的人，就象一匹尚未试步的倔强的驽马，表现出一副奔腾千里的姿态，等到一受鞭策，就会颠蹶泥途，显出庸劣的本相。（[英]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莎士比亚全集》第八卷第275页）

伊摩琴　……是的，富人们也难得讲半句真话，怎么能怪他们？被锦衣玉食汩没了本性，是比因穷困而撒谎更坏的；国王们的诈欺，是比乞丐的假话更可鄙的。（[英]莎士比亚：《辛白林》《莎士比全集》第十卷第205页）

波塞摩斯　（醒）睡眠，你已经做了一次老祖父，替我生下一个父

亲；你又造下了一个母亲和两个兄长。可是啊，无情的讥刺！他们全去了，正象来的时候一样飘忽，我也就这样醒来。那些依靠着贵人恩宠可怜虫，也象我一样做着梦，一醒之后，万事皆空。可是，唉！话又说回来了。有的人并没有做求名求利的好梦，他们无所事事，却也照样受尽恩荣；我也是这样，不知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做起这种幸福的美梦来。什么神仙到过这里？一册书吗？啊，珍奇的宝册！愿你不要象我们爱好虚华的世人一般，把一件富丽的外服遮掩内衣的敝陋，愿你的内容也象你的外表一般美好，不象我们那些朝士们只有一副空空的架子。（[英]莎士比亚：《辛白林》《莎士比亚全集》第十卷第244—245页）

赫力堪纳斯　算了，算了！让我这有年纪的人说几句话吧。向国王献媚的人，其实是在侮辱他；因为谄媚是簸扬罪恶的风箱，佞人的口舌可以把星星之火煽成熊熊的烈焰；正直的规谏才是君王们所应该听取的，因为他们同属凡人，不能没有错误。当善于逢迎的小人侈谈平安的时候，他只是向殿下讨好，其实却危及您的生命。（[英]莎士比亚：《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莎士比亚全集》第十卷第280页）

宁可卑劣，也不愿负卑劣的虚名/当我们的清白蒙上不白之冤/当正当的娱乐被人妄加恶声/不体察我们的感情，只凭偏见/为什么别人虚伪浮猥的眼睛/有权赞扬或诋毁我活跃的血/专侦伺我的弱点而比我坏的人/为什么把我认为善的恣意污蔑/我就是我，他们对于我的诋毁/只能够宣扬他们自己的卑鄙/我本方正，他们的视线自不轨/这种坏心眼怎么配把我非议/除非他们固执这糊涂的邪说/恶是人性，统治着世间的是恶。（[英]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一二一《莎士比亚全集》第十一卷第279页）

他看到，工作勤奋、用劳动的生活换取少量面包的人，是高兴而

快乐的；而对于最愚昧无知的人，大自然的甜蜜的脸孔是欢乐的永不枯竭的源泉。他看到，那些在细心的抚育和亲切的教养之下成长起来的人，处于穷困而不沮丧，受到痛苦而能超脱，因为在他们自己的心里就有快乐、满足和安宁的资料，虽然他们的遭遇足以把许多不如他们的人压得粉碎。他看到，上帝的一切创造物之中最温柔最脆弱的女人，却常是最能够超脱忧烦苦难的；而他看到那是因为她们在内心深处有一股永不枯竭的泉水——热情和献身的泉水。此外，他看到，象他自己的人们，咒骂别人的快乐，却是这美好的世界上的污秽和莠草；于是他把世上一切的善和一切的恶去比较，他得到一个结论，这世界到底还是一个很可喜可敬的世界。（[英]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第482页）

有的人居心仁厚，忠诚不变，理想崇高；因为心里没有卑鄙的打算，性子也比人直爽，能够诚实待人，不论对于阔人穷人，都一样正直，一样宽容。这样的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千百个里挑不出几个来。（[英]萨克雷：《名利场》第786页）

还有那种惯于作不切实际的空想的人，……他们终生认为，他们特别适合于某一类事，但究竟是什么事呢，他们又说不上来。还有那些最不幸的人们，他们的目的是要享受人生的乐趣，结果却为了避免勇敢果断的斗争而备受艰辛。（[美]霍桑：《人生的行列》《霍桑短篇小说集》第461页）

世上本来有富于思想和富于感情的两种人——推理的头脑和感觉的心情。前者造成了以行动著称的人——将军和政治家，后者造成了诗人和梦想者——一切艺术家。（[美]德莱塞：《嘉莉妹妹》第495页）

哪儿都有这样乌七八糟的人嘛。他们在办喜事的时候跳舞，在办

丧事的时候哭泣；他们在圣坛前宣誓忠于配偶，暗地里却破坏婚姻制度，他们为小说中的一个被遗弃的孤儿痛哭流涕，却在战争、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革命中互相残杀。（[美]辛格：《卢布林的魔术师》第107页）

是的，生命还在延续，而一个傻瓜和他的自尊心即将诀别，也许即使世界末日来临之时，他们也不会重逢聚合了。（[美]库尔特·冯尼古特：《五号屠场　囚犯》《囚犯》第230页）

“我们人类碰到了乱世，现在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这种时代以前是有过的，以后也还要再有。凡是这种时代到来的时候，人人都要失去了一切，人人都要一律平等，因此，人人都不得不赤手空拳地从头干起。在这从头再干的时候，靠的就只有脑子的狡狯和双手的气力。但是有一种人，……既没有狡狯，也没有气力，或虽有，却不肯拿出来用。因此他们就掉到下层去了，不得不掉到下层去了。这是一种自然的法则，而世界是要淘汰了这样的人才会进步的。不过仍旧有少数人十分刚强，能够度过这种大时代，而且给他们一点时间，他们就会回到原来的地位，于是世界就又反正过来了。”（[美]马格丽泰·密西尔：《飘》第920页）

万森　你们市民就是这样！你们就是这样苟且偷生；你们从你们祖先手里继承下你们的职业，你们就这样听凭官府统治你们，官府要怎样就怎样。什么惯例，什么历史，以及摄政的权限，你们一概不管；由于这种疏忽，西班牙人才能把罗网罩到了你们的头上。（[德]歌德：《哀格蒙特》《歌德戏剧集》第161—第162页）

玛克阿维尔　您这样性急地采取这种重大的步骤？

女摄政　比你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惯于统治的人，每天惯于把千万人的命运掌握在手里的人，从宝座上退位就象是进入坟墓一样。可

是比起象幽灵一般侧身于活人之间，徒有虚名地想占据一个已被他人继承了去、已被他人占有而享受的位置还要更胜一筹哩。（[德]歌德：《哀格蒙特》 《歌德戏剧集》第184页）

有些灵魂纯洁的人们/带有软肥皂的气味/而寡廉鲜耻之徒往往/用玫瑰油洗脸擦身。 （[德]海涅：《阿塔·特罗尔》 《海涅选集·诗歌卷》第378页）

坏人往往忘恩负义；一个人窘急的时候不免干些不应该的事，或顾了眼前的便宜，不顾将来的利害。 （[西班牙]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上册第180页）

弗隆多索 我喜欢这样说法：看见学士，叫成硕士；看见瞎子，叫做独眼；看见独眼，叫做斜眼；看见瘸子，说他老迈；对于一个粗心大意的人，说他老好人；对于一个无知的人，说他是聪明人；坏骑士算有军人气概；大嘴算是有生气；小眼；那就有神；爱打官司的人，是勤奋；好管闲事的人，有礼貌；唠叨不休的人，有学问；傲慢不逊的人，有勇气；怯懦的人，是小心；鲁莽的人，是豪爽；把唠叨的人叫做伙伴；说疯子是心平气和；说怒气冲天的人是严肃认真；说秃顶是德高望重；说愚昧无知的人是独具才华。说脚大的人是基础良好；说酒鬼是头脑清楚；说高傲的人，谦逊；说有恒的人，固执；说驼背的人，能负重。我就是仿照这个样子，把你们叫做小姐。这样的例证，真是多不胜举。 （[西班牙]维加：《羊泉村》 《戏剧选》第20—22页）

劳伦夏 一切恰好与此相反：严肃的人，说是讨厌鬼；坦率的人，说是厚颜无耻；性情恬静的人，说是抑郁寡欢；要求严格的人，说他十分讨厌；提出忠告的人，说他刚愎固执；慷慨大方的人，说他脑筋简单；公平正直的人，说他冷酷残忍；心地慈祥的人，说

他软弱无能；意志坚强的人，说他脑筋迟钝；彬彬有礼的人，说他谄媚奉承；恻隐同情的人，说他假冒为善；虔诚的基督教徒，说他有所图谋；真正的功绩，说成是运气；确实的真情说成是虚假；忍耐说成了懦弱；把不幸的人说成是犯罪；把忠贞的女人说成是傻瓜；谈到美丽和美德，说是坏事；谈到光荣……这就够啦，足够作为回答。（[西班牙]维加：《羊泉村》《戏剧选》第22—23页）

当人是兽时，他比兽还坏。（[印度]泰戈尔：《飞鸟集》第52页第248条）

（4）有秩序的运动才构成活泼的生命

——生命的活力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鲁迅：《热风·生命的路》《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68页）

……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她的孩子学走路，即使跌倒了，她决不至于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15页）

说也奇，我能忍受极复杂强烈的声音，可是不能忍受一致不变的单调。……

……我们爱的不是这固有的生命，我们爱的是这生存的趣味。我想，生存的趣味是由于有生命力。……自然，我们爱生命决不是为这肤浅的感观上的愉快，要不是这生命力驱策我们行，创造，勇敢的跨过艰难的险嶂，就是生，又有什么趣味！迟钝的生命，就象一湾浊水，不新鲜，又不光彩。（方令孺：《信》《方令孺散文选集》第12—13页）

生命，他明白那终是一片凋落的秋叶/可要在秋风舞蹈里，眩耀着/春之鲜丽，夏之绿缛，——不灭的光洁/才能写出生命永恒的诗节。（王统照：《雪莱墓上》《中国新诗选》第113页）

本来，生命只有一次，对于谁都是宝贵的。但是，假使他的生命溶化在大众的里面，假设他天天在为这世界干些什么，那末，他总在生长，虽然衰老病死仍旧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而“浮生如梦”的人，从这世界里拿去的很多，而给这世界的却很少，——他总有一天会觉得疲乏的死亡：他连拿都没有力量了。衰老和无能的悲哀，象铅一样的沉重，压在他的心头。青春是多么短呵！（瞿秋白：《“儿时”》《瞿秋白诗文选》第405页）

流星/只在人类的天空里是光明的/它从黑暗中飞来/又向黑暗中飞去/生命也是这般的不分明么？（冰心：《春水》六〇《冰心文集》第二卷第77页）

生命是无处不存在的东西。一片化石有一片化石的意义，我们从

它上面可以看出那个久经寒暑交替日月升降的草木，当时是个什么样子。这里多的却是活人，生命虽和别地方不同一点，还是生命。凡是生命就有它在那小地方的特殊状态，又与别一地方生命还如何有个共同状态。并且凡是生命照例在任何情形中有它美好的一面。丑恶，下流，堕落，说到头来还是活鲜鲜的“人生”。（一片脏水塘生长着绿霉，蒸发着臭气，泛着无数泡沫，依然是生命。）人就是打从这儿来的。这里所有的情形，是不是在这个国家另外一片土地上同样已经存在或将要产生的？另外地上所有的，在这一个小小区域里是不是也可能发生？想想看就会明白。日光之下无新事，我们先得承认这点。（沈从文：《小寨》《沈从文文集》第七卷第184页）

……我们带着新的力量来到世间，我们又会发挥尽力量而归于尘土。这个世界映在一个婴孩的眼里是五光十色；一切全是陌生。我们慢慢地活下去。我们举起一杯一杯的生之酒尽情地饮下，酸的，甜的，苦的，辣的我们全尝到了。新奇的变为平常，陌生的成为熟习。但宇宙是这么广大，世界是这么复杂，一个人看不见、享不到的是太多了。我们仿佛走一条无尽长的路程，游一所无穷大的园林，对于我们就永无止境。“死”只是一个碍障，或者是疲乏时的休息。有勇气、有精力的人是不需要休息的，尤其是在胜景当前的时候。所以人们应该憎恨“死”，不愿意跟“死”接近。贪恋“生”并不是一个罪过。每个生物都有生的欲望。……

“生”的确实是美丽的，乐“生”是人的本分。前面那些杀身成仁的志士勇敢地戴上荆棘的王冠，将生命视作敝履，他们并非对于生已感到厌倦，相反，他们倒是乐生的人。……他们是为了保持“生”的美丽，维持多数人的生存，而毅然献出自己的生命的。这样深的爱！甚至那躯壳化为泥土，这爱也还笼罩世间，跟着太阳和明星永久闪耀。这是“生”的美丽之最高的体现。（巴金：《生》《巴金选集》第八卷第204—206页）

我的生命里充满着矛盾。梦和现实相纠结，知与情永远扞格，理想向我热心地招手，叫我高翔，不长进的性习却以琐屑的生活为武装，死命拖住我不放。……矛盾，这制造悲剧的专家！它替我不断地酝酿烦扰与痛苦，使我的心难得有机会平衡。（柯灵：《供状》《柯灵散文选》第213页）

撒在土地中的一颗种子，它不会腐烂，它要生出繁茂的枝叶，开出美丽的花朵！还要结出累累的果实。全靠了这丰腴的生长的力量，我们才一代一代地活下来。

对于自身的生长，反是觉得茫然无所知，但是谁不曾为了他物的生长而鼓舞呢？一只小猫，砖墙缝中的一株小草，……都足以感动我们，使我们更觉得生之伟大的意味吧！（靳以：《花草的生长》《靳以选集》第五卷第81页）

马克思在答复若干问题的一份《自白》中，对于“您所喜爱的颜色”这一问题，他的回答是“红色”。

红，是激动人心的颜色。

红，是火的颜色，是阳光的颜色，是鲜血的颜色。

当血从血管流出时，你看看，那血是何等的鲜红呀？红得很浓很艳，因为那是充溢着活跃的生命的鲜血啊！而一旦当这活跃的生命渐渐消逝时，血就渐渐变成黑色了。

当太阳在破晓时光，它呐喊着，打开了黑沉沉宇宙的大门。那时，它红得那样发亮、发烫，然后把红光普照大地。于是大地苏醒了，树叶从沉睡中扬起头，水波从凝静中张开眼，一切曾经被黑夜掩盖了的，都露出了鲜红的笑靥，花朵带着珍珠般露珠，在第一线战颤的阳光中，显得那样的鲜艳可爱。

……

红，就是这一切红色，凝成人们生活中的欢乐。……

红色，是令人燃烧的颜色。（刘白羽：《平明小札·红》

《刘白羽散文选》第279-281页）

而裹在咸的透明的空气里的/埋在蓝的滚动的海水里的/多么值得骄傲的生命/欢乐的生命/比刀刃更犀利/比石头更坚固/轰轰烈烈的存在/有声有色的生活：看惊涛中，礁脉何等坚强/看风雨里，灯塔何等巍峨/那是喧闹的海市/那是欢乐的海火/那是千种击浪的鳍翅/那是万类腾跃的体魄/这里有激情鼎沸的歌声/这里有万古不凋的花朵/这里，处处都有强壮的心脏/在跃动，在闪烁/这里，生命/永远象十八岁的雷/壮丽而且纯洁/威严而又活泼/复杂的生命，单纯的生命/竟为此使人惊心动魄！（李瑛：《海的启示》《新诗选》一九八一年第65页）

人类在未曾经历灭顶灾难之前，很难想到生存对于生命的涵义，也很少意识到生存本身需要怎样的坚韧与顽强。常常，生命消失不仅仅在于外在的灾难，而更在于虚弱的人类本身。

……

这就是精神崩溃——一位亲赴唐山的老医生对我说，是他们自己在极度恐惧中“扼杀”了自己。

多少名死者就是这样死去的。可是，人类出于更顽强的渴生的本能，却仍在奇迹似地为生存为生命而坚持着、奋斗着。奇迹。不仅仅是生命史的奇迹，而且是人类精神史的奇迹。唐山大地震，以它震惊人寰的毁灭性的考验，留下了这批渴生者的姓名。他们无疑是人的骄傲。（钱钢：《唐山大地震》第84页）

我骑着车，每天经过多少红绿灯！

……

对我示以红灯，我不感到是自己的委屈；我也不希望，在我前进的路上，总是绿灯——

因为，一切都是有秩序的运动，有秩序的运动才构成活泼的

生命。

因为，当我碰到红灯的时候，别人正在绿灯的指引下通行。（刘湛秋：《红绿灯》 《温暖的情思》第34页）

树木的生命是奇特的。有时看到它毛发脱落，垂垂老矣，但它一经熬过寒冬，抖落料峭的春寒，又重新燃起生命之火，焕出青春的活力。

……

有时觉得，生、老、病、死是自然界的规律，是无可避免的，但也有一些特强的生命力，虽老迈而从不衰朽，在他有生之日，便要闪烁着青春的火花。

植物界是这样，人类也是这样的。但都要有一个适切的氛围和气候才可办的。（彦火：《生命的绿意》 《枫杨与野草的歌》第21页）

尽管好几十万人聚集在不大的一块地方，千方百计把他们聚居的那块土地毁坏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把石头砸进地里去，不让任何植物在地上长出来，尽管出土的小草一概清除干净，尽管煤炭和石油燃烧得烟雾弥漫，尽管树木伐光，鸟兽赶尽，可是甚至在这样的城市里，春天也仍然是春天。（[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第5页）。

由精神本体的破裂造成的精神的创伤，与肉体的创伤相似，虽然似乎奇怪，正如很深的伤口可以痊愈，可以封口，肉体的和精神的创伤，都要靠一种内部发出的生命力，才能完全痊愈。（[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1818页）

我想世界上的一切都不会消亡，不仅是说过的，也包括想过的在内。我们所有的事业、话语和思想——都是溪流，地下泉水的细流。

我觉得，我看见它们怎样相遇，怎样融成泉水，怎样渗出水面，汇成小河——而转眼间已经湍急而浩浩荡荡地奔腾在无法扼制的生命的河流之中了。生命的河流——这是多么巨大啊！它早晚会把一切都冲刷掉，会卷走禁锢精神自由的一切堡垒。先前庸俗的浅滩，将会变成英雄主义的巨大深渊。它马上要把我带到我所不理解的寒冷的远方，也许不出一年，这生命的河流将涌进这座大城市，将它淹没，并将不仅卷走它的废墟，还有它的名字！（[俄]库普林：《生命的河流》《中短篇小说选》第260页）

如果每个人都能知道自己能干些什么，那生活会变得多么美好！因为每个人的能力都比他自己感觉到的大得多。他会变得比自己想象的更为勇敢，他会变得更坚韧，更有力，更能适应环境。在列宁格勒被围的那一年的饥饿的冬天，人的心灵的奇迹，我们见得多了。正是心灵的奇迹，首先是心灵的奇迹，因为这些虚弱不堪、备尝艰辛的肉体，以其心灵的坚毅和力量，令人惊叹不已。在理论上，连医学都无法想象人的机体能吃那么多的苦。人同钢铁一样，同导体一样，同混凝土一样，有他容许的负荷极限。可是突然发现，这个极限是可以超越的，人可以不靠体力活着——体力已经用完，人已经精疲力尽，但人还是继续活着，继续活动，靠的不是医学上所说的那种力气；靠的是对祖国的热爱，对敌人的满腔仇恨。在围困的时间里，死并不令人吃惊——死是理所当然的——令人吃惊的是生命力：我们清除战壕中的积雪，运送弹药，作战。

战时的英雄主义自当例外；但在平时，不是也突然会有精神焕发、非比寻常的时刻吗？力量也不知从哪儿来的，如泉涌至，头脑变得敏锐了，想象力十分活跃……这种幸福的、如醉如痴的状态，在作家称之为灵感，在运动员名为顶峰状态，在科学家则叫做开窍；这种情况每个人都有——有些人不常有，另一些人比较经常……人超越了自己，超越了他平常的能力和极限，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重要的正是这一点。这么说，这是可能的，而既然能有一次，那么为什么

不能有两次，不能每天都这样呢？…… （[苏]格拉宁：《奇特的一生》第146页）

吉德律斯　您这些话是根据您的经验而说的。我们是羽毛未丰的小鸟，从来不曾离巢远飞，也不知道家乡之外，还有什么天地。要是平静安宁的生命是最理想的生活，也许这样的生命是最美满的；对于您这样一位饱尝人世辛酸的老人家，当然会格外觉得它的可爱；可是对于我们，它却是愚昧的暗室、卧榻上的旅行、不敢跨越一步的负债者的牢狱。（[英]莎士比亚：《辛白林》《莎士比亚全集》第十卷第189页）

……生命——带来爱——工作——美——苦痛——和生命的终结！你先是生活得很不错；尽管有那些苦痛，你仍旧生活得很好；一直到——你懊悔自己为什么要生出来。生命——生命把你消磨尽了，然而并不使你想要死——生命就是这样一个诡诈的罪恶！（[英]约翰·高尔斯华绥：《出租》　《福尔赛世家》第253页）

“生命的确是很美好的。你确实有过相当多的机会，不管你是否利用过它们　。”（[美]库尔特·冯尼古特：《五号屠场　囚犯》《囚犯》第414页）

生命在继续，这才是所有的事情中最悲哀的事。如果一个人离开了自己心爱的人，对这个人来说，生命就停止了，如果一个人与世长辞，那么这个世界也应当结束，但世界却永不结束。大多数人清早起床的真正道理就在这里，并不是因为这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因为这没有什么了不起。　（[美]杜鲁门·卡波特：《灾星》　《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第394页）

生活也可以是想方设法使自己生命维持下去的一个漫长的过程。

可是有一点使人大惑不解，那就是：所有有用的东西都有一个价格，你不花钱就买不来，这就是眼下的世道。一包棉花，一夸特糖浆都有它的价格，这你知道，至于这价格是怎么来的，你就不用多管了。可是人的生命值多少钱却没有人定过价；它给你的时候是白给的，收回去的时候也是无偿的。它值多少钱呢？如果你好好观察一下周围，就会发现有时候它值不了几个钱，甚至一文不值。有时你累得满头大汗，费了好大劲儿，事情还是没有起色，这时你心灵深处便会泛起一种感觉：你的生命并不太值钱。（[美]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第253页）

一切动物和一切植物的生命/都由神圣的星体的光芒和运行/从具有潜能的混合体中汲取而来。（[意]但丁：《神曲·天堂篇》第57页）

我们的生命是天赋的，我们惟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印度]泰戈尔：《飞鸟集》第12页第56页）

（5）人生历程中无法逃避的事实

——从童稚到暮年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篇第九》《论语译注》第94页）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

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篇第十六》《论语译注》第176页）

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李白：《上李邕》《李太白全集》第511页）

一别嘉荣三十载/忽闻旧曲尚依然/如今世俗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少年。（刘禹锡：《米嘉荣》《刘禹锡集》第380页）

少年不知老境恶/意谓长如少年乐/朝歌夜舞狂不休/逢人欲觅长生药。《陆游：《放歌行》《陆游集》第1150页）

人生当惜老年时/醉插山花压帽欹/世事恰如风过耳/微聋自好不须治。（陆游：《社日小饮》《陆游集》第1244页）

……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呢？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鲁迅：《华盖集·导师》《鲁迅全集》第三卷第55—56页）

凡一个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会踏进久经忘却了的孩子世界的边疆去，想到月亮怎么会跟着人走，星星究竟是怎么嵌在天空中。但孩子在他的世界里，是好象鱼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却有如人的鬼水一样，虽然也觉到水的柔滑和清凉，不过总不免吃力，为难，非上陆不可。鲁迅：《且介亭杂文·

〈看图识字〉》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35页）

……青年乎！其以中立不倚之精神，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即由今年今春之今日今刹那为时中之起点，取世界一切白首之历史，一火而摧焚之，而专以发挥青春中华之中，缀其一生之美于中以后历史之首页，为其职志，而勿逡巡不前。……

……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自我之青春，何能以外界之变动而改易，历史上残骸枯骨之灰，又何能塞蔽青年之聪明也哉？……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李大钊：《青春》 《李大钊选集》第65—76页）

屈原　不，我不是在同你客气。凡是你们年青一辈的人都是我的老师。人在年青的时候，好胜的心强，贪懒的心还没有固定，因此年青人总是天真活泼，慷慨有为，没有那多么大的私心。这正是我所想学习的。（复就座于亭栏上）。就拿做诗来讲吧，我们年纪大了，阅历一多了，诗便老了。在谋章布局上，在造句遣辞上，是堂皇了起来；但在着想的新鲜、纯粹、素朴上，便把少年时分的情趣失掉了。这是使我时时感觉着发慌的事。在这一点上，仿佛年纪愈老便愈见糟糕。（稍停）所以我尽力地在想向你们年青的人学，尽力地在想向那纯真、素朴的老百姓们学，我要尽力保持着我年青时代的新鲜、纯粹、素朴。这些话，我对你说过不仅一次，你应该记得的吧？ （郭沫若：《屈原》 《郭沫若剧作全集》第一卷第386页）

星儿凝眸，可以做母亲的项饰；月儿微笑，可以做玩耍的圆球；清风歌唱，娱人心魂；好花轻舞，招人作伴：这些都是想象，儿童所乐闻的。世界之广大，人类之藐小，赖有想象得以勇往而无惧怯。儿童在幼年就陶醉于想象的世界，一事一物，都认为有内在的生命，与自己有紧密的关联，这就是一种宇宙观，对他们的将来大有益处。（叶圣陶：《儿童的想象和感情》 《叶圣陶散文甲集》第3页）

童年呵/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冰心：《繁星》二 《冰心文集》第二卷第4页）

嫩绿的芽儿/和青年说/“发展你自己”/淡白的花儿/和青年说/“贡献你自己”深红的果儿/和青年说/“牺牲你自己！” （冰心：《繁星》十 《冰心文集》第二卷第7页）

青年人呵/为着后来的回忆/小心着意的描你现在的图画。 （冰心：《繁星》十八 《冰心文集》第二卷第9页）

希望那无希望的事实/解答那难解答的问题/便是青年的自杀！（冰心：《繁星》一三〇 《冰心文集》第二卷第43页）

当青年人肩上的重担/忽然卸去时/他勇敢的心/便要因着寂寞而悲哀了！ （冰心：《春水》一〇〇 《冰心文集》第二卷第90页）

青年人/珍重的描写罢/时间正翻着书页/请你着笔！ （冰心：《春水》一七四 《冰心文集》第二卷第116页）

呵！青年！青年/勇敢的中国青年/多情的中国青年/你穿破了延安的草鞋/你取得了一些活生生的革命经典/你吃饱了延安的小米饭/你有了一个能思想的脑袋/你呀你，你前进/你将开花在华北华南/结

实在鸭绿江边/青年！你可爱的中国青年！ （柯仲平：《延安与中国青年》 《中国新诗选》第117页）

我以为童话便是从童心出发以童心为对象而写作的一种艺术。这童心记得有人说过共有七个本质，就是：真实性，同情心，惊异力，想象力，求知心，爱美心，正义心。我以为这话并不错。这几种性质儿童具有得最完全，而且也表现得极强烈。童心之所以可贵，就是因为有这几种性质存在的缘故。因此我便主张童话不仅是写给儿童读的，同时还是写给成人读的，而且成人更应该读，因为这可以使他们回复到童心。童心生活的回复，便是新时代的萌芽。（巴金：《雾》《巴金选集》第四卷第9页）

每个青年都有生活的权利，都有求自由、求知识、求幸福的权利，做父母的也应该尊重子女的这些权利。任何阻碍年轻生命发展的行为，都是罪恶。每个青年对这罪恶都应该加以反抗，更不该自己低下头让这个不可宽恕的罪恶加在自己的身上。（巴金：《春》 《巴金选集》第二卷第301—302页）

……年龄是个自然历程里不能超越的事实，就象饮食男女，象死亡。有时，这种年辈意识比阶级意识更鲜明。随你政见、学说或趣味如何相同，年辈的老少总替你隐隐分了界限，仿佛磁器上的裂纹，平时一点没有什么，一旦受着震动，这条裂纹先扩大成裂缝。（钱锺书：《围城》第267页）

我来自田野，沃原培植我的童年，泥土使我结实，而生活却召我以工作。……

我来自田野，雨露灌溉我的童年，风霜使我强健，而生活却召我以工作。…… （唐弢：《停棹小唱》 《落帆集》第76—77页）

当时代变革之期，青年人走在前面，充当搏击风云的前锋。时代赖青年推动而前，青年亦乘时代风云冲天高举。（孙犁：《同口旧事》《孙犁散文选》第147页）

童年啊，你的整个经历，毫无疑问，象航行在春水涨满的河流里的一只小船。回忆起来，人们的心情永远是畅快活泼的。然而，在你那鼓胀的白帆上，就没有经过风雨冲击的痕迹？或是你那昂奋前进的船头，就没有遇到过逆流礁石的阻碍吗？有关你的回忆，就象你的负载一样，有时是轻松的，有时也是沉重的啊！

但是，你的青春的火力是无穷无尽的，你的舵手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了，你正在满有信心地，负载着千斤的重量，奔赴万里的途程！你希望的不应该只是一帆风顺，你希望的是要具备了冲破惊涛骇浪、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也不会迷失方向的那一种力量。（孙犁：《铁木前传》《孙犁文集》第一卷第452页）

“请你告诉我：什么是青年？”/活泼、勇敢、不怕任何困难/当祖国、人民需要的时候/他能愉快地把一切捐献！（李季：《只因为我是一个青年团员》《中国新诗选》第300页）

一个年纪老了的人，生命就象风前的残烛，瓦上的霜雪，受不起风吹日晒，经不起意外的震撼了。……（梁斌：《红旗谱》第160页）

青春是美丽的。但一个人的青春可以平庸无奇；也可以放射出英雄的火光。可以因虚度而懊悔；也可以用结结实实的步子，走到辉煌壮丽的成年。（魏巍：《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魏巍散文集》第111页）

青春——人的一生中最美好年岁。它是一个人的生命含苞待放的

时期，生机勃发，朝气蓬勃；它意味着进取，意味着上升，蕴含着巨大希望的未知数。青春赋予葆有它的人们以充沛的精力、足够的时间去创造，去战斗，去迎接未来。它是平凡的，因为人人都得到过和经历过；它又是珍贵的，因为人人都失去过或者将要不可避免地与之揖别。青春是一种人所共有和人所共失的，得之不难失之也易的短暂如霞光般的东西。（岑桑：《青春寄语》《岑桑散文选》第9页）

青春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伟大力量。它催发着青年人的躯体，启迪着他们的智慧。同时它也灌输着热烈的感情和坚强的理智。青春是公平的。她把她的乳汁不光滴在放着猪排的盘子里，同时也挤在煮着野菜汤的铁锅里。她可能更偏袒后者，以致使我们这些穷孩子们变得如此纯洁、善良和多情。（李准：《黄河东流去》上册第169页）

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应具有多方面的性格，应该有花朵的妩媚，杨柳的柔韧，又有松柏的坚定。（彦火：《花朵所引起的联想》《枫杨与野草的歌》第116页）

无论是爱，还是仇，一旦植根于孩子的心，便以最纯洁、最坚韧的力迸发出来，谎言骗不过，残暴摧不毁，那爱与仇的嫩芽会长成大树，支撑他们的一生。爱孩子，并且也把爱给予孩子们吧，一代代充满爱心的孩子，会组成一个强大的民族，任何风雨也浇不灭他们心中爱的火焰。他们会去拥抱一切朋友，而把敌人淹死在仇恨的海洋里。（苏叔阳：《故土》第300页）

……当梦幻一般的童年时代，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和黄金一样的青年时代悄然度过，去不复返的时候，一个人就面临着严峻的岁月。不管人们如何改变计算时间的常规，这个岁月总是按照常规到来。在这一段岁月里，一个人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和生活的双重担子，沉重地压在肩上，最大限度地消耗着自身的能源，所得到的燃料补充却

很少很少。如满载的船舶在漫长的航道上行驶，如负重的牦牛在浩瀚的戈壁上跋涉，把理想、希望、生活的使命、社会的重托，顽强地输送到彼岸。中年，深沉朴素的年华，扶老携幼的年华，充满风波险阻的年华……。

……

呵，中年，社会的壮工，国家的筋骨。（理由：《中年颂》《1977—1980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一)》第236页）

儿童常有一种小动物般的直觉，他们会本能地区别危险或安全，真实或虚伪，朋友或敌人。（张洁：《沉重的翅膀》第277页）

肉体可以衰老，心灵可以缺残，而青春——连青春的错误都是充满魅力的。（张承志：《北方的河》《1984年文学作品精选》第92页）

人的青春，是生机畅旺、充满朝气的，就如一朵朵披上一身朝阳的光彩的花朵那样动人。

韶光荏苒，青春易逝。这是从年岁的变化来讲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个人可以一生追求正义，夺取阳光，永葆青春。但是，人的一生当中，年青的时期是最富旺盛的生命力的，因此，只有把握这个时候，努力充实自己，坚定目标，明确方向，生命才能焕发出光彩。

有许多人，当他们还是一朵花的时候，就选定一种光荣的职业，并为此而努力不懈。一位哲人在十七岁时写下下面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 如果我们选择一种能够对人类作最大贡献的职业，那么，我们就不会感到负担太重，因为这是为一切人而牺牲的；到那时候，我们所得到的将不是微小的、可怜的、自私的快乐，我们的幸福属于亿万人民。我们的事业是默默无闻的，然而，它却是经常不断起作用的，而在我们的遗体上，将会洒下崇高人们的热情

眼泪。（彦火：《花朵所引起的联想》《枫杨与野草的歌》第115页）

小孩子是人生最大的幸福！……特别是到了我这样的老年，摸摸孩子绒毛似的头发，看看这晶亮的眼睛，真是多么高兴呀。一个人见了这种嫩草一样的孩子，的确就不会那么出言粗暴和自私自利了。（[俄]赫尔岑：《谁之罪？》第130页）

自尊心，幻想，情思的早熟和智能的呆滞，再加上必然的后果——懒散，——这些就是祸根。科学，劳动，实际工作——才能够使我们病态的，浪荡的青年清醒过来。（[俄]冈察洛夫：《平凡的故事》第226页）

可是这还是在很久以前，还是在青春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们把每一个人都看作诚恳的朋友，差不多爱每一个女人，准备把手和心奉献给她，有些人甚至获得了成功，到后来则往往抱憾终身。（[俄]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第73页）

孩子的智慧和心灵，在他看到第一本书籍之前，早已充满了这种生活的一切情景、场面和风俗习惯。可是谁知道，在一个孩子的脑子里，智慧的种子是多么早就开始发展的？怎样才能看出一个孩子的最初的观念和印象的产生呢？

也许当孩子还不大会说话，也许还完全不会说话，甚至不会走路的时候，仅仅用孩子的无言的、成人们所谓迟钝的凝视来观看一切的时候，他就已经能够理解和猜度他周围的现象的意义和联系，不过没有把它对自己或者对别人说出来罢了。（[俄]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第154页）

看见一个年轻人丧失了美好的希望和理想，看见那块他透过它来

观察人们行为和感情的粉红色轻纱在他面前撕掉，那真是伤心啊！尽管他可能用同样转瞬即逝、同样富有魅力的新的迷梦来代替旧的……可是象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那样上了年纪的人，还有什么新的迷梦来代替旧的呢？这样，心肠自然也就渐渐变硬，感情也就渐渐枯竭了……（[俄]米·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第57页）

他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呢？一切都可以对小孩子说出来，一切都可以的。有一个念头经常使我惊讶，那就是大人们何以不大懂得孩子们，甚至父母都不大知道他们的子女。万万不要以他们年纪还小，知道这些还早为借口而瞒住孩子们。这是一个多么恼人的、不幸的念头！孩子们自己看得很清楚，父亲认为他们年纪太小，一点也不懂事，其实他们是全都明白的。大人们不知道，孩子即使对于极困难的事情，也能够提供特别重要的意见。喔，上帝呀！当一只美丽的小鸟那样信任而且愉快地看着您的时候，您欺骗它会感到可耻的！我所以称他们为小鸟，就是因为世界上再没有比小鸟更好的东西。（[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上第80页）

还是回过头来谈谈儿童。假定要相信一种公认的意见的话，那么，童年是人生最幸福的时期这意见倒是可信的。童年时代无忧无虑，不会为未来担忧。童年时代即使有痛苦，那也是孩子式的痛苦；有眼泪——也是孩子式的眼泪；有惶恐——也是转瞬即逝的，甚至不可能完全确切地表达出来。请看看格利沙或者玛丽亚吧——他们的小脸上泪犹未干，已经又绽开了笑容。请看看儿童怎样无牵无挂、快乐地欢蹦乱跳吧，他们整个身心沉浸在眼前的欢乐中，压根儿不会想到，在他们周围的世界中潜伏着腐蚀千千万万生命的某种邪恶的因素。他们的生活在一成不变的程式中流过去，自由而平静，今日犹如昨日，但是这种单调的程式并不使他们感到腻味，因为对他们来说，只要能经常保持快乐的心情，生活便有了内容。儿童的一切活动表明他们的心情处于安然的状态，因此，他们能在转眼之间忘掉他们所遇

到的几乎察觉不出的痛苦。只是必须注意使儿童的身心得到正确的发展；必须防止那足以毁掉他们的未来的那些物质上的诱惑和道德上的腐蚀。这个任务应当由明智的教育学担当起来，而且在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不应使儿童感到他们头上压着一根戒尺。（[俄]谢德林：《波谢洪尼耶遗风》第87页）

有人说：请看看儿童怎样无忧无虑、兴高采烈地嬉戏吧，——他们并以此作为童年幸福的前提。但是要知道，嬉戏实质上只能证明儿童对活动的要求，年轻的、没遭到摧残的器官的一种本能的要求。这纯粹是身体发育规律的现象，它对于儿童的未来命运没有丝毫影响，因而跟那些能使儿童的未来命运成为令人艳羡的命运的诸种因素，是毫不相干的。（[俄]谢德林：《波谢洪尼耶遗风》第89页）

无所事事——对一个感情热烈的年轻人是很大的危险。（[俄]车尔尼雪夫斯基：《序幕》第258页）

这年夏天聂赫留朵夫在姑姑们家里体验到一种昂扬兴奋的心境。凡是青年人，不经外人指点而第一次自己领会了生活的全部美丽和重要，领会了人在生活里所应该做的工作和全部意义，看到了人本身和全世界都有达到无限完美的可能，因此专心致志于这种完美，不但满怀希望，而且充分相信能够实现他所想象的全部完美的时候，都会生出这样的心境。（[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第58页）

孩子们遇到装腔作势的大人往往会产生这种古怪的感觉，而且感到难受。不论在什么场合，装腔作势也许能欺骗最精明老练的大人，但你即使掩饰得再巧妙，也仍然骗不过一个最迟钝的孩子。（[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336页）

爱是痛苦、嫉妒和多疑的，对一个孩子是不胜负担的。（[苏]

巴甫连柯：《幸福》第85页）

我们这些老年人感到最难回答的，正是那些透过玫瑰色眼镜看世界的天真青年提出的问题。（[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上第117页）

在座的诸位都经历过无忧无虑的童年。童年的一天可以跟整整一个世纪相比，不论你怎样尽情嬉戏，流连忘返，时间仍是那样充裕，被你消耗的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在儿童面前，天地是浩瀚辽阔的，任你驰骋纵横，健翅翱翔，仍然不知何处是海角天涯……（[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上第318页）

他多么想马上变成一个小孩子，听妈妈讲话，忘记过去沉重的经历和对未来的恐惧！人在干了什么坏事的时候，好象总要想到自己的童年。回忆童年固然可以得到安慰，可是找不到护符，儿童时代的清白洗不净成年时期积累下的污垢。（[苏]斯捷尔玛赫：《人血不是水》第73页）。

不是所有的人都管妈妈叫妈妈的，尤其是当着旁人的面。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的男青年往往不好意思叫妈妈。（[苏]亚·索尔仁尼琴：《癌病房》第一部第338页）

“有什么可说的呢，青春向来是倔强的，将来也还是这样，对它毫无办法。”母亲心想，花白的头低垂在桌上。“青春的来临只有一次，那时世界上的一切仿佛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我们也曾有过青春，它的出现是那样突然，那样意想不到。我们那时也是十分疯狂，那月夜，那覆盖着羽茅草和罂粟花的土岗子以及土岗镇，那时在我们眼里也显得不同寻常了。那么我们为什么把经历过的事忘了呢？当这幸福的时刻降临到我们孩子身上时，我们为什么又感到难过和伤心

呢？华西里对格里沙十分恼火，回到拖拉机上去了，他忘了自己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而我也忘了自己的青年时代，正因为如此，我希望格里沙不要去找利特维年科娃。可我的心感觉到他仍然会去的……”（[苏]谢苗·巴巴耶夫斯基：《哥萨克镇》第197页）

我们成年人的一切行为，孩子们与其说是用理智，不如说是用心去了解它，更确切地说，是用嗅觉。（[苏]谢苗·巴巴耶夫斯基：《哥萨克镇》第300页）

少年时代不是在哪一天结束的，而且这一天也不可能在日历上标志出来：“今天我的少年时代结束了”。它是不知不觉地，甚至使你来不及和它道别便逝去了。昨天你还是年轻漂亮的小伙子，可是转眼间，在电车上已经有少年先锋队队员称呼你“叔叔”了。你往模模糊糊的电车玻璃窗上照一下，自己也不禁诧异地想到：“真的呀，是小叔叔了！”少年时代结束了，可是，是在什么时候，在哪一天，在哪一小时？却并不知道。（[苏]卡维林：《船长与大尉》上第323页）

青年的特点是能不凭研究和经验，而只是从第一瞥、第一句话、第一个动作来辨别什么是表面的，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枯燥乏味的，什么是生动活泼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有意义的。（[苏]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第595页）

我的老年啊，你别惋惜、莫悲伤/要知道，青春听不到你表述的衷肠/过去的一切永远不会返回/你留不住那逝去的时光。　别惋惜，莫难过，莫悲伤/对结局不要寄托什么特殊的希望/这场悲剧既然没有几场/对结局又何必惆怅。　正好五场。也只有五场/在莎士比亚的悲剧里/为了女人决斗，为了万古流芳/用宝剑刺进对手的胸膛/结果，戴着桂冠死亡。留下来的只是这个胜利/返回来的也只是这

个希望/老年啊，正整装踏上今后的旅途/青春紧踏老年的脚步继续前往。（[苏]帕·格·安托科利斯基：《“别惋惜，莫悲伤……”》《苏联当代诗选》第52页）

人们可以设想，一个儿童在平常生活里性情腼腆温顺，但在激情奋发的时候却是那样激烈、高傲而不可驯服。他一向听从理智的支配，日常所受到的都是温柔、公正、亲切的待遇，在他心里连不公正这个观念都没有，可是现在恰恰受到了他所最爱和最尊敬的人们方面的第一次不公正的磨难。当时，他的思想该是多么混乱！他的感情该是多么复杂！在他的心里，在他的脑海中，在他那整个小小生灵的精神和理智里又该是多么天翻地覆的变化！（[法]卢梭：《忏悔录》第一部第19页）

老人喜欢孩子，他们没有抑制孩子们的嗜好，反而崇拜这嗜好。他们为这些小孩子而放弃自己的癖嗜，为这些小孩子而回忆自己的过去。他们把他们的经验，他们的宽仁，他们的忍耐，一切的生活教训，艰苦得来的宝藏都交给这个小生命，由此而求返老还童的方术。（[法]巴尔扎克：《米露埃·雨儿胥》第63页）

小孩的咿呀，就是鸟儿的唱歌。他们唱的是同一种赞美歌。这种赞美歌是不清晰的，断断续续的，却充满了深沉的意义。孩子和鸟儿不同的地方，是孩子的面前还有人生的悲惨的命运。因此，听见孩子唱歌的人，就会感到忧郁，这种忧郁和唱歌的孩子的欢乐混在一起。在人世间所能听到的最崇高的赞美歌，就是从孩子的嘴里发出来的人类灵魂的喃喃的话语。这种只是出自本能的把思想表达出来的模糊的低吟，包含着一种对永恒正义的不自觉的呼吁；也许这是迈进人生门槛以前的一个抗议；这个抗议是谦卑的，也是刺心的；这个无知的小生命对着宇宙微笑，使得宇宙万物要对这个软弱而赤手空拳的小生命的将来命运负责。假使这个小生命将来遭受不幸，那就是宇宙对他的背

信。（[法]雨果：《九三年》第305页）

孩子的咿呀声，既是语言，又不是语言；不是音符，却是诗歌；不是字母，却是话语；这种喃喃学语是在天上开始的，到了人世间也不会终结；那是诞生以前就开始的，现在还在继续，是连续不断的。这种含糊的话语包括孩子过去做天使时所说过的话，和他成年以后所要说的话；摇蓝有“昨天”，正如坟墓也是“明天”；这个明天和这个昨天的双重神秘在这种不可解的孩子歌声里混合起来了；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比这个鲜花似的灵魂里的巨大暗影更能证明上帝，永恒、责任和命运的二元了。（[法]雨果：《九三年》第306页）

孩子们向四周张望。他们想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大人们害怕的事情，只引起孩子们的好奇心。容易惊异的人是很难得受吓的；无知的人就大胆。地狱里很难容纳孩子，因此他们看见了地狱只会加以欣赏。（[法]雨果：《九三年》第388页）

孩子们接受欢乐和幸福最为迅速，也最亲切，因为他们生来便是幸福和欢乐。（[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二册第524页）

青年们的相互接触有那么一种可喜的地方，就是：人们在这中间无法预见火星，也无法预测闪电。过一会将爆发什么出来？谁也不知道。温婉的交谈常引起一阵狂笑。人在戏谑的时候又常突然转入严肃的话题。偶然一个字能使人冲动。每个人都受着激情的主宰。一句玩笑话已够打开一个意外的场面。这是一种山回路转、景物瞬息万变的郊游。偶然是这种交谈的幕后操纵者。（[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三册第826页）

青年时代的穷苦，当它成功的时候，有这样一种可贵之处，就是它能把人的整个意志转向发愤的道路，把人的整个灵魂引向高超的愿

望。穷苦能立即把物质生活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并使它显得异常丑恶，从而产生使人朝着理想生活发出无可言喻的一往无前的毅力。阔少们有百十种华贵而庸俗的娱乐，赛马，打猎，养狗，抽烟，赌博，宴饮，和其它种种；这全是些以心灵的高尚优美方面为牺牲来满足低劣方面的消遣。穷苦少年为一块面包而努力；他吃；吃过以后，剩下的便只是梦幻。他去欣赏上帝准备的免费演出；他望着天，空间，群星，花木，孩子们，使他受苦的人群，使他心花怒放的天地万物。对人群望久了，他便能看见灵魂；对天地万物望久了，他便能看见上帝。他梦想，觉得自己伟大；他再梦想，感到自己仁慈。他从受苦人的自私心转到了深思者的同情心。一种可喜的感情，忘我悯人的心，在他胸中开花了。当他想到天地专为胸襟开豁的人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赏心乐事，让他们尽情受用，而对于心地狭窄的人们则加以拒绝，他便能以智慧方面的富豪自居，而怜悯那些金钱方面的富豪了。光明一面进入他的心灵，憎恨便也一面离开他的意念。这样他会感到不幸吗？不会。年轻人的穷苦是从来不苦的。任何一个年轻孩子，无论穷到什么地步，有了他的健康，他的体力，他那矫健的步伐，明亮的眼睛，热烘烘流着的血液，乌黑的头发，鲜润的腮帮，绯红的嘴唇，雪白[redacted]牙齿，纯净的气息，便能教年老的帝王羡慕不止。随后，每个早晨，他又开始挣他的面包；当他的手挣到了面包，他的脊梁里也赢得了傲气，他的头脑里也赢得了思想。工作完毕了，他又回到那种不可名状的喜悦，景慕，欢乐；在生活中，他的两只脚，不离痛楚，障碍，石块路，荆棘丛，有时还踏进污泥，头却伸在光明里。他是坚定，宁静，温良，和平，警惕，严肃，知足，仁慈的；他颂扬上帝给了他许多富人所没有的这两种财富：使他自由的工作和使他高尚的思想。（[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三册第844页）

大人的痛苦是可以减轻的，因为知道它从哪儿来。可以在思想上把它限制在身上的一部分，加以医治，必要时还能把它去掉；他可以固定它的范围，把它跟自己分离。婴儿可没有这种自欺欺人的方法。

他初次遭遇到的痛苦是更惨酷，更真切的，他觉得痛苦无边无岸，象自己的生命一样，觉得它盘踞在他的胸中，压在他的心上，控制着他的皮肉。（[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第14页）

有了光明与黑暗的均衡的节奏，有了儿童的生命的节奏，才显出无穷无极，莫测高深的岁月。——在摇篮中作梦的浑噩的生物，自有他迫切的需要，其中有痛苦的，也有欢乐的；虽然这些需要随着昼夜而起灭，但它们整齐的规律，反象是昼夜随着它们而往复。（[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第16页）

最难受的痛苦就是儿童第一次发现别人的凶恶：他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在迫害他，没有一点儿依傍：真是什么都完了，完了！（[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第43页）

他正到了青年的某一个时期，对人不容易倾心相与，对于从前感动过而将来还要为之骚动的事非常冷淡。成年人对自然和人生，往往比二十岁的青年有更新鲜的印象，更天真的体验。所以有人说年轻人的心并不年轻；感觉也并不锐敏。那往往是错误的。他们的冷淡并非因为感觉迟钝，而是因为他们的心被热情，野心，欲念，和某些执着的念头淹没了。赶到肉体衰老之后，对人生无所期待的时候，无拘无束的感情才恢复它们的地位，而象小孩一样的眼泪也会重新流出来的。（[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三册第85页）

老年人的喜欢青年人，是不好意思把少不了对方的心情表示出来的；他知道青年人心里并没有这种需要：双方的情势根本不同，而我们最怕用感情去强制一个对我们并不在乎的人。（[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四册第275页）

青年人往往能见而不能断，能行而不能谋，适于创新而不适于守

成。……年青人于其领导与处理事务之际，往往包揽超过容量，鼓动超过安定；急于速成，而不考虑手段分寸；偶尔碰上某些原理，便胡乱推行起来；于改革之事尤其轻率，结果又招来种种新的不便；一入手便采用极端手段，而这些只能加重错误……。年岁大的人则遇事又抵触过多，考虑过长，冒险过少，追悔过快，很少把一件事做到十全十美的地步，而但以小有成绩为满足。故必须将两者之做法结之一处，方对所从事之工作有益，且能以彼此之长以匡各自之失；另于将来之接替也极有益，固在老年人任事之时，年青者即可从旁受益……。（[英]弗朗西斯·培根：《说老少》《英美散文六十家》上册第18页）

一个人已经一条腿跨进了坟墓，一定会用力把另一条腿撑住。年老的人总还希望多活一天，而把死亡看作最大的不幸，天性随时鼓励着他要他躲开死亡。（[英]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第196页）

凡是心地忠厚的孩子，受了欺侮格外觉得不平，受了轻慢格外觉得畏缩，有人委屈他，他比别的孩子更伤心，有人抚慰他，他也会感激得脸上放光。（[英]萨克雷：《名利场》第46页）

在老朽的人们的迟钝眼睛里，哪里有童年欢笑的光辉和生气，哪里有漫无止境的快乐，哪里有未曾受过挫折的坦白，又哪里有永不萎谢的希望和正在盛开着就遽然凋残了的喜悦？在那又严酷又丑陋的死神眉目分明的外形上，哪里有懒洋洋睡眠时那种平静的美，表示这是逝去的清醒时间的休息，并且表示还要再来的清醒时间的温柔希望和情爱？把死和睡并排着放在一起，请问谁能发现两者类似？把孩子和孩子气的人叫在一道，你一定要为那可以引为自豪的所谓幸福的晚年害羞，所谓幸福的晚年又是什么？也不过是妄图把这个头衔加在一个丑陋和走了样的外形上罢了。（[英]狄更斯：《老古玩店》第115页）

“当一个人接近生命两端会合的地步的时候，当他发见自己（虽然他是健旺的）第二度被人用一种车子推来推去的时候，在可能的时候，做一件善事，他就非常欢喜了。” （[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下第847页）

童年的梦——那些虚无缥缈的童话，把未来世界描绘成为一幅不可能再美丽，再优秀，再有人情味的图画：那些东西，我们曾经认为是很好的，长大以后再回忆它们也是那么好，因为我们成人以后想起它们来，就是有些东西不算什么，也会使我们心中充满着伟大的爱情；容许小孩子们投入伟大的爱中吧，让他们在崎岖不平的世道当中，用他们纯洁的手培植出一个花园来，在那儿亚当所有的后代，那些单纯的、富有信心的、天真无邪的儿童都能够更好地在那儿晒着太阳，……（[英]狄更斯：《艰难时世》第239-240页）

觉得自己在世界上安全孤独，断了一切关系，拿不定自己要去的地方是否可以达到，所离开的地方又有许多阻碍使得不能回去；这对于一个没有经验的青年，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冒险的魔力使得这个感觉甜蜜，骄傲的炽热使得它温暖。（[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第109页）

……他现在看出来了，原来一个人长大了，责任担负就跟着来了。事情并不完全象他过去想的那样音和律谐。天公的逻辑这样令人可怕，怎么能叫他信服呢？对于某一部分受造之物仁爱，就是对于另一部分受造之物残酷；他本来认为，一切事物，都应该和谐，但是现在却看到这种情况，因而觉得非常难过。他看出来，到你大了，觉得已经走到了一生的中途，不象小时候，认为自己还站在生命轨道中的一个点上那样，那时你就不禁要打寒噤。在你四周，好象有一些东西，又扎眼，又晃眼，又刺耳：它们的强光和闹声，都往叫作是你的生

命那个小小细胞上刺，往那上面扎，把它震撼，把它烧焦。（[英]哈代：《无名的裘德》第16页）

这些幼年时代的沉痛的悲哀啊！在幼年时代，悲哀还是一种新鲜而陌生的感情，在那时代，心里怀着的希望过不了几天或几个礼拜就忘了，在那时代，从一个夏天到另一个夏天，好像相隔得无限长久似的。（[英]乔治·爱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第44页）

我们长大了以后，就学会了约束自己。我们闹翻以后，会避开对方，会用文雅有礼的词句来讲话，这样就可以保护一种尊严的疏远，一方面表示很坚决，另一方面却忍着悲伤。我们的行动已经不再接近低级动物的单纯的冲动，在各方面持身处世都象高度文明社会里的一分子。（[英]乔治·爱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第46页）

他还不懂得，一个人要一辈子长途跋涉茹苦含辛，才能达到理想的现实。说年轻就是快乐，这是一种幻想，那些失去了青春的人的幻想；但年轻人哪里知道他们自己是多么不幸，他们满脑子都是一点一滴灌输给他们的不切实际的理想，只要他们一接触现实，他们就注定要被打得鼻青脸肿，心灵受到伤害。仿佛是一个合谋的骗局的牺牲品，因为他们阅读的那些书，经过选择的理想，以及长辈们的教诲——他们只是透过玫瑰般的雾霭回顾往昔——这一切都为他们准备了一个不真实的生活。他们自己必须亲自去发现，他们所读过的，所听到过的统统是谎言！谎言！谎言！在人生的十字架上，每一次发现都是在他身上再钉上个钉子，奇怪的是，每个经历过痛苦的幻灭的人都不自觉地在一种自身克服不了的力量的推动之下，更增加了幻灭的痛苦。（[英]毛姆：《人性的枷锁》第185页）

幸好初恋的狂热不会发生第二次。那确实是种狂热；另外，不管诗人怎么描写，初恋同时又是一种负担。人们在二十一岁上缺乏勇

气，因为琐碎小事而怕这怕那，无端担心。在那种年纪，一个人的自尊心很容易受到伤害，动辄生气，听谁说一句略微带刺的话就受不了。今天，我行将跨入中年。中年使人处于满足自得境界的保护之中。中年人也碰到日常的微不足道的烦恼，但他们几乎不感到什么刺痛，而且很快就会把烦恼置之脑后。但那时候情形就大不一样：别人无意之中说的一句话会久久忘不了，成为灼人的耻辱；一个眼色，回眸的一瞥，都可能打上永恒的标记；讨个没趣，那就意味着三夜失眠到鸡啼；言不由衷则象犹大的一吻。成年人说谎可以做到脸不改色心不谎，而在那种年纪，即使在区区小事上说句假话，舌头也会痛上老半天，使你受着炮烙般的苦刑。（[英]达夫妮·杜穆里埃：《吕蓓卡》第46页）

……在我看来，我们对老人喜怒哀乐的感情变化差不多一无所知。对孩童我们则很了解，了解他们的恐惧和希望，了解他们弄虚作假的把戏（[英]达夫妮·杜穆里埃：《吕蓓卡》第248页）

青春年少时，自由而欢快的步子，除了波涛滚滚的大海和白雪皑皑的高山，不知道还有什么障碍；到了较为冷静的成年，会在某个清澈见底的溪流峡谷中，大自然散布了成倍财富的所在，选择一处家园；在清净生活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白发苍苍的老年悄然而至，在那里发现了他，它会发现他已是一族之长，一个民族的始祖，甚至还是未来的一个强大国家的创建者。当死亡，象我们在一天欢乐之后欣然迎来的睡眠一样，悄然降临到他身上时，他的繁衍的子孙会哀悼他可敬的遗骸，未来世世代代的人们，笼罩在传说的神秘气氛中，会把他视若神明，相隔遥远的后世会看见他在远远的万年峡谷之上，屹立在隐约的光辉之中。（[美]霍桑：《罗吉·摩文的葬礼》，《霍桑短篇小说集》第123页）

她恰好到了那个浪漫的年岁——是凡女孩子一到这个年岁，要是

发现自己的出身含有一段神秘的隐情在内的时候，总不免感到一种甜中带苦、怨中带喜的滋味，这种滋味，无论她交了一步什么样的好运，她也是感觉不到的。……其实，我们一生一世何尝不是时时刻刻都（在自己的心里）把自己当作英雄，不过我们要作的是那类英雄倒是时常改变，因为我们景仰的人物时有不同，早先奉若神明的人物，过了若干年月之后，也许就看得稀松平常了；以前认为无足称道的，到后来，也许就看成超群出众的伟人了。（[美]马克·吐温 查理·华纳：《镀金时代》第97页）

一个青年要是相信他日后必定成个不朽的文学家，他心里自然会感到无比的快慰：这可以说是人生再甜蜜不过的时刻。这种抱负的确是很高贵，然而可惜的是：根基往往是太不牢靠了。（[美]马克·吐温 查理·华纳：《镀金时代》第114页）

美国社会里有许多青年，……他们受的教育都是白搭，在社会里漂漂荡荡，没有准谱，希望着有一天忽然不知怎么的交了好运，找着了发财的路子。他并不游手好闲，也不懒惰。他有充沛的精力，喜爱自辟蹊径。可是在他生长的时代里，岁数和他仿佛的青年都染上了投机的流行病，希望不要照着按部就班的老办法就可以飞黄腾达。有不少成功的榜样鼓励着他。（[美]马克·吐温 查理·华纳：《镀金时代》第445页）

每个生得健全的男孩子的一生之中，总有一个时期，他要起一种炽烈的欲望，想到什么地方去挖掘埋藏的财宝。（[美]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第162页）

每个有思想的人一生中，总必有一个时候要把自己的处境细细检查，要向自己盘问，到底自己心理上，道德上，生理上，物质上是怎么一个情况。这种时候的到来，总在那不顾一切的青年跋扈时期已经

过去，初期较强旺的精力已经用完，而开始感觉到一切事情的结果和最后价值都没有把握以后。（[美]德莱塞：《珍妮姑娘》第175页）

凡是有才具的人而为命运所播弄致遭打击，如果年纪还轻，还有勇气和斗争精神去应付，那是一回事。至于将近中年的人，一生的大运已经过去，只觉荆棘满途，到处机会都遭阻塞，那是另外一回事。（[美]德莱塞：《珍妮姑娘》第291页）

这些小伙子……他们都是从老一辈的人身上爬到成功之路。他们源源不绝而来，愈来愈多——难以抑止的，不可阻挡的青年——他们总是打倒了老一辈的人，然后自己变得老起来，走着同样的下坡路，而他们后面那些不断涌上来的人，永远是青年——这些新生的婴儿，长得雄壮起来之后，总是打倒他们的长辈，同时，他们后面又会出现更多新生的婴儿，直到永远——青年一定要实现他们的意志，永远不会死亡。（[美]杰克·伦敦：《一块牛排》《热爱生命》第147页）

“年轻人占着便宜，”海伦说：“有各种各样的成功可能。什么美好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你早上一起身，就感到好事情会来。这就叫青春，而我已经失去这一切。……”（[美]伯纳德·马拉默德：《伙计》第50页）

然而儿童幼小的心灵是非常细嫩的器官。冷酷的开端会把他们的心灵扭曲成奇形怪状，一颗受了伤害的儿童的心会萎缩成这样：一辈子都象桃核一样坚硬，一样布满深沟。也可能，这样的一颗心会溃烂胀肿，以至于体腔内有这样一颗心都是一种不幸，连最普通不过的事也会轻易使这个人烦恼，痛苦。（[美]卡森·麦卡勒：《伤心咖啡馆之歌》《美国短篇小说集》第223页）

扬克……他老啦，不再顶事啦。可是我，我年轻呀！我身体棒！我跟世道前进！世道，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说的才是那一切的根本。世道戳穿了他说的那些废话。打碎了老一套，要了它的命，把它从地球上抹掉了！世道，明白我的意思吗！机器、煤、烟和那一边！他呼吸不了，咽不下煤灰，可是我行，懂吗？那就是我的新鲜空气！那就是我的食物！我是新人，明白我的意思吗？炉膛口是地狱吗？当然！要在地狱里工作就得是一条好汉。地狱，不错，那就是我喜欢的气候。我能吃下去！我吃胖了！使它发热的是我！使它发出吼声的是我！使它转动的是我！不错，没有我，一切都要停顿。一切都要死亡，懂得我的意思吗？开动这个世界的那些声音、烟是所有的机器都要停顿。什么都没有了！那就是我要说的。必须有个什么人推动整个世界，其他的一切事物才会使它转动。没有个别人它是不会动的，懂吗？那么你就会追到我身上来了。我是原动力，懂吗？明白我的意思吗？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了。我是结尾！我是开头！我开动了什么东西，世界就转动了！世道——那就是我！——新的改造旧的！我就是使焊燃烧的东西；我就是喂机器的蒸气和石油；我就是使你听得见的噪音里的那种东西；我就是烟、特别快车和轮船和工厂的汽笛；我就是使金子能铸成钱的那种东西！我就是炼铁使它成钢的东西！钢，代表一切！而我就是钢——钢——钢！我就是钢里面的肌肉，钢背后的力量！（[美]奥尼尔：《毛猿》《奥尼尔剧作选》第105-106页。）

伪善的老一代在消逝/如今啊，要谢谢上帝/它渐渐地沉入坟墓/它害着说谎病死去。新的一代正在生长/完全没有矫饰和罪孽/有自由思想，自由的快乐/我要向它宣告一切。（[德]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海涅选集·诗歌卷》第617页）

然而，时间毕竟是最有力量的，年龄对于一切情感自有一种奇异

的磨蚀作用。

人若想到死期将至，死神的黑影已经罩上了人生的旅途，一切事物就会显得模糊黯淡，不再那么尖锐地刺激感觉，它的那种摧伤心情的力量就会减少许多了。（[奥地利]茨威格：《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斯·茨威格小说选》第337页）

说实在的，世界上再也没有象十三四岁男孩令人生厌的东西了。他既不懂事，又派不上用处，既不讨人喜欢，又不特别令人想念。他如果说话期期艾艾，则认为他故意装模作样；他如果说话干脆利落，则又认为他老气横秋。总之他张嘴说话本身就是一种轻狂。甚至连他想不到衣服的尺寸、身子的猛窜在他人眼中也是一件极其讨厌的事情。他孩提时代的天真活泼和柔和动听的童音的突然消失，也被人们暗暗认为是一种犯罪行为。童年和青年时代的许多过失可以原谅，但这个年纪的孩子必然会犯的任何一个错误都被认为是不可饶恕的。（[印度]泰戈尔：《饥饿的石头》第120页）

随着青春的消逝，人生会出现一个象金灿灿秋天一样的深刻平静、坚定美妙的时刻。这是收获生命果实的年龄，也是收获成熟庄稼的季节。到了这个年龄，任性青年所具有的春心荡漾，已经失去了活力。到了这个时候，通常都成家立业了。生活中所经历的许许多多吉凶善恶，欢乐忧愁，使人更加成熟，将人磨练得性格内向。人到中年，会放弃虚幻的世界和不切实际的欲望，总是把它局限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这时候，我们再也不能吸引新欢的迷人目光，然而，对于老熟人，却倍感亲切。青春丽质渐渐消退时，永不衰老的内在个性却在长期共存的脸上，眼睛里，更加明显地表露出来。笑容、眼神和声调，通过内在的我交织在一起。我们放弃那些无法实现的愿望，不再哀悼那些离开我们的人们，原谅那些欺骗过我们的人。把心交给那些来到身边的，而且热爱我们的人——他们在离别中，经历了世界上一切风暴的洗礼，却仍然忠于我们。在可以信赖的，久经考验

的老熟人之中，筑个安乐窝。在这里，我们能得到充分的休息，一切愿望也都能得到满足。青春即逝的温柔黄昏，正是生活中该平静享受的时刻。倘若这时候还要疲于奔命，去作新的探索，去求新的结识，去徒劳无益地建立新的关系，以及另作打算的话，那确实是太可悲了。也就是说，到了中年，一个人还没有可供休息的床铺，没有迎接他归来的夜间灯火，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可叹息的事情了。（[印度]泰戈尔：《饥饿的石头》第249页）

（6）阳刚阴柔统一造成缤纷世界

——男性与女性

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李白：《妾薄命》《李太白全集》第267页）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这是我们交际了半年，又谈起她在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亲时，她默想了一会之后，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出来的话。其实是我已经说尽了我的意见，我的身世，我的缺点，很少隐瞒；她也完全了解的了。这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二卷第112页）

金莲　本来，一个男人要磨折一个女人，许多男人都帮忙；乖乖儿让男人磨折死的，才都是贞节烈女。受磨折不死的，就是淫妇，不

愿意受男人磨折的女人就是罪人。怪不得叔叔是吃衙门饭的，也跟县太爷一样，只会说一面儿的理。（欧阳予倩：《潘金莲》《欧阳予倩选集》第359页）

四嫂　大妈，别再老八板儿啦。这年月呀，女人尊贵啦，跟男人一样可以走南闯北的。您看，自从转过年来，这溜儿女孩子们，跟男小孩一样，都白种花儿，颤打药针，也都上了学。唉，要是小妞子还活着……（老舍：《龙须沟》《老舍剧作全集》第二集第139-140页）

只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虽然我晓得/只有女人的话，你不爱听。（冰心：《我劝你》《冰心文集》第二卷第185页）

她对于这一个宴会又生起反感了。其实在许多灯光之下，在许多香水和烟气中间，在许多绸衣的闪光里面，在许多幌着人影和充满着笑声的宴会场上，她已经感到厌恶和苦闷，并且好象她自己也成为那些小姐呀太太呀之中的人物了。她承认她实在不能和时髦的女人交际的，尤其她不能听她们说着皇后牌的雪花膏类的话。那些太太们，那些托福于丈夫而俨然可骄傲于侪辈中的女“同志”，那些专心诱惑男人去追求的以为是解放的女子，那些并不懂得而又高谈着妇女问题的新女性，那些……她们所给她的印象确确实实使她这辈子都没有再看见她们的勇气，至少从这些印象中，她深深悔恨到她自己也居然被许多人目为女人的。她觉得如果人间的女人只是象她们这样子，如果她们都是没有一点灵魂的身体——那样专门为男人拥抱而养成的瘦弱身体，实实在在须要一番根本的改造，因为那些女人只是玩物——至少她不能承认是人类中和男人对等的妇女。女人在人类的生活中应该有她们重要的生活意义，并不是对于擦粉的心得和对于生育的承受之外便没有其他责任，一切女人是应该负着社会上的一切义务的。（胡也频：《到莫斯科去》《胡也频选集》下册第726页）

“子弟也还漂亮”，“没有读过多少书”，“还是把你早早嫁出去的好”，这几句话轮流地在她的耳边响着。她的眼前立刻现出一条很长、很长的路，上面躺满了年轻女子的尸体。这条路从她的眼前伸长出去，一直到无穷。她明白了，这条路是几千年前就修好了的。地上浸饱了那些女子的血泪，她们被人拿镣铐锁住，赶上这条路来，让她们睡在那里，用她们的血泪灌溉土地，让野兽们撕裂、吞食她们的身体。起初她们还呻吟、哀哭、祈祷，盼望有人把她们从这条路上救出去。但是并不要多久的时间，她们的希望就破灭了，她们的血泪也流尽了，于是倒下来，在那里咽了最后一口气。（巴金：《家》《巴金选集》第一卷第239页）

“我真不懂：同是一样的人，为什么外国女子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做出那些事情，而中国女子却被人当作礼物或者雀鸟一类的东西……送出去……关起来？我们连自己的事情也不能作一点主，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把我们送进火坑里去……”（巴金：《春》《巴金选集》第二卷第412页）

我要着那样东西，我还不愿去取得，我务必想方设法地让他自己送来。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是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地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我简直癫了，反反复复地只想着我所要施行的手段的步骤，我简直癫了！（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短篇小说选（上）》第53—54页）

父亲捻着胡子笑道：“鸿渐，这道理你娘不会懂了——女人念了几句书最难驾驭。男人非比她高一层，不能和她平等匹配。所以大学毕业生才娶中学女生，留学生娶大学女生。女人留洋得了博士，只有洋人才敢娶她，否则男人至少是双料博士。鸿渐，我这话没说错罢？这

跟‘嫁女必须胜吾家，娶妇必须不若吾家’，一个道理。”（钱锺书：《围城》第34页）

……洋车到半路，他想起那书名，不禁失笑。丈夫是女人的职业，没有丈夫就等于失业，所以该牢牢捧住这饭碗。哼！我偏不愿意女人读了那本书当我是饭碗，我宁可他们瞧不起我，骂我饭桶。（钱锺书：《围城》第46页）

唐小姐妩媚端正的圆脸，有两个浅酒涡。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调脂和粉来仿造的好脸色，新鲜得使人见了忘掉口渴而又觉嘴馋，仿佛是好水果。她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象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古典学者看她说笑时露出的好牙齿，会诧异为什么古今中外诗人，都甘心变成女人头插的钗，腰束的带，身体睡的席，甚至脚下践踏的鞋袜，可是从没想到化作她的牙刷。她头发没烫，眉毛不镊，口红也没有擦，似乎安心遵守天生的限止，不要弥补造化的缺陷。总而言之，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有许多都市女孩子已经是装模作样的早熟女人，算不得孩子；有许多女孩子只是浑沌痴顽的无性别的孩子，还说不上女人。（钱锺书：《围城》第51页）

方鸿渐说：“女人原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虚虚实实，以退为进，这些政治手腕，女人生下来全有。女人学政治，那真是以后天发展先天，锦上添花了。我在欧洲，听过Ernst Bergm-ann 先生的课。他说男人有思想创造力，女人有社会活动力，所以男人在社会上做的事该让给女人去做，男人好躲在家里从容思想，发明新科学，产生新艺术。我看此话甚有道理。女人不必学政治，而现在的政治家要成功，都得学女人。政治舞台上的戏剧全是反串。”

苏小姐道：“这是你那位先生故作奇论，你就喜欢那一套。”

方鸿渐道：“唐小姐，你表姐真不识抬举，好好请她女子参政，

她倒笑我故作奇论！你评评理看。老话说，要齐家而后能治国平天下。请问有多少男人会管理家务的？管家要仰仗女人，而自己吹牛说大丈夫要治国平天下，区区家务不屑理会，只好比造房子要先向半空里盖个屋顶。把国家社会全部交给女人有许多好处，至少可以减少战争。外交也许更复杂，秘密条款更多，可是女人因为身体关系，并不擅长打仗。女人对于机械的头脑比不上男人，战争起来或者使用简单的武器，甚至不过捋头发，抓脸皮，拧肉这些本位武化，损害不大。无论如何，如今新式女人早不肯多生孩子了，到那时候她们忙着干国事，更没工夫去生产，人口稀少，战事也许根本不会发生。”（钱锺书：《围城》第52—53页）

“唐小姐，你听我说。你表姐是个又有头脑又有才学的女人，可是——我怎么说呢？有头脑有才学的女人是天生了教愚笨的男人向她颠倒的，因为他自己没有才学，他把才学看得神秘，了不得，五体投地的爱慕，好比没有钱的穷小子对富翁的崇拜——”。

“换句话说，象方先生这样聪明，是喜欢目不识丁的笨女人。”

“女人有女人特别的聪明，轻盈活泼得跟她的举动一样，比了这种聪明，才学不过是沉淀渣滓。说女人有才学，就仿佛赞美一朵花，说它在天平上称起来有白菜番薯的斤两。真聪明的女人决不用功要做成才女，她只巧妙的偷懒——”

唐小姐笑道：“假如她要得博士学位呢？”

“她根本不会想得博士，只有你表姐那样的才女总要得博士。”（钱锺书：《围城》第82页）

焦氏　（回头）你别管！又要你拿话来迷他。（对自己的儿子）记着在外头少交朋友多吃饭，有了钱吃上喝上别心疼。听着！钱赚多了，千万不要赌，寄给你妈，妈给你存着，将来留着你那个死了母亲的儿子用。再告诉你，别听女人的话。女人真想跟你过的，用不着你拿钱买；不想跟你过，你就是为她死了，也买不了她的

心。听明白了么？（曹禺：《原野》第24页）

我们再回顾到我们妇女，啊！无数的女性都俯伏着，在颤颤的股栗，连呼吸的声音都屏息着，不敢放出极低微的，极低微的声息了！

可怜柔弱的羔羊，在严重的压迫之下，却只顾自己吞声饮泣！

我们睁开眼来看，我们的女性的情形究竟怎样？男性的权威，差不多代表了上帝的旨意，在任情的肆他们荼毒的手段！男子可以无所不为，女子却应该守在自己的妆台，不许移动半步！男子可以自由，女子却应该俯伏在男子的脚下，受男子的粗暴的宰制！啊！不幸我们的女性，做了魔王的牺牲，又做了男性的牺牲！在古往今来的世界中，有几许女性在消声匿迹的度她们的生活！啊！可怜的弱者们呀！你们也应该滴泪成湖，让湖水漂溢泛滥，淹没了这样混浊的世界！淹没了这无数阻碍在人间的尸骸！（王以仁：《幻灭》《王以仁选集》第222页）

普通的男人和女人/组成了新的生命/友谊，相爱，永不分离/团结，创造，对未来充满信心。（严辰：《接吻门》《中国新诗萃》第284页）

文艺家也许是人世间最大的妄想狂。古往今来的诗人、画家，总把心灵最高尚的女人描写成外形最令人爱慕的美人。人类追求外表与内心的统一，和谐的幻梦是那样强烈，以致于文艺中的美女往往是乌托邦里的仙姝。殊不知，生活里的美女，不可是心地十分狭隘，并且长于算计的。她们从小受到周围的夸赞，在颂歌声中长大。美，成了她们的包袱。于是，她们内心便产生了忌妒的恶意，恨不得天下的女人一个个都变成丑八怪，毋夜叉，只有她以美的光辉璀灿地照耀着人间，让所有的人都痴迷地向她奉上一切。所以，美的女人，有不少心灵并不和外表一致。（苏叔阳：《故土》第105页）

女性是伟大的。世界上倘使没有了她们，便没有了清洁、美与秩序，生活也便颠倒了。整个人类社会都是女性的乳汁和双手培育创造的。她们温存的肩膀扛起来的远不止于半边天。（苏叔阳：《故土》第359页）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丑陋真是一种不幸。（张洁：《沉重的翅膀》第3页）

女人，也许比男人更为坚忍，更为顽强，更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张洁：《沉重的翅膀》第24页）

加丽亚换了一身漂亮的衣服。音乐一响，我俩就旋风似的转过了整个大厅，人们那赞赏的眼光紧追着我俩闪来闪去。加丽亚得意地说："我好久没这么高兴过了，跳舞本身是愉快的，被人欣赏也是愉快的。我告诉你个秘密，姑娘虽然爱在人前装得神圣不可侵犯，可是心里还是愿意被人欣赏！"我笑道："小伙子们又何尝不如此？"（邓友梅：《在悬崖上》《重放的鲜花》第136页）

不是好女儿/哪来的好情人/不是好情人/哪来的好妻子/不是好妻子/哪来的好母亲？（黄永玉：《献给妻子们》《中国新诗萃》第220页）

毁坏一个女人的名誉的谣言，是最容易传播开去的。这实在是不胜遗憾，但有什么办法呢？一个人的人格成为大阴谋的牺牲品，这种情况是常常有的！（[俄]赫尔岑：《谁之罪》第155页）

这种事前的敏感不是丰富的经验所必然产生的结果。对未来的生活步骤的预见和预感，一般地说，头脑敏锐、善于观察的人容易具备，尤其是女人容易有；女人往往没有经验，在天资敏慧的女子身上，本能便是她的前导。（[俄]冈察洛夫：《悬崖》第515页）

“诚实的女人！”他写道，“要求女人诚实就意味着要求一切。是的，诚实就是一切！然而不要求这样，也就意味着毫无要求，意味着侮辱女人，侮辱她的人性，亵渎上帝的创造，意味着粗暴地、直截了当地否认她与男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女人抱怨的正是这一点，她们的抱怨是有道理的。女人是造物中的杰作，只不过不是维纳斯。雄猫觉得雌猫也是造物中的杰作，猫类的维纳斯！女人——是维纳斯，可以同意，然而是敏悟的、有灵性的维纳斯，外形美和内心美的统一体，多情的、诚实的维纳斯，也就是女性之庄严的典范，和谐之美的典范！”（〔俄〕冈察洛夫：《悬崖》第730页）

唉，女人！女人！谁能了解她们？她们的微笑跟她们的眼神是互相矛盾的；她们的话甜蜜迷人，她们的音调却冷酷无情……有时她们一下子就领悟和识透我们最秘密的思想，有时却连最明显的暗示也不明白……。（〔俄〕米·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第107—108页）

人一到十九岁这样苦闷的年纪，生活总是难过的，尤其是一个女子，人既绝顶聪明，而且又抱着一种可笑的严格主义，因此对待那些乐于消除处女烦闷的男人——那样的男人多得很——往往过分严酷。（〔苏〕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13页）

女人总是比男人更讲究物质。我们把恋爱看得很伟大，她们却总是很实际。（〔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389页）

有一些聪明女人，听人说话的时候，不是尽可能记住她们听到的东西，来丰富她们的头脑，机会到来的时候，就再说一遍，就是愿意用她们听到的东西配合她们自己的某种思想，立刻把她们自己在她们那精神的小工场里准备好的聪明意见贡献出来，这里说的不是那些聪明女人——而是赋有选择和吸收一个男人就表现的最好的东西的真正

的女人们所给的快乐。（[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四册 第1882页）

不，那些女王并不象我。她们还继续统治着，但是她们的统治正在崩溃。每个女王一诞生，前一代女王的统治便开始崩溃。她们中间最后一个的统治开始崩溃时，我才诞生。自从我诞生以后，她们的统治崩溃得更快，而且一定要完全溃灭，——她们当中继起的女王不能顶替以前的历代女王，继起的女王在位时，历代女王仍旧残留着。我可以顶替她们所有的人，她们将消逝得无踪无影，剩下我单独一人统治全世界。可是她们的统治应该比我早；没有她们统治的时代，我的也不会到来。

人过去跟动物一样。从男人开始赏识女人的美以后，人才不再是动物了。但是女人在体力上比男人弱，男人却很粗野。那时候样样事都取决于体力。男人霸占了女人，开始赏识她的美。她变成了他的财产、他的物品。这是阿丝塔特的朝代。

男人在精神上越成熟，就越赏识女人的美，崇拜她的美。但是她的觉悟还没有提高。他只是赏识她的美。她还只能把他的思想当作自己的思想。他说唯有他才是人，她不算人，她在自己身上只看见珍贵的美色，而这美色却是属于他的，——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人。这是阿福罗底的朝代。

不过她已经开始觉悟到她也是人。当她心中稍微显露出一点人的尊严感的时候，她该是多么苦闷啊！因为她还没有被公认是人。男人还只是希望她做一个供他奴役的妻子。她说：我不愿做你的妻子！然而情欲逼得他向她哀求和屈服，他忘了自己并不把她当人，他爱她，爱这个不可接近、不能侵犯的贞洁的少女。可是她刚一相信他的哀求，他刚一跟她结婚，她又痛苦起来！她在他的手中，这双手比她的手有力，而他又粗鲁，他终于使她变成他的奴隶，他瞧不起她。她多痛苦！这是少女的悲伤的时代。

许多世纪过去了；我的姐姐——你认识她吧？她露面比我早，

——做了她应做的事情。她一向就在世间，她比所有的人都出生得早，世界上有人的时候，她早已诞生，她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工作。她的劳动是艰苦的，进步很慢，但是她不断地工作下去，进步便大了。男人变得比较理智，她人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自己是跟他平等的人，于是我诞生的时候到来了。

这是不久以前的事，啊，可以说是刚才发生的事。你知道是谁首先发觉我的诞生，并且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的吗？这是卢梭在他的《新爱路绮丝》中告诉人们的。人们从他的书上第一次听到了我的消息。

从那时起，我的王国扩大了。我治下的人还不多。不过我的王国正在迅速扩大，你可以预料到我总有一天会统治全世界。那时人们才能充分了解我是多么的美。现在承认我的权力的人还不可能服从我的整个意旨。他们被那些仇视我的整个意旨的群众包围着。如果他们了解和实现我的整个意旨，群众就要折磨他们，危害他们的生命。而我需要的是幸福，我不希望有任何的痛苦，所以我对他们说：不要做那使你们受苦的事吧，现在你们对我的意旨能了解多少算多少。千万不要害你们自己。

“可是我能够完全了解你吗？”

“是的，你能够。你的处境很幸福。你不用担惊受怕。你们可以做你愿做的一切。但是即使你了解我的整个意旨，我也不愿让你做任何对你有害的事情：你不必希望，你也不会希望做任何可能使那些不了解我的人来折磨你的事情。目前你完全满足于你现有的一切；你不想别的事和别的人，将来也不会想。我可以对你披肝沥胆。”（[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418页）

萨莫夸索失　（激动地）一般地说，女人是最好的……特别是现在，我们男人……有些消沉的时候。你可以相信我——我见过不少女人！我过去生活得很不好，很粗笨……回想起来不惭愧的事情很不多……在我的生活里，如果有什么美好的、纯洁的东西……那

就是你们……女人……我准备祷告上帝！求上帝保佑女人，因为在俄罗斯民族中没有再比女人更好的人了！（[苏]高尔基：《怪人》 《高尔基剧作集》第445页）

他心里想，在她的性格中有某种故作男性的东西，她那生活道路的某个地方，已经下定按照男子汉的方式来行事的决心。那些不幸女人出于自卫的需要，常常培育了这种决心。（[苏]西蒙诺夫：《没有战争的二十天》第189页）

不管哪里的姑娘都是一样，只要有两个以上的姑娘聚在一块，她们就会谁也不听谁的，各自拼命用又高又尖的音调大声说着，仿佛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是极端重要的话，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和听到似的。（[苏]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第6页）

……小市民妇女，不愿看人家欢笑，因为自己都是多愁善感的，她们百看不厌的是出殡和抹眼泪。至于在婚礼中，吸引她们的部分不是跳舞，而是新娘的伤感和眼泪。小市民妇女的生活就是这样：别人的眼泪比欢笑更会受她们欢迎，更容易被她们理解。 （[苏]革拉特珂夫：《水泥》第224页）

我忽然感到很苦恼。叶莲娜，这样一个庄重漂亮的姑娘，居然会屈服于别人的意志，这使我很惊讶。也许，在我们女人身上，深深地埋藏着一种逆来顺受、屈从于强力的劣根性，这种特性通过血液一代一代地传下来——至今何止一千年！我们怕失去依靠——不管靠得住还是靠不住，——怕嫁不出去。（[苏]A·安德列耶夫：《是非请人们评说》第65页）

有些妇女口头上总说：没有丈夫也能过得去，我不是男人的附属品，我自己可以过得很好，我能挣钱……是的，你能挣钱，你养家活

口，这都是事实。但是一个人生活，终究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有人会纠缠你，向你求爱，对你说种种的甜言蜜语。你得躲避这种种麻烦，得对付它们。可你的力量是有限的，你不能够永远防御下去。而且主要的是你也没有永远防御下去的决心。不管生活怎样欺骗了你。由于你的轻信不止一次地惩罚了你。但每次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还是想，甚至不是想，而是在你的内心里本来就一直期待着：也许这一次不会这样，也许这一次会很好呢……（〔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141页）

马尔斯琳　呀！你明白，对你我是没有秘密的！我们女性是热情的，可是胆小。尽管某种迷人的东西吸引我们去追求快乐，但最冒险的女人也感受她的内心有一种呼声在对她说："你要漂亮也成，只要你办得到，你要正经也成，只要你愿意，可是，你得叫人看得起，这是必要的。"那么，既然至少一定要叫人看得起，既然所有的女人都感觉这是最重要的事，那么我们先吓唬苏珊娜一下，说要把伯爵答应她的好处给嚷嚷出去。（〔法〕博马舍：《费加罗的婚礼》《博马舍戏剧二种》第105—106页）

马尔斯琳　（激动地）你们男人岂只是忘恩负义，你们以蔑视的态度来侮辱那些你们用来满足情欲的玩物，你们的牺牲品！我们女人年轻时代的种种过错，应该受惩罚的正是你们，你们和你们的那些法官。你们那些法官神气活现，因为有权利审判我们。由于你们的可恶的疏忽大意，我们所有的正当谋生的道路都给剥夺了。有没有一种职业留给不幸的女人？她们原有一种天然的权利，从事制造妇女装饰品的一切工作，而在这个行业里，现在却训练了成千上万的男工。

费加罗　（怒）他们甚至教兵士也刺绣！

马尔斯琳　（兴奋）就是在较高的阶层里，妇女也只受到你们嘲笑式的重视：拿表面上的尊敬来哄骗我们，实际上却把我们放在奴隶

的地位。在财产上，拿我们当未成年人看待；在过错上，拿我们按成年人惩罚！啊！从各方面看起来。你们对待我们的行为不是叫我们感觉可怕就是可怜！

费加罗　她有理！（[法]博马舍：《费加罗的婚礼》《博马舍戏剧二种》第184—185页）

“那是可能的，”我接着说，“没有比爱我们的情人更令人愉快的朋友了。而且，女人的轻松快活会打消男人的愁思。女人的风姿能驱散烦恼的魔影。女人的脸上总有那么一种诱人的魅力和信任的神情。女人的欢乐能使男人的欢乐变得更强烈。女人的笑容能消除男人额上的皱纹。女人的眼泪能平息男人的怒火。……”（[法]贝纳丹·德·圣彼埃尔：《保罗与薇吉妮》《法国中篇小说选》上册第77页）

当一个女人的风韵反映她的性格，二者谐和一致，尤其是听凭这份风韵自然表现的本人并没有存心矫揉做作时，那么，这便是十全十美的风韵所产生的效果了。（[法]司汤达：《红与黑》第41页）

妇女是凭着她心中的柔性本能——那种排除错误的资质，来领悟和言语的。谁也不能象妇女那样把话说得既甜美又深刻。甜美和深刻，整个女性也就在这里了；全部禀赋也就在这里了。（[法]雨果：《悲惨世界》第四册第1245页）

卖弄风骚的女人和卖弄学问的男人好比两个邻居。他们的关系可以从自命不凡的态度上看出来。（[法]雨果：《笑面人》上册第222页）

没有遇到幸运的人很难想象得到，如果没有不寻常的特殊理由，怎么能这样拿了两百万来随便乱用。他们不明了，如果说大多数的男

人首先在乎的是钱财，一位少女，尤其是一位生来就有钱，而从来又没有见过她父亲赚钱的少女，有时候就根本想不到钱是什么东西。（[法]缪塞：《爱莱丽娜》 《缪塞中篇小说集》第8页）

玛丽亚娜 一女个人，究竟算是什么呢？不过是人们一时的消遣品，不过象一只易碎的酒杯，里边装着一滴甘露，男人一饮而尽，然后随便一抛。一个女人，就是片刻的玩物！当男人碰到一个女人，不是可以说："又是快乐的一宵"吗？在对待女人方面，一个男人如果在女人面前低下头，自言自语地说："她可能使我终生幸福，"结果轻易把她放过去，这样的人，不就是个十足的书呆子吗？ （[法]缪塞：《任性的玛丽亚娜》 《缪塞戏剧选》第22页）

卡密儿 拜迪康，您懂得女人的心吗？您敢肯定她们没有准性儿吗？她们有时候说法变了，思想是否真的变了，您知道吗？有的人认为思想没变。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经常作戏，说假话。您瞧，我说的很坦率。您能断言，一个女人嘴上说谎，她的一切就都是虚假的吗？女人的天性既软弱，又急躁。人们对待她们十分严厉，在她们头上强加了各种清规戒律，这些您都好好考虑过吗？这个毫无头脑的小东西，在世情的逼迫下，不得不骗骗人。她们在迫不得已时才说谎。她们是不会把欺骗当成乐趣，有时为了消遣，有时由于任性说谎的。这一点，又有谁知道呢？ （[法]缪塞：《勿以爱情为戏》 《缪塞戏剧选》第271页）

女人的眼睛总是比较敏锐的，哪怕是对世上的坏事全然无知的最老实的女人有时也会突然闪现出惊人的睿智。 （[法]都德：《一个女人的沉沦》第85页）

两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之间，互相劝导是很难被对方接受的。

（[法]都德：《一个女人的沉沦》第86页）

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生活往往会出现突然的转折，她们的视野和观点都会因此而发生变化。（[法]都德：《一个女人的沉沦》第86页）

公爵　……我已经老早忘记了求婚的那一套法子，而且现在时世也不同了，所以我现在要请你教导教导我，怎样才可以使她那太阳一样明亮的眼睛眷顾到我。

凡伦丁　她要是不爱听空话，那么就用礼物去博取她的欢心；无言的珠宝比之流利的言辞，往往更能打动女人的心。

公爵　我也曾经送过礼物给她，可是她一点不看重它。

凡伦丁　女人有时在表面上装作不以为意，其实心里是万分喜欢的。你应当继续把礼物送去给她，切不可灰心；起先的冷淡，将会使以后的恋爱更加热烈。她要是向你假意生嗔，那不是因为她讨厌你，而是因为她希望你更加爱她。她要是骂你，那不是因为她要你离开她，因为女人若是没有人陪着是会气得发疯的。无论她怎么说，你总不要后退，因为她嘴里叫你走，实在并不是要你走。称赞恭维是讨好女人的秘诀；尽管她生得又黑又丑，你不妨说她是天仙化人。……（[英]莎士比亚：《维洛那二绅士》《莎士比亚全集》第一卷第131—132页）

安哲鲁　不，女人也是同样的脆弱。

依莎贝拉　是的，正象她们所照的镜子一样容易留下影子，也一样容易碎裂。女人！愿上天帮助她们！男人若是利用她们的弱点来找便宜，恰恰是污毁了自己。不，你尽可以说我们是比男人十倍脆弱的，因为我们的心性象我们的容颜一样温柔，很容易接受虚伪的印记。（[英]莎士比亚：《一报还一报》《莎士比亚全集》第一卷第321页）

阿德里安娜　为什么他们的自由要比我们多？

露西安娜　因为男人家总是要在外面奔波。

阿德里安娜　我倘这样对待他，他定会不大高兴。

露西安娜　做妻子的应该服从丈夫的命令。

阿德里安娜　人不是驴子，谁甘心听人家使唤？

露西安娜　桀骜不驯的结果一定十分悲惨。你看地面上，海洋里，广漠的空中，哪一样东西能够不受羁束牢笼？是走兽，是游鱼，是生翅膀的飞鸟，只见雌的低头，哪里有雄的伏小？人类是控制陆地和海洋的主人，天赋的智慧胜过一切走兽飞禽，女人必须服从男人是天经地义，你应该温恭谦顺侍候他的旨意。（[英]莎士比亚：《错误的喜剧》《莎士比亚全集》第二卷第13—14页）

俾隆　……从女人的眼睛里我得到这一个教训：它们是艺术的经典，知识的宝库，是它们燃起了智慧的神火。刻苦的钻研可以使活泼的心神变为迟钝，正象长途的跋涉消耗旅人的精力。你们不看女人的脸，不但放弃了眼睛的天赋的功用，而且根本违背你们立誓求学的原意；因为世上哪一个著作家能够象一个女人的眼睛一般把如许的美丽启示读者？学问是我们随身的财产，我们自己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学问也跟着我们在一起；那么当我们在女人的眼睛里看见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不是也可以看到它里边存在着我们的学问吗？啊！朋友们，我们发誓读书，同时却抛弃了我们的书本；因为在你们钝拙的思索之中，您，我的陛下，或是你，或是你，几曾歌咏出象美人的慧眼所激发你们的那火一般热烈的诗句？一切沉闷的学术都局限于脑海之中，它们因为缺少活动，费了极大的艰苦还是绝无收获；可是从一个女人的眼睛里学会了恋爱，却不会禁闭在方寸的心田，它会随着全身的血液，象思想一般迅速地通过百官四肢，使每一个器官发挥出双倍的效能；它使眼睛增加一重明亮，恋人眼中的光芒可以使猛鹰眩目；恋人的耳

朵听得出最微细的声音，任何鬼祟的奸谋都逃不过他的知觉；恋人的感觉比戴壳蜗牛的触角还要微妙灵敏；恋人的舌头使善于辨味的巴克科斯显得迟钝；讲到勇力，爱情不是象赫剌克勒斯一般，永远在乐园里爬树想摘金苹果吗？象斯芬克斯一般狡狯；象那以阿波罗的金发为弦的天琴一般和谐悦耳；当爱情发言的时候，就象诸神的合唱，使整个的天界陶醉于仙乐之中。诗人不敢提笔抒写他的诗篇，除非他的墨水里调和着爱情的叹息；啊！那时候他的诗句就会感动野蛮的猛兽，激发暴君的天良。从女人的眼睛里我得到这一个教训：它们永远闪耀着智慧的神火；它们是艺术的经典，是知识的宝库，装饰、涵容、滋养着整个世界；没有它们，一切都会失去它们的美妙。……（[英]莎士比亚：《爱的徒劳》《莎士比亚全集》第二卷第239—240页）

阿埃基魔　谢谢，最美丽的女郎　唉！男人都是疯子吗？造化给了他们一双眼睛，让他们看见穹窿的天宇，和海中陆上丰富的出产，使他们能够辨别天空中的星球和海滩上的砂砾，可是我们却不能用这样宝贵的视力去分别美丑吗？（[英]莎士比亚：《辛白林》《莎士比亚全集》第十卷第156页）

女人经常玩弄的各种鬼花头/无一不带着迷惑人的外貌/她们藏在肚子里的种种计谋/你跟她肚皮贴肚皮也无从知道/人们常讲的一句话你没听说过/女人嘴里的不字不过是信口说说。　要知道，女人和男人争斗胜/是争着犯罪，决不是争作圣人/她知道等到有一天她活够年龄/天堂不过是一句空话，天理良心/要是床上的欢乐光只是接吻/她们准会自己结婚，不要男人。（[英]莎士比亚：《乐曲杂咏》《莎士比亚全集》第十一卷第350页）

当然，德行比容貌要紧得多，我们应该时常提醒不幸身为美人的女子，叫她们时常记着将来的苦命。还有一层，男人们虽然把那些眉

开眼笑、脸色鲜嫩、脾气温和、心地善良、不明白世事的小东西当神明似的供举在家里，太太小姐们却佩服女中的豪杰；而且两相比较起来，女中豪杰的确更值得颂扬和赞美。不过话虽这么说，前面一种次一等的女人也有可以聊以自慰的地方，因为归根结底，男人还是喜欢她们的。我们的好朋友白费了许多唇舌，一会儿警告，一会儿劝导，我们却至死不悟，荒唐糊涂到底。（[英]萨克雷：《名利场》第130页）

这是上帝奇妙莫测的安排，在女人的天性里埋藏下这种远超过理智，同时又远不及理智的痴情；除了女人，谁还能懂得这样盲目的崇高的爱情呢？（[英]萨克雷：《名利场》第448页）

只有女人肯自己贬抑，自己认错，那种精神真是令人感动。她们把一切错处都揽在自己身上，却不怪男人不好，竟好象喜欢代人受过，打定注意保护那真正的罪人。女人天生懦弱，也天生不讲道理。你越是虐待她们，她们越待你好，虚心下气的男人，反倒受她们欺负。（[英]萨克雷：《名利场》第628页）

女人受的苦，男人是不了解的。好多女人天天得忍气吞声的受磨折，如果我们担当了其中的百分之一，只怕已经要发疯了。她们不断的做苦工，却得不到一点儿酬报；她们忠厚待人，只落得老是遭人作践；她们掏出心来服侍别人，不辞劳苦，也不怕麻烦，结果连一句好话也换不着。多少女人口无怨言的忍受这种煎熬，在外面还得笑咪咪的装没事人儿。她们死心塌地做奴隶，硬不起心肠来反抗，还不得不顾面子。（[英]萨克雷：《名利场》第717页）

唉，可怜的女人啊！在暗底下受压迫被牺牲的可怜东西啊！你们一辈子连绵不断的受罪，在卧房里就象在上拷问架子，到客厅里又象上了断头台。无论什么男人，一旦明白你们怎么委屈烦恼，怎么暗

地里受虐待，准会怜悯你们，并且感谢上天，总算他自己是个男子汉。（[英]萨克雷：《名利场》第721页）

说人们应当以宁静为满足是枉然的；他们必须有动作，假若找不到动作时，他们要创造出来。千百万的人受着比我还要静寂的厄运，千百万人默默反抗着他们的命运，没有人知道，除了政治反叛之外，在大地上的众生中，酝酿着多少其他的反叛。一般人总以为女人是很沉静的；但是女人正如男子一样感觉，她们需要运用她们的才能，需要一个努力的场所，正如她们的兄弟一样，太古板的约束，太绝对的死滞，也一毫不差地如同对于男子似地，使得她们吃苦；她们的更享有特权的同类要说她们只应当限于作布丁，织袜子，弹钢琴，绣口袋，那是心胸偏狭。假如她们要想比习俗所许可的做得更多，学得更多，而就去骂她们，笑她们，那是愚蠢无知的。（[英]夏洛特·勃朗蒂：《简·爱》第129—130页）

原来有的人，批评起事物来，虽然对于事物的本身没有明了的观念，而对于事物的关系却看得很清楚。……在世事人情的范围以内，禀有这种天赋的，大半是女人；她们能捉摸她们自己向来没有见过的世界，能估量她们仅仅听人说过的力量。我们叫这种天赋是直觉。（[英]哈代：《还乡》第251页）

我们说句实话——女人们受了这样耻辱以后，一般地总是照旧活下去，恢复了精神，又带着感到兴趣的眼光东望西瞧。有生命就有希望那种坚定的信心，“吃过亏”的人并不完全知道，象那般活宝贝儿空论家要我们相信的那样。（[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第144页）

……男人对于他们心爱的女人原本就常常心狠；女人对于她们心爱的男子也是一样。天地之间，有普遍的大狠心，从普遍的大狠心里又生出种种的小狠心；所谓大狠心，就象地位对于性格，办法对于目

的，今天对于昨天，将来对于现在，都是极不通融的情形。（[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第464页）

欧林纳太太　不行；您知道，明天我要接受他的求婚。我想，最好我能这样告诉他——嗯，我该怎么说呢？——年收入两千英镑，由一个远房堂兄——或者我第二个丈夫——或者说某个远房亲戚留给我的。这是另一种吸引力，是吗？温德米尔，现在是您向我献殷勤的好机会。但是你不擅长献殷勤。恐怕玛格丽特也不会鼓励您有这种好习惯。这是她的一个大错。见到女子不陪小心、不说软话的男人，他不会想到做风流荒诞的事。……（[英]王尔德：《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王尔德戏剧选》第42页）

温德米尔夫人　（站在壁炉旁）为什么他还不来？这样等候真可怕。他应该在这里。为什么他不在这里，用热情的语言来点燃我内心的希望之火？我感到冷啊——冷得象一个得不到爱的人。此刻阿瑟一定读到我的信了，倘若他对我有好感，就会来找我，会硬把我送回家。但他对我没有感情。他被那个女人捆住了手脚——被她迷惑了心窍——受她操纵了。一个女人想要操纵一个男人，只要迎合他身上最卑下的情感就行了。我们象敬上帝一样尊重丈夫，他们却抛弃了我们。有的女人对待他们如狼似虎，他们倒反而奉承和倾心于她们。生活多么可怕啊！……唉！我来这里真、真疯了，发疯极了。任凭一个爱上我的男人摆布？还是和我丈夫继续生活下去——他当众侮辱了我？我不知道哪一种境遇最糟。哪个女人知道呢？世上哪个女人知道呢？但是，我将献给他整个生命的这个男人，他会永远爱我吗？我给他带来了什么？失去了快乐表情的双唇，泪水模糊的双眼，冰冷的双手和一颗冰凉的心。我什么也不能带给他。我必须回家——不；我不能回家了，我的信已经把我置于他们的手掌中了——阿瑟不会要我回家了！那封致命的信啊！不！达林顿爵爷明天就要离开英国。我和他一

起走——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坐了片刻。然后惊跳起来，披上斗篷）不，不！我一定要回家去，随阿瑟怎样处置我好了。我不能等在这里。我来这里真是疯了。我必须马上离开。至于达林顿爵爷——啊！他来了！我怎么办？他会不会放我走？我听说男人都是下流的，可怕的……啊！（双手捂住脸）（[英]王尔德：《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王尔德戏剧选》第46—47页）

……她对自己的丈夫从来就没有什么感情，过去我认为她爱施特略夫，实际上只是男人的爱抚和生活的安适在女人身上引起的自然反应。大多数女人都把这种反应当做爱情了。这是一种对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产生的被动的感情，正象藤蔓可以攀附在随便哪株树上一样。因为这种感情可以叫一个女孩嫁给任何一个需要她的男人，相信日久天长便会对这个人产生爱情，所以世俗的见解便断定了它的力量。但是说到底，这种感情是什么呢？它只不过是对有保障的生活的满足，对拥有家资的骄傲，对有人需要自己沾沾自喜，和对建立起自己的家庭洋洋得意而已；女人们禀性善良、喜爱虚荣，因此便认为这种感情极富于精神价值。但是在冲动的热情前面，这种感情是毫无防卫能力的。（[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第146页）

当一个女人遭遇了并长期忍受了特别苛刻的经历时，女性的性格与人品，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命运，会有这样严酷的发展。如果她只有温柔，她便会死掉的。如果她要活下去，那种温柔不是从她身上排挤出去，便是深深地压碎在她的心里，永远不能再现出来，而这二者的表象是相同的。（[美]霍桑：《红字》第112页）

“要说我们女人可真倒霉，自小就给关在一个可着我们身量做的笼子里。无论走到哪儿，总也离不开这个笼子，在那里面，蒙住我们的眼睛，绑住我们的胳膊，把我们禁闭得严严密密的，叫我们任什么也干不了”。（[美]马克·吐温 查理·华纳：《镀金时代》第139

页）

一个女人既然可以变得无比的纯洁、温柔、善良，也就可以变得极端的卑鄙、残狠、凶恶。造物对于生儿育女的母亲真个是薄施厚与，把生命的种种可能都集中在她一人身上。在短短的几个紧要关节的年头里就可以决定：她日后是否能够过上一种光明灿烂、幸福甜密的生活，也可以决定：她将来是能够修仙得道呢，还是要堕落风尘。不错，世间尽有这样的女人，似乎既不能往上爬得太高，也不会朝下跌的太重，一辈子局限在习俗的樊笼里，使她的天性始终得不到特殊的发展。（[美]马克·吐温　查理·华纳：《镀金时代》第173页）

爱兰的生活并不舒适，也并不快乐，但她本不曾期望生活的舒适。至于不快乐，她也认为女人命该如此。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她早就已经承认了。财产是男人所有的，女人不过替他们管理管理。管理得好，名誉是男人得的，女人还得从旁称赞他能干。男人划破了一个指头，便要象雄牛一般大吼，女人养孩子，却只能闷声呻吟，为的是怕男人听见不舒适。男人可以粗声粗气地说话，可以喝得大醉酩酊，女人便须处处都原谅男人，还得低声下气服侍醉汉去睡觉。男人可以毫无忌惮，无话不谈，女人便须一直地柔顺斯文，吞声饮泣。（[美]马格丽泰·密西尔：《飘》第64页）

“孩子，你要知道一个女人经历过大难，实在是不幸的。因为她经过了大难之后，她就再没有什么可怕了。一个女人到了再没有什么可怕的时候，那就是大大的不幸。……”（[美]马格丽泰·密西尔：《飘》第537页）

女人总是惯受男子的抚爱/她们虽然不能选择高低/却能识别好歹/不管是金色鬈发的牧人/还是黑毛遍体的潘恩/只要机缘凑巧来临/丰盈的肢体/对他们一律平等。（[德]歌德：《浮士德》《浮士德》

第544页）

男人，应当有男人的骨气/不要象傀儡一样软弱无能/不要按上帝的兴趣和意愿/听信命运反复无常地玩弄/命运是只胆小狗，它只是狂叫/勇敢的人一跺脚，一威吓/它就马上缩起尾巴逃跑/不必怕，你还是大胆些吧！……男人，应当有男人的骨气/有自己的原则和自己的信仰/也许当你说出了这些真理/你的头颅会落到断头台上/我们坚如磐石，不怕大风袭击/原则和信仰比生命还要贵重/为了它，我们宁肯牺牲生命/只要能留下荣誉给后代子孙。（[匈]裴多菲：《男人，应当有男人的骨气》《裴多菲诗选》上第84—85页）

玛塞觉答道："……照你们说：我天生很美，害你们不由自主地爱我；因为你们爱我，我就应该也爱你们。你们是这么说，甚至这么要求我的。我凭上帝给我的头脑，知道美的东西都可爱。可是不能就说：因为他爱你美，你就也得爱他。也许爱人家美的，自己却生得丑；丑是讨厌的。假如说，因为我爱你美，所以我虽丑你也该爱我，这话就讲不通了。就算双方一样美，也不能因此有一样的感情。美人并不个个可爱；有些只是悦目而不醉心。假如见到一个美人就痴情颠倒，这颗心就乱了，永远定不下来；因为美人多得数不尽，他的爱情就茫无归宿了。我听说真正的爱情是专一的，并且应当出于自愿，不能强迫。……一个规矩女人的美貌好比远处的火焰，也好比锐利的剑锋；如果不挨近去，火烧不到身上，剑也不会伤人。贞洁端重是内心的美，没有这种美，肉体不论多美也算不得美。有人只图自己快活，费尽心力想剥夺意中人的贞操。贞操是身心最美的德行，一个美女难道因为男人爱她美，就该遂了他的心愿，不顾自己的贞操吗？"（[西班牙]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上册第100页）

帕斯库阿拉　……男人就是这样：他们用得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命根子，他们的灵魂，他们的心肝；他们的

欲火一灭，便叫我们吝啬鬼。好听的话没有了，只剩下难听的辱骂。（[西班牙]维加：《羊泉村》 《戏剧选》第18—19页）

罗拉 （走到他身边，一只手放在他的前额上）嗯！你哭了，男子汉？

上尉 是啊，尽管我是一个男子汉，我还是哭了！难道一个男人就没有眼睛？一个男人就没有手、四肢、感觉、思维和激情？难道男人和女人不是吃同样的饭活着，不是被同样的武器击伤？对同一个冬天和同一个夏天难道男女的感觉就不一样？难道你们拿刀砍我们，我们就不流血？难道你们胳肢我们，我们就不笑？难道你们放毒，我们就不会被毒死？为什么一个男人不能喊冤叫屈？为什么一个军人不能哭？因为那样做不象一个男子汉！为什么不象男子汉呢？ （[瑞典]斯特林堡：《父亲》 《戏剧选》第186页187页）

上尉 你一直就占着优势；你可以让我睁着眼对你施催眠术，以致我看不见，也听不见，只知道服从；你可以给我一个生土豆而叫我相信它是一个桃子；你可以迫使我把你可笑的念头当作天才的闪光；你完全可以腐蚀我，甚至让我去采取卑鄙的行动。因为你缺乏理智，不听我的忠告，而是肆意妄为。但是当我后来醒悟过来，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损害的时候，我就想用一种伟大的行动、一种业绩、一种发现或一次体面的自杀来消除这种现象。我曾经想去打仗，但是没有机会。在那种情况下我才投入了科学研究。现在，当我伸出手收获研究成果的时候，你却砍断了我的胳膊。如今我已身败名裂，不能再活下去，因为一个男人不能没有功名而生存。

罗拉 难道一个女人就可以吗？

上尉 女人可以，因为她有她的孩子，男人却没有。——但是我们和其他人都象孩子一样无意识地生活着，脑子里充满了空想、理想

和幻想；后来我们醒来了，这很好，但是我们醒来时脚却睡在枕头上，叫醒我们的人自己也是一个梦游症患者。女人上了年纪不再是女人的时候，下巴上会长出胡子。我不知道男人年纪大了不再是男人的时候，会长出什么来？早晨打鸣的雄鸡已不再是雄鸡而是阉鸡了。阉过的母鸡用鸣叫回敬阉过的公鸡的引诱。这样在太阳快要升起的时候我们醒来了，发现自己在皎洁的月光下的废墟中，完全象在美好的古代一样。这不过是在黎明时打了个盹儿，而且还做了个美梦，并不是真正睡醒。（[瑞典]斯特林堡：《父亲》《戏剧选》188—189页）

阿克尔　这话是确实的。但是，你想——一个青年的男子，在学校中长大起来，要他立刻具有女人们天性所需要的这一切温柔体贴，是不可能的。他不能在一天之内变成一个结了婚的男子，只能一步一步地变。他不能在片刻之间完全扫除掉他的老习惯，学会温存体贴的手段。初恋的灵感给了他这种能力，但是他总得学着去应用。我起初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粗心大意，直到把她从我身边吓跑了方才觉得。但是从此以后，我想要得到她的欢心，哪一种方法不曾用过？我曾费尽工夫，细心布置，试着从各方面去接近她——我试过用礼物来打动她的欢心，用悔过来求她怜爱——但是她愈来愈怕我，愈躲开我，这是你亲眼看见的。我的思想因为渴望，因为想发明新方法去打动她，用得疲倦了，却时时刻刻想着她，我对她的爱情有增无减，——但是，我的思想有时候也转入极大的绝望，甚至觉得我的一生是无望的了。在这种时候，我真需要有个人让我依靠——啊，麦昔尔德，在这种时候，你对我起了很大的安慰。（[挪威]比昂逊：《新婚的一对》《比昂逊戏剧集》第32—33页）

美狄亚　啊，你们科任托斯妇女，我害怕你们见怪，已从屋里出来了。我知道，有许多人因为态度好象很傲慢，就得到了恶意和冷淡的

骂名，他们当中有一些倒也出来跟大家见面，可是一般人的眼光不可靠，他们没有看清楚一个人的内心，便对那人的外表发生反感，其实那人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恶意呢；还有许多则是因为他们安安静静呆在家里。一个外邦人应同本地人亲密来往；我可不赞成那种本地人，他们只求个人的享乐，不懂得社交礼貌，很惹人讨厌。

但是，朋友们，我碰见了一件意外的事，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我已经完了，我宁愿死掉，这生命已没有一点乐趣。我那丈夫，我一生的幸福所倚靠的丈夫，已变成这人间最恶的人！

在一切有理智，有灵性的生物当中，我们女人算是最不幸的。首先，我们得用重金争购一个丈夫，他反会变成我们的主人；但是，如果不去购买丈夫，那又是更可悲的事。而最重要的后果还要看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好丈夫，还是一个坏家伙。因为离婚对于我们女人是不名誉的事，我们又不能把我们的丈夫轰出去。一个在家里什么都不懂的女子，走进一种新的习惯和风俗里面，得变作一个先知，知道怎样驾驶她的丈夫。如果这事作得很成功，我们的丈夫接受婚姻的羁绊，那么，我们的生活便是可羡的；要不然，我们还是死了好。

一个男人同家里的人住得腻烦了，可以到外面去散散他心里的郁积，（不是找朋友，就是找玩耍的人，）可是我们女人就只能靠着一个人。他们男人反说我们安处在家中，全然没有生命危险，他们却要拿着长矛上阵：这说法真是荒谬。我宁愿提着盾牌打三次仗，也不愿生一次孩子。（[古希腊]欧里庇得斯：《美狄亚》 《悲剧二种》第13—14页）

女人，你曾用美使我飘泊的日子甜柔/也曾用纯朴的恩慈接受我到你近边/就象那不相识的星星用微笑欢迎了我/当我在凉台上独立凝望着南方夜晚的时候。 （[印度]泰戈尔：《诗选》第95页）

我们用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办到，有

时候还要经过翻译过程；就是这样，也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能准确地表达；如果缺乏表达能力，还常常发生错误。但是她那双黑黑的大眼睛，根本不需要翻译——就能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表现出来。（[印度]泰戈尔：《饥饿的石头》第126页）

二 人与社会

(1)生活用自己的不成文法支配人类

——人生真谛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59页）

那里虽然没有书给我看，却还有安闲容得我想。待到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头者而开的活路；我也还未忘却翅子的扇动，虽然比先前已经颓唐得多……。（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二卷第121页）

子君有怨色，在早晨，极冷的早晨，这是从未见过的，但也许是从我看来的怨色。我那时冷冷地气愤和暗笑了；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而对于这空虚却并未自觉。她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二卷第122—123页）

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与真实，只要得了光明与真实，什么东

西什么境界都不危险。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愚暗是达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障碍，也就是人生发展的障碍。（李大钊：《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李大钊选集》第216—217页）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李大钊：《牺牲》《李大钊选集》第247页）

人间的生活，是时时刻刻变化的，也可说前进，也可说是退化的，在一定的生活方式中，总不会长久。而且也是人们天性中所不喜悦的，因此人的思想与行为，乃日日在变化不居之内。（王统照：《十五年后》《王统照文集》第一卷第108页）

生活也好似行程。青山绿水，本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疾风迅雷，清阴暖日，就是平平常常一时一节的心绪，也有几多自然现象的反映。何况自然现象比社会现象简单得多，离人生远得多。社会现象吞没了个性，好一似洪炉大冶，熔化锻炼千万钧的金锡，又好象长江大河，滚滚而下，旁流齐汇，泥沙毕集，任你鱼龙变化，也逃不出这河流域以外。（瞿秋白：《饿乡纪程》《瞿秋白诗文选》第23—24页）

人生的经过，受环境万千现象变化的反映，于心灵的明镜上显种种光影，利综闪铄，光怪陆离，于心灵的圣钟里动种种音响，铿锵递转，激扬沉抑。（瞿秋白：《赤都心史·序》《瞿秋白诗文选》第101页）

世界是现实的，人是活的。

生活是“动”，求静的动，然而永不及静的。正负两号在代数中是相消的，在生活中是相集的。进取工作，脑血筋力鼓动膨胀发展时，人觉积极的乐意，——是生活；疲惫怠荡弛缓时，人觉消极的休息，——是死灭。这第一式中虽相对，然而凡“一切动时一切生”动而向上，动而向下，两端相应，积极消极都是动。所以欣然做工者，憩然休息者，忿然自杀者都在生活中。永不及静，是以永永的生活。

（瞿秋白：《赤都心史》 《瞿秋白诗文选》第191页）

白秋英 林先生，您的痛苦处我也有些理解了。可是叫我把什么话安慰您好呢？……时常听得人家说悲哀是一种宗教，没有受过悲哀洗礼的人，反而是世间挺不幸的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家里也有过几次变故，但都不算我自己演出来的悲剧，我所知道的人生，都是非常肤浅的。也许对人生没有感到过绝望的，也感不出人生的欢喜吧。……（田汉：《咖啡店之一夜》 《田汉选集》第14页）

新的生活，总是惹人去再等待那更新的。 （丁玲：《阿毛姑娘》 《丁玲短篇小说选（上）》第94页）

……生活这位老师，它的测验谁也看不见。它测验你的思考是否周密？测验你的智慧又有多高？测验你的心胸是否忠诚？又测验你的毅力有多少？……

而生活和历史的老师又多无情！它的试题决不容你挑选，也不让你补考。 （柯蓝：《测验》 《早霞短笛》第202页）

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又多么芬芳/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何其芳：《生活是多少广阔》 《中国新诗选》第215页）

渐渐，她清醒一些，开始思索半个月以来的遭遇。人生为什么是这样的冷酷、残暴？她竭尽了全副勇气刚刚逃出了那个要扼杀她的黑

暗腐朽的家庭牢笼；想不到接着又走进了一个更黑暗、更腐朽、张大血口要吞食她的社会。一切有为的青年，不甘心堕落的青年将怎样生活下去呢？天地如此之大，难道竟连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的立锥之地都没有？ （杨沫：《青春之歌》第36页）

生活从来不肯掩饰自己，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它都会使你陷进去，叫你认识它，叫你尝尝它的滋味。 （高晓声：《磨牙》 《高晓声1982小说集》第68页）

一个人，哪怕是最喜爱沉默的人，最厌烦交往的人，也不能忍受这种长期与世隔绝的死一般的境地。那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生活啊！在你四周，没有人脸，没有响声，除了自己没有活物，好象世界上的生命都已经死亡，什么都不存在了。 （谌容：《永远是春天》第87页）

生活往往对不贞的人报以刻薄的嘲讽。 （古华：《芙蓉镇》第213页）

生活就象天上变幻着的云彩，永远不会是一个样儿。人，也不会永远是一种情态。 （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第164页）

有时，我觉得，人生本身就是无数的冒险的元素组成的，冒险多了，人生经验丰富了，人生也变得多彩。你没有风雨之行，那有风雨的经历！你经历了风雨，才知道风雨的动人心魄，既吓人又不可怕，如果风雨要来，怕与不怕都是一样的，那么，你怕什么呢？ （彦火：《风雨行》 《枫杨与野草的歌》第88页）

生活就象缠绕着的合股绳索一样，把许许多多矛盾着的头绪拧在一起，也许在这一股上彼此谁也碰不着，但在那一股上，必然会纠缠

得难解难分。（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上册第386页）

人生的意义在于攀登，在于时时和阻力搏斗，尤其是和自身的性格弱点搏斗。原谅自己的弱点，只能使自己更缺乏本来就缺乏的素质。对自己要苛刻，要冷酷！不能使自己的生活成为他人生活的复制品，也不能使今天的生活成为昨天的生活的复制品。（陈祖芬：《一个成功者的自述》《陈祖芬报告文学选》第164页）

人生只有在斗争中才有价值……受过痛苦，才能得到报酬。（[俄]赫尔岑：《谁之罪？》第173页。）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不了解生活。生活本身将触动您，碰到您，把您从享清福的安乐中唤醒——有时候甚至是很粗暴的。（[俄]冈察洛夫：《悬崖》第39页）

“烟，烟”，他反复说着，忽然间他觉得一切都是烟，一切，无论是他个人的生活，还是俄国的生活——人世间的一切，特别是俄国的一切。他想：一切都是烟和蒸汽；一切似乎在不停地变幻，到处都有新人的形象，一些现象追赶着另一些现象，而实质上，始终还是老一套；一切都匆匆忙忙急着奔向什么地方——然而什么也达不到，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另一股风吹来，——一切又奔向相反的方向，在那边，同样是一场孜孜不倦、激动兴奋，然而却是——毫无必要的游戏。（[俄]屠格涅夫：《烟》第195页）

宁可做一个不幸的人，知道一切，也不要做一个幸福的人，而过着……傻瓜的生活。（[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第646页）

既然人生具有一切乐趣的全部人生，在我面前敞开来，可何必在这个狭窄的、闭塞的框子里奋斗和劳作呢？（[俄]列夫·托尔斯

泰：《战争与和平》第777页）

假如我们承认人类生活可以用理性来支配，生活的可能性就被破坏了。（[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1905页）

“生活是恼人的牢笼。一个有思想的人到了成熟时期，对生活有了成熟的感觉，就不能不感到他关在一个无从脱逃的牢笼里面。实在，他从虚空中活到世上来原是由不得自己作主，被偶然的条件促成的……这是为什么呢？他想弄明白自己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人家却甚么也说不出来，或者跟他说些荒唐话；他敲门，可是门不开。随后死亡来找他，这也是由不得他自己做主的。因此，如同监狱里的人被共同的灾难联系着，聚在一块儿就觉着轻松得多一样，喜欢分析和归纳的人只要凑在一起，说说彼此的骄傲而自由的思想来消磨时间，也就不觉得自己是关在牢笼里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智慧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的快乐。”（[俄]契诃夫：《第六病室》《契诃夫小说选》下卷第422页）

辰光尚早，在城市上空依然充满着生活的嘶哑喧阔声。在这生活里多余的东西数不胜数，而必需的东西却又微乎其微。（[苏]高尔基：《不愉快的事情》《高尔基文集》第二卷第212页）

“生活是残酷无情的。……生活就是奴隶争取自由与老爷维护权力的斗争。因此，生活不可能是温存静谧的，只要还存在着老爷和奴隶之分，生活就不会是善和美的！……”（[苏]高尔基：《监狱》《高尔基文集》第五卷第94页）

“只要生活的统治者还沉溺于自己的权势，奴隶们还沦于无权……生活就不会公正、美好。做奴隶和做老爷都同样是有害的和可耻的……在人想通这个道理之前，生活必将是充满恐怖和残忍的！”（[苏]

高尔基：《监狱》《高尔基文集》第五卷集94页）

生活是有趣的，如果从外部来说，没有谁来掐着脖子逼你，从自身来说，你能同自己周围所有的人友好相处，这样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享受了。（[苏]高尔基：《混乱》《高尔基文集》第六卷 第299页）

思考生活和生活本身是同样痛苦的。（[苏]高尔基：《我的大学》《高尔基文集》 第十六卷第41页）

尼尔 我要怎样，就强迫它怎样回答。你别吓我！我比你更亲切、更明白地知道，生活是困难的，有时候，生活是残酷得可恨的，象狂放的粗暴的力量压迫人，这一点我是知道的。这一点我也不欢喜，这使我发怒！我不要这样的规矩！我知道，生活是严肃的，但并不是已安排好的事情……为了把生活安排好，生活要求我拿出全部力量和才能。我并且知道，我并不是勇士，不过是一个诚实、健康的人，但是我还是要说：没有关系！我们会胜利！我要用我全身全心的一切方法来满足我闯进生活最深处的愿望……把生活捏成这样、那样，对于那个干涉一下……对于这个帮助一下……生活的愉快便在于此！（[苏]高尔基：《小市民》《高尔基剧作集》第124页）

老实说，虽然我已二十六岁，但我却还不知道什么是生活。说错、笔误和错误妨碍我对正文的理解。我发现了许多畸形的现象，看见了仇恨、粗野，但是却没有看见主要之点：我少年时代曾梦想过、我在监狱里也依稀看到过的东西正在实现。生活在任何时候都不同于幻想。算命的女人常说“命线”；这种线的确存在——不是在手掌上，而是在一个人的命运中，而且你发现它、认清它的时间愈早，你的疑虑就愈容易冰释。这种线的组成成份不仅有崇高的思想，也还有

真实的事件，不仅有吸引力，也还有排斥力，不仅有冲动的热情，也还有理智。常言道，目的会证明手段的正确，但是这句话我却最不爱说，因为我非常清楚，手段可以改变任何目的。我现在所想的只是个人、人民和世纪的命线的准确性。（[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二部第39页）。

必须善于把现代生活同轰动一时的新闻区别开来，把革新精神同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就会显得陈腐的这种或那种新东西区别开来。（[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二部第56页）。

任何别人的生活最终都是通过本人的，甚至是并不相象的生活展现出来的。（[苏]西蒙诺夫：《没有战争的二十天》第60页）。

生活从主流里面泛滥出来，分裂成无数的支流。很难预料到，生活将要把叛逆的和狡猾的步伐向哪一条支流送去。今天生活正在浅下去，就象小河通过浅滩地方，淤到使你可以看见小河的讨厌的沙底，——但是明天又会变成满潮的、富饶的河流…… （[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448页）

生活总是用自己的不成文法支配着人类。（[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478页）

如果不是女人们如此明显地表现出自己奴性的驯顺，那些高傲的男人也许会崇高得多，他们当中的畜类也许会少得多！……不过，可能是我过于苛求，或许是人类具有完美道德的时代还没有来临，在生活之门上，还有许许多多尖锐的棱角和钉子，无论是人的尊严，还是自尊心，还是自豪感，都会在上面碰得头破血流…… （[苏]A·安德列耶夫：《是非清人们评说》第3页）

生活就象一条小河，漂送着我们向前。狭谷中，水流是那样湍急；浅滩处，又是那样平缓；阳光照射，水面上波光粼粼，一颗颗小石闪闪发亮，仿佛在开颜欢笑。（[苏]A·安德列耶夫：《是非请人们评说》第166页）

吵嘴与争执大概也象关心和温情那样自然——似乎有个人站在我们头顶上，调节着我们的生活，使它别那么矫揉造作，别那么平淡无味，也别过份激烈。（[苏]A·安德列耶夫：《是非请人们评说》第167页）

波丽娅突然发现——尽管她还不会确切地表达，生活本身永远比任何空想都更聪明，更有说服力。而人们呢，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总是喜欢用空想去夸大真理的美，去渲染恶的畸形。（[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上第38页）

人类的天职总是巧妙地创造各种机会，让人们在实现历史目标的过程中，培养自己的能力和胆略。（[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第104页）

依我的见解，安生的生活根本是没有的，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至今也没有。安生的生活同人是不相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安，各有各的不安。只不过有的严重些，有的轻微些。（[苏]巴巴耶夫斯基：《野茫茫》第369页）

“私人财产，富裕的物质生活，可能的话，在私人小汽车旁边还有喂得肥肥的公猪，这些仅仅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宏伟大厦旁边的一种所谓附属建筑物。是的，我也不否认，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许多坏的丑的东西。我们有刑事犯、酒鬼、贪污者，并且他们也是在苏维埃政权下长大的。因此民警、法庭和监察机关目前还有不少工作可做。

但是那又怎么样？要知道，社会性的生产和集体劳动——这是我们生活基础的基础。象‘我的土地、我的犁、我的耙’这样一些概念早就被人忘记了，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苏]谢苗·巴巴耶夫斯基：《哥萨克镇》第一部第147页）

“一般来说，人人都知道，孩子是生活的花朵，可是做父母的痛苦常常促使这些花朵枯萎。说到父母的痛苦，我并没有失言。这里就产生一个合理的问题：在我们美好的时代怎么也有痛苦呢？是的，正是有痛苦，也正是我们美好的时代！” （[苏]谢苗·巴巴耶夫斯基《哥萨克镇》 第301页）

在这样的时刻，他觉得生存的全部意义，包括他本人往长来短的一生、他的亡妻的一生、他那年轻的孙女儿以及一切人的生活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注入全部心力并为他人所知的主要活动，而在于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使每一个人生来就萌芽的永恒形象不模糊、不颤动、不歪曲。 （[苏]亚·索尔仁尼琴：《癌病房》第二部第586页）

生活就是生活。应当教会人们善于克制自己。 （[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82页）

但是我却坚定地相信/生活——不只是一种负担/如果你能用心/作一面盾/猛向前当头拦住时间…… （[苏]弗·德·齐宾：《“眼眨了一眨……”》 《苏联当代诗选》第640页）

使人痛苦的事，莫过于自解自慰，以病痛为不可避免、药物为无用、命运为不可更改、天意为不可违背，并且以为人生本来是不幸的。这就是用人生本来就可怜这种想法，来嘲笑减轻痛苦的意愿。不如令心智脱离思索，不从人的理性，却从人的感性方面去医治。 （[法]孟德斯鸠：《波斯人的信札》第55页）

平凡而刻板的生活，久而久之对一个最冒险的人也免不了有影响。人总是适应自己的境遇的，早晚会忍受生活的平庸。（[法]巴尔扎克：《邦斯舅舅》下册第266页）

世界上的大事往往简单明了，不难说明，人生的琐碎事儿却需要许多细节才能解释。（[法]巴尔扎克：《都尔的本堂神甫》《都尔的本堂神甫 比哀兰德》第21页）

人生好象无际的海洋。人有时候跟一条光杆船一样。良心是这条船的铁锚。可悲的是铁锚——良心——的链条也可能挣断。（[法]雨果：《笑面人》下册第561页）

“听着，戈拉·雷比阿先生，”奈维尔姑娘有点感动了，“既然你是个孩子，那么我就象对待孩子似的对待你。我小的时候，母亲给了我一个我一心想着的美丽的项圈；可是她对我说：‘每逢你戴上这项圈的时候，便得想一想你还不懂法文。’于是那项圈在我眼里使损失了一点价值。在我看来，它已变成一种疚戒了；可是我仍然戴着它，结果我学会了法文。你看见这个指环吗？这上面有一块从金子塔里找出来的埃及的蜣螂形宝石。这个你或许会当做酒瓮那一类东西的古怪图样，意义是‘人生’。我们国家里有许多人，他们觉得埃及的象形文字都是很有道理的。旁边的这个，是一个盾和一只握着矛的手臂：它的意义是‘斗争’。这两个字连起来，便成了我觉得是很好的格言：‘人生就是斗争’。……”。（[法]梅里美：《高龙芭》第65页）

……然后，她好象是回答她自己心中的问题似的，自语说：

“您瞧，人生从来不象意想中那么好，也不象意想中那么坏”。

（[法]莫泊桑：《一生》第248页）

固然，他一向是力求真诚的，但光是想要真诚还不够：问题是要真能做到；而一个人对人生毫无认识的时候，又怎么能真诚呢？（[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二册第11页）

一个人生在一个太老的民族中间是需要付很大的代价的。他负担极重：有悠久的历史，有种种的考验，有令人厌倦的经验，有智慧方面与感情方面的失意，总之是有几百年的生活——沉淀在这生活底下的是一些烦闷的渣滓。（[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三册第183页）

他发现自己领悟了：生活很令人厌倦，生活中的每条道路都是一篇急就章，人们的清醒生活，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用来照着自己的脚下的。（[英]威廉·戈尔丁：《蝇王》第86页）

人生宛若庆祝节日或从事送葬的行列，人人各就其位，在司仪长的指挥下前进。但最大的困难在于那些副司仪老是按照错误的原则来安排这汇集起来的庞大的人群。这个人群远比发生政治骚动时蜿蜒在街道、公路上的无休无止的行列要长得多。他们的安排是那么古老，其起源远非人们所能记忆，也无历史记载可供查考。这样的安排，直到如今，只是由于他们本能地感到有什么不对和模模糊糊地想到有什么改进方法，才略有修改。这样的安排使人生的行列自开始行进以来老是产生骚动。这个行列的成员纯粹是以外部条件分类的。因此，正是这种安排原则把许多人从他们应有的位置上撵去了。（[美]霍桑：《人生的行列》《霍桑短篇小说集》第447页）

胜利，联合，信仰，一致，时间/不可分解的结合，富裕，神秘/永恒的进步，宇宙和现代的传说。这便是生活/这便是经过了多少苦痛的痉挛之后出现于表面的东西/多么新奇！多么真实啊/足下是神圣的土地，头上是太阳。（[美]惠特曼：《从巴门诺克开始》《草

叶集选》第12页）

注：

①巴门诺克：印第安土人对长岛之旧称，为惠特曼的故乡。

有时生活把你抓住/把你变成一支说话的芦笛/你不愿意也得说出/你从未料到那么真实的话。（[美]弗雷德里克·莫根：《生活》《美国现代诗选》第752页）

艾德蒙　理智，让它见鬼去吧！我们都有糊涂虫。我们要理智做什么？……（凝视着前方）我一直想到雾中去。走出一半路就看不见这所房子了。你绝对不会知道房子就在这儿。也看不见马路上所有的房子。我只看到前面几尺远，我看不见一个人影。一切东西看起来，听起来就象是假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它的本来面目。这正是我需要的——我独自一个人呆在另一个世界里，在那儿真理和谬误一个样，现实生活也可以逃避。在港口外面，沿着海滩上那条路走，我甚至失去了在陆地上的感觉。雾与海好象结合成一片。我好象在海底下散步似的。好象我早已淹死了。好象我是属于雾的鬼魂，而雾又是大海的鬼魂。做一个鬼中之鬼，倒是感觉得特别的和平与安宁。（他看到父亲正以交织着焦虑和愠怒的责备目光凝放着他。他嘲弄地咧嘴笑着。）别这么大眼瞪着我，好象我疯了似的。我的头脑清醒，讲的是理智。如果人们能够逃避的话，有谁又想去探察人生的丑恶面目呢？希腊神话里有合为一体的三个蛇发女妖，谁看到她们的脸，谁就会化为顽石。还有一个人身羊足的牧羊神。你一看到他，立刻就要死去——这就是说，一当你看到人生的秘密，你就心如死灰——你只能象鬼魂一样生活下去。（[美]奥尔尼：《漫长的旅程》《漫长的旅程·榆下树的恋情》第212—214页）

培尔　过多的知识造成愚昧，怯懦的幼苗会开出残酷的花。真理倘若

走了极端，就等于让智慧的柱子头朝下。是啊，姑娘，相信我的话，世间有些人一头扎在灵魂里，然而却缺乏洞察力。我的话倘若不真实，我的名字就不叫培尔！我就认识这么一个人。他真是出类拔萃，满口的漂亮言词。然而到头来他还是迷失于自己的花言巧语之中。看看环绕这块绿洲的广袤沙漠。倘若我摘下头巾轻挥两下，我就会把五洋四海召唤来，让这里遍地是水。可我干嘛动手去创造大陆和海洋？那是不折不扣的愚蠢勾当。孩子，你晓得什么是人生吗？

安妮特拉　不晓得。请你指示。

培尔　在时间的长河里，一直能让自己不下沉，脚也不沾湿，这就是人生。只有在青年和壮年时代，我还能保持自己的本色。岁月使大鹰翅膀上的羽毛脱落，岁月使老翁患上风湿症，岁月使老妪掉了牙，岁月使悭吝鬼的手指骨瘦如柴，并且使所有的人的灵魂枯萎。青年时代呀！我以酋长的身份统治。我充满了青春的火力，以没受过挫折。那时我不是在棕榈树和蔓藤下面的“金特王国”，而是在一个少女的更加碧绿、更加清新的初恋情思中。因此，亲爱的安妮特拉，你就明白我何以对你如此垂青。我何以接受你那颗充满柔情蜜意的心，并且在里面建立我最神圣的辖区。我必须了解你的每一想望，独占你的爱情。你只能属于我，作我的囚犯，象宝石嵌在金项链上那样。咱们一分手，人生就告结束。——或者，至少对你来说是如此。你的生命的每一根纤维，你的每个细胞和毛细孔都隶属于我，任听我驱使。你那比午夜还要黑的头发，你的姿容，你身上能叫我迷上的一切，将把我——你的酋长，吸引到一个比巴比尔的空中花园还要瑰丽的幽会地点。因此，很幸运，你是这样一个小傻瓜。凡是有灵魂的总要把精力花在内省上。谈到这儿，给这只金镯子吧，让它套在你那漂亮的踝节上。这样，你我都感到惬意。除了我以外，没有一个灵魂能占有你。不然的话，就保持原状。（[挪威]易卜生：《培尔·金特》第120—123页）

可是，我刚刚说过，一切痛苦毕竟是懦弱的表现，在坚强有力的生活感召下自会悄悄隐退，我们肉体里面留存着的生活感召似乎远比我们精神里面所有的求死之意更为强烈。（[奥地利]茨威格：《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斯·茨威格小说选》第336页）

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真实和虚构混杂在一起。这种虚构，有的是上苍造成的，有的是自己产生的，有的则是周围人们制造的。生活本身就是五花八门的矛盾集合——有自然的也有人为的，有想象的也有现实的。 （[印度]泰戈尔：《饥饿的石头》第96页）

人生，是苦难和爱的庭园/温柔，包含在暴 戾的 心间。（[日本]福士幸次郎：《复苏》 《日本现代诗选》第228页）

群星不怕显得象萤火虫那样。（[印度]泰戈尔：《飞鸟集》第10页第48条）

(2)让生命富有生命

——人生态度

富贵尊荣/忧患谅独多/富贵尊荣/忧患 谅 独多/古人所懼/丰屋蔀家/人害其上/兽恶网罗/惟有贫贱/可以无他/歌以言之/富贵忧患多。（嵇康：《代秋胡歌诗》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79页）

君不见河边草/冬时枯死春满道/君不见城上日/今暝没尽去/明朝复更出/今我何时当得然/一去永灭入黄泉/人生苦多欢乐少/意气敷腴在盛年/且愿得志数相就/床头恒有沽酒钱/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贵贱

付皇天。 （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 《鲍参军集注》第230页）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曾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 《鲍参军集注》第231页）

有耳莫洗颍川水/有口莫食首阳蕨/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李白：《行路难》三 《李太白全集》第189页）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江水亦应西北流。 （李白：《江上吟》 《李太白全集》第374页）

笑矣乎/笑矣乎/赵有豫让楚屈平/卖身买得千年名/巢、由洗耳有何益/夷、齐饿死终无成/君爱身后名/我爱眼前酒/饮酒眼前乐/虚名何处有/男儿穷通当有时/曲腰向君君不知/猛虎不看机上肉/洪炉不铸囊中锥。 （李白：《笑歌行》 《李太白全集》第412页）

悲来乎/悲来乎/天虽长/地虽久/金玉满堂应不守/富贵百年能几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坟上月/且须一尽杯中酒。 （李白：《悲歌行》 《李太白全集》第414页）

抑余更有说焉：凡为人必思出苦，更于苦中求乐；凡为鬼必愁鬼趣，更于趣中望生乃可。若但得饱便足，得钱便欢，则志在钱饱耳，何时得离此苦趣耶？醉饱有时，幽愁长在。吾甚为诸鬼虑之。 （李

赞：《焚书·祭无祀文》 《焚书续焚书》第126页）

人生南北多岐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风流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这一首词，也是个老生常谈。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1页）

……天之生人，其赋性受性异于禽兽，故古之君子，战兢怵惕以自保其灵明，性恐失坠，而终其身常在忧惧之中。自善其身矣，而又不忍同类之颠连，乃始出其身以先觉乎天下。其身虽在崇高，而心实存乎抑畏；其外虽若逸豫，而内更益其劬勤。若是者，何也？凡以为天下之民，非为己也。是故不必富贵，不必不富贵。贵则施泽及一世，贱则抱德在一身；富则有以自厚其生，贫则有以自处其约。时其天明，则与物皆昌；时其阴闭，则与物皆塞。爵廪之来也，吾不拒，其去也，吾不留；其来也，吾不以一毫而增，其去也，吾不以一毫而减。故可富，可贫，可贵，可贱，而吾之修身励行，要不以一朝且变易也。（刘大櫆：《答吴殿麟书》 《桐城派文选》第161页）

人世之好尚，匪我之心思所能测度也。目无不欲色，而色之美者未必爱；耳无不欲声，而声之希者未必听；口无不欲味，而味之和者未必嗜；鼻无不欲臭，而臭之芳者未必佩。故有以无盐而滥厕于深宫，以下里而和者数千人，以创痂之秽污，而啮之流血，以大臭之无能与居，而随之不能去。好恶者，存乎己者也；诽誉者，存乎人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岂我之能为谋乎？今夫星纪之运，江淮之流，日夜奔趋，无时而止息。彼世之勤求富贵以为尊荣也，自我观之，好逸而恶劳，喜安而惧危，贪生而怖死，人之情也。仕宦者舍逸即劳，

去安生而入于危死之地，自以为荣，吾不知其荣也，自以为尊，吾不知其尊也。（刘大櫆：《答吴殿麟书》《桐城派文选》第163—164页）

武则天　我以前有过一个时期是喜欢《道德经》的，曾经陶醉在那种恬淡无为的乐趣里。后来我领会到人生的意义不是在恬淡无为，而是在生动有为，所以我的想法也就改变了。但您却走着相反的道路。您不怕把您的眼睛完全搞瞎吗？（郭沫若：《武则天》第44页）

阮嗣宗/哭途穷/刘伶欲醉酒/挥袖两清风/嵇康对日抚鸣琴/腹中饥火正熊熊/一东，二冬/人贱不如铜。

天风吹/海浪流/满怀悲愤事/聊以寄箜篌/神州原来是赤县/会看赤帜满神州/朋友，朋友/努力事耕耘！（郭沫若：《哀时古调》《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第346页）

趣味是须经旁人判定的呢，还是在于本身的体会？这似乎无须讨论，当然，在于本身的体会；别人固然可以代我判定，但是没有办法使我与他同感。

……

人总爱做点有趣味的事，藉以消解种种的劳困与无聊。（叶圣陶：《骨牌声》《叶圣陶散文甲集》第57—58页）

玩世是以物待物，高兴玩这件就玩这件，不高兴就丢在一边，态度是冷酷的。……认真处世是以有情待物，彼此接触，就以全生命交付，态度是热烈的。要谈到“生活的艺术”，我想只有认真处世的人才配……。（叶圣陶：《记佩弦来沪》《叶圣陶散文甲集》第131页）

用热情与真诚面对生活的人，得到的报酬是充实的生活，犹如打足了气的皮球。丰富的，是他，伟大的，是他。（叶圣陶：《愤愤》 《叶圣陶散文甲集》第158页）

我只是狂喜地大踏步地向前——向前——口里唱着暴烈的，粗伧的，不成章的歌调/来，我邀你们到海边去，听风涛震撼太空的声调/来，我邀你们到山中去，听一柄利斧砍伐老树的清音/来，我邀你们到密室里去，听残废的，寂寞的灵魂的呻吟/来，我邀你们到云霄外去，听古怪的大鸟孤独的悲鸣/来，我邀你们到民间去，听衰老的，病痛的，贫苦的，残毁的，受压迫的，烦闷的，奴服的，懦怯的，丑陋的，罪恶的，自杀的——和着深秋的风声与雨声——合唱“灰色的人生！”（徐志摩：《灰色的人生》 《徐志摩诗集》第71页）

世纪末的思想家说：——你先要发见你自己，自己发见了以后，就应该忠实地守住着这自我，彻底地主张下去，扩充下去。环境若要来阻挠你，你就应该直冲上前，同他拚一个你死他活，All or Nothing！不能妥协，不能含糊，这才是人的生活。（郁达夫：《屐楼》 《郁达夫文集》第二卷第193页）

小顺儿的妈虽然只有二十八岁，可是已经饱经患难。她同情老太爷的关切与顾虑；同时，她可也不怕不慌。她的心好象比她的身体老的多，她看得很清楚：患难是最实际的，无可幸免的；但是，一个人想活下去，就不能不去设法在患难中找缝子，逃了出去——尽人事，听天命。总之生在这个年月，一个人须时时勇敢的去面对那些危险的，而小心提防那“最危险的事”。你须把细心放在大胆里，去且战且走。你须把受委屈当作生活，而从委屈中咂摸出一点甜味来，好使你还肯活下去。（老舍：《四世同堂》第一部第23页。）

感情若容许我们散步，我们也不可缺少方向的认识。散步即无目

的，但得认清方向。放荡洒脱只是疲倦的表示，那是人生某一时对道德责任松弛后的一种感觉，这自然是需要的，可完全不是必需的！多少懒惰的人，多少不敢正视人生的人，都借了潇洒不羁脱然无累的人生哲学活着在世界上！我们生活若还有美处可言，只是把生命如何应用到正确方向上去，不逃避一切人类向上的责任，组织的美，秩序的美，才是人生的美！生命可尊敬处同可赞赏处，全在它魄力的惊人。表现魄力是什么？一个诗人很严肃的选择他的文学，一个画家很严肃的配合他的颜色，一个音乐家很严肃的注意他的曲谱，一个思想家严肃去思索，一个政治家严肃的处理当前难题。一切伟大制作皆产生于不儿戏。一个较好的笑话，也就似乎需要严肃一点才说得动人。一切高峰全由于认真才能达到。谁能缺少这两个字？人人都错误的把快乐幸福同严肃认真对立，多以为快乐是无拘束的任性，幸福是自由，严肃同认真，却是毫无生趣的死呆。严肃成就一切，它的对面只是轻浮。至于快乐和幸福，总常常包含了严肃和轻浮两者而言；轻浮的快乐，平常人同女子才用得着，至于一个有希望的男子，象样的男子，他不会要这个的！他一切尽管严肃认真，从深渊里探索他所需要的东西，他有他那一分孤独伟大的乐趣？你想想，在你生活中缺少了严肃，你能思索什么，能写作什么？…… （沈从文：《若墨医生》《沈从文文集》第四卷第285页）

这种人生观的基础，应当建筑在对生命能作完全有效的控制，战胜自己被物欲征服的弱点，从克制中取得一个完全独立的人格，以及创造表现的绝对自主性起始。由此出发，从优良传统去作广泛的学习，再将传统长处加以综合、融会贯通，由于虔诚和谦虚的试探，十年二十年持久不懈，慢慢得到进展，在这种基础上，必会得到更大的成就。（沈从文：《一个传奇的本事》《沈从文散文选》第393—页394）

与晚风、明月为友，这种趣味是不能用文字描写的。可是真正能

够做到与晚风、明月也为友的，就只有那些以海为家的人！我虽不能以海为家，但做一个海上的过客，也是幸事！ （巴金：《海上生明月》 《巴金选集》第八卷第19页）

我吃猪肉，但是我厌恶猪。生活在污秽里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吃着睡着，睡着吃着，把自己养肥，以便给人们作食料。这样的东西我无论如何是不能爱的。 （巴金：《猪》 《巴金选集》第八卷第275页）

丧乱的时代固使人忧郁，但忧郁并不能藉忧郁解放，解放忧郁的惟有笑。……

至少，凡笑者，就表现着他尚有生活的胆和力。有为的新青年，实当从能笑的人们中求之。不但要能幽默地微笑，还要能尽情地大笑。 （徐懋庸：《不惊人集·笑》 《徐懋庸选集》第一卷第83页）

如有的思想家所说，贫困本是可以祝福的，因为它象健身房中的运动器，它锻炼人们的精神，发达人们的才能。一个穷人的奋斗，往往能超越一个生长于奢侈中的青年。至少，穷人们是都靠自己的劳力而生活的。 （徐懋庸：《打杂集·失去的机会》 《徐懋庸选集》第一卷第275页）

为什么我要提出乐观的重要呢？为什么我要做一个快乐的说教者呢？

如个别的人一样，整个人类也负担着“他”的过去的生活的重压。那悲伤的，沉郁的，绝望的旧世纪。那迷失中的叫喊和病痛中的呻吟。那黑夜。为着更勇敢地去迎接曙光，去开始新的一日的工作，我们所唱的歌应该是快活的、响亮的、阳光一样明朗的调子。

这是很不同于无知的快乐和幼稚的欢欣的。这是由于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而且从残酷、艰辛和黑暗当中清楚地看见了美好的未来。（何其芳：《论快乐》 《何其芳散文选集》第107页）

……

这样的人多少有点不幸。他的日子同精力都白白地浪费在期待一个时刻上，那个时刻对于他好象是一笔横财，那一天临到了，将要偿还他失去的一切。于是他弃掉那一刻以前所有的日子而无所作为。也许真的那一刻可以令他满足，可是不知道他袋子内所有的时间已经接近花尽了。我的心不免替他难过。

一条溪水离开它保姆的湖泊启程时，它就喃喃地，冲击地，发光地往平坦的地方流去。在中途，一根直立的芦苇可以使它发生一个漩涡，一块红砂石可以让它跳跃。它不怕时间象风磨一样转，经过无数曲折，不少别的细流汇集添加，最后才徐徐带着白沫流入大海里。它被人赞赏，决不是因为它最后流入了海。它必然要入海。诗人歌颂它的是闪光和青春；哲学家赞扬它的是力量和曲折。这些长处都显现在它奔流过程中的每一刻上，而不是那个终点。……

忽略了最完全最长的一节，却专门守候那极小的最后的一个点，这个最会讲究利益同价值的人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自己的价值。

……最完善的意义就是一个时间的完善加上又一个时间的完善。生命的各个细节综合起来才表现得出生命。同各个音有规律地连贯起来成为乐曲，各个色有规律地组合起来成为一幅画完全一样。专门等待一个最后的美好时刻，就好象是在等待一个乐曲完善的收尾同一幅画最后有力的笔触，但忽略了整个乐曲或整幅画的人怎么会在最后一刻完成他的杰作？

故此我要强辩陨星的生命不是短促的。我说它那摇曳的成一条银色光带逝去的生命比任何都要久长。它的每一秒都没有虚掷，它的整个存在都在燃烧，它的最后就是没有烬余，它的生命发挥得最纯净。如果说它没有一点遗留，有什么比那一闪而过的美丽的银光的印象留在人心里还要深呢？

过着一千年空白日子的人将要实实在在地为他自己伤心，因为他活着犹如没有活着。（严文井：《给匆忙走路的人》《山寺暮》

第17—20页）

大概不少人都是喜欢对自己搞一些装饰打扮的。某些人喜欢装饰，更多的是出于情感上的需要，因为他们认为可以从装饰打扮中获得一种愉快。把头发烫得弯弯曲曲，在嘴唇上染上一些红胭脂，可能使别人感到“漂亮”，引起别人的愉快，但更多的可能是自己认为这样做准能引起别人的羡慕而使自己感到愉快。（严文井：《谈悲哀》 《山寺暮》第120页）

人生就是跋涉/人生就是开拓/人生就是与苦难争斗角逐/假如因我们承受苦难/能使后代免于受苦/那就是我们无上的幸福（邵燕祥：《荒原》 《青海湖》一九八三年10月号）

时间呀，时间不会倒流/生活却能够重新开头/莫说失去了很多/我的旅伴，我的朋友/明天比昨天更长久！（邵燕祥：《假如生活重新开头》 《中国新诗萃》第273页）

生活也是同样的道理，离乱动荡，灾祸频仍的时期过后，接着就是兴旺发达，繁荣昌盛的年代；人也不能例外，经受了疾风暴雨的磨炼，会更坚强，更勇敢地去生活、去战斗，去迎接明天，去创造未来。（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下册第753页）

我喜欢赛马，喜欢人类骑着骏马英勇而文明地拚搏，英勇而文明地互相追赶，互相超越，生活假如没有追赶和超越，那它还有什么生气和光辉，它将象没有波涛的死海，没有花草的荒原。（刘再复：《赛马》 《深海的追寻》第20页）

构成一年的每一天，都是庄严的。

……

时间来得庄严，我们应该以庄严的心情迎接，以庄严的步伐迈进，从一个阿拉伯字母走向另一个阿拉伯字母，从一个白昼郑重其事地迈向另一个白昼。

……

新的月份牌也象一张瑜洁的白纸，白纸可以填上最美最好的画图，月份牌也可以留下庄严而绚美的足迹。如果白纸不填上色彩，永远是一张白纸，所谓最美最好的画图，变成了一句空话；月份牌如果没有留下可贵的印迹，那么，它也仅仅是一份月份牌而已。（彦火：《新的月份牌》《枫扬与野草的歌》第92页）

不要在那里踱步　天黑了/一小群星星悄悄散开/包围了巨大的枯树　不要在那里踱步梦　太深了/你没有羽毛/生命是不出死亡的深度　不要在那里踱步　下山吧/人生需要重复/重复是路　不要在那里踱步　告别绝望/告别风中山谷/哭，是一种幸福　不要在那里踱步　灯光/和麦田边新鲜的花朵/正摇荡着黎明的帷幕　（顾城：《不要在那里踱步——给厌世者》《朦胧诗选》第115页）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被判决了的声音：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北岛：《回答》《北岛诗选》第25页）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不顺心时暂且克制自己/相信吧，快乐之日就会到来。我们的心儿憧憬着未来/现今总是令人悲哀/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而那逝去的将变为可爱。（[俄]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普希金抒情诗选集》下第113页）

好象有一个什么东西在我心中/永远沸腾着、成长着。希望与忧思/也总在不停地困扰着我这心胸/但这是为什么？我觉得人生本是/短暂的，我时时害怕，怕我来不及/完成一件什么工作！——在我的心里/生的渴望比命运的痛苦更强烈/尽管对别人的生活我一向轻蔑。（[俄]莱蒙托夫：《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 《莱蒙托夫诗选》第55页）

您认真地想想：您就是给闲逸毁了的。您必须逃避闲逸的生活。一个无所寄托的人怎么能够在人世间生活得下去呢？总该尽一份不管什么样的责任。 （[俄]果戈里：《死魂灵》第436页）

一个人没有一定的工作，总是耐不住的。动物认为它的整个工作就是生存，而人只有在得到工作的机会时，他才认为生活是有意义的。 （[俄]赫尔岑《谁之罪？》第10页）

被一种强力的思想打开了眼界的人，生活是决不会白白过去的……虽然今天和昨天一样，毫无变化地过去，但忽然向后面回顾一下，知道自己通过的距离长得可怕，其间实有甚大的得失，不禁为之一惊。 （[俄]赫尔岑：《谁之罪？》第122页）

“如果把一切都压缩成为必要的、重要的东西”，赖斯基继续说，“那生活将会多么贫乏，多么枯燥！只因为人类发明种种东西，增加到生活中去，才使生活显得美好。抛弃制度，程式，丢掉你们那

枯燥无味的规矩，才会有愉快……”（[俄]冈察洛夫：《悬崖》第29页）

人们互相把“善于生活”当作一大功劳，也就是善于“装样子”，有权在现实中应当怎样做人而偏偏“不做”。人们把善于生活叫做本领，就是和所有的人搞好关系，大家你好我好，善于把见不得人的东西藏起来，把适合于给人看的东西亮在外头，也就是调动在此时此刻为这种性质的活动所需要的一切因素，好比按琴键，大部分人却是不懂什么音乐的。

杜新生活着，却没有想到他是善于生活的，正象莫里哀笔下的《贵人迷》没有想到“说话就是散文”，他不问这样对他好还是不好，一样过日子。正如聪明而又有洞察力的薇拉简短而准确地断定的：他是一个“人”。（[俄]冈察洛夫：《悬崖》下册第984页）

他对世界上的其他一切都看不见，不闻不问。可是他会出人头地，慢慢儿当权，取得高官厚爵的。……这就是我们的所谓前程！可是把人糟蹋了，他的智慧、意志、感情——都有什么用？简直是浪费！他会这样生活一辈子，可内心里有许多东西却不敢动一动……而且一辈子从十二点到五点在衙门里办公，八点到十二点在家里办公——真是不幸！（[俄]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第29页）

看来似乎走不到，结果还是到达了目的地。要是人人都能仔细想一想，那就会相信，对生活确实不必过分认真。（[俄]米·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第29页）

因为您自己对我说过，只有在您有条理的生活秩序受到破坏的时候，您才会感到寂寞。您这样准确无误地、有规律在安排您的生活，因而寂寞也好，苦恼也好……任何令人难过的感觉，都不可能在您的生活里占有位置。（[俄]屠格涅夫：《父与子》第126页）

对他来说，对他这个心荡神迷、魂不守舍的懒汉来说，我和您向往的生活，他根本不屑一顾。他认为这是一种贫乏得可怜的生活，连想也没想到将来他可能也会有朝一日发起愁来，到那时他为换取哪怕一天这种可怜的生活，将不得不奉献自己所有的幻想岁月，而且并不是为着欢乐，为着幸福，那时将无心再去考虑什么悲愁、悔恨和难以遏止的苦恼了。然而目前那严峻的时刻还没有来临，他暂时一无所求，因为此时他超乎所有的欲望，兼备一切，十分满足；由于他本身就是自己生活的雕塑家，每时每刻都在随意按照新的决断创造着生活。是啊，多么轻巧、多么自然就创造出一个神话般的幻想世界！仿仿这一切简直就不是幻影！实际上，有的时候他宁愿相信整个这种生活并不是心情兴奋的结果，不是海市蜃楼，不是幻想的错觉，而认定这一切就是现实中真正存在的！（[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白夜》《白夜·别人的妻子，床下的丈夫》第39页）

如果你想受人尊敬，那么首要的一点就是你得尊敬你自己；只有这样，只有自我尊敬，你才能赢得别人的尊敬。（[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第249页）

在总的生活进程当中，所谓崇高的感情、高尚的追求，比起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而且它本身根本就是由那种对利益的追求构成的。（[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98页）

假如一个人生来没有某种癖好，或者现实生活没有不管他本人的心愿如何而给他养成那种癖好，他是不可能凭着意志勉强把它创造出来的，而要是没有爱好，任何事都不会做得如同应有的那么好。（[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273页）

不过，凭着利害打算，凭着责任感，凭着意志的努力，而不是凭着天性的爱好做出来的事情，结果总是没有生气的。用这个办法，只能消灭什么东西，正如你对自己所做的那样，却不能创造什么东西。（[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283页）

吉娣觉得整个世界都变了。她不放弃她所学到的一切，但明白她想照她的愿望生活，那只是自我欺骗。她仿佛猛醒过来，觉得要不装假，不说假话，维持她理想的精神境界，那是多么困难哪。她感觉到她所生活的世界充满悲伤、疾病和垂死的人，又是多么叫人难堪。她为了爱这个世界而作的努力，确实使她很痛苦。（[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298页）

我们住在城里，空气恶浊，十分拥挤，写些无聊的文章，玩“文特”——这一切岂不就是套子吗？至于在懒汉、搬弄是非的人、无所事事的蠢女人中间消磨我们的一生、自己说而且听人家说各式各样的废话——这岂不也是套子吗？（[俄]契诃夫：《套中人》《契诃夫小说选》下卷第686页）

在那些日子里，我经常感到自己仿佛停滞不前，经常带着青年人的急燥性子惊讶地自问：在我周围这个莫名其妙的、永恒的大千世界中，在过去与未来的无限中，在巴图林诺以及我个人这种空间和时间的局限中，我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我看见，我和任何人的生活只是日与夜、工作与休息、相会与闲聊、愉快与烦恼，有时是一些所谓大事件的互相交替，是各种印象、景物和容貌的杂乱无章的堆积，而这些东西又不知为什么和怎么样只有最微小的一部分留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生活只是毫不连贯的思想与感情的不断奔流，片刻也不让我们安静。它是对过去的紊乱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模糊和猜测。而且，它还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其中仿佛也包涵着生活的某种真谛、意义和目的，但主要的还是怎么也不能捉摸和表达的东西。因此，生活也就是一种

永恒的等待，不仅等待幸福，等待十全十美的幸福，而且还等待一种东西，这种东西一旦到来，那么生活的真谛和意义就会突然全部显露无遗。“您，正象占卜书上说的，向往得太远了。”的确，我心中完全向往生活。为什么？也许，正是为了追求这个意义吧？ （[俄]伊万·蒲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第174页）

生活依旧在向纵深发展，可是它的发展是缓慢的，因为你们没有力量和本领去加快它的运动。生活在发展，人们也在日益学习提出问题。谁去回答他们的问题呢？本应该是你们这些冒充的圣徒们去回答的。但是，你们对生活的了解达到了能够向别人解释它的程度了吗？你们明白自己时代的要求吗？你们对未来有预感吗？为了唤醒那被龌龊的生活所毒害的、精神沮丧的人，你们又能说些什么话呢？他精神颓唐、对生活的兴趣不高、过高尚生活的愿望也在涸竭，他现在想生活得象猪一样简单。而且，你们听见没有，当别人说出理想这个词时，他却厚颜无耻地发笑：人已成为肉和厚皮囊包裹着的一堆骨头了，而推动这一堆肮脏的骨头的不是精神而是淫欲。需要关心他——快点！趁他还是一个人时候，帮助他生活！但是，为了激发他对生活的欲望，你们能做什么呢，如果你们也只会诉苦、呻吟、辱骂或无动于衷地描绘他如何腐化的话？生活的上空散发着腐烂的气味，心中充满胆怯和奴才气，智慧和双手为懒惰的软绳子所捆绑……在这龌龊的混乱中你们带进来什么呢？你们是多么渺小，多么可怜，你们又是这样多！啊，但愿出现一个具有火热的心和具有强大而又包罗无遗的智慧的严肃而又至亲的人！但愿在可鄙的静默的窒息气氛中象钟声一样响起了预言，也许就能震动一下活尸们的卑劣灵魂吧……” （[苏]高尔基：《读者》 《高尔基文集》第二卷第300页）

为什么我要诞生、要活着、要冥思苦想和博学多知，要自诩为生活的局外人而暗自得意，满以为比别人更深刻地洞察生活，更透彻地谙知生活……而现在竟然愿意投身于现实生活，尽情地享用人世的喧

器，以全部身心来领受它，和大多数人一样，成为那种麻木不仁、目光如豆和庸俗可鄙的人，与他们同流合污，人云亦云，亦步亦趋，而且和他们一样，不知不觉地渐渐接近死亡和走向死亡，寿终正寝？为什么？谁需要这一切呢？总而言之，谁需要每个人的生命？花开花谢，使人赏心悦目，可以说，这是百花的使命。但是人生在世，随着阅历的增加，变得日益充实，内心世界变得更为丰富，他的使命究竟是什么？他为谁而活，为谁终日劳碌，最后从地上回到地下去，把自己的全部劳动成果遗留给到时候也会离开人世的后人？总之，为什么要活着呢？”（[苏]高尔基：《与世隔绝》《高尔基文集》第三卷第49页）

滴答，滴答！

人的生命短暂到了荒谬可笑的程度。该如何生活呢？一些人逃避生活，另一些人则全心全意地献身于它。前一种人到了晚年精神贫乏而且缺少值得回忆的往事，而后一种人则在这两方面都是富有的。两种人都是要死的，倘若谁也不把自己的才智和心血无私地献给生活，那么就没有人会在死后留下什么东西……这样，在您临终之日，时钟将要冷漠地，一秒秒地计量着您弥留的时刻——滴答！而在这几秒钟里还会有新人出世，一秒钟内会有几个新人出世，而您已不复存在了！除去您那将要发散着臭气的躯体外，生活里不会留下您的任何东西。难道您的自尊心能够容忍这种只是把您抛进生活，随后又硬把您拉出去，使您身不由己地听任摆布而毫不愤慨吗？倘若您有自尊心，并由于屈从时间的暗中左右而甚感羞耻的话，那么您就在生活中留下能对您永志不忘的东西吧。想想您在生活中的作用吧，譬如，一块砖头制成了，随后它便一动不动地被砌在一幢房子里，然后又化为尘土而消失了……当一块砖头是既枯燥而又卑俗的，不是吗？您若富于理智与感情，而且想要在生活中体验到许多思想感情充盈、奋发有为的美好时刻的话，您就不要象一块砖头那样吧。（[苏]高尔基：《时钟》《高尔基文集》第三卷第131页）

在时钟的不息的运动中没有静止之点，——我们能把什么称作“现在”呢？头一秒钟产生之后，第二秒随即接踵而来，把第一秒推进未知数的无底深渊……

滴答！您成为幸福的了。滴答！痛苦又犹如烈性毒药注入了您的心中，倘若您不努力用某种清新活泼的东西来充实您生命中的每一秒钟的话，这痛苦就可能伴随您一生，乃至您的有生之年的时时刻刻。忧愁是有诱惑力的；它是一种危险的优先权；有了它，我们往往就不再去寻觅别的更高、更符合人的称号的权利了。而忧愁又是如此之多，以致便宜得几乎无人问津了。所以忧愁未必值得宝贵，倒是应该用比较新颖和更有价值的东西来充实自己，不该这样吗？忧愁是贬了值的资本。不要对任何人埋怨生活吧，因为安慰之词很少能包含一个人所要追求的东西。当一个人同妨碍他生活的事物进行斗争时，生活便会比什么都更加充实，更有意义。在斗争中，苦闷无聊的时刻便会不知不觉地飞驰而去。（[苏]高尔基：《时钟》 《高尔基文集》第三卷第130页）

世上再没有比时钟更加冷漠的东西了：在您出生的那一刻，在您尽情地摘取青春幻梦的花朵的时刻，它都是同样分秒不差地滴答着。人自生下那天起就一天天地接近死亡。而到了您在临终前喑哑地呻吟着的时候，时钟也还将枯燥而平静地计算着分分秒秒。在时钟的冷冰冰的计时声中——您仔细听听吧——有一种无所不知而又对所知的东西感到厌倦的意味。无论什么东西，什么时候，都不能使时钟为之动情或感到可贵。它是那样无动于衷，所以我们若要生活，就该为自己建造另一种充满感受、思索和行动的时钟，用它来代替这个枯燥、单调、以愁闷来扼杀心灵、带有责备意味和冷冷地滴答着的时钟。（[苏]高尔基：《时钟》 《高尔基文集》第三卷第130页）

年轻人，我希望一切值得关心的东西都不要从人的记忆中消失。

而生活中的一切都值得你关心，也值得我关心。生活不甚坚实，我们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在生活中没有依靠，正是因为我们不关心人哪，我的先生……”（[苏]高尔基：《公墓》《高尔基文集》第六卷第115页）

我怀着一颗赤裸的心在生活的卑鄙的仇恨和污秽中行走，宛如走在尖利的钉子和碎玻璃碴上。有时，我觉得我是在第二次生活，从前，我一度生活过，我了解一切，我无所期待，我再也看不到任何新事物。

然而，我还是想生活下去，看一看纯洁、美好的东西：正如世界优秀作家的书上所讲的，它是存在的，所以，我应该去寻找它。

当生活象一片经过火灾的旧废墟一样肮脏难看的时候，只得用自己的心灵、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想象力去清扫它，修饰它，——这就是我最终得出的结论。（[苏]高尔基：《英雄》《高尔基文集》第六卷第398页）

我很爱人们，不愿使谁痛苦。但我们不能伤感，也不能把严峻的现实掩蔽在美丽的谎话中去生活。正视生活吧！把我们灵魂和头脑之中所有好的东西，人性的东西，都融化在生活之中。（[苏]高尔基：《在人间》《高尔基文集》第十五卷第641页）

有人说，从树木后面看不见森林；这同从森林的后面看不见树木是一样正确。在阅读一七九三年的法国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国民议会、正直不阿的罗伯斯庇尔、革命广场上的断头台、无裤党人发表滔滔演说的俱乐部、抨击政敌的小册子、阴谋、战斗。就在这一年，菲力蒲·列彭正在实验室里研究瓦斯；塔尔玛正在排演伪古典主义的悲剧；追求时髦的女人正在试戴饰有缎带的新帽；而家庭主妇们正在城里东跑西颠地寻找不知去向的食品。（[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二部第9页）

实际上，一个人所需要的幸福是并不很多的。（[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1939页）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苏]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327页）

有的人，生活得就象拉大车似的，哼哧哼哧，愁眉苦脸。对什么都不满意。什么事儿都不能让他高兴，对什么人都嫉妒，跟所有的人都挺凶，对自己就更厉害。这哪儿是什么生活——简直是活受罪！你有了什么东西，无论多少，都应该心满意足。要高高兴兴的。要是以后再有了别的、更好的东西——那不就更高兴啦？按着这条生活路子走，你瞧着，准保没错儿。（[苏]A·安德列耶夫：《是非请人们评说》第80页）

那些头脑简单、没有理想的人确实很单调。这些人在生活上是市侩，工作上官僚：一切都按部就班，精打细算，循规蹈矩，四平八稳，而更主要的是，都平安无事。一个人不可能总是感到幸福，但他可以总是保持平安无事。幸福并不在于享有幸福，而是在于争取幸福、追求幸福。（[苏]A·安德列耶夫：《是非请人们评说》第173页）

我希望什么吗？我希望咱们的生活永远都不要那么单调。我希望生活别象一个上了发条的机器，天天都一样。早上、中午、晚上……早饭、午饭、晚饭……学校、上班、宿舍……暗淡得就象一堵不透亮的墙。有人能习惯这样的生活，甚至还觉得很幸福。（[苏]·A安

德列耶夫《是非请人们评说》第173页）

人活着为了什么？有人说为了幸福，我看不对，应该是为了心地纯洁。幸福，是对纯洁的最高奖赏和补充。那么纯洁又是什么？我看应该是消灭战争，不再尔虞我诈，弱肉强食……因为在长途行军中，每个人都要变弱的，对吗？还应该是夜不闭户，永远同友人为伍，而不必谨防仇敌；即使当人们同生命告别的时候，他们也应该面带笑容，而不是心怀诅咒……（[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下第529页）

从童年的最初时日起，他就感觉到生活不是一个快乐的、无忧无虑的节日，而更多时候是一连串漫长的、忙忙碌碌的干活儿的日子，这需要忍耐。在一切生活道理中，他理解了最重要的一条，这就是要坚持，要忍耐。大家生活都不容易，大家都在忍耐，你也要忍耐！（[苏]梅列日：《沼泽地上的人们》第22页）

大家知道，人的记忆力是会逐年衰退的，它的色彩会黯淡下来，仿佛被太阳晒褪了色一般，许多事情都将淡忘。正在成长中的一代土岗人确信，在他们的故乡今天所有的一切，是自古以来早就如此的，这是不足为怪的。有人行道的、栽着杨树的漂亮的列宁大街，一向是铺着柏油的；镇上一向有四所学校，其中一所是音乐学校；一向是有商店、汽车库、机器厂、别斯特鲁德涅夫卡和它那装有煤气和自来水的城市型房屋；镇郊有乳品厂，镇上有幼儿园和托儿所——没有这一切，谁也无法想象怎样能生活下去！他们还确信，田野里也象今天一样，一向有拖拉机和康拜因在工作的；一向是有综合乳品厂、综合养禽场和综合谷物场的；大路上，载重卡车一向是成群结队尘土飞扬地在行驶的；无论往哪儿看，都是电和马达，马达和电，如今没有这个怎样生活！年轻的和不年轻的土岗人都如此习惯于土岗镇所发生的那些变化，他们是那么确信他们的生活是可靠的、不可动摇的，因而他

们不久就会忘却叶甫多基姆·别格洛夫的惨死和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的离开"土岗"农庄。他们认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在土岗镇还是已经不在，镇上的生活将依然如故，因为没有那种可以破坏一点或改变一点这种生活的力量。 (〔苏〕谢苗·巴巴耶夫斯基：《哥萨克镇》第二部第445页)

有时会听到有人说："哈，我生活过得多好，玩得真舒服！"或者说："啊，过去的生活多好呀，衣服多漂亮，人多么开心！"但是仔细想一想，问一问，你在自己的生活中留下了什么痕迹，你做了什么有益于人的事？那就会发现，你不过是象蝴蝶那样悠闲地过着散漫的生活，或象青虫那样靠着太阳和土地的恩赐到处乱爬，吃光一切东西罢了。不，生活的快乐并不在这里！……

也有些垂头丧气的人，他们长吁短叹，说现在的生活平庸灰暗，感到无聊。这是说谎！一个什么事也不干的人才会感到无聊。一个给别人工作的奴隶才会感到无聊。一个为自己工作、为自己的人民做有益事业的人是不会感到无聊的。

不论是在基辅，还是在这个车站上，生活都会同样过得有意义，只要你愿意使生活过得有意义！…… (〔苏〕亚历山大·鲍依琴柯《青春》第490页)

"听我说，你要老老实实回答我。世界上有各种各样你所享受的或者希望能享受的幸福……譬如说，象我这样的女人，你不是从我身上得到过享受吗？还有家庭，这也给你带来享受。还有阿格拉菲娜的房子，你希望得到它，把它看作是最根本的享受……还有去墨西哥，你一直在争取，我知道，而且争取到了，你完成了一件别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你得到了它，象得到了一个以前无法亲近的女人……还有莫斯科的其他职位，这可以给你更大的享受，你一直在朝思暮想……不过，告诉我：如果在所有这些东西中间要你挑选一样，你会挑选什么？"

“这是个古怪的猜谜游戏。你问这干吗？”

“我不过是想知道。想知道应该怎样生活。你是教会我生活的老师，最后一次告诉我吧：应该放弃什么？先放弃什么，再放弃什么？女人，家庭，产业，旅行，权力……你最需要的是什么？”（[苏]尤·特里丰诺夫：《老人》第156页）

其实，生活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孩子们从小就应该养成义务感。瓦莉娅还说，即使未来世界变得纯净无瑕，不再有恶的存在了，子孙后代也不该只是根据继承法消极地承受一切，他们应该负起严格的义务：保护并且成倍地增殖先辈的劳动成果。（[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上第221页）

人生是神圣的，不应该只是满足于个人的温饱和安乐。他强调说，对于大众的幸福，个人的痛苦是微不足道的，脱离多数人，追逐个人的幸福是卑鄙的……。（[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上第384页）

不错，一个人染上了一种嗜好，什么烦恼，什么无名的愁闷，都再也伤害不到他的心。你们之中凡是没法再喝到欢乐的美酒的人，不妨想法去搅上一个收藏的癖，不管收什么（连招贴都有人在收集呢！）；那时你即使没有整个儿的幸福，至少能得些零星的喜悦。所好谓癖，就是快感的升华。（[法]巴尔扎克：《邦斯舅舅》上册第18页）

在伦理学家心目中，他这种生活是情有可原的。人必须在某方面有点满足才能活。一个毫无嗜好，完全合乎中庸之道的人，简直是妖魔，是没有翅膀的半吊子天使。（[法]巴尔扎克：《邦斯舅舅》上册第24页）

假如在社会上和自然界中一样，一切都应当有一个目的，那末确实有些人的目的和用处是不可解的。无论道德观点或经济观点，都排斥只消费而不生产的人，都不允许有人在世界上占着一个位置而既不为善也不作恶，因为恶也是一种善，只是后果不立刻显露罢了。（[法]巴尔扎克：《都尔的本堂神甫》《都尔的本堂神甫　比哀兰德》第27页）

艰苦的生活能教育人，能启发人。（[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一册第138页）

人们总是责备艺术家如何怪诞不经，天生任性，说他们因为厌恶习俗而和人们格格不入；然而，谁又谈到过那些成天无所事事的小市民如何用滑稽可笑的异想天开，用蠢而又蠢的怪癖来填补他生活中的空虚？（[法]都德：《一个女人的沉沦》第17页）

有人夸耀门第，有人夸耀技巧/有人夸耀财富，有人夸耀体力/有人夸耀彩妆，丑怪尽管时髦/有人夸耀鹰犬，有人夸耀骏骥/每种嗜好都各饶特殊的趣味/每一种都各自以为其乐无穷/可是这些嗜好都不合我口胃/我把它们融入更大的乐趣中/你的爱对我比门第还要豪华/比财富还要丰裕，比艳妆光彩/它的乐趣远胜过鹰犬和骏马/有了你，我便可以笑傲全世界/只有这点可怜：你随时可罢免/我这一切，使我成无比的可怜。（[英]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九十一　《莎士比亚全集》第十一卷第249页）

有人要把朋友交/有人爱把杂耍瞧/有人需要宁静的生活/有人要的是食品/也有另外一种人/要的仅仅是老婆。（[英]雪莱：《猫》《雪莱诗选》第2页）

唉，浮名浮利，一切虚空！我们这些人里面谁是真正快活的？谁

是称心如意的？就算当时遂了心愿，过后还不是照样不满意？来吧，孩子们，收拾起戏台，藏起木偶人，咱们的戏已经演完了。（[英]萨克雷：《名利场》第874页）

“啊，真难——做人真难！有时候，我也认为我们应该顺从最强烈的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又会不断地和旧日的生活给我们安排的关系冲突——和那种使别人依恋我们的关系冲突——于是这种关系就被一刀两断。要是生活能象乐园中那样，十分容易和单纯，要是我们能够始终知道那个首先被——我的意思是说，要是人生不必在恋爱前承担责任，那么恋爱就是一种两人应该相依为命的象征。可是现在我明白了，我也觉得人生并非如此。我们不得不放弃某些事；我们有些人不得不放弃爱情。有许多事在我看来是困难的、不容易理解的；然而有一件事我知道得十分清楚——那就是我不应该，不能够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而牺牲别人。爱情是出于自然的；但是无疑的，怜悯、忠诚和回忆也是出于自然的。这一切仍然活在我的心中，要是我不顺从，就会来处分我。……（[英]乔治·爱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第558页）

“世界是无情的，残酷的。我们生到人世间没有人知道为了什么，我们死后没有人知道到何处去。我们必须自甘卑屈。我们必须看到冷清寂寞的美妙。在生活中我们一定不要出风头、露头角，惹起命运对我们注目。让我们去寻求那些淳朴、敦厚的人的爱情吧。他们的愚昧远比我们的知识更为可贵。让我们保持着沉默，满足于自己小小的天地，象他们一样平易温顺吧。这就是生活的智慧。”（[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第173页）

人生，当这种人还能忍受的时候，便是一种奇异的国土，一件无限美好的东西，只要他们能够怀着惊异的心情飘泊到里面去，那就简直是天堂一般。他们睁开了眼睛，便见一个舒适而完美的世界。树

呀，花呀，也有声音的世界，也有色彩的世界。这些，就是他们的国家的宝贵遗产。倘如没有人对于这些东西声明是“我的”，他们就会喜气洋洋地飘泊而前，口中唱的歌儿是全地球的人都有一天希望听到的。这就是善良之歌。

然而关闭在物质的世界里，这样的性情差不多照例要算是有点反常。其他那个曾经织进了骄傲和贪婪的肉的世界，是要对于理想家和梦想家侧目而视的。倘如有人说看云有趣，那回答的话就是告诫他不可闲荡。倘如有人愿意听听风声，这对于他的灵魂固然很好，可是那风声就要夺去他所有的东西。倘如一切所谓无生命的世界用一种非常完美而使人不得不了解的柔和声音将人感召，致使人留恋不舍，那人的肉体就要受害了。实际世界的手永远向这种人伸着——永远要贪婪地擒住这种人。世界上卖身的奴隶就是这样造成的。（[美]德莱塞：《珍妮姑娘》第16—17页）

更高的精神发展能够归纳成为哲学，那种坚忍的思想决不会撇不开这些事情——决不会因考虑这些事情而自讨苦吃。普通人对于物质利益有关的一切事情都感觉敏锐——极其敏锐的。不学无知的守财奴会因损失一百块钱而弄得满头大汗。要是希腊禁欲主义的哲学家，在最后一些物质利益都被剥夺的时候，也会一笑置之。（[美]德莱塞：《嘉莉妹妹》第323页）

过于残缺不全这人生和宇宙/我要前去请教德国教授/他善于把人生七拼八凑/并且从中制定明白易懂的体系/他用自己的睡帽和破烂的睡衣/堵塞宇宙大厦的漏洞缝隙。（[德]海涅：《还乡集》《海涅集·诗歌卷》第166页）

太阳！你这个圆圆的魔术师，如此慷慨地普照着大地，你在人们眼前创造这么多的奇迹。然而生活在阳光里的人却是这么少。是的，太阳一定要照耀下去，人们也一定要在它的光辉中生活，知道这个真

理多么美好啊！但你毕竟还想知道一件远比它不重要的事：太阳还能照到我们身上来吗？（[捷]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第35页）

生活里是没有观众的。

幕已经揭开。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捷克]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第136页）

埃贝克夫　阁下的人生观已使您进入大思想家的行列。大多数人对生活中每一场景都只能枝枝节节地看，他们不去看生命的全貌。您的视线是全面的，你的胸襟包罗万象。您对待生活的准则有如从太阳辐射出的万道光芒——最深刻的沉思的核心，可是阁下说自己没经名师传授过。

培尔　正如我说过的，敝人并不深奥，我是靠自学的。我做学问不讲求方法，可是关于大部分课目，我都看许多书，进行过思考和探讨。可惜我早年失学，后来才急起直追的。当然，那么一页页地阅读，要把各门学问都弄通是很艰苦的事。我的历史是零敲碎打地学来的，我没有整时间专门来学习。另外，为了防备万一经营的事业不景气，为自己留条后路，我又一点点地信起宗教。这样，失意的时候就容易忍受，象是吞服包了糖衣的药丸。我认为没有必要去读太多的书，捡用得着的读上点儿，就满够啦。

科顿　那至少是很实际的。（[挪威]易卜生：《培尔·金特》第90—91页）

“信条？我根本就没有什么信条！”

“没有？”

“没有！只有没有脑子的人才有信条！”

“你真缺德，雨格堡！”

“不是缺德！没有脑子的人如果有了一个念头，不管是自己灵机一动也好，或是从别人那儿贩来的也好，他都会奉为自己的信条，而且终身不渝地遵守着它；这并不是因为信条本身的价值，而是因为信的人有了自己的信条。关于你刚才提到的那个特利登公司，我相信那是一个骗局；我也相信有许多人上了它的当，特别是那些股东们；可是就另一方面说，也有许多人靠它得了便宜，就是那些董事、职员。可见那个公司同样也做了不少的好事！”

“老朋友，你是不是连道德观点都丢了？”

“为了尽本分，一个人就该牺牲一切！”

“不错，这我同意！”

“为人的本分，最要紧的首先是谋生——一个人为了生活，牺牲什么都行！宗教戒律也好，社会法律也好，一个人要求生活总是合法的。”

“可是一个人总不能牺牲道德呀！”

“我刚才说过，人要求生活是有法律保障的；所以说法律要求人牺牲一切——甚至要求穷人牺牲你所说的‘道德’！你瞧，穷人连道德都保不住，这才够惨哩！”（[瑞典]斯特林堡：《红房间》第243页）

我所崇拜的女神不是乘坐华丽的神龛来的。她出现在贫困、饥饿、痛苦和屈辱的地方，在那里，人们不用颂歌和香花来供奉她，而是用人的鲜血。不过，对我来说，最大的乐趣是：那里边没有诱人享乐的因素；在那里，人们必须奋发图强，使出全部精力，准备献出一切。这样做，你不会感到轻快；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极其苦痛的觉醒，既残酷又可怕。觉醒的时候，生命的琴弦被极其粗暴地拨动，全部的音阶一起发出轰鸣，全部的琴弦一起绷断。想到这里，我的心就狂跳起来——我觉得这才是大丈夫的欢乐，是湿婆创造之舞。一个人所追求的是希望看见在烧毁“旧事物”的火焰顶上出现光辉灿烂的“新事物”。我可以从这个血红的天空中看到摆脱了一切束缚的、无比美

好的“未来”——我可以在今天即将来临的黎明里看到它——听呀！你可以听见它的鼓声正在我的胸膛里敲响！（[印度]泰戈尔：《戈拉》第92页）

想起来脚踏着的是地，会耽心它裂开来；想起了头戴着的是天，会怕闪电击碎天灵骨。如不和人相争，一分钟也不能存在——尘世逼人如此，所以人生不免现世之苦。住在有东西之分的天地中而走着利害得失之路，你所爱的，正是你的仇敌。眼睛看得见的财富是粪土。争名夺誉，犹如狡猾的蜜蜂看见了甘蜜，而舍弃自己的针刺。所谓欢乐，都是执着于物而生的，所以含有一切苦痛。只有诗人和画客，才能充分咀嚼这相对世界的精华，而会得彻骨的清趣。餐霞饮露，品紫评红，至死不悔。他们的欢乐是不执着于物的，而是与物同化的。完全变成了物的时候，找遍了茫茫天地之间，也找不到建立此我之余地。于是自在地抛开俗虑，盛无限青岚于破笠之中。我之所以特地想出这境界，并非好高立异，欲以恫吓市井铜臭儿，只是陈述此中福音，借以招徕有缘众生而已。质言之，所谓画界，都是人人具备之道。即使是阅尽春秋，白首呻吟之徒，当他回顾一生顺次检点荣枯盛衰的时候，他的臭皮囊中一定也会发出微光，浑忘自身，为感兴而拍手叫绝吧。倘说不会，这人便是没有生活价值的人。

然而仅就一事，仅化作一物，不能称为诗人的感兴。例如有时化作一瓣花，有时化作一双蝴蝶，或者象威至威士那样化作一团水仙花，心神荡漾于微风中，是常有的事。然而另有一种状态：有时我的心被不知不识的四周风光所占夺，而不能明了地意识到占夺我心的是甚么东西。有的人说，这是接触着天地的耿气。有的人说，这是在灵台方寸中听取无弦的琴。又有的人也许这样地形容：因为难知难解，所以回旋于无限之域，彷徨于缥缈之衢。（[日]夏目漱石：《旅宿》《夏目漱石选集》第二卷第162页）

小草呀，你的足步虽小，但是你拥有你足下的土地。（[印

度]泰戈尔：《飞鸟集》第14页第65条）

果实的事业是尊贵的，花的事业是甜美的，但是让我做叶的事业吧，叶是谦逊地专心地垂着绿荫的。（[印度]泰戈尔：《飞鸟集》第45页第217条）

尘土受到损辱，却以她的花朵来报答。（[印度]泰戈尔：《飞鸟集》第21页第101条）

（3）肩负着历史的重荷走完一生

——人生道路

为善得祸吁可悲/颜回短命伯夷饥/何人长号血续泪/天自无心君自痴。（陆游：《信笔》《陆游集》第684页）

……试看往古来今，一部十七史中，多少英雄豪杰，该富的不得富，该贵的不得贵！能文的倚马千言，用不着时，几张纸盖不完酱瓶；能武的穿杨百步，用不着时，几杆箭煮不熟饭锅。极至那痴呆懵懂，生来有福分的，随他文学低浅，也会发科发甲，随他武艺庸常，也会大请大受。真所谓时也，运也，命也。（凌濛初：《拍案惊奇》第1页）

……法空长老道："前为因，后为果；作者为因，受者为果。假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是因，得是果。不因种下，怎得收成？好因得好果，恶因得恶果。所以说：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因，今生作者是。"……（冯梦龙编：《古今小说》第436页）

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我还不知道怎样跨出那一步。有时，仿佛看见那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看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二卷第129页）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多少白发翁，磋砣悔歧路/寄语少年人，莫将少年误。（陶行知：《自勉并勉同志》《陶行知诗歌选》第37页）

轮船转了一个湾峡道又忽然开朗/但依然是摩天的群峭环绕着四方/依然是后面不见来程，前面不知去向/虽然没有催泪的猿声，总也觉得凄凉/我觉得人生行路就和这相仿/虽然所经过的道路，时刻，有短有长/我们谁不是幽闭在一个狭隘的境地/一瞬的昙花不知来自何从，去向何往？（郭沫若：《巫峡的回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第398页）

走路有两个走法：一个是跟前面人走，信任他是认识路的；一个是走自己的路，相信你自己有能力认识路的。谨慎的人往往太不信任他自己；有胆量的人往往过分信任他自己。为便利计，我们不妨把第一种办法叫作古典派或旧派；第二种办法叫做浪漫派和新派。在文学上，在艺术上，在一般思想上，在一般做人的态度上，我们都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分别，这两种办法的本身，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好坏，这只是个先天性情上或后天嗜好上的一个区别；你也许夸他自己寻路的有勇气，但同时就有人骂他狂妄；你也许骂跟在人家背后的人寒伧，但同时就有人夸他稳健。应得留神的就只一点：就只那个“信”字是少不得的，古典派或旧派就得相信——完全相信——领他路的那个人是对的，浪漫派或新派就得相信——完全相信——他自己是对的，没有这点子原始的信心，不论你跟人走，或是你自己领自己，走

出道理来的机会就不见得多，因为你随时有叫你心里的怀疑打断兴会的可能；并且即使你走着了也不算希奇，因为那是碰巧……。（徐志摩：《守旧与“玩”旧》 《徐志摩全集散文集（乙）》第1—2页）

……

但运命的手段还不是那样的简单。他要是把你的一切都扫灭了，那倒也是一个痛快的结束；他可不然。他还让你活着，他还有更苛刻的试验给你。大难过了，你还喘着气；你的家，你的财产，都变了你脚下的灰，你的爱亲与妻与儿女的骨肉还在烧不烂的在火堆里燃着，你没有了一切；但是太阳又在你的头上光亮的照着，你疑心这一定是梦，可又不是梦，因为不久你就发现与你同难的人们，他们也一样的疑心他们身受的是梦。可真不是梦，是真的。你还活着，你还喘着气，你得重新来过，根本的完全的重新来过。除非是你自愿放手，你的灵魂里再没有勇敢的分子。那才是你的真试验的时候。这考卷可不容易交了，要到那时候你才知道你自己究竟有多大能耐，值多少，有多少价值。（徐志摩：《落叶》 《徐志摩全集散文集（乙）》第110—111页）

林泽奇　秋姑娘！你说的是。我真觉得人的一生，就好象在大沙漠中间旅行：也不知哪一天大风会把沙子从我们头上盖下来；哪一天那凶猛的雕鸟会飞下来把我们给吃掉；哪一天强盗们会来打劫我们；哪一天瓶子里的水喝干了，得不到补充，望后面不知道哪里是故乡，望前面不知道哪里是目的地。这时候不管我们是朋友也好，不相干的人也好，倘使不互相团结，互相扶持，怎么能渡得过这荒凉的沙漠呢？我现在正象一个孤孤单单的旅客在沙漠里走着，什么伴侣也没有，瓶子里的水也快喝干了，四外一只树影儿也没有，他焦急得要发狂了。倘使这时候有另外一个旅客忽然跟他相遇，给他一口凉水喝，他该多么感激流泪啊！可是这样一个旅客除掉在幻想中是不容易遇到的。这种没有感激的生活，没有

眼泪的人生，我完全厌倦了。在这一种生活中间我的生活力太薄弱了，我一天天地绝望了。在这个绝望中间很忽然给我一线光明的，给我一口凉水喝的，秋姑娘！那就是你了。我感激你。……（田汉：《咖啡店之一夜》 《田汉选集》第12—13页）

穷人的命，他似乎看明白了，是枣核儿两头尖：幼小的时候能不饿死，万幸；到老了能不饿死，很难。只有中间的一段，年轻力壮，不怕饥饱劳碌，还能象个人似的。 （老舍：《骆驼祥子》 《老舍文集》第三卷第94页）

命运如同海风/吹着青春的舟/飘摇的/曲折的/渡过了时光的海。（冰心：《春水》一三四 《冰心文集》第二卷第101页）

回到自己的房里，觉慧突然感到了以前所不曾有过的孤寂，他的眼睛渐渐地湿了。他看人间好象是一个演悲剧的场所，那么多的眼泪，那么多的痛苦！许多的人生活来只是为着造就自己的灭亡，或者造就别人的灭亡。除了这个，他们就不能够做任何事情。在痛苦中挣扎，结果仍然不免灭亡，而且甚至于连累了别人：他的大哥的命运明明白白地摆在他的眼前。而且他知道这不仅是他大哥一个人的命运，许多许多的人都走着这同样的路。…… （巴金：《家》 《巴金选集》第一卷第376页）

“个人的痛苦算得什么一回事？过分看重自己的痛苦的人就做不出什么事情来。你知道我生下来就死了母亲。儿童时代最可宝贵的母爱我就没有尝到。自然父亲很爱我，我也爱他，可是他一天很忙，当然没有时间顾到我。……富裕的旧家庭是和专制的王国一样地黑暗，我整整地那里过了十六年。我不说我自己在那里得到的痛苦，我个人的痛苦是不要紧的。我看见许多许多的人怎样在那里面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有的人甚至没有享受到青春的幸福。我又看见那些

人怎样专制，横行，倾轧。我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从小孩时代起我就有爱，就有恨了。……我的恨和我的爱同样深。而且我走出家庭进入社会．我的爱和我的恨都变得更大了。这爱和恨折磨了我这许多年。我现在虽然得了不治的病，也许很快地就逼近生命的终局，但是我已经把我的爱和恨放在工作里面、文章里面，散布在人间了。我的种子会发起芽来，它会长成，开花结果。那时候会有人受到我的爱和我的恨……”　（巴金：《雾》　《巴金选集》第四卷第61页）

生活的淘金者，他满怀着希望，那社会主义的理想是他的心，那亿万人的决心成了他的毅力，那生活发展的历史成了他不断淘洗的标准。他就这么不停不断地淘洗啊，挑选社会主义的金粒……　（柯蓝：《淘金者》　《早霞短笛》第244页）

一个人是不可能事先拟定好一个既定目标，然后沿着一条直线达到目标的。人们所达到的目标，往往并非他的初衷。决定一个人命运走向的，往往是一批复杂的矩阵因素。混乱中产生出秩序，不自觉中升华出悟性。　（刘心武：《钟鼓楼》第218页）

生活的清贫，工作的重压，甚至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并不可怕，人生最可怕的便是满足。满足于安逸，满足于恣睢，满足于辛苦，满足于麻木，满足于被哀怜，甚至满足于痛苦。人生的幸福与欢乐正在于越过一道道沟坎，踏过一丛丛荆棘，向着高尚的目标顽强地探寻。而假如在这条路上，有一个始终同你相伴、相鼓舞、相扶持的爱人，你便可以自豪地宣称，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是可以蔑视人世间的一切悲苦。　（苏叔阳：《故土》第208页）

在现实社会，非难和险阻是向着一个人生接踵不绝地扑来的。

一个人缺乏一点点勇毅，很易倒下去，就象一块石碑的坍塌，遗下的破碎了的石块，还要供人践踏。只有永久的挺进，一直走到人生

的终点，如车轮的辘辘，才能辗碎绊脚石块和莽莽荆棘。

有了拓展生活的勇气，就有足够忍熬寂寞的决心。

我觉得，当你选择一个目标，一条道路，当是很孤寂的，因为你走着一条与众不同的或者自己创辟的道路。（彦火：《寂寞的歌》《枫扬与野草的歌》第62—63页）

凡是存在的就不能回避。

过去的存在，也都留在了现实中。

社会的历史不仅被文字、书籍、雕塑、绘画、建筑、风俗习惯、社会关系“记录”留存下来，也被社会心理、思想理论、大众情感、各种活的人物……“记录”留存下来。一个人的历史也如此。……人不能和自己经历过的任何事情告别。人一生必将肩负着全部存在的重量而走完自己人生的道路。（柯云路：《夜与昼》下卷 《当代》一九八六年第二期第160页）

我也相信有这种时期。这是一种精神浪费的神圣时期。人在这时期中，毫无吝啬的念头，将全部东西给人，连自己都会惊奇自己爱情的丰富和完美。不过这种时期很短促，其他大部分的时期，我们当时不能正确地估量，不能加以尊重，甚至常常从手指缝里一滴滴地漏下去，而且用一切无用的东西把它消耗掉。因此，这大部分的时期，在人的心里留下有害的痛苦。本来可以留下快乐的记忆的，却只留下了可憎的回想。说实在的，人对于安排自己的生活是极其愚蠢的。一辈子十分之九的时间，完全浪费于无聊的琐事，而其余的十分之一，又不能好好利用而完结了。（[俄]赫尔岑：《谁之罪？》第180页）

为什么一个人从童年起就向往遥远、辽阔、深邃、高峻、陌生和危险的东西呢？向往那种既可以使人精神抖擞、又可以为某事或某人而献身的东西？难道“上帝赐予的事物”，只是土地和生命，难道我们的命运只可能是这样的吗？显然，上帝给我们的东西多得多。

（[俄]伊万·蒲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第39页）

……在我一生的岁月里，我不止一次不由地想起这个俗气的、小小的、象小市民一样卑微而又亮晶晶的银币。

我有勇气在爱情中寻找崇高的、纯洁的精神上的享受，等待爱情带来精神上的复活和崭新的生活，而当我把自己的心灵奉献给她的那个女人在我面前打开她的心扉时，我满怀痛苦地回忆起那个没有份量的、卑俗闪亮的银币。

我寻觅过许多东西，并且等待过许多次……但是寻得的却甚少，而且总使我记起这个卑俗的银币。

而现在，正是在我的生命已经消耗殆尽，既空虚、又寂寞时，——因为我已经无所追求，无所追求了！——而现在，当我回首往事，回顾我生命的朝霞曾经光辉照耀过的地方，回顾我留下了自己的希望与夙愿的遥远的过去，我有时自问：

“这个女人是否就是命运，是否就是生活，因为生活总是这样，当她接近我们时，许了那么多愿，而当她一旦抓着我们之后，却象对待乞儿一样，掷下几个小钱，施舍出一点残羹，就消踪匿迹——留下我们象初出娘胎一样赤贫，一无所有呢？”（[苏]高尔基：《十戈比银币》《高尔基文集》第二卷第357页）

一切的不幸均在于人们把自己的习俗，或如现在所说，自己的“生活方式”，视为唯一正确的东西，并对一切违反这种习俗的现象进行公正的指责，至少也要暗自加以非难。（[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一部第161页）

艰苦的生活比舒适的生活往往会更使人养成良好的品质。（[苏]费定：《篝火》第15页）

人不能只活今天一天，因为今天常常只是未完的昨天罢了。真正

的现在永远在前头。 （[苏]巴甫连柯：《幸福》第181页）

恰如在不容情的强有力的机械之下的苦恼的布一样，日子是如飞地过去了，寸寸互相类似——都是无眠的夜和非人类的挣扎的果实。而在那日日的布上面，则忙着人们的不倦的梭……。 （[苏]法捷耶夫：《毁灭》第103页）

一切难以理解的，终将真相大白。当生命熄灭的时候，灰烬里剩下的却是真金。生命奔腾着，消融下去，降低着温度……但是，正是在那最后的闪烁中，包含着生命行程的全部经验。而我得到的真金是这样的……人们向命运要求的是幸福、成功、富裕，但是，最富有的不是那些收获最多的人，恰恰相反，是那些把自身慷慨地贡献给别人的人。 （[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上第18页）

他思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是时代，作为人他在这个时代的天职是什么。他的信念是，十月革命这场战役，目的决不仅仅是公平分配财富，更主要的是为了人的纯洁。他虔诚地相信，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继续存在下去。只有完美的人才能取得完美的幸福，因此，福利资源的增长必须伴以道德天职的增强。每个人都该有白璧无瑕的一生，以便在叙述自己的经历时，不论是面对儿女，还是面对大庭广众，都能一样地面无愧色。瓦列里·克拉伊诺夫也是这样看的。这使人强烈地感到，人类要想净化自身，还需要多么激烈的暴风雨的洗礼。（[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上第61页）

任何人的成熟，都是从戳破童稚的梦幻开始的。 （[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第62页）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可爱的，极其美好的，您知道，一切都是虚伪的闹剧。什么？不是这样吗？露天舞台也好，剧院也好，都是在作戏哟——而且是惊人的戏剧！您应该承认，人，一生都在演

戏，他很少显示自己的本来面目，让上帝原谅他吧。就拿亲爱的艺术来说吧，这是理智和感情的引人入胜的游戏。爱情吗？这是两性之间最了不起的游戏，不错，它是用谎言捉迷藏的一种狡猾的游戏。而谎言则是假戏真做。至于谈到各种大小会议等等——这难道不是一些成年人力图板起面孔来演的一场戏吗？现在就说荣誉和贪图权势之争吧，这是最强有力的人和最贪婪的人之间的游戏。只有死亡才能结束一切游戏，但是……接着又是另一种类型的游戏——追悼会和葬礼。上帝啊，恕我直言，生与死这是最大的剧院！而剧院本身则是生与死的最可怜的小剧场……（[苏]邦达列夫：《选择》第96页）

走下坡路很容易，一脚不慎，就陷进去了。可是爬起来吗？想要爬起来，呵，可多难哪！为此需要多少力量、意志和毅力啊！（[苏]柯切托夫：《青春常在》第280页）

一般很难说究竟谁的情形更糟。这比互相较量成绩更难。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不幸是最大不过的。比方说，我可以断定自己度过的是倒霉得少有的一生。可是我怎么知道：也许您的遭遇更加坎坷？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如何判断呢？

还是不要判断的好，否则必错无疑。……在大海中沉没、在地底下挖掘、在沙漠里找水的人，过的远远不是最难堪的生活。生活最难堪的乃是每天从家里走出去头老是撞在门楣上的人，因为门楣太低。……。（[苏]亚·索尔仁尼琴：《癌病房》第591页）

费加罗 （自语）啊！女人！女人！女人！意志薄弱而又能哄善骗的女人！……世界上所有的被创造出来的动物都善于利用自己的本性。你的本性难道就是欺骗吗？……当初我在她的主妇面前那么恳求她，她却固执地拒绝了我；现在，就在给我保证的一刹那，就在举行婚礼的当中！……他一面读信一面笑，那个狡猾东西！而我呢，我倒象个大傻瓜……不，伯爵大人，您得不了她……您

一定得不了她……因为您是个大贵族，您就自以为是伟大的天才！……门第、财产、爵位、高官，这一切使您这么洋洋得意！您干过什么，配有这么多的享受？您只是在走出娘胎时候，使过些力气，此外您还有什么了不起的。因而，您这个人也够庸俗的！至于我呢，天呀！湮没在无声无臭的广大人群中，单为了生活而不得不施展的学问和手腕，比一百年来用来统治全部西班牙的还要多。而您想跟我争夺果实……有人来了……是她吧……没有人。——在这黑得可怕的夜里，我在这儿干做丈夫的愚蠢勾当，虽然我只当上一半丈夫！（他坐在一张凳子上面）有什么比我的命运更离奇古怪的！不认识爹娘，给强盗拐去，在他们习惯环境里成长，我感觉厌烦，想走诚实的道路。但是，不管什么地方，我都碰钉子！我学化学，学制药，学外科。靠一个贵族的势力，我才勉强拿上一把兽医用的小尖刀。——因为不乐意再折磨害病的畜生，才想找个与此相反的职业，我不顾一切，投身戏剧界。就是把脖子伸到绞索里去，我也干！我匆忙地编了一出喜剧，描写回教国家的后宫习俗。我以为我是西班牙作家，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批评穆罕默德。立刻，一个……不知道哪个国家派来的公使告我一状，说我的诗句污蔑了土耳其政府、波斯、一部分印度半岛、整个埃及、巴尔卡、的黎波里、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王国。为了讨好我认为都是一些不识字的穆罕默德王爷，我的喜剧这就被焚毁了。这些王爷把我们弄得遍体鳞伤，还把我们叫作“基督教狗教徒！”——设法贬低天才的价值，就以摧残天才作为报复。——我的两颊消瘦了。我的债务到期了。我远远看见假发里插着羽毛的、可怕的法警就要来了。我一面发抖，一面想办法找出路。财富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想研究一下这一个问题，因为一定手里有什么才可以议论什么，所以我尽管没有一个子儿，我却写了一篇论货币的价值及其收益的文章。立刻，我就坐上了囚车，看见一所坚固的堡垒放下吊桥，让我过去。在堡垒的进口，我抛弃了希望和自由。（他站起来）我真想抓住那些只

有五日京兆的所谓要人之一，那么随随便便地命令人家受罪的要人之一，在他一失势就骄傲不起来的时候，我准备对他说……玩世不恭的作品只有在被人禁止出版的地方才显得那么重要；没有遣责的自由就没有谄谀的颂扬；只有小人物才害怕这样的作品。（他重新坐下）他们因为不再乐意养活一个无名的食客，所以有一天终于把我放在街头。虽然不再住监狱，可是不能不吃饭，于是我重新整理笔杆，向每一个人请教，问有什么可写的。他们告诉我，在我过那最省钱的隐居生活的时候，在马德里，新制订了一种关于出版自由的制度，连报纸也包括在内。只要我的写作不谈当局，不谈宗教，不谈政治，不谈道德，不谈当权人物，不谈有声望的团体，不谈歌剧院，不谈别的戏院子，不谈任何一个有点小小地位的人，经过两三位检查员的审查，我可以自由付印一切作品。我因为想利用这个可爱的自由，所以宣布，要出版一种定期刊物。我给这个刊物起的名字是“废报”，以为这样就可以不和任何报纸引起竞争了。哎呀！不得了！我看见无数靠报纸为生的可怜虫起来反对我。我的刊物被取消了，这一下，我又失了业！我失望重重。可巧又有人想到我，想介绍我一个工作，而我也正适合担任这个工作。可是，很不幸，别人需要的是一个计算员，得着这个位置的却是一个跳舞家，我什么也没得到。后来我只有骗窃这一条路。我当上赌场老板。那时候，好家伙！我也天天上馆子吃饭。那些所谓“有体面的人”很有礼貌地把他们的房子打开让我使用，可把赢利扣下四分之三入了他们的腰包。不过，我的经济情况到底因此多少有点好转。我甚至开始明白，要挣钱，人情世故比学问更有用。但是，既然在我周围每一个人都你抢我夺，偏要我做个正人君子，这岂不是逼我去寻死？这一来，我想离开人间苦海。我正要跳下水去，与世长辞的时候，慈悲的神召唤我回到我的第一个职业。我重新拿起我的工具和英国皮带。把一切虚无缥缈的幻想留给靠它为生的傻子，把对步行的人好象太沉重的耻辱扔在大路当中。我给人理发，从一个城市跑

到另一个城市，我终于无忧无虑地活下去。一个大贵族经过塞维勒城，他认出我来，我成全了他的亲事。靠我的帮助，他才娶着老婆，他却想以先偷一下我的老婆作为给我的酬谢！明争暗斗都是由此而起。几乎堕入深渊，正要和我的娘结婚的一刹那，我的爹和我的娘都先后来到我的面前。（他激动地站起来）大家乱哄哄地吵起来，是你们吵吗，是他吵吗，是我吵吗，是你吵吗；不，不是我们吵。那么，是谁吵呢？（重新坐下）啊！一连串稀奇古怪的事情！这些事儿怎么偏偏会叫我遇上呢？我为什么偏偏遭遇这些事，而不遭遇别的事？是谁把这些事情硬派在我头上的？既然不得不走完这一阶我不知不觉走上的路，将来又是在不知不觉中离开这条路。我的愉快心情于是尽可能地在这条路上撒下了许多的花朵。我尽管说起我的愉快心情，其实我并不知道这愉快心情乃至其他的东西是不是属于我的，甚至连我最关心的这个“我”究竟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个“我”大约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成份拼凑起来的、没有定形的东西，一个脆弱的小笨虫、乱蹦乱跳的小动物，热烈追求欢乐的少年，他对什么玩乐都感兴趣，为了生活他干过种种职业：一会儿当主人，一会儿作仆人，任凭命运的支配。虚荣使我有野心，穷困使我勤劳，但是，懒惰却是……我的无上的快乐！利害当前就逞逞口才，闲来无事就写几行诗，偶尔也弄弄音乐，疯狂劲儿上来就讲讲恋爱。我什么都见过，什么都干过，什么都消受过。于是，我的幻觉消灭了，我什么都明白了……太明白了！……苏拉，苏拉，苏拉！你给我多么大的痛苦呀！——我听见有人走路的声音……有人来了。紧要关头到了。（他退到他右面第一道幕的旁边）（[法]博马舍：《费加罗的婚礼》 《博马舍戏剧二种》第215页—218页）

他（马吕斯）是正处在一个人由于需要爱而需要自尊心的时候，却感到自己由于衣服破旧而受人嘲弄，由于穷而显得可笑。在那种年龄，青春正把雄心壮志鼓起你的胸膛，而他呢，不止一次地低着眼睛

去望他那双穿了孔的靴子，认识到贫穷所引起的那种种不公平的耻辱和锥心的羞惭。可喜可怕的考验。通过它，意志薄弱的人能变得卑鄙无耻，坚强的人能转为卓越非凡。每当命运需要一个坏蛋或是一个英雄的时候，它便把一个人丢在这试验杯里。（[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三册第836页）

因为在细微的斗争里面，常有许多伟大的活动。在黑暗中步步提防那些生活需要和丑恶动机的致命袭击当中，常有一些顽强、不露的勇敢行为。高贵、隐秘的胜利，是任何肉眼所不见，任何声誉所不被，任何鼓乐所不歌颂的。生活，苦难，孤独，遗弃，贫困，这都是些战场，都有它们的英雄；无名英雄，有时比显赫的英雄更伟大。（[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三册第836页）

人走了患难的道路，每一分钟都显得很长很长。（[法]雨果：《笑面人》下册第444页）

黑暗是无穷无尽的。它有的是陷井和奸计。人的智谋很快就用完了。人的力量越用越少，而深渊却有无穷的力量。（[法]雨果：《笑面人》上册第127页）

身在幸福中而能有自知之明，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命运是一个乔装打扮的人物。没有比这张脸更会骗人的了。这是天意？还是浩劫？（[法]雨果：《笑面人》下册第499页）

她（包法利夫人）叹了一口气：

“世上最伤心的事，难道不是象我一样，一辈子没有正经用处？我们的痛苦如果能对别人有用的话，想着是牺牲，倒也可以自慰了。”（[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第240页）

神父继续说：

“……就好象旅客爬山一样，到了山顶，回过头来看看走过的路。人的一生是多么悲惨的景象啊！在狭隘到了可笑的程度的活动领域之内，永远重复同样的努力！虚妄的不安，庸俗的欢乐，对幸福的追求徒然地周而复始，永远不得满足！我夸大其词了吗？您的一生就是这样的，我的朋友。我还要说，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生活都是如此。这样的生活难道能够满足上帝的一个创造物吗？这样的生活哪有丝毫值得留恋的呢？有什么使您会这样难以割舍呢？您说！难道是您那痛苦的、不断衰老的、可怜可叹的躯壳？这个躯壳总在规避自己应尽的责任，但任何东西也不能保护它，使它不受痛苦，免于枯萎。您应当承认，躯壳是要灭已的，这是一大幸事！我们很久以来是躯壳的奴隶，为它所囚禁，现在终于能弃绝它，把它卸掉，逃出去，把它丢弃在路旁，就好象丢弃一件破衣一样，这真是一大幸事！”（[法]马丁·杜·加尔：《蒂博一家》中册第799页）

凯歇斯　……人们有时可以支配他们自己的命运；要是我们受制于人，亲爱的勃鲁托斯，那错处并不在我们的命运，而在我们自己。……（[英]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莎士比亚全集》第八卷第218页）

从前，我经常有一种感想，认为上天对于我们现世生活中遭遇到的各种危难，总是慈悲为怀，使我们绝处逢生。现在，这种感想又重新回到我的心头。我觉得我们经常在不知不觉中很离奇地脱离大难；每当我们心里有所踌躇，不能决定应该走哪条路好的时候，经常有一种内心的暗示指导着我们走这条路，虽然我们本来想走的是那条路；不仅如此，有时我们的感觉、愿望、或是我们的任务明明叫我们走那条路，可是心里忽然灵机一动；这种灵机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是谁给它的力量，可是它硬逼着我们走这条路；结果，事实证明，假使我们走了我们要走的路或是我们心目中认为应当走的路，我

们早已陷于万劫不复的地步。（[英]笛福：《鲁滨孙飘流记》第154—155页）

你以为一切生活，在静静的河流中逝去，就如同你的青春在其中流去的一样吧。闭目塞耳漂浮着，离不远在河床中突起的礁石你既见不到，河底下汹涌的波浪你也是听不到的。但是我告诉你——你可以记下我的话——有一天你会在河流中来到一个险峻的狭口，在这里，整个生命的河流要碎成漩流、纷扰、泡沫、喧闹；你或者在这岩石上撞碎成原子，或者被一种大浪浮起来，漂下去，进到一个较为平静的河流——如同我现在一样。（[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第171页）

努力和它的结果竟是如此地不相称。青年人充满光辉的希望不得不付出幻灭这样一种惨痛的代价。痛苦、疾病和不幸把天平的一端沉重地压了下去。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什么呢？他想到了自己的生活，他曾经怀着强烈的希望投身到生活中去，……他想不起他干哪件事情不是朝着最好的方面去干的，可是他栽了多大的跟头啊！有些人并不比他强多少，可是却成功了；还有些人，比他强得多，可是却失败了。看来这纯粹是运气。雨点落在正直人的身上也同样落在邪恶的人身上，因为这是没有什么是非曲直可言的。

……那块波斯小地毯……答案很明白，生命没有意义。……人生下来，受苦受难，然后死了。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人活着没有什么目的。一个人生下来了，或者没有生下来，他是活着还是死了，都无关紧要。活着不足道，死了无所谓。……如果生活是无意义的话，那么人世间也就谈不上什么残酷了。……那失败无须计较，成功也只是一场空。……

……织工精心编织地毯的图案时，并没有什么目的，只不过是出于他的美感快乐罢了。一个人也可以象这样来过自己的生活，……在生活的巨大的经线中（这是一条长河，既无源头，又滔滔流逝，却不

流入海洋，）一个人幻想着生活既无意义，又无重要性，就可以随意选择几股纬线来编织成图案，从而得到自我满足。有一种图案最明显，最完美，也最美丽，在这种图案中，一个人生下来，长大成人，然后结婚，生儿育女，为衣食而劳碌，最后死去。不过也有另外一些复杂而惊人的图案，在这些图案中，没有织进去幸福，也没有臻于成功的努力；在这些图案中，也许能发现一种更加揽人心的优雅。有些人的生活……盲目而冷酷的命运在图案还没有完成时就把它剪断了。还有一些人，他们的生活所提供的图案别人是很难仿效的。……幸福和痛苦一样都无足轻重。幸福和痛苦也象他生活中其它全部细节一样，都被织编进那个精心制作的图案之中。……现在，他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将是一个新的主题，增加了图案的复杂，而且到了生命完结的时候，他将会由于完成了这个图案而感到欣喜。这图案将会是一件艺术品，它的美丽将不会有丝毫逊色，因为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图案的存在，而随着他的死去，这图案也就立刻不复存在了。（[英]毛姆：《人性的枷锁》第859—863页）

“如果我们相信人有自己的意志，那就没有完。难道你认为一生下来我们的命运就注定了吗？”

“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是这样。我们被赋于自己的躯体，自己的诞生地和生活中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改变现状。我们有可能变成我们想要自己成为的任何样子。（[美]西德尼·谢尔顿：《午夜情》第116页）

玛丽　（怨恨地）因为他总是嘲笑别人，专门挑别人的毛病。（接着忽然奇怪地转而用一种超然的不针对任何人的口吻说）不过，我认为是生活把他弄成这个样子的。他个人也没有办法。我们之中谁也改变不了生活的安排。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生活就把一切给我们安排好了。一旦它安排我们做完一件事，它接着又会安排我们去做另一件事。事到头来，我们就会发现，发生的一切事情都

介于二者之间，又象是被迫做的，又象你情愿做的，而你也就永远失去了你那个真正的自我。…… ([美]奥尼尔：《漫长的旅程》 《漫长的旅程·榆树下的恋情》第150—151页)

……总之，已经失去的东西是拿不回来的，也不必去想念它了，如果一定要为这些无可挽回的事情而怨天尤人，那就等于自己打倒自己。我们是整个世界都打不倒的，自己却打得倒自己。…… ([美]马格丽泰·密西尔：《飘》第855页)

……我们度过的每一天时光，都赋予了我们不同的色彩和形态。每日朝霞变幻，越来越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心性和容颜；似水流年，彻底再造了我们的思想和情感。有所剥夺，也有所增添。当然，今天我们还很年轻——但只不过是“还很年轻”！还有许多事情在前面等着我们去办。激动不安、若明若暗的青春岁月之后，到来的是成年期成熟的思虑，是从容不迫的有节奏的生活，是日益丰富的经验，是一座内心的信仰和理性的大厦的落成。 ([波兰]雅·伊瓦什凯维奇：《草莓》 《外国优秀散文选》第80页)

“奇怪！”他(伏库尔斯基)心里想。“天上的每一只鸟和地上的每一个人，都自以为是在往自己想要去的方向走。只有站在旁边的人才看见，所有的人都是在一股命运的急流中向前飘去。这股力量胜过他们的愿望和努力。也许，火车头在夜里喷出的一阵火花，就是这股力量？它们刹那间发出火芒，就此永远熄灭——这就叫做生命。……。”([波兰]普鲁斯：《傀儡》上册第118页)

(4)偶然和必然的辩证统一

——人生命运

夫听者事之候也，计者事之机也，听过计失而能久安者，鲜矣。听不失一二者，不可乱以言；计不失本末者，不可纷以辞。夫随厮养之役者，失万乘之权；守儋石之禄者，阙卿相之位。故知者决之断也，疑者事之害也，审豪氂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智诚知之，决不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故曰："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虿之致螫；骐骥之踟躅，不如驽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虽有禹舜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聋之指麾也。"此言贵能行之。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司马迁：《淮阴侯列传》《史记》八第2624页）

今天是我的一生中的一个最大——也是唯一的转变时期，也就是，我把旧的一切完全弃掉了。我的新的一切就从此开始了。也应该算是我的最有意义的日子！然而这日子是洵白给我的，因为如果没有他，这日子不会有的，纵然有，也许还离我很远吧。我是极其需要脱离旧的、充满着酒肉气味的环境，而同时，我是热望着一个新的世界使我的生命不至于浪费的。现在我达到了这目的，一切都如愿了。我应当感谢谁呢？没有人承得起这感谢的——除了他——那个引导我走向光明去的人！从此，我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我的工作将成为不朽的工作，我的生存是一个有代价的生存了，至少我活着我并不辜负了我自己。我是肯定了的，如同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肯定了某一部书中的某人物的命运，我把我自己献给洵白和痛苦的同胞们了。在这时代中，这是应该努力的工作，除了资产阶级的人们张着眼睛做梦——做那享乐和闲暇的梦之外，一切人——不必是身受几重压迫的人，都应该踏着血路——也就是充满着牺牲者的路——来完成吃人社会的破坏。这

才是人生有意义的努力！世界上，找不出另一种事情，能比这努力更为光荣的，虽然这光荣并没有一点骄傲。我现在——我马上就要向着这路上前进了，这目标，如果我终于不曾达到而就牺牲了，那也不是什么损失，因为我至少是向着这路上走去的。现在一切都好了——我自己和他处于同等地位的人，我们将要彼此接近起来，彼此握着手，彼此把热情、思想、信仰、毅力，互相勉励着，交汇着，走进社会最深的一面，在那里，我们将发现一种光明照耀着一切生命，这也就是对于全人类最伟大的创造。呵，我是肯定了的！并且，我再说一句什么人都应该努力于这一条路上的。（胡也频：《到莫斯科去》 《胡也频选集》下册第754页）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第212页）

人生有些局面，总是会永远牢牢地占据着人们的心，哪怕有时暂时把它忘记，但在另一些场合又会想起它来。 （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第271页）

是。任何事情、任何人都要不断面临选择。目标要选择，方向要选择，道路要选择，战略要选择，策略要选择，一切——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生活、爱情——无不都在不断的选择中进行着。

正确的选择从来是最重要的。

可如果毫无选择的主动权，处在完全被动的境地又怎么样呢？

那必定是最可悲的。

选择的主动权，对于一个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对于一个生活中的普通人，恋爱中的年轻人，都是最宝贵、最必不可少的。（柯云路：《新星》第674页）

记得你们一位作家在什么地方甚至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最伟大的功勋，也许就在于他能满足于在生活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好象就是这一类的话！（[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第333页）

一个人必须出生在有文化的社会里，才能有耐心在这个社会里度过一生，而不想离开这个一切都被琐碎、恶毒、虚伪的风习固定下来的艰难环境，不想离开这个充斥了病态的自尊心、思想上的宗派观念和形形色色的虚情假意的环境，一句话，不想离开这个使情感冷淡、头脑腐化的四大皆空的环境，而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我不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出身和受教育的，正是由于这个使我感到愉快的原因，我在大量地接受了这个社会环境的文化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就感到迫切需要离开它的圈子，摆脱这种过于复杂和文雅得病态的生活，稍稍清新一下耳目。（[苏]高尔基：《科诺瓦洛夫》《高尔基文集》第三卷第252页）

人何必要活一百年？没有必要。当初事情是这样的：真主分派寿命，给所有的动物各派五十年，够了。可是人最后才到，真主只剩下二十五年还没分掉。

……

对。人表示不乐意：太少！真主说："够了"。可是人坚持说："太少！"于是真主说："那你自己去问，也许有谁觉得太多，愿意让给你。"人便去打听，他遇到了马，对它说："喂，马啊，我的寿命太少。你让一点给我。""好吧，你就拿二十五年去。"人继续往前走，只见狗迎面走来。"喂，狗啊，让点儿寿命给我！""拿二十五

年去吧。”人又往前走，碰见了猴子，向它也讨了二十五年。他回到真主那儿。真主说：“随你的便，是你自己要这样。最初的二十五年你可以过人的生活。第二个二十五年你将象马一样干活。第三个二十五年你将象狗那样汪汪乱叫。还有二十五年，你将象猴子一样被人取笑。（[苏]亚·索尔仁尼琴：《癌病房》第35页）

……不能要求生活重演已经过去的往事。我们碰到的每一个幸福时刻，犹如叶子上落下来的一滴水珠，掉下来，就溶化在土地里。这一滴是找不到了，只能等待下一滴。（[苏]维克多尔·斯米尔诺夫：《动荡的九月》第53页）

每个人一生都有一个顶点，在那个顶点上，所有的原因都起了作用，产生效果。这是生命的中午，活跃的精力达到了平衡的境界，发出灿烂的光芒。不仅有生命的东西如此，便是城市，民族，思想，制度，商业，事业，也无一不如此；象王朝和高贵的种族一样，都经过诞生，成长，衰亡的阶段。这个盛衰的规律怎么能施诸万物，不爽毫厘的呢？在疫疠盛行的时期，连死亡也有猖獗、缓和、复发和酣睡的阶段。我们的地球本身也许只是一支历时较久的火箭。历史把世界上万物盛衰的原因揭露之下，可能告诉人们什么时候应当急流勇退，停止活动；但是雄图大略的霸主也罢，演员也罢，女人也罢，作家也罢，都不听这个忠告。（[法]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第46页）

命运中的剧变往往有这样一种特点：无论我们平时多么超脱，无动于中，一旦遭遇剧变，原有的人性，总不免受到压迫，从心灵的深处流露出来。（[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一册第364页）

人穷到了某种程度的绝境，往往心志沉迷，受苦不再呻吟，受惠也不再道谢。（[法]雨果：《悲惨世界》第四册第1169页）

唉，人生最严峻的考验，应当说，唯一的严峻考验，便是眼睁睁望着即将失去心爱的人儿。（〔法〕雨果：《悲惨世界》第四册第1432页）

在生活当中，每一个人在突然遇到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时，都要这样胆战心惊。每一个旁观的人都要带着不安的心情，静听命运悄悄撞击一个人的良心的声音。（〔法〕雨果：《笑面人》下册第415页）

一个人，哪怕是最坚强、最有毅力的人，突然被幸运狠狠地打了一棍，失去了知觉，这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一件意外的事件能够打倒人，正象杀牛锤能够打倒公牛一样。（〔法〕雨果：《笑面人》下册第486页）

人的命运一旦遇到意外，应该赶紧做好准备；意外会接连来的。这扇疯狂的门一旦被打开，怪事就都跟着来了。你的墙壁裂了一道缝，乱糟糟的事件就一拥而进。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不会只发生一次的。（〔法〕雨果：《笑面人》下册第489页）

人逢危难总有一个成败攸关的时刻。在我们向恶超过向善的时候，向恶的部分结果就会把向善的部分拉过去，我们就跌倒了。（〔法〕雨果：《笑面人》下册第561页）

在我们每人的记忆里，有些很简单的情况，总和精神生活的恐慌，道德状况的演变相联系，不管我们的生活如何从属于最冷酷的现实，我们每人都有获得启发和心醉神迷的时刻。在那里，他的灵魂受到冶炼，他的未来好象奇迹似的显露出来。我们每人的内心世界都充满神秘和深沉的预示。我们看不清楚内心世界，但总有一个时期，一个钟头，也许一会儿，或者在对上帝的信仰中，或者在对社会事物的

沉思中'或者在爱情中'一道神圣的光亮好象闪电一般穿过我们理解力的暗影。在那些高尚沉思的天性中，这种危机是庄严的，在命运的每个伟大时刻都会回来，在过去的苦恼和将来的胜利之间安放一个决定性的界限。陷入抽象的研究里的玄学家及几何学家，都曾得到骤然的美妙的启示，宗教的狂热者如此，情人和诗人也如此。感情和理智都致力于发现真理的慈悲的忠诚的人，怎么能在工作中不受到上帝的精神帮助呢？上帝确实在一切灵魂之上翱翔，带着它神圣的火焰，穿过监狱牢房的拱形屋顶、工场和阁楼的房顶，也穿过王宫和寺院的圆顶。（[法]乔治·桑：《木工小史》第244页）

一个人在人生中更换躯壳的时候，同时也换了一颗心；而这种蜕变并非老是一天一天的，慢慢儿来的：往往在几小时的剧变中，一切都一下子更新了，老的躯壳脱下来了。在那些苦闷的时候，一个人自以为一切都完了，殊不知一切还都要开始呢。一个生命死了。另外一个已经诞生了。（[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第275页）

人生往往有些决定终身的时间，好似电灯在大都市的夜里突然亮起来一样，永恒的火焰在昏黑的灵魂中燃着了。只要一颗灵魂中跳出一点火星，就能把灵火带给那个期待着的灵魂。（[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四册第59页）

国王　人生的种种鹄的，往往在最后关头达到了完成的境界；长期的艰辛所不能取得结果的，却会在紧急的一刻中得到决定。虽然天伦的哀痛打断了爱情的温柔的礼仪，使它不敢提出那萦绕心头的神圣的请求，可是这一个论题既然已经开始，让悲伤的暗云不要压下它的心愿吧；因为欣幸获得新交的朋友，是比哀悼已故的亲人更为有益的。（[英]莎士比亚：《爱的徒劳》《莎士比亚全集》第二卷第276-277页）

阿伽门农 ……人们在被命运眷宠的时候、勇、怯、强、弱、智、愚、贤、不肖，都看不出什么分别来；可是一旦为幸运所抛弃，开始涉历惊涛骇浪的时候，就好象有一把有力的大扇子，把他们扇开了，柔弱无用的都被扇去，有毅力、有操守的却会卓立不动。（[英]莎士比亚：《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莎士比亚全集》第七卷第139页）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在这个所谓人生的若干年月里面，时常因为几分钟的关系，竟使所有过去的岁月和未来的岁月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意义；使我们明白了过去的虚荣和罪恶，对将来的展望也全部变更，从前我们所热烈希望的目标成为可憎可厌的东西了。一刹那的时间可以把我们的志趣和努力转换一个方向，使整个人生的目标完全改变一个样子。（[英]盖斯凯尔夫人：《玛丽·巴顿》第170页）

……人生一世，总有些片段当时看着无关紧要，而事实上却牵动了大局。（[英]萨克雷：《名利场》第60页）

……不过话又说回来啦，这些叫人愁闷，叫人绝望的种种波折，从某一种意义来看，也叫人欢迎，因为有了它们，咱们就可以把命运所喜欢拨弄的残酷揶揄看得无足轻重了。我曾听说过，有些一下得到幸福的人，一心只怕不能活着享受，焦虑而死。（[英]哈代：《还乡》第272页）

……看来人的本能是不可信赖的。菲利蒲百思不得其解，他问自己，生活的法则是什么呢？如果那条法则没有用处，那么为什么人们按照某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方式行动呢？人们是根据自己的感情来行动，可是人们的感情却是可以好也可以坏的呀；看来，把人们引向成功或是灾难似乎只是一种机遇而已。生活仿佛是一场不可解的大混

乱。人们奔忙着，被各种他们所不知道的力量驱赶着；而他们却总是与他们追求的目的失之交臂。好象他们只不过是在为奔忙而奔忙似的。（[英]毛姆：《人性的枷锁》第682页）

凡人一生之中，总必遇到过几次紧要关头，当时如果向一条路走，就是严格实践正义和责任，向另外一条路走呢，就有获得个人幸福的可能，因此要觉得踌躇不决。而这两条路的分界线，是不一定划然分明的。…… （[美]德莱塞：《珍妮姑娘》第72页）

堂吉诃德说："运道往往在不幸的地方开着一扇门，让坏事有个补救。"（[西班牙]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上册第110页）

只管走过去吧，不必逗留着去采了花朵来保存，因为一路上，花朵自会继续开放的。（[印度]泰戈尔：《飞鸟集》第21页第102条）

（5）从深刻的记忆里抽出丝来

——人生经验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论语译注》第164页）

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 （庄子：《田子方第二十》《庄子集释》第707页）

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

喻大。（司马迁：《司马相如列传》 《史记》九第3054页）

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只言绳自直/安知室可欺/百胜 虑 无敌/三折乃良医/人生不失意/焉能暴己知？（刘禹锡：《学阮公体三首》《刘禹锡集》第188页）

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的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

……凡趣味总要自己领略，自己未曾领略到时，旁人没有法子告诉你。佛典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问我这水怎样的冷，我便把所有形容词说尽，也形容不出给你听。除非你亲自嗑一口。（梁启超：《学问之趣味》 《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第15-16页）

人间世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象"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鲁迅：《南腔北调集·世故三昧》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590页）

近来有人想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诗，就是研究比量诗的尺度，音节，字句，想归纳出做好诗的定律，揭破历代诗人家传的秘密；犹之有人也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恋爱，记载在恋中人早晚的热度，心搏的缓急，他的私语，他的梦话等等，想勘破恋爱现象的真相。这都是人们有剩余能耐时有趣味的尝试，但我们却不敢过分佩服科学万能的自大心。西洋镜从镜口里望进去，有好风景，有活现的动物世界，有繁华的跳舞会，有科学天才的孩子们就揎拳掳臂的不信影子会动，一下子把镜匣拆了，里面却除了几块纸版，几张花片，再也寻不出花样的痕迹。

所以"研究"做诗的人，尽让他从字句尺度间去寻秘密，结果也

无非把西洋镜拆穿，影戏是看不成了，秘密却还是没有找到。……

所以宇宙间基本的现象——美，恋爱，诗，善——只有各个人自己体验去。你自己体验去，是唯一的秘诀。（徐志摩：《杂记（二）》《徐志摩全集散文集（丙）》第4—5页）

一个人当在家庭中的时候，有时不止是觉不出什么好处来，而且烦腻；设若你独自远居在旅舍里，或者到了陌生的地方，没有人共你说话，也没有人能以真心的安慰，使你减却寂寞，到了望着天空的飞云出神，或是在灯前无味的斜坐的时候，那末，想起家庭中安适而快慰的生活，总不禁有些恋恋而且可惜的意味了。一切的事，都是那样，当前见惯也就罢了，然而赋有最大的权威的就是“过去”二字。一句话的听到，一个人的遇到，一枝野花来委在泥里，一只班鸠飞过墙顶上，但使是“过去”呵，你不是善忘的人总不能没有点过去的思量与怜惜的！其实这不过是就最平常平常的事说罢了。也或者人人以为是平常的事，而却令心细的人们，一辈子永久而勿遗失的挂在心上呢。（王统照：《青松之下》《王统照文集》第一卷第181页）

一个人，自己每每不知道自己性格因为一种烦恼变化到怎样，然而他能在自己发昏中看出别人的一切来。一个在愁苦中人非常能同情别的愁苦的人，这事实，要一个曾经苦过愁过的人就能举出证据来了。（沈从文：《或人的太太》《沈从文文集》第二卷第274页）

人世幸福照例是孪生的，忧患也并不单独存在。在生活中我们常会为一只不能目睹的手所颠覆，也常会为一种不能意想的妒嫉所陷害。（沈从文：《都市一妇人》《沈从文文集》第四卷第225页）

过去的事就让它埋葬了罢！为什么还要挖开过去的坟墓？（巴金：《家》《巴金选集》第一卷第105页）

对于一个满腹心事的人，再没有比火车更投契的知音了。在它那雄壮的轮轴节奏上，你可以自由地谱写任何心句。（萧乾：《梦之谷》《萧乾选集》第一卷第176页）

过了片刻，李自成拍拍摇旗的肩膀，等他抬起头来，说：

“摇旗，你别哭，听我说。”停一停，又接着说：“人，都是吃五谷长大的，谁一生能不办几件错事儿？好比走路，也都有一步踏错了脚的时候。……”（姚雪垠：《李自成》第二卷下册第1219页）

人们常常有这么一种体验：碰到热闹和奇特的场面，心里面就象被一根鹅羽撩拨着似的，有一种痒痒麻麻的感觉。总想把自己所看到和感受的一切形容出来。（秦牧：《花城》《长河浪花集》第210页）

人之常情往往是你得不到的恰恰是你想要的。你要的偏偏是你得不到的。永远存在一种欠缺，一种遗憾。（何为：《岁暮涂鸦》《何为散文选》第40页）

一个人如果失去了收信的幸福，倒是大可悲哀的事。首先你没有拆信时的激动、期待和想望。你不能细细研究信封上的笔迹，不能前后左右审察邮戳，在探索中寻求某种乐趣。甚么都没有，甚么都得不到。其时你也许觉得空虚，寂寥，借此也可能语出不羁，大发牢骚，乃至独自感伤一番，过后又嘲弄自己感伤的幼稚可笑。就真是为了一封信吗？（何为：《语录·随想·断章》《何为散文选》第61页）

人通常都有这样的心理：当他的追求达到绝境的时候，就很容易由妒怨变为冷嘲。（罗烽：《专员夫人》《罗烽文集》第一卷第300页）

人们的最初印象，有时候是荒谬的，但有时候也是非常准确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拿着自己全部生活经历的镜子，映照出初次接触的事物，这就是对事物的新鲜感；新鲜感总是有一定的敏锐性和准确性的，而习惯熟了却象一把沙土，往往会把一盆清水搅混。（李准：《黄河东流去》上册第298页）

人的思念有时候会产生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对事情的判断往往非常准确。（李准：《黄河东流去》下册第390页）

生活的逻辑就是这样古怪，当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什么事的时候，并不十分着急，可一旦发现来不及了，要想抓紧做点什么，却常常赶不上趟，以至后悔莫及。细想我们浪费了的许许多多宝贵时光，真是连哭都迟了。（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上册第332页）

一个人给自己的牛奶烫了，喝别人的凉水也要先吹一吹。（[俄]屠格涅夫：《父与子》第44页）

在生活中，庸俗东西的出现，往往还有点好处：它能使过度紧张的心弦松弛下来，使自以为是或者得意忘形的情感清醒过来，使人注意到这两种情感都彼此相似，有很密切的关系。（[俄]屠格涅夫：《父与子》第140页）

有时候，生活中常常发生这种情况：两个已经认识、但彼此并不很接近的人，却忽然间在非常短暂的时间里很快亲近起来，——这种彼此亲近的意愿，立即在他们的目光中，在他们友好、悄悄的微笑里，在他们自己的一举一动中表现出来。（[俄]屠格涅夫：《贵族之家》第92页）

人生中有这么一些时刻，有这么一些感情……对这些时刻，这些

感情，人们只能够从旁体会，却很难明说出来。（[俄]屠格涅夫：《贵族之家》第215页）

被一种思想或者热烈的爱情所强烈地和时时刻刻地萦绕着的人们中，可以看到一种共同的东西，待人举止某种外表的相似之处，而不管他们的品质、能力、社会地位和教养有什么不同。（[俄]屠格涅夫：《猎人手记》第64页）

常有这样的事：假如一个人有意找什么东西，他处处都会发现他要寻找的东西；即使没有一点痕迹，他也会看出明显的痕迹来；即使连影子都没有，他也不但能看出他所需要的东西的影子，还能看出他所需要的一切来，他看得见它们的最真实的轮廓，并且这些轮廓会随着他的每一道新的眼光和每一个新的念头而变得更加明晰。（[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288页）

人总喜欢寻求一些能够给自己减轻痛苦的思想。（[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368页）

人只有在两种场合才轻举妄动：或者操之过急，出于一时的冲动，或者当一个人没有自由，被阻力所刺激的时候。（[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468页）

一个陷在错误中的人，不管他的思想多么顽固，假如另外有个修养更好，对事情认识得更清楚、理解得更透彻的人经常努力，把他从错误中引拨出来，错误也就不会再持续下去。（[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468页）

一个人只有当人家完全不去干涉他的时候他才能够判断，只有当人家不去刺激他的时候，他才不会急躁，只有当人家不去剥夺他的

幻想，而让他自己去认清这些幻想的好坏的时候，他才不会希罕它们。（[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473页）

聂赫留朵夫经历到凡是受伤的人常会发生的那种情形。这种人觉得别人仿佛老是故意来碰他疼痛的地方。其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无非是因为只有疼痛的地方才能感到别人在碰他。（[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第328页）

“我要永远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应当期望报酬，在这个世界上既没有名誉，也没有公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得不奸诈，不得不残酷。”（[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一册第126页）

在开始旅行或改变生活方式的时候，善于思虑的人们总要陷入一种严肃的心境。在这样的时候，人们检查过去，计划将来。（[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一册第172页）

假如一个缺少自信心的人初经介绍的时候默不作声，然后觉出沉默不成体统，于是露出急于找话说的神情，那效果是很坏的。（[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第一册第369页）

“温暖而舒适的书房跟这个病室并没有甚么差别，”安德列·叶菲梅奇说，“人的恬静和满足并不在人的外部，而在人的内心。”

“您这话是甚么意思？”

“普通人从身外之物，那就是说从马车和书房，寻求好的或者坏的东西，可是有思想的人却在自己内心找那些东西。”（[俄]契诃夫：《第六病室》 《契诃夫小说选》下第435页）

玛尔科斯·奥瑞里斯说：“痛苦是一种生动的痛苦观念：运用意志的力量改变这个观念，丢开它，不诉苦，痛苦就会消灭”。这话

说得中肯。大圣大贤，或者只要是有思想、爱思索的人，他们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因为蔑视痛苦；他们永远心满意足，对任甚么事都不觉着奇怪。（[俄]契诃夫：《第六病室》《契诃夫小说选》下第435页）

真的，我已经不是孩子了，无论精神或肉体上都已迅速成长起来，我现在已不光靠感情生活，已经获得驾驭感情的权力了，对于我所看见的和领悟到的一切，我已经开始能分辨，并开始对周围的和我所经历的事情表示某种程度的轻蔑。这种变化在由童年转到少年的时候已经体验过，现在不过加倍地体验到罢了。（[俄]伊万·蒲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第96页）

其实，一个人在生活中发生一件重大的或颇有意义的事件，而这件事又要求立即作出决断的时候，他是很少去思虑的，只乐于听从内心的暗中支配。（[俄]伊万·蒲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第152页）

一个人无论做了什么，但最终他将切身感到一种无望的空虚，并为他一生所耗尽的精力沉痛地感到惋惜。而沉湎于自我、在内心里玩味着痛苦的人，一辈子都会感到自己是一个思想丰富的人，是一个英雄。人在内心里有了某种牢靠的东西，那他就准能摆脱精神上的贫乏，而世界上没有比痛苦更为牢靠的东西了。（[苏]高尔基：《与世隔绝》《高尔基文集》第三卷第46页）

老弟，这是和麻疹一样的小儿病。我们大家都要得这种病，身体强的人得的轻一些，身体弱的人得的重一些。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但是还没有看清生活和自己在生活中的地位时，他就会得上这种毛病。你以为世界上只有你一个是好吃的黄瓜，所以大家都想吃掉你。过了不久以后，当你发现，你的美好心灵，和别人的心灵相比

并没有什么差别，你就会轻松些。而且，你会觉得有点惭愧——你的钟是那么小，在节日钟声鸣响时，连听也听不见，那又何必往钟楼上爬呢？以后，你还会知道，你的钟声只有在齐鸣的时候才能够听见，单独鸣响的时候就会淹没在那些旧钟的嗡嗡声中，好象苍蝇掉在油里一样。我说的，你懂了吗？ （[苏]高尔基：《母亲》 《高尔基文集》第十一卷第125页）

过后很久我才明白，由于生活的穷苦贫困，俄罗斯人大抵都象小孩子似的喜欢拿忧伤来逗乐，拿它来玩弄，不因做不幸的人而羞愧。

在无穷无尽的工作日里，忧伤就是节日，闹火灾就是逗乐；在一无所有的脸上，连伤痕也是点缀……。（[苏]高尔基：《童年》《高尔基文集》第十五卷第182页）

要分析我进屋之后的感受是永远不可能的……难道还能够记住母亲同儿子、丈夫同妻子、一对恋人别后重逢的最初一瞬间所倾吐的话语吗？如果把这些话语一字不差地写在纸上，不过是些最普通的、最寻常的、甚至滑稽可笑的话。但在当时，每个字都显得美妙恰当，情意深长，因为它们是从最亲爱的人嘴里说出来的啊。 （[俄]库普林：《阿列霞》 《库普林选集》第一卷《中短篇小说选》第203页）

大概，在精神生活方面，一个人的智能是不分什么界线的。一个人是不能够单感觉或者单思考的。即使是思考的时候，他也不免会感觉，而即使是感觉的时候，他也不免会思考。然而，这些智能所表现的力量却难得是同时相等的。有时思考居主位，有时感觉占上风。有时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即：感觉力虽然已经充分活动，但还没有来得及控制住一个人，而思考力虽然已经停止运行，但还没有进入睡眠状态。 （[苏]费定：《篝火》第144页）

她长得美，不过，更重要的是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一个聪明人

永远不会使人寂寞，也不会使人感到厌倦。（[苏]巴甫连柯：《幸福》第42页）

把一切都看得轻而易举的人只能是懒鬼……有谁能过轻松的日子呢？……只有坏蛋和无赖……。（[苏]巴甫连柯：《幸福》第54页）

严格地说，肉体上的痛苦是不存在的。在痛苦里总包含着精神的因素，因此精神境界越高，越有组织性，就越容易减除痛苦。……一个人不幸的程度要由他自己对不幸的看法来决定。（[苏]巴甫连柯：《幸福》第106页）

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是在人跟人的关系里，——死板的公式要少些。（[苏]巴甫连柯：《幸福》第352页）

所有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每当一个人有所得的时候，他同时也必有所失——你往前走，就得同昨天还是你生活中的那些欢乐与不幸永远告别。（[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133页）

一个人是难以了解别的国家的风俗习惯的，即使他对这种风俗习惯进行过一个时期的仔细观察；至于一个旅行者那就更不用说了。（[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160页）

有一种人，他为了摆脱内心的激动状态，自己常常需要说话和爱听别人说话。（[苏]西蒙诺夫：《没有战争的二十天》第167页）

我真的是这样想的。最好让自己成为自己的幸福或不幸的铁匠，而不要成为某种得不到报答的铁砧，象铁砧那样，生活就会乱敲它，就会随便用什么东西敲它，想怎样敲它就怎样敲它。（[苏]西蒙诺

夫：《没有战争的二十天》第223页）

不过，还在很早以前有谁跟她说过，男人是不怕女人喊叫的，他们对这些叫喊只觉得可笑，要哭才行，任何一个人，甚至是心肠最硬的官僚主义者也经不起女人的眼泪。（[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280页）

一个人在内心里，始终不能相信有什么永无止境的事情：觉得一切终归有它的尽头。（[苏]西蒙诺夫：《日日夜夜》第368页）

土地没有太阳不能生活，人没有幸福也活不下去。在经历极大痛苦和忧虑的时刻我们的心就像泉水一样，能洗清污泥，这时候人才会懂得人道的真价值，才会懂得什么是幸福。在这种时候，你才会惊讶地看出你这一辈子需要的东西是多么少，又是多么多，看出你自己所走的路是多么不好；看出人们见面时老是熟悉地说“白天好”，可是并没有创造出好日子来，如果抱怨日子过得不好，那就更糟了，因为日常琐事的尘埃常会遮住你的眼睛，使你看不到太阳的温柔的光芒。（[苏]斯捷尔玛赫：《人血不是水》第220页）

对于小孩子来说，大人永远是聪明的，有权威的。等他们长大之后，回头再一看，就会发现我们这些老师并不象原来以为的那样见多知广，那样聪明。他们的先辈干的事有些很可笑，甚至很可怜。时代的车轮越转越快。我们自己应该讲讲自己，说出我们的认识，经验。我们的先辈曾经试图通过民间传说形式做这件事。他们也曾想要向后代证明，他们是多么伟大。我们现在是根据他们的精神遗产来评说他们。（[苏]钦基兹·艾特玛托夫：《一日长于百年》第159页）

人生的途中你见到过多少鲜花/你不是随意而是有选择地择攀/然而你却既不能又不会/使两朵花儿协调地相连。（〔苏〕谢·谢·纳罗甫恰托夫：《盲姑娘》 《苏联当代诗选》第271页）

假如人们对一年、一月、一周，甚至五分钟之后将要发生什么都能事前了如指掌的话，那样的生活岂不是有点枯燥乏味？（〔苏〕A·安德列耶夫：《青春激荡》第387页）

当我们的心灵受到压抑的时候，该称做什么呢？懊丧？愁闷？一团看不见的、但是浓密而沉重的迷雾进入胸膛，把那里的一切紧紧裹起来，向正中挤压。我们只感到这股挤压的力量和这一团迷雾，甚至一时闹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苏〕亚·索尔仁尼琴：《癌病房》第一部第77页）

冒险，这是一种不成熟的人，易动感情的人，不会把事业中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和目标联系起来的人的一种禀性。冒险就是欺骗，或者差不多是欺骗，而建立在欺骗上的东西从来都是不牢靠的。（〔苏〕萨·丹古洛夫：《库兹涅茨桥》第一部第304页）

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在你同你的朋友长期分离的日子里，你一直记得他的形象，可是后来当你突然遇见他时，你发现你虽然认识他这么许多年，却仍旧没有记住他，根本没有记住，他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苏〕萨·丹古洛夫：《库兹涅茨桥》第一部第409页）

受本能引导的人和有思想的人相比较，是有短处的，人家可以立刻猜到他们的用心：本能的感应太自然，太刺眼，不会不立刻让人家看见；反之，要深知有思想的人的念头，就得有双方的同样的智慧。（〔法〕巴尔扎克：《米露埃·雨儿胥》第31页）

一个人重新获得自己的生活、幸福和爱情，照一般的规律来说，似乎应该连奔带跑、疯狂地扑上去吧。是的，不过精神上受到深刻刺激的人应该例外。谁心迷神乱地经历过一连串背信弃义的灾难，哪怕是在快乐之中，也会变得机警慎重，他因为怕把自己悲惨的命运传染给自己的亲人，给他们带来不幸，虽然在幸福之中，也要小心翼翼地前进。天堂的门重新打开了；我们在走进去以前，先要仔细观察一番。（[法]雨果：《笑面人》下册第685页）

一个人在生活上或财产上遭了大难，还可能不为所动，但有时有一种神秘可怕的打击，打在人的心头上，却能够使人一蹶不振。（[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一册第5页）

住室虽陋，如果能有幸福的彩光的照耀，那也就是无比美好的环境了。我们每个人在过去的经验中，谁都有过海市蜃楼。（[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二册第526页）

如果认为幸福和纯洁的感情可以使人进入完善的境界，那是错误的。我们已经见到，专一的感情只能使人健忘。在这种情况下，人会忘记做坏事，但也会忘记做好事。（[法]雨果：《悲惨世界》第四册第1251页）

一切伟大的东西都有一种神圣的威力。欣赏平凡的东西和小山是容易的；可是那些过于崇高的东西，不管是一个天才或者一座高山，不管是一个议会或者一件杰作，在离得太近去看的时候，是会使人惊骇的。一切高峰仿佛都是过分夸张的东西。爬上去是使人疲乏的。人们在爬上断崖绝壁的时候会喘不过气来，在下斜坡的时候会滑跌，在走崎岖不平的、幽美的山地时会受伤，喷着浪花的山洪表示那里有悬崖深谷，浓密的云层表示里面有高的山峰；向高处爬和跌下来同样是使人心惊胆战的。因此惊骇的感觉超过了钦佩的心情。人们产生了这

种古怪的感觉：厌恶伟大的事物。人们看见深渊，却看不见崇高的境界；人们看见鬼怪，却看不见非凡的人物。（[法]雨果：《九三年》第174页）

（维勒普娄小姐说：）

“好，就是这了。现在小说很时髦，社交场上的妇女们都读小说，并且尽可能把它变成行动，而这一切却一点也没有传奇味道。在人们所谈的最狂热的爱情的上千种奇遇中，没有一种有真正的情感。人们可以看到诱拐、决斗、奉父母之命的强迫婚姻、群众认为是荒唐的婚姻，甚至可以看到自杀，在这一切之中，激情并不比我对兄弟的教师的热情更多。虚荣以各种形式出现，人们迷失方向、结婚、或者自杀，为了使人谈论自己。请你相信我，真正的激情，是人们藏在内心的激情，真正的小说是那些公众不知道的小说；真正的痛苦是人们默默承受着的，不愿别人怜悯和安慰的痛苦。”（[法]乔治·桑：《木工小史》第306页）

“那我真替您难过，福克先生，因为孤独是很痛苦的。难道您就没有一个亲人能分担您的痛苦吗？可是人们常说：痛苦似重担，两人来分摊，强似一人担。”（[法]儒勒·凡尔纳：《八十天环游地球》第260页）

当一个人匆忙上路，在旅途中又心急如焚，希望尽快到达目的地时，一定会因为连续不断的疑虑、恐惧和惶惑而感到路途格外漫长，身心也格外疲惫。（[法]都德：《一个女人的沉沦》第155页）

一事而反复申说，于时间上总是一种浪费；但对于事态之性质多讲几次却能为我们赢得余裕，因这将省去将来许多唇舌。冗长累赘的讲话之不适办事，正如衣袍披风的拖裙过长之不适骑射。讲话开场白、转折语、解释语乃至征引他人的话过多等等，最是时间上的巨大

浪费；虽其用意仿佛出于谦逊，然而华而不实，也只属虚文。不过遇到人的认识上出现阻梗不通时，亦须提防过于简径直捷；这时，为要清除原有认识，便不免有一番开场绪论之类的语言，正如对病患者必须先经一道热敷，然后方能用药。（[英]弗朗西斯·培根：《说办事迅速》《英美散文六十家》上册第14页）

里奥那托　……人们对于自己并不感觉到的痛苦，是会用空洞的话来劝告慰藉的，可是他们要是自己尝到了这种痛苦的滋味，他们的理性就会让感情来主宰了，他们就会觉得他们给人家服用的药饵，对自己也不会发生效力；极度的疯狂，是不能用一根丝线把它拴住的，就像空话不能止痛一样。不，不，谁都会劝一个在悲哀的重压下辗转呻吟的人安心忍耐，可是谁也没有那样的修养和勇气，能够叫自己忍受同样的痛苦。所以不要给我劝告，我的悲哀的呼号会盖住劝告的声音。（[英]莎士比亚：《无事生非》《莎士比亚全集》第二卷第153—154页）

刚特　凡是日月所照临的所在，在一个智慧的人看来都是安身的乐土。你应该用这样的思想宽解你的厄运；什么都比不上厄运更能磨炼人的德性。不要以为国王放逐了你，你应该设想你自己放逐了国王。越是缺少担负悲哀的勇气，悲哀压在心头越是沉重。去吧，就算这一次是我叫你出去追寻荣誉，，不是国王把你放逐；或者你可以假想噬人的疫疠弥漫在我们的空气之中，你是要逃到一个健康的国土里去。凡是你的灵魂所珍重宝爱的事物，你应该想像它们是在你的未来的前途，不是在你离开的本土；想像鸣鸟在为你奏着音乐，芳草为你铺起地毯，鲜花是向你巧笑的美人，你的行步都是愉快的舞蹈；谁要是能够把悲哀一笑置之，悲哀也会减弱它的咬人的力量。

波林勃洛克　啊！谁能把一团火握在手里，想像他是在寒冷的高加索群山之上？或者空想着一席美味的盛宴，满足他的久饿的枵腹？

或者赤身在严冬的冰雪里打滚，想像盛暑的骄阳正在当空晒炙？啊，不！美满的想像不过使人格外感觉到命运的残酷。当悲哀的利齿只管咬人，却不能挖出病疮的时候，伤口的腐烂疼痛最难忍受。（[英]莎士比亚：《理查二世》《莎士比亚全集》第四卷第322—323页）

亲王　我完全知道你们，现在虽然和你们在一起无聊鬼混，可是我正在效法着太阳，它容忍污浊的浮云遮蔽它的庄严的宝相，然而当它一旦穿破丑恶的雾障，大放光明的时候，人们因为仰望已久，将要格外对它惊奇赞叹。。要是一年四季，全是游戏的假日，那么游戏也会变得像工作一般令人烦厌；惟其因为它们是不常有的，所以人们才会盼望它们的到来，只有偶然难得的事件，才有勾引世人兴味的力量。所以当我抛弃这种放荡的行为，偿付我所从来不曾允许偿还的欠债的时候，我将要推翻人们错误的成见，证明我自身的价值远在平日的言行之上；正像明晃晃的金银放在阴暗的底面上一样，我的改变因为被我往日的过失所衬托，将要格外耀人眼目，格外容易博取国人的好感。我要利用我的放荡的行为，作为一种手段，在人们意料不及的时候一反我的旧辙。

（[英]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上篇》《莎士比亚全集》第五卷第14-15页）

当人们不满于他们目前的现状，而把一个更坏的情况与它相比的时候，上天往往就要替他们换一换地位，让他们从本身的体验中认识到以前的生活是如何幸福，这真是一件报应不爽，值得深思的事。（[英]笛福：：《鲁滨孙飘流记》第30—31页）

总之，事理和经验已经使我理解到，平心而论，世界上一切好东西对于我们，除了拿来使用之外，没有别的好处。任何东西，积攒得多了，最好送给别人；我们所能享受的，至多不过是我们能够使用的

部分罢了。 ([英]笛福:《鲁滨孙飘流记》第114页)

……我已经懂得多去注意我的处境中的光明的一面,少去注意它的黑暗的一面,多去想到我所享受的,少去想到我所缺乏的。这种态度有时使我心里感到一种衷心的安慰,简直无法用言语表白。我把这些话写在这里,就是希望那些不知足的人们注意到,他们之所以不能舒舒服服地享受上帝赐给他们的东西,是因为他们在盼望、贪求他们还没有得到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们对于所需要的东西感到不满足,都是由于我们对于已经得到的东西缺乏感激之心。 ([英]笛福:《鲁滨孙飘流记》第115页)

……可见,我们一般人,非要亲眼看见更恶劣的环境,就无法理解原有环境的好处;非要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就不懂得珍视自己原来享受到的东西。 ([英]笛福:《鲁滨孙飘流记》第123页)

在愁苦的时候咀嚼过去的快活,真难过得叫人没个抓摸处,那滋味比什么都苦。 ([英] 萨克雷:《名利场》第288页)

人生中可以看到的奇特场面,就是每个人都本能地竭力把那些阴暗的事实掩盖起来,把它们放在一大堆构成人与人相互交谈的表面话题之下,不去触动它们。 ([美]霍桑:《利己主义;或胸中的蛇》《霍桑短篇小说集》第198页)

有时袭击我们的物质和精神的变化,在当时,意义是不很明了的。经过一阵震惊的意识,一阵觉得危险的意识,我们就明明已经恢复原状,然而变化是来过的了。我们总有一部分地方决不会和从前一样。…… ([美]德莱塞:《珍妮姑娘》第74页)

一桩事能够做上两回/一切就会周到完美。 ([德]歌德:《格

言篇》 《歌德诗集》下第269页）

突然的痛苦，一下子就完了，而长期的折磨，好比经常受杀戮之痛而不能绝命。 （[西班牙]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上册第236页）

根是地下的枝。

枝是空中的根。 （[印度]泰戈尔：《飞鸟集》第21页第103条）

（6）提着来自心灵的泉水灌溉

——友谊交际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篇第四》《论语译注》第41页）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论语·颜渊篇第十二》 《论语译注》第132页）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篇第十三》 《论语译注》第141页）

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论语·李氏篇第十六》《论语译注》第183页）

万章问曰：“敢问友”。

孟子曰："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孟子·万章章句下》《孟子译注》上第237页）

夫以利合者，迫穷祸患害相弃也；以天属者，迫穷祸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与相弃亦远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庄子：《山水第二十》《庄子集释》第685页）

好称人恶，人亦道其恶；好憎人者，亦为人所憎。（刘向：《说苑·谈丛》《说苑疏证》第447页）

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能回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诸葛亮：《论交》《诸葛亮集》第45页）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霑巾。（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全唐诗》第676页）

知音不易得/抚剑增感慨/当结九万期/中途莫先退。（李白：《赠从弟宣州长史昭》《李太白全集》第618页）

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所狄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韩愈《柳子厚墓志铭》《韩昌黎文集校注》第295页）

北风临大海/坚冰临河面/下有大波澜/对之无由见/求友须在良/得良终相善/求友若非良/非良中道变/欲知求友心/先把黄金炼。

（孟郊：《求友》 《全唐诗》第4197页）

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虎异谷风，虎啸而谷风起；蛇非山雾，蛇踊而山雾兴，理所同耳。夫异类殊群，异情同行。虽蛤因雀化，而蛤不与雀游；鸳自鼠为，而鸳不与鼠匹：理所异耳。然父子兄弟非不亲矣，其心未必同；君臣朋友非不踈矣，其心未必异。故瞽瞍愚而重华圣，盗跖贪而柳下廉；刘季困而纪信焚，伯桃饿而角哀死。亦犹烟灰同出，飞沉自分；胶漆异生，而坚固相守也。然则情性不等，同异难并。 （罗隐：《两同书·同异第九》 《罗隐集》第275页）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欧阳修：《朋党论》《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十七）

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 （贺铸：《六州歌头》 《全宋词》第538页）

夫空谷足音，见似人犹喜，而谓我不欲见人，有是理乎？第恐尚未似人耳，苟其略似人形，当即下拜而忘其人之贱也，奔走而忘其人

之贵也。是以往往见人之长而遂忘其短，非忘其短也，方且隆礼而师事之，而况知吾之为偏爱耶！何也？好友难遇，若非吾礼敬之至，师事之诚，则彼聪明才贤之士，又曷肯为我友乎？必欲与之为友，则不得不致吾礼数之隆。然天下之真才真聪明者实少也。往往吾尽敬事之诚，而彼聪明者有才者终非其真，则其势又不得而不与之疏。且不但不真也，又且有奸邪焉，则其势又不得而不日与之远。是故众人咸谓我为无目耳。夫使我而果无目也，则必不能以终远；使我而偏爱不公也，则必护短以终身。故为偏爱无目之论者，皆似之而非也。（李贽：《焚书·高洁说》 《焚书、续焚书》第105—106页）

或问李生："子好友，今两年所矣，而不见子之交一人何？"曰："此非若所知也。余交最广，盖举一世之人，毋有如余之广交者矣。余交有十。十交，则尽天下之交矣。"

"何谓十？其最切为酒食之交，其次为市井之交。如和民交易平心，闵民油价不二，汝交之，我亦交之，汝今久矣日用而不知也。其三为遨游之交，其次为坐谈之交。遨游者，远则资舟，近则谭笑，谑而不为谑，亿多而奇中。虽未必其人何如，亦可以乐而忘返，去而见思矣。技能可人，则有若琴师、射士、棋局、画工其人焉。术数相将，则有若天文、地理、星历、占卜其人焉。其中达士高人，未可即得，但其技精，则其神王，决非拘牵龌龊，卑卑琐琐之徒所能到也。聊以与之交，不令人心神俱爽、贤于按籍索古，谈道德，说仁义乎？以至文墨之交，骨肉之交，心胆之交，生死之交：所交不一人而足也。何可谓余无交？又何可遽以一人索余之交也哉？"（李贽：《焚书·李生十交文》 《焚书、续焚书》第129页）

夫天下无朋久矣。何也？举世皆嗜利，无嗜义者。嗜义则视死犹生，而况幼孤之托，身家之寄，其又何辞也？嗜利则虽生犹死，则凡攘臂而夺之食，下石以灭其口，皆其能事矣。今天下之所称友朋者，皆其生犹死者也。此无他，嗜利者也，非嗜友朋也。今天下曷尝有嗜

友朋之义哉！既未尝有嗜义之友朋，则谓之曰无朋可也。（李贽：《焚书·朋友篇》 《焚书续焚书》第222页）

天下之达道五，而其一曰朋友之交。朋友者，所以析疑劝善，相切磋以进于道。故为仁者必取友。一理之未明，读书十年之久而不能贯，谘之于友，一朝而豁。如无友，则虽终至于悟，而日月亦已淹矣。凡人之为善，独为之则怠，共为之则精力以相感而生。将为不善，然惧吾友之知，亦或逡巡而中止。

呜呼！友道之哀也久矣。逐逐焉惟势是趋，惟利是骛。势既去，利既尽，则疏；又或相见则相诉，背则从而毁之。此不可以为友也。

余观今之为友者，无故而聚于一室，酒食嬉戏，相与为放辟淫侈之谈。孔子之所谓群居而言不及义，岂不难矣！抑或弛废其心，其与友相接，漫漫昏昏，无可相切磋之具，是则余之忧乎。余谓人不可无友，而友不可以常聚，平居则各键其门，各专其务，如田之有畔。逾时而一晤，晤则出所疑以相质问：吾友所得于未相见之日者有几？其未知而今乃进于知者几何物？其已能而习之，以无至于忘者几何事？有善则相旌，有不善则相砻，友之道如是而已。 （刘大櫆：《张弘勋诗集序》 《桐城派文选》第158—159页）

中国是用家族伦理作中心的社会，故中国人最爱把家族的亲谊硬加到朋友的关系上去。朋友相称为弟兄，……都是这个道理。朋友结拜为弟兄，更是这个道理的极端。

其实朋友是人造的关系，是自由选择的“人伦”，弟兄是天然的关系，是不能自由选择的“天伦”。把朋友认作弟兄，并不能加上什么亲谊。自己弟兄尽有不和睦的，还有争财产相谋害的。朋友也有比弟兄更亲热更可靠的。所以我主张朋友不应该结拜为弟兄。 （胡适：《朋友与兄弟》 《胡适文存》卷四第249页）

世界如何坏？坏在假好人/口是而心非，虽人不是人。…假兄弟，

煮豆燃豆萁/本是同根生，自己烧自己。（陶行知：《假人》《陶行知诗歌选》第45页）

晤谈的愉悦从哪里发生的呢？不在所谈的材料精微或重大，不在究极到底而得到结论(对这些固然也会感到愉悦，但不是我意所存)，而在抒发的随意如闲云之自在，印证的密合如呼吸之相通，如佩弦（朱自清——编者）所说的“促膝谈心，随兴之所至。时而上天，时而入地，时而论书，时而评画；时而纵谈时局，品鉴人伦，时而剖析玄理，密诉衷曲……”可谓随意之极致了。……能说多少，要说多少，以及愿意怎样说，完全在自己手里，丝毫不受外力牵掣。这当儿，名誉的心是没有的，利益的心是没有的，顾忌欺诈等心也都没有，只为着表出内心而说话，说其所不得不说。在这样的进程中随伴地感到一种愉悦，其味甘而永，同于艺术家制作艺术品时所感到的。至于对谈的人，一定是无所不了解，无所不领会，真可说彼此“如见其肺肝然”的。一个说了这一面，又一个推阐到那一面，一个说如此如此，又一个从反面证明决不如彼如彼，这见得心与心正起共鸣，合为妙响。是何等的愉悦！即使一个说如此，又一个说不然，一个说我意云尔，又一个殊觉未必，因为没有名誉利益等等的心思在里头作祟，所以羞愤之情是不会起的，驳诘到妙处，只觉得共同找到胜境似的，愉悦也是共同的。

这样的境界是可以偶遇而不可以特辟的。如其写个便条，说“月之某日，敬请驾临某地晤谈，各随兴趣之所至，务以感受愉悦为归”。到那时候，也许因为种种机缘的不凑合，终于没什么可说，兴味索然。……或在途中，或在斗室，或在临别以前的旅舍，或在久别重逢的码头，各无存心，随意倾吐，不觉枝蔓，实已繁多。忽焉念起：这不已沉入了晤谈的深永的境界里么？于是，一缕愉悦的心情同时涌起，其滋味如初泡的碧螺春，回味刚才所说，一一隽永可喜，这尤其与茶味的比喻相类。但是，逢到这样愉悦是初非意料的。（叶圣陶：《记佩弦来沪》《叶圣陶散文甲集》第128—130页）

料知人家欢喜什么，就让人家享受那种欢喜，遥远的阻隔不管，彼此还没相识也不管！这种情谊是非常可感的。（叶圣陶：《几种赠品》 《叶圣陶散文甲集》第333页）

……真朋友是相知，但相知谈何容易，你要打开人家的心，你先得打开自己的心，你要在你的心里容纳人家的心，你先得把你的心推放到人家的心里去。这真心的相互的流转，是朋友的秘密，是朋友的快乐。 （徐志摩：《海滩上种花》 《徐志摩全集（乙）》第133页）

贫贱论交古不多/弟兄同室尚操戈/来生缘分如能结/烛影刀声又若何！ （郁达夫：《读〈宋史〉》 《郁达夫诗词抄》第45页）

青年的男女哟！享受青春，原是你们的特权，也是我平时的主张。但是，你们在不幸的孤独者前头，总应该谦逊一点，方能完全你们的爱情的美处。

你们且牢牢记着罢！对于贫儿，切不要把你们的珍珠宝物显给他看，因为贫儿看了，愈要觉得他自家的贫困的呀！ （郁达夫：《还乡记·八》《郁达夫文集》第三卷第38页）

世上的一切事物，只是百千万面大大小小的镜子，重叠对照，反射又反射；于是世上有了许多璀璨辉煌，虹影般的光彩。没有蒲公英，显不出雏菊；没有平凡，显不出超绝。而且不能因为大家都爱雏菊，世上便消灭了蒲公英；不能因为大家都敬礼超人，世上便消灭了庸碌。……

所以世上一物有一物的长处，一人有一人的价值。我不能偏爱，也不肯偏憎，悟到万物相衬托的理，我只愿我心如水，处处相平。我愿菊花在我眼中，消失了她的富丽堂皇，蒲公英也解除了她的局促羞涩，博爱的极端，翻成淡漠，但这种普遍淡漠的心，除了博爱的小朋友，有谁知道？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七》 《三寄小读者》第70—71页）

我以为世界上的话最能使人快乐的，除却母亲的爱语，便是良友的深谈。有时愈说愈冲淡，也有时愈说愈纠纷，但无论如何，有余不尽之间，都是极其有味的。（谢冰心：《超人·遗书》《冰心文集》第一卷第139页）

人类呵/相爱罢/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向着同一的归宿。（冰心：《繁星十二》《冰心文集》第二卷第8页）

我们在平常，是太相信只有口能说话的事实了。其实口所能表白的不过是最笨的一些言词而已。用手、眼、眉说出的言语，实就全不是口可以来说尽的。所谓顶精彩的文字，究竟能抵得过用眉一聚表白得自己的心情的？真是很可以怀疑的。

他们俩全知口舌只是能作一些平常的唠叨废话，所以友谊的建立，自始至终是不着一文一字的。（沈从文：《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沈从文文集》第二卷第112页）

我喜欢读书，喜欢认识人，了解人。多读书，多认识人，多了解人会扩大你的眼界，会使你变得善良些，纯洁些，或者对别人有用些。（巴金：《第四病室》《巴金选集》第六卷第199页）

我的生命大概不会长久罢。然而在短促的过去的回顾中却有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这盏灯就是友情。我应该感谢它，因为靠了它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把旧家庭给我留下的阴影扫除了的也正是它。

世间有不少的人为了家庭抛弃朋友，至少也会在家庭和朋友之间划一个界限，把家庭看得比朋友重过若干倍。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也曾亲眼看见一些人结婚以后就离开朋友，离开事业。……

朋友是暂时，家庭是永久的。在好些人的行为里我发见了这个信条。这个信条在我实在是不可理解的。对于我，要是没有朋友，我现

在会变成怎样可怜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

然而朋友们把我救了。他们给了我家庭不能给的东西。他们的友爱，他们的帮助，他们的鼓励，几次把我从深渊的边沿救回来。他们对我表示了无限的慷慨。

我的生活曾经是悲苦的，黑暗的。然而朋友们把多量的同情，多量的爱，多量的欢乐，多量的眼泪分了给我，这些东西都是生存所必需的。这些不要报答的慷慨的施舍，使我的生活里也有了温暖，有了幸福。我默默地接受了它们。我并不曾说过一句感激的话，我也没有做过一件报答的行为。但是朋友们却不把自私的形容词加到我的身上。（巴金：《朋友》《巴金选集》第八卷第42—43页）

我想，我们很少了解别人。我们常常凭自己的一点点不完备的观察，就断定某某是怎样的人，某件事情是如何如何。许多人都犯了这样的错误，有时候连自己也不知道。（巴金：《一个女佣》《巴金选集》第八卷第61页）

友情的元素是复杂的，但彼此志趣不同，只靠单纯的情感，尽管十分真挚，却难免要分道扬镳，发生分裂的悲剧。（柯灵：《鱼书》《柯灵散文选》第36—37页）

用全疑的眼去看人，自然是人我之间永远得不到协调，永无安宁；用全信的眼观望，就随时随地遭到明枪暗箭，不得不因悲哀而流泪。（靳以：《人世百图·人的悲哀》《靳以选集》第五卷第410页）

人类的最正当最伟大最普遍的关系是朋友关系。……

青年们，我们需要朋友。我们要把意识范围增广，我们要把社会关系扩大，我们要找多数人做朋友，同时，我们自己也得配做多数人

的朋友。（徐懋庸：《打杂集·友谊与正义》《徐懋庸选集》第一卷第280—282页）

人生的苦痛是无穷的，它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但其中最可悯的，最无可挽救的痛苦就是孤独，是永久没有一个伴侣。死亡和离别之所以如此可怕，只因为它们是产生永恒的和暂时的孤独的源泉。人是不能离群的动物，当你知道你底朋友在分担着你的悲哀和痛楚时，你的悲哀和痛楚定会减轻；当你知道你底朋友在分享着你底光荣和欢乐时，你的光荣和快乐定会加倍。朋友使你在失望和危险之中有所倚托，找到一所可靠而安适的藏身之处，使你在疲惫和厌倦的当儿，回复了日常战斗的勇气。当你蹉跌时，他给你扶持；当你酣睡时，他给你警戒；当你昏迷时，他给你救醒。只要能倾心相许，剖腹相示，生死患难相共，那么即使受苦也毋宁是值得欣幸而无可悲伤的事情了。（黄秋耘：《交友》《黄秋耘散文选》第40页）

“平等”和“互惠”是友谊的两个标志，国与国之间如此，人与人之间亦复如此。征服者与投降者之间没有友谊可言，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没有友谊可言，狼与羊之间没有友谊可言，主人与奴隶之间也没有友谊可言。不要以为你的朋友象孩童般服从于你是一件好事，其实这里已经埋藏下爆破的炸药。两个人的联合，并不是取消了一个，应该仍然是两个独立的人。屈辱了朋友的人格和情操来迁就自己的人格和情操，这是比什么都更大的愚蠢，其结果只会把友谊的葡萄酒变成酸醋。当然，两个朋友在知识和能力上可以分得出你比他多，他比你多，在互相的帮助上，也许你得益大，也许他得益大。如果连这样也看成是“不等价的交易”，那末请你干脆不要谈什么友谊好了，几曾看见一个心灵吝啬病者享受到友谊的欢乐呢？

既成朋友，就是命运的同舟，利他即等于利己。……（黄秋耘：《交友》《黄秋耘散文选》第43页）

行走在亲密团结的花园里，愿我们日夜提着来自心灵的泉水，永

远去灌溉宽恕和友爱之花，灌溉尊敬和忠诚之花，而永远要拔掉猜疑和嫉妒的杂草。（柯蓝：《要有这样的心胸》《早霞短笛》第75页）

时间固然可以考验友情，但患难和战斗中产生的友情，并不在乎时间的长短。至于交游的宽广更不能证明友情的深厚。对友情唯一的考验，还是长久不变的真诚。（柯蓝：《考验》《早霞短笛》第76页）

生死一脉相流的战友的友情，使人类所有的任何友谊，都无可比拟。（冯德英：《苦菜花》第119页）

人往往是这样，当两人正在相好时，倒不怎么感到这种友谊的重要，可是一旦一方要失去另一方的危险存在时，就会痛切地感到这种丧失的巨大和友谊的可贵；而已经失去了，就会懊悔当初为什么不好好珍贵它。那怀恋的情绪，也会随着时间的漫步，愈来愈浓地延续下去。（冯德英：《苦菜花》第173—174页）

友谊之路，是需要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路上的许多障碍，也是需要人用自己的脚去踩平的。（袁鹰：《金缕鞋》《袁鹰散文选》第420页）

没有平等，就没有友谊，正象没有土地就没有庄稼，没有核桃树就没有核桃果。（王蒙：《蝴蝶》《夜的眼及其他》第168页）

被赏识者和赏识者，不是一条直线上的两点，也不是圆形的轨迹，它们之间的相遇，是一个偶然，……机会是很微的，但，一旦有一个意外的机遇，就会感到一种大欢喜。（彦火：《寻筋杜鹃》《枫杨与野草的歌》第50页））

热情相爱、衷心信赖的朋友，在过去的确不少。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就是这样的人。但现在我变成完全不同的人了。唉，我已经不需要朋友了，友谊是青年时代的一种可爱的通病。糟糕的是不能约束自己，认为所有的人都可以结交朋友的。（[俄]赫尔岑：《谁之罪？》第169页）

有人作伴，就是灾难也容易度过。（[俄]屠格涅夫：《处女地》第135页）

我们应当宽容小的弱点；……我们应当体谅每一个人。了解一切就会原谅一切，……。（[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173页）

“太太们之间的友情要比我们男人差得多，”尼维尔津说，“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事业、共同的思想。可是女人呢，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单独的生活：个人的，家庭的。社会的联系没有他们的份。我几乎没见过这种友情的例子……。”（[俄]车尔尼雪夫斯基：《序幕》第128页）

我巴望着有人来助我一臂之力，可是出现在我眼前的不是我所期待的帮助，而是人情世态中那些犹如浑浊的水泡般的、令人生厌而又不可能不看到的细节。我看到的那种水泡一样的细节愈来愈多了，同时它的伪善、庸俗以及狡诈的直率或者说直率的狡诈使我感到吃惊。我探索到了一些令人诧异的现象。譬如说吧，甲在一小时之前还同乙情投意合地共饮了一瓶烧酒，但他却对丙说，乙是恶棍，而乙则友善地告诉丁说，甲是傻瓜，还说什么，为了上帝的荣誉、为了未来的科学而诈骗他一下并不是坏事。丁向甲讨好、告密，并在获取应分的报酬之后又串通丙去一致对付甲。至于戊、己、庚、以至第一百零一个

人，也都无不在盘算着如何才能更堂而皇之地去进行尔虞我诈。人们扯谎、弄虚作假是出自各种各样的动机的：有的出于需要，也就是说，是为了把事情办成功；有的并无私心，只是为了科学和技术；有的是以大公无私、为扯谎和弄虚作假的纯艺术服务的面目出现的；最后，还有的则是无缘无故而撒谎和弄虚作假的。当然，无私的友情、舍己为人与互助精神的事例也是有的。我就见过很多，其中有些事例至今还是尽善尽美，纯洁无瑕。但是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发现大部分善美的东西原来比丑恶的东西更丑恶。人们要么直截了当以善美自吹自擂，要么行善是出于哗众取宠。人们在自我吹捧的时候，往往傲视公众，而众人当面捧场，背地里则在窃笑、恼恨，并且竭力显示自己是不受这种良好品行的良好影响所左右的。当然，对这一切我与其说是理解了，不如说是感受到了。（[苏]高尔基：《传记》 《高尔基文集》第一卷第113页）

当一个人因为对生活产生怀疑，对它困惑不解或身受它的凌辱而愤世嫉俗的时候，是多么痛苦。周围的生活沸腾着，对他的思虑和情怀淡然处之，漠不关心，而他由于不能与之交融，便蛰居在一间斗室里，只有孤寂用它那暗淡的眼睛从房间的各个角落里窥视着他。思想的火花就要熄灭，因为无处倾吐；情感就要枯萎，因为无人知音。因此当死神降临之前，他便早已死去……

一个温存的目光，一句由衷的话语，也许就能使他忍受生活给他的许多磨难。

假如女友之手能给他指出生路，那么因友情而受到鼓舞，因友情而变得崇高，因爱情而感到温暖的他就能活下去，就能创造生活，而绝不仅仅是幻想生活和渐渐地死去。 （[苏]高尔基：《梦》 《高尔基文集》第三卷第29页）

有过一段时间，他曾试图和人们接近，了解他们的志趣并象大家一样生活。但这样做必须作出各种让步，而这一点他又做不到。因为

要成为和大家一样的人，他就不得不附和那些他所不感兴趣的东西，而且几乎时时都要违背自己的心愿。那些给自己冠以正人君子和有识之士美称的人，总是挖空心思去维护和巩固他们享有这些美名的权利，并且千方百计地乔装打扮，掩盖其真实面目，但他们彼此之间却是漠不关心，冷若冰霜。每一个人的生活对另一个人来说都是秘密——一种有人害怕公之于众、有人则不愿去识破的秘密，于是彼此只能靠空谈来交往，而每人都自有一套城府在胸，为之呕心沥血，苦苦经营，至死也不披露。谁也没有觉察到我们生活中的这件可悲的怪事，任何人也没有发现，他自己这个尚未猜中的谜会在诸如此类的谜中周旋一辈子，任何人也没有发现，人与人的交往不过是一些空谈，一些言之无物的空谈。谁也不了解谁，谁也不想去了解谁。有几个词汇是人们常常拿来互作评价用的，但是当他们说“这人聪明”时，这样的评语并不能全面概括对方，因为聪明才智是千差万别的，正如人的活动性质各有所异一样。当一个人的才智过于精明，或甚有远见，或极其敏感，人们就会说：“这是个病态的人，”这和说拿破仑不过是个士兵一样，都是正确的。思想活跃被视作轻浮，一切创新统统被称之为反常。总之，生活成了一些极其不幸的人们疲于奔命的一派狂乱景象；这些人精神极为贫乏，操着不同的语言，互不了解，彼此轻率地进行指责，匆匆为对方妄下结论。他们全都只顾自己，可每个人却又竭力表白他还在为别的事情操心。其所以要作这样的表白，无非是为了引人注目，哗众取宠。大家对生活中的虚伪现象，如同对空气一样早已司空见惯，它也就越来越多，终于使人们产生隔阂。

但有时也有这样的时刻：在人们中间会感到舒畅，生活中充满了令人向往的美景，心情激动地期待着某种新的事物，对高尚而伟大的事业的憧憬之火在未来的远方熊熊燃烧，热烈的思想感情在人的心中升起，象绚丽夺目的彩虹光华四照。这样的时刻不多……但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尽管这些时刻只不过是“要使我们变得更高尚的一种欺骗”而已，但这样是可以生活下去的。现在，对于那些自暴自弃，逃避现实生活的人来说，要重返生活已为时太晚了，太晚而且没有进身

之物。要重返生活就须有所奉献，可他能拿出什么来呢？拿自己的花白头发，或是阴暗的思想，或是对人们的不信任吗？这些东西是不会受到欢迎的。（[苏]高尔基：《与世隔绝》《高尔基文集》第三卷第47页）

如今一架飞机在数小时之内即可横贯欧洲；在一夜之间即可由巴黎抵美国或印度；但是人们却和先前一样互相缺乏了解。把他们隔离开来的不是思想，而是语言，不是感情，而是表达这些感情的方式：风尚习俗，生活细节。互不了解是繁殖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仇恨的微生物的培养液："你瞧，他的生活和你不同，他不如你可又不愿承认；他说他过得比你强，他比你好；要是你不干掉他，他就要逼着你照他那样过日子。"……但是我觉得，缺乏相互了解，真正的和平共处是不可思议的。有人说，我们这个行星早已考察清楚了，如今轮到火星或金星了。不错，制图家对所有的高原、岛屿和沙漠都了如指掌；但是一个普通人却还很少知道，在一个早已发现的岛上、在那些远古时代即已被人发现的国度、以及在那些认为自己就是发现者的国度里，他的同辈人是怎样生活的。我之所以说这一番话，是因为我走遍了欧洲，到过亚洲和美洲，最后终于明白，要想了解别人的生活有多么困难。（[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一部第164页）

有些人的友谊，是由朋友们彼此经常嘲谑或者说笑表现出来的。他们之所以会采取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乃是因为不喜欢让感情明显地流露出来。只有那些善于怀着友爱嘲笑朋友的人，才会自嘲，同时懂得说笑话的真正用意。由于具有真挚的同情，人们说话时就往往会出言幽默，而一经含有幽默，他们就不再炫露自己的爱了，因为这种爱的炫露含有讨好的意味。（[苏]费定：《篝火》第202页）

友谊，世上有多少人在说这个词的时候指的是茶余酒后愉快的谈话和彼此对弱点的宽容！可是这跟友谊有什么关系呢？

不，我们碰到任何问题都要争论不休，我们毫不顾惜对方的自尊心，——不错，要是我们意见分歧，我们会把对方批评得体无完肤！可是我们的友谊反而因此更为巩固，更为深厚，变得象金石那样坚固。（[苏]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第824页）

“不过，假如没有朋友，倒也干脆。问题是这样的。客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朋友；另外一种是有用的人。这两种人往往合不来。比方说，您同时邀请这两种客人。您的朋友有时会不理解您为什么也邀请那些有用的人，他们会不以为然，他们会提醒您，说您在某时某地关于那些有用的人曾经说过不好听的话，他们甚至会闹出点儿不愉快的事来。可是，克鲁季里契，生活里少得了有用的人吗？老实说，您的为人之道的根本错误就在这里。您只是一个人。要知道独木不成林。可以没有一百个朋友，但要认识一百个有用的人，那时你就有强大的力量。因此，最好不要使您的朋友和对您有用的人在席上见面，应该在不同的时间分别邀请。我再说一遍，朋友是危险人物，他们可能使您跟有用的人闹翻。至于像您这样，事情就比较简单。”（[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310页）

他认为，在所有这些人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接近，互相联合在一起的因素；世界就其本质而言是不可分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自然的，合理的；决不可抗拒总的生活潮流，不要认为，落到你头上的烦恼和痛苦比谁的都多。“我有我的痛苦，”谢尔盖在心里默默地说，他第一次心平气和、毫无恶意地想起了女儿，也是第一次明确地感到，女儿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原谅的。“他有他的痛苦”，他想到了谢苗·多罗戈米林和米佳，对米佳的命运，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非常关心。“人人都有自己的痛苦，”他最后概括地说道，同时又朝那些孤零零地摆在幽暗的墙根的安乐椅和靠背椅扫了一眼。（[苏]阿·阿纳尼耶夫：《没有战争的年代》第一卷第224页）

对于那种人/我既没有同情也没有怜悯/他绕着圈子走向战斗/直到老年/对于我和我的同志/虽不是敌人，但也不是朋友。　　对于那种人/表里不一的/无论是见到卑鄙的家伙/还是见到勇敢的战士/总是装出一副和善的面孔/一律笑脸相迎者；　　对于那种人/为了自己的名利/而对同志绝情寡义者/那么，在他们的名和姓中/在他们的爱和恨中/我该如何？　　要为真理以诚相待/不要为根草渣而相持不下/不然/那就让他们走开/我不会惋惜/只当从来没在一块！　（[苏]尼·马·格里巴乔夫：《不要惋惜》　《苏联当代诗选》第196页）

一个人如果能领会友情的好处和温暖，就会把公众称作侦探、老百姓称作密探、当局称作警察的人看成是道德上的麻疯病人。（[法]巴尔扎克：《交际花盛衰记》第119页）

我们不难想象：邦斯瞧着尝着这一顿靠许模克的友情张罗得来的晚饭，是怎样的惊喜交集。这一类的感觉一生是难得有的，彼此老说着“你就是我，我就是你”那样的深情就没有这感觉，因为时时刻刻的关切使受到的人变得麻木了；直要莫逆之交的真情洋溢，与世态炎凉的残酷有了比较，一个人才会恍然大悟。两颗伟大的心灵，一朝由感情或友情结合之后，全靠外界的刺激把他们的交谊不断的加强。

（[法]巴尔扎克：《邦斯舅舅》上册第88页）

如果你对一个不幸的人说：你的不幸是你的过错，他只会十分信服；如果你同时把你的谴责说得温和些，再加上一点安慰，那么他就会祝福你，而且答应你将来一切都改。（[法]梅里美：《双重误会》　《梅里美小说选》第313页）

和好只有在彼此相识，彼此明了共同利益的两个朋友中产生出来，他们在同样的源泉上学得生活的知识，在同样的路上以共同的努力去过合理、健康、与人生所应有的生活，男女间才会达到真正恩爱

的理想境域。（[法]左拉：《劳动》第276页）

何况一个人还有一颗心，而心是无论如何必须有所依恋的；如果一无依傍，它就活不了。（[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二册第388页）

他（克利斯朵夫）可不知道一颗伟大的心灵是永远不会孤独的，即使命运把他的朋友统统给剥夺了，他也永远会创造朋友；他不知道自己满腔的热爱在四周放出光芒，而便是在这个时候，他自以为永远孤独的时候，他所得到的爱比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还要丰富。（[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二册第443页）

我有了一个朋友了！……找到了一颗灵魂，使你在苦恼中有所倚傍，有个温柔而而安全的托身之地，使你在惊魂未定之时能够喘息一会：那是多么甜美啊！不再孤独了，也不必再昼夜警惕，目不交睫，而终于筋疲力尽，为敌所乘了！得一知已，把你整个的生命交托给他，——他也把整个的生命交托给你。终于能够休息了：你睡着的时候，他替你守卫，他睡着的时候，你替他守卫。能保护你所疼爱的人，象小孩子一般信赖你的人，岂不快乐！而更快乐的是倾心相许，剖腹相示，整个儿交给朋友支配。等你老了，累了，多年的人生重负使你感到厌倦的时候，你能够在朋友身上再生，恢复你的青春与朝气，用他的眼睛去体验万象更新的世界，用他的感官去抓住瞬息即逝的美景，用他的心灵去领略人生的壮美……便是受苦也和他一块儿受苦！……啊！只要能生死相共，便是痛苦也成为欢乐了！（[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三册第105页）

在这个友谊的蜜月中，那些深邃而无声的欢乐，唯有“得一知已”的人才能体会。他们难得说话，也不大敢说话；只要能觉得彼此在一起，能交换一个眼风，一句话，证明他们虽然静默了好久而思想仍旧

在一条路上就行了。用不着互相问讯，甚至也用不着互相瞧一眼，他们随时都能看到对方的形象。动了爱情的人都不知不觉的把爱人的灵魂作为自己的模型，一心一意的想不要得罪爱人，想教自己跟对方完全合而为一，所以他凭着一种神秘的，突如其来的直觉，能够窥到爱人的心的微妙的活动。朋友看朋友是透明的：他们彼此交换生命。双方的声音笑貌在那里互相摹仿，心灵也在那里互相摹仿，——直要等到那股深邃的力，那个民族的本性，有一天突然抬起头来把他们友谊的联系扯断了的时候才会显出裂痕。（[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三册第116页）

奥里维说得不错。一个人对别人的影响，决非靠言语完成，而是靠精神来完成的。有一般人能够用目光，举动，和清明的心境，在周围散布出一种恬静的，令人苏慰的气氛。……这是心灵对心灵的力量，感受的和施与的双方都不知道的。可是宇宙万物的生命就靠这种潮涨潮落的运动，而支配这运动的便是那神秘的吸引人的力量。（[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三册第241页）

人生的苦难是不能得一知己。有些同伴，有些萍水相逢的熟人，那或许还可能。大家把朋友这个名称随便滥用了，其实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个朋友。而这还是很少的人所能有的福气。这种幸福太美满了，一朝得而复失的时候你简直活不下去。它无形中充实了你的生活。它消灭了，生活就变得空虚：不但丧失了所爱的人，并且丧失了一切爱的意义。（[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四册第95页）

……但若倩人代办，则宁用但知忠于所托、回报如实的平淡角色，也不用那种遇事每好利用他人之事以光耀自己，回报则好夸大其辞以制造效果的狡黠之徒。……论及知人，人最易知之于其受托之

际，动怒之际，疏于戒备之际，乃至迫不获已之际，如其事之早拟着手而苦于不得借口等等，即属此类。（[英]弗朗西斯·培根：《说商议》《英美散文六十家》上册第21页）

……人们的幸福从来不是完美无缺的。心地美好的人更关心的是他们所爱的人的痛苦，特别是当自己的命运同他们的命运形成鲜明对比的时候。（[英]华特·司各特：《爱丁堡监狱》第590页）

“……因为在遭到第一个严重的不幸的打击以后，往往不会一下子就绝望。一个人对于没有考验过的朋友是信任，他记得他的酒肉朋友们在他并不需要帮助的时候那么大方地表示要为他服务；他抱着希望——幸福的没有经验的人的希望——无论他怎么被最初的打击所压倒，这希望还会在他胸中出现，并且在那里暂时地生长着，直到在沮丧和轻蔑的伤害之下枯萎为止。……”（[英]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第340页）

“……在所有其他的眼睛都冷冷地避开你的时候，有一个沉默的含情的眼色看你一眼——在所有其他的人都舍弃了你的时候，你知道还有一个人同情和热爱你——这是最深沉的苦难中的一种依傍、一种支持：一种安慰呵，这不是财富所能换取，也不是权力所能赐予的。”（[英]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第342页）

……一个人受了友谊的感动去办事的时候，本来胆小的变得勇敢了，本来怕羞的有了自信了，懒怠动的也肯动了，性子暴躁的也谨慎小心肯担待人了。（[英]萨克雷：《名利场》第272页）

你和你的好朋友拌过嘴吗？如果你把他跟你要好的时候写的信拿出来看看，你心里不会不难受，不惭愧。重温死去的感情，看他信上说什么友情不变的话，真是再凄惨再乏味也没有了。这分明是竖在爱

情的坟墓上的墓碑，上面句句是谎话，对于人生，对于我们追求的虚荣，真是辛辣的讽刺。（[英]萨克雷：《名利场》第439页）

如果你感觉不出/不是从心灵深处迸出强烈的乐趣/去打动一切听众的肺腑/那你就会一无所获/你就只好坐下来东粘西补/用残羹剩馔把杂烩煮/再从你那快要熄灭的灰堆上/吹起微弱的火焰几股/或许使得小孩和猢狲叹服/如果这和你的兴趣相符/凡是不出自你的内心/你就绝不能和别人心心相印。（[德]歌德：《浮士德》第30页）

天上相互间了解的人越多/能加以珍爱的越多，那里的爱也越多/就象镜子互相反射光芒一样。（[意]但丁：《神曲·炼狱篇》第118页）

不要从你自己的袋里掏出勋绩借给你的朋友，这是污辱他的。
（[印度]泰戈尔：《飞鸟集》第22页第105页）

有物能凭藉/念君意自安/赴汤蹈火处/吾亦有何难。（[日本]《安倍女郎歌》《万叶集》第120页）

世界上竟有相识十年，但每次见面都象是刚认识一样的人；也有象你这样，虽说是并非深交，但可以如此推心置腹谈得来的人。
（[日]岛崎腾村《破戒》第189页）

于是一个青年说，请给我们谈友谊。
他回答说：
你的朋友是你的有回答的需求。
他是你用爱播种、用感谢收获的田地。
他是你的饮食，也是你的火炉。
因为你饥渴地奔向他，你向他寻求平安。

当你的朋友向你倾吐胸臆的时候，你不要怕说出心中的“否”，也不要瞒住你心中的“可”。

当他静默的时候，你的心仍要倾听他的心；

因为在友谊里，不用言语，一切的思想，一切的愿望，一切的希冀，都在无声的欢乐中发生而共享了。

当你与朋友别离的时候，不要忧伤；

因为你感到他的最可爱之点，当他不在时愈见清晰，正如登山者从平原上望山峰，也加倍地分明。

愿除了寻求心灵的加深之外，友谊没有别的目的。

让你的最美好的事物，都给你的朋友。

假如他必须知道你潮水的退落，也让他知道你潮水的高涨。

你找他只为消磨光阴的人，还能算是你的朋友么？

你要在生长的时间中去找他。

因为他的时间是满足你的需要，不是填满你的空腹。

在友谊的温柔中，要有欢笑和共同的欢乐。

因为在微末事物的甘露中，你的心能找到他的清晓而焕发精神。（[黎]纪伯伦：《先知》第51页）

友谊永远是一个甜柔的责任，从来不是一种机会。（[黎]纪伯伦：《沙与沫》《先知》第108页）

（7）人生的钟摆永远在两极摇晃

——幸福灾祸

幸福有时是酿制出的，但有时是掩盖成的；象所有的恋人，我们眼前只是一片朦胧，而且昂了头只望着天空。（萧乾：《梦之谷》

《萧乾选集》第一卷第156页）

首先，我想到了横溢在人类社会中的灾祸的异常强大的力量。灾祸紧紧地扼住一切活人，只有极少数人能逃脱它的魔掌，但就是他们，往往也要背上老实人这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瞩目回顾，遍地都看到灾祸和在灾祸的桎梏下辗转呻吟的人民群众。灾祸是多种多样的，觉醒的程度也各不相同。人们以不同程度的觉悟对付灾祸加在他身上的桎梏，而桎梏却是人人必须承受的义务。社会制度的基石的错误性和动摇性，则是这个义务的根源所在，因此它指承受桎梏的义务。既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也不会放过人生中的任何一个时期。它指承受桎梏的义务。既然自上而下地贯穿着整个社会，便不会将儿童置于它的影响之外。（[俄]谢德林：《波谢洪尼耶遗风》第89页）

既然人生，具有一切乐趣的全部人生，在我面前敞开来，我何必在这个狭窄的、闭塞的框子里奋斗和劳作呢？……彼尔说，为了要活得幸福，……我们应当相信幸福的可能，他说得对，我现在一定要那样相信了。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我们既然有生命，我们就应当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幸福！（[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777—778页）

自己找幸福容易，给别人谋幸福难。（[俄]列夫·托尔斯泰：《一个地主的早晨》《一个地主的早晨》第403页）

没有完全的独立，就没有完全的幸福。（[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398）

“您是个有思想、爱思考的人。在随便什么环境里，您都能在自己的内心找到平静。那种极力要理解生活的、自由而深刻的思索，那

种对人间无谓纷扰的十足蔑视——这是两种幸福，此外人类还从来没有领略过比这更高的幸福呢。您哪怕生活在三道铁栅栏里，却仍旧能够享受这两种幸福。戴奥吉尼住在一个桶子里，可是他比地球上所有的皇帝都快乐。”（[俄]契诃夫：《第六病室》《契诃夫小说选》下第431页）

“只要您多想一想，您就会明白那些搅得我们心思不定的外界事物都是多么渺小。人得努力理解生活，真正的幸福就在这儿了。”（[俄]契诃夫：《第六病室》《契诃夫小说选》下卷第436页）

人们本来已经不公道地认为他是一个厌世者了，只因他不愿与人亲密交往，其实他不愿同人亲近完全不是出自对人类的憎恶。其所以不应把自己与别人置于所谓亲密的、友好的关系之中，只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常常要带来一种荒谬的义务：听取对方叙述许多关于各种卑下的行为、关于隐密的私情、关于他们的妻子的健康状况和性格以及其他种种生活琐事乃至胃口不佳等等。这些空洞而庸俗的谈话有什么用处呢？所有这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都是多余的。安宁，沉思，偶发的好奇心，不动情感、、不失去自我控制的好奇心，——这才是正常的生活。现代人的内心世界如此复杂如此多样，以致对它加以研究，就完全可以充分满足强烈的求知欲和虚荣心。而外部的世界——它使愿意生活得简朴而平静的人过份地感到激奋，过快地感到疲倦。一个人越是和别人隔绝，他就越是幸福，因为幸福无非就是安宁。（[苏]高尔基：《女乞儿》《高尔基文集》第一卷第239页）

幸福是不可捉摸。你从来不知道，它是不是存在。要考查你是不是幸福，只有去看看你周围的人。（[苏]巴甫连柯：《幸福》第301页）

幸福——就是要生活下去/就是要献身于劳动的欢乐/这样才能使

得忌妒、贪吝、仇恨和凶狠/从此永远地消失和灭亡。 幸福——就是要对整个世界负责/赶快踏出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幸福——就是要相信在全世界上/人们都将会变得更加美好而善良。 幸福——就是要能承受痛苦/在巨大的受难的火堆上被烧死,不去皱一下眉头/幸福——就是要把热爱给予孤苦伶仃的人/就是要用欢乐去温暖不幸的人们的心头。 幸福——就是要克制自己猎取荣誉和名声/高兴地能在自己不多的有生之年/每天,无愧地,合法地/在人们当中生活着,象个人一样。 在引导着别人的时候,不要醉心于权势/而要信赖友谊和斗争/要忠于真理/只有这样的幸福/青年人,才是我对你的期望。 (〔苏〕阿·阿·苏尔科夫:《什么是幸福》 《苏联当代诗选》第133页)

灾难有时象一头毛蓬蓬的巨熊,它沉重地压在你身上,使劲撕扯你,折磨你——让你简直不想活了。可是只要你使劲把它甩开——也就没什么了,又可以自在地呼吸、生活、行动,好象根本没发生这么回事似的。

但有时,造成灾难的看来只不过是一件小事,一个小小的疏忽。然而,正是这件小事引起了一场灾难。 (〔苏〕鲍里斯·瓦西里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第134页)

"真理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呢?真理只有一个含义吗?真理有没有正反两个方面呢?经典性的'是'或'否'只能在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什么是幸福的定义之后出现。嗯?幸福是什么呢?是二加二吗?是八月星空中美妙的流星吗?还是纵欲的总合?也许是这每天都面对过去和现实的世界?是忘我的追求,是所谓灵感,就象在您身上常常发生的那样,弗拉季米尔·阿列克塞耶维奇?也许幻想生活在蔚蓝色的天堂的梦境中就是幸福?还是对人的爱呢?嗯?但是,如果医生接生时救了一个畸形儿,从而使母亲终生都背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难道这是人道主义吗?然而有一点可能是绝对正确的:人只在童年时代是幸福

的，他那时正处于精神上某种天真无邪状态。不过，在我们的一生中这段时间是多么短暂啊！ （[苏]邦达列夫：《选择》第101页）

当你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期待着幸福，而同时又全身都感到它正在到来的时候，那真是美妙无比。幸福，就象地平线上初升的太阳，用它那和煦而温暖的光辉照亮了周围的一切。而当这幸福虽然尚未消逝，但你却全身都已感到它必将消逝，任凭什么也挽留不住、阻止不住的时候，那就没有任何东西比这更加可怕，更令人无望的了。眼前正在出现一片死气沉沉的昏暗景象，它渐渐笼罩了一切，吞没了一切。 （[苏]A·安德列耶夫：《是非请人们评说》第213页）

世界上有些幸福，你早已不信会实现的了；真实现的时候，简直象霹雳一般会伤害你的身心。 （[法]巴尔扎克：《夏倍上校》《法国中篇小说选》上册第121页）

人生至高的幸福，便是感到自己有人爱；有人为你是这个样子而爱你，更进一步说，有人不问你是什么样子而仍旧一心爱你。 （[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一册第207页）

幸福的人希望大家都幸福。 （[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五册第1694页）

人类的幸福只在工作享受荣耀与劳动获得改造的事实中。（[法]左拉：《劳动》第405页）

这是无可抗拒的幸福在前进，当人们明白意识到幸福的可贵并决定为幸福去努力时，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已得幸福的力量。人类从来只有一种斗争，就是追求幸福的斗争，它存在于一切宗教与一切政府的深处。自私主义只是个人想给自己取得最大可能的幸福；一旦每个

公民都确信自己的幸福是在一切人的幸福中，为什么他不扩展他的自私主义，认其他的公民是他的兄弟呢？人间所以有利益的冲突，这因为昔日的社会契约要他们如此，要他们互相倾轧，要战争成为生活的必需与社会的灵魂。但是待相反的事实被指出，改组过的劳动以公平的标准分配财富，活动与获得解放的激情达到一致与和协之后，和平与幸福就立刻在休戚相关的友爱契约中建立起来。从那么多的世纪以来，人类若把历代的苦痛，奋斗与努力，若把浪费于互相吞噬的血与泪的无可计算的神异力量，用来征服四周的自然，很早我们就做事物的无上主人了，很早，我们就享到真正的快乐了。一旦，他们觉悟到自己的愚蠢与疯狂，彼此停止冲突，人不再是同类的狼，大家都联合在幸福的共同事业中，把浪费于互相杀害的天才与财富用来克服自然界的元素，从此个人与个人，国家与国家不再发生无谓的斗争，地上的民族早已向着幸福的城市前进了。有人说，一切需要都得到了满足，此后不必为生存而斗争的民族，将渐渐失掉生活的力量，不久就会跌入鲁钝与最后的麻木……这完全是错误的。梦想总时常留着是没有界限的，世上总时常有很多的“未知”要我们去征服。每一新的需要得到了满足，欲望又会给人们以另一种需要。追求这需要的满足会刺激他们去做科学与艺术的英雄。同梦想一样，欲望也是无穷的，个人为抢得自己的幸福，彼此既然斗争了那么久，在友爱的社会中，他们也会一起为着不断扩展共同的幸福去斗争，使世上成为无限大的宴会，使它充满快乐与光荣，能够平息亿万人的激情与欲望。此后只有创造的英雄了，每个孩子生来就是受到欢迎的礼物，整个的地球，无涯的天体，为不朽生命源泉的慈爱太阳，就是他活动的广大范围。

（[法]左拉：《劳动》第801页）

一个人在极度幸福的时刻，常常会感到身上发冷，不由自主地战栗起来。（[法]莫泊桑：《漂亮朋友》第615页）

可怜一个人对于幸福太容易上瘾了！等到自私的幸福变了人生唯

一的目标之后，不久人生就变得没有目标。幸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麻醉品，少不掉了。然而老是抓住幸福究竟是不可能的……宇宙之间的节奏不知有多少种，幸福只是其中的一个节拍而已；人生的钟摆永远在两极中摇晃，幸福只是其中的一极：要使钟摆停止在一极上，只能把钟摆折断……（[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三册第333页）

卡米尔　从前我相信灵魂不死。我看见人世的痛苦，我自己便想：假使善行在别处没有善报，那世界便太没道理了。可是现在我是这样幸福，这样完全幸福，以致使我害怕在人世上业已受了善报；于是我便不能证明灵魂不死的定理了。

埃罗　你还是永远不要证明它吧。

卡米尔　享福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而会享福的人却那样少！

埃罗　凡事越是简单，越为人所不注意。有人硬说人想享福。多么错误！人是想受苦的，渴望受苦。古埃及的暴君，鹰头虎爪的魔王，宗教法庭的火刑，巴士底的地牢，杀人破产的战争，这才是人们所喜欢的。非要神秘的黑暗才能见信。非要无情的痛苦才能见爱。但是一提到理性、宽仁、互爱、幸福，……他们就说：呸！那简直是侮辱他们！

卡米尔　你太悲观了。不管人们怎样，总应该给他们作点好事才是。

埃罗　如今大家都争着作好事而结果却是平常。

卡米尔　可怜的共和国呀！他们把你弄成什么样子了呵？……呵？万花齐放的绿野呀，元气复苏的大地呀，自从清明的理智用它的新鲜气息把悲惨的迷信和陈腐的神像赶出法国的天空以来，空气变轻爽了，光浅变纯洁了，……芳草地上青年男女的回旋舞呀，英勇的三军呀，相亲相爱的胸膛，好似铜墙铁壁，全欧洲的戈矛碰着它便折断了，……美的快乐呀，万物协调的快乐呀，苦行学派的谈论呀，高尚的艺神庆祝会呀，那其间有美女们舒着玉臂围着轻柔的披巾成群地走过，……生活的自由呀，战胜一切丑恶、一

切虚伪、一切阴惨的乐趣呀，阿司巴西和美少年阿西必亚德的共和国呀，你现在变成什么了呵？——只剩下一顶红便帽，一件脏衬衫，一条伤风的嗓子！一种半神经病人的成见，一条阿拉省村学究假斯文的教鞭！……（[法]罗曼·罗兰：《丹东》《罗曼·罗兰的革命剧选》143—144页）

让我们把我们的老朋友留在这种最真纯的幸福的时刻吧，假使我们要追寻的话，是经常可以找到一些幸福的时刻，来欢娱我们在尘世间的短暂的生存。大地上有黑暗的阴影，可是对比起来，光明更为强烈。（[英]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第945页）

伊摩琴 ……我还是不要叫喊，我不敢叫喊；可是饥饿在没有使人完全失去知觉以前是会提起的人的勇气的。升平富足的盛世徒然养成一批懦夫，困苦永远是坚强之母。…… [英]莎士比亚：《辛白林》《莎士比亚全集》第十卷第205页）

顺境之德应是谦冲，逆境之德应是坚毅。

顺境不无畏惧烦忧，而逆境也不乏慰藉希望。（[英]弗朗西斯·培根：《说逆境》《英美散文六十家》上册第10页）

“幸福完结了。唉，到头来我们总归是为了自己；温和慷慨的人不过比傲慢霸道的人自私得稍微公平一点罢了，等到种种情况使得两个人都感觉到一方的利益并不是对方思想中主要关心的事物的时候，幸福就完结了。……”（[英]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第90页）

他总认为，顶到现代，家庭幸福是依据感情和冲动的搏动而生的，教育对这些东西并没给什么影响。也许将来经过若干年代以后，道德方面和知识方面的训练的制度都改进了，因而把人类不自主的本

能，甚至于不自觉的本能，都显然地或者大大地提高了，也未可知；但是顶到现在，据他看来，文化可以说只对于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在心的表皮上面，有一点影响罢了。（[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第227页）

……不幸的遭遇可以增长人的见解，改善人的心性，煅炼人的体质，使一个青年能够担当起生活的责任，同时能够知道怎样享受人生，这是在富裕的环境中所受的教育万万不能达到的。（[英]斯末莱特：《兰登传》第514页）

……有人说灾难不幸可以使人性高贵，这句话并不对；叫人做出高尚行动的有时候反而是幸福得意，灾难不幸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使人们变得心胸狭小，报复心更强。（[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第82页）

……我弄不明白，当周围的圈子危机四伏的时候，我怎么如此心满意足。这种心满意足的情绪很有点不寻常哩，并不是我梦寐以求，翘首期待的那种幸福，也不象孑身独处时凭想象描绘的那种美满生活。这种满足的心境既不带狂热，也不给人任何转瞬即逝的威胁，这是一种无声无息的宁静的幸福。（[英]达夫妮·杜穆里埃《吕蓓卡》第396页）

“……将来你的儿女大概都是一种柔弱而驯服的动物，因为凡是自己吃过苦的人，生出来的儿女总都如此的。还有一点更是你下一辈的不幸，你将来一定要跟所有的母亲一样，决不肯让你的儿女再吃你自己吃过的那种苦楚，其实这方法完全不对，人们固然因吃苦而堕落，但也有因吃苦而后立的。……”（[美]马格丽泰·密西尔：《飘》中第810页）

魏斯林根　别这么说了，玛丽亚，不然我一定会担心你的感情不象我这么强烈。不过我也是听由自取，可我每走一步都伴随着多大的希望啊！希望我整个儿都属于你，希望只生活在你的心中和善良人们的圈子里，希望远远地离开这个世界，去享受心心相印的一切欢乐！和这种纯朴、无双的幸福相比，诸侯的恩宠、世人的赞扬又算得了什么？我有过许许多多愿望，可是这种幸福超过了这一切。（[德]歌德《铁千葛兹·冯·贝利欣根》《歌德戏剧集》第35页）

幸福这东西就象星星一样，黑暗是遮不往它们的，总会有空隙可寻。我们在人生的历程中，不管犯了多少过错，产生过多少误解，然而，在过错和误解的空隙之中，不正闪烁着幸福之光吗？（[印度]泰戈尔：《饥饿的石头》第501页）

（8）人生特定期限的结束

——生离死别

窃察世人怕死的原因，自有种种不同，“以愚观之”可以定为三项，其一是怕死时的苦痛，其二是舍不得人世的快乐，其三是顾虑家族。（周作人：《死之默想》《知堂文集》第74页）

生离/是朦胧的月日/死别/是憔悴的落花。（冰心：《繁星》二二《冰心文集》第三卷第10页）

“华，你不知道这种牺牲没有多大的意义吗？如果我们真该牺牲，我们也不能为一个人牺牲。我们应该为无数的将来的姐妹们牺牲。要是我们牺牲了，她们将来可以得到幸福，这牺牲才是值得的，

才是有意义的。”（巴金：《家》《巴金选集》第一卷第234页）

一片可怕的寂静。

寂静为什么可怕？因为寂静邻于死亡，有时候也许就是死亡。身体死亡了，在尸躯本身无所谓可怕；看见尸躯的人也许觉得可怕。然而这只是原始的恐惧心理，仔细一想，也就没有什么可怕。怕有身体肌能还存在，而精神已经死亡了，才是真正的可怕。说他死亡，明明没有死亡；吃啊喝啊，一切照常。说他没有死亡，又明明死亡了；活着而不知道为什么活着，该怎么活着，一切没有根，没有源，只是飘飘浮浮的，象个虚幻的影子。这种不死亡的死亡，如果本人觉察出来了，势必大叫起来：“我成个什么东西了！还算个人不算！”他叫出这两句，那可怕的程度就可以想见。在旁人看来，只见他是个行尸走肉，有人之名，无人之实。如果人间多的是这样的人，那还成什么人间？这么想下去，不由你不害怕起来。（叶圣陶：《冲破那寂静》《叶圣陶散文甲集》第446页）

神要人忍耐着生活，便安排许多痛苦在死的前面，使人不敢走拢死去。我呢，我是更为了我这短促的不久的生，所以我越求生的利害；不是我怕死，是我总觉得我还没享有我生的一切。我要，我要使我快乐。（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短篇小说选(上)》第50页）

……在死神的门口徘徊，我接触到了多少生离和死别；多少眼泪与悲伤；多少痛苦与折磨啊！也许是死神的庭院狭窄，世界在这儿浓缩了。也许死亡毕竟是最后裁决，一切人在这儿都洗尽铅华，扯去了纱幕，呈现出赤裸裸的灵魂。于是，忠贞和负义，廉洁与贪婪，坚强与怯懦，善良与残忍，崇高与卑鄙……一切人的本性在这里都纤尘俱显，须眉毕露，进行着淋漓尽致的表演。……（柯岩：《癌症与死亡》《1981—1982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第

251页）

在世界上/没有大地/没有海河/没有意志/匍匐地/活着/也是死呀！（田间：《给战斗者》 《中国新诗选》第195页）

死，万物不可逃避的归宿，头一次以无法抗拒的力量呈现在他面前。而在这个睡意朦胧中呻吟、习惯成自然地忽而祷告上帝、忽而咒骂魔鬼的亲爱的哥哥身上，死就绝不象他原来想象的那样遥远。死也同样在他身上存在着，这一层他是感觉到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再过三十年，那还不是一样？至于这无可避免的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不仅不知道，不仅从来没有想过，而且没有勇气和力量去想。（[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431页）

他处处只看见死和死的临近。但他所设想的事业却越来越吸引他。在死没有来到之前，总得活下去，他觉得黑暗笼罩了一切；但正因为这样黑暗，他觉得事业才是这黑暗中唯一的指路明灯，因此，抓住它不放。（[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436页）

不是明天就是今天，说不定他们个个都会雄赳赳气昂昂地去迎接死亡，都会坚强而从容地死去；但在这种连最冷静的人都感到恐惧、绝望的残酷处境中，生命的唯一慰藉就是忘却和糊涂。人人的灵魂深处都藏着一朵可以使他成为英雄的崇高火花，但这火花并不经常在明亮地燃烧，只有到了紧要关头才会变成熊熊的烈焰，把伟大的事业照得光辉灿烂。（[俄]列夫·托尔斯泰：《一八五五年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一个地主的早晨》第201页）

看见一头将死的动物的时候，一个人感到一种恐怖的意味：与他自己的体质相同的东西在他眼前死下去了。但是，假如将死的是一个心爱的亲密的人，除了对生命的灭亡所感到的恐怖，还有一种分离的感觉，一种精神的创伤，这一种精神的创伤，正如一种身体的创伤，

有时致命，有时痊愈，但是一碰到任何外界使人烦恼的触摸，总要作痛和退缩。（[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四册第1809页

生总归要有一死，这是客观真理。但应该死得使别人更想活，使别人更珍贵生活，热爱生活，能生活得更美好。（[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233页）

人可以在肉体还没死亡的状态中跨过死亡这条界线。体内尽管还在进行血液循环或食物消化的过程，可是心理上已经作好死亡的一切准备，甚至已经尝到死的滋味。周围的一切仿佛已经是从棺材里看到的，看着也无动于衷。虽然你不把自己算作基督徒，有时甚至相反，可是你会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原谅了所有亏待过你的人，对迫害你的人已不记仇。任何事、任何人在你心目中都已无所谓，你什么也不想去纠正，对什么也不觉得遗憾。我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十分平衡的状态，十分自然，就跟树木、石头一样。（[苏]亚·索尔仁尼琴：《癌病房》第一部第46页）

如同以接近于光的速度运动的物体一样，他的时间和他的质量现在正变得与别的物体、别的人不一样：时间更浓缩；质量的穿透力更强。几年对他来说被压缩成几个星期；几天则缩成几分钟。他一生对时间素来抓紧，但现在他才真正匆忙起来。度过六十年安稳的日子，连傻瓜也能成为博士。然而他才二十七岁啊！

二十七岁是莱蒙托夫的终年。莱蒙托夫何尝愿意死去。（瓦吉姆知道自己有点象莱蒙托夫：个儿也不高，头发漆黑，细腰小手，只是没有胡髭。）然而，他却把自己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不是记上一百年，而是永记不忘！

死亡已经和他并排躺在同一张床上，面对这头条纹斑斓的豹子，瓦吉姆作为一个理智的人，应当找到一种如何与它为邻共处的方式。怎样卓有成效地度过剩下的这几个月（如果说只剩下几个月的话）？

他应当把死亡作为自己生活中一个突如其来的新因素来对待。经过这样的分析，他注意到自己好象已对它习惯起来，甚至开始不见外了。

最最要不得的想法是一切从自己失去了什么出发，比方说：要是他能长寿的话，他该是幸福，可以到哪些地方，可以得到些什么。正确的态度是承认统计数字：总是有些人年轻时就死的。然而年轻时死去的人在人们记忆中可以永葆青春，临死前闪起的火光将永不熄灭。瓦吉姆通过最近几个星期的沉思悟出了一个重要的、乍看起来几近荒诞的道理：天才比俗物较容易理解死亡和接受死亡。事实上，天才一死失去的比俗物要多得多！俗物则非长寿决不满足，尽管伊壁鸠鲁早就指出，蠢人即使有了长生术也不知道怎么办。（[苏]亚·索尔仁尼琴：《癌病房》第344页）

我心里就是这样想的。一个就要死去的人是救不活的。后来在我的一生中有过许多这样的事情。它们似乎交织在生命中，同生命混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没有名称的奇怪的混和物，一个超自然的完整的事物“生——死”。所有的岁月都是死的积累，是死对血液和组织的渗入。我不谈灵魂，我从来不知道灵魂是什么，现在也不知道。血管失去生命力并不是由于胆固醇的作用，而是由于死以很小的剂量持续不断地渗入你的身体。妈妈的去世是第一次。加里雅的去世也许是最后一次吧。那时和现在，都是我的唯一的亲人抛下我离开了人世。然而在这两次死之间——妈妈死的时候我还没有成长为自己的样子，而加里雅死的时候我已不再保存自己原来的样子，至少在旁人看来，我已经不再保存原来的样子了。因为谁也不会知道你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因此必须象演戏那样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到底，装作你真的变了样，你的外貌、你的步伐、你的衰弱的体力都说明这一点，不过这是假的，——在这两次死之间是一段漫长的生，在这段时间中起变化的不是你本身，而是你对那个没有名称的混合物，对“生——死”关系的看法。少年时代你的感觉是这样的，现在完全是另一个样。在一九一八年的时候，尽管有这一切的悲痛，我还是那样的充满热情，易于冲

动，浮躁轻率！恐惧和哀怜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我对展现在面前的神秘的未来感到恐惧，面对着这个神秘的未来，我只剩下孑然一身。对妈妈我又感到哀怜：在这个被彻底粉碎后重新建设起来的美好世界中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情，她都看不见了，将要同我有关的一切事情，她也看不见了。要知道，她是多么的爱我啊！同时她是多么热烈地渴望着生活，渴望着认识、理解和参加生活！但以后不会再有事情发生了——每一次亲人的死都渗入你的身体里。越下去这个负担就越重。加里雅去世的时候，这个负担变得那样的沉重，好象已经快到了结的阶段了。（[苏]尤·特里丰诺夫《老人》第66页）

舍尔斯托毕托夫说得对："人不能死两次。"现在这句话一再响彻在她的脑海，反复出现，是的，他说得对。生命对于莉达只有一次，不会有两次。可是，死亡也只有一次啊！关键就在于此……正因为这样，一个人应该体面地英勇无畏地迎接死亡——这唯一的一次死亡，不管走向死亡的时间有多长：四十五年、五十年、七十年，或者只有十七年。死亡只有一次，你怎么对待它都可以，但以后就再也无法纠正了。假如象怕死鬼那样死去，那么，你在活人的记忆里将永远是一个怕死鬼……（[苏]科茹霍娃：《一生不能死两次》第60页）

据说，人不可能有两次死……不，不对！有两次！第一次，是你被炸弹、炮弹炸死或者被子弹打死。第二次——是无名，无墓，——就象莉达那样，不留痕迹地消失在硝烟和烈火之中，这种死要比肉体的死亡更糟……

事情虽然很怪，但是任何时候，人担心的并不是死亡，人对死亡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可是当他活着的时候，他却力求使他所献身的事业，为之受尽折磨的那个事业，永存不灭。事情看来很简单：如果你躺在墓地里，上面发生什么事，是下雨或者下雪，或者酷夏的烈日在照射，对你都是无所谓的。可是在你活着的时候——你一想到：我们死后世上的人将怎样生活呢？你，就忧心如焚，忐忑不安。莫非他

们真的会忘掉我们的饥寒，我们的创伤和牺牲，我们的爱，我们的信念，我们未唱完的歌，未说完的话吗？……莫非他们真的会忘掉我们的胜利是用什么代价换来的？！

莱蒙托夫，是个对许多事情爱加否定、爱嘲弄的人，就连他在想到未来的时候，也要胆战心惊："我并非怕死，噢，绝非怕死！我只怕消失得无影无踪……"普希金，风流倜傥乐天达观，但他也希望不"完全"死亡："在我珍爱的诗歌里，我的灵魂将比我的骨灰长存，将永不会腐朽……"可是如果不是普希金，不是莱蒙托夫，而是一个为祖国、为国家的自由而战的普通人——如果这样的人牺牲了，死了，那他难道就完全消失，不留痕迹了吗？永远无声无息了吗？这种被人遗忘的死——即消失在永恒中的死，不是令人最痛心的吗？（[苏]科茹霍娃：《一生不能死两次》第273页）

我死了，遵循自然的安排/我心灵中装满千万种思维/一个思维熄灭了——这算得了什么/我在其余的千万种思维中存在。（[苏]安·安·沃兹涅先斯基：《墓志铭》《苏联当代诗选》第518页）

有的人临终会满不在乎的看着自己毁灭，谁要愿意赞美这种高傲的死，尽管去赞美罢；那是一切动物的结局。要我们象动物一样无知无觉的死，除非年龄或疾病把我们的感觉磨得跟它们一样麻痹。一个人捐弃世界，必然遗憾无穷；要是硬压下去，他一定是到了死神怀抱里还免不了虚荣。（[法]伏尔泰：《天真汉》《伏尔泰小说选》第233页）

古往今来的雕塑家，往往在坟墓两旁设计两个手执火把的神像。这些火把，除了使黄泉路上有点儿亮光之外，同样照出亡人的过失与错误。在这一点上，雕塑的确刻划出极深刻的思想，说明了一个合乎人性的事实。临终的痛苦自有它的智慧。我们常常看到一般普通的年纪轻轻的姑娘，头脑会象上百岁的老人一样，她们能预言未来，批判家

人，决不给虚情假意蒙蔽。这是死亡带来的伟大。而值得注意的是，人的死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洞烛过去或预言未来那样的能力，只限于因躯壳受伤，因肉体生活遭到破坏而致命的人。……至于另外一些病人，可以说病在理智，病在头脑，病在替肉身与思想作媒介的神经组织的，他们的死是整个儿的死，精神与肉体同时毁灭的。前者是没有肉体的灵魂，象圣经中所说的精灵；后者只是死尸。（[法]巴尔扎克：《邦斯舅舅》下册第404页）

人家常常说死是一个人的旅行到了终点，这譬喻在巴黎是再贴切也没有了。一个死人，尤其是一个有身份的死人，到了冥土仿佛游客到了码头，给所有的旅馆招待员闹得头昏脑胀。除了几个哲学家之外，除了家道富裕，又有住宅又有生圹的某些家庭之外，没有人会想到死和死的社会影响。在无论什么情形之下，死总是来得太早；并且由于感情关系，承继人从来不想到亲属是可能死的。所以，多半死了父亲，母亲，妻子，儿女的人，会立刻给那些兜生意的跑街包围，利用他们的悲痛与慌乱作成一些交易。早年间，承办墓地纪念工程的商人，都把铺子开在有名的拉希公墓四周，——他们集中的那条街可以叫做墓园街，——以便在公墓左近或出口的地方包围丧家；可是同业竞争与投机心理，使他们不知不觉的扩充地盘，现在甚至进了城，散布到各区的区公所附近了。那般跑街往往还拿着坟墓的图样，闯进丧家的屋子。（[法]巴尔扎克：《邦斯舅舅》下册第459页）

死亡是一个期限的结束。到了最后的时刻，就能感觉到有一种模糊不清的责任压在自己身上。过去的决定未来的。过去折回头来，走向未来。已知跟未知一样，也是--个深渊。一个是他的罪恶的深渊，一个是等待他的深渊．两者搅在一团光亮里。临死的人看见这两个深渊模糊的影子，就害怕起来。（[法]雨果：《笑面人》上册第143页）

那些人是幸福的，他们为尘世的土地而死/倘若 他们 是死在一次正义的战争里/那些人是幸福的，他们为广袤的大地而死/那些人是幸福的，他们在庄严的死亡中死去。 那些人是幸福的，他们死于激烈的鏖战/躺卧在地面上，在上帝的面前/那些人是幸福的，他们死在最后高地上面/在盛大的葬礼的全部壮观中间。 （[法]夏尔·佩吉：《夏娃》 《法国现代诗选》第31页）

公爵 能够抱着必死之念，那么活着果然好，死也无所悒虑。对于生命应当作这样的譬解：要是我失去了你，我所失去的，只是一件愚人才会加以爱惜的东西，你不过是一口气，寄托在一个多灾多难的躯壳里，受着一切天时变化的支配。你不过是被死神戏弄的愚人，逃避着死，结果却奔进他的怀里，你并不高贵，因为你所有的一切配备，都沾濡着污浊下贱。你并不勇敢，因为你畏惧着微弱的蛆虫的柔软的触角。睡眠是你所渴慕的最好的休息，可是死是永恒的宁静，你却对它心惊胆裂。你不是你自己，因为你的生存全赖着泥土中所生的谷粒。你并不快乐，因为你永远追求着你所没有的事物，而遗忘了你所已有的事物。你并不固定，因为你的脾气象月亮一样随时变化。你即使富有，也和穷苦无异，因为你正象一头不胜重负的驴子，背上驮载着金块在旅途上跋涉，直等死来替你卸下负荷。你没有朋友，因为即使是你自己的骨血，嘴里称你为父亲尊长，心里也在咒诅着你不早早伤风发疹而死。你没有青春也没有年老，二者都只不过是你在餐后的睡眠中的一场梦景；因为你在年轻的时候，必须象一个衰老无用的人一样，向你的长者乞讨周济；到你年老有钱的时候，你的感情已经冰冷，你的四肢已经麻痹，你的容貌已经丑陋，纵有财富，也享不到丝毫乐趣。那么所谓生命这东西，究竟有什么值得珍爱呢？在我们的生命中隐藏着千万次的死亡，可是我们对于结束一切痛苦的死亡却那样害怕。 （[英]莎士比亚：《一报还一报》 《莎

士比亚全集》第一卷第323—324页）

克劳狄奥　死是可怕的。依莎贝拉　耻辱的生命是尤其可恼的。

克劳狄奥　是的，可是死了，到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去，长眠在阴寒的囚牢里发霉腐烂，让这有知觉有温暖的、活跃的生命化为泥土；一个追求着欢乐的灵魂，沐浴在火焰一样的热流里，或者幽禁在寒气砭骨的冰山，无形的飓风把它吞卷，回绕着上下八方肆意狂吹；也许还有比一切无稽的想像所能臆测的更大的惨痛，那太可怕了！只要活在这世上，无论衰老、病痛、穷困和监禁给人怎样的烦恼苦难，比起死的恐怖来，也就像天堂一样幸福了。（[英]莎士比亚：《一报还一报》　《莎士比亚全集》第一卷第327页）

刚特　啊！可是人家说，一个人的临死遗言，就象深沉的音乐一般，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候，他的话决不会白费，因为真理往往是在痛苦呻吟中说出来的。一个从此以后不再说话的人，他的意见总是比那些少年浮华之徒的甘言巧辩更能被人听取。正象垂暮的斜阳、曲终的余奏和最后一口啜下的美酒留给人们最温馨的回忆一样，一个人的结局也总是比他生前的一切格外受人注目。虽然理查对于我生前的谏劝充耳不闻，我的垂死的哀音也许可以惊醒他的聋聩。（[英]莎士比亚：《理查二世》　《莎士比亚全集》第四卷第326页）

卡莱尔　陛下，聪明人决不袖手闲坐，嗟叹他们的不幸；他们总是立刻起来，防御当前的祸患。畏惧敌人徒然沮丧了自己的勇气，也就是削弱自己的力量，增加敌人的声势，等于让自己的愚蠢攻击自己。畏惧并不能免于一死，战争的结果大不了也不过一死。奋战而死，是以死亡摧毁死亡；畏怯而死，却做了死亡的奴隶。（[英]莎士比亚：《理查二世》　《莎士比亚全集》第四卷第355页）

哈姆雷特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死了；睡着了；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嗯，阻碍就在这儿：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人们甘心久困于患难之中，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谁愿意忍受人生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磨折，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这样，重重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英]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莎士比亚全集》第九集第63—64页）

“……死亡对我们说来是一种改变而不是终了；它是新的生命的开始，其特点与我们今生的所作所为是前后呼应的。”（[英]华特·司各特：《爱丁堡监狱》第662页）

死亡在这里，死亡在那里/死亡忙碌在所有的地方/在上面，在下面，在里面，在周围/到处是死亡——我们也就是死亡。　在形成我们的一切上/在我们所知、所觉、所畏惧的一切上/死亡都盖上了他的印记和纹章/……首先是我们的欢乐死亡/然后是希望，然后是恐惧

/当这些都死了，债务即告清偿/尘土归于尘土——我们也就死亡。我们所爱、所珍视的一切/都必定凋零毁灭，象我们自己一样/这就是我们有生者的无情命运/如果那些不死，爱的本身也将死亡。（[英]雪莱：《死亡》 《雪莱诗选》第165页）

唔，把这类的死所给予的教训印在心上是困难的；但是谁也不要拒绝接受它呀，因为它是所有的人必须学习的东西，且是一个有力和普遍的真理。死神总是让那喘息的灵魂从脆弱的身体上获得解放，因此他把天真的和年轻的人摧毁了，于是上百种的道德便化做怜悯、仁慈和博爱，出现在世界上，赐福给全世界的人。伤心的人们在这种青绿的坟墓上流下来的每一滴的眼泪中总会产生一些善念，总会含有一些更温和的品德。在毁天之神的脚步底下，常会跃起光辉的创造，反抗他的威力，而他那条黑暗的幽径也将变成一条通往天国的光明大道。 （[英]狄更斯：《老古玩店》第678页）

……生命是一去不复返的！眼前保得了的切莫要放手；一放手，你就永远找不回来。死使你变成空人，就象那些树木落掉叶子后的空枝一样；终于愈来愈空，连你自己也凋谢了，也落了下来。……（[英]约翰·高尔斯华绥：《骑虎》 《福尔赛世家》第331页）

……死——它从哪里来的；怎样来的呢？过去一切忽然倒转回来，盲目地向另一个征途出发，出发到——哪儿呢？生命的火焰忽然变得无声无息！所有的人都得捱过的一次重重的残酷的辗压，眼睛清晰而勇敢地一直保持到最后的终局！尽管他们虫蚁一样的渺小，而且无足轻重啊！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福尔赛世家》第一部《有产业的人》第362页）

有人认为生是幸运的事么/我将毫不迟疑地告诉他或她，死也是一样的幸运，这我完全知道。 我和垂死者一起经过了死，和新堕地

的婴儿一起经过了生，我并非完全被限制于我的帽子和我的皮鞋之间/我细看各种事物，没有任何两件东西是相同的，但各个都很美好/大地是美好的，星星是美好的，附属于它们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美]惠特曼：《自己之歌》 《草叶集选》第39页）

一个准备走上神秘遥远的死亡道路的心灵，是全世界最寂寞、最悲凉的东西了。当她与尘世和友情之间的关系一片片地脱离时，那个玄想似乎更有力地掌握了她。 （[美]欧·亨利：《欧·亨利短篇小说选》第83页）

当一个混乱化为另一个混乱/其中就有死亡，就有诞生/当然只有通过沉默，通过等待/才能了解新生的混乱。 （[美]卡尔·桑德堡：《在国会大厦的圆顶下》 《美国现代诗选》第148页）

死是绝对的，没有怀念/就象在秋天/金风骤停。 金风骤停，但在天上/白云依然/走自己的路。 （[美]沃莱斯·斯蒂文斯：《士兵之死》 《美国现代诗选》第254页）

人离开后，只留下看不见的东西。也许世界上的生活就是靠记忆、损失和爱情这些看不见的锁链连在一起的。那么多东西，那么多人，都离开了！而我们只能在我们的头脑里挽留住它（他）们。（[美]詹姆斯·阿瑟·鲍德温：《今天早晨，今天晚上，真快》 《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第359页）

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印度]泰戈尔：《飞鸟集》第17页第82条）

海死山也死/唯有死无疑/海遇潮干日/山逢枯萎时。 （[日本]《厌世间无常歌》 《万叶集》第675页）

三　人与自然

（1）山也移情，水也移情

——环境与人

人之性，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犹此类也。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染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纱之质不黑；麻扶缁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王充：《论衡·率性篇》《论衡》第24—25页）

然将适西山，行于松柏之间，羊肠九曲而获小平，游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荫茂木，俯视大江，仰瞻陵阜，旁瞩溪谷，风云变化，林麓向背，皆效于左右。有废亭焉，其遗址甚狭，不足以席众客。其旁古木数十，其大皆百围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辄脾睨终日。一旦大风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据，亭得以广。子瞻与客入山视之，笑曰："兹欲以成吾亭耶？"遂相与营之。亭成而西山之胜始具，子瞻于是最乐。

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可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盖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方其得意，万物无以易之。及其既厌，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饮食，杂陈于前，要之一饱，而同委于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无愧于中，无责于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乐于是也。（苏辙：《武昌九曲亭记》《四部备要·栾城集》第二十四卷）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　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鳖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苏轼：《前赤壁赋》　《四部备要·东坡集》第19卷）

陶渊明和刘柴桑诗有一句云：“良辰入奇怀”。

所谓“良辰”，指外界一切美好的景物而言，如山的苍翠，水的潺湲，晴空的晶耀，田畴的欣荣，飞鸟的鸣叫，游鱼的往来，都在里头；换个说法，这就是“美景”。“良辰美景”本来是连在一起的。不过这个“良辰美景”自身是一无知觉的，它固然不会自谦地说：“在下蹩脚得很，孤陋得很”，也不会一声声引诱人们说“这儿有良辰美景，你们切莫错过”。所以有许多人对它简直毫不动心；……试问，如果人们全都这样，哪还有“良辰美景”呢？可是全都这样是没有的事，自然有人会给苍翠的山色潺湲的水声移了情的。说到移情，真是个不易描摹的境界。勉强地说，仿佛那东西迎我而来，注入我的心中，又仿佛我迎着那东西而去，注入它的底里；我与它之外不再有旁的什么，并且浑忘了我与它了。这样的时候，似乎可以说我让

那东西移了情了。山也移情，水也移情，晴空也移情，田畴也移情，飞鸟也移情，游鱼也移情，一切景物融合成一个整体而移我们的情的时候，我们就不禁脱口而出，“好个良辰美景啊！”这个“良辰美景”，在有些人是视若无睹的，而另有些人竟至于移情，真是“嗜好与人异酸咸”了，所以把这种襟怀叫做“奇怀”。

到这里，“良辰”同“奇怀”的关系已很瞭然。“良辰”不自“良”，良于人的襟怀；寻常的襟怀未必能发见“良辰”，必须是“奇怀”……（叶圣陶：《“良辰入奇怀”》《叶圣陶散文甲集》第173—174页）

人到了乡下便象压紧的弹簧骤然放松了似的。

……

在乡下，人就觉得“大自然”象老朋友似的嘻开着笑嘴老在你门外徘徊——不，老实是“排闼直入”，蹲在你案头了。

生长在农村，但在都市里长大，并且在都市里饱尝了“人间味”，我自信我染着若干都市人的气质；我每每感到都市人的气质是一个弱点，总想摆脱，却怎地也摆脱不下；然而到了乡村住下，静思默念，我又觉得自己的血液里原来还保留着乡村的“泥土气息”。

可以说有点爱乡村罢？

不错，有一点。并不是把乡村当作不动不变的“世外桃源”所以我爱。也不是因为都市“丑恶”。都市美和机械美我都赞美的。我爱的，是乡村的浓郁的“泥土气息”。不象都市那样歇斯底里、神经衰弱，乡村是沉着的、执拗的、起步虽慢可是坚定的，——而这，我称之为“泥土气息”。（茅盾：《乡村杂景》《茅盾散文速写集》第126—127页）

自然是伟大的，人类是伟大的，然而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类的活动，乃是伟大中之尤其伟大者！

……人类的高贵精神的辐射，填补了自然界的贫乏，增添了景

色，形式的和内容的。人创造了第二自然！ （茅盾：《风景谈》《茅盾散文速写集》第393—395页）

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轻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大自然的怀里，这纯朴的乡间终老了罢。 （郁达夫：《沉沦》 《郁达夫文集》第一卷第17页）

游高山大水，是要有阔大的胸襟，深远的理想，充分的准备，再现的才能，才称合格；此外还须有徐霞客似的一双铁脚，孙行者似的一身本领。 （郁达夫：《送王余杞去黄山》 《郁达夫文集》第四卷第47页）

我生长江南，按理是应该不喜欢雨的；但春日暝蒙，花枝枯竭的时候，得几点微雨，又是一件多么可爱的事情！“小楼一夜听春雨”，“杏花春雨江南”，“天街细雨润如酥”，从前的诗人，早就先我说过了。夏天的雨，可以杀暑，可以润禾，它的价值的大，更可以不必再说。而秋雨的霏微凄冷，又是别一种境地，昔人所谓“雨到深秋易作霖，萧萧难会此时心”的诗句，就在说秋雨的耐人寻味。至于秋女士的“秋雨秋风愁煞人”的一声长叹，乃别有怀抱者的托辞，人自愁耳，何关雨事。三冬的寒雨，爱的人恐怕不多。但“江关雁声来渺渺，灯昏宜漏听沉沉”的妙处，若非身历其境者决领悟不到。 （郁达夫：《雨》 《郁达夫文集》第四卷第58—59页）

自然的变化，实在多而且奇，没有准备的欣赏者，对于他的美点也许会捉摸不十分完全的；就单说一个天体吧，早晨的日出，中午的晴空，傍晚的日落，都是最美也没有的景象；若再配上以云和影的交参，海与山的参错，以及一切由人造的建筑园艺，或种植畜牧的产

物，如稻麦牛羊飞鸟家畜之类，则仅在一日之中，就有万千新奇的变化，更不必去说暗夜的群星，月明的普照，或风雷雨雪的突变，与四季寒暖的更迭了。

……

大抵山水佳处，总是自然景物的美点发挥得最完美，最深刻的地方；……我们平时所感受不到的自然的威力，到了山高水长的风景聚处，就会得同电光石火一样，闪耀到我们的性灵上来；古人的讲学读书，以及修真求道的必须要入深山傍大水去结庐的理由，想来也就在想利用这一点山水所给予人的自然的威力。

……所以要想欣赏自然的人，我想第一着还是先上山水优秀的地方去训练耳目，最为适当。（郁达夫：《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郁达夫文集》第四卷第83—87页）

人在自然界里固然不可时时为自然所征服，但也不宜过于违背了自然，你看在这个清新空爽的野外，一切的自然，都是有待我们去赏玩的，涵化的。（王统照：《自然》《王统照文集》第一卷第99页）

有人说：人们的情感之流，最容易为外界的景物所转移而吸引。（王统照：《在剧场中》《王统照文集》第一卷第116页）

秋雨的音乐，最能使人迷想，使人感叹，使人深沉地作往事留恋的感想，使人能更增加其梦幻生活的迷惑与爱慕。（王统照：《雨夕》《王统照文集》第一卷第146页）

……雷声又给我带来了一种新的感觉。每次听见那一声巨响，我便感到无比的畅快，仿佛潜伏在我全身的郁闷都给这一个霹雳震得无踪无影似的。等到它的余音消散，我抖抖身子，觉得十分轻松。我常常想，要是没有这样的巨声，我多半已经埋葬在窒息的空气中了。

（巴金：《雷》 《巴金选集》第八卷第264页）

江南风物假若可以赋人以清秀的姿容，艳丽的才藻，塞北的山峦与旷野是会给人以结实的体魄，雄厚的灵魂的。 （吴伯萧：《我还没有见过长城》 《吴伯萧散文选》第56页）

巷，是城市建筑艺术中一篇飘逸恬静的散文，一幅古雅冲淡的图画。

……

小巷的动人处就是它无比的悠闲。无论谁，只要你到巷里去踯躅一会，你的心情就会如巷尾不波的古井，那是一种和平的静穆，而不是阴森和肃杀。它闹中取静，别有天地，仍是人间。它可能是一条现代的乌衣巷，家家有自己的一本哀乐帐，一部兴衰史，可是重门叠户，讳莫如深，夕阳影里，野草闲花，燕子低飞，寻觅旧家，或者月光澄彻，万籁俱寂，只是一片澄明如水的气氛，净化一切，笼罩一切，使人忘忧。

你是否觉得劳生草草，身心两乏？我劝你工余之暇，常到小巷里走走，那是最好的将息，会使你消除疲劳，紧张的心弦得到调整。你如果有时情绪烦躁，心境悒郁，我劝你到小巷里负手行吟一阵，你一定会豁然开朗，怡然自得，物我两忘。你有爱人吗？我建议不要带了她去什么名园胜境，还是利用晨昏时节，到深巷中散散步。在那里，你们俩可以随意谈天，心贴得更近，在街上那种贪婪的睨视，恶意的斜觑，巷里是没有的；偶然呀的一声，墙门口显现出一个人影，又往往是深居简出的姑娘，看见你们，会娇羞地返身回避了。

……

爱逐臭争利，锱铢必较的，请到长街闹市去；爱轻嘴薄舌，争是论非的，请到茶馆酒楼去；爱锣鼓钲镗，管弦嘈嘈的，请到歌台剧院去；爱宁静淡泊，沉思默想的，深深的小巷在欢迎你！ （柯灵：《巷》 《柯灵散文选》第3—4页）

车站上的过客，倥偬是一个特征，忙碌又是一种本色。——他们大都是事业与生活的奔波者。也许会有优暇的游客，却不会有游手的闲人。你试用冷眼去观察那些人的神色与行动，挥泪送别的多情的友伴，彼此红着眼相对无言；还乡的游子跳下火车，展露出关不住的笑容；……在车站上所看见的人事悲欢，都是最值得爱与同情的人生片段。（柯灵：《车厢生活》《柯灵散文选》第27—28页）

呵！这宝贵的土地！不事稼穑的剥削阶级只知道想方设法的掠夺它，把它作为榨取劳动者血汗的工具，亲自在上面播种五谷的劳动者，才真正对它具有强烈的感情，把它当做命根子，把它比喻成哺育自己的母亲。（秦牧：《土地》《长河浪花集》第57页）

和平、善良的港口，跟所有的母亲一样，从不把自己的孩子永远留住在身边。当你寂寞的时候，另一批船只，更新的货物又来了。你又忙碌起来了。你，万物的母亲，你是要接待整个世界？……（柯蓝：《港口之夜》《早霞短笛》第109页）

每个人似乎生来就有一个共同的癖好，当自己有了一个可以容身的巢，除了必需的桌椅卧榻之外，总愿意分出一点余闲，对四壁加以装点。无论在乡村，在城市，在农家的破茅屋里，或者阔人的大公馆内，我们都可以欣赏到一些壁上的装饰品。显然的，这些壁上装饰品可烘托出主人的身分、地位、教养和趣味来。（凤子：《壁饰》《画像》第3页）

……灾难也使人们看清了民族的弱习和人为所创的悲举；就象浩浩远古时代，若没有那场开天辟地的大火，猿也许将等待另一个契机走向人。

本体的进化常常就是由灾难开始的。

进化着的人类的本体，也就是这样走向顿悟的。（钱钢：《唐山大地震》第118页）

也许，我的一位朋友的想法倒是可取的，人类对大自然的最后“征服”，不在于力的征服，而在于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和谐相处的前提不是人类的退避，而是以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为基础。总之，这一切，在今天，是幻想，可在明天，它一定会是现实。（钱钢：《唐山大地震》第259页）

人物个性都凝铸着他们所遭遇的全部环境，是复杂的。（柯云路：《新星》第248页）

想到我这样高高登到世界的顶上，心里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不用说，这自然是一种孩子气的感情，但是当我们远离尘世而跟大自然接近时，大家都不由得变成孩子了：心灵摆脱了后天压在身上的种种负担，恢复了本来面目。谁只要象我一样漫游过荒山野岭，长期欣赏过它们超凡的雄姿，并且贪婪地吞吸过泛滥在峡谷间的清新空气，谁就自然会理解我为什么要介绍、叙述和描写这些魅人的景色。……普通人的心灵对于大自然的雄伟壮丽的领悟，原比我们这些喜爱舞文弄墨、夸夸其谈的人强烈百倍、敏锐百倍啊。（[俄]米·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第27—28页）

大自然充满了一种使人心平气和的美与力。

生活在这广漠无际的星空下，生活在这美妙绝伦的地面上，难到人们还感到局促吗？处在这迷人的大自然怀抱里，难道人的心里还能容纳憎恨与复仇的感情或者毁灭同类的欲望吗？在跟大自然的接触中，在跟这美与善的最直接表现者的接触中，人心里的一切恶念也该消失净尽了吧！（[俄]列夫·托尔斯泰：《袭击》《一个地主的早晨》第16页）

春天是人们计划和设想的季节。（[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195页）

列文不喜欢说话，也不喜欢听哥哥对自然景色的赞叹。他觉得语言会破坏自然美景。（[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305页）

这美好的夜晚一切都是多么美好哇！这种珍珠母壳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刚才我望望天空，那里还什么都没有，只有两片白云。是的，我对人生的看法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改变的。（[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347页）

科诺瓦洛夫深沉地、无言地爱着大自然，他在田野里或者在河上时，总是全身充满了一种平和而温柔的情绪，使他更象一个孩子。有时他望着天空深深地叹息着说：

“啊！……多好啊！”

而在这赞赏声中，总是比许多诗人的辞藻有着更多的含意和感情；诗人们赞赏大自然，与其说是出于对大自然的无法形容的柔和的美的真正崇拜，不如说是为了保持自己作为感情细腻者的声誉……。

象一切事物一样，做诗成为职业，诗也就失去了它神圣的纯朴性。（[苏]高尔基：《科诺瓦洛夫》《高尔基文集》第三卷第235页）

火车站……在这地球上哪里能找到另一个地方象火车站那样，每月每日，每时每刻都发生着这么多人间默默无言的戏剧性场面呢？！车站是热情叮咛早归的无言见证人，但事后，这些叮咛又会慢慢地、不知不觉地烟消云散；车站是信誓旦旦的见证人，但随着时光的流逝，路途的阻隔，这些誓言又渐渐沉寂下来，被人们忘却；它是丧失

信念的见证人，而这些信念曾是那样坚不可摧；车站是烈火般炽热的爱情的见证人，而这烈火，随着列车远去也会逐渐黯淡，终至完全熄灭；车站也是诀别的见证人，别时愁肠寸断，而别后，过上几天，或是过上几年，离愁逐渐平息，但却在心头上留下道道伤痕，犹如人在重病后的感受。（[苏]A·安德列耶夫：《青春激荡》第284页）

我从来没想到过，人也会同花草、野兽、飞鸟、山泉、雨云一样，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大自然的风云变幻会影响人的性情、思想和神经……。（[苏]A·安德列耶夫：《青春激荡》第456页）

在历数我们民族的养育者和为数不多的保护人时，忘记森林，就是忘恩负义。如同草原曾经培育我们祖先向往自由，在斗争中寻求欢乐一样，森林曾经赋予他们缜密的思维、敏锐的眼力，养成他们热爱劳动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坚定的性格。我们是在森林中成长的民族，在祖国的大自然中，没有任何一种元素象森林这样，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祖先的生活方式。树木是一种立见功效的原料，一块装上把柄的锋利的铁能变成原始生活中的珍宝。确切些说，俄国人坠地伊始，首先看到的就是森林。森林陪伴他走完生命的全部历程：襁褓时期的摇篮，蹒跚学步的幼童的木履，松子和草莓，木陀螺，桦条浴帚和巴拉来喀琴，夜习红用的红松明，迎娶新娘的彩轭，陪嫁的蜂场，海龙的捕猎，平底渔船或者战用艨艟，蘑菇和乳香，朝圣者的木杖，独木棺乃至覆盖坟墓的杉枝和墓前的十字架，没有一种东西是能离得开森林的。再请看俄国最初的商品清单吧：韧皮和木板，木杆和木槽，轮圈和树纤，木炭，松脂和钾碱。由此可见古代文明之一斑。当然，也还有森林，曾经源源不断地提供过更为珍贵的产品：瓦尔代的香蒲席，梁赞的彩花雪橇，霍尔莫戈雷的海豹皮衬里木箱，蜂蜜蜂蜡，拜占廷人用以争胜斗富的貂皮和黑狐皮。

随着人类需求的增长，森林愈来愈慷慨地展示着自己的宝藏。毫不足怪的是，时至今日，在苏维埃各个经济领域中，森林工业仍然占

用着最多的劳力。是不是因为我们仰仗森林的赐予过久了，俄罗斯才迟迟不能摆脱木器国家的状态呢？ （[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上第321页）

早在遥远的古代，我国对森林的自相矛盾的态度就已经形成了。一方面，森林很象是使我们着迷的玩具，我们怀着夸张的柔情对待它；另一方面，我们对它又从古代祖先那里继承着冷漠——近乎蔑视的态度，有时甚至是公开的敌意。将来，如果我们下定决心，满腔热情地着手一桩伟大的事业——恢复森林的旧貌，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教会自己的左手尊重右手的劳动；第二件事是：教会子孙精心爱护森林。须知，造福于人类的自然之宝——森林，一旦遭到虐待，既不能凌空逃逸，也不能潜入海底，象童话里愤怒的金鱼一样，更不会向上级部门呈送控告信函。我们期望，亲手所栽会比继承所得更来得珍贵……在古代，也许是森林过于繁茂，对于人丁兴旺、事业心极强的民族来说，反倒会成为发展和定居的障碍。民族的北徙，降低了海外贸易事业的意义，提高了农业的地位。但是农业的繁荣受着遍地密林的限制。仅仅用斧头砍伐密不通风的莽林，已嫌不足，于是火就成了俄罗斯的第一代伐木工人。农夫们首先在林中伐倒一批树木，经过一个夏天的晾晒，然后一把火起，使土壤充满灰肥。就在这新垦的土地上，他们播种大麦。伏尔加河一带种的是荞菁，我的家乡种的是亚麻。他们收割过两三次庄稼之后，新垦的土地就被撂荒了，任凭阳光和雨水去舐舔人类造成的伤口。 （[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第321页）

你们当中有人将要成为难能可贵的林学教育家，而培养森林缔造者和保护人，是比植树造林更为重要的事。一部识字课本如果没有介绍祖国自然风貌的引言，不能称之为好书，一个林学家如果不能让人们懂得林学是最纯洁、最高尚的科学，不能称其为好老师。你们要孜孜不倦地诱导下一代：森林和祖国的概念是不可分的，而爱国主义的

力量是永远同对祖国的贡献成正比的，只有流浪汉和寄生虫才不会眷恋祖国！你们要善于教育下一代，因为他们有着无限的光阴和精力，既可以创造，又可以破坏，——而儿童们一向最喜欢做的是，毁坏树木，攀折花草，掏雀窝，掘蚁穴。有些事情，国家预算或政府机关是无能为力的，必须经过全民的齐心协力才能办到。我想，改造大地的未来的主人——共青团员和学生们，应该成为伟大进军的主力——为了绿色之友。（[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第355页）

世上的一切，包括森林，都是人类取得幸福的工具。只有当人类是幸福的时侯，周围的一切才会是美好的。而当人类处于灾难之中，那么……您真该去问问士兵，当人们惶惶不可终日的时侯，大自然会是怎样的。也就是说，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脱离人类进步而单独存在，它们应该和人类同甘苦、共患难。现在，坚冰已经打破，一切一切——人类的才智、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应该去为扩大战果服务。这是一切伟大进军的规律。这是社会和经济改造逻辑及其进程的最主要之点。（[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第790页）

假如巴尔苏科夫能够经常在草地上躺躺，把身子伸直，伸得脊椎骨咯咯发响，让肩胛陷到有许多小土疙瘩的长满冰草的泥土里，那该多么舒适啊。他呢，老是坐呀坐的——一会儿坐小汽车，一会儿坐办公室。但是伸直身子在草地上躺躺——这毕竟是难得的享受，他在童年时代就体验过。为什么他忘了这种享受？没有空吗？是的，时间确实很难找。但是，无论什么也不能使人同大自然分离。尽管人在改造大自然，使它适应自己的需要，但是离开大自然，人却是活不下去的。大自然，它是永恒的。（[苏]谢苗·巴巴耶夫斯基：《哥萨克镇》第37页）

没有什么东西比烟更柔和，也没有什么东西比烟更可怕的了。有和平的烟，也有罪恶的烟。一股烟的浓度和颜色不同，也就是战争与

和平，友爱和仇恨，款待和坟墓，生和死的全部分别。树丛里升起一股烟，可能意味着世界上最可爱的东西：家庭里的灶火，也可能意味着最可怕的东西：火灾；有时一个人的全部幸福或者全部不幸就寄托在这随风吹散的东西里。（[法]雨果：《九三年》第109页）

大自然是无情的。她不同意在人类的丑恶行为面前收回她的花朵，她的音乐，她的芳香和她的阳光，她用仙境的美丽和人间的丑恶的对比来折磨人类。她不肯开恩拿掉蝴蝶的翅膀，拿掉鸟儿的歌唱。人类不得不在残杀，复仇和野蛮行为进行着的时侯忍受那些神圣的美好东西的注视。人类无法逃避温和的宇宙的无限谴责，也无法逃避蓝天的深怀敌意的宁静。丑恶的人类法律不得不在永恒的美丽前面赤裸裸地露出原形。人类尽管破坏，毁灭，尽管戕害生殖机能，尽管杀人；夏天仍然是夏天，百合花仍然是百合花，星星仍然是星星。（[法]雨果：《九三年》第446页）

天空中正在酝酿一场暴风雨。这个孩子还不知道；要是水手的话，早就吓得发抖了。在这危急即将来临的时刻，四大元素好象就要变成有灵魂的东西，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看到风神秘地变成风神了。海也要变成大洋；威力就是意志的表现，我们平常当做自然物的东西，现在有了灵魂。我们停会儿就会看到什么叫做恐怖了。人的灵魂最怕跟大自然的灵魂斗争。（[法]雨果：《笑面人》上册第58页）

丧钟在空间散布一种悲哀的气氛。它在大家的思想里写下忧伤的章节。丧钟仿佛是人类临终时喘气的声音。这是垂死挣扎的宣告。如果这儿那儿，在这只当当响着的钟附近的房屋里，有人在期待之中正在做乱梦的话，丧钟就会粉碎这些梦想。吉凶未定时的梦想好比一个临时的避难所；人在痛苦之中可以从这儿产生一线模糊的希望；而令人悲伤的丧钟却肯定了人类的不幸。它消灭了这一线模糊的希望，使挣

扎在浊水状态的疑虑不安迅速地沉淀下来。丧钟对每一个人道出了它的悲哀和恐惧的意义。凄凉的钟声对你并不是毫无关系的。这是一个警告。没有比这个缓慢的钟声的独语一样凄凉的东西了。每隔一定的时间，它就这么敲一下，说明它是有目的的。这个铁锤——钟——到底要在这个铁砧上——人类的思想——上打造什么东西呢？（[法]雨果：《笑面人》下册第531页）

人们总是对那些神奇怪诞的幻想感到兴趣。而海洋正是这些幻想的最好泉源，因为只有海才是巨大动物可以繁殖和成长的环境，陆上的动物，大象或犀牛之类，跟它们比较起来，简直渺小得很。
（[法]凡尔纳：《海底两万里》第一部第14页）

……要是我们没在这一片大地上度过我们的童年，要是这片大地上不在春天一年又一年的长出跟我们曾经在草地上一边咬着舌头自言自语、一边用小手指摘下来的一样的花，要是秋天的树篱上不长出和以前一样的蔷薇子和山楂子，要是没有那些因为不伤害珍贵的庄稼而叫做“上帝的鸟”的知更鸟，那我们决不会象现在这样的热爱大地。在这儿，什么都是熟悉的，而且就因为熟悉的缘故，我们才爱上了它，还有什么新奇的东西抵得上这种可爱的永远不变的玩意儿呢？
（[英]乔治·爱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第49页）

艾德蒙……我那时乘一艘方头帆船，驶向布宜诺斯艾利斯。皓月当空，迎着贸易风，这艘旧船时速十四海哩。我躺在船头的斜桅旁，脸朝着船尾，海水在我身下泛起泡沫，我头上根根桅杆在月光下高高地扬着白帆，我被这美景和那音乐般的旋律陶醉了，有好一阵子忘掉了自己——确实忘掉了自己的存在，我完全自由自在了！我溶化在大海里，变成了白帆和浪花，变成了美景和旋律，变成了月光和海洋，变成了那群星闪烁的夜空：我不属于过去和将来，我属于和平与协调，属于无拘无束的欢乐，属于比我自己的生命、人类的生命更伟大

的东西，我与生命同在！要是你愿意，也可以说，与上帝同在。后来，有一次，在美国轮船公司的一艘船上，我在了望台上值早班。那时，大海是平静的，只有海水懒懒的起伏和船身打瞌睡似地慢慢摇曳，旅客们都在睡梦中，一个水手也不见，没有人声。烟囱里冒出的浓烟在我背后、脚下翻滚着。我好象沉入梦境，不再继续了望了，我感到孤单，高于世俗，远离红尘，我观看着曙光象彩色艳丽的梦，从沉睡在一起的海与天的上空冉冉升起。这时，令人心醉神迷的自由时刻到来了。我感到——和平安宁，追求的终点，最后的停泊港口，解脱了人们卑鄙、贪婪的恐惧、希望与梦想，只有满足的喜悦！我一生中还有几次，当我游泳到远远的海上，我独自躺在沙滩上，也有过同样的感觉。我好象变成了太阳，变成了发烫的砂粒，变成了依附在礁石上的绿色海藻，在海潮中飘荡。就象圣徒视觉中的天堂，就象遮蔽万物的面纱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揭开了。刹那间你看见了秘密——你自己变成了秘密。这一刹那，意味深长啊！随后，那只手又让面纱落下，于是你又孤独了，又迷失在浓雾中，你蹒跚地向前行进，既不知走向何处，又不知是何原因。（他苦笑着）我生而为人真是一大错误。我如果是鱼，是海鸥，要好得多。既然已经如此，我永远是个陌生者，绝不会感觉到安适习惯，自己无求于人，别人也无求于我，我永远是格格不入，只是对死亡有一点爱情！（[美]奥尼尔《漫长的旅程》《漫长的旅程·榆树下的恋情》第235页—236页）

为了获得高度的幸福而工作——这就是巴黎生活的内容。在这里，人们拥有数千辆车子来减轻疲劳，在这里，人们造起数百个戏院和娱乐场所来打发寂寞无聊，数百个博物馆，图书馆和讲座来消灭愚昧无知。在这里，人们关心的不仅仅是人，连马也非常关心，给它们造了平坦的街道；在这里，人们甚至关心着树木，用特造的大车把它们运到新地方，四面围上铁栅栏，免得受到侵害，并且保证有充足的水分；害病的时侯，给它们治疗。

由于这样的照顾，巴黎的每样东西都起了多方面的作用。房屋、

家具、器皿不仅有用，而且美观，不仅为了舒适，而且赏心悦目。反过来说，艺术品不仅美观，而且还能实际应用。凯旋门和教堂的钟楼上装置扶梯，便于登高鸟瞰城市。雕象和绘画不只是爱好者可以享受；每一个艺术家和欣赏家都可以在博物馆里临摹复制品。

当法国人制造一件东西的时侯，他首先关心的是那件成品要适合于本身的用途，同时也关心它的美观。他并没有就此满足，还要关心成品的耐久性和是否整洁。伏库尔斯基渐渐发现这个真相，他在每件东西上获得了证实，从把垃圾运走的车子起，一直到那用来围着米罗爱神雕象的栅栏为止。他懂得了由于工作有系统性，人类的劳动不会白白落空：每一代人把前人最辉煌的业绩交给下一代，同时通过自己的劳动使它们更趋完善。（[波]普鲁斯：《傀儡》下册第641页）

“好！好！”公众大声叫着：可是主席并不理睬他们，只管自己往下讲：

“人类的生活是什么？就是跟自然力作斗争！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斗争。而且我们大多数的人大概早晚会参加这个斗争”。

“好！”

“长久以来，尤其是在原始时代，人类就做了自然力的牺牲品，简直象飘摇不定的芦苇，随风摧残；又象个小皮球，或者说象一只手套，一忽儿给扔到这儿，一忽儿又被丢到那儿！现在已经不是那样了！情形的确不同了！人类已经发动革命，一种不流血的革命；不是那种无耻的叛徒为了卖国求荣，竟敢把名正言顺的统治者的命革掉。不是的，先生们，这种革命是跟自然作斗争！人类已经对自然宣战，并且大呼口号道：‘自然力的猖狂只能到此为止，从今以后，我们不再让你摆布了！再也不做自然的奴隶了！’”（[瑞典]斯特林堡：《红房间》第186页）

塔尔 ……难道宇宙里就没个人吗？深渊里没有人？上苍也没有人

吗？

……

这么说来，一个人的灵魂是可以凄惨地回到那虚无缥缈的灰色烟雾里去的。可爱的地球，不要因为我白白在你上面踩了这么一辈子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而生我的气吧。可爱的太阳，你浪费了你的光辉，你那灿烂的光辉徒然照耀在一间空屋子上。屋子的主人走了，没有人来享受你所给的舒适和温暖。可爱的地球，可爱的大地，你们浪费了温暖和营养，白白孕育了我。精神界有多么吝啬，自然界却有多么慷慨！一个人为了生下来，一辈子得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啊！我要攀登顶峰的顶峰，我要再一次看看日出，我要把上帝许下的那块福地看个饱，看到眼睛疲倦了为止。然后，让雪把我埋起来，在我的坟墓上写着："这里没有埋葬什么人。"然后——喏，随它去。（[挪威]易卜生：《培尔·金特》第205页）

然而不感到苦痛是甚么缘故呢？是因为把这片风景只当作一幅画看，只当作一首诗读。既然是一幅画，是一首诗，那么既不希望购置地皮，从事开拓，也不企图铺设铁道，获取暴利，这片风景，这片既不能果腹充肠，也不能增加月薪的风景，仅仅作为一片风景来慰乐我的心情，因此既无劳苦，也无忧虑。自然力的尊贵就在于此。在刹那间陶冶我们的性情，进入醇乎其醇的诗境的，便是自然。（[日]夏目漱石：《旅宿》《夏目漱石选集》第二卷第117页）

在茫茫然的淡墨色世界中，在眼箭斜飞的风雨中不顾淋湿而坦然独步的我——把这个我当作非我看待，就变成诗，就可以吟成诗句。完全忘却了实体的我，纯客观地着眼的时侯，我方始变成画中人物，和自然景色保持美好的调和。但在感到下雨讨厌，感到两脚疲劳的瞬间我就既非诗中人，又非画中人，依然是一市井的竖子而已。眼不见云烟飞动之趣，心不怀落花啼鸟之情。那么萧然独步春山的我有甚么

美更是不能理解了 （[日]夏目漱石：《旅宿》 夏目漱石选集》第二卷第121页）

（2） 人类对节令的感受充满诗意

——节令风俗

话说乌兔相代，盈昃互乘，旧岁尽于除夕，新年始于东皇。果然爆竹轰如，桃符焕然。这正是老人感慨迟暮之时，为子弟的要加意孝敬；幼童渐开知识之日，作父兄的要留心提防。 （李绿园：《歧路灯》第65页）

朋友，春天真是醉人呢，我们古代的诗人把“春”字来代替女色，把“春”字来代替酒醴，他们的感官真是锐敏到可怕的地步。我们在春季的晴天试走到郊野外来，氤氲的晴霭在空中晕着粉红的颜色，就好象新入浴后处女的肌肤，上天下地一切的存在都好象中了酒的一般，一切都在爱欲中燃烧，一切都在喘息。宇宙就是一幅最大的春画。青春的血液还在血管中鼎沸的人，怕不会以我这句话为过分罢。（郭沫若：《塔·喀尔美萝姑娘》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第215页）

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夹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浑浑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

……各著名大诗人的长篇田园诗或四季诗里，也总以关于秋的部分，写得最出色而最有味。足见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的。……（郁达夫：《故都的秋》 《郁达夫文集》第三卷第315—317页）

春天是使人柔困，四肢瘫软，好象受了酒精的毒，再无法振作；秋天呢，又太高爽，轻松使人忘记了世界上有骆驼——说到骆驼，谁也忘不了它那高峰凹谷之间的重载，和那慢腾腾，不尤不怨的往前走的姿势吧！冬天虽然是风雪严厉，但头脑尚不受压轧。只有夏天，它是无隙不入的压迫你，你每一个毛孔，每一根神经，都受着重大的压扎；同时还有臭虫蚊子苍蝇助虐的四面夹攻，这种极度紧张的夏日生活，正是训练人类变成更坚强而有力量的生物。因此，我又不得不歌颂夏天。（庐隐：《夏的歌颂》 《庐隐选集》第431页）

夏天的生活是极度紧张而严重，……哪一个不喘着气，出着汗，……脆弱的人群中，也许有诅咒，但我却以为只有虔敬的承受，我们尽量出汗，我们尽量的发泄我们生命之力，最后我们的汗液，便是甘霖的源泉，这炎威逼人的夏天，将被这无尽的甘霖所毁灭，世界变成清明爽朗。

夏天是人类生活中，最雄伟壮烈的一个阶段，因此，我永远的歌颂它。（庐隐：《夏的歌颂》 《庐隐选集》第431—432页）

提到秋，谁都不免有一种凄迷哀凉的色调浮上心头；更试翻古往今来的骚人墨客，在他们的歌咏中，也都把秋染上凄迷哀凉的色调，……

这种凄迷哀凉的色调，便是美的元素，这种美的元素只有“秋”才有。也只有在“秋”的季节中，人们才体验得出，因为一个人在感官被极度的刺激和压轧的时侯，常会使心头麻木。故在盛夏闷热时，

或在严冬苦寒中，心灵永久如虫类的蛰伏。等到一声秋风吹到人间，也正等于一声春雷，震动大地，把一些僵木的灵魂如虫类般的唤醒了。

灵魂既经苏醒。灵魂的感官便与世界万汇相接触了。于是见到阶前落叶萧萧下，而联想到不尽长江滚滚来，更因其特别自由敏感的神经，而感到不尽的长江是千古常存，而倏忽的生命，譬诸昙花一现。于是悲来填膺，愁绪横生。

这就是提到秋，谁都不免有一种凄迷哀凉的色调浮上心头的原因了。

其实秋是具有极丰富的色彩，极活泼的精神的，它的一切现象，并不象敏感的诗人墨客，所体验的那种凄迷哀凉。

当霜薄风清的秋晨，漫步郊野。你便可以看见如火般的颜色颜在枫林，柿丛，和浓紫的颜色泼满了山巅天际，简直是一个气魄伟大的画家的大手笔，任意趣之所之，勾抹涂染，自有其雄伟的丰姿，又岂是纤细的春景所能望其项背？

至于秋风的犀利，可以洗尽积垢；秋月的明澈，可以照烛幽微。秋是又犀利又潇洒，不拘不束的一位艺术家的象征，这种色调，实可以苏醒现代困闷人群的灵魂，因此我愿秋常驻人间。（庐隐：《我愿秋常驻人间》《庐隐选集》第437—438页）

春啊/正似美人一般/无妨瘦一点儿！（闻一多：《春寒》《闻一多诗集》第82页）

我觉得中国的节期，都比人家的清雅，每一节期都附以温柔，高洁的故事，惊才绝艳的诗歌，甚至于集会时的食品用器，如五月五的龙舟，粽子，七月七的蚕豆，八月十五的月饼，以及各节期说不尽的等等一切……（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三》《三寄小读者》第99页）

我的朋友/正是“花好，月圆，人寿，”/何来惆怅/便是将来离别/今夕何夕/也须暂忘！ （冰心：《中秋前三日》 《冰心文集》第二卷第151页）

论到颜色的复杂，气候的温和，天空的晴朗，秋并不弱于春。单看重九后那遍野的红叶就抵得过春天那满山的花草不是。那不只是美丽，简直是灿烂；活着一大篷火，一整坡笑，看了是会令人感慨，奋发，狂热的。 （吴伯萧：《岛上的季节》 《吴伯萧散文选》第20页）

过去的诗人墨客，乃至诗人，有许许多多关于秋的描写，秋的吟咏，但大都是灰溜溜的，所谓打开愁字，便是秋心，有一种沉冥的迫人感，令人窒息。

悲秋，很多时是有闲者的感觉。

相反地，广大的劳动人民，对秋却抱着深厚的感情，其中虽有辛涩，但更多时是丰收的喜悦哩。

秋，是成熟的代表。

在农民来说，这是硕果累累的季节。金色的原野，饱满的穗实，随风微漾，凝成金色的波纹；山头、屋后，红柿、绿柚、香苹……散发着诱人的清香。

秋，是色彩缤纷的世界。

……

秋是一个色、香、味俱全的世界。

色、香、味之外，还有声与光。那是秋声与秋日。

……

随着时令的转移，秋也有萧瑟的时候，那是晚秋。但也不应只看到衰草、落叶，反之，它是春之酝酿，经过秋、冬的发酵，然后酿出醇美的春光。 （彦火：《秋·中秋·大团圆》 《枫杨与野草的歌》第129—130页）

夜所以迷人，还不只是可以被用作夜读，它还是翌天工作的酝酿和积蓄。如果你将生活看作是一种战斗的话，那么，夜晚就是战士出征前的砺兵秣马了。（彦火：《夜读的苦与乐》《枫杨与野草的歌》第165页）

社会上的风俗往往很古怪，某些字的降级就是一个例子；要解释这个问题简直得写上几本书。你跟一个诉讼代理人通信而称呼他法律家，对他的侮辱就象写信给一个经营殖民地货色的大商人而称他为杂货商。上流社会的人照理应当懂得这些世故，因为他们的全身本领便是懂世故，可是他们之中还有很多不知道文学家这称呼对一个作者是最刻薄的羞辱。（[法]巴尔扎克：《邦斯舅舅》下册第280页）

白爵　这是现在最时兴的调子，春天的形象，风格很活泼。小姐愿意试试看……

罗丝娜　（瞧伯爵）非常愿意。春天的景象叫我喜悦，这是大自然的青春呀。冬天过去了，心灵的感觉好象达到了更高的阶段；好比一个奴隶，长年累月地受着监禁，一旦获得自由，会更加快乐地享受自由的乐趣。（[法]博马舍：《塞维勒的理发师》《博马舍戏剧二种》第57页）

好心的白发红颜的圣诞老人，那一年以最庄严的方式完成了他的任务。

……圣诞老人在屋子外面布下这种看起来似乎很无情的景色，脸上却是笑嘻嘻的，因为他打算叫家里显得更明亮，使屋子里的色彩显得更鲜明，使食物的温暖的香味让人闻起来更加愉快。他打算叫大家甜蜜的团聚在一起，来增强一家人间的朴实的感情，使熟人脸上的笑容跟躲藏起来的晨星一样受人欢迎。可是他的好意却很难降临到无家可归的人的头上去，也很难降临到那些火炉并不很热，食物并不很香

的人家去——在那些人家，人们的脸上没有笑容，只是郁郁的、茫然的瞪着眼，他们穷得什么都不指望了。可是这位好心的季节老人并没有存着恶意；要是他没有学到公平的赐给人们的秘诀，那是因为他那位素来残酷的父亲——时间老人——还把那个秘诀隐藏在他巨大的、慢慢跳着的心里。（[英] 乔治·爱略特：《弗斯河上的磨坊》第189—190页）

爱，余下的春天没有许多/在春去的时候，数着它们/使我们更明白余下几何/不但东风和雪，我希望能/挽回来那些失去的时间/那些带来蜂和花的日子/我宁愿使严霜寒夜留连/只要我们能把春天遏止。（[英]戈登·博顿利：《初春》 《近代英国诗钞》第6页）

（3）历史和美的沉积

——名胜古迹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赤壁》 《樊川诗集注》第271页）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杜牧：《题乌江亭》 《樊川诗集注》第279页）

当年辙迹苦栖遑/庙貌千秋更有光/志字敏求能不厌/因材施教实多方/诗书礼乐精华在/思孟颜曾俎豆旁/今日自然时代异/斯民怀念胜前王。（郭沫若：《游孔庙》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三卷第435页）

带青带绿的颜色，对于视觉，大约是特别的健全；尤其是深蓝，海天的深蓝，看了使人会莫名其妙的感到一种愉快。可是单调的色彩，只是一色的色彩，广大无边地包在你的左右四周，若一点儿变化也没有，成日成夜地与你相对，日久了当然是也要生厌的；青岛的好处就在这里，第一，就在她的可以使你换一换口味，第二，到了她的怀里，去摸索起来，却也并不单调，所以在暑热的时候，去住一两个月，恰正合适。

……从海道去青岛的人对她所得的最初印象，比无论哪一个港市，都要清新些，美丽些。香港没有她的复杂，广州不及她的洁净，上海比她欠清静，烟台比她更渺小，刘公岛我虽则还没有到过，但推想起来，总也不能够和青岛的整齐华美相比并的。以女人来比青岛，她象是一个大家的闺秀；以人种来说青岛，她象是一个在情热之中隐藏着身份的南欧美妇人。（郁达夫：《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郁达夫文集》第三卷第347—348页）

啊！五千年文化底纪念碑哟/伟大的民族底伟大的标帜/哦，哪里是赛可罗坡底石城/哪里是贝比楼？哪里是伽勒寺/这都是被时间蠹蚀了的名词/长城？萧杀的时间还伤不了你。（闻一多：《长城下之哀歌》《闻一多诗集》第273页）

井冈山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是革命队伍的集合点，立脚点，出发点。在这里，一峰一岭，都长存着革命斗争的史迹；一树一竹，都饱受过革命雨露的滋润；一工一农，都经历过革命风暴的锻炼和考验。在这里，每一步路，都会踏着革命前辈坚实的脚印；每一呼吸，都会感觉出革命的艰苦、乐观、胜利的气息。（吴伯箫：《天下第一山》《吴伯箫散文选》第307页）

我顶喜欢河北的老乡，喜欢他们那同白杨树一样直率的性格。喜欢他们的热诚和他们那一点也不含糊的真挚。（沙汀：《老乡们》

《涓埃集》第13页）

凡到过山峦叠障、丛林遍野的苗瑶所居的地方，一定会为那原始色彩的朴素生活所感动的，那儿嗅不到硝烟气味，也听不到战浪的呼啸，没有人生过多污浊的泥沼，也没有随处伪装的陷坑。纯朴，一种人类至性的真诚，把每一个倦旅的路人给罩上人间一点罕有的温暖。（曾敏之：《烧鱼的故事》 《望云海》第11页）

让延安这个灯塔永远在我记忆中闪光吧！要创造一个红玛瑙一样鲜红、通明的新世界，那就先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永远鲜红、透明的红玛瑙一样的人吧！ （刘白羽：《红玛瑙》 《刘白羽散文选》第220页）

滑铁卢，地一角/懔悝高原何寂寞/英雄事业本虚空/天教到此纷相搏/往事经过四十春/阴森杀气至今存/战场草木犹惊颤/因见当年逃巨人！（[法]雨果：《滑铁卢》 《法国近代名家诗选》第148页）

（4）无法超越的客体

——宇宙时空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论语·子罕篇第九》 《论语译注》第2页）

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 （陶渊明：《形影神诗三首》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989页）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全唐诗》第1184页）

行者闻言，近前答曰："师父啊，你只知月色光华，心怀故里，更不知月中之意，乃先天法象之规绳也。月至三十日，阳魂之金散尽，阴魄之水盈轮，故纯黑而无光，乃曰'晦'。此时与日相交，在晦朔两日之间，感阳光而有孕。至初三日一阳现，初八日二阳生，魄中魂半，其平如绳，故曰'上弦'。至今十五日，三阳备足，是以团圆，故曰'望'。至十六日一阴生，二十二日二阴生，此时魂中魄半，其平如绳，故曰'下弦'。至三十日三阴备足，亦当晦。此乃先天采炼之意。……"（吴承恩：《西游记》（中）第468页）

所谓"便当"，并不是偷懒，是说在同一时间内，可以由此做成较多的事情。这就是节省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古人说，"非人磨墨墨磨人"，就在悲愤人生之消磨于纸墨中，而墨水笔之制成，是正可以弥这缺憾的。（鲁迅：《准风月谈·禁用和自造》 《鲁迅全集》第五卷第315页）

我以为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今"，最易丧失的也是"今"。因为他最容易丧失，所以更觉得他可以宝贵。

为甚么"今"最可宝贵呢？最好借哲人耶曼孙所说的话答这个疑问："尔若爱千古，尔当爱现在。昨日不能唤回来，明天还不确实，尔能确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当明日两天。"

为甚么"今"最易丧失呢？因为宇宙大化，刻刻流转，绝不停留。时间这个东西，也不因为吾人贵**他爱**他稍稍在人间留恋。……

……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

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李大钊：《“今”》《李大钊选集》第93—96页）

“晨”为日之始，新鲜的朝气，清明的曙光，都随“晨”的时光以俱至。“晨”出吾人于长夜漫漫的暗域，“晨”导吾人于生活迈进的前途。一生最好是少年，一年最好是青春，一朝最好是清晨。……

时是伟大的创造者，时亦是伟大的破坏者。历史的楼台是他的创造的工程，历史的废墟是他的破坏的遗迹。世界的生灭成毁，人间的成败兴衰，都是时的幻身游戏。（李大钊：《时》《李大钊选集》第485页）

时间/现在的我/太对不住你么/然而我所抛撇的是暂时的/我所寻求的是永远的。（冰心：《繁星》《冰心文集》第二卷第34页）

夜是一位智慧的朋友，你感受他的亲密就含在这冷静平淡的态度中，他只有教你深思，教你省察自己，教你更热烈的欲望着伟大的爱；他是无所不知，包含万能的圣者；他是一切原动力的伏根，到相当的时候，会发苗，茂长；他孕蓄着将要开启的悲壮的力！（方令孺：《信》《方令孺散文选集》第14页）

宇宙是个监狱/但是个模范监狱/他的目的在革新/并不在惩旧。（闻一多：《宇宙》《闻一多诗集》第79页）

“地得！地得！”听那壁上的钟声/果同快马狂蹄一般地奔腾/那骑者还仿佛吼着/“尽可多多创造快乐去填满时间/哪可活活缚着时间来陪着快乐？”（闻一多：《时间底教训》《闻一多诗集》第

46页）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朱自清：《匆匆》《朱自清选集》第5页）

“渐”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极微极缓的方法来隐蔽时间的过去与事物的变迁的痕迹，使人误认其为恒久不变。

……

我觉得时辰钟是人生的最好的象征了。时辰钟的针，平常一看总觉得是“不动”的；其实人造物中最常动的无过于时辰钟的针了。日常生活中的人生也如此，刻刻觉得我是我，似乎这“我”永远不变，实则与时辰钟的针一样无常！……

“渐”的本质是“时间”。时间使我觉得比空间更为不可思议，犹之时间艺术的音乐比空间艺术的绘画更为神秘。因为空间姑且不追究它如何广大或无限，我们总可把握其一端，认定其一点。时间则全然无从把握，不可挽留，只有过去与未来在渺茫之中不绝地相追逐而已。（丰子恺：《渐》《丰子恺散文选集》第2—3页）

……有人对于夜，怀着某些不满的情绪，认为它一来，一切东西就都渐渐失去了轮廓、颜色和光影，失去了明显的区分。就是父母寻找自己的小儿女，都得依靠声音来呼唤。

本来，白天和黑夜是交替地循环着：白天是活动，是热闹，是喧嚣，是频繁的接触和交往；而夜是静的，是休息，是沉思，是安睡，是关于过去和未来的梦。

……

不过，在夜里，容易发生车祸、盗窃、抢劫。也有人凭借夜幕的掩盖筹划着各种阴谋和欺骗。于是又有人对于夜发出各种各样的非议。有人说它是盗窃犯的同谋，杀人犯的制造者，有人说它教唆人淫乱，有人说它怂恿人们酗酒。其实这些都是坏人利用夜的特点来破坏社会秩序和道德，它们不是夜本身的特征。

……

夜是黑色的，但黑色的并不都是坏的。煤是黑色的，但煤不是可以变成动力、提炼成洁白的尼龙，在寒夜里供人取暖，为熟食提供条件么？

夜是黑色的，但并不是黑色的都是丑的，黑牡丹、黑玫瑰不同样是花么？黑金刚石不同样是宝石么？

……

只有在宁静的深夜，障碍人们视线的白天的光幕被完全撤开，人们才能看见无穷、无尽、无底的天宇的寥廓。这是多么伟大的场景啊！……群星都静悄悄地默然无语。然而它们又引起了多少哲学家、科学家与文学家的遐思和玄想啊！……

我有时又幻想，夜象是一个身上穿着黑色长袍的人，他头上戴着黑色的风帽，鼻梁上架着黑色的眼镜，口里喃喃地叙说着历史上古往今来的人物和宇宙的奥秘。

有时月色通明，夜又象是年轻的少女。月色把整个世界都髹漆成淡淡的银色。……

夜是主体，月亮不过是夜的发饰。但赞美月亮的人多，而赞美夜

的人却太少了。

…… （黄药眠：《夜的抒情》 《药眠散文选》第365—367页）

“时序——可怕的时序啊！你悄悄的奔驰，从不为人们稍稍停驻。多少青年人白了双鬓，多少孩子们失却天真，更有多少壮年人消磨尽志气。你一时把大地装点得冷落荒凉，一时又把世界打扮得繁华璀璨。只在你悄悄的奔驰中，不知酝酿了多少人间的悲哀。谁不是在你的奔驰里老了红颜，白了双鬓。——人们才走进白雪寒梅冷隽的世界里，不提防你早又悄悄的逃去，收拾起冰天雪地的万种寒姿，而携来饶舌的黄鹂，不住传布春的消息，催起潜伏的花魂深隐的柳眼。唉！无情的时序，真是何心？那干枯的柳枝，虽满缀着青春柔丝，但何能逭系住飘泊者的心情！花红草绿，也何能慰落漠者的灵魂！只不过警告人们未来的岁月有限。……” （庐隐：《幽弦》 《庐隐选集》第246—247页）

黑夜惯将正正经经的事情当作玩笑，而将玩笑的事情当作正经。

……

黑夜将人们感觉的灵敏度增强。

……

黑夜，是自然的大帏幕，笼罩了过去，笼罩了未来，只教我们怀着无限的希望从心灵一点的光辉中开始进取。 （陆蠡：《黑夜》 《陆蠡散文选集》第7页）

我曾经想过，如若人们开始爱惜光阴，那末他的生命的积储是一部分耗蚀的了。年青人往往不知珍惜光阴，犹如拥资巨万的富家子，他可以任意挥霍他的钱财，等到黄金垂尽便吝啬起来，而懊悔从前的浪费了。 （陆蠡：《光阴》 《陆蠡散文选集》第80页）

虚无主义者视人生如游戏，而以人间为逆旅。在抗攘的天地之间，他们悠然而来，飘然而去。时间老人则如白衣的侍者，一律殷勤接待，迎来了一批，又送走了一批。（柯灵：《逆旅》《柯灵散文选》第109页）

千千万万早晨中的每一个早晨，当它到来的时候，都使你感到是第一次和它接触一样新鲜。它永远那样清新澄碧，而又永远那样鼓舞人意。人们在日常谈论中，常常用“朝气”与“暮气”这两个极端相反的字眼，评判一人一事，来说明那是生气勃勃的，还是气息奄奄的。这个“朝气”就是从永远给人以清新之感的早晨发展而来的。朝气——使人想到：精力充沛，双眸明亮，两颊鲜红，向新的未来迈开脚步，——也许这未来之中充满莫可测的事变，而那早晨总还是那样令人欣喜，令人振奋，以无限情意督促人们起步。……病中，我常常感觉到：愈是在困苦的时候，愈觉得清晨之可贵。因为我们战斗过了一天，而又展开一天新的战斗了。这一天的逝去与一天的来临，便标志着一次新的胜利。我现在浸没于晨光的快感之中，我思索着，这个清晨象什么？很象早霞中升起来的一片白帆，也就是每一个早晨都在我们生活的航道上升起的白帆，——它是那样洁白，它是那样漂亮，但它标志着永远向前，而且标志着坚定不移的方向。（刘白羽：《平明小札·晨》《刘白羽散文选》第272—273页）

呵/望星空/我不免感到惆怅/说什么/身宽气盛/年富力强/怎比得/你那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说什么/情豪志大/心高胆壮/怎比得/你那阔大胸襟/无限容量！（郭小川：《望星空》《人民文学》1959年11月号）

在人生道路上，我失去的比我得到的更多，永无平衡之时，永远带着若干欠缺。除夕晚上，烛影摇晃中，我尝自忖度：设若我们不必以岁月计算人生，则我们走过的生命之路或者较为从容些，而且也不

致于担忧时间的得失。不幸这正如人的影子一样，日光下或灯光下，没有人没有影子。

没有影子的人是没有的。

超然于岁月以外的人也是没有的。（何为：《语录·随想·断章》《何为散文选》第60页）

今夜，他（谭嗣同——编者）的头脑完全为他在巨型测天镜和微型显微镜中所看到的那些奇异现象所占据了。他越思索越觉得我们人类置身于其中的这个宇宙是多么的无限和伟大。在平常肉眼看来，一颗火星，只不过是在那茫茫夜空千万星斗之中的一颗荧火似的小星；而在测天镜中，它却是那样庞大，同样有山有土，和我们地球一般。火星如此，想那百千亿万如恒河沙数的各个星球也无不如此。设想起来，这宇宙之宏大，又岂是人力所可想见？再如那只蚂蚁，本是何等渺小之物，然而在显微镜下，却又是那样硕大无朋，焉知在那蚂蚁之类和其它更微小的生物看来，一只蚂蚁不也是庞然大物，自命不凡的么？而宇宙万物，大至地球火星，小至蝼蚁虫蠹，无不都是由一种以上的元素所构成；今日为草木，明日为土石，他日又组织而成生灵，万物一源，变化不息。想到这里，他不禁对人世之扰攘和各种贪生利已之行为，感到哑然失笑。（任光椿：《戊戌噪血记》第100—101页）

时间，象一位生活的医生，它能使心灵的伤口愈合，使绝望的痛楚消减，使某些不可抵御的感情沉寂、默然。尽管这种沉寂、默然是暂时的，表面的。（古华：《芙蓉镇》第165页）

时间无情，却也深情，它让该死的死，该生的生；让该诅咒的归于毁灭，该赞美的郁郁葱葱。（岑桑：《残雪断想》《岑桑散文选》第61页）

没有人会把整袋的钱扔掉，但有多少人在把整小时的时间扔掉。却不知钱本是最不值钱的东西，而时间是可以用来开掘任何精神的财富和知识的宝藏的。愚蠢的人们呵，往往看重那些只能使人格贬值的小利，而忘却了本来可以提高自身价值的意志。有意志就有力量，有意志就能获得在任何情形下主宰自己的自由。（陈祖芬：《我和母亲》《陈祖芬报告文学选》第211—212页）

黑暗和光明在不知不觉中办了交接班的手续。黑夜和白天是没有一道绝对的分界线的。夜晚在天亮时逝去，白天从长夜中诞生。但是，毕竟一切都在阳光中崛起。（陈祖芬：《太阳从这里升起》《陈祖芬报告文学选》第267页）

大抵每个人，都有一个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这个目标可大可小，因人而异；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就是企求在有生之日去达到，甚至提前完成这个目标。

时间却专与人生目标作对的，它的步伐，是从来不犹豫的，但人们向目标迈进的步伐，却有趔趄，有逗点，有句号，有时往往一念之差，或者举棋不定，或者受到什么干扰而被时间抛得远远的，所谓蓦然回首，已在灯火阑珊处。

……

年轻人，时间的本钱较丰厚，有些人便以为资本足，手段也阔绰了，风风流流，轻易地挥霍掉。一旦发现底子减薄了，要挣也挣不回了。（彦火：《紧跟“时间伯伯”》《枫杨与野草的歌》第98—99页）

时间可以摧毁世界上的一切，可以把最坚固的城堡化作历史的残迹，可以把人类的偶像和权威化成灰烬，可以把英雄的利剑化作孩子的玩物，也可以把布满大森林的山脉变成布满珊瑚丛的无边的海洋。然而，时间也可以造就一切，可以给猿人居住的洞穴变成金碧辉煌的

高楼，可以给曾是残破的荒村变成繁华的都市，也可以使无知的孩子变成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自己的心中展开一个智慧的大星空。（刘再复：《时间的力》《深海的追寻》第67页）

时间的距离比空间的距离更能隔断人的视线。（柯云路：《新星》第105页）

众所周知，时间有时候象鸟儿那样飞逝着，有时候又象软体虫那样蠕动着。但是，一个人往往日子过得特别快活的时候，他甚至觉察不到——时间是过得快呢，还是慢慢地过去。（[俄]屠格涅夫：《父与子》第118页）

是的，时间会过去，时间会安排一切，原来的关系又会恢复的，……恢复到这样的地步，使我不再觉得生活中有过变故。（[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354页）

人们不理解，时间已经没有了。任何时间都没有了。如果有人问我，“老”是什么，我会说：这就是已经到了没有时间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些傻瓜不会正确地过日子，我们挥霍时间，把它东抛西掷地白白浪费掉，不理解这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财富，这不是随便给我们的，是要我们去完成某种事业，达到某种目的，不能象池沼里的青蛙那样，把生命在咯咯咯的叫声中消磨掉。应当去完成自己向往的事业，达到自己追求的目的。然而缺少的只有一样东西——时间！因为时间被一年年浪费了，光阴被一岁岁抛掷了，我的天啊……他们说：老人家，你要到哪儿去啊？天气不好，在下雨，又是这样冷，你会感冒的，会得肺炎的。在你这样的年纪，一得肺炎就完啦。等到明年春天再去吧，你的阿霞不会跑掉的，米古林的事情也不会消失的。有什么值得匆忙的呢！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呢！然而他们哪里会想到：到明年春天以前我自己不会消失吗？没有时间等待了，没有，没有，一天

也没有了。 （[苏]尤·特里丰诺夫：《老人》第289页）

能爱惜，时间就宝贵/它可多，也可以不够/你要是把时间浪费/那再多也等于没有。 （[苏]萨·雅·马尔夏克：《钟上题诗两首》《苏联当代诗选》第88页）

时间具有一种伸缩性/或伸或缩，就看这点/看你拿些什么样的内容/放到这个时间里面。 时间有的时候能滞留/有的时候象水流走/空空洞洞，什么也没有/白白计算日子钟头。 天天长短尽管都一样/可一衡量你就发现/有时一分钟比十分长/而一小时，却非常短。（[苏]萨·雅·马尔夏克：《“时间具有一种伸缩性……”》《苏联当代诗选》第89页）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但是仔细分析一下这个生命，可以说，最宝贵的是时间。因为生命是由时间构成的，是一小时一小时、一分钟一分钟累积起来的。 （[苏]格拉宁：《奇特的一生》第29页）

“噢，路齐利，一切都不是我们的，而是别人的，只有时间是我们自己的财产，”赛纳卡写道，“造物交给我们，归我们所有的，只有这个不断流逝的、不稳定的东西。就连这个东西，谁只要愿意，都可以把它从我们手里剥夺走……人一点也不珍惜别人的时间，虽然它是唯一再怎么想也无法收回的东西。你可能会问，我对你训诲开导，我自己又是怎么做的呢？老实说，我的所作所为同那些挥霍浪费然而有条理的人一样，对自己的每一笔支出都要记账。我不能说我一点也没有浪费，但我总是心中有数，我浪费了多少，是怎么浪费的，为什么浪费的。”

你们看，早在纪元初，公元五十年，科学工作者——赛纳卡满可以算作科学工作者——就已经在计算自己的时间，努力节约时间。哲学家，古代的哲学家，是最先理解时间的价值的。肯定在赛纳卡以

前，他们就试着想个什么法子去给时间戴上笼头，使它驯服，了解它的本质，因为当时的人们已经对时间的奔驰感慨系之了。

但是我们出于我们的自命不凡，深信古人的时间绰绰有余。古人只有日晷、水漏、沙漏，连计算时间都不象个样子，还谈得上什么珍惜时间。按照实干家的见解，进步不就在于替这位实干家节约时间嘛。为了节约时间，实干家下了马车坐上火车，下了火车坐上飞机。发明了电报和电话来代替书信，电视代替了剧院，拉链代替了扣子，圆珠笔代替了鹅翎。电梯、计算机、百货公司、电传打字机、电动剃刀——这一切发明，都是替人节省时间。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人越来越感到时间不够用。实干家加快了速度，推广了电子计算机，把百货公司翻修成自动售货公司，采用照相制版法来印报纸，连说话都尽量说得简洁些，也不动手写了，而是利用录音机口授。但时间却越来越紧张。不仅是实干家，人人都感到时间的匮乏。没有时间看朋友；没有时间写信；没有时间照料孩子；没有时间去想；没有时间到秋天的树林里去站一会，什么也不想，光去听听飞舞的落叶飒飒作响；没有时间吟诗；没有时间去给父母上坟。小学生也好，大学生也好，老头也好，大家都没有时间。时间不知哪里去了，越来越少。手表再也不是奢侈品，每个人手腕上都戴的有，走得很准，校正过，还防水；人人都有一座闹钟滴滴答答走着，但是时间并没有因此而增加。时间的分配几乎同两千年以前赛纳卡时代一模一样："我们一生的时间，大部分用于错误及种种恶行；很大一部分虚抛浪掷，无所事事。我们整个一生，几乎都没有用来干应当干的事。"

如果能把用于工作的时间一笔勾销，那倒是满有必要的。这两千年来，情况当然有些好转，有许多著作问世，探讨自由时间、物理时间、宇宙时间，研究时间的节约以及如何正确地利用时间。时间原来是不能倒转的，也不能储存起来，把多余的时间放到仓库里，要多少取多少。如果能这么做，倒是挺方便，因为人并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时间的。有时候他压根儿无处可用，只好磨时间。时间的令人烦恼之处正是在于它不能不用。结果，人们随兴之所至，乱花滥用，用来干

五花八门的荒唐事。有些人，时间对他们是个累赘，他们不知道把它怎么办，怎么开销打发。（[苏]格拉宁：《奇特的一生》第25页）

君貌美如花/见花应感悟/花好忽飘零/貌美哪能久！（[法]龙沙：《赠君一束花》《法国近代名家诗选》第6页）

世界上最妍美的东西/光阴偏喜欢加以凌虐/它将会凋伤你的玫瑰/正如它皱了我的额。同样日月的往复推迁/规定我们的昼夜替代/我当初也曾象你今天/你将来也会象我现在。（[法]高乃依：《绝句戏赠“侯爵夫人”》《法国近代名家诗选》第29页）

当天地的创始者打成了爱情的美丽锁链，那是一件重大的事，他的用意是高远的，他知道为的是什么，也知道其中的意图何在，他用这副锁链束缚着水和土、火和气，使他们紧紧相系，不能摆脱。这个创始者又在我们这苦恼的人间，订下了一定的岁月，使一切生物不能超出这个范围，虽然他们可缩短这个限期，这一点，不用我引证权威，经验就足以证实，我不过是把我思念所及公开出来罢了。人们也可从这万物的规律中看出这位创始者是稳定而永存的。除非是一个傻子，人人都知道部分起于整体。因此，自然决不起源于一个片断或一个部分，而来自稳定完整的所在，相沿而下，直到败损为止。因此，他以他的智慧，布置万物，使各类各物，都相承相继，却不能独自永存。这是确实的道理，你们应能懂得，也是可以亲眼看到的。（[英]杰弗雷·乔叟：《坎特伯雷故事》第58—59页）

赫米娅　黑夜使眼睛失去它的作用，但却使耳朵的听觉更为灵敏；它虽然妨碍了视觉的活动，却给予听觉加倍的补偿。……

（[英]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莎士比亚全集》第二卷第331页）

当我数着壁上报时的自鸣钟/见明媚的白昼坠入狰狞的夜/当我凝望着紫罗兰老了春容/青丝的卷发遍洒着皑皑白雪/当我看见参天的树枝叶尽脱/它不久前曾荫蔽喘息的牛羊/夏天的青翠一束一束地就缚/带着坚挺的白须被舁上殓床/于是我不禁为你的朱颜焦虑/终有天你要加入时光的废堆/既然美和芳菲都把自己抛弃/眼看着别人生长自己却枯萎/没什么抵挡得住时光的毒手/除了生育，当他来要把你拘走。（[英]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十二 《莎士比亚全集》第十一卷第170页）

今天，花儿喜笑欢悦/明天，就会凋谢/我们希望长驻的一切/诱惑你，然后飞逸/什么是人世间的欢乐/那是戏弄黑夜的电火/象闪光一样短促。（[英]雪莱：《无常》 《雪莱诗选》第192页）

"……不要让小小的误会使春天的花儿枯萎。春天的花儿，发了芽，又枯萎，就不能再开了。我是，"密尔斯小姐说道，"根据过去经验——遥远的不可挽回的过去经验——说的。在太阳中闪光的喷泉，不应当仅仅为了三心两意加以阻塞；撒哈拉沙漠中的沃壤，不应当加以懒懒地耕耘。"（[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下第563页）

啊，图象的星群，永久的转动/啊，定命的时季，永久的来复/啊，春天，秋天，生与死的世界/观念与行动，无穷尽的循环/无尽的发明，和无尽的试验/给人动作，不给无动的知识/给人语言，不给无言的知识/给人道理而不使人明白道理/所有的知识使人更不了解/不了解，使得人们更近死亡/离死亡近，并不是离上帝近/生活中失去的生命在哪里/知识中失去的智慧在哪里/见闻中失去的知识在哪里/在二十世纪里天体的循环/使人更远离上帝，更近尘土。（[英]艾略特：《鹰形的星群在天顶上翱翔》 《近代英国诗钞》第36页）

……大自然，既崇高又冷漠，既美丽又残忍……它使你感到空间的无限和时间的永恒，叫你产生一种畏惧的感觉。（[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第282页）

那无量数的恒星在无边无际的太空里、在它们的预定的轨道上继续运行。慧星、行星、卫星、小行星始终绕着那些发光的中心在打转。在宇宙的急剧动荡中，有些世界诞生了，有些世界消亡了。在那星云的动乱中，原始的物质形成了。不时有一颗星星挣脱出来，横扫过天空，留下火似的一条痕迹，这是八月里，天上经常有骤雨似的流星。对啊，神圣的物质是延伸的，无始也无终。它是绝对的，不可分割的，永恒的，无期限的，具有无限的属性。它的波浪、它的泡沫在那宇宙的大锅子中舞蹈，起着沸腾的变化，追随着永远一环紧扣一环的因果锁链；…… （[美]辛格：《市场街的斯宾诺莎》《辛格短篇小说集》第45页）

夜是自己的。白天属于大家。白天/就象一条裤子，哪儿都能买到，你买了一条。（[美]罗伯特·潘·沃伦：《夜是自己的》《美国现代诗选》第408页）

过去了！这是一句蠢话/为什么说过去/过去和全无，完全是一样东西/永恒的造化何有于我们/不过是把创造之物又向虚无投进/“事情过去了”！这意味着什么/这就等于从来未曾有过/又似乎有，翻来覆去兜着圈子/我所爱的却是永恒的空虚。（[德]歌德：《浮士德》《浮士德》第669页）

今天和明天之间/有个长长的时期/趁你还精神饱满/要学习迅速处理。（[德]歌德：《格言篇》《歌德诗集》下第268页）

如果错过了太阳时你流了泪，那末你也要错过群星了。（泰戈

尔：《飞鸟集》第2页第6条）

(5)天地给人类的启迪无穷无尽

——自然现象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 月不 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李白：《把酒问月》《李太白全集》第941页）

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 不 宜多。（罗隐：《雪》《全唐诗》第7570页）

爱山还爱海/山海皆爱之/山体森严律/海是自由诗。（郭沫若：《游里加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四卷第72页）

我诅咒这抹煞一切的雾！

我自然也讨厌寒风和冰雪。但和雾比较起来，我是宁愿后者呵！寒风和冰雪的天气能够杀人，但也刺激人们活动起来 奋 斗。雾，雾呀，只使你苦闷；使你颓唐闹珊，象陷在烂泥淖中，满心想挣扎，可是无从着力呢！（《茅盾：《雾》《茅盾散文速写集》第23页）

我知道“冬”毕竟是“冬”，摧残了许多嫩芽，在地面上造成恐怖；我又知道“冬”只不过是“冬”，北风和霜雪虽然凶猛，终不能永远的不过去。相反的，冬天的寒冷愈甚，就是冬的运命快要告终，“春”已在叩门。（茅盾：《冬天》《茅盾选文速写集》第

66页）

更无有人事的虚荣/更无有尘世的仓促与噩梦/灵魂！记取这从容与伟大/在五老峰前饱吸自由的山风/这不是山峰，这是古圣人的祈祷/凝聚成这“冻乐”似的建筑神工/给人间一个不朽的凭证/一个“倔强的疑问”在无极的蓝空！（徐志摩：《五老峰》《徐志摩诗集》第44页）

月呵/什么做成了你的尊严呢/深远的天空里/只有你独往独来了。（冰心：《春水》八《冰心文集》第二卷第63页）

暴风雨快要来了。暴风雨之中的雷霆，将要避开黑幕重重的靛青色的天。海翻了个身似的泼天的大雨，将要洗干净太阳上的白翳。没有暴风雨的发动，不经过暴风雨的冲洗，是不会重见光明的。暴风雨呵，只有你能够把光华灿烂的宇宙还给我们！只有你！（瞿秋白：《水陆道场·暴风雨之前》《瞿秋白诗文选》第352页）

海是蓝色灰色的，山是黄色绿色的，拿颜色来比，山也比海不过，蓝色灰色含着庄严淡远的意味，黄色绿色却未免浅显小方一些，固然我们常以黄色为至尊，皇帝的龙袍是黄色的，但皇帝称为“天子”，天比皇帝还尊贵，而天却是蓝色的。

海是动的，山是静的；海是活泼的，山是呆板的。昼长人静的时候，天气又热，凝神望着青山，一片黑郁郁的连绵不动，如同病牛一般。而海呢，你看她没有一刻静止！从天边微波粼粼的直卷到岸边，触着崖石，更欣然的溅跃了起来，开了灿然万朵的银花。

……

在海上又使人有透视的能力，这句话天然是真的！你倚栏俯视，你不由自主的要想起这万顷碧琉璃之下，有什么明珠，什么珊瑚，什么龙女，什么鲛纱。在山上呢，很少使人想到山石黄泉以下，有什么

金银铜铁。因为海水透明，天然的有引人们思思往深里去的趋向。

简直越说越没有完了，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以为海比山强得多。说句极端的话，假如我犯了天条，赐我自杀，我也愿投海，不愿坠崖！（冰心：《山中杂记（七）》《三寄小读者》第121—122页）

你说你是志在于山，而我则不忘情于水。山黛虽则是那么浑厚，淳朴，笨拙，呆然若愚的有仁者之风，而水则是更温柔，更明洁，更活泼，更有韵致，更妩媚可亲，是智者所喜的。（陆蠡：《溪》《陆蠡散文选集》第38页）

绿色是多宝贵的啊！它是生命，它是希望，它是安慰，它是快乐。我怀念着绿色把我的心等焦了。我欢喜看水白，我欢喜看草绿。我疲累于灰暗的都市的天空，和黄漠的平原，我怀念着绿色，如同涸辙的鱼盼等着雨水；我急不暇择的心情即使一枝之绿也视同至宝。（陆蠡：《囚绿记》《陆蠡散文选集》第77页）

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浸入生命中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玷污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且极容易就范。其实则柔弱中有强韧。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滴水穿石，却无坚不摧。水教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个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沈从文：《一个传奇的本事》《沈从文散文选》第374—375页）

海，它不象山一般这样突兀不平，这样迂回曲折，这样一层高一层君临在人们的头上，它是平坦的，广阔而自由的。它单纯，同时又美丽。

但你如果说它单调，那就错了。它的变幻才多呢。它一时沉静得象处女一样，但一时发起怒来，却又象千军万马般，在奔腾在咆吼.

连山都要为它战栗；一时它懒起来，用雾蒙着脸，不愿见人，但一时高兴，它又在灿烂的阳光里跳起舞来了。

……海，把我和我所熟知的或不熟知的地方隔远了，然而海，常常又召唤着我对于远方的憧憬和怀念。

……海简直象魔鬼的镜子，一切东西可以从它里面隐没，又可以从它里面出来。……

海是多情的，它最喜欢把你的情思、你的想象牵引到最辽远的地方。…… （黄药眠：《海的怀念》 《药眠散文选》第239—241页）

海风最硬。海雾最浓。海天最远。海的情调最令人憧憬迷恋。海波是旖旎多姿的。海潮是势头汹涌的。海的呼声是悲壮哀婉，訇然悠长的。啊，海！谁能一口气说完它的瑰伟与奇丽？且问问那停泊浅滩对了皎皎星月吸旱烟的渔翁罢。且问问那初春骄阳下跑着跳着拣蚌壳的弄潮儿罢。 （吴伯箫：《海》 《吴伯箫散文选》第39页）

人们歌颂大海/倾倒于她的怀抱/看作自由的化身/无比 力 量的象征 形容难于报答的恩情/天长地久的爱情/它只是 自 然的法则/有了运动才有生命 （艾青：《面向海洋》 《人民文学》一九八二年1月号）

海是沉默的，可是它并不柔弱。沉默不是屈服，沉默也 不 是 顺从，沉默是看不见的力量，听不出的声音。 （靳以：《短简(十)》《靳以选集》第五卷第284页）

很多人爱雨。“夜雨潇湘”成了古来的名句，“雨打芭蕉”也能够引起清切的离情的光景，“雨洗梨花”更能够使人想象“梨花带雨”的凄绝，而“雨窗之下”确实也做了多少清高的福也。

但我却深恶痛绝雨。雨是最没有情热的东西。他潮坏了光明，销损了花枝的强健，更冷落了人间来往的路。他好象滂沱的眼泪，但这

泪是毫无情义的，冷冷的没有一丝热意和咸味，不是人间的。（周立波：《雨》 《周立波选集》第四卷第28页）

太阳的初升，正如生活中的新事物一样，在它最初萌芽的瞬息，却不易被人看到。看到它，要登得高，望得远，要有一种敏锐的视觉。（刘白羽：《日出》 《刘白羽散文选》第172页）

雪花呵。我看你有一颗心：

有一颗把一切黑暗变白的心。

有一颗把一切不平都填平的心。

有一颗要把一切都包藏在你怀里的心。

你虽然如此寒冷，也却有一颗知道温暖的心……。（柯蓝：《雪》 《早霞短笛》第201页）

海有潮汐。海有无风的午晌。有娴静如处子的月夜。

海有豪华的日出奇景。这时，我看见海象一座万顷的蔷薇园。

海有一颗烛热的心，在那广阔的胸膛下面。不论在什么时候，我看见它是那样的落落大方。（郭风：《海呵，海……》 《郭风散文选》第137页）

太阳，用只有它才能放射出来的热，燃烧着自己。

太阳，是永远烧燃又燃烧的油膏。太阳，是一团燃烧的原体。

太阳，用包含着万物的宇宙作炉，以自己燃烧着自己。

太阳，以自己燃烧着自己，是因为要提炼精粹中的精粹，单纯中的单纯，热中的热，光明中光明吗？（郭风：《太阳及其它》 《郭风散文选》第192页）

宇宙间如果没有风/天空就失去了多彩多姿的云/云中就失去了迎风飞翔的鹰/森林就失去了美妙的歌声…… （白桦：《风》 《中

国新诗萃》第190页）

太平洋，神奇的、伟大的海洋！

你有着世界上最辽阔的海域、最深的斐查兹海渊和最多的岛屿。是你的滚滚波涛，把一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同一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联结了起来。你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永远云蒸霞蔚，展现出人类的黎明与曙光。

黄兴坐在从日本横滨开往美国旧金山的远洋巨轮上，横渡太平洋，望着眼前无边无际的波涛，望着这宇宙间最雄奇壮丽的景象，他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任光椿：《辛亥风云录》第853页）

长江，你伟大中华民族的象征。你从世界最高处的唐古拉山脉各拉丹冬雪山，奔腾而出，一泻千里，直奔东海，注入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之中。你是这样的源远流长、汪洋浩瀚、汹涌澎湃，一往无前，伟大而又美丽！

然而，你又是在艰难曲折中奋勇向前的。

三峡，就是对你的磨练与考验。

多少悬崖绝壁！多少暗礁险滩！多少惊涛骇浪！多少急流猛湾！一切都阻挡不了你的前进。你是这样的英勇顽强，奔腾不息，永远地向前，向前！

你只要站立在长江的航船上，一进入三峡，仰望着两岸雄奇险峻的高峰峭壁，俯瞰着江水与巨岩的剧烈搏斗，耳听着怒雷般的涛声，和高亢入云、声如裂帛的川江号子，你就会深深地感到，这是一幅多么动人心魄的、壮伟的景象啊！

长江！你就是这样在搏斗中前进，奔向前方，奔向广阔的天地的。（任光椿：《辛亥风云录》第930—931页）

残雪以它白皑皑的回光，刺痛我们的眼睛；然而它正在崩溃，再也堆不起几个雪罗汉了。

残雪以它冷冰冰的神态，傲然盘踞在依旧可容立足的东边一角、西边一隅；然而它正在没落，再也不能无休无止地扼杀大地的生机了。

残雪呵，你是丑恶势力绝不甘心退隐的明证；也是它摆脱不掉败亡命运的象征。你是属于冬天的，有着冷酷而凌厉的秉性；然而你以自身残缺的形象，反证了春的胜利，我们因之得以透过你的寒光，探寻到切切实实的春意。

隆冬溃退了，残雪是为它殿后的。（岑桑：《残雪断想》《岑桑散文选》第60—61页）

……你，大海，是永久摇荡着的世界文明的伟大摇篮。

你那青春永生的大波，常动不息地拍打着海岸，鞭策着大陆，象母亲催促着贪睡的孩子，催促他们从蒙昧的混沌中觉醒，从荒凉的枯焦中复苏。借着你的润泽，野蛮在你身边最先消失，仰仗你的波光，文明的船只，从这一岛屿驶向那一岛屿，从这一大陆驶向另一大陆。于是，在你蓝幽幽的广阔的沿岸，人类开始了文明的早晨，繁华的城市象刚跃出你怀抱的太阳那样蓬勃地崛起。

大海，你使人类隔开，也使人类接近。踩着你那色彩常新的碧波所织成的丝绸之路，人类那些象星光闪烁的智慧，在所有的大陆疆土上自由地运行，自由地交流，自由地繁衍。

大海啊，原始生机与现代生机的母亲，古代人类文明与新文明的摇篮。……（刘再复：《常动不息的摇篮》《深海的追寻》第3—4页）

我听到过人们对大海的非难：大海的性格那么粗暴，海水那么咸，身上还有那么多泡沫。

然而，我始终痴心地迷恋着海，迷恋着那伟大的、神圣的存在，迷恋着它那世人无法认识穷尽的深渊。……我知道她的波、她的光和她的巨大的心永远不会干枯。而且从她身上知道：伟丽的、崇高的存

在是永恒的，丰富、厚实的存在是非难不倒的。人们对于这种存在的爱是不会消失的。那些诋毁伟丽存在的邪恶们，连海的泡沫都不如。真的人，总是尊重海的伟丽和崇高，总是追求丰富，追求厚实，或者在丰富与厚实的事业中留下生命的轨迹。（刘再复：《伟丽的存在是永恒的》《深海的追寻》第5—6页）

惯于在平原上行走的人们，来到泰山脚下，感到它是巍然耸立于天地间的大自然的巨人，而常常在群峰连绵的青藏高原上往返的人们，见到泰山，却觉得它象个普通的孩子。（刘再复：《泰山》《深海的追寻》第57页）

“船长，您爱海吧？”

“是的，我爱海！海是包罗万象的！海占地球面积的十分之七。海的气息纯洁而卫生。在这汪洋浩瀚的大海中，人们不是孤独的，因为他们感到在自己周围处处都有生命在颤动；海之为物是超越的、神妙的生存之乘舆；海是动，海是爱，正象你们法国一位大诗人所说的，它是长存的生命。的确，教授，自然界在海中也同样有动物、植物、矿物三类。动物在海中可以大量地繁殖，主要的有腔肠动物四类，节肢动物三类，软体动物五类，脊椎动物三类，即哺乳类，爬虫类和成群无数的鱼类。鱼类是动物中无穷无尽的一目，共有一万三千多种，其中只有十分之一是在淡水中。海是大自然的仓库。可以说，地球是从海开始的，谁知道将来地球不是归结于海呢！海中有无比和平的环境。海不属于压迫者。在海面上，他们还可以使用他们的暴力，在那里互相攻打，在那里互相吞噬，把陆地上的各种恐怖手段都搬到那里。但在海平面三十英尺以下，他们的权力便达不到了，他们的气焰便熄灭了，他们的威势便消失了！啊！先生，您要生活，就生活在海中吧！只是在海中才有独立！在海中我不承认有什么王子！在海中我是完全自由的！”（[法]凡尔纳：《海底两万里》第一部第86页）

你的脸色苍白，是因为/倦于攀登天空、注视地面/孤零零地流浪在/身世不同的群星之间/而且不停地变化，象一只寡欢的眼/找不到什么景物值得长久留恋？ （[英]雪莱：《给月》 《雪莱诗选》第159页）

深不可测的海啊！岁月是你的波浪/时间的大洋，充满深沉的辛酸/人类眼泪的盐分已使得你咸涩难尝/你浩淼苍茫的海水啊无边无沿/起伏涨落的潮汐把握着人生的极限/虽已腻于捕猎，却仍呼号求索无厌/不断把沉船的残骸喷吐在它荒凉的岸上/平静时胸怀叵测，风暴中恐怖猖狂/啊，深不可测的海洋/谁该在你的水面出航？ （[英]雪莱：《时间》 《雪莱诗选》第183页）

红！红/有了红色/这个世界才有几分热闹。 （[日本]石川啄木：《无题》 《日本现代诗选》第254页）

（6）并非臆造的生存竞争的王国

——动物世界

十月江南未拥炉/痴蝇扰扰莫嫌渠/细看岂是坚牢物/付与清霜为扫除。 （陆游：《十月苦蝇》 《陆游集》第33页）

乘骑者皆贱骡而贵马。夫煦之以恩，任其然而不然，迫之以威使之然，而不得不然者，世之所谓贱者也。煦之以恩，任其然而然，迫之以威使之然而愈不然，行止出于其心，而坚不可拔者，世之所谓贵者也，然则马贱而骡贵矣。虽然，今夫驶之而不善，榎楚以威之而可以入于善者，非人耶？人岂贱于骡哉？然则骡之刚愎自用，而自以为

不屈也久矣。呜呼！此骡之所以贱于马欤？ （刘大櫆：《骡说》《桐城派文选》第182页）

渔于池者，沉其网而左右縻之。网之缘，出水可寸许；缘愈狭，鱼之跃者愈多。有入者，有出者，有屡跃而不出者，皆经其缘而见之。安知夫鱼之跃而出者，不自以为得耶？又安知夫跃而不出与跃而反入者，不自咎其跃之不善耶？而渔者视之，忽不加得失于其心。嗟夫！人知鱼之无所逃于池也。其鱼之跃者，可悲也；然则人之跃者，何也？ （梅曾亮：《观渔》《桐城派文选》第334—335页）

林子啜茗于湖滨之肆，丛柳蔽窗，湖水皆黯碧若染，小鱼百数，来会其下。戏嚼豆脯唾之，群鱼争喋，然随喋随逝，继而存者，三四鱼焉。再唾之，坠缀蓊草之上，不食矣。始谓鱼之逝者，皆饱也，寻丈之外，水纹攒动，争喋他物如故。余方悟钓者之将下钩，必先投食以引之，鱼图食而并吞钩，久乃知凡下食者，皆将有钩矣。然则名利之薮，独无钩乎？不及其盛下食之时而去之，其能脱钩而逝者，几何也？ （林纾：《湖之渔》《桐城派文选》第469页）

骆驼，你沙漠的船/你，有生命的山/在黑暗中/你昂头天外/导引着旅行者/走向黎明的地平线。 （郭沫若：《骆驼》《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四卷第102页）

白鹭是一首精巧的诗。

色素的配合，身段的大小，一切都很适宜。

……

然而白鹭却因为它的常见，而被人忘却了它的美。

……

晴天的清晨每每看见它孤独地站立在小树的[illegible]顶，看来象不是安稳，而它却很悠然。这是别的鸟很难表现的一种嗜好。人们说它是在

望哨，可它真是在望哨吗？

黄昏的空中偶见白鹭的低飞，更是乡居生活中的一种恩惠。那是清澄的形象化，而且具有了生命了。

或许有人会感着美中的不足，白鹭不会唱歌。但是白鹭的本身不就是一首很优美的歌吗？——不，歌未免太铿锵了。

白鹭实在是一首诗，一首韵在骨子里的散文诗。（郭沫若：《丁东草·白鹭》《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卷第307—308页）

我们一提起杜鹃，心头眼底便好象有说不尽的诗意。

它本身不用说，已经是望帝的化身了。有时又被认为薄命的佳人，忧国的志士；声是满腹乡思，血是遍山蹯躅；可怜，哀惋，纯洁，至诚……在人们心目中成为了爱的象征。这爱的象征似乎已经成为了民族的感情。

……

然而，这实在是名实不符的一个最大的例证。

杜鹃是一种灰黑色的鸟，毛羽并不美，它的习性专横而残忍。

杜鹃是不营巢的，也不孵卵哺雏。到了生殖季节，产卵在莺巢中，让莺替它孵卵哺雏。……

想到了这些实际，便觉得杜鹃这种鸟大可以作为欺世盗名者的标本了。……（郭沫若：《杜鹃》《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卷第391—392页）

蜜蜂/是能溶化的作家/从百花里吸出不同的香汁来/酿成它独创的甜蜜。（冰心：《繁星》一二五《冰心文集》第二卷第42页）

我们从未见过白鹤，但是对于鹤的品性似乎非常明了：鹤是清高的动物，鹤是长寿的动物，鹤是能唳的动物，鹤是善舞的动物，鹤象征正直，鹤象征涓洁，鹤象征疏放，鹤象征淡泊……鹤是隐士的伴侣，帝王之尊所不能屈的。……我不知道这一大堆的概念从何而来？

人们往往似乎很熟知一件事物，却又不认识它。（陆蠡：《昆虫鸟兽》 《陆蠡散文选集》第104页）

天下最忠于主子的动物，莫过于狗了。它们永远不忘记主子所丢给它的一根骨头；一见穷苦人，便能恶狀相向，甚至于把那些人身上的破衣裳再撕咬得破碎些。而且当主子把手轻轻拍着它的头部，它就得意忘形地摇摆着身躯，晃动那根小尾巴，好象世上惟我独尊的样子。（靳以：人世百图·《狗》 《靳以选集》第五卷第358页）

燕子，燕子，我知道你是在劳动中，才变得如此矫捷的！也知道你是在劳动中，吸取了太阳的光亮，才使你黑色的羽毛变得如此闪亮的，甚至你那火红的嘴唇，也是涂上了太阳的颜色，才变得如此艳丽的。呵，你这春天的使者，劳动的使者呵！……（柯蓝：《燕子》 《早霞短笛》第223页）

我将回答他们：这只花猫瓦西里/大啃大嚼的正是它应当看守的东西/至于不抓耗子的这类猫儿/早就应该从库房里撵出去！（[苏]谢·弗·米哈尔科夫：《猫与鼠》 《苏联当代诗选》第250页）

最凶猛的禽兽，遇见人家抚摸它们的稚子，也会驯服起来的。（[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一册第187页）

“先天性的”这个词，用在这里其实并不恰当，因为它和后天得到的认识相悖。应该说，她奇特的眼神，使人联系到动物特有的那种神秘的本能的反应。动物不是通过头脑思索，而是通过自己易被伤害的躯体固有的某种感觉，“得悉”命运的过去和未来。我们把这种本领，称作“天命的感知”，它存在于每个动物身上，和其他感知融汇在一起。天命，对于动物来说，就是指那种能够袭食它们，杀死它们的无所不在的力量。而它们的过错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出生到这个世界

上来。 （[意大利]艾尔莎·莫兰黛：《历史》上册第23页）

(7)诗人眼里是情，哲人眼中是理

——草木花卉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过失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象兮。 （屈原：《橘颂》 《楚辞集注》第98页）

岁寒霜雪苦/含彩独青青/岂不厌凝冽/羞比春木荣/春木有荣歌/此节无凋零/始愿与金石/终古保坚贞。 （陈子昂：《修竹诗》《陈子昂诗集》第218页）

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家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蚤实以蕃。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有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木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 《柳宗元集》第二册473页）

有竹斯竿/于阁之前/君子秉心/惟其贞坚兮。

有竿斯竹/于阁之侧/君子秉操/惟其正直兮。（萧颖士：《有竹一篇七章》 《全唐诗》第1593页）

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曾巩：《咏柳》 《元丰类稿》第70页）

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过时自合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 （陆游：《落梅》 《陆游集》第722页）

春来无处不春风/偏在湖桥柳色中/看得浅黄成嫩绿/始知造物有全功。 （陆游：《柳》 《陆游集》第1652页）

平昔最恨的是攀枝折朵。他也有一段议论，道：“凡花一年只开得一度，四时中只占得一时，一时中又占得数日。他熬过了三时冷淡，才讨得这数日的风光。看他随风而舞，迎人而笑，如人正当得意之境，忽被摧残，已此数日甚难，一朝折损甚易，花若能言，岂不嗟叹！况就此数日间，先犹会蕊，后复零残。盛开之时，更无多了。又有蝶攒蜂采，鸟啄虫钻，日炙风吹，雾迷雨打，全仗人去护惜他，却反恣意拗折，于心何忍！并说此花自芽生根，自根生本，强者为干，弱者为枝，一干一枝，不知养了多少年月。及候至花开，供人清玩，有何不美，定要折他！花一离枝，再不能上枝；枝一去干，再不能附干；如人死不可复生，刑不可复赎。花若能言，岂不悲泣！又想他折花的，不过择其巧干，爱其繁枝，插之瓶中，置之席上，或供宾客片时侑酒之欢，或助婢妾一日梳妆之饰，不思客觞可饱玩于花下，闺妆可惜巧于人工。手中折了一枝，树上就少了一枝。今年伐了此干，明年便少了此干，何如延其性命，年年岁岁，玩之无穷乎？还有未开之蕊，随花而去，此蕊竟槁灭枝头，与人之童夭何异？又有原非爱玩，趁兴攀折；既折之后，拣择好歹，逢人取讨，即便与之，或随路弃

掷，略不顾惜；如人横祸枉死，无处伸冤。花若能言，岂不痛恨！”

（冯梦龙：《灌园叟晚逢仙女》 《醒世恒言》上第80页）

银杏，我思念你。……

你的株干是多么的端直，你的枝条是多么的蓬勃，你那折扇形的叶片是多么的青翠，多么的莹洁，多么的精巧呀！

在暑天你为多少的庙宇戴上了巍峨的云冠，你也为多少的劳苦人撑出了清凉的华盖。

梧桐虽有你的端直而没有你的坚牢；

白杨虽有你的葱茏而没有你的庄重。

熏风会妩媚你，群鸟时来为你欢歌；上帝百神——假如是有上帝百神，我相信每当皓月流空，他们会在你脚下来聚会。

秋天到来，蝴蝶已经死了的时候，你的碧叶要翻成金黄，而且又会飞出满园的蝴蝶。

你不是一位巧妙的魔术师吗？但你丝毫也没有令人掩鼻的那种的江湖气息。

……

你没有丝毫依阿取容的姿态，而你也并不荒伧；你的美德象音乐一样洋溢八荒，但你也并不骄傲；你的名讳似乎就是“超然”，你超乎在一切的草木之上，你在超乎一切之上，但你并不隐遁。

…… （郭沫若：《银杏》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卷第270—271页）

石榴有梅树的枝干，有杨柳的叶片，奇崛而不枯瘠，清新而不柔媚，这风度实兼备了梅柳之长，而舍去了梅柳之短。

最可爱的是它的花，那对于炎阳的直射毫不避易的深红色的花。单瓣的已够陆离，双瓣的更为华贵，那可不是夏季的心脏吗？ （郭沫若：《丁东草·石榴》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卷第308页）

……

爹爹说："花生底用处固然很多；但有一样是很可贵的。这小小的豆不象那好看的苹果、桃子、石榴，把它们的果实悬在枝上，鲜红嫩绿的颜色，令人一望而发生羡慕的心。它只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你们偶然看见一棵花生瑟缩地长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它有没有果实，非得等到你接触它才能知道。"

我们都说："是的。"母亲也点点头。爹爹接下去说："所以你们要象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许地山：《落花生》 《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许地山》第76—77页）

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不是平凡的树。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这是虽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来粗细罢，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二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

……

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也许你要说它不美丽，——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横斜逸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却是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觉得树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象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决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

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农

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以及力求上进的精神。（茅盾：《白杨礼赞》《茅盾散文速写集》第396—398页）

花，它那芬芳艳丽的色香与充沛的活力，令须发霜白的人，闻鸡起舞，不知老之将至；令青少年倍感朝气蓬勃，生力无穷。

花，它给人带来喜悦，令人在劳作过后，得到更好的休息。这喜悦和休息，是新的战斗前的必要的休整。（曹靖华：《花》《曹靖华散文选》第362页）

枣是好东西。枣木质坚而细，色泽鲜艳，且富弹性，耐热、耐潮、耐磨、耐压，用途极广。

枣是好东西。它开花迟，可免霜冻，产量稳定。枣花之艳，虽不及桃李，但质朴淡雅，清香浓郁，却有过之。且蜜汁多，花期长，更是好的蜜源植物。

枣是好东西。枣树要求低，栽培易，不象其它果树，娇小姐似地需很多人“服侍”。它泼皮、倔强、耐旱、耐涝、耐寒、耐碱……更不象西王母的蟠桃：“中夏地薄，种之不生”。枣却不然，凡山地、平原、沙荒、河滩、道旁、沟边、房前、屋后、院内、院外，凡不宜于其它果树或农作物生长的地方，它却都能“随遇而安”，毫不苛求。（曹靖华：《顽猴探头树枝间，蟠桃哪有灵枣鲜？》《曹靖华散文选》第381页）

我赞美杨柳美丽，但其美与牡丹不同，与别的一切花木都不同。杨柳的主要的美点，是其下垂。花木大都是向上发展的，红杏能长到“出墙”，古木能长到“参天”。向上原是好的，但我往往看见枝叶花果蒸蒸日上，似乎忘记了下面的根，觉得其样子可恶；你们是靠它养活的，怎么只管高踞在上面，绝不理睬它呢？你们的生命建设在它

上面，怎么只管贪图自己的光荣，而绝不回顾处在泥土中的根本呢？花木大都如此。甚至下面的根已经被斫，而上面的花叶还是欣欣向荣，在那里作最后一刻的威福，真是可恶而又可怜！杨柳没有这般可恶可怜的样子：它不是不会向上生长。它长得很快，而且很高：但是越长得高，越垂得低。千万条陌头细柳，条条不忘记根本，常常俯首顾着下面，时时借了春风之力，向处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或者和它亲吻。好象一群活泼的孩子环绕着他们的慈母而游戏，但时时依傍到慈母的身边去，或者扑进慈母的怀里去，使人看了觉得非常可爱。杨柳树也有高出墙头的，但我不嫌它高，为了它高而能下，为了它高而不忘本。（丰子恺：《杨柳》 《丰子恺散文选集》第93页）

冰雪里的梅花呵/你占了春先了/看遍地的小花/随着你零星开放。（冰心：《春水》十八 《冰心文集》第二卷第66页）

你的样子象个小太阳/火热的脸上放金光/田野里生，阡崖上长/直挺挺的身子；一行又一行。 你朴实，你茁壮/象劳动人民的本质一样/风吹不歪头，雨打不掉向/你永远地永远地向着太阳。（藏克家：《向日葵》 《今昔吟》第100页）

在春天里我爱繁枝密叶的垂柳。

试设想溪边湖畔，当黄昏推出新月，水面浮上薄雾的时候，有三两柔条，在银光里飘拂，且不说栖莺系马，曾绾住离人多少相思，只看她泪人儿似的低头悄立，恰象有一腔冤抑，待向人细诉。

你曾为她的沉默而动心吗？

在秋天里我又爱萧萧的白杨。他是个出色的歌者。风前月下，拖着瘦长的身影，似流浪的诗人，向荒原踯躅，独个儿与地下人为邻。兴来时引吭高歌，更无须竖琴洞箫，有墙下的促织与田间的络纬相和。你不听见那曲子吗？郁勃苍凉，如猿鸣狐啼，聆余音哀转，小楼一角，正有人潸然泪下哩。

你的眼角湿了，是为了他的孤独吗？ （唐弢：《自春徂秋》《落帆集》第124页）

在花市里徜徉，想想各种花卉的命运，我又不禁记起那句“美和社会意义的统一”的美学名言了。赏花决不是一种超然的事情，它离不开社会意义。有许许多多的名花，并不仅是因为它们的美，同时也更由于它们的经济价值，才使人们对它加意培植的。牡丹、芍药可以入药，做成丹皮、白芍。莲花和向日葵都可以结子，供人食用。更不用说那些桃李梅杏了。就是在赏花的时候，人们也不免把它们“人格化”、联系社会意义来看待它们。人们把水仙称做“凌波仙子”、赞美耐寒的梅花“独先天下之春”、把菊花叫做“傲霜”、把木芙蓉叫做“拒霜”……，都不止是称赞它们的美态而已，也在称赞一切志行高洁、蔑视困难的志士仁人。 （秦牧：《花市徜徉录》《长河浪花集》第207页）

有一些树木，由于具有独特的状貌和性质，我们很容易产生联想，把它们人格化。松树使人想起志士，芭蕉使人想起美人，修竹使人想起隐者，槐树之类的大树使人想起将军。而这些老榕树呢，它们使人想起智慧、慈祥、稳重而又饱历沧桑的老人。它们那一把把在和风中安详地飘拂的气根，很使人想起小说里“美髯公”之类的人物诨号。 （秦牧：《榕树的美髯》《长河浪花集》第236页）

梅花是冬天最后唯一仅存的花朵？还是春天最早开放的花枝？当积雪压断枝头的时候，百花凋谢，梅花它踏着风雪来了。而当冬去春来，万物苏醒，百花满园的时候，梅花它却又一人先去。是追踪风雪而去呢，还是把它引来的春天留在人间？

梅花恐怕是万花之中，带着最多的心意，为别人忙碌的花枝了…… （柯蓝：《梅花》《早霞短笛》第32页）

竹子还表现了惊人的生命力：成片的竹子，盘根错节地相互依偎，无论多么强大的台风也不能动摇它的根本；它们团结得如一个巨人，依托于滋生的大地，即使是烈火焚身，把成片的竹子化为灰烬，不用几天工夫，千万株绿色的竹笋又冒了出来，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且很快又成长为有用之材了！（彦火：《新一年》《枫杨与野草的歌》第97页）

自从南唐时代成彦雄将杜鹃花与子规相提并论，说什么“杜鹃花与鸟，怨艳两何赊；疑是口中血，滴成枝上花”。人们对杜鹃花有种种误解。其实杜鹃花予人的是热情、青春、蓬勃生机的感觉，没有带任何的伤感成分，就算有也是诗人自己！

……

有人把杜鹃花管叫“映山红”，相对来说，我更喜爱这个名字——它使人想得更深更远。不是吗？一片红艳艳的杜鹃花可使山谷映照得红光焕发，就是一小簇一小丛的杜鹃花，也会如黑夜的火光，使人想到星火燎原！

大部分杜鹃花是殷红的，因此人们将它喻作烈士的鲜血。……（彦火：《青春的邮人》《枫杨与野草的歌》第108—109页）

紫云英，田野的女儿。

她象绿色的火焰，为着她的田野母亲，也为着田野上的姐妹们而燃烧。

在落英纷纷、其他姐妹不再生长的时候，在风雪凄凄、其他姐妹不再展眉的时候，她满丘满垄地生长，快乐给母亲披上天鹅绒似的绿色斗篷，为母亲驱赶着贫瘠、寂寞和肃杀。

春天来了，她来不及沐浴灿烂的春光，来不及聆听布谷鸟那迷人的歌，就奉献出自己刚刚成熟的、柔和的青春。她以自己的神圣的葬礼，作为春的献礼——把自己的生命化作春泥，滋润刚刚从冬眠中觉醒的姐妹，以自己青春的死，为姐妹们赢得青春火焰的复活，为母亲

赢得永恒的再生和富饶。

田野有那么多的女儿，唯有紫云英，最象母亲，总是象母亲那样含着一望无涯的深广的情爱。（刘再复：《田野的女儿》《深海的追寻》第38页）

时光很美，白的吐蕊，绿的抽芽，赤的播香，连紫的也在山坡原野里吐撒出数不清的嫩蕾。

唯有根，在人们看不见的地下，紧张地耕耘着，为了那缤纷竞彩的花朵。

……

因为他，春才保持她的美貌。因为他，白的才有吐不尽的蕊，绿的才有抽不尽的芽，赤的才有放不尽的芬芳，紫的才有漫山遍野的嫩蕾。

花，是春的环佩，春的玉带；根，则是春的脊梁，春的灵魂。温暖人间的神圣的工程——春的大建筑，正是根铺砌的，根支撑着的。（刘再复：《春的脊梁》《深海的追寻》第19页）

只有草在土地上生长的时候，对于太阳的照耀和恶劣的天气觉得是无所谓的，毫不在意地吮吸着能创造生命的土地的奶汁，很驯顺地在暴风雨的毁灭性喘息之下倒下去。后来又把种子迎风吹散开去，仍旧是那样无所谓地死去，衰老的草茎发出沙沙的声音，对放射出死光的秋天的太阳表示着敬意……。（[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1310页）

含羞草从根到叶都感受着爱/却没有什么爱的果实结出来/它接受得最多，也爱得更深/在只需要它时，可以完全献身——（[英]雪莱：《含羞草》《雪莱诗选》第102页）

尽管日寇的铁蹄践踏祖国的大地/金达莱仍顽强地散发着浓郁的

芳香/它象征着渴望解放的同胞的心情/使游击战士胸中的火焰越烧越旺。

（[朝鲜]金云日：《五号水坝的金达莱》 《朝鲜诗选》第25页）。

四　劳动创造

（1）只有在劳动中人才能变得伟大

——劳动创造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老子》《老子校释》第六十四章，第259—260页）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荀子：《修身》《荀子简注》第13页）

……世上无论何事，若人力未尽，从无坐在家中，那能平空落下随心所欲事来。强求固属不可；至应分当行之事，坐失其机，及至事后委之于命，常人之情，往往如此。（李汝珍：《镜花缘》第33页）

“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缵“十四经”之编，无所触发，闻师友一言而终身服膺者，今人益于古人也。耳聒义方之灌，若罔闻知，睹一行之善而中心惕然者，身教亲于言教也。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诗》曰：如匪行迈，则靡所臻。（魏源：《古微堂内集·学篇二》《魏源诗文选注》第4页）

熟于办这事的曰老手，曰熟手，杀人犯曰凶手，运动员曰选手，精于棋或医的人曰国手，相助理事曰帮手，供差遣者曰人手，对于这

事负责任的曰经手，处理船务的曰水手……手在人类社会的功用真不小啊。

人类的进化可以说全然是手的恩赐。一切机械就是手的延长。动物虽有四足，因为无手的缘故，进步虽不及人类。（夏丏尊：《读书与瞑想》《夏丏尊文集》第34页）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陶行知：《自立歌》《陶行知诗歌选》第39页）

人们浑身是劲，浑身是力。是无穷尽的光与热的放射，是无比光辉的集体力量的显示。不管冬天是多么寒冷，是零下二十度还是更冷的天气吧，人们还是照旧地辛劳地下地干活。人们所放射出来的光与热，把严寒赶跑了。……到了春天，这股不可测知的力量就要更加巨大了。（郑振铎：《春天在呼唤》《郑振铎文集》第三卷第343页）

咱们做，咱们吃/咱们做的是活/谁不做，谁不用活/咱们吃的咱们做/咱们做的咱们吃/对/--两人养一个人/谁也养的活/反正咱们少不了的只是那们一点儿/咱们不要抢吃人家的/可是人家也不该抢吃咱们的。（刘复：《面包与盐》《中国新诗选》第82页）

为什么我们劳苦了整日整年/要饱受饥寒，凌辱，打骂/为什么他们整年饱吃寻乐/我们却要永远屈服他/为什么天灾人祸年年报/为什么苛捐杂税没停过/为什么家家使用外国货/为什么乞丐土匪这么多/为什么/为什么/农田里我们使用梨耙/工厂里我们转动机车/木匠泥水……我们一群/谁说不是有力的创造者/靠着我们的手/什么也能够进行/母亲，母亲，不要惊/为着我们大众我离开了家/为着我们的工作离开了你和她/母亲，母亲，别牵挂！（蒲风：《茫茫夜》《中国新诗选》第166页）

手的用处是创造，可不是掩饰……（李广田：《手的用处》《李广田散文选》第362页）

作工人是好的，作工程师也好，因为，他们的生命总在一件事业中上升。

每当我经过那个开始建筑的地方，我必定驻足观看，我觉得好象站在整个人类的前面，好象站在整个历史的开端。

……

我看那工程在进行，我不肯走开。工人们切切实实在用力，虽然慢，工作总在前进。他们每一个动作都是为着建设，每一个心意，都是向着完成：这就是这件事之所以吸引我的原因，这就是使我的两脚仿佛在那里生了根的那力量。

工人与工程，这如何能分得开呢？然而那住房子的人却常常忘记那造房子的人，历史上有多少错误也就从这里产生。

工人，要看看工人们，从他们的身上，从他们的胳臂上，从他们的汗粒中，他们的声音中，你处处所见的都是一种力量，或者，你所见的都是力的消耗，然而并非消耗，乃是移注，移注入木中，石中，铁中，土地中。等他们——这些建筑者——从地面上消灭了，而他们的力量却依然存在，这，他们自己是不知道的，将来的人也许不知道，只有在此刻，正当建筑在进行，正在向着“完成”的上升中，才可以看见，觉得，知道得最真切。

……最好的建筑是永没有凝止，最好的，是永久有一个向上的意向，仿佛它总在向上生长，仿佛那久已化成了泥土的工人们的力量永远在支持它，使它不断地向往那高大明朗的天空。（李广田：《建筑》《李广田散文选》第363—364页）

生活和时间，只是一只大得无形的空白的框子，只有你用劳动，才能使它充实。至于充实一些什么，这完全要看你自己的努力……

（柯蓝：《空白的框子》 《早霞短笛》第210页）

他（指黄兴）想起了自己在美国居住时，耳濡目染的许多情景。人家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工农商业是那样的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从二十世纪初叶开始，欧美便已经进入了航空时代、电器时代。一九〇一年，美国首先使用了无线电话和电动打字机。一九〇三年，美国莱特兄弟又在北加罗来纳州基迪霍克城附近的斩魔山下，架着他们自己制造的飞机，第一次进行了成功的飞行。同年，法国的科学家白克瑞尔首先发现了一种神秘的放射线；而居里夫妇则跟踪这一发现，深入进去，终于揭开了原子的秘密，为人类提供了空前巨大的能源。一九〇五年，爱因斯坦发表了他的划时代的狭义相对论。一九〇六年，美国开始成批生产三极真空管和履带式农用拖拉机。一九〇八年，英国电视系统基本设计取得专利；美国大量生产小汽车，驾车狂热迅速弥漫了全国；同时，美国还创造了联合收割打谷机、汽车自动起重机和水上飞机。一九一三年，美国发现了维生素A；开始大量生产家用电冰箱。一九一四年，美国又发明了电动交通指挥灯。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科学发明，给欧美各国人民带来了多少福利与愉快，给那里的社会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可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却仍然只有军阀、官僚、妓院、麻将牌和鸦片枪！荒淫！麻木！愚昧！落后！穷苦！他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局面。（任光椿：《辛亥风云录》第950页）

人要想把事业从自己的心里抹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谁能轻率地抛开自己的事业，那只能说明他对事业从来就没有真爱过。（陈祖芬：《中国牌知识分子》 《陈祖芬报告文学选》第75页）

创造？真正的创造从来就意味着献身——去吃别人吃不了的苦头，去冒别人不敢冒的风险，去舍弃别人不愿舍弃的安逸，去承担别人不敢承担的责任！（陈祖芬：《生命》 《陈祖芬报告文学选》

第123页）

让我们和更多的人一块儿走吧/祖先在风中诉说着青葱的愿望/血液在身体里温暖地流着，在太阳上欢跃/太阳把七色的花朵投在成千上万的枝条上/我们又将给大地留下什么呢/成千上万只叶子的小船从枝条上出发/大海把清脆的浪花投进岩石缝中/我们的手臂又将收获什么/岁月的皱纹又将闪出什么样的光辉呢/我不能设想，美丽的风光/不在人们的脸上闪动/我们死去和诞生的地方还有什么意义/我不能设想，崛起的建筑里/不溢满普通家庭的笑声/我们的劳动、创造还有什么意义

为此/我和大海一同醒来，拿起工具/春天伴随着我们一同奔腾

（江河：《让我们一起奔腾吧》 《新诗选》1981年第98页）

一个人如若不劳动，如若没有合法的、正常的财产，他就不能够生存，他就要腐化堕落，变成兽类。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第22页）

有几个农民为干草的事同列文争得很凶，有的被他责骂过，有的想欺骗他，就是这些农民此刻都高高兴兴地向他鞠躬致意，显然一点也没有记他的恨，一点也没有后悔，甚至不记得他们曾经想欺骗他。这一切都淹没在欢乐的集体劳动的海洋里。上帝赐与光阴，上帝赐与力量。光阴和力量又都贡献给劳动，劳动本身就是奖赏。可是为谁去劳动？劳动会产生什么果实？这些事都无足轻重，微不足道。（[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346页）

土地永远得长东西，就是为了这个用处才把它赐给人类的。应当说：不是土地不行，是手，手不行。碰到好的手，连石头也不得不听话，也要长出东西来。 （[苏]高尔基：《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高尔基文集》第一卷第221页）

你们不能够用思想移开路上的石头。什么事都不做的人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为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气力浪费在思思上、悲伤上呢？起来，我们到林子里去，我们要穿过林子，林子是有尽头的，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尽头的！我们走！喂！嘿！……（[苏]高尔基：《伊则吉尔老婆子》《高尔基文集》第一卷第321页）

在我们的时代里，当在人们面前广阔地展开了为自己、为自身利益而劳动，为创造一个完全消除懦夫、懒汉、强盗和寄生虫的劳动国家而工作的可能性时，必须尽量地经常向人们提醒这种创造奇迹的意志的力量和劳动的力量。

我认为劳动人民最大的缺点之一就在于：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大地上做了多少好事，在争取自身生存的斗争中取得了多么伟大的胜利。由于他们不了解这一点，他们的多数人工作得还不好，不够自觉，没精打采。当然，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而应该怪罪那些使他们愚昧无知、并且十分无耻地低估他们改造大地的神奇劳动的人。还应该把一本最重要的教科书——《劳动史》列入学校的书目中，这是一本人类同自然斗争的美好而悲壮的历史，记载着人类发明和发现的历史，人类战胜自然的自发力量的胜利的历史。（[苏]高尔基：《苏联记游》《高尔基文集》第十六卷第565页）

青年们本来应该感受到劳动过程是多么富有诗意，但是他们的这种感受还不那么深刻。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劳动着的人们已经不是唯主人之命是从的奴隶，这里是自由的人们在为他们自己而劳动。如果说，过去的工人不懂得劳动的意义；如果说，过去只有少数人发财致富，而劳动人民则赤贫如洗，那么今天，你可知道，这种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创造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自己，是为了明天。（[苏]高尔基：《苏联记游》《高尔基文集》第十六卷第627页）

甚至从前，在从事强制的、往往使人感到无聊的劳动中，工人照样能够，而且善于把劳动当作极大的乐趣，把它叫做“创造的热情”。这在他们从事一切活动的时候，不论制作食具、家具，生产服装、机器，还是写书作画，都能够表现出来。人只有在劳动中，也只能在劳动中才能变得伟大，他越热爱劳动，就变得越高大，他的工作也就越出色，效率也就越高。（[苏]高尔基：《苏联记游》《高尔基文集》第十六卷第628页）

我赞美/祖国的 现在/但三倍地 赞美/祖国的将来/我/爱 我们/伟大的计划/一跨/一沙绳的大步/我爱/我们高唱着/走向劳动/走向战斗的/进行曲。（[苏]马雅可夫斯基：《好！》《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第二卷第668—669页）

所有的人都应该劳动，没有劳动，人就要变得比野兽还糟，会无缘无故地想把世界毁掉。应该受到鄙视的人，最鄙视人类……就是这些了，人不应该有别的生活方式，别的都是可耻的……对吗？（[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下第529页）

我来的时候有过许多疑虑，动机也是肮脏的，现在想起来连自己也觉得讨厌。一个人的堕落如任其发展下去是没有止境的！一个人最卑劣，说得更重一点，一个人最严重的罪行，莫过于对劳动鄙视。劳动给人以最大的乐趣，劳动能造就人。这真是一点儿不假。我来的时候，心里充满着屈辱和仇恨，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损害。但到要走的时候，我却变成了另一个满载而归的人，就象一个带着许多贵重物品从海外归来的商人一样。（[苏]A·安德列耶夫：《青春激荡》第610—611页）。

真正的创造是不能没有错误的。没有错误的只可能是那些墨守成规干工作的人。他们当然是怕犯错误的，他们当然不会亏本，但是也

不会带来什么大的利润。（[苏]柯切托夫：《青春常在》第409页）

人类中有三种创造者：一种人是不断地、顽强地劳动，集中意志和力量，常年累月，突破一点而达到伟大的目标；另一种人是靠天才的火花；第三种人是两者兼而有之：或者通过顽强的劳动而获得令人耀眼的天才火花，或者相反，天才的火花推动创造者去顽强劳动，长年探索，照亮他的发明创造的道路。（[苏]柯切托夫：《青春常在》第468页）

不是懒汉，不是酒鬼，而劳动者/不在白天打着灯笼寻找真理/他死后——在大地上留下的/只有他坟头上的一块碑记。（[苏]阿·阿·苏尔科夫：《　不是懒汉，不是酒鬼……》《苏联当代诗选》第136页）

我相信，历来如此：任何一个发现，即使是天才的发现，发现之前的各种推理假想如果都记下来，那末，废料和各种各样愚蠢荒谬的推断，数量之多会使我们大吃一惊。（[苏]格拉宁：《奇特的一生》第23页）

他懂得了，勤勤恳恳地工作、热情地工作，这还不算善于工作。而且明白了，一个好的方法可能比热情更为需要。（[苏]格拉宁：《奇特的一生》第149页）

做完工作的时候，列莫尔满头大汗，满脸通红，感觉身体更加轻松，意志更加坚强，这是他许久以来所没有感觉到的。消磨着他的青春的长期的幻想，现在让位给这种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舒适了。这是上天使人们在工作完毕的时候必然会感觉到的一种舒适，如果他们能够深刻体会到工作的目标，并且劳累得适可而止的话。“朋友”，他叫道，“劳动的本身，就是美丽的，圣洁的。你刚才说的话真是不错

呀！老天使人必须劳动，但也降福于劳动者。为着养活我的爱人而工作，看来实在是很甜蜜的；啊！如果为着养活一个平等友爱的大家庭而工作，那可就更甜蜜得多了！如果有一天，每个人为着众人而劳动，众人又为着每个人而劳动，在那个时候，疲劳将是怎样的轻松，生活将是怎样的美丽呀！”（[法]乔治·桑：《安吉堡的磨工》第210页）

“这只是生物的健康，最好的卫生方法，”曹尔丹继续说。“劳动就是生命本身，生命就是化学与机械力量的连续工作。从第一个原子开始行动，设法与邻近的原子联合之后，伟大的创造工作就不停止，这种现在还继续，将来将永远继续的创造，仿佛就是永恒的事业，普遍的建筑，我们大家都给它带来一块石头。宇宙本身不就是永远不停工，每日有无限小在完成巨大工作的广大工场吗？各种物质，从最简单的发酵，直到最完全的创造物，不是在连续不断地行动，制造与生产吗？盖满收获物的田亩在劳动，慢慢茁长的森林在劳动，沿着河谷奔流的江河在劳动，以巨大浪潮自这一大陆卷到那一大陆的海洋在劳动，由万有引力拖过无限的各个星球也在劳动。没有一个生物，没有一件东西能固定在懒惰中，一切都被牵动，都在努力，都不得不对共同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凡是不劳动的人，必然会消灭，必然会变成无用与妨碍的东西，被人抛弃，必然会把位置让给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劳动者。这就是生命的唯一法则，生命，一言以蔽之，只是连续工作的物质，永恒活动的力量，一切宗教的上帝；只有他在努力创造我们所迫切需要的最大幸福的最后成绩。”（[法]左拉：《劳动》第239页）

劳动是多么可赞赏的调整器！到处是它的统御之地，它带来多么可钦佩的秩序！它是和平与快乐，正象它是健康与卫生一样。当我看见它被蔑视，被轻贱，人们简直认它是刑罚与耻辱的时候，我是多么惊骇与难过呀！它不但把我从一定要死的衰弱中拯救出来，它还给我以良好的性质，我内心称得上好的东西都是它的所赐，它改造我的智

慧，增加我的高尚。它规定智慧的才能，筋肉的运用与每一集团在劳动群众中的任务，它是多么可惊异的组织者！它本身就是政治的体制，人类的警察，社会的存在理由。我们只为我们的蜂房而诞生，我们每个人只带来一霎时的努力，我们只能由多一工人做事的性质与需要来解释我们所以生活的必要。其它的任何说明都是骄傲的与错误的。我们的个人生命是应该牺牲给未来世界的普遍生命。如果我们不把幸福放在这休戚相关与永恒劳动的共同幸福中，世上即没有幸福的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劳动的宗教终于成立起来，我们要祈祷拯救的劳动，只有它是唯一的真理，健康，快乐与无上的和平。”
（[法]左拉：《劳动》第240页）

腓迪南　有一类游戏是很吃力的，但兴趣会使人忘记辛苦；有一类卑微的工作是用艰苦卓绝的精神忍受着的，最低陋的事情往往指向最崇高的目标。……（[英]莎士比亚：《暴风雨》《莎士比亚全集》第一卷第48页）

彼德罗　造桥只要量着河身的阔度就成，何必过分铺张呢？做事情也只要按照事实上的需要；凡是能够帮助你达到目的，就是你所应该采取的手段。……（[英]莎士比亚：《无事生非》《莎士比亚全集》第二卷第85页）

“……我在尘世事业上是很幸运的；许多人工作比我苦得多，成就却不及我的一半大；不过，没有我在那时养成的认真、整齐、勤勉的习惯，没有我在那时立下的集中精神一次做一件事（不拘后来的事怎样快地接踵而至）的决心，我永远不能成就我已经成就的。天日可鉴。我写这些话，完全没有颂扬自己的意思。一个象我这样一页一页继续回顾他的生平的人，假如他得免深刻地感觉到他忽略了许多才能，错过了许多机会，有许多谬误的不正当的感情不断在他胸中交战，，而且打败他，那么他应当是一个十足的好人。我相信，我没有

一种我不曾滥用的天赋才能。我的意思不过是，我生平不拘做什么，总是全心去做，不拘献身于什么，总是完完全全地献上；在大事和小事上，我总是一贯的认真。我断乎不相信，任何先天的或后天的才能，可以无需坚定的坦白的苦干的品质而得到成功。世界上没有象那样成就的事。某种可喜的才能，某种幸运的机会，可以形成某一些人上升的梯子的两侧，但是那梯子的横级必然是用禁得住磨擦和牵扯的东西做的，没有东西可以代替彻底的、热情的、诚恳的真功夫，凡可以献上我的全身的事，决不献上一只手；不管我做什么工作，决不妄自菲薄；我现在发现，这已经成了我的金科玉律。”（[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下第703页）

汤姆心里想，这世界原来并不那么空虚啊。他发现了人类行为的一个大法则，自己还不知道——那就是，为了要使一个大人或是一个小孩极想干某样事情，只需要设法把那件事情弄得不易到手就行了。假使他是个聪明的大哲学家，象这本书的作者一样，他就会理解到“工作”就是一个人不得不做的事情，而“玩耍”却是一个人所不一定要做的事情。这个道理可以帮助他明白为什么制造假花或是拚命蹬踏车的就算是工作，而打十柱戏或是爬勃朗峰就只算是娱乐。英国有些阔气的绅士在夏季天天在一条每天按班期行车的大路上驾着四匹马的乘客马车走二三十里的路，只是因为他们为这种驾车的特权花了许多钱的代价；可是你如果出工钱叫他们驾车，那就把这桩事情变成了工作，他们也就不肯干了。（[美]马克·吐温：《汤姆·索耶历险记》第16页）

世界上惟有土地这东西是天长地久的，这你要记得！惟有土地这东西是值得忙碌的，值得战斗的——值得拚死的。（[美]马格丽泰·密西尔：《飘》第42页）

我既无财产和金钱/又无尘世盛名和威权/就是狗也不愿意这样苟

延残喘/所以我才把魔术钻研/看是不是通过神力和神口/将一些神秘揭穿/使我不用再流酸汗/把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对人瞎谈/使我对于统一宇宙的核心/有所分辨/使我能观察一切活力和种原/不再凭口舌卖弄虚玄。 ([德]歌德:《浮士德》 《浮士德》第22页)

做了的事情已经过去!过去的事情已经做了/我劝你赶快花样翻新/只有新鲜的玩意儿才吸引我们。 ([德]歌德:《浮士德》 《浮士德》第241页)

劳绩与幸福本是相联/愚蠢人万想不到这点/他们一旦得到智者之石/便把智者抛在一边。 ([德]歌德:《浮士德》 《浮士德》第302页)

一个实干家,能办的他全都办到/为了有益的事业他付出毕生辛劳/到了晚年,对人和蔼友好/从事慈善事业,休息养老。 ([德]海涅:《时代的诗》 《海涅选集·诗歌卷》第317页)

我们要在地上幸福生活/我们再也不要挨饿/绝不让懒肚皮消耗/双手勤劳的成果。

一首新的歌,更好的歌/象琴笛合奏,声调悠扬/忏悔的赞诗消逝了/丧钟也默不作响。 ([德]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海涅选集·诗歌卷》第489页)

一重诅咒给那个上帝/饥寒交迫时我们向他求祈/我们希望和期待都是徒然/他对我们只是愚弄和欺骗/我们织,我们织!一重诅咒给阔人们的国王/我们的苦难不能感动他的心肠/他榨取我们最后的一个钱币/还把我们象狗一样枪毙/我们织,我们织! ([德]海涅:《西利西亚的纺织工人》 《海涅选集·诗歌卷》第709页)

（伏库尔斯基说：）

“简单地说，根据您的理解，大自然应该为人们服务，人们应该为那些享有特权的贵族阶级服务？不是的，我的小姐。大自然和人都同样是为自己而存在，只有那些比较强的、劳动得比较多的人才有权利支配它们。力量和劳动是这世界上唯一的特权。那些千年古树有时会在拓殖者的斧头砍击下倒下，虽说这样，大自然却并没有瓦解。是力量和劳动，我的小姐，不是头衔和出身。” （[波]普鲁斯：《傀儡》下册第770页）

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不把本职工作以外的事摆在次要的位置，他决不能做好他的工作。因此神就不让人把一切事情都看得同样清楚，免得他无所适从。我们必须给自己限制一个范围，把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其他一切都不贪求，否则就根本找不到真理。 （[印度]泰戈尔：《戈拉》第90页）

……无精打采的娱乐，绝不能使人生润泽，事业进步。娱乐至少与工作有同等的价值，或者说娱乐是工作之一部分！

娱乐不是“消遣”，“消遣”两字的背后，隐隐的站着“无聊”。百无聊赖的时侯，才有消遣：倦懈疾病的时侯，才有消遣！对于国事，对于人生，灰心丧志的时侯，才有消遣！试看如今一般人所谓的娱乐，是如何的昏乱，如何的无精打采？我决不以这等的娱乐为娱乐！真正的娱乐是应着真正的工作的要求而发生，换言之，打起精神做真正的工作的人，才热烈的向往，或预备真正的娱乐。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三》 《三寄小读者第98页）

一个好好地过生活的人，他的时间该分做三部分：劳动、享乐、休息或消遣。享乐也象劳动一样需要休息。在劳动和享乐中，人的共同因素压倒了个人的特性：劳动时，我们的行动主要取决于外界的合理需要；享乐时，我们的行动主要取决于人的天性中其他的、同样是

共同的要求。休息或消遣却是个人在紧张的劳动和享乐中消耗了生命力的积蓄之后，借以恢复力量的一个因素，是个人自愿带进生活里来的一个因素：在这儿，人希望由他自己的特性，看他个人的方便来决定一切。在劳动和享乐中，人们由于一种共同的、强大的、超过他们个人特性的力量而互相吸引着，——在劳动中是共同利益，在享乐中是机体的一致要求。在休息中却不然。休息与那抹煞个人特性的共同力量无关：休息是个人色彩最浓厚的事，在这儿，天性要求有最大的自由，在这儿，人是最个性化的，只要看一个人觉得哪种休息方式更轻松愉快，就可以充分了解他的性格。（[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353页）

除了在孤独中休息之外，我不知道旁的休息方法。我认为跟别人在一块简直等于干活、工作或是享乐。只有剩下我一个人的时侯，我才感觉自己完全自由。这该怎么说呢？这是什么原故呢？在有一种人是由于不开朗，在第二种人由于羞怯，第三种人因为容易忧闷烦闷，第四种人因为对别人缺乏同情心。（[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356页）

……我也觉得寻求舒适是正当的，因为那样就可以提高精神生活，不舒适会阻挠思想的活动：身上又冷又酸痛要用脑子也是困难的。舒适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可是当前的世界看来却把它当作一种目的，一种绝对好的东西了。也许有一天大地会被变成一张巨大的软垫床，人的躯体在上面打盹，而人的心灵却被压在下面，象苔丝蒂梦娜那样地憋死了。（[英国]奥·赫胥黎：《论舒适》《外国优秀散文选》第196页）

休息之隶属于工作，正如眼睑之隶属于眼睛。（泰戈尔：《飞鸟集》第6页第24条）

（2）成功的幼芽，缀满汗水与泪

——成功与失败

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苏洵：《管仲论》《古文观止》（下）第457页）

行者道："不消说了。心净孤朋独照，心存万境皆清。差错些几成惰懈，千年万载不成功。但要一片志诚，雷音只在眼下。似你这般恐惧惊惶，神思不安，大道远矣，雷音亦远矣。"（吴承恩《西游记》第1080页）

求福免祸，原是人情之常，人断没有趋祸而远福者。但祸福之源，古人说的明白：福是自求多的，祸是自己作的。再迟十万年，也是这个印版样儿。如耕田的粪多力勤，那收成就不会薄了。如以火置于干柴乱草之中，那火不能自己灭了。……（李绿园：《歧路灯》中第582页）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冰心：《繁星》五《冰心文集》第二卷第20页）

胜利是永远跟着群众的要求的，而成功的的关键却在于这要求的

一致。 （唐弢：《群众的要求》 《唐弢杂文选》第135页）

……困难就和胜利站在一起。困难是一条河，胜利就是河那边的山。过了河，就上了山。不要只看见河，就看不见山，也不要只看见山，却看不见困难。

困难总是躲在你的前面，试试你的耐心，试试你的勇气和力量。

你慢慢会发现困难喜欢交朋友。一个小困难它会介绍你认识一个大困难。如果你始终也不躲开它们，那它们就会给你越来越多的知识和胆量，直到最后它们才给你让开路，把你送走。 （柯蓝：《困难》 《早霞短笛》第50页）

任何的夸夸其谈，只似一层烟幕，它会使人变得鼠目寸光。欣赏自己的成就，这是一种严重的、腐蚀人们思想的病症。因此，这个研究所的人们，都全力以赴地抵抗这种疾病。一有什么过分宣扬的事，人们就会注意谛听：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样兴奋？常常有这种情形：在过分的兴奋后面，往往隐藏着严重的缺点。偏爱兴奋往往伴随着对现实的片面理解。当你欣赏事物的某一方面时，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忘记它的另一方面。当你只追求一个建筑物的门面，只是粉饰渲染它的外表，而它的后侧却遭到风吹雨打，鼠毁虫蛀，结果它会猝然倒塌，连它那堂皇漂亮的门面也会随之不保。 （[苏]柯切托夫：《青春常在》第120页）

胜利这个字——就是士兵的荣誉/久别后重逢的欢喜/胜利这个字——就是复仇/终于战胜了屈辱、痛苦和悲凄。 （[苏]阿·阿·苏尔科夫：《胜利》 《苏联当代诗选》第119页）

重大的错误，和粗索子一样，是许多细微部分组成的。你把一根索子分成丝缕，你把所有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分析开来，你便可以把它们一一粉碎，你并且会说：“不过如此！”你如果把它们编起来，

他扭在一道，却又能起极其巨大的影响。（[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二册第571页）

失败可以锻炼一般优秀的人物；它挑出一批心灵，把纯洁的和强壮的放在一边，使它们变得更纯洁更强壮；但它把其余的心灵加速它们的堕落，或是斩断它们飞跃的力量。（[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三册第171页）

路西奥　疑惑足以败事，一个人往往因为遇事畏缩的缘故，失去了成功的机会。……（[英]莎士比亚：《一报还一报》《莎士比亚全集》第一卷第298页）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最想躲避的坏事，我们最害怕的坏事，往往是我们获得释放的门径，是我们脱离苦恼的唯一门径。（[英]笛福：《鲁滨孙飘流记》第160页）

团结是一种可怕的力量。这正象一股伟大的蒸汽原动力一样。不论做好事或是做坏事都有着无限的力量。可是要使一切的工作获得圆满结果，必须在一个高超和英明的意志的领导之下，不受感情冲动的影响，才可能成功。（[英]盖斯凯尔夫人：《玛丽·巴顿》第229页）

你总得要升降浮沉/不是成功而支配他人/就是失败而听命于人/不是忍辱，就是获胜/不做铁锤，就做铁砧。（[德]歌德：《科夫塔之歌》《歌德诗集》上第195页）

（3）转动的社会万花筒

——金钱与竞争

志士不敢道/贮之成祸胎/小人无事艺/假尔作梯媒/解释愁肠结/能分睡眼闭/朱门狼虎性/一半逐君回。（罗隐：《钱》《全唐诗》第7569页）

“那知今人一经讲起银钱，心花都开，不但不嫌他臭，莫不以他为命；——并且历来以命结交他的，也就不少。你只看那钱字身傍两个‘戈’字，若妄想亲近，自然要动干戈，闹出人命事来。”（李汝珍：《镜花缘》第267页）

有神色赤而目方，刺其面为文，立中衢，臭达于远；众皆拜，祈请甚笃，或咄咄叹息不已。戴子见之，曰：“此何神也？”众曰：“非若所知。”前问神，神具以名对。戴子笑曰：“吾闻汝久矣，汝固若是而已者耶！其何以动众如是甚也？”神曰：“吾行游天下，靡人不畏，罔敢不恭，子顾目云云，岂有说乎？”

戴子曰：“吾数汝之罪，则熔汝使化而毒未歇，锉汝使折而害无救也。”神怒曰：“子固孺子，不足怜，今偶相遭而众辱我！且夫吾之为功也，薄海内外，苛非余则戚戚嗟嗟，窘然而无以为生。一二迂妄者吾避去，自余诸公贵人，皆孳孳幕予，手摩而目属，以及庶民卑贱之流，无不愿为我死者。且夫吾之为质也，流转而不穷，历久而不坏，爱我者归之，不爱我者谢勿往。吾岂有求于世哉？世求我而已耳。是故官吏非吾不乐，商贾非吾不通，交游非吾不厚，文章非吾不贵，亲戚非吾不和，有吾则生，无吾则死。是故盗我者县官有禁，谋我者锱铢不遗，诚明夫利害之分，而审夫得失之势也。子何以云尔

乎？请勿复敢见子矣。”

戴子曰：“固也，吾试且略言之。昔者生民之初，浑浑噩噩，数千百年间，耕田凿井，衣衣食食，天下太平，安乐无事。当是时，岂有汝哉？自汝出，而轻重其制，铢两其名，方圆其象，流传人间，惑乱民志，万端俱起。于是庸夫之目，以汝为重轻；奸人之手，以汝为上下。或执鞭乞哀，流汗相属。不然，设心计，走坑险，蒙死侥幸，损人益己，互相攘夺。或至犯科作奸，椎牛发冢，聚为博弈，出为盗贼。至于官之得失，政以贿成，敲骨吸髓，转相吞噬，而天下之死于汝手者，不可胜数也！挺土刻木以为人，而强白冠带；羊狠狼贪之徒，而恣侵暴，刳穷孤，而汝之助虐者，不可胜数也。且又摄其绒縻，固其局镝，兀然匿于小人暴客之室中，酿争而藏垢，避正而趋邪，使夫义士仁人，瞿瞿然惸惸然不能出气，修德益穷，有文益困。而汝独纷纷然奔走天下，颠倒豪杰，败坏世俗，徒以其臭熏蒸海内，气之所感，积为迷惑之疾：见之者慕，闻之者思，得之者喜，失之者悲，有无不平，贪吝接踵，而充塞仁义，障蔽日月，使天下伥伥乎无所之，而惟汝之是从。”

神曰：“子言固然，然余之道，此乃其所以为神也，汝乌足以知之？”因仰而嘻笑，俯而却走，伸曰四顾，举手而别，众共拥之以去。（戴名世：《钱神问对》《桐城派文选》第8—10页）

阮明作了官以后，颇享受了一些他以前看作应该打倒的事。钱会把人引进恶劣的社会中去，把高尚的理想撇开，而甘心走入地狱中去。他穿上华美的洋服，去嫖，去赌，甚至于吸上口鸦片。当良心发现的时候，他以为这是万恶的社会陷害他，而不完全是自己的过错；他承认他的行为不对，可是归罪于社会的引诱力太大，他没法抵抗。一来二去，他的钱不够用了，他又想起那些激烈的思想，但是不为执行这些思想而振作；他想利用思想换点钱来。把思想变成金钱，正如同在读书的时候想拿对教员的交往白白的得到及格的分数。懒人的思想不能和人格并立，一切可以换作金钱的都早晚必被卖出去。（老

舍：《骆驼祥子》 《老舍文集》第三卷第225页）

阮明为钱，出卖思想；祥子为钱，接受思想。阮明知道，遇必要的时侯，可以牺牲了祥子。祥子并没作过这样的打算，可是到时侯就这么作了——出卖了阮明。为金钱而工作，怕遇到更多的金钱；忠诚不立在金钱上。阮明相信自己的思想，以思想的激烈原谅自己一切的恶劣行为。祥子听着阮明所说的，十分有理，可是看阮明的享受也十分可羡慕——“我要有更多的钱，我也会快乐几天！跟姓阮的一样！”金钱减低了阮明的人格，金钱闪花了祥子的眼睛。（老舍：《骆驼祥子》 《老舍文集》第三卷第226页）

我明白了：金钱是万恶的东西，世界上所以有一些黑暗的现象，都是由于它在作祟。它也不知该牺牲了多少人！（蒋光慈：《丽莎的哀怨》 《蒋光慈文集》第三卷第47页）

金钱是个魔鬼。它改变了人的性格，它诱发着人的能量，它粗暴地、无情地破坏着人和人的淳朴关系。（李准：《黄河东流去》下册第438页）

竞争，是一种苏醒！它逼醒了懒汉，逼醒了懦夫；逼醒了多年来捧着“铁饭碗”的人们！象一位叙利亚近代诗人说的：只有当你被追逐的时候你才跑得最迅速！（李延国：《废墟上站起来的年轻人》《1981—1982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第133页）

在某些情况下，金钱有助于一个人采取独立自主的立场，作出独立自主的决定。（[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第218页）

“那些遗产，是由她的祖先的封建式的掠夺而来的。那都是修建

们的堡寨和耕种他们的土地的人民的血汗。”

“那到是真的！可是金钱本身并不带着这种罪恶的烙印呀。那要看接触金钱的手，可以把它变成纯洁的或者龌龊的。”

“不！”列莫尔激动地说道。“是金钱都是肮脏的，拿着它就弄脏了手！”

“那不过是一句比喻的话罢了！”磨工安静地说道。金钱本来是属于劳动人民的，只是被横行、暴力、霸道从他们那里掠夺去了。是不是因为它被强盗们掌握了那样久，劳动人民便不应该再收回来了呢？……。（[法]乔治·桑：《安吉堡的磨工》第171页）

葛擂硬先生的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什么都得出钱来买。不通过买卖关系，谁也决不应该给谁什么东西或者给谁帮忙。感谢之事应该废除，由于感谢而产生的德行是不应该有的。人从生到死的生活每一步都应是一种隔着柜台的现钱买卖关系。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地登上天堂的话，那么天堂也就不是为政治经济学所支配的地方，那儿也就没有我们的事了。（[英]狄更斯：《艰难时世》第349页）

葛雷立刻火起来了。他张开手，拍拍绸子，兴奋地大叫着：

“这个我是懂得的，所以我情愿给我们的女顾客讨个便宜……说真的，我的朋友，你从来也不了解女人的心理。你要了解她们会抢购这种绸子的，”

“当然了”，那个合伙人固执地说：“可是她们越抢购，我们的损失也越大。”

“在这样东西上我们损失几生丁，我是十分愿意的。以后呢？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女人都吸引了来，如果我们用小惠掌握住她们，让她们站在我们大堆的商品面前，受着诱惑，疯狂地购买，毫无计算地倒空了她们的钱包，这点损失又算得了什么呢！最要紧的，我的朋友，是要燃起她们的热火，这样就必须用一种商品骗住她们，哄动一个时期。以后，你可以卖别的货物象任何人一样的贵，而她们仍然相信你

家的东西卖得便宜。例如说吧，我们的'黄金皮革'，这种薄绸子卖七个半法郎，随便什么地方都卖这个价线，也同样可以当作特价品冒充过去的，那就足够弥补'巴黎幸福'的损失了……你看着吧，你看着吧！" （[法]左拉：《妇女乐园》第41页）

泰门 ……咦，这是什么？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不，天神们啊，我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信徒；我只要你们给我一些树根！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嘿！你们这些天神们啊，为什么要给我这东西呢？嘿，这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们的身旁拉走，把壮士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它可以使受诅的人得福，使害了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即使她的尊容会使身染恶疮的人见了呕吐，有了这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 （[英]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 《莎士比亚全集》第八卷第176页）

人人都希求荣名、财富和安宁的晚景/而为了赢得它们，要历尽梗阻、纷争/有时为它们全体，抛弃其中一宗/有时为其中一宗，将全体抛弃净尽/在残酷战斗的激情中，为荣名可舍生命/为财富可舍荣名；财富常招致灾星/终于毁灭了一切，一切都丧失干净。 当我们胆敢作恶，来满足卑下的希冀/我们就迷失了本性，不再是我们自己/当我们资财丰裕，可憎的贪婪恶癖/偏叫人想到缺欠，把我们折磨不已/这样，对已得的资财，我们置之不理/只因缺少智力，我们且取且弃/通过不断的增值，变成一贫如洗。 （[英]莎士比亚：《鲁克丽丝受辱记》 《莎士比亚全集》第十一卷第72页）

爱情或情欲使人厌倦，酒使人更厌倦/野心使人心乱，赌博只落

得身败名裂/但是敛钱，先是慢慢地，然后是较快地/经过每次挫折（万事都要遭到挫折）/还是加上一点，却胜过爱情或是黄酒/胜过赌徒的筹码或政治家的渣滓/黄金啊！我还是爱好你而不爱好纸币 纸币使银行贷款变成一条雾中的小舟。（[英]拜伦：《唐璜》/《唐璜》第746页）

黄金啊！我们为什么把守财奴认为可怜/他们有的是决不会生厌的欢乐/他们有的是右舷的主锚，把其他/大大小小的欢乐/紧紧缚住的缆索/你们只是看到在食桌上省俭的人/嘲笑他寡少的食物几等于没有/而奇怪有钱的人怎么也会节省的/就不懂从乳饼每粒碎屑里产生什么美境。（[英]拜伦：《唐璜》 《唐璜》第746页）

……要知道把钱送人是一种牺牲，凡是明白事理的人谁肯做这样的傻事？世上的人谁不是施舍了五镑钱就自以为功德无量呢？有一等人不惜钱财，并不是因为他们乐善好施，不过是散散漫漫的爱花钱。他们一点儿不肯委屈自己，歌剧院里定着包厢，又要买好马，又要吃好菜，哪一样能少？就连布施五镑钱给癞皮化子的乐趣也不愿意放过去。又有一等人，为人正直，不欠账，不布施穷人，不借钱给穷亲戚，雇了车子还得和车夫斤斤较量讲价钱。这两种人究竟谁更自私，我也难下断语，因为一样的金钱，在不同的人看起来就有不同的价值。（[英]萨克雷：《名利场》第554—555页）

华伦夫人 可是你不懂得有钱是怎么回事，你年纪太小。有钱就能每天穿件新衣服；有钱，每天晚上要看戏就看戏，要跳舞就跳舞；有钱就能让欧洲的头等阔人奉承你；有钱就能住好房子，使唤一大群佣人；有钱就能吃喝最讲究的东西；有钱，你喜欢什么、要什么、想什么，就有什么。现在你在这儿呆着算什么？无非是当一名苦工，从早累到晚，只是为了每天混几顿饭吃一年做两件不值钱的衣服。你再仔细想想。（[英]肖伯纳，《华伦夫人的职业》

《戏剧三种》第85页)

金钱的真正意义还有待于大家的研究和解释。当每个人都弄明白了，这东西原来是被当做，也只应该被当做道德的酬报看待——应该当做诚实地积蓄起来的精力的代表，而不当做抢夺来的特权——那末，我们的社会上，宗教上，以及政治上的许多纠纷，就一去不返了 ([美]德莱塞：《嘉莉妹妹》第61页)

钱，那是唯一的阳光。它照到哪里，哪里就亮，它没有照到的地方，就是你看到的唯一发黑的地方。 ([美]索尔·贝娄：《寻找格林先生》 《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第127页)

年青姑娘哟，美丽又于你何干/纵然你生得沉鱼落雁/世人也还是视之淡然/他们即使称赞你也一半出于哀怜/人人都追求金钱/一切都依赖金钱/唉，我们贫穷人哪能如愿！ ([德]歌德：《浮士德》 《浮士德》第154页)

但灾祸却存在于金钱之中。由于金钱，心受压迫。当心灵统治时，他能自己创造自己的幸福，但当金钱承担创造幸福的重负，心灵就没有任何意义。那时，存在心灵幸福的地方，给堆积如山的货物占有，物质替代了幸福。 ([印度]泰戈尔：《饥饿的石头》第361页)

五　品行思想

（1）如果我是树，就要做一株伟岸的树

——品德与情操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篇第一》《论语译注》第9页）

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论语·为政篇第二》《论语译注》第19页）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篇第九》《论语译注》第95页）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篇第十二》《论语译注》第126页）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论语·宪问篇第十四》《论语译注》第155页）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论语译注》第173页）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

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孟子译注》上第82-83页）

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孟子译注》上第141页）

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屈原：《离骚》《楚辞集注》第9页）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智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曰：“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詹尹乃端策拂龟，曰：“君将何以教之？”

屈原曰：“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哫訾栗斯，喔咿嚅唲，以事妇人乎？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絜楹乎？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乎？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世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

詹尹乃释策而谢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楚辞：《卜居》《古文观止》上第171—173页）

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湿也。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树成荫而众鸟息焉，醯酸而蝇聚焉。故言有召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荀子：《劝学》《荀子简注》第3页）

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蓄然必以自恶也。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荀子：《修身》《荀子简注》第9页）

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司马迁：《老子韩非子列传》《史记》七第2140页）

高上尊贤，无以骄人；聪明圣智，无以穷人；资给疾速，无以先人；刚毅勇猛，无以胜人。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智必质，然后辩之，虽能必让，然后为之。故士虽聪明圣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让；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谓高而不危，满而不溢者也。（刘向：《说苑·敬慎》《说苑疏征》第287页）

慎终如始，常以为戒，战战栗栗，日慎其事。（刘向：《说苑·谈丛》《说苑疏证》第447页）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

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诸葛亮：《诫子书》《诸葛亮集》第28页）

中庭杂树多/偏为梅咨嗟/问君何独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鲍照：《梅花落》《鲍参军集注》第245页）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张九龄《感遇十二首》《全唐诗》第572页）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杜甫：《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参严郑公五首》《杜诗详注》第1108页）

我有鄙介性/好刚不好柔/勿轻直折剑/犹胜曲金钩。（白居易：《折剑头》《全唐诗》第4660页）

夫强不自强。因弱以奉强；弱不自弱，因强以御弱。故弱为强者所伏，强为弱者所宗，上下相制，自然之理也。然则所谓强者，岂壮勇之谓耶？所谓弱者，岂怯懦之谓耶？盖在乎有德，不在乎多力也。何以言之？夫金者，天下之至刚也；水者，天下之至柔也。金虽刚矣，折之而不可续，水虽柔矣，斩之而不可以断；则水柔能成其刚，金刚不辍其弱也。故晏婴，侏儒耳，齐国之宰臣；甘罗，童子耳，秦国之良相；侨如，大人也，鲁人搴其喉发；长万，壮士也 宋华醢其肉矣。晏婴身短不过人，此非不懦矣；甘罗年未弱冠，此非不幼矣；侨如大可专车，此非不壮矣；长万力能抉革，此非不勇矣。然则侨如、长万，智不足以舍身，晏婴、甘罗，谋可以制一国，岂非德、力

有异，强、弱不同者耶？由是乾以刚健，终有亢极之悔，谦以卑下，能成光大之尊，则其致也然。（罗隐：《两同书·强弱第一》《罗隐集》第263页）

“……噫！艳冶之貌，则代有之矣；洁朗之操，则人鲜闻乎。故士矜才则德薄，女衒色则情私。若能如执盈，如临深，则皆为端士淑女矣。”（皇甫枚：《飞烟传》《唐宋传奇选》第177页）

士之所负者愈大，则其自顾也愈重，自顾愈重，则其合愈难。然欲与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难合自重之士，不可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负高世之志，故宁或毁身污迹，卒困于无闻。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犹克少施于世。（欧阳修：《石曼卿墓表》《四部丛刊·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二十四）

学诗当学陶/学书当学颜/正复不能到/趣乡已可观/养气要使完/处身要使端/勿谓在屋漏/人见汝肺肝/节义实大闲/忠孝后代看/汝虽老将死/更勉未死间。（陆游：《自勉》《陆游集》第1653页）

余性好高，好高则倨傲而不能下。然所不能下者，不能下彼一等倚势仗富之人耳；否则稍有片长寸善，虽隶卒人役，无不拜也。余性好洁，好洁则猥亵不能容，然所不能容者，不能容彼一等趋势谄富之人耳；否则果有片善寸长，纵然为大人王公，无不宾也。能下人，故其心虚，其心虚，故所取广；所取广，故其人愈高。然则言天下之能下人者，固言天下之极好高人者也。余之好高，不亦宜乎！能取人者，必无遗人；无遗人，则无人不容；无人不容，则无不洁之行矣。然则言天下之能容人者，固言天下之极好洁之人者也。余之好洁，不亦宜乎！（李贽：《高洁说》《焚书·续焚书》第105页）

异史氏曰："人不患贫，患无行耳。其行端者，虽饿不死；不为人怜，亦有鬼祐也。世之贫者，利所在忘义，食所在忘耻，人且不敢以一文相托，而何以见谅于鬼神乎。"（蒲松龄：《申氏》《聊斋志异》第681页）

程检点　王爷功盖天地，王爷的忠心就好比太阳、月亮一样，无论云雾多厚，也埋没不了他的光明。不过，自古以来，因为奸臣陷害忠良，以致败国亡家，这种例子也不少。王爷舍身为国，自然不管这些，不过为了太平天国，似乎也不能不有个打算。

李秀成　这有什么打算，只要你们大家齐心一德，听从我的指挥，凭我们的忠义之气，凭我们的勇敢，凭我们的聪明，凭我们的力量，就能把妖兵打退，使中国强盛起来。我们所要的不就是这个吗？一个人的生、死、荣、辱，何必摆在心上，就算人家有什么阴谋诡计对我，我决不用阴谋诡计去报复他，我只有一片为国为民的忠心，至死不变。（欧阳予倩：《忠王李秀成》《欧阳予倩选集》第174页）

屈原　我希望你当得起。（以右手指园中橘树）你看那些橘子树吧，那真是多好的教训呀！它们一点也不骄矜，一点也不怯懦，一点也不懈怠，而且一点也不迁就。（稍停）是的，它们喜欢太阳，它们不怕霜雪。它们那碧绿的叶子，就跟翡翠一样，太阳光愈强愈使它们高兴，霜雪愈猛烈，它们也丝毫不现些儿愁容。时候到了便开花，那花是多么的香，多么的洁白呀。时候到了便结实，它们的果实是多么的圆满，多么的富于色彩的变换呀。由青而黄，由黄而红，而它们的内部——你看却是这样的有条理，又纯粹而又清白呀。（随手将劈开了的橘子分示其内部）它们开了花，结了实，任随你什么人都可以欣赏，香味又是怎样的适口而甜密呀。有人欣赏，它们并不叫苦，没有人欣赏，它们也不埋怨，完全是一片的大公无私。但你要说它们是一万事随人意，丝毫也没

有一点骨鲠之气的吗？那你是错了。它们不是那样的。你先看它们的周身，那周身不都是有刺的吗？（又向橘树指示）它们是不容许你任意侵犯的。它们生长在南方，也就爱这南方，你要迁移它们，不是很容易的事。这是一种多么独立难犯的精神！你看这是不是一种很好的榜样呢？（郭沫若：《屈原》《郭沫若剧作全集》第一卷第382—383页）

屈原　在这战乱的年代，一个人的气节很要紧。太平时代的人容易做，在和平里生，在和平里死，没有什么波澜，没有什么曲折。但在大波大澜的时代，要做成一个人实在不是容易的事。重要的原因也就是每一个都是贪生怕死。在应该生的时候，只是糊里糊涂地生。到了应该死的时候，又不能够慷慷慨慨地死。一个人就这样被糟蹋了。（稍停）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也正是大波大澜的时代，所以我特别把伯夷提了出来，希望你，也希望我自己，拿来做榜样。我们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你懂得我的话么？（郭沫若：《屈原》《郭沫若剧作全集》第一卷第389页）

人面原不如那纸制的面具哟！你看那红的、黑的、白的、青的、喜笑的、悲哀的、目眦怒得欲裂的面容，无论你怎样褒奖，怎样弃嫌，它们一点也不改变。红的还是红，白的还是白，目眦欲裂的还是目眦欲裂。

人面呢？颜色比那纸制的小玩意儿好而且活动，带着生气。可是你褒奖他的时候，他虽是很高兴，脸上却装出很不愿意的样子；你指摘他的时候，他虽是懊恼，脸上偏要显出勇于纳言的颜色。

人面到底是靠不住呀！我们要学面具，但不要戴它，因为面具从头应当让它空着才好。（许地山：《面具》《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许地山》第75页）

一个真认识自己的人，就没法不谦虚。谦虚使人的心缩小，象一个小石卵，虽然小，而极结实。结实才能诚实。（老舍：《四世同堂》第一部第275页）

……甘心作奴隶的人是不会豪放的；敢一掷千金的人必不肯由敌人手下乞求一块昭和糖吃。（老舍：《四世同堂》第一部第421页）

命运是一把无规律的梭子/趁悲伤还未成章，改变还未晚/让我们永为素丝的经纬线/永远皎洁，不受俗爱的污染。（闻一多：《相遇已成过去》《闻一多诗集》第347页）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方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

……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方志敏：《清贫》《可爱的中国》第50页）

一个人只穿得好，就活象一个绣花枕头，外面虽好看，里面还是一团稻草。（丁玲：《过年》《丁玲短篇小说选》（上）第139页）

要这样才好。虽然是枯枝，在寒风里一点儿也不打颤。我们正应该学它的榜样。不要象那小草，霜一来就倒下去枯萎了！……（巴金：《家》《巴金选集》第一卷第118页）

一个朋友说过："我若是灯，我就要用我的光明来照彻黑暗。"

我不配做一盏明灯。那么就让我做一块木柴罢。我愿意把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散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巴金：《朋友》《巴金选集》第八卷第44页）

由虚心产生出来的是公平，没有偏见。（冯至：《朱自清先生》《冯至诗文选集》第163页）

如果我是一株树呵，我要做一株高大粗壮的树，把我的顶际插入云端，把我的枝干伸向辽远。我要看得深远，当着太阳沉下去了，我用我的全心来迎接四方八面的失巢的小鸟，要它们全都栖息在我的枝干间，要它们全能从我的身上得着一份温暖，用我的汁液做为它们的养料，我还为它们抵挡风雨的侵蚀，我想那时候它们该真心爱我了；因为……我失去了那份自私和贪鄙，为了小鸟的幸福我情愿肩起最辛苦最沉重的担子。（靳以：《鸟和树》《靳以选集》第五卷第243—244页）

血是水一样的液体，但血绝不是水。……

新的革命历程开始前，往往有一阵急风暴雨。……但真正的战士，总是在这种时候带领着人们前进。为了斗争的利益，他尽量设法减少困难，但当困难真的来临时，就象有什么呼唤起他心中沸腾的血液，它变成一种光、一种火，他精神抖擞，向困难宣战，一直到彻底地克服它、战胜它为止。因为他不仅仅看见貌似强大的困难，比起这，更吸引着他的是战胜困难后的雪亮的明天。

我承认这样的人，他血管里流着的是真正的血，真正战士的血，革命家的血。……

不错，从一个人的语言、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血管里流着的是血到底还是水。……

但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是你要经常使你的血液浓而且亮，而决不

能让它悄悄的变成一种掺了红色颜料冲出来的水。同志！那是不行的。一个人，可以衰老，可以病死，那是自然法则，人们并不畏惧，但人绝不能在肉体还活着时而灵魂却已经枯死。（刘白羽：《平明小札·血与水》《刘白羽散文选》第281—283页）

外表美的缺陷可以用内心美来弥补，而心灵的卑污丑恶却不是外表美可以抵消的。（秦牧：《论爱美》《秋林红果》第150页）

为了让镰刀与剑刃闪射出犀利的、强劲的光，你（磨刀石）默默地献出自己一节一节的身躯，让生命化作一丝一丝的粉末。

你是献身给光芒、献身给沙场的沉默者。无声地创造着辉煌的功业。失去了你，镰刀和宝剑曾度过生锈的岁月。失去了你，我在收获的季节里也听到了沉重的叹息。（刘再复：《献身的沉默者——磨刀石礼赞》《深海的追寻》第59页）

自尊心，这是一种巨大的动力。个人有个人的自尊，民族有民族的自尊。丧失了自尊心的个人，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个人；丧失了自尊心的民族，是一个无望的民族。（陈祖芬：《我和母亲》《陈祖芬报告文学选》第214页）

如果在爱善的人中间，哪怕有个把人为了善花下和您为了挣得钱财同样多的功夫，并且为了善也象您一样甘于牺牲自尊心，牺牲功名心，又和您为了挣得钱财一样对自己无所顾惜，那么，我的上帝，我们人间会怎样繁荣昌盛啊！（[俄]果戈里：《死魂灵》第4 50 页）

“多么不道德！”我和敏感的男读者说道，“女人读薄伽丘！只有我们才可以读。”但是我还要说明一点：一个女子在五分钟以内从敏感的男读者嘴里所能听到的文雅的淫话，比她在薄伽丘全部作品中发现的还要多，当然，她从他嘴里是听不出一点明彻的、新鲜的、纯

洁的思想来的，而这种思想在薄伽丘的作品中却那么丰富。（[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409页）

对于那些比自己正确的人，卑劣的家伙们是不惜加以敌视、污蔑和侮辱的。开始的时候，他们表面上还装作彬彬有礼，保持体面，但后来就越来越不择手段了。在同仇人斗争的时候，他们可以随便跟什么人，甚至跟昨天的敌人勾结起来，沆瀣一气，只要那些人也是他所仇恨的正确人物的敌人就行。（[苏]弗·阿·柯切托夫：《落角》第66页）

那些气量狭窄、自命不凡的人，特别是那些由于偶然机缘而高居国家和社会要职的人，对别人的正确最不能容忍。腐化堕落也罢，贪污受贿也罢，庸碌无能也罢，甚至行凶杀人也罢，他们都能原谅，唯有别人的正确绝对受不了。别人的正确在他们眼里是滔天大罪。这是为什么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倒不太复杂。原谅一个坏蛋，饶恕一个杀人犯，这说明自己高踞于他们之上，地位显要，甚至为人宽宏大量，对他们操着生杀大权。承认别人的正确，在一个得志的小人看来，这就使自己更加显得比别人渺小猥琐，低人一头。只要真正伟大的人物才不怕自尊心受到损害，并且认为承认别人的正确不是什么耻辱。（[苏]弗·阿·柯切托夫：《落角》第66页）

克莱昂特　这正是你那路人的老生常谈，希望人人和他们一样双目不明。眼睛看的清，就是思想自由，谁不膜拜虚有其表的姿态，谁就是不尊敬、不信奉圣道。得啦，你这些话，我听了并不害怕：我知道我说什么，上天一眼就望见我的心。你那些装模作样的人，不就个个欺哄得了人。世上有假勇士，也有假信士，正如我们看见的，在荣誉的道路上，真勇士不全是那些大喊大叫的人，我们应当效法的善良的真信士，也决不是那些装腔作势之徒。什么？你真就一点也区别不出虚伪和虔诚？愿意用同样语言恭维他

们，把同样荣誉送给面具和人脸，把伪装和真诚看成一个东西，混淆真情实况和表面现象，看重影子象看重本人一样，看重假钱象看重真钱一样吗？多数人生来也真古怪！你从来看不见他们行中常之道。理智对于他们，天地太小；不管是什么性格，他们做起事来，一定超越它的疆界。最高贵的东西，由于他们有意夸张，过分强调，就常常受害。（[法]莫里哀：《伪君子》《喜剧六种》第131—132页）

对于光荣的企求，和生物所同具的保全生命的本能，其间并无区别。能将自己的生命寄托在他人记忆中，生命仿佛就加长了一些；光荣是我们获得的新生命，其可珍可贵，实不下于天赋的生命。

但是，各人对生命的依恋，程度不同，所以对于光荣的敏感，程度也不一致。追求荣誉这种高贵的热情，固然永远铭刻在人心上，而想象力和教育的影响，使这种热情在一千人心中有一千种不同的样子。此种区别，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而在民族与民族之间，区别更大。

在各国，对于光荣的追求，和人民的自由同增，亦与之同减，光荣决不是奴役的伴侣，这是可以立为格言的。（[法]孟德斯鸠：《波斯人的信札》第154页）

一个人检查自己时，发见他有正义的心，这对于自己是多么大的快慰！这一乐趣，虽然是严肃的，也必然使人心旷神怡：他看见自己为人，比没有正义的人高超得多，就和他看见自己高于猛虎熊貔一样。是的，磊迭，如果我有把握，能永远遵循我眼前的公平无私的大道前进，我将自信为天下第一人。（[法]孟德斯鸠：《波斯人的信札》第146页）

虽然大家知道这个人家没有什么原则、没有什么顾忌，可是对于大绿绮酒店的人的行为却没有人说什么闲话。在这个故事的开头，有必要给那些只明白资产者家庭的道德观念的人作一次解释，让他们以

后记住，农民在家里的行为举止上头，是没有什么顾忌的；如果他们的一个女儿给人勾搭上了，只有当那个勾搭的人有钱而且怕惹事的时候，他们才拿道德来压人。在政府未把孩子们从他们手里抢走之前，孩子们就是他们的资本，或是他们谋福利的工具。特别是在一七八九年以后，个人利益变成了他们思想的唯一动力；他们从来不问一种行动是否合法，或是否不道德，只问它对自己是否有利。我们不要把道德和宗教相混，有了宽裕生活才有道德；我们注意到，在最高的阶层里，当家道富裕室内陈设金碧辉煌的时候，羞恶之心便油然而生。在农民那个阶层里，绝对正直和行为端方的人倒是例外。那些关心的人就问：为什么呢？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且说一个主要的吧：由于他们的社会职能的性质，农民过着一种纯粹物质的生活，跟未开化的人的生活非常相似，他们和大自然的经常接触使他们接近这种状况。当劳动使身体困顿不堪的时候，思想就不能起移情易志的作用，特别在没有知识的人是如此。还有一点，勃洛塞神父说得很对，贫穷就是农民立身处世之道。（[法]巴尔扎克：《农民》第50页）

雷蒙诺克把西卜女人的心看透了。这种性格的妇女，一有欲望就得行动；她们只问目的，不择手段，能从一丝不苟的诚实一刹那间变成无恶不作。诚实，象我们所有的情操一样，应当分成消极的与积极的两类。消极的诚实便是西卜女人那一种，在没有发财的机会时，她是诚实的。积极的诚实是每天受着诱惑而毫不动心的，例如收帐员的诚实。（[法]巴尔扎克：《邦斯舅舅》上册第185页）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善良既是历史中稀有的珍珠，善良的人便几乎优于伟大的人。（[法]雨果：《悲惨世界》第四册第1029页）

“我去做什么吗？……您要晓得！我们是永远不应该抛弃一个事业。如果它要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一生或好几代的工夫，我们也献给它，一点也不吝惜。如果是弄错了，我们要重新尝试，不论要多少

次，如果是必要的话，我们一定要再走我们已经走过的道路。阻塞与障碍只是路上不可避免的休息与困难。一个事业可以说是神圣的孩子，若不领他到分娩的时期，我们是有罪的。它是我们的血，我们没有权利拒绝它的创造，我们的全部力量，我们的整个灵魂，我们的肉体与我们的精神都是属于它的。象母亲有时为她所分娩的亲爱生物而牺牲一样，我们的事业若要我们耗尽精力，我们就不应该爱惜自己，就应该准备为它的成功而捐弃我们的生命……如果它没有让我们牺牲了生命，如果它成功了，很茁壮很活泼的存在，那末，我们将没有别的事可做，就是重新开始另一件工作，只要我们站着，保有我们的智慧与我们的健壮，我们就应该连续做下去，完成了一件工作，再来一件工作，我们将永远不停止我们的努力。”（[法]左拉：《劳动》第402页）

天生不知俭省的人而勉强求俭省，只是白费时间：只要遇到一个光钱的机会，他们就让步了；心里老是想：“等下次再省罢”；而要是偶然挣了或自以为挣了一些小钱的时侯，又马上把这笔盈余花掉，结果是花费的比挣来的超过十倍。（[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三册第39页）

德行犹如宝石，朴素最美；其于人也，则有德者但须形体悦目，不必面貌俊秀，与其貌美，不若气度恢宏。……美不在颜色艳丽，而在面目端正，又不尽在面目端正而在举止文雅合度。（[英国]弗·培根：《随笔三则》《外国优秀散文选》第154页）

居高位，可以行善，亦便于作恶。作恶可咒，救之之道首在去作恶之心，次在除作恶之力，而行善之权，则为求高位者所应得，盖仅有善心，虽为上帝嘉许，而凡人视之，不过一场好梦耳，唯见之于行始有助于世……。（[英]弗·培根：《随笔三则》《外国优秀散文选》第155—156页）

那些时辰曾经用轻盈的细工/织就这众目共注的可爱明眸/终有天时它摆出魔王的面孔/把绝代佳丽剁成龙钟的老丑/因为不舍昼夜的时光把盛夏/带到狰狞的冬天去把它结果/生机被严霜窒息，绿叶又全下/白雪掩埋了美，满目是赤裸裸/那时侯 如果夏 天尚未经提炼/让它凝成香露锁在玻璃瓶里/美和美的流泽将一起被截断/美，和美的记忆都无人再提起/但提炼过的花，纵和冬天抗衡/只失掉颜色，却永远吐着清芬。 （[英]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五 《莎士比亚全集》第十一卷第163页）

萨利蒙 我一向认为道德和才艺是远胜于富贵的资产；堕落的子孙可以把贵显的门第败坏，把巨富的财产荡毁，可是道德和才艺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朽的神明。…… （[英]莎士比亚：《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 《莎士比亚全集》第十卷第317页）

伊阿古 我的好主帅，无论男人女人，名誉是他们灵魂里面最切身的珍宝。谁偷窃我的钱囊，不过偷窃到一些废物，一些虚无的东西，它只是从我的手里转到他的手里，而它也曾做过千万人的奴隶；可是谁偷去了我的名誉，那么他虽然并不因此而富足，我却因为失去它而成为赤贫了。 （[英]莎士比亚：《奥瑟罗》《莎士比亚全集》第九卷第336—337页）

“……儿女们呀，你们各人只要能够同你们自己的心作个神交，要晓得自己的心是一个极高贵的同伴，你们就不大理会无价值的人的繁华富贵。世上有许多人晓得浮生如过路，人呢，不过是个过客。这个比喻，还可以进一步的说，好人心安而又乐，如行客之归家，恶人不过有时快乐，却如行客之远戍。” （[英]哥尔斯密：《威克菲牧师传》第101页）

空虚的才华有什么意思/理智的道德又顶啥用/英格兰派头，文雅

的姿势/都早已过了月份/他象古代的异教徒/安东宁尼和苏格拉底/想规定道德的尺度/却没有半点儿上帝的道理/话全错，那一天。（[英]彭斯：《圣集》 《彭斯诗选》第97页）

“我关心我自己。越孤独，越没有朋友，越没有人帮助，我越要自重。” （[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第390页）

他现在觉得，人生里有价值的事，并不是人生的美丽，却是人生的酸苦。他对于前人劝讲的宗教，本来早就不信服，现在对于前人劝讲的道德，也不信服起来了。他觉得那种道德应该重新论证。谁能算是真有道德的男人呢？或者问得更对题一点，谁能算是真正有道德的女人呢？批评一个人人格的好坏，不但得看这个人已经作过的事，还得看他的目的和冲动；好坏的真正依据，不是已成事实的行为，却是未成事实的意向。 （[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第461—462页）

“我只是想向你暗示，自我牺牲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热情，与它相比，甚至色欲与食欲都算不了什么。它使它的牺牲者把自己的人格看得比什么都高，从而把他卷向死亡。他为之牺牲的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倒并不重要，也可能值得他为之牺牲，也可能不值得。它比任何酒都更能使人陶醉，比任何爱情都更能毁人，比任何恶习都难以抗拒。当他自我牺牲的时侯，在那一瞬间，人比上帝更伟大。全能的上帝怎么能牺牲自己呢？他最多只能牺牲他的独生儿子。” （[英]毛姆：《刀锋》第278页）

人受到的震动有种种不同；有的是在脊椎骨上；有的是在神经上；有的是在道德感受上；而最强烈、最持久的则是在个人尊严上。（[英]约翰·高尔斯华绥：《出租》 《福尔赛世家》第158—159页）

人们为了要臻于至善所作的长期努力，只不过使自己成为邪道的化身；而这竟是由于在根本之处有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假如这是真的话，该是多么可悲的事实！心，心，在这个微小的而又无限大的领域里存在着人类的邪恶的原型，而外部世界的一切罪恶只不过是它的种种表现形式而已。把那个内在的领域清洗一下，那末外面呈现的各种邪恶，那些现在似乎是我们的唯一存在的一些现实性的东西，就会变成虚无的幻影，并自行消失。（[美]霍桑：《地球上的大燔祭》《霍桑短篇小说集》第496页）

人们，尤其是具有好心肠的人们，应该好好考虑他们在干些什么，而且在他们动手做动机善良的事情以前，一定要先理解他们的事情的性质，也要理解它的一切关系。对某一个人来说已经被公认为一件好事，但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却可能会成为一种绝大的祸害。（[美]霍桑：《雪人》《霍桑短篇小说集》第532页）

（2）只要有一点理想的影子，灵魂就会长出翅膀

——理想与自由

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李大钊：《真理之权威》《李大钊选集》第87页）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叶挺：《囚歌》

《革命烈士诗抄》第305页）

……理想使现实透明，美好的憧憬使生命充实，而人类也就有所寄托，使历史随岁月延续于无穷。

但生活对于人是一种折磨。理想在远处向人殷勤招手，却轻易不让人接近。…… （柯灵：《浮尘·美丑》 《柯灵散文选》第39页）

春雨的旷野里，天气是凉的，但生宝心中是热的。

他心中燃烧着熊熊的热火——不是恋爱的热火，而是理想的热火。年轻的庄稼人啊！一旦燃起了这种内心的热火，他们就成为不顾一切的入迷人物。除了他们的理想，他们觉得人类其他的生活简直没有趣味。为了理想，他们忘记吃饭，没有瞌睡，对女性的温存淡漠，失掉吃苦的感觉，和娘老子闹翻，甚至生命本身，也不是那么值得吝惜的了。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第90—91页）

"天蓝得那么高远/白云自由地飘荡/塔，更高了起来/没有什么能掩盖它/没有什么能毁损它/——那是必然要胜利的理想！（严辰：《塔》 《中国新诗选》第274页）

啊，自由啊，自由！只要有一点点自由的影子，只要有可以享受自由的一线希望，人的灵魂就会长出翅膀来。难道这不是实在的吗？（[俄]契诃夫：《套中人》 《契诃夫小说选》下第685页）

不过，我请求读者不要以为，我认为抽象的理论和概括的总结全是毫无意义的空话。不，我过去相信、现在仍然相信它们的生命力；我一向确信、现在也没失去这个信念：只有依靠它们的帮助，人类生活才能奠立正确而牢固的基础。我一生的活动中、我整个身心中的最好部分都献给了对这个真理的准确表述。“不要陷入眼前的琐碎事务

而不能自拔，”我这样说过、也这样写过，“而要在自己心中培养对未来的理想，因为理想是一种特殊的阳光，没有阳光的赋予生命的作用，地球会变成石头。不要让您的心化成顽石，要经常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在未来的远景中闪烁的那些发光的点。只有无远见的人才会觉得那些发光点是没有根底、与现实无关的东西；其实，它们并不否定过去和现在，.它们是由过去遗留下来、受现在锻造的一切美好的、合乎人道精神的成果。差别仅在于，光辉的思想在创造对未来的理想时，排除了一切邪恶和黑暗面。而人类过去和现在仍然在邪恶和黑暗的桎梏之下受苦受难。” （[俄] 谢德林：《波谢洪尼耶遗风》第87页）

我希望你毕生都将是始终如一的。要记住你已经体验到的东西：思想自由是一个人所能得到的唯一的、最珍贵的自由。只有那种什么也不轻信，一切都要加以探讨的人，只有深深懂得，生活在不断发展、不倦运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是变换无穷的人才拥有这种自由。 （[苏]高尔基：《哲学的害处》 《高尔基文集》第七卷第195页）

理想的现实化——这便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任务。不是从一堆从属于人生的盲目惰性的事实中，把理想演绎出来，也不是把理想转入理想的世界，过程恰恰相反：理想世界对物质世界的征服。现实是一堆燃料，而理想却是火花。这两个互相分离、彼此敌对的世界，必须在一次世界变革的烈焰中熔合。 （[苏]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一部第80页）

我一出狱门走到陀尔戈鲁柯夫斯克大街上，立刻楞住了。一切都能遗忘，这一刹那却永记在心上！一个在平静的时代、平静的国度里生长、学习、结婚、工作、患病、衰老的人，他可以度完自己的一生，而永远不会了解什么是自由；大概，他一直觉得自己是自由的，这就

是一个拥有中等想象力的规矩的公民所应有的程度的自由。我跨出监狱的大门，立刻呆住了。马车夫、拉着手风琴的青年、小摊贩、奇其金奶品店、萨沃斯奇杨诺夫面包房、姑娘、狗、十条小胡同、一百个庭院。你可以一直向前走，也可以向右或向左……这时我才了解什么是自由，而且终生难忘。（[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一部第72页）

是的，他并没有放弃他这个理想，从来没有。他渴望，十分渴望看到共产主义。有人觉得这很可笑，他们说：共产主义，这可是和天堂也差不离——到那时人们一定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一尘不染，象天使一样。那日子可也无聊透啦，还不如现在这样生活好，可以吃吃喝喝，跑跑“馆子”，那时候大概连“馆子”也不会有，只有大课堂。还有些大羡慕将来的人：要什么有什么，真是天之骄子。无论到哪个商店里去，东西都随便拿，要多少就拿多少，而且全不要钱。

会这样吗？将来一切都是这样的吗？——谁也不知道，很可能不是这样，很可能，到那时也会有幸福的人和不幸的人，到那时人们也要过这种什么都可能发生的生活。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时总不会为吃一块面包去花费这么艰巨的劳动。大自然将变得更听话，更驯服。总而言之，共产主义——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时代，人的脑子是很难把它描绘出来的。要是能够活到那个时代该有多好！活到那个时代并亲眼看到它！为了这个理想，可以忍受许多许多。有的人不明白——一直到今天还有人想不通这一点——怎么会这样：一个人情愿放弃今天就可以得到的东西，忍受困苦，自觉地忍受。为了什么呢？为了明天，为了他自己可能活不到的那一天吗？就是说，他不为自己着想，而是为了将来，在他死后生活的人们着想吗？可笑！有一句俗话要比这动听得多：“我死后任凭它天塌地陷。”什么未来的人，什么我的后代，管他们呢！我今天就要立刻享受可能享受的一切，我要大吃大喝，吃光了拉倒。

人需要美好的生活，他应该过得丰衣足食，文明而愉快。季米特里想，这是对的，正确的，但这要走另外一条道路，而不是“我死后任凭它天塌地陷”。就让这些人喋喋不休地议论那些走另外一条道路的人们吧，就让这些人把那些人叫做什么“幻想家”、“入了邪的”去吧，不管有人怎么样，这些人反正是要进行自己的事情，要往前走，而不会让步的！季米特里为自己属于具有这种理想的人而骄傲。

他回忆起了自己入党的那一天，当时他并没发任何誓言，会上谈的很平常，谈他的劳动成绩，问他了不了解党章。但在思想上，季米特里却已默默地宣了誓。这个誓言甚至没用任何词句表达出来，可正是这个誓言激起了他胸中的热情，使得他的步子迈起来轻松而有力，使得他生活的乐趣永不会因任何渺小的不幸而暗淡失色。（[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251页）

“你说了些什么……你怎么会……怎么胆敢！……你想想看，我们过去难道不正是靠着这些理想才生活在一起的吗？我们曾珍惜过自己的理想，为理想而感到自豪，你倒是好好想想啊！”他抓住我的肩膀使劲摇晃了一下，又说：“是理想使我们建立起友谊和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很快互相了解，互相爱慕……罗曼蒂克并不一定要在安加拉河畔生根。她存在于人的愿望和信念之中；她会使你在任何时刻，毫不犹豫地奔赴天涯海角，奔赴人迹罕至、尚未开发的荒原。她正在时代的上空翱翔，热恩卡！我不祈求安逸。不，不祈求！也许再过二三十年，我会希望过安逸的生活。也许会这样。可现在我不愿意。我喜欢呼吸时代的气息。我很幸福。我没骗你，热妮亚，我没有夸大其词。要是你能停靠在我的岸边，那我的幸福就将是无止境的了！”

（[苏]A·安德列耶夫：《青春激荡》第582页）

约翰　我宁愿做一朵篱下的野花，不愿做一朵受他恩惠的蔷薇；与其逢迎献媚，偷取别人的欢心，宁愿被众人所鄙弃；我固然不是一个善于阿谀的正人君子，可是谁也不能否认我是一个正大光明的

小人，人家用口套罩着我的嘴，表示对我信任，用木桩系住我的脚，表示给我自由；关在笼子里的我，还能够唱歌吗？要是我有嘴，我就要咬人；要是我有自由，我就要做我欢喜做的事。现在你还是让我保持我的本来面目，不要设法改变它吧。（[英]莎士比亚：《无事生非》《莎士比亚全集》第二卷第88页）

普遍的爱，平等的正义/未来的希望，过去的荣誉/哦，自由！如果这能够成为你的名字/你是否离得开他们，他们是否离得开你/如果你和他们的珍宝可以用血泪购买/难道那明智而自由的人们不是已经/流出了眼泪和眼泪一样的血？”——庄严的歌声。（[英]雪莱：《自由颂》《雪莱诗选》第143页）

“人是自由的，不是生下来/命里就规定是奴隶/啊，陛下，请您还给德国人民/他们的人的权利！”（[德]海涅：《谒见》《海涅选集·诗歌卷》第675页）

他追寻自由，自由是如何可贵/凡是为它舍弃生命的人都知道/你知道这点；因为你为了自由/在犹提喀丧身而不以为苦/你留下的肉躯要在末日发光。（[意]但丁：《神曲·炼狱篇》第7页）

自由与爱情/我都为之倾心/为了爱情/我宁愿牺牲生命/为了自由/我宁愿牺牲爱情。（[匈]裴多菲：《自由与爱情》《裴多菲诗选》上第83页）按：这首诗殷夫曾译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但愿人间无变乱/却似渔舟水上流/由绳牵引随人走/对此怎可不心忧。（[日本]镰仓右大臣源实朝：《人间》《日本古诗一百首》第146页）

自由呵，自由，为了你/奋起吧，年轻的扶桑子孙/若是为了那可爱的自由/哪怕再入囹圄，碎骨粉身！ （〔日本〕生田春月：《自由之歌》 《日本现代诗选》第280页）

(3)希望给强者鼓舞，给弱者安慰

——希望与未来

母亲和宏儿都睡着了。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象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鲁迅：《故乡》 《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85页）

希望越浓，恐怖越来越淡，象秋天的轻云一般终于消散无存。

“希望”安慰生灵，使生灵无时无刻不觉得恬适，又能安慰生灵直到临命终时也不作已经到了绝路之想。 （叶圣陶：《希望》 《叶圣陶散文甲集》第83页）

这一次，她却分明感得是有两种相反的力量在无形中牵引她过去的创痛，严厉地对她说道：“每一次希望，结果只是失望；每一个美丽的憧憬，本身就是丑恶；可怜的人儿呀，你多用一番努力，多做一番你所谓奋斗，结果只加多你的痛苦失败的纪录。”但是新的理想却委婉地然而坚决地反驳道：“没有了希望，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人之

所以异于禽兽，就因为人知道希望。既有希望，就免不了有失望。失望不算痛苦，无目的无希望而生活着，才是痛苦呀！”过去的创痛又顽固地命令她道：“命运的巨网，罩在你周围，一切挣扎都是徒然的。”新的理想却鼓动她道：“命运，不过是失败者无聊的自慰，不过是懦怯者的解嘲。人们的前途只能靠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努力来决定。”（茅盾：《蚀》《茅盾全集》第一卷第58页）

我们的希望，给予别人的，虽常是鼓励与奋发，给予自己的，却是安慰与快乐……。（陈学昭：《男性的占有与女性的占有》《蔓草拾零》第68页）

我们不安地为希望所折磨/切盼着神圣的自由的来临/就象是一个年轻的恋人/等待他的真情约会的一刻/朋友啊！趁我们为自由沸腾/趁这颗正直的心还在蓬勃/让我们倾注这整个心灵/以它美丽的火焰献给祖国/同志啊，相信吧：幸福的星/就要升起，放射迷人的光芒/俄罗斯会从睡梦中跃起/而在专制政体的废墟上/我们的名字将被人铭记！（[俄]普希金：《致恰达耶夫》《普希金抒情诗选集》上第288页）

生活的未来是属于你们的，你们也将会生活得容易些：你们不用象我们那样，不得不在黑暗中奋斗，跌倒了，爬起来，摸索自己的道路。我们曾经忙碌张罗才幸免于难——我们中间又有多少人不能幸免于难啊！——你们需要的倒是工作，做一番事业，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也将祝福你们。至于我，经过今天以后，经受过这些体验之后，只好向你们致以最后的问候——而且，在展望人生终点的时侯，在期待着去见上帝之前，我虽然带着凄怆，可是并没有嫉妒，也没有任何阴暗的感情，要大声说道：“你好，孤独的晚年！熄灭吧，无用的生命！”（[俄]屠格涅夫：《贵族之家》第214页）

人在运动中，总要为那种运动设想一个目的。为了能走一千俄里，他必须想象，在那一千俄里的尽头，有一种好事情等待他。为了取得前进的力量，我们就必须怀抱达到一个乐土的希望。（[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四册第1723页）

当一个人知道，在生活中已经有了普照全人类的光明，而且将来总有一天他们会看见并衷心欢迎这光明的到来，这是多么美好啊！（[苏]高尔基：《母亲》《高尔基文集》第十一卷第409页）

唉，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太可怕了！……索科洛夫斯基说：人类还只是刚刚开始思索，对现代人来说，原子核的裂变几乎是奇迹，但对后辈人来说，这将是起码的常识，就象发现打火石和火镰或发明车轮一样。有承先启后，有前进，那就是说，也有希望。（[苏]爱伦堡：《解冻》第71页）

人是为了自己的希望而活着。（[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383页）

人的忍耐力是无穷的。

生活可能夺去他的亲人，破坏他的爱情，窃取他的幸福，可是人终究还是人。不过要是一个人的希望（吸引人的、不一定能实现的模糊的幻影）完全破灭了，那这个人就变成了活尸。（[苏]斯捷尔玛赫：《人血不是水》第308页）

一个人遇到不幸，只要用着能安慰自己而多少也有些道理的推论，把希望寄托在空中楼阁上面，往往就可以得救。很多人把建筑在幻想之上的信心当做毅力。——也许希望就抵得上一半勇气，所以被迦特力教看做美德。许多弱者不是靠着希望支持，才能定下心来等待时来运转么？（[法]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第173页）

比埃还不够先进（虽然他也许比这时期最强的思想家更先进），不能在原则和事实之间作出区别。这对我们还是崭新的观念。这种观念的习惯很难渗入我们不安而混乱的思想中，那就是：勇敢地接受事实，同时坚持不懈地信仰那些帮助我们在思想中为了比较美好的未来而生活的原则。很久以来，人们就教育我们习惯于用正在做的事来判断应该做的事，用既成事实来判断可能的事实。看到当前的情况那样地使我们失望，我们心情沮丧。这是因为我们对于人类生活的规律还不够理解。我们应当研究社会，就象观察在生理和道德上发展的人。因此，喊叫声、哭泣声、失去理性、无节制的本能、对约束和规则的仇恨、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一切的特征，难道不都是一些艰苦的危机吗？然而，对于在痛苦中成长的胚芽，正如一切在宇宙间孕育的东西一样，它的开花和成熟是不可避免和必需的。为什么我们不把这种思想应用到人类之中呢？为什么当前的情况使我们放弃我们的理想呢？既然我们看到思想在世界上的表现，那么为什么我们就不接受它的衰退，就象学者毫无畏惧地观察光明在某些不朽的星辰中的减弱？但是，我们很幼稚，我们很无知，我们常常以为孩子要死了，因为他成人了，以为星辰要熄灭了，因为它们的中心被云层遮盖了起来。（[法]乔治·桑：《木工小史》第116页）

“把预言未来当作职业而发财的人是太少了。他们的欺骗手段很快就被人拆穿。他们的欺诈使人们恨他们。不过，要是他们的预言准确，我们一定更讨厌他们了。因为一个人要是知道他将来会碰到什么事，一定没法活下去。他会知道未来的灾难，而在事前就感到痛苦了。那样，他就不会在眼前的幸福中得到快乐，因为他预先看到了自己的结局。无知是人类幸福不可缺少的条件，而且我们应该承认，大多数的人都有这个条件。我们差不多一点都不知道我们自己，更完全不知道别人。无知使我们安然无事，自欺使我们幸福。”（[法]法朗士：《诸神渴了》第51页）

你在何处，我们所恋慕的明天/不论老少，贫富，衰弱或强健/我们总是透过欢乐，透过忧烦/无休止地寻觅着你的笑颜/但是在你的位置上，啊，可怜/找到的总是我们所逃避的：今天。（[英]雪莱：《明天》《雪莱诗选》第206页）

每年，当落叶飘零，寒风呼号，天寒地冻，树木光秃时，你也死去了一部分。但是，你知道春天终归会来的，恰如你知道冰封后的河水总归会再流淌一样。当冷雨霏霏，扼杀了春天时，那就仿佛是一个年轻人殒命于无辜。（[美]欧内斯特·海明威：《活动宴会》《老人河》第495页）

盖茨比信仰那盏绿灯，把希望寄托在那一年年离我们越来越遥远的美好的未来。虽然过去我们曾让希望从我们的身边溜掉，但这算不了什么——明天我们将加快步伐，把手臂伸得更远……总会在一个瑰丽的早晨……

因此，我们逆流而上，尽管那倒退的潮流不断地把我们推向过去的岁月，我们仍将继续奋力向前！（[美]弗·司·菲兹杰拉德：《大人物盖茨比》第245页）

(4)不能禁锢，也禁锢不了

——追求与探索

楼外的川上江中的溪水不分昼夜地流。流到平坦处汇成一个小小的深潭，但还是不断地流。流到走不通的路径上来又激起暴怒的的湍鸣，张牙喷沫地作狮子奋迅。走通了，又稍稍遇着平坦处了，依然还是在流。过了一个急湍，又是一个深潭；过了一个深潭，又是一个急湍。它为甚么要这样奔波呢？它那昼夜不停的吼声是甚么意义呢？它

不是在追求坦途、达到大海吗？它在追求坦途的时侯总不得不奔流，它在奔流的时候总不会没有坦途。啊啊，奔流哟！奔流哟！一时的停顿是不可贪恋的，崎岖的道路是不能回避的。把头去冲，把血去冲，把全身的力量去冲，把全灵魂的抵挡去冲。崔巍的高山是可以冲断的呢，无理的长堤是可以冲决的呢。带着一切的支流一道冲去，受着一切的雨露一道冲去，混着一切的沙泥一道冲去，养着一切的鳞介一道冲去。任人们在你身上濯襟，任人们在你身上濯足，任人们在你身上布网，任人们在你身上通航，你不要踌躇，你不要介意。太阳是灼热的，但只能蒸损你的皮肤；冰霜是严烈的，但不能冻结你的肺腑。你看那滔滔的扬子江！你看那滚滚的尼罗河！你看那密西西比！你看那莱茵！它们终于各自努力着达到了坦途，浩浩荡荡地流向了汪洋的大海了！太平洋上的高歌，在欢迎着一切努力猛进的流水。流罢，流罢，泾水不和渭水争清，黄河不同长江比浊，大海里面一切都是清流，一切都有净化的时候。流罢，流罢，大海虽远，但总有流到的一天！（郭沫若：《橄榄·行路难》《郭沫若全集》文学第九卷第343页）

世界上充满了光和爱，等着青年自己去找，不要走那黑暗悲惨的道路！（谢冰心：《去国·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冰心文集》第一卷第38页）

无论什么人都是如此，在一种追求中生活，不怕苦恼得使你发癫，这苦恼在另一方面含有别一种力去安慰你那一颗热衷的心。（丁玲：《阿毛姑娘》《丁玲文集》第二卷第160页）

人都有爱美之心，追求美也是人类的本能之一。（柳青：《创业史》第一部第117页）

美的追求不能禁锢，也禁锢不了。

但是世间常有这样的妄人，老是爱去禁锢人们对于美的追求，看到别人衣服穿得漂亮一点，或者烫一个新的发型，别上一个什么襟饰，心里就觉得大大不是味道。这样的妄人，自然也不见得对什么美都反对，但仿佛人们追求美只应该达到什么程度，统统得由他来批准似的。在我们的时代，这类妄人禁锢人们爱美的理由，无非是认为爱美超过他心里许可的程度。就是“资产阶级”、“西方影响”什么的。

资产阶级是因为从事剥削，损人利己，才成其为资产阶级。爱美并不是某一阶级独有的标志。至于“西方影响”，也要看是哪一种影响，并不是一切西方影响，都是绝无可取的。（秦牧：《论爱美》《秋林红果》第145页）

对精神的追求和对物质的追求都是永无止境的。但是脱离了前者的后者，是虚空、堕落；脱离了后者的前者，是虚假、倒退。（陈祖芬：《朝圣者与富翁》《陈祖芬报告文学选》第29页）

“一秒钟也不要等待！死不会等人，生活也不应当等人啊。”（[俄]屠格涅夫：《贵族之家》第100页）

凡是见到我这篇“解释”并耐心读完它的人，也许认为我是个疯子，或者认为我是个中学生，最正确的是认为我是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这种人自然会觉得除他而外所有的人都过于不珍惜生命；过于轻易地挥霍掉它，过于懒惰地、过于无良心地享受它，因此所有的人全都和生命不配合；好，随他们怎样想吧！结果怎样呢？我现在宣布，我的读者是错误的，我的信念和我的死刑无关。你去问他们，你只要去问他们，他们大家，他们每一个人，明不明白什么是幸福？呵，你必须相信，哥伦布并不在发现美洲之后，而是在正发现美洲的时候感到幸福；你必须相信，他最感到幸福的时间也许就在发现新大陆的前三天，当叛变的船员怀着绝望的心情，几乎要使他们的船折回欧洲的时候！问题并不在于新大陆，即使他七分八裂也没有关系。哥伦布几

乎没有看到新大陆就死了，在实际上，他不知道发现了什么地方。问题在于生命，只是在于生命，——在于发现它，在于永远不断地发现它，而完全不在于发现的本身！（[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第488—489页）

人必须有一个无法放弃、无法搁下的事业，才能变得无比地坚强。（[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390页）

我们的事业大抵都是自己开创出来的，从父亲继承动产不动产而能好好维持下去的人是不大有的，因为这种人大半不爱做什么事业；即使想做事业，也每每好象踏进辽阔天边的旷野，虽然可以自由的向任何方向进行，但总不能到达什么地方。（[俄]赫尔岑：《谁之罪？》第124页）

快乐不在于发现真理，而在于追求真理。（[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207页）

葛莱西安诺　他会迟到真是件怪事，因为恋人们总是赶在时钟的前面的。

萨拉里诺　啊！维纳斯的鸽子飞去缔结新欢的盟约，比之履行旧日的诺言，总是要快上十倍。

葛莱西安诺　那是一定的道理。谁在席终人散以后，他的食欲还象初入座时候那么强烈？哪一匹马在冗长的归途上，会象它起程时那么长驱疾驰？世间的任何事物，追求时候的兴致总要比享用时候的兴致浓烈。一艘新下水的船只扬帆出港的当儿，多么象一个娇养的少年，给那轻狂的风儿爱抚搂抱！可是等到它回来的时候，船身已遭风日的侵蚀，船帆也变成了百结的破衲，它又多么象一个落魄的浪子，给那轻狂的风儿肆意欺凌！（[英]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莎士比亚全集》第三卷第36页）

在人类的感情里，经常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原动力，这种原动力一旦被某种看得见的目标所吸引，或是被某种虽然看不见、却想象得出来的目标所吸引，就会以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推动着我们的灵魂向那目标扑过去，如果达不到目标，就会叫我们痛苦得受不了。（[英]笛福：《鲁滨孙飘流记》第166页）

……我不知道是怎样一种无限思慕之情把你攫在手中，逼着你走上一条危险的、孤独的道路，你一直在寻找一个地方，希望到达那里就可以使自己从那折磨着你的精灵手里解放出来。我觉得你很象一个终生跋涉的香客，不停地寻找一座可能根本不存在的神庙。……（[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第202页）

•

“我认为：只要我们是真正的活着，我们就绝不可能放弃渴望和愿望。有些事物我们认为是美丽的、好的，我们就一定会追求它们。在我们的感觉还没死亡以前，我们得不到它们，怎么会满足呢？我喜欢美好的图画，我希望能画出这样的图画来。我一再的努力，可是还画不出我希望的图画来。这在我是痛苦，而且永远会是痛苦，直到我失掉了敏锐的机能，就象老年人失掉了眼力一样。另外我还向往着许多其他东西。”——说到这里，费利浦犹疑了一下，然后再接下去说——“那些别人能够得到，而我永远得不到的东西。我的生命中将没有什么东西是伟大和美丽的；我宁可不活在这个世界上。”（[英]乔治·爱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第375页）

安德谢夫　姑娘，不要紧不要紧！这点儿鸡毛蒜皮的伤心事值不得这么重视。比方说，我们这里拚上几年的工作和研究，花上几千镑的现钱，制造出一个新型大炮或作战飞艇来，结果是错了头发丝儿的那么一点儿，你猜我们怎么办？砸了它。在它身上多一个钟头也不再费，多一镑钱也不再花，砸了完事。你瞧，你给你自己制造了一套东西，管它叫道德、叫宗教、叫这叫那。这一套既然

跟事实不合辙，那么就砸了它吧。砸了它，另找一套合的。今天的世界，错就错在这里。世人砸了老式的蒸汽机和发电机，可是不砸老式的偏见、老式的道德，老式的宗教和老式的宪法。结果呢？在机器方面很进步，在道德、宗教、政治方面就跟不上去，一年甚似一年地把整个世界带到崩溃的路上去。你别跟着犯这份儿傻气，死钻牛角尖。你的老式宗教昨天垮啦，那么为了明天另外找个比较新比较好的吧。（[英]肖伯纳：《巴巴娜少校》《戏剧三种》第358页）

啊，美呀，在爱中找你自己吧，不要到你镜子的谄谀中去找呀。（泰戈尔：《飞鸟集》第6页第28条）

（5）人活着总得向前走，尽管付出的代价是辛酸

——进取与奋斗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篇第九》《论语译注》第93页）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措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天论》《荀子简注》第183—184页）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

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曹操：《步出夏门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354页）

于是予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诗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临川集》38卷）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
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
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鲁迅：《热风·不满》《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59页）

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鲁迅：《花边文学·论秦理斋夫人事》《鲁迅全集》第五卷第482页）

忧患增人慧/艰难玉汝成/成灰犹可活/百折莫吞声。（郭沫若：《南下书怀四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第412页）

有一个名词，各个人的脑子里都应该有的；各个人的心里都应常常想到，常常念着的，这就是“乐观主义”。——一个人的目的愈远，计划愈大，他的工作所经过的途径也愈远；在前进的时候，有许多愁虑、困难、穷苦、失望，都是当然要碰到的。乐观主义的人，就是不怕这些恶魔，反而振起精神，抱着希望，向前干去！倘被恶魔所

屈服，便亡了；倘能战胜恶魔，便是胜利。

凡是要做得好的事情，都不是随随便便就行的，都不是容易的。你自己要立于什么地位？要达到什么地步？情愿付什么代价？你所希望的地位或地步总在那里，不过必须先付足了代价的人，才能“如愿以偿”。沿着大成功的一条路上，有许多小失败排列着，最后的成功是在能用坚毅的精神，伶俐的眼光，从这许多小失败里面寻出教训，尽量的利用它，向前猛进。而这种“寻出”和“尽量的利用”，惟有抱乐观主义的人才能够办到。

……

有许多人以为乐观主义的人不过是“嘻皮笑脸”，“随随便便”，“一切放任”，“撒撒烂污”，“得过且过”，“唯唯诺诺”。请君切勿误信这种谬说。真正的乐观主义的人是用积极的精神向前奋斗的人，是战胜愁虑穷苦的人。这类的苦境，常人遇着，要“心胆俱碎”，“一蹶而不能复振”的；只有真正乐观主义的人才能努力奋斗，才敢努力奋斗？所以讲到乐观主义还不够，要有“有效率的乐观主义”才行。（邹韬奋：《有效率的乐观主义》《韬奋文集》第一卷第9—10页）

天下事业的成功是没有底的，人生的寿数是有限的。……但是在某一专业或某一专学，我实际果然干了，能成功多少，便在这种专业或专学进步的成绩上面占一小段。继我努力的同志，便可继续这小段后面再加上去。……但最紧的是要干，倘若常常畏首畏尾而不干，便决无造成那一段的希望。

要养成“干”的精神，先要十分信仰天下事果然干了，无论大小，迟早必有相当的反应或结果，决不会白费工夫的。

有了这个信仰，还要牢记两点：（一）不怕繁难。愈繁难愈要干，只有干能解决繁难，不干决不能丝毫动摇繁难。（二）不怕失败；能坚持到底干去，必能成功，就是成功前所经过的失败，也是给我们教训以促进最后成功的速率。就是我个人一生失败，这种教训也

能促进继我者最后成功的速率。所以还是要奋勇的干去。若不干，固然遇不着失败，也绝对遇不着成功。（邹韬奋：《干》《邹韬奋文章》第一卷第15—16页）

……本来生在这个世界上，却又想精神地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所没有得到的东西，却又希望能够在另一世界中获得。把自己的一切大量地贡献给空虚的神，想从那里得到更多的报酬。这样对同类的人就没有丝毫顾念的余暇了。所以信神的人常常是自私的。……

然而还亏了那无数的能够面对生活的勇敢的人，他们在语言和行动里表现了真理，他们把历史从泥淖里拾了起来。他们给我们的东西比那般信神的人希望从神那里得到的还更多。无论在什么时候，人的力量都显得比假想的神更伟大。……

起来，更努力地从事你们的工作！显出比神的更伟大的力量来！——这是对于每个有真诚的心的年轻人的警告。

从空虚里出来的神还是把它送回到空虚里去罢。……（巴金：《神》《巴金选集》第八卷第167—169页）

阴晴风雨，发乎自然，各有丰姿。如果营营扰扰的人生，只为了一身温饱，那真是太辜负造化丰富的供养了。（柯灵：《雨》《柯灵散文选》第8页）

人，往往为了小人伎俩而忿慨，碰了壁便丧气灰心，其实干么呢？木石无知，小人非人，为什么要希望粪土里会掏得出金呢？与其有闲去盼黄河水清，乌鸦变白，还是凭了自己的力去凿一注清流养一群白鸽的好。烦人的事先踢开，且祷祝着心长青，有如座侧天冬草；并以天冬草红豆作证，给一切抑郁人铺衬一条坦荡的路吧。（吴伯箫：《天冬草》《吴伯箫散文选》第32页）

凭着崇高的理想、豪迈的气概、乐观的志趣，克服困难不也是一种享受吗？

跟困难作斗争，其乐无穷。（吴伯箫：《记一辆纺车》 《吴伯箫散文选》第271页）

好吧，你好好想想，实在要回哈尔滨，也不能留你。回到哈尔滨，不做工作便罢了，要做工作，也会碰到困难的。到处有工作，到处有困难，革命就是克服困难的连续不断的过程。（周立波：《暴风骤雨》第80页）

“莉苹，你的好意倒挺叫人感激。不过我看，倚靠大夫来享福，真能够很舒服吗？物质享受能够填补精神的空虚吗？我倒希望你去掉这种倚赖别人的享福思想，自食其力，演一点有意义的片子，做一点有益社会的事情。”（杨沫：《青春之歌》第360页）

……江流上有一条平安的道路，这道路是属于勇士的。勇士乘那奔腾澎湃之势，追风逐电，翱翔自如，转瞬千里；而懦夫还没有进入急流，早已为那显赫的声势所威慑，丢魂丧胆，低头徘徊，而结果也只能使自己和自己所驾驶的船只一道被击沉撞碎。（刘白羽：《平明小札·急流》 《刘白羽散文选》第289页）

李自成勒紧马头，提高声音说：

“要做一番英雄事业，就得有一把硬骨头，不怕千辛万苦，不怕千难万险，不怕摔跟头，勇往直前，百折不挠。打江山不是容易的，并不是别人做好一碗红烧肉放在桌上，等待你坐下去狼吞虎咽。真正英雄，越在困难中越显出是真金炼就的好汉。这号人，在困难中不是低头叹气，而是奋发图强，壮志凌云，气吞山河。能在艰难困厄中闯出一番事业才是真英雄。困难中有真乐趣。我就爱这种乐趣。在安逸中找快乐，那是庸夫的快乐，没出息人的快乐。”（姚雪垠：《李自

成》第二卷中册第677页）

我不相信死去的岁月的遗嘱/我不相信世界上会只剩下废墟/我不会抚摸着古老的残柱/重温绮丽又血腥的传奇/我不会坐在颓圮的穹门下/吐着烟圈诅咒，吹着口哨休息/我播种二月兰，播种歌曲/我不种荨麻，也不种蒺藜/谁说废墟只给人以绝望/让绝望和废墟都成为过去！　就在一片又一片废墟上/我播种，我掘墓，我奠基/我爱她呀，这布满废墟的大地/我亲爱的大地，不会是永远的废墟！（邵燕祥：《沉思在废墟上》《新诗选》1981年第39页）

活在今天的社会上，要工作得有意义，就在能够把握生活。经过了大的动乱后的社会现象，往往不合理的事实，象荆棘样阻碍了前路。人活着，总得向前走！尽管付出的代价是酸辛的。（凤子：《夜泣》《画像》第65页）

新年的日历，每次总象一个盛装的客人，来到你的桌上。

过分繁忙的人，他是不来翻扯日历的。他可以把今天和昨天放在一起。但过分闲散的人，他也不来翻扯日历，他分不清今天和明天，他不注意今天和明天的不同……

让我们还是按时来翻扯每天的日历吧。它会告诉你许多你应该知道的事情。同时也有许多问题你要向它回答。……（柯蓝：《日历》《早霞短笛》第200页）

世界上最长的是道路。路是走不完的。世界上最宽广的是道路，每一个地方都有路，没有路的地方，也会有路……

世界上最复杂的是路。有大路，有小路，有飞卷风雪的山路，有波涛汹涌的水路。当然，也有平坦的路，但人们很快就把它忘记了。

人们寻找的，不是道路，而是那道路的终点，是那广阔的、平坦

的终点。只是为了通向终点，才寻找路，才从最难最难的路上走过……（柯蓝：《道路》 《早霞短笛》第105页）

不要在无谓的等待中，来无谓地消磨自己。还不够充实的，到实践中去寻找。还不够成熟的，也只有在不断的探索中使它成长。可这决不是无谓的等待。（柯蓝：《等待》 《早霞短笛》第65页）

惰性，可以说是一种使人们肌肉松懈的习惯势力（难怪“惯性”这个物理学名词从前也叫“惰性”），而肌肉松懈，是会使人产生舒适之感的，所以惰性是一种最易为人们接受，亦即最易把人们征服的势力。说得俏皮一点：惰性是一种甜蜜而又粘糊糊的势力，或者说是一种其轻如风、其柔若水的软绵绵的势力。这种势力不是以其赫赫声威，而是以其袅袅柔情取胜，而且往往所向披靡的。可怕的是，这种势力潜藏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从我们每一个人开始懂得思索的时候起，便以它难以抵御的诱惑力使人就范。它有点儿象是鸦片，象是吗啡，诱导人们脚步轻轻地进入缥缥缈缈的境界，享受“肌肉松懈”的乐趣。有谁“惰”而成瘾，要戒除也就不属易事了。所以我想到：要是我们能象对待鸦片、吗啡那样，对惰性怀有足够的戒心，那就好了。我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同自身的惰性作斗争，是我们与生俱来且又无时或已的严肃任务。人们一生事业的成败，往往同他们各自在这场超级马拉松式的斗争中的得失有关。……惰性的手下败卒而又居然能致硕果于事业的，我敢大声说一句：得未曾有！（岑桑：《谈惰性》《岑桑散文选》第24—25页）

世上多少辉煌的成就，说穿了其实也很简单：把每一步都认作目标。（陈祖芬：《我和母亲》 《陈祖芬报告文学选》第209页）

一味懒散，这是一种自我埋没；一味抱怨，这是一种自我嘲讽。我们为什么不在苦难中去锤炼品格，从奋斗中去寻求永恒呢？（陈祖芬：《我和母亲》 《陈祖芬报告文学选》第213页）

人皆有癮。烟癮、酒癮、官癮、财癮、玩癮、闲癮以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癮……唯独不可没有事业癮。从务虚到务实并不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就怕你没癮。（理由：《希望在人间》《1981—1982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第212页）

我是一只疲惫的马，使我所以到现在还想尽力的走，也是因为受到了鞭策的力量。然而这些鞭策的力量是各各不同的。一种，热在我的背上，酸到我的心里，泪盈在我的眼里，这是我的母亲，我的惠姐，我的师长，我的好友，所给我的鞭策。他们含泪的，酸心的拿了鞭，在着鞭时，他们也会感到一种比背上更深的热，他们爱我而又鞭策我！

一种，面谄背讥，前恭后倨，在微笑的相对握手时，他们一只手藏在背后，乘我不备，狠命竖起他们的鞭，向我策下，抽在我的身背，痛到我的心里！他们用冷箭，用阴谋，用手段，用说谎，用长舌，来骗取一般人的同情，他们逼迫我，他们摧残我，他们要致我的命！然而这种刺痛的鞭策的力量，倒是给了我个奋勇的中心。我要尽我的力走！走！走！（陈学昭：《鞭策》《蔓草拾零》第32—33页）

在褐黄色的北方大平原上，我看见，一队队骆驼驮着货物，在缓缓地前进。

……

它一声不响地走着。它不象马不断喷着鼻息，也不象驴那样乱叫；它只是默默地，用厚实的脚掌，一步一点头地前进。

赶骆驼的，不担心它会狂暴，也不担心它会懒惰，他们不用把鞭子时时抽到它的身上。

虽然面前不是沙漠，不是满目的荒凉，那坚实的脚步依然使人感觉到那种跋涉者的坚毅、刻苦和沉着。（刘湛秋：《骆驼》《温暖的情思》第45页）

我们的人是干什么的？这个问题不简单，也不是毫无意思的。要是能在这座房子里呆上个把钟头，马上就什么都懂了，马上就能找到正确的答案：我们是美好生活的建造者，是美好生活的创造主。把这个意思说具体些，那就是：我们不会无声无息地死去的，我们身后要留下痕迹，留下一点对社会和人类有用的、有好处的东西。（[苏]巴巴耶夫斯基：《野茫茫》第391页）

任何努力没有白费的！生活就象地底下的暗流，在黑暗中，在漫漫无期的长夜的寂静中穿行，时而向东，时而向西，时而一泻直下，时而又象我的飞机现在钻出云团一样，突然进入晴空，奔向太阳和光明，等到冲出来之后，才感到原来力气并没有白费！（[苏]卡维林：《船长与大尉》下第784页）

尽管雅克对那些理想主义者有所偏爱，但是还是不能不承认，这些人，仅仅任凭狂热的信念支配，尽管他们活动不已，也许只会徒劳无益。真正的酵素，使革命面团发酵的酵母，却是由少数人分泌出来的，那就是那些实干家。他们提出具体的要求，为现实的目标作着准备。他们的革命修养异常广博，而且不断充实新的因素。他们的狂热给自己规定了有限的、按照其重要性划分了次序的目标，而且这些目标并不是异想天开的。在革命的宣教家所激起的昂扬的意识形态气氛中，实干家代表着行动的信心。（[法]马丁·杜·加尔：《蒂博一家》中册第976页）

哈姆雷特 我所见到、听到的一切，都好象在对我谴责，鞭策我赶快进行我的蹉跎末就的复仇大愿！一个人要是把生活的幸福和目

的，只看作吃吃睡睡，他还算是个什么东西？简直不过是一头畜生！上帝造下我们来，使我们能够这样高谈阔论，瞻前顾后，当然要我们利用他所赋与我们的这一种能力和灵明的理智，不让它们白白废掉。现在我明明有理由、有决心、有力量、有方法，可以动手干我所要干的事，可是我还是在大言不惭地说："这件事需要作。"可是始终不曾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我不知道这是因为象鹿豕一般的健忘呢，还是因为三分懦怯一分智慧的过于审慎的顾虑。象大地一样显明的榜样都在鼓励我；瞧这一支勇猛的大军，领队的是一个娇养的少年王子，勃勃的雄心振起了他的精神，使他蔑视不可知的结果，为了区区弹丸大小的一块不毛之地，拚着血肉之躯，去向命运、死亡和危险挑战。真正的伟大不是轻举妄动，而是在荣誉遭遇危险的时候，即使为了一根稻杆之微，也要慷慨力争。（[英]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全集》第九卷第101—102页）

"这是一种使人难过的事情，"他吃完时说道，"不过太阳每一天沉没，人类每一分钟死亡，我们不应当给人人免不了的命运吓住，假如因为听见那公平的脚步在敲别人的门，而把握不住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就要失去世间的一切了。不！前进！需要时不妨狂驰，过得去时不妨缓步，总之要前进！越过一切障碍前进，在比赛中获胜！"（[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第495页）

他们都曾经历过足以将人压碎的灾祸而都没有被压碎，他们都曾……家破人亡，然而他们的精神并不因此而沮丧。这些灾祸也许曾经打破他们的颈梗，却不曾打破他们的心。他们不知道哭泣，他们只知道战斗。他们死时，他们是因力乏而死的，不是因被征服而死的。（[美]马格丽泰·密西尔：《飘》中第500页）

你要知道将来到底怎么样，只消看历史事迹就可以知道了。只有

那种有脑筋有勇气的人才能够存活下来，没有脑筋没有勇气的人都要被簸箕簸掉。…… （[美]马格丽泰·密西尔：《飘》中第626页）

卡洛斯　你这话说得好生奇怪！我认为人生在世，仅此一遭，一个人要有力量和前途，也仅此一遭！谁不好好利用一番，谁不好好大干一场，那就是傻瓜。而结婚——一个人如果在人生的黄金时代就结婚，那就更傻！他把自己束缚在家里，作茧自缚。人生道路还没有走完一半，功名利禄就半途而废。想当初你爱上她，本来也是很自然的。但是你同她订婚，这就太愚蠢了。要是你真的履行诺言，跟她结婚，那简直是发疯。（[德]歌德：《克拉维戈》《歌德戏剧三种》第6页）

我们的地球是条大道，广阔无垠/我们这些人是路上的过客，来去匆匆/或是徒步，或是骑马，一味快跑狂奔/犹如选手在赛跑，或如信使在途中。（[德]海涅：《青春的烦恼》《海涅选集·诗歌卷》第67页）

K想再跟她谈谈，便从架子上拿了一只空杯子走到她跟前去，说道："我再问一件事，弗丽达姑娘，你从一个看牛栏的女孩好不容易爬到了酒吧间里的这个位子，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功绩，也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的标志，可是象你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人，这个位子难道就是你最终的目的吗？这是一个荒唐的想法。你的眼睛告诉我——不要嘲笑我，弗丽达姑娘——你还有比你过去所征服的更多的东西在等着你去征服哩。可是一个人在世上所碰到的反对力量是巨大的，而且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所遭遇的反对力量也越大，因此，要是接受一个同样也在奋斗前进的人的帮助，这决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尽管他是一个渺小的无足轻重的人。……。"（[奥]弗朗茨·卡夫卡：《城堡》第47页）

不要因为你自己没有胃口，而去责备你的食物。（泰戈尔：《飞鸟集》第9页第40条）

（6）志在天下，有进不止

——志向与抱负

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而已；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故鸟有凤而鱼有鲲。凤凰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足乱浮云，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篱之鹪，岂能与之料天地高哉！鲲鱼朝发昆仑之墟，曝鬐于碣石，暮宿于孟诸；夫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

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也，士亦有之。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宋玉：《对楚王问》《古文观止》上第173—174页）

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当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司马迁：《伍子胥列传》《史记》七第2183页）

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

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德碌碌滞于俗，默默来于情，永窴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诸葛亮：《诫外生书》 《诸葛亮集》第28页）

君思颍水绿/忽复归嵩岑/归时莫洗耳/为我洗其心/洗心得真情/洗耳徒买名/谢公终一起/相与济苍生。 （李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 《李太白全集》第808页）

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 （杜甫：《后出塞五首》 《杜诗洋注》第285页）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 （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杜诗详注》第264页）

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韩愈：《争臣论》 《韩昌黎文集校注》第64-65页）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范仲淹：《岳阳楼记》《古文观止》下第421页）

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李纲：《病牛》《宋诗选注》第143页）

不读书，不勤学，不求生世之产，不事出世之谋，盖有气骨而无远志，则亦愚人焉耳，不足道也。（李贽：《焚书·三蠢记》《焚书·续焚书》第107页）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梁启超：《自励》《梁启超诗文选》第546页）

吁嗟乎/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梁启超：《志未酬》《梁启超诗文选》第550页）

不愿久偷生/但愿轰烈死/愿将一已命/救彼苍生起！（郭沫若：《棠棣之花》《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第28页）

愿我的心血化为狂涌的圣水/将污秽的人间洗得净净地/愿我的心血化为光明的红灯/将黑暗的大地照得亮亮地！愿我的鲜艳的心血之花/香刺得人们的心房透透地/愿我的荡漾的心血之声/飞入了人们的耳鼓深深地！（蒋光慈：《诗人的愿望》《蒋光慈文集》第3 384页）

……得到“赞美”不是艺术家最终的目的，应当还有一点更深的意义。我意思是如果一种可怕的庸俗实际主义，正在这个社会各组织各阶层间普遍流行，腐蚀我们多数人做人的良心，做人的理想。且在

同时把许多人都有形无形市侩化。社会中优秀分子一部分，所梦想，所希望，也都只是糊口混日子了事，毫无一种较高的情感，更缺少用这情感去追求一个美丽而伟大的道德原则的勇气时，我们这个民族应当怎么办？（沈从文：《云南看云》《沈从文散文选》第292页）

这，就是你弟弟的前途/这前途满站着危崖荆棘/又有的是黑的死，和白的骨/又有的是砭人肌筋的冰雹风雪。但他决心要踏上前去/真理的伟光在地平线下闪照/死的恐怖都辟易远退/热的心火会把冰雪融消。（殷夫：《别了，哥哥》《中国新诗选》第128页）

应当指出，在一切公民服务中，伊凡·马特维伊奇早就甘心让林学家屈退末位了。任何别的行业：外科手术、地质勘探、电站建设、高产丰收、迎战敌舰、发明高效机械、试飞领航以及成千上万的其他专业，都能当之无愧地被人民视为功勋，因为它们既要求高度紧张，又要求英勇无畏。人们在这些领域里，能够发现新的地质层次，加速生产过程，做出对人民福利和健康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发现。在那里，数据是否精确，技艺是否高超，劳动消耗多少，能够立竿见影，得到公认，深得奖赏。发明者可以名声运扬，累建奇功。

在伊凡·马特维伊奇看来，这一切同林学家毫无因缘。林学家的工作必须经过漫长的岁月才能收到实效，他们必须受制于植物细胞的渐变规律。当然，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继承，在森林领域里体现得最为明显，必须有几代人的齐心协力，才能改变地球的面貌。为要培育一株工业用材，必须付出两三代人的创造性劳动。而要建立唯一正确的多种森林分布体系，那就需要几百年的时间。科学还没有能力在一个五年计划之内造成哪怕一根船材……正因为如此，世界上至今没有林学家的纪念碑！

至于那些普通的林业工作人员，要想取得同代人的承认，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尽管森林管理是整整的一个体系，它要求进行林业探

索，从事技术计算，制订采伐计划，最大限度地提高森林利用率。由于年龄和地位的关系，维赫罗夫再也没有可能在密不通风的原始莽林里从事艰苦的探索，提供大量的踏察报告，描述几万顷土地的面貌了——尽管那些报告同样是无人肯于一读的。维赫罗夫时代的报刊拚命号召的是：不停顿地建树功勋。可林学家维赫罗夫完全没有这种可能。人们曾用林业工作者的平均年龄讥诮过他，说林学家的寿命仅次于养蜂人、神甫、园丁，仅有的一种职业病——风湿，还不是致命的。这一切都使得伊凡·马特维伊奇向别人提起自己的职业时，不禁感到内疚，就象说他是大熊星座的守护人或者黑海风光的观赏者那样，与世人无关。唯一能使他欣慰的，是学生们寄自全国各地的信件。这使他想到，整个林业大军的处境都和他相同，都在默默无闻中进行劳动。矿石收音机是他们同现代文明唯一的联系纽带。（[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上第60页）

我怕的不是在风华正茂的年纪里，脉搏突然停止跳动，青春的血液不再循环往复；我怕的是，将来会得到人民的，或者说良心的谴责，因为跟我的能力相比，我现在做的事情实在太少。（[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下第628页）

凡献身于一种事业的人，就会从那里找到一个向导，一个支柱，一个仿佛能规定他胸内心跳的调整器。人生有了一个目的，健康就立刻确定了，平衡就会从人生唯一可能的快乐——好好完成一种工作的快乐中，产生出来。（[法]左拉：《劳动》第404页）

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在一生中能干一番不同寻常的大事，就比没有远大理想的可怜虫，有着更多的成功机会……（[美]伯纳德·马拉默德：《伙计》第108页）

（7）感到寂寞，即人生开始枯萎

——意志与信念

关公正色而言曰："吾乃解良一武夫，蒙吾主以手足相待，安肯背义投敌国乎？城若破，有死而已。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身虽殒，名可垂于竹帛也。"（罗贯中：《三国演义》第612页）

余读书马迹乡之山寺，望其北，一峰岿然而高，尝心欲至焉，无与偕，弗果。遂一日奋然独往，攀藤葛而上，意锐甚；及山之半，足力倦止。复进，益上，则涧水纵横草间，微径如烟缕，诘屈交错出，惑不可辨识。又益前，闻虚响振动，顾视来者无一人，益荒凉惨栗，余心动，欲止者屡矣。然终不释，鼓勇益前，遂陟其巅。至则空旷寥廓，目穷无际，自近及远，洼者隆者，布者抟者，迤者峙者，环者倚者，怪者妍者，去相背者，来相御者，吾身之所未历，一左右望而万有皆贡其状，毕效于吾前。

吾于是慨乎其有念也。天下辽远殊绝之境，非先蔽志而独决于一往，不以倦而惑且惧而止者，有能诣其极者乎？是游也，余愈得其意而快然以自愉，于是叹余向之倦而惑且惧者之几失之，而幸余之不以是而止也，乃泚笔而记之。（张裕钊：《北山独游记》《桐城派文选》第419—420页）

觥觥益阳风骨奇/壮年自定千首诗/勇于自信故英绝/胜 彼优 孟俯仰为。（龚自珍：《已亥杂诗》《龚自珍诗选》第130页）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光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一》《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25页）

她相信一个人的信仰只应该有一个的，不该有许多，而且许多意念杂在一块绝不能成为一种信仰。于是她对于那些人物，那些把新思想只能实行于理论上，甚至于只能写在文章里的人物，从根性上生了怀疑了。（胡也频：《到莫斯科去》《胡也频选集》下册第722页）

大会，这就是说许多未曾见面的精神上的友人聚在一起披肝沥胆地畅谈他们的胸怀，——不仅是吐露胸怀，他们还要贡献出他们的年轻人的热诚，和他们的青春的活力，来为他们的唯一的目的服务。这个唯一的至上的目的带着一种崇高的纯洁的美引诱着每一颗年轻的心。为劳苦人民谋幸福，为大多数人，为那些陷在贫困的深渊中的人。这是赎罪，这是革新；毁坏一种旧制度，建立一种新制度；摧毁一个社会，建设另一个社会。用平等与自由代替不义与掠夺，让博爱的光辉普照世界。这些年轻人的思想里有的是夸张，但是也不缺少诚实。他们真心相信自己有着强大的力量，不过他们并不拿它来谋个人的利益，他们却企图给黑暗世界带来一线的光明，使不幸的人得到温暖。他们牺牲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和特殊地位，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安适生活，只怀着一个希望：让那无数的人都有这样的安适生活，这些夸张的思想里含着谦逊和慷慨。它使得这些年轻人在牺牲里找到满足，在毁灭里找到丰富的生命。他们珍爱这思想，也珍爱有着这同样思想人。这好象是一个精神上的家庭，他们和各地方的朋友都是同一个家庭里的兄弟姐妹。这些人散处在各个地方，还没有机会聚在一处。如今一个希望来了，有人说出了聚会的话，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的消息。每个人的心都因为喜悦而颤动了。对这个提议没有人表示反

对，也没有人表示疑惑。（巴金：《秋》《巴金选集》第三卷第117页）

随着信念的指示做事情，事无论大小，在我都会感到喜悦。（巴金：《在轰炸中过的日子》 《巴金选集》第八卷第80页）

孤寂的海上的灯塔挽救了许多船只的沉没，任何航行的船只都可以得到那灯光的指引。……

……光驱散了我心灵的黑暗，热促成我心灵的发育。一个朋友说："我们不是单靠吃米活着。"我自然也是如此。我的心常常在黑暗的海上飘浮，要不是得着灯光的指引，它有一天也会永沉海底。（巴金：《灯》 《巴金选集》第八卷第326页）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陈然：《我的"自白"书》《革命烈士诗抄》第337页）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夏明翰：《就义诗》 《革命烈士诗抄》第27页）

一个人意志的消磨，不会把最初的憧憬立时放弃，只是把达到那憧憬的途径，改得曲折迂远而已。 （徐懋庸：《不惊人集·我的失败》 《徐懋庸选集》第一卷第127页）

如今他已认识到世界潮流所向，人类大势所趋，共产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全人类获得最后的胜利。而那些共产党人的坚贞不屈、为了人民和祖国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更深深使他向往。他鄙视自己的胆怯和

私念，他不承认自己的年老和衰弱，一个人如果碌碌无为，只为自己渺小的生存而虚度一生，那么，即使他高寿活到一百岁，又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又有什么真正的幸福可言呢？ （杨沫：《青春之歌》第606页）

越加柴禾火越冲/越受折磨心越硬/是汉子作的汉子当/那怕钢刀放在脖子上。 （张志民：《死不着》 《中国新诗选》第324页）

寂寞比一切疾病都更可怕。寂寞的地方是没有声音的地方，感到寂寞的人，就是意志开始枯萎的人…… （柯蓝：《寂寞》 《早霞短笛》第54页）

犹豫并不是周密的分析。犹豫只是思想和意志的摇摆。犹豫愈久，就愈消失时机，消失你的意志……

千万不要让犹豫在你心里停留一分钟。我们要学会在任何复杂情况中，善于作出决定的那种本领，而这又决不是单凭一时的勇气。（柯蓝：《犹豫》 《早霞短笛》第69页）

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全人类，还要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这解放不但意味着物质上的解放，还意味着精神上的解放，使每一个人成为完善的人。

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人的精神更加完善的世界。从现在开始吧，从自己开始吧，让这个世界早一点到来吧！ （张洁：《沉重的翅膀》第85页）

是的，我们有很多的人，有不论水淹或是火烧都不可毁灭的信仰。然而，人在富足的时候，却容易挥霍。 （张洁：《沉重的翅膀》第221页）

信仰就是力量，让我们凭借它苦撑到朗丽的明天！ （曾敏之：《无灯小唱》 《望云海》第74页）

乌丽雅娜·安德烈耶芙娜是我菲莉娅！把自己比作哈姆莱特，他没有发笑，他似乎觉得："有时候人人都会做 做哈 姆莱 特的！"所 谓"意志"嘲弄一切！"人没有意志"，他说，"只有意志的麻痹状态：这可以为他效劳！一般人所谓的意志——是一种虚构的力量，它根本不听老爷——'自然界的沙皇'的支配，它受某种旁的规律的支配，按规律发挥作用，而不问主人同意与否。意志和良心一样，当人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时，才想到它；或者，如果他平时倒是意志坚强的，那就偶然想到它：或者他在无动于衷的地方才想到意志。" （[俄]冈察洛夫：《悬崖》下第594页）

人家不要你去，你却去凑热闹，这算不得勇敢……该怎样行动，就怎样行动，这就是勇敢。

我记得柏拉图给勇敢下的定义是："知道什么应该害怕和什么不应该害怕。"大尉的定义虽然笼统，不够明确，他们两人的基本观点倒并不象字面上那样分歧，甚至可以说，大尉的定义比那位希腊哲学家的定义更加准确，因为大尉要是能象柏拉图那样善于表达自己的意思，他准会这样说："该怕的怕，不该怕的不怕，这就是勇敢。"（[俄]列夫·托尔斯泰：《袭击》 《一个地主的早晨》第3页）

我认为，每逢危险关头，人人都得作一番选择：出于责任感的选择，就是勇敢；出于卑劣感情的选择，就是懦怯。因此，一个人出于虚荣、好奇或者贪婪而去冒生命的危险，不能算勇敢；反过来，一个人出于正当的家庭责任感或者某种信仰而避开危险，不能算懦怯。（[俄]列夫·托尔斯泰：《袭击》 《一个地主的早晨》第3页）

近卫军宁肯牺牲，决不投降！在滑铁卢说这句话的法国人和说过别的名言的英雄（特别是法国的英雄），他们确实是勇敢的，也确实说过令人难忘的豪言壮语。然而，他们的勇敢跟大尉的勇敢却是有差别的。不论在什么场合，我们的这位英雄，即使心里想起什么豪迈的话，他也决不会说出口来，因为第一，他怕说了豪迈的话，反而会毁了豪迈的事业；第二，要是一个人觉得能胜任一件豪迈的事，就根本用不着说什么话。我认为，这是俄罗斯人勇敢的独特而崇高之处。因此，听到我们的青年军人说些庸俗的法国话，企图仿效陈旧的法兰西骑士精神，一颗俄罗斯的心怎能不觉得难受呢？……（〔俄〕列夫·托尔斯泰：《袭击》《一个地主的早晨》第26页）

勇敢是智慧和一定程度教养的必然结果。（〔俄〕列夫·托尔斯泰：《高加索回忆片段·一个被贬谪的军官》《一个地主的早晨》第334页）

命运很象撒娇任性的女人，只喜爱那些泼辣、果敢的人，对他们才百依百顺，唯命是从呢。（〔俄〕库普林：《神圣的谎言》《中短篇小说选》第358页）

咳，只有相信自己的力量，并且相信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观众的人才能登台当众表演。否则，观众就会把他摧毁，甚至将他吞噬掉。（〔苏〕高尔基：《初次登台》《高尔基文集》第二卷第312页）

对待这些东西你可要万分当心！有一个人，我忘了是谁，讲得很有道理，他说，有学识者的信仰与没有文化、盲目迷信的芸芸众生所具有的习惯意识同样保守。这是一种异端思想，不过，它包含了令人伤心的真理。而且，依我看，它表达得还不够尖锐。你应该接受这一思想，好好记住它。（〔苏〕高尔基：《哲学的害处》《高尔基文集》第七卷第195页）

你喜欢发议论，可是发议论你还太早。你这样年纪，并不是靠用脑筋过活，而是要用眼睛过日子的！所以你只消看着，记住，不必多说。智慧是做事用的，对于灵魂说来，靠的是信仰！读书是好事，但是对一切都要有个限度。有些人书读得太多，变成书呆子，变成没有信仰的人了…… （[苏]高尔基：《在人间》 《高尔基文集》第十五卷第502页）

我已经学会了幻想许多奇异的冒险和伟大的英雄事业。在生活困难的日子里，这些幻想对我很有帮助。可是苦难的日子真不少啊！所以我就变得更会幻想了。我并不期待别人的救助和偶然的幸运，我的意志逐渐磨练得顽强起来；生活条件越是困难，我就觉得自己越发坚强，甚至越发聪明了。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懂得，人是在对周围环境的不断反抗中成长起来的。（[苏]高尔基： 《我的大学》 《高尔基文集》第十六卷第7页）

信念是凭着你的思想形成的。希望也是凭着你的思想，再加上想象产生的。目标是由你的一颗心指导的。那末，忠诚呢？你一直在呼吸，但是你根本没有想到，假使是失去了空气，你就会无法生存。信念，目标，希望：只要是你对它们忠诚，只要是你把它们当空气呼吸，它们就会共同存在，忠诚好比呼吸。它要是发生摇动，你就会立刻窒息。 （[苏]费定：《篝火》第315页）

朋友，这是假英雄！任何一个笨蛋都会随时杀死自己！这是最懦怯也是最容易的出路。活着有了困难——就自杀。你有没有试试去战胜这种生活？你已经尽了一切力量来设法冲出这个铁环吗？难道你已经忘记了在诺沃格勒——沃伦斯基附近一天作过十七次的冲锋，而终于排除一切困难攻克了那个城市吗？把手枪藏起来，永远不要让别人知道你有过这种念头。即使生活到了实在是难以忍受的地步，也要能够活下去，使生命作出贡献！（[苏]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第469页）

信念象世上的任何事物一样也会陈旧的。一个人的信念总是包含着某些意义重大的内容；他靠这个信念生活，信念鼓舞着他，引导他前进。可是有那么一天，他确信自己的信念已经过时了，根本没用了，于是又产生了一种新的信念，开始信仰新的理想、新的人物、新的学说。到那时，这个人就会觉得自己被别人出卖了，仿佛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洗劫一空，后悔当初就不该有那样的信念，不该抱那样的希望。路走错了！（[苏]A·安德列耶夫：《青春激荡》第433页）

一个真正的、矢志不渝的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是不应感到后悔的，一旦下了决心，他定会把这看作是唯一正确的决定。（[苏]A·安德列耶夫：《青春激荡》第348页）

我们应该弄清楚自己坚持的信念是否正确。不过，信念绝不是手套：可以随便扔掉一副，再戴上另一副。信念、原则、信仰，只有经过多年，说得重一些，要经过毕生的考验才能在一个人的身上扎根。为了信念，人们曾不惜赴汤蹈火……（[苏]A·安德列耶夫：《青春激荡》第579页）

“勇敢和顽强是通过抑制自己的愿望来培养的，”他挥舞着一只大手说。“我们的愿望常常有一种倾向——去追求一些无聊的消遣。这既不要求你有特殊的精神品质，又不需要有崇高的思想，也不需要有高尚的情操。只要随波逐流，不时望望两岸的美景就行了。只有具有坚强性格的人，才能逆流而进。”（[苏]A·安德列耶夫：《是非请人们评说》第111页）

物质发展所经历的整个荆棘丛生的道路——从变形虫到骄傲的、能思维的人，都赋予我们一种信念，即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理智一定

会战胜暴行。 （[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上第317页）

勇气，坚定性——当别的道路已经堵塞，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得朝命运指引的方向走，当你不知道哪里有你藏身之处时，又有什么勇气和坚定性可言呢？那时，这勇气和坚定性仅够用来抛弃空想和惋惜，充满自尊地、高傲地去接受命运的安排…… （[苏]梅列日：《沼泽地上的人们》第381页）

那些大人物一生都在怀疑，在探索，因而在大地上我们过的是不太愉快的日子，因为他们把自己献给了人类，而人类却未立即承认他们。正相反，一大群心怀嫉妒的庸碌无能之辈却迫害他们、嘲笑这些异类，甚至把这些先生烧死和钉在十字架上，人们就是这样干的！这样一来，人还敢怀疑那些可疑的事物吗？敢吗？不敢吧？ （[苏]邦达列夫：《选择》第100页）

“你常说起十月革命。当十月革命发生的时候，人民是跟着……一面旗帜走的。谁的旗帜更公正，就跟谁走嘛。红旗答应给人民和平和土地，所以他们就跟着红旗走了。人民相信的是一句话。你懂我的意思吗？是一句话！内战时人民也是相信一句话——那里有什么样的土地，什么样的和平？……只相信一句话！你顺着我的思路，好好地想一想：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中，人民是跟着一面旗帜走的。当时，事业还只是刚刚开始，就象天上那只白鹤一样。总之，人民把从前的东西放在一只手掌上，把答应给他们的东西放在另一只手上，他们估摸着，按照普通老百姓的想法来衡量——哪一只手上的东西重一点。”说着，他掌心向上摊开双手，但是他手上的发青的皮肤使他感到不好意思，他又把手藏到被子底下。“不管是好是坏，一只手上放着的东西是轻的，令人嫌恶、万分讨厌的，往往使人憎恨，但却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而另一只手上放的只是诺言。是的，是关于在地球上建立人间天堂的诺言。这种诺言竟显得比从前实在的东西份量重，诺言竟占

了上风！你在顺着我的思路想吗？”他重新用嘴唇沾了沾玻璃杯，喝下了整整半杯水，显然他很激动，内心在燃烧，使他不得不喝水。“怎么想不起来，从那时到现在，差不多过了二十五年了。照你看来，这是可喜的、胜利的二十五年，可在我看来它是不平常的。然而，问题的实质还不在这里。你得明白这一点，人民第一次能在第二只手上也放上实在的东西来进行衡量了。这时已经不仅仅是空口诺言，而是有了实在的东西！结论你自己去做吧，你会怎样做就怎样做……这是要花力气的，我是无力去做这件事了。顺便说一句，你应该好好动一下脑筋。你怎样才能去发动人民，发动全体人民，而不仅发动象你自己那样的人。全体人民必须树立信仰，所有的人都应该有信仰，明白吗——所有的人。没有信仰，我们就不能摆脱困境。”（[苏]萨·丹古洛夫：《库兹涅兹桥》第一部第223页）

但是，还有一件事比一个人的死，一个好人的死更加痛苦，更加可怕。这就是：整个民族受奴役，精神死亡，每日每时屈从外人和敌人的意志，渐渐地丧失了自己的自尊心，为一块糊口的面包甘心叛变——这一切难道不比肉体死亡更糟糕吗？！（[苏]科斯霍娃：《一生不能死两次》第80页）

信仰，是人们所必须的。什么也不信的人不会有幸福。

人并不因为潜心静想而成为无所事事的人。有有形的劳动和无形的劳动。

静观，是劳动；思想，是行动。交叉着胳膊能工作，合拢了的手掌能有所作为。望天也是一种业绩。（[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二册第625页）

任何卓越的胜利总多少是大胆的成果。为了革命，单凭孟德斯鸠预觉，狄德罗宣传，博马舍表达，孔多塞推理，阿鲁埃准备，卢骚策划，那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丹东敢做。

“拿出胆量来”，那一吼声是一切成功之母。为了使人类前进，就必须从高峰上不断地发出鼓舞人们勇气，使人意志高昂的教导。大无畏精神照耀着史册，并且是人类的奇光异彩之一。旭日东升的时候，它是敢于冲破黑暗的。试探，挺进，忍耐，坚持，忠贞不渝，和命运肉搏，以泰然自若的神态使苦难惊奇，时而冒犯不义的暴力，时而唾骂疯狂的胜利，站稳脚，昂着头；这是人民所需要的典范，也是感召他们的光辉。那种惊心怵目的闪电曾经从普罗米修斯的火炬移到康白鸾的烟斗。（[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三册第721页）

勃鲁托斯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总觉得为了惧怕可能发生的祸患而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一件懦弱卑劣的行为；我现在还是根据这一种观念，决心用坚韧的态度，等候主宰世人的造化所给予我的命运。（[英]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莎士比亚全集》第八卷第293页）

总起来说，事实证明，我当前的不幸处境，是世界上很少有的，可是，即使在这样的处境中，也有一些消极的东西或积极的东西值得感谢。我希望世上的人都要从我这最不幸的处境取得一个经验教训，这教训就是：在最不幸的处境之中，我们也可以找到聊以自慰的事情，把好处和坏处对照起来，可以归入账目的“贷方金额”方面。（[英]笛福：《鲁滨孙飘流记》第58页）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目光实在太短小了；我们实应该高高兴兴信赖伟大的造物主，相信他决不会让他所创造的生灵走上绝路；相信他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里也会给他们以一线生路，而且他们的救星往往要比他们所想象的近得多。而且不但如此，有时甚至从表面看来是把他们送上毁灭的道路，实际上却是救他们脱离大难。（[英]笛福：《鲁滨孙飘流记》第226—227页）

有没有人，为了正大光明的贫穷/而垂头丧气，挺不起腰/这种怯懦的奴才，我们不齿他/我们敢于贫穷，不管他们那一套/管他们这一套那一套/什么低贱的劳动那一套/官衔只是金币上的花纹/人才是真金，不管他们那一套！（[英]彭斯：《不管那一套》《彭斯诗选》第57页）

雨果　你今天晚上很伤心，是不是？

路易斯　伤心的是你和我两个。

雨果　（温存地）但方式不同。受到奚落和嘲笑是不愉快的……但是我知道我是什么人。一个人能够受到嘲笑的伤害，但是他的才气是不会打折扣的。……（[美]艾·马尔兹：《雨果先生》第104页）

没有，没有闪光，没有叫喊/人们欢迎，边担忧边欢迎/混乱得可怕的漆黑长夜/因为通过一切，超越一切/我得到岁月遥远的音信/我感到正在走来的光明。（[美]爱德温·阿灵顿·罗宾森：《信条》《美国现代诗选》第3页）

我曾信仰过，现在才真正信仰/不管世道怎样离奇反常/我总是坚持信心/不管常常碰到黑夜漫漫/逼人的艰难，危险的边缘/总会又出现光明。（[德]歌德：《习惯成自然》《歌德诗集》上第187页）

只有刚强的人/才有神圣的意志/凡是战斗的人/才能取得胜利！（[德]歌德：《浮士德》《歌德选集》第568页）

人类的肉体是那么易受诱惑/人间良好的开端不能持续到/象橡树从种下到结果那样长久。（[意]但丁：《神曲·天堂篇》第178页）

（8）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批评与自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论语·学而篇第一》 《论语译注》第3页）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论语·里仁篇第四》 《论语译注》第42页）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老子：《老子》《老子校释》第133页）

乳烹佛粥遽如许/菜簇春盘行及时/草木欣欣渠得意/乾坤浩浩我何私/怀材所忌多轻用/学道当从不自欺/旦暮置规君莫怪/修身三省自先师。 （陆游：《自警》 《陆游集》第175页）

……大凡做正经事体的人，听人道他的不是，便觉是至诚爱我，做不肖事体的人，听人说着他的短处，便是犯了毛病。 （李绿园：《歧路灯》第298页）

誉乎己，则以为喜，毁乎己，则以为怒者，心术之公患也；同乎己，则以为是，异乎己，则以为非者，学术之公患也。君子则不然。誉乎己，则惧焉，惧无其实而掠美也；毁乎己，则幸焉，幸吾得知而改之也；同乎己，则疑焉；疑有所蔽而因是以自坚也；异乎己，则思焉；去其所私以观异术，然后与道大适也。

盖称吾之善者，或谀佞之虚言也；非然，则彼未尝知吾之深也。

吾行之所由，吾心之所安，吾自知之而已。若攻吾之恶，则不当者鲜矣，虽与吾有憎怨，吾无其十或实有四三焉。与吾言如响，必中无定识者也；非然，则所见之偶同也。若辨吾之惑，则不当者鲜矣。理之至者，必合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好独而不厌乎人心，则其为偏惑也审矣。（方苞：《通蔽》 《桐城派文选》第78-79页）

……前世正直君子，自谓无私，固执己见，或偏听小人先入之言，虽有灼见事理以正议相规者，反视为浮言，而听之藐藐，其后情见势屈，误国事，犯清议，而有口无以自明者多矣。必如季路之闻过则喜，诸葛亮之谆戒属吏勤攻己过，然后能用天下之耳目以为聪明，尽天下之材力以恢功业。（方苞：《与来学圃书》 《桐城派文选》第121-122页）

圣其果生知乎，安行乎？孔何以发愤而忘食，姬何以夜坐而待旦，文何以忧患而作《易》，孔何以假年而学《易》乎？圣人之过，圣人知之，贤人不知也。贤人之过，贤人知之，众人不知也。假年学《易》，可无大过；小过，虽圣人不免焉。众人之过，过于既形；圣人之过，过于未形。故惟圣人然后能知过，惟圣人然后能改过。“不远复，无祗悔”。“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知过密不密之别也，复道远不远之别也。故志士惜年，贤人惜日，圣人惜时。（魏源：《古微堂内集·学篇三》《魏源诗文选注》第14页）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鲁迅：《坟·写在〈坟〉后面》 《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84页）

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论毛笔之类》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394页）

在和衷共济的一伙中间，建议和指摘该是大家乐于听闻的。大家正在寻求最好的办法，有个建议提出来，也许就是那最好的办法吧，自然竭诚欢迎。大家又在检点彼此的错失，惟恐不自觉察，群己双方都吃了亏，有个指摘提出来，也许正中那错失的要害吧，更将虚心听受。在这样情形之下，是何等美善的境界啊！人与人之间，联系着的是情，是天下一家的情；人与人之间，联系着的是理，是惟求至当的理。……

决不会有人讨厌建议。讨厌建议的人往往是包办一切，师心自用的人。他以为他的办法是至美尽善，无可更改，谁对他建议，就等于说他的办法欠美欠善，这是卸他的招牌，拆他的衙门，他所不能忍受的。在民主制度之下，谁也不能包办一切，谁也不容师心自用，当然没有人讨厌人家的建议了。

决不会有人讨厌指摘。讨厌指摘的人往往是身有惭德，胆怯情虚的人。他明知自己有若干缺点，可是利害观念限制着他，既鼓不起改革的勇气，又希望遮遮掩掩，不要让人家知道，即使做不到不让人家知道，总望人家不要挂在口头，当面给他个难堪；而所谓指摘刚刚与这种意愿相反，所以他情不自禁，不能不讨厌。（叶圣陶：《据理论而言》《叶圣陶散文甲集》第439页）

家丑外扬，固然大煞风景。可是家丑如果永远丑下去，或者越来越丑，岂不是实际上大糟其糕？你既同意不可外扬，同时必须赶紧消除那个丑，才是正理。否则那个丑本身会长了翅膀“扬”出去，你愿意替它遮遮掩掩，也只是空有个好心；而那个丑到了本身长了翅膀“扬”出去的时候，它的灾祸更将厉害万倍了。（叶圣陶：《暴露的效果》《叶圣陶散文甲集》第508页）

常人的批评和断定/好象一群瞎子/在云外推测着月明。（冰心：《繁星》五一 《冰心文集》第二卷第19页）

人们躺下来，取下他们白天里戴的面具，结算这一天的总帐。他们打开自己的内心，打开自己的“灵魂的一隅”，那个隐密的角落。他们悔恨，悲泣，为了这一天的浪费，为了这一天的损失，为了这一天的痛苦生活。自然，人们中间也有少数得意的人，可是他们已经满意地睡熟了。剩下那些不幸的人，失望的人在不温暖的被窝里悲泣自己的命运。无论是在白天或黑夜，世界都有两个不同的面目，为着两种不同的人而存在。（巴金：《家》《巴金选集》第一卷第22页）

留心别人的事，以作自己的镜子，固然很要紧；但我以为更要紧的倒是留心过去的自己的事。人类有一种特别的心理，忘却自己的事往往比忘却别人的事容易。这是因为别人的事常以绝对的固定的形态和意义留在记忆中，不大改动，容易记住。自己的事则因环境和心理的不绝的变迁，形态和意义常有改动，渐成模糊，甚至不能想起。例如一到冬天，就想不起在盛暑时自己怎样怕热的真实的情形。又因人们常有“今是昨非”之想，对于自己的过去的言行，多以为非，不愿想起，故也容易忘却。（徐懋庸：《不惊人集·镜子》《徐懋庸选集》第一卷第116页）

认识一个人，本来就不容易，认识自己也同样的困难。（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第328页）

他们常常夸奖我，对我赞叹不已，我看，这未免有点儿过分。大家知道，人们往往迂阔得很，尽管他们眼界狭窄，但也总是不免言过其实。不过，我不能不指出，这些赞扬，我只是听听而已，并没有自我陶醉。至于自我欣赏的时刻，是很短暂的，刹那间便被外来的以及我本身不断产生的要求所吞没。我努力探索、追求、剖析，感到自己是个微不足道的软弱无能的小孩子，如若不赶紧掌握一门专长，为自己寻找立足之点，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要被生活所吞噬。环顾四周，展望未来，我看到，难以指望来自任何方面的帮助，心里有着说不出的

苦恼和委屈。我不由得想起世上有多少中学生和其他有学问的人，他们根本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可我却……愿意，但没工夫……。（[苏]高尔基：《传记》《高尔基文集》第一卷第112页）

一个人最大的胜利就是战胜自己…… （[苏]A·安德列耶夫：《青春激荡》第497页）

培尼狄克 一个人知道了自己的短处，能够改过自新，就是有福的。 （[英]莎士比亚：《无事生非》 《莎士比亚全集》第二卷第114页）

安东尼 直捷痛快地把一般人怎么批评我的话告诉我，不要吞吞吐吐地怕什么忌讳；罗马人怎样称呼克莉奥佩特拉，你也怎样称呼她；富尔维娅怎样责骂我，你也怎样责骂我；尽管放胆指斥我的过失，无论它是情真罪当的，或者不过是恶意的讥弹。啊！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我们反躬自省，平心静气地拔除我们内心的莠草，耕垦我们荒芜的德性。…… （[英]莎士比亚：《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莎士比亚全集》第十卷第12页）

我们挖掘自己的灵魂，常常会挖到没有被发现过的东西。（[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188页）

……这件事使我以后时常想到一般人——尤其是青年人——如何经常违背理智的指导：他们不以道德上的犯罪为耻，反以悔罪为耻；不以自己的傻瓜行径为耻，反以纠正自己为耻，而实际上纠正自己正足以使别人把他们看做明智的人。 （[英]笛福：《鲁滨孙飘流记》第12-13页）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遭到大家嫌弃，多半是自己不好。这世界是一

面镜子，每个人都可以在里面看见自己的影子。你对它皱眉，它还给你一付尖酸的嘴脸。你对着它笑，跟着它乐。它就是个高兴和善的伴侣；所以年轻人必须在这两条道路里面自己选择。（[英]萨克雷：《名利场》第11页）

一个人的良心难得责备自己，即使心上有过不去的感觉，也就一下子给自己蒙混过去了。还有些人，根本一辈子没有受过良心的责备。（[英]萨克雷：《名利场》第529页）

本来人们的一切研究，都为了研究自我。什么天地、山川、日月、星辰等等，都不过是自我的别名罢了。无论谁抛开了自我，就再也找不到值得研究的东西了。假使一个人能够跳出自我，那么在跳出的那个时候，就要失去了自我。而且自我研究，别的任何人都没法代替。无论怎样愿意去替人家，或者希望着别人来替，结果都是毫无用处的。所以自古以来，没有一个豪杰不是依靠了自己的力量成为豪杰的。要是依靠别人，自己便可以了解什么，那么也可以托人家吃牛肉，自己去判断牛肉烂不烂了。所谓“朝闻法”，“夕听道”，“梧前灯下，执卷诵经”，都不过是作为促起自己彻悟的一些方法罢了。自我并不在别人家的说法、讲道、乃至许许多多的故纸堆里面，假定那些里面有什么，也只是自我的幽灵。有时候虽然幽灵比无灵还强一些些，而且追求影子，也不一定不能接触到本体的。因为一般来说，影子还是不能离开本体的。（[日]夏目漱石：《我是猫》《夏目漱石选集》第一卷第301页）

（9）有了私心，就产生一切恶行

——贪婪与虚伪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篇第二》《论语译注》第21页）

子曰："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篇第十七》《论语译注》第187页）

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论语·阳货篇第十七》《论语译注》第187页）

士有妒友，则贤交不亲；君有妒臣，则贤人不至。蔽公者谓之昧，隐良者谓之妒，奉妒昧者谓之交谲。交谲之人，妒昧之臣，国之秽孽也。（荀子：《大略》《荀子简注》第302页）

谗与佞，俱小人也，同道异材，俱以嫉妒为性，而施行发动之异。谗以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谗人以直道不违，佞人依违匿端；谗人无诈虑，佞人有术数。（王充：《论衡·答佞篇》《论衡》第180页）

……小人之诬君子，必加以淫欲之事。盖人道尽人而具，欲心尽人而有，一加于君子之身，辨白不得；人口如风，俱是以己度人，一传十，十传百，真如果然一般，而本人尚不知也。（李绿园：《歧路灯》第528页）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曹雪芹：《红楼梦》第62页）

吹牛是一种夸大狂，在道德家看来，也许认为是缺点，可是在处世接物上却是一种刮刮叫的妙用。……

……人类这个东西，就有这么奇怪，无论什么事，你若老老实实的把实话告诉他，不但不能激起他共鸣的情绪，而且还要轻蔑你冷笑你，假使你见了那摸不清你根底的人，你不管你家里早饭的米是当了被褥换来的，你只要大言不惭的说："某部长是我父亲的好朋友……"吹起这一套法螺来，那摸不清你的人，便帖帖服服的向你合十顶礼，说不定碰得巧还恭而且敬的请你大吃一顿燕菜席呢！

吹牛有了如许的好处，于是无论哪一类的人，都各尽其力的大吹其牛了。但是且慢！吹牛也要认清对手方的，不然的话，必难打动他或她的心弦，那么就失掉吹牛的功效了。……

……总而言之，好色者以色吹之，好利者以利吹之，好名者以名吹之，好权势者以权势吹之，此所谓以毒攻毒之法，无往而不利。

或曰吹牛妙用虽大，但也要善吹，否则揭穿西洋镜，便没有戏可唱了。

这当然是实话，并且吹牛也要有相当的训练，第一要不红脸……

这一些吹牛经，说不胜说，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庐隐：《吹牛的妙用》《庐隐选集》第451—453页）

我最不喜欢好吹腾的人，可并不拒绝与这样的人谈话；我不爱这样的人，但喜欢听他的吹。最好是听着他吹，吹着吹着连他自己也忘了吹到什么地方去，那才有趣。（老舍：《又是一年芳草绿》《老舍散文选》第218页）

谣言也真象是爬天的云梯。

而且有些人物还的确由此爬了上去。屋顶上的狐狸，鱼肚里的字

条，泽边的大蛇，古之刁滑者，就正是靠着这些成名，起家，甚而至于统治着天下的。因为那谣言证明他们有来历，借此吓退敌人，压迫愚民，实在比刀枪兵马更省事。

然而可惜是谣言。

由谣言起家的，大概也还要因谣言而败家。…… （唐弢：《谣言种种》 《唐弢杂文选》第67—68页）

斗争是向前的，枪刺所指的也必须是真正的敌人，这是胜利的必具的条件。作为战士的苦恼的是“后顾”，是从背后偷偷地射来的同一阵营里的暗箭。 （唐弢：《明枪和暗箭》 《唐弢杂文选》第136页）

嫉妒心理的一个特征是：它的强弱与引之发生的物象的距离，成为正比。就是说，一个人发生妒心，常常是由于只看到了近处，比如家庭之间、闺阁之内、邻居朋友之间，地位相同，或是处境相同，一旦别人较之上升，他就发生了嫉妒。

如果，他增加了文化知识，把眼界放开了，或是他经历了更多的社会磨炼，他的妒心，就会得到相应的减少与克服。 （孙犁：《芸斋琐谈·谈妒》 《孙犁散文选》第279—280页）

出卖与告密，世界上谁能找出比这更肮脏、更卑鄙、更令人恶心的字眼？

有的人出卖亲人，有的人出卖祖国，有的人出卖信仰与真理……它永远是人类洗刷不尽的耻辱！

不过，叛卖者和告密者，也是有着他们自己的痛苦的。那便是心灵上的痛苦。一个人，当他出卖了自己的朋友、亲人、祖国和真理的时候，同时，他也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他得到的可能是高官显爵、财富与尊荣，然而，他却丧失了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灵魂的安宁。

出卖灵魂的人是痛苦的。这种痛苦也是折磨人的。（任光椿：《戊戌喋血记》第450页）

流言是私欲的产儿。人类有了私心也就有了流言。

倘使一个人有了出众的成绩，流言便象苍蝇般钉上了他；倘使这有成绩的人是个女人，流言便会增加一分；又倘使这女人还算得上美丽，流言就更增加一倍；再倘使这女人是单身独处，那么流言就会有如澎湃的浪涛。（苏叔阳：《故土》第2页）

于而龙现在总算弄明白：不会撒谎的人撒了个谎，为什么总心虚胆怯、漏洞百出呢？而善于撒谎的人，哪怕瞒天过海，也绝不露馅，关键就在于前者怀疑自己是假的，而后者相信自己是真的。（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上册第14页）

只有心地或多或少狭窄的女人才耍滑头，并且靠耍滑头来过日子。她们由于缺少真正的智慧，看不出周围的生活主流在哪里，它们的趋向怎样，汇合点在哪里，便用狡猾的手段来运转日常琐碎生活的发条，象编织花边一样地制定自己的家庭政策。

狡猾犹如买不到多少东西的小额货币。正象可以用小额货币来生活一两个钟头一样，也可以用狡猾来遮遮掩掩、欺骗别人、歪曲事实，但是狡猾不足以使人观察遥远的地平线，联系重大事件的始末。（[俄]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第351页）

有修养的人不应当嫉妒。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感情、虚伪的感情、卑劣的感情，正如我不让任何人穿我的内衣或者用我的烟嘴抽烟之类的现象一样；这是把人当作我的财产，当作一件东西的观点所产生的结果。”（[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340页）

蚜虫吃青草，锈吃铁，虚伪吃灵魂。（[俄]契诃夫：《我的

一生》 《契诃夫小说选》下卷第557页）

妒忌这是对所爱的人的不尊重。如果不信任我，就是不爱我。（[俄]蒲宁：《米佳的爱情》 《新路》第311页）

为了表扬蚂蚁工作很好/他被提名赏给一只手表/这刻着名字的奖品实在精巧/但是蚂蚁却没有出来领奖/身居高位的甲虫横 加 阻挡/因为他自己没有得过这样的奖赏！ 哎呀，但愿这 类可悲 的事件/只有在蚂蚁中间才有可能发现！ （[苏]谢·弗·米哈尔科夫：《没有授予的奖品》 《苏联当代诗选》第256页）

可怕的是人的嫉妒……按其本质来说……我认为，嫉妒是生存竞争本能的因素之一，是存在于基因中的。 （[苏]尤·特里丰诺夫：《老人》第154页）

贪心好比一个套结，把人的心越套越紧，结果把理智闭塞了。（[法]巴尔扎克：《邦斯舅舅》下册第331页）

既然想害人，就不得不在不知不觉中负起一些责任。我们把别人推到危险里去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冒险，因为在一连串的事情中自然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真正存心害人的人对这一点是不怕的。他能从受害人的苦痛里尝到乐趣。他想到这种撕心的痛苦，自己心里就痒痒。坏人只在穷凶极恶之中寻找快乐。痛苦反射到他身上就变成了舒服的感觉。阿尔伯伯爵在火刑柱上烘手。火堆是痛苦，它反射出来的却是快乐。如果可能掉换一下位置，就会使人毛骨悚然。我们的黑暗面是深不可测的。波丹的书里的“妙不可言的刑罚”这句话大概包括三个可怕的意思：刑罚的发明，受刑人的 痛苦，行刑 人的 快乐。野心，食欲，这一类的字眼的含义是有的人得到了满足，而另外的人却必须牺牲。希望居然能达到这么邪恶的地步，真是一件悲惨的事。恨一

个人就是希望他遭殃。为什么不希望他得福呢？难道说我们的倾向是在恶的一方面吗？正直的人最吃力的工作是经常把最难消除的恶念从人类的灵魂上消除出去。只要检查一下，我们的愿望都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东西。在一个坏透了的人身上就发展到非常可怕的程度。“活该别人倒霉”的意思就是“对我倒是好事”。人心的黑暗，地窖似的黑暗。（[法]雨果：《笑面人》上册第264页）

“有一句格言说得很妙，”他想完了以后说，“这句格言和我刚才不久以前讲过的话是互为联系的，就是，虽然乱世易作恶，但人类的天性是不愿犯罪的。可是，从一种虚伪的文明制度里，跃起了欲望，恶习和不良的嗜好，这种种因素有时竟会这样的有力，甚至会麻木我们内心的一切善念，终于引导我们走入犯罪作恶之路。所以那句格言是：不论是任何坏事，假如你想发现那作坏事的人，第一就先得去发现谁能从那件坏事中取利。……”[法]大仲马：《基度山伯嚼》第一册第193页）

这几位太太便发泄了她们的怨气。出于金钱和美丽的尖锐竞争，她们在柜台前面互相吞噬，女人吃着女人。女售货员们对于上等衣装的女顾客——那些贵妇人们，怀有恶狠的妒嫉，而她们却努力模仿贵妇人们的风度，另外一般市民衣装贫穷的女顾客们，对于女售货员——那些穿绸衣服的姑娘们，却是怀着更锐利的妒嫉，她们买半法郎的东西都要女售货员们拿出如仆人般的卑屈。（[法]左拉：《妇女乐园》第344页）

情欲有如古柯硷；只有痛苦和小心节制才能避免它的毒性。要强制戒绝了它常有粉碎自己的危险：使你变得神志昏迷，使意志丧失了对你的身体的控制力。（[法]罗曼·罗兰：《搏斗》第145页）

……一个贪婪的人是决计无法判断正确的，他也不能想得清楚，

除非为了进一步贪得财富；而这个目的又永远达不到，因为他若愈加富有了，就愈是贪多无厌 （[英]杰弗雷·乔叟：《坎特伯雷故事》第279页）

谣言 张开你们的耳朵：当谣言高声讲话的时候，你们有谁肯掩住自己的耳朵呢？我从东方到西方，借着天风做我的驿马，到处宣扬这地球上所发生的种种事情；我的舌头永远为诽谤所驾驭，我用每一种语言把它向世间公布，使每个人的耳朵里充满着虚伪的消息。当隐藏的敌意佯装着安全的笑容，在暗中伤害这世界的时候，我却在高谈和平；当人心皇皇的多事之秋、大家恐惧着战祸临头、实际却没有这么一回事的时候，除了谣言，除了我，还有谁在那儿煽动他们招兵买马，设防备战？谣言是一支凭着推测、猜疑和臆度吹响的笛子，它是那样容易上口，即使那长着无数头颅的卤莽的怪物，那永不一致的动摇的群众，也可以把它信口吹奏。…… （[英]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下篇》 《莎士比亚全集》第五卷第119页）

勃鲁托斯 ……阴谋啊！你在百鬼横行的夜里，还觉得不好意思显露你险恶的容貌吗？啊！那么你在白天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一处幽暗的巢窟，遮掩你的奇丑的脸相呢？不要找寻吧，阴谋，还是把乞隐藏在和颜悦色的后面；因为要是您用本来面目招摇过市，即使幽冥的地府也不能把你遮掩过人家的眼睛的。 （[英]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 《莎士比亚全集》第八卷第232—233页）

伊阿古 ……我要把这手帕丢在凯西奥的寓所里，让他找到它。象空气一样轻的小事，对于一个嫉妒的人，也会变成天书一样坚强的确证：也许这就可以引起一场是非。 （[英]莎士比亚：《奥瑟罗》 《莎士比亚全集》第九卷第342页）

伊阿古 啊，主帅，您要留心嫉妒啊：那是一个绿眼的妖魔，谁做了

它的牺牲，就要受它的玩弄。本来并不爱他的妻子的那种丈夫，虽然明知被他的妻子欺骗，算来还是幸福的；可是啊！一方面那样痴心疼爱，一方面又是那样满腹狐疑，这才是活活的受罪！（[英]莎士比亚《奥瑟罗》 《莎士比亚全集》第九卷第337页）

阿埃基摩 日久生厌的意志——那饱餍粱肉而未知满足的欲望，正象一面灌下一面漏出的水盆一样，在大嚼肥美的羔羊以后，却想慕着肉骨菜屑的异味。 （[英]莎士比亚：《辛白林》 《莎士比亚全集》第十卷第156页）

配力克里斯 殷勤的礼貌把罪恶掩盖得多么巧妙！正象一个伪君子一样，除了一副仁义的假面具以外，便没有一毫可取的地方。（[英]莎士比亚：《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 《莎士比亚全集》第十卷第277页）

配力克里斯 ……安提奥克，再会吧！因为智慧告诉我，凡是能够动手干那些比黑夜更幽暗的行为而不知惭愧的人，一定会不惜采取任何的手段，把它们竭力遮掩的。一件罪恶往往引起第二件，奸淫和杀人正象火焰和烟气一样互相联系。毒药和阴谋是罪恶的双手，是犯罪者遮羞的武器…… （[英]莎士比亚：《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 《莎士比亚全集》第十卷第277页）

我的宝贝，恶人不知羞耻，有什么奇怪。指出他们的善事，他们倒会脸红，揭露他们的罪恶，他们反觉得意。有一段譬喻的话说，罪恶同羞耻起初是同伴。初出行的时候，两个人同在一起，形影不离的。不久就觉得这种联合，彼此都不得意，彼此都不便。罪恶往往令羞耻难过，羞耻往往把罪恶的阴谋走漏出来。两人彼此不相安，为日已久，后来说好彼此就分手。罪恶于是一个人勇往直前，至死才罢

手，死就是罪恶的刽子手。羞耻本来胆怯，回过头来，去同道德作朋友，当初羞耻同罪恶结伴的时候，原把道德丢在后头。儿女们要晓得，凡人向为恶的路走，走过几站，羞耻就回头，同剩下不多的几样道德作伴。（[英]哥尔斯密：《威克菲牧师传》第55—56页）

照我看来，名利场上一切不老实的张致，再没有比装场面摆阔更普遍的了。这些人还要自鸣得意，以为能够把自己家里实在的经济情形隐瞒起来，就算德行超群，值得大家赞扬。（[英]萨克雷：《名利场》第495页）

在名利场上的人，一想到自己的阴私会被人揭发，或是可能丢面子，受处分，都觉得难受，可是单为做错了事就感到不安的却没有几个。（[英]萨克雷：《名利场》第529页）

在一切使人格堕落的不道德的行为之中，自私是最可恨最可耻的。过分的自爱使人走上犯大罪的道路，对于国家和家庭有极大的损害。自私的人使他家庭贫困，往往弄得一家人倾家荡产。自私的国王使他的人民受灾难，往往把他们卷入战争。（[英]萨克雷：《名利场》第741页）

道学先生们对于不道德的行为或许能够容忍，可是倘若听得别人直言不讳的议论它，心上总有压不下的嫌恶。在名利场上，有好些事情大家都做，大家都知道，只是口里不说，仿佛波斯教里的阿里马派崇拜魔鬼，却从来不提他的名字。有教养的读者们看到真实可靠的记载，描写堕落的行为，便觉得受不了，等于在英国和美国，高雅的太太小姐们不许人家当她们的面提起“裤子”两字一般。其实呢，太太，咱们天天看见堕落的行为，天天看见裤子，心里一点儿不难受。假如你一看见它们就脸红，你的脸色还象什么样子呢？只有在它们下流的名字给人提起的时候，才需要你表示害怕或是忿怒。本书的作者

对于时下的风气十分尊敬，自始至终不敢触犯，只准备以轻松、愉快、随随便便的笔调来描写罪恶，这样，我就不至于冒犯读者们高洁的感情了。（[英]萨克雷：《名利场》第806页）

吹牛拍马骗吃喝/如今没法再过活/脚下鞋子已跳破/跑路只好光着脚。（[德]歌德：《浮士德》《浮士德》第258页）

一个主人有两个仆人/就不会服侍得称心/一个家里有两个女用人/就不会打扫得干净。（[德]歌德：《格言之书》《歌德诗集》下第429页）

有一种人对他的邻人幸灾乐祸/希望自己胜过人家，只是为了/这一点就切盼人家从高处摔下/有一种人看人家高升，就忧心忡忡/唯恐自己丧失权势、恩宠、荣誉和声名/只希望人家有着相反的遭遇/又有一种人受到了一些委屈/就装出十分羞愤的样子，处心积虑/要报仇雪恨，这种人必然想害人。（[意]但丁：《神曲·炼狱篇》第139页）

"……啊，嫉妒！你是无穷罪恶之根，一切美德之蠹！桑乔，你要知道，所有别的恶德总都还有几分可喜的地方，唯有嫉妒带着来的就只有憎恶、仇恨和忿怒。"（[西班牙]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下册第609页）

阿谀屈从的画笔/删削真实的图景/以迁就狭窄的画布。（[印度]泰戈尔：《流萤集·一二五》）

虚伪永远不能凭借它生长在权力中而变成真实。（[印度]泰戈尔：《飞鸟集》第53页第258条）

当智慧骄傲到不肯哭泣，庄严到不肯欢笑，自满到不肯看人的时候，就不成为智慧了。

执拗的人是一个极聋的演说家。（[黎巴嫩]哈·纪伯伦：《沙与沫》《外国优秀散文选》第40页）

谁若把良心、勇敢和荣誉都看得毫无所谓/就别尊敬他……他是公侯？定是个坏公侯！（[阿富汗]哈塔克·胡什哈尔汗：《雄鹰第一次刚冲出窝巢》《阿富汗诗歌选》第1页）

不费力气而想得到安逸/任何时候都是办不到的/偷闲不是良药而是毒剂/繁重的劳动却有益无害/劳动致死也是理所当然/怠惰才是最危险的灾难！（[阿富汗]哈塔克·胡什哈尔汗：《不费力气而想得到安逸》《阿富汗诗歌选》第9页）

六　情感心态

(1)最有情的人，也是最无情的人

——感情与同情

以无情寓无情而求有情，终为有情者得之，复与有情者合，信前世所未闻也。夫在天理可合，虽胡、越之远，亦可合也：天理不可，则虽比屋邻居，不可得也。悦于得，好于求者，观此，可以为诫也。（张实：《流江记》　《唐宋传奇选》第208页）

人生若无感情维系，活着究有何趣？春天的玫瑰花芽，不是亏了太阳的照拂，怎能露出娇艳的色泽？人类生活，若缺乏情感的点缀，便要常沦到干枯的境地了。（庐隐：《丽石的日记》　《庐隐选集》第49页）

人生在世，若失了热情的慰藉，无论海阔天空，也难使郁结之心消释，任他山清水秀，也只增对景怀人之感。我现在活着，全是为了这一点不可扑灭的热情。　（庐隐：《幽弦》《庐隐选集》第250页）

他不能忘记这样的几滴泪珠。还有一个人在为他的不幸的遭遇掉泪。他以为他的渺小的生存里已经得不到一滴眼泪的湿润了！他的心里充满着绝望和黑暗。但是这几滴少女的纯洁的泪落在心上，好象撒下一颗春天的种子。他不敢希望会看见它发芽，不过他感到了一线的生机。（巴金：《秋》　《巴金选集》第三卷第91-92页）

年轻的心容易做感情的俘虏。然而甚至在这种时候他们的感情也是纯洁的，他们所了解的爱也只是把两颗心合成一颗，为着一个理想的大目标尽力。不过那个大目标更被他们美化了，成了更梦幻、更朦胧的东西。而他们更清晰地感到的，却是两颗心互相吸引、挨近、接触、溶化。这把他们带到了一种忘我的境地。（巴金：《秋》　《巴金选集》第三卷第396页）

沉默容易使人跟朋友疏远。热烈的叙说和自白则使人们互相接近。热情是有吸力的，……你的热情又温暖了我们的心。（巴金：《醉》　《巴金选集》第八卷第294页）

……热情是一种教育，既能使人疯狂糊涂，也能使人明澈深思。（沈从文：《水云》　《沈从文散文选》第321页）

我以为最有情的人，也是最无情的人；能够热烈地爱别人的人，也能残酷地克制自己丝毫不爱。我觉得只有自己感受痛苦最多的人，才能了解别人的痛苦，同情别人的痛苦，而能真正为人类做出一点有利益的事业出来；同时一个富于感情的人，他一定轻视利禄，更不忍做剥削人类，压迫人类的刽子手。（谢冰莹：《女兵自传》第316页）

有人多智，也有人富于情感，他们或者以哲人似的深思明辨，从容应付世事，剖析人生得失；或者以一颗滚烫的心，注向人类，注向万物，广泛地分担着天地间的哀乐。他们的冷静和激荡都使我们感动，但是更其使我们觉得可爱可亲的，岂不是因为他们心境的澄明，理智凝冻如一潭深碧，情感激动如一片浩瀚的波浪吗？

……

生活如秋空，心境如流水，映照着无比的晶莹。风雨晦明，各极其致，虫沙荇藻，历历可数。这想法也许过于拙朴，因为世态缤纷，

人事错杂，一切未必如此单纯。可是设想着这样的境地，不也是一种很大的愉快吗？（柯灵：《浮尘·秘密》《柯灵散文选》第40—41页）

人类的聪明并不胜如春蚕，柔情的丝缕抽完了还愿意呕心沥血；一生的厄运积累得透气的空隙也没有，有时只要在一个——仅仅一个可以诉苦的人面前赢得一声同情和温慰，也可以把痛苦洗涤干净。（柯灵：《苏州拾梦记》《柯灵散文选》第269页）

……是的，所有正直忠诚的人的痛苦，都能引起忠诚正直的人的同情。这是一种伟大的、心心相印的同情。（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第62页）

一切善良、正直的人，心都是博大的。（苏叔阳：《故土》第256页）

人的心理真是奇怪，对于曾经和自己有过密切关系的人，哪怕他曾严重地伤害过自己，也依旧保留着心灵的敏感区。情绪不愿意服从理智的调遣，顽固地否认早已恩断义绝再无瓜葛的现实，非要了解对方的一切隐私不可。（苏叔阳：《故土》第7页）

怜悯是一种与对方不平等的感情，是一种含着自我优越感的感情。（柯云路：《新星》第245页）

无论怎样明朗的感情，要是害怕明说，加以隐藏，只想说一些心中所无的话，当然就迟疑而阴暗了。感情这个东西，一想到自己好似在做一种不好的事，就会不知不觉地变成这样。好象窃贼欣赏自己偷来的东西一样，关住了门，留心着外边的声音，偷偷地高兴着，结果这欣赏的对象，以及欣赏者自己，便降低了品质。（[俄]赫尔岑：

《谁之罪》第182页）

人间的同情，有时候比人间的无情更加侮辱人……友谊，总认为把友人缚上示众牌是自己最高的权利……而且不管自己对之劝告的友人，和自己站在怎样不同的立场，总是要求别人实行他的劝告。

（[俄]赫尔岑：《谁之罪？》第198页）

情欲不是别的，而是思想发展的最初阶段，是属于青春的心灵的。谁要是以为人一辈子都会被情欲所激动，那真是十足的傻瓜；许多平静的河流都是从喧闹的瀑布开始的，却没有一条河流直到海洋都汹涌澎湃，浪花飞溅。但这种平静往往是一种伟大而潜藏的力量的标志；思想感情一旦丰富而深刻，就不容许疯狂的冲动。因为，灵魂在痛苦和欢乐的时刻能明辨是非，服从理性；它知道，要是没有雷雨，太阳的恒久的酷热会把它灼干；它深刻体验着自身的生活，抚爱自己，惩罚自己，就象母亲对待爱子那样。只有处在这种自我认识的最高境界，一个人才能领会神的裁判。（[俄]米·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第114—115页）

同情是全人类生存最主要的，也许是唯一的法则。（[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上第285页）

对于某些事物如果不亲身体验，就不能下判断。我只说一点吧：精神上的贫乏比任何肉体上的痛苦都更加使人难以忍受。一个普通老百姓入狱后，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同伴，甚至还可能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同伴。当然，他失掉了很多东西——故乡、家庭等等，但是，他的生活环境仍是相同的。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和一个普通老百姓依法接受同样的刑罚，但前者失去的东西往往要比后者多得无可比拟。他必须克制自己的一切需求，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进入一个不会使他感到满意的环境，学会呼吸另一种空气……这就等于把一条鱼从水里捞出

来放在沙土上……所有的人都依法接受同样的刑罚，但对某些人来说却往往痛苦十倍。这是一条真理……即使我们所说的仅仅是一些不得不牺牲的物质方面的习惯。（[俄]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第83页）

正如斯特恩（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家）所说："我们爱那些受过我们好处的人，远过于爱那些给过我们好处的人。"（[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174页）

别不好意思瞧瞧受难的人们，别不好意思走近去跟他们谈谈；不幸的人喜欢看到人们同情的脸色，他们喜欢谈谈他们的痛苦，听听亲切安慰的语言。（[俄]列夫·托尔斯泰：《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一个地主的早晨》第97页）

以前，在跟我一起生活过的那些人们中间，我从来没看到过什么博爱，可是在这里，每一句话都说的是博爱，每一道目光里都闪耀着博爱。

这些人民崇拜者的话，象清新的雨露落在我的心上，还有描写乡村黑暗生活和描写农民苦难的那些极朴实的文学作品，也给了我很多启示。我觉得只有对人类的最强烈的爱，才能激发出一种必要的力量来探求和领会生活的意义。从此以后我不再为自己着想，开始更多地去关心别人了。（[苏]高尔基：《我的大学》《高尔基文集》第十六卷第35页）

感情回答的话永远是快的，理智回答的话永远是慢的。（[苏]费定：《篝火》第401页）

如果要维持你的情感，并且要使它变得丰富，那末就必须设法培养它们。情感是不应当听其自然的，它们完全象思想一样，思想必火

经常被强迫着从事活动，引导上一个方向，要不然它们就会变得空虚，开始分散了。情感也会分散，也需要引导。（[苏]费定：《篝火》第244页）

第五位客人　我憎恨理想主义者，憎恨百分之百的善人、老实人、至死忠于自己丈夫或妻子的人，永远知道人们应当如何行事的人。正是这些人染上了最可怕的恶习——赋予自己责难别人的权利。应当善于原谅弱点，甚至原谅恶习，应当善于同情，而不是善于严惩。可他们呢？“砍头！流放！斩尽杀绝！抓起来！”对我来说，辩护人永远比法官、特别是比检查官可爱。（[苏]罗佐夫：《四滴水》《罗佐夫戏剧》第690页）

当人们一眼不眨地四目对视的时候，眼睛会显示出一种完全陌生的特性，你会看到在目光一扫而过的时候发现不了的东西。眼睛仿佛失去了那层有色的保护膜，不说一句话也会把真情和盘托出，怎么也留不住。（[苏]亚·索尔仁尼琴：《癌病房》第二部第455页）

世界上的一切并不都是出自必要、出自理智才去做的，往往没有任何必要，而仅仅是出于情感。（[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249页）

不！世界上还没有人、没有东西能打消和抑制住非我们的意志所能左右的内心感情。（[苏]维·阿斯塔菲耶夫：《鱼王》第9页）

因为只要你的欲望全部集中在/由于同享就要分量减少的财货上/忌妒就会拉动风箱煽起你的叹息。（[意]但丁：《神曲·炼狱篇》第117页）

无聊乃是一种不良的杂草/可也是增加消化的作料。（[德]歌

德：《格言篇》 《歌德诗集》下第272页）

天性强的人，比多情的普通人感情更猛烈。 （[法]伏尔泰：《天真汉》 《伏尔泰小说选》第233页）

人在逆境里比在顺境里更能坚持不屈。遭厄运时比交好运时更容易保全心身。贫贱是豺狼，富贵是猛虎。在雷击下屹立不动的人，可能被闪电击倒。你虽然能站在深渊的边缘上毫不惊惧，可是要注意，别让云彩和梦的翅膀把你掳走。飞升天国使人变得渺小。成仙封神自有一般悲惨的腐蚀力。 （[法]雨果：《笑面人》下册499页）

有些人认为天地间不会有独语的人，那是一种错误。强烈的激动是常会通过语言高声表达出来的。 （[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二册第676页）

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先得自己心里有阳光。 （[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四册第10页）

心病比身病有个大占便宜的地方：只要不能满足的欲望得到了满足，它就会霍然而愈。 （[法]巴尔扎克：《邦斯舅舅》上册第122页）

“在健全的人方面，情感只能够在友谊的环境里发展，”那穆尔的教士说。“同样的，牧师只能够在恶劣的精神之前施行祝福。栗子树死在肥沃的土地中；如果天才的音乐家的旁边都是些没有知识的人的话，他就觉得精神衰疲。在艺术里，我们应当从那些媒介我们的灵魂的心灵中取到我们所能给他们交通的同样大的力量。这是规定人类感情生活的规律，可以引申这一句格言：‘应当和狼一同的咆哮；——物以类聚’。但是，您所要经历的苦痛只能够打击天性柔弱的人。”（[法]

巴尔扎克：《米露埃·雨儿胥》第148页）

要想得到别人的热烈之爱，自己也应该热烈去爱人。给同类创造幸福是大智，是让自己也有幸福的合理方式。（[法]左拉：《劳动》第803页）

爱是不会老的，它留着是永恒的火焰与不灭的光辉，世界的存在就以它为养料。（[法]左拉：《劳动》第590页）

在并列在一起停了几分钟的车厢里，他们俩（克利斯朵夫和安多纳德）在静悄悄的夜里见到了，一句话也没说。他们能说什么呢，除非是一些极平淡的话？而这种话，反而要表淡彼此的同情与神秘的共鸣；那是除了心心相印以外别无根据的，说不出的感情。在这最后一刹那，两个毫不相知的人互相望着，看到了平时跟他们一起生活的人从来没窥到的内心的隐秘。说话，亲吻，偎抱，都可以淡忘；但两颗灵魂一朝在过眼烟云的世态中遇到了，认识了以后，那感觉是永久不会消失的。（[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三册第72页）

鲍西娅　倘使做一件事情就跟知道应该做什么事一样容易，那么小教堂都要变成大礼拜堂，穷人的草屋都要变成王侯的官殿了。一个好的说教师才会遵从他自己的训诲；我可以教训二十个人，吩咐他们应该做些什么事，可是要我做这二十个人中间的一个，履行我自己的教训，我就要敬谢不敏了。理智可以制定法律来约束感情，可是热情激动起来，就会把冷酷的法令蔑弃不顾；年轻人是一头不受拘束的野兔，会跳过老年人所设立的理智的藩篱。（[英]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　《莎士比亚全集》第三卷第11—12页）

鲍西娅　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象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它有超乎一切的无上威力，比皇冠更足以显出一个帝王的高贵；御杖不过象征着俗世的威权，使人民对于君上的尊严凛然生畏；慈悲的力量却高出于权力之上，它深藏在帝王的内心，是一种属于上帝的德性，执法的人倘能把慈悲调剂着公道，人间的权力就和上帝的神力没有差别。所以，犹太人，虽然你所要求的是公道，可是请你想一想，要是真的按照公道执行起赏罚来，谁也没有死后得救的希望；我们既然祈祷着上帝的慈悲，就应该按照祈祷的指点，自己做一些慈悲的事。我说了这一番话，为的是希望你能够从你的法律的立场上作几分让步；可是如果你坚持着原来的要求，那么威尼斯的法庭是执法无私的，只好把那商人宣判定罪了。（[英]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　《莎士比亚全集》第三卷第76—77页）

真实慷慨的感情有些人不大重视，……感情中没有判断实在是一口含水的酒；但是判断若不被感情调和，给人类吞咽也是一口太苦、太粗糙的食粮。（[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第286页）

“有些人的怜悯是一种有毒的，侮辱人的东西，这我们有理由向表示的人扔回，但是这种怜悯是无情自私的心所本有的；它是听到别人的灾难而引起的一种不纯而自私的痛苦，混合着对于蒙灾的人所怀的无知的轻视。……”（[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第378页）

“我看出来这一带的人对于城里的那些形形色色的居民来说，就好比地窖里的蜘蛛见着茅舍里的蜘蛛，得益不少。……他们确实更认真，更自顾自的过着日子，不太顾及那些表面变化的和琐碎的外界事物。我能想象在这儿，几乎可能存在着一种终生的爱；而我过去却死不相信会有什么爱能维持一年。一种情况象是把一个饥饿的人，安放

在仅仅一盘菜前面，他可以精神专注地大嚼一顿，毫不怠慢它。另一种情况，是把他领到法国厨子摆下的一桌筵席上，他也可能从这整桌菜肴中同样享用了一番，但是各盆菜肴在他心目中，记忆里却仅仅是极微小的分子而已。”（[英]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第58—59页）

象改变感情和责任间的关系这样重大的问题，即使有人能够理解，也不会理解得很清楚；是不是一个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不能压制自己——这种压制是有一定效果的——而必须受到自己当作敌人一样反抗的感情的支配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无法找到适合于各种情况的秘诀。人们动不动就骂别人是诡辩家，但是诡辩家的不正常的洞察细微的精神往往是肉眼和心灵完全看不到的一点真理——这种真理说明了道义上的判断总是错误而空洞的，除非不断的考虑到特殊的客观环境，用这种态度来限制和发扬这些判断。注定个人的命运的正是这种特殊的客观环境。（[英]乔治·爱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第612页）

同情体贴本是一种很难得的本领，但是却常常被那些知道自己有这种本领的人滥用了。他们一看到自己的朋友有什么不幸就恶狠狠地扑到人们身上，把自己的全部才能施展出来，这就未免太可怕了。同情心应该象一口油井一样喷薄而出；惯爱表同情的人让它纵情奔放，反而使那些受难者非常困窘。（[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第22页）

世上的人大多数想象力十分迟钝，不论什么事情，若不直接牵涉到自己，若不象尖刺般狠狠地扎进头脑里，他们决不会昂奋激动的；可是，一旦有点什么，哪怕十分微不足道，只要是明摆在眼前，直截了当地触动感觉，便立刻会使他们大动感情，往往超出应有的限度。（[奥地利]茨威格：《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斯·茨威格小说选》第274页）

人的同情心是很微妙的，有时反而会使你不愿意去触及事情的底蕴。（[日]岛崎藤村：《破戒》第10页）

如果你嘴里含满了食物，你怎能歌唱呢？

如果你手里握满金钱，你怎能举起祝福之手呢？（[黎巴嫩]哈·纪伯伦：《沙与沫》《先知》第104页）

(2)并行不悖的真实与虚幻

——回忆与记忆

心海心波的浪势演成万象，错构梦影。醒时愈近，梦象愈真，亦许梦境愈恶。心海普通圆满，心波各趁奇势；所以宇宙同梦，而星神各自炫耀他自己的光彩。（瞿秋白：《饿乡纪程·跋》《瞿秋白诗文选》第99页）

活得比人长久一点可真是一件怕人的事情，因为一切死去了的都有机会排日重新来活在自己记忆里，这实在是一种沉重的担负。死去的友谊，死去的爱情，死去的人，死去的事，还有，就是那些死去了的想象，有很多时节也居然常常不知顾忌的扰乱我的生活。尤其是最后一件，想象，无限制的想象，如象纠缠人的一群蜂子！（沈从文：《若墨医生》《沈从文文集》第四卷第281页）

记忆渍起苦恼的黑泪/在生活底纸上写满蝇头细字/生活底纸可以撕成碎片/记忆底笔迹永无磨灭之时。（闻一多：《记忆》《闻一多诗集》第130页）

回忆有时是残忍的，健忘有时是一宗法宝。……为了学得，回忆有时是必要，健忘有时是不该。没有出息的人永远不会学得教训，然而历史是无情的。（茅盾：《雾中偶记》《茅盾散文速写集》下第400页）

记忆是人类有别于禽兽的标志之一。对心灵，它有时是沉重的负担，有时又是无法估价的财富。人们时而巴不得没有它，时而又十分希罕。它能冲破时空局限，使生活从平面变为多棱多角。（萧乾：《一本褪色的相册》第3页）

我们的记忆，也是一只箱子，一只大得无边的箱子。让我们把珍贵的、有用的、值得记忆的东西，放到这只奇异的箱子里去吧。不要让一些无用的东西占去了地方……（柯蓝：《标本》《早霞短笛》第173页）

幻景可以骗得人忘掉了自己的存在，所以许多人愿意在幻景中骗来片刻的安慰，明知被骗而甘于受骗，换来的安慰也就多么的可怜了。（凤子：《谎骗的诺言》《画像》第36页）

记忆如同一件洗褪了色的白大褂，洗得再干净，总会留下斑痕。（凤子：《记忆》《画像》第92页）

一次偶然的邂逅，常常留驻一生。偶或忆及，光辉逾昔。（何为：《语录·随想·断章》《何为散文选》第60页）

当你回想到过去幸福的生动情景时，回忆是一首最伟大的诗，但当触及到结了痂的创口时，它却是剧烈的痛苦。（[俄] 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第593页）

……你感到憋闷时，请追溯往事，回到自己的记忆中去吧，——在那儿，深深地，深深地，在百感交集的心灵深处，你往日可以理解的生活会重现在你的眼前，为你闪耀着光辉，发出自己的芬芳，依然饱孕着新绿和春天的明媚与力量！（[俄]屠格涅夫：《老人》《爱之路》第67页）

人们有时是这样的：当心里的思绪按捺不住，突然回忆起往事——特别是令人感到羞愧的往事时，照例会停留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地呆一会儿。（[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上第289页）

有的回忆使你快乐，使你精神振作，使你看到热情、善良和勇气。也有另一种回忆……有人说，时间能医治一切，这种说法不对；当然，伤口可以结疤，但有时也会突然疼起来，它只是随着人的死亡而消失。（[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二部第123页）

我的岁月越来越多地在变成记忆。生活也在变成一种奇怪的、具有两重性的东西：一种是真实的，另一种是虚幻的，是记忆的产物，两者并行不悖地存在着。好象是一架坏电视机映出的双重图像。我常常冥思苦索：记忆是什么？是幸福还是苦难？为什么我们要有记忆？自从加里雅去世以后，我觉得没有一种痛苦比记忆的痛苦更厉害了，我愿意跟随她一起离开人世，或者变成无知的畜类，只要能够不记忆。我愿意迁到别的城市去，投靠随便哪一个朋友，象我一样的老人，免得妨碍儿女的生活，免得他们老是提起旧事来折磨我。可是活着的朋友没有了，没有人可以投靠，也没有地方可去。因此我得出结论，记忆是特意用来折磨我们的、永不消灭的自我审判，或者不如说，是自我判决。但过了一段时间，过了三年五载，我感觉到在记忆的痛苦中也有乐趣，加里雅还同我在一起，她那永不消失的音容继续给我带来痛楚，但是我乐意受这种痛楚。于是我想，一个人被剥夺了最宝贵的东西，记忆就是给他的弥补。记忆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对死亡的

补偿。这就是我们活着的人的可悲之处。 （[苏]尤·特里丰诺夫：《老人》第16页）

但人总是这样：只要活着，他的记忆就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不仅记得住个人的大量往事，而且还会记住在生活交叉路口萍水相逢的人们，他们中间有的已经永远淹没在翻腾的人流漩涡里了，有的却成了始终与你休戚与共、心心相连的人。 （[苏]维·阿斯塔菲耶夫：《鱼王》第4页）

我们都有一种偶然发生的感觉，觉得我们在说和作许久以前说过和作过的事——觉得我们在许久以前曾被同一的脸、物体、环境所围绕——觉得我们十分知道下面要说的话是什么，仿佛我们突然记起来的一般！ （[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第656页）

世界上有多少障碍阻止着这一类偶然发生的巧合吧，就算是偶然遇到一起的吧；可是，越是偶然，越会使人受到感动，也越会留下更长时间的回忆。 （[法]缪塞：《爱茉丽娜》 《缪塞中篇小说集》第20页）

人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座坟墓和一个地牢，尽管身外的华灯，音乐和狂欢会使我们忘却它们的存在，忘却它们所隐藏的死者和囚徒。但有时，最经常的是在午夜时分，这些黑暗的所在忽地大门敞开。在这样的一个小时里，当心灵只有消极的感受而没有积极活动的力量——当想象力成了一面镜子，能给种种念头以传神逼真的映象，却无力加以选择或控制——于是，你祈求让你的那些伤心事儿沉睡不醒，你祈求别让悔恨之情打开它们的锁链。 （[美]霍桑：《神游》《霍桑短篇小说集》第499页）

年轻人健忘/由于兴趣分散/老年人健忘/由于兴趣缺乏。 （[德]

歌德：《温和的克塞尼恩》 《歌德诗集》下第295页）

记忆呀/你是我们破船的碎片/大风掀起的惊涛骇浪/却把你推上了岸边。 （[匈]裴多菲：《记忆呀！》 《裴多菲诗选》上第68页）

（3）个人行为和社会状况的多棱镜

——幻想与梦想

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 （鲁迅：《南腔北调集·听说梦》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467页）

梦是个人行为和社会状况的反光镜。正直者不会有窃物的梦，理想社会的人们不会有遇盗劫受兵灾的梦。 （夏丏尊：《读书与瞑想》 《夏丏尊文集》第35页）

没有经验的想象往往是外行的，待到证实，不免自己好笑。（叶圣陶：《客语》 《叶圣陶散文甲集》第44页）

有时作梦，梦见熟识的人处理一些事务，倾吐一些说话。醒转来想想，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作过那些事务，说过那些说话。可是一切都适合他们的性情习惯，连一个小动作，一句话的词汇语调，都非属于他们各个人不可。梦中虚构了一个境界，却虚构得那么真切，自己也莫名其妙。

……

对于这种梦中的经验，想来心理学者一定能够解释。我不懂得心理学，只能就常识来推想。我们清醒的时候接物观人，都是外表与内心兼顾并注的。可是外表易见，内心难察，所以按分量说，外表方面的收获多，内心方面的收获少。外表方面的收获虽多，大多浮光掠影，事过境迁，也就忘了。内心方面的收获虽少，却印入得深，并不勉强记往，而自然忘不了，有一些好象忘了，其实在我们的心底里生了根。到作梦的时候，那些忘不了的在心底里生了根的活起来，编织成片段的或是整个的故事，故事里的人物的一言一动当然适合他们的内心了。就一方面说，梦境诚然是虚构的。但是就另一方面说，这一类的梦境是最真实的，比事实还要真实，因为它剥落了浮面的种种牵缠，表现了人物的真际。（叶圣陶：《梦的创作》《叶圣陶散文甲集》第607—608页）

梦儿是最瞒不过的呵/清清楚楚的/诚诚实实的/告诉了/你自己灵魂里的密意和隐忧。（冰心：《繁星》九《冰心文集》第二卷第6页）

……在都市之夜，整个空间把弥漫着红色的氛围。我常常幻想着，在这氛围中往来着，游晃着多少人的梦啊！这里是梦之海吧！有关于人类未来的理想者之梦，有发着光芒的胜利者之梦，有忧愁和伤心的梦，有悲哀断肠的梦，有野心家急于想伸手夺权的梦，有老年人回想往事的梦，有青年人遥想到辽远未来的梦，有怀念久居远地的亲人的梦，有革命志士在监狱里带着铁镣响声的梦，有新婚夫妇全身细胞都跳着欢乐之舞的梦，有孩子们的幻游天园的童话般的梦……

当然，梦不是实体，不占有空间，但它的确为梦中人亲眼所见。面对夜空，我常常幻想着在这夜空中飘浮着多少虚无缥缈的梦啊，交织着多少往往来来的梦啊！

如果人世间没有梦，这人世间又将会减少多少颜色和滋味啊！（黄药眠：《夜的抒情》《药眠散文选》第368—369页）

醒着的时候/只能幻想/而梦/却在睡着的时候来访　或许是童年的青梅竹马/或许是有朋友来自远方　钢丝床上有痛苦/稻草堆上有欢晤　匮乏时的赠予/富足时的失窃　不是一场虚惊/就是若有所失　（艾青：《梦》　《人民文学》1981年第3期）

人总是能自我安慰，宽解那紧张得过度的神经，即使在无望的情况下，也不会失去幻想的能力。　（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上册第483页）

凡是想象力所创造的东西，分析力便来破坏，象推倒纸牌搭的小屋。要不然就是理想本身不等到冷却就离我而去……　（[俄]冈察洛夫：《悬崖》上册第10页）

一个有病的人，常常做印象异常鲜明的梦，梦跟现实异常相似。有时梦非常可怕，但梦境和梦的过程是如此逼真，并且充满了如此巧妙的、异想天开的而在艺术上又与整个梦完全相适应的各种细节。如果不是做梦，这个做梦的人即使是象普希金或屠格涅夫那样的艺术家也想象不出这些细节哩。这样的梦，病态的梦，常常使人难忘，并使那病态的、亢奋的人体产生了强烈的印象。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第61—62页）

人类的遐想是没有止境的。人常在遐想中，不避艰险，分析研究并深入追求他自己所想见了的妙境。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由于一种奇妙的反应作用，人类的遐想可以使宇宙惊奇；围绕着我们的这个神秘世界能够吐其所纳，瞻望的人们也就很有被瞻望的可能。无论怎样，在这世界上确有一些人（如果他们仅仅是人），能在梦想的视野的深处，清清楚楚地望见绝对真理的高度和无极山峰的惊心怵目的景象。　（[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一册第71页）

人在幻想中，有时会显得沉静到可怕，而又起着强烈的激动；惑于幻想的人，往往无视于实际。（[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一册第139页）

的确，如果我们的肉眼能见看别人的心，我们便能根据一个人的梦想去判断他的为人，这比从他的思想去判断会更可靠些。思想有意愿，梦想却没有。梦想完全是自发的，它能反映并保持我们精神的原有面貌，即使是在宏伟和理想的想象跟前，只有我们对于命运的光辉所发的未经思考和不切实际的向往才是出自我们灵魂深处的最直接和最真诚的思想。正是在这些向往当中，而不是在那些经过综合、分析、组织的思想当中，我们能够找出每一个人的真实性格。我们的幻想是我们最逼真的写照。每个人都随着自己的性格在梦想着未知的和不可能的事物。（[法]雨果：《悲惨世界》三册第853页）

思想是智慧的活动，梦想是妄念的活动。以梦想代思想，便是把毒物和食物混为一谈。（[法]雨果：《悲惨世界》第四册第1061页）

一定程度的梦想，正如适量的镇静剂，是好的。它可以使在工作中发烧、甚至发高烧的神智得到安息，并从精神上产生一种柔和清凉的气，来修整纯思想的粗糙形象，填补这儿和那儿的漏洞和罅隙，连缀段落，并打磨想象的棱角。但过分的梦想能使人灭顶下沉。干精神工作的人而让自己完全从思想掉入梦想，必遭不幸！他自以为进得去便随时出得来，并认为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他想错了！（[法]雨果：《悲惨世界》第四册第1060页）

他首先犯了一种叫做耽于梦想的错误。我们对纠缠不清的梦想必需加以警惕。梦想跟气味一样，又神秘，又微妙。它跟思想的关系正象香味跟月下香的关系一样。它有时候好象一个有毒的念头，膨胀开来，跟烟雾一样无孔不入，你可能因梦想而中毒，象中了花毒一样。

麻醉性的自杀固然挺风雅，可是未免凄凉。

灵魂的自杀谓之恶念。这是服毒自杀。梦想在吸引你，诱惑你，勾引你，缠绕你，到头来你就变成它的同谋。它欺骗了你的良心，可是它要你负一半的责任。它能使你受到魅力，然后把你引坏。我们可以说梦想象赌博一样。开头的时候，你受别人的欺骗，到了后来你却去欺骗别人了。（[法]雨果：《笑面人》下册第393页）

人一沉入了梦想，结果就会想呀想的，越想越远，仿佛到了另外一个行星了。（[法]雨果：《笑面人》下册第649页）

人都轻视幻觉与超自然的出现；然而其中一小部分却有着那样确切的证据，你如不肯承认它们，那么，为着合乎逻辑起见，你便不能不把一切历史上的证据全都否定。（[法]梅里美：《查理十一的幻觉》《伊尔的美神》第43页）

忒修斯　奇怪得不象会是真实。我永远不相信这种古怪的传说和胡扯的神话。情人们和疯子们都富于纷乱的思想和成形的幻觉，他们所理会到的永远不是冷静的理智所能充分了解。疯子、情人和诗人，都是幻想的产儿；疯子眼中所见的鬼，多过于广大的地狱所能容纳；情人，同样是那么疯狂，能从埃及人的黑脸上看见海伦的美貌；诗人的眼睛在神奇的狂放的一转中，便能从天上看到地下，从地下看到天上。想象会把不知名的事物用一种形式呈现出来，诗人的笔再使它们具有如实的形象，空虚的无物也会有了居处和名字。强烈的想象往往具有这种本领，只要一领略到一些快乐，就会相信那种快乐的背后有一个赐予的人；夜间一转到恐惧的念头，一株灌木一下子便会变成一头熊。（[英]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莎士比亚全集》第二卷第352—353页）

茂丘西奥　对了，梦本来是痴人脑中的胡思乱想；它的本质象空气一

样稀薄；它的变化莫测，就象一阵风，刚才还在向着冰雪的北方求爱，忽然发起恼来，一转身又到雨露的南方来了。（[英]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 《莎士比亚全集》第八集第25页）

让幻想永远上天入地/愉快决不耽在家里/甜密的愉 快 一碰即化/象雨声淅沥时的泡沫/那末让插翅的幻想/在还在扩展的 思 想中徜徉/敞开心灵的笼门/它会冲出，飞入彩云。 （[英]济 慈：《致幻想》《济慈诗选》第298页）

……一个人在虚幻的梦境中所集聚的情思是任凭什么火一样的激情和新颖的东西也不能驱散的。 （[美]弗·司·菲兹杰拉德：《大人物盖茨比》第128页）

梦这种东西就象儿童世界一样，它可以不分时间和场所，把一些完全不着边际的事显现在你眼前。 （[日]岛崎滕村：《破戒》第125页）

（4）在人生的海洋里沉浮

——喜·怒·哀·乐

杜丽娘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恁般景致，我老爷和奶奶再也不提起。（合）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贴）是花都放了，那牡丹还早。 （汤显祖：《牡丹亭》第43页）

悲哀才是一种美妙的快感，因为悲哀的纤维，是特别的精细。它无论是触于怎样温柔的玫瑰花朵上，也能明切的感觉到。比起那近于欲的快乐的享受，真是要耐人寻味多了。并且只有悲哀，能与超乎一切的神灵接近。当你用怜悯而伤感的泪眼，去认识神灵的所在，比较你用浮夸的享乐的欲眼时，要高明得多，悲哀诚然是伟大的！（庐隐：《寄燕北故人》《庐隐选集》第190页）

一个经年累月穿过兵燹和苦难的人，从饥饿的边缘和燃烧的荆棘丛中跋涉而来，最后极自然的归于沉默。在沉默中显示一种坚毅，一种气魄，一种执拗的力量。（何为：《老人》《何为散文选》第45页）

请不要用空幻的希望之花，去欺骗你自己。

明日花儿谢了，痛苦就成了你负重的果实。（柯蓝：《拾到的纪念册》第12页）

眼泪是一剂清醒剂，它会调整人们的感情。如果人类没有眼泪，恐怕要有一些人变成白痴。眼泪又是疏导感情的渠道，它可以把积郁、痛楚、悲伤，顺着一条条小溪流排遣出去，使人感到轻舒，感到徐缓，感到宣泄后的宁静，感到激动后的平缓。眼泪也是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有它自身的节奏和旋律，有它自己的音符和形象。“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是一种语言；“酒入诗肠，化作相思泪”又是一种语言；“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是壮怀激越的语言；“泪飞顿作倾盆雨”，则是浩瀚苍茫的歌声。（李准：《黄河东流去》下册第346页）

凡人免不了喜怒哀乐，除了圣贤和伪君子能够做到喜忧不形于色，谁也要在情感的海洋里沉浮起伏。（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上册第488页）

强者常常在冷静中把愤怒凝铸为冷峻的行动。（柯云路：《新星》第546页）

“你能不能在人身上激起一种荡涤灵魂的乐观的笑呢？你看看吧！须知人们已经完全忘记好好地笑了，他们现在笑得刻毒，笑得下流，常常是含着泪水的笑，但你任何时候都听不到他们的愉快的、真诚的笑声，听不到那种能激荡成年人的胸怀的笑声，因为好的笑能使心灵健康……对人来说，笑是必需的，要知道，笑是人高于动物的不多的优点之一。除了奚落人的笑、除了嘲弄你——只是由于可怜而可笑的人——这种下流的笑之外，你能在人们身上激起另一种别的什么笑吗！你要明白，你的宣传的权利应当有充分的理由，这理由就是你有能力去激发人们真诚的情感，这种情感象锤子一样应当砸烂并摧毁一种生活方式，为的是创造另一种更自由的生活方式来取代狭隘的生活方式。愤怒、憎恨、勇敢精神、羞耻、厌恶，以及最后是极端的绝望——这就是能够摧毁世界上一切东西的杠杆。你能创造这样的杠杆吗？你能拨动这种杠杆吗？为了拥有对人民说话的权利，心灵里应当有或者是对人民的缺点的伟大的恨，或者是为了他的苦难而对他有伟大的爱。如果你的心灵里没有这样的感情，就请你放谦虚一点，并且在你要说什么话之前，多加考虑考虑……”（[苏]高尔基：《读者》《高尔基文集》第二卷第299页）

心里有痛苦的人，才最喜欢开玩笑……（[苏]高尔基：《母亲》《高尔基文集》第十一卷第140页）

我认为笑声是世上最好的维生素。（[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下第503页）

天下事有幸有不幸。人倒了霉，仿佛任何勇敢行为都成了罪状。（[法]卢梭：《忏悔录》第二部第615页）

在不幸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通常总是使卑怯的心灵恼怒，而使高尚的心灵喜悦的。（[法]卢梭：《忏悔录》第616页）

笑，就是阳光，它能消除人们脸上的冬色。（[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二册第688页）

对于那些深深地受过痛苦的可怕袭击的简单心灵，沉默往往就是一个避难所。（[法]雨果：《九三年》第265页）

憎恨是不要报酬的。多么可怕的字眼。这是说憎恨本身就是偿报。（[法]雨果：《笑面人》上册第262页）

意料不到的事情不知道会从什么地方发生。人生的奥秘是可怕的。恨不是一个小东西；恨总是一个很大的东西。它尽管在一个渺小的生物里面，却仍然象一个巨大的怪物。恨就是所有的仇恨。一只受到蚂蚁憎恨的大象，也同样是处在危险里。（[法]雨果：《笑面人》上册第263页）

盛怒可能是疯狂和妄诞的；发怒有时也会发错的，但是，人，如果不是在某一方面确有理由，是不会愤慨的。（[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一册第112页）

有人说宁可苦恼也不要烦闷；这一句不幸的话，可惜倒是真的。苦恼，不拘什么样的苦恼，一个有理智的心灵，总可以找到毅力和勇气来抵抗它；一个巨大的苦痛，常常是一个很好的教训。烦闷，却是相反的，它能把一个人腐蚀、毁灭掉；精神迟钝，身体僵硬，思想不能集中。一个人没有了生活的意义，他的生存还不如死亡。……（[法]缪塞：《弗雷德利克和贝尔奈莱特》《缪塞中篇小说集》第135页）

悲伤使感觉格外敏锐；眼睛经过泪水的洗涤，往事的遗迹给一扫而空，一切在眼膜上刻划得更清楚了。（[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第74页）

试看人生算什么，死后又留得几何/只有沉默才伟大，其余的都是软弱。（[法]维尼：《狼之死》《法国近代名家诗选》第121页）

真是最苦的心疼/疼又不晓得原因/我无爱我也无恨/我的心这样伤疼。（[法]魏尔伦：《忘了的小曲》《法国近代名家诗选》第237页）

李尔　吹吧，风啊！胀破了你的脸颊，猛烈地吹吧！你，瀑布一样的倾盆大雨，尽管倒泻下来，浸没了我们的尖塔，淹沉了屋顶上的风标吧！你，思想一样迅速的硫磺的电火，劈碎橡树的巨雷的先驱，烧焦了我的白发的头颅吧！你，震撼一切的霹雳啊，把这生殖繁密的、饱满的地球击平了吧！打碎造物的模型，不要让一颗忘恩负义的人类的种子遗留在世上！（[英]莎士比亚：《李尔王》《莎士比亚全集》第九集第208页）

肯特　王后看了您的信，有没有什么悲哀的表示？

侍臣　是的，先生；她拿了信，当着我的面前读下去，一颗颗饱满的泪珠淌下她的娇嫩的颊上；可是她仍然保持着一个王后的尊严，虽然她的情感象叛徒一样想要把她压服，她还是竭力把它克制下去。

肯特　啊！那么她是受到感动的了。

侍臣　她并不痛哭流涕；“忍耐”和“悲哀”互相竞争着谁能把她表现得更美。您曾经看见过阳光和雨点同时出现；她的微笑和眼泪也正是这样，只是更要动人得多；那些荡漾在她的红润的嘴唇上

的小小的微笑，似乎不知道她的眼睛里有些什么客人，他们从她钻石一样晶莹的眼球里滚出来，正象一颗颗浑圆的珍珠。简单一句话，要是所有的悲哀都是这样美，那么悲哀将要成为最受世人喜爱的珍奇了。（[英]莎士比亚：《李尔王》《莎士比亚全集》第九集第237-238页）

她一看他这样的神色，便往地上跌倒/神色能使“爱”活人间，也能使“爱”赴阴曹/眉头一皱创伤生，嫣然一笑就创伤好/伤心人得到“爱”这样治疗，得说福气高。（[英]莎士比亚：《维纳斯与阿都尼》《莎士比亚全集》第十一卷第25页）

望见了海岸才溺死，是死得双倍凄惨/眼前有食物都挨饿，会饿得十倍焦烦/看到了敷伤的膏药，伤口更疼痛不堪/能宽慰悲哀的事物，使悲哀升到顶点/深沉的痛苦象潮水，滚滚地奔流向前/它若是遭到遏止，就溢出拦截的堤岸/悲哀一旦被轻忽，就无视法度和规范。（[英]莎士比亚：《鲁克丽丝受辱记》《莎士比亚全集》十一第119页）

人的心灵只能承担一定数量的痛苦。如果痛苦达到无法承受的程度，就会逃逸到思想的深处，给埋了起来。（[美]西德尼·谢尔顿：《午夜情》第342页）

（5）多维心理空间的永恒律动

——复杂心态

自古人心难测，面从背违，知外而不知内，知内而不知心，正所谓‘海枯终见底，人死不知心’。（许仲琳：《封神演义》第195

页）

……夫料事能中，智也；尽心谋国，忠也；临难不避，勇也；杀身救国，仁也。（冯梦龙、蔡元放：《东周列国志》第382页）

有人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得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手，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另另，凄凉、寂寞，便反而感到胜利的悲哀。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98页）

……我们有痛觉，一方面是使我们受苦的，而一方面也使我们能够自卫。假如没有，则即使背上被人刺了一尖刀，也将茫无知觉，直到血尽倒地，自己还不明白为什么倒地。但这痛觉如果细腻锐敏起来呢，则不但衣服上有一根小刺就觉得，连衣服上的接缝，线结，布毛都要觉得，倘不穿“无缝天衣”，他便要终日如芒刺在身，活不下去了。但假装锐敏的，自然不在此例。

感觉的细腻和锐敏，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碍，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不久就要收梢。……（鲁迅：《准风月谈·喝茶》《鲁迅全集》第五卷第314页）

……我们认为最难堪而极欲逃避的，惟有这个淡漠无味！

所以心如槁木不如工愁多感，迷朦的醒不如热烈的梦，一口苦水胜于一盏白汤，一场痛哭胜于哀乐两忘。这里并不是说愉快乐观是要不得的，清健的醒是不必求的，甜汤是罪恶的，狂笑是魔道的；这里

只是说有味远胜于淡漠罢了。（叶圣陶：《没有秋虫的地方》《叶圣陶散文甲集》第35页）

衣饰服装的美不算是伟大的美，我们必须要造成人格的美和品性的美来才算伟大。清贫不算倒霉，积着许多造孽钱来夸示人家的人才是最无耻的东西；虚荣心是顶无聊的一种心理，女子的堕落阶级的第一段便是这虚荣心，有了虚荣心就会生嫉妒心了。这两种坏心思是由女子的看轻自己不谋独立专想依赖他人而生的卑劣心理，有了这种心思，一个人就永没有满足快乐的日子了。钱财是人所造的，人而不驾驭钱财反被钱财所驾驭，那还算得是人么？（郁达夫：《她是一个弱女子》《郁达夫文集》第二卷第219页）

人总喜欢把别人的事由自己的趣味来渲染。（方令孺：《信》《方令孺散文选集》第11页）

正是因为环境的轻松，内心得有回旋的余地，潜伏心底的灵性的要求自然乘机发动；如果不能因之满足，便要发生一道怅惘的情绪，然而这怅惘的情绪，却是一种美感，恒使我人迟徊不忍舍去。（庐隐：《灵海潮汐致梅姊》《庐隐选集》第282—283页）

心境一变，以前看厌了的东西也会重新有起意义来，仿佛“温故而知新”似的。（丰子恺：《车厢社会》《丰子恺散文选集》第103页）

试向稠人广座提出质问，谁能够毫无愧色地挺身而出，说是“我生平没有一件不公开的事情”呢？如果他不是撒谎，我们太平凡了，或多或少，不免怀藏着一点隐情，纵或无关道德品质，也只愿意独自知道；如果无心泄露，或者被人指穿，一阵局促，我们会禁不住面红耳赤。这是一种对尊严的伤害，但也是一种解放。秘密永远埋在心

底，对一个胸襟不失坦白的人，正是灵魂的无期徒刑。不可想象的，是生命里驮着无数秘密，还能够洒脱自在地活着。（柯灵：《浮尘·秘密》 《柯灵散文选》第41页）

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当他孑身作长途旅行的时候，当幸福和欢乐给他一个巧妙的嘲弄，当年和月压弯了他的脊背，使他不得不躲在被遗忘的角落，度厌倦的朝暮，那时人们会体贴到一个特殊的伴侣——寂寞。

……

寂寞如良师，如益友，它在你失望的时候来安慰你，在你孤独的时候来陪伴你，但人们却不喜爱寂寞。如苦口的良友，人们疏离它，回避它，躲闪它。终于有一天人们会想念它，寻觅它，亲近它，甚至不愿离开它。

……

啊！情感是易变的，背信的，寂寞是忠诚的，不渝的。和寂寞相处的时候，我心地是多么坦白，光明！寂寞如一枚镜，在它的面前可以照见我自己，发现我自己。我可以在寂寞的围护中和自己对语，和另一个“我”对语，那真正的独白。

如今我不想离开它，我需要它作伴。我不是憎世者，一点点自私和矜持使我和寂寞接近。当我在酣热的场中，听到欢乐的乐曲，我有点多余的感伤，往往曲未终前便想离开，去寻找寂寞。音乐是银的，无声的音乐是金的。寂寞是无声的音乐。

寂寞是怎模样？我好象能够看到它，触摸到它，听见它。它好象是没有光波的颜色，没有热的温度，和没有音浪的声音。它接近你，包围你，如水之包围鱼，使你的灵魂得在它的氛围中游泳，安息。（陆蠡：《寂寞》 《陆蠡散文选集》第90—93页）

……自从唐小姐把买文凭的事向他质问以后，他不肯再想起自己跟爱尔兰人那一番交涉，他牢记着要忘掉这事；每逢念头有扯到它的

趋势，他赶快转移思路，然而身上已经一阵羞愧的微热。适才陆子潇的话倒仿佛一帖药，把心里的鬼胎打下一半。韩学愈撒他的谎，并非跟自己同谋，但有了他，似乎自己的欺骗减轻了罪名。当然新添上一种不快意，可是这种不快意是透风的，见得天日的，不比买文凭的事象谋杀死迹的尸首、对自己都要遮掩得一丝不露，撒谎骗人该像韩学愈那样才行，要有勇气坚持到底。自己太不成了，撒了谎还要讲良心，真是大傻瓜。假如索性大胆老脸，至少高松年的欺负就可以避免。老实人吃的亏，骗子被揭破的耻辱，这两种相反的痛苦，自己居然一箭双雕地兼备了。鸿渐忽然想，近来连撒谎都不会了。因此恍然大悟，撒谎往往是高兴快乐的流露，也算得一种创造，好比小孩子游戏里的自骗自。一个人身心畅适，精力充溢，会不把顽强的事实放在眼里，觉得有本领跟现状开玩笑。真到忧患穷困的时候，人穷智短，谎话都讲不好的。（钱钟书：《围城》第208-209页）

沉默的人，并不是任何时候都不爱说话，而是在很多时候却喜欢听别人说话。（柯蓝：《火热的语言》《早霞短笛》第247页）

人来在世界上，本来应该有笑的权利，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里，第一次张开嘴唇向妈妈微笑的时候，这是对妈妈最大的慰藉，也是她们作为万灵之长的感情的飞跃，其他动物是不会笑的。人正因为会笑，才培育了丰富的智慧。世界上是不能没有笑声的。没有笑声的社会，是一个接近死亡的社会。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李准：《黄河东流去》下册第650页）

人都爱接受自己所没有经历过的新奇，即使陷入到危难中，还可以不失那一分天赋的镇静。能镇静才有余裕的心情，以应付环境。（凤子：《雾境》《画像》第20页）

也许人就是这样的习性 破罐破摔。一旦生活变得美好起来，而

未来又更加充满希望的情况下，人就会越发的珍重自己，爱惜自己。（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上册第11页）

大凡一个人生前有人爱的同时，必然也会有人恨。死后，爱和恨的分野就会更加鲜明，肯定是爱之弥深，恨之弥切了。（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下册第519页）

最坚强的心，也许是最脆弱的心。对于在各种逆境中备受作践、蹂躏、摧残……从而变得残酷、冷漠的心来说，再没有比“温暖”这种东西更强大、更能征服它的力量了。因为他得到的太少、失去的太多，一旦得到，就很懂得珍惜。（张洁：《沉重的翅膀》第10页）

对于人来说，最难以改造的确实莫过于性格。对于描写一个人来说，最难以表现充分的也莫过于性格。谁的性格只有一种成分，呈现出的只是一种状态呢？（刘心武：《钟鼓楼》第55页）

在实际生活当中，一次深刻感人的谈话，往往并不能使昏迷的灵魂猛醒。这就好比有了高质量的火柴，也并不一定就能马上点燃架好的柴堆——因为还要取决于大的环境因素：是在炎炎烈日下去点，还是在瓢泼大雨下去点？（刘心武：《没有讲完的课》《刘心武短篇小说选》第68页）

天下万物，没有比人更具有易变性的，也没有比人更具有稳定性的了。（柯云路：《新星》第10页）

我对于碰到的一切人物的身世，抱有很大的兴趣。普通人的生平，看起来好象差不了多少——其实这不过是想象的说法，事实上世间再没有比普通人的传记更独特更五花八门的了；特别是在没有两个人有绝对相同思想的地方，在一切青年人没有秘密的存心，各照着自

已的意思成长为一种特殊典型的人的地方，更是引起人们的兴趣。假使可能的话，我很想编一部传记辞典，比方说，先把一切没有胡子的人，照字母排列起来。假使要尽量节省辞典的篇幅，也可以把学者、文人、美术家、著名军人，政府要人等等一切引起一般社会兴趣的人物的传记全部除外。这些人的生活是很单调很枯燥的，他们的成功、才能、追求、荣誉、书斋生活、或家庭以外的生活、街头的遇难、晚境的贫困——完全没有独特的地方，一切都是属于时代的。（[俄]赫尔岑：《谁之罪？》第86—87页）

在别人看来，一定没有出什么事情。然而，丽萨魏达·博罗可菲耶夫娜和人家不相同的地方，就是她能够从一些极平常事物的错综组合中，借着她永远具有的不安性格，看出一些有时会把她吓病的东西，——那是一种极可疑的、极难加可解释的、因而也极沉重的恐怖。（[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下第409页）

任何一个人，无论是谁，无论他是本能地抑或不自觉地忍受屈辱，但他还是希望尊重他作为一个人的尊严的。……囚犯自己也知道，他是一个囚犯，他没有权力，也知道自己在长官面前的地位。但你用任何烙印任何脚镣都不能强迫他忘却他是一个人。既然他确实是一个人，所以就应该把他当作人看。（[俄]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第143页）

有时常听见形容人“野兽般”地残忍，其实这对野兽很不公平，也很委屈：野兽从来不会象人那样残忍，那样巧妙地、艺术化地残忍。（[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上第356页）

身体的坚强和神经的坚强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女子的神经大概更富于弹性，构造也更坚固，要是这样的话，它就应该能够比较容易和坚强地忍受各种震动和痛苦的感情。而实际上我们却看到了许许多

多相反的例子。男子容易忍受的事情，在女子总是感觉痛苦。人们还没有好好地研究过，为什么在我们今天的历史情况下，我们看到的现象跟我们从身体机构本身所应当得出的结论不符。可是其中有一个原因很明显，它甚至贯穿了一切历史现象和我们目前的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那便是成见的力量、恶劣的习惯、毫无根据的希望、毫无根据的恐惧。假如一个人尽想着“我办不到”，他果然就会办不到。人们老对妇女说：“你们真脆弱”，于是她们也就感觉自己脆弱，并且果然变得脆弱了。你知道这样的例子：完全健康的人，只因为尽想着“我一定会衰弱下来，我一定会死”而变得极度衰弱，不久果然死了。还有些例子更是牵涉到广大的群众、各种民族乃至整个人类。一部战史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中世纪的时候，步兵总以为自己无法对抗骑兵，于是它果然无法对抗了。整军整军的步兵象一群绵羊似的，被几百名骑兵赶得四处逃散；这情形一直继续到英国步兵登上大陆时为止；英国步兵全是些要强的、有独立精神的小地主，他们可没有这种恐惧，他们一向不在任何人面前不战而降，他们没有那样的成见，认为他们应该见着骑兵就逃；这批人一来到法国，每次交锋，连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骑兵也被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你知道，法国骑兵军在克勒西、波瓦吉和阿然古都吃过些著名的败仗，对手便是这批数目不多的英国步兵。当瑞士步兵想到他们完全不必认为自己比封建骑兵弱小的时候，同样的历史又重演了。奥地利骑兵和人数更多的白根第骑兵先后跟他们交峰，都吃了败仗；后来所有其他的骑兵屡次企图跟他们作战，也总是被打得落花流水。这时大家才明白：“原来步兵比骑兵还强”，——当然还强；可是足足有好几个世纪，步兵都比骑兵弱得多，唯一的原因就是它自己认为自己弱。（[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388页）

感觉的强弱，要看这感觉是从机体中哪个深处产生出来的。如果它纯然是由外在的对象，外在的原因引起的，那末它总是短促的，而且它只能影响人的生活的个别方面。谁如果仅仅因为别人向他敬酒

才喝酒，他就不大能够领略酒的滋味，他从酒中得到的乐趣还太微小。假定享受的根源在于一种幻想，假定他为了实现他的幻想才去寻找享受的对象和借口，这样的享受可强烈多了。这时他的血液的冲激更猛烈得多，血液中分明有一种热力，使他感到更大的愉快。然而这跟下面的情形比较起来还是显得很微弱，那就是，如果与享受有关的根源是在精神生活的深处的话。这时刺激会深入整个神经系统，长久地、非常猛烈地激荡着它。这时有一股热力贯穿着整个心胸：这已经不只是空想所引起的心的跳动，不，整个心胸都感觉到非常清新和轻快；仿佛人所呼吸的大气发生了变化，仿佛空气变得更清洁、更富于氧素了，这种感觉类似人在温暖的艳阳天的感觉，类似晒太阳的时候的感觉，可是其中又大有区别：这清新感和热力是在神经本身里面增长着的，它们直接为神经所接受，不致由于媒介物的影响而减弱自己的爱抚力。（[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410页）

但是每种气质的人都有他自己的特殊要求：如果说，急性子碰着慢吞吞的一板一眼的做法会大发脾气，那末，文静的人听到激烈尖锐的话也是要冒火的。（[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478页）

他又惊又喜地发现：对危险的恐惧，以及那种唯恐自己成为懦夫的更大的恐惧，虽然仍使他觉得有点不安，却远不如昨夜那样厉害了。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正在白天，而且忙于活动，另一方面（主要的）是由于任何强烈的感情都不可能长久维持同等强度，恐惧也是如此。总而言之，他已经熬过最恐惧的时刻了。（[俄] 列夫·托尔斯泰：《一八五五年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一个地主的早晨》第210页）

有一种极为常见而且流传很广的迷信，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和确定的品性，认为人有善良的，有凶恶的，有聪明的，有愚蠢的，有精力充沛的，有冷漠疲沓的，等等。其实人不是这样。我们谈

到一个人，可以说他善良的时候多于凶恶的时候，聪明的时候多于愚蠢的时候，精力充沛的时候多于冷漠疲沓的时候，或者刚好相反。至于我们谈到一个人，说他善良或者聪明，又谈到另一个人，说他凶恶或者愚蠢，那就不对了。然而我们总是这样把人分类。这是不合实情的。人好比河，所有的河里的水都一样，到处都是同一个样子，可是每一条河都是有的地方河身狭窄，有的地方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身宽阔，有的地方水流缓慢，有的地方河水清澄，有的地方河水冰凉，有的地方河水混浊，有的地方河水暖和。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切人性的胚胎，有的时候表现这一些人性，有的时候又表现那一些人性。他常常变得完全不象他自己，同时却又始终是他自己。在某些人身上，这类变化特别剧烈。聂赫留朵夫就属于这类人。在他身上，这些变化之所以发生，既有生理方面的原因，又有精神方面的原因。目前在他身上，就在发生这样的变化。（[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第262页）

凡是人，都是一部分依照自己的思想，一部分依照别人的思想来生活和行动的。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依照自己的思想生活，在多大程度上依照别人的思想生活，这就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有些人，在大多数场合下，总是用自己的思想做智力的游戏，对待自己的理智如同对待一个摘掉了传动带的飞轮似的，因而他们在行动中总是顺应别人的思想，顺应风俗、传统、法律。有的人却认为自己的思想就是自己一切活动的主要推动力，几乎永远倾听自己的理智的要求，顺应这种要求，只有偶尔，而且是在经过批判的衡量以后，才遵照别人所决定的意见来行动。西蒙松就是这样的人。他对一切事情都用他的理智来检查和决定，而且一旦做出决定，就一定照着去做。（[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第506页）

可是任何一桩事情——不论是工作也好，女人也好，都不会象愁思那样厉害地使人身心疲乏。人们给思想弄得衰弱了……恐惧在他们

中间产生了，绑住了他们的强壮的手，恐怖是由女人产生的，她们伤心地哭着那些给恶臭杀死的人的尸首和那些给恐惧抓住了的活人的命运，这样就产生了恐怖。（[苏]高尔基：《伊则吉尔老婆子》《高尔基文集》第一卷第321页）

“人的心灵是什么？”

我以为，有些人的心灵，它的结构宛若铜球：它们一动不动地系的胸中，只能从某一个点上去反映它们接触到的一切，因此，反映得失真、丑陋、枯燥。有些心灵是平坦的，象一面境子，——这就等于没有心灵。

然而，在我看来，多数人的心灵象浮云一样变幻莫测，似假宝石一般光怪陆离，——总是依照它所接触到的色彩，恭顺地改变着自己的颜色。（[苏]高尔基：《流水》《高尔基文集》第六卷第24页）

不会，我很坚强……你别以为有用铁铸成的人。咱们大家都是用一种材料做成的……在实际生活上就没有那种在战场上不害怕的人，也没有那种杀人不感到……没有心里不难过的人。（[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874页）

了解一个人——这就是要看他的矛盾之处。（[苏]格拉宁：《奇特的一生》第112页）

西玛　你看，有多美。

沃瓦　使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个世界，而是我在世界中的地位。

西玛　你的虚荣心还很强嘛。

沃瓦　你呢？

西玛　我一点儿也没有。

沃瓦　那就是昆虫罗！人要没有自尊心，他就是海蛆。你是海蛆和微

不足道的小人！

西玛　我要扇你耳光了。

沃瓦　（笑）啊哈！……来劲儿啦！下次可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我只要听到有人标榜自己说：“我不爱慕虚荣”、“我不沽名钓誉”、“我不贪图钱财”等等我就受不了……人人都有虚荣心，都爱财，都想望荣誉。大家都是人嘛。不要再那么道貌岸然了。（[苏]罗佐夫：《途中》　《罗佐夫戏剧选》第367—368页）

在人的心里伟大和渺小总是紧挨着的，人的思想就跟新打下来还没簸过的谷子一样，谷粒和谷壳掺混在一起。（[苏]斯捷尔玛赫：《人血不是水》第163页）

每一个人，不管他有多坏，他心里总有自己最纯净的一个角落或者是回忆。他就有两个这样可以躲避的地方：一个是他从小就记住了的春天的土地，旁边是一片长满金凤花而发黄的林中空地和凹下去的圆面小湖，另一个是他妻子的纯洁的灵魂。（[苏]斯捷尔玛赫：《人血不是水》第222—223页）

耶稣与彼拉多。两个世界、两种原则相交会。在我身上就是这样。（[苏]巴鲁兹金：《自然而然》第2页）

爱与恨，在不断见面的人心中必然是不断加强的，他们时时刻刻会找到借口越来越爱，或者越来越恨。（[法]巴尔扎克：《都尔的本堂神甫》　《都尔的本堂神甫　比哀兰德》第20页）

独身的人往往拿习惯代替感情。这种心理使他们不象在世界上过活，而只是从世界上经过；再加上性格软弱，他们就彻头彻尾的受环境控制。（[法]巴尔扎克：《都尔的本堂神甫》　《都尔的本堂神甫　比哀兰德》第47页）

单身人因为生活孤独，精神上又不能不有所寄托，往往把虚构的感情代替天然的感情，喜欢猫，狗，金丝雀，有的喜欢女佣人，有的喜欢上司。（[法]巴尔扎克：《比哀兰德》《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第123页）

狭窄的头脑需要对人强凶霸道来刺激自己的神经，正如伟大的心灵必须受到平等待遇，感情才能活动。气量小的人虐待人也罢，行好事也罢，都能发挥本性；他们可以用残酷的方式或施舍的方式控制别人，肯定自己的威势；究竟望哪方面走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性情。懂得了以上的心理，再加上利害关系，多数人事纠纷的谜就能解答。（[法]巴尔扎克：《比哀兰德》《都尔的本堂神甫 比哀兰德》第126页）

贪财者的愚蠢，虽然几乎家喻户晓，却也只是相对而言。智力的发展如同体力一样。舞蹈家力在双脚，打铁匠力在双臂；中央菜市场的搬运工练习负重，歌唱家练习歌喉，钢琴家练习手腕。银行家善于组织和研究交易，搞活利润，犹如通俗喜剧作家善于组织情景，研究主题，使人物活跃于舞台之上。人们不应要求德·纽沁根男爵有对话的本领，就象不应要求数学家的头脑中有诗人的想象一样。一个时代，才智平常或才智肤浅的诗人，在日常交往中象科尔尼埃尔夫人一样的能有几个？布丰为人笨拙，牛顿没有爱过别人，拜伦勋爵只爱他自己，卢梭生性阴郁，与疯子相差无几，拉封丹漫不经心。人的智力要是平均分配，就会到处出现愚昧或平庸之辈；人的智力各不相同，就会出现与众不同之处，名曰之天才，但如与众不同过于明显，就会变得畸形。人体也受到同样的规律支配：十全十美的美人几乎总是冷若冰霜，或是愚昧无知。帕斯卡是大数学家兼大作家，博马舍是个大商人，扎梅是个深谋远虑的廷臣，这些都是罕见的例外，证明了专门知识只能精通一门这个原则。因此，银行家把智慧、机灵、敏锐和才能都用于考虑投机买卖，正如干练的外交家用于考虑民族利益一样。一

个银行家走出出办公室时如果还惹人注目，就是个大人物。（[法]巴尔扎克：《交际花盛衰记》第199页）

世间有一种比海洋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天空；还有一种比天空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内心的活动。（[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一册第273页）

凡是过惯孤独生活的人都懂得独语是很自然的事情。心里的话非发泄一下不可。对着空间大声讲话，便是一个发泄的办法。一个人独个儿高声讲话，就是和心里的神道交谈。（[法]雨果：《笑面人》上册第8页）

我们得承认，往往痛苦稍微缓和了一点，我们就觉得得救了。这些情况是少有的。不管怎样，处在极端危险中的人是很容易相信自己得救的，只要风暴的威胁稍稍停一下就够了，他们马上就会说他们已经脱离了危险。既然刚才认为就要葬身鱼腹了，他们现在当然会宣布说他们又复活了。象拥抱没有到手的东西似的，他们热情的相信厄运已经过去了，很明显，他们很满意，他们得救了，再也用不着天主了。不应该这么性急的把收条交给未知之神。（[法]雨果：《笑面人》上册第133页）

敏感是从感觉来的。贪图口福，冒充辨别滋味。做出一副讨厌的苦相，为的是把贪心隐藏起来。（[法]雨果：《笑面人》上册第223页）

人类担心受怕的一个奇怪的状态，可以叫做“等等看”。关伯仑现在就是这样。在这个突然来的局面里，我们觉得自己还没有找到重心。于是就注意着以后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模糊的等待。（[法]雨果：《笑面人》下册第490页）

绝望好比一个会计师。它一定要结算一下。什么也逃不过它的眼睛。它把所有的帐都加在一起，一分一厘也不放过。它责备上天的雷击和针刺。它一定要弄清楚命运的企图。他推测，衡量，计算。（[法]雨果：《笑面人》下册第665页）

各人都用自己的形象去看世界。心中没有生气的人所看到的宇宙是枯萎的宇宙；他们不会想到年轻的心中充满着期待，希望，和痛苦的呻吟；即使想到，他们也冷着心肠，带着倦于人世的意味，含讥带讽的把他们批判一阵。（[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三册第174页）

玛丽亚想：我的规律，难道它不正是普遍的规律吗？没有丈夫，没有儿女，没有朋友，当然，世上再没谁比我这样的人更孤独了。然而，这种孤独算得什么呢？最温暖的家庭也不能避免离群索居的孤独。在我们意识到自己独处和几乎失望的时候，我们觉得孤独。我们说孤独是人的本能、需要和神秘的目的。啊！莫再为这种探索呕心沥血了！如果说天空还因傍晚的余晖和初升的月亮而苍茫一片，黑暗却已在平静的树叶下积聚起来。（[法]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爱的沙漠》《爱的沙漠》第254页）

安哲鲁　我每次要祈祷沉思的时候，我的心思总是纷乱无主；上天所听到的只是我的口不应心的空言，我的精神却贯注在依莎贝拉身上；上帝的名字挂在我的嘴边咀嚼，心头的欲念，兀自在那里奔腾。我已经厌倦于我所矜持的尊严，正象一篇大好的文章一样，在久读之后，也会使人掩耳；现在我宁愿把我这岸然道貌，去换一根因风飘荡的羽毛。什么地位！什么面子！多少愚人为了你这虚伪的外表而凛然生畏，多少聪明人为了它而俯首贴服！可是人孰无情，不妨把善良天使的名号写在魔鬼的角上，冒充他的标志。（[英]莎士比亚：《一报还一报》《莎士比亚全集》

第一卷第317页）

里奥那托　请你不必多说。我只是个血肉之躯的凡人；就是那些写惯洋洋洒洒的大文章的哲学家们，尽管他们象天上的神明一样，蔑视着人生的灾难痛苦，一旦他们的牙齿痛起来，也是会忍受不住的。（[英]莎士比亚：《无事生非》　《莎士比亚全集》第二卷第154页）

培尼狄克　殿下，我告诉你吧，就是一大伙鼓唇弄舌的家伙向我鸣鼓而攻，我也决不因为他们的讥笑而放弃我的决心。你以为我会把那些冷嘲热讽的话儿放在心上吗？不，要是一个人这么容易给人家用空话打倒，他根本不配穿体面的衣服。总之，我既然立志结婚，那么无论世人说些什么闲话，我都不会去理会他们；所以你们也不必因为我从前说过反对结婚的话而把我取笑，因为人本来是个出尔反尔的东西，这就是我的结论了。（[英]莎士比亚：《无事生非》　《莎士比亚全集》第二卷第174页）

伊摩琴……一个人要是确实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那倒还没有什么，只有在提心吊胆、怕有什么变故发生的时候，才是最难受的；因为已成确定的事实，不是毫无挽回的余地，就是可以及早设法，筹谋补救的方策。（[英]莎士比亚：《辛白林》　《莎士比亚全集》第十卷第158页）

培拉律斯　神圣的造化女神啊！你在这两个王子的身上多么神奇地表现了你自己！他们是象微风一般温柔，在紫罗兰花下轻轻拂过，不敢惊动那芬芳的花瓣；可是他们高贵的血液受到激怒以后，就会象最粗暴的狂风一般凶猛，他们的威力可以拔起岭上的松柏，使它向山谷弯腰。奇怪的是一种无形的本能居然会在他们身上构成不学而得的尊严，不教而具的正直，他们的文雅不是范法他人，他们的勇敢茁长在他们自己的心中，就象不曾下过耕耘的功夫，却

得到了丰盛的收获一般！ （[英]莎士比亚：《辛白林》 《莎士比亚全集》第十卷第218页）

配力克里斯 ……人们因为一时的猜疑而引起的恐惧，往往会由于忧虑愈形增长，先不过是害怕可能发生的祸害，跟着就会苦苦谋求防止的对策。…… （[英]莎士比亚：《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莎士比亚全集》第十卷第279页）

你受人指摘，并不是你的瑕疵/因为美丽永远是诽谤的对象/美丽的无上的装饰就是猜疑/象乌鸦在最晴朗的天空飞翔/所以，检点些，谗言只能更恭维/你的美德，既然时光对你钟情/因为恶蛆最爱那甜蜜的嫩蕊/而你的正是纯洁无瑕的初春/你已经越过年轻日子的埋伏/或未遭遇袭击，或已克服敌手/可是，对你这样的赞美并不足/堵住那不断扩大的嫉妒的口/若没有猜疑把你的清光遮掩/多少个心灵的王国将归你独占。 （[英]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七〇 《莎士比亚全集》第十一卷第228页）

在造物手中，人生是怎样一个光怪陆离的东西啊！在不同的环境中，人类的感情怎样变幻无常啊！我们今天所爱的，往往是我们明天所恨的；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往往是我们明天所逃避的；我们今天所愿望的，往往是我们明天所害怕的，甚至是胆战心惊的。 （[英]笛福：《鲁滨孙飘流记》第138页）

唉！人们在受恐惧心情支配的时候，他们所作出的决定是多么荒诞可笑啊！凡是理智向他们提供的办法，都给恐惧的心情所取消了。（[英]笛福：《鲁滨孙飘流记》第140—141页）

……一个人时时期待着祸事，比遭遇到祸事还要苦些，尤其是当一个人无法摆脱这种期待，这种担惊害怕的心情的时候。 （[英]笛

福：《鲁滨孙飘流记》第162页）

我觉得，自己不知道有危险，就跟自己压根儿没有被危险所包围一样幸福。从这里，我得到不少非常有益的体会，特别是这个体会：造物在统治人类的时候，把人类的认识和智识局限于狭隘的范围，实在是无上的好事。人类虽然有时在千千万万的危险中过活——这些危险如果让他发觉，一定会使他心烦意乱，精神颓唐，——但造物却叫他看不清事情的真相，完全不知道四周的种种危险，宁静泰然地过下去。（[英]笛福：《鲁滨孙飘流记》第173—174页）

……上帝在他的神明的安排中，在他对万物的管理工作中，尽管把世界上许多生物使用才干和表现良知良能的机会加以剥夺，还是赋予他们同样的能力，同样的理性，同样的感情，同样的善意和责任感，同样的嫉恶如仇的心理，他们同样知道感恩图报，诚恳待人，忠贞不渝，同样有能力相互为善，和上帝赋予我们这班文明人的，一模一样；而且，当上帝提供他们以发挥这些能力的机会时，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勇于、甚至更勇于把这些能力应用在正确方面。我有时细想起来，未免有些悲哀，因为有许多事情证明，我们这班文明人在使用这些能力方面，反而很卑劣；虽然我们在这些能力上，还有上帝的教训，上帝的圣灵，上帝的语言给我们以启发，使我们有进一步的认识。同时我也想不通上帝为什么不让这成百万的人们具有同样的知识。我觉得，如果我可以拿这位可怜的野人作为判断的根据，那么他们实在比我们更善于使用这些知识。（[英]笛福：《鲁滨孙飘流记》第185页）

有的时候，一个人明明知道不会有这种事情，却在内心里接受到一种神秘的暗示，警告我们有危险。对于这种暗示和警告，任何人都不应加以轻视。我相信，凡是稍稍留心这一类事情的人，很少人能够否认这种暗示和警告确实是可以接受得到的；同时不容置疑，它们是

来自一个看不见的世界，是一种精神的交流。假如它的来意是警告我们，叫我们注意危险，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猜想它是来自某种友好的力量，是善意帮助我们的呢？至于这种力量是至高无上的还是低微下等的，那根本无关紧要。（[英]笛福：《鲁滨孙飘流记》第224—225页）

……我认为……人性普遍存在的一种缺点：对于和我们最无关系的事情，对于不适合于我们的天性或者不适于我们研究的事情，我们却偏偏要煞费苦心，偏偏要自以为是。（[英]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第148页）

我真抱憾人这个霸道的东西/破坏了自然界彼此的友谊/于是得了一个恶名/连我也叫你吃惊/可是我呵，你可怜的友伴，土生土长/同是生物本一样！（[英]彭斯：《写给小鼠》《彭斯诗选》第128页）

大凡一个人在急难之中，最容易流露真情。在太平无事的时候，由于拘谨，有些强烈的情感即便不能压制下去，至少也会想法遮掩，可是处于心烦意乱的境况中，人就不会做作，无意中会将真实感情暴露出来。（[英]司格特：《艾凡赫》第327页）

在那个迷信的时代，一般横行霸道的人，有个行善赎罪的办法，他们把大量的金钱施舍给教会，就认为自己已经行了好事，可以将功折罪，也就不再害怕死后受罚了。这种掩耳盗铃的办法，虽然不能象真诚的忏悔那样求得精神上的安谧，如同鸦片止痛不能和自然的睡眠相比，然而麻醉的状态毕竟比清醒时良心谴责的痛苦稍为轻松一些。……教会里的货色，价钱订得太贵了，教会里出卖的精神上的自由，非得一笔大价钱才能买到。……（[英]司格特：《艾凡赫》第344页）

……你们都知道人性的确是这样的，既肯轻信又爱怀疑，说它软弱它又很顽固，自己打不定主意，为别人做事倒又很有决断。（[英]萨克雷《名利场》第272页）

……希望没有实现的时候，眠思梦想的追求，既经实现之后，也说不上什么快活，反倒疑疑惑惑烦恼起来。……（[英]萨克雷：《名利场》第320页）

唉，人生多么悲惨，多么凄凉，多么寂寞空虚！一念转着不如吞些鸦片结果了自己完事。以后再也不必使心用计，争胜要强，什么前程，什么债务，全都丢开手吧。……（[英]萨克雷：《名利场》第675页）

在他睁眼躺着的时候，说不定他回想到一辈子的遭遇，早年怎么挣扎，后来怎么成功发达，真是大丈夫得志于时，老来怎么一败涂地，现在又落到这般可怜的结果。命运打败了他，如今再也没有机会向它报复。自己身后没有名，也没有留下钱，一辈子穷愁潦倒，没做过有益的事，如今力气已经使尽，就算完了。我常在想，死的时候，又有名又得意好呢；还是又穷又潦倒好？还是愿意什么都有，到临死不得不撒手呢，还是和命运赌过一场，输给它以后奄奄一息的死去呢？总有一天，我们说："到明天，成功和失败都没有关系了。太阳照旧升起来，千千万万的人做工作乐，可是一切的喧闹都和我无关了。"这种感觉准是非常古怪的。（[英]萨克雷：《名利场》第767页）

比坐着等人更难过的事是很少的，尤其是那被等待的人是去参加什么晚会的，你不由得要想到在他们那方面时间过得有多快，而在你这方面却拖得如此沉闷；你越这样想，你觉得他们快回来了的希望就越微弱。而且时钟答答走得那样响，在你独自一人坐着的时候，就仿

佛身上穿了蜘蛛网做的贴肉衣服。开始好象有什么东西在搔你的右膝，然后这种感觉又去刺激你的左膝。你刚变换了坐的姿势，那种感觉又上了你的手臂，你坐卧不安地把四肢扭成各种各样奇怪的姿势的时候，你的鼻子上突然又犯了这毛病，于是你就去揉鼻子，仿佛把它揉掉——无疑你是会揉掉的，假使你能够的话。眼睛呢，也不过是一种累赘：你尽在睡眼朦胧地剪一根烛芯，而另外一根却又一英寸半长了。由于这些，以及许多其他伤脑筋的小麻烦，使得夜深人静地枯坐成了一桩决不叫人愉快的事情。（[英]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第609页）

跟随着头几次烦恼而来的激动中有一种支持的力量，正好象剧烈的痛苦往往是一种刺激物，而且能够使人兴奋起来，产生一种暂时的力量一样。在接着来的迟缓的、有了改变的生活中，在忧虑已经变得习惯而且不再有紧张的情绪来冲淡它的痛苦的时候，在每天都在黯淡的无所期待的单调中过去的时候，在折磨变成一个枯燥的例行公事的时候，于是绝望威胁着我们，于是灵魂感到了极端空虚，我们就集中精力来搜索生活中的某些还没有被揭穿的秘密，这种秘密会使忍受具有满足的性质。（[英]乔治·爱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第341—342页）

但是有些是非分明的人却具有严厉的气质——坚强的意志、正直的意图、想象力和智力都不太强，善于自制而又爱控制别人。那些人因为不能依靠那被我们称为真理的复杂的、片断的、令人怀疑的知识，就自然而然的依靠成见。不管这些成见是遗留下来的，还是在社会上很流行的，从耳闻目睹得来的，都能在这些人的心里停留下来，谁有了这种成见总是坚决而大胆的判断一切，弥补了没有主意的缺点，并且自以为是的去影响别人；这种成见是一根拐杖也是一根警棍。显然，任何成见都会造成这种结果。（[英]乔治·爱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第565—566页）

人们在屈服的时候总不会象在反抗的时候那么神志清醒，一部分思想麻痹了，那也就是我们自己的个性被别人的征服了。各种力量都促使她默从。（[英]乔治·爱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第578页）

人的脑子里有一间外室，里面有一些大家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招惹而有毒素的念头，这些念头跑来以后还来不及把它们赶走以前，有时会有片刻的徘徊的。（[英]哈代：《卡斯特桥市长》第382页）

一个人，如果可以因为受了某种感情的影响而把原则放弃，那他也可以因为受了另一种感情的影响而同样把它放弃。（[英]哈代：《无名的裘德》第491页）

……那是一种使人心头作恶的感觉，一个变了心的人，如果他的性情里还有一点慷慨宽宏的话，忽然见了昔日所爱今日所弃的情人，就要有这样的感觉的。（[英]哈代：《还乡》第199页）

渴望难得的，腻烦现成的；稀罕远的，讨厌近的；……这本是富于伤感的人真正的标志。（[英]哈代：《还乡》第283页）

我把良心看作是一个人心灵中的卫兵，社会为要存在下去制订出的一套礼规全靠它来监督执行。良心是我们每个人心头的岗哨，它在那里值勤站岗，监视着我们别做出违法的事情来。它是安插在自我的中心堡垒中的暗探。因为人们过于看重别人对他的意见，过于害怕舆论对他的指责，结果自己把敌人引进大门里来；于是它就在那里监视着，高度警觉地卫护着它主人的利益，一个人只要有半分离开大溜儿的想法，就马上受到它严厉苛责，它逼迫着每一个人把社会利益置于个人之上。它是把个人拘系于整体的一条牢固的链条。人们说服自己，相信某种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甘心为它效劳，结果沦为这个主子

的奴隶。他把他高举到荣誉的宝座上。最后正如同宫廷里的弄臣赞颂皇帝按在他肩头的御杖一样，他也为自己有着敏感的良心而异常骄傲。到了这一地步。对那些不肯受良心约束的人，他就会觉得怎样责骂也不过分，因为他已经是社会的一名成员，他知道得很清楚，绝对没有力量造自己的反了。（[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第68—69页）

个性？在我看来，一个人因为看到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更有重大的意义，只经过数小时的考虑就甘愿抛弃一生的事业前途，这才需要很强的个性呢。贸然走出这一步，以后永不后悔，那需要的个性就更多了。（[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第245页）

这不可能。当你逐渐成熟起来你就会发现，要使这世界成为一个可以苟活之地，首先需要认识的就是人类是不可避免地自私的。你要求别人不自私，这种要求荒谬之极，因为这是要求人家应该为你的欲望而牺牲他们自己的欲望。为什么他们就应该牺牲呢？世界上每个人都是为他自己的，当你承认了这一事实时，你也就对你的同伴们无所多求了。他们也就不会使你失望了，而且你就会更加宽厚地看待他们了。人们在生活中追求的只有一件事——他们的享乐。（[英[毛姆：《人性的枷锁》第340页）

我想，人们在承受巨大的突然打击之际，譬如说死亡，或是失去一条胳臂一条腿什么的，起初可能并没有感觉。假如别人砍去你的手，几分钟之内你并不意识到手已没了，而是照样觉得手指健在；你把手指一个又一个伸开，在空中挥舞，其实啥也没有，没有手，没有手指。（[英]达夫妮·杜穆里埃：《吕蓓卡》第367页）

身置逆境对人的思想产生的奇妙的影响，连我自己也难以解释得清。有时你变得精神恍惚，对周围的一切都麻木不仁，感到你的知己

同以前判若两人，这也许是你现在遭受不幸，因而看人的角度也有所不同；也许他们使你感到神秘莫测，使你对他们感到全然陌生；也许你不知可否继续事事依赖他们，而变得木然惊恐。（[美]詹姆斯·鲍德温：《他犯罪了吗？》《老人河》第78页）

按理想说来，人类却是非常高贵和非常具有异彩的、如此堂皇而辉煌的生物，因此如果他身上有任何可耻的缺点，他所有的同胞就一定会赶忙跟他割裾、耻与为伍了。我们内心所感到的那种纯洁无疵的大丈夫气概（这是一直就存在我们内心的），尽管一切外形似乎已告消失，但是，那气概却还未受损伤，因而一旦看到一个勇气败坏的人那种赤裸裸的形相，实在真是教人悲恸欲绝。（[美]赫尔曼·麦尔维尔：《白鲸》第162页）

那些从事与一般人截然不同的工作的人——无论是跑在世人的前面的，或者是不与世人为伍的人——常常会感到人们对他们心灵上的冷谈，这种冷谈会使他们的精神发抖，仿佛来到了极地周围的冰冻地带。（[美]霍桑：《美的艺术家》《霍桑短篇小说集》第298页）

习惯是古怪的东西。它们能使其实不信宗教的人，起床来祈祷，说些只是出于习俗而非出于诚心的话。受习惯支配的人，当他疏忽了惯常做的事情的时候，头脑里就要有些感觉，感到脱出常规的不安，把这些当作良心的责备，当作把他拉回正路去的宁静的小警告。倘使这种脱出常规很突出，习惯的力量就能把这个不会思考的人拉回来，而且按照老规矩办事。这个人就会说，“上天保佑我吧，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而其实，他当时只不过把牢不可破的老把戏重要一番而已。（[美]德莱塞：《嘉莉妹妹》第78页）

马丁　世界上有什么不费事的！我觉得没有比不许做人更费事了。清

苦、禁欲、顺从——三条戒律，分开来看，每一条显然都是违反本性，最难忍受的，这三条实在都教人受不了，还要一辈子在这种重压下面，或者在更加沉重的良心压力下面，无望地呻吟喘息哩！由于妄想接近上帝，便把至善至美的冲动本能看成罪孽。

啊，大人！您生活中的艰难，比起处在这种地位的不幸，又算得了什么呢？（[德]歌德：《铁手葛兹·冯·贝利欣根》，《歌德戏剧集》第11—12页）

……先来谈一谈一个根本的道理。你应该知道，我们人类的骨肉都是用同样的物质造成的，我们的灵魂都是天主赐给的，具备着同等的机能和一样的效用。我们人类是天生一律平等的，只有品德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那发挥大才大德的才当得起一个“贵”；否则就只能算是“贱”。这条最基本的法律虽然被世俗的谬见所掩蔽了，可并不是就此给抹杀掉，它还是在人们的天性和举止中间显露出来；所以凡是有品德的人就证明了自己的高贵，如果这样的人被人说是卑贱，那这不是他的错，而是这样看待他的人的错。（[意]薄伽丘：《十日谈》第357页）

如同矿物的种族就是/黏土的杯子一样，人类/是用石块和空气做成/犹如大坛子那么洁净，那么发响。（[智利]巴勃罗·聂鲁达：《人类》《诗歌总集》第23页）

我看破了人是变幻无常的东西。又看破了人所无可奈何的那种天赋的虚伪，也是变幻无常的东西。（[日]夏目漱石：《心》第89页）

有病的人，最能感知人情的真伪。身体健康的幸运儿，对病人的关怀往往并非发自肺腑。（[日]岛崎滕村：《破戒》第80页）

一个人的实质，不在于他向你显露的那一面，而在于他所不能向

你显露的那一面。

因此，如果你想了解他，不要去听他说出的话，而要去听他没有说出的话。（[黎巴嫩]哈·纪伯伦：《沙与沫》 《先知》第96页）

七 爱情婚姻

（1）永恒的奥秘，生命的源流

——爱的本质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拷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拷谈生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此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汤显祖：《牡丹亭》第1页）

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万里何愁南共北，两心那论生和死。笑人间儿女怅缘悭，无情耳。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先圣不曾删郑、卫，吾侪取义翻宫、徵。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洪昇：《长生殿》《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第613页）

万全之爱无别离/万全之爱无生死！（冰心：《致词》《冰心文集》第二卷第157页）

……他在柏林大学，听过名闻日本的斯泼朗格教授的爱情演讲，

明白爱情跟性欲一胞双生，类而不.d，性欲并非爱情的基本，爱情也不是性欲的升华。他也看过爱情指南那一类的书，知道有什么肉的相爱、心的相爱种种分别。鲍小姐谈不上心和灵魂。她不是变心，因为她没有心；只能算日子久了，肉会变味。反正自己并没有吃亏，也许还占了便宜，没得什么可惜。方鸿渐把这种巧妙的词句和精密的计算来抚慰自己，可是失望、遭欺骗的情欲、被损伤的骄傲，都不肯平伏，象不倒翁，捺下去又竖起来，反而摇摆得厉害。（钱锺书：《围城》第21页）

爱她的人可太多了，她却不爱他们。她觉得一切爱皆平凡得很，许多人皆在她面前显得又可怜又好笑。许多人皆因为爱了她把他自己灵魂，感情，言语，行为，某种定型弄走了样子。譬如大风，百凡草木皆为这风而摇动，在暴风下无一草木能坚凝静止。她的美丽也如大风。可是她希望的正是永远皆不动摇的大树，在她面前昂然的立定，不至于为她那点美丽所征服。她找寻这种树，却始终没有发现。

她想，“海边不会有这种树。若需要这种树，应当向深山中去找寻。”

……海边没有一株稍稍蠕强的树，也无一个稍稍蠕强的人。为她倾倒的人虽多，却皆在同样情形下露出蠢相，做出同样的事情。世故一些的先是借些别的原因同在一处，其次就失去了人的样子，变成一只狗了。年纪轻些的，则就只知写出那种又粗卤又笨拙的信，爱了就谦卑谄媚，装模作样，眼看到自己所作的糊涂样子，还不能够引动女人，既不知道如何改善方法，便作出更可笑的表示，或要自杀，或说请你好好防备，如何如何。一切爱不是极其愚蠢，就是极其下流，故她把这些爱看得一钱不值了。（沈从文：《如蕤》《沈从文文集》第五卷第260页）

爱情，那是无法按一个固定的模式框起来的，正如七个音符，可以谱写出无数不同的乐曲，它有它自身才有的，谁也不能左右的特殊规律，勉强的爱情是不会幸福的，迁就的婚姻只会带来痛苦。（李

国文。《冬天里的春天》下册第633页）

没有离别，便没有相聚时的欢乐。没有时间、空间的考验，也便体会不出爱情的坚贞。时间与空间，不独对于手写的、演出的艺术是至关重要的，对于爱情这门人生的艺术也是头等重要的因素。真正的爱情会超越时空，在永恒的王国里飞翔。（苏叔阳：《故土》第255页）

爱情是什么？爱情是一种不能用公式去分析、不能用逻辑去推理、也不能用定义去解释的执着而忘我的情感。（陈祖芬：《当代青年》《陈祖芬报告文学选》第196页）

……没想到结婚前还闹出这样一场风波，怪不得C曾对我说："爱情是欢乐和苦恼的交织、泪水与微笑的转换，爱情的宇宙里，有黄连的园地，有蜜蜂的故乡，有无底的峡谷，有月夜的星辰，有花的海洋，也有泥泞的沼塘……"（李玲修：《足球教练的婚姻》《1981—1982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第502页）

爱的幸福，特别是团圆美满的、不必担惊受怕的爱的幸福——是一种秘密，一种只有两个人知道的秘密。第三者是多余的，这种爱是不需要见证人的。在这个只有两个人有份的特殊恩赐之中，相互间有一种特别甜蜜的爱，是不能用笔墨用言语来表现的。（[俄]赫尔岑：《谁之罪？》第126页）

男人软弱，女性有力，飢馑又有无限威力。安于暗淡无光的生活是困难的，完全忘掉自己也是不可能的……这里有美貌与同情，这儿有温暖和光明，——怎么抗拒得了呢？你会象婴儿扑向保姆一样跑过去。嗯，可是后来呢，当然，冷淡、阴暗，空虚……该来的都来了。

最后，以对一切都疏远，对一切都不理解而告终。起初不理解怎么会爱上的，以后却不理解怎么还能活下去。（[俄]屠格涅夫：《烟》第111页）

可是我问我自己，一个男子能否仅仅依靠爱情来生活？他会不会终于对它感到厌倦，他会不会想做一番事业，他会不会怪罪使他荒废事业的人？正是这个想法惊骇了我，我怕的也就是这个，而不是你想象的那些。（[俄]屠格涅夫：《烟》第181页）

一切感情都可以导致爱慕，导致爱情，一切的感情：憎恶，冷漠，崇敬，友谊，畏惧，——甚至蔑视。的确，一切的感情，除了感谢以外。

感谢——这是债务，任何人都可以摆出自己的许多债务……但爱情——不是金钱。（[俄]屠格涅夫：《爱之路》第147页）

“我知道爱情不及友谊那么苟求，”他说，“它甚至常常是盲目的，并不是因为一个人有什么功绩才爱他的——全都是这样。可是爱情需要某一种事物，有时候需要一些微不足道的事物，这种事物是无法确定、无法称呼的，而它们正是我那位无与伦比，但又笨手笨脚的伊里亚所缺乏的。这是我感觉惊异的原因。”（[俄]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第568页）

男女之间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友谊，所谓男女之间的友谊，不外是爱情的开端或残余，或者就是爱情本身。（[俄]冈察洛夫：《平凡的故事》第304页）

任何爱情都会消逝，而不相同的地方却将永远存在。（[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第253页）

他很懂得列文的这种感情，懂得在他看来天下的姑娘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除了她以外的天下所有的姑娘，这些姑娘个个具有人类的各种缺点，都平凡得很；另一个人就是她一个人，没有任何缺点，而且凌驾于全人类之上。（[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48页）

您自己已经说明了这就是爱。不过这种爱只是一种普通的感情，而不是热爱。什么才是热烈的爱？热爱跟普通的感情有什么区别？区别在力量上。那末，如果普通的感情，比热爱淡薄得多的感情都能使您对人抱这个态度，使您说："我宁愿死，也不愿给他带来痛苦"，如果普通的感情都能使您这样说，比它强烈千倍的热爱会使您怎样说呢？它会使您说："我宁可死，也不允许——不是要求，也不是请求，——这个人为我做他自己不高兴做的事，我宁可死，也不允许他为了我的缘故勉强他自己，压制他自己。"——这种热爱，使您说出这样的话来的，才是真正的爱。假如一种热情不是这样的，那末它只是情欲，完全不是爱。（[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81页）

主人在仆人旁边觉得拘束，仆人在主人面前也觉得拘束；人只有跟一个和自己平等的人在一块，才会完全自由。跟一个比自己低下的人在一起是乏味的，只有跟平等的人在一起，才会十分快乐。因此，在我以前，连男人也不知道美满的爱的幸福；他在我以前所感受到的还不配称为幸福，不过是短暂的迷醉罢了。至于女人，我以前的女人多么可怜！当时她受人摆布，卑躬屈节；她感到恐惧，她在我以前几乎不知道什么叫爱情：有恐惧的地方就没有爱情。（[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423页）

哪有什么爱情？无私的、自我牺牲的、不图奖赏的爱情？那种人们常说的"同死一样有力"的爱情？你知道么，为了这种爱情人们可以建立任何功勋，献出生命，忍受苦难——而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完全

算不得艰辛，而只是快乐。等一等，你现在又想跟我说你的瓦夏了吧？不错，我喜欢他。他是个好小伙子。谁又说的准，说不定将来他的爱情也能放出绚丽的光彩。不过你要理解我所说的那种爱情。爱情应当是悲剧。是世界上最深奥的秘密！任何生活上的舒适、盘算和妥协都不应同它沾边。（[俄]库普林：《石榴石手镯》 《中短篇小说选》第333页）

我难以想象爱情可以缺少妒忌。依我看，没有妒忌就没有爱。（[俄]蒲宁：《米佳的爱情》 《新路》第311页）

因为爱和死一样都是命中注定的，无法躲避。爱情是一种生存的愿望。有谁能说，他能够并且要去反对生存的愿望呢？谁也不会。（[苏]高尔基：《扫兴的片刻》 《高尔基文集》第二卷第45页）

然而，爱是必须没有怜悯的，因为怜悯是虚假的爱。（[苏]高尔基：《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高尔基文集》第十八卷第54页）

近来我们有些人把爱情描写得没有任何美的感受，没有任何崇高的情感，爱情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意义。您明白吗？——独立的意义。结果爱情只不过是家庭生活开始之前的一段序曲罢了。有的人甚至连这序曲都不一定需要，就直接拉开家庭生活的帷幕，把这些琐碎的家务事也叫做爱情。现在有些人形成一种看法：只是为了结婚才谈恋爱。（[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50页）

奥丽娅一下就看出了爱情和玩弄爱情之间的区别。当她可以欺骗对方，出于考察他的感情的动机而不赴约的时候，这不是爱情；当她能够说我不要这个，而要那个东西的时候，这不是爱情；当她送上面颊或者甚至送上嘴唇，准备在门边接吻的时候，当她愉快地跑进家

里，要求快点吃饭，要不就要饿死了的时候，这也不是爱情；当她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生瓦吉克或尤吉一两个星期的气，不与他说话，直到对方成百次地向她求饶的时候（虽然错的不是对方而是她自己），也不是爱情。（[苏]柯切托夫：《青春常在》第441页）

至于说到爱情，对穷人来说，这爱情难道有象春天的桦树汁那样甜吗？什么时候是因为恋爱而嫁人的？从古以来，过去和现在，人们结婚都是为了一起熬苦日子，都是为了一起在地里和院子里干活，为了一起耕地、播种、收割、养儿育女！结婚就是为了这个！爱情就象孩子最初的欢乐——还没有尝到这欢乐的滋味，就已经要去放猪、帮助大人干活儿了！爱情只是一瞬间的事，爱情当你是姑娘，而他是小伙子时才存在，只有自由的人，没有结婚的人，才能因为爱情走到一起……这有什么可奇怪的，人生就是如此——没完没了的操心事，一辈子都得忍耐，一辈子都是没有欢乐的平淡单调的日子。（[苏]梅列日：《沼泽地上的人们》第380页）

人们很久以前已经知晓/如果两个人绝交/谁爱得浅，谁坚决/谁爱得深，谁软弱。（[苏]弗·阿·索洛乌欣：《人们很久以前……》《苏联当代诗选》第471页）

“自然”仿佛将妇女置于附属地位，然后又将她们从附属地位挽救出来。两性的关系发生扰乱，因为双方的权利本来是相互的。我们的作用是在男女之间造成新的和谐，因为我们将憎恨放在妇女与我们之间；而在妇女与男子之间，我们安放了爱情。（[法]孟德斯鸠：《波斯人的信札》第36页）

伯爵　（调弄炉火）假如爱情是一场戏，同世界一样古老的这出戏，不管喝倒彩没有，比较起来，还不算最差劲儿的。剧中的角色已经演滥了，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剧本倘若毫无价值，就不可

能万口传诵了，——说它古老，是我说岔了。不朽，难道就是古老吗？

侯爵夫人　先生，这段有诗意。

伯爵　不，夫人。您讨厌的那些废话、空话，还有那些奉承的话，那些爱情的表白，总之，所有那些陈词滥调，全是极其美好的、长期形成的古老的东西，您可以说，听了让人心烦，有时还很可笑，但是，它伴随的另一样东西，是永葆青春的。

侯爵夫人　不能自圆其说了。什么一直古老，什么永葆青春？

伯爵　爱情。

侯爵夫人　先生，好口才。

伯爵　不，夫人。我是说，爱情是永葆青春的，表达爱情的方式，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永远是陈旧的套子。那些陈规旧套、老掉牙的话，莫名其妙从心里冒出来的小说片段，身边的一切摆设、无用的装饰物，就象簇拥在一个国王周围的老侍从、老外交官、老大臣，那一切都要消逝，但是，那个国王却不死！爱情死了，爱情万岁！　（[法]缪塞：《当机立断》　《缪塞戏剧选》第407—408页）

有些伦理学家认为，除了母爱之外，两性的爱是最不由自主，最没有利害观念，最没有心计的。这个见解真是荒谬绝伦。即使大部分人不知道爱情怎么发生，但是一切生理上精神上的好感，仍然从头脑，感情，或是本能的计算出发的。男女之爱主要是一种自私的感情，而自私就是斤斤较量的计算。一般人只注意结果，看到象赛查丽纳那样的漂亮姑娘，竟会爱上一个又是瘸腿又是红头发的穷小子，第一个印象可能觉得不大现实，或是太离奇了。然而这的确合乎布尔乔亚在感情方面打的算盘。明白了这一点，那些老是令人奇怪的婚姻，例如个子高大的美女嫁了一个矮小的丈夫，漂亮哥儿娶了一个矮小丑陋的老婆等等，也可以得到解释了。凡是体格有缺陷的，不论是拐脚，是瘸腿，是各种各样的驼背，或者长得奇丑无比，或者满面酒瘢，或者

长着白癜风，或者有罗甘那样的毛病，或者有了父母没法控制的任何一种残废，他只有两条路好走：不是叫人害怕，就是和善得不得了；他不能象大多数人那样在中间摇摆不定。走第一条路的有能人，有天才，有强者；因为只有无恶不作才能使人恐怖，只有天才才能使人尊敬，只有聪明绝顶才能使人惧怕。走第二条路的却叫人疼爱，特别能适应女性的专横，比长相完全的男人更懂得爱。（[法]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第101页）

我们都有权要求幸福，有权希望创造天才的作品而得到人们的赞赏。我们为我们的爱情对象而骄傲，指望着我们智力意志的胜利，这都是允许的。但这并不是人的生活的全部。如果对自己的爱没和对别人的爱紧紧联系起来，这种雄心壮志在待人忠诚的情况下本可以战胜一切，但当它处在自私的境地就会受到损害，变得乖戾，随时都有失败的危险。爱情可以把两个融合成一体的人的自私扩大，但是这并不足以使爱情合法化。爱情作为一种手段，一种救助庇护的方式，它是美而神圣的；作为目的和唯一的结果，却是渺小而且不幸的。（[法]乔治·桑：《木工小史》第298页）

没有目标的爱是最磨人的，它消耗一个人的精力，使它解体。（[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第205页）

真的爱情是永不凋谢的。赤诚的爱火也永远不会冷下来，炭火能够被灰烬埋起来，星星就不会这样了。（[法]雨果：《笑面人》上册第328页）

爱情是一种永久的信仰。（[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第366页）

普洛丢斯 ……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

好说明。（[英]莎士比亚：《维洛那二绅士》 《莎士比亚全集》第一卷第112页）

克劳狄奥 ……友谊在别的事情上都是可靠的，在恋爱的事情上却不能信托：所以恋人们都是用他们自己的唇舌。谁生着眼睛，让他自己去传达情愫吧，总不要请别人代劳，因为美貌是一个女巫，在她的魔力之下，忠诚是会在热情里溶解的。这是一个每一个时辰里都可以找到证明的例子，毫无怀疑的余地…… （[英]莎士比亚：《无事生非》 《莎士比亚全集》第二卷第96页）

海丽娜 ……一切卑劣的弱点，在恋爱中都成为无足重轻，而变成美满和庄严。爱情是不用眼睛而用心灵看着的，因此生着翅膀的丘匹德常被描成盲目；而且爱情的判断全然没有理性，光有翅膀，不生眼睛，一味表示出卤莽的急噪，因此爱神便据说是一个孩儿，因为在选择方面他常会弄错。正如顽皮的孩子惯爱发假誓一样，司爱情的小儿也到处赌着口不应心的咒…… （[英]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 《莎士比亚全集》第二卷第296页）

公爵 啊，那太老了！女人应当拣一个比她年纪大些的男人，这样她才跟他合得拢来，不会失去她丈夫的欢心；因为，孩子，不论我们怎样自称自赞，我们的爱情总比女人们流动不定些，富于希求，易于反复，更容易消失而生厌。 （[英]莎士比亚：《第十二夜》 《莎士比亚全集》第四卷第38页）

公爵 假如音乐是爱情的食粮，那么奏下去吧；尽量地奏下去，好让爱情因过饱噎塞而死。又奏起这个调子来了！它有一种渐渐消沉下去的节奏。啊！它经过我的耳畔，就象微风吹拂一丛紫罗兰，发出轻柔的声音，一面把花香偷走，一面又把花香分送。够了！别再奏下去了！它现在已经不象原来那样甜蜜了。爱情的精灵

呀！你是多么敏感而活泼；虽然你有海一样的容量，可是无论怎样高贵超越的事物，一进了你的范围，便会在顷刻间失去了它的价值。爱情是这样充满了意象，在一切事物中是最富于幻想的。（〔英〕莎士比亚：《第十二夜》 《莎士比亚全集》第四卷第5页）

罗密欧 唉！想不到爱神蒙着眼睛，却会一直闯进人们的心灵！我们在什么地方吃饭？哎哟！又是谁在这儿打过架了？可是不必告诉我，我早就知道了。这些都是怨恨造成的后果，可是爱情的力量比它要大过许多。啊，吵吵闹闹的相爱，亲亲热热的怨恨！啊，无中生有的一切！啊，沉重的轻浮，严肃的狂妄，整齐的混乱，铅铸的羽毛，光明的烟雾，寒冷的火焰，憔悴的健康，永远觉醒的睡眠，否定的存在！我感觉到的爱情正是这么一种东西，可是我并不喜爱这一种爱情。 （〔英〕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莎士比亚全集》第八卷第12—13页）

罗密欧 唉！这就是爱情的错误，我自己已经有太多的忧愁重压在我的心头，你对我表示的同情，徒然使我在太多的忧愁之上再加上一重忧愁。爱情是叹息吹起的一阵烟；恋人的眼中有它净化了的火星；恋人的眼泪是它激起的波涛。它又是最智慧的疯狂，哽喉的苦味，吃不到嘴的蜜糖。 （〔英〕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莎士比亚全集》第八卷第13页）

“爱”使人安乐舒畅，就好象雨后的太阳/“淫”的后果，却象艳阳天变得雨骤风狂/“爱”就象春日，永远使人温暖、新鲜、清爽/“淫”象冬天，夏天没完，就来得急急忙忙/“爱”永不使人厌，“淫”却象饕餮，饱胀而死亡/“爱”永远象真理昭彰，“淫”却永远骗人说谎。 （〔英〕莎士比亚：《维纳斯与阿都尼》 《莎士比亚全集》第十一卷第41页）

我绝不承认两颗真心的结合/会有任何障碍；爱算不得真爱/若是一看见人家改变便转舵/或者一看见人家转弯便离开/哦，决不！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它定睛望着风暴却兀不为动/爱又是指引迷舟的一颗恒星/你可量它多高，它所值却无穷/爱不受时光的播弄，尽管红颜/和皓齿难免遭受时光的毒手/爱并不因瞬息的改变而改变/它巍然矗立直到末日的尽头/我这话若说错，并被证明不确/就算我没写诗，也没人真爱过。（[英]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一一六 《莎士比亚全集》第十一卷第274页）

时间只能冷却，但移不动爱情/爱情会因为绝望而更神圣/呵千万颗活跃的爱心又怎能/比得上这对于逝者的钟情？（[英]拜伦：《只要再克制一下》 《拜伦诗选》第17页）

情人的希望仿佛是童话中的一粒豆子：只要才一生根，就飞快地成长，不消几小时伟大的“想象”在它顶上盖起了一座城堡；但是紧接着又出现了“失望”，它手持斧子三下两下就把豆树和城堡砍倒在地。（[英]华特·司各特：《爱丁堡监狱》第508页）

“……爱情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它比绿宝石更宝贵，比猫眼石更值价。用珠宝也买不到它。它不是陈列在市场上的，它不是可以从商人那儿买到的，也不能称轻重拿来换钱。”（[英]王尔德：《夜莺与蔷薇》 《快乐王子集》第20页）

“生命对每个人都是很宝贵的。坐在绿树上望着太阳驾着他的金马车，月亮驾着她的珍珠马车出来，是一件多快乐的事。山楂的气味是香的，躲藏在山谷里的桔梗同在山头开花的石南也是香的。可是爱情胜过生命……”（[英]王尔德：《夜莺与蔷薇》 《快乐王子集》第22页）

“你要快乐啊，……我只要求你做一件事来报答我，就是你要做一个忠实的情人，因为不管哲学是怎样地聪明，爱情却比她更聪明，不管权力是怎样地伟大，爱情却比他更伟大。爱情的翅膀是象火焰一样的颜色，他的身体也是象火焰一样的颜色。他的嘴唇象蜜一样甜，他的气息香得跟乳香一样。”（[英]王尔德：《夜莺与蔷薇》《快乐王子集》第23页）

“爱比‘智慧’更好，比‘财富’更宝贵，比人间女儿们的脚更漂亮。火不能烧毁它，水不能淹没它……”（[英]王尔德：《打鱼人和他的灵魂》《快乐王子集》第149页）

呵，爱情是多么顽强呵，——甚至那种只是在想象中倘佯，全未在心里生根的、狡猾的、似乎是爱情的感情，也能顽强地具有信心，直到它注定要烟消云散的时候。（[美]霍桑：《拉帕其尼医生的女儿》《霍桑短篇小说集》第410页）

理智跟爱情是压根儿不相干的。他爱上的那个女人的推理到底正确不正确，那没有关系。爱情是超越在理智之上的。如果碰巧她并不充分地认识到他所要的正是事业，那可不会使她的可爱减少一分。她没有一点不可爱的地方，她的想法跟她的可爱压根儿不相干。（[美]杰克·伦敦：《马丁·伊登》第128页）

世界上是先有爱情，才有表达爱情的语言的，在爱情刚到世界上来的青春时期中，它学会了一套方法，往后可始终没有忘掉过。（[美]杰克·伦敦：《马丁·伊登》第190页。

爱情待在高山之巅，在理智的谷地之上。爱情是生活的升华，人生的绝顶，它难得出现。……爱情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目的，爱情是不可置疑，必须被看作人生的最大报酬。因此，他认为恋人比任何

生物都更幸福，想到那种最狂热的恋人 ，超脱了尘世间的不物，超脱了富贵和物议、舆论和赞美，超脱了生命身力，“愿为一吻而死”，真叫他欢喜。 （[美]杰克·伦敦：《马丁·伊登》第217页）

爱情比忘却厚/比回忆薄/比潮湿的波浪少/比失败多 它最痴癫最疯狂/但比起所有/比海洋更深的海洋/它更为长久 爱情总比胜利少见/却比活着多些 不大于无法开始/不小于谅解 它最明朗最清醒/而比起所有/比天空更高的天空/它更为不朽 （[美]E·E·肯明斯：《爱情比忘却厚》 《美国现代诗选》第312页）

阿德尔海特 的确是这样，因为你本人确实超过了你的名声。大多数人看重功绩的表面。我向来对我中意的人是不愿意细想的，就这样我们共同生活了一个时期，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东西，可我不知道在你身上我缺少的是什么。最后我才恍然大悟。我看到的不是这样一个奋发有为的大丈夫：他使整个国家的事业蓬勃发展，又不忘掉自己和荣誉，他实现种种鸿图大志，象登上重重叠叠的丛山那样青云直上。我忽然看到一个唉声叹气的病诗人，象一个怀春的少女那样善感，比一个老年的光棍还要懒散。起初我以为这都是由于你未能忘怀的不幸造成的，因此我尽可能地原谅你。现在你是每况愈下，我要收回我对你的情意，请你一定要宽恕我。你没有理由占有它，我已把它终生送给另外一个人了，他不能把它转赠给你。 （[德]歌德：《铁手葛兹·冯·贝利欣根》 《歌德戏剧集》第57页）

劳伦夏 我一定帮助你，从现在起，为你效力。

弗隆多索 我信任你的判断。

劳伦夏 你们争论的到底是什么？

弗隆多索 我和巴里尔多反对门戈。

劳伦夏 门戈怎么说？

巴里尔多　有件东西，本来毫无疑问，理所当然，可是他偏否定。

门戈　我还是要否定，因为我知道这是事实。

劳伦夏　他说什么来着？

巴里尔多　他说爱情这东西是没有的。

劳伦夏　这话有点儿过分。

巴里尔多　这不只是过分，而且是胡说。倘若没有爱情，那就没有世界。

门戈　我不会讲哲理，我一个字也不识。那么请听！一切元素，因为永远互不协调，我们才能从这里面，得到身体需要的营养，愤怒和忧郁，粘液和血液；很明显，就是这样。

巴里尔多　门戈，这个世界，无论什么地方，一切都在和谐之中，和谐就是纯粹的爱情，因为爱情就是协调。

门戈　讲到自然的爱情，请你注意，我不否认它的价值。这种爱情是存在的，它统治着一切事物；我们可以亲眼看到这种爱情彼此之间的协调。我从来没有否认，每个人都有和他本人气质相符的爱情，保存在他的身体里面。我的手，有人要打我的时候，会伸出来保护我的脸；我的脚也会使我避开遭到的危险；眼睛遇到什么损伤，眼皮就会立刻合上。自然的爱情就是这样。

帕斯库阿拉　那么你用什么让我们不受骗？

门戈　那就是：除了自己，谁都不爱。

帕斯库阿拉　请原谅，门戈，你在撒谎；牲畜也渴求异性。难道男人追女人，能算空话？

门戈　这叫做自私之情，不是爱，到底什么是爱情？

劳伦夏　爱情是对于美丽的追求。

门戈　那么，为什么爱情要追求美丽？

劳伦夏　为了享受。

门戈　我相信你这句话。那么这样寻欢作乐，不是为了自己？

劳伦夏　是这样。

门戈　为了爱自己，然后就去寻找使自己满足的东西？

劳伦夏　对了。

门戈　那么，归根到底，除了我说的那种爱情，就没有别的爱情；为了我自己的享受，我才追求，让我得到我追求的一切东西。

（[西班牙]维加：《羊泉村》　《戏剧选》第24—28页）

爱情是个无穷无尽的奥妙，因为连它自己也说不明白。（泰戈尔：《流萤集·》一三〇》）

在玫瑰花的充裕的光阴里，爱情是酒，在花瓣凋谢的时候，爱情是饥饿时刻的粮食。（泰戈尔：《流萤集·一四三》）

一种枯燥、冷漠的情绪，在她内心深处蔓延。她认为，世界和爱情，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和虚幻。甚至连赫蒙托过去信誓旦旦的爱情表白，也象一把锋利无情的匕首，深深刺伤了她的心，使她感到冷酷、乏味、凄惨和悲切。也许她想过，爱情似乎是非常高尚的，非常强烈的；稍一离开它，就会感到钻心的疼痛；轻柔地抚摸它，就会带来莫大的快乐。爱情就是这样——仿佛是广阔无垠，世世代代川流不息。但是，它所依赖的基础并不牢靠！只要社会轻轻地冲击它一下，永恒的爱就会冰消雪融，化成一撮尘土。（[印度]泰戈尔：《饥饿的石头》第73页）

你也知道吧，兄妹之间发生恋爱的事例，是没有的。说不定我在把这个公认的事实随便推论，我说经常接触的、过分亲近的男女之间，产生恋爱所必需的那种刺激——一种清新的感觉，已经完全丧失了。正如闻到香气，限于开始焚香的一眨眼间；尝到酒味，是在开始饮酒的一刹那间一样，我总觉得恋爱的冲动，在时间上也存在着这样稍纵即逝的一点。如果毫不在意地通过了这一点，以后越熟悉就只是越增加亲近，而恋爱的神经却逐渐逐渐地麻痹下来了。（[日]夏目漱石：《心》第146页）

（2） 流自神秘深处的柔情

——爱的心理

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踰。 （辛延年：《羽林郎诗》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98页）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 绵 绵无绝期。 （白居易：《长恨歌》 《全唐诗》第4820页）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 是 无情还有晴。 （刘禹锡：《竹枝词》 《刘禹锡集》第253页）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李清照：《一剪梅》 《李清照集》第16页）

恨人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 客/老 翅 几 回寒暑。 （元好问：《摸鱼儿》 《全金元词》第75页）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蓿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九》 《三寄小读者》第87页）

恋爱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如果我们细加寻思起来。我现在听到他人说这两个字，几乎有点憎恨与诅咒的思想了。这并不是伪言呵，觉得一个人，无论谁，都要由这个富有引诱之色彩中，跳进，跳出，

跳出又重复跳进，明是排列好的密密地的网罗，除了白痴与有神经病的疯人之外，谁也脱免不过。造物的主宰力，未免对于多难的人生，过于酷苛了。（王统照：《钟声》 《王统照文集》第一卷 第135页）

爱情要是没有苦味，甜蜜从何处领略？爱情要是没有眼泪，笑声从何处飞来？爱情是神秘的，宝贵的，必要的，没有他，世界只是一片枯草，一带黄沙，为爱情而哭而笑而昏乱是有味的，真实的！人们要是得不着恋爱的自由，一切的自由全是假的；人们没有两性的爱，一切的爱是虚空的。（老舍：《老张的哲学》第一卷第84页）

现在的社交，第一步就是以讨论学问为名，那招牌实在是堂皇得很，等你真真和他讨论学问时，他便再进一层，和你讨论人生问题，从人生问题里便渲染上许多愤慨悲抑的感情话，打动了你，然后恋爱问题就可以应运而生了。……简直是作戏，所幸当局的人总是一往情深，不然岂不味同嚼蜡！（庐隐：《海滨故人》 《庐隐选集》第7879页）

再没比恋爱的青年人敏感了，对方一丝一毫的变化，都能感受出来。（柳青：《创业史》第一部第117页）

爱情，改霞现在才体会到，对于待嫁的姑娘，简直是燃烧在心中的一堆红火。世俗的礼教、父母的干涉、舆论的压迫，常常不能扑灭这一堆火。除非小伙一方变心，或者男方缺乏和这种痴心相适应的热情。在改霞心中，生宝不是那号爱赌气的年轻人，不会由于她一度的做作而记恨她。她知道他是这号人——青年人的年龄，中年人的老诚！这号人的热情，常常比一般青年人容易表露出来的热情，还要宝贵。改霞不是从外貌上心爱生宝的，她爱他的“人”——对于这个“人”字，才上了小学三年级的改霞，说不出全部的道理来。但有一

点，对她是清楚的：生宝是英雄！这被大伙承认虽然还是将来的事情，但改霞看出了苗头：他做事和普通人不一样。（柳青：《创业史》第一部第482—483页）

改霞在五、六、七的三个月里，把这个人生问题，翻来复去，想得很深、很细。世界上的大学问家，不见得有恋爱的闺女分析男方那样深刻、细致。改霞想：生宝和她都是强性子年轻人，又都热心于社会活动，结了亲是不是一定好呢？这个念头，自从五月之夜不愉快的幽会中从她脑里萌起以后，她就再用铁镊子也夹不出去了。她想：生宝肯定是属于人民的人了；而她自己呢？也不甘愿当个庄稼院的好媳妇。但他俩结亲以后，狂欢的时候很快过去了，漫长的农家生活开始了。做饭的是她，不是生宝；生孩子的是她，不是生宝。以她的好强，好跑，两个人能没有矛盾吗？……在狂热的时候能放任自己的感情冲动，在冷静下来的时候，改霞也能想得很远，很宽。性格软弱的闺女，由于优柔寡断，常常在就要被搂抱的时刻，还是若即若离，躲躲闪闪，最后终于被意志坚强的小伙子摔开，而懊悔终生。性格刚强的闺女，她们的自尊心简直撞不得，常常嫌自己倾心爱慕的小伙子对自己不够热烈，担心婚后不美满，竟至搂抱以后，来个出乎自己意料的转折，而永无反悔！我们的改霞属于后一种闺女。（柳青：《创业史》第一部第504页）

在驰往元帅行辕的路上，张龑不断地在马上放眼四顾，但见处处青山绿野、春景如画。他满怀愉快，禁不住胡思乱想，慧梅的影子总是不离他的左右。他一路上陶醉在媚人的春色中，不如更准确地说是陶醉在狂热、甜蜜、充满新鲜、激动、期待、希望与苦恼交织的爱情之中。啊，初恋的年轻人，生活在提倡“男女授受不亲”时代的恋人，爱情对于你，真象美妙而神秘的梦境一般。啊，在你的摇荡不定的心中有多少难忘的回忆与离奇的幻想！（姚雪垠：《李自成》第三卷中册第800-801页）

年轻人在热恋的时候总是敏感的。（高云览：《小城春秋》第85页）

古往今来，凡是真挚的爱情，无不遭受着磨难和挫折。（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上册第186页）

这里躺着一个生病的学生/他的命运已不可变更/请你们把药品都拿走吧/爱情的病是不治之症。（[俄]普希金：《医院墙上的题词》《普希金爱情诗选》第46页）

爱情好比烈火，没有燃料就会熄灭。（[俄]米·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第126页）

可是爱情却不会忘记任何一个细节。在她的心目中，凡是与爱人有关的事情都是头等重要的，在情人的脑海里，许许多多缜密的观察、细腻的想象、各方面的回忆和种种的猜测（包围着爱人的是什么，他的生活圈子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东西对他有所影响）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在恋爱之中，只要一句话，一个暗示……哪里用得着暗示！只消眼睛一瞟，嘴唇一努，就能引起猜测，然后由猜测而变为想象，由想象而作出肯定的结论，于是凭着个人的思想时而陷于痛苦，时而感到欢欣。恋人的推理方法（有时是错误的，有时却惊人的准确），会很快筑起一座猜疑的高楼，但是爱情的魔力会更快地彻底把它摧毁：往往只消一个笑脸，几滴眼泪，至多三言两语——疑团便烟消云散了。可是这种监督绝对不会放松，也绝对不会受骗的。情人忽而在脑子里产生了旁人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念头，忽而却看不见摆在他眼前的事实，实而高瞻远瞩，明察秋毫，时而却鼠目寸光，几乎象个瞎子。（[俄]冈察洛夫：《平凡的故事》第269页）

“啊，要是只体验到恋爱的这种温暖，不体验到恋爱的忧虑，该

多好啊！”他幻想。“不，生活缠扰人，到处都这样折磨人！有多少新的活动与事情一下子挤到生活里面来了！恋爱——是人生最难的学校！” （[俄]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第318页）

他是属于那样一类好吃醋的男人，-这类人和心爱的女人分手以后，马上会造出不知道多少关于她在那里做什么事情、她怎样“变心”的可怕的想象，但是当他带着垂头丧气的样子，肯定无疑地深信她已经变了心，又跑到她的面前的时候，只要一看她的脸，那个女人的嘻笑、欢乐、和蔼的脸，就会立即又振作精神，立即抛掉了一切疑心，怀着又欢喜又惭愧的心情责骂自己太好吃醋。（[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下第572页）

醋劲！普希金说得好，“奥赛罗并不好吃醋，他是信任人”。单单这句话就可以证明我们这位伟大诗人的见解是多么异乎寻常地深刻。奥赛罗只是因为他的理想幻灭，所以他心碎了，他对事物的整个看法混乱了。但奥赛罗并不会去躲在暗中侦察，窥伺。他是信任人的。正相反，必须千方百计地引逗他，推动他，刺激他，他才会猜到变心上去。真正好吃醋的人却并不是这样。象好吃醋的人那样丝毫不感到良心谴责就能安心干出一切可耻和败德的行为，说起来简直是令人难于想象的。这些人并不一定都有一副卑鄙龌龊的心肠。相反地，他们会一方面怀着高尚的心，纯洁的爱，充满自我牺牲的精神，同时另一方面却会去躲在桌子下面，收买卑鄙的人，安心地干出种种侦探和偷听之类肮脏下流的勾当。奥赛罗无论如何也不能迁就变心，——不是不能饶恕，而是不能迁就，——尽管他存心宽厚，天真无邪，有如赤子。真正好吃醋的人并不这样。我们简直想象不到一个好吃醋的人有多么容易甘心，迁就，又多么容易饶恕！好吃醋的人最容易饶恕，这是所有的女人都知道的。他们能够，而且常常会非常之快地（自然在首先大吵大闹一场之后）饶恕例如说几乎确凿有据的变心及他已经亲眼目睹的拥抱和接吻等等，只要他同时能多多少少相信这是

“最后一次”，他的情敌从此以后即将销声匿迹，远走天涯，或是他自己能把她带到某个地方，使那位可怕的情敌永远不能跟踪来到。自然这种相安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因为即使那个情敌果真消失了，明天他也可能发现另一个新的，而又对这新人吃起醋来。别人会觉得，那种必须加以监视的爱情究竟有什么意思？那种必须尽力看守的爱情究竟有什么价值？但是真正好吃醋的人是永远不会明瞭这层的，可是说实话，他们中间甚至也不乏心地高尚的人。还有说来很有意思的是当这类心地高尚的人们站在一间阁楼里偷听和侦探的时候，虽然“凭他们高尚的心地”也明白他们甘愿去做的事情的可耻，但是在当时，至少在站在小屋里的时候，是永远不会感到内疚的。（[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下第573页）

现在我对你说：你知道不，她现在也许爱你比爱任何人都厉害，她越折磨你，也就是越爱你。她不会对你说这个，但是你自己必须会观察。为什么她到底要嫁给你呢？以后她会对你说的。有些女人就希望人家这样爱她们。她就是这样性格的一个人！你的性格和你的爱情会使她发生强烈的印象！你知道不知道，女人能够用残忍和嘲笑折磨男人，从来不感到良心的责备，因为她每次会看着你，心里会这样想：“现在我把他折磨得要命，以后可以用我的爱情来补偿他”。（[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下第452页）

女人好比螺旋桨，弄得你老是团团打转。（[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52页）

但你要明白，现在有两个女人：一个始终坚持她的权利，也就是坚持要你的爱情，这你却不能给她；另一个女人为你牺牲了一切，对你却毫无所求。你该怎么办呢？怎么办才好呢？这是一大悲剧。

如果你想知道我对这种事情的看法，那我可以告诉你，我不相信这里有什么悲剧。理由是这样的：我认为恋爱……就是柏拉图在《酒

宴》中所说的两种恋爱，这两种不同的恋爱就是对人们的试金石。有些人只懂得这种恋爱，有些人只懂得另一种。对那些只懂得非柏拉图式恋爱的人，根本谈不上什么悲剧不悲剧。那种恋爱是不会有什么悲剧的。“多谢您使我得到了满足，再见！”——这就是全部悲剧。至于柏拉图式的恋爱是不会有什么悲剧的，因为这种恋爱始终是纯洁无瑕的……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54页）

有些人一遇到一个在某方面幸运的情敌，就立刻抹煞他的一切优点，只看到他身上的缺点；还有些人正好相反，他们最希望在这幸运的情敌身上发现胜过自己的地方，并且忍住揪心的剧痛，一味寻找对方的长处。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65页）

女人爱男人，往往连他们的缺点也爱。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526页）

过去任何人对我说，我会有这样的爱情，我是不会相信的，……这完全不是过去我所熟识的那同一感情。全世界在我眼中这时分为两半：一半是她，那里一切都是欢喜，希望，光明；另一半是没有她的一切，那里一切是苦闷和黑暗…… （[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791页）

安德列王爵握住她的手，仔细看她的眼睛，他心中先前对她的爱情不见了。他内心有一种东西突然改变了：再也没有先前那种诗意的、神秘的爱着的魅力，只有怜悯她那女性的幼稚的轻弱的心情，对她的专一和忠实的恐惧心，以及一种这时把他和她永远绑在一起的又难堪又欢喜的责任感。现在的感情，虽然不像先前的那末光明和富于诗意，却更强烈和更严肃了。 （[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797页）

男女之间的爱情总有一个时候达到顶点，到了那个时候这种爱情就没有什么自觉的、理性的成分，也没有什么肉欲的成分了。（[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第77页）。

凡是没有爱过的人，哪儿会懂得什么叫做爱！依我看来，至今还没有人真实地描写过爱情；那种温柔的、欢乐的、痛苦的感情恐怕根本就没法描写出来；凡是领略过那种感情的人，哪怕只领略过一回，也绝不会打算用语言把它表白出来。（[俄]契诃夫：《姚尼奇》《契诃夫小说选》下卷第714页）

痛苦是爱情的无法逃避的影子。（[苏]高尔基：《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高尔基文集》第十八卷第167页）

呵，青春，无限美丽的青春爱，当情欲还没有被意识到，只是从急速的心跳而隐约地被感到的时候；当无意间触及爱人胸脯的手象受惊一样地颤抖和赶快移开的时候；当纯洁的青春的友情阻住了最后的一着的时候！还有什么能比爱人搂着脖颈的手臂，比象触电一样的热烈的亲吻更甜蜜可亲的呢！（[苏]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53页）

大概热妮亚由于自己那种易受诱惑、充满浪漫色彩的禀性，对我估计过高了。她本来以为爱情会使我们摆脱这一熙熙攘攘的尘世，摆脱这日常的家务操劳，把我们带到一个从未经历过的童话般的世界；而我这个在她眼里不同凡响的人，会登上常人无法攀登的高峰，而且把她也提挈上去。（[苏]A·安德列耶夫：《是非请人们评说》第215页）

一个姑娘与人相恋时，总以为旁人不知道。她让掩饰心灵的帷幕遮住了自己的眼睛。一旦友好的手把这个帷幕揭开，姑娘心中的隐情

就会象洪峰决堤一般倾泻而出。于是，信任的倾诉取代了她平日束缚自己的谨慎和诡秘。（[法]贝纳丹·德·圣皮埃尔：《保罗与薇吉妮》《法国中篇小说选》上册第43页）

少女们纯洁而单调的生活中，必有一个美妙的时间，阳光会流入她们的心坎，花会对她们说话，心的跳动会把热烈的生机传给头脑，把意念融为一种渺茫的欲望；真是哀而不怨，乐而忘返的境界！儿童睁眼看到世界就笑，少女在大自然中发见感情就笑，象她儿时一样的笑。要是光明算得人生第一个恋爱对象，那末恋爱不就是心的光明吗？（[法]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欧也妮·葛朗台 高老头》第50页）

爱情的开始与生命的开始，颇有些动人的相似之处。我们不是用甜蜜的歌声与和善的目光催眠孩子吗？我们不是对他讲奇妙的故事，点缀他的前程吗？希望不是对他老展开着光明的翅翼吗？他不是忽而乐极而涕，忽而痛极而号吗？他不是为了一些无聊的小事争吵吗，或是为了造活动宫殿的石子，或是为了摘下来就忘掉的鲜花？他不是拚命要抓到时间，急于长大吗？恋爱是我们第二次的脱胎换骨。（[法]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欧也妮·葛朗台 高老头》第117页）

心灵时时刻刻只想着一个人，它终于瞥见包围着这个人的整个精神世界，在那里看见未来的变化。在她的爱情里面，一个妇女有一些预感，这些预感又成为后来当母亲时的明智。这样便生出某些难以解释的忧郁，某些难以解释的哀愁，使男人们觉得惊奇。男人们要照顾生活上的大事情，他们的活动从不停息，他们不能够专心致志。一切真实的爱情，在妇人身上，都成为一种活跃的沉思，它的清晰和深刻的程度，视每个人的性格而定。（[法]巴尔扎克：《农民》第174页）

他刚才见到的，不是一个孩子的那种天真单纯的眼光，而是一种奥秘莫测的深扉，稍稍张开了一线，接着又立即关闭了。

每一个少女都有这样望人的一天。谁碰到了，就该谁苦恼！

这种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心灵的最初一望，有如天边的曙光。不知道是一种什么灿烂的东西的醒觉。这种微光，乘人不备，突然从朦胧可爱的黑夜中隐隐地显现出来，半是现在的天真，半是未来的情爱，它那危险的魅力，绝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那是一种在期待中偶然流露的迷离惝恍的柔情。是天真于无意中设下的陷阱，勾摄了别人的心，既非出于有意，自己也并不知道。那是一个以妇人的神情望人的处子。

在这种目光瞥到的地方，很少能不惹起连绵的梦想。所有的纯洁感情和所有的强烈欲念都集中了在这一线天外飞来、操人生死的闪光里面，远非妖冶妇女们做作出来的那种绝妙秋波所能及，它的魔力能使人们在灵魂深处突然开出一种奇香异毒的黑花，这便是人们所说的爱。（[法]雨果：《悲惨世界》三册第868页）

女性的那么一望，很象某些成套的齿轮，外表平静，力量却猛不可当。人们每天安安稳稳、平安无事地打它旁边走过，并不怀疑会发生什么意外。有时甚至人们会忘记这身边的东西。大家走来走去，胡思乱想有说有笑。陡然一下，有人感到被夹住了。全完了。那齿轮把你拖住了，那一眼把你勾住了。它勾住了你，无论勾在什么地方，怎样勾住你的，勾住你拖沓的思想的一角也好，勾住你一时的大意也好，——你算是完了。你整个人将滚进去。一连串神秘的力量控制着你。你挣扎，毫无用处。人的力量不可能再作任何帮助。你将从一个齿轮落到一个齿轮，一层烦恼落到一层烦恼，一场痛苦落到一场痛苦，你，你的精神，你的财富，你的前途，你的灵魂；并且，还得看你是落在一个性情凶恶的人手里，还是落在一个心地高尚的人手里，你将来从这骇人的机器里面出来，只能是羞惭满面，不成人形，或是被这狂烈感情改变得面目一新。（[法]雨果：《悲惨世界》三册第

876页 ）

爱是灵魂的组成部分。爱和灵魂是同一本质的。和灵魂一样，爱也是神的火星；和灵魂一样，爱也是不可腐蚀的，不可分割的，不会涸竭的。爱是人们心里的一个火头，它是无尽期，无止境的，任何东西所不能局限，任何东西所不能熄灭的。人们感到它一直燃烧到骨髓，一直照耀到天际。（[法]雨果：《悲惨世界》第四册第1150页）

爱情，当它到了它的绝对高度时，常掺和着一种使人莫名其妙地把贞操观念抛向九霄云外，只一味盲从的感情。（[法]雨果：《悲惨世界》第四册第1240页）

爱情不需要过于浓厚的天国情调。它需要的是发烧的身体，激动的生活，散开的头发，触电似的一发不可收拾的接吻，有目的的拥抱。光想着星星，就会缩手缩脚。太空就会压在你身上。谈恋爱过分的想天国，就跟燃料太多的火一样，火苗儿就给燃料闷住。（[法]雨果：《笑面人》下册第404页）

拜迪康　我们丧失理智啦！我们是相爱的。卡蜜儿，我们做的是一场什么梦啊？多么虚假的语言，多么可怜的胡闹，象一阵阴风，从我们中间刮过去啦！我们俩谁要欺骗谁呢？唉！人生本身就是一场难堪的幻梦，为什么还要把我们的幻梦搅进去呢？天主啊！幸福是尘海中多么宝贵的明珠！天上的渔夫啊，你把这无价之宝从深邃的海底捞上来，给了我们。可是，我们象娇惯坏了的孩子，只把它当作一件玩具。把我们引向一处相爱的葱茏小经，那么平缓，两边花丛茂盛，一直伸向静谧的无边！只要我们亲吻一下，这条天路本来能把我们引向幸福。必定是虚荣、闲话、恼怒把我们拦阻，把它们奇形怪状的石块抛在路上！我们必定是干了坏事儿，因为我们是人。丧失理智的人啊！我们是相爱的呀。

（[法]缪塞：《勿以爱情为戏》 《缪塞戏剧选》第277页）

赛利奥 一个人年华似锦的时候，堕入没有希望的情网，是多么不幸啊！一个人逡巡在温柔的梦乡，却不知道幻想把自己引向何处，痴情能不能得到报偿，他是多么不幸啊！他情意缠绵地卧在方舟里，渐渐离开岸边，遥见迷人的平川，绿茵茵的草原，及以埃多拉多的海市蜃楼。他任凭微风悄悄地吹送，当现实把他唤醒的时候，他既远离渴望到达的目的地，又远离了岸边，进退两难。（[法]缪塞：《任性的玛丽亚娜》 《缪塞戏剧选》第5页）

这么说，保尔·布雷蒂尼爱着她！可他现在和第一天见面时显得有多么不同呀！不管她怎么回忆，也想不起她最初看见的那个人的形象，也想不起她当时对他的印象，就连当初他弟弟给他介绍的那个人是什么样子，她都完全记不起来了。今天的这个人，无论在容貌、举止，一切的一切方面都与往日的那个判若两人。因为随着当初的陌生人变成了熟人、亲人、最后又变成爱人的过程，他的最初形象也渐渐地日复一日地起着潜在的变化。毫无疑问，每时每刻，你都在进一步掌握他，掌握他的外表、动作、风度、他的内在和外在的形象。他通过他的声音、动作、语言、思想，走进了你的眼睛和你的灵魂中。他的一笑一语都有目的，你吸收着，理解着，猜测着。最后，好象他整个人都属于你的了，在不知不觉中，你深深地爱上了他的一切，和来自他的一切。 （[法]莫泊桑：《温泉》第102页）

可是意有所舍，心犹未甘，他只好把她放在非凡的境界。他在肉身方面既然一无所得，所以对他说来，她不具肉身，在他的心头扶摇直上，仿佛成仙得道，云脚冉冉，气象万千。这是一种纯洁感情，并不妨害日常生活，有了它，心里快活，一旦丢了，就会特别难过，正因为这种感情可贵，人才加以培养。 （[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第105页）

和爱人见面可以使自己的幻想不至于再有毒素，欲念也不至于再那么狂热；既然精神上把爱人占有了，一个人也不会再心猿意马。（[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四册第228页）

凡伦丁　我是说恋爱。苦恼的呻吟换来了轻蔑；多少次心痛的叹息才换得了羞笑的秋波一盼；片刻的欢娱，是二十个晚上辗转无眠的代价。即使成功了，也许会得不偿失；要是失败了，那就白费一场辛苦。恋爱汩没了人的聪明，使人变为愚蠢　（[英]莎士比亚：《维洛那二绅士》　《莎士比亚全集》第一卷第92页）

凡伦丁　可是现在我的生活已经改变过来了；我正在忏悔我自己从前对于爱情的轻视，它的至高无上的威权，正在用痛苦的绝食、悔罪的呻吟、夜晚的哭泣和白昼的叹息惩罚着我。为了报复我从前对它的侮蔑，爱情已经从我被蛊惑的眼睛中驱走了睡眠，使它们永远注视着我自己心底的忧伤。啊，普诺丢斯！爱情是一个有绝大威权的君王，我已经在他面前甘心臣服，他的惩罚使我甘之如饴，为他服役是世间最大的快乐。现在我除了关于恋爱方面的谈话以外，什么都不要听；单单提起爱情的名字，便可以代替了我的三餐一宿。　（[英]莎士比亚：《维洛那二绅士》　《莎士比亚全集》第一卷第119页）

朱利娅　一个虔诚的巡礼者用他的软弱的脚步跋涉过万水千山，是不会觉得疲乏的；一个借着爱神之翼的女子，当她飞向象普洛丢斯那样亲爱、那样美好的爱人的怀中去的时候，尤其不会觉得路途的艰远。　（[英]莎士比亚：《维洛那二绅士》　《莎士比亚全集》第一卷第126页）

朱利娅　啊，你不知道他的目光是我灵魂的滋养吗？我在饥荒中因渴慕而憔悴，已经好久了。你要知道一个人在恋爱中的内心的感

觉，你就会明白压遏爱情的火焰，正象雪中取火一般无益。

露西塔　我并不是要压住您的爱情的烈焰，可是这把火不能够让它燃烧得过于炽盛，那是会把理智的藩篱完全烧去的。

朱利娅　你越把它遏制，它越燃烧得历害。你知道汩汩的轻流如果遭遇障碍就会激成怨湍；可是它的路程倘使顺流无阻，它就会吻着每一根在它巡礼途中的芦苇，以这种游戏的心情经过许多曲折的路程，最后到达辽阔的海洋。所以让我去，不要阻止我吧；我会象一道耐心的轻流一样，忘怀长途跋涉的辛苦，一步步挨到爱人的门前，然后我就可以得到休息。就象一个有福的灵魂，在经历天数的磨折以后，永息在幸福的天国里一样。（[英]莎士比亚：《维洛那二绅士》　《莎士比亚全集》第一卷第126页）

凡伦丁　与其活着受煎熬，何不一死了事？死不过是把自己放逐出自己的躯壳以外；西尔维娅已经和我合成一体，离开她就是离开我自己，这不是和死同样的刑罚吗？看不见西尔维娅，世上还有什么光明？没有西尔维娅在一起，世上还有什么乐趣？我只好闭上眼睛假想她在旁边，用这样美好的幻影寻求片刻的陶醉。除非夜间有西尔维娅陪着我，夜莺的歌唱只是不入耳的噪音；除非白天有西尔维娅在我的面前，否则我的生命将是一个不见天日的长夜。她是我生命的精华，我要是不能在她的煦护拂庇之下滋养我的生机，就要干枯憔悴而死。即使能逃过他这可怕的判决，我也仍然不能逃避死亡；因为我留在这儿，结果不过一死，可是离开了这儿，就是离开了生命所寄托的一切。（[英]莎士比亚：《维洛那二绅士》　《莎士比亚全集》第一卷第134页）

培尼狄克　……我真不懂一个人明明知道沉迷在恋爱里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可是在讥笑他人的浅薄无聊以后，偏偏会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照样跟人家闹起恋爱来；克劳狄奥就是这种人……

（[英]莎士比亚：《无事生非》　《莎士比亚全集》第二卷第

106页 ）

俾隆　而我——确确实实，我是在恋爱了！我曾经鞭挞爱情；我是抽打相思的鞭子手；我把刻毒的讥刺加在那个比一切人类都更傲慢的孩子的身上，象一个守夜的警吏一般监视他的行动，象一个厉害的塾师一般呵斥他的错误！这个盲目的、哭笑无常的、淘气的孩子，这个年少的老爷，矮小的巨人，丘匹德先生；掌管一切恋爱的诗句，交叉的手臂，叹息、呻吟、一切无聊的踯躅和怨尤的天上君王，受到天下痴男怨女敬畏的大王，统领忙于处理通奸案件的衙役们的唯一将帅；啊，我怯弱的心灵，难道我倒要在他的战场上充当一名班长，把他的标帜带满在身上，活象卖艺人耍的套圈……（[英]莎士比亚：《爱的徒劳》《莎士比亚全集》第二卷第214页 ）

俾隆　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情人们，啊！让我们拥抱吧。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凡人；大海潮升潮落，青天终古常新，陈腐的戒条不能约束少年的热情。我们不能反抗生命的意志，我们必须推翻不合理的盟誓。（[英]莎士比亚：《爱的徒劳》《莎士比亚全集》第二卷第236—237页 ）

俾隆　……恋爱是充满了各种失态的怪癖的，因此它才使我们表现出荒谬的举止，象孩子一般无赖、淘气而自大；它是产生在眼睛里的，因此它象眼睛一般，充满了无数迷离惝恍、变幻多端的形象，正象眼珠的转动反映着它所观照的事事物物一样。要是恋爱加于我们身上的这一种轻佻狂妄的外表，在你们天仙般的眼睛里看来，是不适宜于我们的誓言和身分的，那么你们必须知道，就是这些看到我们的缺点的天仙般的眼睛，使我们造成了这些缺点……（[英]莎士比亚：《爱的徒劳》《莎士比亚全集》第二卷第277页 ）

赫米娅　既然真心的恋人们永远要受磨折似乎已是一条命运的定律，那么让我们练习着忍耐吧；因为这种磨折，正和忆念、幻梦、叹息、希望和哭泣一样，都是可怜的爱情缺不了的随从者。（[英]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　《莎士比亚全集》第二卷第293页）

公爵　女人的小小的身体一定受不住象爱情强加于我心中的那种激烈的搏跳；女人的心没有这样广大，可以藏得下这许多；她们缺少含忍的能力。唉，她们的爱就象一个人的口味一样，不是从脏腑里，而是从舌尖上感觉到的，过饱了便会食伤呕吐；可是我的爱就像饥饿的大海，能够消化一切。不要把一个女人所能对我发生的爱情跟我对于奥丽维娅的爱情相提并论吧。（[英]莎士比亚：《第十二夜》　《莎士比亚全集》第四卷第40-41页）

雷欧提斯　……人类的天性由于爱情而格外敏感，因为是敏感的，所以会把自己最珍贵的部分舍弃给所爱的事物。（[英]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莎士比亚全集》第九卷第108页）

阿维拉古斯　要是说这样的话是罪恶，父亲，那么这不单是我哥哥一个人的过失。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爱这个少年；我曾经听见您说，爱的理由是没有理由的。假如柩车停在门口，有人问我应该让谁先死，我会说："让我的父亲死，让这少年活着吧。"

培拉律斯　（旁白）啊，高贵的气质！优越的天赋！伟大的胚胎！怯懦的父亲只会生怯懦的儿子，卑贱的事物出于卑贱。有谷实也就有糠麸，有猥琐的小人，也就有倜傥的豪杰。我不是他们的父亲；可是这少年不知究竟是什么人，却会造成这样的奇迹，使他们爱他胜于爱我……（[英]莎士比亚：《辛白林》　《莎士比亚全集》第十卷第212页）

)314965

她只觉得，男女爱悦，为忠心而忠心，没有什么意味；倒是为了爱情强烈而自然忠心，那才有很大的意味。一晌的热烈爱情，虽然顷刻消灭，也强似那微弱的爱情，多年继续。关于这一方面，多数的女人，只能有了经验以后才能知道，她却全凭预知先见，领悟一切；她已经在心里周游了爱情的国度，数点了它的城楼，察看了它的宫殿；她最后的结论，认为爱情是乐中带苦的东西。（[英]哈代：《还乡》第95页）

人一门心思起来会比任何精神病态都超出常规，而一门心思披上炽热的爱情服装时则会更有冲动，更加精力过人。这种在爱情上一门心思的人，对藩篱、沟渠、门户；对那些并不是一门心思，或者是一门心思的人；对街上的儿车，和车子里面一门心思吮吸着奶瓶的婴儿；甚至于对其它害这种痼疾的病人——对这些，他都不会去注意。他走起来眼睛只是向内看，除掉自己心里的那点光亮外，一切别的星星全看不见。有些一门心思的人，认为人类幸福要靠自己的孜孜营求，靠解剖小狗，靠仇视外国人，靠付超额税，靠继续担任阁僚、靠各方面的事情顺利进行，靠阻止邻居离婚，靠反战、反对兵役，靠希腊语根、教会教条、哲学悖论和做人上人；还有其他利己主义病者——所有这些人，和那些一门心思只想获得某一个女子或男子的男子或女子比起来，都要动摇得多。（[英]约翰·高尔斯华绥：《出租》《福尔赛世家》第271页）

现在她（叶子特露法）意识到，自己不只是一片仰风的鼻息的叶子，而且成了宇宙的一部分。她不再是渺小的、纤弱的，短暂的过客，而成了永恒的一部分。借助某种神秘的力量，特露法懂得了自己的分子、原子、质子和电子的奇迹，懂得了自己所代表的巨大能量，懂得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天设的计划。在她旁边躺着奥勒，他们重逢时彼此产生着一种过去未曾感觉过的爱，这不是依赖于巧合或情绪突变的爱，而是一种象宇宙本身一样宏大和永存的爱。……只有那些解放

了自己，并同永恒融合在一起的，才感受得到这样的幸福。（[美]辛格：《奥勒和特露法》《辛格短篇小说集》第304-305页）

首先，爱情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共同经验——不过，说它是共同的经验并不意味着它在有关的两个人身上所引起的反响是同等的。世界上有爱者，也有被爱者，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往往，被爱者仅仅是爱者心底平静地蕴积了好久的那种爱情的触发剂。每一个恋爱的人都多少知道这一点。他在灵魂深处感到他的爱恋是一种很孤独的感情。他逐渐体会到一种新的、陌生的孤寂，正是这种发现使他痛苦。因此，对于恋爱者来说只有一件事可做。他必须尽可能深地把他的爱情禁锢在心中；他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个全然是新的内心世界——一个认真的、奇异的、完全为他单独拥有的世界。……这个恋爱者……可以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至于被爱者，也可以是任何一种类型的人。最最粗野的人也可以成为爱情的触发剂。一个颤巍巍的老爷子可能仍然钟情于二十年前某日下午他在奇霍街头所见到的陌生姑娘。牧师也许会爱上一个堕落的女人。被爱的人可能人品很坏，油头滑脑，染有不良恶习。是的，恋爱者也能象别人一样对一切认识得清清楚楚——可是这丝毫也不影响他的感情的发展。一个顶顶平庸的人可以成为一次沼泽毒罂粟般热烈、狂放、美丽的恋爱的对象。一个好人也能成为一次放荡、堕落的恋爱的触发剂，一个絮絮叨叨的疯子没准能使某人头脑里出现一曲温柔、淳美的牧歌。因此，任何一次恋爱的价值与质量纯粹取决于恋爱者本身。

正因如此，我们大多数人都宁愿爱而不愿被爱。几乎每一个都愿意充当恋爱者。道理非常简单，人们蒙蒙胧胧地感到，被人爱的这种处境，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被爱者惧怕而且憎恨爱者，这也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爱者总是想把他的所爱者剥得连灵魂都裸露出来。爱者疯狂地渴求与被爱者发生任何一种可能的关系，纵使这种经验只能给他自身带来痛苦。（[美]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

啡馆之歌》 《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第220—221页）

路易斯 你怎么能想得起来，背叛一个跟你一道流亡的同志呢？

雨果 在政治上，我绝不会。但感情是神圣的。爱情有它自己的规律，一切都要向它低头。（[美]艾·马尔兹：《雨果先生》第42页）

玛丽亚 就算是吧！可我不喜欢那样。有人教导我说：抚爱好比锁链，由于环环相扣而难以挣脱，女孩子一旦堕入情网，就比失去发束的参孙还要软弱。（[德]歌德：《铁手葛兹·冯·贝利欣根》 《歌德戏剧集》第34页）

书本之中最奇妙的书/乃是爱情之书/我曾仔细加以阅读/只有几页是欢娱/全篇却都是痛苦/其中有一节叙述别离/叙述重逢！只有一小章/乃是断片。忧伤各卷/附有冗长的解释说明/真是无穷无尽。（[德]歌德：《读本》 《歌德诗集》下第363页）

起初，只是我的想象而不是我的心受到激动，但是一想到身处这些陌生人之中，我不是完全孤独的；一想到有一颗同情的小心灵在关心着我，就会使我愉快地受到鼓舞。它的根源并不是出于我的虚荣心，而且基于一种认识，这种认识使我觉得，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必须把他的思想和感情专注于一个亲爱的具体的人，而不是让它变动不定地漂泊在诸如森林和草原这样一般的事物上；必须把自己置身于他所爱的人的心中，而不是把自己迷失在无限的空间之中。（[波兰]显克微支：《通过大草原》 《显克微支中短篇小说选》第6页）

（3）亮透灵魂世界的每一个洞穴

——爱的意义

这是真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我和子君说起这，她也领会地点点头。（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二卷第115页）

这是纯洁的爱，里面并没有激情，没有欲望。他的眼光看入她眼睛的深处（不，应该说是心灵的深处）；她的眼光也同样看入了他的。两个人真可以说是达到完全的互相了解了，每个人再没有一点秘密；再没有一个关得紧紧的灵魂的一隅。两颗心合在一起，成了一颗心，一颗更明亮、更温暖、充满着活力的心。每个人在对方的眼睛里看见了自己，而且看见了自己的幸福。过去，现在，将来打成了一片，成了一个无开始无终结的东西。这是他们的光辉的前途。这样的爱不是享乐，不是陶醉，他们清清楚楚地接受着幸福，而且准备带了创造力向那个前途走去。这是两个不自私的年轻人的纯洁的幸福的时刻。他们真正感到象法国哲学家居友所说的“生活力的满溢”了。（巴金：《秋》《巴金选集》第三卷第480页）

所以我今天是完全快活的，生来的第二个快活，自然这情感中免不了有爱情的成分。的确，我这时所有的只是我将要开始的工作和正在享受的爱情了，除了这两种以外我没有什么，我也不想有。我以后将从工作的辛苦中得到爱情的鼓励，我相信爱情可以使我更加有勇气。在工作中也许会把爱情暂时忘记的，但是疲倦和困难的时候一定会想到爱情，而且从爱情中又重新兴奋了。这是我的信念：爱情在我的工作里面！至少在我想念着淘白的时候，我是要加倍努力的。这就

是一个证明：我看见洵白之后我的工作就等于开始了。我诚心地把这个经验敬献给青年朋友，如果你们在工作中还不曾有一个爱人。至于我这时所感得的种种快乐，我是没有法子向你们说出来的，譬喻我发现到托尔斯泰艺术时的心悦，譬喻我领略到莎士比亚悲剧时的感动，这也不够我的百分之一的形容呢。如你们也象我这样的经过一次，那你们就会懂得我这时的种种了。（胡也频：《到莫斯科去》《胡也频选集》下册第755页）

假若要老老实实去谈恋爱，便应找这种人。能有这种不屈不挠求达目的的决心，又能在别人胜利后不气馁从从容容向前的锐气，才是可以共同生活的伴侣！

若我有这样一个女人，来为我将生活改善，鞭策我向前，我何尝不可以在这世界上做一番事业？我们相互厮守着穷困，来消磨这行将毁灭无余的青春。我们各人用力去做工作事，用我们的手为同伴揩抹眼泪。若不愿在这虫豸们喧嚣的世界中同人争夺食物，我们就一同逃到革命恩惠宪法恩惠所未及的苗乡中去，做个村塾师厮守一生。我虽无能力使你象那种颈脖上挂珠串的有福太太的享用，但我们相互得了另一个的心，也很可以安慰了……（沈从文：《一天是这样过的》《沈从文文集》第八卷第44页）

“你问爱情么？”邓秀梅有些困倦了，还是打起精神来回答她说：“这是一种特别厉害的感情，你要不控制，它会淹没你，跟你的一切，你的志向，事业，精力，甚至于生命。不过，要是你控制得了，把它放在一定的恰当的地方，把它围在牢牢的合适的圈子里，好象洞庭湖里的滔天的水浪一样，我们用土堤把它围起来，就会不致于泛滥，就会从它的身上，得到灌溉的好处，得到天长地远的，年年岁岁的丰收。”（周立波：《山乡巨变》第38页）

你爱我一身是劲/我爱你双手能干/牧羊人爱牧羊人/就像绿水环

绕青山。 （闻捷：《河边》 《天山牧歌》第44页）

爱情本来就是一所伟大的学校。它陶冶着人的性情，启迪着人的智慧。这个学校的课本是不尽相同的，但是效果却是相同的，只要人们正确地对待它。 （李准：《黄河东流去》上册第330页）

春天的风是温暖的，醉人的；春之神带来了甜蜜的爱情种子，撒在少男少女的心田，也带来了生命的力量，充满在青年男女战士的周身。雄壮的冲锋杀敌的号音，唤醒了他们的迷梦，一个个从粉红色的宫殿里跑出来，走向充满了血腥气味，横陈着无数骷髅的社会战场上去了！他们把狭义的爱的观念取消了，代替着的是国家的爱，民族的爱！

虽然也有少数男女同学在互相恋爱着；但他们首先第一个条件，是对方的志愿是不是和自己一样的？是不是个真正为革命愿意牺牲一切的人？换句话说，他们实行的是："革命化的恋爱。"

照理，一般饱尝过旧礼教压迫痛苦的她们，一旦从铁笼子里解放出来，应该对于爱的安慰是很迫切需要的吧？然而不，事实恰恰相反，她们并不把恋爱看得稀奇神妙，或者怎样重要；她们最迫切的要求，只有两个字——革命！她们把自己的前途和幸福，都寄托在革命事业上面。人生需要创造永久的幸福，创造全人类大家享受的幸福；恋爱是个人的私事，大家在愿把生命献给国家民族的坚决信仰中，恋爱不过是有闲阶级的小姐少爷们的玩艺儿而已。

真的，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思想，这就是我们当时对于恋爱的见解。（谢冰莹：《女兵自传》第81-82页）

江姐停顿了一下，微笑着说："我还想和你谈个问题。成岗，你为什么还不给你妈妈找个好媳妇？"

成岗笑了。"我现在不想讲恋爱。"

"啊？"江姐似乎有点意外，"为什么呢？"

“妨碍工作。”

“你的看法，恐怕不完全对吧？”

“从道理上，我知道恋爱并不妨碍工作，还会互相鼓舞斗争的勇气和热情。可是我看见一些人，因为恋爱、结婚，很快就掉进庸俗窄小的家庭中去了。一点可怜的‘温暖’和‘幸福’轻易地代替了革命和理想……”

“你的话有点道理，在这动荡多变的时代，确有一些人为了眼前的‘幸福’而抛弃了崇高的理想。不过，你的话也不全对，许多革命领袖，马克思，列宁，……你知道，马克思和他的夫人燕妮，感情多么深厚，而他们相互间的帮助，又是多么的大呀！”…… （罗广斌 杨益言：《红岩》第57页）

爱情之所以被珍惜，不正是因为它具有着使人们、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完满的强大的力量吗？这是从心底升起的追求光明，奔向光明的原动力。 （王蒙：《布礼》 《夜的眼及其他》第41页）

爱使光明更加光明，光明使爱成为更深、更强的爱。 （王蒙：《布礼》 《夜的眼及其他》第40页）

当爱情在一个青年人身上第一次苏醒以后，它会转变为一种巨大的力量。甚至对生活完全失去信心的人，热烈的爱情也可能会使他的精神重新闪闪发光。 （路遥：《人生》 《新华文摘》1982年第9期）

诸位会知道还有另外的一种爱情。这并不是想独占“爱”的名字的骄傲的爱情，而是虽经历久长的岁月，即使在疾病之中也绝不会冷却的爱情，是老年时代用战栗的手打开信纸说着，对着宝贵的每一行字，从老眼昏花中滚出酸苦的泪水那样的爱情。（〔俄〕赫尔岑：《谁之罪？》第108页）

爱——就是说自己不再属于自己，不再为自己活着，生命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把人的一切感情——希望、恐惧、忧愁和快乐都集中在一个对象上；爱——就是说生活在漫无止境的……不知道感情有什么限度，把自己呈献给一个人，生活和思想都只是为了对方的幸福，在屈从中体验到崇高，忧愁中有快乐，快乐中有忧愁，除了爱和憎以外，还陷于种种矛盾之中。爱——就是说生活在理想的世界中……无比辉煌壮丽的世界中。这个世界的天空分外晴朗，自然景色特别瑰丽；把生命和时间分为两种情形——存在和不存在，分成两个季节——春季和冬季；前者是春天，后者是冬天；因为不管鲜花多么绚丽，碧空多么晴朗，如果缺少了爱，一切的美妙景象都将黯然无光；整个世界里只看见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整个宇宙……最后，爱——就是说暗中留意心上人的每一个眼神，仿佛一个游牧的阿拉伯人引颈盼望一滴滴露水来润湿燥裂的嘴唇；一不看见心上人就万念奔腾，心乱如麻，看见了却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竭力互相争着作出牺牲…… （[俄]冈察洛夫：《平凡的故事》第202页）

初恋——那是一场革命：单调、正规的生活方式刹那间被摧毁和破坏了；青春站在街垒上，它那辉煌的旗帜高高地飘扬——不论前面等待着它的是什么——死亡还是新的生活——它向一切都致以热烈的敬意。 （[俄]屠格涅夫：《春潮》第88页）

爱情赐予万事万物的魅力，其实决不应该是人生中的短暂现象，这一道绚烂的生命的光芒，不应该仅仅照耀着探求和渴慕——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求爱或者求婚吧，——的时期，不，这个时期其实只应该相当于一天的黎明，黎明虽然可爱、美丽，但是在接踵而至的白天，那光和热却比黎明时分更大得多，白天的光和热历久不息地增长着，不断地增长着，热的增长尤其长久，晌午过后很久还在增长。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404页）

“谁要是没有体验过爱情对人的一切力量的激发作用，他就不懂得真正的爱情。”

“爱情的意义在于帮助对方提高，同时也提高自己。”

“对于没有爱情就会失去活动力的人，爱情赐给他活动力。对于有活动力的人，爱情赐给他以运用这活动力的力量。”

“只有帮助所爱的女性提高到独立地位的人，才算爱她。”

“只有因为爱而变得思想明豁、双手矫健的人，才懂得爱。”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408页）

我是说爱情应该是崇高而美丽的，它鼓舞人们——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去建立功勋，它能激发人们的才华、创造力和高尚的情感。爱情是不容许人们偷看的，就像不容许偷看别人的卧房一样。

（[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51页）

生活，一当它结成了百解不开的疙瘩之后，便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激越、丰富而多彩。这时对生活便会有着无比的感受、激动和热情，远胜过出现在舞台上或银幕上的人类炽烈幻想的化身。在我们的时代，爱情丝毫没有减弱，没有褪色，也没有成为手工式的或是家庭式的。爱情不仅能够移山倒海，而且还可以使得人们在阳光下面羽化飞升，飞到太阳底下；也可把人抛进低级趣味的泥坑。不要让那些假道学先生们毒害我们。他们说什么爱情纯粹是个人私有的东西，似乎是与社会对立的东西。不，爱情，这是属于社会的。因为社会需要的不是精神萎靡不振的灰溜溜的人，心灰意懒的人，象会计帐本上的表格纸一样的人，而是需要永远朝气蓬勃的人，他们象永远开不败的花朵，永不苟且偷生，永不满足，永不衰老……（[苏]柯切托夫：《青春常在》第440页）

“是的，活在世上没有快乐是很无味的，这是对的……可是我们对快乐的理解却不一样，你今天和佩特留拉分子生活在一起是快乐

的，明天和别人生活在一起又是快乐的……我也是个女人，要爱别人，也要被人爱，但我准备把一生在真诚不渝的爱情中度过，使我的爱情不论在美好的岁月，还是在艰苦的年代都能忠诚地支持我。如果同一个不和我一起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的人去生活，我并不认为是幸福的。没有这一点，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空虚，毫无生气，枯燥无味！……”（[苏]亚历山大·鲍依琴柯：《青春》第100页）

他的同伴对此并无异议。没有满足的爱情，往往因离别而格外热烈，便是哲学也冲淡不了。天真汉提到心爱的圣·伊佛的次数，和提到道德与玄学的次数一样多。情感越变得纯粹，他的爱越强烈。他看了几本新出的小说，很少有描写他那种心境的；觉得作品老是隔靴搔痒。他说：“啊！这些作家几乎都只有思想和技巧。”最后，让森派的老教士竟不知不觉的听他倾诉爱情了。以前他只知道爱情是桩罪孽，忏悔的时候拿来责备自己的；现在才慢慢体会到，爱情之中高尚的成分不亚于温柔的成分，使人向上的力量不亚于使人萎靡的力量，有的还能激发别的美德。（[法]伏尔泰：《天真汉》《伏尔泰小说选》第214页）

一个热情的爱人只需要一点儿鼓励就变得勇猛无比。（[法]伏尔泰：《天真汉》《伏尔泰小说选》第215页）

我们在所爱的人的身边，感情就能充实智慧，正如它能充实心灵一样，并不怎么需要在这以外去冥思苦想。（[法]卢梭：《忏悔录》第二部第411页）

爱情浓厚的夫妻生的孩子，往往赋有爱情的特色：温柔，活泼，快活，高尚，热心。（[法]巴尔扎克：《比哀兰德》《都尔的本堂神甫 比哀兰德》第121页）

人间如果没有爱，太阳也会灭。（[法]雨果：《悲惨世界》第四册第1155页）

真正的崇高的婚姻，即爱情的结合，就有着理想的境界。（[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五册1701页）

于是珊蕾德很亲热地走近他的身边，克制肉体的最后战栗，对他说："我们应该爱，而且不要希望别人来爱我们，因为事业的成功，只能由爱别人的情感开始。"（[法]左拉：《劳动》第406页）

爱是在爱的人心里，而非在被爱的人心里。凡是纯洁的人，强壮健全的人，一切都是纯洁的。爱情使有些鸟显出它们身上最美丽的颜色，使诚实的心灵表现出最高尚的成分。因为一个人只愿意给爱人看到自己最有价值的面目，所以他赞美的思想与行动，必须是跟爱情塑成的美妙的形象调和的那种。浸润心灵的青春的甘露，力与欢乐的神圣的光芒，都是美的，都是有益健康而使一个人心胸伟大的。（[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第354页）

青春找青春，就象蜻蜓相互追逐，而爱情就象日光一样把他们照得暖洋洋的。（[英]约翰·高尔斯华绥：《出租》《福尔赛世家》第142页）

冯·台尔赫姆　当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说些什么的时候，我是这样想的，这样说的。恼恨和压抑着的怒气象阴云似地笼罩着我整个的心灵；爱情本身虽然发射极其光辉灿烂的幸福光芒，但却不能照亮我阴暗的心灵。但是爱情派出了她的女儿——怜悯，她和忧伤更为知已，因此驱散了我心灵上的阴影，重又给柔情的感触打开了我心灵上每一条通道。因为我有比我自身更为珍贵的东西要保护，而且必须由我来保护，我那自卫的动力便觉醒过来了。

（[德]莱辛：《明娜·冯·巴尔赫姆》 《戏剧两种》第112页）

露伊斯 （吃惊地）你在说什么呀？什么呀？——不，他的想法不一样，我那位好爸爸。他不会知道，斐迪南是我的，生来就是给我的，博爱的上帝为我的幸福创造出来的。（她沉思地站着）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加快地）我的血液涌上了面颊，所有的脉管都跳得更愉快；每一下脉博，每一次呼吸都在低语：正是他！——当我的心认出了这个一直盼望着人的时候，它也证实了一句，正是他！而且这句话是怎样得到整个世界同我欢喜的回响啊！那时——哦，那时我的灵魂里升起了第一道曙光，千万种青春的感情从我心中涌了起来，就像到了春天，地面上百花齐放一样。我再也看不见世界，可是我觉得，世界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美丽；我再也不知道有上帝，可是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爱过他。 （[德]席勒：《阴谋和爱情》第12页）

在某些幸运的时刻，我们躲藏在男女的爱情之中，一种说不出的少有的感受使我们的生活光辉灿烂。现在戈拉对这些话不能象以前那样一笑置之了。他心里承认这不是一般的灵魂的结合，它使生活臻于美满，它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新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切都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并且使人的幻想具有形体，使这个形体充满了新的生命。这种结合不但加强身心的力量，它还给生活带来了一种新的乐趣。 （[印度]泰戈尔：《戈拉》第477页）

“我敢肯定地说，可以使人整个天性在刹那间觉醒过来的唯一的媒介就是这种爱情——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我们这些人当中，这种爱情是微弱的，因此，我们对自己都没有全面的认识——我们不知道心里有些什么，不能把隐藏在内心的东西显露出来，不能使用积蓄在内心的情感——所以，我们在各个方面才这样闷闷不乐，振奋不起来！所以，除了一两个象你这样的人以外，没有人知道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颗这样伟大的心——一般人对这一点都是意识不到的。”（[印度]泰戈尔：《戈拉》第477页）

人生意义真/永远不离此/不得恋情时/虽生不如死。（[日]《正述心绪歌》 《万叶集》第521页）

（4）宁被光的深渊吞没

——爱的追求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鹊桥仙》 《全宋词》第459页）

……先恋爱后结婚成为普遍的信念。我不菲薄这种信念，它的流行也有所谓“必然”。我只想说那些恋爱至上主义者，他们得意时谈心，写信，作诗，看电影，游名胜，失意时伤心，流泪，作诗（充满了惊叹号），说人间最不幸的只有他们，甚至想投黄浦江；象这样把整个生命交给恋爱，未免可议。（叶圣陶：《过去随谈》 《叶圣陶散文甲集》第209页）

……一部分青年心目中的恋爱境界，差不多是一幅美丽而朦胧的图画。那是诗词和小说教给他们的，此外电影也是有力的启示。这美丽而朦胧的图画实在只是瞬间的感觉，如果憧憬着这个，认为终极的目的，那么恋爱成功以后，一转眼就将惊诧于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这时候是很无聊的。

青年男女能从恋爱呀结婚呀这些问题上节省许多精神和时间，移用到别的事情上去，他们是幸福的。若把这些问题看作整个的人生，

或者认作先于一切的大前提，那么苦恼就伺侯在他们背后了。（叶圣陶：《儿子的订婚》 《叶圣陶散文甲集》第281页）

他觉得女人总是这样，与其用理智说服她，是毋宁用爱情去感化她的。（丁玲：《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 《丁玲短篇小说选（七）》第231页）

谈恋爱，我很赞成。可是不能因此而屈辱了彼此的独立的人格和情操。独立的人格和情操本来是人类的美德，然而在那些非“征服”就要“投降”的人看来，却变成累赘了。

又有人说，恋爱是盲目的事情。于是，由于一时的热情奔放，由于一方面的热烈追求，为了兽性的愚昧需要，为了孤独的恐慌，为了希求廉价的慰藉，他（她）安排一个异性在自己的身边，他们称这个为恋爱，为结婚，他们说他们的结合是命中注定的。短促的疯狂铸成了长期间的苦难。……

一见钟情，固然是好事！可惜他（她）所寻找到的只是一个幻影，一个躯壳。幻影消逝，躯壳萎缩，他（她）眼中看见的对方不过是一匹雌鹅，一个市侩。结果是双重的懊悔和不满。为什么不能够“慎之于始”呢？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象一件衣服，高兴的时候穿在身上，不高兴的时候就脱下来。就算是衣服罢，盲目地选择一件衣服，也未免是近于愚蠢的儿戏。

……心不是苹果，不是可以随便分割的。人生再没有比爱情的三翻四覆更令人苦恼。但，人的情感是那么变幻无常，很少人能够把最初一次的恋爱作为最末一次的恋爱。恋爱免不了要失败，而正当恋爱热烈的时候，又谁都不会作失败的打算。惟其如此，当一朝发现爱人的不被爱，被爱的不爱人的时候，纵然这分离的意念起自一方，也不能不使双方都感受痛苦。

……最后，必须瞭解，失掉了爱情并不等于失掉一切。（罗曼·

罗兰：《爱与死的搏斗》）

有一天，你会到你自己以外去，你会爱人而不求被爱，世人拒绝给你爱情，而你自己却创造爱情，好给与世人。你会愿意生活在大多数人的心中，而不愿生活在一个人的怀抱里。那时，你就会真正懂得爱的意义，而你的伟大的人类爱也将会在绝望的人世间得到永生吧！（黄秋耘：《门外爱谈》《黄秋耘散文选》第28—30页）

假如说，爱情的幸福也象单行的桥那样，只能容一个人过去，那么，就让路吧，抢先是可耻的。（高云览：《小城春秋》第129页）

大概爱情的追求，和在猎场上的奔逐，在某些道理上是相通的，必须在万无一失，绝对有把握的情况下，才能举枪射击；否则，惊起猎物，也只是扑空，而且，万一碰上一头凶猛的野兽，对不起，一翻一扑，翻过身来，那猎手的处境就够狼狈的了。（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上册第232页）

让一个人的情感保持经久不变的吸引力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物质上、形式上的美？但再美的肉体也会老化、起皱。他不明白为什么好些女人，偏偏把全部精力，放在监视自己的丈夫和防范别的女人这种完全不可挽回的后果上，而不注重于保持自己的进取精神，永远把一个崭新的、可爱的、美好的、因而也是富有魅力的精神世界展现在丈夫眼前？（张洁：《沉重的翅膀》第59页）

爱情，绝不是少男少女才享有的专利权。即使在多年的老夫老妻之间，也应该注意保持着初婚时那种诗意和美丽。对待它，应该象对待花朵一样，需要经常地浇水、施肥、松土、去虫……绝不能象对待买回家的扫帚一样，往厨房的门后一扔，就万无一失了。不了解这一点的女人，真是个傻女人！（张洁：《沉重的翅膀》第59页）

冯婉姝思考着说："她这文章写得挺漂亮，富于雄辩。可她这'屋子里'、'田野上'、'山顶上'的比喻，其实是站不住的。爱情，这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是一个人和景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风景，对于物品，我们可以这样做——比如看腻了小桥流水，我便去欣赏高山大河；用腻了这只茶杯，我可以干脆把它打碎了事……总之，有了更好的，自然可以立即舍弃旧的取用新的；可是，怎么能这样来对待另一个人呢？爱人，或者说爱过的人，不是一件穿旧了的衬衫，可以象脱衣服那样一脱一扔了事。人家也是活生生的人，一条活鲜鲜的命，有着一个具有同样价值的灵魂；既然爱过，相互享受过，那么，即使现在不爱了，不想维系原有的关系了，也必须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尽应尽的义务……"（刘心武：《钟鼓楼》第364页）

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生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脚下的土地！（舒婷：《致橡树》《诗刊》1979年第4期）

有人辛勤地向大海抛开悬珠饰金的巨网/也许能捞到美人鱼，却把生命亡水漏尽/有人贪婪地向花丛伸出强健有力的手臂/折花人到头来只能独占花的枯萎和凋零。把爱情当做装饰的/永远不会懂得什么是爱情/损伤他人幸福的/得到的爱情也不会完整。如果他对事业没有热忱对同志丧失忠诚/如果他对未来失去信心视人生如同恶梦/如果他离开你就象瘸子失掉拐仗的支撑/你就应当鄙视他的乞怜而不要赐予同情。（黄淮：《致青年恋人》《新诗选》1981年第369页）

纯洁的、不需要任何实际考虑和权衡的、完全从性爱及感情出发的爱情选择是属于青春的。

随着青春的逝去，随着年龄、阅历的增加，纯性爱、纯感情的因素在爱情及婚姻的选择中占有的地位便逐步下降，越来越多地让位于种种现实的考虑。（柯云路：《夜与昼》下卷《当代》1986年第

二期第136页 ）

在战斗艺术中的竞争者/你们不知道彼此要和睦/你们只尊重可悲的荣誉/你们只醉心于互相反目！……但你们，情场上的竞争者/请你们尽可能和气一些/你们相信我，我的朋友们/必然的命运要是注定了/谁能够得到姑娘们的心/对不起，他一定和悦可亲/生气是罪过，而且也愚蠢！ （[俄]普希金：《鲁斯兰与柳德米拉》 《普希金长诗选》第29页 ）

人的想象制作了舞台布景，他以舞台布景的一切奇幻美妙来装饰爱情本身，以道德高尚的感情去理解爱的意义。他认为这种感情，正如理智一样，“也许，比起理智来，还是感情中存在着更大的”深渊（他写道），把人类和一切非人类的生物区别了开来。“伟大的爱情和深邃的智慧是分不开的：智慧的广度即是心灵的深度，——因此唯有伟大的心灵才能达到博爱的顶峰，而伟大的心灵即是伟大的智慧！”他鼓吹道。作为艺术家的他，多情种子的他所绘制的魔术般的花样，色彩不断变化，他本人也不断变化，忽而拜倒在偶像脚下的尘埃地上，忽而站起身来，以笑声抨击自己的痛苦与幸福。丝毫没有变化的只有他对善的热爱，对道德的合理看法。他写道：“伏尔泰说过，信仰上帝吧，学会二乘二等于四吧，做一个诚实的人吧。而我要说，随你的心意去爱女人吧，以世俗的方式去爱，但不要象猫那样去爱，不要根据利害计算去爱，不要用爱情去骗人！” （[俄]冈察洛夫：《悬崖》第729页 ）

“请让我把话明确地说出来吧，”他开口道。“我想要您的爱情，也把自己的爱情给您，这是爱情中的一条‘规律’——大自然所指示的自由交换规律。” （[俄]冈察洛夫：《悬崖》下册第817页 ）

“爱情使人承担责任，我要反复的说，就象生活使人承担其他的

责任一样：没有责任，也就不成其为生活。”（[俄]冈察洛夫：《悬崖》下册第818页）

爱的基础不是那种虚伪的、动摇的友情——它娇藏在我们的金碧辉煌的宫殿里，经不起一撮金子的诱惑，听不得几句暧昧的话语，——而是那种坚强的友情：愿意赴汤蹈火，在战斗和流血中、隆隆的炮声中和风暴的怒吼中表现出来，朋友们用被硝烟熏黑的嘴唇亲吻，满身血污拥抱在一起…… （[俄]冈察洛夫：《平凡的故事》第200页）

在恋爱的喜剧或者悲剧之中，两位登场人物差不多总是根据情况以同样的角色出现：一位迫害者（男的或女的）和一位牺牲者。（[俄]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第310页）

抓住幸福的时机，去爱和被爱吧！这是世间唯一的真实，一切别的都是胡闹的。这是我们这里唯一关心的事，…… （[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548页）

当一个男人承认女人享有跟自己同等的权利时，他才会抛弃那种把她当作自己的财产的看法。那时她爱他也象他爱她似的，仅仅因为她愿意爱，如果她不愿意，他便没有任何权利去强迫她，正如她没有权利强迫他一样。（[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422页）

“从前，我觉得为爱情而斗争仿佛只是青年时代的事，而且也只有在初次倾吐衷曲之前。其实，并不然。终生都要为它而斗争，要维护它，不使它受屈，怀抱着它通过一切，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直到死……薇拉，我的爱！……” （[苏]爱伦堡：《解冻》第259页）

大自然赋予人各种本能，又促使人把这些本能培育成各种敏锐的感觉和细腻的情感。想到这里，我不禁凄然一笑：在一切情感之中，

也许爱情是最复杂的了，它交织着痛苦与失望、幸福与欢乐、不幸与悲伤。千百年来，人们总是用一层奇妙的、粉红色的薄纱把爱情笼罩起来，用色彩缤纷的彩环把它装饰起来、向它的脚下撒满鲜艳美丽的花朵……但对这样的荣耀，它却并不满足，它要求新的誓言、新的馈赠、新的牺牲和奉献。（[苏]A·安德列耶夫：《青春激荡》第457页）

伯爵　时间并不象我所想象的那么晚。现在离她日常在百叶窗露面的时候还早着呢。没关系，反正早来总比错过了时间见不着她要好些。假如宫廷里某一个风流人物发现了我离开马德里这么远，每天早上站在一个我从来没交谈过的女人的楼窗底下，他也许会把我当作伊萨伯勒女王时代的西班牙人啦……但那又有什么不成的？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幸福。对我说来，幸福就在罗丝娜的心里……但是，真奇怪！马德里和宫廷到处都有机会寻欢作乐，我却偏要追求一个塞维勒的女人！……我竭力躲避的正是马德里的那些欢乐，因为那里虽然不断地得到情场胜利，但是那些所谓爱我们的人爱的是我们的金钱、门第、势力。我厌烦透了。我觉得只有为了我本人可爱而爱我，那种爱才真正甜蜜……（[法]博马舍：《塞维勒的理发师》　《博马舍戏剧二种》第5—6页）

如果说不常见面和不断发生的阻碍，能使爱情更浓厚。能使幸福增加好奇的乐趣是真的，那么，也应该承认，习惯和相爱的人生活在一起，也有一种特别的美好，这种美好可能更甜蜜，也可能更危险。有人说，这种习惯会招致厌倦；也许可能，不过，它也能使人更相信对方，忘记了自己；遇到爱情有冲突的时候，不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然而那些见面很稀少的情人，却从来不敢相信彼此间能一定和好，他们准备幸福，他们要彼此间确信是幸福的，他们寻找不可能寻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寻找能表达他们感觉的字眼儿。一向住在一起的人，却用不到什么表达：他们会同时都有所感觉，他们会交换眼光，会一面走路一面牵着手；他们自己熟悉这种愉快的享受，熟悉第二天

那种甜蜜的疲倦；在友谊的信任里，让爱情的狂热得到休息。我有时候看见两只天鹅，浮在平稳的水面上，让水的波动漂来漂去，我会想到这种亲切的关系。（[法]缪塞：《弗雷德利克和贝尔奈莱特》《缪塞中篇小说集》第132页）

“为什么？”玛塞尔说道，“爱情使得一切成为可能。我的好妈妈，相信罢，一个恋爱的女人能够克服一切阻碍的。”

“是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那样想过的。我曾经对自己说：女人的爱情象一条江河，它要过去的时候，能够冲破一切，它讥消所有的藩篱和栏栅。我比我可怜的格南·让要富有一些，我呢，可是终于嫁给了他。但是，我们今天和那个小姑娘的处境的不同，却又是一种情况了……”（[法]乔治·桑：《安吉堡的磨工》第45页）

“我亲爱的罗斯，你不会冒一点儿危险的。”玛塞尔辛酸地说道：“如果一个人把他的爱情和心愿，当做是那样一帆风顺的事，他不是在恋爱，也不会冒什么危险。”（[法]乔治·桑：《安吉堡的磨工》第115页）

在爱情中间，往往是性格比较弱的一个给的多；并非性格强的人爱得不够，而是因为他强，所以非多拿一些不可。（[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四册第229页）

克利斯朵夫笑了笑：“真正爱的人没有什么爱得多爱到少的；他是把自己整个儿给他所爱的人的。”（[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四册第258页）

……在爱情的基础上不能建筑什么。他们知道，或许应该早已知道：生命原是一片永无休息的工场，懒汉在那儿决没有容身之地。爱情的权利也是如此。面包必须用劳动换来，不劳动者没有权利享受，

不管是爱情还是面包。这是铁的定律。假如有些寄生虫侥幸逃避成功，必将自食恶果。偷来的面包塞住了他们的喉咙，使他们乐极生悲，呕吐而死。不！一个人不能单靠面包与爱情为生……他必须工作，必须创造。（[法]罗曼·曼兰：《搏斗》第31页）

他（格雷戈里）俯下身子，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丰塔南夫人说："对，爱情就是这样，宽恕是极为必需的，因此，如果就在此时此刻，那个亲爱的、毫无信义的女人忽然来到我面前对我说：'杰姆斯，我现在又回来与您共同生活，您还来做我脚下的奴仆。我要是高兴的话，依旧要拿您当笑话。'这样，我还要对她说：'来吧，我仅有的一点东西，您都拿去吧！因为您回来，我要感谢上帝。我要尽一切努力，使您感受到我为人善良；您也一样，您也会变得善良起来，因为恶不存在了。'是的，说真的，亲爱的，如果有一天，我的都丽突然回到我身旁，想找一个栖身之处，我就要这样对她说。我不说：'都丽，我宽恕您。'我只说：'愿基督保佑您！'这样，我的话并不会落空，因为善是能够制服不正的唯一力量！"他闭住嘴，双臂交叉起来，手掌紧托着瘦削的下巴，又用布道般唱歌似的嗓音说："您也应当这样，丰塔南夫人。因为您是以您全部的爱情去爱这个人的，而爱，本身就是公正。基督说：'你们的心，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心，断不能进天国。'"（[法]马丁·杜·加尔：《蒂博一家》上册第238页）

费边　她当着您的脸对那个少年表示殷勤，是要叫您发急，唤醒您那打瞌睡的勇气，给您的心里燃起火来，在您的肝脏里加点儿硫磺罢了。您那时就该走上去向她招呼，说几句崭新的俏皮话儿叫那年轻人哑口无言。她盼望您这样，可是您却大意错过了。您放过了这么一个大好的机会，我的小姐自然要冷淡您啦；您目前在她心里的地位就像挂在荷兰人胡须上的冰柱一样，除非您能用勇气或是手段干出一些出色的勾当，才可以挽回过来。（[英]莎士

比亚:《第十二夜》 《莎士比亚全集》第四卷第57页)

克瑞西达 ……女人在被人追求的时候是个天使;无论什么东西,一到了人家手里,便一切都完了;无论什么事情,也只有正在进行的时候兴趣最为浓厚。一个被人恋爱的女子,要是不知道男人重视未获得的事物,甚于既得的事物,她就等于一无所知;一个人要是以为恋爱在达到目的以后,还是像热情未获满足以前一样的甜蜜,那么她一定从来不曾有过恋爱的经验。所以我从恋爱中间归纳出这一句箴言:既得之后是命令,未得之前是请求。虽然我的心里装满了爱情,我却不让我的眼睛泄漏我的秘密。 ([英]莎士比亚:《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莎士比亚全集》第七卷第138页)

克莉奥佩特拉 要是那真的是爱,告诉我多么深。

安东尼 可以量深浅的爱是贫乏的。

克莉奥佩特拉 我要立一个界限,知道你能够爱我到怎么一个极度。

安东尼 那么你必须发现新的天地。 ([英]莎士比亚:《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莎士比亚全集》第十卷第5页)

黄蜡不论冻得多么硬,经搏弄都要熔/最后只轻轻一按,还能变成万状千形/本来无望的事,大胆尝试,往往能成功/特别在情场中,得寸进尺,更得凭勇猛/爱并不是一来就晕,和灰脸的懦夫相同/它的对象越扎手,它的进攻就该越起劲。 ([英]莎士比亚:《维纳斯与阿都尼》 《莎士比亚全集》第十一卷第30页)

爱情是受不住压制的;压力来了,爱神就扑翅而飞,不再返回了!爱情和任何灵魂同样自由。女子天性是要自由,不愿象奴役那样受到束缚;男子也是如此,如果我没有讲错。 ([英]杰弗雷·乔叟:《坎特伯雷故事》第216页)

大红大绿，搔首弄姿/也许能使人稍稍动心/但只有天真、朴素/才能使爱情加深。（[英]彭斯：《啊，我爱过》《彭斯诗选》第4页）

邓贝　好伙计，我祝贺你。当今的世界上，只有两种悲剧。一种是人们对自己想望的东西，不能如愿以偿；另一种是人们对自己想望的东西如愿以偿。后者的悲剧性更大，是真正的悲剧！不过听说她不爱你，我很感兴趣。塞西尔，一个不爱你的女人，你能爱她多久？（[英]王尔德：《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王尔德戏剧选》第8页）

人们在恋爱的时候大都想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使自己相信，要干什么就干什么，肯定是个高着儿。我认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灾难性的婚姻，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就象托一个明知是骗子但碰巧又是他们交往亲密的朋友的人为自己办事一样。他们所以把自己的事情交到他的手里，是因为，他们不肯相信骗子首先是骗子，其次才是朋友。他们以为，不论他对别人多么不忠实，对他们是不会不忠实的。（[英]毛姆：《刀锋》第128—129页）

呃，有些心理学家认为，意识伴随着大脑的活动过程，由大脑的活动过程所决定，但是它本身却不对大脑的活动过程产生任何影响。这有些象倒映在水中的树影，它不能离开树而存在，但对树却不施加任何影响。我认为，爱情可以不带激情这类说法统统是胡说；人们说激情消失之后爱情仍可存在，他们所说的其实不是爱情，而是一种别的东西，如友爱、慈爱、志趣相投和习惯等等。

“如果爱情不是激情，那就不是爱情，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激情不是由于得到满足而增长，而是愈不顺利愈强烈。济慈劝他那件希腊瓮上的画中情郎不要悲伤，你认为他是什么意思？‘你会永远地爱慕，她会永远地美丽！’为什么？就因为他没法得到她，不管他怎样疯狂

地追求，她依然能躲开他，因为他们俩都被固定在那件可能不很精致的艺术品的大理石上……”（[英]毛姆：《刀锋》第222-223页）

“激情是不顾一切的。帕斯卡说过，激情有它自己的道理，不过这当道理为理智所不容。如果他的本意和我所理解的一样，他的意思是：一旦激情支配了你的情肠，它就会编造理由来证明为了爱情什么都可以牺牲，这些理由听起来不仅能自圆其说，并且还不可摆动。它会使你相信丧失荣誉完全值得，丢人现眼也算不了什么。激情是能毁灭人的、……激情如果不再有毁人的能力，那么，它也就死亡了。那时此人可能已百念俱灰，只感到年华虚度，自招羞耻，备尝可怕的嫉妒之苦，忍尽了令人难忍之羞辱；那时，他可能柔情耗尽，心思枯竭，而发现自己所梦寐以求的人只不过是一个一文不值的邋遢女人。”（[英]毛姆：《刀锋》第224页）

爱情在男人身上只不过是一个插曲，是日常生活中许多事务中的一件事，但是小说却把爱情夸大了，给予它一个违反生活真实性的重要的地位。尽管也有很少数男人把爱情当作世界上的头等大事，但这些人常常是一些索然寡味的人；即便对爱情感到无限兴趣的女人，对这类男子也不太看得起。女人会被这样的男人吸引，会被他们奉承得心花怒放，但是心里却免不了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这些人是一种可怜的生物。男人们即使在恋爱的短暂期间，也不停地干一些别的事分散自己的心思：赖以维持生计的事务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他们沉湎于体育活动；他们还可能对艺术感到兴趣。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把自己的不同活动分别安排在不同的间隔里，在进行一种活动时，可以暂时把另一种完全排除。他们有本领专心致志进行当时正在从事的活动；如果一种活动受到另一种侵犯，他们会非常恼火。作为坠入情网的人来说，男人同女人的区别是：女人能够整天整夜谈恋爱，而男人却只能有时有晌儿地干这种事。（[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第208页）

“……我们是很少和我们最初爱上的人结婚的。我们小时候的恋爱，染上了青春的奇异的光辉，往往不能够实现”。……“可是这些被温存地珍爱着的美梦，……可以在我们未来的生活上投射一片愉快的余辉，不管它们原来可能是多么不实际，多么虚缈。可是生活除了梦幻之外，也充满了现实。一个人不能靠回忆过活。”（[美]欧·亨利：《没有特写》《欧·亨利短篇小说选》第253页）

歌队（第一曲首节）爱神没有节制，便不能给人以光荣和名誉；但是，如果爱神来时很温文，任凭哪一位女神也没有她这样可爱。啊，女神，请不要用那黄金的弓向着我射出那涂上了情感的毒药的，从不虚发的箭！（[古希腊]欧里庇得斯：《美狄亚》《悲剧二种》第25页）

爱的礼物是不能赠送的，它期待的是为对方所接受。（泰戈尔：《流萤集·二五四》）

不要因为峭壁是高的，而让你的爱情坐在峭壁上。（泰戈尔：《飞鸟集》第4页第15条）

平稳然而等于死亡的一生是什么人生？纯净而既不冷又不热的爱是什么样的爱？既已活在人世，然而看似有生实无生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生活？既已要去爱，就须不惜生命去换取那样的爱啊！（[日]有岛武郎：《叶子》第237页）

（5）灵与肉因此生生不息

——婚　姻

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傍。（杜甫：《新婚别》《杜诗详注》第531页）

申纯　桃花落后，是我归时候。到今朝，为谁拖逗、旧愁正陡，新愁还又，甚时节，博得个佳人意投？……

娇娘　晚春时候，绣阁轻寒透。瘦花枝，伴人清昼。伤春病陡，人更比花枝消瘦。冷眉峰，分不出今春去秋。……

深闺不解愁，因甚愁偏陡。不为伤春，却似伤春瘦。朝朝夜夜期，思悠悠，化做春波不断流。便做道春波有断情难断，一刻还添万斛愁。〔叹介〕相逢处，欲将诉与又夷犹。硬心情，打叠忧愁；愁未去，来还又……

婚姻儿怎自由，好事常差谬。多少佳人，错配了鸳鸯偶。夫妻命里排，强难求，有几个美满恩情永到头，有几个鸾凤搭上鸾凤配，有几个紫燕黄鹂误唤俦？相邂遇，人生福慧总双修。问天公，一霎风流，怕无分也难消受……（孟称舜：《娇红记》《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第374—375页）

话说从来有人道："好事多磨"。那到底不成的自不必说，尽有到底成就的，起初时千难万难，错过了多少机会，费过了多少心机，方得了结。……早知到底是夫妻，何故又要经这许多磨折？真不知天公主的是何意见！可又有一说："不遇艰难，不显好处……（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第179-180页）

“……总之：婚姻一事，若不论门第相对，不管年貌相当，惟以合婚为准，势必将就勉强从事，虽有极美良姻，亦必当面错过，以致日后儿女抱恨终身，追悔无及。为人父母的，倘能洞察合婚之谬，惟以品行、年貌、门第为重，至于富贵寿考，亦惟听之天命，即日后别有不虞，此心亦可对住儿女，儿女似亦无怨了” （李汝珍：《镜花缘》第79页）

鞋子没有底/帮子再好也没用/夫妻没有恩情/就是王子也无用。（藏族民歌：《鞋子没有底》 《西藏歌谣》第244页）

自由结婚第一重要的条件，在于男女都须要有点处世的阅历，选择的眼光，方才可以不至受人欺骗，或受感情的欺骗，以致陷入痛苦的境遇，种下终身的悔恨。所以须要有法律规定的年限，以保护少年的男女。 （胡适：《美国的妇人》 《胡适文存》卷四第5[illegible]）

父母代替子女决定婚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前为了这种错误的婚姻，不知道有若干年轻人失掉了家庭的幸福和事业上的进取[illegible]许多人甚至牺牲了生命。在高家受了害的人也有好几个，淑英不会没有看见。但是现在不同了，今天的中国青年渐渐地站起来了，他们也要象欧洲的年轻人那样支配自己的生活，决定自己的婚姻，创造自己的前程了。 （巴金：《春》 《巴金选集》第二卷第302页）

慎明道：“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钱锺书：《围城》第96页）

……过去没有订婚经验——跟周家那一回事不算数的——不知[illegible]订婚以后的情绪，是否应当象现在这样平淡。他对自己解释，热烈的

爱情到订婚早已是顶点，婚一吉一切了结。现在订婚，徒此间还留着情感发展的余地，这是桩好事。他想起在伦敦上道德哲学一课，那位山羊胡子的哲学家讲的话："天下只有两种人。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拣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就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不过事实上适得其反，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从恋爱到白头偕老，好比一串葡萄，总有最好的一颗，最好的只有一颗，留着做希望，多少好。（钱锺书：《围城》第282页）

……现在想想结婚以前把恋爱看得那样郑重，真是幼稚。老实说，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谈恋爱的时候，双方本相全收敛起来，到结婚还没有彼此认清，倒是老式婚姻干脆，索性结婚以前，谁也不认得谁。（钱锺书：《围城第》342页）

他（郑子云）还想说，借婚姻的锁链，把自己挂在男人脖子上的办法，是消极的办法，是妇女无能和无志气的表现。只靠法律和社会压力把丈夫压合在一起，反映了妇女人格上的不独立。事实上，在任何社会中，如果没有事业和理想上的一致，爱情也不可能存在或维持。恩格斯说："婚姻不仅决定一个人的肉体生活，也决定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张洁：《沉重的翅膀》第247页）

一个人的爱情生活可能是很曲折的，可是结婚以后，就应该把过去那些藕断丝连的感情全部掀断，开始新的生活了。（陈建功：《流水弯弯》《陈建功小说选》第178页）

女人——这是男子事业上的一大绊脚石。爱上一个女人，又要做一番事业，这很难。既要避免障碍又要随心所欲地爱一个女人，只有

一个办法，就是结婚。……这好比背上有包袱，却要腾出双手来工作，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包袱绑在背上。这就是结婚。我结了婚，就有这样的体会。我的双手一下子腾出来了。但要是不结婚而背着这样的包袱，你的一双手就腾不出来，你就什么事也干不了。（[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388页）

方达西奥　这如同您的婚约。在阳光下面，自己生来是蓝色的还是红色的，谁能知道呢？郁金香本身也茫然无知。园丁和公证人嫁接得真奇妙啊！苹果变成了西葫芦，蓟草会从驴口中吐出来，吸饱了佐料，放在银盘里，成了主教餐桌上的佳肴美味！这朵郁金香，它切望成为红色。但是，别人把它嫁出去，它变成了蓝色，连它自己也很诧异。整个世界就是这样，在人的手中变来易去。可怜的大自然夫人，她若是对着江河湖海照花菱，发现自己的脸总是罩着假面具，有时一定会自我嘲笑一番，觉得很开心。您难道真地相信，魔西的天堂充满了玫瑰香？不是的，不过是青饲料味罢了。玖瑰是文明的女儿，她同您和我一样，，是高贵的侯爵夫人。

爱尔贝丝　淡淡的山楂花可能变成一朵玫瑰；一棵蓟草可能变成朝鲜蓟。但是，一朵花不能变成另外一朵花。因此，这于大自然又有何妨？人改善不了自然，只能装点它，或者扼杀它。紫罗兰是最纤弱的花了。如果想以人为的方式，强行改变它的花蕊的形状，那它是宁肯玉碎，也不愿瓦全的。

方达西奥　因此，一朵紫罗兰同一位国王的女儿，两者比较起来，我倒是更钦佩紫罗兰。（[法]缪塞：《方达西奥》《缪塞戏剧选》第64—65页）

他在说话的时候，黛妮丝观察着柯龙邦和日内威芙。他们并排在桌边；可是他们十分稳静，脸不红，也没有微笑。自从这个年轻人进门的那一天起，他就期望着这场婚姻了。他度过各种阶段，先当学

徒，又当有薪水的售货员，终于得到了这一家人的信任和欢心，他非常有耐性，过着象钟表一样的有规律的生活，把日内威芙看作一件合算而正当的交易。因为稳定可以占有她，他对于她的追求也便不起劲了。在年轻的姑娘这方面，是自然而然的爱上了他，……

“双方只要情投意合就行，”黛妮丝微笑着说，她为了表示亲切，认为应该这么讲。

“是的，人总是要结婚的，”柯龙邦不慌不忙嚼着东西说，他至今还没讲过一句话。

日内威芙瞧了他好半天，也接着说：

“大们必须彼此理解，然后才什么都好办。”

……

不过黛妮丝相信自己从日内威芙投给柯龙邦的眼光里，看出了一种新有的不安。她立即现出亲切的神情答道：

“唉，人们相爱的时候，永远是互相理解的。”（[法]左拉：《妇女乐园》第13页）

首先，在许多被不痛不痒的婚姻所栽培的安适中，人们往往忘记爱情并不是暖房的花朵，而是经过一夜春雨和片刻阳光生长出来的一棵野草；野草的种籽，被野风载着沿路吹过去；如果碰巧吹进我们花园篱笆里面，我们就称做花；如果吹在篱笆外面，我们就称做野草；但是花也罢，野草也罢，它的香味和颜色却始终是野的！（[英]约翰·高尔斯华绥：《福尔赛世家》第一部《有产业的人》第152—153页）

……在那些年头里，甚至于在今天——说实在话，尽管人们谈了那么多关于开通风气的话，我就看不出会有什么两样——多数女子在结婚前都对性生活一面毫无了解。即使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她们也没经验过。症结就在这里。使婚姻那么不如人意和产生无数风波的，就是这种缺乏实际经验的情形。在无数的婚姻上——而你母亲的婚姻也是

其是之一——女子就拿不准，而且没法拿准自己爱不爱所嫁的人；她们要在婚姻成为现实的结合后才能知道。有不少的例子，可能包括一些靠不住的例子。说明这种结合行为巩固并加强双方的感情，但也有其他的例子，你母亲的例子就是一个，事后暴露出这是一个错误，是先前感情的幻灭。在一个女子的一生中，再没有比这种暴露更悲惨的了，一天一天过去，一夜一夜过去，错误变得愈来愈清晰。粗心浮气的人，不动脑筋的人，会嘲笑这种错误，说“大惊小怪些什么呢！”偏狭和自以为是的人，那些只能从自己的生活角度来衡量别人的人，会申斥犯这种悲惨错误的人，要把她们终身打进她们自己造的地牢。（[英]约翰·高尔斯华绥：《出租》 《福尔赛世家》第242—243页）

女人一般都喜欢注意眼前的生活。在没有结婚之前，她一心想赢得你。结婚之后，你只是她生活中的许多因素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说，你的重要性只占第二位，因为她已经占有了你，而其它的一切却在变动——孩子们、家庭生活、新衣服、社会关系。如果这些其它因素不合她的意，她就会使你的日子过得不愉快 （[美]赫尔曼·沃克：《战争风云》第23页）

人们常见的夫妻生活不过如此：几套纯银的餐具，两张每天彼此要看上几千遍的脸，还有标志着男人的无领扣和标志着女人的三角巾。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象一对好胜的狗，天长日久，忘记了灾难，去掉了不安，没有了盲目自信，也失去了希望，生活变得迟钝和老一套。第二天，又是糖罐，咖啡壶，每天如此。当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就在走廊上闲荡，坐在县政府办公大楼那沾满烟蒂的门廊下晒太阳，仿佛死去的那个留下了返老还童的幽灵，永垂不朽；活下来的人，开始了新的生活，似乎要长生不死。仿佛那个经过结婚典礼或宗教仪式、在道德上是纯洁的、在法律上属于其中一个人的肉体，不堪忍受这种习俗，死去的他或她将一切都带走了，只留下不朽死骨和无

拘无束的自由。 （[美]威廉·富克纳：《老人河》 《老人河》第52—53页）

使得婚姻美满和结出丰硕果实的主要东西是丈夫和妻子要有共同的经历。他们生长在一起，青梅竹马，彼此永结伴侣的想法也会与日俱增。你得重新找到能够相合的有共同性的基础。 （[美]西德尼·谢尔顿：《午夜情》第228页）

塔尔斯基说：

“在历史上曾经起重大作用的婚姻，绝不是由爱情缔结的婚姻，而是看对自己有没有好处。雅特薇加或是玛丽·列希蓋斯卡这些女人，如果不是经过慎重的选择，今天我们会知道她们吗？史悌方·巴多利或拿破仑一世，要不是跟有势力的女人结婚，会是什么样呢？婚姻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不能只随着心意去解决。它不是两个人的抽象的结合，对许多人和许多事来说，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假定我今天跟一个侍女或者甚至跟一个家庭女教师结婚，明天我就会在自己的阶层里失去地位。没有人会问我，我的爱情的热度怎样，而是问我有什么样的收入可以维持生活，以及把谁带进了我的家庭里。”

“具有政治意义的婚姻同为了金钱而跟自己不喜爱的人结婚是不同的，”议长夫人回答说，眼睛往地上看，用手指敲着桌子。“那是糟蹋最神圣的感情。” （[波]普鲁斯：《傀儡》下册第714页），

堂吉诃德道：“倘使一切有情人都成眷属，那么父母替儿女择配的特权和权力就都被剥夺了。如果选择丈夫这桩事情可以听凭儿女们自己的爱好，那就难免有人要挑上自己父母的仆人，有人要挑上街上走过的小白脸，哪怕那人是个堕落的流氓，她也可以把他看成温文尔雅的绅士，因为爱情这种东西容易迷误人的识别力，而识别力是一个人立身处世所绝对不能缺少的。婚姻是终身大事，很容易有看错人的危险，必须非常慎重，又必须上天特别照顾，方才能选配得人。比如

一个人要去作长途旅行，如果他是有点见识的，一定会在动身之前挑择好一个可靠而合意的同伴。那么，当一个人要去从事终身旅行的时候，不也该同样慎重的挑选好一个伴侣，何况那个伴侣是要跟他同眠，同食，而且到处地方都要在一起的呢？妻子并不是一种商品，不象商品那样买来之后还可以交换，贸易或是退货的；她跟你是一种终身的结合，非到死不能分离。她又象一个圈套，一经套上了你的脖子，就会抽紧成一个死结，不等死亡的镰刀来把它割断，是永远解不开的……”　（[西班牙]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下册第699页）

美狄亚　我的见解和一般人往往不同：我认为凡是一个人作了什么不正当的事，反而说得头头是道，便应该遭到很严厉的惩罚，因为他自负他的口才能把一切罪过好好的遮饰起来，大胆的为非作歹；这种人算不得真正聪明。你现在不必再向我作得这样漂亮，说得这样好听，因为我一句话便可以把你问倒：如果真的没有什么坏心，你就该先开导我，然后才结婚，不应该瞒着你的亲人。
（[古希腊]欧里庇得斯：《美狄亚》　《悲剧二种》第23页）

国王　（独白）

即使非常渴望爱人来求婚，她们却做出拒绝的样子。
即使希望得到结婚的幸福，她们偏又腼腆不肯嫁人。
年青的女子不因为求得一个机缘而为爱神所苦，
虽然良时已到，她们却故意来折磨爱神。　（[印度]迦梨陀娑：《沙恭达罗》第56页）

（6）孕育着万千玄妙

——家　庭

人生极重的是那孝字，盖因为父母自乳哺三年，直盼到儿子长大，不知费尽了多少心力。又怕他三病四痛，日夜焦劳。又指望他聪明

成器，时刻注想。抚摩鞠育，无所不至。《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说到此处，就是卧冰、笑竹，扇枕温衾，也难报答万一。况乃锦衣肉食，归之自己，担饥受冻，委之二亲，漫然视若路人，甚而等之仇敌，败坏彝伦，灭绝天理，真狗彘之所不为也。（凌濛初：《拍案惊奇》第214页）

“……一家人只要大节目上不错就是了，余下来便要大家说说笑笑，才是天伦之乐呢。处处立起规矩来，拘束得父子不成父子，婆媳不成婆媳，明明是自己一家人，却闹得同极生的生客一般，还有甚么乐处？”（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191页）

“大约父子之间，自然有一分父子的天性。你把他隔开了，他便有点挂念，越隔得远，越隔得久，越是挂念的厉害，一旦忽然相见，那天性不知不觉的自然流露出来；若是终年在一起的，我今天恼他做错了一件甚么事，他明天又怪我骂了他那一项，久而久之，反为把那天性汩没了。至于他们做弟兄的，尤其要把他远远的隔开，他那友于之情才笃；若是住在一起，总不免那争执口角的事情，一有了这个事情，总要闹到弟兄不和完结。这还有父母穷的话。若是父母有钱的，更是免不了争家财，争田舍等事。若是个独子呢，他又恼着老子在前，不能由得他挥霍，他还要恨他老子不早死呢！”（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832页）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鲁迅：《答客诮》《鲁迅全集》第七卷第439页）

唉唉，这悲剧的出生，不知究竟是结婚的罪恶呢？还是社会的罪恶？若是为婚结错了原因而起的，那这问题倒还容易解决；若因社会的组织不良，致使我不能得到适当的职业，你不能过安乐的日子，因

而生出这种家庭的悲剧的，那我们的社会就不得不根本的改革了。
（郁达夫：《蔦萝行》 《郁达夫文集》第一卷 第224页）

无论是怎么痛苦或疲乏的人，只要被母亲的春晖拂照便立刻有了生气，世界上还有比母亲的爱更伟大么，这正是能牺牲自己而爱，爱她们的孩子，并且又是无所为而爱的啊！母亲的爱是怎样的神圣。
（庐隐：《寄燕北故人》 《庐隐选集》第191页）

黄大傻 一个没有爹娘、没有兄弟、没有亲戚朋友的孩子，白天里还不怎样，到了晚上独自一个人睡在庙前的戏台底下，真是凄凉得可怕呀！烧起火来，只照着自己一个人的影子；唱歌，哭，只听得自己一个人的声音。我才晓得世界上顶可怕的不是豺狼虎豹，也不是鬼，是寂寞！ （田汉：《获虎之夜》 《田汉选集》第55页）

世界上没有两件事物，是完全相同的，同在你头上的两根发丝，也不能一般长短。然而——请小朋友们和我同声赞美！只有普天下的母亲的爱，或隐或显，或出或没，不论你用斗量，用尺量，或是用心灵的度量衡来推测；我的母亲对于我，你的母亲对于你，她的和他的母亲对于她和他；她们的爱是一般的长阔高深，分毫都不差减。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 《三寄小读者》第38页）

为什么要遇事赔小心？这就是因了你处处表示你弱点（这是女人方面在同你合不来以后猜想的）。你在求一个女人爱你的时节，你可以采取比赔小心还更来的恳切的一些特别章法，那无妨于事。但一个爱了你的女人，你就得变更战略了。你不专私点，调皮点，还只处处想从殷勤中讨爱人的好，你就准失败。一个未为人爱的女人所嗜好的是忠顺，一个已成了别人爱人的女人按照她的天性，你得把对付旧式

太太的方法来对付她才是事。你不这样办，一定失败无疑。她是她，你是你，那个时节你是他的仆，到以后，局面转过来，她是你的奴；她需要管束，你不按理论做去，她将以为你庸懦。假如正当此时有一个新的第三人侵入你们感情内，你的太太却要你吃苦。这是你自己的错，怪不得别人。我们还可以得一个相反的证明，就是太太有外遇的人，多数倒是有好丈夫的女子，一个人，应不应让太太有外遇，那是另外的问题，我们不放在这上头来讨论，我只说，其所以有，是多数由于丈夫对妻用的手段仍然用一个对付情人的手段错误的结果而已。（沈从文：《或人的家庭》《沈从文文集》第二卷第169页）

家，在他看来只是一个沙漠，或者更可以说是旧势力的根据地，他的敌人的大本营。（巴金：《家》《巴金选集》第一卷 第318页）

毓芳已搬来，云霖却又搬走了。宇宙间竟会生出这样一对人来，为怕生小孩，便不肯住在一起，我猜想他们是连自己也不敢断定：当两人抱在一床时是不会另外又干出些别的事来，所以只好预先防范，不给那肉体接触的机会。至于那单独在一房时的拥抱和亲嘴，是不会发生危险，所以悄悄来表演几次，便不在禁止之列。我忍不住嘲笑他们了，这禁欲主义者！为什么会不需要拥抱那爱人的裸露的身体？为什么要压制住这爱的表现？为什么在两人还没睡在一个被窝里以前，会想到那些不相干足以担心的事？我不相信恋爱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学！（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短篇小说选》上第54页）

要不是做爹娘的太爱我们了，我们定轻松得多，而且完全自由了。如今他们却造了一座感情的监狱，拘禁着我们。但在我个人是不会被禁的，至多为了怜悯他们之故，跑去敷衍一下而已，——我说敷

衍！现在我们的身子却有一半不是自己的，伙计，我们还应该履行我们那句话：赎出我们的身子。出一点相当的代价，买回自由。我可不象你那样，“啊，感情是无从拿东西赎的”，我呢，只要他们安闲，便可以卸我的所谓责任：他们有儿女还不如没有儿女轻松哩，我说。

家里所有的东西是，琐碎，粗腻，平淡。刚到家的时候，是将它们咀嚼出了一种异趣，不能说美，也不能说丑，好象吃惯了花生糖，忽然吃着杏仁松子之类似地换了口味。但到家的第二天，对它便感到异样地厌倦了。

人，终于是人，是无法可想的。（张天翼：《从空虚到充实》《张天翼文集》第一卷第12页）

……鸿渐柔嘉两人左右为难，受足了气，只好在彼此身上出气。鸿渐为太太而受气，同时也发现受了气而有个太太的方便。从前受了气，只好闷在心里，不能随意发泄，谁都不是自己的出气筒。现在可不同了；对任何人发脾气，都不能够像对太太那样痛快。父母兄弟不用说，朋友要绝交，用人要罢工，只有太太象荷马史诗里风神的衣袋，受气的容量最大，离婚毕竟不容易。（钱锺书：《围城》第321页）

父亲对于孩子的感情和母亲是不同的。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不，从生命的信息突然发生在自己的肚子里，孩子的一哭一笑，一动一止，一声一息都牵动着母亲的心。（王蒙：《蝴蝶》《夜的眼及其他》第130页）

一个连自己都不曾教育好的人，怎么能够教育好子女呢？要知道，只有以自己的一生为榜样，方才能够教育好子女。（[俄]果戈里：《死魂灵》第436页）

人只有在独身的时候，才能安静自由地过活。家庭生活好象故意

使同在一个屋顶底下的人互相厌弃，结果大家只好分手。如果不住在一起，就可以永远维持不变的友谊，住在一起，马上就变得无聊了。（[俄]赫尔岑：《谁之罪》第130页）

如果您有个年迈的瞎眼母亲，您会陪她坐坐，领她走路，供养她的生活的吧——为什么呢？这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哟，但是正直的人认为这是责任，甚至喜欢承担这种责任！（[俄]冈察洛夫：《悬崖》下册第818页）

可怜的母亲！这就是对你母爱的报答！你料想得到这样的结果喂？当然，做母亲的是不盼报答的。母爱是盲目的。你功成名遂了，神采飘逸，你的名字传诵一时，你的事业轰动全球；你的母亲会乐得脑袋发抖，她会流泪，欢笑，热诚地祈祷了又祈祷。做儿子的却多半想到与母亲共享荣华。可是，哪怕你意气消沉，智能愚钝，哪怕你天生畸形丑陋，哪怕病痛狠狠折磨你的精神和肉体，人家都疏远了你，你在人群中间无立足之地，而你在母亲的心坎里却总有容身之处。她会把丑陋的、不幸的孩子紧紧搂在怀里，越加长久越加热诚地祈祷。（[俄]冈察洛夫：《平凡的故事》第12页）

只要你有一颗纯洁的心和诚实的灵魂，具有现代的人权观念，能够尊重跟你共同生活的人的自由。如此而已，——此外并没有什么秘诀。看你的妻子象从前看你的未婚妻一样，你要知道，她随时都有权利对你说："我对你不满，给我滚开！"假定你这么看待她，你结婚以后九年，她还会在你心中唤起一种诗意的感情，好象她是你的未婚妻似的，不，甚至更富于诗意、更合理想——最好意义上的理想。你应该坦率地、正式地、毫无保留地承认她的自由，如同承认你的朋友具有愿不愿对你维持友谊的自由，那么婚后十年、二十年，她还会觉得你亲切可爱，跟你做她的未婚夫时一样了。现代人中间的夫妻便是这么生活的。真值得羡慕。但是他们也互相忠实；他们婚后十年的爱

情批结婚那天更深厚、更富于诗意，可是在这十年当中，无论他或她都没有给过对方一个假情假意的亲吻，也没有讲过一句假情假意的话。（[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405页）

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3页）

但这些操劳和忧虑，对陶丽来说，却是唯一能够获得的幸福。要是没有这些事情，她就会独个儿思念那并不爱她的丈夫。不过，虽然常常担心孩子们生病，有的孩子真的病了，有的孩子爱发脾气，这些都使做母亲的十分苦恼，然而孩子们如今也都开始以微小的快乐来补偿她的苦难了。这种快乐是那么微小，就象沙里的金子一样。在她不愉快的时刻，她只看到苦难，只看到沙子；但在心情愉快的时刻，她却只看到快乐，只看到金子。（[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330页）

你和克拉娃都应当明白，这些生活上的痛苦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是一个经济学家，可以回答：是从一些形成的经济矛盾中来的！是的，是的，就是一些矛盾？你的痛苦，你的不幸，克拉娃，是由于尼基塔的生活利益同我们生活中已经形成的经济条件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换句话说：我们土岗镇的社会主义经济改变了大部分土岗人的观点，其中也包括你克拉娃的观点。因为镇上大家对生活上的一切宝贵东西重新估价，已经有五十多年了，从前人们以为是美好的有益的东西，现在人们却认是丑陋的有害的东西。克拉娃，请你思考一下今天发生在别斯特鲁德涅夫卡的事情吧。如果照祖先时代的老眼光来判断，那么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一个妻子离开了丈夫，只因为她的丈夫竭力追求财富！这就是说，家庭里发生不幸不是由于贫困，不是由于穷苦，象从前经常发生的那样，而是由于富裕，是不是？这是多么荒唐，是一种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要是克拉娃四十年这样干，有谁

会样信这种事情呢？克拉娃，大家会嘲笑你，会说你是个荒谬已极的傻瓜……今天发生在别斯特鲁德涅夫卡的事，——却是我们的现实，而对你离开丈夫，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惊奇。相反，许多人会说：好样的，一个妻子不愿意象她丈夫那样生活下去。于是你就带着孩子们来到我们家。这种情况是一定要发生的，早一年也罢，迟一年也罢，反正是要发生的，因为尼基塔·安德隆诺夫破坏了我们的准则，我强调说，破坏了我们社会主义共同生活的准则，这样就使你和其他人遭到极大的痛苦，是他毁了自己的家庭。（[苏]谢苗·巴巴耶夫斯基：《哥萨克镇》第301页）

他知道真正的幸福家庭是不多见的。就连那些由于相爱而结婚的人，也常常由于日常的小隔阂而把爱情一点一滴地抛洒了，因此两三年后他们就不再想望安静的乐园，而是拖着吵吵闹闹的婚姻重累了。（[苏]斯捷尔玛赫：《人血不是水》第200页）

母性是顽强的，你不能够跟它争辩。一个母亲之所以崇高，就因为她有点象野兽。母性的本能是兽性的，也是崇高的。一个母亲不再是一个女人，她是一头雌兽。

她的孩子就是她的幼兽。

因此，在一个母亲身上是有些东西没有理性的，同时也有些东西超出于一般理性之上的。每个母亲都有一种鉴别力。宇宙的无限伟大的神秘意志在她的灵魂里引导着她。她是盲目的，也是有真知卓见的。（[法]雨果：《九三年》第265页）

倘使儿童自认为没有能力实现心中的愿望，满足自己的骄傲，他就拿这些去期望父母；而在一个失意的成人，他就拿这些去期望儿女。在儿童心中，父母便是他自己想做而做不到的人物，是保卫他的人，代他出气的人；父母心中的儿女亦然如此，不过要等将来罢了。在这种“骄傲的寄托”中间，爱与自私便结成一片，其奋不顾身的气

势，竭尽温存的情绪，都达于沉醉的境界。（[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第49页）

有些家庭习惯于一切都围绕一个人转，这就必然造成这个人对家人的苦乐十分蔑视而且漠不关心。（[法]都德：《一个女人的沉沦》第212页）

由于雷蒙笑着，提出不同看法，老人反躬自省，又重新想到自己。

“你难以相信生活在一个亲密的家庭中是多么愉快……是的！我们接受别人的百般关心，这百般刺激使我们振奋，你懂吗？它们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自己隐秘的伤口，从深深的内心创伤转移开去，它们变成我们必不可少的东西……你瞧，我原来想等到会议结束，可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将搭今天早上八点的火车……在生活中，要紧的是为自己建造一个庇护所。自始至终，都必须有一个女人支撑着我们。”（[法]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爱的沙漠》《爱的沙漠》第28[7]页）

赫克托 ……物各有主，这是造物的意旨；在一切人类关系之中，还有什么比妻子对于丈夫更亲近的？要是这一条自然的法律为感情所破坏，思想卓越的人因为被私心所蒙蔽，也对它悍然不顾，那么在每一个组织健全的国家里，都有一条制定的法律，抑制这一类悖逆的乱行。（[英]莎士比亚：《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莎士比亚全集》第七卷第160页）

爱护子女是大自然的一般法则/从母老虎与稚虎到母鸭子与小鸭/没有比侵袭她们的婴孩和乳儿/更能把嘴啄磨得锋利，使[illegible]尖/凡是看到过一个我们人类的育婴所的人/会看到母[illegible]

孩子的喊叫和嘻笑。 （[英]拜伦：《唐璜》 《唐璜》第413页）

……天下最近人情、最深刻、最普通的感情莫过于为娘的妒忌心……（[英]萨克雷：《名利场》第35页）

且让我在这里停一下来说两句话，如果家庭的感情和慈爱全是些优美的事物，那么它们在穷人家里才真够得上优美。富人和阔人同家庭的关系可以在尘世上制造出来，但是穷人同他那破锅破灶连结的链子才是一种更道地的金属，上面还盖有天国的印鉴。出身高门的人可能受他继承下来的厅堂土地，当做他本人的一部分——当做他出身和势力的纪念品；他同这些事物的结合就是骄傲、财富和风光的结合。穷人的住宅以前曾为陌生人所居，并且说不定明天又被什么人占据，因此穷人对于他家庭的依恋是有一个更高尚的根，深深地扎在一块更纯洁的土地里面。他的财神和血和肉造成，没有掺杂上银、金或宝石；他没有什么财产，只有藏在内心的感情；尽管衣服褴褛，成天工作个不停，吃得也很坏，但是光秃秃的地板和墙壁也被守护神弄得可爱了，因此穷人对他家庭的爱是得自上帝，而他那粗陋的茅舍也就变为一个庄严的庙堂了。 （[英]狄更斯：《老古玩店》第351页）

“我的亲爱的朋友科波菲尔，”密考伯先生说道，“在管理得最好的家庭也会发生意外，在未为那点化神奇、弥漫一切的势力，简而言之，我要说，那具有作夫人的崇高品格的女人的势力，所管理的家庭，意外的发生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应当用达观的态度来忍受…”（[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第480页）

我们大量的需要母爱，母爱就大量的向我们涌来，我们在生命的游戏中越不可能成为胜利者，这种爱就更亲切的抱住我们……

[illegible]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第412页）

38.1)314965
7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八　人类历史

（1）　社会普遍心理表现的记录

——历史发展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 然而 涕下。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陈子昂诗注》第208页）

粉落椒飞知几春/风吹雨洒旋成尘/莫言一片危基在/犹 过无 穷来往人。　（刘禹锡：《故洛城古墙》　《刘禹锡集》第218页）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 还 过女墙来。　（刘禹锡：《石头城》　《刘禹锡集》第219页）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 谢 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刘禹锡：《乌衣巷》　《刘禹锡集》第219页）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 / 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刘禹锡集》第290页）

谤声易弭怨难除/秦法虽严亦甚疏/夜半桥 边呼 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　（陈恭尹：《读秦纪》　《清诗选》第208页）

夫差曾报阖闾仇/宋室南迁事竟休/和议有人增岁币/偏 安无 诏复

神州/中朝已洒菆弘血/塞北空闻杜宇愁/莫上凤凰山顶望/冬青谁认旧陵邱？ （沈德潜：《吴山怀古》 《清诗选》第319页）

“……从世界革命的演进史讲，政治进化，都有一定程序。先立宪而后民主，已成了普遍的公例。大政治家孟德斯鸠的《法意》，就是主张立宪政体的。就拿事实来讲，英国的虚君位制度，日本的万世一系法规，都能发扬国权，力致富强，这便是立宪政体的效果，至于种族问题，在我以为无什关系。我们中国，虽然常受外族侵夺，然我们族性里，实在含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潜在力。结果，外族决不能控制我们，往往反受了我们的同化……” （曾朴《孽海花》第333页）

我想种族的延长，——便是生命的连续，——的确是生物界事业里的一大部分。何以要延长呢？不消说是想进化了。但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

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

少的感谢他们填了深渊，给自己走去；老的也感谢他们从我填平的深渊上走去。——远了远了。

明白这事，便从幼到壮到老到死，都欢欢喜喜的过去；而且一步一步；多是超过祖先的新人。（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九》《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38—339页）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毕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四）》《鲁迅全集》第三卷第17页）

历史者，普遍心理表现之纪录也。故有权威之历史，足以震荡亿兆人之心，而惟能写出亿兆人之心之历史，始有震荡亿兆人心之权威。（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选集》第104页）

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

一条浩浩荡荡的长江大河，有时流到很宽阔的境界，平原无际，一泻万里。有时流到很逼狭的境界，两岸丛山叠岭，绝壁断崖，江河流于其间，曲折回环，极其险峻。民族生命的进展，其经历亦复如是。（李大钊：《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李大钊选集》第497页）

……人是构成人间社会的。如果后代无异前代，那就是站在老地面没有前进，徒然送去了一代的时光，已属不妙。或者更甚一点，竟然“一代不如一代”，试问人间社会经得起几回这样的七折八扣呢！凭这么想，我希望儿女必须胜似我。（叶圣陶：《做了父亲》《叶圣陶散文甲集》第213页）

五四运动，对青年同志们说来/好似距离已经很远，很远/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说起来好似讲故事一般/不，这是血淋淋的事实，多少年来/这战斗的火炬一直在炽燃/它要你们，亿万青年/在新长征途上飞奔向前！（臧克家：《“五四”的火炬》《今昔吟》第87页）

时代的轮下照例倒拖着一大批人，拖的他们气息奄奄，没法自主，这不稀罕。痛心的是还有人想把时代拉着往后退，使世界更加混乱，苍生更多磨难。……

但这只是一面。世上也有推动时代向前走的，他们镇定沉着，结

实勇敢，有如狂澜中的舵手，掌握着个人的运命，民族的运命，狂风骤雨奈何不了他们，威胁凌辱折服不了他们，千真万确，无可置疑。（柯灵：《供状》 《柯灵散文选》第215页）

我多么想去抱一抱那些古代的思想家，没有他们的艰苦探索，就没有今天人类的智慧。正象没有勇敢走下树来的猿人，就不会有人类一样。多少万年的劳动经验和生活智慧积累起来，才有了今天的人类文明。每一个人在人类智慧的长河旁边，都不过象一只饮河的鼹鼠。在知识的大森林里面，都不过象一只栖于一枝的鹪鹩。这河是多少亿万滴水汇成的啊，这森林是多少亿万株草木构成的啊！（秦牧：《社稷坛抒情》 《长河浪花集》第264页）

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但那时我们也将为自己曾有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更会感慨自己无法重新生活。这是一种深刻的悲观的基础。但是，对于一个幅员辽阔又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前途最终是光明的。因为这个母体里会有一种血统，一种水土，一种创造的力量使活泼健壮的新生婴儿降生于世，病态软弱的呻吟将在他们的欢声叫喊中被淹没。从这种观点来看，一切又应当是乐观的。（张承志：《北方的河》 《1984年文学作品精选》第1页）

历史本身也只是使人陷于苦闷：人们在历史上读到灾难的年头来到了，人是不幸的；于是集中力量，工作，奔忙，竭力忍受和劳苦，为了晴朗的日子准备一切。晴朗的日子果然来到了——历史本身这时候能够喘一口气也好，不，阴云又出现了，建筑物又坍塌了，于是又工作和奔忙。……晴朗的日子是并不留驻而逝去的——生活不绝地流走又流走，破坏又破坏。（[俄]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第78页）

请想想：当社会为混乱所驱策，不再相信知识的光辉力量而在愚昧中寻求生路的时候；当人的思想注定不起作用，当真知灼见又被那使生命作无谓牺牲的大量无益事物所取代的时候；当理想泯灭，而信仰和信念遭到绝对禁止的时候，历史不是屡次做过黑暗而残酷的时代的见证者吗？……有什么可以保证类似的时代将来不会再次出现呢？（[俄]谢德林：《谢洪尼耶遗风》第91页）

我们不得不仍旧用定命论来作不合理性的事件（就是说，我们不了解其中的理性的事件）的解释。我们越想照理性来解释这一类的历史事件，我们就越觉得这些事件不合理和不可解。

每个人都为他自己活着，用他自己的自由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由他的全部存在感觉到，他这时能从事或避免从事这或那的行动；但是他一旦做了出来，那个在某一时机完成的动作，到时就成为不能挽回的，属于历史的，在历史中具有一种不是自由的而是命定的意义了。

每一个人的生活有两方面，一、他的个体生活，这生活的兴趣越抽象，就越自由，二、他的基本的群体生活，他在这里边不可避免地遵守为他规定下的法则。

人自觉地为自己活着，但是在达到人类历史的普通的目的上，却是一个不自觉的工具。一件做了的事是不可挽回的，而这件事碰巧与千百万别人的行为同时发生，其结果就具有一种历史的意义了。一个人在社会的等级上站得越高，他所联系的人就越多，他控制别人的势力就越大，他每一行动的定命性和必然性就越明显。

“国王的心握在天主的手里。”

国王是历史的奴隶。

历史，就是说，人类那不自觉的总括的群体生活，把国王的生活的每一刹那用作达到它自己的目的的工具。（[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三册第1018页）

在叙述一八一二年的历史著作中，法国作家们非常喜欢说，拿波仑感到拉长战线的危险，他寻求决战，他的元帅们也劝他停在斯摩林斯克，又喜欢作类似的叙述，以表明那时就了解那次战役的危险。俄国著作家们更加喜欢对我们说，从战争开始起，就采取了引诱拿波仑深入俄国腹地在西提亚战争计划，某中一些人把这计划归于普菲尔，另一些人归于某一法国人，另一些人归于托尔，又有一些人归于亚历山大本人——指出了含有这一战斗路线的暗示的笔记、方案和书信。但是所有这些对发生过的事的暗示，来自法国方面的也好，本自俄国方面的也好，所以被提了出来，不过因为它们与那事件贴切罢了。假如那事件不曾发生，这些暗示一定被人忘记了，正如我们已经忘记千千万万当时流行的相反的暗示和期望。我们所以忘记它们，因为事实驳倒了它们。任何事件发生，总有很多推测，不问结局如何，总会有人说："我当时就说过，它会这样的，"完全忘记，在他们那些推测中间，有许多是站在完全相反的方面的。（[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三册第1148页

人类的头脑不能完全了解事件的原因，但是寻找那些原因的愿望植根于人类的灵魂中。不考虑那些情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分别地来看，其中任何一种都可能似乎是那个原因，他抓住第一个他觉得可以理解的近似原因的东西，然后说道："这就是那个原因！"在历史事件中（人类的行动是观察的主题），最早的最原始的自行出现的近似物是诸神的意志，后来是站在最显著地位的那些人（历史上的英雄们）的意志。但是，我们只要透视任何历史事件的本质——存在于参与其事的人们的总体的行动中——就知道，历史上的英雄的意志并不控制群众，而意志自身却不断地受控制。我们或这样或那样了解历史事件的意义，可能似乎是一个没有差别的问题；不过，说西方人向东移是因为拿破仑愿意那样的人，与说这件事发生是因为它不得不发生的人，其间的差别正如下面两种人的差别：一种人说大地是静止的，众行星围着它转；另一种承认他们不知道支持大地的是什么，不过知

道有一些指导它和别的行星的移动的法则。一个历史上的事件，除了一个一切原因的原因以外，没有，也不能有什么原因。不过有指导事件的法则，这些法则中有一些是我们知道的，同时我们觉出还有一些我们不能了解的。要到我们完全放弃从某一个人的意志中寻找原因的企图的时候，才可能发现这些法则，正如要到人们放弃大地静止不动的观念的时候，才可能发现行星运动的法则。（〔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四册第1653页）

假如我们照历史家们的样子来假定，大人物们领导人类达到一定的目的——俄国的伟大或法国的伟大，欧洲的势力均衡，革命思想的传播，普遍的进步，或任何一切别的东西——那末，不引用偶然和天才的概念，就无法解释历史的事实。

假如十九世纪初期欧洲战争的目的是俄国的扩张，那末，没有一切先前的战争，没有侵略，那个目的就可以达到了。假如那目的是法国的扩张，那末，没有革命，没有帝国，那目的就可以达到了。假如那目的是思想的传播，那末，印刷机的功用要比战争好得多。假如那目的是文明的进步，那么，显而易见，有比毁灭财富和人类生命更便利的传播文明的别的办法。

为什么它照这种样子发生，而不照别种样子发生呢？

因为它碰巧这样！“偶然创造了局势；天才加以利用，”历史说道。

但是偶然是什么呢？天才是什么呢？

偶然和天才这两个名词并未指明任何实际存在的东西，因此是不能下界说的。那两个名词只指明对现象的了解的一个阶段。我不知道某一事件为什么发生；我以为我不能知道；因此我也不想知道，于是我谈论偶然。我见到一种产生了超出普通人类行为范围之外的效果的势力；我不懂得这是何以发生的，于是我谈到天才。

在一群公羊看来，每晚牧人赶进特殊的围栏里去喂、变得比它们肥两倍的那一头公羊，似乎应当是一个天才了。而这一头公羊每晚不

进入普通的羊栏，却进入特殊的有燕麦的围栏，长肥了，被宰作肉食了，这一整串非常的偶然，与天才关联起来，似乎是可惊的。

但是那些公羊只消停止设想，它们所遇到的一切，单纯为了达到它们羊的目的，它们只消承认，它们所遇到的事也可能有超出它们的知识范围以外的目的，它们就立刻可以从那头养肥了的公羊所遇到的事里面看出一种统一性和一贯性。即使它们不知道它们为了什么目的被喂肥，它们至少可以知道，那头公羊所遇到的一切并非偶然遇到的，也就不再需要偶然或天才的概念了。

只有承认我们不能了解我们当下可以领会的目的，并且承认最终的目的超出我们的知识范围之外，我们才可以看出历史人物生活中的经验的关联，才能认识他们所产生的（与普通人类才能无法比较的）效果的原因，于是偶然和天才这两个名词就成为多余的了。

我们只消承认，我们不知道欧洲动乱的目的，我们只知道这些事实——那就是首先在法国、然后在意大利、在非洲、在普鲁士、在奥地利、在西班牙以及在俄国的屠杀——我们也知道，由西而东和由东而西的运动形成这些事件的本质和目的，我们不仅不必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身上发见特出的能力天才，我们也只能把他们看作象别人一样的人，我们也不必用偶然来解释使这些人成为这些人的那些小事件，所有那些小事件显然是不可避免的。

一经承认不知道最后的目的，我们就清楚地看出，正如我们想象不出比任何一种植物所产生的花和种子更适合那种植物的花和种子一样，我们也想象不出比拿破仑和亚历山大连同他们全部经历更完全更充分地适合他们必须达到的目的的任何两个人。（[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四册第1906页）

二十多年过去了。二十多年来，红河里流走了许多水，世界上有许多人死去，有许多人出生；许多孩子长大成人，许多成人渐渐衰老；许多思想产生又消失；许多美好的和许多丑恶的旧事物灭亡了，许多美好的新事物成长了，但主要的是世界上出现了许多还没有成熟

的畸形的新事物。（[俄]列夫·托尔斯泰：《两个骠骑兵》《一个地主的早晨》第296页）

透过迷雾，经历着充满错误和曲折的迷途，人类几千年践踏过的道路，从幽暗的深谷中展现了。他们追求着完美的公正和幸福，而这理想就象圣经里的沙漠火柱一样，吸引着他们，没有它，人类早就要变作相互残杀的虫豸了……（[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上第384页）

你们做得对，孩子们，该你们来拉这架古老的、神圣的犁杖了。我们哪，连昨天的人都不是、太古老了，我们知道的是洞穴篝火、猛犸巨象的狂吼和冰川时期的风暴。也许，人类的第一个雏形在来到阳光下面看清自己赤裸的躯体之前，曾经一连五万年过着茹毛饮血的畜生般的生活。又过了几千个年头，他们才学会使用工具，学会弄一身相当不错的、缝着铜纽扣的衣装……直到有那么一天，他们在阳光下再次瞧瞧自己，终于发现，过去不仅是赤身露体的，还沾染着鲜血，连臂肘都染红了……那不是野兽的，而是自己同胞的血，事实如此。一切都浸透了鲜血，甚至歌曲和书籍、圣殿的砖瓦、艺术珍藏……还有各种流行瘟疫，土壤侵蚀，森林枯竭，饥荒，日益复杂的需求，觉醒了的新种族对文明的介入……这且不说，我们还要面对大自然的顽强抵御，随着我们向微观世界的进军，随着我们对大自然的基本密码和隐秘的窥伺，我们发现，大自然的抵御愈演愈烈。只有健全的头脑才能勉强应付这种挑战，但是人类的智慧却不得不忍受社会上无比贪婪的螺旋原虫的腐蚀，使思维网络变成繁衍最卑劣的欲念细菌的污水。就是说，是时候了，人类要么自葬于同胞的坟墓，要么寻求一条新路……否则，站在供我们果腹的畜牲面前，真有些惭愧呢。也因为这样，不论事情多么可笑，还真的值得我们开动脑筋，思考一下：冬天为什么不暖和，夏天为什么浪费掉大量的热能。在一些人看来，孩子的疑问永远是幼稚可笑的，岂不知，震动人类的伟大风暴，常常就孕育在

这些疑问里。幸好，存在着这样一条新路，而且是唯一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有时认为，一座小小工厂要比金字塔更伟大、更不朽的原因：金字塔只是埋葬人类激情的棺椁，而小工厂却是培育欢乐的神圣摇篮……（[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下第599页）

在短短的一生中，这些人创造出那么多的业绩，简直使你不敢相信，一个人的体魄怎么会经受得了！有些人，一生中历尽千辛万苦，但是仍然坚定地说：‘生活是美好的！’有些人被活活烧死，但仍庄严宣告：‘真理必胜！’通向未来和新天地的途径，就是由这些真正的人、大无畏的人、舍身忘我的人不断开辟的。我确信，世界上现在肯定有一些我的同龄人，他们正在眯着眼睛仔细地观察星辰，心里正盘算着什么时候，比方说，能到金星上去一趟，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走完这段距离。为宇宙飞船制造燃料的是这些真正的人；炼钢、熔铸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燃烧的合金的，也是这些真正的人；截断河流的还是这些真正的人！（[苏]A·安德列耶夫：《是非请人们评说》第174页）

艾蒂安现在正在研究达尔文。他已读过他著作的片断，读过卖五个苏一册的简明普及本。通过这一知半解的阅读，他心里形成了一种生存竞争的革命思想：是瘦子吃掉胖子，强大的人民吞掉无力的资产阶级。但是苏瓦林生气了，他全力抵毁那些接受达尔文学说的社会主义者是些笨蛋，认为这位宣传不平等论的著名科学家的物竞天择的理论，只对贵族的哲学家有利。艾蒂安也坚持己见，并想讲清道理，于是用了一个假设的论点来说明他的怀疑：假定古老的社会已不存在，连它的残屑都已被人打扫干净，那末，我们难道又要害怕新的世界会慢慢被同样的不公平的现象破坏了？一些人弱，一些人强；比较聪明伶俐的利用一切发家自富，比较愚蠢懒惰的又变成别人的奴隶？这时，面对这一苦海无边的景象，机器匠用凶恶的嗓音叫喊：既然正义在人间不可能实现，那就应该把人类消灭。腐败的社会有多少，就应该消灭多

少，直到把最后残存的生物也彻底根除方才罢休。（[法]左拉：《萌芽》第490页）

爱斯特拉冈　你期望什么？你总是等到最后一分钟的。

弗拉季米尔　（若有所思地）最后一分钟……（他沉吟片刻）希望迟迟不来，苦死了等的人。这句话是谁说的？（[爱尔兰]塞缪尔·贝克特：《等待戈多》《荒诞派戏剧集》第5页）

世上各种各样的心满意足都是暂时的，只有上苍给人以永恒的快乐。但是，永远持续不变不会使好东西变得更好，使白变得更白。如果玫瑰在中午时分失去了它黎明时的美丽，那就是说，它在黎明时分所具有的美丽是真实的。世界上没有持久不变的东西，如果我们要求什么东西持久不变，我们就是傻瓜，如果我们在失去它们之前不乘机享受，我们就必然是更大的傻瓜。如果变化是存在的本质，我们就会认为，唯一明智的办法就是把它当作我们处世态度的前提。我们谁也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段河流，但是，原来的河水向前流去，我们第二次走进的河流也同样凉爽，同样提神。（[英]毛姆：《刀锋》第371页）

在罪恶的旅程中，走的总是无可挽回的下坡路。（[美]马克·吐温、查理·华纳：《镀金时代》第389页）

两个本质相反的东西似乎/互相依靠对方，就象男人/依靠女人，日靠夜，想象靠真实。这就是变化的根源/冬与春，冰冷的联系，却在拥抱，而欢乐的细节就从中出现。（[美]沃莱斯·斯蒂文斯：《最高虚构笔记》《美国现代诗选》第262页）

大地更是千变万化/但无论真理究在何方/海水不断卷过海岸/人们永远眺望海洋。　他们无法看得很深/他们无法看得很远/但究竟

何物挡住他们/终日眺望的视线？ （[美]罗伯特·弗洛斯特：《不深也不远》 《美国现代诗选》第31页）

大自然最初的绿芽是金子/但这种颜色她最难保持/她的叶子起先花一般秀丽/还只能维持一个小时/叶子退化成繁叶满枝/而乐园跌入愁苦人世/而黎明堕毁变成白昼/凡是金的怎能光华长留。 （[美]罗伯特·弗洛斯特：《凡是金的怎能光华长留》 《美国现代诗选》第24页）

“……我们喜欢把人类的命运看作是宇宙运动的核心。谁都不愿去想自己竟会同过眼云烟的以往时代融为一体消逝，跟这些黑色大雨滴一样，撞到水面而引起一刹那间的一小点旋涡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 （[英]华特·司各特：《爱丁堡监狱》第662页）

在宇宙间指挥、摆布一切的势力下、一个没有经验的人，不过是风中的一束弱草而已。我们的文化还在中间阶段，既不是兽性的，因为它已经不完全受本能的支配；也还不是人性的，因为它也不完全受理性的支配。……我们知道进化是永远连续不断的，理想是不会熄灭的光明，这是可以引以自慰的。他不会长此在善与恶中间摇来摆去。到了自由意志和本能这种矛盾调整以后，到了清醒的觉悟使自由意志能够取本能而代之的时候，人类就不会再摇摆不定了。觉悟的磁针将永远稳固地指着遥远的真理之极。 （[美]德莱塞：《嘉莉妹妹》第73—74页）

好几世纪的历史就是通过人类的积累完成的。人口的增加使得这个地方人为的发展；庞大的人口又使它垮了下来。有些东西一度是这么新，这么具体，以致无论谁都会看到它们是代表某种东西的，如今却已经垮了。……它们是有了协调才代表自己的，有了协调事物就自然而没有什么不自然，当这些东西本身垮了的时候，这种协调就露了底。

（[美]索尔·贝娄：《寻找格林先生》 《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第130页）

罗马的暴政削弱而且灭亡了。代之而起的是许多别的野蛮的暴政和中世纪的黑暗统治；封建制度和天主教用欺骗手段把被压迫民族的镣铐系得更牢固了；因此只有后来人类的智慧一步一步顽强地推进，那象海潮一般上涨的科学的不断进步，才有可能在一百年的流血斗争之后，产生了一七九三的法国革命。这一革命终于确立了——至少是定下了法律——公民权和人权，而且承认了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虽然还是一些抽象的原则，但这究竟是无可争辩的和不可推翻的原则。这一革命所确定的法律，诸如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以及每一个公民对自己与别人的权利与义务等，还不能算是十分完美的；但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在最近这一时期中震撼社会的可怕而又急剧的变化，只要倾听一下那传到我们耳中来的、不时地使表面上似乎很平静的世界骚动起来的隐约轰响，就可以明白了；这些阴沉的滚动的雷声，就是将来更巨大的暴风雨的先兆。 （[意]拉·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思》下册第771页）

贝拉说道：

“你不认识那些人（新兴资产阶级），我却在他们工作时见过他们。钚轨在他们手里卷得象布条子那样。他们是些可怕的人。他们懂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使世界上所有的力量都行动起来，那些力量甚至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懂得破坏，懂得笼络，懂得拿一切去冒险，甚至懂得耐心地等待。” （[波]普鲁斯：《傀儡》上册第104页）

他（伏库尔斯基）原想看看书，可他没有兴致到图书馆里去借书；他躺在躺椅上，开始思索着达尔文的理论。

“自然淘汰是什么？那是生存竞争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不具备一定能力的生物被淘汰了；那些更有生活能力的胜利了。哪种

性能最重要呢，是性的本能吗？不，是贪生怕死。那些不怕死的生物首先会遭到灭亡。如果一个人不怕死的话，那么这个最有智慧的动物不会痛苦地活下去，而会立刻去死的。在古代印度的诗中还保存着某些迹象，说有过一个古代的种族，他们不象我们那么怕死。瞧，这个种族渐渐灭种了，留下来的少数后代不是奴隶，就是苦行者。”

（〔波〕普鲁斯：《傀儡》下册第966页）

堂吉河德吃饱了，就抓一把橡树子凝神细看，大发议论道：

“古人所谓黄金时代真是幸福的年代、幸福的世纪！这不是因为我们黑铁时代视为至宝的黄金，在那个幸运的时代能不劳而获；只为那时候的人还不懂‘你的’和‘我的’之分。在那个太古盛世，东西全归公有。茁壮的橡树上，甜熟的果实累累满树，要吃饱肚子不用操劳，伸手采来吃就行。泉源和活水河里，清冽的水滔滔不尽，供人饮用。勤劳智慧的蜜蜂在石缝和树洞里建立了共和国，它们无比甜蜜的工作收获丰富，随大家分享，毫不计较利息。高大的软木树自己脱下很轻的大片树皮，不用费力去剥，就可以拣来盖在朴质的梁柱上，造成可蔽风雨的房子。那时一片和平友爱，到处融融洽洽。弯头的犁还没敢用它笨重的犁刀去开挖大地妈妈仁厚的脏腑；她不用强迫，她那丰厚宽阔的胸膛，处处贡献出东西来，使她的儿女能吃饱喝足，生存享乐；现在这群儿女做了妈妈的主人了。那时候，天真美丽的牧羊姑娘在田野山林里来来往往，披散着头发，不穿衣服，只把人身上为遮羞而历来掩盖之处，规规矩矩地遮上；这点遮饰，不用狄罗紫色的绫罗巧加剪裁，而是用碧绿的羊蹄叶和莴萝编成的。她们这样打扮非常鲜妍美丽，不输朝廷命妇穿了赶时髦的奇装异服。那时候，表达爱情的语言简单朴素，心上怎么想，就怎么说，不用花言巧语，拐弯抹角。真诚还没和欺诈刁恶搀杂一起。公正还有它自己的领域；私心杂念不象现在这样，公然敢干扰侵犯。法官心目里还没有任意裁判的观念，因为压根儿没有案件和当事人要他裁判。贞洁的年轻姑娘就象我刚才说的，尽管单身满处跑，不怕遭受轻薄或强暴，她要是失身是自己甘心

情愿的。我们这个可恶的年代，没一个女人是安全的了。即使再盖一所克里特的迷宫，把女人关在里面也没用。爱情的瘟疫凭它那股子该死的钻劲儿，会从缝隙里、空气里传透进去，尽管把她们藏得严严密密，也会失身丧节。世道人心，一年不如一年了……”（[西班牙]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上册第73页）

我读着世界历史，读到最后一页/啊，什么是人类历史？一条血河！（[匈]裴多菲：《裁判》《裴多菲诗选》上第95页）

(2)国家和人类的传记

——历史经验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国语》《古文观止》上85—86页）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篇第十三》《论语译注》第136页）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

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谷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章句下》《孟子译注》上第86页）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章句下》《孟子译注》上第188页）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上》《孟子译注》下第328页）

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莫之能先。其无以易之。
故弱胜强，柔胜刚，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老子：《老子》《老子校释》第七十八章第301-302页）

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熟知其极？（老子：《老子》《老子校释》第235页）

智所以相过，以其长见与短见也。今之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吕不韦：《吕氏春秋·长见》《吕氏春秋集释》卷十一第14页）

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独，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专独位危，简士壅塞。欲无壅塞必礼士，欲位无危必得众，欲无召祸必完备。（吕不韦：《吕氏春秋·骄恣》《吕氏春秋集释》卷二十第25-26页）

贤主所贵莫如士，所以贵士，为其直言也。言直则枉者见矣。人主之患，欲闻枉而恶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是贱其所欲，而贵其所恶也。所欲奚自来？能意见齐宣王。宣王曰：寡人闻子好直，有之乎？”对曰：“意恶能直？意闻好直之士，家不处乱国，身不见污君。身今得见王，而家宅乎齐，意恶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将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长而行之，王胡不能与野士乎将以彰其所好耶？”王乃舍之。能意者使谨乎论于王之侧，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之所得岂少哉？此贤主之所求，而不肖之主之所恶也。（吕不韦：《吕氏春秋·贵直论》《吕氏春秋集释》卷二十三第1-2页）

治之其未乱也，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后忧之，则无及已。”（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史记》七第2260页）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禹汤，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余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晁错：《论贵粟疏》《古文观止》上第245—246页）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

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史记》第338—第339页）

夫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也。知进而不知退，久乘富贵，祸积为崇。（司马迁：《史记·田叔列传》《史记》九第2783页）

《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则无威；兵不可废，废则召寇。昔吴王夫差好战而亡，徐偃王无武亦灭。故明王之制国也，上不玩兵，下不废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刘向：《说苑·指武》《说苑疏证》第405页）

来事可追也，往事不可及。（刘向：《说苑·谈丛》《说苑疏证》第462页）

营于利者多患，轻诺者寡信。（刘向：《说苑·谈丛》《说苑疏证》第460页）

纳言之政，谓为谏诤，所以采众下之谋也。故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当其不义则诤之，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恶不可顺，美不可逆；顺恶逆美，其国必危。夫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进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故有道之国，危言危行；无道之国，危行言孙，上无所闻，下无所说。故孔子不耻下问，周公不耻下贱，故行成名著，后世以为圣。是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诸葛亮：《纳言第四》《诸葛亮集》第62－63页）

臣观自古帝王受图定鼎，皆欲传之万代，贻厥孙谋。故其垂拱岩廊，布政天下，其语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华；其论人也，必贵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则绝奢靡而崇俭约；谈物产也，则重谷帛而贱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其故何哉？岂不以居万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已逆，所为而人必从，公道溺于私情，礼节亏于嗜欲故也！语曰："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所言信矣。（魏徵：《十渐不克疏》《唐宋文举要》上第3页）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魏徵：《谏太宗十思疏》《古文观止》下第297—299页）

功成身不退/自古多忧尤/黄犬空叹息/绿珠成衅仇/何如鸱夷子/散发棹扁舟。（李白：《古风》十八《李太白全集》第111页）

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归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高适：《封丘作》《全唐诗》第2220页）

前贤重守分/恶以祸福移/亦云贵守官/不爱能适时/顾惟孱弱者/正直当不亏/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辞。（元结：《舂陵行》《全唐诗》第2704页）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白居易：《观刈麦》《全唐诗》第4656页）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泊秦淮》《樊川诗集注》第273页）

人之性未有生而侈纵者。苟非其正，则人能坏之，事能坏之，物能坏之。虽贵贱殊，及其坏，一也。前后左右之谀佞者，人坏之也；穷游极观者，事坏之也；发于感瘖者，物坏之也。是三者有一于是，则为国之大蠹。孝武承富庶之后，听左右之说，穷游观之靡，乃东封焉，盖所以祈其身，而不祈其民、祈其岁时也。由是万岁之声发于感瘖，然后逾辽越海，劳师弊俗，以至于百姓困穷者，东山万岁之声也。以一山之呼犹若是，况千口万口者乎？是以东封之呼不得以为祥，而为英主之不幸。（罗隐：《谗书·汉武山呼》《罗隐集》第218—219页）

饥刨不自苦/膏泽且为喜/仓廪无宿储/徭役犹未已/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韦应物：《观田家》《全唐诗》第1976页）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

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诛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回应，仓皇东出，未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古文观止》下第440页）

锄草春愈茂/养草秋亦衰/不如两置之/荣悴渠有时。（陆游：《杂兴》《陆游集》第1735页）

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朱熹：《观书有感》《朱子大全》第79页）

三冬望雪意殷殷/积素春来乱玉纹/农事东畴堪播植/勤民方不愧为君。（爱新觉罗·玄烨：《春雪》《康熙诗选》第28页）

鹏飞万里，其志岂群鸟能识哉？譬如人染沈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罗贯中：《三国演义》第343页）

法正曰："昔高祖约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德。愿军师宽刑省法，以慰民望。"孔明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万民皆怨，故高祖以宽仁得之。今刘璋闇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君臣之

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道，于斯著矣。”（罗贯中：《三国演义》第526—527页）

贱货而贵德，去谗而远色，此人君自省之宝也。若所谓天有宝，日月星辰；地有宝五谷园林；国有宝，忠臣良将；家有宝，孝子贤孙。此四者，乃天地国家所有之宝也。（许仲琳：《封神演义》第55页）

“臣闻治天下之道，君明臣直，言听计从，惟师保是用，忠良是亲，奸佞日远，和外国，顺民心，功赏罪罚莫不得当，则四海顺从，八方仰德，仁政施于人，则天下景从，万民乐业，此乃圣主之所为。”（许仲琳：《封神演义》第165页）

见善不怠，行义勿疑，去非勿处，此三者乃修身之道，治国安民之大略也。（许仲琳：《封神演义》第272页）

……国不可从外而治，军不可从中而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许仲琳：《封神演义》第652页）

古今之所以丧亡者，未有不从奢侈而败，故圣王再三叮咛垂戒者，“宝己以德，毋宝珠玉”，良有以也。（许仲琳：《封神演义》第978页）

德为本，威济之。德而不威，其国外削；威而不德，其民内溃。（冯梦龙、蔡元放：《东周列国志》第221页）

话说天地间，有一物必有一制，夸不得高，恃不得强。（凌濛

初：《拍案惊奇》第51页）

……人生荣华富贵，眼前的多是空花，不可认为实相。如今人一有了时势，便自道是万年不拔之基，旁边看的人也是一样见识，岂知转眼之间，灰飞烟灭？泰山化作冰山，极是不难的事。俗语两句说得好："宁可无了有，不可有了无。专为贫贱之人，一朝变泰，得了富贵，苦尽甜来，滋味深长。若是富贵之人，一朝失势，落泊起来，这叫做'树倒做猢狲散'，光景着实难堪了"。（凌濛初：《拍案惊奇》第382页）

"买珠者不贵珠而贵椟，新旧难矣之情，千古不能破其惑，而变憎爱为之术，遂得以行乎其间矣。古佞臣事君，勿令见人，勿使窥书，乃知容身固宠，皆有心传也。"（蒲松龄：《恒娘》《聊斋志异》第685页）

最可恨者，朝中若有了专权的官儿，他们个个俱是糊涂厉害，愚而且狠的。这几位老先生，偏偏要出来和他们兑命。却不知千古之巨奸大憝，将来总没有好结局。何况阉宦。譬如猛虎当道，吃的路断人稀，必有个食肉寝皮之日。这些弄权蠹国的人，将来必有个灯消人灭之时。（李绿园：《歧路灯》第115页）

……作官若不好，后世子孙不敢过其地，漠漠无闻至于百姓忘其姓名，还是好的；还有提其名讳而诎骂及之者，至子孙为之掩耳，岂不令后裔追恨？若是深仁厚泽，百姓们世世感戴，志乘传之及笔墨，祠庙享之以馨香，则上不负君，下不负民，中不负其所学，岂非吉祥可愿之事哉！（李绿园：《歧路灯》第516页）

养正邪自除。正气充实，则邪气无缝可入；正气衰弱，则邪气自来相攻。（李绿园：《歧路灯》第529页）

不乱离不知太平之难，不疾痛不知无病之福。故君子于安思危，于治忧乱。望华阪，斯享有余若不足，念冻馁，斯享不足若有余。故世人处富如贫，君子处贫如富。与人之取，则天下无竞人；取人之舍，斯天下无困境。故君子避丰如避患，得歉如得福。《诗》曰："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临于谷。"（魏源：《古微堂内集·学篇七》《魏源诗文选注》第30页）

《蟋蟀》之诗三曰"无已太康"，"好乐无荒"。荒者，乱之萌也。乱，不生于乱，而生于太康之时。堂陛沉惕其一荒，政令丛琐其二荒，物力耗匮其三荒，人材鬼箓其四荒，谣俗浇酗其五荒，边场弛警其六荒。大荒之萌，未有不由此六荒者也。去草昧愈远，人心愈溺。其朝野上下，莫不沉细娱而苟近安，安其危而利其灾。"职思其居"者，容有之矣！畴则"职思其忧"者乎？畴则"职思其外"者乎？以持禄养骄为镇静，以深虑远计为狂愚，以繁文缛节为黼太平，以科条律例为足剔奸蠹；甚至园熟为才，模棱为德，画饼为文，养痈为武，头会箕敛为富；"出话不然，为犹不远。"举物力、人材、风俗尽销铄于泯泯之中，方以为泰之极也。《泰》之九五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霜未冰，月几望。气数与人事合并，沉溺而不可救，奈之何哉！诚欲倾否而保泰，必自堂陛之不太康始。《诗》曰："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无已太康"之谓哉。（魏源：《古微堂内集·治篇十一》《魏源诗文选注》第78页）

有以兼听而得，有以兼听而失。有以独断而成，有以独断而败。晋武平吴，晋明平王敦，唐宪宗讨淮、蔡，周世宗征泽、潞，皆以独断而成。昭烈伐吴，符坚伐晋，皆以独断而败。汉祖、唐宗，以兼听君子而兴；汉元、唐代，以兼听小人而乱。然则如之何而可？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彼骄兵、愤兵、贪兵，可谓"知彼知己"乎？"为政在人，取人以身"，彼贤奸杂用者，非其心之公私邪淸乎？《诗》曰："谁秉国成？不自为政！"言当以执两为兼听，而不以狐

疑为兼听也！“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朊，或哲或谋，或肃或乂。”言当以达聪为独断，而不以臆决为独断也。（魏源：《古微堂内集·治篇·六》《魏源诗文选注》第97页）

受光于隙见一床，受光于牖见室央，受光于庭户见一堂，受光于天下照四方。君子受言以达聪明也亦然。或为一隅之偏听，或为一室之迩听，或为一堂之公听，或为旌木、鼓铎、瞽矇、刍荛之遍听。所受愈小，则所炤愈狭；所受弥旷，则所炤弥博。《诗》曰：“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魏源：《古微堂内集·治篇十二》《魏源诗文选注》第100页）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倾厦非一木之支也，决河非捧土之障也。一肖何而助之者良、平、信、越，一邓禹而助之者二十七将，一元龄而助之者十七学士。马曳轮也。羽、飞死，法正、庞士元死，而孔明自将以出祁山：身曳轮也。哀哉！（魏源：《古微堂内集·治篇八》《魏源诗文选注》第102页）

……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鲁迅：《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38页）

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鲁迅：《华盖集·杂感》《鲁迅全集》第三卷第48—49页）

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

……然而也有经过许多人经验之后，倒给了后人坏影响的，如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便是其一。救急扶

伤，一不小心，向来就很容易被人所诬陷，……于是人们就只要事不干己，还是远远的站开干净。我想，人们在社会里，当初是并不这样彼此漠不相关的，但因豺狼当道，事实上因此出过许多牺牲，后来就自然的都走到这条道路上去了。……这便是牺牲所换来的坏处。

（鲁迅：南腔北调集·经验》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539—540页）

……没有一个人的行为能从古至今只加以一个道德的判断。历史永远是陈旧的，新的生活不能把历史为根据，这正如一种新的爱情不能和旧的爱情一样。 （胡也频：《到莫斯科去》 《胡也频选集》下册第722页）

武则天 （笑出）哈哈，你这问的真是有点发呆。你真是个书呆子呵！我告诉你：那只是说，无论是天子也好，诸侯也好，大夫也好，任何人也好，有了过错，总要听别人的话。父母要听儿女的话，帝王要听臣下的话。人数的多少只是表示责任的轻重。责任重的人就要多听别人的话。但听了就要改。如果那样，就只有一个人也是好的，倒不必限于七个人、五个人、三个人。当然，人数越多越好。如果使普天之下的人都能够说话，那么做皇帝的和做官的人就可以少犯过错了。我看，你真真要成个书呆子呀！

（郭沫若：《武则天》第15—16页）

武则天 （稍息一忽）总之，我随时都在鞭策着自己。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我不能有一刻的偷闲。我要为天下的老百姓做点事，我要使有才能的人都能够为天下的老百姓做点事。我不能让国内发生叛乱，我也不能让国外的强邻来侵凌我们。要使天下的人都能安居乐业，过太平的日子，这是我日日夜夜想办到的事。我自己虽然缺少才干，但天下是有不少有才干的人。（息了一忽）好吧，我的话已经说得太多了…… （郭沫若：《武则天》第23—24页）

坏人往往带坏了好人，少数往往连累了多数。（叶圣陶：《再告报界与金融界》《叶圣陶散文甲集》第116页）

“旧的历史，带着它的诗、画，与君子小人，必须死！新的历史必须由血里产生出来！”（老舍：《四世同堂》第一部第283页。）

历史是不能容纳谎言的……。（唐弢：《“知识过剩”》《唐弢杂文选》第287页）

时间也是一条河，一条流在人们记忆里的河，一条生命的河。似乎是涓涓细流，悄然无声，花花亮眼。然而你晓得它是怎么穿透岩缝渗出地面来的吗？多少座石壁阻它、压它、挤它？千回百转，不回头，不停息。悬崖最是无情，把它摔下深渊，粉身碎骨，化成迷蒙的雾。在幽深的谷底，它却重新结集；重整旗鼓，发出了反叛的吼叫，陡涨了汹涌的气势。浪涛的吼声明确地宣告，它是不可阻挡的。猕猴可以来饮水，麋鹿可以来洗澡，白鹤可以来梳妆，毒蛇可以来游弋，猛兽可以来斗殴。人们可以来走排放筏，可以筑起高山巨壁似的坝闸截堵它，可以把它化成水蒸气。这一切，都不能改变它汇流巨川大海的志向。

生活也是一条河，一条流着欢乐也流着痛苦的河，一条充满凶险而又兴味无穷的河。人人都在这条河上表演，文唱武打，红脸白脸，花头黑头。人人都显露出了自己的芳颜尊容，叫做“亮相”。夫人揭发首长。儿子检举老子。青梅竹马、至友亲朋成了生死对手。灵魂当了妓女。道德成了淫棍。人性论、人情味属于资产阶级。群众运动，运动群众。运动群众的人也被运动。地球在公转和自转，岂能不动？念念不忘你死我活。权力的天地只有拳头那么大，岂能人人都活？右不臭，左派能香？史无前例、规模空前的“左”的竞走啊，“左”的赛跑。“右”就象无所不在的幽魂鬼怪，必须撒下天罗地网来擒拿。从穿衣吃饭，香水，发型，直到红唇皓齿，文件报告，无休无止的大

会小会，如火如荼的政治洪流，都是为着灭资兴无。直到公社社员房前屋后的南瓜辣椒是资本主义。应该种向日葵，向日葵有象征性。但谁嗑瓜子有罪。谁说没有资本家？从发展的观点看小摊贩就是资本家。自留地、自由市场就是温床。应当主动出击。寸土必争，寸权必夺。把资本主义消灭在萌芽状态、摇篮里。难道要等着它蓬蓬勃勃、泛滥成灾？户户种辣椒、南瓜卖（南瓜还可以酿酒），集体田地不是会荒芜？辣椒、南瓜就成为灾害。粮和钱、穷和富有个辩证关系。如果人人都有钱、都富，生活水平都赶上、超过了解放前的地主、富农，饱食终日，谁还革命？谁还斗争？还有什么阶级阵线？干部下乡，蹲点搞运动，依靠谁？团结谁？争取谁？孤立打击谁？还怎么搞人员的政治排队？怎么能没有了这法宝、仙杖啊。贫下中农就是贫下中农，他们应当永远是大多数。他们上升成了中农、富裕中农，天下大乱，革命断送。中国的问题成堆，是一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解决问题必须找到一把万能钥匙：斗。自上而下，五、六年一次，急风暴雨，斗斗斗。其乐无穷，上了瘾。你看看：斗，象不象一把古老的铜挂锁的钥匙？中国方块字几经简化，却还保存着一点象形文字的特征。山海关城门，故宫禁苑，孔子文庙，乡村祠堂，财老倌的谷仓、钱柜，乡公所土牢、水牢的铁门，都是一个形状的铜挂锁，一把大同小异的铜钥匙：斗。真是国粹国宝，传世杰作。叫做斗则进，不斗则退、则修。斗斗斗，一直斗到猴年马月，天下一统，世界大同。但马克思主义日月经天，山河行地，光辉永在，决不会被一个膨胀了的“斗”字所简化、缩小、代替。历史有其自身的规律，决定着人类社会万事万物的扬弃、取舍。多么的严峻无情啊！到了公元一九七六年十月，历史就在神州大地上打了一个大惊叹号和句号。接着又出现了一长串的大问号。党的“三中全会”扭转乾坤，力排万难，打破坚冰。生活的河流活跃了，欢腾了。（古华：《芙蓉镇》第188页）

天地间只有相对的静止/银河系由于运动才获得永恒/千百年无数人都由衷地感叹过/天有不测风云……（白桦：《风》《中国新

诗萃》第190页）

从阳台上望出去，繁荣的香港城市就展现在他的眼前。……这是一座新兴的岛城，处处都是崭新的现代化的建筑，整洁、美丽、繁荣，呈现出一种现代城市所特有的风光。

康有为默默地望着这现代化新城的景象，心中回想着国内的情景，更加感到苦闷和懊恼。他反复思考：同是中国的一块土地，为什么一落到人家西人手中，仅在短短的一、二十年时间内，就建成了这样一座繁华的现代化都市，管理得井井有条，日新月异；而在我们自己国人的手中，反倒暮气沉沉，落后闭塞，数十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都很难有一点进步和变化！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是中国人种族不好，天性愚钝，不如外国人吗？

不！他是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他深深懂得中国民族也曾经有过自己漫长的黄金时代。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学术思想的活跃和科学文化的飞跃发展，就曾是举世无双的。后来的汉、唐时期，中国人也曾为世界文化作出过自己的卓越贡献。创造了灿烂文化、发明过指南针、火药、纸张、印刷术的中华民族，怎么能说是愚钝的民族呢？

他反复苦思，总觉得，不能怪中国人种性不好，而只能怪那种腐朽的制度。

几千年来，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只重虚文，不重实绩；只重文学武功，而不重科学技术的。这也许正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谬误吧。所以墨翟、鲁班不见重于当时；指南针、火药、纸张、印刷术的发明者，亦不垂名于后世。传至近代，八股之害愈演愈烈，纳全中国青年学子的聪明才智于无用之途，罄无数学者毕生之精力为无用之事。近五十年来，西方各国出现了瓦特、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等科学名家，使社会财富日增，社会日益繁荣，而我国士人却还整年累月，埋头于旧纸堆中，写那些毫无用途的八股文章。如此下去，西方各国焉能不日益富强；中国又焉能不日益落后和衰落？事理明白如此，而慈禧、

荣禄、刚毅等却偏偏不愿改革，贪恋权势，压制维新，为个人一已之私利，而置民族之生存发展于不顾，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更加可恶可恨了。（任光椿：《戊戌喋血记》第478—480页）

黄兴烦闷地站起身来，轻轻地推上了窗门。

轰轰烈烈的日俄大战，给每一个中国爱国者的心灵所带来的震动是巨大的。上次，中日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了中国。这次日俄战争，日本又打败了沙俄。战果都是那么样的辉煌。一个小小的岛国，为什么竟能连续打败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呢？是明治维新的成功带来了日本的富强与胜利；是专制政体的落后与腐朽造成了沙俄与大清国的衰落与惨败。这历史的结论不是十分明白的了么？可是，伟大的中华却仍然掌握在满清这班昏庸、愚昧、顽固不化的王公大臣手中，而亿万国民也仍如睡狮一般，难以唤醒，维新无望，富强难期，怎不令人忧愤！辽东半岛和旅顺大连都是中国的领土，满洲的路矿主权都应属于中国，如今竟任凭日俄之间互相转让，根本不把中国看在眼里，怎不令人感到耻辱！（任光椿：《辛亥风云录》第66页）

正如太阳和以太阳的每一个原子自身是一个整体，而同时又是一个大得人类不能理解的整体的一部分，每一个人内心具有他自己的目的；但又用来为一个人类不能理解的总目的服务。

一只落在一朵花上的蜜蜂螫了一个孩子。于是那个孩子害怕蜜蜂，说蜜蜂为了螫人而存在。一个诗人赞美从一朵花朵里吸取东西的蜜蜂，说它为了吸取花香而存在。一个养蜂人看见蜜蜂从花里收集花粉，带去蜂房，就说蜜蜂为了采蜜而存在。另一个比较仔细地研究过蜂群生活的养蜂人说，蜜蜂采了花粉来喂小蜜蜂，抚养一个蜂后，因此蜜蜂是为了延续种族而存在。一个植物学家看见带着一朵雄花的花粉的蜜蜂飞到一朵雌花上，使那朵雌花受粉，于是从这上头看出蜜蜂存在的目的。另一个考察植物的迁移，看出蜜蜂有助于这一工作，因而可以说，蜜蜂的目的就在这上头。但是蜜蜂的最后目的并未被人类

头脑所能察见的这第一、第二、或任何过程概括无余。人类智力在发见这些目的上提得越高，最后目的远非我们所能理解这事实就越明显。

人类所能领会的，只是蜜蜂的生活与别种生活现象的关系。历史人物和民族的目的，也是这样。（[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四册第1917页）

历史是国家和人类的传记。把人类的以至一个国家的生活抓住，用文字写下来，加以直接的描写，似乎是不可能的。

古代历史家都用同一的方法来描写和抓住那显然不易捉摸的东西——一个民族的生活。他们描写那些统治那个民族的个人的活动，把那些人的活动看作全民族的活动的代表。

个人怎样使民族照他们的意愿活动呢，这些个人的意志由什么东西来指导呢？对于这个问题，古人用下面的办法来解答：承认一个神，那个神使各民族服从一个选定的人的意志，然后指导那个选定的人的意志，以达到命定的目的。

在古人看来，只要相信神直接参与人类事务，这些问题就解决了。

现代历史在理论上否定了这两种原理。

既然否定了古人的人类服从神的信仰，也否定了各民族被导向一个命定的目的的信仰，现代历史似乎就应当不去研究权力的表面现象，而去研究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了。可是现代历史不曾这样做。它在理论方面否定了古人所持的见解，在实践中却顺从了他们。

抛开了赋有神权的直接由上帝的意志指导的人们，现代历史给我们的，不是赋有非常的、超人的才能的英雄们，就是领导民众的各式各样的（从君王到新闻记者）人们。抛开了古代历史家看作代表人类进步的犹太、希腊、罗马等民族的神定的目的，现代历史规定了它自己的目的——法国、德国、或英国民族的福利，或用它那最高度的抽象说法，一般人类的福利和文明，所指的往往是占据一个大陆的西北

角上一小部分的民族的福利和文明。

现代历史否定了古人的信仰，却未用一种新观念来加以代替，现实的逻辑强迫历史家们，表面上否定了国王们的神权和古人们的“命运”论以后，却从另一条道路达到同一的结论，那就是说，（一）承认国家由个人来领导，（二）承认有一个公认的目的，一般国家和人类都趋向那个目的。（[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四册第1991页）

一辆火车头正在移动。有人问：什么东西在移动它？一个农民说，魔鬼在移动它。另一个人说，火车头移动它，因为它的轮子转。第三个人说，它运动的原因在于风吹走的烟。

农民是驳不倒的。他已经想出一个完全的解释。要反驳他，就不得不对他证明没有魔鬼，或者另一个农民就不得不对他解释，推动火车头的不是魔鬼，而是一个德国人在开它。直到那时，作为矛盾的结果，他们才知道他们两个都错了。但是那个说原因是轮子动的人驳倒了自己，因为一旦分析起来，他说应当继续下去，进一步解释轮子为什么转；在他推论到锅炉里的蒸汽压力是火车头移动的最后原因以前，他没有停止探索原因的权利。那个用飘向后方的烟来解释火车头的移动的人，已经看出轮子不能作为一个解释，于是采取了他所见到的第一种表征，拿它作为一种解释提出来了。

唯一能解释火车头运动的概念，是一种与所见到的运动相等的力量。

唯一能解释民族运动的概念，是一种与全部民族运动相等的力量。

为要提供这一种概念，不同的历史家用了不同种类的力量。其中一切与所见到的运动都不相等。有一些人把它看作英雄们内部直接禀赋的力量，正如那个农民看出火车头内部的魔鬼；另一些人把它看作由几种别的力量产生的力量，好象车轮的运动；另一些又把它看作一种智力的影响，好象被吹走的烟。

只要历史所写的是一个一个的人，不管他们是凯撒们，亚历山大们，路德们，还是服尔泰们，而不是参加一个事件的全体（绝对全体）人的历史，没有一种强迫人们向着一定目标活动的力量的概念，就完全不能记述人类的运动。历史家们所知道的唯一的那种概念就是权力。

（〔俄〕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四册第2002页）

古人们以为，一个民族的意志服从一个被选出来的人，而那个人的意志则服从神，历史否定了古人们那种概念，就得从下列两件事中选择一件：或者恢复神直接干涉人类事务的旧信仰，或者明确地解释产生历史事件的、所谓“权力”的力量的意义，否则每一步都要发生矛盾。

回到第一项是不可能的，那种信仰已经被破除了；因此，要紧的是解释权力的意义是什么了。

拿破仑发令召集一支军队去打仗。我们那末熟悉那种想法，也那末习惯于那种想法，使得我们觉得为什么六十万人听了拿破仑某一些话就去打仗这问题毫无意义了。他有那种权力，所以他的命令实现了。

假如我们相信那种权力是上帝给他的，这答案就十分满意。但是一旦我们不承认那个了，那就得断定这种一个人统治别的人们的权力是什么。

那不能是一个强者压服一个弱者的直接的体力——建立在运用体力或恐吓的一种统治，例如赫克里斯的力量；也不能依照一些历史家的天真的想法（那些历史家说，历史上的主要人物都是英雄，就是说，赋有所谓天才的特殊精神和智慧的人们），把它建立在道德的效力上。把这种权力建立在道德的优越上，也是不可以的，因为，大家对于象拿破仑那样的英雄的道德品质意见很不同固不必说，历史告诉我们，统治成百万人的路易十一和梅特涅都没有任何特殊的道德品质，而正相反，一般地来说，他们在道德方面比他们所统治的成百万人中的任何一个都软弱。

假如权力的来源既不在于拥有权力的人的体质，也不在于他的道德品质，显然应当向别处去寻求了——向运用权力的人和人民的关系上去寻求了。

法理学（历史的汇兑银行）对权力的了解就是这样的，它企图把历史对权力的了解的代币换成真金。

权力是借了明许或默许移交给被选出来的统治者的人民的集体意志。

在讨论一个国家和权力怎样安排（假如一切可以安排的话）的法理学领域，这都是很明白的；不过，在用到历史上来的时候，那个权力的定义就需要解释。（[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四册第2005页）

时候没到，不应该急于求成。不容置疑，这是一条金科玉律：做什么事情都得等瓜熟蒂落。败事的是客观情势不允许我们等到成熟的时机，迫使我们过早地采取行动。（[俄]车尔尼雪夫斯基：《序幕》第143页）

人们对力量总是敬服的，不管这力量用什么形式表现出来。（[苏]高尔基：《万卡·马金》《高尔基文集》第三卷第299页）

你想必知道，当从旋涡里拖起一个溺水者时，人们是不会考虑保留他的发式乃至吝惜他的头发的。（[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下第485页）

流汗总比流泪强。（[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下第464页）

逻辑推理不论怎样天衣无缝，碰到确定无疑的事实，也就只好顷刻瓦解了……（[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上第38页）

我们的时代将会过去/所有的档案都得公开/过去历史中掩藏的一切秘密曲折/是光荣，是耻辱，都得向世界揭示出来。到那时，有些神的光彩将会剥落/裸露出一切不幸和悲伤/然而，当时确属真正伟大的业绩/将永远作为伟大的业绩，万世流芳。（[苏]尼·谢·吉洪诺夫：《“我们的时代将会过去……”》《苏联当代诗选》第149页）

人血不是水，不要任血流……

这是瞎子安德利依科恳求不瞎的人作一个真正的人，不要再让人血任意流：显然，血不是那没有亲属的、经常在云中、在草上，在湖里、在井里的水，血只在地上，血是父亲们和孩子们的生命、温柔少女脸上的红晕、少年眼里的勇敢的光辉，血是战争的功绩和孩子的温柔的微笑。（[苏]斯捷尔玛赫：《人血不是水》第283页）

当你在熔岩中漂流的时候，你是觉察不到热的。如果你处身于时代之中，你怎么能看到时代呢？岁月流逝了，生活过去了，你才能分析：这是怎样的，为什么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很少有人能够置身局外，用另一个时代的头脑和眼睛来观察这一切，理解这一切。

（[苏]尤·特里丰诺夫：《老人》第104页）

人世间的一切都可以忍耐/只是好日子不能接踵而来。（[德]歌德：《格言篇》《歌德诗集》下第270页）

那种真象——历史——是冷酷无情的。历史有这样一种特点和妙用：尽管它是光明，并且正因为它是光明，便常在光辉所到的地方涂上一层阴影；它把同一个人造成两个不同的鬼物，互相攻讦，互相排斥。暴君的黑暗和统帅的荣光进行斗争。于是人民有了比较正确的定论。（[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二册第383页）

一个好行为也可能是一个坏行为。谁救了狼就害了羊。谁替兀鹰

修好翅膀就要为它的利爪负责。（[法]雨果：《九三年》第263页）

幸运一切赐予全部是过而不留/指望幸运就等于在沙上建筑高楼/谁爬的地位越高冒的险也就越大/巍峨的松树总是风暴打击的目标/狂飙怒吼的时候被打得栋宇飘摇/不是牧人的小屋而是王公的大厦。（[法]腊康：《招隐》 《法国近代名家诗选》第17页）

普鲁士经过萨多瓦战役强大起来了，由于民族运动，他成了德意志其他诸邦的首脑，这是个在孕育并复兴着的大帝国，有着完成统一的不可抗拒的趋势和热情；义务兵役制把全体人民武装起来了，每个人都受到了军事教育，具有高度纪律性，而且还准备了充足的军需品，虽然经过前一次战争有些疲惫，可是还保持着压倒奥国的胜利光荣；这支几乎全是青年军官指挥的军队，智慧和精神完全服从一个精明的统帅，这位统帅看问题非常清楚，作事明智谨慎，并能预见将来，虽然还革新了作战艺术。跟这个德国相对照，他又大胆指出他所见到的法兰西：衰老的帝国，虽然还在全民投票中得到拥护，可是它的基础已腐朽了，它破坏了自由，冲淡了祖国观念，再来实施自由政策已经太晚，只能促成它的倒台，它已在准备崩溃，一旦不再满足由它引起的无限享乐的欲望，它就会垮下来；军队，当然，它具有特殊传统的英勇，还保持着克里米亚和意大利战役的胜利荣誉，不过，已经被金钱可以代替服役的制度腐蚀了，而且还停留在非洲作战派的陋习中，过于相信容易得到胜利，而不愿意在科学新成就上面多钻研；将军们大多数平庸无能，热中于争权夺势，还有些则无知到麻木不仁的程度；至于领导他们的皇帝，身患重病，优柔寡断，既被人骗，又骗自己；他对于这已开始的可怕的冒险，也没有认真的准备，因此，大家全都象瞎子一样投到惊恐和纷乱的举动中去，简直跟被驱到屠宰场去的牛羊没有分别。 （[法]左拉：《崩溃》第15页）

任何渔夫，都要把刚生出来的鱼苗饶/熟了的梅子自己就会掉，

青梅却长得牢/若是不熟就摘了，它会酸得你皱上眉梢。（[英]莎士比亚：《维纳斯与阿都尼》《莎士比亚全集》第十一卷第29页）

可见立法之权只宜导致法律趋于令人改过迁善，不宜趋于严酷。根除犯罪的办法在于使人畏惧惩罚，而不在于滥用惩罚。现在监狱制度不过教人犯罪，犯人入监时候，犯的不过一条罪，收监以后，若犹幸而不死，释放出来，反造成他可以再犯一千条罪。我们应仿照欧洲他国制度，设有迁善所，或独自一人的小牢，派人去劝化他们，劝犯罪的悔罪，或劝自新之路。能劝罪人迁善改过，方能有益于国，不应一味严刑。（[英]哥尔斯密：《威克菲牧师传》第115页）

历史家的职责是要确切、真实、不感情用事；无论利诱威胁，无论憎恨爱好，都不能使他们背离真实。历史孕育了真理；它能和时间抗衡，把遗闻旧事保藏下来；它是往古的迹象，当代的鉴戒，后世的教训。（[西班牙]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上册第64页）

瑞典人奋斗了四十年，最后才获得了成年人应有的公民权。为了争取这项权利，老百姓曾经发过各种传单和小册子，办过许多报纸和期刊，举行过游行示威，在同志间亲切地握过手，在政府大门前勇敢地扔过石头。他们也聚过餐，发表过演说，开过会，请过愿，也曾组织过志愿军。有些人还乘船坐车，到处巡回宣传。不知经过了多少骚动和冲突，才实现了人民的愿望。老百姓得到最后胜利，当然欢欣若狂。于是人人使用自己的权利，要求政治改革。歌剧院餐厅里的桦木桌子，一下子变成了政治舞台；五味酒的酒性养成了许多政治改革家，他们到处大嚷大骂，抨击政府；还有雪茄烟的味道也唤醒了许多人的梦想和雄心，只是那些梦想没有实现罢了。人们用改革的肥皂洗掉了陈腐的制度，便以为大功告成，于是经过各种斗争之后，大家回家睡觉去了，只等辉煌的战果到来。他们一觉就睡了两年，醒来的时候，发现眼前的事实跟原来的理想不大一样。他们想：当初我们估计

错了！因此，这里有人发牢骚，那儿也有人出怨言。那些不久以前还被人捧上天的政治家，如今却要受审问了。同时，在知识青年当中，有些人发现这些运动都是改革家们从另一个国家抄袭来的，它们的理论基础可以在一本很有名的原作中查到。总而言之，那时候老百姓感到非常失望，不久便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于是另外组织政党——反对党。这是一种新的反对党，它不但反对政府，而且反对国会。这个党的成员就是原来的保守党和它的对手自由党两派联合组成的，此外也有无党无派的青年和老人。这闹得人心惶惶，举国不安。（[瑞典]斯特林堡：《红房间》第148页）

（3）生者与死者的辩证

——历史人物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相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只迴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矣。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史记》六第1947页）

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穷/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勿重陈/重陈令心伤。（刘琨：《扶风歌》《先秦汉魏南北朝诗》第849页）

秋风别苏武/寒水送荆轲/谁言气盖世/晨起帐中歌（庾信：《拟咏怀诗二十七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2370页）

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夷羊满中野/荼蓝盈高门/比干谏而死/屈平窴湘源/虎口何婉娈/女媭空婵娟/彭咸久沦没/此意与谁论。
（李白：《古风》五十一 《李太白全集》第148页）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杜甫：《八阵图》 《杜诗详注》第1278页）

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邀人傅脂粉/不自着罗衣/君宠益骄态/君怜无是非/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 （王维：《西施咏》《王右丞集笺注》第80页）

衡石量书夜漏深/咸阳宫阙杳沉沉/沧波沃日虚鞭石/白刃凝霜枉铸金/万里长城穿地脉/八方驰道听车音/儒坑未冷骊山火/三月青烟绕翠岑。 （杨亿：《始皇》 《西昆酬唱集注》第162页）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轼：《念奴娇》 《全宋词》第282页）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李清照：《夏日绝句》 《李清照集》第65页）

流落人间柳敬亭/消除豪气鬓星星/江南多少前朝事/说与人间不忍听。 （毛奇龄：《赠柳生》 《清诗选》第136页）

大王真英雄/姬亦奇女子/惜哉太史公/不纪美人死！ （吴永和：

《虞姬》 《清诗选》第322页）

风岭高登演武台/排衙石上大风来/钱王英武康王弱/一样江山两样才。 （袁枚：《湖上杂诗》 《清诗选》第394页）

……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彻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72页）

楚虽三户竟亡秦/万世雄图一夕湮/聚富咸阳终下策/八千子弟半清贫。

大度高皇自有真/入关妇女几曾亲/虞歌声里天亡楚/毕竟倾城是美人。

马上琵琶出塞吟/和戎端的爱君深/当年若赂毛延寿/那得讨人说到今。 （郁达夫：《咏史三首》 《郁达夫诗词抄》第1页）

要恰当地赞美一个人，正象中肯的批评一样艰难。 （柯灵：《伟大的寂寞》 《柯灵散文选集》第138页）

这种充满自信的语言决不是故意对群臣鼓气，而确是说出了他的真正想法。皇太极的这种气慨是在长期的战争和胜利中形成的。从三十六岁起他继承皇位，一直不停顿开疆拓土，创建大业，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他的父亲努尔哈赤以十三付甲起事，凭着血战一生，将满洲的一个小小的部落变成辽河流域的统治民族，草创了一个兵力强盛的小小王国，不愧为当时我国北部众多文化落后的游牧部落中“应运而生”的杰出人物，这个“运”就是历史所提供的各种条件。皇太极发扬了努尔哈赤的杰出特点，而在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两方面更为成熟。他不断招降和重用汉人协助他创建国家的工作，积极吸收高度

发达的汉族封建文化为他所用。他继承努尔哈赤已经开始的各种具有远见的措施，努力发展生产。在他的统治时期，已经使他所属的游牧部落在辽河流域定居下来，变成以农业经济为主体，同时还发展了各种战争和生活所需的手工业，包括制造大炮的手工业在内。当然，在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方面，要大量依靠俘虏的、掳掠的、投顺的和原来居住在辽河流域的汉人来贡献生产知识、经验和劳力，并且要将一部分家庭奴隶解放为农业生产力。从努尔哈赤晚年开始，经过皇太极统治的十六年，不过三十年的时间，满族社会以极快的速度从奴隶制演变为封建制，这是历史上罕见的进步。在军事上，他征服和统一了蒙古族的各个分散部落。居住在我国东北直到黑龙江以北的众多少数民族部落，都在开始叫后金国、后来改称大清国的统一之下，成为一个新的女真民族又称做满洲民族。他又派兵侵入朝鲜，迫使朝鲜脱离了同明朝的密切关系，成为清国的臣属，为清国提供粮食和其它物资，有时还被迫支付人力。这对朝鲜来说是侵略和压迫，但对清国所取得的成功，正如皇太极自己所夸耀的："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这样，他对明朝来说是一个崛起的强敌和大患；对以满洲为主体的东北少数民族来说，是一个推动社会发展的杰出人物；对朝鲜来说是一个侵略者；对伟大中国的整体发展来说，则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姚雪垠：《李自成》第三卷上册第413页）

为革命，您的一生/从青年到八十三岁高龄/漫漫战斗的长征途上/从没有过片刻的休停。……象您这样伟大的导师/逝世才是真正的安息/但是，一页水晶棺盖/也隔不断战斗的、火热的人生。（臧克家：《安息》《今昔吟》第20页）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把名字刻在石头上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臧克家：《有的人》❶ 《今昔吟》第25页）

八十三天皇帝瘾/“洪宪”给历史添臭粪/逆水行舟翻了船/龙袍里空包个大野心。（臧克家：《袁世凯》 《今昔吟》第51页）

当身子/倒下去的倾刻/你，向永恒/站立了起来。 当喉咙/不能够再呐喊的时候/你的声音/也就更加响亮。 是这样的一个死啊/把爱和恨提高到顶点/而同时，你的人/也被它照亮了。（臧克家：《照亮》❷ 《今昔吟》第264页）

每个民族的历史上都有大量值得后人崇敬的人物。那些不怕困难，最擅于和困难搏斗的人物常常成为那个民族成员永久学习的典范。（秦牧：《人和狼的搏斗》《长河浪花集》第163页）

注❶ 此诗是对鲁迅的赞颂。

❷ 此诗是对闻一多的赞颂。

要对某些人作出公正的评判，那就得预先抛弃一些先入的偏见，改变对待常在我们周围的人们和事物的习惯态度。（[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第551页）

我一向讨厌就历史问题打笔墨官司，搞掘尸检验。人们先是翻弄手稿或者个人履历，接着就会用低级趣味诋毁民旅英雄。忽而是对普希金的家庭纠纷有了新发现啦，别林斯基的书信、杜勃罗留波夫的日记有什么不妥啦，托尔斯泰的私生活怎样怎样啦……忽而又是掘坟挖尸，把苏沃洛夫和莫诺马赫的颅骨涂上蜡泥，装上胡须，修复脸上的疤疖，用他们的生理特征开心取乐。拿破仑曾经斥责自己的肖像画家说："我要的是伟大的战士，可你给我看的是鼻子上的赘疣！地球是古老的，不论在哪里挖掘，都能掘出死人。我奉劝您做些好事，让死者安息吧……不要干扰他们的长眠，我年轻的同志！您是有教养的人，您定会知道国民公会议员、塞纳区代表波舒洛的可悲故事吧？嗳……他激于对被推翻的旧制度的仇恨，毁掉了法国最美丽的妇人阿格涅萨．索勒尔的坟墓，揪着她的长发，把她拖了出来。而索勒尔却是对法兰西祖国卓有贡献的人。波舒洛为此落得了凄惨的下场……现在，您干吗要重复这种勾当，让那些可怜而又令人恶心的尸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呢？"（[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下第553页）

人类并不贫乏，既然它创造了那么多杰出的智慧和心灵，创造了那么多天才。亚里斯多德、康帕内拉、荷马、列夫·托尔斯泰、林肯、齐奥尔科夫斯基、爱因斯坦、普希金……光是这些人的名字，就一个晚上也数不完。有时候，我独自呆着或者心里难过和痛苦的时候，我就不知不觉地溜到这些人当中，静静地听着。他们给人以智慧，教人善良、热爱生活。不，不是用喋喋不休的说教，而是以自己的生活和斗争为人们树立了榜样。（[苏]A·安德列耶夫：《最著名人们评说》第173页）

我的父亲时常和我谈/人，迟早都得离开世间/任谁都会轮到，再所难免/对于列宁，时间却停足不前。　　列宁还活着。他是人民的心灵与智慧/他和人民一样，活到永远/在今年的四月，正是/列宁诞生的第一百零一年。（[苏]米·瓦·伊萨柯夫斯基：《第一百零一年》《苏联当代诗选》第79页）

坚强、稀有的性格便是这样创造出来的；苦难，经常是后娘，有时却也是慈母；困苦能孕育灵魂和精神的力量；灾难是傲骨的奶娘；祸患是豪杰的好乳汁。（[法]雨果：《悲惨世界》三册第837页）

“但他们倒也有代替那些好德性的一套”，青年回答说：“那就是妄想。拿破仑是西欧的穆罕默德，他那些碌碌无能而却野心勃勃的信徒很崇拜他，他们不但把他看作一个领袖和立法者，而且还把他看作平等的化身。”

“他！”侯爵夫人喊道：“拿破仑代表平等！天哪，那末，你把罗伯斯庇尔叫做什么？算了，不要把后者应得的权利剥夺了去赐给那个科西嘉人。我看，篡夺的事情已经够多啦。”

“不，夫人，如果给这些英雄造起纪念像来，我要给他们每一个人一个正确的地位，——罗伯斯庇尔的应该筑在他树立断头台的地方；拿破仑的则刻在旺多姆广场的廊柱上。这两个人所代表的平等，按其性质说是相反，实际其唯一的差别是在于——一个是主张压低在上的来实现平等，而另一个则赞成抬高在下的来实现平等。一个是要使国王也能上断头台，而另一个则是要把人民捧得和朝庭一样高。请注意”，维尔福微笑着说，“我并没有意思否认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两个人都是闹革命的混蛋，我承认热月九日和四月四日是法国的日子，是值得王朝和文明社会的每一个友人感激地记住的，但那说明了事情的真相，我虽然相信拿破仑已永远一蹶不振，但他却依旧保有着一批帮闲的党徒……”　（[法]大仲马：《基度山伯爵》第一册第61页）

从那时候起，他已经胸有成竹了。科西嘉的吃人魔，僭主，暴君，奸淫胞妹的禽兽，跟达尔马学习的票友，在雅法下毒的凶犯，老虎，布宛纳巴特，那一切全破灭了，并且在他的心里新起了白茫茫一片明亮的光，光中有一个高不可及的地方，上面立着一座云石的凯撒像，容光惨淡，类似幽灵。对于马吕斯的父亲来说，皇上还只是一个人们所爱戴并愿为之效死的将领，而在马吕斯心目中，却不单是那样。他是命中注定了来为继罗马人而起的法兰西人在统御宇宙的事业中充当工程师的。他是重建废墟的宗师巨匠，是查理大帝，路易十一，享利第四，黎塞留，路易十四，公安委员会的继承者，他当然有污点，有疏失，甚至有罪恶，就是说，他还是一个人；但是他在疏失中仍是庄严的，在污点中仍是卓越的，在罪恶中也还有雄才大略的。他是承天之命来迫使其它国家臣服大国的。他不只是那样；他是法兰西的化身，他以手中的剑征服了欧洲，以他所放射的光征服着世界。马吕斯觉得波纳巴特是一个光芒四射的鬼物，他将永远立在国境线上，保卫将来。他是暴君，却是狄克推多，是从一个共和国诞生出来并总结一次革命的暴君。拿破仑在他的心中，竟成了民意的体现者，正如耶稣是神意的体现者一样。（[法]雨果：《悲惨世界》三册 第776页）

提起华莱士的英名/苏格兰人哪个能不血液沸腾/我们无畏的祖先都大步上阵/同他一起战斗/不停地出击，哪怕血染全身/或把生命抛丢。（[英]彭斯：《寄奥吉尔屈利地方的威廉·辛卜逊》《彭斯诗选》第185页）

完了，但昨天还是一个国君/并且有多少君王协助你争战/而现在，你成了不屑一提的人/你还活着，却又如此卑贱/这可就是那高踞万邦的王/曾把敌人的骸骨铺满大地上/他居然这样苟延残喘/因为他，曾被错误地叫作“晨星”/呵，没有人、也没有魔鬼跌得这样深。
（[英]拜伦：《拿破仑颂》《拜伦诗选》第31页）

这两个倒运的伪君子（指墨索尼黑和希特勒），尽管他们的性格各不相同，但是也有一些相同之处。其中最痛苦、最难以启齿的一点便是，从本质上说，他们都十分孱弱，是失败者，是奴仆，都有一种弱者企图报复的病态心理。

大家都知道，这种病态心理就象固执的老鼠总得咬东西一样，正在不停地啃啮着他们的灵魂，而以大量的幻梦来作为报偿。墨索尼黑和希特勒都爱做梦。然而他们天生的差异恰恰在梦里表现了出来。意大利“领袖”的梦境（和他对生活的物质要求相符），是一个皆大欢喜的联欢节，他在里面扮演着古代幸运儿（凯撒奥古斯都等）的角色，在一片颂歌声中，在旌旗幡信的遮护下，正朝着一群被凌辱、被愚弄的平民发表演说。另一个人（他杀人成性，暴戾乖僻）半睡半醒，停留在依稀莫辨的梦境中，在这个梦里，每个活人(包括他自己)都备受折磨，都在腐烂发臭，最后，世界末日来到了，地球上的一切民族（包括日耳曼民族在内）都成为一堆堆七零八落的尸体。（[意大利]艾尔莎·莫兰黛：《历史》上册第57页）

九　社会政治（一）

(1)世溷浊而不清

——暴露社会黑暗（上）

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均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屈原：《卜居》《楚辞集注》第115页）

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黄屋非尧意/瑶台安可论/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鬼功尚未可/人力安能存/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陈子昂：《感遇》十九　（陈子昂诗集》第34页）

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杯》《李太白全集》第911页）

鱼目亦笑我/请与明月同/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折杨》、《皇华》合流俗/晋君听琴枉清角/巴人谁肯和《阳春》/楚地犹来贱奇璞/黄金散尽交不成/白骨为儒身被轻/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谗声/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杯》《李太白全集》第912页）

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白居易：《上阳白发人》 《全唐诗》第4692页）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乎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见者三十六年。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取掠其人，倚叠如山。一旦不能有，输来其间；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弃掷逦迤，秦人视之，亦不甚惜。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唐]杜牧：《阿房宫赋》 《樊川文集》第1页）

莫叹将军逼/将军要却敌/城高功亦高/尔命何劳惜。（陆龟蒙：《筑城词二首》 《全唐诗》第7199页）

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农时作私债/农毕归官仓。（皮日休：《橡媪叹》 《全唐诗》第7019页）

功成惟欲善持盈/可叹前王恃太平/辛苦骊山山下土/阿房才废又华清。 几变雕墙几变灰/举烽指鹿事悠哉/上皇不念前车戒/却怨骊山是祸胎。 海中方士觅三山/万古明知去不还/咫尺秦陵是商鉴/朝元何必苦跻攀。（苏轼：《骊山三绝句》 《苏轼诗集》第223页）

杭有卖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溃，出之烨然，玉质而金色，置于市，贾十倍，人争鬻之。予贸得其一，剖之，如有烟扑口鼻。视其中，则干若败絮。予怪而问之曰："若所市于人者，将以实笾豆，奉祭祀，供宾客乎？将眩外以惑愚瞽乎？甚矣哉！为欺也。"

卖者笑曰："吾业是有年矣。吾业赖是以食吾躯。吾售之，人取之，未尝有言，而独不足子所乎？世之为欺者不寡矣，而独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孙吴之略耶？峨大冠，拖长绅者，昂昂乎庙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业耶？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敝而不知理，坐縻廪粟而不知耻。观其坐高堂，骑大马，醉醇醴，而饫肥鲜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

予默默无以应。退而思其言，类东方生滑稽之流。岂其忿世嫉邪者耶，而托于柑以讽耶？（刘基：《卖柑者言》 《古文观世》下第539—540页）

世间有做守令官，虐使小民，贪其贿又害其命的；世间有做上司

官，张大威权，专好谄奉，反害正直的；世间有做将帅，只剥军饷，不勤武事，败坏封疆的；世间有做宰相，树置心腹，专害异己，使贤奸倒置的；世间有做试官，私通关节，贿赂恂私，黑白混淆，使不才侥幸，才士屈抑的：此皆吾术所必诛者也…… （凌濛初：《拍案惊奇》第72页）

……世人最怕的是个‘强盗’二字，做个骂人您语。不知这也只见得一边。若论起来，天下那一处没有强盗？假如有一等做官的，误国欺君，侵剥百姓，虽然官高禄厚，难道不是大盗？有一等做公子的，倚靠着父兄势力，张牙舞爪，诈害乡民，受投献，窝赃私，无所不为，百姓不敢声冤，官司不敢盘问，难道不是大盗？有一等做举人、秀才的，呼朋引类，把持官府，起灭词讼，每有将良善人家拆得烟飞星散的，难道不是大盗？只论衣冠中，尚且如此，何况做经纪官商，做公门人役，三百六十行中人，尽有狼心狗行，狠似强盗之人在内，自不必说。 （凌濛初：《拍案惊奇》第130页）

……大凡人家些小事情，自家收拾了，便不见得费甚气力。若是一个不伏气，到了官时，衙门中没一个肯不要赚钱的。不要说后边输了，就是赢得来，算一算费用过的财物，已自合不来了。何况人家弟兄们争着祖父的遗产，不肯相让一些，情愿大块的东西作成别个得去了。又有不肖官府，见是上千上万的状子，动了火，起心设法。这边送将来，便道：“我断多少与你。”那边送将来，便道：“我替你断绝后患。”只管埋着根脚、漏洞，等人家争个没休歇，荡尽方休。又有不肖缙绅，见人家是争财的事，容易相帮。东边来说，也叫他：“送些与我，我便左袒。”西边来说，也叫他：“送些与我，我便右袒。”两家不歇手，落得他自饱满了。世间自有这些人在那里，官司岂是容易打的？自古说：“鹬蚌相持，渔人得利。”到收场想一想，总是被没相干的人得了去。…… （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第206—207页）

重湘道："阎君，你说奉天行道，天道以爱人为心，以劝善惩恶为公。如今世人有等慳吝的，偏教他财积如山；有等做好事的，偏教他手中空乏；有等刻薄害人的，偏教他处富贵之位，得肆其恶；有等忠厚肯扶持人的，偏教他吃亏受辱，不遂其愿。作善者常常被作恶者欺瞒，有才者反为无才者凌压。有冤无诉，有屈无伸，皆由你阎君判断不公之故。……"　（冯梦龙编：《古今小说》第462页）

多有富贵子弟，担了个读书的虚名，不去务本营生，戴顶角巾，穿领长衣，自以为上等之人，习成一身轻薄，稼穑艰难，全然不知。到知识渐开，恋酒迷花，无所不至。甚者破家荡产，有上稍时没下稍。所以古人云：五谷不熟，不如荑稗。贪却赊钱，失却见在。（冯梦龙编：《张孝基陈留认舅》　《醒世恒言》第332页）

家故有妇高楼居/近闻楼下鸣机杼/海内财尽为两多/官多吏多茫无绪。（侯方域：《估客乐》　《清诗选》第106页）

才生文字即风波/鬼哭虽然吏亦歌/三尺龙泉方寸印/不知谁较杀人多？（陈恭尹：《村居即事》　《清诗选》第208页）

异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　（蒲松龄：《促织》　《聊斋志异》第248页）

"甚哉！听讼之不可以不慎也！纵能知李代为冤，谁复思桃僵亦屈！然事虽暗昧，必有其间，要非深思研察，不能得也。呜呼！人皆服哲人之折狱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世之居民上者，棋局消日，绌被放衙，下情民艰，曾不肯一劳方寸；至鼓动衙开，巍然高坐，彼哓哓者直以桎梏靖之，何怪覆盆之下多沉冤哉！"　（蒲松

龄：《胭脂》 《聊斋志异》第656页）

异史氏曰："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 （蒲松龄：《梦狼》 《聊斋志异》第816页）

……此刻外国人都是讲究实学的，我们中国却单讲究读书。读书原是好事，却被那一班人读了，便都读成了名士！不幸一旦被他得法做了官，他在衙门里公案上面还饮酒赋诗，你想地方那里会弄得好？国家那里会强？国家不强，那里对付那些强国？ （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158页）

帐饮且浩歌/血泪忽盈臆/哀哉衣冠俦/涂炭将何极/道丧廉耻沦/学敝聪明塞/竖子安足道/贤士困缚轭/海上一尘飞/万马齐惕息/江山似旧时/风月惨无色/帝阍呼不闻/高谈复何益！ （梁启超：《和夏穗卿》 《梁启超诗文选》第496页）

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养肥了，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么好处，怎么会"好了？"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

但是我有勇气，他们便越想吃我，沾光一点这勇气。老头子跨出门，走不多远，便低声对大哥说道，"赶紧吃罢！"大哥点点头。原来也有你！这一件大发见，虽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鲁迅：《狂人日记》 《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26页）

中国的开国的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来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例。……但到文雅的庸主时，“帮忙”和“帮闲”的可就混起来了，所谓国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词臣……。（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鲁迅全集》第六卷第344页）

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便是把金钢石的宝刀也会生锈/宇宙呀，宇宙/我要努力地把你诅咒/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你到底为什么存在？（郭沫若：《凤凰涅槃》《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第37页）

官僚政治，在中国已是根深蒂固，不易拔除，象是一座大洪炉。凡是投到这洪炉里的，不问是什么顽铁，无不立被炼成“绕指柔”的精钢；除非他本是一颗金钢钻一类的人物，才不会“同流合污”。（郑振铎：《汉奸是怎样造成的》《郑振铎文集》第三卷第111页）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闻一多：《死水》《闻一多诗集》198页）

人与人关系中，有悲哀，有快乐，有诈骗与欺伪，有夸大同矫情，有假装的呻吟，有梦呓，有死亡。强者也是一样的迫害弱者，弱者也是一样并不对强者反抗，但把从强者得来的教训，又去对那类更弱者施以报复。各个生物的身上，都流着由祖先传下来的孱弱，虚伪，害痨病的民族的血，又都有小聪明，几乎可以说是本能的知避强项，攻打软地方。小绅士也会抖擞精神，装模作样，用法律或礼教，制服那些比职蜂还勤顺的农民。地方上也自有他十根或八根的小柱石，而这类柱石比现在国中那类柱石的无耻、虚伪、懦怯，想利用别

人呐喊去吓退政敌，也并不两样。（沈从文：《菌子》 《沈从文文集》第八卷第91页）

我憎恶，越炽烈地憎恶人们普遍的虚伪；我痛恨，越深刻地痛恨人们集中刻毒的剑火，对最忠实、美好、天真、可爱、却无依无靠的人儿去毁坏；我悲叹，更悲叹那堕落的人们只会跟着黑暗的势力跑，我越怀疑，茫然地怀疑生物中最高等灵慧的人类，何以甘心把人类社会建筑在那样残酷、刻薄、昏暗、虚伪的基础上？

把我的解剖刀，剖开这人类社会看个清楚吧！用些试验药，点只火酒灯，把这些家伙分析来看看吧！割下些人类层社会层的小片，摆在显微镜下，察明那组织构成的究竟吧！

啊，不能！我这些蠢笨的道具，只能验物，不能验社会，人层！（白薇：《我投到文学圈里的初衷》 《白薇作品选》第5页）

你们，以下流和卑贱著称的/先人们孳生下的傲慢无耻的后代儿孙/你们用你们那奴隶的脚踵践踏蹂躏了/幸运的角逐中败北的那些人们的迹踪/你们，这蜂拥在宝座前的贪梦的一群/扼杀“自由”、“天才”、“光荣”的屠夫啊/你们躲在法律的荫庇下，对你们/公论和正义——一向是噤口无声！（[俄]莱蒙托夫：《诗人之死》 《莱蒙托夫诗选》第181页）

时常有人诉苦，说我国没有实用人才，譬如说，我们有很多政客；也有很多将军；至于各种管理员，无论需要多少，立刻就可以任意找到；——然而，却没有实用人材。至少大家全说没有。据说在几条铁路上，连正正经经的服务员都没有；又说，在轮船公司里组织一个稍为看得过眼的管理机关都不可能。你可以听到人家说，在某条新铁路线上发生撞车事故，或者火车在桥上倾复；也有人记载说：一列火车几乎在雪地里过冬：它开行几小时，而在雪里停了五天。又有人讲，有好几千普特的货物放在一个地方内三个月，等候发运，结果竟

腐烂了；也有人说（不过这很难置信），有一个商店伙计追着问一位管理员（什么监察员之类）要求发运货物，结果竟挨了管理员几下耳光，事后他解释这种官僚主义的行为，说是自己“性情暴躁了”。官僚多如牛毛，令人一想都不寒而栗；大家以前全去作官，现在还是作官，将来还想作官，——因此人们怀疑，用这许多材料，怎么就不能组成一个体面的轮船公司呢？

对于这个问题，有时会得到十分简单的回答，——简单到连所说明的理由都令人难以相信。不错，人家都说我国的人以前作官，现在还作官，这是依照德国最好的范例，从曾祖到曾孙二百年来的传统，但是，做官的人也就是最无用的废物，结果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在做官的人们中间，一直到最近，竟认为空谈理论和缺乏实际知识是极大的美德和荣誉。然而，我们无须来讲那些做官的人，我们要讲的倒是那些实用的人。无疑地，我们常常认为畏首畏尾和缺乏己见是实用人物最主要的、最明显的特征，不但过去如此，现在还认为如此。但是，假使这种意见认为是一种责备的话，那我们又何必责备自己呢？自开天辟地以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永远认为缺乏创见是精明强干的实用人物的最高美德和无上荣誉，在一百个人中，至少有九十九个（这是最少的估计），永远抱着这种见解，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无论过去或现在，都具有不同的看法。

发明家和天才，在他们事业的发轫之初（也常有在终结时），被社会认为是傻子，——这已经是极陈腐的、尽人皆知的事情了。譬如说，在几十年中，大家全把自己的钱送到钱庄里存放；按四厘利息，存放几十万万，那么当钱庄倒闭的时候，大家就只好自己管理了，当然啦，这些金钱中一定要有大部分丧失在股票交易的狂潮或骗子们的手里，——甚至体面和礼节就需要如此。是的，这正是礼节的需要；如果有礼节的畏首畏尾和有体面的缺乏创见，按照一般的见解，至今还成为能干而规矩的人物必不可少的品质的话，那么，实质加以改变就太不正当，甚至太不体面了。譬如说，凡是热爱自己儿女的母亲，在她的儿子或女儿稍有越轨行动的时候，哪一个不会感到惊惧或吓出

毛病来呢？“不，但愿他得到幸福，舒舒服服过一辈子，不要标新立异，”——每个母亲在给她的孩子推摇篮时，总是这样想的。自古以来，我们的保姆们摇孩子睡觉时，总要在嘴里念念有词地说：“但愿你穿金戴银，当上一品大将军！”这样看来，连我们的保姆都认为将军头衔是俄国人无上的幸福，是全民的太平安乐的美妙理想。在实际上，一个人庸庸碌碌地通过考试，当上三十五年差事以后，最后谁能不成为将军，不是钱庄里存下相当一笔款子呢？因此，俄国人几乎用不着作任何努力，就会获得一个能干和实用人物的头衔。实际上，在我们国家里，只有标新立异的人，换一句话，也就是不安分的人，才会当不上将军。在这方面，也许会有一些误会，但是一般讲来，这大概是对的，我们社会在为实用人物下定议时，也是完全合理的。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第402—404页）

“人民的利益”，他学着托波罗夫的话说。“其实是你的利益，纯粹是你的利益”，他走出托波罗夫的房子，心里想道。

聂赫留朵夫暗自重温了一下这些伸张正义、维护宗教信仰、教育人民的机关的活动到底施展在哪些人身上。他想起了贩卖私酒而受到惩罚的农妇、犯盗窃罪而受到惩罚的少年；由于流浪而受到惩罚的流浪汉、犯纵火罪而受到惩罚的纵火犯、侵吞公款而受到惩罚的银行家。他还想起不幸的丽狄雅，她受到惩罚仅仅是因为可以从她那里取得必要的情报，此外还有违反东正教而受到惩罚的教派信徒们、要求宪法而受到惩罚的古尔凯维奇。聂赫留朵夫想来想去，不由得异常清楚地得出了这样的想法：所有这些人被捕，监禁起来，或者流放出去，根本不是因为这些人违反了义正，或者有非法的行动，仅仅是因为他们妨害那些官僚和富人占有他们从人民手里搜刮来的财富罢了。

不管是贩卖私酒的农妇也罢，在城里闲荡的窃贼也罢，藏匿宣言的丽狄雅也罢，破坏迷信的教派信徒也罢，要求宪法的古尔凯维奇也罢，统统在妨害那些人做那种事。因此聂赫留朵夫觉得事情十分清楚：所有那些官僚，从他的姨父、枢密官们、托波罗夫起，到各个部·

里靠着办公桌坐着的、官卑职小、装束干净整齐的老爷们止，丝毫也不因为有许多无辜的人在受苦而于心不安，他们所关心的无非是消除一切危险的人而已。

因此不但没有人遵守为了不冤屈一个无辜的人而已可宽恕十个有罪的人的原则，而且正好相反，为了消除一个真正危险的人，宁可利用惩罚来消除十个没有危险的人，犹如为了挖掉腐烂的皮肉，往往不得不连带也把完好的皮肉挖掉一样。（〔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第410页）

“要说他是个危险的人物，那他跟昨天那个女犯人倒不相上下”，聂赫留朵夫听着法庭上人们所说的话，暗自想道。“他们危险，那么我们就不危险？……我自己就是个好色之徒，浪荡的人，骗子，所有我们这班人，凡是知道我的底细的人，不但不藐视我，反而尊敬我，那么我和我们这班人就不危险？再者，即使这个法庭里全体在场的人当中只有这个孩子算是对社会最危险的人，那么如今他被捉住了，按常理来说，应该怎么办才对呢？

“其实，事情明明白白，这个孩子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坏蛋，而是极其平常的人，这是大家都看得出来的。他所以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人，也无非是因为他处在产生这种人的条件之下罢了。因此，看来事情很清楚：为了不要再有这样的孩子，就得努力消除造成这种不幸的人的条件才对

“可是我们在怎样做呢？我们仅仅抓住这样一个偶然落到我们手里来的孩子，同时很清楚地知道还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人至今没有被捉住。然后我们把他关进监牢里，使他处在十足闲散的条件下，或者要他从事于对健康极其有害而且极无意义的劳动，让他交结那些跟他同样软弱而且在生活里迷失方向的人，然后由国库出钱把他同最腐败的人混杂在一起从莫斯科省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省去。

“我们非但不去做任何事情来消除产生这种人的条件，反而一味鼓励那些制造这类人的机构。那些机构是人人都知道的，那就是工

场、工厂、作坊、小饭铺、酒店、妓院。我们非但不去消灭这类机构，反而认为它们缺少不得，于是鼓励它们，调整它们。

“我们照这样培养出来的不止是一个人，而是成百万的人，可是这以后我们捉住其中的一个，就自以为已经办了一件大事，已经把我们自己保护周全，此外再也不能要求我们做什么别的了，我们就把他从莫斯科省发送到伊尔库茨克省去”，聂赫留朵夫异常生动清楚地思考着，这时候他坐在上校身旁的椅子上，听着辨护人、副检察官、庭长的不同声调，瞧着他们的自以为是的神态。“要知道，这样的弄虚做假，要耗费多少极其紧张的精力啊，”聂赫留朵夫继续思考着，向这个大厅扫一眼，看一下那些画像、灯盏、圈椅、制服以及那些厚墙和窗子，想起这个建筑物何等宏大，想起这个机构本身还要庞大的多，想起官吏、文书、看守、差役等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这类人不但此地有，并且全俄国到处都有，由于表演这种谁也不需要的喜剧而在领取薪金。“如果我们把这种力量哪怕百分之一用于帮助那些被抛弃的人，那会是一种什么局面啊？现在我们却把他们仅仅看做是为我们的安宁和舒适服务所不可少的一些手和肉体而已。是啊，当初他家里穷得把从乡村送得城里来，只要有个人怜惜他，周济一下这种贫穷就好了”，聂赫留朵夫瞧着那个孩子带着病容的惊恐的脸，暗想。“或者，甚至后来他已经进了城，在工厂里做完十二小时工以后，由他的那些年纪比较大的同事们拉着到小饭铺里去的时候，要是当时有个人肯说一句：‘别去了，万尼亚，这不好’，那个孩子也就不会去，不会留连忘返，任什么坏事也就不会做了。

“可是自从他象个小野兽似地在城里住下，过学徒的生活，剃光了头发以免生虱子，而且给师傅们跑街买东西的时候起，在整个这段时期里，有心怜悯他的人却始终连一个也没有出现过。刚好相反，自从他在城里住下以后，他从师傅和同事口里听到的，却无非是‘谁会骗人，谁会喝酒，谁会骂人，谁会打架，谁会放荡，谁就是好汉’之类的活。

“到后来，对健康有害的工作、酗酒、放荡等，害得他生了病，

戕害了他的身心，他就糊里糊涂，昏头昏脑，象在梦中那样，毫无目的地在城里流浪，一时莽撞，钻进人家的一个堆房里，从那儿拿走几条谁也不需要的粗地毯。可是在这种时候，我们这班衣食饱暖、家财豪富、受过教育的人，非但不去努力消除那些害得这个孩子落到目前这种地步的原因，却要惩罚这个孩子，打算借此来纠正这种局面。

“可怕呀！谁也不知道在这种事情里占主要地位的究竟是残酷还是荒谬，然而，看起来不论是残酷还是荒谬，都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了。” （[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第165—167页）

（2）有一种柔中带刚的灵活的逻辑替恶服务

——暴露社会黑暗（中）

我理由充分而呼吁无门，这就在我的心灵里撒下了愤慨的种子，反对我们这种愚蠢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里，真正的公益和真正的正义总为一种莫名其妙的表面秩序所牺牲，而这种表面秩序实际上是破坏一切秩序的，只不过对弱者的受压迫和强者的不义的官方权力予以认可而已。 （[法]卢梭：《忏悔录》第二部第404页）

费加罗 真是吉星高照我才离开了马德里，因为，大人，我很幸运地在这儿又遇见了我的旧主人。我看马德里的文坛简直是豺狼的世界，向来都是自相残杀；他们那种疯狂的仇恨实在可笑，实在叫人厌恶。各种各样的昆虫、蚊子、毒蚊、批评家、嫉妒者、小报投稿人、书店老板、检查员，以及一切寄生在可怜的文人身上的东西，把他们的精髓的一点点残余都吸光饮尽。我是懒得写作了，我讨厌自己，也嫌恶别人；因此闹得债台高筑，囊空如洗；

最后，我深深相信剃刀所得的实惠比笔杆挣来的虚名要强得多。于是，我就离开了马德里。背着行李，乐天安命地走遍了新旧加斯提尔两省、孟夏、爱斯特拉马静尔、西哀拉·莫雷拿、安达卢西。在这个城里受到欢迎，在那个城里被人监禁，好在总能随遇而安。某些人恭维我，另外一些人斥骂我。得意时候，帮助别人；失意的时候，只好忍气吞声。遇着糊涂的人，跟他们开开玩笑；碰上凶恶的人，偏要跟他们较量较量。穷苦我不在乎，我比任何人都强。这样，我就在塞维勒住下来了。我准备重新伺候大人，接受您的一切命令。（[法]博马舍：《塞维勒的理发师》《博马舍戏剧二种》第11页）

“葛朗台太太，你有金山银山不是？”丈夫走进妻子的卧房问。

“朋友，我在祷告，等一会好不好？”可怜的母亲声音异样的回答。

“见他的鬼，你的好天爷！”葛朗台咕噜着说。

凡是守财奴都只知道眼前，不相信来世。葛朗台这句话，把现在这个时代赤裸裸的暴露了出来。金钱控制法律，控制政治，控制风俗，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学校，书籍，人物，主义，一切都在破坏对来世的信仰，破坏这一千八百年以来的社会基础。如今坟墓只是一个无人惧怕的阶段。死后的未来，给提到现在来了。不管什么义与不义，只要能够达到尘世的天堂，享尽繁华之福，化心肝为铁石，胼手胝足的去争取暂时的财富，象从前的殉道者为了未来的幸福而受尽苦难一样。这是今日最普通的，到处都揭示着的思想，甚至法律上也这样写着。法律不是问立法者“你想些什么？”而是问“你出多少代价？”等到这种主义从布尔乔亚传布到平民大众的时候，真不知我们的国家要变成什么模样。（[法]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欧也妮·葛朗台 《高老头》第81页）

巴黎真是一片海洋，丢下探海锤也没法测量这海洋的深度。不论

花多少心血到里面去搜寻去描写，不管海洋的探险家如何众多如何热心，都会随时找到一片处女地，一个新的洞穴或是几朵鲜花，几颗珍珠，一些妖魔鬼怪，一些闻所未闻，文学家想不到去探访的事。（[法]巴尔扎克：《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　高老头》第196页）

欧也妮不胜厌恶的说："那么你们的巴黎竟是一个垃圾坑了。"

"而且是一个古怪的垃圾坑，"伏脱冷接着说。"凡是浑身污泥而坐在车上的都是正人君子，浑身污泥而撒着两条腿走的都是小人流氓。扒窃一件随便什么东西，你就给牵到法院广场上去展览，大家拿你当把戏看。偷上一百万元，交际场中就说你大贤大德。你们花三千万养着宪兵队和司法人员来维持这种道德。妙极了！"（[法]巴尔扎克：《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　高老头》第227页）

伏脱冷道："……。你知道巴黎的人怎么打天下的？不是靠天才的光芒，就是靠腐蚀的本领。在这个人堆里，不象炮弹一般轰进去，就得象瘟疫一般钻进去。清白老实一无用处。在天才的威力之下，大家会屈服；先是恨他，毁谤他，因为他一口独吞，不肯分肥；可是他要坚持的话，大家便屈服了；总而言之，没法把你埋在土里的时候，就向你磕头。雄才大略是少有的，遍地风行的是腐化堕落。社会上多的是饭桶，而腐蚀便是饭桶的武器，你到处觉得有它的刀尖。……"

（[法]巴尔扎克：《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　高老头》第280页

"你要找去搞一份家当么？……我上哪儿去？要离开这个鄙，得有一个护照，得花两个法郎！整整四十年我没有听见过一个娼的二法郎银币在我的口袋里和另一个银币碰响过。要笔直向前走，有多少村子就得有多少厄居（银币名），象福尔松那样有钱，去过六个村子的可不多！只有征兵才使我们走出我们的乡镇。而军队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军队教下士养活上校，就象资产者靠农民过活一样。一百个上校

可有一个是我们肚里养出来的？在军队里面，和社会里一样，一个人发了财，一百个人倒下去。他们倒下去，究竟缺少什么？……天主知道，高利贷者也知道！所以，我们只好呆在我们的乡镇里，由于环境所逼，好象绵羊一般被圈在栅栏里面，如同从前大老官把我们圈起来一样。我不管什么东西把我钉在那里。被贫乏的法则钉住也好，被大老官的法律钉住也好，反正是终生钉在地里。我们就在原来的地方，我们刨地、铲土、施肥，我们给你们干活，你们生下来就有钱，我们生下来就穷。大伙儿永远是这样，生时穷，到死还是穷……我们中间发迹的人没有你们中间衰败的多！……这个道理，我们非常明白，虽则我们懂得的东西很少。不要动不动就抓住我们。我们不犯你们，你们也得让我们活下去……不然的话，继续搞下去，你们就不得不在牢狱里养活我们，我们在那里比睡在干草上面还舒服些。你们不肯放弃你们的权利，咱们永远是冤家。三十年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你们什么都有，我们什么都没有，你们不能指望我们作你们的朋友！”

（[法]巴尔扎克：《农民》第84页）

当这种专制的资产阶级的裙带关系使一个人受害的时候，他的身体被缠得这么紧，嘴被封得这么密，以致连气都不敢叹一声：他被人用胶、用腊包裹起来，象一只闯进蜂房里面的蜗牛一样。这种眼看不见、手摸不着的苛政有一些强有力的理由作为依据：想生活在亲朋中间和照顾着自己的产业的愿望、彼此间的相互支持和政府看见他的代理人在他的同胞和亲友众目睽睽之下工作感到有保证。因此，这种裙带关系流行在本省的高级行政部门里，正如它流行在外省的小城镇里一样。

结果怎么样呢？在一些涉及全国利益的问题上面，地方、乡镇占了优势，巴黎的权力往往被压垮了，事实的真相被歪曲了。

总之，国家重要的有关公共利益的事务一旦得到解决之后，非常明显，法律并没有在群众中间起作用，反而受到群众的影响，居民不是服从法律，反要法律迁就自己。在南方、在法国西部、在阿尔萨斯

旅行过的人，如果他们不是为了夜里住在客店，日间游览名胜古迹的话，都会承认这些话是正确的。这些资产阶级裙带关系这些后果在目前是一些孤立的事实；可是现行的法律的精神却有加重这些事实的趋势。这种平庸的统治可以造成很大的灾难，正如当日在艾格山谷发生的掺剧里面的几件事故所证明的一样。（[法]巴尔扎克：《农民》第163页）

象德·纽沁根男爵这样的富翁，亏损的机会要比其他人多，盈利的机会也比其他人多，即使在大肆挥霍之时也是如此。著名的纽沁根银行的金融政策，虽然对已在其他书中作了交待，这里还是有必要指出，处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商业革命、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之中，这样巨大的财产就不可能，在获得、形成和增加保存的过程中，就不可能没有资本的巨大的亏损，或者说不可能没有对私人资产的巨额税收。人们只把很少的新证券缴入国库。任何新的私人占有都是全民分配中的一种新的不平等。国家收之于民，用之于民；而纽沁根银行的收入却成为私产。雅尔纳克①这一招超出了一般的规律，犹如弗里德里希二世②不再征战外省，却效法雅克·高冷或芒德兰③进行走私活动或有价证券买卖一样不可思议。迫使欧洲国家以百分之十至二十的利率发行公债，用公众的资本来赚取这百分之十至二十的利息；用控制原料的方法来高价勒索工厂企业，对企业主先救其危急，后取其产业，以及其他种种为夺取垦居的战斗，构成了金融界的高超策略。当然，在这期间，银行家同征服者一样，也会有冒险的时候；但是，能够进

注：① 雅尔纳克男爵(1505—1572)在一次著名的决斗中，见自己即将打败，就使出绝招，出其不意地一剑击中对手的膝弯，反败为胜。国王享利二世和朝臣们都观看了这场决斗。

② 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普鲁士国王。

③ 芒德兰(1725—1755)法国侠盗，其部队纪律严明，专抢税金库或城市金库。

行这类战斗的人屈指可数，因此与老百姓毫不相干。这种大事是在牧羊人之间进行的，而不是羊群的事。由于被处决者（交易所的行话）的过错是赚钱的胃口过大，所以人们一般对纽沁根银行的计策所造成的不幸很少寄予同情。投机商开枪自杀，经纪人潜逃，公证人带走成百户的财产，比杀人越货更为可恶；银行家停止支付，这些灾祸几个月后就在巴黎被人遗忘，迅速地淹没在这个大都市海涛一般的动荡之中。过去，雅克·科尔、梅迪西、迪埃普的昂戈、拉罗舍尔的奥弗勒迪、菲热、蒂埃波洛、科尔内的万贯家产，都是利用人们对贵重商品的来源不明，以合法的手段赚来的；如今地理知识家喻户晓，竞争激烈限制了利润，所以暴发致富的原因，不外乎时来运转，有所发明，或是进行合法的偷窃。小商业受到坏榜样的熏陶，近十年来就通过非法的原料交易，来回击诡计多端的大商业。凡是有化学工业的地方，人们就不再能喝到葡萄酒，酿酒业也因此倒闭。人们出售掺假的盐以逃避税收。法庭对这种普遍的不诚实现象感到害怕。另外，法国在世界市场上的贸易信誉受到影响，英国也同样感到气馁。在我们国家里，毛病出在政治法上。宪章宣布了金钱至上。发财就成为无神论时代的最高准则。上层社会的贿赂，尽管有金光耀眼的结果和似是而非的理由，还是比下层社会那种不体面、几乎都是私人间的贿赂不知要丑恶多少倍，后者的某些细节常常作为这一场景的笑料，可以说是使人难受的笑料。政府害怕任何新的思想，就把目前的喜剧成分从戏剧中排除出去。资产阶级还不如路易十四开放，看到《费加罗的婚礼》就浑身发抖，禁止演出政治性的答尔丢夫，当然也不让演出今日的杜卡雷，因为杜卡雷已经称王称霸。从此以后，喜剧只能叙述，而书籍则成了诗人们较为缓慢、却更为可靠的武器。（[法]巴尔扎克：《交际花盛衰记》第183页）

拿儿童当玩具的事情，过去有过（现在还有）。在纯朴而野蛮的时代，做这种事的人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行业。十七世纪，也叫做伟大的世纪，就是这样的时代。这是一个拜占廷式的世纪。它把腐败的朴

素和巧妙的残忍结合起来，这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奇怪的现象。象笑容可掬的老虎一样。德·塞维涅夫人①一谈到火刑和磔刑，措词就非常婉转。那一世纪在儿童身上做了不少的买卖。歌颂这个世纪的历史家把这个创伤隐藏起来。可是却在医治社会创伤的芬逊·得·保尔②身上露了马脚。（[法]雨果：《笑面人》上册第28页）

坏人用力把良心引到邪路上去。作伪也是要经过锻炼的。诡辩家就是蒙蔽真理的人，他遇机会还要摧残良知。有一种柔中带刚的灵活的逻辑替恶服务，善于在黑暗中伤害真理。这是魔鬼回敬天主的老拳。（[法]雨果：《笑面人》上册第271页）

他（关伯仑）用冷冰冰的最后的目光，凝视着他刚刚看见的那个世界。没有爱情的婚姻，没有兄弟感情的家庭，没有良心的财富，没有羞耻的美，没有公道的正义，没有平衡的秩序，没有理智的权力，没有权利的统治，没有光明的荣华。这是一份一丝不苟的清单。他在他曾经陷溺其间的这个古怪的幻境里，兜了一个圈子。他一个接着一个的，把命运、环境、社会和他自己研究了一遍。命运是什么？陷井。环境呢？绝望。社会呢？仇恨。他自己呢？一个失败者。他从灵魂的深处发出了叫声：社会是晚娘，大自然是生身母。社会是肉体的世界，自然是灵魂的世界。前者要走进棺材，躺在坟坑里的一个松木匣子里喂虫子，就在那儿结束。后者要展开翅膀，在曙光里改变形象，飞升穹苍，从此开始新的生命。（[法]雨果：《笑面人》下册第676页）

当一个男子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他同时也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遭殃的是他周围的那些没有自卫能力的人！工作，工资，面包，

注　① 德·塞维涅夫人(1626—1696)，法国女作家。
② 芬逊·得·保尔(1581—1660)，是个收容孤儿的神父。

火，勇气，毅力，他一下子全没有了。太阳的光仿佛已在他体外熄灭，精神的光在他体内熄灭；在黑暗中，男子遇到妇女和孩子的软弱，便残暴地强逼她们去干污贱勾当。

因此任何伤天害理的事都是可能的。绝望是由脆薄的隔板圈住的，这些隔板，每一片又都紧接着邪恶和罪行。

健康，青春，尊严，幼弱圣洁的身体发肤，不甘屈辱的羞恶心情，童贞，清白，灵魂的这层护膜，都一齐遭受了这只摸索出路而碰到污秽也就安于污秽的手的穷凶极恶的蹂躏。父母，儿女，兄弟，姊妹，男子，妇人，女孩，几乎象一种矿物的结构，互相搀杂粘附在这种不分性别，血统，年龄，丑行、天真的溷浊污池里。他们彼此背靠着背，蹲在一种黑洞似的命运里。他们凄惶酸楚地面面相觑。啊，这些不幸的人们！他们的脸多么苍白！他们身上是多么冷！他们好象是住在一个比我们离太阳更远的星球上。（[法]雨果：《悲惨世界》三册第915页）

城市，一如森林，有它们最恶毒可怕的生物的藏身洞。不过，在城市里，这样躲藏起来的是凶残、污浊、卑微的，就是说，丑的；在森林里，躲藏起来的是凶残、猛烈、壮伟的，就是说，美的。同样是洞，但是兽洞优于人洞。野窟胜于穷窟。（[法]雨果：《悲惨世界》三册第917页）

这是既无空气又少太阳，布满弯曲小巷的肮脏区域，中间流着一条发臭的小沟，只由暴雨的大水来洗刷它。卢马涅既然在对面展布它的广大平原，它的上面既然象大海似的吹着自由的气息，人们不能了解可怜的居民们为什么要拥挤在这样狭隘的所在。只有金钱与财产的残酷斗争，才使人们那样吝惜每日生活所必需的若干公尺的空间，不准他们对于公共母亲的土地享受较大的权利，从事投机的人们总到处进行他们的剥削企图，一二百年的贫困，达到这垃圾堆一般的廉价住宅的麕集，有些破屋那样破碎与龌龊，有钱的人甚至不愿他们的牲畜

住在里面，租金固然很低，驱逐出屋的事情还是时常发生。随着土地的偶然高低，许多丑陋的小屋，污湿的石灰堆积，微生物与疫病的巢穴，就这样茁生着，在这深夜的时刻，这被诅咒与昏暗的劳动城市，显露于这阴惨的天边之下，既拥塞，又肮脏，看来是多么凄凉，简直是社会不公道的可怖证据呢？（[法]左拉：《劳动》第76页）

矿工们对这一句话的反应是一阵听不清的嘀咕之声。只有等级制度的力量——象军队等级制度一样的力量，才能压住他们的怒火：这种制度就是一些人压住另一些人，从童工到大工头都是一样。（[法]左拉：《萌芽》第56页）

让我们说得坦白些罢！假如我们用比喻把那些懦夫的降书粉饰起来，那未免太便宜了他们了。自从那一次战争①之后，个人主义、自由灵魂已经遭遇了它的色当和麦次之役②。它早已不折不扣的投降了。它还有什么剩下来呢？只有几片藏在口袋里的残破的旗子，偶然在私人的集会或安全的空谈中拿出来展览一下。谁敢挺身而出反抗国家和它的走狗：舆论和报纸？他们惯于在他们培植出来的时刻照拂着的花园中自称“自由”，用高贵的辞令漱着喉咙，其实都是一些象“荷里斯”似的套着锁链而摇尾乞怜的狗，为着后代子孙而骄傲地怒嗥狂吠。他至少有着犬儒主义的精神来夸耀自己弃甲曳兵而走的故事。很有理由相信，只有在被饲养之下，他们才有“独立”。在那些骄傲的知识分子和老板（老板时时变换，而奴仆是不变的）之间，订立了一个严格的契约，宛如那管理家畜的契约。一切自由只有在你的受雇和我的牧场的范围以内！不准超出这范围！服从这些条件，我就

注：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一九一八)

② 战史上有名的大歼灭战。一八七〇年普法之役中，法军大败于色当，统帅拿破仑第三和部下十万人被俘虏，普军继陷麦次城。

③ 荷里斯(Horace)，希腊传说中于里萨斯(Ulyses)王的狗。

喂胖你……他们就这样养成了习惯，甚至不想再出去了。老板就是放松他们一下，也用不着担心；他们已经套上项圈了。其中也有少数人，由于他们还稍有一点羞耻之心，偷偷取下了项圈，徒然地夸耀着他们的脱了毛的颈项。马克羞于看见他所曾经尊敬过的老板，他所曾经倚靠过的上司。本来由于利害的打算或恐惧，他们只好归顺那一致的思想，但他们又可怜地隐藏在“自由选择”的外衣底下，借以自傲。这样的例子使年青一代的道德趋于堕落，教会他们及早拿脑筋去卖淫；他们把自己卖给出价最高的投标者。但用那种高等卖淫的方式，他们有办法装成是为了爱，爱那饲养着他们的当时得令的主人。当一种思想变成，或快将变成正统思想的时候——不管是红是黑；是战争还是和平——他们就争着去为它捧场，为它效命。假如看到它有点撑不住了，他们马上就看风转舵。万一不幸地，它死得太突然，他们也不会在葬礼上流连，早已回过头来，向活着的君王高呼万岁！

每个时代都是如此。但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正人君子，知识分子和他们的一切德谟克拉西的意识形态的圣餐，已经扮演着高等妓女的角色了。当没落的专制主义卖淫，我们大可不管，我们说：掘你自己的坟墓去罢！在你们坟墓上面的田野，将会有更丰饶的收获。然而现在，我自己的田野也在腐烂，也在出卖它了。精神独立，这是我们发光的语言，作为泉源的语言，伟大的个人主义就从那里汲取它的本质。——而这份精神独立又去了哪儿呢？它最了不起的事情也不过是玩玩在宪法上反对政府的把戏，而保留了这个，也无非是想在委弃这份遗产之前表示确实可以继承它，保有它。他们变得那样擅长于在思想的妥协中游泳，有时竟至左右不分，红黑莫辨，一切都混淆杳杂，国会中和国会外的党派，多少都有些暧昧关系。（[法]罗曼·罗兰：《搏斗》第52页）

丹东　女人们至少肯老老实实地自认是什么东西：禽兽，我们男人也全是禽兽。她们爽直地寻乐，不想方法骗自己，不拿理性当外衣来蒙住她们的本能。然而那些聪明人的虚伪，那些好杀成性的

理想家作出来的傻事，那些不能人道的专政者，把老实的合法需要叫作腐化，伪装否认自然，而假美德的名义来餍足他们畸形的自尊心和毁灭的狂热，那却是我所痛恨的。唉！怎样能够变成一个无知无识的粗人，一个真正的无知无识的粗人，只求其爱别人，只求别人留给他一个位置在光天化日之下呵！（〔法〕罗曼·罗兰：《丹东》 《罗曼·罗兰革命剧选第147页）

“不对，不对，”雅克嗓子直抖，说道。“资本主义世界的罪恶是一无一可一辩一护一的！它建立在人与人之间荒谬的、不人道的关系上！……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道德标准都歪曲了，对于人的尊重已经不复存在，利益成了唯一的动力，人人都梦想着发财！在这个世界中，金钱势力掌握着可怕的权力，收买新闻机构，以欺骗舆论，也奴役着国家本身！在这个世界中，个人，劳动者一钱不值！”（〔法〕马丁·杜·加尔：《蒂博一家》中册第1110页）

“你知道吗？”雅克没有答理，接下去说，“你知道资本主义最使我痛恨的是什么吗？那就是它剥夺了使工人成为人的一切可能。工业集中化，强使工人背井离乡，撇下家人，舍弃使自己生活具有人的特点的一切，他被连根拔掉了。职业所能给予手艺人的一切崇高的乐事，他都被剥夺了。把他降低为只是白蚁冢似的工场里的某种有生产能力的牲畜！在那种地狱里劳动组织是什么样子的，你能想象得到吗？你想象得到，真正非人道的分工，硬把劳动划分一部分是体力的，机械的，另一部分是——怎么说呢？是脑力的？工厂工人的日常劳动成了什么情况，你能想象吗？是怎样使人愚钝的奴役？……同样的工人，从前可以是高明的手工艺者，热爱自己的小作坊，对自己的工作有兴趣；而现在，他却注定了自身毫无价值，其价值仅仅在于成为那些神秘机器的一个齿轮，千万部件中的一个，而他自己对于整个机器运转的奥秘无需知晓，只要重复自己那一部分活计！掌握机器的奥秘，只是少数人的特权，永远是那些人——厂主，工程师……”

“那是因为受过教育、力能胜任的人总是少数，当然了。”

“人被剥夺了人的资格，安托万……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罪恶！它把工人变成了一架机器！甚至连机器都不如：是机器的仆役！”（[法]马丁·杜·加尔：《蒂博一家》中册第1112页）

（梅奈期泰勒对雅克说：）

“耐心些，我的孩子。这一切都是暂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日益加剧。各国之间的争夺层出不穷，争夺市场的竞争愈演愈烈。这是你死我活的问题。整个的体系组织起来就是为了不断扩大的市场，仿佛市场能够无限扩大似的！……发展到了头，就会摔跟头了！世界一直奔向危机，奔向不可避免的灾祸，而这灾祸将是全球性的……等着好了！等着世界经济生活完全紊乱，机器使就业人数进一步减少……破产和毁灭加速，到处没工作，资本主义经济就好象一个保险公司，所有的投保者在同一天都遭了灾祸……。”（[法]马丁·杜·加尔：《蒂博一家》中册第1016页）

福斯塔夫　您错了，大人；恶神是个轻薄小儿，我希望人家见了我，不用磅秤也可以看出我有多么重。可是我也承认在某些方面我不大吃得开，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这市侩得志的时代，美德是到处受人冷眼的。真正的勇士都变成了笨熊的役夫；智慧的才人屈身为酒店的侍者，把他的聪明消耗在算账报账之中；一切属于男子的天赋的才能，都在世人的嫉视之下成为不值分文。你们这些年老的人是不会替我们这辈年轻人着想的；你们凭着你们冷酷的性格，评量我们热烈的情欲；我必须承认，我们这些站在青春最前列的人，也都是天生的荡子哩。（[英]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下篇》《莎士比亚全集》第五卷第134页）

厌了这一切，我向安息的死疾呼/比方，眼见天才注定做叫化子/无聊的草包打扮得衣冠楚楚/纯洁的信义不幸而被人背弃/金冠可耻地

戴在行尸的头上/处女的贞操遭受暴徒的玷辱/严肃的正义被人非法地诟让/壮士被当权的跛子弄成残缺/愚蠢摆起博士架子驾驭才能/艺术被官府统治得结舌箝口/淳朴的真诚被人瞎称为愚笨/囚徒“善”不得不把统帅“恶”伺侯/厌了这一切，我要离开人寰/但，我一死，我的爱人便孤单。（[英]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六十六 《莎士比亚全集》第十一卷第224页）

你已经清楚地证明，立法者具有无知、懒惰、恶习等特性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只有那些有本领，有兴趣歪曲、混淆、逃避法律而从中取利的人才能最好地解释、说明和应用法律。我想你们原来的一些规章制度或许还过得去，但是其中有一半已经被废除了，其余的也全被腐败政治所玷污、抹杀了。就你所说的看来，似乎在你们那里取得任何职位不需要具有什么道德。因此，人们以厚德笃行而得到爵位的事就更少了。同样，教士升迁不因为他虔诚、博学；军人晋级也不由于他处事有方、勇敢可钦；法官并不因为他们公正无私；参议员也并不因为他们爱国；国家参政大臣也并不因为他们英明而得到升迁。（[英]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第115页）

现在国家的环境、法律的安排和国中富豪的思想都同心协力来摧残君权。第一层，因为这一国所处的环境，其势可以积聚货财，自然富者越富，越富则越想扩充权力。以现在情形而论，对外贸易比国内工业进财较多，自然就聚财，因为对外贸易必要大资本，同时并可以获得国内工业的利益，故此我们的富人财源有二，穷人财源只有一。是以商业之国必聚财，能聚财的不久就变作贵族。第二层，我们的法律也帮助聚财，因为这种法律限制富室只能同富室联姻，把联系穷富的自然纽带根本破坏了。又国中有知识的人，因为财产不够，就无参预国政的资格，于是有知识的人也只好以发财为目的。富人用这些方法，就越发了财。这种人致富以后，日用和行乐所需无几，多余的钱

就拿去买权力。换而言之，他们拿钱去买穷人和贪财者的自由，这两路人因为饭碗起见，甘心忍受恶霸的欺凌，故此凡是一个富人都聚集一团穷人。如同笛卡尔论宇宙是无数漩涡，一个富人就是一个漩涡中心，有多少被他收买的人，跟着他旋转。凡是甘心跟着漩涡转的人都是奴隶，都是流氓，他们的教育和他们的性情宜于作奴隶，只听见自由之名，全不晓得自由之实，完全是一群奴隶。但是总还有许多人，不入富人漩涡里的，这种人上不及富人，下不堕落至奴隶，虽有资财，还够不上施横暴于穷人，也不甘心受富有资财者的横暴。大概有技艺有知识有道德的人，都在这中等人之内。只有这中等人真正保护自由，这才配叫作人民。但是这中等人往往无权过问国事，他们要说的话被流氓无赖的声音盖住了。因为若把现在议员财产资格定为十倍，那班富人自然要花钱买更多流氓无赖入议院，这班无赖议员入了漩涡，就听富人指挥调度。处在这种情形下，那中等人只有极其小心地保护至尊国王的权力。因为这国主分了富人的权力，不许他们用十倍的力量压制在下的中等阶级。（[英]哥尔斯密：《威克菲牧师传》第72—73页）

“……我的心得只有几句话：我所见到的是君主制度宜于穷民，共和制度宜于富人。我觉得无论在什么国家，有钱即是自由；我又觉得一个人无论怎样喜欢自由，无不喜欢强人从己的限制他人的自由（[英]哥尔斯密：《威克菲牧师传》第87—88页）

……他们看见信徒的孩子居然跟恶魔的后代一样会堕落，该会怎样地幸灾乐祸、指手划脚啊！但是我必须忍受这场磨难。我想，我或者我的亲人表现的德行，不过跟暗夜里岸边的萤火虫身上发出的光一样，它在黑夜里发亮，但是太阳出来时就清楚了，那不过是一条毛虫罢了。这说明了什么人类的正义或形式上的法律仅只是掩饰我们的羞耻的破烂罢了。（[英]华特·司各特《爱丁堡监狱》第140页）

因为上流社会不过是一场游戏/“那皇家的赛鹅戏”，我可以这么说/在玩时人人抱着某些个人的目的/一个要达到的目标，或一个要定下的计谋——（[英]拜伦：《唐·璜》第773页）

上流的交际界好象是一只棋盘——有皇帝/皇后，主教，骑士，骗子，小卒/人世是一场游戏，只是这些傀儡却自己牵线/我想快活的“滑稽周报”有一些同样的东西。（[英]拜伦：《唐璜》第835页）

在自由的第二次曙光的初年/乔治三世死了；他算不得暴君/却保护暴君，终至丧尽了理智/使他昧于内心和外界的光明/你难以找到比他更好的园丁/或比他更坏的国王祸国殃民/他死了——留下的臣属却仍象他/其中半数是疯子，半数已全瞎。（[英]拜伦：《审判的幻景》《拜伦诗选》第355页）

上天的安排是奇妙莫测，令人敬畏的，他分配世人的祸福，往往叫聪明仁厚的好人受糟蹋，让自私的、愚蠢的、混账的人享福。得意的弟兄们啊，虚心点儿吧！请你们对于潦倒的苦人厚道些，他们就算没比你好，可也不过是走了背运。想想吧，你的道德好，不过是因为没有受过多的引诱；你的处境顺，不过是机会凑手；你的地位高，不过是恰巧有祖宗庇荫。你的成功，其实很像是命运开的玩笑，你有什么权利看不起人家呢？（[英]萨克雷：《名利场》第722页）

……这个世界经常做出很多不公道的事来，却往往用一种思想安慰它自己，就是如果被虚伪和恶毒中伤的人是一个良心清白的人，他绝不会不能忍受折磨，最后无论怎样也会得到平复；“既然如此”，那些迫害他的人说了，“虽然我们的确不曾料到这样一个结果，但是没有人再比我们更愉快的了。”因此世界就该反省一下，不公道的本身，对于每一个慷慨和心理正常的人就是一种伤害，是最不堪，最痛苦，和最难忍受的事，正因为如此，许多清白的良心饮恨以死，许多健全

的心为之碎裂，越是明白他们自己无罪，越足以增加他们的痛苦，越使他们没法忍耐下去。（[英]狄更斯：《老古玩店》第560页）

……令人愉快的是：并不是只有刚就任的内阁阁员才能受到极大的尊重和极多的赞扬，在这个国家有许多受人尊敬的家庭中，亲戚们一旦飞黄腾达，也会受到同样热烈的夸奖，不再像以前那样遭人轻视，因此，很可能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自己踏进了黄金时代，那时候，毒蛇不再咬人，野狼不再张牙露齿，而只是充满了善意。（[英]乔治·爱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第560页）

他已经认识到在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里，对于自己天性的正义感和公平信念，完全听从，不加控制，是不能许可的，是不能无罪的。如果你想和别人一样，在物质和精神各方面也得到一份享受，那你就得按照矫揉造作、学而后知的正义感和公平信念行动才成。仁慈不仁慈你不必管。（[英]哈代：《无名的裘德》第493页）

“……你不要忘了，人类中最优秀、最伟大的，是那班在世路上并没飞黄腾达的；而在世路上飞黄腾达的，可能或多或少地有些自私自利，忠心虔诚的总是要失败的……‘爱不求自己的益处’。”（[英]哈代：《无名的裘德》第497页）

“这是真的，纺织机器推行以后，手纺业的织工便遭到了灾殃，那些新花样的东西使人生变得象打彩票；……（[英]盖斯凯尔夫人：《玛丽·巴顿》第520页）

“……我说了半天，不过是这么个意思：国王就是国王，你得将就点才行。归总起来说，他们都是一伙无赖。他们就是这样教养大的。”（[美]马克·吐温：《哈克贝利·弗恩历险记》第174页）

她不过是一个女人，不明白世界上的商业十之八九全靠东借西凑，投机倒把，一时的繁荣也不过是过眼烟云，瞬息即逝。遇到一个计划周转不灵，就用另一个计划筹款来支持它，其实两个计划半斤八两。这样的迭床架屋，没完没了。一旦投机者心思枯竭，一筹莫展，或者遇到意外，造成恐慌，这海市蜃楼的美景也就化为乌有了。”（[美]马克·吐温、查理·华纳：《镀金时代》第438页）

“不”非力普说，“看情形，一个人如果不耍手腕，就没有机会进国会，按照道理讲，耍手腕的人才不配当议员呢！自然，也有人规规矩矩地当了选，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我当律师，在法律界里保持我的名望，不让人家怀疑我光明磊落、大公无私，我就甭打算走入政界了。如果一个议员投票，诚诚实实不为自己打算而且不利用职权盗窃国库，全国报纸就会大登特登，引为奇谈。”（[美]马克·吐温、查理·华纳：《镀金时代》第447页）

大都市里到处是狡计、奸谋，还有更其细微、但是更其投合人情的诱惑。有些巨大的力量，会以洞达世故的人所有的花言巧语，骗人上当。万点灯火的闪耀，和乞爱调情的眼波，具有同样的魔力。天真坦率的心灵，多半是用压根儿人力所不能及的力量败坏的。市声的喧闹，生活的吆喝，鳞次栉比的楼房，用暧昧的言词叩动那受惊的心弦。倘使没有个有阅历的人在旁边，给她低声指点迷津，这些人世的勾当，不知会把多少谎言、妄语灌入不知警惕的人的耳朵里！由于不明它们的目的何在，人世的繁荣就象音乐一般，往往把一些头脑简单的人的理解力松驰下来，然后使它迟钝，然后堕入歧路。（[美]德莱塞：《嘉莉妹妹》第2页）

在生存竞争中有这种倾向，就是强者和强者的后裔会生存下去，而弱者和弱者的后裔会被打垮，生存不下去。结果，强者和强者的后裔生存了下去，于是，只消竞争存在一天，强者就一代代地愈来愈

强。这就是进化的发展过程。（[美]杰克·伦敦：《马丁·伊登》第371—372页）

“十三个殖民地推翻了它们的统治者，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共和国（美国）。奴隶们当上了自己的主人。武力统治的主人是没有了。可是一种主人也没有，就是过不下去，于是产生了一帮新的主人——可不是什么富有男性气慨的崇高的伟人，而是精明狡猾、无孔不入的生意人和债主。他们又把你们当作奴隶了——可不是象那些真正崇高的人那样，用他们铁腕的力量，来公开地奴役你们，而是用见不得人的阴谋，用甜言蜜语和骗人的话，来偷偷地奴役你们。他们收卖了你们的奴隶法官，他们败坏了你们的奴隶议会，他们还强迫你们的男女童奴过着比奴隶生活更可怕的生活。眼前，在美利坚会众国这个生意人的寡头统治的国家里，你们有两百万个孩子在苦苦干活，你们有一千万个奴隶没有合适的房子住，没有合适的东西吃”。（[美]杰克·伦敦：《马丁·伊登》第372—373页）

华特杰一点也不怨恨，他只觉得又好笑又难过，他好象看见大大小小的、统治着他的祖国的政治机器，正在他眼前出现，他还看到了这些机器中的寄生虫，正在一千座城市里干着那不受惩罚的，无耻的贪污勾当。目前的情形就是这样，这个法庭和这个法官，靠着政治机器，对一个操纵着一串选票的下流酒店的老板就是这样俯首听命。这虽然是一件渺小的卑鄙事儿，可也是那部多面的政治机器的一面，它在每一座城市和每一个州里，都潜伏着庞大的势力，以千万种伪装笼罩着整个国家。（[美]杰克·伦敦：《疑犯从宽》 《热爱生命》第177页）

派克 （狠狠砸核桃，听任碎屑掉在桌上）这个制度呗！这个制度产生了多多少少战争，就象母狗下崽似的！这个制度还产生了多少贫困现象，把人贬成为婆婆妈妈、唠唠叨叨的白痴，这里就不指名道姓的了。（斜眼看着格斯）瞧，你的儿女也好 你也好，由

姆、卡茨也好——你们大家都被一只大手捏在手心里，捏得你们气也喘不出！呃，（又砸碎一棵核桃，听任碎屑掉下）把你们统统弄得走投无路。就象我，还有另外一千六百万个人一样，权利被剥夺干净，成为活死人！统统失业！接下来怎么办？

格斯　换个新政府呗！（[美]奥德茨：《失去的天堂》《奥德茨剧作选》第284—285页）

法朗索瓦　毫无疑问，爸爸！在这个世纪里，谁是您的敌手呢？巴尔扎克是个有才能的人，但是声望不及您，司汤达发表的作品不够多，还考虑不到他。至于波德莱尔、戈吉耶、仲马……他们的作品不能和您的相比。

雨果　还有，我的书在我的本国是受禁的。

阿莱　是的，法国已经有了一个大监狱，在那里人们害怕彼此说话。文化生活堕落到可怕的程度。

雨果　（强烈地）当然！为了在暴政下生存，知识分子就不能冒犯官僚和警察。。其结果必然是各种领域中创造思想的衰退。（[美]艾·马尔兹：《雨果先生》第48页）

美国是地球最富有的国家，但人民多半很穷，而美国穷人常被怂恿憎恨自己。用美国幽默家金·哈伯德的话来说，“穷人不是耻辱，但也可能是耻辱。”事实上，对美国人来说，穷是一种罪过，即便美国人是贫穷的国家，情况亦如此。其它国家都有有关穷人的民间传说，他们穷，但特别聪明，德行也很高，因此比有钱有势的人尊贵，美国穷人不讲这些民间故事，他们嘲弄自己，美化富人。本身很穷的美国人开的很差的饭馆或酒店的墙上很可能挂一块招牌，招牌上一针见血地向人提问：“如果你很聪明伶俐的话，你为什么不富？”

……

象其它国家里的人一样，美国人相信许多显然是不真实的东西。最富有破坏性的谎话是：任何美国人很容易赚钱，实际上他们不能看

清金钱来之不易的道理，因此没有钱的人一个劲地责怪自己。这种内心谴责正迎合了有钱有势的人的需要。因此美国有钱有势的人无论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比任何时代的统治阶级（如拿破仑时代的统治阶级）为穷人做的事都要少得多。怪事在美国层出不穷。其中最触目惊心的、没有先例的一件怪事是一大群不体面的穷人。他们不爱自己，互相也不友爱。（[美]库尔特·冯古尼特：《五号屠场　囚犯》《五号屠场》第119—120页）

“当然有例外的人，冬妮小姐！”他担心地说。“可是您听我说……您是一位小姐，您什么都讲究亲眼看。您认识了一位贵族就来下断语说：他是很好的人啊！不错……然而实际上人们也用不着结识一个贵族，就能判断他们全体。这里牵涉到的是社会结构的原则问题，您可懂得！是的，您对这一点说不上什么来……怎么？某些人只要一落生就成为人类的选民，就是大老爷……就有权鄙视我们这些贱民……而我们呢，就是作出天大的功绩也爬不上他们的高位？……”莫尔顿说话时流露出一股天真善良的冤气；他也试着在作一些手势，可是当他看到那姿势非常笨拙，便又放弃了。然而议论却仍然滔滔地发表下去。他的情绪已经激动起来。他坐在那里，身子向前俯着，大拇指摸弄着上衣的扣子，温柔的眼睛里射出一道挑战的光芒……“我们市民阶层，我们这些一向被看作第三阶级的人，只要求一种建立功勋的贵族存在，我们不承认那些懒汉贵族，我们反对目前这种阶级等级的划分……我们要求一切人都自由平等，没有人隶属于别人的，大家都只受法律的管辖！……不应该再有特权和横暴！……一切人都是政府的权利平等的儿女，而且正如同上帝与俗人之间没有中间阶层存在一样，市民跟政府也应该发生直接的关系！……我们要新闻自由，工商业自由，贸易自由……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能基于平等的地位进行竞争，有功者受赏！……可是我们却被缚住手脚，堵住嘴……我还要说什么来着？对了，您听听这件事：四年以前他们重新审订了有关大学校和报刊的同盟法。这部法律可真好！凡与现行制度或事物不很吻

合的真理，一律不许刊载或宣讲……您懂不懂？真理被窒息了，被禁止传扬……请问，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一个腐朽过时的愚蠢的制度，而这个制度，是人都知道，迟早一定要被摧毁……我相信，您还不能了解这是多么卑鄙！这种暴力，当前这种粗暴昏庸的警宪制度的暴力，是不了解精神界和新时代的……我只要再给您说一件事……普鲁士国王作了一件多么忘恩负义的事！当初一八一三年，法国人还在我们国土上的时候，他召集我们，答应我们立宪：……我们应召而来，我们解放了德国……”（[德]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上册第135页）

“任何一个时代，”布克说，“都有成千上万的象他（指狄德利希）这样的人。他们经营某种事业，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今天，这种人所以成为新的类型只不过增加了一件东西——装模作样。他们摆出一副自我吹嘘的架势，一副所谓富于个性的战斗姿态。为了获得个人的声势什么代价都肯出，即使把别人当作牺牲品也在所不惜。凡是与他们思想不同的人便被指作国家的敌人，尽管这些人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这也许是阶级利益使然吧？但是这种阶级利益却被浪漫主义的作风所歪曲了。他们在一阵浪漫主义情绪的支配下匍匐在统治者的脚下，希望统治者能从自己的权柄中拿出必要的一部分赐给自己这些忠诚的臣仆，以便他们能驾驭比自己地位更卑微的人。但是既然在现实中和法律上都无所谓主子和臣仆之分，因此这种社会生活就染上了一种拙劣的滑稽剧的色彩。思想穿上了戏装，演讲接二连三地发表，听起来仿佛是出自十字军骑士之口，实际上说这些话的人不过是制造白铁皮或者作纸生意的人。为了有象‘皇帝陛下’这样的概念，有的人就挥舞起厚纸板作的宝剑来，可是这种概念，除了在童话里，是没有人再信以为真了。……”（[德]享利希·曼：《臣仆》第245页）

在妇女们的悲惨状况中，在那些比她们还要糟糕的、受到家长无

限制的威权压迫的青年子弟的痛苦生活中，在愈来愈流行的独身主义的罪恶中，在家庭与家族的基础日趋瓦解的过程中，在愈来愈扩大的奴隶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各个领域的工作都由奴隶担任，虽然他们做得并不热心；但这使公民们过着懒散的生活，而这种懒散生活的后果却是贫困——中，隐伏着罗马衰亡的真正原因和那使粗野、好战、但是英勇的罗马共和国用同化和统一的力量所建立的巨大帝国瓦解的根源。（[意]拉·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思》第259页）

“这是一个国家的缩影，”他（伏库尔斯基）想，“在这个国家里，一切都可以使得人堕落蜕变。有些人死于贫困，另一些人为荒淫而丧命。为了供养游手好闲的人，大家把裤带勒紧了来干活。怜悯培养出一些厚颜无耻的懒虫，可是连最简陋的家具什物也用不上的穷人，身边围着一群永远饿着肚子的孩子们，他们最大的利益却是早死。

“在这里，单是一个人的精力起不了作用，因为大家都图谋把枷锁加在他身上，而且要在一场无所谓的、漫无目标的斗争中削弱他。”（[波]普鲁斯：《傀儡》上册第121页）

“一个奇怪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从古以来就有两种彼此完全不同的人毗邻而居：贵族阶级和平民。第一种人断言自己是高贵的子弟，他们有权利剥夺别人肥沃的土地，第二种人不是同意那狂妄的霸占，就是没有力量去抗议那种侵害。

“渐渐形成了这样的情势：永远保存一个阶级的特权，而轻视另一个阶级。人们神圣地相信高贵出身的价值，连手艺工人和商人的子弟也购买纹章，或者借口说是破落贵族人家出身……。”（[波]普鲁斯：《傀儡》下册第679页）

（3）金字塔的尖与底

——暴露社会黑暗（下）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轮兮/置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沦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鹑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诗经·魏风·伐檀》《诗经会注》第146页）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诗经·魏风·硕鼠》《诗经今注》第148页）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诗经·小雅·何草不黄》《诗经今注》第367页）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王粲：《七哀诗三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365页）

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陈琳：《饮马长城窟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367页）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杜诗详注》第269页）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杜诗详注》第270页）

春罗双鸳鸯/出自寒夜女/心精烟雾色/指历千万绪/长安贵豪家/妖艳不可数/裁此百日功/唯将一朝舞/舞罢复裁新/岂思劳者苦。（韦应物：《杂体五首》 《全唐诗》第1896页）

谁知苦贫夫/家有愁怨妻/请君听其词/能不为酸悽/所怜抱中儿/不如山下麑/空念庭前地/化为人吏蹊/出门望山泽/回头心复迷/何时见府主/长跪向之啼。（元结：《贫妇词》 《全唐诗》第2697页）

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张籍：《野老歌》 《全唐诗》第4280页）

山头鹿/角芟芟/尾促促/贫儿多租输不足/夫死未葬儿在狱/早日熬熬蒸野冈/禾黍不收无狱粮/县家唯忧少军食/谁能令尔无死伤。（张籍：《山头鹿》 《全唐诗》第4289页）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裁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白居易：《卖炭翁》 《全唐诗》第4704页）

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白居易：《红线毯 忧蚕桑之费也》 《全唐诗》第4703页）

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

《古风二首》　《全唐诗》第5494页）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李绅：《古风二首》　《全唐诗》第5494页）

日照澄洲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　（刘禹锡：《浪淘沙词》六　《刘禹锡集》第252页）

一饱便甘寝/何异獭与狙/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不如鱼蛮子/驾浪浮空虚/空虚未可知/会当算舟车/蛮子叩头泣/勿语桑大夫。（苏轼：《鱼蛮子》　《苏轼诗集》第1125页）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　《范石湖集》第374页）

采菱辛苦废犁鉏/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　（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　《范石湖集》第375页）

垂成穑事苦艰难/忌雨嫌风更怯寒/戕诉天公休掠剩/半偿私债半输官。　（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　《范石湖集》第375页）

窦娥　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元]关汉卿：《窦娥冤》 《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第19页）

山花开处不知名/野水绕田细有声/经岁谁怜农父老/辛勤一半代牛耕。（满保：《临江道中》 《清诗选》第123页）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袁枚：《马嵬》 《清诗选》第389页）

采采山上榆/榆皮剥已尽/采采墓门茅/茅根不堪吮/千钱三斗粟/百钱二斗糠/卖衣买糠食儿女/卖牛买粟供耶娘/无牛何以耕/无衣何以燠/未必秋冬时/一家犹在屋。（焦循：《荒年杂诗》 《清诗选》第508页）

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龚自珍：《己亥杂诗》 《龚自珍诗选》第194页）

呜呼民何辜/值此国运剥/轩辕五千年/到今种极弱/鬼蜮实难测/魑魅乃不若/岂谓人非人/竟作异类虐/茫茫六合内/何处足可托？（黄遵宪：《逐客篇》 《黄遵宪诗选》第54页）

故园岁暮足悲风/吹入千门万户中/是处无衣搜杼轴/几人黍子算租庸/近闻诛敛空罗雀/倪肯哀鸣念泽鸿/金穴如山非国富/流民休亦怨天公。（梁启超：《庚戌岁暮感怀》 《梁启超诗文选》第595页）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人们都在灯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静。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悉悉有

声，使人更加感到沉寂。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鲁迅：《祝福》 《鲁迅全集》第二卷第10页）

成虎/一年以来/你底身子许是烂尽了吧/然而你底心是不会烂的/活泼泼地在无数农民底腔子里跳着。 假使无数农民底身子都跟着你死了/田主们早就没饭吃了/假使无数农民的心都跟着你底身子死了/田主们却都可以永远吃安稳饭了/然而不会啊！ 田主们多吃了一年安稳饭/却也保不定还能再吃几年的安稳饭/你底身死是田主们底幸/你底身死心不死/正是田主们的不幸啊！（刘大白：《成虎不死》 《中国新诗选》第56页）

年去年来一滴思乡的泪/半夜三更一盏洗衣的灯/下贱不下贱你们不要管/看那里不干净那里不平/问支那人，问支那人。（闻一多：《洗衣歌》 《闻一多诗集》224页）

我想手里只要有钱，宇宙万物都任我摆布。我现在才知道了，藻如！你晓得如今一般不得志的人，整天仰着头打倒这个铲除那个，但是到了那种地位，无论从前怎么样血气刚强，人格高尚的人，照样还是走着前边人开辟的道路，行为举动和自己当年所要打倒铲除者分毫无差，也许还别有花样呢！衡如和他现在这一般朋友，那一个不是几十万几百万的家产，四五个美貌如花的爱人。从前他们革命时那种穷困无聊的样子你也见过，世界就这样一套把戏，不论挂什么招牌，结果还是生活的问题，并且还是多数人饿死少数人吃肥的问题。（石评梅：《偶然来临的贵妇人》 《石评梅选集》第326页）

长期痛苦生活的磨难和有权势人的不断迫害，使这些贫苦的人们具有一种能忍受任何不幸的忍耐力，他们相信该穷该富是命运注定的，自己是没有力量也没有权力来改变的。他们象绵羊一样驯服，像豆腐一样任人摆布。

对于天下大事他们是很少知道，并也不想知道。因为从古至今不管怎么变化，不管哪个派别来，都要纳税交粮，少交一粒也不行。（冯德英：《苦菜花》第3页）

长期的苦难生活，贫困辛劳的人们，把爱与怜混淆在一起了。由于同情而产生爱，也由于被同情而产生爱，更多的是互相同情互相感恩而产生更深沉的爱。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认为爱怜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是一个东西。以同情来做为爱情的基石，这是农人们在苦难的命运中相互的最诚挚最深湛的一种感情…… （冯德英：《苦菜花》第453—454页）

谁能相信，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代：一些人贪婪、虚伪、专横和残忍无情，另一些人却被摧残到了玷污人类形象的境地，两者合在一起，居然叫做……生活？！ （[俄]谢德林：《波谢洪尼耶遗风》第70页）

在她所生活的环境中，在那不让人有一分钟自由的强制劳动中，根本没有培养和发展纯洁的爱情的条件。家奴们被奴役成了一群野兽，也象野兽似的发泄情欲。他们在忙里偷闲地发泄情欲时，往往左顾右盼，无法享受过分的爱抚，动物的本能一经满足，马上分手。碰上马具匠叶尔莫莱，便急急乎同他发泄动物的本能；如果碰上的不是叶尔莫莱，而是织工杰缅吉，那么，也还是会同他发泄动物的本能。和野兽唯一不同之处，是后者可以任意发泄情欲，不受惩罚，而她，“臭丫头”马特廖恩卡却必须为自己的情欲承受严酷的惩罚。

这种事如果发生在主人身上，那就另当别论！他们可以为所欲

为，没有任何禁令管束他们。他们用不着偷偷摸摸，因为他们有法律保护。奴隶却没有法律保护；他们来到人世是违法的，离开人世也应当是违法的，因此如果他们有时也试着转弯抹角地闯进了法律不许他们闯入的禁区，那么，主人便很难想出一种称心的酷刑，足以整治这种胆大妄为的侵犯。

唉！奴隶除了违法，再没有任何法律保护他们。他们带着违法的烙印来到人间，带着这烙印挨过可恶的人生，最后仍然应当带着这烙印走进坟墓。只有越过了坟墓，象安努什卡所相信的那样，基督的永恒的光辉才照射到他身上……唉，安努什卡啊，安努什卡！（〔俄〕谢德林：《波谢洪尼耶遗风》第386页）

试问所有正直的人们：谁的生命能与这些无声无息的建树英勇业绩，死后却随即被人遗忘的人们相媲美呢？人们经常把充满危险的士兵生活拿来举例。我同意，士兵的生活充满了高尚而忘我的精神，但我发誓，在一名士兵牺牲的同时，至少有一百名农夫正在丧失生命！同时你们别忘了，士兵多少还能理解威胁他的那些危险的性质，牺牲时还知道这种牺牲必然会带来一定的果实。而农夫却一无所知。他朝前走是因为无路可走，他朝前走去，从来不敢确信脚下的大地不会坍陷……（〔俄〕谢德林：《仲夏夜之梦》《谢德林短篇作品选》第199页）

要紧的倒不是安娜难产死了，而是所有那些安娜、玛芙拉、彼拉盖雅，从一清早到天黑弯着腰操劳，由于力不胜任的劳动而生了病，一生一世为饥饿和生病的孩子发抖，一生一世怕死；怕病，一生一世找医生看病，很早就憔悴，很早就衰老，在污垢和恶臭里死掉。他们的孩子长大成人，重演那套旧故事，这种情形已经有好几百年；千千万万的人生活得比动物还糟——只为了有一口饭吃就得经常担惊害怕。他们的处境的全部惨痛在于他们从来没有工夫想到他们的灵魂，他们的形象和样式。饥饿、寒冷、动物性的恐惧、辛苦的劳动、

就跟雪崩那样把通到精神活动去的条条道路全堵住，而精神活动恰好是人跟动物的分别所在，而且是唯一使人值得活下去的东西。您用医院和学校去帮助他们，可是您用这些东西并没有解除他们的镣铐，刚好相反，您把他们的奴隶地位弄得更深了，因为您既把新的迷信带进他们的生活里去，那就使得他们的要求添多，至于为了买发泡膏和灵书，他们得拿出钱来给地方自治会，因而得比先前更辛苦地做工，那是更不用说了。（[俄]契诃夫：《带阁楼的房子》《契诃夫小说选》下卷第521页）

贫困、饥饿和疾病，这就是人们劳动的报酬。一切都欺侮我们，——我们成天干活，却过着贫穷的日子，受人欺骗，就这样一天一天葬送自己的生命！可是，别人靠我们的劳动寻欢作乐，坐享其成。把我们看成象链条锁着的狗一样，使我们愚昧无知，恐惧害怕！我们的生活就象黑夜，暗无天日、漆黑一团！（[苏]高尔基：《母亲》《高尔基文集》第十一卷第415页）

穷困和其它事物是一样的。它可以由习惯成自然。久而久之，它能定形，并且稳定下来。人们节衣缩食，也就是以一种仅足维持生命的清苦方式成长着。（[法]雨果：《悲惨世界》三册第838页）

一些令人痛心的生物，无所谓姓名，无所谓年龄，无所谓性别，已经不再能辨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走出童年，便失去了世界上的一切，不再有自由，不再有贞操，不再有责任。昨天才吐放今日便枯萎的灵魂，正如那些落在街心的花朵，溅满了污泥，只等一个车轮来碾烂。（[法]雨果：《悲惨世界》三册第909页）

一个女售货员！为什么不能当女售货员呢？须知维罗妮卡本人过去也有可能当售货员呀！有时候，一个女人恰恰喜欢挑选这种职业，有什么办法呢！也许这在一定的圈子内还是很自然的事呢，姑娘们甚

至很希望得到这样一个职位。另外一种情况也不能排除：因为找不到更好的事做，不得已才将就干了这一行。这样的人，你一看她们的脸色就知道了，她们总是懒洋洋的，显得很失望，极少对顾客笑脸相迎，有时干脆板起面孔，态度粗暴生硬；他们的脸上明显地流露出烦恼与遗憾的神情；她们是苦于求告无门才到这里来的。别处？去哪儿？维罗妮卡曾经听说过，甚至不久前还在一份妇女画报上看到，不少年轻的女售货员有时也从事卖淫活动，其中许多人已经习以为常了；她们用这种方法来贴补微薄的薪金收入时，心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犹豫不决了。（……）。看来，她们也已经过上了别具风味的自由放荡生活，经常出入咖啡馆、酒吧间，离不开美酒和出租汽车，还有旅馆、五光十色的街头闹市和酗酒作乐的夜生活；那样的生活同这种身穿平凡单调的尼龙制服的工作可是大不相同。在这里整天要同看得发腻的商品打交道，还要同讨厌的顾客们进行无聊的谈话。毫无疑问，那样的生活要开心多了……当然，这必须先要有一个非分的意图，还要有一个为混到发薪而不得不这样做的口实。（[法]雷蒙·让：《一个沉思默想的女人》《法国中篇小说选》下册第882页）

穷人有各种巨大的痛苦，其中之一便是不能随心所欲地去发愁，因为他们必须不停地干活，甚至死神在周围踯躅时，也不得不首先考虑最迫切的需求和生活中的难处。富人则可以尽情地去咀嚼自己的痛苦，他们可以沉浸在忧伤里，甚至以悲哀为生；他们可以成天只做两件事，那就是发愁和哭泣。([法]都德：《一个女人的沉沦》第229页)

……贫穷虽然可恨，却是一个好友，且能使人摒除愁虑，我相信。对于能忍的人，它还是一个悔过从善的良师。这一切都是贫穷的功能，虽然看起来似乎可厌，它却是无人争夺的财宝。对于一个受了打击的人，贫穷往往可使他思念上帝，反省自己。我想贫穷好比一面明镜，它可以反照出真心的朋友来。……（[英]杰弗雷·乔叟：《坎特伯雷故事》第133页）

市民甲　我们都是苦百姓，贵族才是好市民。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吃饱了，装不下的东西就可以救济我们。他们只要把吃剩下的东西趁着新鲜的时候赏给我们，我们就会以为他们是出于人道之心来救济我们；可是在他们看来，我们都是不值得救济的。我们的痛苦饥寒，我们的枯瘦憔悴，就象是列载着他们的富裕的一张清单；他们享福就是靠了我们受苦。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武器来复仇，趁我们还没有瘦得只剩几根骨头。（[英]莎士比亚：《科利奥兰纳斯》《莎士比亚全集》第七卷第251—252页）

李尔　……衣不蔽体的不幸的人们，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都得忍受着这样无情的暴风雨的袭击，你们的头上没有片瓦遮身，你们的腹中饥肠雷动，你们的衣服千疮百孔，怎么抵挡得了这样的气候呢？啊！我一向太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了。安享荣华的人们啊，睁开你们的眼睛来，到外面来体味一下穷人所忍受的苦，分一些你们享用不了的福泽给他们，让上天知道你们不是全无心肝的人吧！（[英]莎士比亚：《李尔王》《莎士比亚全集》第九集第213页—214页）

……富人享受着穷人的劳动成果，而穷人和富人在数量上的比例是一千比一。因此我们大多数人民被迫过着悲惨的生活，仅仅为了要拿到少许工资而不得不每天劳动，让少数人过阔绰的生活。……
（[英]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第237页）

而当这样的冬季一旦来临/飞鸟在丛林深处失去生命/游鱼在浑浊的冰块里僵伏/连湖底温暖的淤泥也凝固/成为皱缩的冻土砖一样硬/儿孙满堂安乐舒适的人们/围烤着烈火尚且叹冷；哦/无家的衰老乞丐又该如何！（[英]雪莱：《夏和冬》《雪莱诗选》第169页）

……我且问你，当你看见品性比你 优美的 人经常 受到 这样的委屈，虚心下气地向恶运低头——当你看见温柔而得不到同情的穷人，因为没有钱而遭人家的白眼，你肯不肯放下得意人的架子去伺候这些困顿苦恼的化子呢？没准你想起这些低三下四的人来就觉得讨厌。大依芙斯一面咂着嘴喝红酒，一面说：“阶级是非有不可的，贫富是应该有分别的。”如果他肯把碎肉屑儿扔给窗外坐着的拉撒路吃，已经难为他了。他这话固然不错，可是你想，做人一辈子就好比打彩票，有的人得到的是紫红的细麻纱衣服，有的人得到的却是破布条儿，而且只能把狗当作朋友，这件事岂不 是非常 玄妙，非常 神秘的 呢？（[英]萨克雷：《名利场》第720页）

在写一部过时的人家的历史的时候，很容易用一种决不是上等社会里的人所用的强调的语气来写，在上等社会里，主义和信仰非但是极端温和的、而且都是予先假定的、只有一些能染上轻松文雅的讽刺色彩的主题才适合。然而上等社会里的人有红葡萄酒和天鹅绒地毯，有接连六个礼拜的宴会，有歌剧和仙境似的舞池；骑着纯种马去解闷，在俱乐部里休息，保持硬布衬裙的整洁，从 法拉 第那儿得 到科 学知识，从必须在最好的人家才碰得到的高级的牧师那儿得到宗教。他们怎么会有时间和需要去追求信仰和强调语气呢？但是飘浮在具有轻松的讽刺的薄纱似的翅膀上的上等社会，是一件很昂贵的产品；需要勤劳的人民大众挤在冒着臭气的、发出隆隆震耳声的工厂里，关在矿山里，在熔炉边淌着汗，磨着，敲着，在难免受到炭酸侵蚀的情况下织着布；要不然，就是分散在牧羊场上，散布在粘土性的或者白垩质的麦田边的寂寞的屋子和茅屋里，在这些田地上，下雨的日子里显得特别凄凉。人民大众的生活完全以力量为基础——贫穷所产生的力量，贫穷促使人民进行一切保持上等社会和轻微的讽刺的必要的活动。人民在寒冷的、不铺地毯的屋子里，在不能由长过道来缓和不和的家里，消磨悲惨的年头。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千百万颗心灵中，有许多都非常需要一种有力的信仰，在这种不愉快的情况下生活，即使是不爱思

索的头脑也需要得到解答——正好像您在感到床上有东西擦伤你的时候就需要查查床垫里的填料，而鸭绒垫子和完美的法国弹簧就不会引起什么问题一样。有些人非常相信酒，从杜松子酒里找寻狂欢和另外的支持；但是其余的人却要一些上等社会里称为“热诚”的事物，这些事物在没有很高的奖赏的时候会产生动力，在我们累得四肢发痛、人们用冷眼对待我们的时候，这些事物常给我们忍耐力和满足人类的爱——显然，这些事物是在个人欲望的范围以外的东西，包括撇开我们自己，以及积极爱护不是自己的事物。具有这种热诚的人时不时的找到了从最深切的需要中产生出来的经验所发出的回音，传得很远的声音。（[英]乔治·爱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第361—362页）

可是对于构成动物界/上层阶级的我们人类/知道下层所起的反感/也许倒是有益的事情。（[德]海涅：《阿塔·特罗尔》《海涅选集·诗歌卷》第371页）

来吧，让我们怜悯那些比我们有钱的人/来吧，我的朋友，记住/富人有管家没朋友/我们有朋友没管家。（[美]埃兹拉·庞德：《阁楼》《美国现代诗选》第43页）

在我们这个世界里，穷人度日，如过撒哈拉。一旦倒下，就会招致成群的秃鹫在你身边低旋、等待。你的灵魂升天之日，就是它们盛餐饱肚之时。那些律师、保证人之流不也是秃鹫般贪婪地包围着穷人吗？诚然，他们因同穷人一样度日艰难，才堕落成贪心汉、食肉魔、猥亵的垃圾工。那些黑婊子在很多方面尤甚，使我们曾引以为耻。……（[美]詹姆斯·鲍德温：《他犯罪了吗？》《老人河》第77页）

我愿意跟穷人一起去死/他们没有时间研究死亡/而那些分配安排天堂的人/同时还在扑打他们。（[智利]巴勃罗·聂鲁达：《死亡》

《诗歌总集》第731页）

同是一个溪中的水。可是有的人用金杯盛它，有的人却用泥制的土杯子喝水。那些既无金杯又无土杯的人就只好用手捧水喝了。

水，本来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差别就在于盛水的器皿。

君王与乞丐的差别就在“器皿”上面。

只有那些最渴的人才最了解水的甜美。从沙漠中走来的疲渴交加的旅行者是最知道水的滋味的人。在烈日炎炎的正午，当农民们忙于耕种而大汗淋漓的时候，水对他们是最宝贵的东西。

当一个牧羊人从山上下来，口干舌燥的时候，要是能够趴在河边痛饮一顿，那他就是最了解水的甜美的人。

可是，另外一个人，尽管他坐在绿荫下的靠椅上，身边放着漂亮的水壶，拿着精致的茶杯喝上几口，也仍然品不出这水的甜美来。

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旅行者和牧羊人那样的干渴，没有在烈日当头的中午耕过地。所以他不会觉得那样需要水。

无论什么人，只要他没有尝过饥与渴是什么味道，他就永远也享受不到饭与水的甜美。不懂得生活到底是什么滋味。（[阿富汗]乌尔法特：《散文五则·生活》 《外国散文选》第575页）

（4）对生活的耻辱我们人人有责

——针砭旧意识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诗经·鄘风·相鼠》 《诗经今注》第74页）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东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诗经·秦风·黄鸟》《诗经今注》第170页）

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尝试之矣。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说于言，懦者必说于色矣。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韩愈：《原毁》《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5页）

负蝮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印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苛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

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及其怠而踬也，黜弃之，迁徙之，亦以病矣。苛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其前之死亡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柳宗元：《负蝮传》《柳宗元集》第二册483页）

异史氏曰："愚哉世人！明明妖也，而以为美。迷哉愚人！明明忠也，而以为妄。然爱人之色而渔之，妻亦将食人之唾而甘之矣。天道好坏，无往不复，但愚而迷者不悟耳。可哀也夫！"。（蒲松龄：《画皮》《聊斋志异》第70页）

……继之道："我说你到底没有经练，所以这些人情世故一点也不懂。你说谁是见了钱不要的？而且大众都是这样，你一个人却独标高洁起来，那些人的弊端，岂不都叫你打破了？只怕一天都不能容你呢！ （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102页）

"……我国人是生就的固定性，最怕的是变动。只要是变，任什么多要反对的。改造民主，固然要反对；就是主张立宪，一般也要反对。" （曾朴：《孽海花》第334页）

不说是自己过惰，却说人家过激，这是人类的劣根性。 （李大钊：《过激乎？过惰乎？》 《李大钊选集》第127页）

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我想：这话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国人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鲁迅：《坟·论"他妈的！"》 《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31页）

……九斤老太自从庆祝了五十大寿以后，便渐渐的变了不平家，常说伊年青的时候，天气没有现在这般热，豆子也没有现在这般硬：总之现在的时世是不对了。何况六斤比伊的曾祖少了三斤，比伊父亲七斤，又少了一斤，这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实例。所以伊又用劲说，"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鲁迅：《风波》 《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68页）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鲁迅：《华盖集·杂感》 《鲁迅全集》第三卷第49页）

自家相杀和为异族所杀当然有些不同。譬如一个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心平气和，被别人打了，就非常气忿。但一个人而至于乏到自己打嘴巴，也就很难免为别人所打，如果世界上“打”的事实还没有消除。（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十一）》《鲁迅全集》第三卷第91页）

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鲁迅：《华盖集·补白》《鲁迅全集》第三卷第102页）

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

压下去就用旧习惯和旧道德，或者凭官力，所以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到这样，他们这才安心了。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为抬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以于己稍稍无害，得以安心。（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二）》《鲁迅全集》第三卷第140页）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鲁迅：《而已集·小杂感》《鲁迅全集》第三卷第533页）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四卷第13—14页）

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鲁迅：《二心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46页）

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鲁迅：《南腔北调集·捣鬼心传》《鲁迅全集》第四卷第617—618页）

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鲁迅：《伪自由书·电的利弊》《鲁迅全集》第五卷第15页）

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鲁迅：《准风月谈·帮闲法发隐》《鲁迅全集》第五卷第272页）

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得有道理。……

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是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

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

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

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鲁迅：《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81—82页）

其实，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糊涂，误认他为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象肥胖，并非浮肿；既是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如果有人，当面指明：这非肥胖，而是浮肿，且并不“好”，病而已矣。那么，他就失望，含羞，于是成怒，骂指明者，以为昏妄。然而还想吓他，骗他，又希望他畏惧主人的愤怒和骂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细寻佳处，改口说这的确是肥胖。于是他得到安慰，高高兴兴，放心的浮肿着了。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立此存照”（三）》《鲁迅全集》第六卷第625—626页）

喜新厌旧，原是人之常情，不过我们黄色同胞的喜新厌旧，未免是过激了。今日之新，一变即成为明日之旧，前日之旧，一变而又为后日之新，扇子的忽而行长忽而行短，鞋头的忽而行尖忽而行圆，便是一种国民性的表现。 （郁达夫：《骸骨迷恋者的独语》 《郁达夫文集》第三卷第123页）

……中庸决不是公平。公平是从是非观点出发的，而中庸只是在利害中打算盘。 （闻一多：《什么是儒家》 《闻一多诗文选集》第208页）

二三十年的军阀混战，“教育”成象晓荷的一伙苍蝇。他们无聊，无知，无心肝，无廉耻，因为军阀们不懂得用人，而只知道豢养奴才。在没有外患的时候，他们使社会腐烂。当外患来到，他们使

家亡得快一点。 （老舍：《四世同堂》第一部第294页）。

新民会抓到表功的机会。即使日本人要冷静，新民会的头等顺民也不肯不去铺张。在他们的心里，他们不晓得哪是中国，哪是日本。只要有人给饭听，他们可以作任何人的奴才。他们象苍蝇与臭虫那样没有国籍。 （老舍：《四世同堂》第一部分第296页。）

他站在大哥的面前，看着大哥的带痛苦表情的脸，一个可怕的思想突然来袭击他的心。这个可悲的真实就是：这般人是没有希望了，是无可挽救的了 给他们带来新的思想，使他们睁开眼睛看见这个世界的真面目，不过是增加他们的痛苦罢了，这正象使死尸站起来看见自己的腐烂一样。…… （巴金：《家》 《巴金选集》第一卷第124页）

热心的青年，不怕猛恶的劲敌，不怕层累的挫折，最怕的是似出善意的一勺冷水，使你对于自己的信仰努力忽生疑惑，动摇不定，往往至于意冷心灰。且搀冷水者之用意与以醍醐灌人者不同，后者在乎输入智慧令人舒适，是积极的；前者唯在消极地摧毁人们的意志，故也可以说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徐懋庸：《不惊人集·冷水文学》 《徐懋庸选集》第一卷第101页）

写几篇诗文，成一部下作，便自以为经验丰富，出人头地，搭起了作家架子，而这架子竟又可以卖钱，笔头取巧，志在番饼❶，这是市侩主义的一种；拉广告，办小报，……浮游于人欲横流中，罗织秽闻，以投机的手段骗取稿费，这也是市侩主义的一种；乱托名人，滥投稿件，喝完了抗战舞台的须生，却又去扮演娱乐场里的小丑，只要是白纸黑字，都可以换得钞票，不消说，这又是市侩主义的一种。至

注①洋钱之俗尔

于卖完文章，兼及灵魂，连爹娘也成了交易标的一群，则更在市侩以下，不入此论了。（唐弢：《市侩主义》《唐弢杂文选》第232页）

赵尔巽说起话来，语调很低。这是官场规矩：官越大，举止越应迟钝，美其名曰安详，语音越应细小，美其名曰从容，其实就是拿派头，就是要人专心专意地将就他。（李劼人：《大波》第三部《李劼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1070页）

……大学校长分文科出身和理科出身两类。文科出身的人轻易做不到这位子，做到了也不以为荣，准是干政治碰壁下野，仕而不优则学，借诗书之泽、弦诵之声来休养身心。理科出身的人呢，就全然不同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提倡科学的国家，没有旁的国度肯这样给科学家大官做的。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在外国，研究人情的学问始终跟研究物理的学问分歧；而在中国，只要你知道水电、土木、机械、动植物等等，你就可以行政治人——这是“自然齐一律”最大的胜利。理科出身的人当个把校长，不过是政治生涯的开始；从前大学之道在治国平天下，现在治国平天下在大学之道，并且是条坦道大道。对于第一类，大学是张休息的摇椅；对于第二类，它是个培养的摇篮——只要他小心别摇摆得睡熟了。（钱钟书：《围城》第194—195页）

习惯势力，可真厉害。就象当初人们都留头发，满清进关，要大家剪一部分头发，梳辫子。当时很有些志士仁人抵抗了一阵子。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剪。后来闹了个留头不留发，才只好都拖着辫子。二百多年以后，要剪辫子了，又是许多人不肯剪，好象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人就是留辫子的，忘记了老祖宗原是没有辫子的。（张洁：《沉重的翅膀》第359页）

在某种社会阶层内，有时会遇见，甚至常常遇见这类万事通先生。他们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们把全部的智慧和才能，把经常活跃的好奇心，不可遏止地集中到一个方面。当然啦，现代的思想家一定会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缺少比较重要的人生趣味和见解的缘故。不过，所谓“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几个字只是指着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而言，就是说：某人在什么机关服务，他认识谁，他有多少财产，在哪一省当过省长，娶什么人为妻，妻子陪送多少嫁妆，他的堂兄弟是谁，表兄弟是谁等等，诸如此类。这类万事通大半都穿着提襟见肘的衣服，每月领十七卢布的薪俸。他们熟知底细的那些人物当然想不出他们这样做的动机，不过，他们有许多人都从这种简直和整门科学相符的知识得到充分的慰藉，达到自尊自大、甚至精神极度满足的地步。这倒真是一门富有魅力的科学。我看到一些文人学者，诗翁和政治家，在这门科学里寻求而且居然找到高度的舒适生活和目的，甚至根本就靠这个起家。（[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上第六页）

当然，在某些地方，有的医生往往接受贿赂，靠医院发大财，看不起病人，甚至把医学完全置诸脑后，这种情况当然也是有的……至于那些背弃自己事业的人，那些混在羊群中的狼，不管他们如何替自己辩解，不管他们如何把一切都推诿于环境，说什么是环境把他们毁掉了，那都是不公正的，特别是当他们把仁爱也丢掉了的时候。对于一个病人来说，仁爱、温和、兄弟般的同情，有时甚至比药物更为重要。现在是停止一味抱怨环境的时候了。不错，环境能毁掉我们身上的许多东西，但并不是全部；有些狡猾而又饱经世故的骗子手，往往巧妙地把一切都推诿于环境的影响，他们不仅以此来掩饰自己的弱点，而且常常以此掩盖自己的卑鄙行为，特别当他们是一些能说会道和善于舞文弄墨的家伙的时候。（[俄]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第231页）

“依我看来，生活里的一切坏事都是由闲散，由烦闷无聊，由心灵的空虚来的；人习惯了靠别人过活的时候，这一切就不可避免了。不要以为我是在装模做样，我真心对您说：作富人是没有趣味，也不愉快的。俗语说：靠了不义之财可以买到朋友。因为一般说来财富总不会是正当的。”（[俄]契诃夫《我的一生》《契诃夫小说选》下卷第572页）

上等人这个名词（意思是指各阶层中出类拔萃的人物）近来在俄罗斯十分流行（也许有人认为在俄罗斯不该出现这种情况），深入到了凡是虚荣心能渗透到的一切地区和一切社会阶层（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这种丑恶的欲望才不会渗透呢），不论在商人中间，在文官中间，在司书中间，在军官中间，也不管是在萨拉托夫，在马马迪什，或者文尼察，总之，只要是有人生活的地方。在被围攻的塞瓦斯托波尔，既然有许多人，自然也就有不少虚荣心，因而也有上等人，虽然死神一刻不停地在人们头上飞翔，不管他是上等人还是非上等人。（[俄]列夫·托尔斯泰：《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一个地主的早晨》第115页）

爱和一切善良、健康的情感，不是叫人看作庸俗，便是被人认为陈腐；那年月，人们感觉到的不是爱，而是欲望，他们那败坏的胃口所追求的只是一种可以烧毁肝肠的辛辣的东西。

姑娘们遮饰了她们的天真，太太们隐藏了她们的忠实。破坏被看做风雅，神经衰弱被认为优美的标志。这是短短一季中不知从那儿出现的时髦作家们所教导的。人们宁可想出伤风败俗的恶事，可就不原意被别人当做讨厌的俗物。（[苏]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一部第4页）

后来我在平民中，在知识分子中，看到很多这类以及和它相似的旧习惯的拥护者，我才明白这种坚决是人类中一种不能动和不想动的

消极性。为什么不能动，因为他们已被古人之言、过时的概念象枷锁似地缚住；已经在这种言语、概念之中僵化了。他们的意志已经凝固，不能向明天发展了。当受到外部来的什么打击，把他们从原来的地方扔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好象一块石头从山上滚落，机械地堕落到山下面去了。他们凭着一种怀古的盲目的力量，一种对痛苦和压迫的病态的爱好，牢守着过时的真理的坟墓。但如果从他们那儿夺去了痛苦的可能，他们就会变得空虚，象有风的晴天的云，消散得无影无踪了。

为了信仰，他们心甘情愿地、并且带着一种强烈的自我欣赏的心情准备接受各种苦难，这种信仰无疑是坚定的，但它不过使人联想到穿旧的衣服而已。旧衣服因为染透了各种污秽，仅仅由于这一点，对于时间的侵蚀，它才多少有点抵抗的力量。思想和感情，习惯了狭隘的偏见和教条的封皮，纵使扯去了它的翅膀，去掉了它的手脚，它还是可以舒舒服服、快快乐乐地活下去。

这种根据习惯的信仰，是我们生活中最可悲最有害的现象之一。在这种信仰的世界上，好象在阳光照不到的石垣下一样，一切新的东西，都生长得缓慢而曲折，发育不良。在这种黑暗的信仰中，爱的光是太少了，而屈辱、怨恨和猜忌却太多了，而仇恨又总是和这些连在一起。这种信仰所燃烧的火，好象是腐物中发出来的磷光。（[苏]高尔基：《在人间》 《高尔基文集》第十五卷第504页）

我感觉到，我似乎生活在一个又稠又狭小的泥潭里，这泥潭越来越深地把我吸到它那臭烘烘的淤泥里，淤泥中盛开着形形色色的崇高愿望的花朵，它们的根从肮脏的动机里吸收水份，淤泥中还蠕动着一堆一堆的、无头无尾的、极其丑陋的生物，——这是小市民思想。淤泥里还有着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卑劣的东西，它们万头攒动，在腐烂着，使空气里充满了异乎寻常的、刺鼻的味道。（[苏]高尔基：《省报编辑数日记》 《高尔基文集》第二卷第108页）

那么你们中间有多少真正的人呢？一千人之中兴许能找到五个人坚信人是生活的缔造者和主宰，而思想、言论、行动自由是人的神圣权利；也许只有千分之五的人能为这一权利去斗争，并且无所畏惧地为之献出生命。你们大多数人都是生活的奴隶或是它的蛮横的主人，你们只是暂时取代真正的人的驯服的小市民，你们身上只有人类最原始的东西。看着你们那黯淡而又胆怯的眼睛，我骇然地意识到，你们中间勇敢、正直的人太微乎其微了！我的祖国多么缺少有胆有识的人啊，可是祖国需要英雄的时代已再度来临！（[苏]高尔基：《一个自命不凡的作家》《高尔基文集》第四卷第446页）

“仁人志士总是在不断追求、探索，可你们却忍气吞声、苟且偷安、无所作为地活着。你们生活不自由，又懒于思考，动也不敢动一下。在你们周围，象妓院客厅里搁架上的小摆设一样，充斥着陈腐的传统以及各种毫无用处的生活常规。这一切都在束缚着你们的手脚，但又是你们的小小偶像，尽管它们在禁锢着你们，可你们却不敢把它们推翻。当风把田野上的新鲜气息吹进你们那空气污浊的洞穴时，你们却害怕心肿，关上了所有的气窗。你们不喜欢动荡，动荡会使你们胆战心惊！可是你们需要谈话资料和娱悦客人的东西，于是你们就象在教堂门前台阶上行乞的叫花子一样，向文学伸出手，想讨得一些消闲解闷的东西。在你们灰暗无聊的生活中，文学只不过是一种带刺激性的调味品。你们喜欢人们用满腔热血和激忿来写作，但仅只是喜欢而已。除去博得你们的赞扬或辱骂的喊叫以外，文学在你们胸中既唤不起爱，也引不起恨。你们不是人，你们是看客，是“公众”；如果你们立即从生活中消失，生活连抖都不会抖一下，即使你们统统钻到地底下，世界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你们是斯多葛派，因为你们是奴隶。打你们，你们不吭声；侮辱你们，你们笑脸相迎。只有你们的妻子午饭做得不够香甜时，才会惹得你们大动肝火，而你们的苦恼往往来自对生活福利的贪欲，以及你们彼此的嫉妒和消化不良。靴子夹痛了脚，你们哼哼唧唧地说：

‘噢，叔本华多么正确！’听到有人发出‘自由！’的呼声时，你们便暗自思忖：‘他要赫卡柏干嘛！’让你们统统见鬼去吧！你们简直不晓得自己有多么可怜，多么可憎，生活在你们中间又多么可怕、多么痛苦！人们告诫你们说：生活是可怕的，生活是黯然无光、鲜血淋漓的。你们不相信，因为你们的生活只是庸俗和无聊的，在人们向你们指出这种庸俗有多么可怕、多么没有出路的时候，你们置若罔闻，只关心一点：话说得是否漂亮？身陷污泥的唯美主义者们，但愿你们快些让污泥给呛死！”（[苏]高尔基：《一个自命不凡的作家》《高尔基文集》第四卷第447页）

“生活是一部关于人的英雄史诗，它描述的是世人寻求人生奥而不可得，有心通晓一切而无能为力、渴望成为强者而又无力克服自身弱点的历程。你们可曾听到过真理、正义，以及要使世间所有的人都变成豪迈、自由、美丽的人这一愿望吗？……你们只求饱食终日，养尊处优，在爱的美名下腐蚀和奸淫妇女，你们只愿过安逸、舒适、宁静的生活，这就是你们的幸福！你们对最美满的幸福的向往只不过是一种分文不值的廉价愿望罢了。幸福要用结实、有力的双手去捕捉，可是你们这些胆小、懦弱而又萎靡不振的人，若不凭借外力连苍蝇也捉不到一个，甚至同苍蝇作战，你们也要求助于有毒的‘灭蝇纸’。我可怜苍蝇。它们嗡嗡地叫着扰人清梦。但是我倒宁愿写一篇消灭你们的檄文《灭蝇篇》，让你们读过之后，在惶惶不安中中毒身亡。

……当你们的薪水不足以养家活口，或是你们的妻室厌烦同你们在一起，背弃了你们而使你们的日子越来越不称心时，你们怨天尤人、大发议论，在没有给你们加薪或是你们还没找到情妇以前，你们总觉得人生是艰难和丑恶的。于是整天絮絮叨叨，骂骂咧咧，以自己对人生的怨恨毒害你们儿女的幼弱灵魂。你们使他们的思想停留在生活中的一些琐碎和卑俗的事情上，因而他们的思想钝得就象用于砍伐木头的剑一样。随后，你们的孩子便会被你们那些莫名其妙的关于人生的说教弄得疲惫不堪，于不知不觉之中走着你们的老路，变成一

些未老先衰、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他们一面走，一面寻找温暖、宁静、舒适的生活，找到了便秉承父辈的榜样悄然地生存下去。他们酷似抹在一座旧建筑裂缝中的新灰泥。这座笨重而污秽不堪的建筑浸透了被它压死的人们的鲜血。由于老朽，它摇摇欲坠，充满即将毁灭的预感，惊恐地等待着使之轰然倒塌的冲击。这种冲击力量已告成熟，而且在不断增长壮大，它勉强抑制住自己，时东时西地迸发着急不可耐的火焰。这种力量必将来到，那时这座旧建筑就会发出一阵颤抖，坍塌在你们头上，把你们压死，虽说你们只是由于一事无成才该被处死的。但是，在生活中无辜者是没有的！”（[苏]高尔基：《一个自命不凡的作家》 《高尔基文集》第四卷第448页）

“还必须告诉你们，你们太喜欢充当不幸的人了！我认为，你们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你们没有可以彼此博得敬重与爱戴的东西，所以你们便故作不幸，以唤起别人对自己的怜悯与同情，你们相互对等地给予对方以廉价而又不切实际的希望，其目的就如同马车轮子压着小狗的一只爪子时，你们所给予小狗的安慰一样。多么希望你们对生活怀有健康的、牢固的爱啊！……因为你们不爱生活，你们害怕它，你们象贼一样，是在偷偷摸摸、一小块一小块地窃取着生活。温顺的人们！可怜的叫花子们！让天神多多降灾给你们，使你们坐立不安吧；让上帝赐给你们大量烦恼，使你们恢复恢复生气吧！”（[苏]高尔基：《一个自命不凡的作家》 《高尔基文集》第四卷第450页）

“先生们，不要向我要求公正吧。生活中没有公正，眼下还没有。在你们中间怎么能产生公正呢？你们都同样恶劣。你们就是社会，怎么能区别你们之间的好坏呢？少年时代你们都在中学里获取了各种知识，人们教给你们的都是一样的东西。我想，你们学的是好东西。很难设想，大学会教你们仇视人类，教你们冷漠地对待生活、追求肥缺以及其他乌七八糟的东西。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学校里所教的不尽是这些，但是在你们进入生活以后，生活中卑鄙龌龊的现象并

未因为有了你们而减少。我不能肯定你们给生活又带来了新的污秽，也不打算去肯定这一点。我只知道，你们在二十五岁时否定私有财产，而到了三十五岁，你们却购置了自己的房产。我知道，你们善于为自己工作，但我要问：你们为生活做了些什么呢？你们都同样麻木不仁，甚至你们中间那些常把'我们周围有多少卑鄙龌龊的事'这句话挂在嘴边的人也不例外。你们打算消灭这些龌龊的东西吗？你们在摈弃它吗？并不，可是我倒看到，即使你们之中的佼佼者也总在逃避污浊。要作一个清白的人的意向并不坏，但是正直的人是不怕污秽的。凭心而论，我们的生活之所以如此丑恶，我们大家都负有罪责。如今世上没有无辜者，还没有！可你们哪里来这么多屈服于强权的奴性，从哪里学会了为个人安危而如此胆战心惊呢？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比比皆是的卑鄙、丑恶的东西所以能在我们周围繁衍得如此触目惊心，就因为它所凭借的是我们对个人利害的担忧和我们的卑躬屈节的奴才心理。对生活的耻辱我们人人有责。假使我相信咒语的力量的话，我会诅咒你们所有人。但是我相信的是别的东西：很快就会出现另一种人，一种勇敢、正直的强者。很快就会出现！　（[苏]高尔基：《一个自命不凡的作家》　《高尔基文集》第四卷第450页）

每天，当黑夜刚刚化为黎明/我就看见/有人去总署/有人去委员会/有人去政治部/有人去教育厅/人们都分别去上班/刚一走进房里/公文就雨点儿似地打着你/挑拣出五十来份看看/一件比一件紧急/工作人员们就分头去开会。　……可是，进得门来我却看见/围桌而坐的都是半截身子的人/唉呀，活见鬼/那半截身子在哪儿/"砍死人啦/杀死人啦"/我满屋乱转着，大声叫嚷/这可怕的景象使我的理智失去了常轨/这时，我却听见/秘书的话音，平静异常/"他们同时要出席两个会/一天/要赶去参加/二十个会/不得已，才把身子斩断/齐腰以上留在这里/下半截/在那里。"　我激动得整夜没有睡着觉/一大清早/我就满怀希望地去迎接黎明/"啊/假如/能再召开一次会/来讨论根绝一切会议，该让人们多么高兴。"　（[苏]马雅可夫斯基：《开会

迷》 《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第一卷第117—120页）

那些古老的、一成不变的风俗，米卡诺尔觉得就象是沼泽里毫无用处的苦草一样，夏天这种草绿油油的一大片；长在库列尼村的土墩上，非常茂盛。正如苦草深深扎根在沼泽的烂泥里一样，这些旧的、荒谬的风俗也向四处伸出看不见的根，牢牢地保存在人们当中。象对沼泽里的草一样，人们对这些风俗习惯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而烂泥地也能生长出有用的正经东西来，这似乎倒成了不可想象的了！似乎没有这些风俗习惯，没有这些迷信，简直无法生活了！（[苏]梅列日：《沼泽地上的人们》第250页）

人们对古老的事物知道得越多，把它破坏得越严重，他们的感情也就变得更加原始了，呜呼！善行的巨额支票被人们兑换成厨房中的争吵和无所事事的职务的铜板了。请您注意：理智和求实精神空前膨胀和完善了，与此同时，大家都忘却了心灵。那又怎么样？怎么样呢？在塑料时代莎士比亚的激情已经销声匿迹。有的只是某种日常的庸俗爱情。仇恨——这不过是排队买塔什干大葱时发生的集市上的误会。人们把谦虚视为蠢行和愚笨，把下流的蛮横无礼称作强有力的性格。智力衰竭和智力退化到处可见，这是从'树墩一样麻木不仁'这个词来的！这当然是惊人的变化！过去，打坏蛋一记耳光是男子汉的荣誉，可现在呢，噢，这是多么没有意义的行为，多么陈腐的堂·吉诃德精神！在新市侩中间只有令人难熬的嫉妒心变成了一座盛开的蔷薇花坛。啊？……嗯？……人们象疯子一样发狂地嫉妒一切，不分大事小事：金钱、摩登的裙子、新居、健康、甚至微不足道的成就。什么？咳……因此，人们就暗暗地，但无比高兴地对别人的不幸表示高兴：对邻居家里天花板漏水、他长了个针眼、贫困、生病（请您别发抖！）甚至对过去走运的人的死亡，因为这个人已经过世，而我还留在人间；或者说：把他葬在沃斯特里亚克墓地，而不是葬在新圣女院墓地——这多么好，多么公正。一切人都有嫉妒心：看门人、演员和

副部长。什么？部长吗？噢，上帝作证，这不可能，部长不会嫉妒，绝对不会，毫无疑问，部长是不可能有丑恶的不道德的感情的。所以说，嫉妒心是全世界的娼妓们的万能的女皇，她是一位众人艳羡和迷人的女郎。充满激情的神经细胞向往什么呢？她这个交际花向往的是钻进散发着别人的花露水香味的被窝里去！这太迷人了。（[苏]邦达列夫：《选择》第102页）

伯爵　有决心，有才智，总有一天你可以高升到部里去的。

费加罗　高升的才智？大人太瞧不起我的才智了。本事平常，只要会爬，什么地位都爬得上。

伯爵　……你只消跟我学学政治。

费加罗　政治，我懂得。

伯爵　象英文一样：英文的基础！

费加罗　是的，要是有什么可以夸张的话。但是，知道装不知道，不知道装知道，不懂装懂，听见装听不见；尤其是，有一点能干装作很能干；没有一点秘密，却好象常常有很大秘密要隐藏似的。闭门不出，说是要写文章，表面上莫测高深，实际上脑子里空空洞洞。不管象不象，装个要人，布置间谍，收容奸细，偷拆漆印，截留书信，明明苦于应付，却用事情的重要性来夸大铺张。整个政治就是这样，否则我甘认死罪。

伯爵　嘿，你这是给阴谋下定义。

费加罗　政治也好，阴谋也好，我都同意。但是，我认为它们有点象孪生姐妹。谁愿意玩政治就玩吧！我呢，正如帝王之歌所说：。“我还是喜欢我的女友，哈哈！”（[法]博马舍：《费加罗的婚姻》《博马舍戏剧二种》第167—168页）

大众关于一些人的传说，无论是真是假，在他们的生活中，尤其是在他们的命运中所占的地位，往往和他们亲身所作的事是同等重要的。（[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一册第4页）

天地间的怪事，莫过于侦察别人的一些和自己绝不相干的事了。（[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一册第220页）

罗朗索　我是个混世魔王吗？青天在上！当时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我勾引的第一个姑娘，她若不是笑起来，我就会失声痛哭。当我开始扮演当代布鲁都斯的角色，穿上恶人会的新装，好象一个十岁的儿童，穿上寓言中巨人的铠甲。我原先以为，堕落有一种烙印，只有在恶魔的额头上才见得到。我开始大声宣扬，我二十年的德操，不过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假面具。菲力普啊！我就这样进入了生活，并且发现，我周围的人同我一样。在我的眼前，一切假面具全脱落下来。人类把我视为他的高徒，向我掀起袍子，露出他赤条条的畸形体。我看到了人的本相，于是思忖道：我到底为谁造福呢？我身边带着我的幽灵，走遍佛罗伦萨的大街小巷；我环视周围，寻觅给我勇气的面孔，心中暗想：当我一举成功，那个人会加以利用吗？我在共和派的书房里见过他们，我走进铺子，倾听观察。我采集民众的言论，我体会到了专制在他们身上产生的后果。在爱国者的宴席上，我喝过能产生隐喻和拟人形象的酒。我在两次接吻的间歇，吞下最贞洁的泪水。从前我一直期望，人类能让我看见他脸上有忠厚的表情。我察看着……如同在婚期之前，一个情人注视他的未婚妻！……（[法]缪塞：《罗朗萨丘》　《缪塞戏剧选》第166页）

某些人于言谈一节往往但求博得才智之名，而不问有无识见之实，即重于遇事能有议论发挥，而不重所见是否符于真理；仿佛言谈能力比思考能力价值还高。（[英]弗朗西斯·培根：《说言谈》《英美散文六十家》上册第15页）

巴萨尼奥　外观往往和事物的本身完全不符，世人却容易为表面的装饰所欺骗。在法律上，哪一件卑鄙邪恶的陈诉不可以用娓娓动听

的言词掩饰它的罪状？在宗教上，哪一桩罪大恶极的过失不可以引经据典，文过饰非，证明它的确上合天心？任何彰明昭著的罪恶，都可以在外表上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多少没有胆量的懦夫，他们的心其实软弱得就象下不去脚的流沙，他们的肝如果剖出来看一看，大概比乳汁还要白，可是他们的颊上却长着天神一样威武的须髯，人家只看着他们的外表，也就居然把他们当作英雄一样看待！再看哪些世间所谓美貌吧，那是完全靠着脂粉装点出来的，愈是轻浮的女人，所涂的脂粉也愈重；至于那些随风飘扬象蛇一样的金丝卷发，看上去果然漂亮，不知道却是从坟墓中死人的骷髅上借来的。所以装饰不过是一道把船只诱进凶涛险浪的怒海中去的陷人的海岸，又象是遮掩着一个黑丑蛮女的一道美丽的面幕；总而言之，它是狡诈的世人用来欺诱智士的似是而非的真理。所以，你炫目的黄金，米达斯王的坚强的食物，我不要你；你惨白的银子，在人们手里来来去去的下贱的奴才，我也不要你；可是你，寒伧的铅，你的形状只能使人退走，一点没有吸引人的力量，然而你的质朴却比巧妙的言辞更能打动我的心，我就选了你吧，但愿结果美满！（[英]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莎士比亚全集》第三集第54—55页）

……大凡粗俗的人受到新奇事件的强烈刺激，往往会把事情加以夸大，这些人在叙述经过情形时不免大大夸张一番，又因为他们的见证既是提供一位伟大人物的参考，这对他们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就使他们更要把事情说得有声有色。……（[英]司格特：《艾凡赫》第444页）

……因为，在大部分的事例，良心是一种有伸缩性和柔韧的衣物，它可以伸展，能够适应多方面环境的变化，有些人安排得很妥当，能够把它一件一件地去掉，就象天热了脱下一件法兰绒背心似的，甚至到时候还可以设法把全套丢开。但是另外有些人，他们能够穿上

这件外衣，又能随意把它除去；这种最伟大和最方便的方法，正是时下最流行的一种方法。（[英]狄更斯《老古玩店》第64—65页）

……发迹的人碰到有机会可以很容易的报复一下，而又不妨碍他生意的话，他们有时候也会稍微报复一下，当作消遣；这些微小的无情的报复在生活上会引起很大的影响，通过各种有趣的惩罚，使合宜的人失业，在不加思索的谈话中毁谤别人的品格。再说，我们看到那些不过稍微冒犯了我们的人，用不着我们费什么力气，就给弄得身败名裂，往往会觉得痛快和得意。上帝，或者这世界上任何别的王子，好象已经为我们担任了报应这项工作；而且一切事情都好像安排得很好，我们的仇人也不知怎么的，的确总不会发迹。（[英]乔治·爱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第313—314页）

达林顿勋爵（仍坐在台的左中央）哦，如今厕身在上流社会的许许多多自命不凡的人假装正经，而我认为故意装得坏一点倒恰恰能显示出谦逊可爱的风度。再说，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你假作正经，世人就要认真看待你；如果你故意假装坏人，世人就不会认真看待你。这就是乐观主义惊人的愚昧之处。（[英]王尔德：《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王尔德戏剧选》第7页）

他对无形的东西已失去了信心，他象一些不幸的人经常做的那样，为自己变得聪明起来感到自豪，有了这种聪明他就会排斥许多甚至他的眼睛能看见的东西，而且除了他的手能接触到的东西外，他什么也不相信。这就是降临在很多人身上的灾难，这些人的精神部分已经逐渐死亡，只留下迟钝的理解力，使他们同他们所能认识的那些东西越来越相同。（[美]霍桑：《美的艺术家》《霍桑短篇小说集》第305页）

……她的思想跟一般人的一样，是偏狭的，这种思想使人们以为

他们自己的肤色、信念和政见才是最出色和最正确的，以为散处在世界各地的其他人们的地位就来得比较不幸。也正是这种偏狭的思想，使古代的犹太人感谢上帝他并不生来是女人，使现代的传教士用上帝的代理人的身份跑遍天涯海角；……（[美]杰克·伦敦：《马丁·伊登》第84页）

我每逢听见人家提起神圣，光荣，牺牲，和徒劳这些字眼，总觉得不好意思。这些字眼，我们早已听过，有时还是站在雨中听，站在听觉达不到的地方听，只听到一些大声喊出来的字眼，从贴在层层旧布告上的新布告上读到过。但是到了现在，我观察了好久，可没看到什么神圣的，所谓光荣的事物，并没有什么光荣，所谓牺牲，那就象芝加哥的屠牲场，只不过这里屠宰好的肉不是装进罐头，而是掩埋掉罢了。（[美]海明威：《永别了，武器》第185页）

我们消遥快乐俦/见风使舵号“无忧”/不能用脚走路时/我们就用头来走。（[德]歌德：《浮士德》第258页）

听这番议论就知道阁下学识高深/你摸不着的东西，就以为遥远的很/你掌握不住的东西，就以为压根儿不存/你不计算的东西，就以为那是不真/你不秤量的东西，就以为不足重轻/非你铸造的东西，就以为不能通行！（[德]歌德：《浮士德》第295页）

普罗米修斯　啊，晴明的天空，快翅膀的风，江河的流水，万顷海波的欢笑，养育万物的大地和普照的太阳的光轮，我向你们呼吁；请看我这个神怎样受了众神迫害。请看我忍受什么痛苦，要经过万年的挣扎。这就是众神的新王想出来的对付我的有伤我的体面的束缚。唉，唉，我为这眼前和未来的灾难而悲叹！我这苦难的救星会在什么地方出现啊？

这是什么话呀？一切未来的事我预先看得清清楚楚；决不会

有什么意外的灾难落到我头上。我既知道定数的力量不可抵抗，就得尽可能忍受这注定的命运。这些灾难说起来痛苦，闷在心里也痛苦！只因为我把神们特有的东西送给了人类，哎呀，才受这样的罪！我把火种偷来，藏在茴香秆里，使它成为人们各种技艺的教师，绝大的资力。因为这点过错，我受罚受辱，在这露天之下戴上脚镣手铐。

啊，这是什么声音？什么香气飘到了我这里？这没有现形的人物是天神，是凡人，还是半神？是谁到这大地边缘的悬岩上来探视我的痛苦，或是另有用意呢？你们看见我这不幸的神戴上脚镣手铐；只因为我太爱护人类，成了宙斯的仇敌，成了那些出入于宙斯的宫廷的神们所憎恨的神。

啊，我又听见身边有沙沙的声音，这是什么呀？是飞鸟鼓翅的声音吗？空气随着翅膀的轻快的搧动而嘘嘘作响。不管是什么来了，我都害怕啊！ ([古希腊]埃斯库罗斯：《普罗米修斯》《悲剧二种》第10—11页)

(5)现在的屠杀者

——批判旧文化

话说上古苍颉制字，有鬼夜哭，盖因造化秘密，从此发泄尽了。只这一哭，有好些个来因。假如孔子作《春秋》，把二百四十二年间乱臣贼子心事阐发，凛如斧钺，遂为万古纲常之鉴。那些奸邪的鬼，岂能不哭？又如子产铸刑书，只是禁人犯法，流到后来，奸胥舞文，酷吏锻罪，只这笔尖上边几个字，断送了多多少少人。那些屈陷的鬼，岂能不哭？至于后世以诗文取士，凭着暗中朱衣神，不论好歹，只看点头。他肯点点头的，便差池些，也会发高科、做高官，不肯点

头的，遮莫你怎样高才，没处叫撞天的屈。那些呕心抽肠的鬼，更不知哭到几时，才是住手！可见这字的关系，非同小可。（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第1页）

宝玉听至浓快处，见他不说了，便笑道："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须眉浊物只听见'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的名节，便只管胡闹起来；那里知道有昏君方有死谏之臣，只顾他邀名，猛拼一死，将来置君父于何地？必定有刀兵，方有死战，他只顾图汗马之功，猛拼一死，将来弃国于何地？——"袭人不等说完，便道："古时候儿这些人也因出于不得已他才死啊！"宝玉道："那武将要是疏谋少略的，他自己无能，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么？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记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瑕疵，他就胡弹乱谏，邀忠烈之名；倘有不合，浊气一涌，即时拚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若非圣人，那天也断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交代，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钓誉，并不知君臣的大义。……"（曹雪芹：《红楼梦》第435—436页）

宝玉接着说道："还提什么念书？我最厌这些道学话。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诓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还要说'代圣贤立言'！好些的，不过拿些经书凑搭凑搭还罢了；更有一种可笑的，肚子里原没有什么，东拉西扯，弄得牛鬼蛇神，还自以为博奥。这那里是阐发圣贤的道理？"（曹雪芹：《红楼梦》第1059页）

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士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肓，入于肺腑，群然求出于是，而未必有适于天下之用。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戴名世：《河墅记》《桐城派文选》第30页）

继之道："这又何必。你看那报上可有认真的好诗么？那一班斗

方名士，结识了两个报馆主笔，天天弄些诗去登报，要借此博个诗翁的名色，自己便狂得个杜甫不死，李白复生的气概。也有些人，常常在报上看见了他的诗，自然记得他的名字；后来偶然遇见，通起姓名来，人自然说句久仰的话，越发惯起他的狂焰逼人，自以为名震天下了。最可笑的，还有一班市侩，不过略识之无，因为艳羡那些斗方名士，要跟着他学，出了钱叫人代作了来，也送去登报。于是乎就有那些穷名士，定了价钱，一角洋钱一首绝诗，两角洋钱一首律诗的，那市侩知道甚么好歹，便常常去请教。你想将诗送到报馆里去，岂不是甘与这班人为伍么？虽然没甚要紧，然而又何必呢。”（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62—63页）

“……我以为这些善事，不是我们做的。我以为一个人要做善事，先要从切近地方做起，第一件对着父母先要尽了子道，对着弟兄要尽了弟道，对了亲戚本族要尽了亲谊之道，夫然后对了朋友要尽了友道；果然自问孝养无亏了，所有兄弟、本族、亲戚、朋友，那能够自立，绰然有余的自不必说，那贫乏不能自主的，我都能够照应得他妥妥帖帖，无忧冻馁的了，还有余力，才可以讲究去做外面的好事。所以孔子说：‘博施济众，尧舜犹病’。……”

“……我这话并不是叫人不要做善事，不过做善事要从根本上做起罢了。现在那一班大善士，我虽然不敢说没有从根中做起的，然而沽名钓誉的，只怕也不少，”……“……他们起先投身入善会，做善事的时候，不过是一个穷光蛋；不多几年，就有好几个甲第连云起来了。……”“大凡世上肯拿出钱来做善事的，那里有一个是认真存了‘仁人恻隐’之心，行他那‘民胞物与’的志向，不过都是在那里邀福，以为我做了好事，便可以望上天默佑，万事如意的。有了这个想头，他才肯拿出钱来做好事呢；不然，一个铜钱一点血，他那里肯拿出来。世人心上都有了这一层迷信，被那善士看穿了，所以也拿这迷信的法子去坚他的信，于是乎就弄出这八个字来……”（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106—107页）

“……要教化人，除非从心上教起；要从心上教起，除了读书明理之外，更无他法。古语还有一句说得岂有此理的，说甚么‘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我最不佩服。或是古人这句话是有所为而言的，后人就奉了他做全科玉律，岂不是误尽了天下女子么？”（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150页）

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代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鲁迅：《热风·现在的屠杀者》《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50页）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五》《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05—306页）

那时候，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九》《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18页）

中国人有一种遗传性，就是应考的遗传性。……就是迎合当时主考的意旨，说些不是发自本心的话。……所说的话、作的文，都是揣摩主考的一种墨卷，与他的实生活都不生关系。（李大钊：《应考的遗传性》《李大钊选集》第246页）

唉！我确确实实是着了魔，该死；否则，我决定不会这般的昏愦：以为没有学识是不配做人。啊啊，我现今觉悟了，十二万分的觉悟了！学识，什么是学识！学识不过是富人的私有品——玩物——罢了，与贫儿有何相干！纵使贫儿不应有而有了学识，却也是没有用处呀；有用处，便是燃烧自己生命的火焰了！（胡也频：《无题》《胡也频选集》上册第283页）

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象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象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钱锺书：《围城》第9页）

……方鸿渐盘算一下，想爱尔兰人无疑在捣鬼，自己买张假文凭回去哄人，岂非也成了骗子！可是——记着，方鸿渐进过哲学系的——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父亲和丈人希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人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钱锺书：《围城》第11页）

思想在这荒漠的俄罗斯/何时才能抛弃浮华虚文/而找得简练纯朴的语言/和那崇高的热情的声音？　（[俄]莱蒙托夫：《编辑、读者与作家》　《莱蒙托夫诗选》第240页）

当时在我们的文学界/一切都是消沉的、僵死的/普希金去世了；没有了他/大众对文学的爱便冷下来/文学在庸俗的琐事的搏斗中/堕落了，变得愚昧而肤浅/仿佛社会和生活/都跟它毫不相干/当时在祖国的土地上/恶公然取得了胜利/文学只向它/高唱着催眠曲/没有人会伸出有力的手/把文学向目标指引；　（[俄]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　《涅克拉索夫诗选》第88—89页）

我不禁浮想联翩。说真的，许许多多人活在世上，生存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大名列入丁籍，其中有许多人是德高望重的、可敬可佩的，但他们对“庆功会”这种玩意儿却毫无所知。关于他们，报纸只字不提，社会闭口不言；甚至连他们的同胞——就是说，他们的同乡——也把他们看作为平庸之辈，对他们的美德谁也不予评说，仿佛美德是件十分平淡无奇的东西，根本不屑予以颂扬。这些人听不见马依柯夫的讴歌，听不见鲍戈金的颂词，他们在遗忘中无声无息地死去……这难道公平合理吗？

唉！文明之士（如今所有玩纸牌的俄国地主都以此自诩）不但心狠手辣，而且鼠目寸光。他们无视这群置身于文明阶层之外，在他们脚下蠕动着的无穷无尽的蝼蚁，或者更确切地说，认定它们天生就该被文明之士恣意践踏。他们未必懂得，每一只蝼蚁都有自己单独的生活、个性和特点，自己的要求和理想。倘若他们懂得这一点，那就会确信；自己的文明生活之所以日趋贫乏，正是由于这种生活同文明之士不屑一顾的大千世界相互隔绝的缘故。我们本来可以了解到多少高尚之士的生平！可以目睹多少卓越的功勋！我们的视野必将大为开阔！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难——只消多翻翻丁籍，官方不时下令开些庆功会就够了。那样，我们就能发现许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东

西，目睹许多想象不到的英雄豪杰……我再说一遍，你们只要任意用手指在丁籍上点个姓名，也许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远比谢瓦斯齐扬诺夫更值得谈论的人物。

我知道，有人会对我说，不该去娇纵百姓——我同意！但难道这是娇纵吗？——不，这仅仅是伸张正义罢了！你们鞭挞百姓——我无话可说！但你们要公正！不然的话就会产生偏见，这种偏见起初会引起百姓苦闷，继而就可能导致怨声载道……

是的，我们这些俄国文明的代表并不公正。不过难道仅仅只是我们吗？很遗憾！这种现象比比皆是，甚至在那些真正存在文明的国度里，没有文化的人们也在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人们会领你参观形形色色的荒芜的城堡宫殿，当年文明之士就在那里居住并留下了文明生活的遗迹。这些城堡宫殿迄今为止还悉心保存着古代生活的详情细节，灿烂的古代生活曾一度使宇宙生辉。请看，这是某位诸侯夫人跟情夫们狂欢作乐的闺房，那是一张风流千古的绣床。瞧，这就是那位诸侯夫人厌倦了狂欢纵欲之后赎罪的塔楼，当年她戴上铁链（这就是那条铁链），经常自我鞭笞，晚上睡在光秃的地板上（这就是她忏悔的卧室），还同蜡制的圣人一起进餐（这些蜡像也保存得完整无损）；末了，这是一座专门关押犯粗暴无礼之罪的臣民的地牢，——这一切真是妙不可言！关于古代诸侯夫人的宫闱轶事，当然不乏历史的趣味，但是请问，为什么作为文明的代表仅仅醉心于原封不动地保存古老的宫殿城堡，却丝毫不愿保存一所同时代的农舍呢？（[俄]谢德林：《仲夏夜之梦》《谢德林短篇作品选》167—169页）

“好，”布朗西蒙夫人说道，“我理解到只有你们才有真正的礼貌，而在我们的社会里却是没有的。你告诉了我，在我们的社会里，自从和善与亲切变成了无谓的恭维，自从一切礼节已不再是真挚待人的表示，为什么拘谨与知趣是那样被人所称赞，而不幸又是那样必不可少的一种美德。”（[法]乔治·桑：《安吉堡的磨工》第54页）

在社会上，表面极端精炼的文明和隐藏在骨子里的兽性之间，永远有个对比，使那些能够冷眼观察人生的人觉得有股强烈的味道。一切的交际场中，熙熙攘攘的决不能说是化石与幽灵，它象地层一般，有两层的谈话交错着：一层是大家听到的，是理智与理智的谈话；另外一层是极少人能够感到的，是本能与本能，兽性与兽性的谈话。大家的精神上交换着一些俗套滥调，肉体却在那里说：欲望，怨恨，或者是好奇，烦闷，厌恶。野兽尽管经过了数千年文明的驯化，尽管变得象关在笼里的狮子一般痴呆，心里可念念不忘的老想着它茹毛饮血的生活。（[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二册第406页）

“文明硬把我们按在一种社会的模子里，这种模子跟我们实际的样子没有关系，这就好象，星座在肉眼里看来的形状，跟星星实际的形状并没有关系。……”（[英]哈代：《无名的裘德》第281页）

你知道好莱坞是怎么拍那些黑人电影的，看那些黑奴们的样子，就象蓄奴制是他们赶上的顶他妈美的事情。除了整天坐在木头垛上唱歌，热爱他们的老爷，别的啥也不干，什么在棉花地里累断了腰，瞅机会逃跑，或者在老爷嗓眼儿上割个大口子，都是没有的事，……（[美]威廉·梅尔文·凯利：《呐喊之歌》《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第505页-506页）

（6）要光明，须上战场

——革命与改革

吾愿尔为我一声轰轰震天地/叱咤淋漓走魑魅/党破 群聋 起沉睡/

蛰龙起蛰万灵从/神州十载风云气/十载以后/吾与先生/雷庵携手/应忆今年花开时/满城云锦照春酒。（梁启超：《雷庵行》《梁启超诗文选》第512页）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74页）

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鲁迅：《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63页）

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和猴子是没有大两样的，人类和猴子是表兄弟。"但为什么人类成了人，猴子终于是猴子呢？这就因为猴子不肯变化——它爱用四只脚走路。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起来，试用两脚走路的罢，但许多猴子就说："我们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咬死了。它们不但不肯站起来，并且不肯讲话，因为它守旧。人类就不然，他终于站起，讲话，结果是他胜利了。现在也还没有完。所以革命是并不稀奇的，凡是至今还未灭亡的民族，还都天天在努力革命，虽然往往不过是小革命。（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三卷第418页）

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象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

……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

些时。

……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鲁迅：《二心集·习惯与改革》《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23—224页）

用玩笑来应付敌人，自然也是一种好战法，但触着之处，须是对手的致命伤，否则，玩笑终不过是一种单单的玩笑而已。（鲁迅：《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鲁迅全集》第五卷第520—521页）

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十一》《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02页）

同是不满于现状，但打破现状的手段却大不同：一是革新，一是复古。同是革新，那手段也大不同：一是难行，一是易举。……

有些改革者，是极爱谈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边，却使他恐惧。惟有大谈难行的改革，这才可以阻止易举的改革的到来，就是竭力维持现状，一面大谈其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革的事业。这和主张在床上学会了浮水，然后再去游泳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论新文字》《鲁迅全集》第六卷第443页）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无题》《鲁迅全集》第七卷第448页）

姊妹们呀，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这五色天球看看要被震破/倦了的太阳只在空中睡眠/全也不吐放些儿炽烈的光波。 我要去创造些新的光明/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神。 我要去创造些新的温热/好同你新造的光明相结。 姊妹们，新造的葡萄酒浆/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囊/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我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甚神像！ （郭沫若《神之女再生》《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第7页）

太阳的光威/要把这全宇宙来熔化了/弟兄们！快快/快也来戏弄波涛/趁着我们的血浪还在潮/趁着我们的心火还在烧/快把那陈腐了的旧皮囊/全盘洗掉/新社会的改造/全赖吾曹！ （郭沫若：《浴海》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第70页）

屈原 （向风及雷电）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地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

尽管你是怎样的咆哮，你也不能把他们从梦中叫醒，不能把死了的吹活转来，不能吹掉这比铁还沉重的眼前的黑暗，但你至少可以吹走一些灰尘，吹走一些砂石，至少可以吹动一些花草树木。你可以使那洞庭湖，使那长江，使那东海，为你翻波涌浪，和你一同地大声咆哮呵！

啊，我思念那洞庭湖，我思念那长江，我思念那东海，那浩浩荡荡的无边无际的波澜呀！那浩浩荡荡的无边无际的伟大的力呀！那是自由，是跳舞，是音乐，是诗！

啊，这宇宙中的伟大的诗！你们风，你们雷，你们电，你们在这黑暗中咆哮着的，闪耀着的一切的一切，你们都是诗，都是音乐，都是跳舞。你们宇宙中伟大的艺人们呀，尽量发挥你们的力量吧。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雷！你那轰隆隆的，是你车轮子滚动的声音？你把我载着拖到洞庭湖的边上去，拖到长江的边上去，拖到东海的边上去呀！我要看那滚滚的波涛，我要听那鞺鞺鞳鞳的咆哮，我要飘流到那没有阴谋，没有污秽，没有自私自利的没有人的小鸟上去呀！我要和着你，和着你的声音，和着那茫茫的大海，一同跳进那没有边际的没有限制的自由里去！

啊，电！你这宇宙中最犀利的剑呀！我的长剑是被人拔去了，但是你，你能拔去我有形的长剑，你不能拔去我无形的长剑呀。电，你这宇宙中的剑，也正是，我心中的剑。你劈吧，劈吧，劈吧！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虽然你劈它如同劈水一样，你抽掉了，它又合拢了来，但至少你能使那光明得到暂时间的一瞬的显现，哦，那多么灿烂的、多么眩目的光明呀！

光明呀，我景仰你，我景仰你，我要向你拜手，我要向你稽首。我知道，你的本身就是火，你，你这宇宙中的最伟大者呀，火！你在天边，你在眼前，你在我的四面，我知道你就是宇宙的生命，你就是我的生命，你就是我呀！我这熊熊地燃烧着的生命，我这快要使我全身炸裂的怒火，难道就不能迸射出光明了吗？

炸裂呀，我的身体！炸裂呀，宇宙！让那赤条条的火滚动起来，象这风一样，象那海一样，滚动起来，把一切的有形，一切的污秽，烧毁了吧，烧毁了吧！把这包含着一切罪恶的黑暗烧毁了吧！

把你这东皇太一烧毁了吧！把你这云中君烧毁了吧！你们这些土偶木梗，你们高坐在神位上有什么德能？你们只是产生黑暗的父亲和母亲！

你，你东君，你是什么个东君？别人说你是太阳神，你，你坐在那马上丝毫也不能驰骋。你，你红着一个面孔，你也害羞吗？啊！你，你完全是一片假！你，你这土偶木梗，你这没心肝的，没灵魂的，我要把你烧毁，烧毁，烧毁你的一切，特别要烧

毁你那匹马！你假如是有本领，就下来走走吧！

什么个大司命，什么个少司命，你们的天大的本领就只有晓得播弄人！什么个湘君，什么个湘夫人，你们的天大的本领也就只晓得痛哭几声！哭，哭有什么用？眼泪，眼泪有什么用？顶多让你们哭出几笼湘妃竹吧！但那湘竹不是主人们用来打奴隶的刑具么？你们滚下船来，你们滚下云头来，我都要把你们烧毁！烧毁！烧毁！

哼，还有你这河伯……哦，你阿伯！你，你是我最初的一个安慰者！我是看得很清楚的呀！当我被人们押着，押上了一个高坡，卫士们要息脚，我也就站在高坡上，回头望着龙门。我是看得很清楚，很清楚的呀！我看见婵娟被人虐待，我看见你挺身而出，指天画地有所争论。结果，你是被人押进了龙门，婵娟她也被人押进了龙门。

但是我，我没有眼泪。宇宙，宇宙也没有眼泪呀！眼泪有什么用呵？我们只有雷霆，只有闪电，只有风暴，我们没有拖泥带水的雨！这是我的意志，宇宙的意志。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郭沫若：《屈原》《郭沫若剧作全集》第一卷第470—472页）

如姬……（对匕首）啊，你灵妙的匕首！你是我的解放者。人把你制造出来，创造了死；人把你制造出来，也创造了生。你，死的创造者！太妃把你给了我，我是很感激她，也是很感激你的。此刻由你所创造出来的死，便是有意义的生。我知道，如果我把你用在那暴戾者的身上，那是把生路给予了多数的人；如果我把你用在我自己的身上，那是把生路给予了我自己。我是要活下去的，永远自由自在地活下去。我不能够死在那暴戾者的手里，我不能够奴颜婢膝地永远死陷在那暴戾者的手里。（复昂头向大梁回望）哦，你，你暴戾者呀！你不肯把人当成人，你把一切的人都

当成了你的马儿，你的工具。你把死的威胁来恐吓一切的人，你要使一切的人都变成没人性的你的奴隶牛马，你的摆设玩器，我现在要把人的尊严指示给你了。你所制造出来的死是不足以威胁人的呀！死倒成为了我们的朋友，成为了我们的创造品的时候，你的威权也就一切都完结了。暴戾者呀！你要知道，人是能够自行创造死的，这是人的尊严，这也是我的尊严。我此刻要把这种尊严指示给你啦！（郭沫若：《虎符》《郭沫若剧作全集》第二卷第108—109页）

斗争与劳动，是永久抓得住古今成败/时代的呼喊渐渐觉醒了旧“人道”的愚昧/呼声中常常顾不到微小的辛苦，悲叹/它引起又一天的曙光照彻云霭。（王统照：《她的生命》《中国新诗选》第104页）

旧的悠悠死去，新的悠悠生出，不慌不忙，一个跟一个，——这是演化。

新的已经来到，旧的还不肯去，新的急了，把旧的挤掉，——这是革命。

挤是发展受到阻碍时必然的现象，而新的必然是发展的，能发展的必然是新的，所以青年永远是革命的，革命永远是青年的。

新的日日壮健着（量的增长），旧的日日衰老着（量的减耗），壮健的挤着衰老的，没有挤不掉的。所以革命永远是成功的。

革命成功了，新的变成旧的，又一批新的上来了，旧的停下来拦住去路，说：“我是赶过路程来的，我的血汗不能白流，我该歇下来舒服舒服。”新的说：“你的舒服就是我的痛苦，你耽误了我的路程”，又把他挤掉，……如此，武戏接二连三的演下去，于是革命似乎永远“尚未成功”。

让曾经新过来的旧的，不要只珍惜自己的过去，多多体念别人的将来，自己腰酸腿痛，拖不动了，就赶紧让。“功成身退”；不正是

光荣吗？“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这也是古训啊！

……

革命也不能永远“尚未成功”。几时旧的知趣了，到时就功成身退，不致阻碍了新的发展，革命便成功了。（闻一多：《五四断想》《闻一多诗文选集》第216—217页）

没有什么！父母们都不要号啕/兄弟们，姊妹们也都用不着悲恸/这青春的赤血再宝贵没有了/盛着他固然是好，泼掉了更有用　要血是要他红，要血是要他热/那脏完了，冷透了的东西谁要他/不要愤嫉，父母，兄弟和姊妹们/等着看这红热的开成绚烂的花。（闻一多：《唁词》《闻一多诗集》331页）

底层是黑暗的。要光明，须上战场。但战场上是危险的，占领不到一种兵器或要塞，便须受伤或战死，陷落在黑暗的地狱里。（鲁彦：《战场》《鲁彦散文集》第112页）

有些人说，革命者一定要脱离家庭，可是我，在实际上虽然脱离家庭已经快要有十年了，并不觉得我的家庭讨厌。反之，我时常很思念它。我的父亲是一个忠厚的乡老，我的母亲是一个慈慧的妇人，我的两个兄长是很谨慎的小市民，他们都很爱我，所以我也就不忍心故意地去讨厌他们……（蒋光慈：《异邦与故国》《蒋光慈文集》第二卷第446页）

寄语劳苦的兄弟/和为自由而战的朋友/我们切不要胆怯啊/小百姓的肉头无尽/大将军的钢刀总有锈钝的时候。（蒋光慈：《钢刀与肉头》《蒋光慈文集》第三卷第313页）

放下枪头/拿起锄头/从枪头上夺得了自由/从锄头上要栽培这自由/啊！自由！自由/昨日的枪头/今日的锄头。（蒋光慈：《一个

从红军退伍归农的士兵》　《蒋光慈文集》第三卷第318页）

琴然后又坚定地说："我知道任何改革的成功，都需要不少的牺牲作代价。现在就让我作一样牺牲品罢。"　（巴金：《家》　《巴金选集》第一卷第20—21页）

"梅表姐，虽然环境的关系很大，但环境也是人造的。我们又何尝不可以改变环境？人无论如何应该跟环境奋斗。能够征服环境，就可以把幸福给自己争回来，……"　（巴金：《家》　《巴金选集》第一卷第138页）

于是他觉得他完全明白了：在旧的制度、旧的礼教、旧的思想以外，他还看见别的东西。他连忙更正地说："我先前的话还不大清楚，这不能单说是看法不同。他们并没有拥护什么东西，他们连拥护礼教也说不上。"不错，他读过屠格涅夫的题作《父与子》的小说。他知道父代与子代中间的斗争。但是他在这个家里看见的并不是这同样的情形。这里除了克明外并没有人真心拥护旧的思想，旧的礼教，旧的制度。就连克明也不能说是忠于他所拥护的东西。至于其他那些努力摧残一切新的萌芽的人，他们并没有理想，他们并不忠于什么，而且也不追求什么，除了个人的一时的快乐。他们从没有守住一个营垒作战；他们压制，他们残害，他他象疯狂的专制君主，凭着个人一时的好恶，任意屠戮没有抵抗力的臣民。这不是斗争，这是虐政；这并非不可避免，却由私人任意造成。所以这是最大的不义。他认为这是不可宽恕的，这是应该除去的。它们并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他有权利跟它们战斗。他相信他们这一代会得到胜利，不管这个斗争需要多长的时间和多大的牺牲。　（巴金：《秋》　《巴金选集》第三卷第153页）

说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合理，不让人来触动它们，这就是卫道；不

承认这个的人算是抗道。……抗道的路也许是崎岖难行的。但既有路，就会有人走，而且实际上已经有人在走了。（巴金：《繁星》《巴金选集》第八卷第154页）

秋风凉/秋叶黄/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陶行知：《秋歌》《陶行知诗歌选》第117页）

年青人，小心一点，凡是使你眼睛放光的，就常常能使你中毒，应该明白这点点！（沈从文：《都市一妇人》《沈从文文集》第四卷第227页）

闲人的头脑，是魔鬼的工场。（郁达夫：《迷羊》《郁达夫文集》第二卷第9页）。

让死的死去吧/他们的血并不白流/他们含笑的躺在路上/仿佛还诚恳地向我们点头/他们的血画成地图/染红了多少农村，城头。
（殷夫：《让死的死去吧》《中国新诗选》第139页）

我是射虎者的子孙/我是木匠的子孙/我是靠着镰刀和锄头/而生活着的农民的子孙/我纵然不能继承/他们那强大的膂力/但有什么理由阻止着我/去继承他们唯一的遗产/——那永远的仇恨/二十年来，我象抓着/决斗助手底臂膊似地/抓着我底笔/可是，当我写完这悲歌的时候/我却又在问着我自己/“除了这，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复仇的武器？”（力扬：《射虎者及其家族》《中国新诗选》第260页）

人类不是命运的奴隶，人类也不是礼教的俘虏！自从吃人的魔王做了我们的上帝，做了我们的主宰者以后，人类便永远坐在地狱中过着黑暗的生活了！可怜的囚徒们呀！我们将怎样的处理自己？

四周空气的压迫，已经使我们喘过气来的余裕都已没有了！巨索紧紧地缚住了我们的身体，我们转侧的自由，都已被剥夺无余了！任我们怎样的低首下心，任我们怎样的垂头恳拜，任我们怎样的伏地求释，但是我们只能得到魔王的干笑，做我们无上的报酬！可怜的囚徒们呀！我们难道永远这样向魔王恳拜；永远的垂头丧气的任他缚着我们的手足，不去反抗吗？

熹微的曙光，随着初升的太阳照临着我们了！腥污的气味，随着苍苍的天风吹到我们的嗅官了！我们在微光中细看，啊！束缚着我们，环绕着我们的是些什么东西！我们能够让朽索牢牢的缚住我们么？我们能够永久在陈腐的尸骨中间俯伏，任他们的腐菌，传到我们的身上吗？啊！纵然是腥污的气味，也胜似在枯骨中间窒息而死！我们应该自己挣扎，脱除了朽索的束缚，走出枯骨堆中，去欢迎那新生的太阳，去畅吸那腥污的气味！

巨浪在随着海风而汹涌了！囚徒们呀！我们应该开始撒旦的工程！ （王以仁：《幻灭》 《王以仁选集》第221—222页）

先驱者们啊/你们从痛苦中诞生/无数的迫害成长/经历了千百次的战争/跨越了无数次死亡/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纪/你们有如群星/照耀在黑夜/你们都以英勇与智慧/照亮斗争的道路/在酷烈的斗争中/在烈火的考验里/你们团结了人民/进行顽强不屈的斗争/粉碎了无数的阴谋/使革命取得胜利/而你们正在继续引导人民/向黑暗的旧世界进军/愿你们永远健康/祝你们万寿无疆！ （艾青：《十月的红场》 《宝石的红星》第30页）

活着就要斗争/在斗争中前进/当死亡没有来临/把能量发挥干净。（艾青：《鱼化石》 《中国新诗萃》第184页）

我们是一个巨人/生活就要战斗/高贵的灵魂/宁死也不屈服/伸出/双手来/迎接——自由！ （田间：《给战斗者》 《中国新诗选》

第196页）

难道我们只唱战斗的歌吗？

不，我们也唱抒情的歌。当然，这里没有世纪末的灰黯，而是新世纪黎明的歌。

毛主席最近发表的一首《蝶恋花》中有这样两句：

国际悲歌歌一曲，

狂飙为我从天落。

这，洋溢着何等英雄、悲壮的时代感。

人们在生活中，有时会遇到困难，甚至挫折，这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问题在于打垮一次困难，便是一次前进。因而我们从来不回避困难。在激战的火线上，亲爱的同志，有时就在你身边，甚或在你怀抱中遽然逝去。他用尽了他最后的一点气力，他拚尽了他最后的一滴血。他衰弱了，但他那样明智，他正视死亡，无所畏惧，但他对人间充满那样深厚的爱。（刘白羽：《平明小札·歌声（二）》《刘白羽散文选》第277页）

“道静，我看你还是把革命想得太美妙啦，太高超啦。倒挺象一个浪漫派的诗人。……所以我很希望你以后能够多和劳动者接触接触，他们柴米油盐、带孩子、过日子的事知道得很多，实际得很。你也很需要这种实际精神呢。”（杨沫：《青春之歌》第255页）

他（指邹容）用自己年轻人单纯的眼光看这个世界，觉得一切也都是十分单纯的。

他觉得，国家社会应该是完全民主的；每个社会的人都应当是完全自由的；人与人应该是完全平等的；封建专制是丑恶的；一切丑恶的东西都应该反对而予以消灭；世界应该是美好的……这些道理不是都象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的明白无误吗？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他觉得，这个世界很好改造。他觉得，中国的事情和人类的未来都是完全

可以安排得十分合理的。他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真理，并因此而感到内心充满了信心与力量……（任光椿：《辛亥风云录》第31页）

革命的冲击波，在中国的大地上迅速地扩展着。

武昌起义就象在池塘的死水中投下的一块巨石，以它为中心，激起了无数圆形的波圈，向四面八方扩散开去。尽管池塘里的一切，也许什么都没有改变，泥土依旧沉落在底层，渣滓依旧浮现在水面，各种污秽和霉臭之气也并不一定就因之而消散，然而，它的震动波却仍然要输送到每个角落，一直到它的每一个曲折的细小的边缘，才会逐渐平息下来。（任光椿：《辛亥风云录》第582页）

我憎恨你和你的皇座/专制的暴君和魔王/我带着残忍的高兴看着/你的覆灭，你子孙的死亡/人人会在你的额上/读到人民的诅咒的印记/你是世上对神的责备/自然的耻辱，人间的瘟疫。（[俄]普希金：《自由颂》《普希金抒情诗选集》上第253页）

人生是这般苦闷，假如没有斗争/我们把往事仔细回顾，在生活里/也认不清多少事情，当年少青春/人生也不会使心灵感觉到欣喜/我需要行动，我希望把每个日子/都能够化为不朽的时刻，好象是/伟大的英雄的幽灵，我根本不能/理解，休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俄]菜蒙托夫：《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菜蒙托夫诗选》第55页）

谁如果要为这时代的伟大目标服务/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那为了实现人与人是兄弟关系的斗争/那他就能在死后得到永生……（[俄]涅克拉索夫：《致济娜》《涅克拉索夫诗选》第482页）

“舒适和安乐有一种魔力。他们能够逐步吸引那些甚至意志坚强的人。”（[俄]契诃夫：《我的一生》《契诃夫小说选》下卷第

572页）

一切改革都是强制推行的，……您只要看看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和亚历山大皇帝的改革，或者看看欧洲的历史就行了。特别是农业方面的进步。就说马铃薯吧，在我国也是靠强制才推广的。从前连木犁也不用。木犁恐怕还是封建时代输入的，而且一定也是强制推广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地主，在农奴解放前就采用了各种改良农具，又是烘干器，又是扬谷机，又是肥料车，这种种农具我们都是强制推广的。农民们先是反对，后来就学我们的样。（[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411页）

这些侃侃议论的竞技，一成不变的谈吐，矫揉造作的激情，——这一切只不过是象节日里穿的漂亮的服装罢了。人们年轻时就谙习这一套，而且往往是一辈子都固守不变，因此人们的大部分见解是那样萎靡和迂腐，那样卑俗和陈旧……正象人们所有的别的服装一样，他们的信念和见解也应当尽可能经常拿出来晾晾，用怀疑主义这把刷子刷掉时代所留下的霉斑。这样就可以使它们长久保持鲜洁。这是想使自己的信念不至于为偏见的每个人所应当关心的事。不要忘记，任何偏见都是过了时的真理的残余，应该记住，思想越解放，人在精神上就越富有。

人们常常忘却这一点，并且按照他们早已有之的陈规旧矩来相互评论，来看待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也不根据时代的需要作些相应的改变。生活在前进，它永流不息，因此用老尺子去度量生活，往往是难以正确理解它的。人们不大理解这一点，因此他们也就不能相互理解，彼此总是视同陌路，冷漠无情，而又极少相互关顾……（[苏]高尔基：《与世隔绝》《高尔基文集》第三卷第46页）

“家庭生活是要消耗革命家的精力的，总是要消耗的！要生儿育女，生活又没有保障，为了糊口还得多做工作。可是一个革命者应该

不断地、更深更广地发挥自己的力量。这是时代的要求——我们应该永远走在大家的前面，因为，我们工人负有破坏旧世界、创造新生活的历史使命！如果我们落后了，不能战胜疲劳，或是被眼前取得微小胜利的可能所迷惑，这就很不好，这可以说是对事业的背叛！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和我们并肩前进，而又无损于我们信仰的伴侣，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忘记，我们的任务不是取得小小的成就，而是要获得全面的胜利。”（[苏]高尔基：《母亲》《高尔基文集》第十一卷第357页）

“全世界的孩子们都在前进！这一点我懂，——全世界，整个地球上，所有的孩子都在前进，从四面八方朝着一个目标前进！所有心灵美好、正直聪明的人，都起来坚决顽强地反对一切邪恶，用脚狠狠地把虚伪踢开。他们年轻力壮，把锐不可当的力量全部贡献给一个目的，也就是正义的事业！他们去征服人类的一切苦难，奋起消灭地球上的一切不幸，去战胜一切丑恶，——而且必须取得胜利！有个人对我说，我们要创造阳光普照的新世界，而他们一定能创造出来！他还说，我们要把千万颗支离破碎的心连成一条心，——他们也一定能做到！”（[苏]高尔基：《母亲》《高尔基文集》第十一卷第408页）

“在真理和理性的道路上前进的孩子们，把他们的爱献给一切，他们为一切创造了新的天空，用发自内心的不灭的火光照耀着一切。在孩子们对全世界象烈火般炽热的爱里，正在创造着新的生活。有谁能扑灭这种炽热的爱呢？有什么力量高于这种爱？有谁能战胜它？是大地孕育了这种爱，希望这种爱能获得胜利的是整个生活——整个生活！”（[苏]高尔基：《母亲》《高尔基文集》第十一卷第408页）

“我是你们对人类所犯下的数不胜数的罪行的见证人，我目睹过

对人的凌辱，我听见过苦难的心灵的呻吟，人们悲伤的苦酒浸透了我的心，我的记忆中充满了耸人听闻的事件，因此，现在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来自生活底层的原告，我要提醒你们别忘了你们那些残暴、肮脏、丑恶的言行！

“我希望我的声音象宣告最后审断的天使长的号角，我想在你们心中唤起恐惧的战栗，把你们心中绝望的火焰重新燃起，使你们这些半死不活的人振奋起来，斗掉你们自身的和别人的恶行，我想在人们中间唤起对人的尊重。。”（[苏]高尔基：《夏天》《高尔基文集》第十一卷第424页）

你吃吃凤梨，你嚼嚼松鸡/你的末日到了，资产阶级。（[苏]马雅可夫斯基：《无题》《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第一卷第46页）

摆开队伍前进/这里用不着说空话/住口，演说家/该是你/讲话/毛瑟枪同志/我们厌恶/亚当和夏娃留下的法律/赶开历史这些瘦弱的老马/向左/向左/向左！（[苏]马雅可夫斯基：《向左进行曲》《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第一卷第62页）

青年人总是这样，他们认为自己即使不比老年人知道得更多，但是灵感却比老年人丰富……这其实是幻觉，一旦幻觉消失，大错已经铸成。就算您是诚心诚意追求革命功勋吧……可您的感情动力从何而来呢？凭推理演绎得来的幸福社会蓝图，是不会引导您参加巷战的，需要有特殊的动因才成，比如绝望、饥饿引起的愤懑，对长期压抑的反抗，等等。可您具有这一切吗？您尝过铁窗味道吗？您有过以泪洗面或者为嗷嗷待哺的子女偷窃一块面包的经历吗？您是一个不愁温饱的纨绔子弟，恕我直说，象狂蜂浪蝶一样，花儿任你宿，蜜儿任你采。请注意，我的境况大不如您，我有妻室儿女，还有二万八千卢布的欠债。您攀登悬崖的目的，不是为了俯瞰世界，而是为了让世界仰望您格拉齐安斯基。您太爱虚荣了……您和‘他们’多数人一样，不甘

心做合唱团的普通角色，必得当指挥才行。您希望得到‘他们’的崇拜，因为您拥有一切：高雅的趣味、白嫩的手、极有教养的父亲和弹奏交响曲的钢琴。您有想象出来的完美无缺的社会形式，并且幻想在人类的赞美声中享尽荣华富贵。但是您永远都不会成功。革命，是脱胎换骨，是急风骤雨，是生死交替、新陈代谢……没有这些，社会就不能摆脱旧日的疮痂。哦，只有纯洁的、胸襟坦荡的人，才能经受住这样的考验。您自己权衡利弊吧，一旦‘他们’认清了您……在成功的前夕，突然发现您头脑里装些什么货色……您不害怕吗？（[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下第577页）

“时间的检验——是最正确的检验。我们的方法通过了时间的检验没有呢？也许，仍然得采用老方法。我们这儿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没有足够的根据就把好的，经过检查、考验过的旧东西抛弃掉并且宣称这种抛弃本身就是革新。

“更多的终究还是相反的情况，安东·叶戈洛维奇”，总工程师说，“我们常常抱住旧的东西不放，而不给新事物让路”。（[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163页）

“食物、金钱、房屋与衣服，这一切都从我们的手里，给人偷去，是我们有权把这一切都拿回来！不是明天，就是今晚，如果我们是男子汉的话，我们就应该重新占有土地、矿山、工厂与整个波克莱！没有两条路可走，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一下推倒剥削的大厦，用斧头破坏到处的强权，使平民，一切都应该为他们所有的平民，终于能重建一切！”（[法]左拉：《劳动》第43页）

艾蒂安这下子兴奋了。怎么？不许工人动脑筋！哼！恰恰相反，事情立刻就要改变，因为工人这时正在动脑筋。在老头子的时代，矿工在矿里生活，象牲口一样，象挖煤的机器一样，经常住在地下，耳目闭塞，不知道外面的事情。因此，占统治地位的有钱人之间容易达

成协议，把工人买进卖出，吃他们的肉，而工人甚至没有怀疑到这一点。可是，到了现在，矿工已在矿井深处觉醒了，好比一粒真正的种子在地下萌芽，人们总有一天早上会看到它在美丽的田野中茁壮生长：不错，好些人要成长起来，是大批的人，他们会恢复公理正义。自从大革命以后，一切公民不都是平等的吗？既然大家一道投票，难道工人还应该做付他工资的老板的奴隶？各大公司用机器压榨一切人，人们甚至还没有从前那些抵制他们的保证：过去，同一行业的人，组成工会，还可以进行自卫。由于这个缘故，也由于其他的事情，他妈的！等大家受了教育以后，总有一天一切都要爆炸。只消看看矿村的情况就行了：祖父一代连名字都不会写，当父亲的已经会写了，到了儿子这一代，他们就能读会写，和教师差不多。啊！成长吧！慢慢地成长吧！栽培人的辛苦庄稼正在阳光的照耀下渐渐成熟了！既然人们不再终生固定在一个位置上，既然人们可以有野心占有邻人的位置，那末，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挥动拳头，力图变成主宰一切的最强者呢？（[法]左拉：《萌芽》第180页）

“让我说完吧，我的朋友……我不是要使您变得更富，我的目的无非想拯救这些空无所有的无产者，即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劳动者，他们是现社会的牺牲者，他们被不公道与低贱的劳动压迫于残暴的苦刑场中，我就要他们脱离这苦刑场的惨境。您刚才说得很好，劳动本身就应该是社会的存在理由；就在这一刹那，得救显现于我的眼前，将来公道与幸福的社会，只有在劳动的改造中可以得到，只有它能成立财富的公平分配。由此我已获得眩耀的确信，我们贫穷与苦痛的唯一解决就在这里，只有劳动被认为普遍法则，统御着各个世界的生命本身之后，只有在合理的劳动，大家都努力并为大家利益的劳动中，才能重建亟亟可危，立刻就要倾坍的腐败组织……那末，就是这个，我想在这里尝试，至少我想给出一个模范，实现一个具体而微的劳动改造，成立一个友爱的工厂——明日社会的雏形，使它与另一种工厂，工钱制度的苦刑场，两相对照，使被虐待被轻蔑的工人脱离奴隶的境

况，终于恢复他们所应有的光荣地位。”　（[法]左拉：《劳动》第242页）

高空云雀的一声歌唱，使他抬头仰望天上。小块的红云，夜晚的残雾，都在晴朗的蓝天中消失了。苏瓦林和拉瑟纳两个人的形象，模模糊糊地出现在他的脑中。毫无疑问，如果每一个人都争夺权力，一切事情就会弄糟。著名的第一国际情况就是这样：它本来可以使世界改变面貌的，但经过内部的争吵之后，它那个令人可怕的队伍分化了，瓦解了，由于没有力量终归失败。达尔文说，世界只是一个战场，强者吃掉弱者，好让美的物种继续生存下去。难道他的话是有道理的吗？作为一个自满于自己学理的人来说，他对这一问题虽然作出了决断，但心中仍然是不踏实的。不过，他想出了一个主意，使他疑虑顿失，心中高兴，决定在发表第一次演说时，仍然对这一学理作与过去相同的解释。如果说，世界上必须有一个阶级被吃掉的话，难道不是由新生的、生气勃勃的人民群众，来吃掉那因享受过度而精疲力尽的资产阶级吗？新的血液将孕育新的社会。在等候蛮族入侵来更新衰老民族的时候，他对即将到来的革命又有了绝对的信心，那是一次真正的劳动者的革命，这次革命的大火——象他现在看见的天上一轮初升红日的万道霞光一样的大火，要把已临世纪末日的社会烧成灰烬。　（[法]左拉：《萌芽》第571页）

“妈”，甘墨兰眉头一皱，说，“我们遇到的饥荒，应该由囤积居奇的商人和投机家负责，他们使人民挨饿，跟外面的敌人阴谋合作，弄得公民们讨厌共和国，以达到摧毁自由政权的目的。这是布里索①之流的阴谋和丕琼①和罗兰②之流的叛国行为所造成的。要是武

注①　布里索，一七五四年——七九三年，法国国民议会议员，代表法国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首脑之一，一七九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死于断头台上。

装的联邦主义者不进军巴黎，来屠杀饥荒来不及杀死的那些剩下来的爱国分子，那就好啦！没有一点时间好浪费。我们该议定面包的价格，把每一个拿人民的粮食进行投机活动的人，煽动叛变的人和跟外国人勾勾搭搭的人都送上断头台。国民议会最近组织了一个特别法庭来审讯阴谋分子。这个法庭是由爱国分子组成的。不过组织法庭的那些人是不是有足够的精力来保卫我们的祖国，抵抗我们的敌人呢？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罗伯斯庇尔身上。他是正直的。我们尤其把希望寄托在马拉身上。他爱人民，认识人民的真正利益，并且关心人民的利益。他始终是第一个扯破叛国分子的假面具，粉碎他们的阴谋。他是廉洁的，他什么也不怕。他，只有他才能挽救危急的共和国。”
（[法]法朗士：《诸神渴了》第15页）

卡米尔　你这话确实吗？

埃罗　完全确实，卡米尔。我的脑袋不大稳当了。

卡米尔　你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躲避吧。

埃罗　世间哪有一个共和信徒的安全地方？国王们要追拿他，共和国要吞吃他。

卡米尔　你缺少勇气。我们至今还是共和国最得民心的人物。

埃罗　拉斐德以前也得民心呀，丕梯恩和罗兰也得民心呀。就说戛拜吧，也得民心呀。刚才过去的那一位，在八天以前，还是人民的偶像呢。谁能自夸为那些粗笨家伙所爱？有时候在他们混浊的眼神里，人们以为隐隐约约地瞧见了自己的心事。人的意识，在一生之中，何至没有一次恰恰跟群众的意识吻合呢？然而这种吻合

注① 丕琼，一七五八年——七九四年，曾任巴黎市长，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吉伦特派首脑之一，后自杀。

② 罗兰，一七三四年——七九三年，曾任内务大臣，法国吉伦特派首脑之一，吉伦特派失势后，从巴黎逃到诺曼底，后闻其妻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即自杀。

是不长久的。你执意去追求它，那便是发疯。人民的脑子里是一个海，里面攒动着妖魔和噩梦。

卡米尔　这才是一些响亮的大字眼呢！我们鼓起腮帮子来说人民这两个字，发出音来的时候，带着一种可笑的庄严态度，为的是使欧洲人相信它是一种神秘的力量；而我们便是这力量的工具。这些人民，曾经给我作过事，我很知道他们。寓言里的驴子曾说过："我不能驮两个鞍子"，但它没想到自己连一个鞍子也不能驮。我们要人民完成革命，颇费了气力：他们只是勉强作的，并非出自心愿。这一至高至上的运动，我们乃是工程师和机器匠；如果没有我们，人民是不会动的。他们并不要一个什么共和国，是我领他们上路的。我教他们确信是他们自己要自由，为使他们把自由当作自己的产品来宝爱它。这是驾驭弱者的不二法门。他们没有想要的东西，你教他们确信是自己要这东西，不久他们果然要了，并跟狮子一样凶。（[法]罗曼·罗兰：《丹东》《罗曼·罗兰革命剧选》第139—140页）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真理的火山正在轰鸣/最后的岩浆喷射翻滚/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世界就要根本改变面貌/一无所有者要做天下的主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上帝、凯撒和护民官/劳动者，起来自己救自己/我们要创建人类的共同幸福/为了叫盗贼交还脏物/为了让思想冲破牢笼/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工人、农民们，我们伟大的党/代表劳动群众/大地属于全体人民/哪能容得寄生虫/可恨那些乌鸦秃鹫/吃掉了我们多少血肉/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永放光芒！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法]鲍狄埃：《国际歌》《鲍狄埃诗选》第107—109页）

使者　将军，这封信是给您的。

霍茨波　我现在没有工夫读它们。啊，朋友们！生命的时间是短促的；但是即使生命随着时钟的指针飞驰，到了一小时就要宣告结束，要卑贱地消磨这段短时间却也嫌太长。要是我们活着，我们就该活着把世上的君王们放在我们足下贱踏；要是死了，也要让王子们陪着我们一起死去，那才是勇敢的死！我们举着我们的武器，自问良心，只要我们的目的是正当的，不怕我们的武器不犀利。（[英]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上篇》　《莎士比亚全集》第五卷第101页）

俄底修斯　将军，时间老人的背上负着一个庞大的布袋，那里面装满着被寡恩负义的世人所遗忘的丰功伟绩；那些已成过去的美绩，一转眼间就会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只有继续不断的前进，才可以使荣名永垂不替；如果一旦罢手，就会像一套久遭搁置的生锈的铠甲，谁也不记得它的往日的勋劳，徒然让它的不合时宜的式样，留作世人揶揄的资料。不要放弃眼前的捷径，光荣的路是狭窄的，一个人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所以你应该继续在这一条狭路上迈步前进，因为无数竞争的人都在你的背后，一个紧追着一个；要是你略事退让，或者闪在路旁，他们就会像汹涌的怒潮一样直冲过来，把你遗弃在最后；又像一匹落伍的骏马，倒在地上，下驷的驽骀都可以追在它的前面，从它的身上践踏过去。那时候人家现在所做的事，虽然比不上你从前所做的事，但是你的声名却要被他们所掩盖，因为时间正像一个趋炎附势的主人，对于一个临去的客人不过和他略微握一握手，对于一个新来的客人，却伸开了两臂，飞也似的过去抱住他；欢迎是永远含笑的，告别总是带着叹息。啊！不要让德行追索它旧日的酬报，因为美貌、智慧、门第、膂力、功业、爱情、友谊、慈善，这些都要受到无情的时间的侵蚀。世人有一个共同的天性，他们一致赞美新制的玩物，虽然它们原是从旧有的材料改造而成的；他们宁愿拂

拭发着亮光的金器，却不去过问那被灰尘掩蔽了光彩的金器。人们的眼睛只能看见现在，他们所赞赏的也只有眼前的人物；所以不用奇怪，你伟大的完人，一切希腊人都在开始崇拜埃阿斯，因为活动的东西是比停滞不动的东西更容易引人注目的。众人的属望曾经集于你的身上，要是你不把自己活活埋葬，把你的威名收藏在你的营帐里，那么你也未始不可恢复旧日的光荣；不久以前，你那在战场上的赫赫声威，是曾经使天神为之侧目的。（[英]莎士比亚：《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莎士比亚全集》第七卷第188—190页）

凯歇斯 ……无论铜墙石塔、密不透风的牢狱或是坚不可摧的锁链，都不能拘囚坚强的心灵；生命在厌倦于这些尘世的束缚以后，决不会缺少解脱它自身的力量。…… （[英]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 《莎士比亚全集》第八卷第227页）

世世代代被奴役的人们！你们可明白/谁要想获得自由，必须自己起来斗争/谁要想取得胜利，必须把右拳伸出来/高卢或者莫斯科能救你们吗？不能/固然，他们会把欺凌你们的强盗打下去/可不是为了你们，自由底神坛升起火光/西罗特的亡魂啊！快击败你们的强敌/唉，希腊；你只更换了主人，却未改变情况/你光辉的一日闪过，耻辱的年代仍旧漫长。 （[英]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拜伦诗选》第141页）

万道金光是我的利箭，我用它射杀/依恋黑夜畏惧白昼的奸伪和欺诈/为非作歹甚至只是心怀恶念的一切/都逃避我，而从我荣耀的光华里/善良的心灵、正直的懿行获得新的力量/直到黑夜的统治再次剥弱他们的强旺。（[英]雪莱：《阿波罗之歌》 《雪莱诗选》第153页）

……在那里每个人都感觉到，他们的境遇是不能更坏的了，每个

人都认为应该跟其它的人联结在一起，使他们的景况变得好一些，每个人都觉得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和他周围的同志们联合起来，整个这一群人都严肃地、深深地、忠心耿耿地怀着这个信念——且不管这个信念是对是错（不幸的，这个信念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错的）。任何一个观察者也决不会内心里不知道，这些人正由于他们的种种幻想而表现出一种崇高的品质，可以尽善尽美地加以利用；同时，要是我们凭着不管多么陈腐的笼统原则妄说，这些人走入歧途是完全无缘无故的，是由于他们的无理性的意志，那就等于妄说，有烟而无火，有死而无生，有收获而无耕耘，任何东西或者每一件东西都是无中生有的。（[英]狄更斯《艰难时世》第169页）

每个人天生就有享受自由的权利，国王要人民效忠，他就得保护他们；如果因为国王暴虐而破坏了这种相互的关系，破坏君民之间的契约，那国王就应该负责任，并受法律的处罚；英国人的历次起义被专制淫威下的奴才们污蔑为“反叛”。实际上乃是从篡夺权力的野心家的鹰爪下挽救天赋予人民的自由的壮举。（[英]斯末莱特：《兰登传》第313页）

“假如人们对于残酷不公的人老是仁厚服从，那么坏人就要为所欲为了：他们就绝不会觉得害怕，所以他们就绝不会改，而且越来越坏了。我们要是无缘无故被打的时候我们应当狠狠地回打，我准信我们应当——要打得够厉害，可以教训打我们的人永远不再打了。”（[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第65页）

……暴君压迫的奴隶，他们不反抗他，他们欺压他们下面的人。你为了使自己开心，而把我折磨到死，我甘心情愿，只是允许我以同样方式让我自己也开开心，而且也跟你同样地尽力避开侮辱，你既铲平了我的宫殿，就不要竖立一个茅草屋，而且满意地欣赏你的善举，认为你把这草屋作为一个家给了我。……”（[英]艾米莉·勃朗特：

《呼啸山庄》第110—111页）

扬克　（带着一种刺耳的苦笑）欢迎到你们的城市来吗，嘿？好啊，好啊，一整帮都在这里呀！（一听见扬克说话，那种吱吱哇哇的声音便平息下去，转为一种聚精会神的沉默。扬克走到大猩猩笼子跟前，俯身在栅栏上，瞪着猩猩，猩猩也瞪着他，沉默，一动都不动。经过片刻的死气沉沉的静默，扬克开始说话，带着一种友好、亲密的腔调，半嘲笑，但富有深厚的同情）我说，看样子你是个结实家伙，是不是？我见过许多被人们叫做猩猩的硬汉，但是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真猩猩。你的胸膛、肩膀、手臂和手真够棒的！我敢断定你的两只拳头都有那么一股劲，能把他们全打垮！（他是怀着真正的赞美心情说这番话的。猩猩好象懂得他的意思，直立起来，挺起它的胸膛，用拳头在上面敲打着。扬克同情地嘻嘻一笑）真的，我懂得你的意思。你敢向全世界挑战，是不是？你有我说的那些优点，尽管你说不清楚话。（于是话里夹带着苦恼）你又怎么会不懂得我的意思呢？难道我们不都是同一个俱乐部，毛猿俱乐部的会员吗？（他们互相瞪视——一顿——扬克继续说下去，慢吞吞地，痛苦地）原来，当那个白脸婊子看我的时候，你就是她所看见的。我呢，在她看来，就是你，懂得我的意思吗？只不过是在笼子外面——冲出笼子去的——可以随随便便地去杀死她，懂吗？真的！那就是她的想法。她并不知道，我也是在笼子里——比你更糟——真的——一副可怜相——因为你还有机会冲出去——可是我呢——（他糊涂了）噢，见鬼！全都错了，是不是？（一顿）我想，你准想知道我到这儿来干吗，嗨？从昨天晚上起，我就在这个巴特里公园的椅子上赖着。真的，我看见了日出。那可美啦——一片红色、粉红色和青色。我还看着摩天楼——钢铁作的——还有所有开进开出的船只，行驶世界各地——它们也是钢铁作的。阳光温暖，没有云彩却吹着微风。不错，那是了不起的。我完全享受到了——正象派迪说的，

那才是叫人过瘾的好饮料——只不过我不能到那里面去，懂吗？我不能在那里面起作用。因为它高高在上。我一直在想——后来我就跑到这里看看你的模样儿。我等到他们全都走完了，来跟你单独聊聊。我说，你老是坐在那个围栏里，忍受那些白脸的、瘦骨如柴的臭女人和她们的蠢男人，那些该死的东西，来打趣你，嘲笑你，又被你吓得要死，你有什么感想！（他用拳头敲打栅栏。猩猩摇晃它的笼子上的铁栏并嗥叫。所有其他的猿猴都在暗处发出愤怒的吱吱哇哇声。扬克继续说下去，兴奋地）真的，他们也就是那样打击我的。不过你幸运，懂吗？你跟他们不是一伙，这一点你知道。可是我呢，我跟他们是一伙——但是我不知道，懂吗？他们跟我却不是一伙，就是那么回事，懂得我的意思吗？思考真费劲——（他以一种痛苦的姿势拿一只手在额头上抹了一下。猩猩不耐烦地咆哮着。扬克继续说下去，思索地）我想说明的意思，是这样的。你可以坐在那儿，梦想过去，绿树林呀，丛林呀，等等。你是那里的主人，他们不是，你可以嘲笑他们，懂吗？你是世界冠军。可是我呢——我没有过去可想，也没有未来，只有现在——而那又不顶事。当然，你比我好多啦。你不会思想，是不是？你也不会说话。可是我能拿说话和思想来吓唬人，——差不多还能蒙混过关哩——差不多！笑话也往往就出在那里。（他笑起来）我不在地上，又不在天堂里，懂我的意思吗？我在天地中间，想把它们分开，却从两方面受尽了夹缝罪。也许那就是他们所说的地狱吧？可是你呀，你是在最下层。你顶事！真的！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顶事的，你这个走运的家伙！（猩猩得意地吼着）所以他们就把你关在笼子里，懂吗？（猩猩怒吼）真的！你懂得我的意思。当你设法去想它或说它，它就溜了，它藏在老深——老远——背后的什么地方——你和我，我们能感觉到他。真的！我们俩都是这个俱乐部的会员嘛！（他笑起来——然后用一种粗野的声调说）去他妈的！见鬼去！要采取一点点行动，那才是我们的拿手！那才顶事！打倒他们，一直打倒

他们用手枪——用钢铁把你杀死为止！不错！你是个把戏吧？他们跑来看你关在笼子里——是不是？想报仇吗？想落得一条好汉的结局，而不要慢慢憋死在那里吗？（猩猩大吼，表示竭力赞成。扬克继续说下去，带着一种愤怒的喜悦）不错！你是个好样的！你会坚持到底！我和你，嗨？——我们俩都是这个俱乐部的会员！我们打一次最后的漂亮仗，把他们从座位上打下去！等我们打完了，他们会把笼子造得更坚固一些！（猩猩使劲拉扯铁栅，咆哮着，两脚交换着跳跃。扬克从外衣下面掏出一根短撬棍，撬开笼门上的锁，把门拉开）州长赦免了你！出来，握握手吧。我带你到五马路散散步。我们要把他们从地球上打下去，我们要在乐队伴奏中死去。走吧，兄弟。（猩猩小心翼翼地走出笼子，走到扬克跟前，站在那里望着他。扬克保持他的讽嘲腔调——伸出他的手）握手，按照我们团体的秘密方式。……（[美]奥尼尔：《毛猿》《奥尼尔剧作选》第147—150页）

“我们要以死亡对付死亡！我们宁愿为了我们的幸福和安宁而战死，决不愿为了娱乐那批压迫者而角斗倒毙！”某一个人正在慷慨激昂地继续把话说下去。“这批疯狂的人形野兽，象里比亚荒野上的猛虎一般渴血，他们一看到被压迫者的鲜血就觉得快乐；现在就让他们自己也拿起短剑跟我们的短剑来拚一下吧，让他们的鲜血跟我们的鲜血流在一起。让他们懂得，在奴隶、角斗士和不幸的人们胸中，也跳动着人的心。我对住在奥林比斯山上的所有大神起誓，我们会相信，伟大的朱霹特创造出来的人是一律平等的，太阳照耀着所有的人，土地大公无私地给所有的人带来收获，而且所有的人在自己的生活中都毫无例外地具有享受幸福和快乐的权利。”（[意]拉·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思》第286页）

“我希望”，斯巴达克思说，他的心中燃烧着热烈的信念。“我希望毁灭你们这个腐化的罗马世界，希望在它的废墟上看到各民族独

立的花朵。我希望消灭那种强迫一个人向另一个人屈服的可耻法律，消灭那种叫同样由女人生下来，而且具有同样力量和智慧的两个人中的一个汗流满面地劳动、耕种不属于他的田地，供养另一个对罪恶、懒惰和逸乐安之若素的人的法律。我希望用压迫者的血来偿付被压迫者的呻吟，我希望粉碎系在罗马胜利之车上的不幸的人底铁链。我希望把奴役的铁链改铸为短剑，等每一个民族能够用那些短剑把你们驱逐出境，把你们逐到伟大的神赐给你们的意大利本土，不许你们越出原有的国界一步。我希望烧毁所有的斗技场，在斗技场上，你们这些人形的野兽把我们叫做野蛮人，而且使我们这些为了幸福、为了精神上的享受、为了爱而降生的不幸的人互相残杀，来娱乐你们这些世界的暴君。我对万能的朱霹特的雷火起誓，我希望看到自由的太阳辉煌地照耀，可耻的奴隶制度在地面上消灭！我一定要获得自由，我渴望自由，我要争取自由，我要为每一个人，每一个不论大小强弱的民族争取自由。和平、幸福、正义以及不朽的神赐给人们享受的一切崇高幸福，会伴随着这样的自由来到人间。”（[意]拉·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思》第299页）

这一几乎持续了四年之久的战争就这么结束了。角斗士和奴隶们在这一战争中用他们的勇敢精神证明：他们不但是应当获得自由的人，而且是能够创造伟大功勋的人。斯巴达克思在这一战争中证明：他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英勇和最光荣的统帅之一。

角斗士和奴隶们为之进行斗争的事业，是鼓励人们起来斗争的一切事业中最神圣和最正义的事业。这一事业不但在当时曾使人们流洒了不少鲜血，就在将来也会要求人们付出大量的鲜血。就在我们这一时代，人们也已为它流洒了不少鲜血，但是，捍卫这一事业的斗争，往往只能持续很短的一个时期，而且所得的成就又是微不足道的——它从来不曾获得一次完全的胜利。（[意]拉·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思》第770页）

年轻的朋友们，联合起来/大众的幸福是我们的方针/以团结而坚强，以热情而智慧/年轻的朋友们，我们前进/幸运的是那些在斗争中倒下/作为向着光荣之城去的阶梯/奋不顾身的人们/联合起来，朋友们！联合起来/不管这路的崎岖和溜滑/不管暴力和软弱阻挡着前进/我们要以暴力抵抗暴力/软弱呢，幼小时就要知道怎么战胜。（[波兰]密茨凯维支：《青春颂》《密茨凯维支诗选》第94页）

还忍耐什么，受苦的奴隶们/为什么不起来，不砸断铁链/只是等待着……难道上帝的恩惠/能把铁链从你们的手上锈断/我的歌啊，你在这时候产生/当霹雳轰击着我的愤怒的心。（[匈]裴多菲：《我的歌》《裴多菲诗选》上第70页）

我梦见流血的日子/它将旧世界全部毁灭/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设崭新的世界。　已经响了，已经响了/战争的光荣的军号/我喧嚣的心等待着/那信号，战斗的信号！（[匈]裴多菲：《我梦见流血的日子》《裴多菲诗选》上第76页）

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是时候了，现在干，还不算太晚/愿意作自由人呢，还是作奴隶/你们自己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向匈牙利人的上帝宣誓/我们宣誓/我们宣誓，我们/不再继续作奴隶！　……假如有谁把他渺小的生命/看得比他的祖国还要贵重/祖国需要时，他不肯战死/那他太下贱，太卑鄙无耻/向匈牙利人的上帝宣誓/我们宣誓/我们宣誓，我们/不再继续作奴隶！（[匈]裴多菲：《民族之歌》《裴多菲诗选》上第164—165页）

国王，我们告诉你吧/我们当了好久的傻瓜/现在我们聪明起来了/把国王的头踩在脚下/万岁，共和国/万岁，共和国！（[匈]裴多菲：《愤怒的箭头射出去》《裴多菲诗选》上第269页）

格特　是的，是的，你应当非常之怕。因为我要把你领到一座巍峨的

高山上去，你从那群峰之巅可以望到整个世界。奥洛夫，你要明白，今天是圣灵降临节。圣灵就在这个时候下凡到人间，用他的灵性普救使徒们，不，是普救万民百姓。奥洛夫，你明白吗？你可以领受到圣灵，我已经领受到圣灵了。因为我笃信虔诚，我可以感觉得到，主的圣灵已降临到我的肉身之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硬说我精神错乱，把我囚禁。现在我得到了自由，我要传播福音。奥洛夫，你要知道，我们是站在高山峰顶。你看到了吗？平民百姓是怎样俯首贴耳地跪倒在那两个稳坐宝座上的大人物面前。那个更显赫的大人物，一只手里拿着打开天国和地狱大门的两把钥匙，另一只手高举着霹雳雷霆。那个人就是教皇。他只消举起霹雳雷霆，千百个灵魂就会被打入地狱，万世遭劫，永远不翻身。还有些人凑上前去吻他的脚尖，嘴里颂唱起荣耀归于上帝的赞美经文。这时候坐在宝座上的那个人转过身来，脸上笑吟吟的。且再看看另一个人！他手里握着宝剑和君主的节杖。对君主的节杖必定要俯首听命，否则宝剑会把你的身体刺穿。他皱一下眉头，百姓们个个吓得胆战心惊。他转身看看坐在隔壁宝座上的那一个，这两个人哪，神的两个台柱子，他们都笑逐颜开。就在此刻，天空中传来阵阵低声细语，象是有人在鸣不平。教皇厉声喝道："谁在嘟嘟囔囔？"他的掌上发出了霹雳雷霆。皇帝怒吼一声："谁在嘟嘟囔囔？"他挥舞起锋利的宝剑。没有人作声回答。可是天空中仍然回荡着那如怨似诉的声音。猛然间，这个声音长叹一声，高声说道："想一想吧！"教皇吃了一惊，皇帝脸色发青，他问道："谁在喊叫'想一想'？把他带上来。我要结束他的性命！"教皇说道："谁在喊叫'想一想'，把他带上来，我来收拾他的灵魂！"但是发出叫喊的不是哪一个人，而是整个天空。这个声音越来越响亮。大地顿时掀起了风暴。狂飙刮过了阿尔卑斯山，在费赫德尔山顶呼啸。波罗的海惊醒过来了，巨浪在拍岸，惊涛在咆哮。这个声音壮大了千百倍。"自由！自由！"全世界都响彻了这个呼叫。教皇把他的钥匙投进了大海，皇帝把

室剑插回了剑鞘。他们面对这个声音都束手无策。奥洛夫，你要同教皇开战，可是你不要放过了皇帝。皇帝残害百姓，杀人连数都不计，因为被他踩在脚底下的百姓居然还敢叹息哀号。你要打击那个在罗马的教皇，可是你，象马丁·路德一样，又想依据圣典给大家找来一个新的教皇。你听着，千万不要用枷锁来把精神束缚。切莫忘记这伟大的圣灵降临日。切莫忘记你那伟大的目标——精神生活和精神自由。不要听信那垂死的叫嚷，说什么“逆来顺受，百事如意。”要是那样的话，至福千年的国家，自由的国家便不会来到，而现在还只不过是个开头。（〔瑞典〕斯特林堡：《奥洛夫老师》　《戏剧选》第16—18页）

那是在离开黄金很远的地方，我进入了罢工/那里，联系生命的纤细的线/变得坚固；那里，人们纯洁的纽带/十分活跃/死亡折磨着他们/黄金，这尖酸而有毒的牙/伸向他们。但是人民/把他们的燧石堆放门口/这就是团结的一大堆泥土/它只让温情和斗争通过/仿佛两股平行的水/根子的细线，家世的浪潮。（〔智利〕巴勃罗·聂鲁达：《黄金的道路》　《诗歌总集》第549页）

“我希望你记住一点：如果我们错误地认为：因为英国人强大，我们要想强盛，就得学他们，和他们一模一样，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了；因为单靠模仿，我们只能变得什么也不是。对你，我只提出一个要求：到印度里边来，把她的一切东西，不论是好是坏，都全盘接受。看到缺点，你就尽力从内部给她医治，不过你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她，了解她，分析她，面对着她，和她连成一体。要是你满脑袋基督教思想，并且和她对立，从外面来看她，你就永远不会理解她。那样，你只能给她伤害，对她没有半点好处。”（〔印度〕泰戈尔：《戈拉》第133页）

（7）理性的束缚与兽性的诱惑

——法律·权势·犯罪

话说天地间事，只有狱情最难测度。问刑官凭着自己的意思，认是这等了，坐在上面只是敲打。自古道："棰楚之下，何求不得？"任是什么事情，只是招了。见得说道："重大之狱，三推六问。"大略多守着现成的案，能有几个伸冤理枉的？至于盗贼之事，尤易冤人。一心猜是那个人了，便觉语言、行动件件可疑，越辨越象。除非天理昭彰，显应出来，或可明白。若只靠着鞫问一节，尽有屈杀了再无说处的。（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第417页）

异史氏曰："讼狱乃居官之首务，培阴隲，灭天理，皆在于此，不可不慎也。躁急污暴，固乖天和；淹滞因循，亦伤民命，一人兴讼，则数违农时；一案既成，则十家荡产：岂故之细哉！余尝谓为官者，不滥受词讼，即是盛德。且非重大之情，不必羁候；若无疑难之事，何用徘徊？即或乡里愚民，山村豪气，偶因鹅鸭之争，致有雀角之忿，此不过借官宰之一言，以为平定而已，已用全人，只须两造，笞杖立加，葛藤悉断。所谓神明之宰非耶！每见今之听讼者矣！一票既出，若故忘之。摄牒者入手未盈，不令消见官之票；承刑者润笔不饱，不肯悬听审之牌。矇蔽因循，动经岁月，不及登长吏之庭，而皮骨已尽矣！而俨然而民上也者，偃息在床，漠若无事。宁知水火狱中，有无数冤魂，伸颈延息，以望拔救耶？在奸民之凶顽，故无足惜；而在良民之株累，亦复何堪？况且无辜之干连，往往奸民少而良民多；而良民之受害，且更倍于奸民。何以故？奸民难虐，而良民易欺也。皂隶之所殴骂，胥徒之所需索，皆相良者而施之暴。身入公门，如陷汤火。早结一日之案，则早安一日之生，有何大事，而顾在

奄堂堂若死人，似恐谷壑之不遽饱，而故假之以岁时也者！虽非酷暴，而其实厥罪维均矣。尝见一词之中，其急要不可少者，不过三数人；其余皆无辜之赤子，妄被罗织者也。或平昔以睚眦开嫌，或当前以怀璧致罪。故兴讼者，以其全力谋正案，而以其余毒复小仇。带一名于纸尾，遂成附骨之疽；受万罪于公门，竟属切肤之痛。人跪亦跪，状若鸟集；人出亦出，还同猱系。而究之官问不及，吏诘不至，其实一无所用，只是以破产倾家，饱蠹役之贪囊；鬻子质妻，泄小人之私愤而已。深愿为官者，每投到时，略一审诘；当逐，逐之；不当逐，芟之。不过一濡毫，一动腕之间耳。便保全多少身家，培养多少元气。从政者曾不一念及此，又何必桁杨刀锯能杀人哉。”（蒲松龄：《冤狱》 《聊斋志异》第476～477页）

官刑不敌私刑恶/掾吏搏人如豕博/斩筋 抉髓 剔毛发/督盗搜赃例苛虐。（郑燮：《私刑恶》 《清诗选》第342页）

姬姜古妆不如市/赵女轻盈蹑锐屣/侯王宗 庙 求元妃/微音岂在纤厥趾[①]？（龚自珍：《己亥杂诗》 《龚自珍诗选》第190页）

异史氏曰：“天下之倾家者莫速于博；天下之败德者亦莫甚于博。入其中者如沉迷海，将不知所底矣。夫商农之人俱有本业；诗书之士尤惜分阴。负来横经，固成家之正路；清淡薄饮，犹寄兴之生涯。尔乃狎比淫朋，缠绵永夜，倾囊倒箧，悬金于崄岭之天；呵雉呼卢，乞灵于淫昏之骨。盘旋五木，似走圆珠；手握多章，如擎团扇。左觑人而右顾已，望穿鬼子之睛；阳示弱而阴用强，费尽魍魉之技。门前宾客待，犹恋恋于场头；舍上火烟生，尚眈眈于盆里。忘餐废

注：
①指缠足。

寝，则久入成迷；舌敝唇焦，则相看似鬼。迨夫全军没，热眼空窥。视局中则叫号浓焉，技痒英雄之臆；顾橐底而贯索空矣，灰寒壮士之心。引颈徘徊，觉白手之无济；垂头萧索，始玄夜以方归。幸交谪之人眠，恐惊犬吠；苦久虚之腹饿，敢怨羹残。既而鬻子质田，冀还珠于合浦；不意火灼毛烬，终捞月于沧江。及遭败后我方思，已作下流之物；试问赌中谁最善，群指无袴之翁。甚而枵腹难堪，遂栖身于暴客；搔头莫度，至仰给于香奁。呜呼！败德丧行，倾财亡身，孰非博之一途致之哉。”（蒲松龄：《赌符》《聊斋志异》第213—214页）

……人世上诸般皆可遣兴陶情，惟有赌博一途，最是为害不浅。盖因世间人总是一个贪心所使，见那守分的一日里辛辛苦苦，巴着生理，不能勾近得多少钱，那赌场中一得了采，精金白银只在一两掷散子上收了许多来，岂不是个不费本钱的好生理？岂知有这几掷赢，便有几掷输。赢时节，道是倘来之物，就有粘头的、讨赏的、帮讨的，大家来撮哄。这时节意气扬扬，出之不吝。到得赢骰过了，输骰齐到，不知不觉的弄个罄净，却多是自家肉里钱，旁边的人不曾帮了他一文。所以只是输得多，赢得少。有的不伏道：“我赢了就住，不到得输就是了。”这句话恰似有理，却是那一个如此把得定？有的巴了千钱要万钱，人心不足不肯住的；有的乘着胜采，只道是常得如此，高兴了不肯住的；有的怕别人讥诮他小家子相，碍上碍下不好住的。及至临后输来，虽悔无及，道先前不曾住得，如今难道就罢？一发住不成了。不到得弄完，决不收场。况且又有一落场便输了的，总有几掷赢骰，不勾翻本，怎好住得？到得翻本到手，又望多少赢些，那里肯住？所以一耽了这件滋味，定是无明无夜，抛家失业，失魂落魄，忘飧废寝的。朋友们讥评，妻子们怨怅，到此地位一总不理，只是心心念念记挂此事。一似担雪填井，再没个满的日子了。全不想钱财自命里带来，人人各有分限，岂由你空手博来做得人家的？不要说不能勾赢，就是赢了，未必是福处。（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上

第162—163页）

骆宾王 （自言自语）八月初在天津桥头被人逮捕了，整整四个月了。我现在才知道，天寒地冻的时节真可以冻死人呵！（又仿佛听到了知了的声音，把手敞开，仰望了一会。然后又蒙着头，继续自言自语）哎，知了！人是不如你呵！你洁白，你没有野心。你把旧衣蜕了，飞到高高的树上，自由自在地歌唱。你知道时机，该出世的时候你出世，不该出世的时候你就隐藏了。你不晓得有冬天，你是多么值得羡慕呵！……（郭沫若：《武则天》第84页）

个人威望和荣誉的顶峰，常常紧邻着个人权力的顶峰，而后者常常会给前者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害。（柯灵：《人民的心》《柯灵散文选》第349页）

自然，各种各式的卖淫总有女人的份。然而买卖是双方的。没有买淫的嫖男，那里会有卖淫的娼女。所以问题还在卖淫的社会根源。这根源存在一天，淫靡和奢侈就一天不会消灭。（瞿秋白：《关于女人》《瞿秋白诗文选》第395页）

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遇不相熟的主顾，做生意时得先交钱，数目弄清后，再关门撒野。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妓女多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方面。……他们生活虽那么同一般社会疏远，但是眼泪与欢乐，在一种爱憎得失间，探进了这些人生命里时，也便同另外一片土地另外一些年轻生命相似，全个身心为那点爱憎所浸透，见寒作热，忘了一切。若有多少不同处，不过是这些人更真切一点，也就更近于胡涂一点罢了。短期的包定，长期的嫁娶，一时间的关门，这些关于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

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绅士还更可信任。（沈从文：《边城》《沈从文选集》第四卷第276页）

开头——其实是在很久以前——就有一个问题引起了他研究的兴趣：为什么几乎一切犯罪行为都这么容易被发觉和败露？为什么几乎一切犯罪者都会留下显著的痕迹？他逐渐得到各种不同的、新奇的结论。依他看来，最重要的原因不在于犯罪行为不是消灭物证所掩盖得了的，而在于犯罪者本人；犯罪者本人，而且几乎是每个犯罪者，在犯罪的时候，都丧失了意志和理智。相反地，正当最需要理智和细心的时候，他的意志和理智却被幼稚而且罕见的粗心大意取而代之。他深信，这种理智的糊涂和意志的衰退象疾病一样控制着人，并逐渐地发展起来，在犯罪前不久发展到了顶点；在犯罪的时候，那种情况仍旧不变，在犯罪后还要继续若干时候，这要看每个人的情况而定；以后就会象各种疾病一样消失的。问题在于，疾病产生犯罪行为呢，还是犯罪行为本身，由于它独特的性质，常常引起一种类似疾病的现象？——他觉得他还没有能力解答这个问题。（[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第81页）

我已经说过，数年中，我从未看到他们当中有谁曾有过一点点悔过的表示，他们在想到自己的罪行时，一点也不感到沉痛，相反，大多数人在内心里都认为自己是完全无罪的。这是事实。当然，虚荣心、邪恶的榜样、胆大妄为、虚伪的羞愧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另一方面又有谁能够说，他曾探究过这些受到创伤的人们的内心深处，并了解过他们隐藏在内心深处而不为外人所知的奥秘呢？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本来是能够发现、捕捉、探听出这些人心灵中的某种奥秘，以证实这些人内心中的烦恼和痛苦的。但却没有这样做，根本就没有这样过。是的，犯罪行为似乎是不能单从犯罪已构

成事实这一现成的观点来理解的，犯罪的哲理要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深奥。不用说，监狱和强制性劳动制度是感化不了犯人的，这一切只能惩罚他，只能保障社会的安宁，使社会不再遭受这些凶犯的进一步破坏。监狱和最繁重的苦役只能在犯人心中助长仇恨，增强他们对被禁止的安逸享乐的渴求和令人可怕的轻率。（[俄]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第19页）

对于囚犯来说，什么东西比钱更为贵重呢？那就是自由，或者只是对自由的幻想。囚犯们都是一些大幻想家。（[俄]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第101页）

一个失去了自由的囚犯的希望，跟一个过正常生活的人的希望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自由的人当然也会怀有某种希望（例如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希望完成某一事业），然而他在生活着，行动着，正常的生活以其瞬息万变吸引着他。囚犯的情况就不同了。就假定说，囚犯生活，苦役生活，也是一种生活；然而一个囚犯，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的刑期有多长，他都本能地绝对不会满足于自己眼下的处境，绝不会认为自己的命运已被最后决定，已成了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任何一个苦役犯都感觉到，他不是生活在自己家里，而象是一个旅途中的过客。他把二十年看得象两年那么短暂，而且完全相信，等他五十岁出狱时，他仍将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小伙子，就象现在三十五岁时这样。“还大有活头呢！”——他这样想着，并固执地驱散一切疑虑和其他种种令人烦恼的念头。就连特别部那些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人，也都期待着有朝一日会从彼得堡下来一道命令：“转解到涅尔琴斯克矿井去，并定出刑期。”到那时就好了：第一，到涅尔琴斯克去，差不多得走半年的时间，一路上跟大伙在一起，总要比被关在监狱里好得多！然后，在涅尔琴斯克服完刑期，那时就……有些已经鬓发苍苍的人也是这样打算的。（[俄]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第123页）

什么造成历史事件呢？权力。权力是什么呢？权力是移交给一个人的人民的集体意志。在什么条件下人民的意志委托给一个人呢。在那个人表现全体人民的意志的条件下。就是说，权力是权力；换一句话说，权力是一个名词，我们不了解它的意义。（[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2014页）

要知道老百姓的年代久远的经验教导人们：讨饭袋和监牢是谁也不能保险沾不上的两种东西。在眼下这种审判程序下，审判方面的错误很有可能，没有甚么可奇怪的。凡是对别人的痛苦有职务上、业务上的关系的人，例如法官、巡警、医生等，时候一长，由于司空见惯，就会变得十分麻木不仁，即使不愿意，也不能不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对待他们所接触的人；在这方面，他们跟在后院屠宰牛羊却看不见血的农民没有甚么不同。法官既然对人采取敷衍了事、冷酷无情的态度，那么为了剥夺无辜的人的一切公民权，判他苦役，只需要一件东西，那就是时间。只要有时间来完成一些手续（法官们正是因此才拿薪水的），就甚么都完了。那么，请您在这个离铁道有二百俄里远的、肮脏的、糟糕的小城里寻找正义和保障吧！再说，既然社会认为一切暴力都是合理而适当的必要手段，各种仁慈行为，例如宣告无罪的判决，会引起沸沸扬扬的不满和仇恨情绪，那么就连想到正义也不可笑吗？（[俄]契诃夫：《第六病室》《契诃夫小说选》下卷第480页）

他觉得那个世界的女人似乎是一种特殊的人。好比蒸汽和机器代替了人力，那里完全是生活和情欲的隐秘的圈套代替了天然的生活和情欲。这个世界没有缱绻的柔情，没有儿童，没有摇篮，没有兄弟姐妹，没有丈夫，也没有妻子，只有男人和女人。

有一些男人，事务繁忙，由于懒惰，由于生性粗鄙，常常撇下温暖人心的灯火，融融泄泄的家庭之乐，象跑赌场似的来到风月场中，这地方原是永远搬演悲欢离合之情的，乌烟瘴气，一掷千金，买得欢

悦和虚情假意，以求醉生梦死。另外一些男人，受了青春和热情的吸引，来到虚伪做作、以细腻的调情功夫见胜的情场，好比一个老饕，受名厨师烹调的佳馔美肴的引诱，不愿再吃家常便饭。

那里充满了各式各样利害得失的考虑：为了奢侈，为了虚荣，为了嫉妒，偶尔也为了自尊心而作种种考虑，但从来不为心灵——也就是感情而考虑。美人儿们把一切都作了利害得失考虑的祭品：连热情本身——如果她们身上还有热情的话，甚至强烈的肉欲——如果一时一事的利益要求她充当这样的角色的话——都牺牲了。

她们不是操皮肉生涯的神女，这种可怜虫为了一块面包，为了衣着鞋袜和一席栖身之地而去供色鬼泄欲。不，那里的女人纵然虚假做作，但是擅长于献身爱情，她们是老练的演员，情场的老手，她们玩弄爱情和生活于股掌之上，好比玩纸牌。

那里没有深远的目标，没有持久不变的最终意图和期望。久经风雨的生活使她们并不向往宁静的港湾。这种祭礼的献身者，“欲海中浮沉的徐娘”，不同于风月场上真正的竞争者，她们不打算把好运气捞到手便收场，抛下一切，安分守己，去过另一种生活。

这样的人如果出现在这个圈子里，她将会丧失她的个性，她的魅力：人家会象引诱赌徒一样诱她离开可靠的正路，如果她没有独来独往的思想和性格，她在崇拜者的眼里便会丧失价值。

她的生活是永远不停地玩弄感情，目的是漫无止境地享乐，享乐变成了习惯，那时她就厌烦了，腻味了。对将来，她只担心人老珠黄不值钱。

此外她什么也不怕。玩弄感情时，她采取各种姿态，各种脸容，各种性格，来扮演角色，就象租来的化妆舞会上的服装。她或者胆怯，或者谦逊，或者高傲，或者温柔、依顺，或者高不可攀，根据角色，根据时机而定。

不过，丢掉假面具以后，她常常是凶狠的，粗野的，甚至可怕的。吓唬她、侮辱她是不行的，为了报复，或者为了解闷，她会不计较运气好不好，不假思索便去破坏别人的家庭幸福和宁静：她的使命

是使富裕的人倾家荡产。

她必须在奢侈无度中过生活。她的欲望应该早已得到满足。

她的寓所是一座神殿，但好象是家具和贵重小摆设的展览会。陈设的趣味不属于女主人，而是家具商和室内装璜承包商人的。

优雅细腻的艺术家的生活的迹象是没有的：谁要是来过这种生活，准会过不下去，准会闷死的。那里的生活情趣全在成套餐具、轻便马车、骏马、跟班、女仆和象芭蕾舞中仙女般的服装上。

如果偶尔有笔法高超的绘画，珍贵的雕塑作品落到这里来，那么她们所看重的不是惊人的笔触和刀法，而是付出的价钱。

在她的寓所里，没有男主人，没有女主人，没有儿童，也没有忠心耿耿的老仆人。

她过日子仿佛待在驿站上，在旅途中，随时准备出发。她没有朋友——既没有男友，也没有女友，只有许多熟人。

操这种行业的美人，或者象赖斯基称为“衣衫花哨之国”的美人，她们的生活是细小的、永远在变动的五光十色的花样：在自己人的圈子里拜客，上戏院，兜风，奢侈得不成体统的早餐和午餐，一直吃到凌晨，夜宵继续到次日的午餐。只担心一点——这种灯红酒绿的生活可不要停止。

没有宾客盈门的空闲日子和夜晚，——没有奔忙，没有驾车出游，没有约会，没有上剧场——那倒是可怕的。这种时候思想就会冒头，带来叫人心烦的问题；也许还有感情、良心会苏醒，前途的幽灵会出现……

她惧怕地摇摇头，把不习惯的思虑抖掉，把问题驱散，——于是她又感到轻松了。这种情况在少数人身上偶尔也是有的。她的思想大部分是没有触动过的，她没有心肝，毫无知识。

购买钻石——当然不是她自己买（这是她的生活中唯一不做作的地方），购买服装，必定买得超过她的需要，做商人的财神爷，这是她的主要虚荣心。

旅行——这是放长线钓大鱼：在巴黎冒充伯爵夫人，在意大利租

借府邸，妖艳的容貌，珠光宝气的打扮，顺便去征服另外一个人，看他的官衔、境况、运气而相机行事。

她心目中的理想男人——首先是个慷慨的、宽宏大量的人，“气派高贵地”挥金如土，其次是伯爵，公爵等等。关于智慧、荣誉和性格——她有她自己的、独特的观点。

俭省、谨慎、循规蹈矩——那在男人身上是一种怪现象。吝啬人在她的眼光里是恶棍。（[俄]冈察洛夫：《悬崖》上第112页）

象立法者现在制造出来的那种法律，没有起着人们假定它应该有的全部作用。它在全国各地没有同等的效力，在执行的时候它有所改变，甚至和它的原则抵触。这种事实在各个时代都发生过，明显的程度不一样。哪一个历史学家会这样无知，竟敢断言那最强有力的政权的法令能在整个法国实施了呢？竟敢断言国民议会颁布的征用人力、物力和金钱的法令，在普罗房斯、在诺曼底的穷乡僻壤、在布列塔尼的边境，都已经和在社会生活的通都巨邑一样，执行了呢？哪一个哲学敢于否认，今日在某一省份有一个人的脑袋落地，同时在邻近一个省份另一个人的脑袋却安然无恙，虽然他所犯的罪完全一样，往往还要严重一些？我们在生活上讲平等；而不平等却在法律上，在死刑上，普遍存在着！……

当一个城市的人口低于一定的数目的时候，管理的办法就马上不一样了。在法国大约有一百个城市，法律得到严格的实施，公民的觉悟提高，能够理解法律企图加以解决的有关公共利益或未来的问题；可是，在其他地方，人们只贪图眼前的享受，凡是对这些享受有妨碍的东西都设法逃避。因此，在法国约莫一半的国土上面，就遇到了一种因循苟且的力量，使法律、行政和政府的行动丧失了效力。我们需要说明一下！这种阻力妨碍不了政治生活中主要的东西。赋税的收入、征兵、重罪的惩治，当然都执行了；可是，除了某些公认的必要措施以外，一切涉及风俗、利害、若干流弊的法律条文都给一种普遍的“不乐意”完全破坏了。而就在这篇“事迹”发表的时候，看见狩

猎法所引起的悲惨后果，我们不难看出这种阻力，从前路易十四就在布列塔尼碰到过它。每年也许要牺牲二三十个人的生命来保存几只畜生的性命。

在法国，在两千万人的眼中，法律不过是张贴在教堂门前，或张贴在乡政府的一张白纸。这就是谟许所说的“文件”的由来，他用这个字来称呼当局。许多县长、镇长（先别提小地方的首长）拿《司法公报》来做盛葡萄或盛谷粒的口袋。说到小地方的乡长，那些既不能念也不会写，又不知道社会身份证如何填写的人数日之多真会使人吃惊。

这种情况的严重性是办事认真的行政长官所熟悉的，不用说将来会减轻；可是，人们大肆攻击的中央集权制（正如在法国，人们对于一切伟大、有用和有势力的东西都大肆攻击一样）所无法消灭，中央集权制对它始终无能为力的这种力量，就是那将军正要碰到的势力，这种势力管它叫做“庸人政治”最合适。（[法]巴尔扎克：《农民》第154页）

断头台是法律的体现，它的别名是“镇压”，它不是中立的，也不让人中立。看见它的人都发着最神秘的战栗。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在那把板斧的四周举起了它们的问号。断头台是想象。断头台不是一个架子。断头台不是一种机器。断头台不是由木条，铁器和绳索所构成的无生气的机械。它好象是一种生物，具有一种说不出的阴森森的主动能力。我们可以说那架子能看见，那座机器能听见，那种机械能了解，那些木条铁件和绳索具有意识。当它的出现把我们的心灵抛入那种凶恶的梦想的时候，那断头台就显得怪可怕，并和它所作所为的一切结合在一起了。断头台是刽子手的同伙；它在吞噬东西，在吃肉，在饮血。断头台是法官和木工合造的怪物，是一种凭着自己所制造的死亡以为生命而活动着的鬼怪。（[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一册第21页）

人在犯罪之前先嗅到一阵罪恶的的烟，良心的呼吸就不能自由了。人类的正直受到了诱惑，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有点恶心。从地狱的裂缝里逸出来的气体，能使坚强的人提高警惕，软弱的人昏头昏脑。（[法]雨果：《笑面人》下册第415页）

耶稣基督的神圣法则统治着我们的文明，但是没有渗透到文明里面去。一般人认为在欧洲文明里，已经没有奴隶制度。这是一种误解。奴隶制度始终存在，不过只压迫妇女罢了，那便是娼妓制度。（[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一册第231页）

他从简化审讯手续中认识到这个安全而又可怕的法律的真正的特性。执行这个法律的人决不是那些穿着裨皮的衣服，随意用哥德式天秤来权衡是非的法官，而是一些凭着爱国的智慧来审判，在一转眼间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无袴汉。因此，即便保证和小心可能会毁掉一切，可是一颗正直的心的跳动却会挽救一切。我们一定要听凭天性冲动。天性这个善良的母亲永远不会走错路。我们一定要凭我们的心来审判。甘墨兰向让·雅各的灵魂祈求：

“有德性的人，在给我对人类的爱的时候，请给我一种改造他们的热情。”（[法]法朗士：《诸神渴了》第200页）

这是人们的灿热的法律/从葡萄他们酿酒/从煤他们生火/从亲吻他们造人　这是人们严厉的法律/保持他们完好如初/不顾战争和不幸/不顾死亡的危险　这是人们温和的法律/使水成为灯光/使梦成为现实/使敌人成为兄弟　一个古老的又是新的法律/它继续使自己完善/从孩子的心底/到最高的理性（[法]艾吕雅：《公正》《法国现代诗选》第90页）

她（玛塞尔）不禁想道：“我倒愿意知道我们为什么要那样看不起妓女。她们不过是想别人供给她们我们自己能够供给自己的这些东

西罢了。她们牺牲了自己的廉耻，去换取在一个正经女人看来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而我们却把这些东西当做是必不可少的。她们和我们有同一的嗜好，只因为要想和我们一样的富有、一样的享受，才贬低了自己的人格。在责备她们以前，我们首先应当给她们以一种朴素的、严肃的生活榜样！如果要把我们的不可分离的神圣婚姻和她们短暂的结合，拿来比较一下，我们阶级里的少女们难道不是也在金钱上斤斤计较吗？在我们这里和在娼妓那里，我们岂不是常常一样地会看到一个小姑娘匹配了一个老头，美丽被丑恶亵渎，聪明受愚蠢支配吗？这一切不过是为了爱好一串钻石的项圈、一辆马车和意大利戏院里的一个包厢罢了。可怜的妓女们啊！有人说你们也一样的看不起我们，这是有理由的呀！”（[法]乔治·桑：《安吉堡的磨工》第16页）

侣克……愤慨地对自己说，这不幸的女人就代表组织得很坏，失去了光荣并被诅咒的劳动的全部崩溃。整个夜晚萦绕于脑际的就只有这悲惨孩子的无上苦痛与牺牲，他亲眼看见罢工的灾害，中了憎恨毒素的人心与头脑，商人的自私残暴，变成必要之解闷的酒精，被饥饿证明合法的盗窃以及整个旧社会在它整堆不公道之下的倾坍与破裂。他还听到朗琪的预言语调，象先知似的报告最后的覆灭将扫去这腐败与布满毒菌的波克莱。他尤其是瞥见许多苍白的姑娘，这工业城市供人玩乐的贱肉，在人行道上徘徊，她们原来都是工厂的漂亮女工，被工钱制度的毒疮腐蚀，一个一个坠入这卖淫的最后深渊。（[法]左拉：《劳动》第52页）

安哲鲁　受到引诱是一件事，爱斯卡勒斯，堕落又是一件事。我并不否认，在宣过誓的十二个陪审员中间，也许有一两个盗贼在内，他们所犯的罪，也许比他们所判决的犯人所犯的更重；可是法律所追究的只是公开的事实，审判盗贼的人自己是不是盗贼，却是法律所不问的。我们俯身下去拾起掉在地上的珠宝，因为我们的眼睛看见它；可是我们没看见的，就毫不介意而践踏过去。你不

能因为我也犯过同样的过失而企图轻减他的罪名；倒是应该这样告诫我：现在我既然判他的罪，有朝一日我若蹈他的复辙，就要毫无偏袒地宣布自己的死刑。…… （[英]莎士比亚：《一报还一报》 《莎士比亚全集》第一卷第299—300页）

依莎贝拉 世上的大人先生们倘使都能够兴雷作电，那么天上的神明将永远得不到安静，因为每一个微僚末吏都要卖弄他的威风，让天空中充满了雷声。上天是慈悲的，它宁愿把雷的霆的火力，去劈碎一株槎桠状硕的橡树，却不去损坏柔弱的郁金香；可是骄傲的世人掌握到暂时的权力，却会忘记了自己琉璃易碎的本来面目，象一头盛怒的猴子一样，装扮出种种丑恶的怪相，使天上的神明们因为怜悯他们的痴愚而流泪；其实诸神的脾气如果和我们一样，他们笑也会笑死的。（[英]莎士比亚：《一报还一报》《莎士比亚全集》第一卷第313页）

你必须知道这些法官的职责是判断一切财产纠纷和审判罪犯，他们都是从最精明老练的律师中选拔出来的，他们年纪大了，好逸恶劳，而且一生中都在跟真理、公道作对，所以他们必然要袒护欺诈、伪证、暴虐的行为。我知道有好几位法官宁愿拒绝接受公理一方的大宗贿赂，也不肯作违犯天性和本分的事，因为他们怕伤害自己的同行。 （[英]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第235页）

世界所谓文明种族所定的刑律，是在富人掌握中，施于贫人的。这种刑法好象是年代越久越严酷，也象人越老越多忿怒，又好象财产积得越多，本来价值越增，又好象财产越多，害怕之心越大，所有的财产每天都要颁新律保护，处处都要建缢杀盗窃犯的架，恐吓人不要侵犯财产。 （[英]哥尔斯密：《威克菲牧师》第116页）

……凡一个国定了不分轻重的刑律，国人只见不同的过犯，受到

同样的惩罚，因为这样，人民看不出惩罚的轻重，也就意识不到罪过的大小，须知人民惟能辨罪过之大小，然后才能保全道德；故此法律越繁，则新出之恶行越多，新出之恶行越多，则禁之之法越密。然则与其定新法以罚罪，与其束缚人民太紧，以致暴动横溢，与其不先试人民之有用与否而横杀许多可怜虫，与其尽弃悔过迁善良法，专行报仇主义，则不如试用有限制之治民良法，把法律改为保民之具，而不把它作为残害人民之暴君。我们那时候才晓得从前当人民之灵魂如熔炉之渣滓，现在不过要良匠炼冶修治，便成器皿；我们那时候才晓得从前奢侈人家不忍一刻之苦，就把许多人关在狱里，叫他们受长久之痛，现在这被监禁的许多人只要得到适当的待遇，到国家有事时，就可以保国；我们又要晓得这些人的面貌与我们一样，他们的心也同我们一样；人心无论怎样坏，只要忍耐的去劝导，无有不能改过迁善的；人若犯罪，并不是非杀他，他才不能再犯；更要晓得用不着流血太多才能保护财产。（[英]哥尔斯密：《威克菲牧师传》第116—117页）

……虽然罪恶可以显赫于一时，却决不会带来真正的幸福；罪行的恶果比罪行本身持续的时间长得多，而且它同受害者的幽灵一样，随时跟踪犯罪的人；而善行虽然很少能带给人世俗的荣耀，却总是带来欢乐和平安。（[英]华特·司各特：《爱丁堡监狱》第679页）

可不要让财富和权势来玷污/诗人自由而神圣的魂灵/如果变色龙可以吞咽任何食物/不必仰仗风和光的供应/它们就会长得象俗物一样迅速/和尘世的兄弟蜥蜴相等/一个光辉灿烂星球的子孙/哦，来自月亮背后的精灵们/千万谢绝这样的隆恩！（[英]雪莱：《告诫》《雪莱诗选》第92页）

……高尚的战争！或者要统治些民族，或者要统治些女人！都是为了控制和占有那些不要你的人！恰好是文雅的上流派头的一个对照！财产，既得权利；而且任何人只要“反对”这些事情——就是社

会败类！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骑虎》　《福尔赛世家》第234页）

这些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是老百姓，他们真的以为正义会得到伸张，以为在民主国家内人人平等．以为穷人和富人在法律面前都会得到一视同仁。这不可笑吗？　（[美]西德尼·谢尔顿：《午夜情》第446页）

法律和权利/像遗传病一样世代承袭/从前代遗传到后代/从此地渐次推广到彼地。　（[德]歌德：《浮士德》　《浮士德》第101页）

议会的了不起的首创/就是用这种方式建立/政府，真是纯粹的哄骗/他们辩论，象惯常那样/既是严肃，又有宴会/首先在农业的圈子里/再加上军人和律师/最后他们把最高法律/带到议会，就是那个臭名远扬的/受到尊敬的不许触摸的/思布多法律/一致通过。给富人，满桌饭菜。/给穷人，垃圾一堆。/送有钱的人以金钱。/叫穷苦的人去干活。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恩布多法的颁布》　《诗歌总集》第291页）

从繁荣中产生了妓院/伴随着成堆成堆的/钞票的标志/这是首都的可敬的/臭水沟，我的时代的/船上仓库。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妓院》　《诗歌总集》第311页）

十　社会政治（二）

（1）在最美的名字中数她的最美

——故乡·民族·祖国

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以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饮冰室文集》第二册之五第7—8页）

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　（梁启超：《读〈陆放翁集〉》　《梁启超诗文选》第517页）

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　　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秋瑾：《鸡鹄天》　《金元明清词选》第672页）

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三）》　《鲁迅全集》第三卷第143页）

优良而非国货的时候，中国禁用，日本仿造，这是两国截然不同的地方。（鲁迅：《准风月谈·禁用和自造》　《鲁迅全集》第五卷第316页）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自题小像》　《鲁迅全集》第七卷第423页）

啊，我年青的女郎/我不辜负你的殷勤/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　　啊，我年青的女郎/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你该不嫌我黑奴卤莽/要我这黑奴的胸中/才有火一样的心肠。　　啊，我年青的女郎/我想我的前身/原本是有用的栋梁/我活埋在地底多年/到今朝总得重见天光。　　啊，我年青的女郎/我自从重见天光/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郭沫若：《炉中煤》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第58页）

——哎，颓废了的中国，堕落了的中国人，这儿不就是你的一张写照吗？古人鸿大的基业，美好的结构，被今人沦化成为混浊之场。这儿汹涌着的无限的罪恶，无限的病毒，无限的奇丑，无限的耻辱哟！

美好过的我们古人！你们的成绩虽然已掩蔽在那重重的丑劣的

秽障之中，但你们的精神不是通过了那千重万层的秽障来和我接触了吗？我想这池水里面，在三五百年前一定植满着美好的荷花，那四周的商场一定是修整的林树。在那时一定有清脆的好鸟时常飞到林间歌吟，一定有悠然的游鱼在清可鉴底的荷池中浮泳，荷花开的时候，满池都浮泛清香。那时或许会有如高青丘一类的诗人在那亭榭间赋诗饮酒。啊，那种消逝了的美好哟！丑恶的榴弹，一个个打碎我们的神经，我们后人已经成了混坑中的粪酱了！

——哎，要解救中国，要解救中国人，除非有一次彻底的兵火！不把一切丑恶的垃圾烧尽，圆了寂的凤凰不能再生！（郭沫若：《水平线下·湖心亭》《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第412页）

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陶行知：《中国人》《陶行知诗歌选》第1页）

日本的文化，虽则缺乏独创性，但她的模仿，却是富有创造的意义的；礼教仿中国，政治法律军事以及教育等设施法德国，生产事业泛效欧美，而以她固有的那种轻生爱国，耐劳持久的国民性做了中心的支柱。根底虽则不深，可枝叶却张得极茂，发明发见等创举虽则绝无，而进步却来得很快。（郁达夫：《雪夜》《郁达夫文集》第四卷第92页）

\/我底少年中国呀/愿我五六年后回来/你更成我理想的少年中国/我底兄弟姊妹们呀/愿我五六年后回来/你们更成我理想的中国少年/我底妈呀/我的婆呀/愿把我青春的泪/染你们底白发/愿我五六年后回来/摩挲你们青春的发呵！（康白情：《别少年中国》《中国新诗选》第34页）

\\如果我死在这里/朋友啊，不要悲伤/我会永远地生存/在你们的心上。　　你们之中的一个死了/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他怀着深深仇

恨/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　当你们回来，从泥土/掘起他伤损的肢体/用你们胜利的欢呼/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　然后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曝着太阳，沐着飘风/在那暗黑潮湿的土牢/这曾是他唯一的美梦。（戴望舒：《狱中题壁》《中国新诗选》第122页）

“我是向来不问国家大事的人，因为我不愿意谈我所不深懂的事。可是，有人来亡我的国，我就不能忍受。我可以任着本国的人去发号施令，而不能看着别国的人来作我的管理人！”（老舍：《四世同堂》第一部第48页）

“侵略者要是肯承认别人也是人，也有人性，会发火，他就无法侵略了！日本人始终认为咱们都是狗，踢着打着都不哼一声的狗！”（老舍：《四世同堂》第一部第48页）

“这是值得骄傲的事！我——一个横草不动，竖草不拿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儿子，我还怕什么？我只会在文字中寻诗，我的儿子——一个开汽车的——可是会在国破家亡的时候用鲜血去作诗！我丢了一个儿子，而国家会得到一个英雄！什么时候日本人问到我的头上来：那个杀我们的是你的儿子？我就胸口凑近他们的枪刺，说：一点也不错！……（老舍：《四世同堂》第一部第49—50页）

死亡，在亡国的时候，是最容易碰到的事。钱家的悲惨景象，由眼中进入大家的心中；在心中，他们回味到自己的安全。生活在丧失了主权的土地上，死是他们的近邻！（老舍：《四世同堂》第一部第223页）

“……可是，你缺乏着保卫自己的能力；你越美好，便越会招来那无情的手指，把你折断，使你死灭。一朵花，一座城，一个文化，恐怕都是如此！玫瑰的智慧不仅在乎它有色有香，而也在乎它有刺！

刺与香美的联合才会使玫瑰安全，久远，繁荣！中国人都好，只是缺少自卫的刺！”（老舍：《四世同堂》第一部第285页）

……在太平的年月，瑞宣是反对战争的。他不但反对国与国的武力冲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动武，他也认为是人类的野性未退的证据。现在，他可看清楚了：在他的反战思想的下面实在有个象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作基础。这个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个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的蹂躏，以至于灭亡。会引来灭亡的，不论是什么东西或道理，总是该及时矫正的。北平已经亡了，矫正是否来得及呢？瑞宣说不上来。他可是看出来，一个生活与趣味全都是田园诗样的钱先生现在居然不考虑一切，而只盼身体健壮，好去报仇。他没法不敬重老人的胆气。老人似乎不考虑什么来得及与来不及。而想一下子由饮酒栽花的隐士变成敢流血的战士。难道在国快亡了的候，有血性的人不都应当如此么？（老舍：《四世同堂》第一部第374页）

良民证就是亡国奴的烙印。一旦伸手接过来，就是南京政府打了胜仗，把所有在中国的倭奴都赶回三岛去，这个烙印还是烙印，还是可耻！一个真正的国民就永远不伸手接那个屈膝的证件！永远不该指望别人来替自己洗刷耻辱！可是，他须代表全家去接那作奴隶的证书；四世同堂，四世都一齐作奴隶！

轻蔑么？对良民证冷笑么？那一点用处也没有！作亡国奴没有什么好商议的，作就伸手接良民证，不作就把良民证摔在日本人的脸上！冷笑，不抵抗而否认投降，都是无聊，懦弱！（老舍：《四世同堂》第一部第398页）

朋友们，等你们看到了故乡的春/怕不要老尽春光老尽了人/呵，不是探望你的家乡，朋友们/家乡是个贼，他能偷去你的心！（闻一多：《你看》《闻一多诗集》189页）

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我是黄帝的神明血胤/我是地球上最高处来的/帕米尔便是我的原籍。　我的种族是一条大河/我们流下了昆仑山坡/我们流过了亚洲大陆/我们流出了优美的风俗。　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五岳一般的庄严正肃/广漠的太平洋底度量/春云的柔和，秋风的豪放。（闻一多：《我是中国人》　《闻一多诗集》第283页）

大半个世纪来，迫于形势，我到处飘泊，走了大半个地球。所到之处，那些山啊，总没有故乡的翠；那些水啊，也没有故乡的甜；至于人啊，故乡的父老兄弟姊妹们的恳挚豪爽，也是少有的。这是偏见吗？也许是，但我总觉得自己感受是如此的：故乡一切甲天下！（曹靖华：《故乡行》　《曹靖华散文选》第517页）

当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我的窗外的树枝上的鸟儿在婉叫着，我的对面的房间内的日本女郎在曼妙地歌唱着。我感觉到异国的温柔。我就终身居留在异国里不好吗？然而我的一颗心，总是忘记不了祖国的苦味，总是时常飞到黑暗的，残酷的上海去。令我怀恨的又令我怀念的上海呵！　（蒋光慈：《异邦与故国》.　《蒋光慈文集》第二卷第428页）

我已经决定在本月十五日动身回国了。我知道那里是没有什么愉快可以给我的，但是当无数万万被压迫的群众受着痛苦的时候，我有权利向我的祖国要求愉快吗？别人可以向它要求，然而我，我这个为祖国服务的人，是没有这种权利的！……

友人们在那里奋斗着……他们也许不了解我，也许要嘲笑我，鄙视我……呵，让他们去！重要的不是在于他们对我的关系！如果他们的行动能将被压迫的中国，我所眷怀着的贫苦群众，从敌人的手中解放出来，那已经是他们对于我的深恩大惠了，我还要要求他们一些什么呢？！如果他们不了解我，不能明白我，那也只是我个人的不幸，

历史的必然，而不是他们的罪过。

呵，我应当归去，我应当归去，

重新投入那悲哀的祖国的怀抱里！

（蒋光慈：《异邦与故国》 《蒋光慈文集》第二卷第493页）

每回搔首东望/我的心只是跳动不停/诗人客地的情怀/最苦的是遥悲故土的沉沦/哎！中国，中国/你何时复生？！ （蒋光慈：《每回搔首东望》 《蒋光慈文集》第三卷第348页）

我的悲哀的中国/我的悲哀的中国/你怀拥着无限美丽的天然/你的形象如何浩大而磅礴/你身上排列着许多蜿蜒的江河/你身上耸峙着许多郁秀的山岳/但是现在啊/江河只流着很呜咽的悲音/山岳的颜色更惨淡而寥落！ ……易水萧萧啊，壮士吞仇敌/燕山巍巍啊，吓退匈奴夷/回思往古不少轰烈事/中华民族原有反抗力/却不料而今全国无生息/大家熙熙然甘愿为奴隶/哎哟！我是中国人/我为中国命运放悲歌/我为中华民族三叹息。 寒风凛冽啊，吹我衣/黄花低头啊，暗无语/我今枉为一诗人/不能保国当愧死/拜伦曾为希腊羞/我今更为中国泣/哎哟！我的悲哀的中国啊/我不相信你永沉沦于浩劫/我不相信你无重兴之一日。 （蒋光慈：《哀中国》 《蒋光慈文集》第三卷 第391页）

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以言气候，中国处于温带，不十分热，也不十分冷，好象我们母亲的体温，不高不低，最适宜于孩儿们的偎依。以言国土，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好象我们的母亲是一个身体魁大、胸宽背阔的妇人，不象日本姑娘那样苗条瘦小。中国许多有名的崇山大岭，长江巨河，以及大小湖泊，岂不象征着我们母亲丰满坚实的肥肤上之健美的肉纹和肉窝？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

的；废置而未曾利用起来的天然力，更是无限的，这又岂不象征着我们的母亲，保有着无穷的乳汁，无穷的力量，以养育她四万万的孩儿？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她养得更多的孩子的母亲吧。至于说到中国天然风景的美丽，我可以说，不但是雄巍的峨嵋，妩媚的西湖，幽雅的雁荡，与夫“秀丽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可以傲睨一世，令人称羡；其实中国是无地不美，到处皆景，自城市以至乡村，一山一水，一丘一壑，只要稍加修饰和培植，都可以成流连难舍的胜景；这好象我们的母亲，她是一个天姿玉质的美人，她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令人爱慕之美。中国海岸线之长而且弯曲，照现代艺术家说来，这象征我们母亲富有曲线美吧。咳！母亲！美丽的母亲，可爱的母亲，只因你受着人家的压榨和剥削，弄成贫穷已极；不但不能买一件新的好看的衣服，把你自己装饰起来；甚至不能买块香皂将你全身洗擦洗擦，以致现出怪难看的一种憔悴褴褛和污秽不洁的形容来！啊！我们的母亲太可怜了，一个天生的丽人，现在却变成叫化的婆子！站在欧洲、美洲各位华贵的太太面前，固然是深愧不如，就是站在那日本小姑娘面前，也自惭形秽得很呢！

听着！朋友！母亲躲到一边去哭泣了，哭得伤心得很呀！她似乎在骂着：“难道我四万万的孩子，都是白生了吗？难道他们真象着了魔的狮子，一天到晚的睡着不醒吗？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伟大的团结力量，去与残害母亲、剥削母亲的敌人斗争吗？难道他们不想将母亲从敌人手里救出来，把母亲也装饰起来，成为世界上一个最出色、最美丽、最令人尊敬的母亲吗？”朋友，听到没有母亲哀痛的哭骂？是的，是的，母亲骂得对，十分对！我们不能怪母亲好哭，只怪得我们之中出了败类，自己压制自己，眼睁睁的望着我们这位挺慈祥美丽的母亲，受着许多无谓的屈辱，和残暴的蹂躏！这真是我们做孩子们的不是了，简直连一位母亲都爱护不住了！

……

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决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

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中国民族在很早以前，就造起了一座万里长城和开凿了几千里的运河，这就证明中国民族伟大无比的创造力！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线内的汉奸卖国贼，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的发挥出来。……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方志敏：《可爱的中国》第12—24页）

老赵三立到桌子前面，他不发声，先流泪：

“国……国亡了！我……我也……老了！你们还年青，你们去救国吧！我的老骨头再……再也不中用了！我是个老亡国奴，我不会眼见你们把日本旗撕碎，等着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不是亡……亡国奴……”（萧红：《生死场》第92页）

王廷钧　（拦住她的话）女人是人，但是没有救国的责任。（用一种说服的态度）我跟你讲过很多次了，即使国家有了什么不幸，天下后世，也决不会责备到你们女人身上的。

秋瑾　错了，救国是每个人的责任，不要旁人夸奖，也不怕旁人责备。（掉转话头，好象想起了什么似地）唔，对了，你说！你不仅是一个有责的匹夫，而且是一个吃了国家俸禄，吃了民间脂膏的官吏，你自己尽了你的责任没有？吃花酒，打牌，这算是你的“在其位、谋其事”吗？我跟你说，中国好好一个几千年的大国度，弄成现在这个极穷极弱的地步，大部分都是你们这班醉生

梦死，只知自己、不知国家的官儿的责任！　（夏衍：《秋瑾传》　《夏衍剧作集》第一卷第130页）

当时的中国号称东亚病夫。分析起来，一丝不错。内症哩，五痨七伤，外感哩，风寒暑湿还兼跌打损伤。但人民偏要生活，也不服输。他们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没过过这样倒死不活的日子！以前么，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别的不说，就是讨口叫化也容易过日子，一天随便也可讨上三餐饱饭，两文制钱到鸡毛店去睡一宵安逸觉。一年四季，只要不是诸事不宜的黑道日，哪条街，哪个乡场，哪处村庄，不办几件红白喜事？到时候，走到大门口说几句好听话，立刻鸡鸭鱼肉便大盆大盆地端出来吃；虽说是剩八碗，到底算油大呀！遇着贤惠主人家，还有几斗碗土老酒或者壶把烧刀子喝哩。自从庚子年洋人打败了义和团、红灯照，打败了马军门的甘肃回兵，世道就变啦。洋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歪，不管是我们的什么东西，看上了就要，不给哩不行。依我们的脾气么，还是照从前打教堂样，大家破住拿几条人命抵住，打他一个落花流水，想来洋人们也才有点畏惧。可是如今又不同罗，皇帝家怕洋人，官家怕洋人，吃粮的、当公事的全怕洋人。从前读书人和城里绅粮们还替我们说几句公道话，也肯出头给我们撑一下腰杆，自从开了洋学堂，读书人也不象从前读四书五经的样子，也跟着西太后、李鸿章那般怕洋人的人学坏了。口头是胡说八道，把一些洋人夸得天上有、地下无；又夸洋人富，又夸洋人强。洋人富吗？要是富，那又为什么要来中国做生意？专门赚我们的钱？不要他们做生意，还带起洋丘八儿来抢？强么？要不是依仗着几尊开花炮，几条火轮船，叫他们光用刀矛来和我们拼罢！那，才看得出哪个当真强，哪个当真弱！总而言之，现在这种倒死不活的日子，都是洋人搞成的。（李劼人：《大波》　《李劼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82—83页）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吉鸿昌：《就义诗》　《革命烈士诗抄》第146页）

华夏就是这样的国家，零星的干犯，是惹不起她的气忿的，她有海量的涵容；点滴的创伤，她是不关痛痒的，她有百个千个的容忍；不过一朝一夕，时光慢慢地过去，干犯她的，要敬畏她了，要跪倒在她的面前，求她的宥恕了；一处处创伤要渐渐地复原，渐渐地健康起来了。如簷滴之穿阶石似的，一切锢障都在时光的洗炼中屈服在她的腕下了。（吴伯箫：《话故都》《吴伯箫散文选》第5页）

人们离故乡越远，精神的距离反而越近；正如置身海外，或者周旋于异族之间，一个平时忽略的观念就会特别清晰，时时记起自己是黑发黄肤的中国人。（柯灵：《浮尘·执着》《柯灵散文选》第42页）

我生长在水乡，水使我感到亲切。如果我的性格里有明快的成分，那是水给我的，那澄明透澈的水，浅绿的水。（柯灵：《桐庐行》《柯灵散文选》第49页）

不论走到什么地方，人总是爱他的故乡的。尽管他乡的水更甜，山更青，他乡的少女更多情，他乡的花草湖光更温柔；然而，人仍然是爱他的故乡的，爱它的粗朴的茶饭更好吃，爱它的乡音更入耳，爱它淳朴的丝弦更迷人！（魏巍：《寄故乡》《魏巍散文集》第177页）

哦！曾经被历史抑制着的民族哟！有过多少副重轭毁坏了你的才能/毫无意义的征战、剥削、欺骗和迷信/怎么能不叫你悲叹自己的命运？（公刘：《听赞哈唱歌》《离离原上草》第110页）

飞 在五十多种语言中/有我们民族的声音/在五十多样器乐里/有我们民族的芦笙。 我们老人的眼睛/象其他民族一样有神/我们姑娘的歌唱/象其他民族一样多情。 高山上耕耘，密林里猎寻/一颗心，连接着几十颗心/我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是一个欢乐的家

庭。　那奔腾飞泻的苗岭瀑布呵/勾勒出我们民族的姿影/献给祖国的，是热恋/赠与兄弟的，是真诚。　在五十多条队伍里/有我们民族的进军/在五十多种呼声中/有我们民族的觉醒……（[苗族]石太瑞《我的歌》　《新诗选》一九八一年第80页）

我爱我生活着的祖国的土地，被长江与黄河甘美的乳汁润泽得更加温柔的土地。这里有过洪水，但也有制服洪水疏通河道的大禹；这里有过专制的王冠，但也有踏着蒺藜去捣毁王冠的英雄豪杰；这里有过鸦片，但也有烧毁鸦片的气壮山河的大火；这里有过吃人的筵席，但也有推翻这筵席的、不惜用鲜血浸染红旗的大群的猛士。我相信这土地上的许许多多同胞，心灵里都蕴藏着纯正的珍珠。（刘再复：《我爱我的温柔的土地》　《深海的追寻》第36页）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在你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呵！

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呵/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在地面的花朵/——祖国呵！　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涡/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呵！　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舒婷：《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　《双桅船》第83页）

又有哪一个俄罗斯人不喜爱驱车疾驰呢？俄罗斯人的心灵渴望陶醉，渴望放纵地玩乐一下，有时还爱说一句：“让一切都给鬼抓了去！”——这样的俄罗斯人的心灵怎么能够不喜爱驱车疾驰呢？怎么

能够不爱呢，如果在这驾车疾驰中蕴合一种激奋、神妙的感觉？仿佛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把你托在它的一翼翅膀上，于是你就向前飞去，周围的一切也都在飞：路程碑在飞，商人们赶着大篷车在迎面飞来，黑黝黝的枞树和松树林挟着伐木声和乌鸦的啼叫从两旁飞过，整条大路在飞，朝着逐渐隐消的远方不知道飞向哪里，这飞速的闪动真有点令人害怕，任何东西都来不及显示自己的形貌就飞逝不见了，仿佛只有头上的天空，片片的薄云，隐露的一弯新月才是静止不动的。哦，三驾马车！鸟儿般的三驾马车，是谁发明了你的？大概只有在一个大胆活泼的民族手里方才可能产生出你来，只有在景色庄重、横卧半个世界的平旷的国土上，方才可能产生出你来，任凭你自由驰骋着去计算里程，直等到你的两眼发花为止。看来，你不象是一件精巧玲珑的赶路用具，你身上没有拧上铁铸的螺钉，你是雅罗夫斯拉夫的一个麻利的庄家汉光用一把斧头和一把凿子草草赶做出来的。赶车人没有穿上德国制的高统皮靴：他蓬着一把大胡子，戴着一副无指手套，坐在一次鬼才知道的什么玩意儿上，可是，只消他抬一下身子，挥动一下马鞭，悠扬地哼起一只歌子来——马儿就会象一阵旋风似的飞奔起来，轮轴闪成了一个光滑的圆圈，只有道路猛地震动了一下，还有一个行人停下脚步，惊骇得尖叫了一声！车儿已经往前飞去，飞呀，飞呀！……一下子只能够远远望见有一件东西在卷起尖埃，钻进空气。

俄罗斯，你不也在飞驰，象一辆大胆的、谁也追赶不上的三驾马车一样？在你的脚下大路扬起尘烟，桥梁隆隆地轰响，所有的一切都被你超过，落在你的身后。旁观者被这上天创造的奇景骇呆了，停下了脚步：这可别是从天而降的一道闪电吧？这样怵目惊心的步伐意味着什么呀？是什么样的魔力潜藏在这人间未曾见过的马儿身上？哦，马儿，马儿，多么神奇的马儿呀！你们的鬣毛里是不是裹着一股旋风？你们的每条血管里是不是都竖着一只灵敏的耳朵？你们一听见来自天上的熟悉的歌声，就立刻同时挺起青铜般的胸脯，蹄子几乎不着地，身子拉成乘风飞扬的长线，整个受着神明的鼓舞不住地往前奔驰！……俄罗斯，你究竟飞到哪里去？给一个答复吧。没有答复。只

有车铃在发出美妙迷人的叮当声，只有被撕成碎片的空气在呼啸，汇成一阵狂风；大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在旁边闪过，其他的民族和国家都侧目而视，退避在一边，给她让开道路。（[俄]果戈里：《死魂灵》第311页）

我对自己的俄罗斯，这个奇怪、可爱又可憎的亲爱的祖国，是又爱又恨。我现在离开了它：因为我在政府机关里坐了二十年的冷板凳，需要出来散散心。我离开了俄国，在此地感到非常愉快和快乐，但是我已经预感到，不久即将回去。俗话说：花园的土地虽然肥沃……但是野莓果在这里长不好！（[俄]屠格涅夫：《烟》第38页）

乙 你又贫穷/你又富饶/你又强大/你又衰弱/俄罗斯母亲！　奴役压不服/自由的心/人民的心/就是真金！　人民的力量/强大无比/良心坦然/真理永生！　人民和谎言/不能共存/谁也不愿/为谎言牺牲。　俄罗斯昏睡着/一动不动/但是她地下/燃烧着火星——不唤而起/不召而来/一粒粒种子/汇成了山峰！　亿万大军/正在奋起/无敌的力量/终将得胜！　你又贫穷/你又富饶/你又苦难/你又全能/俄罗斯母亲！……（[俄]涅克拉索夫：《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第435页）

我知道，人们可能对我说，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时期：祖国的观念曾经爆发出极其辉煌的光芒，并且照到最荒僻的角落，使人的心怦怦直跳。我决不想否定这一点。从不管怎样愚昧，终究不是草木，因此共同的不幸总能拨响他们在平凡生活中寂然无声的心弦。我还碰到过一些人，他们对一八一二年的事件记忆犹新，他们曾经用自己的故事深深地打动过我年轻的心。那是一个伟大的考验的年头，只有全体俄罗斯人民的一致努力能拯救而且的确拯救了祖国的危亡。但是我这里说的不是这一类辉煌的时刻，而是没有理由需要激发感情的平日。在我看来，无论是在辉煌的年头，还是在平常的日子里，祖国的观念同

样应该是她的儿女们与生俱来的固有的观念，因为只有清晰地意识到她，人才有权自称为公民。

一八一二年，这是一部人民的史诗，只要俄罗斯人民存在，它便一代代传下去，永世不朽。但是我是另一个与一八一二年相似的历史时期（一八五三年——一八五六年的战争，即克里米亚战争）的目击者，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说，在这四十年的空隙之间，爱国主义的感情，由于缺乏哺育和生活上的磨练，已经大为逊色。大家的脑子里都还记得那代替打火石的染色木柄的燧发枪（俄国士兵当时所用的枪，只能射三百步远）。士兵军靴的纸板靴底、缝士兵服装的烂呢子、破烂的士兵皮袄，等等。最后，还记得起的是接替民团军官的经过，以及和约签订后买卖士兵退役证的生意经。当然，人们可以反驳我说，所有这些可耻的勾当都是个别人干的，无论是地主们（然而，他们是建立民团的首要的主持人），还是民众，都和他们无关。我很乐意假定，干这些事的最大的罪犯是某些个别人物，但是当他们干这些坏事的时候，不是有许多人在场而没有哼一声吗。笑声四起，可是谁也不曾想一想，那些行尸走肉的家伙在笑什么……

对祖国的概念尚且如此模糊，什么社会事业便更谈不上了。

（[俄]谢德林：《波谢洪尼耶遗风》第431页）

现在，你可在阵地上看到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了。你回去的时候，不知怎的不再理会一路上（直到那座击毁的戏院）呼啸着的炮弹和枪弹，你将怀着一种宁静而高尚的心情回去。主要是你获得了一个愉快的信念：塞瓦斯托波尔决不会被人家占领，不但塞瓦斯托波尔决不会被人家占领，而且俄罗斯人民的力量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动摇。这种信念的确立，不是由于你看到了无数的遮弹障、胸墙、纵横交错的壕沟、坑道和重重叠叠的大炮（这些东西你一点也不懂），而是由于你看到了他们的眼神、举止，听到了他们的谈吐，也就是所谓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的精神。他们的举动是那么利落，那么起劲，又那么从容不迫，使你相信即使繁重百倍的工作，他们也能胜任……他们是什

么都干得了的。你明白，鼓舞他们干劲的，不是你自己体验过的猥琐、虚荣、健忘之类的情绪，而是另一种有力得多的感情——这种感情使他们能泰然地处身在枪林弹雨之下，面对着比常人多百倍的死亡危险，并且在无休止的劳动、睡眠不足和泥泞之中过活。人不可能为了一个十字勋章，一个头衔或者受到威胁而忍受如此可怕的生活条件：一定另有一种崇高的东西在鼓舞他们。这就是俄罗斯人深藏在心里难得流露出来的感情——热爱祖国的感情。只有现在，塞瓦斯托波尔被围攻初期的故事——当时，那里没有工事，没有军队，没有保卫它的物质条件，但没有人怀疑它会向敌人屈服；当时，那位可以跟古希腊英雄媲美的柯尔尼洛夫，在检阅军队时说："弟兄们，我们宁可牺牲生命，决不放弃塞瓦斯托波尔！"而我们的不善于言辞的俄罗斯人就回答："我们宁可牺牲生命！乌拉！"——只有现在，这个城市被围攻初期的故事，对你才不再是美丽的历史传说，而是活生生的事实。通过刚才看见的人物，你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那些英雄，他们在艰苦的日子里决不垂头丧气，而是斗志昂扬，并且高高兴兴地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不是为了一座城市，而是为了祖国。这部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史诗，将久远地在俄罗斯留下伟大的影响，而史诗中的英雄就是俄罗斯人民……（[俄]列夫·托尔斯泰：《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一个地主的早晨》第108页）

一个民族，只有认识他们制度的长处，并重视，才有未来，才有历史地位。（[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312页）

在这半个俄国已经被占领、莫斯科的居民正在逃去远省、民兵正在一次接一次地募集起来保卫祖国的时候，设想全体俄国人，从最伟大的到最渺小的，都一心牺牲自己，拯救祖国，或哀哭祖国的沦陷，这在我们不生活在那些日子的人们，是很自然的。关于那时代的故事和记述，没有例外地只说俄国人的自我牺牲，爱国热情，失望，悲哀，和英勇。但是实际上并非那样。我们觉得是那样，因为我们只看

见那时代一般的历史的兴趣，未看见那些人所具有的一切个人的人类的兴趣。但是，实际上，那些当时的个人的兴趣远远超出一般兴趣之上，因而它们经常使人觉不出或甚至注意不到公共的兴趣。当时大多数人并不注意天下大事，只用他们私人的兴趣来作他们的行动的指导，他们也就是当时从事最有用的活动的那些人。

那些努力了解天下大事、并且凭着自我牺牲的精神和英雄气概来参加的人，乃是社会中最没有用的分子，他们颠颠倒倒地看一切事情，他们为公共福利所做的一切，结果都是无用的和愚蠢的——例如抢掠俄国乡村的彼尔的联队和马芒诺夫的联队，年青的太太小姐们准备的永远没有达到伤员那里的纱布，等等。连那些喜欢说聪明话、发泄感情、讨论俄国当时的处境的人，也在他们的谈话中不知不觉地加上一种装模作样的意味，或是对某些人的无益的责备和愤恨，而那些人是为了没有人能负责的行为受到指责的。在历史事件中。禁止我们吃智慧树的果子的戒律是格外合用的。只有不自觉的行动有结果，在一个历史事件中演一个角色的人永远不懂得它的意义。假如他用力去了解它，他的努力是没有结果的。

一个人参加当时在俄国发生的事件越密切，他就越不明白那事件的意义。在彼得堡和离莫斯科远一点的各省，太太小姐们，和穿民事制服的先生们，为俄国和它的古都恸哭，也谈论自我牺牲，等等；但是在退到莫斯科后方的军队中，就很少人谈到或想到莫斯科，他们见到那里烧过的废墟的时候，没有人发誓向法国人报仇，他们却想发饷，想他们下一站的住处，想随军女商人马特劳希加，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1579页）

总之，罗斯托夫采夫的话中经常都表现出一种自豪感。自豪什么呢？当然，自豪的是我们罗斯托夫采夫一家是俄罗斯人，真正的俄罗斯人；自豪的是我们过着完全独特的、简朴的生活，真正的俄罗斯生活，没有也不可能有比这更美好的生活了，因为，简朴的只是外表，而实质是富足的；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俄罗斯历史精神的合理产

物，而俄罗斯又比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更为富裕、强大、正直和光荣。难道只有罗斯托夫采夫一个人具有这样自豪感吗？后来我发现，许多许多的人都具有这种自豪感，而现在我另外还看到，甚至在那时这种自豪感都已成为时代的表征了，可以特别强烈地感觉得到，而且不仅在我们一个城市里。（[俄]伊万·蒲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第79页）

“你说得真对：俄罗斯人是人间的演员。他会表演和感觉一切，也能领略人家的文化和人家的风俗，同时却又忠实于自己的东西。真的，你说得妙极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对自己要求这样严格。我们是一个演员的民族，一个艺术家的民族”。（[苏]巴甫连柯：《幸福》第147页）

谁做为朋友到过中国/谁访问过中国的城市或农村/谁就记得你们，身穿朴素的衣服/精神富有，胜过世界上的一切富绅。　　你们对自己的要求无比地严肃/你们能做出一切，你们能主宰万物/你们既可以拖着石碾，压平大道/你们又可以穿上戏装，跳起龙舞。　　你们能让饥饿的人有吃有住/你们用公社的光芒照亮新时代的道路/你们把和平送到遥远的西藏/让曙光普照边疆各个民族！　　你们不怕路远，走遍四方/用全副精力把劳动颂扬/从钢铁巨人鞍山的高炉/到新疆地下富饶的矿藏。　　你们专心学习，忘掉世上的一切/牺牲时，你们多英勇，哪管年轻力壮/为了孩子们能在坟前欢乐地游戏/为了让百花欢呼：再没有死亡！　　有的只是生命！　在新生的人民当中/在英雄的身上，可以看到可爱的国家/你们经受过人间一切苦难/最大的牺牲由你们承担。　　可是你们活着！　首都改变了面貌/你们在改变人的生路、河的流道/我们的好朋友呵，中国人/我们只能为你们感到骄傲！（[苏]尼·谢·吉洪诺夫：《中国人》　《苏联当代诗选》第143页）

他说，他的人民是世界上最公正、最宽宏大量的人民，因为不论哪个民族的精神力量和历史气魄，都不能同它相比。这是一个对别人的不幸极其敏感的民族，是一个唱着缓慢而又哀伤的歌的民族。维赫罗夫象欣赏一阕夜曲一样，心驰神往地赞颂着俄罗斯民族对纯洁、高傲的人民的信仰，在漫漫的岁月里，这种信仰犹如明亮的灯火，照耀着风雨交加的夜晚。他倾注着全部热情，为的是使眼前这位萍水相逢的姑娘，得以解脱噩梦的羁绊。他认为，想取得人民的承认，首先要付出忘我的劳动，因为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哪怕是最微小的功过，能够逃脱人民的视野。（[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第246页）

曾在古远的年代，大地上的其他民族/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辛勤劳动的榜样/直到如今，万里长城还依然高耸/伟大的运河上依然是清波荡漾。　　正象从山岩里滚流不息的清泉/在闪耀着宝石的光亮/在干燥的荒原上，在敦煌的千佛洞里/好多世纪以前的壁画仍在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正象古代的典籍保留下了人民的智慧/在长年的炎热照晒之下，它们永没有褪色/中国人民的历史，也牢不可破地/印刻在中国人民的事业上。（[苏]阿·阿·苏尔科夫：《人民的心》《苏联当代诗选》第123页）

他沉默了，咬紧牙根，抱着伤手摇晃起来。

“疼吗？”

他指指心口：“我这儿疼。这儿疼，丽达，疼极啦！……我害了你们，害了你们五个。可是为了什么？为了这十来个德国鬼子吗？”

“为什么要这样说……事情是明摆着的，战争嘛……”

“在战争时期，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以后，到了和平时期呢？到那时也能理解为什么你们非死不可吗？为什么我不放这些个德寇过去，偏偏要采取这样的决定呢？如果将来有人质问我：你们这些男子汉怎么搞的，为什么没有把我们的妈妈保护好，使得她们饮弹而死

呢？你们为什么把她们交给了死神，而自己反倒安然无恙呢？你们是在保卫基洛夫铁路和白海运河吗？可是那边不是也有保卫部队，而且人数比五个姑娘跟一个带着手枪的准尉要多不知多少倍呀！我怎么回答他们的质问呢！”

“不必这样，”她轻轻说，“祖国的疆界又不是打运河才开始的。完全不是。我们是在保卫祖国。首先是祖国，而后才是运河。”（〔苏〕鲍里斯·瓦西里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第144页）

不，在战场上冲锋的那个士兵，当他向着呼啸的子弹猛扑上去的不可思议的一刹那，是什么也不会思索的。他没有想到别人，也没有想到自己，顿时就牺牲了，为的是给国家收复国土，给那些也许还未出生的孩子们，收复世世代代相传的祖国：……（〔苏〕科茹霍娃：《一生不能死两次》第197页）

祖国呵！……祖国始终屹立在瓦吉姆眼前，雄伟强大，同时又灾难深重，遍体鳞伤。但因此就能减轻对她的爱吗？……不能，应当更加热爱她，因为她是你的，她使你的眼睛看到了生活，你在战斗中保卫着她，和她共患难，和她一起挨饿，但你一切都忍受了过来，就是为着保卫她呵！你不惜自己的生命和她一起前进，好让她变得更美丽！……（〔苏〕亚历山大·鲍依琴柯：《青春》第198页）

人们在祖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的时候，心里总存着一种幻想，以为那些街道和自己无关，这些窗子、这些屋顶、这些门，都和自己不相干，这些墙壁也和自己没有关系，这些树木不过是一些无足轻重的树木，自己从来不进去的房屋也都是对于自己没有用处的，脚底下踩着的石块路面只不过是一些石块而已。可是，日后一旦离开了祖国，你就会感到你是多么惦记那些街道，多么怀念那些屋顶，窗子、和门；你会感到那些墙壁于你是不可少的，那些树木是你所热爱的朋友；你也会认识到你从来不进去的那些房屋，却正是你每天都去的地

方；在那些铺路的石块上，你也曾留下了你的肝胆，你的血和你的心。那一切地方，你现在见不到了，也许永远不会再见到了，可是你还记得它们的形象，你会觉得它们妩媚到使你心痛，它们会象幽灵一样的忧伤，显现在你的眼前，使你悠然见到了圣地，那一切地方，可以说正是法兰西的本来面目；而你热爱它们，不时回想它们的真面目，它们旧时的真面目，你并且在这上面固执己见，不甘心于任何改变，因为你眷念祖国的面貌，正如眷念慈母的音容。（[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二册第536页）

凡是忠诚地为祖国而献身的人们/都有权让群众来在他们灵前礼魂/在最美的名字中数他们名字最美/一切光荣比他们都只是过眼云烟/为着使他们在墓里安眠/全国人民把他们象慈母一般抚慰。（[法]雨果：《国殇》 《法国近代名家诗选》第129页）

在他以前的多少克拉夫脱，都曾经受过象他今日这样的磨难，尝过这逗留祖国的最后几分钟的悲痛。永远流浪的种族，为了独立不羁，精神骚乱而到处受到放逐，永远受着一个内心的妖魔播弄，使它没法住定一个地方，但它的确是个留恋乡土的民族，尽管给人驱逐，它自己倒轻易舍不得那块土地……

如今是轮到克利斯朵夫来经历这些途程了；……早先他不是渴望离乡的吗？——是的，但一朝真的走了出来，又觉得心碎肠断。人非禽兽，怎么能远离故土而无动于衷呢？苦也罢，乐也罢，你总是跟它一起生活过来的；乡土是你的伴侣，是你的母亲：你在她心中睡过，在她怀里躺过，深深的印着她的痕迹；而她也保存着我们的梦想，我们的过去，和我们爱过的人的骸骨。（[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二册第272页）

……前面说过，女房东是她的同乡，而苏格兰人在见面、交往、互助中表现出来的热情，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出自偏见和情感

狭隘，相反，它是来源于无可非议的十分宝贵的爱国主义意识和那样一种为长期生活实践所确定的信念：一个民族的习俗和准则在某种程度上必然表现于个别人的性格之中。无论如何，如果这种广为流传的民族情感被认为是更加密切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并从而使人们对那些处境困难的同乡助以一臂之力的话，那么我们觉得这种情感表现出来的慷慨行为不仅是积极的，而且是富有成效的，比空泛的博爱原则要好得多——我们有时看到那种博爱原则被当成了对任何个别人都不屑予以一助的借口。（[英]华特·司各特：《爱丁堡监狱》第353—354页）

……我相信，一个粗犷、荒凉的国度，其居民之间的联系要比一个优雅、富饶国度的居民之间的联系有更多的共同点；他们的先辈绝少改变他们生息繁殖的居处；他们对于在本国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记忆都是相同的和确切的；他们之间无论高低贵贱更加关心彼此的幸福；他们把血缘和亲族的感情看得重得多——一句话，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爱国精神（即使偶然显得有点过于不近情理但仍然使人肃然起敬）对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更大的影响。（[英]华特·司各特：《爱丁堡监狱》第494页）

“因为世界上惟有土地这东西是天长地久的……凡是身上含有一滴爱尔兰血的人，总是把他们所居住的土地当做自己母亲般看待的……惟有这东西是值得忙碌的，值得战斗的，值得拚死的。”（[美]马格丽泰·密西尔：《飘》中第515页）

怒吼吧，中国/怒吼吧，东方的老狮子/喷火吧，东方的黄龙/你不能再忍受欺凌/打远古起你从来不/窃取别人的东西/沉睡的老野兽/人们只知道你是精绘瓷器的人/吟诗作赋的人/制造焰火的人。（[美]兰斯敦·休斯：《怒吼吧，中国！》《美国现代诗选》第398页）

这是经典的美国情景/一辆汽车停在路边/一个男人正在修理。（[美]路易斯·辛普森：《美国经典作品》 《美国现代诗选》第729页）

世界之不完善/真是个负担，只要你意识到，只要你/想起它。（[美]勒罗依·琼斯《狂舞者》 《美国现代诗选》第804页）

我实在希望白人别来写我的生活/因为他们从来不懂黑人的爱就是黑人的财富/他们会大谈我苦难的童年而不明白/我一直很幸福（[美]妮基·乔伐尼：《妮基·罗莎》 《美国现代诗选》第817页）

我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在我心中早就晓得/在哪里我找到了朋友，我就在哪里重生/他带来了生命的奇妙。 （[印度]泰戈尔：《诗选》第179页）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戈拉，告诉我，印度在心目中是十分真实而且清清楚楚的吗？你日日夜夜地想着她，但你是怎么想的呢？

戈拉停下笔，用锐利的目光盯着毕诺业看了一会儿。然后放下笔，靠在椅背上说：“轮船在大洋上航行，船长不论是在工作或休息的时候，心里总是想着对岸的港口，我也是这样无时无刻地不在想着印度”。

“你的印度在哪里？”毕诺业追问道。

“在的这个罗盘日日夜夜指着的地方。”戈拉把手按在心上大声说，“在这儿，——不在你那位马什曼写的《印度史》里。”

“你有一个用罗盘对准的特定的港口吗？”毕诺业继续问。

“怎么没有！”戈拉充满了信心地说，“我的事业可能失败，我可能淹死，但那个‘伟大的命运之港’是永世长存的。它就是我那十全十美的印度——它有着极其丰富的知识、道德和财富。你敢说这样

的印度不存在吗？难道除了撒谎欺骗之外，就没有别的了吗？只有你这个加尔各答和它的办公楼、高等法院和气泡一样靠不住的砖头房子吗？呸！”

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注视着毕诺业。毕诺业默默无言地想出了神。

戈拉接着说：“我们在这儿学习，到处找工作，毫无道理地象牛马一样从上午十点干到下午五点——只因为我们把这个恶魔的假象当做印度，三亿五千万人民就该尊敬虚假的东西、把虚假的世界说成是真实的、自我陶醉地走来走去吗？尽管我们竭尽全力，我们能从这个虚假的海市蜃楼里得到生命力吗？这就是我们逐渐虚弱、逐渐死亡的原因。但那边有一个真正的印度，富裕美好的印度，除非我们把脚跟站在那边，我们的头脑和心灵都不可能从它那里吸取生命的源泉。因此，我说，忘掉一切吧——忘掉书本知识、虚假的头衔、买办生活的诱惑；让我们顶住这一切，把船驶向那个港口。如果我们的船一定要沉没，我们一定要淹死，那么就死吧。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样做是至关重要的，至少它可以使我永远不会忘记印度的真实而又完整的形象！”（[印度]泰戈尔：《戈拉》第23页）

我看得很清楚，今天你面对着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决不能小看它。如果你想认识真理，你就得把整个心都放进去，别无他法。但愿有一天我的真理也会同样清楚地显示在我眼前，这是我平生的愿望。过去你一直满足于书本上的爱情知识。热爱祖国的知识，我也只是从书本上得来的。现在你经历了真正的爱情，知道它比书本上写的不知要真挚多少倍，它要求占有整个你，无论走到哪儿，你也躲不开它。一旦我对祖国的热爱变得无比强烈，我也就无从逃避了——它将要吸尽我的财富和生命，鲜血和骨髓，天空和光明；事实上，我的一切。祖国的形象将是多么奇妙美好、多么清晰明澈呀——它的痛苦与欢乐将是多么强烈和无法抗拒呀！转瞬之间，它那汹涌的激流就会冲破生死的界限。这些在我听你讲话的时候，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你的生

活中的这种经验也会给我带来新的生活。我不知道能否理解你所感觉到的东西，不过我好象能够通过你，体会到一点我一直渴望得到的感受。（[印度]泰戈尔：《戈拉》第90页）

（2）渺小和伟大的辩证统一

——个人·集体·社会

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

愤恨只是恨恨而死的根苗，古人有过许多，我们不要蹈他们的覆辙。（鲁迅：《热风·恨恨而死》《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60页）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鲁迅：《而已集·小杂感》《鲁迅全集》第三卷第531页）

社会的生命，无论是看纵剖面，是看横截面，都象一种有机的组织。从纵剖面看来，社会的历史是不断的；前人影响后人，后人又影响更后人；没有我们的祖宗和那无数的古人，又那里有今日的我和你？没有今日的我和你，又那里有将来的后人？没有那无量数的个人，便没有历史，但是没有历史，那无数的个人也决不是那个样子的个人。总而言之，个人造成历史，历史造成个人。从横截面看来，社会的生活是交互影响的：个人造成社会，社会造成个人；社会生活全靠个人分工合作的生活，但个人的生活，无论如何不同，都脱不了社会的影响；若没有那样这样的社会，决不会有这样那样的我和你；若没有无数的我和你，社会也决不是这个样子。（胡适：《不朽》《胡适文存》卷四第111页）

欲研究一国家或一都会中某一时期人民的生活，任取其生活现象中的一粒微尘而分析之，也能知道其生活全部的特质。（李大钊：《新的！旧的！》《李大钊选集》第97页）

我想人生不可解而可解，不可究诘而可究诘。离开了人的观点，或从天文学的观点，或从生物学的观点，人生只是宇宙大化中的一粒微尘而已。但是取了人的观点，就有了个范围，定了个趋向。既讲人，不能不求其进步，不能不求其好——物质方面跟精神方面都好，而且必须大家好，不能单让一部分人好，其他的人不好。这就产生了为大众服务，努力将自己的成绩贡献于大众的想头。个人的名利有什么可以追求的呢？惟有实实在在的成绩足以贡献给大众，在大众的海洋里加增一点一滴的，才是生命的真意义，才算没有虚度短短的几十年的寿命。（叶圣陶：《佩弦的死讯》《叶圣陶散文甲集》第623页）

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冰心：《春水》《冰心文集》第二卷第70页）

生命真是无处不在。孤立的个人在这世界中并不算什么。我觉得我的个人生命的发展是与群体生命的发展有连带关系、永远分不开的。所以把个人的生命拿来为他人而放散，甚至为他人而牺牲，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反而正如法国天才哲学家居友所说："这个扩散性乃是真实的生命之第一条件。"何况我们的心中有着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爱，更多的欢乐，更多的眼泪，比我们的自己保存所需要的不知多过若干倍。我们拿它们来分给他人，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巴金：《〈幸福的船〉序》《巴金选集》第八卷第129页）

将个人的感情消溶在大众的感情里，将个人的苦乐联系在群体的苦乐上，这就是我的所谓"醉"。自然这所谓群体的范围有大有小，但"事业"则是一个。（巴金：《醉》《巴金选集》第八卷第

197页）.

在人人都只知道有“我”的时候，忘我的境界是不易体会的微妙的境界，也是最圣洁、最崇高，在市侩庸俗的生活里难以企及的境界。那象半夜的钟声，它波动着深远的令人起静穆之感的音响；也象深谷的花朵，它散发着清越的素淡的幽香。

……

把全副精力都集中到自己所爱的，所向往的，或所行动的事物里，而沉浸到里面，淹没到里面，融化到里面的，就是忘我。……

……还没有开口就怕别人见笑，你怎么能会说一口流利的语言呢？因为太注意自己，就失掉把握自己所从事的事物的能力了啊。要忘我！

对自然与人生，真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徒览万物，而又渗入万物与万物成了浑然一体的是忘我的境界。所以常常学识最渊博，志趣最超拔，最有素养，最富建树的人，倒有时天真得象一个纯洁的孩子，或竟带了几分傻气——穿了彩衣作小儿戏来娱乐双亲的老莱子，那是人人都晓得的——原因是他心有专注，世俗的礼仪习惯他都没有工夫分心，也觉琐屑不足注意啊（正所谓不失赤子之心）！……所谓“大智若愚”该是这种事理吧。

……

只有忘我，才能牺牲自我，发扬自我，成就自我。忘我才有真我在（依照哲学的矛盾统一律这是解释得通的吧）！

实在说，站在无限大的空间——整个宇宙的观点上，站在无限长的时间——整个人类历史的观点上，一个我算什么呢？论体积太微末，论寿命也太短促了。只就个人的口腹衣着，或暂时的安适愉乐，而努力，而挣扎，有着多大的意义呢？结果将自己应有的几岁年纪打发完了，最后还不是两手一松在泥土里赚一把把腐臭的枯骨吗？所以非有超出于自我的目的不可，非有超出于自我的理想不可！席勒说：“国家太小了，世界才是我们的题目。”马克思说：“我是一个世界

的公民。我所在的地方，都要工作。”把这些同样意思的话另换一句，我们也应当说：个人太小了，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整个人类的事。

（吴伯箫：《论忘我的境界》 《吴伯箫散文选》第157—161页）

一列火车是一个社会。在火车上我们可以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形容面貌，言语行动，思想感情，在那些人物身上会是各有特点的。一个美好的形象，也许只凭一面就在记忆里长久不忘。一段精辟的谈话，也许会使两个陌生的人忽然发现是彼此久仰的朋友。（吴伯箫：《火车，前进！》 《吴伯箫散文选》第264页）

我认识到，这个世界有玫瑰，但也有荆棘。（萧乾：《梦之谷》《萧乾选集》第一卷第95页）

唯有共同的美梦，共同的劳动/才能够把人们亲密地联合在一起/创造出的幸福不只是属于个人/而是属于巨大的劳动者全体。（何其芳：《回答》 《中国新诗萃》第55页）

当你拾着贝壳，在那辽阔的海滩上留下转眼消灭的脚印时，我想每个人都会感到个人的渺小，但看着那由亿万的沙粒积成的沙滩和亿万的水滴汇成的海洋，你又会感到渺小和伟大原又是极其辨证地统一着的。没有无数的渺小，就没有伟大。离开了集体，伟大又一化而为渺小。（秦牧：《海滩拾贝》 《长河浪花集》第203页）

社会是人们最好的教师。（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第180页）

过去，人们爱用什么阶级斗争、你死我活这一类的字眼。好象只有在敌对的营垒之间，才会发生如此激烈的冲突。难道在同一营垒之内，新的、进步的观念和旧的、陈腐的观念的冲突会比这和缓一些

吗？纵使不提你死我活，但也找不到恰能说明其激烈程度的词汇了。

那些旧观念，根深蒂固地渗透在许多人的意识里，并且被视为天条而不可犯。

这些旧观念有时真象一道罗网，把所有的人都紧紧地罩住、捆住。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要是这里面有一个人死去了，腐烂了，谁也别想松动一下手脚把这腐烂的尸体处理掉，谁也别想把鼻子伸到罩子外面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大家就这么臭着、熏着。

历史必须淘汰这许多人会拚死命去维护的天条。困难就困难在这些人，偏偏又是自己的同志，甚至是好同志。

然而，共产党人是什么呢？是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人。

现在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天经地义。（张洁：《沉重的翅膀》第75页）

……任何社会、任何家庭都不可能凝固在一种状态中。在流逝的时间里，社会生活中总是充满了矛盾冲突，作为个人，他在自己的命运发展中，总是既会有喜乐，也会有哀愁。（刘心武：《钟鼓楼》第336页）

岁月悠悠。时间毫不间歇地流逝着。人们落生在这个世界上，最早意识到的是包围着自己的空间。这空间有着长度、宽度和高度，其中充满了各异的形态、色彩与音响……而后人们便意识到还有着一种与空间并存的东西，那便是摸不着、握不牢、拦不住的时间。在所存在的空间里度过着不断流逝的时间，这便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于是乎喜、怒、哀、乐，于是乎生、死、歌、哭……

但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是单独地存在着。他必与许许多多的人共存于一个空间之中，这便构成了社会。而在同一个社会中，人们的阶级意识不同，政治方向不同，经济利益不同，人生态度不同，道德品质不同，文化教养不同，性格旨趣不同，生理机制不同，竞争能力不同，机遇遭际不同……于是乎便相争相斗，相激相荡，相斥相离，相

轻相嫉……同时也必定伴随着相依相靠，相汇相融，相亲相慕，相尊相许……而这种人类社会的流动变化，从整体角度来说，便构成了历史；从个体角度来说，便构成了命运。

在匆匆流逝的时间里，已经和即将有多少人，意识到了一种神圣的历史感和庄重的命运感呢？（刘心武：《钟鼓楼》第375页）

大地的花是共赏的，但耕耘的劳力，是他一个人付的。

……

种树不乘凉，栽花不自赏。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呵！——这是栽花人的精神！（彦火：《栽花的人》《枫杨与野草的歌》第55页）

不是每个人都要站在第一线上的，各人应该做自己份内的工作。工作是随处都可以找到的。好好地劳动着，等最后休息的时候到来，再安安静静地休息。我们渴望得到光荣重要的社会地位，这种野心不过表示我们自己还没有成熟，表示对自己的很大的轻视而已。结果就产生依赖外界环境的心理。（[俄]赫尔岑：《谁之罪》第174页）

任何活动如果没有个人利益做基础，是不可能持久的。……自古以来哲学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寻求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必要联系。（[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312页）

就是在最好的、最友善的、最单纯的人生关系中，称赞和推许也是必要的，正如滑油对轮子是必要的，可以使轮子转得快。（[俄]列夫·托尔托泰：《战争与和平》第49页）

谁要是过分谦让恭顺而使人感到不安，往往会很快变得过分苛刻挑剔而叫人难受。（[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433页）

需要的就是耐性，一个人想成为有益的人，做一切事情总必须要有耐性。（[俄]车尔尼雪夫斯基：《序幕》第168页）。

我感到伤脑筋的是，对于过去的情况应该使孩子们了解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我们的祖祖辈辈受尽了丑恶的、不人道的庸俗社会制度的压迫，父辈们为造福子孙后代而奋起反抗。这一切应不应该都让孩子们了解呢？过去有许多事情，今天连我这个行将就木的人也情愿把它忘得一干二净。有一点非常妨碍我和孩子们交谈，这就是：我相信世上需要的是具有另外一种经历、另外一种知识的人，而不是象我这样一个知识庞杂、身世凄凉的人。我认为，现在孩子们的思想跟他们的父辈不同。我觉得，通过孩子们的大量信件和我对孩子们的观察，可以这样说：他们中间的集体主义感情有着明显、迅速的发展。这种感情是以他们对集体劳动成效的认识为基础的。孩子们成长为集体主义者，这是我们当今的一个伟大成绩。我认为这是无容置辨的事实，它将在现实生活中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的敌人也许会说：在集体主义势力的影响下，个性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和压抑。这种陈词滥调对于那些精神上的盲人来说自然还没有失去它的意义，但在明眼人看来，事情很清楚。集体使人具有完全另外一种个性心理，使人变得更积极、更坚定、更具有行动的决心，决心用集体的意志去建设生活。（[苏]高尔基：《苏联记游》《高尔基文集》第十六卷第630页）

“光是一个人，他就不可能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看得很清楚，”叶戈尔·伊凡诺维奇想。“这个人人信服的道理可以用一种同样是人人信服的反证来论证。真理——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苏]萨·丹古洛夫：《库兹涅茨桥》第16页）

正因为一个生存物是由两个不同的生存物组织而成的，而保持团结的必要，更显然地标志出对于造物主的命令的顺从，因此人们得以

创立宗教法规。正因这一保持团结的必要，是人们行动的最好保障，因而创立了公民的法律。（[法]孟德斯鸠：《波斯人的信札》第135页）

……每一个人，从最高阶级到最低阶级的人，在社会生活的阶梯上都有他的位置，在他的周围，聚集着一个利害相关的小世界，是由许多乱跳乱蹦的原子组成的，就象笛卡儿的世界一样。但这些小世界总是愈到上面愈大，就象一个倒转的螺旋形似的，其着地的部分只是一个尖尖，全凭运动的平衡力方不至跌倒。（[法]大仲马：《基度山伯爵》第一册第194页）

人类没有小事，犹如植物没有小叶，世纪的面貌是岁月的动态集成的。（[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一册第149页）

人类社会在某些时候是有它的谜的，对于智者这些谜变成光明，对于无知者这些谜变成黑暗、暴力和野蛮。哲学家迟疑着不敢谴责。他要考虑这些问题所产生的混乱。这些问题象天上的云一样，在经过的时候总要在地上投下暗影。（[法]雨果：《九三年》第213页）

人类的各个社会全有剧院里面所说的那种“第三地下层”。在社会的土壤下面，处处都有活动，有的为善，有的为恶。这些坑道是层层相叠的。有上层坑道和下层坑道。在这黑暗的地下层里，有一个高区和一个低区，地下层有时会崩塌在文明的底下，并因我们的不闻不问和麻木不仁而被践踏在我们的脚下。百科全书，在前一世纪，是一个坑道，几乎是露天的。原始基督教义的一种未受重视的孵化设备——黑暗，它只待时机成熟，便在暴君们的座下爆炸开来，并以光明照耀人类。因为神圣的黑暗有它潜在的光。火山是充满了黑暗的，但有能力使烈焰腾空。火山的熔液是在黑暗中开始形成的。最初举行弥撒的

地下墓道，不仅只是罗马的地下建筑，也是世界的坑道。①

在社会建筑的下面有着形形色色的挖掘工程，犹如一栋破烂房屋下面的错综复杂的奇迹。有宗教坑道，哲学坑道，政治坑道，经济坑道，革命坑道。有的用思想挖掘，有的用数字挖掘，有的用忿怒挖掘。人们从一个地下墓道向另一个地下墓道互相呼应。种种乌托邦都经过这些通道在地下行进。它们向各个方向伸展蔓延。它们有时会彼此接触，并相互友爱。让·雅克②把他的尖镐借给第欧根尼，第欧根尼也把他的灯笼③借给他。有时它们也互相排斥。加尔文揪住索桑④的头发。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或中断这一切力量向目标推进的张力，和那些在黑暗中往、来、起、伏，再起，并从下面慢慢改变上面，从里面慢慢改变外面的同时广泛展开的活动；人所未知的大规模的蠕动。社会几乎没有意识到这种给它留下表皮、换掉脏腑的的挖掘工作。有多少地下层，便有多少种不同的工程，多少种不同的孔道。从这一切在深处进行的发掘中产生出来的是什么呢？未来。

人们愈往下看，所发现的活动者便愈是神秘。直到社会哲学还能够认识的一级，活动总还是好的；再下去，那种活动便可怕了。到了某一深度，那些洞窟孔道便不再是文明的精神力量所能够钻得进的，人的呼吸能力的限度已经被超出；魔怪有了开始出现的可能。

这下行梯阶是奇怪的；它的每一级都通到一个哲学可以立足的地下层，在那里面，人们还可以遇到一个那种工人，有的是高明的，有的不成人形。在杨·胡斯的下面有路德，在路德的下面有笛卡儿，在

注：① 基督教在四世纪以前受到罗马帝国的仇视，教徒常被杀害，因而在地下墓道里秘密举行宗教仪式，宣传教义。地下墓道原是废弃了的采矿坑道。罗马人火化死人尸体，而基督教徒一定要埋葬尸体，废矿道便成了基督教徒的墓地。

② 让·雅克是卢梭的名字，尖镐应是指他的笔。

③ 第欧根尼一次白天提着灯笼在雅典城里行走，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找一个人"。

④ 索桑，新教徒，意大利人。

笛卡儿的下面有伏尔泰，在伏尔泰的下面有孔多塞，在孔多塞的下面有罗伯斯庇尔，在罗伯斯庇尔的下面有马拉，在马拉的下面有巴贝夫。并且这还没有完。再往下去，朦朦胧胧，在不清晰的和看不见的之间的分界线上，人们可以望见其它一些现在也许还不存在的人的黑影。昨天的那些是一些鬼物，明天的那些是一些游魂。智慧眼能够隐隐约约地见到它们。未来世界的萌芽工作是哲学家的一种景象。

一个胚胎状态中的鬼域里面的世界，这是多么离奇的形象！

圣西门，欧文，傅利叶，也都在那里的一些侧坑里面。

所有这些地下开路先锋几乎经常认为他们彼此之间是隔绝的，其实不然，有一条他们不知道的神链在他们之间连系着，虽然如此，他们的工作是大不同的，这一些人的光和另一些人的烈焰形成对比。有的属于天堂，有的属于悲剧。可是，尽管他们各不相谋，所有这些工作者，从最高尚的到最阴狠的，从最贤明的到最疯狂的，都有一个共同点：忘我。马拉便能和耶稣一样地忘我。他们把自己搁在一旁，作自我取消，绝不考虑自己。他们看见的是本人以外的东西。他们有一种眼光，而这眼光搜寻的是绝对真理。最初的那个有整个天空在他眼睛里；最末的那个，尽管他是多么莫测高深，在他的眉毛下面却也还有那种苍白的太空的光。任何人，不问他是干什么的，只要他有这一特征，便应当受到崇敬；这特征是：充满了星光的眸子。

充满了黑影的眸子是另一种特征。

恶从它开始。在眼睛阴森的人面前，想想吧，发抖吧。社会秩序有它的黑帮。

有那么一个地方，在那里，挖掘便是埋葬，光明已经绝灭。

在我们刚才所指出的那一切坑道的下面，在所有那些走廊下面，在进行和乌托邦的整个广长致密的地下管道系统下面，在地下还要更深许多的地方，比马拉还要低，比巴贝夫也还要低，再往下，再往下许许多多，和上面的那几层绝无关系的地方，还有最低的泥坑。那是个可怕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在上面所说的“第三地下层”。那是个一片漆黑的阴沟，瞎子的窟窖、地狱。

它通向深渊。

在这里，忘我精神已经消失。魔鬼隐约初具形相；各自为已。没有眼睛的我在吼着，寻着，摸着，啃着。群居的乌戈林① 便在这黑洞里。

在这黑洞里游荡着的那些近似猛兽恶魔的狰狞鬼影是不管普遍的进步的。它们不理解思想和文字。它们所关心的只是个人满足。它们几乎没有善恶观念，内心空虚得骇人。它们有两个母亲，两个全是后娘：无知和穷困；一个向导：需要；唯一的满足形式：吃喝。它们粗鲁地大嚼大啖；就是说，凶残到……不是象暴君那样，而是象猛虎。这些鬼怪从受苦走到犯罪；不可避免的传承，令人晕眩的接续，黑区的逻辑。觳觫在这社会第三地下层里的已经不是对绝对真理发出的那种受到窒息的要求，而是肉体的抗议。在这里，人成了毒龙。饥渴是起点；终点是成为撒旦。从这地窖里产生着拉色内尔。

我们刚才在第四卷里已经见过上层坑道的一角，那是政治、革命和哲学的大坑道。在那里，我们指出，一切都是高尚，纯洁，尊贵，诚实的。在那里，当然，人们可能走错路，并且是在错误的路上；但是那里的错误是可敬佩的，因为它含有牺牲精神。那里的工作，从全局看，有一个名称：进步。

现在是时候来看看另外一些深处，一些丑恶已极的深处。

在社会的底下，让我们强调这一点，直到愚昧状态被清除的那天，总还会有藏恶的大窟窖。

这个窟窖在一切窟窖之下，也是一切窟窖的敌人。那是普遍的恨。这窟窖不知道有哲学；它的尖刀从来没有削过一支笔。它的黑色和墨迹的卓越的黑色毫无关系。那些蜷曲在这毒气蒸人的洞里的黑手指从不翻一页书，也从不打开一张报纸。对伽尔杜许来说，巴贝夫是个剥削者；对辛兑尔安来说，马拉还是个贵族。这窟窖的目的是推翻

① 乌戈林，十三世纪比萨的暴君，大主教把他和他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孙子一同关在塔里，让他们饿死。乌戈林在试着吃他的儿孙以后才死去。

一切。

一切。包括它所唾弃的那些上层坑道。在它那极为丑恶的蠕动当中，它不仅只是要钻垮现在的社会秩序；它还要钻垮哲学，钻垮科学，钻垮法律，钻垮人类的思想，钻垮文明，钻垮革命，钻垮进步。它的名字，简简单单地说，叫做偷盗，邪淫，谋害，暗杀。它代表黑暗，它要的是漆黑一团。这窟窖的顶是无知构成的。

在它上面的那些地窖全都只有一个愿望，把它消灭掉。这便是哲学和进步同时运用它们的全部人力物力，通过现实的改善和对绝对真理的向往，全力奔赴的目标。摧毁这个无知窟窖，那罪恶渊薮也就毁灭掉了。

让我们把刚才所说的一部分用几个字概括起来。社会的唯一危害是黑暗。

人类，便是同类。所有的人都是同一块粘土。在前定的命运里，毫无区别，至少在这下界是这样的。从前，同样的一个影子；现在，同样的一个肉体；将来，同样的一撮灰。但是，在做人的面糊里掺上无知，它便变了黑的。这种无法挽救的黑色透入人心，便成为恶。

（[法]雨果：《悲惨世界》三册第886页）

可怜的是不能生产的人，在世界上孤零零的，流离失所，眼看着枯萎憔悴的肉体与内心的黑暗，从来没有冒出一朵生命的火焰！可怜的是自知不能生产的灵魂，不象开满了春花的树一般满载着生命与爱情的！社会尽管给他光荣与幸福，也只是点缀一具行尸走肉罢了。

（[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二册第13页）

公爵　安哲鲁，在你的生命中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地方，使人家一眼便知道你的全部的为人。你自己和你所有的一切，倘不拿出来贡献于人世，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那实在是一种浪费。上天生下我们，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普照世界；因为我们的德行倘不能推及他人，那就等于没有一样。一个人有了才

华智慧，必须使它产生有益的结果；造物是一个工于算计的女神，她所给与世人的每一分才智，都要受赐的人知恩感激，加倍报答。…… （[英]莎士比亚：《一报还一报》 《莎士比亚全集》第一卷第286页）

坎特伯雷 所以上天把人体当作一个政体，赋予了性质各各不同的机能；不同的机能使一个个欲求不断地见之于行动；而每一个行动，就像系附着同一种目标或者是同一种对象，也必然带来了整体的服从。蜜蜂就是这样发挥它们的效能；这种昆虫，凭着自己天性中的规律把秩序的法则教给了万民之邦。它们有一个王，有各司其职的官员；有些像地方官，在国内惩戒过失；也有些像闯码头，走外洋去办货的商人；还有些像兵丁，用尾刺做武器，在那夏季的丝绒似的花蕊中间大肆劫掠，然后欢欣鼓舞，把战利品往回搬运——运到大王升座的宝帐中；那日理万机的蜂王，可正在视察那哼着歌儿的泥水匠把金黄的屋顶给盖上。一般安份的老百姓又在把蜂蜜酿造；可怜那脚夫们，肩上扛着重担，硬是要把小门挨进；只听见“哼”！冷冷的一声——原来那瞪着眼儿的法官把那无所事事、呵欠连连的雄蜂发付给了脸色铁青的刽子手。我的结论是：许许多多的事情只要环绕着一个共同的目的，不妨分头进行；就像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发出的箭，射向一个目标；东西南北的道路都通向一个城镇；千百条淡水的河流汇聚在一片咸海里；许多线条结合在日规的中心点——就像这样，千头万绪的事业一旦动手，共同完成一个使命，什么都顺利进行，不会有一些儿差错。所以，到法兰西去吧，我的君主！把你那“快乐的英格兰”一分为四，这四分之一就归你带到法兰西去大显威风，叫高卢族人人发抖。而我们，以三倍的力量在国内防守，要是再不能扎紧藩篱，不许野狗钻进来，那么合该我们倒楣，叫恶狗扑身，丧尽了咱们民族的勇敢与政治上机警的英名。 （[英]莎士比亚：《亨利五世》 《莎士比亚全集》第五卷第252—253页）

这个世界是一捆干草/人类是驴子，拖着它走/每人拖的法子都不同/最蠢笨的就是约翰牛。 （[英]拜伦：《警句》 《拜论诗选》第123页）

“……因为，我们是群居的，我们生活在社会中，而社会是依靠强制手段，靠武力（这就是警察）和公众舆论的力量（也就是格伦迪太太）把人们集合在一起的。你一方面是社会一员，而另一方面又是一个人；每一方面都是为自我保存而斗争的有机体，这就是力量与力量的对抗。” （[英]毛姆：《人性的枷锁》第338页）

……他对自己说，力量就是真理。一方为社会——一个具有自己发展规律和自我保护本能的有机体，个人为另一方。对社会有利的行为就称之为美德，反之则称之为邪恶。除此之外所谓的善与恶毫无意义。罪恶是一种自由人应当清除的偏见。社会有三种同个人作战的手段，这就是法律、舆论和良心：前两种手段用诡计就可以对付，诡计是弱者反对强者的唯一武器：舆论宣称发现了罪恶，这时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而良心则是家里的内奸，它在每个人的心里为社会作战，它使个人缴械投降，成为敌人残酷蹂躏的牺牲品。 （[英]毛姆：《人性的枷锁》第420页）

“我想是这样。你想对舆论不予理会，但不容易。如果舆论是敌对的，它就会在你心中引起敌对情绪，也就扰乱了你的心境。” （[英]毛姆：《刀锋》第63页）

“……他教的东西很简单。他教我们说，我们都比自以为的更伟大，智慧是求得自由的手段。他教我们说，做事情不为自己的利益能使心灵净化，尽义务能使人的孤立的自我沉没，而与普遍的自我成为一体。……” （[英]毛姆：《刀锋》第365页）

“……生活中无论什么事都和别人息息相关，要想只为自己，孤零零地一个人活下去是十分荒谬的想法。早晚有一天你会生病，会变得老态龙钟，到那时候你还得爬着回去找你的同伙。当你感到需要别人的安慰和同情的时候，你不羞愧吗？你现在要做的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你身上的人性早晚会渴望同其他的人建立联系的。”（[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第195—196页）

在我们这个表面看来十分混乱的神秘世界之中，每个人都被精确地安排在一个体系里，而这些体系相互之间以及它们和整体之间也都安排得十分妥贴，以致一个人只要从他的本位离开一步，哪怕只有一会儿，他就有永远失去自己的位置的危险。（[美]霍桑：《韦克菲尔德》《霍桑短篇小说集》第446页）

在严重的时刻，当某个重大的事件即将发生时，人们总是这样聚集在一起等候。过一阵子，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时刻：他们一起采取共同行动，并非出于深思熟虑，也没有受谁的意志的支配，而是似乎他们的本能已汇合在一起，因此这一决定不属于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而是属于整个集体。（[美]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第208页）

你要欣赏自己的价值/就得给世界增添价值。（[德]歌德：《格言篇》《歌德诗集》下第271页）

贝葛利芬费尔特　可喜可贺的早晨。来吧，我们得救的曙光来临了。

　　你们的皇帝驾临了。

培尔　皇帝？

贝葛利芬费尔特　皇帝！

培尔　可是这样的荣誉我当不起。这超出了……

贝葛利芬费尔特　在这样的时刻，不要再故作谦虚了吧。

培尔　容我点时间。我不胜任。简直晕头转向。

贝葛利芬费尔特　晕头转向？你？曾经破了狮身人面像所出的谜的人。一个保持自己真正面目的人！可是，看来这里人们都去失了自己的真正面目。

培尔　问题正在这里。我在各方面都保持了自己的真正面目。

贝葛利芬费尔特　失去？不，不。可惜你弄错了。正是在这里，人们最能保持真正面目，纯粹是真正面目。我们的船满张着“自我”的帆，每个人都把自己关在“自我”的木桶里，木桶用“自我”的塞子堵住，又在“自我”的井里泡制。没有人为别人的痛苦掉一滴眼泪，没有人在乎旁人怎么想。无论思想还是声音，我们都只有自己，并且把自己扩展到极限。因此，既然我们需要一位皇帝，你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挪威]易卜生：《培尔·金特》第143页）

一个人为了尊重社会，变得心胸狭窄、故步自封，这当然是不对的——相反，社会倒应该为了尊重个人变得更加开明。因此，我决不能去挑剔那些甘愿为自己的行动吃苦的人。（[印度]泰戈尔：《戈拉》第405页）

丑松原本不想去听这些无稽之谈，但一听人们这些谈论，倒也使他认识到：不误解人的社会终究是没有的。（[日]岛崎藤村：《破戒》第246页）

（3）在母亲历史看来，谁个更为贵重

——群众、英雄、领袖

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其为生虽异，而为死则同，一归于腐坏、澌尽、泯灭而已。而众人之中，有圣贤者，固亦生且死于其

间，而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者，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也。其所以为圣贤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于身者，无所不狄；施于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见于言者，则又有能有不能也。施于事矣，不见于言可也。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皆能言之士哉？修于身矣，而不施于事，不见于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语者矣；若颜回者，在陋巷曲肱饥卧而已，其群居则默然终日如愚人，然自当时群弟子皆推尊之，以为不敢望而及，而后世更百千岁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于事，况于言乎？（欧阳修：《送徐无党南归序》《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三）

“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罗贯中：《三国演义》第170页）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鲁迅：《坟·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66页）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鲁迅：《华盖集·战士和苍蝇》《鲁迅全集》第三卷第38页）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

“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18页）

……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

不过在社会上，大概总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既是名人，也就无所不通，无所不晓。……

这病根至今还没有除，一成名人，便有“满天飞”之概。我想，自此以后，我们是应该将“名人的话”和“名言”分开来的，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许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分别名人之所以名，是由于那一门，而对于他的专门以外的纵谈，却加以警戒。（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名人和名言》《鲁迅全集》第六卷第362—364页）

诚然，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九）》《鲁迅全集》第六卷第435页）

人生不单因了少数的英雄圣贤而表现，实因了蚩蚩平凡的民众而表现的。啊，平凡的伟大啊。（夏丏尊：《读书与瞑想》《夏丏尊文集》第35页）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哟/我崇拜太阳，崇拜山岳，崇拜海洋/我崇拜水，崇拜火，崇拜火山，崇拜伟大的江河/我崇拜生，崇拜死，崇拜光明，崇拜黑夜/我崇拜苏彝士、巴拿马、万里长城、金字塔/我崇拜

创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心脏/我崇拜炸弹，崇拜悲哀，崇拜破坏/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我/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哟！（郭沫若：《我是个偶像崇拜者》 《郭涂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第99页）

提起英雄，人们就会想到“赤手空拳”、“独往独来”、“无所凭借”那些成语；又会想到神灵似的一个角色，他能创造类乎奇迹的境界。试去翻查历史，那些成功立业的人物果真是这样的吗？只要不戴什么有色眼睛，就会觉察并不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能成功立业，须有种种事物作为他的条件；条件具备，再加上努力，于是功成而业立。倘若并无作为条件的事物，那就根本无从努力，除了在童话或者神话里，事实上哪里会有成功立业的可能呢？科学发明的原因由于经验的积集。许多经验积集到某种程度，有一个人据此作条件，觉察其中的诸般关系，经过试验之后，果然如是；于是一种新发明成功了，这个人就是发明家。为什么别人觉察不出来而他觉察得出来？当然是他的心思能力用得比别人专精，可以佩服；但是，把他推崇得过了分，认为创造奇迹的英雄，而忘了他的成功是根据历来积集的许多经验得来的，这样的眼光未免太短浅了。 （叶圣陶：《马可尼来华》《叶圣陶散文甲集》第273页）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郁达夫：《怀鲁迅》 《郁达夫文集》第四卷第162页）

口头上慷慨激昂的人，未见得便是杀身成仁的志士。无数的勇士，前仆后继的倒下去，默默无言。 （郑振铎：《最后一课》《郑振铎文集》第三卷第113页）

你说洗衣的买卖太下贱/肯下贱的只有唐人不成/你们的牧师他告

诉我说/耶稣的爸爸做木匠出身/你信不信？你信不信？　（闻一多：《洗衣歌》　《闻一多诗集》第224页）

创造新陆地的/不是那滚滚的波浪/却是它底下细小的泥沙。
（冰心：《繁星》三四　《冰心文集》第二卷第14页）

妄说人民愚昧是极端恶意的，正如将一个人上了脚镣手铐一样，然后转过来嘲笑他行动笨拙一样可恶。　（沙汀：《民主政治》《涓埃集》第23—24页）

……战士并不一定要持枪上战场。他的武器还可以是知识、信仰和坚强的意志。……

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躲在晴空下享受阳光，却在暗夜里燃起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

战士是永远年轻的。他不犹豫，不休息。他深入人丛中，找寻苍蝇、毒蚊等等危害人类的东西。他不断地攻击它们，不肯与它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天空下面。……对于战士，生活就是不停的战斗。他不是取得光明而生存，便是带着满身伤痕而死去。……

战士是不知道灰心与绝望的。他甚至在失败的废墟上，还要堆起破碎的砖石重建九级宝塔。任何打击都不能击破战士的意志。……

战士是不知道畏缩的。他的脚步很坚定。他看定目标，便一直向前走去。他不怕被绊脚石摔倒，……支配战士的行动的是信仰。……
（巴金：《做一个战士》　《巴金选卷》第八卷第224页）

光荣的名字/——人民/人民呵/站在芦沟桥/迎着狂风/吹起冲锋号/人民呵/在辽阔的大地之上/巨人似的/雄伟地站起！　（田间：《给战斗者》　《中国新诗选》第184页）

一个运动的领导者总比群众更为觉醒，更为进步，这是一定的。

然而领导者并不需要把事事都放在自己肩上，却应该和群众打成一片。因为那任务是在领导着群众去做，并不是代替群众做。（唐弢：《急就草》 《唐弢杂文选》第161页）

人民是什么/人民是面旗子吗/用到，把它高举着/用不到了，便把它卷起来。 人民是什么/人民是一顶破毡帽吗/需要了，把它顶在头上/不需要的时候，又把它踏在脚底下。 人民是什么/人民是木偶吗/你挑着它，牵着它/叫它动它才动，叫它说话它才说话。 人民是什么/人民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吗/拿它做装璜“宣传”“文告”的字眼/拿它做攻击敌人的矛和维护自己的盾牌。 人民是什么？人民是什么/这用不到我来告诉/他们自己在用行动/作着回答。（臧克家：《人民是什么》 《今昔吟》第118页）

农民/手的巨人/我有一支歌/歌唱你的命运/你的嘴/笨拙得可怜/说句话/比铸造还难/你的脸上/有泥土/有风云/直泅到生命的海底/你的心/谁说生路窄/你有硬的手掌/命运是铁/身子是钢/你的眼睛/那一双小明镜/叫每个“高贵”的人/去认识他的原形。（臧克家：《手的巨人》 《今昔吟》第227页）

应当唱千万支歌/把我们的人民/赞美/赞美/他们的不懈的勤劳/和英勇无畏/应当作千万幅画/把我们的人民/描绘/描绘/他们的外表的庄严/和心灵的高贵/而画家和歌手呀/对于人民/你们注定要欠债累累/即使耗尽你们的天才/也不能再现/他们全部的英雄行为/我们的谦逊的人民像/好像从来也不需要/谁来鼓吹/如同太阳/他们总是忠诚地又默默地散发着光辉。（郭小川：《人民万岁》 《月下集》第27页）

“至于群众，究竟什么叫群众呢？群众，主要就是劳动人民；群众，一句俗话说得好：众人是圣人。你信不信？两只眼睛看不到，十

只眼睛还许看不清，可是千万只眼睛全瞧着，就能把什么都看透了。再说，一个人的智慧、力量不够用，众人的智慧、力量无穷尽。……”　（孔厥：《新儿女英雄续传》第155页）

主人/就应该象个/主人　主人/就是/亲自动手　干涉/一切的/大小事情　主人/就不应当/目光短浅　主人/就应当有一颗/包容世界的心　要时刻关怀/人民/象关怀母亲　要时刻谛听/别的什么地方/还有呻吟　（公刘：《怎样当主人》　《离离原上草》第287页）

农民们的天伦之爱是无声的、是质朴的。他们没有动听的语言，没有热烈的表懂。但是他们的爱是深厚的，深厚得象地壳里边的岩浆，他们把炽烈的热埋在地层深处，又用这些热量催发着万物，给大地以生命。　（李准：《黄河东流去》下册第465页）

“……我认为，伟大感不仅是伟人的属性，每个人都需要。伟人之所以必要，就在于他能给大众非常乐意接受的一种伟大感。列宁，给过苏联人民砸碎旧世界的伟大感。毛泽东，给过中国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感。……一个人，一个民族，都忍受不了长期的平庸，需要伟大感！”

……“伟大感是一种神妙的精神力量，它能转化为历史感和责任感，就象人体里的蛋白能转化为醣，再由醣转化为做功的能。过去我们总是把集体和个人对立起来，宣扬集体伟大，个人渺小。我认为应该统一起来。十亿人的祖国是伟大的，我就应该是伟大的十亿分之一。”　（祖慰：《审丑者》　《1981—1982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第424—426页）

我国人民最崇高和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正义感和对正义的热烈追求。那种不论在什么事情上，不论值不值得，都想出出风头的作

风，是与我们人民的性格不相容的。只要把外面那层非本质的硬壳剥掉，不带任何偏见地、更细心地从近处去观察内部的实质，——就会从人民身上看到一些你过去料想不到的东西。我们的贤哲们并没有很多东西可以教给人民。我甚至可以肯定地说，——恰恰相反：贤哲们自己也应该向人民学习。（[俄]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第195页）

他们的人数虽然少，却能使所有的人的生活欣欣向荣；没有他们，生活就要凋敝、萎缩；他们的人数虽然少，却能让所有的人呼吸；没有他们，人们就要闷死。正直善良的人多不胜数，这种人却寥若晨星；可是他们在那一群人中间好比茶里的茶碱，醇酒的芳香；那一群人的力量与美质都来自他们；这是优秀人物的精华，这是原动力的原动力，这是世上的盐中之盐。（[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323页）

一个好统帅不仅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品质，正相反，他需要没有那些最高尚的、最好的人类德性——爱，诗，热情，以及哲学性的探讨的怀疑。他应当是矜持的，坚信他所做的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他就不会有充分的耐心），只有那样他才可以成为一个勇敢的领袖。他断乎不应当是通人情的，不应当爱，不应当怜悯，不应当想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当的。因为他们有权力，好久以前就为他们捏造了一种关于他们的“天才”的理论，这是可以理解的呀！一种军事行动的成功不决定于他们，而决定于队伍中喊“我们败了！”或喊“乌拉！”的那个人。只有在部队里，一个人才可以怀着自己有用的信心服务。（[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三册第1082页）

一个出了名的、享有荣誉的人物，偶然讲了一句话，有时甚至是一句愚蠢的话，但在人们看来，也比一个碌碌无闻的“凡人”提出的完全明智的见解份量要重得多——这是人们的一个怪僻的特性，但它

已经习以为常了。（[苏]富尔曼诺夫：《恰巴耶夫》第135页）

没有他们，他——任何其它人也是如此，——永远也不会有这么响亮的声誉。而要赢得崇高的荣誉，往往光有丰功伟绩还不够，还必须有一批为你吹喇叭的人，他们盲目地效忠你，信仰你的伟大；你的伟大使他们眼花缭乱，使他们受到鼓舞，他们在为你唱赞歌中找到了自己的乐趣……

我们对一个“英雄人物”，总爱超乎实际地夸大一些；而对一个有功的，甚至建树了特殊功勋的“普通一兵”却往往估价不足。（[苏]富尔曼诺夫：《恰巴耶夫》第225页）

列宁/现在/也比活着的人更有生命/他是我们的知识/力量/和武器。 ……党和列宁/一对双生弟兄/在母亲——历史看来/谁个更为贵重/我们说——列宁/就是指的/党/我们说/党/就是指的/列宁。（[苏]马雅可夫斯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第二卷第397—458页）

当一个社会因为某杰出人物对国家有过贡献，因而把他的后代加以神化，并且屈从于他们的统治，显然是愚蠢的。大自然从不喜欢把两位天才赋予一个家族，只有低能儿才会回到老地方去第二次掘宝。（[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下第576页）

能不能用一个人对自己提出的目标来衡量他这个人呢？一般用什么来评价人度过的一生？用他带来的益处来衡量？人才比庸材带来的益处要多些？那天才当然要比人才还要多些！但是一个人没有才华，没有杰出的才能，又有什么罪过呢？而有才华的人又有什么功绩可言呢？是呀，天才的科学家对科学的贡献多于中乘之材。然而一个天才的科学家身上表现出来的主要是自然界，而不是这个人本身。〔[苏]

格拉宁：《奇特的一生》第120页）

一百年来得奖的人里头出了几个天才，你们屈指数一数吧！第一，伟人的产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行政或学制方面费多大的劲，也代替不了那些奇迹。在一切生殖的神秘中，这是连野心勃勃，以分析逞能的近代科学也没法分析的。其次，孵化小鸡的暖灶据说当初是埃及人发明的；倘若有了这发明而不马上拿食料去喂那些孵出来的小鸡，你对埃及人又将作何感想？法国政府可就是这么办：它想把“会考”当做暖房一般去培养艺术家；赶到这机械的方法把画家，雕塑家，镂版家，音乐家，制造出来以后，它就不再关心，好比公子哥儿一到晚上就不在乎他拴在纽孔上的鲜花一样。而真有才气的人倒是葛涤士、华多、法利西安、达维特、巴涅齐、奚里谷、特刚、奥贝、达维特·特·安越、欧也纳·特拉克洛阿、曼索尼哀等等，他们并不把什么头奖放在心上，只照着那个无形的太阳（它的名字叫做天生的倾向）的光，在大地上欣欣向荣的生长。（[法]巴尔扎克：《邦斯舅舅》上册第12页）

只有强健、伟大和热血奔流的人，叱咤风云的战士，剑眉星眼的外交家，这些高瞻远瞩的人物，才能够对于弱者抢着这种无保留的信任，怀着这种慷慨的心情，对妇人永远爱护备至，一点嫉妒都没有，心地善良，和蔼可亲。（[法]巴尔扎克：《农民》第18页）

伟大人物的严重疏忽，便是嘲笑未来。（[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二册第425页）

在人民中，最可赞美的是心地的单纯，这种神圣的单纯，自从我们滥用思想的形式以来，唉！就永远消失了。在人民那里，一切形式都是新颖的，真理，即使用老生常谈的方式表达出来，还常使他们流下兴奋和坚信的热泪。啊！灵魂的高贵的童年！这是可悲的错误、高

贵的幻想、英雄的热诚的根源，那些利用你的弱点的人多么可耻！那些使你保持没有愚昧的纯洁进入壮年的人，应当受到爱慕和祝福！（[法]乔治·桑：《木工小史》第74页）

凯撒　我应该早就料到这一点。人类的常情教训我们，一个人未在位的时候，是为众人所钦佩的，等到他一旦在位，大家就对他失去了信仰；受尽冷眼的失势英雄，身败名裂以后，也会受到世人的爱慕。群众就像漂浮在水上的菖蒲，随着潮流的方向而进退，在盲目的行动之中湮灭腐烂。（[英]莎士比亚：《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莎士比亚全集》第十卷第21页）

西蒙尼狄斯　随你怎么说，今天的胜利是属于你的；我希望这儿没有人妒嫉你的幸运。一个本领超群的人，必须在一群劲敌之前，方才能够显出他的不同凡俗的身手；你已经证明是这样一个人了。（[英]莎士比亚：《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莎士比亚全集》第十卷第299—300页）

君王又是什么？——我见过战栗的人群/我听过他们发生虚假的欢呼声响遏行云/他们严峻的压迫者绽露出片刻的欢颜/但是，君王的笑象四月的阳光一样短暂/君王只是粪土——神圣的一天终会来到/人类将一律平等，君权的统治将瓦解冰消/君主手中所持的王笏将被剥夺/血腥的剑将从武士的掌中失落。（[英]雪莱：《战争》《雪莱诗选》第7页）

没有受过训练的群众，当他们企图用自己的眼来观察事物时，那是极容易受骗的；不过，按照通常的情形，他们凭借伟大温暖的胸怀的直觉，一旦形成了他们的判断时，这样所得到的结论，时常是非常深刻而又非常正确，其中含有的真实性，宛如是超自然所显示的一般。（[美]霍桑：《红字》第75页）

老百姓在其它许多事情上都是在引导他们的领导者的，那些领导者却始终莫知莫觉。（[美]赫尔曼·麦尔维尔：《白鲸》第7页）

因为在悲剧意义上说来，凡是伟大的人物，都是由一种病态所形成的。千万要记住，年青有为的人们，人类的伟大性，其实不过是疾病。（[美]赫尔曼·麦尔维尔：《白鲸》第106页）

现在，假使有一千个完美的男人出现，那也不足使我诧异/现在，假使有一千个秀丽的女人出现，那也不足使我惊奇。现在我看出了优秀人物的创造之神秘/那就是在露天之中生长，并和大地一同食，息。' 一桩伟大的个人行为在这里有施展的余地/（这样的行为把握着全人类的心/它发出的毅力和意志可以粉碎法律并嘲弄着一切的权威，和一切反对者的争论。）（[美]惠特曼：《大路之歌》《草叶集选》第145页）

人民，是的，人民/除非人民这样那样地得到关怀/除非人民哪怕一天一小时得到抚慰/除非有人说："是的，但人民，人民有什么了不起？"/有时人民显得象小孩，要哄，要喂/有时人民是流氓恶棍，要严厉惩处/很少被人看作是一口大锅，一个水库/蓄容着人类创造历史的无穷精力/是迎接百川的河流，那零落的前代已经消失/是汇集众水的大泽，精疲力尽的种族滴入/沉默地积储。（[美]卡尔·桑德堡：《人民，是的》《美国现代诗选》第141页）

克拉维戈　卡洛斯，你的力量闪着火花！你的勇气大得惊人！

卡洛斯　这种火花在你心里沉睡，我要把它吹旺，直到它燃起火焰。请看看另一面，幸福和伟大期待着你。我不想把你的这种前程涂上富有诗意的五彩；请你自己好好地设想一下，在那个混帐的法国人把你弄糊涂之前，你的前程怎样极为清楚地呈现在你的心灵面前。不过，克拉维戈，径直走你自己的路，不向左右张望，这也是了不起的！但愿你的心灵大大扩展，伟大的感情确实把你征

服；非凡人物之所以成为非凡人物，因为他们的职责和普遍人的职责大相径庭；非凡人物的任务在于：综观一个伟大的整体、统治这个整体，维护这个整体；不用责备自己，不拘小节，情愿为整体利益牺牲小利。造物主在大自然中就这样做，国王在国家中就这么做——为了象他们那个样子，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这样做？

（[德]歌德《克拉维戈》　《歌德戏剧三种第50—第51页）

“凡是想把天才和才能加以区别，或是将天才推崇为一种特殊的能力，那都是无聊。因为，如果是那样，人们就不能不相信有人‘得天独厚’了。不错，一个了不起的美术家当然有些专门技能，可是离开了练习，才能也就被扼杀了。因此，有人曾经说过：‘天才就是用功’。跟许多其他事情一样，我们可以说，这话有四分之一是对的。如果天才再加上教育（这是少有的事，因为知识马上使人明白美术是无用的废物，所以受过教育的人很少干美术这一行），又有一个聪明的头脑；具备了这一系列有利条件，然后天才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瑞典]斯特林堡：《红房间》第403页）

人人想当领袖，领袖的诱惑力是很强烈的。拿破仑曾经有过强烈的愿望，要对不可胜数的人民和更为深远的历史，施加自己的影响。在小范围内，醉心于当领袖的小人物也是如此。在小圈子里，被一伙朋友捧作领袖，听他们的欢呼就是一种有力的魅惑。为此，许多人被弄得倾家荡产，债台高筑，甚至备受屈辱。　（[印度]泰戈尔：《打掉傲气》《饥饿的石头》第272页）

（4）剑与火与鸽子的命运交响曲

——战士、战争、和平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虽离兮心

鬼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为雄！ （屈原：《国殇》 《楚辞集注》第47页）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曹操：《蒿里行》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第347页）

夫军国之弊，有五害焉：一曰，结党相连，毁谮贤良；二曰，侈其衣服，异其冠带，三曰；虚夸妖术，诡言神道；四曰，专察是非，私以动众；五曰，伺候得失，阴结敌人。此所谓奸伪悖德之人，可远而不可亲也。 （诸葛亮：《逐恶》 《诸葛亮集》第78页）

夫为将之道，必顺天、因时、依人以立胜也。故天作时不作而人作，是谓逆时；时作天不作而人作，是谓逆天；天作时作而人不作，是谓逆人。智者不逆天，亦不逆时，亦不逆人也。 （诸葛亮：《智用》 《诸葛亮集》第84页）

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32页）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杨炯：《从军行》 《全唐诗》第611页）

纤纤折杨柳/持此寄情人/一枝何足贵/怜是故园春/迟景那能久/芳菲不及新/更愁征戍客/容鬓老边尘。（张九龄：《折杨柳》 《全唐诗》第580页）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

阴山。 （王昌龄：《出塞二首》 《全唐诗》第1444页）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 穿金甲/不 破楼兰终不还。 （王昌龄：《以军行七首》 《全唐诗》第1444页）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 沙场君 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王翰：《凉州词二首》 《全唐诗》第1605页）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 场征战 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高适：《燕歌行》 《全唐诗》第2218页）

荡子从军事征战/蛾眉婵娟守空闺/独宿自然堪 下泪/况复 时闻鸟夜啼。 （高适：《塞下曲》 《全唐传》第2223页）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 鬼烦冤旧鬼 哭/天阴 雨湿 声啾啾。（杜甫：《兵车行》 《杜诗详注》第115页）

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 见哭/城市不闻 歌/漂梗无安地/衔枚有荷戈/官军未通蜀/吾道竟如何。 （杜甫：《征夫》 《杜诗详注》第1045页）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 水上/妇女多 在官军中。（杜甫：《三绝句》 《杜诗详注》第1241页）

长闻为政古诸侯/使佩刀人尽佩牛/谁谓今来正 耕垦/却销 农器作戈矛。 （张祜：《悲纳铁》 《全唐诗》第5850页）

为将之道，当无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

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利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

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余勇，欲不尽则有余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不养其心，一战而胜，不可用矣。

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

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险。邓艾缒兵于蜀中，非刘禅之庸，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彼固有所侮而动也。故古之贤将，能以兵尝敌，而又以敌自尝，故去就可以决。

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尺棰当猛虎，奋呼而搏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将矣。袒裼而案剑，则案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则力有余矣。（苏洵：《心术》 《古文观止》（下册）第463—465页）

老矣犹思万里行/翩然上马始身轻/玉关去路 心如铁/把酒 何妨听渭城。 （陆游：《塞上曲》 《陆游集》第590页）

……孔明曰：“昔大军屯于祁山、箕谷之时，我兵多于贼兵，而不能破贼，反为贼所破：此病不在兵之多寡，在主将耳。今欲减兵省将，明罚思过，较变通之道于 将来；如其 不然，虽兵何 用？自今 以后，诸人有远虑于国者，但勤攻吾之阙，责吾之短，则事可定，贼可灭，功可翘足而待矣。” （罗贯中：《三国演义》第776页）

“约束不明，申令不信，将之罪也；既已 约束 再 三，而士 不用命，士之罪矣！……” （冯梦龙、蔡元 放编：《东周 列 国 志》第695页）

战伐因声罪/驰驱为息兵/敢云 黄屋重/辛苦 事亲征。 （爱新觉罗·玄烨：《瀚海》 《康熙诗选》第124页）

噫吁戏！海陆军/人力合，我力 分/如蠖屈，不得伸/如斗 鸡，不能群/毛中虫，自戕身/丝不治，丝愈棼/火不戢，火自焚/遍无地，谋无人/天盖高，天不闻/四援绝，莫能救/即能救，谁死守/炮未毁，人之咎/船幸存，付谁某/十重甲，颜何厚/海漫漫，风浩浩/龙之旗，望杳杳/大小李，愁绝倒/岿然存，刘公岛。 （黄遵宪：《哭威海》 《黄遵宪诗选》第99页）

战场对于我的引诱力，比什么都 强烈。战场 能把人 生的 经验缩短。希望，鼓舞，愤怒，破坏，牺牲——一切经验，你须得活半世去尝到的，在战场上，几小时内就全有了。战场的生活是最活泼最变化的，战场的生活并且也是最艺术的；尖锐而曳长的啸声是步枪弹在空中飞舞；哭哭哭，像鬼叫的，是水机关；——随你怎么勇敢的人听了水机关的声音没有不失色的，那东西实在难听！大炮的吼音像音乐队

的大鼓，替你按拍子。死的气息，比美酒还醉人。呵！刺激，强烈的刺激！和战场生活比较，后方的生活简直是麻木的，死的！（茅盾：《幻灭》 《茅盾全集》第一卷第83—84页）

军人救国不要命/不要命，不要命/捧出一颗丹心/献与亿兆生灵。（陶行知：《不投降歌》 《陶行知诗歌选》第2页）

战争改变一切，世界秩序在顽固的心与坚硬的钢铁摧毁变动中，个人当然要受他的影响。（沈从文：《新摘星录》 《沈从文文集》第七卷第266页）

一个学生和一个军人，对于战争的认识，当然不会一致。从不离开学校的青年学生，很容易把“战争”二字看成一个极其抽象的名词。这名词包含了一点幻想的悲壮与美丽同荣誉或恐怖，百事综合组成一章动人伟大的诗歌。至于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人呢，战争不过一种“事实”而已。安全是一种十分困难而又极其简单的事实。面对这种事实时，只是“生”和“死”，别无他事可言，在炮火密集钢铁崩裂中，极端的沉静，忍耐，纵难战胜，尚可持久。至于慌乱，紧张，以及过分的勇敢，不必要的行动，只是白白牺牲罢了。战争既是一种单纯的事实，便毫无浪漫情绪活动余地。一个军人对于战争的态度，就是服从命令，保卫土地。无退却命令，炮火虽猛，必依然守定防线不动。死亡临头，沉默死去，腐烂完事，受伤来不及救济，自己又无力爬回后方，也还是躺在湿湿的泥土凹坑中，让血液从伤口流尽，沉默死去，若幸而脱出，或受伤退下，伤愈后别无他事可作，还要再作准备，继续上前，直到战争结束或自己生命被战争所结束时为止。在生和死的边际上，虽有无数动人的壮烈惨痛场面，可是一切文学名词完全失去其意义，英雄主义更不能生根。凡使后方年轻人感动的记载，在前方就决不会有谁感动。大家所知道的只有一件事，忍受。为国家前途，忍受。为战胜敌人，忍受。（沈从文：《动静》 《沈从文文集》

第七卷第334—335页）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田间：《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中国新诗选》第198页）

学者们呵/把身子移开那一堆故纸吧/而今的真理已不在故纸上/诗人呵/请放开你们的喉咙/除了高唱战歌/你们的诗句将哑然无声/围在“阿堵物”间的人们呵/请大量地输出你的金元/祖国如沦亡/金钱还不象把土一样/对对的情侣们呵/请放开你们爱人的胳膊/战神正唱着恋曲/去，快去贴紧她的胸膛/工人、农民呵/快伸开粗大的手吧/祖国正用着你们/中华的好男儿，有口都狂喊/敌人的罪恶吧/中华的好男儿/我们要下上所有的生命/和敌人赌这次最后的输赢！ （臧克家：《我们要抗战》 《今昔吟》第200页）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 战士自有战士的抱负：永远改造，从零出发/一切可耻的衰退，只能使人视若仇敌，踏成泥沙。 战士自有战士的胆识：不信流言，不受欺诈/一切无稽的罪名，只会使人神志清醒，大脑发达。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一切额外的贪欲，只能使人感到厌烦，感到肉麻。 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不会昏瞎。 （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 《中国新诗萃》第214页）

（张培说：）

“大勇，我常想，我们的军队不仅是一支军事力量，而且是一支政治力量、思想力量和新道德的伟大力量。你想想看，我们军队到了我们就把党的声音带到哪里。而且我们的战士拿自己勇敢和无私的行

为，给人们建立了这样的榜样：每一个人应该怎样爱自己的人民，应该怎样生活、斗争，应该怎样一直向前。这就是说：我们军队不但是消灭敌人、打碎旧社会的力量，而且是移风易俗的力量！……”（杜鹏程：《保卫延安》第218页）

在这里我要说几句题外话。可惜，象“我就是沙皇，我就是上帝”这样的话，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话，过去在许多军官中间确实经常说的。然而，也应当承认，这样的军官现在已经不多了，也许完全绝迹了。我还要指出，特别喜欢用这一类词句来炫耀自己的大都是由低级军衔擢升上来的军官。军衔似乎把他们的五脏六腑，包括头脑，都给翻转了过来。他们长期呻吟于重压之下，隶属于各级长官，突然他们看到自己当上了军官，成了贵人，于是便很不习惯地首次陶醉起来，尽量夸大自己的权力和重要性。当然，他们只是对待自己的下级是这样。他们对待自己的上级仍然奴颜婢膝，尽管这样做已完全没有必要，许多长官都是讨厌这一套的。有些奴颜婢膝的家伙甚至特别热衷于赶快向自己的上司声称：虽然他们已是军官，但终究是由下级一步一步擢升上来的，因此他们将“永远牢记自己的地位”。但是对待下级，他们几乎都是拥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当然，现在未必能碰到这样的军官了，未必还有人这样喊“我就是沙皇，我就是上帝”了。尽管如此，我仍然要说，任何东西都不会象这一类的官腔更能激起囚犯们以及所有下级军官们的愤怒。这种自吹自擂的厚颜无耻的行径，这种夸耀自己可以不受任何惩罚的做法，就是在最驯服的人们身上也能激起仇恨，最后使他们无法再忍耐下去。（[俄]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第142页）

凡是参加过战斗的人，一定有过一种古怪而不近情理的感觉：十分厌恶那些有人牺牲或者负伤的地方。（[俄]列夫·托尔斯泰：《伐木·一个士官生的故事》《一个地主的早晨》第73页）

现在你有点了解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了，你在这个人面前不知怎的觉得有点惭愧。你本想说许许多多话来向他表示同情和钦佩，可是你找不到恰当的字句来表达，而对那些想到的话又觉得极不满意。这样，面对着这种不居功自傲而又坚毅顽强的精神，面对着这种因自身的崇高反而感到羞愧的态度，你就会默默地低下头来。……你在这儿看到的战争，不是军容整齐的队伍、激昂的军乐、冬冬的战鼓、迎风飘扬的旗帜和跃马前进的将军，而是战争的真实面目——流血、受难、死亡……

离开这所充满痛苦的房子，你准会觉得如释重负，你会深深地吸几口新鲜空气，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健康而高兴，但一想到这些苦难，你又会觉得自己的渺小，你也就会毫不犹豫地泰然向棱堡走去……

“跟这么多的死亡和这么多的痛苦比起来，我这个渺小得象虫子的人的死亡和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是，明朗的天空，灿烂的太阳，漂亮的城市，大门敞开的教堂和熙来攘往的军人，这种景象很快就会使你的心情又象平时一样轻松愉快，你又会关心起琐碎的事情，热中于现实的生活了。（[俄]列夫·托尔斯泰：《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一个地主的早晨》第99页）

外交家们解决不了的问题，用火药和鲜血更难解决。（[俄]列夫·托尔斯泰：《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一个地主的早晨》第110页）

或者说，战争就是疯狂；或者说，如果这种疯狂是由人造成的，那么人就根本不是象我们所设想的那样是一种有理性的动物。二者必居其一。（[俄]列夫·托尔斯泰：《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一个地主的早晨》第111页）

军人的职务本来就驱使人堕落，它把进入军队的人安置在完全闲散的条件下，也就是免去合理而有益的劳动，替他们解除了人所共有

的义务，而用来代替这些义务的却无非是传统的军队荣誉、军服荣誉、军旗荣誉等等。军人的职务一方面使得担任军职的人处在对其它人享有无限权势的地位，一方面却又迫使他们在高于他们的长官面前保持奴颜婢膝的驯顺态度。

然而，除了军人的职务以及军服和军旗的荣誉、公然得到准许的暴力和屠杀所造成的一般堕落以外，还要加上经过精选只有家财豪富、门第显贵的军官才能加入的禁卫军团里所发生的那种由富裕和接近皇室而造成的堕落，结果这样的堕落就促使身受其害的人陷入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疯魔状态里。自从聂赫留朵夫担任军职，开始象他的同事们那样生活以后，他也就落进这种利己主义的疯魔状态里去了。（[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第66页）。

这样的生活对军人起一种特别厉害的腐化作用，因为假如一个平民过这样的生活，他就不会不在他的心灵深处为这样的生活感到羞愧。军人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反而夸耀这样的生活，为它感到骄傲，到了战争时期这种情形尤其严重。聂赫留朵夫就是这样，他是在对土耳其宣战以后担任军职的。“我们已经准备在战争中牺牲我们的性命，因此这种逍遥自在的欢乐生活对我们来说不但可以原谅，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们才这样的生活。”（[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第67页）

在烧掉斯摩林斯克以后，一场不遵守任何先前的战争传统的战争开始了。城市和乡村的烧毁，战斗以后的退却，在波罗狄诺给与的打击和再度的退却，烧毁莫斯科，俘虏抢掠者，夺取运输品，以及游击战争——都是违反规则的。

拿破仑觉出这一点，他在莫斯科采取了正确的击剑态度，而所见到的不是他的对手的剑，却是举在他头上的一根棍子，从那时起，他不断地对库图佐夫和亚历山大皇帝抱怨说，战争的进行违反了一切规则——好象有什么杀人的规则一般。尽管法国人抱怨不遵守规则 尽管

某一些地位很高的俄国人觉得用棍子作战是可耻的、他们也愿意按着一切规则、采取剑术实习上的姿势、按照第一姿势进行巧妙的一击这事实，诸如此类——人民战争的棍子用它全部可怕的威严的力量举起来了，不考虑任何人的兴趣或规则，也不顾任何别的什么，它带着浑然无知的单纯意味，但是结结实实地举起，落下，重重地打击了法国人，直到全部侵略消灭了的时候。

一个民族并不——如法国人在一八一三年所做的那样——按着一切剑术规则行礼，文雅地举起他们的剑柄，殷勤地递给他们那宽大的征服者，而在危险关头，不问别的人们在同样情形下采取了什么规则，简单而容易地抓起首先到手的棍子，一直打到他们灵魂中的愤恨和报仇的感情让位给轻视和怜悯的感情，这也是很好的呀。（[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四册第1731页）

最苦的是女人。本来她们都凭着自己的美丽、魅力和手腕，各自用细丝织成她们的网，这些网对她们的日常生活说起来已经是十分牢固的了。反正那些命里注定的人已经掉到里面来，多情地营营地鸣叫着。

然而战争却把这些个网给摧毁了。在这种残酷的年头，再要织些新网是不可想象的。除了等待时势的好转，便一点办法也没有。因此，女人们都耐性地等着，可是时间过去了，女人生命中最宝贵的青春，也伤心地白白消逝了。

丈夫、爱人、弟兄与儿子——现在只是些号码，只是些抽象的单位——都长眠在田里、林边、道旁的土堆下面。没有办法烫平那不断地出现在女人们那一年年衰老下去的脸上的皱纹。（[苏]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一部第182页）

现在他们正开往前线，坐在冰冷的棚车里，忍受着正月的彻骨严寒，学习、工作、思考、思考、再思考。因为他们都明白，要做好准备，应付一切。不仅要学会用刺刀来打仗，而且要学会用中肯的、鲜

明的语言，清醒的头脑，丰富的知识和迅速了解一切并能准确传达给别人的本领来打仗。（[苏]富尔曼诺夫：《恰巴耶夫》第16页）

其实，在你走向战场的时候，总会感到激动，不管你是懦弱胆怯的，还是勇敢无畏的。泰然自若的人是没有的，硬说什么在战斗里，在炮火中，真的有那些完全泰然自若的人，那纯粹是骑士式的吹大牛，这样的木头疙瘩在人类中间是没有的。当然可以养成强作镇静的习惯，可以故作凛然无畏的姿态，也可以控制自已，不立即受外界的突然影响，不过，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然而，在战斗中，在临战前的几分钟，是找不到真正泰然自若的人的，——不，没有这样的人，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人。（[苏]富尔曼诺夫：《恰巴耶夫》第94页）

战争/这帝国主义的女儿/象的幽灵/在世界上飞旋/工人，怒吼吧/“不准/干涉中国！”……四万万人/不是一群牛马/中国人，大声喊吧/“不准/干涉中国”/是时候啦/赶走这批混蛋/把他们/摔下/中国的城墙/“横行世界的海盗们/不准/干涉中国！”（[苏]马雅可夫斯基：《不准干涉中国》《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第一卷第223页）

有些家庭在战时蒙受了浩劫，可是获得了荣耀和尊敬。

有些家庭不曾获得荣耀和尊敬，可是避免了损失。

有些家庭饱尝了撤退的苦难、骨肉分离的痛楚、为出征亲人终日坐立不安，可是留下的却只有两鬓白发。

然而，也有不少这样的家庭：战争毫不留情地在他们肩上压下各色各样的考验，但他们熬了过来，忍受了接二连三的打击，既不违背名节，也不冒犯良心，不吝惜血和泪、神经和勇敢。（[苏]巴甫连柯：《幸福》第73页）

不管战争是多么艰苦可怕，不管它给人们带来的损失和痛苦是多么惨重，但是身心健康的欢乐的青年，怀着天真善良的利己主义，怀着爱和对未来的梦想，是不愿意也不会在共同的危险和痛苦后面看到自己的危险和痛苦的，除非这种危险和痛苦会突然袭来，并且破坏他们的幸福的步伐。（[苏]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第9页）

他在战争这一年来，坚信人们在战争中，是变得更朴直，更纯洁，更聪慧了。也许，他们在本质上依然还是从前那样，但他们那些好的方面表明得极清楚，就是说，大家已不按这种种模糊标志来议论他们了，例如：这人参加过会议没有，他是否客气，是否殷勤，是否善于接谈，是否注意，态度是否和蔼……而忽然间战争一来，这一切一切，都不是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了，人们在生死关头，已经不去想到，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被认为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他们既没有时间去想，也没有心愿去想。（[苏]西蒙诺夫：《日日夜夜》第130页）

你要知道，我终归不相信这种说法，说这次战争是世界上最后的一次战争。上次大战时是这样说，上次大战前，也这样说过很多次，历史值得读读。我想，在这次战争之后，经过三五十年，还会有一次战争的……但要使它不致很快发生，这就全靠我们；如果终于发生的话，那就要使它成为胜利的战争，这也就要有军队。（[苏]西蒙诺夫：《日日夜夜》第112页）

每个人都可以议论别人。怎么能表达得亲切一些呢？只有目光短浅的人才这么认为，如果他们在生活里有一次表现得比别人勇敢，在往后的日子里，他们就成了别人的行为的审判者。但我不赞成这种观点！在战争中，人既是审判者又是被告者。决不能认为自己仅仅是审判者或者仅仅是被告者。一九四一年几乎敲了我们每个人，至今我们的骨头还疼着呢。（[苏]西蒙诺夫：《没有战争的二十天》第54页）

战争就象最后审判的号声一样，使人感到自己是个一无所有的人，必须在某种伟大的东西面前，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作出回答；使人期望他所做的正义的事情要比他所犯下的罪孽多得多。当然，问题仅仅在于他是否相信这一点。不要信上帝，而要相信比他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的东西，一般说来，这就是他的国家的命运。两者必居其一。但战争的确是最后的审判！还有什么能比这一审判更可怕？在审判的时候，我们要回答一切；我们已经做过的和我们尚未来得及做的，统统要回答，谁要是希望自己侥幸地不被传到（被遗忘了，或者没有来得及传到最后审判的法庭上去）那他在别人面前才真的是个罪人！就正义而言，只能将这样的人送入地狱！虽然由于某些原因还不见得要这样做，甚至只是开始考虑这一点。最可能发生的情况却是相反的，有人打算生活在战后的天堂里，并计算着经过多少时候，他们的这个天堂才能靠别人的劳动和血汗开始动工兴建，洛巴金回想起了，在维切斯拉夫家过新年的那个他不喜欢的、好说话的人。这个人非常不招人喜欢，至少得用手枪拍拍他的秃头，叫他不要侈谈胜利，在回忆死者的时候，不要第一个跳出来，这样的人除了竭力使自己得以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外，对一切人却完全采取了漠不关心、冷若冰霜的态度。
（[苏]西蒙诺夫：《没有战争的二十天》第206页）

战争一直被用来建立对弱者的统治，使弱者屈从强者的意志。自然，用这种方式取得的成就不可能牢固，如同用威逼、强制手段取得的一切都不可能持久一样。和约的任何条款都不可能对子孙后代具有约束力，如果，嗳……不对战败者斩尽杀绝。这方面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大流士和凯撒、亚历山大和萨尔贡、铁木儿和拿破仑……他们所建立的帝国不过是昙花一现，他们死后立即土崩瓦解了……更不要说现在那个自大狂、上等兵希克尔格鲁伯了。先辈的袍服对于后辈总是瘦小的，必须，嗳……改制才成！连一片新叶一旦舒展开，都要攫取本来不属于它的空间呢……这样，这次战争就孕育着下一次战争，某些人不无根据地认为，人类走过的道路充满了，让我们说得好听些

吧，充满了拳打脚踢的斗殴……其间，也许会有较长的间歇，但那是为了给下一次搏斗积蓄必要的脂肪和体力。因此，较为明智的是，不应该谈论战争会持续多久，而应该探讨人类能够取得多长喘息的间歇。（[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上第118页）

在野蛮人看来，战利品愈是浸透鲜血，战胜者便愈显得威势赫赫。（[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上第216页）

他谢尔盖的命运同那个回头望一眼留下来的军用列车，望一眼在辽阔国土上某个腹地的家乡的士兵和那个严厉呼唤这个士兵的准尉被一种久已存在的内部规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而这种规律，他从前不曾知道，也不曾想过。

不，这或许是正确的。波里沙可夫想到，我们目前的生活和战争中所做的一切工作，其全部意义就在于要人们去投入战斗，而不去回顾离开了的亲人。就在于使人们干脆无暇回顾，即使刚一开始，也要这样做。这个道理包含的人道主义，要比常说的和常写的人道主义多得多。

因此，他，一个新兵，不是单独一个人奔向前线，而是行进在队伍之中。他穿的军大衣，完全和并肩前进的战友一样。肩上扛的步枪也完全一样。在行军的队伍里，他和其它许多人同样没有可能偏离道路，脱离队伍，回过身看看那些被炸毁的、丢弃的车辆，看看雪堆里的累累弹坑，看看那褐色小孔的、已呈玻璃球状的血斑。

一个新兵此刻所做的一切，是被迫的，带有强制性的，但很快就会成为他习惯的、唯一正确的行为和准则。当他开始思索，最后回首过去那和平生活的时候，他就会明白：如果他活下来了，那他就要带着忠实地履行了天职的感觉，一直活到生命的结束。如果牺牲了，那牺牲的也不单纯是一个伊万·彼得，米哈伊尔·谢尔盖，而是一个保卫者和英雄，是战士——伟大苏维埃国家的公民。将来，会有人对这神圣的、殊死斗争的艰难的事业，作出应有的评价。

也许，这是残酷的，但却是生活中唯一真正的科学。缺少这门科学，世界上的任何民族都不可能继续生存下去。谢尔盖几年来也曾努力学习这门严峻的科学，否则，现在则不能想象如何在战争中继续生存，哪怕是一天。没有这种无情的军事科学，人就不敢在机枪的火舌下站起来。假如你我都不挺身而起，那么我们伟大的祖国由谁来保卫呢……（〔苏〕科茹霍娃：《一生不能死两次》第189页）

谁也不会对士兵说明即将进行的军事调动，谁也不会让士兵详看用各色铅笔标出战斗形势的三俄里缩成一英寸的军事地图，让他对战况一目了然，因为一个普通射手之上还有排、连、营各级指挥员。然而，一个久经战阵的老兵，凭他亲身的体验和感觉，敏锐的嗅觉和天赋的本能，就能事先而且非常详尽的捉摸到在即将参予的这场战斗中，他面临何种局势，能预测出决定共同事业成败以及决定前线整个战役胜负的军事调动，而且还能预先嗅到和探出发起战斗的日子和时刻。（〔苏〕科茹霍娃：《一生不能死两次》第199页）

神秘莫测的短暂一瞬降临了。它是一个事件转换成另一事件的契机，它使因果交替，它能产生机缘。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从来不会注意到这短暂的一瞬；但是在战争中，当神经极度紧张，当生存的原始意念——保全自己——重新成为首要的、性命悠关的问题时，这神秘莫测的短暂一瞬就变得非常现实，似乎肉体都能感触到，而且显得那样无穷无尽的漫长。（〔苏〕鲍里斯·瓦西里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第59页）

军队是一种奇怪的杰作，是由无数的薄弱意志综合起来而形成的力量。这样可以说明战争，战争是人类在不由自主的情况下对人类进行侵犯的行为。（〔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二册第444页）

有时候两位君王为了争夺另一位君王的领土而发生争吵。但事实上他们两人对这块领土都没有权利占领。有时候一位君王要跟另一

位君王争吵，就因为他恐怕另一位君主要跟他争吵。有时候因为敌人过于强大所以才掀起战争，有时候却是因为敌人太软弱了。有时候我们的邻国缺少我们有的东西，而他们却有我们所没有的东西，结果两国就打起仗来，一直打到他们抢走了我们的，我们也得到了他们的，才算罢休。如果一个国家发生饥荒，疫病流行，或者国内党派发生内讧，局势紊乱，这时发动战争侵略这个国家就有了正当理由。如果我们最亲密的盟国有一个城市我们唾手可得，或者他们有一块领土我们夺来就可以使我们的疆域更为完整，那么我们就满有理由和他们打一仗。如果一位君王派遣军队开进别国的领土，当地的人民又穷又傻，那他就可以合法地把一半人民处死，并使其余的人民充当奴隶，采取这种措施就是为了开化他们，使他们放弃野蛮的生活方式。一位君王请求另一位君王帮助他抵抗敌国的侵略，这位帮助别人抵抗侵略的君王把侵略者撵出去以后，却把他赶来救援的君王杀死、监禁或者放逐，把他的领土据为己有，这样的事经常发生，这样的行为不失为十分体面的君王之道。在君王之间，血缘、婚姻关系也常常会引起战争。血缘越近，发生争吵的可能就越大。贫穷的国家忍饥挨饿，富有的国家不免骄傲；骄傲和饥饿永远互不相容。由于这种种原因，当兵这种职业就比什么都来得受人尊敬。所谓“兵”就是一只受人雇佣、杀人不眨眼的“耶胡”，它屠杀自己的同类越多越好，尽管它们从来没有冒犯过他。（[英]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第231—232页）

如今野心，权力和贪欲携起手来/把死亡和毁灭投给这流血的世界/看吧！无数的死难者尸横荒原/听吧！凄厉的嚎叫声响彻云天/报复的怒火无疑是这场灾难的起因/从拥挤的人生舞台扫荡了万千生命；

（[英]雪莱：《战争》 《雪莱诗选》第5页）

……一个国家里要是没有那些喜欢把自己幻想为军人的和平人士，那就很难说我们是不是还需要维持军队了。战争就跟别的戏剧性

的场面一样，要是没有了“观众”，也许就会停止的。（[英]乔治·爱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第219页）

“例如你家里，我家里，以及今晚上在场的许多人家，在当初一片荒野变成一个文明的时候，大家都发了财了。这就叫做帝国的建设。在帝国建设的时候，是有大财可发的，但是在帝国毁坏的时候，可发的财更大。（[美]马格丽泰·密西尔《飘》第226页）

“凡是战争都是神圣的呢，”他说。“这是说，在那些不能不战的人心目中。如果发动战争的人们不把战争做成了神圣，哪里还有这许多傻子来打呢？但是无论哪班演说家们，对于一般肯去拚死的痴子讲得怎样天花乱坠，无论他们拿怎样高尚的目的派给战争，战争总只能有一个理由。那个理由就是钱。一切战争实际上都是钱的争夺。但是明白这层道理的人太少了。大多数人的耳朵都给号声、鼓声以及那班稳坐在家里的演说家们的巧妙辞令塞满了。这种巧妙辞令往往结晶做一个响亮的口号，有的是‘从异教徒手里救出基督的坟墓’。有时是‘打倒教皇’，有时是‘自由’，也有时是‘棉花、奴隶和州权’。”（[美]马格丽泰·密西尔《飘》（上）第271—272页）

山东，中国的圣地/孔子的故土——有谁关心/三十年前德国偷走山东的一部分/有谁派军队来保护/不错，俄国军队来了，却偷了辽东。/有谁派军队来保护/不错，英国军队来了，偷却走了威海卫/有谁派军队来保护/不错，美国派军队到了北京/又在上海设立治外法庭/美国为了民主而加入大战/仗打完就让日本偷了胶州。（[美]埃德加·李·马斯特斯：《圣地》 《美国现代诗选》第171页）

斯巴达克思巡视了自己的战线，对战士们发表了演说。

“弟兄们！这一战将决定整个战争的命运。……今天我们必须战胜，否则就是全部牺牲。不是我们消灭克拉苏、打垮庞培，就是我们

被他们全部消灭。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也要不愧为好几次战胜罗马人的勇士那样，无畏地战死沙场。我们的事业是神圣的、正义的，它决不会随着我们的牺牲而灭亡。在走向胜利的道途中，我们必须流洒不少的鲜血，伟大的理想只有经过忘我的斗争和牺牲才能胜利地实现。与其苟且偷生，毋宁英勇战死。我们牺牲了，但是我们给后代留下了用我们鲜血染红了的自由与平等的旗帜！我们给他们留下了复仇和胜利的遗产！弟兄们，一步也不要后退！不是胜利就是死亡！”（[意]拉·乔万尼奥里：《斯巴达克斯》下册第758页）

战争的悲剧不是由于战争结束，而告一段落了吗？对于死者，悲剧已经结束。对于活着的人，则方兴未艾。（[日]有吉佐和子：《非色》第40页）

（5）祈祷中的魔幻哲学

——宗教·迷信·鬼神

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我不负天兮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制兹八拍兮拟俳忧/何知曲成兮心转愁。（蔡琰：《胡笳十八拍》《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202页）

异史氏曰：“幻由人作，此言类有道者。人有淫心，是生亵境。人有亵心，是生怖境。菩萨点化愚蒙，千幻并作，皆人心所自动耳。”（蒲松龄：《画隔》《聊斋志异》第7页）

……女子道：“……他常说：‘儒、释、道三教，譬如三个铺面

挂了三个招牌，其实都是卖的杂货，柴米油盐都是有的。不过儒家的铺子大些，佛、道的铺子小些，皆是无所不包的。'又说：'凡道总分两层：一个叫道面子，一个叫道里子。道里子都是同的，道面子就各有分别了。如和尚剃了头，道士挽了个髻，叫人一望而知，那是和尚、那是道士。倘若叫那和尚留了头，也挽了个髻子，披件鹤氅，道士剃了发，着件袈裟；人又要颠倒呼唤起来了。难道眼耳鼻舌不是那个用法吗？'又说：'道面子有分别，道里子实是一样的。'（刘鹗：《老残游记》第82页）

"这都是虚无缥缈的事，那里有甚么神仙鬼怪！我却向来不信这些。还有一说，最可笑的，说甚么'信则有，不信则无'。照这样说起来，那鬼神的有无，是凭人去作主的了。譬如你是信的，我是不信的，我两个同在这屋里，这屋里还是有鬼神呢，还是没鬼神呢？"（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181页）

……可是，再一想，那些来到中国杀人放火的日本兵们几乎都带着佛经，神符，和什么千人针；他们有宗教，而宗教会先教他们变成野兽，而后再入天堂！想到这里，他又没法不暗笑自己了。（老舍：《四世同堂》第一部第284页）

在这都市的道旁/划出一块大的空场/在这空场的中心/正在建一座大的教堂/。……大门顶上竖一面大的十字架/街上过路的人都走在它底下/耶稣的圣像高高在千尺之上/看来是怎样的伟大，慈祥！它立在上帝与世人中间/用无声的话传达主的教言/"奴隶们，什么都应该忍受/饿死了也要低着头/谁给你的左腮贴上耳光/顶好连右腮也给送上/忍辱原是至高的美德/连心上也不许存一丝反抗/人间的是非肉眼哪能看清/死过之后主自有公平的判定。"（臧克家：《罪恶的黑手》《今昔吟》第163页）

人类罪过只有两种根源——懒惰和迷信，德行也只有两种——活动和智慧。（[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147页）

如果有人要想清数，究竟有多少教会中人在追逐某礼拜堂的收入，他就无异于清数大海中的沙粒，或清数我们君主的奴隶。（[法]孟德斯鸠：《波斯人的信札》第98页）

这禁欲的职业，摧残了许多人，即使瘟疫与最惨烈的战争，也从来不至于如此。在修道院中，人们可以看见一个永恒的家庭，这家庭不生育一个人，而它自身的存在，则依靠天下众庶。这些庵院，永远张大着嘴，和无底洞一般，吞没未来的种族。（[法]孟德斯鸠：《波斯人的信札》第201页）

人在垂死的时候时常有这种转变。连老虎都会舔舔十字架。当黑暗之门打开一条缝的时候，相信固然困难，不相信也不可能。人类的各种宗教信条无论怎样不完善，尽管信心模糊，尽管教义跟隐约可见的永生的形象并不符合，等到最后关头来到的时候，人类的灵魂必定会感到震惊。死后的东西已经开始了。这种思想萦绕在临死的人心里。（[法]雨果：《笑面人》上册第142页）

而且，在中古时候的城市里，这种坟墓是不算稀罕的。在最常来往的街上，在最拥挤最热闹的市场上，恰恰在正中间，在车马行走的地方，人们常常可以碰见一个洞穴，一个井，或是一个有墙有栅的小屋子，日日夜夜有一个人在里面祈祷着，自愿为永恒为悲伤和忏悔而舍身。这个奇怪的景象如今给我们唤醒了一切回忆，这个可怕的小屋子，介于房屋与坟墓之间，城镇和墓园之间；这个隔绝于人类之外，而被算入了死者之列的活人；这盏在黑暗里燃到了最后一滴油的灯；这个在坟墓里闪烁的残余的生命；这种气息；这种声音；这永远在一个祈祷襁上的祈祷；这个永远转向另一个世界的脸孔；这已经被另一

个太阳所照耀的眼睛；这个倾听坟墓底谈话的耳朵；这个封锁在身体之内的灵魂；这个关闭在地牢里的身体；和这肉体与栅栏两重障蔽之内的痛苦的灵魂底跳跃——这一切，那时的人们全没有看出。那个时候的毫无理由也不崇高的悲悯，没有在这种宗教行为中发现这些细微的事实。这种悲悯心忍耐一切；它崇奉并敬重一切牺牲，视之为神圣，却不去分析那些痛苦，仅仅给与一点低廉的悲悯。它时时给那可怜的苦行人一点布施，从洞口张张看那人是否还活着；但它不知道那人的名姓；它甚至不知道那人开始过这种死人似的日子已经有多少年代；而当一个陌生人问起这个洞里念诵着的骨瘦如柴的人是谁，假若那是个男人，邻居们就回答道："这是一位修士。"假若那是个女人，就回答道："这是一个女修士。"

……

此外，虽然人们不觉得怎么奇怪，但是在城市中心的这种退隐之所，事实上是象我们刚才所说的，到处都是。在巴黎有着很多这种祈祷用的和忏悔用的小密室；它们差不多全都有人占据着。真的，牧师们不愿看见它们空着，好象如果空着就是表示信仰淡漠似的，如果没有忏悔者，他们就放些疯瘫病人进去。（[法]雨果：《巴黎圣母院》上册第263页）

世间没有一种无娄罗的势力；也没有一种无臣仆的尊荣。指望前程远大的人都围绕着目前的显贵奔走钻营。每个主教衙门都有它的幕僚。每一个稍有势力的主教都有他那群天使般的小修士在主教院里巡逻，照顾，守卫，以图博取主教大人的欢心。获得主教的赏识，也就等于福星高照，有了充当五品修士的希望了。求上进是人情之常，上帝的宗徒是不会亏待他的下属的。

在别处有高大的帽子，教堂里也同样有嵬峨的法冠。这种人也就是那些有势，有钱，坐收年息，手腕灵活，受到上层社会的宠信，善于求人，当然也善于使人，指使整个主教区的教民亲自登门拜谒，充当教会与外交界之间的桥梁，足为教士而不足为神甫，足为教庭执事而

不足为主教的主教。接近他们的人皆大欢喜！那些地位优越的人，他们把肥的教区，在家修行人的赡养费，教区督察官职位，随军教士职位，天主堂里的差事，雨一般地撒在他们周围的那些殷勤献媚，博得他们欢心，长于讨好他们的青年们的头上，以待将来再加上主教的尊贵。他们自己高升，同时带着卫星前进；那是在行进中的整个太阳系。他们的光辉把追随着他们的人都照得发紫。他们一人得志，众人都荫余福高升。老板的教区愈是广，宠幸的地盘也愈大。并且还有罗马在。由主教而总主教而红衣主教的人可以提拔你为红衣主教的随员，你进入宗教裁判所，你会得到绣黑十字的白呢飘带，你就做起陪审官来了，再进而为内廷机要秘书，再进而为主教，并且只须再走一步就由主教升为红衣主教了，红衣主教与教皇之间也不过只有一番选举的虚文。凡是头戴教士小帽的人都可以梦想教皇的三级冠。神甫是今天唯一能够按部就班升上王位的人；并且那是何等的王位！至高无上的王位。同时，教士培养所又是怎样一种培养野心的温床！多少腼腆的唱诗童子，多少年轻的教士都顶上了佩菜特的奶钵！包藏野心的人自吹能虔诚奉教，自以为那是轻而易举的事，也许他确有那样的一片诚心，谁知道？沉迷久了，自己也就有些莫名其妙。（〔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一册第63页）

从历史，理性和真理的角度出发，僧侣制度是该受谴责的。

修院在一个国家，如果发展过多，它便成了行动的累赘，绊脚的机构，它在需要劳动的中心成为懒惰的中心。修道团体，对于广大的人类社会来说，正如槲树上的寄生，人体上的瘤。它们的兴盛和肥壮正是地方的贫瘠。……

……

修院，尤其是古代的女修院，正如本世纪（十九世纪）初还出现在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的那样，确是中世纪的一种最悲惨的具体形象。修院，那种修院，是各种恐怖的集中点。道地的天主教修院是完全充满了死亡的黑光的。

……（古修院）残忍的苦行窟，处女们的火坑，蛮不讲理的地方。（[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二册第612页）

象存在于西班牙和西藏那样的僧侣制度，对于文化来说，那是一种痨病。它干脆扼杀生命。简单地说，它削减人口。进修院，等于受宫刑。（[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二册第616页）

梅奈斯泰勒那干涩的声音又响起来：

“我觉得，十九世纪自由思想的资产阶级所珍视的那种愚蠢的反教权主义，并不能把民众从宗教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在这方面，问题是社会性质的，宗教的基础是社会性的，任何时代的宗教都是从被奴役人们的痛苦中汲取最主要的力量。宗教一贯利用贫困。一旦失掉了这个支点，宗教也就失去了它的生命力。日后的人类较为幸福了，目前的宗教对他们也就没有控制力量了……”（[法]马丁·杜·加尔：《蒂博一家》中册第1034页）

教堂在我们眼上/永远黑暗没有光明/没有上帝我们走向/我们崇拜的神性！（[法]瓦雷里：《圆柱之歌》《法国现代诗选》第16页）

“一个人为什么要受痛苦，为什么受过愁苦，然后才要享福，为什么一切事物的体系只凭分部的完全无缺，才使整体完全无缺，惟有我们这世界是无数残缺不全的分部做成的，这几个问题是永远解说不通的，假使解说通了，也许无甚用处。说到这个题目，上天不让我们好奇之心窥见秘妙，只许我们有求心安的念头。

“既是这样，人就求哲学相助；上天晓得哲学仍是不能使人心安，故助以宗教，哲学安慰人心，很有可娱人之处，而往往无真理；哲学说的是世界上到处都有乐境，只要人晓得怎样享乐；至于苦境世人虽不能免，好在人生在世，为时甚短，一会子就过了。这两层的自

慰话是不能相容的，因为世界若是个乐境，而浮生却甚短，则乐境既不能久处，岂不又是苦境了吗？若是在世甚久，岂不是把苦境拖长了吗？可见哲学力量很弱。惟有宗教慰人，入人较深。宗教说的是人生在世，好像是个预备科，先把心教练好，预备到另一个世界。好人离开肉体的时候，那心全是光明的，就晓得他久已在此为自己创造一个快乐世界；恶人正因为恶而得残废，受了损害，现在恐怖的脱离肉体，也就晓得自己已经预先受到上天的报仇。是故无论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如何，一定要抱住宗教，才求得最真的心安。因为我们若是已经欢乐，就想到将来的欢乐是永无止境，我们若是愁苦，就想到以后还有歇息的地方，自然也可以安心。宗教示有幸福的人以接续永享幸福，示不幸的人以改苦境为乐境。（[英]哥尔斯密：《威克菲牧师传》第126—127页）

有的书从头到尾都是谎言/有的大谎还没有见于笔端/甚至教士们也在所不免/虽然传道如发狂/有时却撒谎大如天/还归罪圣经身上。（[英]彭斯：《死亡与洪布克大夫》《彭斯诗选》第81页）

“……不要以为我们长期看不到教派的创始人们像白痴一般的愚蠢。他们为了徒劳无益地保卫一块只在迷信的眼光中才具有价值的荒凉的沙漠，立誓要抛弃人生中一切享乐去追求殉道者们死于饥渴、死于瘟疫，死于野蛮人刀剑之下的那种快乐。我们的教派早已采取了更为大胆、更为远大的观点，为我们的牺牲找到更好的补偿。我们在欧罗巴每一个王国里都有广大的产业，我们极高的军事声威已将每一个基督教国度中骑士团的精锐吸引到我们的集团中——这一切都用以达成教派的目的，这种目的是我们的虔诚创始人们所梦想不到的，这种目的也决不让那些由于信仰古代的教义而参加到教派里来的孱弱分子们知道，那些人的迷信使他们成为我们的工具……（[英]司格特：《艾凡赫》第265页）

史的金斯先生并没有要求他的听众警戒那些假先知和卑鄙的宗教嘲讽者：这些人既没有解释宗教的首要的教义的常识，也没有感受它的首要原则的心胸，在社会上是比普通的犯罪者更危险的分子：他们必然是欺骗那些天性最软弱的和最不明事理的人，轻侮和鄙视那应该被视为最神圣的事，并且使许多优秀宗派里的大量善良而端正的人名誉有一部分扫了地。……（[英]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第755页）

……到了现在，磨坊还是工作不停，寺院却早已残破消灭了，因为食物不能一日间断，信仰却只是过眼的烟云罢了。我们老看到，暂时需要的东西永远有人供应，永久需要的东西都供应一会儿就完了。（[英]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第320）

“你说的上帝是指什么？”他说：“有两种不能调和的上帝概念。一种是不可知的创造道理——这是人相信的。还有一种是人的利他性的总和——人自然也相信。”

……基督一生的崇高诗篇就是表现了人联接这两个不可调和的上帝概念的企图。而且由于人的利他主义的总和与自然、与宇宙的任何其他事情一样，同是那个不可知晓的创造道理的一部分，当初说不定会选出更坏的桥梁来呢！好笑的是——人过了大半辈子却从没有能够看出这一点！（[英]约翰·高尔斯华绥：《骑虎》《福尔赛世家》第217-218页）

“如果创造世界的是一个全善全能的上帝，那么他为什么创造罪恶？修道士们说，那是为了让人们战胜自己身上的坏东西，抵制住诱惑，忍受痛苦、悲哀与不幸，这些都是上帝对他们的考验；上帝考验他们是为了洗清他们身上的罪过，使他们于多年之后终于配得上接受他的恩典。我觉得这好象通知一个人到某个地方去，而又要给他制造困难，路上给他摆了个迷魂阵叫他通过，接着挖一条河逼他游

泳，最后还要筑一道墙叫他爬。我不打算去信一个连一般的见识都没有的全能上帝。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去信仰这样一个上帝；世界虽不是他创造的，但他见到坏事情就尽量缩小它的影响，他比世界上的人好得多，聪明得多，并且伟大得多；他没有创造罪恶，并且还要和罪恶进行斗争，最终还有可能克服罪恶。但是另一方面，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去信仰这样一个上帝。”（[英]毛姆：《刀锋》第341—342页）

“你是否想到，轮回既说明了世界上的灾难，又证明这些灾难是应该的？如果我们所受的磨难都是由于上辈子作孽的结果，我们可以顺从地忍受它，心想，如果这辈子我们尽量积德，下几辈子就少受些折磨。但是忍受自己的磨难是容易的，只需要拿出点儿丈夫气概就行了；令你难以忍受的是别人遭受的磨难，这些人常常看起来是无辜受折磨。如果你能使你自己相信这是前世的必然结果，那么，你可以怜悯他们，尽你的可能减轻他们的痛苦，并且你也应该如此，但是你没有必要为之感到义愤”。（[英]毛姆：《刀锋》第353-354页）

……我不反对任何人的宗教信仰，不管它是怎样一种宗教信仰，只要那个人并不因为另一个不相信它而要对他加以杀害或者侮辱就行。不过，如果一个人的宗教信仰事实上变成一种如癫如狂的举动；成为一种实实在在是折磨他自己的事情，而且到头来还要弄得我们这个地球成为一个教人坐立不安的住处的时候，那么，这就应该把那家伙拉到一边，跟他争辩。（[美]赫尔曼·麦尔维尔：《白鲸》第120页）

我要登广告的话，回回都要到宗教刊物上去登；您只要看看他们的广告篇幅，您就会发现别人也跟我一样，很用过一番心思的——特别是那些没有什么使人人都能致富的财务计划的人。当然，我指的是那些既知道怎样侍奉上帝，同时也知道怎样弄钱的，伟大的、大城市

的宗教刊物——这才是您登广告的地方，先生，这才是您登广告的地方呢——至于那种不为赚钱的宗教刊物对我们来说，先生，作为一种广告工具是毫无用处的——对任何一个干我们这行生意的人都是毫无用处的。（[美]马克·吐温、查理·华纳：《镀金时代》第260页）

……在这个时候，当一件很明显的罪恶正在制造之中的时候，她的上帝，她的基督，是在哪里啊？“他”为什么没有为了她把神力显出来啊？“他”对这一点该怎么解释呢？“他”在圣经上所显示的诺言啊！“他”那永恒的引导啊！“他”那明明白白说过的仁慈啊！

……正像所有热心宗教的人一样，凭了他们盲目而二元论的说法，坚决要把上帝跟伤害、错误和不幸给分离开来，同时却还认定“他”握有最高的支配的力量。他们迟早会找出一些别的什么东西出来——一种恶毒、奸诈、欺人的力量，在上帝全知全能的面前，还能够诱陷人，蛊惑人——并且最后在错误和乖戾的人心当中找到了这一种东西，并且说这也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不过“他”并没有控制着它，因为“他”不想控制它。（[美]德莱塞：《美国的悲剧》第30页）

……她以为现在上帝正在责罚她们，那末随他去责罚好了，还做什么祷告呢？她向来都把宗教这东西看做一种公平的交易。她这一面允许上帝做好人，同时又要上帝给她好处的。她发现了上帝常常自己破坏这种交易的信约，因而觉得自己并没有亏负上帝的地方。（[美]马格丽泰·密西尔：《飘》中第608页）

上帝在哪里/上帝无处不在/不，唯一的上帝/只存在于祈祷中间
（[日本]川路柳虹：《预言》 《日本现代诗选》第91页）

耶稣没有父亲/耶稣不割麦子/耶稣不吹洞箫/耶稣不懂女人/哦，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日本]山村暮鸟：《耶稣》 《日本现代诗选》第245页

（6）人类智慧的智慧选择

——人才与天才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 《论语译注》第166页）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 《论语译注》第168页）

孟子曰："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 （《孟子·离娄章句上》 《孟子译注》上180页）

凡贤人之德，有以知之也。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非独琴若此，贤者亦然。虽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冥由尽忠？（吕不韦：《吕氏春秋·本味》 《吕氏春秋集释》卷十四第7页）

今有千里之马于此，非得良工，犹若弗取。良工之与马也，相得则然后成，譬之若枪之与鼓。夫士亦有千里，高节死义，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唯贤者也。 （吕不韦：《吕氏春秋·知士》 《吕代春秋集释》卷九第10页）

凡奸邪险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为。人主好以己为，则守职者舍职而阿主之为矣。阿主之为，有过则主无以责之，则

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动者静，宜静者动，尊之为卑，卑之为尊，从此生矣。此国之所以衰，而敌之所以攻之者也。（吕不韦：《吕氏春秋·君守》《吕氏春秋集释》卷十七第10—11页）

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不与知者议之也。绝江者诧于船，致远者诧于骥，霸王者诧于贤，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骥也。释父兄与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钓者与仇人仆虏，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犹大匠之为宫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大而知人数点。（吕不韦：《吕氏春秋·慎势》《吕氏春秋集释》卷十七第23—24页）

宁戚欲干齐桓公，穷困无以自进，于是为商旅，将任车以至齐。暮宿于郭门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开门，辟任车，爝火甚盛，从者甚众。宁戚饭牛居车下，望桓公而悲，击牛角疾歌。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桓公反至，从者以请，桓公赐之衣冠，将见之。宁戚见，说桓公以治境内。明日复见，说桓公以为天下，桓公将任之，群臣争之曰："客卫人也，卫之去齐不远，君不若使人问之而固贤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问之患其有小恶也，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听必有以矣，今听而不复问，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难全，权而用其长者，当举也。"桓公得之矣。（吕不韦：《吕氏春秋·举难》《吕氏春秋集释》卷十九第29—30页）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逐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

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逐散六国之众，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垂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驶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扣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扣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李斯：《谏逐客书》《史记·李斯列传》第2541—2545页）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刘彻：《求茂才异等

诏》 《古文观止》上231页）

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史记》八第2485页）

夫知人之性，莫难察焉。美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诸葛亮：《知人性》 《诸葛亮集》第78页）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宏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

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诸葛亮：《前出师表》《诸葛亮集》第4-6页）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经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左思：《詠史诗八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33页）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韩愈：《杂说》《韩昌黎文集校注》第20页）

夫大木为栋，细木为桷，樗栌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余为妍，卓荦为杰，校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韩愈《进学解》《韩昌黎文集校注》第26页）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贾生》《全唐诗》第6208页）

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曾巩：《寄欧阳舍人书》《古文观止》下第523页）

寺里山因花得名/繁英不见草纵横/栽培剪伐须勤力/花易凋零草易生。（苏舜钦：《题花山寺壁》《苏学士文集》第39页）

黄金无足色/白璧有微瑕/求人不求备/妾愿老君家。（戴复古：《寄兴》）

……单说着自古至今，有那一等怀才抱德，韬光晦跡的文人秀才，就比那奇珍异宝，良金美玉，藏于泥土之中：一旦出世，遇良工匠，切磋琢磨，方始成器。……（冯梦龙编著：《马当神风送滕王阁》《醒世恒言》第852页）

有二十分见识，便能成就得十分才，盖有此见识，则虽只有五六分才料，便成十分矣。有二十分见识，便能使发得十分胆，盖识见既大，虽只有四五分胆，亦成十分去矣。是才与胆皆因识见而后充者也。空有其才而无其胆，则有所怯而不敢；空有其胆而无其才，则不过冥行妄作之人耳。盖才胆实由识而济，故天下唯识为难。有其识，则虽四五分才与胆，皆可建立而成事也。然天下又有因才而生胆者，有因胆而发才者，又未可以一概也。然则识也、才也、胆也，非但学道为然，举凡出世处世，治国治家，以至于平治天下，总不能舍此矣。故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智即识，仁即才，勇即胆。（李贽：《焚书·二十分识》《焚书·续焚书》第155页）

世间人谁不说我能知人，然夫子独以为患，而帝尧独以为难，则世间自说能知人者，皆妄也。于问学上亲切，则能知人；能知人则能

自知。是知人为自知之要务，故曰“我知言”，又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于用世上亲切不虚，则自能知人；能知人由于能自知。是自知为知人之要务，故曰“知人则哲，能官人”，“尧、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务也”。先务者，亲贤之谓也。亲贤者，知贤之谓也。自古明君贤相，孰不欲得贤而亲之，而卒所亲者皆不贤，则以不知其人之为不贤而妄以为贤而亲之也。故又曰“不知其人，可乎”。知人则不失人，不失人则天下安矣。此尧之所难，夫子大圣人之所深患者，而世人乃易视之。呜呼！亦何其猖狂不思之甚也！况乎以一时之喜怒，以一人之爱憎，而欲视天下高蹈远引之士，混欲和光之徒，皮毛臭秽之夫，如周丘其人者哉！故得位非难，立位最难。若但取一概顺己之侣，尊己之辈，则天下之士不来矣。今诵诗读书者有矣，果知人论世否也？平日视孟轲若不足心服，及至临时，恐未如彼“尚论”切实可用也。（李贽：《焚书·复焦弱侯》《焚书 续焚书》第271页）

“才难，不其然乎！”今人尽知才难，尽能言才难，然竟不知才之难，才到面前竟不知爱，幸而知爱，竟不见有若己有者，不见有称喜赞扬不啻若自其口出者，如孔北海之荐弥正平，既足救杨彪也。何也？以其非真惜才也；虽惜才，亦以惜才之名好，以名好故而惜之耳。则又安望其能若己有、不啻若口出如孔北海然也？呜呼！吾无望之矣！

举春秋之天下，无有一人能惜圣人之才者，故圣人特发此叹，而深羡于唐、虞之隆也。然则才固难矣，犹时时有之；而惜才者则千古未见其人焉。孔子惜才矣，又知人之才矣，而不当其位。入齐而知晏平仲，居郑而知公孙子产，闻吴有季子，直往观其葬，其惜才也如此，使其得志，肯使之湮灭而不见哉！然则孔子之叹“才难”，非直叹才难也，直叹惜才者之难也。

……

夫凡有大才者，其可以小知处必寡，其瑕疵处必多，非真具眼者

与之言必不信。当此数者，则虽有大才，又安所施乎？故非自己德望过人，才学冠世，为当事者所倚信，未易使人信而用之也。然非委曲竭忠，真若自己有，真不啻若口出，纵人信我，亦未必能信我所信之人，憾不得与之并时，朝闻而夕用之也。呜呼！可叹也夫！（李贽：《焚书·寄答京友》《焚书 续焚书》第271—272页）

孟尝君平时养了许多客，今脱秦难，却得此两小人之力。可见天下寸长尺技俱有用处。而今世上只重着科目。非此出身，纵有奢遮的，一概不用。所以有奇巧智谋之人，没处设施，多赶去做了为非作歹的勾当。若是善用人材的收拾将来，随宜酌用，未必不得他气力，且省得他流在盗贼里头去了。（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第713-714页）

……花坛酒社，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研究。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是萧索。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所以那些大户人家，冠、昏、丧、祭，乡绅堂里，坐着几个席头，无非讲的是升、迁、调、降的官场；就是贫贱儒生，又不过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那知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吴敬梓：《儒林外史》第620页）

余行塞上，乘任载之车，见马之负辕者而感焉。

古之车，独辀加衡而服两马。今则一马夹辕而驾，领局于轭，背承乎鞅，靳前而鞧后。其登陁也，气尽喘汗而后能引其轮之却也；其下陁也，股蹙蹄攒而后能抗其辕之伏也。鞭策以劝其登，棰棘以起其陷，乘危而颠，折筋绝骨，无所避之。而众马之前导而旁驱者，不与焉。其渴饮于溪，脱驾而就槽枥，则常在众马之后。

噫！马之任，孰有艰于此者乎？然其德与力非试之辕下不可辨。其或所服之不称，则虽善御者不能调也。驽骞者力不能胜，狡愤者易惧而变，有行坦途惊蹶而偾其车者矣；其登也若跋，其下也若崩，泞

旋淖陷，常自顿于辕中，而众马皆为所掣。呜呼！将车者其慎哉。（方苞：《辕马说》 《桐城派文选》第76—77页）

凡木之生，不材则已，材则为栋梁，为舟楫，为凡什器；树之乎廊庙，泛之乎江湖，陈之乎五都之市，尽其用而无憾，谓之曰幸可也。其次不为人用，而产于山林，植于园圃；华以春，实以秋，荣悴开谢以其时。不尽其用，而且遂其生，谓之曰幸，亦可也。其下薪之，樵之，斩之，艾艾，萌蘖之生，又从而践踏之。彼其机既欲遂而不能，而其气脉脉绵绵，又若续而不绝；雨暘所被，曛湿所薰，朽败之余，于是乎蒸出而为芝菌。人见芝菌之生，则啧啧夸曰瑞物。呜呼！物诚瑞矣，而以木言之，其幸也与？其亦至不幸也与？（管同：《灵芝记》 《桐城派文选》第288—289页）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龚自珍：《已亥杂诗》 《龚自珍诗选》第195页）

嬉歌怒骂生花笔/泪洒青衫亦可哀/苏小委尘红拂死/谁家儿女解怜才。（郁达夫：《西归杂咏九首》 《郁达夫诗词抄》第33页）

……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象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钱锺书：《围城》第10页）

天才主要是有根，而根必植在土壤之中。（孙犁：《芸斋琐谈·谈才》 《孙犁散文选》第282页）

没经过内心格斗的意志，是微不足道的；没经受过自我牺牲的贡

献，是无足轻重的。（陈祖芬：《心灵》《陈祖芬报告文学选》第133—134页）

对他说来很不幸的是：他的母亲虽然体贴入微，却没能培养他具有正确的人生观和奋发图强的雄心壮志，去战胜他所面临的、也是每个人在前进道路上通常会遇到的困难。这需要精明的才干、敏锐的智慧和不受狭隘乡村观念限制的丰富阅历。甚至还必须少宠爱他，不要每时每刻替他操心，不要让他绕过任何忧虑烦恼，甚至在他幼年时也不要代他哭泣受苦，而要让他亲自感到风暴临头，用自己的力量去应付难关，考虑自己的前途，——总之一句话，使他意识到自己是个男子汉。（[俄]冈察洛夫：《平凡的故事》第14页）

他想到自己做了二十几年的事，既没有得到养老金，也没有得到一次发足的补助金，不由得愤愤不平。不错，他工作得不勤恳，不过话说回来，所有的工作人员，不管勤恳也好，不勤恳也好，是一律都得养老金的。当代的正义恰好就在于官品、勋章、年金等不是根据道德品质或者才干，却是一般的根据服务，不论甚么样的服务，而颁给的。（[俄]契诃夫：《第六病室》《契诃夫小说选》下卷第452页）

我明白，即使将宝石放在驴子身上，它驮不动，照样会感到沉重的。（[苏]高尔基：《英雄》《高尔基文集》第六卷第40[3]页）

俗话说，苹果落地，离树不会太远。有时确是如此，有时却恰恰相反。我曾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那时，经常是按照履历表去判断一个人；报纸上写着，“儿子不对父亲负责”，但是常常不得不对爷爷负责。（[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一部第13页）

最伟大的战略家们也有失算的时候。（[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二册第571页）

全人类的充沛精力要是都集中在一个人的头颅里，全世界要是都萃集于一个人的脑子里，那种状况，如果延续下去，就会是文明的末日。（[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二册第401页）

阿拉贡亲王　唉！要是世间的爵禄官职，都能够因功授赏，不藉钻营，那么多少脱帽侍立的人将会高冠盛服，多少发号施令的人，将会唯唯听命，多少卑劣鄙贱的渣滓可以从高贵的种子中间筛分出来，多少隐闇不彰的贤才异能，可以从世俗的糠粃中间剔选出来，大放它们[illegible]光泽！（[英]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莎士比亚全[illegible]》第三卷第44页）

（7）思维之树的两个果实

——真理与谬误

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虽当与不知同，其卒必困。（吕不韦：《吕氏春秋·审己》《吕氏春秋集释》卷九第12页）

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獾，獾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此愚者之所以大过也。闻而审则为福矣，闻而不审，不若无闻矣。（吕不韦：《吕氏春秋·察传》（《吕氏春秋集释》卷二十二第16页）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雀楼》《全唐诗》第2849页）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 辛苦/吹尽 狂沙始到金。 （刘禹锡：《浪淘沙词》 《刘禹锡集》第252页）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总不同/不识庐山真面 目/只缘 身在此山中。 （苏轼：《题西林壁》 《苏轼诗集》第1219页）

"……知盲者之为盲，而不知不盲者之尽为盲也。夫盲者曷尝盲哉？吾目虽不见，而四肢百体均自若也，以目无妄动焉。其于人也，闻其音而知其姓氏，审其语而知其是非。其行也，度其平陂以为步之疾徐，而亦无颠危之患。入其所精业，而不疲其神于不急之务，不同其力于无益之为，出则售其术以饱其腹。如是者 久而习之，吾无病于目之不见也。今夫世之人，喜为非礼之貌，好为无用之观，事至而不能见，见而不能远，贤愚之品不能辨，邪正在前不能释，利害之来不能审，治乱之故不能识，诗书之陈于前，事物之接于后，终日睹之而不得其义，倒行逆施，伥伥焉颠且踬而不之悟，卒蹈于网罗，入于陷阱者，往往而是。夫天之爱人甚矣！予之以运动知识之具，而人失其所以予之之意，辄假之以陷溺其身者，岂独目哉？吾将调昏昏然而行，冥冥然而趋，天下 其谁非 盲也？盲者 独余 耶？" （戴名世：《盲者说》 《桐城派文选》第14—15页）

真理/在婴儿的沉 默中/不 在聪明人 的辩 论里。 （冰心，《繁星》 《冰心文集》第二卷第17页）

真理有时象无花果/静悄悄，萌生于树叶之间/它和树叶一样是绿的/并不红得耀眼。真理有时又象毛栗子/它把果仁藏得很严/不但有一层又厚又硬的壳/而且象刺猬似的不招人喜欢。 尊重无花果吧/它没有那股招蜂惹蝶的甜/理解毛栗子吧/它告诫采集者：艰难。 （公刘：《关于真理》 《离离原上草》第381页）

真理往往是朴素的……。正象许多人类的重大发明，寻求呵寻求，探索呵探索，历经千辛万苦之后，往往得到的东西却是极为单纯，甚至是你朝夕相处熟视无睹的事物。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还是“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生活的辩证法常令我心肃然，喜报无言。（柯岩：《癌症≠死亡》《1981—1982年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第279—280页）

错误总是积累而成，存在着许多历史渊源，决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正如地壳下的能量活动一样，直是到了不能承受的程度，才会发生地震。所以，过错既有今天的，也有昨天的，而今天和昨天又是无法分割的，稗子在稻田里，并不是一天就长那么高的。（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下册第716页）

真理无须打扮。哪怕写在枯黄的纸张上，描摹在贫瘠的沙土中，甚至变成粗俗的谚语，它也会生辉。谬误，即使被刻上佛的银盘，铸入宫殿的金鼎，甚至冒充神的启示，也是黯然无光的。（刘再复：《真理的品格》《深海的追寻》第62页）

宇宙本是瞬息百变的流动体——更何处找安靖；人类的思想譬如日夜奔赴的江流，亦无时止息。（庐隐：《寄梅窠旧主人》《庐隐选集》第207页）

一道浊流，固然不如一杯清水的干净而澄明，但蒸馏了浊流的一部分，却就有许多杯净水在。（鲁迅：《准风月谈·由聋而哑》《鲁迅全集》第五卷第278页）

努力自励的人，假若没有脑子，往往比懒一些的更容易自误误人。（老舍：《何容何许人也》《老舍散文选》第22页）

为了追求光和热，将身子扑向灯火，终于死在灯下，或者浸在油中，飞蛾是值得赞美的。在最后的一瞬间它得到光，也得到热了。（巴金：《日》 《巴金选集》第八卷第268页）

你们以为，我因为他们胡说而不满吗？废话！我喜欢人家胡说！胡说是一切动物中只有人才能享受的唯一的特权。人是从错误中得到真理的！因为我是人，所以我也胡说八道。如果你不犯十四次错误，那你就得不到一个真理，也许得犯一百十四次错误，这是好事嘛；可是我们都没有本领发表错误的意见！你对我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你自己的不正确的意见，那我就会吻你。发表自己的不正确的意见——要比转述别人的一个真理更有意义；在第一种情况下，你才是一个人；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你不过是只鹦鹉！真理不会避开你，但生命可以被扼死；例子俯拾即是。现在我们是怎样呢？就科学、文化、思维、发明、理想、愿望、自由主义、理性、经验和一切的一切、一切的一切、一切方面来说，我们无一例外地还都是中学预科生！喜欢靠别人的智慧过日子，成为我们根深蒂固的习惯了！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第231页）

有心而无脑的傻子和有脑无心的傻子一样不幸。这是古老的真理。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第98页）

我从来不敢说我知道真理，……没有人可以独自达到真理。只有借了全体人的合作，借了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到我们现代几百万代人的合作，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累上去，才能造成足以供伟大的上帝居住的圣殿，……。([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二册第584页）

物的本质在是非中大体分明/可是在动乱的年代/却出现令人可悲的事情/即使骄傲、勇敢的人/有时也让“是”代替“非”/迸出嘴唇！（[苏]柳·康·塔季扬尼契娃：“‘是’和‘非’失去了色彩……”》

《苏联当代诗选》第347页）

这不正象为人类诞生了一个新的上帝吗！一切为人人，人人为一切！我就是这样理解你们大家的。真的，你们大家都是同志，都是亲人，大家都是一个母亲——真理的孩子！（[苏]高尔基：《母亲》《高尔基文集》第十一卷第409页）

在小说的结尾，拉叶甫斯基，也可以说还有契诃夫本人，眺望着呼啸澎湃的大海，心里思忖着：海浪把船抛回来了，它进两步，退一步，可是桨手们很倔强，他们不停地划桨，不怕高浪。船一步步地往前走。现在，船看不见了，再过半个钟头，桨手们就会清清楚楚地看见轮船上的灯光。一个钟头之后他们就可以靠拢轮船的梯子了。生活里也是这样……寻求真理的人们也是进两步，退一步。痛苦啦、错误啦、对生活的厌倦啦，把他们抛回来，可是寻求真理的热情和固执的毅力会促使他们不断地前进。谁知道呢？也许他们终于会达到真理吧。（[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一部第12页）

真理就如同记忆一样，使人备受惩罚。回忆起坏事，我们就痛心；回忆起好事，我们就哀叹往事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有时我也想过，谎言就是真理，真理就是谎言……真理之所以必要，是可以用它掩盖谎言。（[苏]邦达列夫：《选择》第398页）

十分不幸的是，人类总是因为漠视尽人皆知的真理而付出惨重的代价。（[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上第343页）

尽可能少犯错误，这是人的准则；不犯错误，那是天使的梦想。尘世上的一切都是免不了错误的。错误犹如一种地心吸力。（[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一册第18页）

亮光可能不是亮光。因为光明是真理，而亮光可能是奸诈。你以为它在那儿放光，不，它在那儿放火。（[法]雨果：《笑面人》下册第499页）

最卓越的东西，也常是最难被人了解的东西。（[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一册第21页）

世界上的事，最奇怪的就是越是当事人，越是会犯错误。（[法]缪塞：《玛尔高》《缪塞中篇小说集》第234页）

有一个英格兰的人家拿一个很妙的意大利格言作座右铭："要发生的事，总是会发生的"。这是唯一的现成真理！（[英]狄更斯：《艰难时世》第158页）

相信我，明日的世界将再用今日的世界所抛弃的黄金和钻石使自己富饶起来。没有一个真理被消灭，也没有一个真理在灰烬里被埋得这样深，以致不能最后被发掘出来。（[美]霍桑：《地球上的大燔祭》《霍桑短篇小说集》第494页）

一条永恒的真理/由浪花写在天上/船在水上航行/水在船下翻腾/可是水永远是主人翁。（[匈]裴多菲：《大海沸腾了》《裴多菲诗选》上第176页）

错误经不起失败，但是真理却不怕失败。（泰戈尔：《飞集》第15页第68条）

如果你把所有的错误都关在门外时，真理也要被关在外面了。（泰戈尔：《飞鸟集》第27页第130条）

真理引起了反对它自己的狂风骤雨，那场风雨吹散了真理撒播的种子。（泰戈尔：《飞鸟集》第61页第292条）

真理是严酷的/我喜爱这个严酷/它永不欺骗/今生是永世炼修的受难/为换得真理的可怕的价值/在死亡中偿还一切的债负。（[印度]泰戈尔：《诗选》第183页）

真理爱它的界限，/因为它在边界上/遇到美。（泰戈尔：《流萤集·一七八》）

在这个世界上，区别是与非是必要的，可是如果你单凭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爱好与否来决定它们的相对价值，你当然可以这样做，不过千万不要希望别人也接受你的评价。（[印度]泰戈尔：《戈拉》第382页）

真理是需要我们两个人来发现的：一个人来讲说它，一个人来了解它。（[黎]纪伯伦：《沙与沫》《先知》第99页）

许多理论都象一扇窗户，我们通过它看到真理，但是它也把我们同真理隔开。（[黎]纪伯伦：《沙与沫》《先知》第99页）

十一　教育学习

（1）为了人类，饱受殉道者的苦难

——关于教师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篇第七》　《论语译注》第72页）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论语·述而篇第七》　《论语译注》第68页）

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孟子·尽心章句下》　《孟子译注》下第331页）

不知理义，生于不学。学者师达而有才，吾未知其不为圣人。圣人之所在，则天下理矣。在右则右重，在左则左重。是故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矣，若此则名号显矣，德行彰矣。故师之教也，不争轻重尊卑贫富，而争于道，其人苟可，其事无不可。所求尽得，所欲尽成，此生于得圣人，圣人生于疾学，不疾学而能为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　（吕不韦：《吕氏春秋·劝学》　《吕氏春秋集释》卷四第5页）

疾学在于尊师，师尊则言信矣，道论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师者不化；自卑者不听，卑师者不听。师操不化不听之术，而以强教

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远乎？学者处不化不听之势，而以自行，欲名之显，身之安也，是怀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恶濡也。（吕不韦：《吕氏春秋·劝学》 《吕氏春秋集释》卷四第6页）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韩愈：《师说》 《韩昌黎文集校注》第24-25页）

……"受教材"并不等于"受教育"，学校教育如果只能使学生"受教材"，那是欠缺，如果连教材也受不到，当然更不成话。必须使教材象食物一样，在学生的身体里消化，转化为血肉；学生就在"受教材"的当时得到补益与受用，那才是"受教育"。（叶圣陶：《我们的宗旨与态度》 《叶圣陶散文甲集》第614页）

……进步的教育偏重在薰陶。薰陶就是在潜移默化之中渐渐地养成好思想，好习惯。见效虽不能怎么快，可是它的影响是深刻的，持久的。（叶圣陶：《〈进步青年〉发刊辞》 《叶圣陶散文甲集》第646页）

实际上，教育别人比起教育自己，要困难得多。教育自己可以依靠反省，教育别人，除去了解他的历史，还要了解他目前的思想和心情。（孙犁：《杨国元》 《孙犁散文选》第74页）

一个好学生能够发现自己老师的错误，但是恭恭敬敬地保持沉默。因为正是这些错误对他有所裨益，使他走上大道。（[俄]屠格涅夫：《烟》第39页）

你想成为幸福的人吗？但愿你首先要学会吃得起苦。（[俄]屠格涅夫：《处世法则》 《爱之路》第133页）

哪一个父母，包括最不中用的父母在内，会感到难于将这些基本规矩灌输到易于接受影响的儿童心里去呢？哪一个幼小的心灵会不欢迎这种易于遵循的规矩呢？当孩子进入少年时期，而父母感到没有工夫或者在教育孩子上有困难时，明智的教育学便出现在他们的位置上，在托付给它的干净的黑板上写上自己的字迹。它教孩子尊敬长辈，避开没有教养的人群，态度谦和，勿为有害思想所左右，等等。借助于这些新的规矩，“教育”的范围逐渐扩大，把一颗蜂蜡似的赤子之心融化到应有的软度，使怀疑的蠕虫无法钻进儿童心灵的深处。（[俄]谢德林：《波谢洪尼耶遗风》第88页）

怀疑！——难道怀疑同儿童理应永远欢乐这一思想可以相提并论吗？怀疑——不是人类生活的毒物么。一旦有了怀疑，人便会破天荒第一次懂得什么是不义，什么是人生的重担；随着怀疑的侵入，人便

会开始比较、分析自己个人的活动，以及别人的行为。于是，痛苦，深深的、难于忍受的痛苦便会开始落到他的心头；随着痛苦而来的是怨言，这离忿恨只有一步之差……

哦，不！明智的教育家们当然不能容许这类现象出现。他们要使儿童的心灵保持混沌状态，原封不动，使儿童的心灵不为丑恶所侵入。这还不够，他们还竭尽全力使童年期的年限尽量延长，直到有一天，生活的无坚不摧的力量自然而然地闯入儿童的心灵，并且宣布说：从今天起成年时代已经到来，是补偿原封不动和混沌状态的时候啦！（〔俄〕谢德林：《波谢洪尼耶遗风》第88页）

学童们心里对谢烈都暗暗地抱着无限的钦佩。自然，他们相信“我们的谢烈”所以这么好，完全是因为他是我们的，换了任何别的地方，他就不会这样出色。在他们对他的权威的默认里，在他们关于他的言论、举动、他的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以及他的学识等等的无休无止谈论里，都可以看出他们的这种钦佩。

这样的爱戴并没有使我感觉惊奇。我早已知道，孩子们不会证实知识分子的一种论调：仿佛孩子们只能爱戴和看重那些对他们亲爱、爱抚他们的人。我早已相信，孩子们——至少像我们教养院里的孩子们——是要对各类型的人才能表现出最大的敬意和最热烈的爱戴。我们所说的高度熟练、真才实学、有本领、有技术、手艺高超、沉默寡言、实事求是、不辞劳苦，——这才是最能吸引孩子们的东西。

你可以对他们极端冷淡，可以对他们苛刻到吹毛求疵的地步；如果他们老是寸步不离地跟着你，你可以不理他们，甚至对他们的爱戴也可以表示冷淡，但是假如你的工作、学问和成绩都非常出色，那你尽管放心，他们全会站在你这一边，决不会背弃你。不管你的能力是表现在哪一方面，不管你是什么人，木匠、农艺师、铁匠、教师 司机，都没有关系。

相反地，不论你是多么亲切，你的话说得多么动听，态度多么和

蔑，不论你在日常生活中和休息的时候是多么可爱，但是假如你的工作总是一事无成、总是失败，假如处处都可以看出你不通业务，假如你做出来的成绩都是废品和“一场空”，——那末除了蔑视之外，你永远不配得到什么，这种蔑视有时是宽大的，含着讽刺，有时是暴怒的，含着无比的憎恨，有时是执拗的，含着侮辱。（[苏]马卡连柯：《教育诗》第一部第238页）

我回到我那偏僻的一隅，开始思索起来。我想：我们每个人都非常了解，我们应该培养出什么样的人。这一点是每一个有文化、有自觉的工人所知道的；每个党员更知道这一点。因此，难题并不在于应该做到什么，而是怎样来做到。而这就是教育技术的问题。

只有从经验中才能得到技术。假如在人类的经验中从未有人切削过金属，就不可能发明金属切削法。一定要积累了技术经验，才可能有发明、改进、精选和剔除废品。

我们的教育“生产”从来不是建筑在技术逻辑上，它一向是建筑在道德宣传的逻辑上。这在教育部门里特别显著，在教学工作中似乎比较好些。

正因为如此，生产工作中所有的重要部门：象技术操作过程、作业计划、设计工作、钻模样板和各种设备的使用、定额指标、检查、公差、废品剔除等等部门，——我们干脆一概没有。

只要我在“奥林普”山麓下胆怯地说出类似的话，山上的诸神就会纷纷朝我扔砖头，叫嚷着说这是机械论。

但是我愈多思索，就愈发现教育过程和普通的物质生产过程之间的相似，而且在这种相似之中并没有一点特别可怕的机械论。我概念中的人类个性仍旧是具有其全部复杂性、全部丰富和美的人类个性，但是我认为，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用更精确的标准、更负责的态度和更科学地来对待它，而不是采取简单的、愚昧无知的、疯疯癫癫大喊大叫的方式。生产过程和教育过程之间的酷似非但没有侮辱我对人的概念，反而使我对他怀着特别的敬意，因为即使对一架效果很好的

复杂的机器，一个人也不能不怀有敬意。

总之，我看得很清楚，人类个性和品行中有许许多多的零件可以在冲压机上按照标准冲压出来，可是这种冲压机本身做出来的活必须特别精细，一定要非常仔细精确，不差毫厘。然而，还有一些零件需要交给一位高度熟练的匠人，一个双手灵巧、目光敏锐的人，由他一个个地来精磨细琢。还有许多零件的制造必须用复杂的专门设备，而制造这些设备的人必须具有高度的创造精神和奔放的天才。然而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无论巨细工作都需要一门特别的科学。为什么我们在高等技术学校里研究材料阻力，而在高等师范学校里开始培养人的时候却不研究人的阻力呢？其实，这种阻力的存在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个秘密了。说来说去，我们为什么没有一个检查部门可以对那些形形色色的误人子弟的教书匠说：

“你们的产品有百分之九十是废品。你们培养出来的不是共产主义的人，而是不折不扣的废物、酒鬼、懒汉和唯利是图的人。劳驾请用你们的工资来赔偿损失。”

为什么我们没有一门研究原料的科学？为什么没有人确实知道，用这块材料可以制造出火柴匣子呢还是造出一架飞机？（[苏]马卡连柯：《教育诗》第三部第727—729页）

做教师的是一种很有献身精神的人，过着几乎是隐士的生活，为了人民的幸福要准备饱受殉教者一般的苦难。（[苏]萨·丹古洛夫：《库兹涅茨桥》第一部第41页）

孩子们的某些错误和病态，常常来源于父辈的口是心非。（[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下第527页）

我们给人的欢乐，有那样一种动人的地方：它不会象一般的反光那样总是较弱于光源，它回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反而会更加辉煌灿烂。（[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二册第688页）

如果要得到好的学生，只要利用每个人内心都热烈蕴藏着的求知愿望与孩子想知道四周事物的无可扑灭的好奇心，就够了。只要孩子连续以他的问题麻烦大人，就好了。只要使求学成为有趣的事情，只要不断激发智慧，指导它们去发现新的知识，教育就不再是一种苦刑，就会成为时常变更的娱乐。每个人都有造就自己的权利与义务。设法使孩子也造就自己，如果我们要他以后变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行动的能力，一个决定与指挥的意志，我们就应该让他在这广大的世界中间，毫无阻碍地造就他自己。（[法]左拉：《劳动》第280页）

“我们学校里所犯的错误是从以下这一观念发生，他们认人是坏的，出生时就带来反叛与懒惰。如果要从人的身上得到一点好处，必须使用整批的惩罚与奖赏。所以他们就把教育变成苦刑，求学对于我们的头脑，就象手力劳动对于我们的肢体一样，总是惹起过分疲劳与厌恶。我们的教师们简直就是徒刑场的狱卒，他们的使命是依课程标准，揉捏孩子们的智慧，在同样的模型中铸塑青年的头脑，而从来不注意不同的个性。他们只是创意的刽子手，他们就在现成观念与官方真理的重压之下，伤害批评的精神，自由的思审与个人才能的觉醒。最坏的是性质也象智慧一样的受到很深的影响，一般地说，这样的教育自然只能产生低能者与伪君子。”（[法]左拉：《劳动》第222页）

只有爱是团结正义与幸福的连系线。不可或缺与完满的契约就以爱为出发点，因为只要相爱，就会产生和平。这普遍的爱，从家庭扩展到国家，从国家扩展到全人类，将是未来幸福社会的唯一法则。人们就在孩子们身上发展这爱的力量，要他们互相关心，较强的看护较弱的，大家都把他们的学问，他们的游戏与他们的新生热情，置诸公有。这是可以期待的收获，身体由各种运动练得强壮了，头脑由自然的接触与体验得到了充分的知识，智慧与心，又增加了彼此的密切关

系，这样长大起来的人，自然会变成相爱的兄弟。（[法]左拉：《劳动》第281页）

如果咱们对孩子放松一些，做老师的不欺压学生，做父母的不坚持着引导儿女的思想，控制儿女的情感，我认为决没有害处。人的思想感情最难捉摸。譬如说，你我之间何尝互相了解呢？自己的孩子、父亲、街坊邻舍，心里在思量什么，咱们何尝知道呢？呆钝腐朽的成年人偏爱管教小辈，其实小孩子的感情比他们的高超神圣得多着呢。所以我认为做父母和做老师的尽可放任一些，决计没有妨碍，充其量不过是孩子们眼前少读点儿书。（[英]萨克雷：《名利场》第49页）

我常常问自己：拉斐尔早年画的那些脸蛋很美、但是有点傻气的圣母马利亚，在她们的粗手笨脚、倔头倔脑的男孩子们长到不能不穿上衣服的时候，她们是不是还能完全保持住她们的温和呢？我想她们一定会老是软弱无力地规劝，而且会因为愈劝愈无效而变得愈来愈暴躁。（[英]乔治·爱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第13页）

“……平常的时候，一般的教员们，总是先灌输给人一种无用的智识，其实要灌输真智识的时候，还得先把这些无用的智识抛开，那不是多此一举吗？我的计划，是要把高等的智识灌输到空洞的心灵里，不用先灌输给他们那种无用的智识。”（[英]哈代：《还乡》第267页）

我觉得，知识的领域真象一间海图室。我每次走进图书馆，总有这种感觉。教师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教给学生这间海图室有些什么。教师不过是海图室的向导罢了。知识可不是什么他们自己脑袋里的东西。知识不是他们编排出来的，也不是他们创造的。一切全在这间海图室里，他们识得里头的道路，他们的任务也就是给陌生人在里头带

路，不然的话，这些陌生人也许会迷路。 ([美]杰克·伦敦：《马丁·伊登》第100页)

随你驰行吧，我永感盛意/卓绝的伟人，高尚的教师/你教育出英雄人物扬名当世/比如阿尔哥船上的一批勇士/还有构成诗人世界的一切权威。 ([德]歌德：《浮士德》 《浮士德》第431页)

(2)茫茫大海中闪烁着灯光

——关于知识

现在中国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人们大概以为自己所学的一门是最好，最妙，最要紧的学问，而别的都无用，都不足道的，弄这些不足道的东西的人，将来该当饿死。其实是，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学问都各有用处，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也幸而有各式各样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学家，到处所讲的不是“文学的分类”便是“诗之构造”，那倒反而无聊得很了。 (鲁迅：《而已集·读书杂谈》《鲁迅全集》第二卷第439—440页)

知识的海中/神秘的礁石上/处处闪耀着怀疑的灯光呢/感谢你指示我/生命的舟难行的路！ (冰心：《繁星》八七 《冰心文集》第二卷第29页)

“干啥？”萧队长问他。

“回去。”刘胜说，一面打背包，一面用手指伸到眼镜里擦着。

“回到哪儿去？”萧队长又问。

“回到哈尔滨。一次又一次地发动不起来，把人急死了。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憋气？我来做群众工作呢，还是来憋气的？”

萧队长笑了：

“你回哈尔滨干啥？要是咱们乡下的工作没做好，哈尔滨还能保得住？要是哈尔滨保不住，你往哪儿走？”

“到关里，反正是总有后方的。”

“你倒想得挺轻巧。”萧队长说，本来还想说两句刺激他的话：“你倒会替自己打算。”怕刺激他太深，没说出口。他碰到过好些人也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常常有一颗好心，但容易冲动，也容易悲欢，他们只能打胜仗，不能受挫折，受一丁点儿挫折，就要闹情绪，发生种种不好的倾向。…… （周立波：《暴风骤雨》第79页）

知识分子有他的特点：热爱专业胜于生命，是其职业素质决定的。就象骑士爱马、战士爱枪、运动员爱他的球和体育场。知识分子的优点和缺点，又都和他生长的环境、时代的波澜和曲折相互关联。有特殊专业才能的专家，又常常非常顽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就容易引起人们对他的争议，这本不奇怪。奇怪的是，争议来争议去，往往争议到不是去谋求解决某个知识分子本身的问题。而是某一知识分子变成了这一股力量和那一股力量之间的赌骰。 （黄宗英：《橘》《黄宗英报告文学选》第141—142页）

纵观历史，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个社会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标志。一个不懂得尊重自己知识分子的民族是愚昧的，一个愚昧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无论士农工商，无一例外，都要进化为知识分子，这是几千年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整个人类的光明归宿。…… （孟晓云、丛林中：《还是那双眼睛》 《1981—1982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第195页）

知识！在我的心中/它比金子还重！它永不贬值/尽管它在这几十年漫长的岁月里/时涨时落……（也许，只有现在/当人们失去太多、

太多的时候/它才开始被人真正地重视……）（杨苡：《知识》《诗刊》一九八二年6月号）

在我们个人短促的一生中，我们所获得的知识太贫乏了，——应该还有另一种我们与生俱来的、更为丰富的、永无止境的知识。（[俄]伊万·蒲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第30页）

小的时候，我想象自己是一个蜂窝，各式各样普通的粗人，全象蜜蜂似的把蜜——生活的知识和思想，送进蜂窝里，他们尽自己所能做到的慷慨大量地丰富我的心灵。这种蜂蜜常常是肮脏而味苦的，但只要是知识，就是蜜。（[苏]高尔基：《童年》《高尔基文集》第十五卷第136页）

“要想把情况弄清楚，就不要急着去相信；知识的力量就在于怀疑。”（[苏]高尔基：《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第二部《高尔基文集》第十八卷第222页）

人民的利益要求这样做——为新的、健康的、进步的事物扫清道路。我们的知识分子习气太重了，当然，我指的是坏习气。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一向是沾染了这种习气的：说的很多，空谈起来没个完。可是事情做的怎么样呢？都是别人替我们做的。结果，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对缺点和恶习毫不容情。如果您看到了缺点，那末，您就没有权利置之不理，一定要把缺点揭发出来，并且使它受到惩罚。（[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114页）

我有什么力量呢？一个人的力量在于他的作为。如果我有这么多的发明，如果我也能像您这样，有创造性的想像力，克鲁季里契，那或许可以说我是有力量的。力量属于您，是您！您还没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只要您一旦自觉地感到它，您就可以打开所有的门户。您要懂

得，我们的时代是技术和科学的时代……过去曾经有过对自然匍匐膜拜的时代。那时我们的祖先崇拜术士，根据他们那种原始的想法，只有这种人才能抗拒大自然的威力。以后就开始了较为有组织的唯心主义时代：僧侣、牧师、教士、神父，他们被认为是神在人间的全能代表。他们操着生杀予夺大权，为所欲为。到了社会思想蓬勃发展的时代，人类感到有必要改造社会。于是，谁给予世界最得人心的思想，谁就成为人类思想的统治者。（[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114页）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辨证关系。我们的时代，我再重复一遍，是技术和科学的时代。这就是说，应该是那些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成为起主导作用的领导力量。应该是工程师，我亲爱的，工程师，也就是我和您，我们！（[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115页）

在我们今天这样的技术时代，任何工作的成就都决定于专业化。总工程师谈到了鼓动的艺术。但“激情”对于写诗是好的，而生产却不能以激情为基础，它应该建筑在精确的计算和严密的组织工作上（[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167页）

智慧在哪里？你要相信自己的眼睛，可不要相信耳朵。（[苏]亚·索尔仁尼琴：《癌病房》第一部第32页）

对于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来说，最不起眼的东西可以成为发现的源泉。（[苏]格拉宁：《奇特的一生》第107页）

科学愈不精密，它们就愈没有变动，而在精密科学中，变化是巨大无比的，而且持续不断地进行着……（[苏]格拉宁：《奇特的一生》第118页）

……没有时间思索的科学家（如果这不是短时期，而是一年、二年、三年），那是一个毫无指望的科学家；他如果不能改变自己的日常生活制度，挤出足够的时间去思考，那他最好放弃科学……。（[苏]格拉宁：《奇特的一生》第119页）

(3)拾级而上，从动物上升为人

——关于读书

众人　……意深爱笃，文章富贵珠万斛，天教艳质为眷属。似蝶恋花，凤栖梧，鸾停竹。男儿有书须勤读，书中自有黄金屋，也有千锺粟。（高则诚：《琵琶记》《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第164页）

我看了不少的小说，译的，著的，别人的，你的，我都看过。这些书给我打开了一个世界。我从前的天地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大：两个家，一个学堂，十几条街。我现在才知道我四周有一个这么广大的人间。我现在才接触到人们的心。我现在才懂得什么叫不幸和痛苦。我也知道活着是怎么一回事了。有时候我高兴得流起眼泪来，有时候我难过得只会发傻笑。不论哭和笑，过后我总觉得心里畅快多了。同情，爱，互助，这些不再是空话。我的心跟别人的心挨在一起，别人笑，我也快乐，别人哭，我心里也难过。我在这个人间看见那么多的痛苦和不幸，可是我又看见更多的爱。我仿佛在里面听到了感激的、满足的笑声。我的心常常暖和得象在春天一样。活着究竟是一件美丽的事，我记得你也说过这样的话。（巴金：《憩园》《巴金选集》第五卷第319—320页）

读者面对着一本新书，就如对着一个生人似的，总想急切而简要

地知道一点对方的来历。而书的前言或后记，就往往供给你这类需要。所以，读者每拿起一本书，往往总爱从前言或后记看起，然后及于正文。即便旧书新印也罢，旧读者也象久别重逢的故交一样，想从这类文章中，知道新版与旧版有何不同，以及为什么重印等等。尤其是一部几十万或百十万言的书，前后光秃秃的，拿到手中，不免有泰山压顶之感。读者真象抱着一个闷葫芦，往往看了半天，还摸不着头脑。（曹靖华：《采得百花酿蜜后》 《曹靖华散文选》第157页）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都有一扇向读者敞开的门扉，有一扇足以窥探作者心灵的窗户。

读一本好书无异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一次心灵探索的历程。当你在尘世遍历苦辛，它给你以温存和抚慰。当你失败了，受到挫折了，遭际不顺遂了，它给你以鼓舞和力量。至情如一条小河，从字里行间流入你的心里。

每次读完大师们的文学创造，有如透过三棱镜，现实人生更加清晰，对熟悉的生活和熟悉的人，有了新的认识。你仿佛重新认识他们，重新认识周围的世界。

凡传世之作，看第一遍时或许不能领会其光辉夺目之处。金矿还在宝山里。珍珠尚在海洋里。得发掘，得慢慢找。所以无论如何应该看第二遍，而且也还只能悟及其中若干部分和若干方面，于是接下来必须看第三遍乃至第四遍。以后隔了若干年，还有翻出来再看的必要。直到我们仿佛生活在作品中间，每次重看，又重新得到一次生活的体验。直到那时候，我们还可以继续再看。大书中的生活和生活中的大书本来是相通的。

一本智慧的书陪伴你一生，只要你不背弃它，它永不背弃你。（何为：《书与生活》 《何为散文选》第62—63页）

读一千本书，也许还不如读十本好书那样可以得到更多正确的知识。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序幕》第358页）

书籍是使我们从死寂的空虚世界看到一个生气勃勃的世界的一线光明。（[苏]高尔基：《书》《高尔基文集》第六卷第365页）

在我的想象中，作家是洞悉生活全部奥秘和一切心灵的魔法师。一部好书就好比一位大提琴家的弓子，一触动我的心弦，心儿便会歌唱，会因为愤怒或不幸而呻唤，会感到喜悦，——随作家的意愿而转移。（[苏]高尔基：《英雄》《高尔基文集》第六卷第397页）

读书对我们来说，虽是一种习以为常的、普普通通的事情，但实际上它却是一件神奇的事，因为它能使一个人同各个时代、各种民族的伟大思想家在精神上沟通起来。我可以举出许多事例来说明，读书有时会使人突然明白生活的意义，使他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我知道许多诸如此类的奇妙故事，其中不少故事就象童话般优美。（[苏]高尔基：《我怎样读书》《高尔基文集》第七卷第177页）

我读得愈多，书籍就使我同世界愈来愈接近，生活对于我也就变得更加光明，更有意义。我看到，有些人比我生活得更坏，更艰苦，这使我得到了一点安慰，使我不愿同丑恶的现实妥协。我也看到，有些人善于使生活过得有意义，过得愉快，这是我周围的任何人都做不到的。几乎每一本书都轻轻地发出一种声音，扣人心弦，使人激动，把人吸引到奇妙的地方去。大家都在受苦，都对生活感到不满，都在寻求美好的东西，于是，他们彼此接近，互相了解了。书籍使整个大地、整个世界充满了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每一本书都好象是用符号和文字刻印在纸上的一颗心灵，每当我的眼睛和理智接触到这些符号和文字，它们顿时充满了生气。

我常常一面读书，一面掉泪——书里对于人们的描写是多么地激动人心啊，人们是多么可亲可爱啊。我当时虽然是一个做着苦工并且老是挨打受气的少年，但我却暗自庄严宣誓，长大后，我一定要帮助人们，忠实地为他们服务。

书籍象童话里那些奇异的鸟儿一样，歌颂生活的丰富多采．歌颂人们追求善和美时的大胆和勇敢。我愈是读得多，心里就愈是充满了健康而振奋的情绪。我变得更沉着，更有信心，工作得更有条理，对于生活中的无数屈辱就更不介意了。

每一本书都好象一级阶梯，我拾级而上，从动物上升为人，我对美好的生活有了明确的概念，并且渴望这种生活能够实现。我读了许多书，觉得自己好象是一件盛满了生命之水的器皿。（[苏]高尔基：《我怎样读书》 《高尔基文集》第七卷第175页）

书籍不仅启示了落落寡欢、好闹事的雷巴科夫，同时也向我指示了另一种生活，这种生活比我所熟悉的生活更富有人情味。书籍给独眼的鞋匠，同时也给我指明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书籍使我的智慧和心灵受到鼓舞，帮助我从生活的泥沼中爬出来。如果没有书籍，我会在泥潭中被愚蠢和庸俗窒息而死。书籍渐渐扩大了我的眼界，它告诉我，人们在追求美好生活的斗争中是多么伟大，多么美。它告诉我，人们在世界上完成了多少丰功伟业，并为此经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苦难。

因此，在我的心中增长了对一切人——无论他是谁——的关心。我更加尊重人的劳动，更加热爱人们不满现状的精神。生活变得轻松一些，愉快一些，生活有了伟大的意义。

书籍不仅使独眼的鞋匠，同时也使我感到必须同生活中的一切恶作斗争，使我对人类理性的创造力怀着一种虔诚的敬仰之情。

我深信自己的信念是真理，我要告诉一切人：热爱书籍吧，书籍能帮助你们生活，能象朋友一样帮助你们在那使人眼花缭乱的思想、感情和事件中理出一个头绪来，它能教会你们去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它将以热爱世界、热爱人的感情来鼓舞你们的智慧和心灵。

尽管书籍有时同你们的信仰是针锋相对的，但是，一本书只要它写得诚实，只要它热爱人们，只要它想造福于人类，那就是一本好书！

任何知识都是有用的，甚至关于理智和感情的谬误的知识，也是

有益的。

热爱书籍吧！书籍是知识的源泉，只有知识才能解救人类，只有知识才能使我们变成精神上坚强的、正直的、有理性的人，唯有这种人能真诚地热爱人，尊重人的劳动，衷心地赞赏人类永不停息的伟大劳动所创造的最美好的成果。

在人类已经创造和正在创造的一切事物中，在每一件事物中，都包含着人类的精神。这种纯洁的高贵的精神，科学和艺术中包含得最多，而把这种精神表达得最流畅，最通晓易懂的，就是书。（[苏]高尔基：《我怎样读书》 《高尔基文集》第七卷第180页）

“好朋友，一个名词好象树上的一片叶子，为了明白为什么这些叶子不是那样的而是这样的，我们必须先明白这株树是怎样生长起来的，必须学习。好朋友，书好比一座美丽的园子；园子里什么都有：有的叫人见了舒服，有的对人有用处……” （[苏]高尔基：《在人间》 《高尔基文集》第十五卷第426页）

书籍使我看见了一种另外的生活，一种刺激人们、使人们去干大事业、去犯法的强烈的感情和愿望。我看出在我周围的那些人，是既不会干大事业，也不会去犯法的，他们活着，好象跟书中所写的世界完全没有关系。他们的生活中，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呢？——这是难解的。我不愿过这种生活……这是我很清楚的，我不愿意…… （[苏]高尔基：《在人间》 《高尔基文集》第十五卷第427页）

莲诺奇卡读书时很象一个站在风雨之夜里的穷家女，透过灯火辉煌的窗口观察着室内陌生的人群，心情是好奇中带有羡慕。主人公的思想虽然是她不能理解的，但是他们的言谈话语，却同她想说的不谋而合。她忽然发现，那些好书的内容，写的不外是生活大路上的同路人，其中也有她自己。确切些说，没有一本书不谈到她的隐衷，不提出她愈来愈无力摆脱的疑问。大概，小学生在世界地图上突然发现家

乡的无名小村时的心情，就是这样的。（[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上第385页）

世界上没有一部聪明的读者不能从中汲取教益的坏书。（[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下第477页）

我看字典，一天更比一天热心/字里行间，闪着感情的火花/艺术提着它的那盏神秘提灯/不止一回，走到字的地窖下。　所有的字，都是一些事的表现/它们不是无缘无故给与人/我默念着："一生。有生直到今天/上帝不让儿子活过他一生。　活过了头，活到别人一生里面。"/字里响着责备、良心和愤怒/不不，摆在我面前的不是字典/而是一本散开了的小说书。（[苏]萨·雅·马尔夏克：《字典》《苏联当代诗选》第一部第87页）

我一边自斟自饮，一边读几页小说，那是多么快乐呀！由于没有人同我谈心，边吃边看书就别有奇趣：书就代替我所缺少的伙伴。我看一页书，吃一块蛋糕，就好象我的书在跟我共同进餐。（[法]卢梭：《忏悔录》第一部第336页）

书籍是一种冷静可靠的朋友。（[法]雨果：《悲惨世界》第一册第204页）

"读书吧，我的儿。著书立说的贤者是在我们之前征服过厄运小径的旅行家，当我们被世上的一切抛弃的时候，他们向我们伸出手来，请我们与他们作伴。一本好书就是一位良师益友。"（[法]贝纳丹·德·圣皮埃尔：《保罗与薇吉妮》《法国中篇小说选》上册第77页）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

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读书补天然之不足，经验又补读书之不足，盖天生才干犹如自然花草，读书然后知如何修剪移接；而书中所示，如不以经验范之，则又大而无当。狡黠者鄙读书，无知者羡读书，唯明智之士用读书，然书并不以用处告人，用书之智不在书中，而在书外，全凭观察得之。……书有可浅尝者，有可吞食者，少数则须咀嚼消化。……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人之才智但有滞碍，无不可读适当之书使之顺畅，一如身体百病，皆可借相宜之运动除之。（[英国]弗·培根：《随笔三则》《外国优秀散文选》第153—154页）

“……告诉你，在我看来，人就象一朵没有开放的花蕾，一个人他读到的大部分书对他所做的大部分事情都一点影响也没有。但是书中却有某些东西对一个人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些东西催发出一个花瓣，花瓣一个接一个张开，最后就会开出花朵来。”（[英]毛姆：《人性的枷锁》第520页）

（4）雕镂金石的艺术

——关于学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老子：《老子》《老子校释》第七十一章，第282页）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篇第一》《论语译注》第1页）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篇第二》《论语译注》第17页）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篇第二》《论语译注》第19页）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篇第六》《论语译注》第61页）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篇第七》《论语译注》第66页）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论语译注》第168页）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论语·子张篇第十九》《论语译注》第200页）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庄子：《天地第十二》《庄子集释》第447页）

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孟子·离娄章句上》《孟子译注》上第190页）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孟子·告子章句上》《孟子译注》下第273页）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荀子：《劝学》《荀子简注》第1页）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荀子：《劝学》《荀子简注》第2页）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劝学》《荀子简注》第2页）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荀子：《劝学》《荀子简注》第5页）

不能学者，从师苦而欲学之功也，从师浅而欲学之深也。草木鸡狗牛马，不可谯诟遇之。谯诟遇之，则亦谯诟报人，又况乎达师与道术之言乎？故不能学者，遇师则不中，用心则不专，好之则不深，就

业则不疾，辩论则不审，教人则不精，于师愠，怀于俗，羁神于世，矜势好尤。故湛于巧智，昏于小利，惑于嗜欲。问事则前后相悖，以章则有异心，以简则有相反，离则不能合，合则弗能离，事至则不能受，此不能学者之患也。（吕不韦：《吕氏春秋·诬德》《吕氏春秋集释》卷四第14—15页）

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则问，不能则学。《周箴》曰："夫自念斯学；德未暮。"学贤问，三代之所以昌也。不知而自以为知，百祸之宗也。（吕不韦：《吕氏春秋·谨听》《吕氏春秋集释》卷十三第17页）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何不炳烛乎？"平公曰："安有为人臣而戏其君乎？"师旷曰："盲臣安敢戏君？臣闻之，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平公曰："善哉。"（刘向：《说苑·建本》《说苑疏证》第73页）

君子不羞学，不羞问。问讯者，知之本；念虑者，知之道也。此言贵因人知而知之，不贵独自用其知而知之。（刘向：《说苑·谈丛》《说苑疏证》第479页）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为内。内中所有，柙匮所赢，缣布丝帛也。贫人之宅，亦以一丈为内。内中空虚，徒四壁立，故名曰贫。夫通人犹富人，不通者犹贫人也。俱以七尺为形，通人胸中怀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无一牒之诵。贫人之内，徒四壁立也。慕料贫富不相如，则夫通与不通不相及也。世人慕富不荣通，羞贫，不贱不贤，不推类以况之也（王充：《论衡·别通篇》《论衡》第205—206页）

颜渊曰："博我以文。"才智高者，能为博矣。颜渊之日博者，岂徒一经哉？我不能博五经，又不能博众事，守信一学，不好广观，无温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览之暗。其谓一经足者，其宜也。开户内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凿窗启牖，以助户明也。夫一经之说，犹目明也，助以传书，犹窗牖也。百家之言令人晓明，非徒窗牖之开日光之照也。是故日光照室内，道术明胸中。开户内光，坐高堂之上，眇升楼台，窥四邻之廷，人之所愿也。闲户幽坐，向冥冥之内，穿圹穴卧，造黄泉之际，人之所恶也。夫闭心塞意，不高瞻览者，死人之徒也哉！孝武皇帝时，燕王旦在明光宫，欲入所卧，户三尽闭；使侍者二十人开户，户不开，其后旦坐反自杀。夫户闭，燕王旦死之状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闭塞为占。（王充：《论衡·别通》篇《论衡》第207页）

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王充：《论衡·超奇篇》《论衡》第211页）

画工好画上代之人，秦、汉之士，功行谲奇，不肯图。不肯图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贵鹄贱鸡，鹄远而鸡近也。使当今说道深于孔、墨，名不得与之同；立行崇于曾、颜，声不得马之钧。何则？世俗之性，贱所见贵所闻也。有人于此，立义建节，实核其操，古无以过。为文书者，肯载于篇籍，表以为行事乎？作奇论，造新文，不损于前人，好事者肯舍久远之书，而垂意观读之乎？（王充：《论衡·齐世篇》《论衡》第292页）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机应于心，不挫于气，则神完而守固。虽外物至，不膠于心。尧舜禹汤治天下，养叔治射，庖丁治牛，师

旷治音声，扁鹊治病，僚之于丸，秋之于奕，伯伦之于酒，乐之终身不厌，奚暇外慕？夫外慕徙业者，皆不造其堂，不睹其奥者也。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伎。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犹动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韩愈：《送高闲上人序》《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57—158）

乘槎者既出君平之门，有问者曰："彼河之流，彼天之高，宛宛转转，昏昏浩浩，有怪有灵，时颠时倒，而子浮泛其间，能不手足之骇、神魂之掉者乎？"对曰："是槎也，吾三年熟其往来矣。所虑者吾寿命之不知也，不虞槎之不安而不返人间也。及乘之，波浪激射，云日气候，黯然而昏，耀然而书，乍揭而傍，乍荡而骤，或落如沈，或触如斗，茫洋乎不知槎之所从者不一也。吾心未尝为之动，心一动则手足之不能制矣，不在洪流、槁木之为患也。苟人能安其所据而不自乱者，吾未见其有颠越之心也。"（罗隐：《谗书·槎客俞》《罗隐集》第218页）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窅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曾巩：《墨池记》《曾巩集》上279页）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为日也。日之与钟、籥亦远矣，而眇者不

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箭，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然则道卒不可求欤？苏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谓致？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也欤？

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其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苏轼：《日喻》《东坡集》第23卷）

少年喜书策/白首意未足/幽窗灯一点/乐处超五欲。（陆游：《灯下读书》《陆游集》第278页）

两眼欲读天下书/力虽不逮志有余/千载欲追圣人徒/慷慨自信宁免愚。（陆游：《读书》《陆游集》第919页）

贫贱终身志不移/闭关涵泳赖书诗/唐虞未远如亲见/周孔犹存岂我欺/力学正须忘寝食/少年误计事文辞/尔来朋友皆云散/考质从谁尽所疑。（陆游：《后书感》《陆游集》第1241页）

学道贵虚，任道贵实。虚以受善，实焉固执。不虚则所择不精，不实则所执不固。虚而实，实而虚，真虚真实，真实真虚。（李贽：《焚书·虚实说》《焚书·续焚书》第102页）

敏者与鲁者共学，敏不获而鲁反获之。敏者日鲁，鲁者日敏。岂

天人之相易耶？曰：是天人之参也。溺心于耶，久必有鬼凭之；潜心于道，久必有神相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告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诚之极也。"道家之言曰："千周灿彬彬兮，万遍将可睹。神明或告人兮，灵魂忽自悟。"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中人可易为上智，凡夫可以祈天永命。造化自我立焉。"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己之灵爽，天地之灵爽也。"俛焉孳孳，毙而后已。"何微之不入，何坚之不劘，何心光之不发乎？是故人能与造化相通，则可自造自化。《诗》云："天之牖民，如埙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魏源：《古微堂内集·学篇二》《魏源诗文选注》第6页）

人有恒言，曰：学问。未有学而不资于问者也。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人非人不济，马非马不走。绝世之资，必不如专门之夙习也。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巧者不过习者之门。合四十九人之智，智于尧、禹。岂惟"自视欿然"哉？道固无尽藏，人固无尽益也。是以鹿鸣得食而相呼，伐木同声而求友。（魏源：《古微堂内集·治篇一》《魏源诗文选注》第9页）

暑极不生暑而生寒，寒极不生寒而生暑。屈之甚者信必烈，伏之久者飞必决。故不如意之事，如意之所伏也；快意之事，忤意之所乘也。众所福，君子不福，不福其祸中之福也；众所利，君子不利，不利其害中之利也。消与长聚门，祸与福同根。岂惟世事物理有然哉？学问之道，其得之不难者，失之必易；惟艰难以得之者，斯能兢业以守之。《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魏源：《古微堂内集·学篇七》《魏源诗文选注》第28页）

庄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风必不可复，徒使晋人糠秕礼法而祸世教。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疏病儒术。君子之为治也，无三代以上之心则必俗，不知三代以

下之情势则必迁。读父书者不可与言兵，守陈案者不可与言律，好剿袭者不可与言文。善琴奕者不视谱，善相马者不按图，善治民者不泥法。无他，亲历诸身而已。读黄、农之书，用以杀人，谓之庸医；读周、孔之书，用以误天下，得不谓之庸儒乎？靡独无益一时也，又使天下之人不信圣人之道。《诗》曰："爰有树檀，其下维葎。"君子学古之道，犹食笋而去其籜也。（魏源：《古微堂内集·治篇五》《魏源诗文选注》第66页）

君子之学必好问，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好学而不勤问，非真能好学者也。理明矣，而或不达于事；识其大矣，而或不知其细。舍问，其奚决焉？贤于己者，问焉以破其疑，所谓就有道而正也。不如己者，问焉以求一得，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也。等于己者，问焉以资切磋，所谓交相问难，审问而明辨之也。

……

是己而非人，俗之通病。学有未达，强以为知，理有未安，妄以臆度，如是，则终身几无可问之事。贤于己者，忌之而不愿问焉；不如己者，轻之而不屑问焉；等于己者，狎之而不甘问焉。如是，则天下几无可问之人。人不足服矣，事无可疑矣，此唯师心自用耳。夫自用，其小者也。自知其陋而谨护其失，宁使学终不进，不欲虚以下人，此为害于心术者大，而蹈之者常十之八九。

不然，则所问非所学焉。询天下之异文鄙事以快言论，甚且心之所已明者，问之人以试其能，事之至难解者，问之人以穷其短。而非是者，虽有切于身心性命之事，可以收取善之益，求一屈己焉而不可得也。嗟乎！学之所以不能几于古者，非此之由乎！

且夫不好问者，由心不能虚也；心之不虚，由好学之不诚也。亦非不潜心专力之故，其学非古人之学，其好亦非古人之好也。不能问，宜也。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圣人所不知，未必不为愚人所知也；愚人

之所能，未必非圣人之所不能也。理无专在，而学无止境也。（刘开：《问说》《桐城派文选》第296—298页）

读死书是害己，一开口是害人；但不读书也并不见得好。至少，譬如要批评托尔斯泰，则他的作品是必得看几本的。（鲁迅：《花边文学·读几本书》《鲁迅全集》第五卷第471页）

倘要看看文艺作品呢，则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从中觉得谁的作品自己最爱看，然后再看这一个作者的专集，然后再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历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鲁迅：《而已集·读书杂谈》《鲁迅全集》第三卷第442页）

有人说，思想是一件事，文学又是一件事，学英文的人何必要读与现代新思潮有关系的书呢！这话似乎有理，其实不然。我们中国人学英文，和英国美国的小孩子学英文，是两样的。我们学西洋文字，不单是要认得几个洋字，会说几句洋话，我们的目的在于输入西洋的学术思想。所以我认为中国学校教授西洋文字，应该用一种“一箭射双雕”的方法，把“思想”和“文字”同时并教。（胡适：《归国杂感》《胡适文存》卷四第6页）

我们应该早点预备下一些“精神不老丹”方才可望做一个白头的新人物。这个“精神不老丹”是什么呢？我说是永远可求得新知识新思想的门径。这种门径不外两条：（一）养成一种欢迎新思想的习惯，使新知识新思潮可以源源进来；（二）极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养成一种自由的空气，布下新思潮的种子，预备我们到七八十岁时，也还有许多簇新的知识思想可以收获来做我们的精神培养品。（胡适：《不老》《胡适文存》卷四第125—126页）

屈原　但是问题却在这儿出现了。能强过别人是很高兴的事，但努力

却又是吃苦的事，因此便想来取巧，不是自己假充一个强者，虚张声势，便是更进一步去陷害别人，陷害比自己更强的人。这就是虚伪，这就是罪恶，这就是堕落！（声音一度提高之后，再放低下来）人的贪懒好闲的这种根性，便是自己随身带来的堕落的陷井！我们先要尽量地把这种根性除掉，天天拔除它。时时拔除它，毫不容情地拔除它。能够这样，你的学问自然会进步，你的本领自然会强起来，你的四肢筋骨也自然会健康了。你说，你苦于无从下手，其实下手的地方就在你自己的身上。（稍停）当然我们也应该向别人学习，向我们身外的一切学习。我们生来是一无所有，不仅身子是赤条条，心子也是赤条条，随身带来的一点好东西，就是——能够学习。我们能够学习，就靠着能够学习，使我们身心两方逐渐地充实了起来。可以学习的东西，四处都是。譬如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些橘子树，（向树林指示）不是我们很好的老师吗？又譬如立在我面前的你，我也是时常把你当成老师的。……（郭沫若：《屈原》《郭沫若剧作全集》第一卷第385—386页）

我信仰两句格言：学问是经验的积累，才能是刻苦的忍耐。忍耐，我能够；经验，正要去找。这便是我的目标。（茅盾：《虹》《茅盾全集》第二卷小说二集第117页）

画人物先习素描，学唱歌先练声音，往后的造诣如何高深伟大是无限量的；但是，如果越过了在先的阶段，拿起画笔就乱涂，拉直喉咙就瞎喊，将会成就些什么呢？（叶圣陶：《法度》《叶圣陶散文甲集》第177页）

……读了许多年的书，不能将书本子去活用，为人类为社会去做些真真能从无中生有，足供实用的东西出来，而一辈子只在笔墨纸上翻筋斗，实在是有点交代不过去的事情。……只一味的在打算避难就易，成一个作家，以冀得名利双收，那就更不是前进的青年所应有的

态度了。（郁达夫：《弄弄文笔并不是职业》《郁达夫文集》第四卷第37页）

谁也不满足于自己的财富，可谁都满足于自己的智慧。（[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174页）

不能追补的事后悔是最愚蠢不过的。（[俄]赫尔岑：《谁之罪？》第132页）

看在上帝面上，千万不要在我们罗斯鼓励一种思想：不必学习就能做得成什么！不行！就算你是特别聪明，也要学习，从头学起！否则就闭上嘴，夹住尾巴，老老实实坐着！（[俄]屠格涅夫：《烟》第103页）

在青年们面前从来还没有开辟过使其能全面认识自己祖国的如此宽阔和自由的道路。他们可以下到地球硬壳底下的矿井，可以登上终年积雪的山峰；创造一切生活必需品的所有的工厂大门是为青年们敞开的；学习吧，武装自己吧！大自然蕴藏着尚未被我们所利用的丰富的能量，没有比大自然和人们的意志与智慧所创造的现实更大更全的大学了。（[苏]高尔基：《苏联记游》《高尔基文集》第十六卷第564页）

“人类的知识积累了那么多，简直教人望洋兴叹，因为即使只想把这些财富走马看花浏览一遍也完全不可能。”

“的确，的确，有时我也这样想”，州委书记表示有同感。“还不过在一世纪以前，要经常了解文学状况以及社会思想和科学方面的成就，一个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已经可以应付裕如。可是现在呢？现在，纵然你聪明绝顶，也休想包罗万象，休想！今天人类每年要创造成亿册的书。成亿册！而据统计，一个人毕生能读完的书平均只有两

千册左右。当然，某些人读的书远不止此数。但无论怎样，这在每年出版的成亿册书中又能占多少百分数呢？”（[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531页）

年轻人之所以用鄙视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这些老头子，……是因为他们把我们探索和完成的成果归功于自己。他们以为一切成就都是靠自己摸索得来的，没经过旁人的指点。不对，亲爱的！悲剧性的错误经验，也是个有益教训。也许，只有它才能最终导向胜利，而不是自信心和轻易取胜的心理。（[苏]科茹霍娃：《一生不能死两次》第72页）

一个人只要对于学问有真正的爱好，在他开始钻研的时候首先感觉到的就是各门科学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使它们互相牵制、互相补充、互相阐明，哪一门也不能独自存在。虽然人的智力不能把所有的学问都掌握，而只能选择一门，但如果对其他科学一窍不通，那他对所研究的那门学问也就往往不会有透彻的了解。（[法]卢梭：《忏悔录》第一部第291页）

俾隆　一切愉快都是无聊；最大的无聊却是为了无聊费尽辛劳。你捧着一本书苦苦钻研，为的是追寻真理的光明；真理却虚伪地使你的眼睛失明。这就叫作：本想找光明，反而失去了光明；因为黑暗里的光明尚未发现，你两眼的光明已经转为黑暗。我宁愿消受眼皮上的供养，把美人的妙目姿情鉴赏，那脉脉含情的夺人光艳可以扫去我眼中的雾障。学问就像是高悬中天的日轮，愚妄的肉眼不能测度它的高深，孜孜矻矻的腐儒白首穷年，还不是从前人书本里掇拾些片爪寸鳞？那些自命不凡的文人学士，替每一颗星球取下一个名字；可是在众星吐辉的夜里，灿烂的星光一样会照射到无知的俗子。过分的博学无非浪博虚声；每一个教父都会替孩子命名。（[英]莎士比亚：《爱的徒劳》《莎士比亚全

集》第二卷第183页）

西蒙尼狄斯 ……我也不必把你们的武艺大笔特书，记载在你们的表功簿上，因为每一种真才实艺，它本身都可以彪炳在世人的耳目之前。（[英]莎士比亚：《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莎士比亚全集》第十卷第299页）

世上哪儿有十美十全/不缺这，就缺那，这儿缺少的是金钱/地板下固然扒它不出/可是智慧却懂得朝深处挖掘/在矿脉中，在墙垣下/金币和金块到处可查/你们要问我：谁能把它掘起/那得靠聪明人的天资和智力。（[德]歌德：《浮士德》《浮世德》第294页）

（5）智慧是属于灵魂的

——关于思考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篇第二》《论语译注》第18页）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尽心章句上》《孟子译注》下第302页）

智莫大于阙疑，行莫大于无悔也。（刘向：《说苑·谈丛》《说苑疏证》第437页）

学人不疑，是谓大病。唯其疑而愿破，故破疑即是悟。（李贽：《焚书·观音问》《焚书·续焚书》第169页）

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赵翼：《论诗》 《清诗选》第429页）

大凡有一篇本纪，或世家，或列传的，总有这个人；但不过有这个人就是了，至于那本纪、世家、列传所说的事迹，只能当小说看，何必去问他真假。他那内中或有装点出来的，或有传闻失实的，或有故为隐讳的，怎么能信呢。（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798页）

中国的人民是多疑的。无论那一国人，都指这为可笑的缺点。然而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鲁迅：《且介亭杂末编·我要骗人》 《鲁迅全集》第六卷486页）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鲁迅：《野草·题辞》《鲁迅全集》第二卷第159页）

他底生活就是念书……。他决不是一个书呆子，因为他常要在书内求理解，不像书呆子只求多念。（许地山：《债》 《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许地山》第31页）

国故研究，我们认为是一种专门的事业，正如化学研究生理研究各为专门的事业一样。凡说到研究，研究者必须站定自己的地位，认定应取的态度；这差不多谁都承认的。而于国故研究，研究者的地位与态度尤其要确定；因为国故这东西太浩大了，有如波涛，你如果不站定脚跟，它会把你淹没；又太复杂了，有如染坊，你如果不抱定态度，它会把你染成五颜六色。（叶圣陶：《国故研究者》 《叶圣陶散文甲集》第145页）

读书有三种态度：一种是绝对信从的态度，凡是书上说的话就是

天经地义。一种是批判的态度，用现实生活来检验，凡是对现实生活有益处的，取它，否则就不取。又一种是随随便便的态度，从书上学到些什么，用来装点自己，以便同大家谈闲天的时候可以应付，不致受人家讥笑，认为一窍不通。

……青年应当抱而且必须抱的是第二种态度。要知道处理现实生活是目的，读书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许多手段之一。不要盲从“开卷有益”的成语，也不要相信“为读书而读书”的迂谈。要使书为你自己用，不要让你自己去做书的奴隶。（叶圣陶：《读书的态度》《叶圣陶散文甲集》第348—349页）

据说，人对着镜子看，有时倒认不出自己来。要想从往昔的模糊的镜子里认出自己，那就更为困难。（[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一部第57页）

年轻时懂得就好了，年老时能做到就好了。（[苏]爱伦堡：《解冻》第65页）

只有创造性地结合自己的意志和辩证的必然性，才会有真正的自由。只有运用创造性的思想，一个人才能永垂不朽。（[苏]革拉特珂夫：《水泥》第137页）

对着镜子别讲假话/智慧使我们做出简单的回答/山雀与雄鹰相提/渺小/可是与蚊子并论/巨大/人间的相比事呵，真奇妙/大自然即使/还不齐备完好/但是，每一个活的生物/它同时/既大又小。（[苏]柳·康·塔季扬尼契娃：《相提并论》《苏联当代诗选》第350页）

我在行进，我把轮带上的泥巴/甩在别人的车辙里/“喂，后边的人，学习我吧/也就是说——不要跟着我跑/我的车辙对你无益/要开拓自己的轨道！”（[苏]弗·谢·维索茨基：《别人的车辙》

《苏联当代诗选》第531页）

人生有一个时期应当敢不公平，敢把跟着别人佩服的敬重的东西——不管是真理是谎言——一概摒弃，敢把没有经过自己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统统否认。（[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二册第26页）

“再见。”狐狸说。“这就是我的秘密，它很简单：只有心灵才能洞察一切，肉眼是看不见事物本质的。”（[法]安东尼·德·圣一埃克絮佩利：《小王子》《法国中篇小说选》下册第665页）

“开始的时候最好把事情往最坏处想”，工程师说，“如果将来有一个好结果，就把它当做意外的收获。”（[法]儒勒·凡尔纳：《神秘岛》第一部第89页）

有些人读历史的时候喜欢放下书本遐思冥想，猜测倘若某某一件有关大势的事情没有发生的话，这世界该是什么局面。这种扑朔迷离的推测，不但新巧有意趣，而且对我们很有益处。（[英]萨克雷：《名利场》第339页）

凡是有广博的、丰富的常识的人都本能的讨厌那种遵守格言的人，因为他们早就明白我们生活的神秘曲折，格言是包含不了的，他们明白把自己约束在这种公式底下就是压制增长的观察力和同情心所产生出来的神圣的鼓励和灵感。遵守格言的人是那些完全按照一般惯例来作出道义上的判断的人们的受欢迎的代表，他们认为只要应用一下现成的方式，这种惯例就能使他们得到公道，不必在忍耐、辨别和公正上费什么心思——也不管自己到底是不是已经有了一种观察力，这种观察力是从很难得到的对引诱的估计能力里得来的，或是从生动紧张的，能引起人们共鸣的生活里得来的。（[英]乔治·爱略特：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第612页）

一切实体的本质与物质有区别/又与物质结合着，这种本质/有一种特殊力量包含在里面/它在发生作用时才能被感知/也只能由它的效果表明出来/象树木的生命由绿叶表明一样/因此人无从知道对于第一原则的/认识和悟解来自何处，也无从知道/对于至善的渴求来自何处/这两者存在于你内心，正好象/酿蜜的本能存在于蜜蜂里面/这种原始意志其本身不容褒贬。（[意]但丁：《神曲·炼狱篇》第139页）

与美丽相比，丑陋愈是丑陋！/与聪明相比，愚蠢更显愚蠢！（[德]歌德：《浮士德》 《浮士德》第511页）

这里是智慧的考验/智慧不是最后在学校里受到考验/智慧不能从有智慧的人传给没有智慧的人/智慧是属于灵魂的，是不能证明的，它本身便是自己的证明/应用于一切时期，一切事物，一切美德而无不足/是一切事物之现实及不可灭的必然，是一切事物之精义/浮在一切事物的现象之中的一种东西将它从灵魂里面导引出来。 （[美]惠特曼：《大路之歌》 《草叶集选》第145页）

“还是抱着希望的好，因此我决不失望。虽然心焦如焚，希望仍是不灭……最糟的倒是尤仑德自己，一提到他女儿的名字，立即以手指天，仿佛他已经看到她到了天上似的。”

“他没有眼睛怎么看得见她呢？”

于是神甫既象是回答自己，又象是回答哈拉伐似的说道：

“肉眼丧失了视觉的人，能用他精神上的眼睛看得见别人所看不见的事物……。” （[波兰]显克微支：《十字军骑士》下册第621页）

“认识你自己”——因为认识就是解放。 （[印度]泰戈尔：

《戈拉》第78页）

“我总是希望你们几个姑娘独立思考，而不只是间接地接受我或任何人的意见。在别人心里还没有真正产生疑问之前，便给予教导，就象肚子还没有饿便给他饮食一样——它会使人倒胃口，并且引起消化不良。” （[印度]泰戈尔：《戈拉》第155页）

十二　文学艺术

（1）要把生活带到艺术中来

——文学与生活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嘽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音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司马迁：《史记·乐书》　《史记》四第1179页）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司马迁：《史记·乐书》《史记》四第1181页）

见其人而知其心，人之真者也。见其文而知其人，文之真者也。人有缓急刚柔之性，而其文有阴阳动静之殊。譬之查、梨、橘、柚，味不同而各符其名，肖其物；犹裘、葛、冰、炭也，极其所长，而皆见其所短。使一物而兼众味与众物之长，则名与味乖，而饰其短，则长不可以复见，皆失其真者也。失其真，则人虽接膝而不相知。得其真，虽千百世上，其性情之刚柔缓急见于言语行事者，可以坐而得之。盖文之真伪，其轻重于人也固如此。　（梅曾亮：《太工舟山房文集叙》　《桐城派文选》第339—340页）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

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鲁迅：《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40—241页）

自然，我们看书，倘看反对的东西，总不如看同派的东西的舒服，爽快，有益，但倘是一个战斗者，我以为，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地去解剖当面的敌人的。要写文学作品也一样，不但应该知道革命的实际，也必须深知敌人的情形，现在的各方面的状况，再去断定革命的前途。惟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我们的文学的发展才有希望。（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四卷第301页）

……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第六卷第3页）

论到文学创作问题，天才以外的人，自然总不如天才的创作那般容易。——这容易不是多少的问题——因为见得到是一件事，写得出又是一件事。天才的观察，也许和别人一般，只是他能描写得非常的自然，非常的深刻，便显得高人一着。不过将创作文学的责任，交付

天才，也有一件危险。他们的秉赋不同，感觉从他脑中渗过的时候，往往带着极浓厚的特具的色采；乐便乐到极处，悲也悲到极处。愈写得动人，愈引导阅者趋向他偏窄的思路上去，他所描写的对象，就未免模糊颠倒了。至此牵连到文学材料问题，我又起怪想了，宇宙中一切的物事、存在都是可描写的；无论在山村，在都市，只要有一秒钟寂静的工夫，坐下想一想，站住看一看，我们的四围，就充满了结构非常精密的文学材料，又何用四处寻求呢？我主张与其由一两个人——无论是否天才——来描写，不如由大家同来实地观察，各人得着自己的需要。一两个人的感觉和文字，怎能写尽这些神秘，没的玷辱隐没了这无限的“自然”！（谢冰心：《超人·烦闷》《冰心文集》第一卷第115页）

至于创作一方面，我以为应当是个人方面绝对的自由挥写。无论什么主义，什么派别的成见，都不可存在胸中的。也更不必预想到读者对于这作品的批评和论调。写完了，事情就完了，这样才能有些“真”的意味。如太顾忌了，弄得百不自由，畏首畏尾，结果就是批评家和读者出意思，派作者来创作，与科举时作场屋的文章何异？而且作品在前，主义在后；创作者在前，批评家在后，作者万不可抹杀自己！——自然我不是说绝对不容纳批评家和读者的意见与劝告。为着整饬仪容，是应当照一照镜子的；但如终日的对着镜子，精神太过的倾向外方，反使人举止言笑，都不自如，渐渐的将本真丧失了。如作者一定知道这作品出去，是能起反响的，那又何妨在振笔直书之后，付之一炬，让它永久消灭在灰烬之中呢？（谢冰心：《超人·遗书》《冰心文集》第一卷第140页—141）

诗人呵/绒默罢/写不出来的/是绝对的美。（冰心：《繁星》六八《冰心文集》第二卷第24页）

为了战斗写诗篇/写诗不为作诗人/有诗没有作者的名/它作者的

名字就叫人民。……诗歌的战斗性，群众化/《天安门诗抄》是一个范本/继承诗歌的民族传统/这脉络也值得我们追寻/它教导我们怎样去作诗/它教导我们怎样去学习这些作诗的人！（臧克家：《〈天安门诗抄〉捧在手》《今昔吟》第84页）

来了那么一位绅士，他摆出一副天才音乐家的派头。说什么："我当然算不了什么，我只不过是个零。因为我没有正规学习过，不过比起美耶别尔来，我的旋律和思想都要多得多。"那么，我首先要说：你为什么没去正规学习？其次，不要说是美耶别尔了，就是德国末流乐队里一个忝居末座的长笛手，他所具有的思想，比起我们这帮无师自通的天才来，也要多上二十倍。不过长笛手把这些思想藏在心里，决不会带着它们在莫扎特和海顿的祖国瞎出风头。可是我们这位天才搞出一支"乱弹琴"的华尔兹或是浪漫曲，就把双手插进裤袋，歪着嘴；——瞧，我是天才。美术界也如此，到处一样。我可真讨厌这帮天才！谁不知道，他们只能在没有真正的科学和艺术的地方去炫耀。难道还不该把这种炫耀，这帮下流无耻的废物，连同那一套高调：什么我们罗斯没有一个人饿死，道路是最好走的，又是什么我们能战胜一切强敌等等，通通束之高阁吗？老有人在我面前转来转去，吹嘘什么俄国天赋的才能啦，天才的本能啦，什么库里宾啦等等……天哪，这是什么才能啦？这是一种睡意朦胧的梦话，要不就是一种半人半兽的智力。本能！这可真找到可夸耀的了！不妨以林中的蚂蚁为例吧，您把它放到离蚁穴一里之外，它也照样能找到回家的路；人类就办不到了，这又说明什么呢？难道他不如蚂蚁？本能，即令再了不起，也不值得与人去相比；而理性，普通的、健康的而又平常的理性——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价值，我们的骄傲。理性决不会去搞这类把戏，所以一切都能以它为基础。至于说到库里宾，他不懂技术，而制造出一种什么极不象样的钟表，那么我就要这种表放在耻辱柱上。你们瞧呀，善良的人们，不要这样做。（〔俄〕屠格涅夫：《烟》第101—103页）

火柴是冷的，火柴盒子旁边擦火柴的地方是冷的，木柴也是冷的，但是它们能够生长，给人做出热腾腾的食物，并且使人的身体暖和。这个理论是无情的，可是如果遵循着它，人才不会可怜巴巴地成为无益的同情的对象。柳叶刀应该坚硬，——否则我们只好可怜可怜病人，而病人并不因为我们怜悯他就觉得轻松些。这个理论虽然象散文似的平淡，却揭露了生活的真正动机，而诗正包含在生活的真实中。为什么莎士比亚是最伟大的诗人？因为比起别的诗人来，他的作品里生活的真实更多，幻觉更少。（[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99页）

偏见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坏事和丑事都是必要的，因为日子一长，它们会化成有益的东西，如同粪肥变成黑土一样。世界上没有一种好东西在初生的时候会不沾一点肮脏的。（[俄]契诃夫：《第六病室》《契诃夫小说选》下卷第415页）

多尔恩 ……刚才我想跟他说什么来着？你的题材是从抽象世界里选出来的，你做得很对，因为一个艺术作品，应当是一个伟大思想的表现。只有严肃的东西，才是美的东西。（[俄]契诃夫：《海鸥》《契诃夫戏剧集》第114页）

我已经把要说的话全说出来了，可是我依旧在苦苦思索。也许我不该说这些话吧。也许我所说的是那种残酷的真理，它们不知不觉地潜藏在每个人的心里，但不该说出口来，免得引起坏的作用，正象不该搅动酒里的沉淀，免得把酒弄浑一样。在这个故事里，哪些是应该避免的恶，哪些是值得模仿的善？谁是故事里的坏蛋，谁是故事里的英雄？个个都是好的，个个又都是坏的。

具有出众的勇气（上流社会的高尚勇气）而一切行为又受虚荣心支配的卡卢金也罢，虽无聊但也无害的普拉斯库兴（尽管他也为了信仰、君主和祖国而牺牲在战场上）也罢，天生胆怯而又目光短浅的米

哈依洛夫也罢，没有坚定信心和原则、孩子气十足的彼斯特也罢，在故事里他们没有一个是坏蛋，也没有一个称得上英雄。

这个故事里英雄是我全心全意热爱的。我要把他的美尽量完善地表达出来，因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他永远都是美的。这英雄不是别的，就是真实。（〔俄〕列夫·托尔斯泰：《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一个地主的早晨》第156页）

不要把艺术带到生活中去，……把生活带到艺术中来！（〔俄〕冈察洛夫：《悬崖》第140页）

塔季雅娜　（并不听，反感地）我时常觉得……那些编书的人们不喜欢我……他们总是和我争论。好像他们对我说：这个比你所想的要好些，而这个要坏些……

波丽雅　可是我却以为，所有小说家一定都是好人……我倒很想看看小说家！……

塔季雅娜　（好像自言自语）他们把坏的和苦的事情描写得并不象我所看见的那样……总是描写得有些特别……比较夸大……是用悲剧的声调描写。而好事情呢，都是他们编造出来的。谁都不象书上所写的那样谈恋爱！生活完全不是悲剧性的……它像一条很大的、混浊的江河那样静静地、单调地流着。如果你要注视河道在怎样流着，那么眼睛就会疲倦，并且觉得寂寞起来……脑子滞钝，甚至于不愿意思索：河道为什么流？（〔苏〕高尔基：《小市民》《高尔基剧作集》第7—8页）

生活中的一切仅仅是用来创作嘹亮诗行的工具。（〔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二部第19页）

我常常自问，为什么操各种不同语言的人那么喜爱近十年来的意大利影片——《偷自行车的人》、《米兰的奇迹》、《两分钱的希望》、《罗马十一点钟》、《卡比里亚之夜》。毫无疑问，它们是电

影发展中的重要现象；但是普通观众对新现实主义是不大感到兴趣的；老实说，由于对现实所作的现实主义的、真实的反映，他们所看到的乃是真正的、活生生的意大利人，使观众为之倾倒的是一种民族性格的特征；银幕上展现了一种艰苦的、有时是没有出路的生活，但是应对人们的苦难负责的不是坏蛋，而是环境，不是这个或那个人物心灵上的丑恶，而是社会制度的丑恶。（[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152页）

也许某一位现实主义的拥护者会说，莫吉尔扬尼轻视自然，他的肖象画上的女人，不是脖子太长就是手臂太长。似乎一幅绘画就是一册解剖学图表！难道思想、感情和激情不能使比例改变么？莫吉尔扬尼不是一个冷眼旁观者；他不是从一旁去观察人们，他是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这是那些怀着爱情、痛苦和忧伤的人的肖象；同时画上的日期也不仅仅只是一个画象的路标，而且也是一个时代的路标：一九一〇年——一九二〇年，如果说莫吉尔扬尼不知道脖子上的颈椎骨有多少，那是十分可笑的，——他在利伏诺、佛罗伦萨、威尼斯的美术学校学这些学了许多年。他还懂得一些别的事：例如，在象一九一四年这样的一年内包含了多少年。如果连貌似永恒的关于人的价值的概念都会发生变化，那么一个画家又怎会看不到自己的模特儿那业已发生变化的面孔呢？（[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一部第216页）

当时许多事件太近了，而且规模也太大。长篇小说作家不是速记员，他需要好好思考一番，从他想描写的对象旁边后退几步（或者几年）。（[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二部第238页）

“我们的生活看起来很简单、很平常，这只是表面现象。如果细心看一看，看得认真一点儿，那就不同了。生活不是静止不动的，很象一条春汛时期的山涧，每时每刻都在流动，每时每刻都在汹涌奔腾，今天是这样，明天就完全变了，河岸、水的深浅、河滩全都变了

样子。要想把这种生活如实地、真正地表现出来，必须从这汹涌奔腾的巨流中选取最本质的东西。什么东西最本质？试问，你清楚吗？此外，你还不能不写我们这些领导，象我、象另外一些场长，你不能避而不谈。写我们这些人，就不那么简单了。要是把我们写成我们实有的样子，我们看了以后，就会说，我们根本不是这样的，就要对作者恼死了。”他望了我一眼，他那眼里还含着笑。我弄不清他的笑是什么意思。“不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有些至今健在的作家，老是在写早已过去的时代，总是离不开那些老而又老的往事？过去时代的一切事情都已成为陈迹，一切都已得到自己的归宿，是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已进入历史，你就写吧，决没有人来责备你：当事人早就不在啦。要是写了今天，就是说，写了这汹涌奔腾的时代河流，而且如果作者在写这个或那个农村领导人优点的同时，也写了他的缺点，那马上就有人出来反对。要是有哪一位领导人认定某一个反面人物就是他，他就要暴跳如雷：这还了得？根据什么这么写？哪一个叫你这么写？我不是这样讲的，我不是这种人！把作者找来给我交代交代！为什么胆敢这样随心所欲地来写我？这简直是污蔑！你向他解释，向他说明，书上写的不是他，连姓名都不一样嘛。可是，恼透了的领导人还是不肯罢休：岂有此理，我早晚要找你算帐！”（[苏]巴巴耶夫斯基：《野茫茫》第175—176页）

“拍电影的大概以为年轻人就喜欢看缠绵悱恻的爱情片子。不错，谁都喜欢看看爱情片子，可是，阿洛奇卡，今天我们看到的难道是爱情吗？我看只不过是建立了一个舒适的小窝罢了。这是多么庸俗的小市民调子！”“卡芭，你总是说得这么极端……我却喜欢这对新婚夫妇。他们那些事儿也都是生活里的实在情况，比如说，他第一次把她领到家里去见妈妈的情景；两个人一起端详他们那刚出生的小孩子；还有给孩子买澡盆……”“别说了，”卡芭打断了她的话。“听起来就叫人心烦，更不用说看了，谁喜欢看这种庸俗的片子。阿洛奇卡，难道你能够设想罗密欧和朱丽叶给自己未来的孩子买澡盆……”

“卡芭奇卡，你说那是什么时代？”“我们总是把什么都往时代身上推，说什么过去的人还会飞呢，而现在可不同了，现在就请在地上爬吧！结果就只能像高尔基所说的那样：‘人们不再传颂关于我们的故事，也不再为我们歌唱了’。”（[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47页）

“在这条远离现实的道路上就搞出了这种玩意儿。”古良也夫说。

“当他们争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没有问问人民，人民希望什么，喜欢什么，什么是他们能接受的，什么是不能接受的？”季米特里问。

“当然，”卡扎柯夫回答。“在某种程度上当然是问的。比方，要考虑展览会上观众的意见……”

“至于下来和人民谈一谈，讲讲自己的计划，自己的困难呢，有没有人这样做？”

“也有人这样做。”

“大概不多吧？”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

“问题在于，”雅柯夫说，“存在着这么一种理论：不是每个画家或作家都能在生前就被人理解的。据说有人远远走在自己时代的前面，他是革新者，是天才，他必须在将来才能为后代人所理解。这是一种说法。顺便说说，这种说法在我们剧院的某些导演中也很流行。

也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据说在艺术问题上，群众就是群氓，所以不能跟着群众跑。他们赞成什么不赞成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应该坚持向群众证明自己的正确，在这种矛盾中战胜群众，使群众跟上自己。”（[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122页）

“这种事情不喝他个半斤是弄不清楚的。”普拉东边说边举起酒瓶来往杯子里倒。

“有什么弄不清的？”季米特里说。“一切都很清楚，如果有人认为群众和群氓都是一回事，那他就不是好东西。他们就是这样来对待人民的。他们不明白，群氓是群氓，而群众……是有自己的见解的。”

“也是有自己的标准的。”廖丽亚轻轻地插了一句。

“对！”季米特里接着说：“这就要劳驾你们，画家和作家，去适应这些观点和标准。你又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你也是群众的一分子。难道不是这样吗？”

“对，是这样的。”卡扎柯夫表示同意。

“所以，我说，去适应群众吧。你要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群众，人民就会不仅当你已经躺在在坟墓里，而且在你活着的时候也承认你，爱你。你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总是高高在上地把人们看作没有头脑的群氓，总是违反他们的意愿来证明自己的那一套——那你，卑鄙的家伙，就滚你的吧！……去蹲在自己的窝里自寻安慰，等着在你死后让后辈们去了解你吧！”（[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123页）

我常常注意观察，碰到过不少有趣的遭遇，见过不少有教育意义的事件。艺术性方面——这我不想过多奢求，但倒希望书里描写的事实和所提出的看法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不管写什么东西，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及时，能解决当前生活中问题。譬如你要射箭——那就得中的，不是这样么？（[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169页）

没什么不像话的。您到会计科去看看就会知道，最近半年来我们剧院的财务情况改进了多少，场场客满，售票处还常常因为争票打起架来。当然，财务情况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再看看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一方面吧。观众爱上了我们剧院，我们有了自己的观众，我要强调这一点：自己的！亚历山大·里沃维奇！您还摆脱不开您那根

深蒂固的浪漫主义。您离开现实生活太远啦，您还生活在过去的时代里，可是您没看到新的一代早已成长起来，他们不再穿那种涂了油的马靴，不再挂着肩带，也不再以大学没有毕业为荣，因为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的。现在的青年们对生活有另外一套看法，他们心目中的天地更为宽广，生活更为丰富多采。他们有另外的兴趣，另外的爱好。您曾经为他们争得了自由幸福的生活，这是您的光荣，亚历山大·里沃维奇。现在您就让他们自己去确定自己和幸福的涵意吧！别再去约束他们，别成为他们那年轻有力、阔步前进的脚步的累赘。（[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176页）

每当我在创作上停滞不前，每当我遇到困难、疑惑不决或者觉得有些问题不够明确的时候，我就到群众中去，到我描写的主人公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那里去。接触群众，接触人民——这对于我的创作就像空气和水一样必不可少。（[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540页）

我相信，艺术就是人类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惩罚。（[苏]邦达列夫：《选择》第43页）

描写太阳的光芒，可以未见过彩虹；但是连太阳都未曾见过就去描绘彩虹，那情况一定很糟。（[苏]巴鲁兹金：《自然而然》第2页）

旧有的艺术在被新思想更新之前将一直生存下去。

任什么也不可能使抽象概念生气勃勃。

人在艺术中表现自己是不受主观意志支配的。在生活中亦然。（[苏]巴鲁兹金：《自然而然》第2页）

没有经历的人是不存在的，艺术家更是如此。（[苏]巴鲁兹

金：《自然而然》第3页）

近来，他回忆美术学院的次数越来越多，而且过去回忆学院时的那种难过和忧郁情绪，现在没有了。只是偶尔有一种悔恨心情：他从前太自信了。盲目的自信使他评价别人时失去了客观标准，不仅过分天真，而且很不公平；愚蠢的自信使他看不见以致不承认自己行为和看法上的错误。可是现在，几天的战争生活已教给他许多东西。今天想到学院，更多的是对学院的感激之情，感谢学院对他的教育。

不过……

学院只教了画画，并未教人思想——这是阿廖沙今天的认识。

学院只教了人物写生的良好技巧，而生活经历不同的学生们，还会利用这种技艺画出人物心灵的美质。（[苏]巴鲁兹金：《自然而然》第105页）

他情不自禁地一次又一次想起德布勒森广场上死在自己枪口下的那位不知名的战士。在看到这场不幸时，却偏偏记住了那位战士笨拙的姿势，模糊不清的身形和在篝火光中向四处扩散的鲜血，想起这不免有些内疚。无疑，只有生活才能不断提供新的构图。（[苏]巴鲁兹金：《自然而然》第251页）

有一则人所共知的笑谈：一位自学成才的非洲美术家塑了一头《狂怒的大象》，一位欧洲美术家说："你是有才干的，但你还得学习。"这位非洲人在美术学院毕业时又塑了一头《狂怒的大象》作为毕业作业。欧洲人看了看，说："美术学院扼杀了你的美术家的天才。"（[苏]巴鲁兹金：《自然而然》第252页）

西方的诗人们说，有一位画家，因为要画美神的肖像，集合了最美丽的希腊女子，采取各人身上最悦目的部分，画成一个整体，他相信这就和最美丽的女神相象了。假如有人从而得一结论，说那女神，

头发既黄且黑，眼眸既黑且蓝，性格又温柔又骄傲，那人势必为大家所嗤笑。

上帝常常缺乏某种完善，而这种完善，可能给他造成很大的缺陷；然而上帝除了由于他自己的限制，决不受其他限制，他就是他自己的必要性。因此，尽管上帝万能，也不能毁弃诺言，不能欺骗世人。甚至上帝常常无能为力的原因，也许不在他本身，而在有关的事物；他之所以不能改变事物的本质，原因在此。（[法]孟德斯鸠：《波斯人的信札》第123页）

啊！先生啊！小说好象一面镜子，摆在大路上。有时它照出的是蔚蓝的天空，有时照出的却是路上的泥沼。而怀着这面镜子在他们囊里的人，有时却被你们加以不道德的罪名！当他的镜子照见污泥的时候，你又会骂这面镜子。我们不如去责备这泥泞的大路，或者去责备检查这条路的人，为什么让水滞留下来形成了泥潭？（[法]司汤达：《红与黑》第476页）

我们相信，艺术的使命是一种情感和爱的使命，今日的小说应当取代人类幼稚时期的寓言和隐喻的写法，艺术家除了提供一些谨慎的缓和的方法，减轻他的描绘所引起的恐怖以外，还有一个更重大和更富有诗意的任务。他的目的应该是使人喜爱他关怀的对象，必要的话，我不责备艺术家稍稍美化这些对象。艺术不是对实际存在的现实的研究，而是对理想真实的追求。因此，《威克菲尔牧师传》这本小说比《堕落的农民》和《危险的联系》更有用，更有益身心。（[法]乔治·桑：《魔沼》 《法国中篇小说选》上册第354页）

霍尔拜因所看到的是辛酸的讽刺，是对社会真实的描绘。使他怵目惊心的正是罪恶和不幸；而我们，另一世纪的艺术家，我们将描绘什么呢？我们要在死亡的思想中寻找当今人类应得的命运吗？我们要

之灵于死，作为对不义的惩罚和对痛苦的补偿吗？

不，我们不再同死打交道，而是同生打交道。我们不再相信坟墓的虚无，也不再相信勉强的遁世换来的灵魂得救；我们希望生活是美好的，因为我们希望它丰富多彩。拉撒路应当离开他的粪堆，穷人也不必因财主的死而欣喜。人人都应该幸福，那么某些人的幸福也就不会成为罪恶，受到上帝的诅咒。农夫播种麦子时，应该知道他在为生的事业而劳动，他不应该为死神走在他旁边而感到快乐。最后，死亡既不应当是幸运的惩罚，也不应当是不幸的安慰。上帝既没有以死作为对生的惩罚，也没有以死作为对生的补偿；上帝既然祝福生命，坟墓就不应成为避难所，把那些得不到幸福的人都送到那儿去。（[法]乔治·桑：《魔沼》 《法国中篇小说选》上册第352页）

阿尔贝特·丢勒、米盖朗琪罗·霍尔拜因、卡洛、戈雅（注：丢勒，德国画家。米盖朗琪罗，意大利雕塑大师。卡洛，法国画家。戈雅，西班牙画家）都曾对他们的时代和他们的国家的弊端作过强有力的讽刺。这些都是不朽的作品，是具有无可否认的价值的历史篇章；我们并不想否认艺术家有权探索社会的创伤，并暴露在我们的眼前；但是，除了描绘恐怖和威胁以外，现在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吗？在这种才能加上想象使之变得流行的、描写道德败坏的秘密（注：此处指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和保尔·费瓦尔的小说《伦敦的秘密》）的文学中，我们更喜欢那些温柔可爱的人物，而不喜欢那些使人惊心动魂的坏蛋恶棍。前者可以引导人改恶从善，后者使人心惊肉跳，而恐怖不能医治自私自利，反而使它变本加厉。（[法]乔治·桑：《魔沼》 《法国中篇小说选》上册第354页）

然而，大自然永远是年轻、美丽和慷慨的。它把诗意和美倾注给一切在它怀抱里自由自在发展的动植物。它掌握着幸福的奥秘，没有人能从它那里夺走。掌握劳动技能、自食其力、在运用智力中汲取舒适和自由的人，也许是最幸福的人，他有时间在生活中运用心灵和头

脑，了解自己的事业，热爱上帝的事业。艺术家在静观和再现大自然美的时候，也有这种乐趣；但是，具有正直和仁慈心肠的艺术家，看到繁衍在这人间乐园的人的痛苦，他的乐趣会受到扰乱。在上帝的眼睛底下，精神、心灵和手臂协力工作，这样，在上帝的仁慈和人们心灵的欢乐之间便存在一种神圣的和谐，幸福也许就在这儿。这样，寓意画家就不用画手执鞭子、在犁沟行走的既可怕又可恶的死神，而可以在农夫身旁描绘一个光彩焕发的天使，把祝福过的麦种满把播撒在冒着水气的沟垄里。（[法]乔治·桑：《魔沼》《法国中篇小说选》上册第355页）

况且，天才不能缺少养料。音乐家不能缺少音乐，——不能没有音乐听，也不能不把自己的音乐奏给人家听。短时期内的退隐对于精神固然有益，使它能韬光养晦，——但必须以重新出山为条件。孤独是高尚的，但对于一个从此摆脱不了孤独的艺术家是致命的。一个人应当体验当代的生活，哪怕这生活是喧闹的，糜烂的；应当一刻不停地吸收，一刻不停地给，给，然后再接受……（[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四册第235页）

亨利王　葛罗斯特，我们当真是十分危险呢，所以我们应当拿出十二分的勇气来。早安，培福老弟。全能的上帝！那邪恶的事物里头，也藏着美好的精华，只要你懂得怎样把它提炼出来；譬如说，我们的坏乡邻就催促我们早早起身，这可是既养身又珍惜了光阴。再说，他们好比是我们外在的良心，是我们全体的牧师，告诫我们应该好好儿准备末日到来。这样，我们从野草里采来了蜜；从魔鬼哪儿居然获得了道德的教训。（[英]莎士比亚：《亨利五世》《莎士比亚全集》第五卷第308页）

莱必多斯　他的一二缺陷，决不能掩盖住他的全部优点；他的过失就象天空中的星点一般，因为夜间的黑暗而格外显著；它们是与生

俱来的，不是有意获得的；他这是连自己也无能为力，决不是存心如此。（[英]莎士比亚：《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莎士比亚全集》第十卷第20页）

……艺术作品表现出来的美是永恒的，你看了、读了，永远有那种崇高、谧静、如痴如醉的感觉。人生无疑也有这样美妙的时刻，叫你意想不到的销魂时刻，但麻烦的是，它们好比太阳上面掠过一抹宽的云彩，你不可能留它们在身边，比不得艺术的美经久不变。它们一眨眼就消失，好似你在灵魂本质中见到一点闪闪发光，或者黄金般的幻象，看到它茫然沉思的景象。……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苹果树》 《少年维特之烦恼——外国中短篇小说丛刊》第5页）

物质有其反面，反物质/反质子/我们/测量了质子：它有质量；我们/测量了反质子：它有负质量。（[美]A·R·阿蒙斯：《无言》 《美国现代诗选》第739页）

然而，万物都在变化/我们从生命/走进生命/这使我高兴。（[美]加尔威·金耐尔：《失去的爱》 《美国现代诗选》第676页）

我写作，不是为了让别的书把我禁锢/也不是为了百合花的凶恶的徒弟/我写作，只是为了朴实的居民/他们要求水和月亮，不变的秩序的要素/学校，面包和酒，吉他和工具。（[智利]巴勃罗·聂鲁达：《极大的欢乐》 《诗歌总集》第729页）

只有诗人朗诵的诗歌，才是真实与完美的。在他的诗歌中，有拉达和克里希纳，有古代著名的才子佳人，有永恒的痛苦和无边的乐趣。在诗歌中，有他真实的自我。每个人——从奥莫拉普尔的国王到贫穷不幸的臣民——都能以自己的心灵，感受到诗歌的真实性。大家都在传诵谢科尔的诗歌。（[印度]泰戈尔：《饥饿的石头》第97

页）

（2）叫心里的东西自然流出

——文学与心灵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尝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司马迁《报任安书》《汉书·司马迁传》第2735页）

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选士以射，心平体正，执弓矢审固，然后射中。论说之出，犹弓矢之发也；论之应理，犹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论以文墨验奇。（王充：《论衡·超奇篇》《论衡》第213页）

以知为本，笔墨之文，将而送之，岂徒雕文饰辞，苟为华叶之言

哉？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 （王充：《论衡·超奇篇》《论衡》第214页）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 （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杜诗详注》第810页）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维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夺，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 《韩愈：《送孟东野序》 《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36页）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二）

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

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 （苏轼：《文与可画篔簹谷偃竹记》 《苏东坡集》前集卷三十二）

欲参诗律似参禅/妙趣不由文字传/个里稍关心有悟/发为言句自超然。诗本无形在窈冥/网罗天地运吟情/有时忽得惊人句/费尽心机做不成。 （戴复古：《论诗十绝》 《石屏诗集》第七卷第18页）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之，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憾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 （李贽：《焚书·杂说》 《焚书·续焚书》第97页）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理义而反障之也。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抵；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于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

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李贽：《焚书·童心说》 《焚书·续焚书》第98—99页）

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奋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 （李贽：《焚书·忠义水浒传序》 《焚书·续焚书》第109页）

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最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故性格清徹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然则所谓自然者，非有意为自然而遂以为自然也。若有意为自然，则与矫强何异。故自然之道，未易言也。（李贽：《焚书·读律焚说》 《焚书·续焚书》第132页）

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 《汤显祖集》第1127页）

余游四方，往往闻农夫细民倡情冶思之所歌谣，虽其辞为方言鄙语，而亦时有意义之存。其体不出于比、兴、赋三者。乃知诗者，出于心之自然者也。世之士多自号为能诗，而何其有意义者之少也！盖自诗之道分为门户，互有訾警，意中各据有一二古人之诗以为宗主，而诋他人之不能知。是其诗皆出于有意，而所为自然者，已汩没于分门户争坛坫之中，反不若农夫细民倡情冶思之出于自然，而犹有可观者矣。又其甚者：务为不可解之辞，而用事则取其僻，用字则取其

奇，使人茫然不知所谓，而不知者以博雅称之。以此为术，而安得有诗乎？此诗之一变也。（戴名世：《美他山诗序》《桐城派文选》第73页）

文各肖其人之性情以出，而后其言立。古之善为文者，性情万变，面目亦万变，不相似也。其相似者，法焉出于一轨而已。虽其纯杂高下至不同，要无伪度存乎中。后世之士，涂饰藻采以为工，征引详赡以为博，彼固无性情之真，方且不足以自信，又乌足信千百世不知谁何之人乎？文章之不能反古，其道多端，而此其大要也。（姚永概：《畏庐文续集序》《桐城派文选》第495—496页）

我以为文章是代表语言的，语言是代表个人的思想情感的，所以要做文章，就该赤裸裸的把个人的思想情感传达出来：我是怎样一个人，在文章里就还他是怎样一个人，所谓“以手写口”，所谓“心手相应”，实在是做文章的第一个条件。……我敢大胆的说：天地间不可懂的好文章是有的。但是，假使并不是好文章，而硬做得叫人不可懂，那就是糟糕。譬如，你有一颗明珠，紧紧握在手中，不给人看，你这个关子是卖得有意思的；若所握只是颗砂粒，甚而至于是个干矢橛，也“象煞有介事”的紧握着，闹得满头大汗，岂非笑话！……

还有一点应当说明，就是一个人的思想情感，是随着时代变迁的……。但所谓变迁，是说一个人受到了时代的影响所发生的自然的变迁，并不是说抹杀了自己专门去追逐时代。当然，时代所走的路径亦许完全是不错的。但时代中既容留得一个我在，则我性虽与时代性稍有出入，亦不妨保留，籍以集成时代之伟大。……好象从前有这样一个笑话，说有一个监差的，监押一个和尚，随身携带公文一角，衣包一个，雨伞一把，和尚颈上还戴着一面枷。他恐防这些东西或有遗失，就整天的喃喃念着：“和尚，公文，衣包，雨伞，枷。”一天晚上，和尚趁他睡着，把他的头发薙了；又把自己颈上的枷，移戴在他颈上，随即就逃走了。到明天早晨，他一觉醒来，一看公文，衣

包，雨伞都在，枷也在，摸摸自己的头，和尚也在，可不知道我到那里去了。（刘半农：《半农杂文自序》《半农杂文》第8—10页）

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

创作总根于爱。（鲁迅：《而已集·小杂感》《鲁迅全集》第三卷第532页）

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象，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令我们看了，不但欢喜赏玩，尤能发生感动，造成精神上的影响。

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品，是表记中国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标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数。（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三》《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30页）

我的朋友/不要任凭文字困苦你/文字是人做的/人不是文字做的！（冰心：《繁星》《冰心文集》第二卷第51页）

“艺术家的作品就是艺术家的生命，如果他的作品的真价被人所误沽了，或者竟为人所完全不了解，那他该是多末苦痛呵！……”（蒋光慈：《异邦与故国》《蒋光慈文集》第二卷第461页）

文艺不是轻而易举的东西，你若想借它的光得点虚名，它会极厉害的报复，使你不但挨不近它的身，而且会把你一脚踢倒在尘土上！得了虚名，而丢失了自己，最不上算。（老舍：《文艺与木匠》《老舍散文选》第246页）

你要准备下那最高的思想与最深的感情，好长出文艺的花朵，切不可只在文字上用功夫，以文字为神符。文字不过是文艺的工具。一把好锯并不能使人变为好木匠。（老舍：《大智若愚》《老舍散文选》第255页）

如果诗就等于风花雪月/不劳你们提示，我早就搁笔了/如果诗就是无病呻吟/连我自己早就感到羞愧了/我不是没有事做/才伏到桌子上，皱着眉头/去制造一点诗意和没有源头的感伤/不是因为我有太多的时间/才象一个工匠琢磨一块玲珑的宝石/为了好玩，我琢磨着一些冷冰冰的诗句/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呀/我有太多的悲愤要把胸膛爆炸开呵/我有太多的感情要冲涌而出呵/我的心被火燃烧着/那羞耻的火/那困恼的火/那生之苦难的火呀！（臧克家：《你们》《今昔吟》第254页）

我曾经以为，文品总是人品的表现，因为文艺是心灵工厂的产品，不可避免地要漏泄灵魂的秘密。——不管是袒露的或潜藏的，甚至带着各种藻饰的。（柯灵：《文品与人品》《柯灵散文选》第186页）

啊，千万不要丢失/自己的声音/那从胸海中驶出的船/那从灵魂中抽出的丝/那从血管里流出的殷红的血/它是自己的生命/是存在的坚实有力的表示（刘湛秋：《人的歌》《新诗选》一九八一年第297页）

在甜蜜的静谧中，我忘了世界/我让自己的幻思把我悠悠催眠/这时候，诗情开始蓬勃和苏醒/我的心灵充满着抒情的火焰/它颤栗、呼唤、如醉如痴地想要/倾泻出来，想要得到自由的表现/一群幻影朝我涌来，似生而又熟识/是我久已蕴育的想像底果实。　　于是思潮在脑中大胆地波动/轻快的韵律驾着它的波涛跑开/啊，手忙着去就笔，

笔忙着去就纸/一刹那间——诗章已经滔滔地流出来/这好象一只船，原来安睡在死水上/可是，听！突然水手们行动飞快/爬上，爬下——于是船帆鼓满了风/这庞然大物冲破波浪，走上航程。（[俄]普希金：《秋》《普希金抒情诗选集》下集第408页）

一个人的心灵的历史，哪怕是最渺小的心灵的历史，也不见得比整个民族的历史枯燥乏味，缺少教益，尤其是这种历史是一个成熟的头脑自我观察所得的结果，而且写作的时候并非出于存心博取同情或者哗众取宠的虚荣欲望。卢梭《忏悔录》的缺点，就在于他是把它读给朋友们听的。（[俄]米·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第58—59页）

那么请问：您有没有过激情在心中沸腾，有没有过接连不断的想象，有没有过美妙的形象要表达的呢？心房有没有过剧烈的跳动？对一个没有这种感受的人是无法解释的，因为要写作的人心里经常有个不安分的精灵，它不管白天或者夜里，梦中或者醒着，尽是催促着：写吧，写吧……（[俄]冈察洛夫：《平凡的故事》第215页）

多尔恩　是的……但是只应当去表现重要的和不朽的东西。你知道我以往的生活，是多种多样的，我有鉴别力。我很满足了。但是，如果能够叫我感受到艺术家在创作时的那种鼓舞着他的力量，我认为我会藐视我的物质生活，藐视一切与它有关的东西。我去抛开这个世界，去追求更高的高度。（[俄]契诃夫：《海鸥》《契诃夫戏剧集》第115页）

特里波列夫　……是的，我一天比一天更了解，问题不在形式是旧的还是新的；重要的是，完全不是为想到任何形式才写，而只是为了叫心里的东西自然流露出来才写。（[俄]契诃夫：《海鸥》《契诃夫戏剧集》第162页）

不，写作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当你在写的时候，似乎世界上不只你一个人，还有你所宝贵的人，在这个人面前，你没有半点罪过，这个人很了解你，不给你屈辱的怜悯。

当你在写作的时候，似乎觉得自己变得更聪明了，更好了。写作令人陶醉。这时，我才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一位最最深沉的自我陶醉的作家，是一位为自己疯狂的、急风骤雨般的、超理智的想象游戏，即为自身体现的许多人的想象游戏所陶醉的作家。

从前，我抱着怀疑的态度读他的作品：认为他在臆造人类心灵的阴暗面，以此来吓唬人们，使人们承认“神”的必不可少，并使他们顺从地屈服于神的无法解释的空想和神秘莫测的意志。

“傲慢的人，顺从吧！”

假如这样的顺从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也需要的话，那是第二性的，而不是第一性的。他首先是为自己——他能做到自焚，他能挤出自己全部灼热的心汁直到最后一滴。难道没有在自己桌旁面对写满了字的稿子突然死去的作家吗？我认为，这样的事情是有的。写完自己全部要写的东西，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星火花熄灭而死去。可惜从前我没有从事这个令人陶醉的工作。（[苏]高尔基：《长腿蚊》《高尔基文集》第七卷第433页）

你以为诗一定要坐在鸭绒垫子上写吗？如果我心里开锅了怎么办？比如说吧，我想把我们在沙漠里忍饥受冻都写出来多好呢！把一切写出来。叫它在人们心中去燃烧吧。我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放进去。（[苏]拉夫列尼约夫：《第四十一》第38页）

他的油画不是偶然的幻想——这是为画家所洞悉的一个由天真和智慧的特殊结合所构成的世界。当我说“天真”这个词儿的时候，当然我并没有想到幼稚、天生的平庸或故作粗俗；我把天真理解为一种新颖的感受能力，一种直感，一种内在的美。（[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212页）

'因为人类的生活只是艺术的素材而已，而创作则是人格，是人格的表现！ （[苏]邦达列夫：《选择》第42页）

何谓借艺术抒发自我？

我有这个权利吗？

鲍里索夫——穆萨托夫不同于列宾的不是风格，而是世界观。托尔斯泰之不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情况亦然。

与邪恶作斗争应从自己开始。 （[苏]巴鲁兹金：《自然而然》第3页）

艺术要求人们付出巨大的忘我的劳动，这首先就得要时间、时间和时间。匆匆忙忙的胡搞乱弄，创造不出任何有真正价值的东西。从事艺术的人必须献出整个身心，整个思想和全部力量。当然，如果是真正的艺术的话。 （[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122页）

妻子——对艺术工作者，对搞创作的人来说是最大的祸害。没有什么人能像妻子那样善于败坏人的情绪，毁掉创作的激情和灵感了。献身于艺术的人就不应该过家庭生活，不应该有美满的家庭。（[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199页）

这是艺术，艺术得用你的心灵和全部感情去领略，好象干旱的土地吸收甘霖喜雨，一点一滴，悄悄地吸收。雨哗哗地下着，发出很响的声音，但是天生需要雨水的土地在滂沱大雨下却默不作声，只是贪婪地吸着雨水。 （[苏]弗·阿·柯切托夫：《落角》第71页）

有人说：冷漠开始终结之时，便是真正的艺术开始成长之日。说得对！一本书有了感染力，这本书便是好的，它能使人爱不释手，对书中人物的遭遇产生共鸣，体会人物的痛苦和欢乐。可是，我的《苦难的童年》连我都感动不了。我一页一页地读下去，不是因为舍不得

放下，而是因为，我自己写的东西，必须重读一遍。还有：我着手写大部头的、多卷的作品，是犯了一个错误。如果我想搞文学创作，应该先试着写写短小的小说，就象我那些“农村小记”那样篇幅的；几乎一切伟大的小说家都是那样做的，我也必须那样做。我于是又想起了不自量力的举重运动员：他想一举惊人，选定了一个过重的杠铃，可是举不起来。

那我又该怎么办呢？怎样去做呢？我烧掉了我的史诗第一卷的手稿，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一切大的东西都是由小的东西发展而来的。如果我心中有着不可克制的从事写作的愿望，那最好将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精力用于写作短小的小说。只有通过这种艰苦的锻炼，掌握了这种困难的体裁，我才能动手写大部头的长篇小说。（[苏]巴巴耶夫斯基：《野茫茫》第373页）

据说，任何杰出的作品，除了主题动因之外，还有为读者所不知的隐藏在作者经历中的副题动因。（[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上第270页）

任何热情，除非出自内心，全会在幻想中消失。（[法]雨果：《悲惨世界》三册第852页）

头脑跟心灵一样最忌空虚。心灵空虚能够产生爱情，头脑空虚往往产生憎恨。（[法]雨果：《笑面人》上册第261页）

可是你也莫以为有了痛苦来折磨/你的声音在尘世就应该保持沉默/越是失望的歌声就越是歌中至美/有些不朽的诗篇都是纯粹的啜泣。（[法]缪塞：《五月之夜》《法国近代名家诗选》第173页）

绮绥回答说：“祖父，不是有些东西由于不是十全十美反而更好

吗？一个孩子天真的微笑不是比一个君王勉强造作的和蔼更可爱千百倍吗？在一切艺术中，最难保留的是天然的韵致，这也是在过去的艺术中我们最喜爱的。当然，它们并不是都好。在我们小教堂的木雕里，有一种对原则和规律的完全无视。然而，不可能看着它们而不感到快乐和感兴趣。这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工人们，尤其是那位做这活计的无名工人，有美和真的感情。这里面确实有的人头太大了，双臂和两腿都有缺陷，但是这些人头都有一种真实感觉的表情，双臂有优美的姿势，腿在走路。这一切都充满力量和行动。装饰是简单而浑厚的。一句话，人们看到最幸运的自然本能的产物，和这种造成孩子的妩媚和艺术家的力量的神圣信心。”（[法]乔治·桑：《木工小史》第181页）

有经验的艺术家当然知道灵感是难得的，凡是由直觉感应的作品必须靠智力完成；所以他尽量挤压自己的思想，把其中所有的神圣的浆汁吸收干净。（[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二册第14页）

然而即使灵感在目前还没有枯竭的危险，克利斯朵夫也已经明白单靠灵感是永远培养不起一件整部的作品的。思想出现的时候差不多总是很粗糙，必须费很大的劲把它们去芜存精。并且它们老是断断续续，忽起忽落的；倘使要它们连贯起来，必需羼入深思熟虑的智慧和沉着冷静的意志，才能锻炼成一个新生命。（[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二册第15页）

亚茜雅答道：

“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有如一颗陨落的红星，连一分热也不会留下来。”（[法]罗曼·罗兰：《搏斗》第55页）

画师　先生，您又在吟哦您的大作了吗？一定又是献给这位贵人的

什么诗篇了。

诗人　偶然想起来的几个句子。我们的诗歌就像树脂一样会从它滋生的地方分泌出来。燧石中的火不打是不会出来的；我们的灵感的火焰却会自然激发，像流水般冲击着岸边。……（[英]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莎士比亚全集》第八集第120页）

实际上我算不了什么诗人/只不过偶然爱上了押韵/更谈不上任何学问/可是，那又有什么打紧/只要诗神的秋波一转/我就要浅唱低吟。

批评家们鼻子朝天/指着我说："你怎么敢写诗篇/散文同韵文的区别你都看不见/还谈什么其它"/可是真对不住，我的博学的对头/你们此话可说得太差！　你们学院里的一套奇文/偷人养汉也带上拉丁的雅名/如果大自然规定叫你们愚蠢/你们的文法又顶啥用/还不如拿犁把地耕/或将石块往家运。

我只求大自然给我一星火种/我所求的学问便全在此中/纵使我驾着大车和木犁/浑身是汗水和泥土/纵使我的诗神穿得朴素/她可打进了心灵深处！（[英]彭斯：《致拉布雷克书》《彭斯诗选》第177页）

作者应该从写作的乐趣中，从郁积在他心头的思想的发泄中取得写书的酬报；对于其他一切都不应该介意，作品成功或失败，受到称誉或是诋毁，他都应该淡然处之。（[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第10页）

……作品最能泄露一个人的真实思想和感情。在交际应酬中，一个人只让你看到他希望别人接受他的一些表面现象，你只能借助他无意中作出的一些小动作，借助不知不觉中掠过他脸上的一些表情对他作出正确的了解。有些时候，人们把一副假面装得逼真，时间久了，他们真会变成他们装扮的这样一个人了。但是在他写的书、画的画里面，他却毫无防范地把自己显露出来。如果他作势唬人，那只能暴露出他的空虚。他那些涂了油漆冒充铁板的木条还会看出来只不过是木

条。假充具有独特的个性无法掩盖平凡庸俗的性格。对于一个目光敏锐的观察者，即使一个人信笔一挥的作品也完全可以泄露他灵魂深处的隐秘。 （[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第196—197页）

“人类老是挣扎着要表现它的心情”，他说下去。“大多数人不善于表达他们的感情。他们要依赖别人。天才就是为满足这些人的要求。有人在音乐里表现了他们的欲望；另一个以诗歌来表现；另一个以戏剧来表现。……” （[美]德莱塞：《嘉莉妹妹》第480页）

一切都是节奏/从门的/关闭，到窗的/开启，　　季节，太阳/的光线，月亮/海洋，万物/的生长，　　到每个人身上/的心灵/都在再现/想到终结　　并非就是终结，时间/总会归来/即使它们已死亡/别的东西也会来。 （[美]罗伯特·克里利：《节奏》 《美国现代诗选》第476页）

有人只爱形式/形式进入存在/仅仅只是在/事物生成之时/而事物来自你自己/来自干草和棉秆/来自街头垃圾、码头、野草/都是你带来的，伙计/来自一根鱼骨头/来自草，来自愿望/来自颜色，来自钟声/来自你撕碎的自我。 （[美]查尔斯·奥尔森：《我，格罗斯特的麦克西慕斯，对你说》 《美国现代诗选》第453页）

卡洛斯　在新兴的作家中，思想象你这样坚强有力，想象力象你这样丰富多彩，风格象你这样绚丽飘逸，至少在我们西班牙是找不出第二个来的。

克拉维戈　算了吧！我还得成为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家，文章的各类表现形式，人们都乐意接受；眼下我有了一点名气，受到我同胞的信任；还有，咱们私底下说说吧，我的学说日益广博，感情日益丰富，文章的气势也日益真实有力了。 （[德]歌德：《克拉维戈》 《歌德戏剧三种》第4页）

诗不是一种表白出来的意见。它是从一个伤口或者一个笑口涌出的一首歌曲。

如果你歌颂美，即使你是在沙漠的中心，你也会有听众。

诗是迷醉心怀的智慧。

智慧是心思里歌唱的诗。

……

灵感总是歌唱；灵感从不解释。（[黎巴嫩]哈·纪伯伦：《沙与沫》《外国优秀散文选》第38页）

(3)给予生活一种动力

——文学的作用

天文人文，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谥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恶也。加一字之谥，人犹劝惩，闻知之者莫不自勉。况极笔墨之力，定善恶之实，言行毕载，文以千数，传流于世，戚为丹青，故可尊也？（王充：《论衡·佚文篇》《论衡》第314页）

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不知其疾之在体也。夫琴之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为宫，细者为羽；操弦骤作，忽然变之：急者凄然以促，缓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风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妇之叹息，雌、雄雍雍之相鸣也。其忧深思远，则舜与文王、孔子之遗音也；悲愁感愤，则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叹也。喜怒哀乐，动人心深；而纯古淡泊，与夫尧舜三代之言语、孔子之文章、《易》之忧患、《诗》之怨刺无以异。其能听之以耳，应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郁，写其幽思，则感人之际，亦有至者焉。（欧阳修：《送杨

寞序》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二）

无论什么阶级都在拥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并不是个个阶级都利于公开的承认这个事实。甚至于需要自己骗骗自己。自己的利益和大多数群众冲突的阶级，总在竭力找寻一些假面具。而艺术对于他们往往是很有用的武器，他们正需要能够掩蔽自己的政治手段的艺术。这就是那种“精密的战术”了。 （瞿秋白：《非政治主义》 《瞿秋白诗文选》第374页）

无聊的文字/抛在炉里/也化作无聊的火光。 （冰心：《繁星》七三 《冰心文集》第二卷第25页）

人们最高精神的连锁是文学，使无数弱小的心团结而为大心，是文学独具的力量。文学能揭穿黑暗，迎接光明，使人们抛弃卑鄙和浅薄，趋向高尚和精深。 （叶圣陶：《侮辱人们的人》 《叶圣陶散文甲集》第12—13页）

“对于文字的写作，我有时觉得便是完全放弃了也在所不惜。我们写，有一些人看，时间是过去了，一点影响也没有。那我们除了换得一笔稿费外，还找得到什么意义吗？纵说有些读者是曾被某一段的情节或文字感动过，但那读者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是刚刚踏到青春期，最容易烦愁的一些小资产阶级的中等以上的学生们。他们觉得这文章正合了他们的脾胃，说出了一些他们可以感到而不能体味的苦闷。或者这情节正是他们的理想，这里面描写的人物，他们觉得是太可爱了，有一部分象他们自己，他们又相信这大概便是作者的化身。于是他们爱了作者，写一些天真的崇拜的信；于是我们这些接信的人，便不觉很感动，仿佛我们的艺术是有了成效。我们更用心的为这些青年们回信。……可是结果呢，我现在是明白了，我们只做了一桩害人的事，我们将这些青年拖到我们的旧路上来了。一些感伤主义，个人主

义，没有出路的牢骚和悲哀！……他们的出路在那里，只能一天一天更深的掉在自己的愤懑里，认不清社会与各种苦痛的关系，他们纵也能将文字训练好起来，写一点文章和诗词，得几句老作家的赞颂，你说，这于他们有什么益？这于社会有什么益？所以我现在对于文章这东西，我个人是愿意放弃了，而对于我们的一些同行者，我是希望都能注意一点，变一点方向，虽说眼前是难有希望产生成功的作品，不过或许有一点意义，在将来文学的历史上。”（丁玲：《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丁玲短篇小说选（上）》第167—168页）

我们认识美，接近美，只有沉默才是最恰当的办法。人类的歌声，同人类的文学一样，都那么异常简单和贫乏，能唱出的，能写出的，不过是人生浮面的得失哀乐。至于我们现在在这种情形下面，我们能够用一种声音一组文字说得分明我们所感觉到的东西吗？绝对不能，绝对不能。（沈从文：《三个女性》《沈从文文集》第五卷第286页）

决不是为庸俗的人与愚蠢的人而产生艺术，事实上都是安慰那些忙碌到只知竞争生活却无法明白生活意味的人而需要艺术。我们既然承认艺术是自然与人生完美形式的模仿品，上面就包含了道德的美在内，把这东西给愚蠢庸俗的人虽有一时将使这世界上多了些伪艺术作品与伪艺术家，但它的好处仍然可以胜过坏处。（沈从文：《三个女性》《沈从文文集》第五卷第292页）

世界上不可能用任何人力材料建筑的宫殿和城堡，原可以用文字作成功的。（沈从文：《水云》《沈从文散文选》第304页）

批判者和粉饰太平的人们永久处在相反的地位。前者尽量指出社会和文化的病症，以便设法医治，使人恢复健康；后者则千方百计要把病症遮掩住，让病症在体内发展下去，而人则因之更为衰弱，以至

于死亡。前者是本诸良心的，却往往被诬蔑为“匪徒”；后者是昧良心的，反倒被称为“君子”。所以批判者在指出社会的病症时，也要揭发出那些遮掩病症的“君子们”的本来面目。（冯至：《鲁迅先生的旧体诗》《冯至诗文选集》第165页）

我想，讽刺文字的存在，不单是给第三者看，同时也要给拖有尾巴的人自己看，使他于顾盼自雄的当儿，添上个后顾之忧。（唐弢：《尾巴及其他》《唐弢杂文选》第271页）

艺术给人翅膀，把人带到远远的、远远的地方去！凡是厌恶污秽和厌倦细小的、一分一厘的利钱的人，凡是被激怒的、受了委屈的、愤愤不平的人，只有在美的东西里才找得到安宁和满足。（[俄] 契诃夫：《我的一生》《契诃夫小说选》下卷第608页）

“总之，我作为你所有的作品以及所有别人写的类似你的作品的热心读者，问问你：你们是为了什么而写作？你们写得很多……你们想不想在人们的心中唤起善良的情感？但是你们用冰冷的、无力的言词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不行的！你们不仅不能给生活任何新的东西，就是给旧的东西时，你们也把它揉得不成样子了。读你们的东西，得不到任何教益，只有为你们感到害臊。老是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平凡的人们，平凡的思想、事件……什么时候才会讲到激动不安的精神和精神复兴的可能性呢？哪里有对创造生活的号召？哪里有勇敢精神的培育？哪里有鼓舞灵魂的朝气勃勃的话语？

“……你可能对我说：除了我们再现的那些东西之外，生活没有提供别的形象。别这样说，因为对于一个有幸支配语言的人来说，承认自己在生活面前无能为力，不能站得高于生活，是可羞而又可耻的。如果你同生活站在同一水平上，如果你不能用想象力去塑造出生活中所没有的，但对于生活的教育来说却是必需的形象，那么你的工作又有何益处？你又拿什么来解释自己的称号呢？拿那些从毫无重大事件

的生活中摄制下来的照片垃圾去填塞人们的记忆和注意力，请想一想，你这不是害人吗？因为——你要认识到！——你不会使描绘的生活图画唤起人们的强烈的羞耻感和创造新生活的炽烈的愿望……你能够加快生活脉搏的跳动吗？你能够象其他人所做的那样给予生活一种动力吗？”（[苏]高尔基：《读者》《高尔基文集》第二卷第298页）

如果我说，文学的目的，是帮助人了解自己本身，提高他的自信心，激发他对于真理的企求，同人们的鄙俗行为作斗争，善于在人们身上找到好的东西，唤醒他们灵魂中的羞耻、愤怒和勇气，做一切使人能变得高尚坚强、能用美的圣洁的精神来活跃自己的生活的事情。这就是我的公式。诚然，这一公式还是不完全的、提纲式的……请您用能鼓舞生活的一切去补充它，告诉我，您同意我的意见吗？（[苏]高尔基：《读者》《高尔基文集》第二卷第290页）

有一种“与大自然溶合”、热衷于大自然的色调和线条的诗章，这是消极地受视觉和抽象思维支配的诗章。它使人舒适，给人宁静。它的价值仅在于此。而这种价值还是值得怀疑的。这种诗章只有那些与世无争，静观生活的人需要，他们超然物外，站在历史潮流的岸边。

但是，还有一种诗章，那是用人类意志的力量征服大自然的诗章，是用理智和想象力丰富生活的诗章，是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章。它鼓舞着人们的意志，激励人们去干一番事业。这是反对现实生活中顽梗不化、因循守旧势力的斗士们的诗章，是社会新生活、新思想的创造者所需要的诗章。（[苏]高尔基：《苏联纪游》《高尔基文集》第十六卷第628页）

我看见我周围有许多聪明人，但其中却很少高尚的人，即使有也是一些心灵上被摧毁了的和病态的人，而且不知为什么我总是这样

看：愈是好人，其心灵愈是纯洁和诚实，他的毅力就愈小，愈近乎病态，生活也愈艰难。孤独与苦闷——是这些人的命运。尽管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为了追求美好的事物而苦闷的，但他们却没有力量去创造它。他们如此软弱无力和可怜，不就是因为人们没有及时地用鼓舞心灵的言词去帮助他们吗？（[苏]高尔基：《母亲》《高尔基文集》第十一卷第299页）

我喜欢他的诗：他能把一件事重复一百次，同时每一次都和前一次不同，他的节奏犹如一头猎犬的奔跑，这头猎犬也朝它主人奔赴的地点跑去，但总是绕着圈子跑。（[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127页）

我认为，耐人寻味的不是这些评价，而是这些评价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的变换。诗人巴尔蒙特曾天真地请求别急于揭露昨天的偶象。真正的大师并不需要怜悯；但是一种平凡而合理的见解却暗示了某种谨慎的态度：失去了桂冠的偶象可以重新成为神灵。科学领域的发现推翻了前人的理论，如今无论如何是不能根据托勒玫或毕达哥拉斯的理论去研究天文学了；但古代希腊人的雕塑在我们今天看来却依然是精美的。波蒂切里现在不合我的口味；我在青年时代曾爱过它，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大概不是我们的孙子就是我们的曾孙将来会喜欢它。（[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149页）

当然，人们在展览会上是有争论的；在世界各地举办的毕加索画展都是如此——它令人神往，或使人愤慨，它惹人发噱，或使人喜悦，但它使任何人都不能无动于衷。（[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309页）

一个表现大自然或人类的感情的艺术家的作品是不会衰老的。谁也不会说二十世纪的女人要比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创造的雅典卫城中的

胜利女神象更漂亮、更完美；谁也不会嘲笑哈姆雷特的苦恼或罗米欧与朱丽叶的爱情。但是一个艺术家一旦迷上了机器，他的乌托邦就会被时代所超越或推翻。威尔斯是一个文化教养很高的人，他自以为看到了未来，但是现代物理学的发现使他的那些乌托邦的长篇小说成为可笑的了。马雅可夫斯基怎能预见到不久有轨电车即将遭到铁轨马车的命运，而火车也将成为古老的交通工具呢？……（[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二部第76页）

毫无疑问，艺术总是逐渐渗入日常生活之中，使房屋、衣服、语汇、姿态、用具发生变化。描写对所喜爱的女人的崇拜的中世纪诗歌曾帮助人们觅得了抒发自己感情的形式。瓦托和弗拉果那尔的油画已转移到日常生活之中，改变了公园的布局、服装、舞蹈，影响到沙发或鼻烟壶。立体主义帮助现代的大都市主义者从那些被多余的装饰品玷污了的房屋中解放出来，它影响了家具，甚至纸烟盒。艺术的实际应用和它在装饰方面的运用不可能成为艺术家的创作目的，这种运用是出于艺术的创造性的高涨。折返的过程说明了创造性的衰退。绝对抽象派的装饰图案在布匹或陶器上是完全适用的，但如果它们想得到画架画的称号，那么这就不是一种高涨，而是一种衰退了。（[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二部第77页）

你想象一下吧，假如你置身于早期哥特式尖顶建筑的昏暗大厅里，那么你就能觉出这种中世纪的颂赞曲会怎样感人肺腑，潜移默化，成为你的精神的一部分。所以我说，旧时代的残余只靠现在那些浅薄的进行曲是排挤不掉的，必须有杰出的艺术巨作才行，明白吗？（[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上第394页）

不道德的艺术是不可能存在的。艺术是道德观念和社会观念的呼唤。（[苏]巴鲁兹金：《自然而然》第1页）

艺术作品自身并无任何价值。只有当它接触了人并为人所利用的时候，它才获得价值。如果人们从艺术中得不到任何东西，那么这就不成其为艺术。（[苏]巴鲁兹金：《自然而然》第50页）

艺术不同于科学和技术，它有自己的优越之处。就拿二、三十年前生产的火车头或汽车来说，现在看来简直成了丑八怪！而艺术作品则能永远感动人。直至今日，我们还怀着欣喜之情观赏十九世纪末奥利夫创作的画；古人的《维纳斯女神》，至今仍使我们为之激动。艺术是不死的。（[苏]巴鲁兹金：《自然而然》第250页）

抽象艺术的形式在实用技术中可以是有益的。在此方面，用创造性的想象，鲜明的色调和几何图形来处理具体的物质，能够美化生活，成为美学教育的手段。（[苏]巴鲁兹金：《自然而然》第251页）

我从真正的艺术中了解自己，认识自己。了解自己，这是人类生存最理想的条件之一。（[苏]巴鲁兹金：《自然而然》第2页）

诗集对我算得了什么/批评家的意见又怎样/既然少女们通宵达旦/把我的作品纵情歌唱！（[苏]维·费·鲍科夫：《“当我的作品不能发表时……”》《苏联当代诗选》第180页）

新时代的新知识/无论派生出多少分支/没有弓弦、没有画笔和诗歌/人类在世上就将无法生活下去。（[苏]尼·马·格里巴乔夫：《行囊》《苏联当代诗选》第205页）

象这种无病呻吟，我让给风流公子/一个人耽于逸乐，才安于浮艳之词/那讽刺诗却富于新教训与新事物//只有它才会同时又风趣又有用处/在良知的光辉中它纯化它的诗句/指出时代的谬误，唤醒着一切

痴愚/也只有它不顾忌任何骄傲和横蛮/直指到华盖下面使邪恶惊心丧胆/又时常大无畏地用妙语一针见血/揭发妄人的陷害，使理性得蒙昭雪。 （[法]波瓦洛：《自讼》 《法国近代名家诗选》第46页）

“品德”，我又说，“是始终如一、不可改变的，它并不是人的禀性。当许多欲望把我们的心绪扰乱的时候，我们的理智会模糊黯淡下去。幸亏人间还有灯塔，我们可以到那儿去把火炬重新点燃，这灯塔就是文学。

“我的儿，文学是上天给人的一种拯救。文学是宇宙之灵射来的智慧光芒。作家有感于天，学会了把智慧光芒固定在地球的本领。文学象阳光，它照亮人心，给人欢乐，暖人心房；它是一盏神灯。文学象火焰，它使整个自然界为我们所用；它把事物、地点、人物和时间集中在一起，展现在我们面前。是文学唤醒我们注意人类生活的准则。它平息大火，抑制邪恶。它用有教养者的庄重榜样来激发我们的品德，它颂扬有教养者，把他们描写为值得我们效仿的形象。它象是天女下凡来减轻人类的苦难。凡是伟大的作家都出在整个社会受苦受难的时代，野蛮的时代，堕落的时代。我的儿，文学曾使许多比您痛苦的人得到安慰。譬如：救出了一万希腊人之后被流放出国的克西诺芬；憎恶古罗马人诽谤的非洲人西皮翁；厌恶古罗马人诡计的吕久吕斯；憎恨本国宫廷忘恩负义的卡蒂纳等等。富有创造性的希腊人把人类的部分智力交给掌管文艺的缪斯，使他们受到约束；我们也应当把我们的各种欲望交给他们来掌管，让他们给这些欲望戴上镣铐，使他们也受到约束。文艺诸神的精神力量比我们自己的精神力量更强，他们应该担负起为太阳神驾驭马车的时神所完成的那种任务。……”
（[法]贝纳丹·德·圣皮埃尔：《保罗与薇吉妮》 《法国中篇小说选》上册第75页）

在中国式的亭子下面，音乐家们在奏一支田园交响曲，是圣朗德里自己创作的。保尔正陪着克莉丝蒂娜，这时，他收住了脚步说：

“看，这不错……”

接着，他又问：

“您喜欢音乐吗？夫人。”

“非常喜欢”。

“而我爱得发狂。当我听一支我喜欢的乐曲时，我最初的感觉是第一个旋律已经使我皮肉分离，把我的皮肤分解，熔化，消灭，让我在乐曲的侵入下，成为一个活生生的、被剥了皮的人。实际上，乐队是在我的神经上演奏，在我的赤裸裸的、颤栗的神经上演奏，随着每一个音符的变化，神经都会抖动一次。我听音乐，不仅是用耳朵，而且是运用全身的感官，从头到脚，所有感官都在颤动。无论什么都不能给我这样一种快感，或者说，这样一种幸福。”（[法]莫泊桑：《温泉》第76页）

唯有跟别人息息相通的艺术才是有生命的艺术。（[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三册第326页）

倘使艺术没有一桩职业维持它的平衡，没有一种紧张的实际生活作它的依傍，没有日常任务给它刺激，不需要挣取它的面包，那么艺术就会丧失它最精锐的力量和现实性。它将成为奢侈的花，而不再是——（象一批最伟大的艺术家表现的）——人间苦难的神圣的果子……（[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三册第340页）

未来的时代谁会相信我的诗/如果它充满了你最高的美德/虽然，天知道，它只是一座墓地/埋着你的生命和一半的本色/如果我写得出你美目的流盼/用清新的韵律细数你的秀妍/未来的时代会说：“这诗人撒谎/这样的天姿哪里会落在人间”/于是我的诗册，被岁月所熏黄/就要被人藐视，象饶舌的老头/你的真容被诬作诗人的疯狂/以及一支古歌的夸张的节奏/但那时你若有个儿子在人世/你就活两次：在他身上，在诗里。（[英]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莎士比亚全集》第十一卷第175页）

我的诗神的产品多贫乏可怜/分明有无限天地可炫耀才华/可是它的题材，尽管一无妆点/比加上我的赞美价值还要大/别非难我，如果我写不出什么/照照镜子吧，看你镜中的面孔/多么超越我的怪笨拙的创作/使我的诗失色，叫我无地自容/那可不是罪过吗，努力要增饰/反而把原来无瑕的题材涂毁/因为我的诗并没有其他目的/除了要模仿你的才情和妩媚/是的，你的镜子，当你向它端祥/所反映的远远多于我的诗章。（[英]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莎士比亚全集》第十一卷第261页）

啊！诗歌对于人生就象灯光和音乐对于舞台一样。假使剥夺了一个的虚伪装饰，和另一个的虚幻，那么，真的人生或舞台还有什么值得活下去的或者值得注意的呢？（[英]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第42页）

……但是艺术是一种奢侈品，人类只是把自我生存和繁衍种族放在第一位。只有在这些本能得到了满足，他们才允许自己去进行作家们、画家们和诗人们为他们提供的那些消遣。（[英]毛姆：《人性的枷锁》第306页）

不错，从个人角度来说，艺术使生活更为丰满。它使人感受更大的欢乐，但也更快地令人衰老。艺术在它的信奉者面上镌刻着奇妙的幻想与高超的意境；即使这些信徒在表面上过着一种幽静恬淡的生活，但到头来还会变得吹毛求疵，过分琢磨，疲乏困倦，神经过敏，而纵情于声色之娱的人们是不致落到这步田地的。（[德]托马斯·曼：《死于威尼斯》《托马斯·曼中短篇小说集》第172页）

一个优秀的朗诵家对听众会产生特殊的魅力，诗歌把自己的魅力注入朗诵家的心灵，就象花朵把自己的魅力分给枝叶一样。（[印度]泰戈尔：《戈拉》第161页）

（4）被规范的自由

——文学的形式

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吴越春秋》等书，虽出炎汉，然秦火之后，著述犹希。迨开元以降，而文人之笔横矣。若通俗演义，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

皇明文治既郁，靡流不波；即演义一斑，往往有远过宋人者。而或以为恨乏唐人风致，谬矣。食桃者不费杏，絺绤鼮锦，惟时所适。以唐说律宋，将有以汉说律唐，以春秋战国说律汉，不至于尽扫羲圣之一画不止！可若何？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 （冯梦龙：《古今小说》第1页）

且说香菱见了众人之后，吃过晚饭，宝钗等都往贾母处去了，自己便往潇湘馆中来。此时黛玉已好了大半了，见香菱也进园来往，自是喜欢。香菱因笑道："我这一进来了，也得空儿，好歹教给我做诗，就是我的造化了！"黛玉笑道："既要学做诗，你就拜我为师，我虽不通，大略也还教得起你。"香菱笑道："果然这样，我就拜你为师，你可不许腻烦的。"黛玉道："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的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

的。”

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本旧诗，偷空看一两首，又有对的极工的，又有不对的。又听见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诗上，亦有顺的，亦有二四六上错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听你一说，原来这些规矩，竟是没事的，只要诗句新奇为上。”黛玉道：“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

香菱道：“我只爱陆放翁的‘重帘不捲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切有趣”。黛玉道：“断不可看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你只听我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做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刘、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这样一个极聪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功夫，不愁不是诗翁了。”（曹雪芹：《红楼梦》二第591页）

欲知古事读旧史/欲知今事看新闻/九流百家无不有/六合之内同此文。（黄遵宪：《日本杂事诗》《黄遵宪诗选》第267页）

……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鲁迅：《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92—193页）

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

四卷第576—577页）

有人说我的诗是疯狗/我觉得这真是知已之言/因为一切的诗如果是狗/我的自然也具有狗脸。（郭沫若：《疯狗礼赞》《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第11页）

我相信天下有许多极好的诗，只因为不能发表或不肯发表，就都隐没在黑暗之中了，可惜世人没有眼福！（冰心：《超人·遗书》《冰心文集》第一卷第143—144页）

你问我“什么是新诗”，我委实不知道。我有时虽然也做，但到底不自信。一段一段的小文字，你们要把它分写了，叫它做诗，我只得由你们。我想新诗的历史太浅，不容易有简单明了的定义，以后做的人多了，渐渐的自然有个界说。我自己的意思是如有含蓄不尽的意思，声调再婉转些，便可以叫做诗了，长短是无关系的。但我个人看去，似乎短的比长的好，容易聚精凝神的说一两句话。（冰心：《超人·遗书》《冰心文集》第一卷第144页）

诗的形式太自由了，写完总疑心——是诗吗？戏剧的形式不太自由，写完老不放心——是戏剧吗？还是小说容易象样儿。（老舍：《未成熟的谷粒（九）》《老舍散文选》第236页）

一般作家，视写数百字的小品文，倒觉比数万言的论文或小说为难。而难就难在取材。因为长篇论文或小说，总是先经周密的计划，设计既定，材料即有标准，按图索骥，虽多易得。小品文的材料，可不能预先计划，全靠灵感触发。灵感未至之时，纵然万象森罗于目前，亦只如穷汉行经食品之肆，眼看着香甜可口之物，而不能染指。灵感既发，则便如炼就魔术之指，点石亦能成金。（徐懋庸：《打杂集·金圣叹的极微论》《徐懋庸选集》第一卷第181页）

创作繁荣，日百花齐放。

以花喻文，则长篇有如牡丹芍药，短篇有如茉莉丁香；诗歌如梅，暗香隽永；散文如菊，清丽宜人；杂文多刺，不让蔷薇；政论挺拔，赛似剑兰。至于三言两语的随笔，是否可以比作雅洁玲珑的小苔花呢？

清诗云："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既然苔花可以在百花丛中占一席位，那么，随笔之类的小玩意儿，大概也有资格在文坛上占一席位吧。（黄秋耘：《鸟兽·鱼虫·草木》《古今集》第204页）

不是呓语，不是荒诞/诗是心灵的信息/信息是科学的诗篇/诗和科学是一对姊妹/并肩把未来召唤/生活缺少了这一对翅膀/人类就象动物一样愚昧/生活的脚步将蜗牛般迟缓。（宗鄂：《诗人和飞碟》《长江文艺》一九八四年11月号）

我默默无闻。我不曾用诗句/去赚取金钱、地位和称颂/我的诗歌啊——你不幸生活的果实/我忙里偷闲，暗含着泪水/畏惧地思索着写下你们/但我从未用你们赞美过蠢人/也不曾与卑鄙的行为订立同盟/不啊！那受尽欺辱的诗神/抖都不抖一下，便戴上了荆冠/于是在皮鞭下死去，不出一声。（[俄]涅克拉索夫：《无题》《涅克拉索夫诗选》第84页）

我的诗篇啊！对于流过眼泪的世界/你是活生生的见证/你诞生在心灵上暴风雨/骤起的不幸时分/你撞击着人的心底/犹如波涛撞击着峭壁。（[俄]涅克拉索夫：《无题》《涅克拉索夫诗选》第118页）

我并不反对童话中的幻想，这些童话也是人类的美好的、优质的创造物，正象我们看到的那样，其中有许多童话预料到了现实，甚至为无产阶级的事业而做出的大无畏的、奋不顾身的、令人惊异的功勋在

童话中也有所预示，这些功勋记载在描写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阶级斗争的书籍中。不，我并不反对旧的英勇的幻想童话，我赞成创造新的童话，那些童话应该把人从一个不自由的苦力或者麻木不仁的工匠再教育成为自由的、积极的、创造新文化的艺术家。（[苏]高尔基：《苏联记游》《高尔基文集》第十六卷第616页）

诗/就象开采镭矿/采得一克镭/需要终年劳动/你想把/一个字安排妥当/就需要语言的矿石/几千吨/当这些字/快要烧成灰烬/另一些字——半成品/却还在/慢慢地煨/这些字/会千年万载/激动在亿万人的/心内。（[苏]马雅可夫斯基：《和财务检查员谈诗》《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第一卷第411页）

布柳索夫久久地向我证明，可以教会任何一个稍具能力的人写出好诗；古米列夫同意这个看法，他说，他甚至将奥普培养成了一个诗人。但是我不相信可以教会写诗，现在我也不相信。在学校里（无论它的名称是专科学校、训教班、研究所或科学院）只可以教如何读诗，换句话说，是提高学生的审美修养。（[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二部第116页）

在我的诗行里/很少谈爱情/更少把你的忠实提及/但，这算是什么诗/它只是夜莺在树上/择栖的一小枝/夜莺对自己的歌/虽不能做出解释/但它雄壮有力/你听到了么/在岁月的头顶上/在朗朗的青空里/她又开始啼唱/好象还是第一次。（[苏]柳·康·塔季扬尼契娃：《“在我的诗行里……”》《苏联当代诗选》第343页）

古代的希腊艺术往往在戏院的门楣上刻着一个有笑嘻嘻的面孔的铜质浮雕。这个浮雕叫作“喜剧”。浮雕好象在笑，也引别人笑，其实它却在沉思。所有引人发狂的滑稽和体现智慧的讽刺都凝结在这个面孔上了。焦虑、幻灭、厌恶、悲哀都从这副严正的面容里流露出

来，化作一个伤心透顶的狂笑；一只嘴角翘起来讽刺人类，另外一只嘴角翘起来凌辱神圣。大家望着这个包含着讽刺和蕴藏在每一个人心里的嘲笑的理想典型；围着这个静止不动的笑容的人不停地更换，大家都在这个坟墓般的冷笑面前笑痛了肚子。如果把这样古代喜剧的阴沉的面具装在一个活人身上，我们差不多可以说这个人就是关伯仑。他脖子上安着一张地狱般狞笑的脸。永恒的笑容，这对一个人的肩膀来说，是多么沉重的负担啊！（[法]雨果：《笑面人》上册第292页）

……故事的杜撰家绞脑汁、换手法，但表现的人物和情节总是老一套，使读者都腻味了：作品的男主人公总是受了致命伤而活下来，女主人公的炽烈的热情总能死灰复燃，等等，读者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我跟我忠厚的朋友克拉伯的感受是一样的，在阅读传奇小说的时候，总是不幸地存希望于万一，我们巴望着的救生衣果然使主人公安全地渡过了惊涛骇浪的苦难。（[英]华特·司各特：《爱丁堡监狱》第11页）

制造神话是人类的天性。对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果他们生活中有什么令人感到诧异或者迷惑不解的事件，人们就会如饥似渴地抓住不放，编造出种种神话，而且深信不疑，近乎狂热。这可以说是浪漫主义对平凡暗淡的生活的一种抗议。传奇中的一些小故事成为英雄通向不朽境界的最可靠的护照。（[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第4—5页）

一般而言，我们最难于接受的便是规劝……

然而在所有上述种种进言方法之中，我以为最为有效的一种，也即是最为人们所欣然乐从的一种，则再无过于寓言……（[英]约瑟夫·艾狄生：《论劝谏》《英美散文六十家》上册第124—125页）

……他不可能一天工夫就学会用崇高的诗句来讴歌呢。韵脚、音步和结构本身已经够麻烦了，可是超出它们范围以外的，还有一种抓不住、摸不着的什么东西，这他在所有伟大的诗歌中都领会得到，可是就没法把它抓住了，放在自己的诗歌里。这就是那种难以捉摸的诗的精神本身，他感觉得到，拚命追求，可就是抓它不住。这种精神，在他看来，仿佛是一团烈火，一股热烈而飘忽的氤氲，始终跑在他前面，却又叫他抓不住，虽然有时候他总算得到了些成绩，抓住了一点点，把它们织成词句，在他头脑里震响着，历久不息，或者象一缕缕美得不可名状的雾霭似的，在他眼前飘过。这真叫人搞不清。他心里怀着表达自己的强烈愿望，可是只会象一般人那样平淡无味地胡诌一通。他把自己写成的片断朗诵一遍。音步十全十美，韵脚朗朗上口，节奏十分流畅，也同样一无毛病，可就是缺乏他心里感觉到的那团烈火和飞扬的激情。他弄不懂这是什么道理，因此时常只得在失望、沮丧、泄气之余，又回头写他那篇文章。散文可真是一种比较容易的体裁。（[美]杰克·伦敦：《马丁·伊登》第104页）

卷帙浩繁而备受颂扬的诗集除了冒烟之外别的事什么也干不出来，而某张报纸角落里登着的一首无名之辈的小曲却随着灿烂如同星光的火花飞向星际。讲到火的特征，我认为雪莱的诗比他同时代的其他诗人的作品发射出更为纯洁的光芒。他的光和拜仑的著作所发出的时明时暗，并且散发出一阵一阵黑色气体的光形成美丽的对比。（[美]霍桑：《人生的行列》 《霍桑短篇小说集》第489页）

诗必须活着，学会当地的话/它得面对这时代的男人，会见/这时代的女人。它也得想战争/得找出何物令人满意。它必须/搭一个新台。他必须站在台上/象个永不满足的演员，缓慢地/沉思地。咏出台词，在那耳朵/在思维的敏感的耳朵中恰好/重复它正想听的东西，这声音/一群看不见的观众正在倾听/不是听戏，而是听自己被表现/情绪上好象是两个人，两种/情绪结合成一体。演员应是/黑暗中的哲学

家，拨动他的/乐器，拨动一根金属丝的弦/琴声穿越突然的准确性，整个/包裹了思想，不能低于这水平/也没有超越它的愿望 （[美]沃莱斯·斯蒂文斯：《论现代诗歌》 《美国现代诗选》第260页）

诗人不喜爱默不作声/总要把感受昭示世人/毁誉和褒贬容有异同/谁也不愿用散文忏悔/我们常秘密吐露一切/在诗神的沉静的林中。

我的迷误，我的努力/我的烦恼，我的经历/在这里只是鲜花一束/不论青春，不论老境/不论瑕疵，不论德行/在诗歌里都显得丰富。（[德]歌德：《给亲切的读者》 《歌德诗集》上册第12页）

在这空前不幸的日子/万民泣血哀思/却有新的诗歌苏醒/莫再垂头丧气/大地不断产生诗词/如万物孳生不息。 （[德]歌德：《浮士德》 第572页）

堂吉诃德回答道："先生，儿女是父母的亲骨肉，无论好歹都得当做我们自己身上的一块肉那么爱他们。宠他们的。做父母的有责任，从小就训练成他们的好品德，好仪容，使他们深明礼义，严守基督子孙教的纪律，那么等他们长大成人，他们就成了老年父母的支柱，后代的光荣了。至于强迫他们学这门那门科学，我可不以为然，只要劝导劝导他们就够了。一个人既然幸而有遗产可以享受，无须乎为吃饭而求学问，我是主张听凭他们去钻研他们天性最近的一门科学的。讲到诗歌这一门，原是供欣赏的成分居多，不大有实用的价值，可也不至于辱没那个学好它的人。我的好先生，诗歌就象一个青春美貌，娇娇滴滴的处女，其他的各种处女，就是说，其他的一切科学，都是用来丰富她，擦亮她，点缀她的；她可以利用一切科学给自己服务，一切科学也全靠她给予光辉。但是这个处女不容人对她粗手笨脚，不容人把她拖上街头，不容带到市场角落里去抛头露脸，不容贴到官廷门墙上去做广告招牌。她是由一种极微妙的炼金术做成的，谁要知道怎样运用她，就可以把她炼成无价的纯金。谁要已经占有她，就得谨慎防守

着，不要让她流为猥亵的讽刺诗，或是流为毫无生气的歌曲。她决不可以唯利是图，不过从那英雄的史诗，伤心的悲剧或是诙谐巧妙的喜剧所能获得的利益，她也无须乎拒绝。她决不容小旦们拿去玩弄，也不许无知的俗人来染指，因为这样的人是不能赏识她深处的宝藏的。不过，先生，不要以为我所谓俗人单单指平民百姓，我的意思是，只要是无知的，哪怕是王公大人，也该算进俗人里面去。所以，一个人只要具备着刚才所讲的种种资格，而肯专心一志于学诗作诗，他是可以出名的，他的名字是会得到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的尊敬的。至于你先生刚才说起，你的儿子不很重视西班牙诗歌，这点我觉得他不大对，我的理由是，伟大的荷马并没有用拉丁文写作，因为他是希腊人，维吉尔并没有用希腊文写作，因为他是罗马人。总之，所有古代诗人都用他们同他们母亲的奶一起吸进来的语言写作，从来不靠外国语言来显出他们思想的崇高。既然是如此，这一种习惯就该在所有的民族一律通行；一个日耳曼诗人不因他用自己的语言写作而降低价值，那么，一个西班牙诗人乃至一个比斯开诗人也应该是一样的。但是，照我猜想起来，你的儿子并不是不喜欢西班牙诗歌，而是不喜欢那种仅仅懂得西班牙语而不懂得剧种语言也没有别的科学知识可以点缀，鼓舞和帮助他们的天才的诗人吧。不过在这一点上，也许仍旧是一错误，因为大家都相信诗人是天生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天生的诗人从出娘胎就是个诗人，凭他这点天赋的才能，无须学术和艺术的修养，他的作品就可以证实Est Deus in nobis（注：我们身上有一个上帝。语出奥维德《法斯蒂》）等等的话了。一个天生的诗人如果再加上艺术的修养，他的进步就比那种单靠艺术修养的诗人要大得多，理由是，艺术不能优越过自然，只能使自然臻于完美，所以必须艺术结合着自然，自然结合着艺术，方才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诗人。现在我来作一个结论，我的好先生，就是让你的儿子向他的命运所指导的方向走去吧，因为他是一个好学生，已经爬上了科学的最初几级梯子，能够掌握语言了，将来定会爬到人文科学的绝顶，这对于一个绅士就是一种荣誉和一种装饰，比之主教所戴的法帽或是法律家所穿的长袍

并无逊色的。倘使你的儿子写出有伤别人名誉的讽刺诗来，你就责骂他，把他的作品撕掉，但是倘使他学荷拉斯的榜样，所遣责的是一般的恶德，而且写得跟那位诗人一样的优美，那你就该奖励他，因为一个诗人用他的诗来反对嫉妒，斥责一般嫉妒人的人，那是合法的，那么，对于其他的恶德也应该一样，只要不是特别挑出些人来加以攻击。但是，也有一些诗人为求一时的快意，竟至甘冒被流放到本都岛去的危险。一个诗人若是行为端正的，他的诗也会端正。因为言者心之声。怎么样的心里就会产生怎么样的产品。王公大人们一经看见诗歌这门科学被应用到谨慎、优良和庄严的题目上去。他们就要尊重、抬举、赞赏那诗人。甚至要用那种雷电不伤的树的树叶编成王冠赐给他们戴仿佛以为那些诗人头上戴着这样的冠冕就谁都不应该得罪了。”

（[西班牙]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下册第672页）

在公子王孙的闲暇的悠长的年月/诗人天天在他的仁慈君王面前/朗诵他的诗句/那时候还没有出版社的鬼魂/在用黑色的沉默/来涂抹那共鸣的的悠闲的背景/在不协调的自然伴奏中活跃了起来/那时候诗句还不是用/整齐的字母排列起来/叫人默默地吞咽下去/呵，那为倾听而写的诗歌/在他们主人的批评的眼光之下/今天就象一队连锁起来的奴隶/被放逐到无调的纸堆的灰黯里/那些曾被永恒亲吻过的/在出版者的市场上都迷了路/因为现在是无可救药的慌忙与拥挤的时代/那抒情诗的女神/去到苦吟者心里的时侯/必须坐电车和公共汽车的。

（[印度]泰戈尔：《诗选》第4页）

诗不是一种表白出来的意见。它是从一个伤口或是一个笑口涌出的一首歌曲。（[黎]纪伯伦：《沙与沫》 《先知》第102页）

（5）偶像时代已成为过去

——继承与创新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杜甫：《戏为六绝句》 《杜诗详注》第900页）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杜甫：《戏为六绝句》 《杜诗详注》第901页）

文章如弈棋/分量固有极/学不尽其才/识者为太息/古来名世士/亦或堕此域/至今读其文/曷尝不追惜/士生千载后/夙慕当自力/如其不能然/归哉事耕织。（陆游：《文章》 《陆游集》第1529页）

凡人作文皆从外边攻进里去，我为文章只就里面攻打出来，就他城池，食他草粮，统帅他兵马，直冲横撞，搅得他粉碎，故不费一毫气力而自然有余也。凡事皆然，宁独为文章哉！只自各人自有各人之事，各人题目不同，各人只就题目里滚出去，无不妙者。如该终养者只宜就终养作题目，便是切题，便就是得意好文字。若舍却正经题目不做，却去别寻题目做，人便理会不得，有识者却反生厌矣。（[明]李贽：《续焚书·与友人论文》 《焚书·续焚书》第6页）

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朱彝尊：《解佩令》 《金元明清词选》第433页）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

百年。 （赵翼：《论诗》 《清诗选》第429）

“……为人在世，总是本来面目最好。……就如人家做文，往往窃取陈编，.攘为己有，惟恐别人看出，不免又添些自己的意思，杂七杂八，强为贯串，以为掩人耳目，那知他这文就如好好一人，浑身绣绫罗，头上却戴的是草帽，脚上却穿的是草鞋，所以反觉其丑。如把草帽草鞋放在粗衣淡服之人身上，又何尝有甚丑处！可见装点造作总难遮人耳目。（李汝珍：《镜花缘》第537页）

……石头果然答道：“我师何必太痴！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这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况且那野史中，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的小丑一般。更可厌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 （曹雪芹：《红楼梦》一册第3页）

医生告诉我们：有许多哑子，是并非喉舌不能说话的，只因为从小就耳朵聋，听不见大人的言语，无可师法，就以为谁也不过张着口呜呜哑哑，他自然也只好呜呜哑哑了。所以勃兰兑斯叹丹麦文学的衰微时，曾经说：文学的创作，几乎完全死灭了。人间的或社会的无论怎样的问题，都不能提起感兴，或则除在新闻和杂志之外，绝不能惹起一点论争。我们看不见强烈的独创的创作。加以对于获得外国的精神生活的事，现在几乎绝对的不加顾及。于是精神上的“聋”，那结果，就也招致了“哑”来。（《十九世纪文学的主潮》第一卷自序）

……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是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侯了。这就是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放在青年们的周围，一面

将那些聋哑的制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门里面去。（鲁迅：《准风月谈·由聋而哑》《鲁迅全集》第五卷第277—278页）

我是主张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国主义者”的作品的，这就是古语的所谓“知己知彼”。青年为了要看虎狼，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里去固然是呆子，但因为虎狼可怕，连用铁栅围起来了的动物园里也不敢去，却也不能不说是一位可笑的愚人。（鲁迅：《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上）》《鲁迅全集》第五卷第296页）

苹果一烂，比别的水果更不好吃，但是也有人买的，不过我们另外还有一种相反的脾气：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爱人身上生几个疮，固然不至于就请律师离婚，但对于作者，作品，译品，却总归比较的严紧……

我们先前的批评法，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然而买者的金钱有限，岂不是大冤枉，而况此后还要穷下去。所以，此后似乎最好还是添几句，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儿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这么一办，译品的好坏是明白了，而读者的损失也可以小一点。

……

所以，我又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这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鲁迅：《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鲁迅全集》第五卷第298—299页）

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

……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鲁迅全集》第六卷第38—40页）

屈原　所以有许多人说我的诗太俗，太放肆了，失掉了“雅颂”的正声，我是一点也不介意的。我在尽量地学老百姓，学小孩子，当然会俗。我在尽量地打破那种“雅颂”之音，当然会放肆。那种“雅颂”之音，古古板板的，让老百姓和小孩子们听来，就好象在听天书。那不是真正把人性都失掉干净了吗？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我自己究竟比你们出世得早些，我的年青时代是受过“典谟训诰”，“雅颂”之音的熏陶，因此我的文章一时也不容易摆脱那种格调。这就跟奴隶们头上的烙印一样，虽然奴隶籍解除了，而烙印始终除不掉。到了你们这一代就不同了，你们根本就没有受过烙印，所以你们的诗，彻内彻外，都是自己在作主人。这些地方是使我羡慕你们这一代的。（郭沫若：《屈原》《郭沫若剧作全集》第一卷第387页）

毫不吝惜地使用悲哀呀凄惨呀这一类词儿，未必就成抒哀的名作；同样，堆满了快乐呀欢欣呀等等字眼，又岂就是叙欢的佳篇。这在乎有文章的灵魂似的意境，在乎有种种材料酝酿成功的气氛，在乎有一丝不苟，精密而又忠实的技巧。（叶圣陶：《偶谈》《叶圣陶散文甲集》第178页）

艺术的事情大都始于摹仿，终于独创。不摹仿打不起根基，摹仿一辈子，就没有了自我，只好永远追随人家的脚后跟。但是不用着

急，凭真诚的态度去摹仿的，自然而然会有蜕化的一天。从摹仿中蜕化出来，艺术就得到了新的生命——不傍门户，不落窠臼，就是所谓独创了。（叶圣陶：《弘一法师的书法》《叶圣陶散文甲集》第396页）

写作是实践的事，一笔落纸，浓淡天成。无论想得多么好，只有写出来才知道。灵感也许是有的，但灵感不象实物，看得见，摸得着。灵感稍纵即逝，正想落实一下，具体些，清楚些，已经成了陈迹了。重复一遍，修改一道，都会有变幻。（吴伯箫：《无花果》《吴伯箫散文选》第375页）

“难道文学里也毫无民族的东西么？”阿历山大拉·伊凡诺夫娜插口着。

“我对于文学完全外行，但是俄国文学，据我看，除去罗蒙诺索夫、普希金和果戈里以外，完全不是俄罗斯的。”

“第一，这已经不算少啦，第二，他们之中有一个来自民间，另外两个是地主出身，”阿舌拉意达笑着说。

“对是对的，但是您不要得意。因为在从所有的俄国作家里，自古至今，只有他们三个人还能够各自说出一些确乎是自己的、本人的不是从别人那里抄袭来的话，因此，这三个人也就立刻成为民族的了。在俄罗斯人中间，只要有人说出，写出或做出一点自己的、完全自己的、不是抄袭来的东西，那末，他一定会成为民族的，即使他不大会说俄国话也不要紧。”（[俄]陀斯妥耶夫斯基：《白痴》第413页）

您怎么能够知道，巴赫莫托夫，一个个性和另一个个性的联结对被联结的个性的命运具有多大的意义？……你要知道，这是整个一生的事情，在我们后面隐藏着无数的枝节。最优秀的象棋选手，他们中间最聪明的，也只能预先看出几步棋；有一个法国选手预先能看出十步

棋，报上传为奇谈。棋步有多少呵，我们所不知道的有多少呵？当您投下种子，“行善”和做任何形式的好事的时候，您就将您的一部分个性交付出去，承受下另一个个性的一部分；你们互相联结起来了。如果再稍加注意的话，您便会获得报酬，因为您会多得一些知识，有些极意外的发现。最后您一定会把您的事业看作一种学问：它会抓住您的整个生命，可以充实整个的生命。从另一方面看，您的一切思想，您所投下而也许被您遗忘的一切种子，都会滋长起来，从您手里取得这些种子的人，会把它们转送给别人。您哪里知道，您在未来解决人类命运时会占据怎样的地位？假使您具有丰富的知识，您一生从事这种工作，您就可能投下巨大的种子，将伟大的思想遗留给世界……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第501页）

偶象时代不仅在宗教中已成为过去，在艺术中也是如此。反圣象崇拜的斗争已和圣象崇拜一同消灭了。但是用新的方式表达新的事物的心愿难道会因此而消失吗？前不久我曾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谦逊的革新”这几个字；它起初使我觉得好笑，继而使我黯然。一个艺术家的举止自应谦逊，但在创作上却万不可庸庸碌碌、投机取巧、鼠目寸光。老实说，按照自己的意思潦草地写出自己的意见要比一笔一划地临摹前人的碑帖更为美观。我认为，用学院派（波罗尼派）手法描绘出来的集体农庄庄员很少有人喜欢，同时用列·尼·托尔斯泰运用得极为出色的大量副句也无法把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节拍传达出来。

（[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二部第80页）

年轻的新作家总是跟随着老作家，跟随着行将离开文坛的作家进入文坛的，他们之间有一条肉眼看不见的线联系着，有着相互联系、血缘关系、师承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师生关系。有些学生不愿停步，超过自己的老师继续往前走，充实老师的经验，使文坛获益，他们既不仿效老师的技巧，又不临摹老师的文笔。在这些学生之中也有一些盲目模仿者。在希腊人看来，“模仿者”是一个很平常的

字眼儿：在希腊文中，“模仿者”就是后生者，不是第一个，如此而已。在我们来说，谁都知道，这个字眼儿是带有轻蔑的、令人不愉快的意味的“模仿者”——就是那些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盲目模仿别人的人。模仿者大多数是很显眼的，是不难被人发现的，因为他们照例都没有自己的东西，全是从别人那里弄来的，租来或借来的，所以很容易看出他们所写的东西是模仿哪一部作品的。

不过，有的模仿者很高明，他们很不寻常，甚至就某一点来看，可以说很有才华。很难一下子就看出他们是模仿谁的。他们往往能写多卷的史诗性小说、长篇的叙事诗，而且人们直到读完最后一卷，都会不由自主地说：好极了！连小说名字、叙事诗名字都取得很好，提出的问题涉及面广，切中时弊，语言也很精炼，人物、景物写得都值得称赞——总而言之，简直无可挑剔。不过，读者在掩卷之余，除了说“好极了”之外，还是一定要不由自主地加上一句：“真象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或者：“是的，这显然是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的文笔。”或者：“学伊凡·蒲宁，学得象极了。”

就这个“象”——是最叫人不愉快的、最可怕的。不是象自己，而是象别人，——令人不快之处就生这里。难怪民间流传着一句关于自己的孩子的俗话：“瘌痢头儿子自家的好。”就是说，要让自己的东西成为别人不曾有过的，也不可能有过的，要让自己的东西是自己的。（[苏]巴巴耶夫斯基：《野茫茫》第371页）

正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学者，用集体劳动累积着知识的珊瑚岛，而天才人物的作用，只不过是在巨幅的科学地图上标注这些岛屿，并且命名罢了。（[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上册第309页）

“世界上的一切部落，在其襁褓时期就已经知道使用口头诗歌这面镜子了，每面镜子都以独特的方式对世界进行着奇幻的折射。人们把对原始生活的感知，编成了神话传说。在认识一个民族的历史方面，这些传说的价值绝不亚于物质文化的遗迹，它们同样是无价之宝。我

们的远祖，如同呆在黑暗里的婴儿一样，总是怀着惊悸恐怖的心情注视着四面八方并不存在的凝滞不动的面孔，有的阴沉、狰狞，有的和蔼可亲。而由此也就产生了象征恐惧和虔诚的多神教。在他们极不完备的哲学词典里，这种种偶像的崇拜，记载着他们对现实的粗浅解释。逐渐地，幼稚的图腾从用燧石和箭镞刻就的粗糙偶像上走了下来，不仅要求享有成群的仆从、大理石的殿堂、繁文缛节，甚至还要享受活的牺牲，直到这面魔镜跌得粉碎，剩下人类直接面对大自然，并且担负起建立世界秩序的全部重任为止。（[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上册第323页）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需要什么呢？”他说，“画布、画笔、颜料，除此以外，其他一切就都在于自己了。”（[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兄弟》第10页）

有一次，一个年轻的朋友喝得醉熏熏的在维塔里的画室里大喊大叫：“我要像维塔里·卡扎柯夫一样画裸体女人，画她们的肩膀，她们的膝盖。我要看人体一切可能的姿态。什么人能妨碍我这样做？”

“那有什么，您就画吧！”那个讽刺过维塔里的裸体画的老画家说。“谁也不会妨碍您，就像没有人妨碍鲁宾斯一样。只不过您要这样做的话，就请比鲁宾斯做得好一点。别画些模仿的东西。假如您不能做得更好，就找寻自己的独特的新内容，是鲁宾斯没能做到，可您却做到了的东西。请您看看，罗丹都做了些什么，然后加上自己的独创，自己的，自己的，必须是自己的。比如说，匈牙利的斯特罗布在有些地方显然和罗丹很相似，但他的人体塑像却具有和罗丹不同的时代风格，贯串了新的社会精神，新的思想。”（[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尔兄弟》第89页）

语言，语言：有时轻浮如烟/有时沉重铿锵，豪迈庄严/它象地层下的花岗石片/可以看出它形成的年限。 为了在和平和战争的年间/

能让语言的活力经得住考经/历史在风雨中把它重重挤压/用地球的重力把它紧紧锤炼。　用它为时代树碑立传/用它进行掠夺和战斗的宣言/为了未来的生活和命运/它又融化于爱情的火焰。　民间的歌舞多么光辉灿烂/语言和人类的文化起源相联/假如语言变得愚蠢迟钝/世界就会喑哑无声死气沉沉！（[苏]尼·马·格里巴乔夫：《语言》《苏联当代诗选》第198页）

说话真是神奇的本事/发出词音，构造句子/这多么简单：只要口一开/立刻就会出现语言的奇迹。　表情达意的言语呵，你多么简单/前缀、词根和词尾/领袖只要将手掌向前一伸，他就能叫人/去赴汤蹈火，因为他懂得语言的功能。　当语言为许多人的头脑所接受/它就会执着地完成它的使命/我知道人们就是由/钻进他们心坎的话语/和身体所构成。　语言推动着一切。大地会烈火熊熊/铁叉能插上天空！黑暗可呈现血红……　一个坟丘被科学家掘开了/器皿一经擦洗，词语闪出光焰/它栩栩如生。不能叫它再返回了/它不是麻雀！它开始遨游人间。　也有一些话语，目光一扫而过时/只有空空的荚子，豆粒却看不见。（[苏]叶·米·维诺库罗夫：《语言》《苏联当代诗选》第414页）

五十年之后，当文艺复兴走来把它的富丽的想象和组织，它的卓绝的罗马式穹窿，希腊式柱子，和峨特式的尖穹窿，它的非常精致非常理想的雕刻，它的趣味奇特的阿拉伯式花纹和牛床植物花纹，它的当代吕兑的异教建筑学，混进它的庄严而多变的和谐里的时候，巴黎也许更美一些，虽然在观感上没有那么和谐。不过这美好的时候没有多久。文艺复兴是最公平的；它不但要创造，而且还要破坏。它的确需要地方。（[法]雨果：《巴黎圣母院》上册第173页）

印刷术的发明是历史上一个最重大的事件。那是革命之母。那是人类的表现方式完全更新了，那是人类思想抛弃了一个形式而梦想另一

形式，那是从亚当以来表现智慧的那象征之蛇的皮肤完全地无限地改变了。

在印刷的形式下，思想比向来更易不朽；它是飞越的、不可捉模的、不能毁坏的，它和空气溶合起来，从建筑学的时候起，它就是一座山，而接着成为一个世纪一个地域的主人。现在它变成一群鸟儿，飞散在空中，同时占领了空间的一切点。（[法]雨果：《巴黎圣母院》第237页）

他（保尔）接着说：

“是啊，多美呀，美就是美。其他的景色可以更动人，但哪有这么和谐呢。呵，夫人，美，和谐的美！世界上只有和谐的美才有价值。除美之外，什么都不存在。但又有多少人能理解它！人体的雕塑，或者山脉的线条，油画或这个平原的色彩，蒙娜·丽莎画上那种意在不言中的神韵，一句能触动您灵魂的话，只需加上这么一丁点儿，就能赋予艺术家具有与上帝一样的创造力，这在凡人之中谁又能分辨得出？”（[法]莫泊桑：《温泉》第80页）

一笔钱跟一件艺术品根本是不相干的；艺术品既不在金钱之上，亦不在金钱之下，而是在金钱之外。问题并不在于付它的代价，而在于使艺术家能够生活。（[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四册第39页）

“……世界的著作应该由于内里有高贵的思想而享大名，不应因为无缺点而得名，人亦如是，应该因为这个实在有大道德，然后享大名，不应该因为这个人无瑕疵而享大名。由此类推，一个学者也许欠谨慎，一个政治家也许过于骄傲，一个拳师也许带凶暴，总比一个下等工匠无毁无誉的，辛辛苦苦过了一世的好。又如说到美术，我们岂应说法林米派的绘画，画理不错，比罗马派虽不合理，而生气勃勃的好吗？”（[英]哥尔斯密：《威克菲牧师传》第54页）

死了的诗人，哲学家，僧侣/殉教者，艺术家，发明家，以往的一切政治家/在其他地方形成各种语言的人民/一度强盛，现在已衰微，退步和零落的民族/直到我敬谨地认识了你们所遗留在这里的一切，我才敢前进/我仔细研究了那一切，承认它是可钦佩的，（我在其间徘徊了片刻，）/我想再没有什么能比它更伟大，更值得称赏的了/我全心注视它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把它放开/现在，在这里，我和我的时代站在我自己应在的地方。（[美]惠特曼：《从巴门诺克开始》 《草叶集选》第14页）

话已说得够多/且看行动如何/彼此枉费辞令/何不干点有益的事情/侈谈情绪有何用/情绪无补迟疑人/你既然以诗人自称/就应该对诗歌发号施令！（[德]歌德：《浮士德》 第11页）

依理而行，则棱角突兀；任情而动，则放浪不羁；意气从事，则到处碰壁。总之，人的世界是难处的。

越来越难处，就希望迁居到容易处的地方去。到了相信任何地方都难处的时侯，就发生诗，就产生画。

造成人的世界的，既不是神，也不是鬼，就不过是那些东邻西舍纷纷纭纭的普通人。普通人所造的人世如果难处，可迁居的地方恐怕没有了。有之，除非迁居到非人的世界里去。非人的世界，恐怕比人的世界更加难处吧。

无法迁出的世界如何难处，那么必须使难处的地方或多或少地变成宽裕，使得白驹过隙的生命在白驹过隙的期间好好地度送。于是乎产生诗人的天职，于是乎赋与画家的使命。所有艺术之士，皆能静观万物，使人心丰富，因此可贵。

从难处的世界中拔除了难处的烦恼，而把可喜的世界即景地写出，便是诗，便是画，或者是音乐，是雕刻，详言之，不写也可以。只要能够即景地观看，这时侯就生出诗来，涌出歌来。诗思虽不落纸，而璆锵之音起于胸中。丹青虽不向画架涂抹，而五彩绚烂自映心

目，只要能够如此观看自身所处的世间，而把浇季澜浊的俗界明朗地收入在灵台方寸的镜头里，也就够了。是故无声之诗人虽无一句，无色之画家虽无尺绢，但在能如此观看人生的一点上，在如此解脱烦恼的一点上，在能如此出入于清净界的一点上，以及在能建立这清朗的天地的一点上，在扫荡我利私欲的羁绊的一点上，一比千金之子，比万乘之君，比一切俗界的宠儿，都更加幸福。（〔日〕夏目漱石：《旅宿》《夏目漱石选集》第二卷第113页）

（6）欣赏美是一种巨大的享受

——鉴赏与批评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 青 天揽明月。(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李太白全集》第861页)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 流 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杜甫：《戏为六绝句》《杜诗详注》第898页）

汤王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 灭/不废 江河万古流。（杜甫：《戏为六绝句》《杜诗详注》第899页）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 蜉 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韩愈：《调张籍》《全唐诗》第3814页）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 村 听说蔡中郎。（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陆游集》第870页）

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 雄 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元好问诗选》第10页）

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 新声奈尔何？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 《元好问诗选》第10页）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 害渊 明是晋人。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 《元好问诗选》第10页）

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 恨 无人作郑笺。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 《元好向诗选》第11页）

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未 作 江西社里人。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 《元好问诗选》第14页）

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 竟 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 （龚自珍：《己亥杂诗》 《龚自珍诗选》第201页）

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 （鲁迅：《坟·未有天才之前》 《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68页）

……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办杂志可以号称没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实这正是圈子，是便于遮眼的变戏法的手巾。……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 （鲁迅：《花边文学·批评家的批评家》 《鲁迅全集》第五卷第428—429页）

创作家大抵憎恶批评家的七嘴八舌。

记得有一位诗人说过这样的话；诗人要做诗，就如植物要开花，因为他非开不可的缘故。如果你摘去吃了，即使中了毒，也是你自己错。

这比喻很美，也仿佛很有道理的。但再一想，却也有错误。错的是诗人究竟不是一株草，还是社会里的一个人；况且诗集是卖钱的，何尝可以白摘。一卖钱，这就是商品，买主也有了说好说歹的权利了。

即使真是花罢，倘不是开在深山幽谷，人迹不到之处，如果有毒，那是园丁之流就要想法的。花的事实，也并不如诗人的空想。

……

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鲁迅：《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三）》《鲁迅全集》第五卷第550—551页）

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而是只有少数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鉴赏的东西。

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

但读者也应该有相当的程度。首先是识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体的知识，而思想和情感，也须大抵达到相当的水平线。否则，和文艺即不能发生关系。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鲁迅：《集外集拾遗·文艺的大众化》《鲁迅全集》第七卷第349页）

创作饥歉，批评便也瘠瘦：随着瘠瘦的理论去学习，怎能康健呢？还是勇于创作，多方去试验吧！（老舍：《未成熟的谷粒(二)》《老舍散文选》第235页）

美应当是善的一种形式。（沈从文：《水云》 《沈从文散文选》第308页）

一个作家读他本国及外国的作品，就象一个人吃各种副食品：有蔬菜也有脂肪，有淀粉也有蛋白。（他的主食只能是他所经历的生活。）他把这些吃下去后，在胃里经过消化，产生热量。你不能断言这热量是来自哪样食品。（萧乾：《一本褪色的相册》第23页）

法国的文豪伏尔泰（Voltaire）曾经说过："你若愿意同我谈话；先立下你所用的字眼的定义来！"先前我颇觉他的话过于"象煞有介事"，直到现在，才知道这确是甘苦之谈；定义不明的谈话，确是讨厌而且危险的，现在有许多学术上的论争，常常是两方站在同一立场，使用同一武器，为了同一目的，而此攻彼击，闹得落花流水，而结果还是莫名其妙。这也是大家不先把所使用的词句的定义弄清之故。（徐懋庸：《打杂集·暧昧的语言》 《徐懋庸选集》第一卷第153页）

……有的文章中，硬添警句，恰如在粗劣的土布上用金线绣花，太不相称，且所绣之花，决不能佳。现在有一类人作文几乎全篇用奇警之句凑成，使人如看万花筒，初看似乎莫测高深，一经拆穿，则不过一些五色的通草纸或者玻璃碎片乱凑而成，其实是毫无意思的。……

喜欢看警句的读者，若读一部伟大的作品，定会失望，因为在伟大的作品中，常常是没有特异的警句的。真能欣赏名花者，必至园地之上，阳光之下，微风之中，青枝绿叶之间，观其活泼的生机，自然的姿色及其与环境相掩映之态。在这样的境界中的花，无论其为大的小的，已开的，未开的，或者已经凋残的，各有其美，而且合枝叶风光而组织成一种全体的美。但伧俗之徒，只知折取一枝插诸瓶中，自以为已尽得此花之美，这实在是大煞风景的。（徐懋庸：《打

杂集·警句》 《徐懋庸选集》第一卷第167页）

审丑比审美更难。有了更高的审美标准才能发现丑，比如你有了现代审美观点，才觉得唐寅画的胖仕女不漂亮。对生活一切都满意，希望就消失了，审美就终止了。只有审丑才能找到希望。发现一张沙发不好看，你才希望换一张……（祖慰：《审丑者》《1981—1982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第421页）

“各人有各人的本行。我不了解风景画和歌剧，不过我这样想：如果有一班聪明的人为它们献出毕生的精力，另外又有一批聪明的人为它们化大笔的钱，那它们一定有用处。我不了解他们，可是不了解并不等于否定。”（[俄]契诃夫：《跳来跳去的女人》《契诃夫小说选》下卷第365页）

她看见了玻璃上的斑点，却没有看见玻璃本身。（[俄]契诃夫：《我的一生》《契诃夫小说选》下卷第605页）

如若一个人的眼光没有被卑下动机的迷雾所遮住，欣赏美人是一种巨大的享受。（[苏]高尔基：《十戈比银币》《高尔基文集》第三卷第355页）

你们知道吗，我认为你们并不是真正的读者，而只不过是些捧场的人。真正的读者懂得，重要的不是人，而是人的精神，同时他们也不会把作家当成长着两个脑袋的牛犊那样左看右看的。他们读作家的作品，但不轻易相信他，而是自己思考书里写的东西：“这点说得对，可这点并不尽然”。经过思索，他会去做件好事，以后这好事便被人称之为历史，可你们呢，先生们，创造的不是历史，而是丑闻。世上真正的读者并不多，你们这样的却有的是。凭良心说……我对你们没一点好感，更谈不上尊敬……同事们常对我说，应该尊敬公众，

可谁也说不上为什么。你们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尊重你们呢？

（[苏]高尔基：《一个自命不凡的作家》 《高尔基文集》第四卷第446页）

他能当个什么评判员呢？他越有才华，越有独特的风格，在评价别人的作品时就越容易犯错误。因此，也就产生了自然的分工：某些人创造艺术，而另外一些人则对艺术进行分类，分发桂冠，或者给以惩戒。 （[苏]爱伦堡：《解冻》第224页）

天才的批评家不必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亲自去做。他的责任是进行总体观察。总之，这是个有着足够的鉴赏力和文化素养的人，完全可以评价别人的活动，指出什么做得好，什么做得不好。（[苏]列·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上册第13页）

我要这样说，在现代艺术中批评家是个交际花，他应该爱一切人。但是许多人却是我所不喜欢的。我的悲剧就在于我恨某些画家，然而我却必须爱他们，也就是说象交际花那样表示爱他们。（[苏]邦达列夫：《选择》第42页）

编《选集》不是为了作品的入选者，而是为一切人。编《全集》才是为了作品的作者。（[苏] 巴鲁兹金：《自然而然》第2页）

比埃·于格南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俊美，这使人感到奇怪，而事实确实如此。村子里的男男女女也都和他自己一样没有觉得他长得俊秀。这并不意味着，在某个阶级里，人生下来就缺乏审美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是需要有通过研究艺术和对事物进行比较的习惯，才能够得到发展。不愁吃穿的人们自由的生活和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经常看到艺术杰作，使他们经常和他们周围被社会中流行的批评精神所

欣赏的人物有接触，他们的判断力是这样形成的。现代艺术，不管是贫乏还是兴盛，总保留着对永恒美的反映，哪怕轻轻碰它一下，他们就能不费力地看到理想世界，可是穷人，被压抑的天才，总在这理想世界的门坎上碰到障碍，往往碰得粉碎，不能进去。（[法]《乔治·桑：《木工小史》第8页）

……一件艺术品能得到相当多的有鉴赏力的人的欣赏，就决定了这张画的市场价值，换句话说，就使这件艺术品真成为“艺术品”。这里并没有真正的分歧。（[英]约翰·高尔斯华绥：《出租》《福尔赛世家》第93页）

……景色越美，人越是感到寂寞，因为美的本质是和谐，而和谐的本质是——结合。如果把灵魂剔掉，美就不能给人以安慰。（[英]约翰·高尔斯华绥：《骑虎》《福尔赛世家》第271页）

艺术家从观察事物中得到特殊的感受；这种感受逼迫着他把它表现出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只能用线条和色彩来表现自己的感情。这和音乐家的情形是一样的；一个音乐家照着乐谱念上一两行，他说不出为什么这些歌词会在心里产生这些音符；他们正是这样。我可以告诉你，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说明批评为什么毫无意义：一个伟大画家硬要世人象他那样去看自然；可是过了一代，假定有另一个画家用不同的眼光看世界，此时，社会上不是根据这个画家所画的来判断，而是根据他的前辈画家所形成的概念来判断的。巴比松派教导我们父辈的画家用怎样的方法处理树木，出了个莫奈，他用截然不同的方法画树，这时人们就说了：树不是这个样子的呀。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树完全取决于一个画家他愿意怎样去看他们。我们是根据内在画外在的——如果我们能把自己的眼光强加给世人，他们就会把我们称为伟大的画家；如果我们不能把自己的眼光强加给他们，他们就会蔑视我们，但是我们还是我们。我们并没有赋予伟大和渺小以任何意义。我们的作品日后

遭遇如何，无关紧要，当我们画画儿的时候，我们已经从中得到了我们能够得到的东西，如是而已。（[英]毛姆：《人性的枷锁》第393页）

老实讲，把艺术看作只有名工巧匠才能完全理解的艺术技巧，其实是一种荒谬的误解。艺术是什么？艺术是感情的表露，艺术使用的是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语言。但是我也承认，艺术评论家如果对技巧没有实际知识，是很少能作出真正有价值的评论的；而我自己对绘画恰好是非常无知的。（[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第3页）

“为什么你认为美——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会同沙滩上的石头一样，一个漫不经心的过路人随随便便地就能够捡起来？美是一种美妙、奇异的东西，艺术家只有通过灵魂的痛苦折磨才能从宇宙的混沌中塑造出来。在美被创造出以后，它也不是为了叫每个人都能认出来的。要想认识它，一个人必须重复艺术家经历过的一番冒险。他唱给你的是一个美的旋律，要是想在自己心里重新听一遍就必须有知识、有敏锐的感觉和想象力。”（[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第93页）

人们动不动就谈美，实际上对这个词并不理解；这个词已经使用得太滥，失去了原有的力量；因为成千上万的琐屑事物都分享了“美”的称号，这个词已被剥夺掉它的崇高的含义了。一件衣服，一只狗，一篇布道词，什么东西人们都用“美”来形容，当他们面对面地遇到真正的美时，反而认不出它来了。他们用以遮饰自己毫无价值的思想的虚假夸大使他们的感受力变得迟钝不堪。正如一个假内行有时也会感觉到自己是在无中生有地伪造某件器物的精神价值一样，人们已经失掉了他们用之过滥的赏识能力。（[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第181页）

……丑人和残废非常需要不平凡的美德，因为没有这些美德，他

们似乎会感到非常不安；有一种理论说，不平凡的美德是人身缺陷的直接产物，正像在严寒地带里的动物会长出浓密的毛来一样，这种说法也许是有些过分了。很多人相信美的诱惑力，但是我认为美的诱惑力和丑的诱惑力之间有着同样的关系，就像在色香味三者俱全的宴会上那种使我们吃得过多的诱惑力和使我们只求充饥的诱惑力之间有着同样的关系一样。饥饿塔不就是对我们人性的严重考验的典型吗？（〔英〕乔治·爱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第412页）

“美是意味深长的，可是我过去从来不知道这意味是什么。我只以为美是一无意义的东西，以为美就是美，说不出所以然来。我关于美什么都不懂。如今我可懂得啦，　或者不如说，刚开始在懂得。如今我既然懂得了草所以是草的原因，懂得了使它们成为草的阳光、雨水和土壤的全部化学作用，这些草在我看来就更美了。是啊，随便哪种草的生活史里都有着传奇，不错，还有着冒险经历呢。一想到这一点，就叫我激动。我想到了力和物质的作用，想到了其中一切惊人的斗争，就觉得，我简直可以给草写一部史诗呢。”　（〔美〕杰克·伦敦：《马丁·伊登》第136页）

干旱地方土生土长的人/从竖琴演奏者的手指上/倾听雨声
（〔美〕W·S·默温：《老一套牛皮》　《美国现代诗选》第662页）

《罪与罚》使他反感，却也使他着迷。书中所有的人物一开口就要为自己的某种弱点、毛病或者罪行而忏悔一番。大学生拉思科里尼柯夫的悲惨遭遇使他感到痛苦。……书中某些段落他读了虽然感到激动，却产生有人把他的脸按在阴沟水里的感觉，另一些段落使他好象接连醉了一个月似的。　（〔美〕伯纳德·马拉默德：《伙计》第126页）

谁要真正理解诗歌/应当去诗国里徜徉/谁要真正理解诗人/应当

前去诗人之邦。（[德]歌德：《东西 诗集》 《歌德 诗集》 第303页）

恋爱是美事，孝行也是美事，忠君爱国 也 是 好 事。但倘身当其局，被卷入利害的漩涡中，那么即使是美事，即使是好事，也势必神昏目眩。因此自己看不到哪里有诗趣。

倘使要看到，必须站在有看到的余裕的第三者的地位上。只要站在第三者的地位上，看戏剧也有趣味，读小说也有趣味。看戏剧而感到趣味的人，读小说而感到趣味的人，都是 把自 己的利 害置之 高阁的。看的时候，读的时候，这个人便是诗人。

然而普通的戏剧和小说，还 不免含 有人情；有 时苦 痛，有时愤怒，有时叫嚣，有时哭泣。看的人和读的人不知不觉地同化于其中，也有时苦痛，有时愤怒，有时叫嚣，有时哭泣。好处大概只在于不含有利欲这一点上。唯其不含有利欲，因而剧的情绪活动就比平常厉害得多。这是讨厌的。

苦痛，愤怒，叫嚣，哭泣，是附着在人世间的。我也在三十年间经验过来，此中况味尝得够腻了。腻了还要在戏剧小说中反复体验同样的刺激，真吃不消！我所喜的诗，不 是 鼓吹世俗人情的东西，是放弃俗念，使心地暂时脱离尘世的诗。无论何等伟大的杰作，脱离人情的戏剧是没有的，屏绝是非的小说很少吧。时时处处不能脱离世间，是这种戏剧和小说的特色。尤其是 西洋 的诗，因为都 是以人 事为基础的，所以即使是所谓纯粹的诗歌，也不能从这个境地解脱出来。到处是同情，爱欲，正义自由，只把世间看作一个尘世的商品陈列所。无论何等富有诗趣，都只在地面上奔驰，没有忘却金钱利欲的余暇。雪莱听见云雀的叫声而叹息，也不是无理的。

且喜东洋的诗歌中 有解脱尘世 的作品。采菊 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 。只在这两句中，就出现浑忘浊世的光景。这既不是为了邻女在隔墙窥探，也不是为了有亲友在南山供职。这是超然的，出世的，涤荡利害得失的一种心境。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林深人不知，明月来

相照。只此二十字中，卓越地建立了另一天地。这天地的功德，不是“不如归”或“金色夜叉”的功德，是在轮船，火车，权利，义务，道德，礼义上精疲力尽之后忘却一切，浑然入睡似的一种功德。

倘使二十世纪需要睡眠，那么在二十世纪这种出世的诗趣是少不得的。可惜现今作诗的人和读诗的人，都醉心于西洋。因此很少有人悠然地泛着扁舟来探访这桃源仙境。我固然不是以诗人为职业的，并不打算在现今的世间宣扬王维和渊明的诗境。只是自己认为这种感兴比游艺会、比舞蹈会更为受用，比“浮士德”比哈姆雷特更为可喜。我一个人背了画箱和三脚凳在这春天的山路上踽踽独行，完全是如此。我是希望直接从自然界吸收渊明和王维的诗趣，在非人情的天地中暂时逍遥一会儿。这是一种醉兴。

我是人类的一分子，所以即使何等爱好非人情，长久继续当然是不行的。渊明恐怕不是一年四季望着南山的，王维也不是乐愿不挂蚊帐在竹林中睡觉的人吧。想来他们也要把余多的菊花卖给花店，把过剩的竹笋让给菜铺吧。说这话的我也是这样：无论何等爱好云雀和菜花，倘要我山中露宿，这种非人情的事我也不想做。在这样的地方也能遇到人：有掖起衣边头裹布巾的农夫，有身穿红裙的姑娘，有时还遇到面孔比人脸长的马。虽然被包围在百万株桧树中间，吞吐着海拔数百余尺的空气，人的气味还是避免不了。岂但如此，爬过山峰之后，今宵的宿处还是那古井的温泉场哩。

吾人对世间物象，看法不同，则所见各异。莱奥纳多·达·芬奇对他的学生说：试听那只钟的声音，同是一只钟，听法不同则声音各异。我们对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也由于看法不同而所见的样子各异。我反正是为了追求非人情而出门旅行的，用另一种看法来看人，所见就和在尘世里巷中度着狭隘的生活时大不相同。即使不能完全脱离人情；至少也能达到象听赏能乐时那样淡然的心境。能乐中也有人情。听“七骑落”，听“墨田川”，都不能保证不流眼泪。然而那是三分情七分艺的表演。我们从能乐享受到的灵感，不是现世人情如实描写的手法所产生的，这是在如实状态上披上好几件艺术的衣服，而

做世间所没有的悠闲的表演之故。

暂时把这旅行中所发生的事情和所遇到的人物看作能乐表演和能乐演员，便怎么样呢？不能完全放弃人情，但因这旅行的根本是活的，所以随时随处力求接近于非人情。人和南山与幽篁，性质当然不同；和云雀与菜花也不能混为一谈；然而我务求其接近，在可能接近的限度内从同一观点看待人。那位名叫芭蕉的人，连马在枕边撒尿都当作雅事吟成诗句。我也想把今后所遇的人物——农夫、商人、村公所书记、老翁、老妪——统统假定为大自然的点景而观察。他们当然和画中的人物不同，各人有各人的行动。然而象普通小说家似地探求其行动的根源，研究心理、议论人事纠纷，那就俗气了。他们行动起来也不要紧，只要把他们看作画中人物的行动，就无妨了。画中的人物无论怎样行动，总不越出画面之外。倘使觉得他们跳出画面之外而作立体的行动，那么就和这方面发生冲突，引起利害矛盾，就不胜其烦了。越是麻烦，越是不能作美的鉴赏。我们今后遇到的人物，必须用超然远离的态度去看，务求双方不致随便流通人情的电气。这样，对方无论怎样活动，也不容易侵入我的胸怀，我就仿佛站在画幅前面观看画中人物在画面中东奔西走。相隔三尺，就可安心地观赏，放心地观察。换言之，不为利害分心，故能用全力从艺术方面观察他们的动作，故能专心一意地鉴识美与不美。（夏目漱石：《旅宿》《夏目漱石选集》第二卷第117页）

世界上只有两个原素，美和真；美在情人的心中，真在耕者的臂里。（[黎]纪伯伦：《沙与沫》《先知》第134页）

（7）理想与真实熔铸而成的合金

——形象与典型

如果描写一个性格突出的人物，那就容易得多；你只须随手把颜

料涂到画布上去就行：一双漆黑的、燃烧般的眼睛，拄下来的眉毛，皱纹纵横的前额，搭在肩膀上的黑色的或者火红色的斗篷，肖像就画成了；可是，象眼前这样的一些先生，在世间却是为数众多的，他们从外表看都很相似，然而你再仔细看看，就会看出许多十分难于捉摸的特征来，——这些先生就很难描画啦。这就必须把注意力高度集中起来，方才能够使一切细微的、几乎看不见的特征突现在眼前，总之，非用那已经精于探索的眼光去深入地挖潜不可。（[俄]果戈里：《死魂灵》第22页）

“看一遍，您自会明白的，”他又说，不再兴奋了。

“不，彭金，我不想看。”

“干吗不看？这首诗轰动一时，大家都在谈论它……”

“让他们谈论好了！有些人除了谈论就再没有别的事情可干。这是他们的天职。”

“就算是出于好奇，您也可以看一遍。”

“这里面有什么我没有见识过的？”奥勃洛摩夫说。“他们写这个干什么：只是自得其乐……”

“怎么是自得其乐：这首诗多么真实！真实得令人发笑。简直是一幅幅逼真的写照。无论写什么人——商人也好，官员也好，军人也好，警察也好——都刻划得栩栩如生。”

“他们费力干什么？是不是为了好玩，要写谁，谁就真实地出现？可是任何作品中都没有生命：既没有对生命的理解和同情，也没有您所谓的人道。不过是自鸣得意而已。他们描写小偷、妓女，就象在街上逮住了他们，把他们送进监狱里去似的。在他们的小说里，人们感到的并不是‘看不见的眼泪’，而只是看得见的粗野的嘲笑和憎恶……”

“还要些什么呢？得了，您自己已一语道破了：这是剧烈的憎恶——对邪恶的狠狠的打击、对堕落者的轻蔑的嘲笑……全写到了！”

“不，并未全写到！”奥勃洛摩夫突然激动地说，“描写一个小

偷、一个妓女、一个傲慢的笨伯都可以，可别忘了他们是人。现在人道在哪里？您是单凭头脑写作！”奥勃洛摩夫差不多嘶哑地说。“您以为思想是用不到感情的吗？不，思想是爱所孕育的。伸出手去把堕落的人拉起来，或者为他痛哭，假使他在毁灭的话，可别嘲弄他！爱他，将心比心，象对待您自己一样对待他——那时候我才看您的作品，并且在您的面前低头……”他一边说，一边重新舒坦地躺在沙发上。“他们描写一个小偷，描写一个妓女，”他说，“但他们忘了描写的是人，或者是不会描写。您在这里面发现的是什么艺术，什么诗的色彩？揭发淫乱和卑鄙是可以的，不过请您别妄充诗人。”

“当周围的一切在沸腾动荡的时候，难道您吩咐我们描写自然：蔷薇、夜莺或者严寒的早晨吗？我们需要的只是赤裸裸的社会生理学；目前没有工夫搞诗歌……”

“给我写出人来！”奥勃洛摩夫说，“您要爱他……”

“爱高利贷者，爱伪善者，爱小偷，爱低能的官吏——您听说过没有？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可见您并不是研究文艺的！”彭金激动地说。“不，必须惩罚他们，把他们从市民中间，从社会上驱逐出去……”

“从市民中间驱逐出去！”奥勃洛摩夫在彭金跟前站了起来，带着突如其来的灵感说。“那是忘了在一无价值的血管里有一种高贵的元素；忘了他虽然堕落，终究还是一个人——同您一样的一个人。驱逐出去！您将怎样把他们从人类里，从大自然的怀抱里，从上帝的仁慈里驱逐出去？”他双目灼灼，差不多大叫了。（[俄]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第32页）

她聪明，性情不坏，也可以说是善良，其实她冷静、淡漠……可是她不容许别人对她冷淡。瓦连季娜·米哈依洛夫娜充满着一般“可爱的”利已主义者所特有的一种娇媚。这种娇媚里面并没有诗意，并没有真正的性感，却含得有温柔，同情，甚至还有柔情。不过这些“可爱的”利已主义者不能忍受别人的阻挠、反对：她们喜欢支配

人，却不高兴别人有独立性。象西皮雅京娜这样的女人惯于挑动没有经验的热情的男子，而她们自己却喜欢规律和安静的生活。她们很容易做到贞洁——她们头脑冷静，可是她们经常有支配人、挑动人和取悦人的欲望，这种欲望使她们显得活泼而有光采。她们的意志很坚强，她们的魅力一部分就在于这种坚强的意志。……要是那些仿佛不由自主的隐秘的柔情的火星在这样一个明净的女性身上亮了起来，男人很难不动心的；他等待着时机到来，以为冰要融化了；可是晶莹的冰只是在表面放光，它并不会融化，而且它也绝不会给搅动的！（[俄]屠格涅夫：《处女地》第98页）

有一种人，我们很难一下子把他们的极典型的特征整个形容出来；这类人一般称为“普通人”；“大多数人”，的确，他们是构成每个社会的大多数。作家在写长篇和中篇小说时，大半要选取几个社会典型，把他们形象化和艺术化，——这些典型虽然在实际上极少整个地遇到，但是他们几乎比现实本身还要现实一些。鲍阔莱新①这个典型也许过于夸张了些，但决不是没有这种人。有许多聪明人读过果戈理的鲍阔莱新之后，立刻发现自己有成十上百的良朋好友酷似鲍阔莱新。原来他们在没读果戈理的作品之前，就已经知道他们这些良朋好友和鲍阔莱新一样，只不过不知道他们叫这个名字罢了。在现实中，新郎很少有临结婚时从窗户跳出去的，因为，别的且不必说，这样做总有些不大方便。然而有多少新郎，甚至是体面而聪明的人们，在结婚之前准备从良心深处自认为鲍阔莱新呢；再举个例子，并不是所有的丈夫每走一步路喊一声“Tu las voulu，George Dandin”②但是天呀，全世界的丈夫们，在度过蜜月之后，谁知道，也许就在结婚第二天，会千千万万遍发出这种内心的呼声啊！

①果戈理《婚事》中的人物

②法文：“你自己愿意这样！”出自莫里哀所著喜剧《乔奇·唐丹》，已成为常用的词语。

我们不再更深入地来解释，而只想说，在现实中，人物的典型性似乎被水冲淡了，这一些乔奇·唐丹和鲍阔莱新实际是存在的，每天在我们面前跑来跑去，只不过典型的浓度比较稀薄罢了。最后，为了充分说明真理起见，我们还要补充一句，就是：莫里哀所创造的乔奇·唐丹，虽然并不多见，但在现实里是完全可以遇到的。……不过，我们还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小说家究竟应该怎样处理平凡的、完全“普通”的人物，究竟怎样把他们呈现到读者面前，使他们变得更有趣味些呢？在小说里决不能完全忽略他们，因为平凡人物在人生事件的锁链中，时时刻刻地，而且多半是必要的一环。因此，忽略他们就等于破坏真实性。在一部小说里，如果堆积一些典型，或者只是为了增添趣味，写出一些莫须有的奇怪人物，那就未免天真，也许反倒乏味了。据我看，作家应该竭力从平凡中间挖掘既有趣味，又有教育意义的东西。譬如说，如果有些平凡人物的本质就是他们那种永久不变的平凡性，或者情形更好一些，如果这些人物不管如何努力摆脱平凡和因循的轨道，而结果仍不过成为不变的、永久的因循现象的时候，那么这种人物甚至会取得一种别的典型，——一种平凡性，那就是怎么也不愿存留它本来的形像，无论如何也想标新立异，独立存在，但同时并没有达到独立的任何方法。（[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下册第572页）

我读的书是在集市上买的，尽是一些迷人的小说，里面描写真挚的爱情和总是那样完美无私而又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类的功绩和善行。对于现实生活，书里却毫无反映，不过也无须要求它做到这一点，因为即使没有书本，所有的听众也已经对现实生活了如指掌。而我对现实生活比任何一个同龄人了解得更多些。有时我的心痛得发紧，我感到烦恼，感到苦闷，以至久久不能平息，整天整夜地被痛苦折磨着。可不是吗，书里没有描写的人物，现实生活中却比比皆是，在书里甚至连恶人都是那样纯洁，而且有他们自己的那种诚实和人情味。可是现实中的“好人”却要粗鲁、鄙俗、肮脏得多，无论如

何都要狭隘得多。（[苏]高尔基：《传记》 《高尔基文集》第一卷第111页）

我已经读过不少写平民的小说，看出实际上的平民和书本中的平民有许多显著的不同。在书中，一切平民都是不幸的，不管善良的，凶恶的，说话都比实际的平民少，思想也贫弱。书中的平民不大讲到上帝、宗派、宗教，主要的只讲着政府、土地、真理、生活的痛苦。他们也不大讲女人，讲起来也不大粗鲁，要亲切得多，可是活的平民，女人是他们的玩物，而且是危险的玩物，对于女人是须要常常玩些花招的，要不然，就会反而被女人捉弄，一辈子倒霉。书中的平民不是坏蛋就是好人，但他们永远只是活在书里。活的平民，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坏蛋，他们都是出奇的有味。活的平民，不管他们倾筐倒箩都说出来，总好象有一点什么留在自己心里，而这留下来的，正是他们为自己用的，或者，说不定还是最重要的东西。（[苏]高尔基：《在人间》 《高尔基文集》第十五卷第595页）

我遇到的有性格、有骨气、称得上特殊类型的人是太多了，这样的人我过去还没有遇到过。把这些人物如实地写下来，就是说，临摹下来，就很有意思。我想，这些人物往往得不到人们注意，只是因为，我们一天到晚总是生活得忙忙碌碌，对这些有性格、有特点的人物往往熟视无睹。他们好象淹没在茫茫人海中，他们的独特性格往往显示不出来，而且通常他们的称呼够简单的：有的称羊倌，有的称主任，有的称畜牧场场长。再如苔西雅称会计，菲玛称畜牧技术员兼剪毛工。或者干脆一起称做农牧业劳动者。多么平常、多么不惹眼的呼！不过，只要找到一个这样的劳动者，对他稍微作一些了解，能同他推心置腹地谈一谈的话，马上就会发现，这个劳动者并不象乍看那样简单，那样平常。（[苏]巴巴耶夫斯基：《野茫茫》第168页）

“观察生活中的这样一种现象很有趣，”鲍里亚开始镇静地说。

“假如说，地球上存在着先进的、勇敢的、刚毅的人，那么，与此同时，也必然会有落后的、怯懦的、萎靡的人，这是一个规律。假如说，存在着正直的、热情的、善良的、努力工作的人，那么也势必会有好占便宜的懒汉和那么一些长着一双冷酷的眼睛和一颗黑心的下流家伙麇集在他们周围。后面这种人，在我们人类当中本来不应该有，我相信他们是会逐渐消灭的！不过现在他们却还存在于一个正常的，不，勿宁说不正常统一体中，就象生与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阿尔卡季·拉斯特沃罗夫就属于这第二类，也就是属于下流人那一类，——尽管他们为数不多。”（[苏]A·安德列耶夫：《是非请人们评说》第205页）

艺术不仅是真实，而且是理想与真实熔铸而成的合金；或者说：艺术是现实生活的真理与理想的融合。

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艺术中看到他所希望看到的东西。（[苏]巴鲁兹金：《自然而然》第1页）

“人生来就是这样，卓娅。理想的人物是不存在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也必然有坏的一面。无怪乎批评家们批评某些作家总是把人物写得完美无缺，写成‘理想的英雄’。完美无缺——这是不真实的，就为了这个，为了不真实才批评他们。”（[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147页）

可能的，卓娅，可能的，所有的人都有两面，三面，五面，以至于更多的面。这些面愈多，这个人的性格也就愈丰富，愈有趣，否则所有的人都是千篇一律，大家都像一个模子里套出来似的，那这个世界该多么无聊，多么苦闷呢？（[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148页）

“我觉得，”又一个女演员喊了起来，她喜欢扮演引诱有妇之夫

的年轻女郎，“这个剧本很好。我们演过的那些剧也都是好的，至少是有内容可演。在这些剧里，你一走上舞台，就感觉到自己首先是个人，是个女人，可不像从前那样是个什么抽象的干部。人，女人，这就是值得骄傲的称号，而干部呢？干——部，说起来都觉得可笑。”

“完全正确！”一个男演员表示支持。他专爱扮演初恋的情人。

“现在的人物性格可比从前丰富多了。本来，人就应该有人的性格，一切正常人的七情六欲他都应该具备。可是从前呢？比方说吧，从前在舞台上只有反面人物才可以喝酒，只有彻头彻尾的大坏蛋才能对妻子不忠实。演来演去尽是什么动员起来啦，什么紧密团结啦，又是瞄准射击，又是高喊乌拉，马蹄得得向前冲呀……就这一套。”

（[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177页）

我在世上生活了很久，就在这个世界上我看到过很多极其出色的人物。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眼睛。有的人在任何方面单看到坏的，有的只看到好的。一般说来，这两者都不正确，但如果要我挑选，我宁愿挑后者。只看到好的比只看到坏的要好得多。不过好的坏的在一起都能看到更好。这样的眼力不是每个人都有。但是单看到还不够，卓娅·彼特洛芙娜。还得把好的和坏的加以辨别，不让坏的掩盖了好的。尤其在艺术方面。艺术比任何事情更需要把本质的和非本质的东西区别开来。请您想像一下……不过请原谅，这个例子可能不太文雅。就请您想像一下：一位著名的科学院院士，具有无比高尚的心灵，是科学界的骄傲，可是他有这么个毛病——爱挖鼻子。是的，是的，卓娅·彼特洛芙娜，我曾经认识这样一颗巨星——开会的时候，他总是坐在主席团的席位上做这个不太雅观的动作。可是我们在舞台上表现这个出色的人物时该怎么样呢？是不是应该保存他这个……这个……个性特征呢？应该不应该？啊？”

“我不知道，亚历山大·里沃维奇。我不过是个普通的观众，这个问题我连想也没有想过。”

“不应该保存！因为用鄙陋的自然主义手法硬把这个特征抬出

来，这个出色的人物会使观众讨厌。观众将唾弃他在科学上的功绩，忘掉他有一颗仁慈的心，观众看到的将只是他把一个手指头伸进鼻孔。请原谅。卓娅·彼特洛芙娜，世上有绝妙的好人。他们可能有一些不足道的缺点——我要把他们这些缺点撇开，我不愿意看到这些缺点。谁也不能强迫我不这样做。”（[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355页）

他们说没有理想的英雄。说理想的英雄是有害的，会起蒙蔽和催眠的作用。可是我认为，如果理想的英雄还没有的话，艺术就应该把他创造出来。没有理想不可能生活。艺术不是照相，艺术什么都能办到，它有责任创造理想的英雄。（[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355页）

作家对那些吸引着他的怪异的性格本能地感到兴趣，尽管他的道德观不以为然，对此却无能为力；直到习惯已成自然，他的感觉变得迟钝以后，这种本能常常使他非常狼狈。他喜欢观察这种多少使他感到惊异的邪恶的人性，自认这种观察是为了满足艺术的要求；但是他的真挚却迫使他承认：他对于某些行为的反感远不如对这些行为产生原因的好奇心那样强烈。一个恶棍的性格如果刻划得完美而又合乎逻辑，对于创作者是具有一种魅惑的力量的，尽管从法律和秩序的角度看，他决不该对恶棍有任何欣赏的态度。我猜想莎士比亚在创作埃古时可能比他借助月光和幻想构思苔丝德梦娜怀着更大的兴味。说不定作家在创作恶棍时实际上是在满足他内心深处的一种天性，因为在文明社会中，风俗礼仪迫使这种天性隐匿到潜意识的最隐秘的底层下；给予他虚构的人物以血肉之躯，也就是使他那一部分无法表露的自我有了生命。他得到的满足是一种自由解放的快感。（[英]毛姆：《月亭和六便士》第187页）

从来小说家总是竭力描写女主角的容貌。倘把古今东西品评佳人

所用的言语列举起来，其数量恐怕可与大藏经相比。在这令人辟易的大量的形容词中，倘要选出最恰当的用语来描写和我相隔三步扭身而立，安详地斜睇着我的惊愕狼狈之相的那个女子，不知可以选出多少字眼！然而我有生三十余年，直到今日尚未看见过这样的表情。据美术家评论，希腊雕刻的极致在于端肃二字。我想，端肃者，乃人的活力欲动未动时的姿态，如动起来，不知将怎样变化，变作风云或变作雷霆呢？在尚未分晓之际，有一种缥缈的余韵，因此它的含蓄之趣能传到百世之后。世间许多尊严和威仪，隐藏在这湛然的潜力之内，动时就会表现出来。一旦表现出来，无论是一、是二、是三，一定首尾毕露。无论是一、是二、是三，一定都有特殊的能力；然而既知是一、是二、是三，就无遗地显出拖水带泥的陋相，无法恢复本来的圆满之相了。是故凡名为动者，必定低劣。运庆的金刚，北斋的漫画，全部失败在这一“动”字上。动与静，乃是支配我们画家命运的大问题。古来形容美人，可说大都不出这两个范畴之内。

然而我看到这女子的表情，竟茫然不能判断属于哪一范畴了。她的嘴闭成“一”字，乃是静的。眼睛转动，可见秋毫。脸部下端肥大，成瓜子形，有丰满安详之相；但是额部狭隘局促，带着所谓富士额的俗气。不但如此，两眉逼近而微蹙，好象中间点着几滴薄荷一般。只有鼻子既不尖锐而失去轻薄，也不圆肥而失于迟钝，画出来大概是很美观的，这样，这个人的五官各有特点，纷陈杂遝地映入我的眼中，教我如何不茫然呢？

原该是静的大地，一角发生缺陷，全体就不期地动起来；后来发觉动是违背本性的，欲勉力恢复原来的状态；然而局势已经失却平衡，就不能自主地一直动到今天。现在就自暴自弃、不顾一切地动给人看——如果有这种神情，正好拿来形容这个女子。（[日]夏目漱石：《旅宿》《夏目漱石选集》第二卷第139页）

（8）勾画他人，融进自我

——人物的剖析

“我们哪儿配做先生？我们都还是学生。我们只想做点有用的事情，所以不管自己行不行，也就动手做了。”张惠如并不是在说虚伪的谦虚话，他剖露了他们这一群青年的心。他们聚在一起做这种工作的时候，并没有想获得什么的心思，他们是来给与，来贡献的。他们觉得自己充满了活力，他们不愿意把它们消耗在个人的享乐上。他们看见一个腐烂的制度使多数人受苦，他们不愿意在众人的悲哭中做着安静的梦。于是他们出来，找到这样的机会献出他们的活力。无条件，无报酬，他们只求一点良心的安慰，因为他们相信如今他们得到了正义的指示。甚至在利他的行为中他们也只看出赎罪的表示，因为他们相信他们自己的特权使别人受到更大的痛苦，他们自己的安乐便建筑在别人的悲苦上面。所以他们要来做违反自己的阶级利益的工作，他们要来推翻他们自己所出身的阶级。这个时代的青年的确是如此地谦逊的。（巴金：《秋》《巴金选集》第三卷第296页）

人们把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抬了出去，埋掉了。于是彼得堡就没有了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仿佛彼得堡从来就不曾有过他这个人似的。一个谁都不保护、不被任何人所宝贵、任何人都不觉得有趣、甚至连不放过把普通的苍蝇用钉子穿起来放在显微镜下面仔细察看的自然观察家都不屑加以一顾的生物，消失了，隐没了；这个生物顺从地忍受公务员们的嘲笑，没有做过任何非凡的事业就进了坟墓，然而无论如何，在他生命快结束之前，一个光辉的访客曾经借外套的形式闪现了一下，刹那间使那可怜的生命活跃起来，后来灾祸还是降临到

他头上，正象降临到帝王和世间的治统者头上一样……（[俄]果戈里：《外套》《果戈里小说选》第106页）

他的心在跳动，头脑和心相辅而行，——一切都用于生活，用于事业，因而，连他的意志也是智慧力量和道德力量的驯服工具。

他的生活完成其和谐的行程，仿佛一阕和谐的音乐作品，在大自然赋予他的力量的指挥下演出。

他压根儿没有艰苦劳动的功绩，这是确实的，所谓艰苦劳动是指他对天赋予他的几乎就是现成材料的加工，他不是自己的道路的开拓者，自己的命运的创造者。他好比一颗行星，轨道是画定的，它只消按轨道来回运行；大自然供给它所需数量的光和热，赋予它为这种运行所需的特性——于是它就不偏不倚地循着规定途径运行了。

确实如此。然而事实上他不是行星——很可能远远地偏离轨道。靠自然力量和谐运转的机器，可能由于外界各种逆风的增强，由于冲撞，停顿，由于司空见惯的愚蠢的意图而受到干扰阻碍。

可是他身上并没有发生这种混乱。他以内部的力量击退外界逆流的强袭，他自己的热情永不熄灭地燃烧着，他并没有发生偏离，智慧与心灵的和谐，智慧与意志的和谐并没有改变，他无懈可击地在完成他自己的行程而又始终处在智慧发展和道德发展的那样一个高度上，大概是大自然和命运把他放置在这样的高度上，所以他就几乎是无意识地伫立在那里。

然而，一个人要有意识地达到这个高度——通过痛苦，牺牲，一辈子无条件地、艰苦卓绝地磨炼自己的途径，没有旁人助一臂之力，没有有利环境的帮助而能够成功的人是寥寥无几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许多人会感到厌倦，绝望，对生活的搏斗感到腻味，半途上停顿下来，拐到旁边去，最后把道德发展的目标完全撇在一边，不再相信它了。

可是杜新却在自己的高度上站住了，没有掉下来。大自然赋予他做人的才干——他不是糟踏它，而是运用它，不是丢弃它，而只是从

大自然的创造中去获得它，他现在这样子并非他自己塑造的结果。

“不，这不是杜新身上的局限性，”赖斯基断定，“这是心灵的美，辉煌的、壮伟的美！——这是大自然的宽厚，兼收并蓄，大自然的最优秀的力量，直接体现在持久不变的既成形式中。在这里，人的功绩是感觉并保持自己身上这种天生的朴素的美，善于恰当地拥有它，相信它，做一个真诚的人，懂得真理的美妙，靠真理过活——因而，不折不扣，象心灵里所有的一样，珍惜这种力量，如果没有高于智慧的力量，至少和它一样。”

不过人们至今还为这种力量感到羞愧，看重“蛇一样的聪明”而为“鸽子般的纯朴”害臊，把后者当作是性格上的幼稚，暂时人们还将认为高度的智慧比高度的道德好，直到现在，达到高度的道德还是不可思议的，因而人类的真正的持久进步也是不可思议的。（[俄]冈察洛夫：《悬崖》下册第981页）

有些人的外貌乍一看并不使人感到愉快，但等你的眼睛能够从他们不端正的五官上窥见一颗饱经沧桑的崇高心灵时，你就会喜欢他们了，——魏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不少实例证明，女人们会疯疯癫癫地热爱这样的人物，并且不愿拿他们的丑陋去换取脸色鲜艳红润的恩底弥翁式的美貌。（[俄]米·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第83—84页）

这样的人是否给人以好感？他有没有爱，有没有憎，有没有痛苦？似乎他也应该有爱，有憎，有痛苦，因为这是谁也免不了的。但是他却偏要设法爱每一个人。是有这样一种人，无论你怎样想尽办法打击他们，都激不起他们敌视和复仇等等的心意。无论你怎样对待他们，他们还是一样地讨好。不过说一句公道话，以热度而论，他们的爱是永远达不到热烈程度的。虽然说他们爱每一个人，算得上是好人，但实际上他们一个人也不爱，说他们是好人，不过因为他们心肠不坏而已。

倘使别人在他们面前布施一个穷人——他也会拿一个小钱给他，可是倘使别人骂那个人或者嘲笑他，赶走他——他就也同别人一起辱骂和嘲笑他。不能说他富，因为与其说他富，倒不如说他穷；可是也不能算他绝对的穷，因为有的是比他更穷的人。（[俄]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第36页）

他身上，一切都是毫不掩饰的，对于观察他的人，一切都可以一目了然，一切都十分单纯，没有神秘意味，没有浪漫主义色彩，没有令人向往的地方。通常称拥有卓越才智的人为“聪明人”，他可不是这种意义上的“聪明人”，但也不能责怪他不敏锐，不机灵。

他的才智，既是思想细腻的人所有，也是普通的庄稼人所有，这种才智，不是空耗在奢侈铺张上的，而是直接面对着生活的需求的。健全的理性有时使人进行稳妥的思考，同时又不偏离生活的正常道路。然而这种才智却比健全的理性更伟大。

这种才智，不单单是头脑聪明，还是心灵的敏慧，意向的颖悟。这样的人在民众中是不多见的，他们往往不占显要地位。这样的人往往被头脑灵活、口齿伶俐、才华横溢的人所压倒，然而当命运把这样的人放在民众中，他们往往又无形地去领导与调节周围群众的生活和行动。（[俄]冈察洛夫：《悬崖》下册第609页）

“跟平时完全相同”——这话说说是容易的。然而，在别人身上我看到过形形色色的表现：有人想装得比平时镇定，有人想装得比平时凶狠，有人想装得比平时快乐，但从大尉的脸上可以看出，他根本不明白人为什么要装模作样。（[俄]列夫·托尔斯泰：《袭击》《一个地主的早晨》第25页）

上帝赐给我做一个人所希望的一切：财富、名声、智慧、高尚的志向。我却贪图享受，糟蹋身上一切美好的东西。

我并没有败坏名誉，没有遭遇不幸，也没有干下什么罪行，但我

做了比这些更坏的事：我戕害了我的感情，糟蹋了我的的智慧和青春。

我被一张肮脏的网罩住，脱不了身，又无法习惯于这样的处境。我不断地堕落，堕落。我感到自己的堕落，却无法自拔。

要是我败坏了名誉，遭遇到不幸，犯下了罪行，那我倒会好受一些：这样我在绝望中还可拿超凡脱俗聊以自慰。要是我败坏了名誉，我可以超脱于我们社会的荣誉观而蔑视它。要是我遭遇到不幸，我可以发发牢骚。要是我犯了罪，我可以用忏悔或者惩罚自己来赎罪。可我只是卑鄙无耻罢了。我知道这一点，却不能自拔。

是什么把我给毁了？我身上是不是有着一种强烈的欲望，使我能原谅自己呢？没有。

七点、爱司、香槟酒、中间网兜里的黄弹子、擦弹子杆的白粉、灰色钞票、彩红色钞票、纸烟、出卖灵魂的女人——在我的回忆中只有这些东西！

我终生不会忘记那迷醉无耻的可怕的一刻，它使我猛醒过来。当我看到在我同我原来的志向之间存在着多大的鸿沟时，我大吃一惊。我的头脑里又出现了青年时期的憧憬和理想。

原来那么鲜明、那么强烈地充满我灵魂的关于生命、永恒的上帝的光辉思想在哪里呀？那种温暖着我的心灵、使我快乐的爱的力量在哪里呀？我对前途的憧憬，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共鸣，对亲戚朋友、对劳动、对荣誉的爱在哪里呀？我的责任心又在哪里呀？

人家侮辱我，我提出决斗，满以为这是完全符合高尚的要求的。我需要金钱来满足自己的放荡和虚荣，我就毁了上帝托付给我的上千个家庭，还恬不知耻。可我原来是十分懂得这种神圣的责任的。一个无耻之徒说我没有良心，说我想偷窃，我却仍旧跟他做朋友，就因为他是个无耻之徒，并且说他不想侮辱我。大家对我说，过清教徒生活太可笑了，于是我就毫不惋惜地把我灵魂的花朵——童贞交给一个出卖灵魂的女人。在我的心灵中，再没有比摧残爱情更使我惋惜的了。要知道，我原来是多么善于爱呀！老天爷！在我没有跟女人发生关系之前，恐怕没有一个人能爱得象我那样热烈！

要是在开始生活的时候，我能踏上那条由我清醒的理智和天真纯洁的感情所开辟的道路，我会变得多么高尚幸福哇！我几次三番想脱离我这肮脏的生活，走上光明大道。我对自己说，拿出我全部的意志来吧！可是办不到。当我只剩下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我掌握不住自己，忘记了自己的信念，再也听不见内心的声音，我又堕落了。

我终于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我不能自拔了。我不再存这样的念头，而只希望忘记一切，可是无法摆脱的悔恨越来越使我坐立不安。这样我就产生了一个对别人来说可怕、对自己来说可喜的念头：自杀。

但在这方面我也是卑鄙无耻的。直到昨天跟骠骑兵闹了那件丑事之后，我才下定决心来实行这个意图。我身上高尚的东西已荡然无存了，有的只是虚荣，而出于虚荣，我干了一生中唯一的一件好事。

我愿以为临死前我的灵魂会高尚一些。我错了。再过一刻钟我就不在人间了，可是我的眼光丝毫没有改变。我还是那样看，还是那样听，还是那样想；头脑里的逻辑还是混乱得出奇，各种思想还是迟疑不决和轻率马虎，这跟人们所能想象的（天知道是什么缘故）思想单一和头脑清楚是多么矛盾哪。棺材外面将是怎样的情景，明天在尔基晓娃姑妈家里将怎样议论我的死讯，这些念头同样强烈地萦回在我的头脑里。

人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

（[俄]列夫·托尔斯泰：《弹子房记分员笔记》《一个地主的早晨》第49页）

他的弥留时刻也跟他的一生同样光明磊落和镇定。他生活得实在太正直太单纯了，因此即使在这生死关头，他对未来天堂生活的质朴信心也不可能有丝毫动摇。（[俄]列夫·托尔斯泰：《伐木·一个士官生的故事》《一个地主的早晨》第76页）

一个俄罗斯兵的斗志，不象南方人的勇气那样建立在容易燃烧也容易冷却的热情上，你不容易使它激发，也不容易使它沮丧。他不需

要鼓动、演说、呐喊助威、歌唱和军鼓；相反，他需要安静、秩序，不需要丝毫紧张。在一个俄罗斯兵身上，在一个真正的俄罗斯兵身上，你永远不会看到吹牛、蛮干，在危险面前发愁或者紧张；相反，谦逊，单纯，在生死关头看到的不是危险，而是别的什么——这才是他性格上的特点。（[俄]列夫·托尔斯泰：《伐木·一个士官生的故事》 《一个地主的早晨》第88页）

有些人这样生活，这样行动，就是因为别人也这样生活，这样行动，他可不是那种人。他心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别人往往会学他的样，并且相信这样干是对的。他很有点才气，……但他性格中最突出之点是自尊心很强。他的自尊心，虽说多半是因为有点才气，却异常强烈。这样的自尊心一般只有在男人身上，特别是在军人身上，才能见到。它已经贯穿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使他遇事总抢着不领先毋宁死的态度。自尊心甚至成了他内在的推动力：他老是拿自己跟别人比较，喜欢抢在人家的前面。（[俄]列夫·托尔斯泰：《一八五五年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一个地主的早晨》第160页）

起初，她独居幽闺，心灵的宁静没有遭到破碎，因此上帝一视同仁赋予每个人的爱在她身上仍然纯洁无瑕；她早就体验到这种感情，怀着淡淡的哀愁向往着幸福，她偶尔打开神秘的心扉，欣赏着里面丰富的宝藏，并愿意把它奉献给什么人。但愿她能一辈子享受上帝赐予她的这种有限的幸福。谁知道这是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不是唯一可能获得的真正的幸福？（[俄]列夫·托尔斯泰：《两个骠骑兵》 《一个地主的早晨》第321页）

原先他是诚实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青年，乐于为一切美好的事业献身；如今他却成了荒淫无度的彻底利己主义者，专爱享乐。原先，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是一个秘密，他带着快活的热情竭力要解开这个秘密；如今，这个世界的生活里的一切却简单明了，已

经由他所过的生活的各种条件规定清楚。原先，同大自然的交接，同在他以前生活过、思索过的人（哲学和诗歌）的交接，才是重大而必要的，如今重大而必要的却是各种人为的制度以及跟同伴们的交接。原先女人显得神秘而迷人，是惟其神秘才迷人的生物，如今女人，除了他的家属和他的朋友的妻子以外的一切女人，其功用是很明确的：女人无非是一种他已尝试过的享乐的最好的工具。原先他不需要钱用，他母亲给他的钱连三分之一也用不完，他能够放弃他父亲名下的田产而把它送给农民，可是现在母亲每月给一千五百卢布，他还是不够用，已经为了钱常常跟母亲办不愉快的交涉。原先他认为他的精神的存在才是真正的我，如今他却认为他那健康而活跃的兽性的我才是他自己。

他所以会发生这种种可怕的变化，只是因为他已经不再相信自己而开始相信别人。他所以会不再相信自己而开始相信别人，那是因为如果相信自己，生活下去就会过于困难；相信自己，就得亲自解决一切问题，而那种解决总是不利于他那追求轻松的快乐的兽性的我，几乎总是同它抵触；至于相信别人，那就任什么问题都不需要解决，一切问题早已解决好，而且那种解决总是同精神的抵触而有利于兽性的我。再者，他相信自己，就总是遭到人们的责难，而他相信别人，倒会博得他四周的人们的赞扬……

起初，聂赫留朵夫极力硬顶，然而这种硬顶过于艰苦，因为凡是他在相信自己的时候认为是好的事情，别人却都认为是坏的；反之，凡是他在相信自己的时候认为是坏的事情他四周的一切人倒都认为是好的。最后，聂赫留朵夫屈服了，不再相信自己而相信别人了。

（[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第65页）

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就跟在一切人身上一样，有两个人。一个是精神的人，他为自己所寻求的仅仅是对别人也是幸福的那种幸福；另一个是兽性的人，他所寻求的仅仅是他自己的幸福，为此不惜牺牲世界上一切人的幸福。在目前这个时期，彼得堡生活和军队生活已经在他的身上引起利己主义的疯狂状态，兽性的人在他身上占着上风，完全压

倒了精神的人。可是他见到卡秋莎以后，重又产生了他以前对她生出的那种感情，精神的人就抬起头来，开始主张自己的权利。于是在复活节前那一连两天当中，在聂赫留朵夫身上一刻也不停地进行着一场他自己也不觉得的内心斗争。（[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第71页）

既然别人象在战争中那样对付他们，自然，他们也就要使用别人用来对付他们的同一种手段。犹如军人永远生活在一种舆论的气氛里，这种舆论不但为他们遮盖他们所做所为的犯罪性质，而且把这些行为说成英雄业绩一样，政治犯恰好也有一种由他们的团体形成的舆论的气氛永远不离他们左右，正是由于有这种舆论的气氛，他们冒着丧失自由、生命和人所宝贵的一切东西的风险而做出来的残忍行为，在他们心目中，才非但不是恶劣的行为，而且成了英勇的行为。这也就向聂赫留朵夫说明了一个惊人的现象，为什么一些秉性极为温和的人，平时非但不忍心使得活着的生物受苦，而且不忍心看到他们受苦，现在却满不在乎地准备杀人。几乎所有这些人都认定，在某些情况下，以杀人做为自卫和达到全民幸福这个崇高目标的手段，是合法而正当的。至于他们对他们的事业做出崇高的评价，以及因此而自视很高，那却是由于政府把他们看得重要，残酷地惩办他们而自然形成的。他们必须自视甚高，才承受得起他们所承受的苦难。（[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第513页）

你是个一丝不苟的人。这是你的美德，也是你的缺点。你自己具有一丝不苟的脾气，你就要求实际生活里一切都一丝不苟，但这是办不到的。譬如说，你瞧不起公益事业，因为你要求它都能符合你的目的，可这是办不到的。你要求人家的一举一动都具有目的性，要求恋爱和家庭生活永远统一，可这是办不到的。人生的一切变化，一切魅力，一切美，都是由光和影组成的。（[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55页）

她的魅力在于她这个人总是比服装更引人注目，装饰在她身上从来不引人注意。她身上那件钉着华丽花边的黑衣裳是不显眼的。这只是一个镜框，引人注目的是她这个人：单纯、自然、雅致、快乐而充满生气。（[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101页）

卡列宁生活中的每一分钟都预先排定，都有活动。为了完成每天摆在他面前的事，他总是严格遵守时间。“不紧张，不休息”，——这是他的信条。（[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139页）

卡列宁这辈子一直是在处理各种生活问题的官府里工作的。可是每当他自己同生活发生冲突时，他却总是回避它。他现在的感受就象一个人正平静地走在一座横跨深渊的桥上，忽然发现桥断了，下面是万丈深渊。这深渊就是生活本身，而桥则是卡列宁所过的那种脱离实际的生活。（[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183页）

不过，尽管列文很敬爱柯兹尼雪夫，他同哥哥一起在乡下生活却觉得无聊。看到哥哥对乡村的态度，他就觉得别扭，简单直有点不愉快。对列文来说，乡村是生活的地方，是欢乐痛苦和劳动的地方；对柯兹尼雪夫来说，乡村既是劳动后休息的场所，又是驱除都市乌烟瘴气的消毒剂，他相信它的功效，乐于享用。对列文来说，乡村好就好在它是劳动的场所，而劳动又是绝对有益的；对柯兹尼雪夫来说，乡村所以特别好，就因为住在那里可以而且应当无所事事。此外，柯兹尼雪夫对老百姓的态度，也使列文有点生气。柯兹尼雪夫说，他了解并且喜爱老百姓，常常同农民谈话，善于同他们交谈，不装腔作势，十分自然，每谈一次话，都使他得出有利于老百姓的结论，因此，足以证明了解他们。列文不喜欢象哥哥那样对待老百姓。对列文来说，老百姓是共同劳动的主要参加者。不过，虽然他对农民怀着敬意和一

种近乎骨肉之情——他自认为所以有这种感情，多半是由于吮吸了农家出身的乳母的奶汁的缘故，——虽然他同他们一起劳动时，对他们的力气、温顺和公正感到钦佩，但当共同的事业需要其它品德时，他又会对他们的粗心、疏懒、酗酒和撒慌感到恼火。要是有人问列文爱不爱老百姓，他一定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对老百姓也象对其他一切人那样，又爱又不爱，当然，他为人心地善良，对任何人都是爱超过不爱，对老百姓也是这样。但是，他不能把老百姓当作一种特殊的人物来对待，因为他不仅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不仅同他们利害完全一致，而且因为他自以为是老百姓中的一员，没有看到自己和他们有什么不同，不能拿自己同老百姓进行对比。此外，虽然他作为东家和调解人，尤其是作为顾问（农民都很信任他，往往从四十里外跑来向他求教），长期同农民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对老百姓却没有固定的看法。要是问他了解不了解老百姓，那也会象问他爱不爱老百姓那样，使他感到难以回答。说他了解老百姓，那等于说他了解一切人。他经常观察和研究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包括农民。他认为他们是善良而有趣的，他在他们身上不断发现新的特点，因此不断改变对他们的看法，同时也在不断形成新的观点。柯兹尼雪夫正好相反。他拿他所不爱好的生活同田园生活相比较，因而爱好和赞赏田园生活。同样，他拿他所不喜欢的那个阶级的人同老百姓相比较，因而也就喜爱老百姓。而且把老百姓看得同其他人截然不同。在他思路清楚的头脑里对老百姓的生活明确地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观念。这种观念部分来自生活本身，但多半是由于同别种生活相比较而产生的。他对老百姓的看法和对他们的同情，从来没有改变过。（[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301—302页）

列文认为哥哥是个才智卓越、教养有素的人，道德高尚，办公益事业有特殊才干。但是，列文年纪越大，对哥哥的了解越深，在他的内心深处就越发经常想到，这种他自己完全缺乏的办公益事业的能力，也许不是什么特长，相反，倒是由于身上缺乏一种什么东西——

不是缺乏善良、正直、高尚的志愿和趣味，而且缺乏活力，缺乏所谓良心这种东西，缺乏志向，缺乏那种促使一个人从无数生活道路中选择一条并且为之奋斗终身的志向。（[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303页）

当然，他总是对的，他是基督徒，他宽宏大量！呸！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这一点，除了我，谁也不了解，谁也不会了解，可我又不能说出来。人家会说：他是一个笃信宗教，品德高尚、聪明正直的人；可是他们没有看到我看到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八年来他窒息了我的生命，窒息了我身上一切有生气的东西，他从来没有想到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他们不知道，他时时刻刻都在侮辱我，自己还洋洋得意。难道我没有尽力，尽我所有的力量，去找寻生活的意义吗？难道我没有尽力爱过他吗？当我没有办法爱他时，难道我没有尽力爱过儿子吗？可是后来我明白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我是一个活人，我没有罪，上帝把我造成这样一个人，我需要恋爱，我需要生活。（[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365页）

对艺术和艺术家的爱好，使这些人有一种殷勤得肉麻和不可理解的激情；同他们交往，同他们交谈——真叫人难受：他们简直象甜蜜得粘粘糊糊的笨蛋。比如，他们从来不把拉斐尔叫作拉斐尔，把科累佐叫做科累佐，他们却说成："神圣的桑齐奥，无与伦比的阿莱格利。"而且，说话时一定把重音放在"奥"上。一切不大高明的人，自尊心很强的人，狡猾过头的人和才能平庸的人，他们都尊称为天才，或者更确切地说，都尊称为"才子"；"意大利的蓝天"，"南方的柠檬树"，"布伦塔河畔弥漫着的花草的芬芳"，都经常离不开他的嘴。"哎，瓦尼亚，瓦尼亚，"或者"哎，萨沙，萨沙，"他们经常彼此感情激动地说，"我们到南方去吧，到南方去吧……因为我跟你心里都向往着希腊，向往着古希腊啊！"在展览会上，在一些俄罗斯色彩画家的一些作品前边，可以观察到他们的神态。（应该指

出，这些先生的绝大多数都是了不起的爱国者。）一会儿，他们后退两步和把头往后一仰，一会儿又走到画幅前面；他们的眼睛象浸着一层油水那样闪亮……。“啊呀，我的天，”他们终于激动得以断断续续的声音说，“传神，多么传神！你瞧，有激情，激情！你看，画得多传神！非常传神！……构思得多好呀！构思得多么巧妙！”而他们自己客厅里挂的画算得了什么！那些每天晚上到他们家里去，在他们那儿喝茶、听他们谈话的美术家们，又算得了什么！他们让美术家们看的自己房间里的景象又怎么样啊，右边放着一把扫帚，在擦得闪亮的地板上有一小堆垃圾，窗口边的桌子上放着一把黄色茶汤壶，而主人本人呢，穿着睡衣和戴着小圆便帽，脸颊上闪着亮光！那些带着狂热和鄙薄的微笑、经常拜访他们的长头发的缪斯之徒，又是些怎样的人！那些脸色又白又青、坐在他们家里弹钢琴的小姐们，又怎样在尖声怪叫啊！因为在我们俄罗斯已经有这样的惯例：一个人不能只醉心于一门艺术，——各门艺术都要让他涉猎。因此一点也不奇怪，俄罗斯文学、尤其是戏剧文学，也引起这些爱好者先生们强烈的兴趣……。《雅可勃·萨纳查尔》是为他们写的：已经描写过许许多多次的一个还未得到公认的天才跟人们、跟整个社会作的斗争，使他们的心灵深处震动……（[俄]屠格涅夫：《猎人手记》第264页）

娜塔莎是多疑的，但她心地纯洁，襟怀坦白。她的多疑来自她的纯洁。她是骄傲的，但这是一种高尚的骄傲，她不能忍受她认为是高于一切的东西居然在她的眼前变成了笑柄。对于一个小人的蔑视，她当然只会报之以蔑视，然而她心目中的神圣事物一旦受到嘲笑，则不论嘲笑者是谁，她心里依然会感到痛苦。这不是由于不够坚定。这一部分是由于对人情世故知道得太少，由于不习惯同人们打交道，由于长期幽居在自己的角落里而与世隔绝。她一辈子都生活在自己的角落里，几乎从来也不曾离开过。此外，心地极其善良的人们的一种特性（也许是她父亲遗传给她的），在她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就是总喜欢过分地赞美他们遇到的人，顽固地认为这个人比他实际的

样子还好，凭一时的热情过分夸大他身上的一切好的东西。这种人日后将由于失望而感到伤心；一旦感到自己错了，那就更加伤心了。为什么人们所企求的东西总是多于他们所能得到的呢？这种失望的情绪时时刻刻都在等待这种人。他们真不如安安静静地蹲在自己的角落里，不要踏入人世；我甚至注意到，他们确实非常喜爱自己的角落，甚而至于逐渐在这些角落里变得腼腆孤僻起来。（[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第180页）

你们都是些讲实际的人，你们有那么多过了时的规矩，既严肃，又严格；对待一切新的东西，一切年轻的、新鲜的东西，你们都采取不相信的、敌视的和嘲笑的态度。可是我现在已经不是象你几天前对我所了解的那样一个人了。我是另一个人了！我现在勇敢地面对着世上的一切人和事。只要我知道我的信念是正确的，我就要始终不渝地遵循它；只要我不迷失道路，我就会是一个正直的人。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今后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相信我自己。（[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第246页）

哦，我的诗人，我想向您揭示造化的一个秘密，您对这个秘密仿佛毫无所知。我深信，此时此刻您一定把我叫做罪人，也许甚至把我叫做下流胚、色鬼。可是您就听我说吧！只要办得到（不过从人的天性来看，这是永远办不到的），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把自己的一切隐私都描述一番，不但不怕叙述他害怕说的事以及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对别人说的事，不但不害怕讲他怕对好朋友们讲的事，甚至也不害怕讲出他有时都不敢对自己承认的事，——那时候世界上就会臭气熏天，把我们全都给熏死。附带说一句，我们上流社会的习俗和礼节之所以如此可嘉，其故即在于此。这种习俗和礼节具有深刻意义，——我并不是就道德而言，而只是就自卫而言，就舒适而言，当然，最好还是说这是就舒适而言，因为道德其实跟舒适并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发明道德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舒适。……我可以得出这样一

个结论：您责备我荒淫无耻、腐化堕落、没有道德，可我现在的过错也许只不过是我比别人更加坦白，如此而已；我的过错就在于我不隐瞒别人就是对自己也要隐瞒的事，这一点我先前已经说过了……我这样做很不好，可我现在愿意这样。（[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第339页）

您刚才对我说："不要那么自惭形秽，因为一切都是由此而起的。"您这句话真好象看穿了我的心，如见肺腑。每当我跟人们来往时就正是这样，老觉得我比一切人都低贱，大家全把我当小丑看待，所以我就想："那我就真的扮演小丑吧。我不怕你们的看法，因为你们一个个全比我还卑鄙！"因此我才成了小丑，因羞耻而扮演的小丑，伟大的长老，因羞耻而扮演的。我就是因为神经过敏而胡闹的。如果我跟人来往时，我能相信，大家都把我当作极可爱极聪明的人看待，老天爷！那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多么善良的人啊！（[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上册第56页）

这是个热情的人，当然罗，热情的人也有各种各样。有的人除了热情以外，脑子里什么也没有。他看来不是这种人。有的人把全部热情都用在热烈的言辞上，压根儿不剩一点热情去实干。他看来也不是那号人。他既埋头思考，又努力实干。的确，尼维尔津愈听他说话，愈深深地感到，脸色苍白的龙骑兵不是那种可以嘲笑的热情人。尼维尔津感觉到他的魅力。（[俄]车尔尼雪夫斯基：《序幕》第160页）

谢苗生活的天地却好象仅限于党的工作范围，仅限于在各区之间到处奔走，然而这个天地才真正是最广阔的，因为它关系到千百万人的命运和国家的事业，人们的幸福就取决于这些事业的完成。客厅里的这个世界给所有到这儿来的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这个沙龙趣味雅致，局外人莫测其高深，连多罗戈米林也不由得接受了这种看法，因为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打算去深入了解这个沙龙；他没有介入他们

的争论，而他家那些常客都自诩他们深知生活的全部奥秘，总是不容置疑地对各种问题加以评论。五三年以前（奥莉加还在上学，谢苗·多罗戈米林也还没有成为维拉·尼古拉耶夫娜家庭的成员），他们发表言论的全部勇气，只限于讨论讨论国内发生的这一事件或那一事件的意义（而且用的都是最高级的溢美之词），丝毫不敢否定，也不敢触及事件的实质；五三年以后，——虽然沙龙聚会的还同样是那些人，但谈话却具有了另一种不同的性质，那勇敢程度、那开放程度已达到这样的地步，他们可以任意夸大在他们之前党代表大会已经指责过，并已作出明确评价的那些东西。他们似乎在向前奔跑，但是却常常背离了事物发展的方向，事后又不肯承认他们自己原来已落入无人的荒原。他们也想有所作为，但是他们的全部活动，除了清谈还是清谈，这些清谈象灰尘散落在客厅的墙壁上和窗帘上；他们经常以反潮流的（如同河里的某些鱼类那样）英雄自居，并为此感到幸运，但实际上，他们和大多数人并无两样，也是随波逐流，只不过不是在主航道上，而是靠近河岸，在草木丛生、水流平缓的河湾里而已。（[苏]阿·阿纳尼耶夫：《没有战争的年代》第一卷第163页）

菲迪特·叶甫格拉费奇整个一生都在执行命令。他不折不扣，敏捷迅速，心满意足地执行命令。因为他只有在非常准确地实现别人的意志时，才体会到自己生存的全部意义。也正是作为一个执行者，他才受到上级重视，除此而外，对他别无要求。他象是一架庞大而精心安装的机器上的一个传动齿轮——他自己转动着，又带动其他齿轮旋转，并不去考虑这架机器是怎么开始转的，朝着什么方向转动，后果又将如何。（[苏]鲍里斯·瓦西里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第60页）

勾画他人，融进“自我”。这两者的结合，便是我的想象。

果戈理说过这样两句话：“这些典型从何而来？”

“从自己身上。”（[苏]巴鲁兹金：《自然而然》第2页）

少女独自坐着，想念着老人。他的一生是那样简单，那样平常，而其中又含有某种不简单、某种了不起和意义深长的东西。“太阳，它也是平平常常地升起，平平常常地落下，”少女想道。“但难道这是平平常常吗！” （[苏]瓦西里·舒克申：《太阳·老人·少女》《舒克申短篇小说选》第108页）

安哲鲁　智慧越是遮掩，越是明亮，正像你的美貌因为蒙上黑纱而十倍动人。…… （[英]莎士比亚：《一报还一报》　《莎士比亚全集》第一卷第319页）

路西奥　嗳哟，克劳狄奥！你怎么戴起镣铐来啦？

克劳狄奥　因为我从前太自由了，我的路西奥。过度的饱食有伤胃口，毫无节制的放纵，结果会使人失去了自由。正像饥不择食的饿鼠吞咽毒饵一样，人为了满足他的天性中的欲念，也会饮鸩止渴，送了自己的性命。 （[英]莎士比亚：《一报还一报》《莎士比亚全集》第一卷第291—292页）

一个人的老实最容易使人上当，儿童的卖弄狡狯就利用他的天真烂漫做手段，而且往往是成功的。 （[法]巴尔扎克：《邦斯舅舅》下册第422页）

西尔瓦娜一面归置海水浴的用品，一面下判语说：

“事情总是这样。卑顺的人，温柔的人，总受驱使。在强者面前就卑躬屈膝。”（[法]让一路易·居尔蒂斯：《变色龙》　《法国中篇小说选》下册第846页）

“只有被人们驯服了的事物，才能为人们所认识。”狐狸说，“人们再也没有时间去认识别的什么事物了。他们总是到商人那里去

买现成的东西。但是，由于世界上还没有出售朋友的商店，所以人也就没有朋友。要是你想交一个朋友的话，你就驯养我吧！”（[法]安东尼·德·圣一埃克絮佩利：《小王子》《法国中篇小说选》下册第663页）

卖弄小聪明的往往要说点假话。（[法]安东尼·德·圣一埃克絮佩利：《小王子》《法国中篇小说选》下册第657页）

(9)艺术的法则比科学的法则更难掌握

——方法·流派·技巧

太尉执事：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古文观止》下517—518页）

……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然而《易》、《诗》、《书》、《论语》所载，亦间有可以刚柔分矣。值其时其人告语之，体各有宜也。自诸子而降，其为文无弗有偏者。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铤铁；其于人也，如冯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漪，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

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

且夫阴阳刚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气有多寡进绌，则品次亿万，以至于不可穷，万物生焉。故曰："一阴一阳之为道"。夫文之多变，亦若是已。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闻乐，以为声歌弦管之会尔；苟善乐者闻之，则五音十二律，必有一当，接于耳而分矣。夫论文者，岂异于是乎？宋朝欧阳、曾公之文，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欧公能取异己者之长而时济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姚鼐：《复鲁絜非书》 《桐城派文选》第228—229页）

"白描"却并没有秘诀。如果要说有，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 （鲁迅：《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614页）

文体方面我主张"白话文言化"，"中文西文化"，这"化"字大有奥妙，不能道出的，只看作者如何运用罢了！我想如现在的作家能无形中融会古文和西文，拿来应用于新文学，必能为今日中国的文学界，放一异彩。然而有的人却不能融化运用，只互相的鼓吹些偏崎的理论，徒然引起许多无谓的反动力，消磨有用的创作的光阴，于评驳辩难之中，令人痛惜！真正的作家，他不和人辩论，只注意他自己的创作！ （谢冰心：《超人·遗书》 《冰心文集》第一卷 第141页）

我想，"可×可不×，不×"的公式，对改进文风也有用处。就是说，凡是一个词，一句话，多到几百字几千字的一大段，写进去也可以，可是不写进去，对全篇意旨并无什么损害，那就坚决割舍，不写进去。这么办的时候，文章就干净利落。 （叶圣陶：《可写可不写，不写》 《叶圣陶散文乙集》第259页）

人们发明了语言，用语言去传达、去描述、去记载那些美好的事物，使美好更加美好。但也有人企图用语言，用粗暴的、武断的、杀人的语言去摧毁这美好，去消灭一颗颗美好的心。在这方面，有人得到了相当大的成功。然而，并没有完全成功，埋在心底，浸透在血液和灵魂里的光明和爱，是摧毁不了的。（王蒙：《布礼》 《夜的眼及其他》第43页）

中国的语言，真是一门永远研究不完的艺术。有位名演员就说过，说好台词，是话剧演出中影响观众、感染观众的、有决定意义的一项艺术手段。

同样一句话，哪怕是发声方法的不同，腔调的长短、高低，节奏的快慢，乃至于话语后面所包含的潜台词和说话人的思维活动，完全会造成截然不同的效果。（张洁：《沉重的翅膀》第141页）

同一种意思有多种说法，这是人类的语言艺术。

冠冕堂皇的言语比露骨的言语更含蓄，因而也更可怕。 （柯云路：《新星》第92页）

据斯科罗皮兴说，一切古代的艺术品都是毫无价值的，只是因为它太老了。……照这样说法，那么艺术，一般的美术都不过是一时的风气，值不得我们认真讨论的！倘使艺术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没有永久性，那么它有什么用呢？我们拿科学、拿数学做例子吧，您会把欧勒尔、拉普拉斯、高斯当作过了时的无聊的人吗？不，您会承认他们的权威的。那么难道拉斐尔和莫扎尔特是笨蛋吗？难道您的自豪感要反对他们的权威吗？艺术的法则比科学的法则更难掌握……这个我同意；可是法则是存在的，看不见它们的人就是瞎子；不管是有意或者无意都是一样！ （[俄]屠格涅夫：《处女地》第16页）

有些人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也会使别人在记述他们的

生平的时候感到轻松愉快：生活中总是存在着一些能使初学写作的剧作家们入迷的那种推动“情节的发展”的要素。传记作家一旦被那些出人意外的行径所陶醉，便往往会把一个人的性格全置诸脑后。某些关于诗人或艺术家的研究性的论著也常有这种情形：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派时期，布洛克的涅克拉索夫时期，蒙纳的西班牙时期，塞尚的印象派时期。（[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292页）

维塔里精细地画出了工人的双手。这是一双创造者的手，一双万能的手，这双手使大自然望而却步，它强壮，健美。凡是能除去的那些过多的闪光和机器零件都除去了，抹淡了背景和陪衬部分的色彩，撇去了一切可能妨碍人物的部分。人显得更为巨大了，他在画布上宛如活人，洋溢着意志、激情和内在的炽热。这使人想起一位天才雕刻家曾说过的话，当人们问他是如何达到自己创作上的完善无瑕时，他回答说：“取一块大理石，把多余的去掉。”掌握这种灵感，这种善于摒除多余部分的分寸感，在艺术创作——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创作中是多么重要呵！什么是艺术中的必要部分呢？为什么把它从无数的生活现象和琐节中挑选出来是这样困难呢？（[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261页）

“是的，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应当回到那个时代。那是一个飞翔的时代。艺术，真正的艺术是没有腿的。它长着翅膀。在地上走的不是艺术。艺术总是在我们凡人上空翱翔。它有翅膀，翅膀，亲爱的朋友们。不能把它的翅膀剪去，像养在池塘里的天鹅那样。艺术不应该是驯顺的家禽。”（[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315页）

我年轻的朋友，你刚刚要跨进文坛的时候，必须记住，一部悠久的文学史就是建立在具有人民性的虚构及其创造性的想像上的，就像一幢漂亮的大楼必须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一样。从古老的口头传

说、寓言、劝谕故事、笑话，到《左撇子》或《复活》，我们处处可以看出艺术上的虚构和创作上的想像，同时还可以看出，艺术家想通过作品告诉我们一点与众不同的、别人没有看到、别人没有发现的、自己的东西。现实生活中有没有那样的左撇子？大概有过的，但不完全像列斯柯夫所写的那样。在农奴制俄国的一般情况上有没有像德米特里·聂赫留多夫那样的公爵？可能也有过，但决不像列夫·托尔斯泰所写的聂赫留多夫。亚·普希金、尼·果戈理、菲·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多么善于虚构啊！任何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如果缺乏虚构，就是说，不能像那样伟大作家、音乐家、画家的作品那样具有丰富的想像，就会显得干瘪，就要枯萎，就会像树木缺少水和空气一样。（[苏]巴巴耶夫斯基：《野茫茫》第199—200页）

于是我反复地想起了如何才能弄到我所需要的钱，反复地想起了虚构的问题。如果生活本身已经替你做得很周到，已经全都想到了，如今把现成的东西捧到你面前：拿去吧，照这样写就行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虚构？虚构究竟为的是什么？也许我冥顽不灵，所以名作家看得十分清楚的东西，我却一点看不出来；也许是我蠢到不可理喻、罕见的程度。我真不懂怎么能想出或虚构出生活中没有或者不曾有过的东西？比如说，我怎么能把我的英雄的奶奶虚构成另外一种非本来的样子呢？

我躺在床上，望着已经黑糊糊一片的天花板，想着奶奶，想着怎样来虚构她在牧场度过的一生，虚构她怎样放羊，怎样抚养六个孩子，怎样补充她对我都不愿讲的那桩“罪过”。她这土坯房、这浓重的野蒿气味、窗玻璃上嗡嗡直叫的苍蝇、这长满冰草的坡度平缓的屋顶、挂满奖章和勋章的象锁子甲一样的上装——这一切如何虚构呢？不行，不管名作家怎样说，这都无法虚构。这一切，只要看到、知道就行。如果已经有了现成的、不是虚构的东西，何必又要虚构？安得列和卡佳的爱情又怎么办？怎样另作补充？写成什么样子？就假设，我完全撇开我所知道的原有的情形，虚构成另外一种样子：安得列没

有用汽车带走卡佳，因为没有必要，卡佳的爸爸妈妈也十分钟爱自己未过门的女婿。阿尼西姆·伊凡诺维奇每讲到安得列、讲到安得列在发展养羊事业中的革新措施，就眉飞色舞，夸奖安得列，说：你们瞧，我女婿多么聪明能干，真是养羊方面的一把好手。结局是一场皆大欢喜的婚礼，辽阔村和水牛村的人全来到一块儿吃酒玩乐。两个多月以后我去看卡佳，我看到的卡佳不是愁眉不展、以泪洗脸，而是欢天喜地、无忧无虑……这又怎样呢？是不是这样就好些？不见得，这样不一定就好些。我于是又回头这样想：大概，我还没有吃透这位名作家的意思。也许，他讲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虚构，而是作家自己的一种嗅觉，这种嗅觉有时会同想象有联系，有时会同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同作者所熟悉一些东西有联系。（〔苏〕巴巴耶夫斯基：《野茫茫》第207页）

我还不能很好地驾驭语言，这虽不是我的过错，但也是我的不足之处，因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作家必须很好地驾驭语言。语言对我还不服贴，不听我使唤。总而言之，能写作的都是一些文化素养很高的人；至于挥洒自如地驾驭语言，比如说，就象一个统帅指挥、调度他的兵马那样。——这样的才能，我想，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苏〕巴巴耶夫斯基《野茫茫》第366页）

任何有文化素养的人，只要有写作的愿望，是能够写作的。我有这种愿望，而这正是我的不幸，即使这不是我的过错。这种不幸的实质就在于，我在准备运行的时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气和有限的能量。写一部三卷的史诗性长篇，真是不可思议地难。不仅需要有勇气和那种孜孜不倦地埋头书桌的韧性，主要还是需要有艺术家的才气。我有没有这种艺术家的才气呢？我能不能借助语言的力量描绘出生动的自然景物和人物形象呢？如果就我的史诗的第一部来判断，应当十分遗憾地承认：就连作者本人都没有在小说中发现艺术家的才气。这是叫人十分伤心的。我了解我所写的生活，就是说，我了解我

奶奶的生活，了解我在辽阔村和许多别的村或镇遇到过的那些人物。但是，单是了解人们的生活，看来是不够的。需要有技巧。技巧又是怎样得来的呢？ （[苏]巴巴耶夫斯基：《野茫茫》第373页）

是什么更要紧、更需要呢？是纯粹的、丝毫没有改变的事实，还是在艺术上往往比丝毫没有改变的纯粹事实更有说服力、更为可信的那种作者的推想？是纯粹的自然主义，就是说，是只写实有的事，再不写别的，还是艺术家概括的眼光？光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能够用手摸到的东西，还是作者自己对世界的观察？单是事实、事实呢，还是要表现出作者自己对生活中的事实的态度？ （[苏]巴巴耶夫斯基：《野茫茫》第504页）

……艺术家的风格是从包罗世界的激情中产生的，只有懂得这一点，并且亲身体验到这一点，同时学会抑制激情，小心地表达它，这样，你的艺术风格才会从你个人的吞噬一切的欲望中产生出来，而不是从单纯的学习技巧中产生出来。 （[苏]米·普里什文：《林中水滴》 《外国优秀散文选》第111页）

任何一个艺术流派都不是靠发表一个宣言诞生的。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苏]巴鲁兹金：《自然而然》第1页）

现实主义不是废除和推倒落后的、快要死亡的东西。仅是推倒不能成为观念。现实主义的真谛在于肯定。 （[苏]巴鲁兹金：《自然而然》第1页）

斯塔索夫极力强调艺术的社会和民族作用，对吗？每一种艺术形式没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吗？要知道，马克思就曾经批评过那些过于注重选择题材而忽视艺术形式的作家。 （[苏]巴鲁兹金：《自然而然》第250页）

哈姆雷特　请你念这段剧词的时候，要照我刚才读给你听的那样子，一个字一个字打舌头上很轻快地吐出来；要是你也像多数的伶人们一样，只会拉开了喉咙嘶叫，那么我宁愿叫那宣布告示的公差念我这几行词句，也不要老是把你的手在空中这么摇挥；一切动作都要温文，因为就是在洪水暴雨一样的感情激发之中，你也必须取得一种节制，免得流于过火。啊！我顶不愿意听见一个披着满头假发的家伙在台上乱嚷乱叫，把一段感情片片撕碎，让那些只爱热闹的低级观念听了出神，他们中间的大部分是除了欣赏一些莫名其妙的手势以外，什么都不懂。（[英]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全集》第九章第67页）

啥姆特雷　可是太平淡了也不对，你应该接受你自己的常识的指导，把动作和言语互相配合起来；特别要注意到这一点，你不能越过自然的常道；因为任何过分的表现都是和演剧的原意相反的，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要是表演得过分了或者懈怠了，虽然可以博外行的观众一笑，明眼之士却要因此而皱眉；你必须看重这样一个卓识者的批评甚于满场观众盲目的毁誉。啊！我曾经看见有几个伶人演戏，而且也听见有人为他们极力捧场，说一句比喻不伦的话，他们既不会说基督徒的语言，又不会学着基督徒、异教徒或者一般人的样子走路，瞧他们在台上大摇大摆，使劲叫喊的样子，我心里就想一定是什么造化的雇工把他们造了下来：造得这样拙劣，以至于全然失去了人类的面目。（[英]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全集》第九集第68页）

……真是奇怪，同一样东西，只要把比喻更改一下，结果就多么的不同啊！一旦把脑子叫做知识的胃以后，一个人的把古典文学和几

何学比做犁和耙的那种巧妙的想法，就好像完全落空了。不过，别人也可以仿效大权威，把脑子叫作一张白纸，或者一面镜子，这样一来，一个人对脑子的消化作用的理解，又完全变得不恰当了。把骆驼叫作沙漠中的船的确是个巧妙的比喻，不过对训练那头有用的动物也没有多大帮助。啊，亚里斯多德！万一你能做一个最幼稚的现代的人，而不是一个最伟大的古人，那么，您在把隐喻比作崇高的智慧的象征的时候，会不会夹杂着感叹的感情呢？会不会感叹不用比喻，这种智慧就很少能在言语中表现出来？会不会感叹我们不把一样东西比作另一样东西……（[英]乔治·爱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第172页）

……作品的任何情节都可以有目的地删去，被删除的部分能使作品臻永有力，使读者感到弦外有音，回味无穷。（[美]欧内斯特·海明威：《活动宴会》《老人河》第511页）

公正地说，他的作品并不完全缺乏想象和独创性；如果不是由于他对寓言形式的酷爱，把结构和人物加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气氛，而从构思中去掉了人情的温暖，它们本来是可以为他赢得更大的声誉的。他的小说有时描述历史，有时书写现在，而有时，就所能理解到的来说，则与时间和空间极少或全无关系，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他认为只要稍有一点外在形式的修饰就行了，（用尽可能少的真实生活伪装一下）而致力于用主题的一些较不明显的特点来引人入胜。有时有一些大自然的气息，一滴温柔的感情，或一丝幽默的光辉出现在他的奇思绝想中间，使我们觉得到底还是在自己的乡土上。（[美]霍桑：《拉帕其尼医生的女儿》《霍桑短篇小说集》第389页）

“……德国浪漫主义是对西方生活方式的一个极其重要而有力的批判。它正视了所有我们的那些令人讨厌的弱点。”（[美]赫尔曼·沃克：《战争风云》二第740页）

由于在这里谈了这么多有关来源的问题，如果因此而使这篇报道不时给人以一种“流动”的感觉，那么请读者原谅：这是避免不了的。人们往往不能用“来源”或“流水”来说明作者的构思，所以我们或者应该用“引导”这个概念来代替它们（外来词则可以叫做“疏通”），凡是在童年时期（或者甚至在成年后）玩过积水坑游戏的人都应该懂得这个概念，就是把积水坑打通，用小沟使它们彼此沟通，让水流出去，转移方向，直到最后把这些由他支配的积水统统疏导到一个蓄水沟里，以便引到一个更低的水平上去；尽可能按规定或依次有规则地引导到一个为官方所设置的阴沟里，或者把它们引向一条河道里。所从事的这种工作无非就是“疏导”或叫做“排开”的工作，说穿了也就是一种整理过程。如果这篇小说的某些地方出现“流动”的情况，那是由于水位的差异及平衡水位而引起的，那就请读者原谅，因为终究难免也会出现阻塞，淤积或搁浅、疏通未成以及“流不到一起的”来源和地下水流等等问题。（[德]伯尔：《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 《伯尔中短篇小说选》第275页）

（10）哲人的智慧加上孩子的天真

——作家·诗人·艺术家

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 须 问/金粟如来是后身。（李白：《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 《李太白全集》第876页）

我是潇湘放逐臣/君辞明主汉江滨/天外常求太白老/金 陵 捉得酒仙人。（李白：《赠李十二》 《李太白全集》第893页）

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 男 儿一放翁。（梁启超：《读〈陆放翁集〉》 《梁启超诗文选》第516页）

听说：中国的好作家是大抵“悔其少作”的，他在自定集子的时候，就将少年时代的作品尽力删除，或者简直全部烧掉。我想，这大约和现在的老成的少年，看见他婴儿时代的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一样，自愧其幼稚，因而觉得有损于他现在的尊严，——于是以为倘使可以隐蔽，总还是隐蔽的好。但我对于自己的“少作”，愧则有之，悔却从来没有过。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当然是惹人发笑的，但自有婴年的天真，决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况且如果少时不作，到老恐怕也未必就能作，又怎么还知道悔呢？（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七卷第3页）

未有诗人不太痴/不痴何独苦为诗/千行难换粮千粒/一世终无宿一枝/意入天边云树远/名书水上月华迟/醍醐妙味谁能识/端在吟成放笔时。（郭沫若：《和老舍原韵并赠三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342页）

理性铸成的成见是艺术的致命伤；诗人应该能超脱这一点。诗人应该是一张留声机的片子，钢针一碰着他就响。（闻一多：《文艺与爱国》《闻一多诗文选集》第176页）

诗人底诗人啊/满朝底冠盖只算得/些艺术的底名臣/只有 你 一人是个忠臣/“美即是美，真即美„/我知道你那栋梁之材/是单给这个真命天子用的/别的分疆割据，属国偏安/那里配得起你哟啊！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个做了 艺 术底殉身者/忠烈的亡魂啊/你的名字没写在水上/但铸在圣朝底宝鼎 上 了！（闻一多：《艺术底忠臣》《闻一多诗集》第99页）

哈代，厌世的，不爱活的/这回再不用怨言/一个黑影蒙往他的眼/去了，他不再露脸。 他就爱把世界剖着瞧/是玫 瑰也给 拆坏/他

没有那画眉的纤巧/他有夜鸮的古怪！ 古怪，他争的就只一点/一点“灵魂的自由”/也不是成心跟谁翻脸/认真就得认个透。 他可不是没有他的爱/他爱真诚，爱慈悲/人生就是一场梦幻/也不能没有安慰。…… 为维护这思想的尊严/诗人他不敢怠惰/高擎着理想，睁大着眼/抉剔人生的错误。现在他去了，再不说话/（你听这四野的静）/你爱忘了他就忘了他/（天吊明哲的凋零）！ （徐志摩：《哈代》 《徐志摩诗集》第211页）

文人之中，有两种人最可以羡慕。一种是象高尔基一样，活到了六七十岁，而能写许多有声有色的回忆文的老寿星，其他的一种是如叶赛宁一样的光芒还没有吐尽的天才夭折者。前者可以写许多文学史上所不载的文坛起伏的经历，他个人就是一部纵的文学史。后者则可以要求每个同时的文人都写一篇吊他哀他或评他骂他的文字，而成一部横的放大的文苑传。 （郁达夫：《志摩在回忆里》 《郁达夫文集》第三卷第187页）

谁说诗人的心儿是沉闷的/谁说诗人的歌声是悲哀的/假使诗人的心儿是沉闷的/那么，人间的生命/将长此地沉闷以终死/假使诗人的歌声是悲哀的/那么，宇宙的欢欣/又有谁个能为表现呢？ （蒋光慈：《新梦》 《蒋光慈文集》第三卷第286页）

前进罢！——红光遍地/后顾啊！——绝壁重重/革命的诗人/人类的歌童/我啊/我啊/抛去过去的骸骨/爱恋将来的美容。（蒋光慈：《自题小照》 《蒋光慈文集》第三卷第306页）

拜伦啊/你是黑暗的反抗者/你是上帝的不肖子/你是自由的歌者/你是强暴的劲敌/飘零啊，毁谤啊/这是你的命运罢/抑是社会对于天才的敬礼？ （蒋光慈：《怀拜伦》 《蒋光慈文集》第三卷第362

314968

艺术家呵/你和世人/难道终久的隔着一重光明之雾？ （冰心：《繁星》 《冰心文集》第二卷第15页）

诗人/笔下珍重罢/众生的烦闷/要你来慰安呢。 （冰心：《春水》 《冰心文集》第二卷第66页）

诗人从他的心中/滴出快乐和忧愁的血/在不知不觉里/已成了世界上同情的花。 （冰心：《春水》 《冰心文集》第二卷第92页）

假如我是个作家/我只愿我的作品/入到他人脑中的时候/平常的，不在意的，没有一句话说/流水般过去了/不值得赞扬/更不屑得评驳/然而在他的生活中/痛苦，或快乐临到时/他便模糊的想起/好象这光景曾在谁的文字里描写过/这时我便要流下快乐之泪了！ （冰心：《假如我是个作家》 《冰心文集》第二卷第132页）

哲人的智慧，加上孩子的天真，或者就能成个好作家了。（老舍：《未成熟的谷粒（廿）》 《老舍散文选》第238页）

光把热情写在纸上，大概算不了诗人，我想，一个真正的诗人，必是手之所指，目之所视，都能使被指的被视的感到温暖。诗人是一团火，文字、言语、行动，必有热力；若只在纸上写些好听的，而在作人上心小如豆，恐怕也就写不出最光辉的东西来吧？好听与伟大还相距甚远。（老舍：《参加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年纪念会感言》 《老舍散文选》第244页）

美原来就是不固定的，无处不存在的，诗人少些，人类一定也更能认识美接近美些。诗人并不增加聪明人的智慧，只不过使平常人仿佛聪明些罢了。让平常人都去附庸风雅，商人赏花也得吟诗填词，军人

也只想磨盾题诗，全是过去一般诗人的罪过。（沈从文：《三个女性》《沈从文文集》第五卷第288页）

呵，你擂鼓的诗人（指闻一多）/经过了曲折的路径/经过了摸索挣扎的苦痛/你走向了人民/把大地做块幕布/（你是那么挚爱它！）/挂起一幅 理 想的远景/你崛强地，精神抖擞地/走向它/一步比一步接近群众/你的人，也一步比一步高大。（臧克家：《擂鼓的诗人》《今昔吟》第219页）

是革命者，有海燕和飞鹰的气概；是思想家，有肯定人生和热爱人生的诙谐，这就是我们所要纪念，所要学习的高尔基。（周立波：《这样纪念高尔基》《周立波选集》第四卷第36页）

……要做一个真正为人民所爱戴的艺术家，首先要做一个各方面都能成为表率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何为：《第二次考试》《何为散文选》第90页）

当人们歌唱生活的愿望，或是歌唱理想，歌唱生命的时候，没有不动听的韵律。（何为：《倚桅人》《何为散文选》第7页）

“爱伦堡说过一句很深沉的话，学舞蹈越早越好，当作家越晚越好。我认为目前文学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本原因，完全是由于作家们知识的贫乏，读得少，而写得多，或者是只读一家之书，只写一种体裁。西欧那些不朽的古典作家，小说、诗歌、戏剧，样样得心应手，真可谓是文武昆乱不挡、莎士比亚不仅是伟大的戏剧家，同时是伟大的诗人；而我们的作家，咳……”萧渔眠教授无限感慨地摇了摇头。（刘绍棠：《西苑草》《重放的鲜花》第286页）

①指闻一多。

请你把没走完的路，指给我/让我从你的终点出发/请把你刚写完的歌，交给我/我要一路播种火花/你已渐次埋葬了破碎的梦/受伤的心/和被损害的才华/但你为自由所充实的声音，决不会/因生命的消亡而喑哑/在你长逝的地方，泥土掩埋的/不是一副锁着镣铐的骨架/就象可怜的大地母亲，她含泪收容的/那无数屈辱和谋杀/从这里要长出一棵大树/一座高耸的路标/朝你渴望的方向/朝你追求的远方伸展枝桠/你为什么牺牲？你在哪里倒下/时代垂下手无力回答/历史掩起脸暂不说话/但未来，人民在清扫战场时/会从祖国的胸脯上/拣起你那断翼一样的旗帜/和带血的喇叭……诗因你崇高的生命而不朽/生命因你不朽的诗而伟大。（舒婷：《悼》《双桅船》第78页）

我为自己树起了一座非金石的纪念碑/它和人民款通的路径将不会荒芜/啊，它高高举起了自己的不屈的头/高过那纪念亚历山大的石柱。不，我不会完全死去——我的心灵将越出/我的骨灰，在庄严的琴上逃过腐烂/我的名字会远扬，只要在这月光下的世界/哪怕仅仅有一个诗人流传。（[俄]普希金：《“纪念碑”》《普希金抒情诗选集》下集第516页）

不是的，我不是拜伦，我是另一个/还未可知还未可量的年青诗人/同他一样，是人世放逐的流浪者/但却是深蕴着一颗俄罗斯的心。（[俄]莱蒙托夫：《无题》《莱蒙托夫诗选》第126）

而你，诗人，天国的选民/万古不灭的真理的喉舌/你不要相信，一个一贫如洗的人/不值得你那先知的琴弦的歌颂/你不要相信，人们都会消沉/上帝在人们的心里并没有死去/那从信仰坚定的胸膛里发出的嚎叫/将永远触动人的心扉/做一个公民！为艺术服务/为他人的幸福而生活/让你的才华服从于/那包容一切的爱情/如果你富有才智/也不要忙着去炫示/它那焕发的光彩/自会在你的作品里闪耀出来/你瞧吧：一个孱弱的劳动者/会把坚硬的石块砸碎/而在铁锤的敲击下/火

花便会到处迸飞。 ([俄]涅克拉索夫:《诗人与公民》 《涅克拉索夫诗选》第110页)

你可以不做诗人/但是必须做一个公民/而公民又是什么呢/一个当之无愧的祖国的儿子。 ([俄]) 涅克拉索夫:《诗人与公民》 《涅克拉索夫诗选》第111——112页)

"是啊,艺术家是不应当在一个地方生根,留恋着不忍离去的",他象呓语似地在恍惚迷离中推敲着。"让他去恋爱,去痛苦,去支付人间的一切赋税吧……可是永远也不要让他在赋税的重负下跌倒,让他解脱枷锁,精神抖擞地站起来,六根清净,精力充沛地去投入创作,他会使荒野或乱石滩充满盎然的生机,他会让人们看到——他们是怎样在生活,恋爱,受苦,享福,老死的……艺术家就是为此而被派遣到世上来的! ……" ([俄]冈察洛夫:《悬崖》上册第195页)

"我们是诗神缪斯,我们来了三个女神,和我们一起飞来的还有千百万你所需要的诗句……我是第一个缪斯。我的诗句象一块块大理石那样凛冽而美丽;只有卓越的智慧和心灵才能欣赏的不朽之作正是用我的诗句创作的。你要知道,只有卓越和纯洁的心灵才能充分理解美好事物,理解那总是那样哀婉动人的美好事物。它之所以哀婉,那是因为孤独并意识到自己不能使生活轻松,不能用自身的力量给生活涂染柔和、鲜艳、赏心悦目的色彩。

"我的诗句象冬天的阳光一样寒冷;人们不常从我这里取用它们,可是只有伟大的作品才用它们来创作。那些过去创作的作品已经湮灭,而为它们建立起来的纪念碑很快将在岁月的冲击下倒塌,但是你看得到生活并且了解人们,你也知道伟大的沃尔夫冈歌唱之时和比他更早的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一切并没有改变。我应当提醒你这件事,因为我是诚实的,对我说来既不存在悲哀,也不存在喜悦,既不存在善,也不存在恶,我是服务于美的,它是至高无上的真理,这真理无

论几百年、几千年也不会被摧毁，你是否愿意用你的心来获取我美好的诗句，把我当成你的女友呢？”

“干嘛要它们呢？”我的诗人忧郁地回答说：“既然它们和你对生活的影响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干嘛要它们呢？我爱人们，我爱我的理想，我希望大家都幸福，我希望生活象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拍击海岸的波浪那样美丽和富有生气，我希望生活同样发出轻盈悦耳的声响。我要教会人们只期望一种幸福——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纯洁与伟大而尊重自己的那种幸福。在这方面你能帮助我吗？”

“生活象河一样，但是它的源头是浑浊的，因为这些源头从泥土里流出，而它们的水又是顺着土地流淌的。你想澄清生活的源泉吗？把它们搬到天上去吧。我是为美而效劳的，而我知道，恶常比善更美。因此我想，假如善同恶一样的有力，一样的普遍，那么后者便会是你希望的目标！凡是多的东西就是庸俗和无聊的。常胜者由于骄傲、战斗的疲乏、对胜利的厌倦而总是要蜕化和毁灭的。请看太阳，它永远是年轻的，它明亮地照耀着自己的光芒所及的地方，对于它并不存在什么善与恶……这叫做采取客观态度，这就是世上可能有的最高的正义。”

可是我的诗人立刻愤慨地说道：

“可这里也没有心灵。思索得太多了，要重新学会感觉！因为正如根本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一样，现实生活中也没有纯真的感情。一切都被理智的强大打击所粉碎和动摇了，人的思想象针一样尖利，象蛇一样曲折隐蔽，它往生活之杯中斟进了过多的毒液。请看，生活中有着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可是请指给我看，有伟大心灵的人在哪里呢？所以对生活的渴望正在消失。另一些人象海里的珊瑚礁石一样，在生活中耸立着，生活在他们周围沸腾，并不断把那些渴望找个地方停靠一下的泅水者在他们这些硬石上撞得粉身碎骨。所有的人都在希望一件东西，即幸福，但是他们正在到处寻找它……因此必须擦亮他们的眼睛，给他们指出通向真正幸福的道路……”

“好吧，我走了！”第一个缪斯说，并发出了象叮当响的金子那

样冰冷而清脆的笑声。

“我是第二个缪斯，愿为你效劳，想必你是要我的。我的诗句简单、易懂而亲切，而且同她的诗句一样美丽。我怜悯。我赞许。有时我的诗句象金针一样锐利，刺进心房能使心忧伤痛苦。我用它们来引起眼泪和幸福的笑声，用它们使人忆起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它们听上去，就象海浪在那南方寂静的夜晚发出的暖融融的乐曲；南方的夜晚是充满了悦目的、柔和的阴影，充满了甜蜜的动人心弦的幻想的。……静谧的，助人遐思的月色，树叶的簌簌声，鸟儿的鸣啭——这一切都是生活所必需的。你将把悲哀、痛苦和你的全部希望都化作诗句倾吐出来……”

“可是人们已忘却了自己要建立丰功伟绩的使命，你将提醒人们这一点吗，你将唤起对功勋的渴望吗？”我的诗人说道。“你的抒情诗是否会洗净人们心灵上相互猜疑的烟垢呢？它是否会擦去他们在争取生存权利的搏斗中变得冷酷的心灵上的自私的锈斑呢？”

“你要明白，”缪斯说：“我要给人以温存并促使人们幻想比现实更好的东西。”

“幻想这并不等于生活。需要的是功勋，功勋！需要这样的诗句，它们能象警钟一样响亮，能惊动一切，震撼一切，推动人们前进。让人们对错误有明确的认识，对过去感到羞耻。让人们对现实的憎恶成为使人坐卧不宁的剧烈痛苦，而对未来的渴望成为炽烈的焦心的悬念。”

“你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唤起爱吧，这就是所需要的一切。”缪斯说道。

“咳，爱还不等于帮助！爱和温存是不够的，还需要恨和做一个强者。一切都在于：要在不忘记自己的同时记得别人，在不贬低自己的同时抬高别人。”

“我来帮助你，我！”第三个缪斯说道：“我的诗句象长鞭和荆棘的针刺。什么东西都不象打击能推动人前进。啊，请相信，人们对侮辱比对抚爱更能理解，他们是那样千方百计挖空心思地彼此凌辱和

凌辱自己！……可是他们，这些人有着适应一切的本领，因此爱他们的人不应忘记这一点。为了要推动人们前行，必须在一切方面都超过他们。还要象雪一样的冷，石头一样的无情，在他们身旁走过而不为他们的呻吟所动。同样不应该让他们觉察到你对他们的爱，因为他们会把这看作软弱，如果他们认定你爱他们，就不会再怕你了。”

“这多可怕呀！”我的诗人说。

他有一颗温柔的心。

“是这样的。可你知道，世界在幼年时期就第一次听到了关于善的说教，至今还能听到它，所以世界仍然象幼年时期一样。它动摇，它一直在动摇，然而现在它是否比过去更坏呢？让我们来试一试使它再经受一次火辣辣的责难和尖刻的良心责备吧，让我们试一试吧，尽管很难作一个比约拿旦·斯威夫特更强的强者。”

缪斯说到这里就不再做声了，我的诗人却沉思起来。他差不多已经懂得，要决心教育人们，自己应当作怎样的人，于是他对这个角色赋予他的责任感到胆战心惊。他想起了，不存在有罪的和无辜的人，有的只是想要生活的人……当他想到，要做一个生气勃勃的、正直的人需要具备很多条件时；想到为了能在临终时有理由说一声“不管我做了什么，我是一个正直的人”，需要向生活付出很多代价时，他就越来越深地陷入了疑惑的无底深渊。当他正在想着这一切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低语，这是诗句在低声说话：

“我们请求你作为一个诚实和纯洁的人，不要强迫我们！不要用我们来编写对偶像颂歌，不要用我们来把理想表述得含含糊糊！不要象许多由于怯弱，另一些人由于无耻，再有一些人由于灵魂卑贱而把我们弄得模棱两可。应该了解我们每个诗句的词儿的本质，只有这样才能成为黑暗中的星星和火炬。”

“请不要滥用我们，不要滥用我们吧！……” （[苏]高尔基：《一个诗人的故事》 《高尔基文集》第一卷第292页）

……一个作家若拥有许多崇拜者那是糟糕的，很糟糕！过多的水

分只对沼泽植物无害。对于橡树来说水分必须适中。（[苏]高尔基：《一个自命不凡的作家》 《高尔基文集》第四卷第441页）

我确信：一个作家若拥有许多崇拜者那是糟糕的。凡是同“公众”打交道的人都应该使自己周围的空气里充满真理的消毒剂。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苏]高尔基：《一个自命不凡的作家》 《高尔基文集》第四卷第451页）

人们对着诗人大声叫喊/“你到车床上来试试看/诗算得了什么/空话连篇/要说干活儿——可就玩不转”/也许/劳动/对于我们/比任何职业更为亲切/我也是一座工厂/如果说我没有烟囱/那也许是说/没有烟囱/我的工作更困难些/我知道/你们不喜欢空谈/你们为要工作砍伐橡树/可是我们/难道就不是对木材加工的人/我们把人们那橡木一般的头脑雕塑/当然/打鱼是受人尊敬的事/拉起网来/网网都是鲟鱼/但是，诗人的劳动更应该受到尊敬/我们网打的不是鱼，而是活人/这是巨大的劳动——在溶矿炉前汗流浃背/让嗞嗞叫的铁变得坚硬/是谁竟然敢来责难/说我们无所事事/我们在用语言的钢锉琢磨人们的脑筋。（[苏]马雅可夫斯基：《诗人——劳动者》 《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第一卷第59页）

快抛弃吧/快忘掉/和唾弃/那韵律/那咏叹调/那玫瑰花/和艺术武库中/一切无病呻吟的玩艺儿/谁爱听那/“啊，我可怜的人儿/他爱得多么深/他又是多么不幸……”/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巨匠/而不是披着长发的传教师。（[苏]马雅可夫斯基：《给艺术大军的第二号命令》 《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第一卷第114页）

当然罗，诗人也有各式各样/有一些诗人的/手法巧妙异常/象魔术家似的/从自己的/和别人的/口中/掏取诗行/被阉割的诗人/有什么可谈/他们喜欢/抄袭/别人的诗行/在弥漫全国的贪污盗窃中/这种剽窃/

已成了/普遍的现象。 （[苏]马雅可夫斯基：《和财务检查员谈诗》 《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第一卷第412页）

技术的神速发展要求一个艺术家对人的内心世界有更深刻的理解。 （[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二部第78页）

一些诗人是以听觉感受世界的，另一些诗人是以视觉感受世界的。布洛克是前者，马雅可夫斯基是后者。 （[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二部第146页）

真正的艺术家应当有所怀疑。他或者对这一点不满意，或者对那一点不满意。 （[苏]卡维林：《船长与大尉》上第275页）

艺术家是社会海洋里的一滴水。 （[苏]巴鲁兹金：《自然而然》第1页）

把所有的诗句连成一行/世上的任何道路也没有它那么长。
这条诗行穿过大陆，越过海洋/也许一直能通到月球上。 这句话是否需要我来讲，我不知道/写诗的人黑压压一片。诗人有多少？
（[苏]斯·彼·施帕乔夫：《“把所有的诗句连成一行……”》《苏联当代诗选》第159页）

艺术家——哪怕跪着/比一切人都强大。 请跪倒在美的脚下！
天才逼你缴械/象“空手道”那样不用武器。 （[苏]安·安·沃兹涅先斯基：《普利谢茨卡娅的肖像》 《苏联当代诗选》第516页）

诗人——泪流满面，我，惊奇而又坦然/什么人自己不相信眼泪，才会把泪水轻弹。 （[苏]瑙·尼·马特维耶娃：《一种多愁善感的人》 《苏联当代诗选》第589页）

我始终感觉到，作家的地位只有在它不是一个行业的时候才能保持，才能是光彩的和可敬的。当一个人只为维持生计而运思的时候，他的思想就难以高尚。为了能够和敢于说出伟大的真理，就绝不能屈从于对成功的追求。（[法]卢梭：《忏悔录》第二部第498页）

大多数法国人的狂病，在于自作聪明；而自作聪明的人的狂病，在于好著书立说。

可是，没有比这主意打得更糟的："自然"仿佛作了贤明布置，使人们的愚言愚行，只发生临时的作用，而书籍却把这些言行垂之永久。一个愚人，使得同他一起生活的人感觉无聊可厌，他应当知足了；他还要搅扰未来的族类，他愿使他的愚言愚行，战胜遗忘，仿佛他从坟墓之中，可以借此而感到快乐；他愿后代知道他曾经活在世上，而且愿后代永远记得，他是一个愚人。（[法]孟德斯鸠：《波斯人的信札》第111页）

善是精神世界的太阳。（[法]雨果：《笑面人》下册第300页）

我们时代的一些艺术家，正视了他们的周围以后，热衷于描绘痛苦，贫贱和拉撒路①的粪堆。这些也许属于艺术和哲学的范畴；可是，把贫困描绘得如此丑恶，如此可鄙，有时如此邪恶和如此罪恶累累，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吗？而且效果是不是象他们所期望的一样有益呢？我们不敢妄加断语。有人也许会对我们说，只要指出在"富有"这层脆弱的土地下面是个深渊，就会使为富不仁者恐惧，正如在扮鬼跳舞②的时代，人们给这样的财主指出敞开的墓穴，死神随时准备把他抱

①拉撒路：拉撒路是一个生疮的乞丐，他病卧在财主的门口，死后由天使领入天堂，事见《新约·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②扮鬼跳舞：在中世纪，人们戴着雕刻的或绘画的面具，扮作各种年龄和身份的鬼，在死神带领下跳舞，隐喻人不免一死。

在自己污秽不堪的怀抱里一样。如今，我们给他指出盗贼在撬他家的门，谋杀者正在窥伺他睡着没有。我们承认不太明白怎么给他写出穷人是个苦役监逃犯和夜间的盗贼，就会使他对自己所蔑视的人性产生好感，就会使他关心他所畏惧的穷人的痛苦。在霍尔拜因③和他的前人的画中，可怕的死神咬牙切齿，拉着提琴；他这个模样，并不能使恶人改邪归正，使受苦受难的人得到安慰。我们的文学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不是有点儿像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一样吗？（[法]乔治·桑：《魔沼》《法国中篇小说选》上册第353页）

在第三共和治下，写作变成了一种神经病，尤其是一种满足虚荣的懒惰，——在所有的工作中，文人的工作最难检讨，所以最容易哄骗人。他们对于自己伟大的劳作只说几句很谨慎但是很庄严的话。似乎他们深知使命重大，颇有不胜艰巨之慨。（[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二册第400页）

诗人原是自由自在的风流客/酒神门下谁也不及他癫狂/虽然人生的忧患他尝遍/他的心可从未在命运手里受过伤/他只有一个愿望——永远快乐无忧/他什么也不需要——只不过爱喝烧酒/他什么也不怨恨——除了悲哀颓唐/这样缪斯就替他写下诗行/让他当众歌唱。（[英]彭斯：《爱情与自由：大合唱》《彭斯诗选》第204页）

那些在想象中产生，在想象中显得如此美妙可爱，而且其价值超过人们认为最贵重的任何物品的思想，一接触到实际，就暴露出来，遭到粉碎和消灭。一个理想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一种与他精细入微的才质几乎水头不相容的坚强性格；当世人抱着怀疑态度极端不相信他，对他进行攻击时，他必须坚定自己的信念；他必须挺身而起对抗整个人类，在自己的天才和这种天才所针对的目标方面，做自己的唯一信

③ 霍尔拜因（1497—1543），德国画家，善画肖像，代表作有《基督之死》、《写作中的埃拉斯姆斯》等。

徒。（[美]霍桑：《美的艺术家》《霍桑短篇小说集》第292页）

哎，无论在诗篇或是在任何其他材料方面，一个艺术家都不会因为内心享受到美而感到满足，他一定要去追逐在他那超凡的领域边缘之外的稍瞬即逝的奥秘，用具有物质外形的手一把抓住它，而结果却把它那纤弱的实体化为齑粉。（[美]霍桑：《美的艺术家》《霍桑短篇小说集》第296页）

当艺术家升到一个足以抓到美的高度时，他用来使凡人的知觉能感受到美的那个象征，在他眼里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因而他的精神才能在现实的乐趣中保持镇静自如。（[美]霍桑：《美的艺术家》《霍桑短篇小说》第316页）

不要得罪活着的诗人/他们有武器和烈火/比天神的闪电还凶猛/天神闪电本是诗人的创作。（[德]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神话》《海涅选集·诗歌卷》第620页）

“的确，春天不能很好地工作，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你会敏感冲动起来。只有傻瓜才相信，搞创作的人应该敏感冲动。任何一个坦直的真正艺术家，都会对这种天真的错误想法感到好笑，——也许笑得有些凄惨，但毕竟是在笑。作家不应该把自己要说的话当做最重要的东西，重要的只是那本身并没有任何感觉的素材，而作家是在游戏的冷静和超然的心情下用素材构成美的形象。如果你对你所要说的过分关心，对它寄予过多的热情，你肯定要彻底失败。你会变得忧郁，你会变得伤感，你写出的作品就必然沉闷、拙直、松散、陈腐，既无幽默，又无趣味。结果呢，读者将对你的作品表示冷淡，而你自己只有失望和惆怅……是这样的，丽莎维塔：感情，那热烈诚挚的感情始终是平凡无价值的；只有我们艺术家反常的神经系统所感受的刺激和

冷冰冰的喜悦，才算得上是艺术。作家必须有些超乎人情和不通人情，对人情保持一种疏远和淡漠的态度，才可能、也才会被吸引去表现它，戏弄它，成功而富有风趣地把它描绘出来。风格、形式和表达方面的才能，首先就要求冷静和挑剔的态度，也就是某种人情上的贫乏和空虚。健康而强烈的感情，素来就没有什么审美能力。只要艺术家成为一个人，开始敏感冲动起来，那他就不是艺术家了。这点阿德尔伯特是知道的，所以他才上咖啡馆，到那远离人世的地方去了，是的！”

（[德]托马斯·曼：《托尼奥·克勒格尔》《托马斯·曼中短篇小说集》第94页）

“我就要说到我的主题上了，丽莎维塔。听着：我爱生活，——这是我的自白。请你接受它，并且为我保藏起来，——我从来还没有向别人承认过这点。有人说，甚至还写成文章发表，说我对生活憎恨，恐惧、鄙视或者厌恶。我曾喜欢听人们这样说，还感到得意；尽管如此，这话还是说得不对。我爱生活……你笑了，丽莎维塔，而且我知道你在笑什么。不过，我恳求你别把我这番话当做文学。请你不要联想到凯撒·波尔儿亚或者任何一种把他捧出来的糊涂哲学！我才不把波尔儿亚放在心上，一点也不稀罕他呢；我也永远不会明白，怎么能把怪异和邪恶当做理想。不，‘生活，作为精神和艺术的永恒的对立面，不是以鲜血染成的伟大或者粗犷的美丽所构成的幻象，也不是以一种不平常的现象出现在我们这些不平常的人面前；相反地，那正常、规矩、亲切的，才是我们所渴望的境界，而这也正是那平凡得诱惑人的生活！象这样的人，亲爱的，算不上是个艺术家：如果他在内心深处，最热衷于那雅致、怪异和邪恶的，从来不向往那无辜、平凡和生气勃勃的事物，不渴望一点友谊、倾慕、亲密和普通人的幸福——啊，那隐藏的、折磨人的渴望，丽莎维塔，那对平凡的事物所引起的快乐的渴望……！”（[德]托马斯·曼：《托尼奥·克勒格尔》《托马斯·曼中短篇小说集》第101页）

每一个诗人都要同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前进/谁若丢掉了人民的旗帜/就要受到咒骂、受到唾弃/骂他是贪生怕死的懦夫/是一只懒虫，毫无出息/人民在斗争，受累，流汗/他却在树荫下面休息。（[匈]裴多菲：《致十九世纪的诗人》《裴多菲诗选》上第88页）

你们应该懂得：诗人是什么/你们对他进行残酷无情的折磨/你们应该懂得：每一个诗人/都是上帝这株大树的一片绿叶/恶棍们哟！上帝以最大的爱/把诗人送到这恐怖的世界/让他用自己的手写下真理/写下人类历史永恒的一页。（[匈]裴多菲：《致匈牙利的政治家们》《裴多菲诗选》上第124页）

诗人无论怎样幸福，总不能象云雀那样放怀一切地、一心不乱地、忘却前后地高歌自己的欢乐。西洋的诗自不必说，中国的诗中也常常有万斛愁字样。因为是诗人，所以愁有千斛；倘是平常人，也许不过一合。这样看来，大概诗人比平常人劳苦，诗人的神经比凡骨锐敏一倍以上。诗人固然有超俗的欢喜，但是也有无限的悲哀。这样看来，做诗人这件事也是要考虑的。（[日]夏目漱石：《旅宿》《夏目漱石选集》第二卷第116页）

可怕的东西，如果只看这可怕的东西本身的姿态，也能成为诗。悽惨的事情，如果离开自己，只当作单独的悽惨事情，也能成为画。失恋可作艺术作品题目，也完全如此。忘却失恋的苦痛，单单使那优雅之处，含有同情之处，充满忧愁之处，甚至于流露失恋的苦痛之处浮现在眼前，才能成为文学美术的材料。世间有制造莫须有的失恋，自寻烦恼，而贪其愉快的人。俗人评之愚、评为癫狂。然而自己描出不幸的轮廓而乐于起卧其中，和自己刻画出乌有的山以乐壶中天地，在获得艺术的立脚地的一点上，可说是完全相等。在这点上说来，世间许多艺术家（俗人则我不知）比俗人还愚，比俗人癫狂。我们穿着草鞋旅行的时候，一天到晚愤愤不平地诉苦：过后向人叙述游

历经过的时候，一点没有水平的样子。有趣的事情是愉快的事情自不必说，即使是从前愤愤不平的事情，现在也谈得眉飞色舞，得意洋洋。这并不是有心自欺欺人，只因旅行的时候是俗人的心情，而叙述游历经过的时候已经是诗人的态度，因而发生这样的矛盾。如此看来，从四角的世界中去掉名为常识的一角而往往三角里的，便是所谓艺术家吧！

因此之故，无论自然，无论人事，在俗众辟易难进的地方，艺术家能发现无数的琳琅，获得天上的宝璐，俗名为美化。其实并非甚么美化。绚烂的光彩，从古以来便赫然存于现象世界。只因——翳在眼，空花乱坠，只因俗累羁绊，牢不可破，只因荣辱得失，切身难忘，所以达纳在描绘火车之前不解火车之美，应举在描写幽灵之前不知幽灵之美。（[日]夏目漱石：《旅宿》 《夏目漱石选集》第二卷第135页）

因为是画家，所以读小说没有从头读到尾的必要。随便什么地方，读起来都有趣味。和你谈话也有趣味。在这里耽搁期间，我想每天和你谈话呢。爱上了你也好。那样就更有趣了，然而无论怎样爱，没有和你做夫妻的必要。爱上了必须做夫妻，就好比读小说必须从头读到尾一样。

“这样说来，搞不近人情的恋爱的是画家。”

“不是不近人情的恋爱，是非人情的恋爱。读小说也是非人情的，所以情节怎么样，都不计较。就象抽签似地把书翻开，翻到甚么地方就漫然地读下去，很有趣味。（[日]夏目漱石：《旅宿》 《夏目漱石选集》第二卷第188页）

我能够对着画架，拿着调色板而作画，然而不能成为画家。只有象现在这样来到这不知名的山村，把五尺瘦躯埋在迟迟欲暮的春色中，才能具有真艺术家的态度。一度进入这境界，美的天下就归我所有。

即使不染尺素，不涂寸绢，我却是第一流的大画家。虽然在技术

上不及米开朗基罗，在工巧上不及拉斐尔，但在艺术家的人格上，能与古今大家并驾齐驱，毫不逊色。我自从到这温泉场以来，一幅画也不曾画过。我这只画箱竟是全无必要地背着的。也许有人嗤笑：这也算得画家么？不管怎样嗤笑，现在的我是真正的画家，是优越的画家。能够达到这境地的人不一定能作名画；然而能作名画的人，非懂得这境地不可。（[日]夏目漱石：《旅宿》 《夏目漱石选集》第二卷第212页）

艺术家是自然的情人，所以他是自然的奴隶，也是自然的主人。（[印]泰戈尔：《飞鸟集》第18页第85条）

（11）辉煌瞬间的热情创造

——关于美术

宝钗道："我有一句公道话，你们听听：藕丫头虽会画，不过是几笔写意；如今画这园子，非离了肚子里有些丘壑的，如何成画？这园子却是象画儿一般，山石树木，楼阁房屋，远近疏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这样。你若照样儿住纸上一画，是必不能讨好的。这要看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藏该减的要藏要减，该露的要露，这一起了稿子，再端详斟酌，方成一篇图。第二件；这些楼台房舍，是必要界划的。一点儿不留神，栏杆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门窗也倒竖过来，阶砌也离了缝，甚至桌子挤到墙里头去，花盆放在帘子上来，岂不倒成了一张笑话儿了！第三：要安插人物，也要有疏密，有高低。衣褶裙带，指手足步，最是要紧；一笔不细，不是肿了手，就是瘸了脚，——染脸撒发，倒是小事。……（曹雪芹：《红楼梦》二册第517页）

书籍的插画，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种宣传画。（鲁迅：《南腔北调集·“连环图画”辩护》《鲁迅全集》第四卷第446页）

的确，谁能够把这样残忍的暴露当做风花雪月的鉴赏呢？没有人！谁都不能把这样的画报当做一幅裸体画的美术品的展览。当然，这不是一幅好看的画呀。而且，简直是张战报呢。一张被压迫民族——殖民地——无产阶级的开始斗争的战报。因为，那画报里面所包含的严重的伟大的问题，只有用鲜红的血来解决。被压迫民族是不能够从和平里得到解放的，在和平的圈内挣扎，只是加重了压迫的桎梏。面包不是由别人施与的，这是应该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去获得。所以这一张画报成为一粒火种了，深深的落在每一个看报市民的心中。

（胡也频：《光明在我们的前面》《胡也频选集》下册第849页）

“这就是我说的经验！不是发明，是摹仿！我记得在学校讲南北宋时，××先生总欢喜称引旧话，以为画鬼容易，画人难。画奇禽异兽容易，画哈巴狗和毛毛虫难。写天宫梦境容易，写日常事物困难。人人都说××先生是当代论画权威，都及相信他的意见。若带他来这地方逛一年，他的讲义可就得完全重写。因为他会觉得所见到的事事物物，都完全不能和画论相合。若写实，反而都成了梦境，更可知道任何色彩的表现都有个限度。而限度还异常狭小，山水中的水墨画，且比颜色反而更容易表现某种超真实的真实印象。当年顾陆王吴号称大手笔，对于墨色的使用，一定即比颜色更多理解，从他们的遗迹上即可见出。都明白色彩的重要，象是不敢和自然争胜，却将色彩节约到吝啬程度，到重要处才使用那么一点儿，顾吴人物的脸颊衣彩那点儿淡赭浅绛，即足证明对于彩色虽不能争胜，还可出奇。以少许颜色点染，即可取得应有效果。我知道摹仿自然已无可望，因此试学吴生画衣缘方法涂抹一线浅红，居然捉住了它……”（沈从文：《虹桥》

《沈从文文集》第七卷第231页）

那幅画上画着刚从十字架上卸下来的基督。我觉得，画家们平常画钉在十字架上或从十字架上卸下的基督的时候，总是把他的脸部画得特别美；甚至在他受着剧烈苦痛的时候，画家们也还竭力保持着这种美。但是在罗果静的画里，根本没有美可言；那完全是一个人的尸骸，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就忍受着无穷的痛苦，创伤，凌辱，守卒和人们的殴打，当他自己背着十字架，由于十字架太重而跌倒以后，还继续受了六小时十字架的痛苦（根据我们计算，至少有这些时间）。固然，这是一个刚从十字架上卸下来的人的脸庞，那就是说，在脸庞上还保存着很多活气和温暖。死者身上还一点也没有变硬，因此脸上还露出痛苦的神情，似乎现在还感到痛苦（画家对这一点画得很好）；不过，这脸画得一点也不留情面；它表现得十分逼真。一个人的尸骸，无论他是什么人，在受过这种痛苦以后，总应该是如此的。我知道，基督教会在最初数世纪内就确定基督所受的不是形象上的，而是实际上的苦痛，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完全服从自然的法则。在这幅画上，基督的脸庞受到凶猛的殴打，显得浮肿，带有可怕的、浮肿的、血污的伤痕，眼睛张着，眼珠发歪；巨大的、张开的眼白，闪耀着一种死沉沉的、玻璃般的光彩。奇怪的是，当你望着这个受难者的死尸时，会产生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如果基督的所有弟子们，他的未来的主要使徒们，以及跟他走来并站在十字架旁边的妇女们，一切信仰他崇拜他的人们看见了这样的死尸（他一定应该是这样的），那末，他们望着这个尸骸，怎么会相信这位受难者会复活呢？到了这里，不由得会产生一个概念，那就是：假使死是这样可怕，自然法则是这样有力，怎样才能克服他们呢？基督在生前战胜过自然，使自然服从他，当他呼喊“姑娘，立起来吧！”的时候，那姑娘就立了起来；当他呼喊“拉萨罗斯，出来！”那死人就走出来了；而现在连他都已不能战胜自然规律，这些规律又怎样去克服呢？在看这幅画的时候，人对自然就产生一种错误，觉得它好象一个巨大的、残忍的、不出声的

野兽，或者说得正确些，说得更正确些，虽然有点奇怪，它好象一台最新型的巨大机器，它没有意义地、漠不关心地、毫无怜悯地抓住一个伟大的、珍贵的生物，把他揉得粉碎，吞了下去，——这个生物本身的价值就抵得住整个自然，一切自然法则和所有的土地，也许地球就只是为了这个生物出生而创造的呀！这幅画所表现的就是这种黑暗的、傲慢的、无意义的、永恒的、一切东西都要服从它的力量的观念。这观念自然而然地传达到你们的心中。围在死人身边的人们（在图画中一个也没有画出），在一下子将他们的一切希望和信仰打得粉碎的这一天晚上，应该感到多么苦闷和慌乱呀。他们每个人虽然怀着一个永远不能放弃的伟大思想，但是，当时他们一定在极度惊慌中散开。如果这位老师能够在被处死刑之前看到自己的形象，他自己会那样从容升上十字架，象现在那样就死么？当你看这幅画的时候，自然而然也会产生这个问题。（[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第505——506页）

毕卡索的油画却是一个蕴藏着那么丰富的思想和感情的世界，因而它们能引起人们的喜悦或真正的憎恨；而抽象派画家的油画却始终是布匹或糊墙纸的一部分。一个女人可以戴一方印着绝对抽象派的装饰图案的头巾，这方头巾可以是漂亮的或不漂亮的，可以和这个女人相称或不相称，但是它不能使任何人想到大自然、人、生活。（[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二部第77页）

也许正因为这样才难画——画得象他，这可以保证。但问题不在于象不象。某些相当有名气的画家笔下的肖像画，有时叫人看了感到惊奇：胡髭注意到了，勋章的位置也都对，甚至画得也象，可是，既看不到绘画艺术，也看不见人——只是一张并不高明的静物写生而已……我觉得，画人的面部应该把它同整个人联系起来，考虑到服装、底色、明暗。我们常以某人为例，说：人不可凭相貌，说他的为人不象他的外貌。这是由于他不象冷眼看去时那个样子，内在联系还是有

的，只是它不总是那么容易被发现而已。一般表现所谓“表情”，这很危险，因为它是浮浅的、暂时的。这时就看不见他的风貌了。这对摄影师有用，对画家却不然。顺便说一句，我们翻开《星火》杂志，常常很难区别是肖像画的复制品，还是彩色照片。可是，谁也不会把伦勃朗的肖像画当作照片。（[苏]爱伦堡：《解冻》第225页）

一位大画家有一次曾对我说：“毕卡索是个天才，但是他不爱生活，然而绘画却是肯定生活的。”这是真实的，而且也象毕卡索极其热爱人、大自然、艺术和生活，也象他那永不消失的少年人的好奇心一样真实；他的许多油画不仅表现了生活的美，同时也表现了它那可以感触得到的温暖、风格和气味。评述毕卡索的人们指出，他渴望解剖有形的世界，剥下它的皮，掏出它的五脏六腑，既要分割大自然、肢解道德，还要破坏一切现存事物；有些人在其中看到了他的力量、革命性，也有些人惋惜地或愤慨地说他有一种“破坏精神”。（四十年代末，当我读到我们一些批评家的评论毕卡索的文章时，我曾为他们的判决——自然，这并非出于他们的本意——竟同丘吉尔和杜鲁门的口吻不谋而合而大为惊奇，这二人一个是业余美术家，一个是业余音乐家，曾大骂毕卡索是暴徒。）我在生活中曾不止一次感受到毕卡索的破坏的力量，在若干时期中，我的这种感受还非常强烈，它曾使我喜悦，它曾给我鼓舞。但它是我的生平中的一个事实，而不是毕卡索的。（现在我觉得毕卡索的某些油画是难以忍受的，我不理解他何以竟能憎恶一个漂亮的女人的面孔。）把一个满怀建设热望的人，一位从未间断地从事了六十年以上的建设而且至今犹在建设的艺术家，一位宁愿舍弃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要轻松得多的无政府主义、漠不关心或怀疑姿态而去参加共产党的艺术家称为一个破坏者，它是否公正呢？可以说毕卡索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是活跃的，他被形形色色的“鉴识家”在审美上的无知激怒了，他宁肯选择孤独而摒弃各种会议，这也是真实的。但是与此同时却又怎能忘却他在西班牙战争时期的热情、他的鸽子、他的参加保卫和平运动、党证、标语、为《人道报》

作的宣传画以及其他的许多事情呢？（[苏]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一部第293页）

画家不应该画他所不想画的东西。（[苏]巴鲁兹金：《自然而然》第249页）

色彩要鲜明，但不要胡乱堆砌，即使是描绘市场的画也不允许这样。（[苏]巴鲁兹金：《自然而然》第250页）

难道印象派没有促进绘画的发展和革新？难道他们没有揭示某些规律和创作某些根本不同于前人的作品吗？他们开始以新的观点看待世界，证实了概括和反对的可能性。（[苏]巴鲁兹金：《自然而然》第250页）

色彩构图是每一幅成功的油画所必备的条件。（[苏]巴鲁兹金：《自然而然》第250页）

库英治和勒里希是伟大的善于掌握色彩的画家。因为他们的色彩，就象音乐短句一样，往往能影响人的心理，使人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情绪。（[苏]巴鲁兹金：《自然而然》第250页）

他一有空就画。使他感到惊奇的是，在被画的人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下画出来的画，常常显得比较生动。而一旦有哪个战士应他的请求，坐下来让他画像，那种拘谨和不自然的表情往往使他吃惊。所有合家欢照片彼此极为相似，或许就因为有一种内在的呆滞和什么“程式”，而这种“程式”往往会扼杀生气并把艺术活动变成一种枯燥无味的义务。（[苏]巴鲁兹金：《自然而然》第251页）

他有时发现，当他把自己作为一个人“排开”，只剩下构思和想

像中的模特儿以及画笔——狂热挥动着的画笔——时，即使是随随便便地画，结果都画得不错。当他孜孜不倦地努力细心描绘时，虽然一切都画对了，但却没有生气。（[苏]巴鲁兹金：《自然而然》第522页）

美术学院、专科学校、画室——这些场所的产生都是自然而然的，都有一定作用。但是，要不是卫国战争，我就不会成为一名画家。（[苏]巴鲁兹金：《自然而然》第252页）

……卡扎柯夫说。“我曾经和一个法国人激烈地争论过。他大概是这样说的：你们苏联的绘画太糟糕了，完全是自然主义派。你们不去寻求新的道路，而只是因循守旧。反映现实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接近现实的路，这条路导致自然主义，使绘画变成摄影。另一条则是远离现实的路，这是一条可以无限地发挥创造力的道路，在这条路上艺术家不受任何约束，他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122页）

“那么您认为在这幅画像里有思想内容吗？一个年轻的画家问。

“当然有，”戈尔巴乔夫谈得很起劲，“关于这一点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它的思想内容在于：这是我们的工人、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资本家那里是没有这样的工人的。他是我们制度下的产物，是革命的产物。他是我们制度下的基础，我们的成就的创造者，同时又是十月革命成果的保卫者。”

“这是什么意思呢？”年轻的画家继续提问。“意思是说，只要画笔一抹，就一定要有思想内容吗？照您看来，没有思想内容就没有艺术创作？”

“难道您不这样认为吗？”戈尔巴乔夫感兴趣地问。

“我？我不这样认为。艺术应该满足精神上的享受，达到休息的目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劲儿地教育，紧张得叫人喘不过气来。”

戈尔巴乔夫思索起来。

“请听我说”，他说，“假定说，您读《好兵帅克》这本书的时候，是不是休息？”

“当然。”

“那么这本作品有思想内容没有呢？”

“思想内容？可能是有的，当然……有反对战争，反对奥匈帝国制度的思想，有关于人民智慧、民族解放的思想。但是它们不是明摆在面上的。”

“对了！”戈尔巴乔夫说。“你看，问题就在这里——思想内容是有的，但不是明摆在面上。有思想内容，但是读它的时候同样可以得到精神上的享受，达到休息的目的。这就是说，不是思想内容妨碍了精神上获得某种享受，而是不善于描写，不善于使思想内容在你面前不至于成为一个赤裸裸的可怕的骷髅。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好几个人说。

“您当然记得很多旧俄时代画家的风景画。”戈尔巴乔夫接着说，“它们有思想内容还是没有思想内容呢？”

“有思想内容！”许多人说。

“照我看来，也是有的。”戈尔巴乔夫肯定地说。“画家以表现莫斯科近郊风景的安详的美和歌颂俄罗斯大自然来激起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感是对祖国，对这个伟大雄伟、美好无比的祖国的热爱。可以大声疾呼：‘热爱祖国吧！’但是也可以把祖国表现得使你用不着喊叫也会热爱它。难道这不是思想内容，不是崇高的思想内容吗？你们看，这里，”戈尔巴乔夫指着一幅大画说，“画的是一幢七层大楼的建筑工地。这里有起重机、砖头、木材、以及穿着工作服带着头巾的姑娘们。有高空的感觉，有风的感觉。一切都合乎常情。阳光灿烂、天气晴朗。这幅画，照你们看来，有思想性吗？”没有人回答。“而照我看来——请原谅，可能作者就在这儿，——这是一幅没有思想性的画。没有思想性的意思是说，这幅画里总的来说没有任何思想内容。有着一个善良的愿望，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一张五彩照片，如此而

已。可是当我看着这个轧钢工人的画像时，我为我所从属的党养育出了这样的人而自豪，我感到骄傲和幸福，因为我生活在他们中间，我深信，这样的人是能建成共产主义的。渴望生活，也渴望成为这样的人——这难道不是思想内容吗？”（[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第274页）

“人类最可怕的疾病就是战争”。米佳说这几个字的时候，还很平静。“据历史记载。战争连绵不断。这是为什么？据说，战争不是由人们，由普通老百姓发动的，而是由各种异想天开的丑恶思想发动的，总是迫使人们相信这些思想。显然，情况的确如此。但任何狂妄的思想，如果没有实现它的人，它永远不会成为一种力量，也不会是危险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制止产生可怕思想的危险过程，那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迫使人类看到自己行为的后果。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写书吗？在书里叙述我们的全部历史，更确切地说，人类的整个历史吗？也许，这是可能的，总有一天，有人会动手写的，但是书终究是书，它不能提供震撼我们心灵的直觉形象。音乐吗？不过它也有其本身的局限性。雕塑吗？这方面也有个任何雕塑家都无法逾越的极限。只剩下一个方面，——那就是绘画，一幅画上既能有广度，又能有深度，主要的是，它能造成一种印象：这就是历史，那恐怖的、非正义的、丑恶的历史一下子全部呈现在你的眼前，并且迫使你作出选择：或者继续创造灾难，或者和平地生活，把大地打扮得更美丽。问题还在于，人的记忆并非是不间断的，而是如同上升的阶梯，分成垂直面和平面；每代人的苦难都随着这一代人的逝去而消失，而下一代人又不得不从头再经受一遍，因为，无论老一代人把战争讲得多么可怕，但是老年人的感受对年青人来说总是抽象的，连我也不例外，不——不！”米佳打断话头，高喊了一声。“这样感受的确是抽象的，这是一些只能从理智上，而不能从感情上接受的东西，因此它就不可能，也不会成为一种制约力，在关键时刻，迫使人们对自己说：‘住手！不能这样干！绝不许仅仅由于你的同伙中有人觉得，你在地

球上住得太挤和不舒服就去屠杀别人。'正是你感到了太挤和不舒服，而不是他，因为不存在这种情况，你本人永远也不会拿起武器来。阿妮娅，我们需要这样的画，站在它的前面，每个人都会头脑清醒，认真思考问题。我并不是第一个想到这点。不管怎样，我认为，我不是第一个。这样想的人很多，甚至也曾有人试图创作一些什么，例如，一堆骷髅头；或者还有，一个叠一个的装着死人的棺材……但是我不想只表现局部，而要加以概括，他不想只表现个别的不幸，而要反映全部灾难发展过程的断面：有骷髅头，也有装死人的棺材，也有如同幽灵一般在这一切之上翱翔的（对每个时代来说都有其独特的内容！）、罪恶的、但却披上了高尚外衣的思想；也有武器——从石斧、箭筒和箭，直到广岛上空凶恶的原子蘑菇云；也有那数不清的苦难，这种人类的苦难是无法衡量的，不过，只要它存在，那就总有东西可以衡量它。一位过去的军人有一次对我说，我的这全部想法都是呓语，瞎说，蠢话，他又说，灾难是不能消灭的，而且任何艺术作品也无力改变人类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苏]阿·阿纳尼耶夫：《没有战争的年代》第一部第232页）

犹太人踏进宝殿，立刻认出四幅最精彩的画直奔过去，……。四幅画中第一幅是赛白斯蒂安·但尔·毕翁菩的，第二幅是弗拉·巴多洛美奥的，第三幅是霍培玛的风景，第四幅是亚尔倍·丢勒的女像，简直是四宝！在绘画史上，赛白斯蒂安是集三大画派的精萃于一身的人。他原来是佛尼市画家，到罗马去在米开朗琪罗的指导之下学拉斐尔的风格。弥盖朗琪罗有心训练自己的大弟子，用拉斐尔的方法去攻倒拉斐尔。因此，赛白斯蒂安虽是懒散的天才，但在为数有限而相传稿本出于弥盖朗琪罗手笔的画上，的确把佛尼市派的色彩，翡冷翠派的布局，与拉斐尔的风格融为一炉。这种兼有三家之长的艺术，其完美的程度可以从巴黎美术馆藏的庞第奈里肖像上看到，它可以毫无愧色地比之于铁相的拿着手套的人，拉斐尔的那幅兼有科累佐之妙的老人像，雷沃那·特·文琪的查理八世像。这四幅都有一样的光彩与色

泽，异曲同工，价值相等。人类的艺术可以说是至此而极。它还胜过自然，因为自然界的美不过是昙花一现。邦斯藏的赛白斯蒂安，是画在石版上的玛德派教徒的祈祷，其鲜艳、工整、沉著，还有过于庞第奈里肖像。巴多洛美奥的圣家庭，可能有好多鉴赏家认作拉斐尔。霍培玛的风景在标卖时可以值到六万法郎。丢勒的女像，很像有名的纽伦堡的霍邱肖像。（[法]巴尔扎克：《邦斯舅舅》上册第248页）

“新生的法兰西人民”，他说，“一定要丢掉所有遗传下来的奴性：坏风格，坏形式，坏画，瓦都、布塞、弗拉高那尔为暴君画画，也为奴隶画画。他们的作品，看上去没有优美的风格或者纯正的线条的感觉，找不到一点自然，也找不到一点真理。都是些假面具，玩偶，无聊的玩意儿，可笑的模仿。后代的人会瞧不起他们的那些儿戏的作品。一百年以后，瓦都的全部作品都会给扔在顶楼里，没人注意，听凭它们烂掉。一八九三年，学画画的的学生会在布塞的油画上乱涂乱抹，当作习作。大卫已经开辟了一条道路。他接近了古代的风格，不过还没有达到真正简单，真正宏大和真正朴素的境界。我们的艺术家还得向赫鸠蔓尼恩的柱头装饰，罗马的浅浮雕，伊特鲁立亚的花瓶学习许多奥妙的技巧。”（[法]法朗士：《诸神渴了》第29页）

画家若想画一匹骨肉匀停的骏马/使它比起真的活马来还要增身价/那他的手笔，得比天工还精巧伟大/使笔下的死马，远超过自然的活马。（[英]莎士比亚：《维纳斯与阿都尼》《莎士比亚全集》第十一卷第17页）

一个优秀画家的笔下要抓住两个要点，一个是人，另一个则是这个人的内在心灵。而印象派却着眼于别的问题，他们笔下的人物十分精彩，可却同十八世纪英国肖像画家一样，几乎很少在人物的内在心灵方面下功夫。（[英]毛姆：《人性的枷锁》第371页）

世俗所称为画者，只不过是眼前人事风光的原有姿态，或者是这姿态漉过我的审美之眼而被移写于画绢上的东西。人们以为花只要象花，水只要象水，人物只要象人物地表现，画的能事就完毕了。然而倘能由此更进一步，就可在我所看到的物象上添加我所感到的情趣而在画布上淋漓生动地描写。把某种特殊的感兴寄托在自已所捉住的森罗现象中，便是这种艺术家的意图。所以他们认为倘不把自己对物象的观感明了地发挥在笔端，不能称为作画。我自己对某种事物作某种看法，有某种感想，这种看法和感想都不依附在前人的篱下，都不受古来传说的支配，而能表现最正确最美丽的观感——若非这样的作品，不敢称为我自己的创作。

这两种制作家，也许有主客深浅之区别；但在有待于明了的外界刺激始能下手的一点上，双方是共通的。然而现在我所想画的题目，并不那么分明。我是鼓舞所有的一切感觉而在心外觅得这画题的，所以形状的或方或圆和色彩的或红或绿自不必说，就是阴影的浓浅和线条的粗细，也难于看出。我的感觉不是从外来的；即使是从外来的，也不是存在于我视界中的一定的景物，所以不能明白地指出原由来告诉人。我所感到的只是一种心情。怎样表现这种心情，才能成为一幅画？不，借何种具体事物来表现这心情，庶几能够获得观者的首肯？这是问题。

普通的画，虽然没有情感，只要有物象，就成功了。第二种画，只要物象和感情并存，就成功了。至于第三种画，因为存在的只有心情，所以必须选择切合于这心情的对象。然而这对象不容易找到的。即使找到了，也不容易构成画的。即使构成了，说不定和存在于自然界的景物完全异趣。因此普通人看了，不能承认它是一幅画。即使作这幅画的本人，也不承认它是自然界的局部的再现，只要能够传达几分当时的心情，表现几分恼况的生趣，就认为大成功了。从古以来，有没有在这困难事业上收获全功的画家，不得而知。倘要指出能在某种程度上染指此流派的作风，其惟文与可的画竹吧。其次，是云谷门下的山水。等而下之，还有大雅堂的风景，芜村的人物。至于泰西的画

家，大都着眼于具象世界，大多数人不能倾倒于神往的气韵，因此有几人能在此种笔墨上传达神韵，不得而知。

可惜雪舟，芜村等所努力表出的一种气韵，过于单纯，又过于缺乏变化。就笔力而言，此等大家确是高不可及！然而我现在所欲画出的心情，却比他们的稍稍复杂。正因为复杂，故难将此心情收在一幅画中。我两手不再支颐，两臂相抱伏在桌上，仔细思索，还是想不出来。必须在形状、色彩、明暗布置成就的时候好象自己的心忽然认识了自己，不禁叫出“唉，原来在此！”好比寻久别的亲生子，跑遍了六十余州而空手还乡！正在寤寐不忘之间，忽然有一天在十字街头偶然碰见，在迅雷不及掩耳的瞬间叫道：“啊，原来在此！——必须这样才行。这是难能的。但能如此，别人看了无论怎样说，都不在乎。即使被骂为不是画，也不怨恨。但求色彩配合能代表此心情之一部份，线条构成能传达此心情之若干分，全体布局能在某程度内显示此种风韵，那么形状所表出的是牛也好，是马也好甚至非牛非马也好，甚么都好，甚么都好，然而画不出来。我把写生册放在桌上，两眼盯着它，仔细考虑，然而一无所得。

我放下铅笔想到，要把这样抽象的情趣描成绘画，到底是错误的。人究竟不是相差很多的，故在多数人之中，一定也有人怀着和我同样的感兴，而设法用某种手段来把这感兴永久化。既然有人设法，那么这手段是甚么呢？

忽然“音乐”两个字赫然映入我的眼中。对啊，音乐正是在这种时候为这种必要所逼迫而产生的自然之声。音乐是应该学，应该听的，现在我才注意到；但不幸得很，我在这方面完全是外行。

其次，我踏进第三个领域去看；把它写成诗行不行呢？记得有一个叫做莱辛的人，他认为，以时间经过为条件而发生的事件，是诗的领域；他认为诗和画根本两样而不相一致。这样看来，现在我所企图发表的境界，到底是诗所不能表现的。在我感到欢喜时的心理状态中，也许含有时间经过；然而没有可以随着时间经过而次第展开的事件内容。我并不是为了甲去乙来、乙灭丙生而感到欢喜。我从当初就是窈

然地把握了同一瞬间的情趣而感到欢喜的。既然是把握同一瞬间的，那么翻译为普通言语的时候，就没有在时间安排材料的必要，还是只要同绘画一样在空间中配置景物就好，问题只在于把怎样的情景取入诗中而写出这廓然无所依附的情况！既经把握了这一点，即使不依照莱辛的说法，也可以成为一首诗。荷马怎么样，味吉尔怎么样，都可以不管。我想：如果诗是适宜于表现一种心境的，那么即使不借助于受时间限制而顺次进展的事件，只要单纯地具备空间的绘画的要点，这心境也可以用言语来写出。（[日]夏目漱石：《旅宿》《夏目漱石选集》第二卷第164页）

且不说古代希腊的雕刻。我每次看到现代法国画家相依为命的裸体画，觉得显然有过分尽情写出露骨的肉体美的痕迹，因而缺乏气韵，——我一直认为这是一大憾事。然而每次看到的时候，只是笼统地评定它是下品；为什么是下品，却不知道。因为不得解答，——直烦闷到今天。若把肉体遮蔽，美就隐没了。如不遮蔽，就变成卑下。现今所谓裸体画，只是在不遮蔽的卑下这一点上用功夫。仅把剥脱衣裳的姿态照样画出，他们似乎还不满足，更要变本加厉非把裸体拿到衣冠世界来不可。他们忘记了穿衣裳是人之常态，而把一切权能归于裸体。做到十分已经够了，他们一定要做到十二分，十五分，以至无穷，一味强烈地描出裸体之感。技巧达到极端的时候，强迫观者看，观看就鄙视。美的东西，倘使过分苦心苦思地力求其美，这美的东西往往反而减色。有一句处世格言“满招损”，就是这个意思。

无心的稚气表示余裕。余裕在画中、在诗中、以及在文章中都是必要条件。现代艺术的一大弊害，是“文明潮流”无理地驱使艺术之士，使他们到处作卑鄙龌龊的表现。裸体画正是一个好例。都会里有一种女子叫做艺妓，是以卖色媚人为业的。她们接见嫖客的时候，除了注意自己的姿色怎样映入对方的眼里以外，不能发挥任何表情。年年开幕的沙龙的目录中，充满着类似这种艺妓的裸体美人。这些裸体美人不但一秒钟也不能忘记自己的裸体，并且全身筋肉使足劲头，拚

命想把自己的裸体给观者看。 （[日]夏目濑石：《旅宿》 《夏目濑石选集》第二卷第175页）

我一向认为空气、物象、色彩的关系，是宇宙间最有兴味的研究之一。究竟是以色彩为主而表出空气，还是以物象为主而描出空气，还是以空气为主而在其中作出色彩和物象呢？观感略有不同，画的情调亦异。这情调由于画家自身的嗜好而不同的。这是当然之理，然而时间和场所的限制也是当然之事。 （[日]夏目漱石：《旅宿》 《夏目漱石选集》第二卷第213页）

(12)只要去听，世界上一切都是音乐

——关于音乐

世传满子是人名/临就刑时曲始成/一曲四调歌八叠/从头便是断肠声。 （白居易：《何满子》 《全唐诗》第5213页）

黛玉道："琴者，禁也。古人制下，原以治身，涵养性情，抑其淫荡，去其奢侈。若要抚琴，必择静室高斋，或在层楼的上头，在林石的里面，或是山巅上，或是水涯上。再遇着那天地清和的时候，风清月朗，焚香静坐，心不外想，气血和平，才能与神合灵，与道合妙。所以古人说'知音难遇'，若无知音，宁可独对着那清风明月，苍松怪石，野猿老鹤，抚弄一番，以寄兴趣，方为不负了这琴。还有一层，又要指法好，取音好。若必要抚琴，必须衣冠整齐，或鹤氅，或深衣，要如古人的象表，那才能称圣人之器。然后盥了手，焚上香，方才将身就在榻边，把琴放在案上，坐在第五徽的地方儿，对着自己的当心，两手方从容抬起：这才心身俱正。还要知道轻重疾徐、卷舒自若、体态尊重方好。" （曹雪芹：《红楼梦》（三册）第1122页）

高渐离　不，我的确是有进步，而且进步得快。（顿）我从前所达不到的境地，现在是达到了。一击起筑来，我自己就好象融化了一样。音乐和我，打成了一片。我随着竹尺的上下，音波的抑扬，我和大宇宙的生命完全化为了一体。我从前有过一种想法。我以为大宇宙的生命就是音乐。它是无差别的，无形象的，无内外的，一片生动的流，然而又是极有条理，极有秩序，极有抑扬顿挫的、和谐的海。——不，不是从海外面看的海，是从海内面看的海。我不是在一切的外边，我是在一切的内边。这境地，从前我尽力的追求，总追求不到。现在呢？我无心追求，却自然而然地显现了。啊，那里有光，是一片的明光，没有丝毫的黑暗，没有丝毫的污秽，没有丝毫的丑恶。那里有温暖，有一片的清凉，没有丝毫的炎热，没有丝毫的焦燥，也没有丝毫的寒冷。那里是关切幼儿的慈母的心，慈母的眼睛，慈母的智慧。（略略有些激昂，起立而向空中指示）啊，真的，那就是爱，那就是天地的心，那就是人的本性！　（郭沫若：《高渐离》　《郭沫若剧作全集》第二卷第206页）

音乐可以说是群众性最充富的艺术。单就声乐来说，你唱一支歌，无论自编的或现实的，只要你认认真真的唱，当一回事儿唱，你就宣泄了你的某种感情。人家听了你的歌，声入心通，也引起了某种感情。这当儿，你跟人家不但形迹上在一块儿，而且感情上也融和起来了。……就人人会觉得“小己”扩大了，扩大而为同在合唱的“一群”；也可以说“小己”融化了，融化在同在合唱的“一群”里头。感染，激动，团结，组织，都是人群间重要的事项，而音乐却有达成这些事项的直接作用。　（叶圣陶：《略谈音乐与生活》《叶圣陶散文甲集》第425页）

感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无论哪一首激动人心的歌，

最初在哪里听过，那里的情景就会深深地留在记忆里。环境，天气，人物，色彩，甚至连听歌时的感触，都会烙印在记忆的深处，象在记忆里摄下了声音的影片一样。那影片纯粹是用声音绘制的，声音绘制色彩，声音绘制形象，声音绘制感情。只要在什么时候再听到那种歌声，那声音的影片便一幕幕放映起来。（吴伯箫：《歌声》《吴伯箫散文选》第280页）

萧队长用全力压制自己的悲哀，他走来走去，想起了赵玉林的勇敢，也想起他入党的时候的情形，他的心涌起一阵阵的酸楚，他的眼睛湿润了，不敢抬起来瞅人。他走到一棵榆树底下坐下来，用手指来挖泥木，几下挖出一个小坑来。这个无意识的动作，好象是解救了他一样，他恢复了意志力，又站起来，走到吹鼓手旁边，平常他是不太注意音乐的，这时候，他好象觉得只有吹唱，只有这喇叭，才能减少自己的悲感，才能解除悲哀的压力。（周立波：《暴风骤雨》第225页）

郭祥用他那因连日激战略显嗄哑的嗓子，带了一个头，立刻，在冒着一缕缕蓝烟的狮子峰上，响起了《东方红》的歌声……

这是一支中国人民最熟悉也最心爱的歌曲。多年以前，当一个普通农民用高亢的陕北民歌的曲调，唱出他创作的歌词时，他也许没有想到他是代表了中国大地亿万人民的心声。由于他对党和领袖深沉的热爱和朴实而宏大的感情，这支歌已经成为人民心中的歌和心中的诗。人们经常在各种场合唱它。但是此情此景却似乎有一种特别强烈的东西在感动着自己。当这首歌从他们干裂的嘴唇发出的时候，他们心潮激荡，热血沸腾，似乎看见伟大领袖就在自己身边，就在自己眼前。顿时周身充满了力量和勇气，当前的敌人和困难都显得更加渺小了。（魏巍：《东方》中第676页）

据说，音乐好就好在能按照任何一种感触来调整对音乐的印象。欢乐的人在其中得到的是欢乐，忧愁的人——是忧愁，而在依万·安

德烈奇的耳朵里却充满着山呼海啸的暴风雨。（[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白夜·别人的妻子，床下的丈夫》第132页）

“我们爱唱歌。只有美的人才能够唱得好——我说的美的人，就是爱生活的人。我们爱生活。你瞧，难道在那儿唱歌的那些人做完一天的工作以后就不会疲倦吗？他们从太阳出一直做到太阳落，可是一到月亮出来，他们就已经在——唱歌了！那些不会生活的人就会去睡觉的。那些喜欢生活的人就——唱歌。”（[苏]高尔基：《伊则吉尔老婆子》《高尔基文集》第一卷第306页）

音乐唤起了我们每个人心灵中的人性，原因就在于它是人们需要的，是人人必须的东西。人们变得粗野了，变得残酷了，可是描写爱情的歌词儿，叹惜已经被焚毁的神秘的情书的歌词儿，一下子穿透了鞣熟了的皮肤，穿透了不可渗透的冷漠、无情的保护外壳……看来，每个人都有一段往事，值得回忆呀。（[苏]维克多尔·斯米尔诺夫：《动荡的九月》第255页）

写作这类东西（平庸的音乐）的人是些可怜虫，一无所思，只想挣钱，或是想把他们空虚的人生编造一些幻像，所以才依照一般的方式——或为标新立异起见而全然不照方式——把音符堆砌起来。但便是一个伧夫俗物所配制的音乐，也有一股强烈的生命力，能把天真的心灵激发出狂风骤雨。甚至由俗物唤引起来的幻想，比那些使劲拖曳他的强有力的思想更神秘更自由：因为无意义的动作与废话并不妨碍心灵自身的观照……（[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第69页）

它（音乐）把所有的东西罩上一层薄雾，使一切都显得高尚，美丽，动人。音乐使心灵狂热的需要爱，使它觉得周围的空虚，然后又提供许多幽灵似的对象来填补这空虚。（[法]罗曼·罗兰：《约

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第80页）

对一个天生的音乐家，一切都是音乐。只要是颤抖的，震荡的，跳动的东西，大太阳的夏天，刮风的夜里，流动的光，闪烁的早辰，雷雨，鸟语，虫鸣，树木的呜咽，可爱或可厌的人声，家里听惯的声响，咿咿哑哑的门，夜里在脉管里奔流的血，——世界上一切都是音乐；只要去听就是了。（[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第88页）

要懂得一种异国的音乐，先得学习它的语言，并且不该自以为已经知道这个语言。（[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二册第339页）

音乐是现代许多强烈的溶解剂的一种。那种象暖室般催眠的气氛，或是象秋天般刺激神经的情调，往往使感官过于兴奋而意志消沉。（[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三册第50页）

音乐最容易暴露一个人的心事，泄漏最隐秘的思想。（[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三册第112页）

噢！音乐，打开灵魂的深渊的音乐！你把精神的平衡给破坏了，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心灵是重门深锁的密室。无处使用的精力，与世俯凿的德性与恶癖，都被关在里面生锈；实际而明哲的理性，畏首畏尾的世故，掌握着这个密室的锁钥。它们只给你看到整理得清清楚楚的几格。可是音乐有根魔术棒能把所有的门都打开。于是心中的妖魔出现了。灵魂变得赤裸裸的一无遮蔽……——只要美丽的女神在歌唱，降妖的法师就能监视那些野兽。大音乐家坚强的理性能够催眠他解放出来的情欲。但音乐一停下来，降妖的法师不在的时候，被他惊醒的情欲就要在囚笼中怒吼，找它们的食物了……（[法]罗曼·

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四册第134页）

生命飞逝。肉体与灵魂象流水似的过去，岁月镌刻在老去的树身上。整个有形的世界都在消耗，更新。不朽的音乐，唯有你常在。你是内在的海洋。你是深邃的灵魂。在你明澈的眼瞳中，人生决不会照出阴沉的面目。成堆的云雾，灼热的、冰冷的、狂乱的日子，纷纷扰扰、无法安定的日子，见了你都逃避了。唯有你常在。你是在世界之外的。你自个儿就是一个完整的天地。你有你的太阳，领导你的行星，你的吸力，你的数，你的律。你跟群星一样的和平恬静，它们在黑夜的天空画出光明的轨迹，仿佛由一头无形的金牛拖曳着的银锄。

音乐，你是一个心地清明的朋友，你的月白色的光，对于被尘世的强烈的阳光照得眩晕的眼睛是多么柔和。大家在公共的水槽里喝水，把水都搅浑了；那不愿与世争饮的灵魂却急急扑向你的乳房，寻他的梦境。音乐，你是一个童贞的母亲，你纯洁的身体中积蓄着所有的热情，你的眼睛象冰山上流下来的青白色的水，含有一切的善，一切的恶，——不，你是超乎恶，超乎善的。凡是栖息在你身上的人都脱离了时间的洪流；就有的岁月对他不过是一日；吞噬一切的死亡也没有用武之地了。

音乐，你抚慰了我痛苦的灵魂；音乐，你恢复了我的安静，坚定，欢乐，——恢复了我的爱，恢复了我的财富；——音乐，我吻着你纯洁的嘴，我把我的脸埋在你蜜也似的头发里，我把我滚热的眼皮放在你柔和的手掌中。咱们都不作声，闭着眼睛，可是我从你眼里看到了不可思议的光明，从你缄默的嘴里看到了笑容；我蹲在你的心头听着永恒的生命跳动。（[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四册第195页）

罗兰佐　来啊！奏起一支圣歌来唤醒狄安娜女神；用最温柔的节奏倾注到你们女主人的耳中，让她被乐声吸引着回来。

杰西卡　我听见了柔和的音乐，总觉得有些惆怅。

罗兰佐　这是因为你有一个敏感的灵魂。你只要看一群不服管束的畜生，或是那野性未驯的小马，逞着它们奔放的血气，乱跳狂奔，高声嘶叫，倘然偶尔听到一声喇叭，或是任何乐调，就会一齐立定，它们狂野的眼光，因为中了音乐的魅力，变成温和的注视。所以诗人会造出俄耳甫斯用音乐感动木石、平息风浪的故事，因为无论怎样坚硬顽固狂暴的事物，音乐都可以立刻改变它们的性质；灵魂里没有音乐，或是听了甜蜜和谐的乐声而不会感动的人，都是擅于为非作恶、使奸弄诈的；他们的灵魂像黑夜一样昏沉，他们的感情象鬼域一样幽暗；这种人是不可信任的。（[英]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　《莎士比亚全集》第三集第89—90页）

音乐好象感觉落到寂静上/这种激情我们能感受，却不理解。（[美]沃莱斯·斯蒂文斯：《最高虚构笔记》　《美国现代诗选》第63页）

附录：

本辞典选用书目

中　　国

诗经今注	高亨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楚辞集注	朱熹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中华书局1983年版
全唐诗		中华书局1960年版
鲍参军集注	钱仲联增补集说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陈子昂诗注	彭庆生注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李太白全集	王琦注	中华书局1977年版
杜诗详注	仇兆鳌注	中华书局1979年版
樊川诗集注	冯集梧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刘禹锡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王右丞集笺注	赵殿成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全宋词		中华书局1965年版
宋诗选注	钱钟书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西崑酬唱集注	王仲荦注	中华书局1980年版
花间集校	赵崇祚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苏轼诗集	王文浩辑注	中华书局1982年版
李清照集		中华书局1962年版
范石湖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陆游集		中华书局1976年版
姜白石词校注	夏承焘校　吴无闻注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元好问诗选	郝树侯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唐宋传奇选	张友鹤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金元明清词选	夏承焘等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全金元词		中华书局1979年版
金元散曲		中华书局1964年版
汤显祖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牡丹亭	汤显祖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清诗选	福建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版
古本水浒传	施耐庵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东周列国志	冯梦龙、蔡元放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西游记	吴承恩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版
三国演义	罗贯中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
封神演义	许仲琳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版
警世通言	冯梦龙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古今小说	冯梦龙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版
醒世恒言	冯梦龙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拍案惊奇	凌濛初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版
二刻拍案惊奇	凌濛初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
康熙诗选	卜维义等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聊斋志异	蒲松龄编	齐鲁书社1982年版
红楼梦	曹雪芹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镜花缘	李汝珍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版
龚自珍诗选	刘逸生选注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老残游记	刘鄂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版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吴趼人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官场现形记	李宝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年版
孽海花	曾朴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梁启超诗文选	方志钦等注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歧路灯	李绿园著	中州书画社1980年版
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	王季思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年版
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	王季思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黄遵宪诗选	钟贤培等选注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陶行知诗歌选	吴一德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鲁迅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
知堂文集	周作人著	上海书店1981年版
夏丏尊文集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欧阳予倩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李大钊选集		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半农杂文	刘半农著	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版
李劼人选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郭沫若剧作全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
武则天	郭沫若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叶圣陶散文(甲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许地山(中国现代作家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徐懋庸全集(第一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韬奋文集		北京三联出版社1955年版
徐志摩全集		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3年版
徐志摩诗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郁达夫文集		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
郁达夫诗词抄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茅盾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茅盾散文速写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方令孺散文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朱自清选集		开明书店1952年版
王统照文集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庐隐选集	肖凤等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石评梅选集	屈毓秀等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田汉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白夜	丽尼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白薇作品选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郑振铎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丰子恺散文选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杂拌儿	俞平伯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可爱的中国	方志敏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陆蠡散文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岑桑散文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闻一多诗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闻一多诗文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
老舍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老舍剧作全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
老舍散文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曹靖华散文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瞿秋白诗文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朱湘(中国现代作家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冰心文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三寄小读者	冰心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年版
蒋光慈文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鲁彦散文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鲁彦散文集		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
沈从文文集		花城出版社等1982年版
沈从文散文选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艾芜文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沙汀选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涓埃集	沙汀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巴金选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巴金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胡也频选集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药眠散文选	黄药眠著	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绀弩散文	聂绀弩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丁玲文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赵树理文集		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
蔓草拾零	陈学昭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靳以选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吴伯箫散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冯至诗文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
夏衍剧作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

宋之的散文选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芦焚散文选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谢冰莹作品选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女兵自传	谢冰莹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八月的乡村	肖军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李广田散文选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王以仁选集		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杜埃自选集		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吴组湘小说散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周立波选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暴风骤雨	周立波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山乡巨变	周立波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梁遇春散文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柳暗花明	欧阳山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殷夫集		浙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围城	钱锺书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张天翼文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罗烽文集		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黄秋耘散文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郭风散文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灯火集	郭风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月下集	郭小川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小城春秋	高云览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肖红散文选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生死场	肖红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呼兰河传	肖红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叶紫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孙犁文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孙犁散文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荒煤散文选	陈荒煤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上海的早晨	周而复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王西彦散文选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唐弢杂文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
萧乾选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萧乾散文特写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一本褪色的相册	萧乾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山寺暮	严文井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版
刘白羽散文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方纪散文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吕梁英雄传	马峰　西戎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李自成	姚雪垠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版
杨朔散文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天山牧歌	闻捷著	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北上	李伯钊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原野	曹禺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鱼游春水	黎先耀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何其芳散文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阿英散文选	钱小云等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大风歌	陈白尘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阿Q正传	鲁迅原著陈白尘改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
新儿女英雄传	孔厥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画像——凤子散文小说选集		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柯灵散文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宝石的红星	艾青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今昔吟	臧克家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臧克家散文小说集		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长河浪花集	秦牧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秋林红果	秦牧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花蜜和蜂刺	秦牧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魏巍散文集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东方	魏巍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何为散文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拾到的纪念册	柯蓝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早霞短笛	柯蓝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袁鹰散文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红旗谱	梁斌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
野火春风斗古城	李英儒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开不败的花朵	马加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离离原上草	公刘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吴祖光剧作选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
创业史	柳青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
青春之歌	杨沫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杨沫散文选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林海雪原	曲波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望云海	曾敏之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黎明的河边	峻青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红岩	罗广斌　杨益言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
保卫延安	杜鹏程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苦菜花	冯德英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
穆青散文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徐迟散文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哥德巴赫猜想	徐迟著	
李双双小传	李准著	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
黄河东流去	李准著	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
茹志鹃小说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黄宗英报告文学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故土	苏叔阳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左邻右舍	苏叔阳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
权与法	邢益勋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

咸亨酒店	梅阡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
豹子湾的战斗	马吉星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马克思留亡伦敦	赵寰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
清宫外史	杨树彬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
灰色王国的黎明	中杰英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孙中山与宋庆龄	耿可贵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沉重的翅膀	张洁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刘心武短篇小说选		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钟鼓楼	刘心武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夜的眼及其他	王蒙著	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
高晓声1982年小说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救救她	赵国庆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
少帅传奇	赵云声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永远是春天	谌容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周克芹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冬天里的春天	李国文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秦王李世民	颜海平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
未来在召唤	赵梓雄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詹天佑	濮思温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
于无声处	宗福先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
重庆谈判	刘沧浪等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芙蓉镇	古华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戊戌喋血记	任光椿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辛亥风云录	任光椿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陈祖芬报告文学选		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的旋风	罗达成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方的爱	鲁光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男子汉	鲁光著	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
陈毅市长	沙叶新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枫杨与野草的歌	彦火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新星	柯云路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陈建功小说选			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双桅船	舒婷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北岛诗选	北岛著		新世纪出版社1986年版
深海的追寻	刘再复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温暖的情思	刘湛秋著		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
召树屯	岩叠等翻译整理		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新疆歌谣	中国作协新疆分会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西藏歌谣	中共西藏工委宣传部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革命烈士诗抄	肖三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
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上中下)			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
新诗选	社科院文研所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中国新诗选	臧克家编选		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
中国新诗萃	谢冕等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重放的鲜花			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红旗歌谣	郭沫若等编		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
1982年诗选	诗刊社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1983年诗选	诗刊社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1984年诗选	诗刊社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1984年文学作品精选	张承志等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朦胧诗选	阎月君等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俄　国

普希金抒情诗选集	普希金著	查良铮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普希金长诗选	普希金著	余振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上尉的女儿	普希金著	孙用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普希金爱情诗选	普希金著	汤毓强等译	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杜布罗夫斯基	普希金著	刘辽逸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死魂灵	果戈里著　满涛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果戈里小说选	果戈里著　满涛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谁之罪?	赫尔岑著　楼适夷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平凡的故事	冈察洛夫著　周朴之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奥勃洛摩夫	冈察洛夫著　齐蜀夫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悬崖	冈察洛夫著　翁文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当代英雄	莱蒙托夫著　草婴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莱蒙托夫诗选	莱蒙托夫著　余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一个地主的早晨	列夫·托尔斯泰著　草婴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复活	列夫·托尔斯泰著　汝龙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战争与和平	列夫·托尔斯泰著　董秋斯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安娜·卡列尼娜	列夫·托尔斯泰著　周扬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处女地	屠格涅夫著　巴金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父与子	屠格涅夫著　黄伟经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烟	屠格涅夫著　王金陵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春潮	屠格涅夫著　苍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爱之路	屠格涅夫著　黄伟经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涅克拉索夫诗选	涅克拉索夫著　魏荒弩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	涅克拉索夫著　飞白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白夜·别人的妻子，床下的丈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王庚年译	漓江出版社1981年版
罪与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岳麟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白痴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耿济之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赌徒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刘宗次译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卡拉马佐夫兄弟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耿济之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被欺凌与被侮辱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南江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死屋手记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曾宪溥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阿尔布卓夫戏剧选	阿尔布卓夫著 白嗣宏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罗佐夫戏剧选	罗佐夫著 粟周熊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谢德林短篇作品选	谢德林著 石枕川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波谢洪尼耶遗风	谢德林著 斯庸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序幕	车尔尼雪夫斯基著 周朴之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怎么办？	车尔尼雪夫斯基著 蒋路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契诃夫小说选	契诃夫著 汝龙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契诃夫戏剧集	契诃夫著 焦菊隐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决斗	库普林著 潘安荣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中短篇小说选	库普林著 蓝英年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新路	伊凡·蒲宁著 戴骢等译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	濅宁著　章其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布宁中短篇小说选	布宁著　陈馥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俄国短篇小说选	蒋路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苏　　联

铁流	绥拉菲摩维支著 曹靖华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高尔基文集	高尔基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高尔基剧作集	高尔基著　芳信等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苦难的历程	阿·托尔斯泰著 朱雯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亡命者	阿·托尔斯泰著 李忠清译	海峡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水泥	革拉特珂夫著 叶冬心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妓女	米尔内著　李明晏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教育诗	马卡连柯著　许磊然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合巴耶夫	富尔曼诺夫著 郑泽生等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解冻	爱伦堡著　钱诚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人·岁月·生活	爱伦堡著　冯南江等译	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
第四十一	拉夫列尼约夫著 曹靖华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火	费定著　叶冬心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城与年	费定著　曹靖华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
马雅可夫斯基选集	马雅可夫斯基著 余振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巴甫连柯著　草婴译	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俄罗斯森林	列昂诺夫著	姜长斌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青年近卫军	法捷耶夫著	水夫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毁灭	法捷耶夫著	鲁迅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船长与大尉	卡维林著	于光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新垦地	肖洛霍夫著	草婴译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梅益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野茫茫	巴巴耶夫斯基著	力冈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哥萨克镇	巴巴耶夫斯基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落角	柯切托夫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叶尔绍夫兄弟	柯切托夫著	龚桐等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青春常在	柯切托夫著	刘恩鸿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库兹涅茨桥	丹古洛夫著	史岷学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人血不是水	斯捷尔玛赫著	文颖译	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
火箭轰鸣	卡姆布洛夫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战争的回声	卡里宁著	家骥等译	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
日日夜夜	西蒙诺夫著	陈昌浩等译	时代出版社1954年版
没有战争的二十天	西蒙诺夫著	吴元迈	安徽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译	
青春激荡	安德列耶夫著		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
		刘寰宇译	
癌病房	索尔仁尼琴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年版
		荣如德译	
奇特的一生	格拉宁著	侯焕之等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77年版
沼泽地上的人们	梅列日著	刘光杰等译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选择	邦达列夫著	王燎等译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鱼王	阿斯塔菲耶夫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年版
		夏仲翼等译	
老人	特里丰诺夫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年版
		张草纫译	
青春	鲍依琴柯著	孺子牛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版
自然而然	巴鲁兹金著	迟误等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一日长于百年	艾特玛托夫著		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
		张会森等译	
没有战争的年代	阿纳尼耶夫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年版
		唐海等译	
一生不能死两次	科茹霍娃著	武文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动荡的九月	斯米尔诺夫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郑泽生等译	
苏联当代诗选	乌兰汗编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4年版

法　国

喜剧六种	莫里哀著	李健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年版
波斯人的信札	孟德斯鸠著	罗大冈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版

	译		
伏尔泰小说选	伏尔泰著	傅雷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忏悔录	卢梭著	黎星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戏剧二种	博舍玛著	吴达元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红与黑	司汤达著	罗玉君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赛查·皮罗多盛衰记	巴尔扎克著	傅雷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都尔的本堂神甫 比哀兰德	巴尔扎克著	傅雷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邦斯舅舅	巴尔扎克著	傅雷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米露埃·雨儿胥	巴尔扎克著	高名凯译	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
农民	巴尔扎克著	陈占元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交际花盛衰记	巴尔扎克著	徐和谨等译	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欧也妮·葛朗台 高老头	巴尔扎克著	傅雷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基督山伯爵	大仲马著	蒋学模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安琪罗	雨果著	刘小惠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悲惨世界	雨果著	李丹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巴黎圣母院	雨果著	陈敬容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笑面人	雨果著	鲁膺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九三年	雨果著	郑永慧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梅里美小说选	梅里美著	郑永慧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高龙芭	梅里美著	戴望叔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伊尔的美神	梅里美著	黎烈文译	广州光华出版社
木工小史	乔治·桑著	齐香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安吉堡的磨工	乔治·桑著	罗玉君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缪塞中篇小说集	缪塞著	成钰亭译	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
缪塞戏剧选	缪塞著	李玉民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鲍狄埃诗选	鲍狄埃著　张英伦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包法利夫人	福楼拜著　李健吾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茶花女	小仲马著　张英伦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海底两万里	儒勒·凡尔纳著　曾觉之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
气球上的五星期	儒勒·凡尔纳著　王汶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八十天环游地球	儒勒·凡尔纳著　沙地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
神秘岛	儒勒·凡尔纳著　联星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柏林之围	都德著　赵少侯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一个女人的沉沦	都德著　刘方译	北京十月出版社1984年版
小东西	都德著　郝运译	平明出版社1955年版
崩溃	左拉著　华素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妇女乐园	左拉著　侍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劳动	左拉著　毕修勺译	文化生活出版社1953年版
萌芽	左拉著　倪爱禧等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饕餮的巴黎	左拉著　李青崖译	国际文化服务社1954年版
诸神渴了	法朗士著　萧甘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一生　漂亮朋友	莫泊桑著　盛澄华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温泉	莫泊桑著　王振孙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搏斗	罗曼·罗兰著　陈实等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约翰·克利斯朵夫	罗曼·罗兰著　傅雷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罗曼·罗兰革命剧选	罗曼·罗兰著　齐放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蒂博一家	马丁·杜·加尔著 王晓峰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爱的沙漠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著 石横山等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伯尔中短篇小说选	伯尔著 潘子立等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橡皮	阿·罗布·格里耶著 林青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蒙塞拉	埃·罗布莱斯著 沈大力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
法国中篇小说选	郭麟阁等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法国近代名家诗选	范希衡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法国现代诗选	罗洛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英　国

坎特伯雷故事	乔叟著 方重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莎士比亚全集	莎士比亚著 朱生豪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莎士比亚全集(11)	莎士比亚著 张谷若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格列佛游记	斯威夫特著 张健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兰登传	斯末莱特著 杨周翰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威克菲牧师传	哥尔斯密著 伍光健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彭斯诗选	彭斯著 王佐良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爱丁堡监狱	华特·司各特著 陈兆林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艾凡赫	华特·司各特著 刘尊棋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拜伦诗选	拜伦著 查良铮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唐璜	拜伦著 朱维基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雪莱诗选	雪莱著　江枫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济慈诗选	济慈著　朱维基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名利场	萨克雷著　杨必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大卫·科波菲尔	狄更斯著　董秋斯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艰难时世	狄更斯著　金增韬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匹克威克外传	狄更斯著　蒋天佐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老古玩店	狄更斯著　许君远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双城记	狄更斯著　罗稷南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简爱	夏洛特·勃朗蒂著　李霁野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呼啸山庄	艾米莉·勃朗特著　杨苡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玛丽·巴顿	盖斯凯尔夫人著　荷枚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	乔治·爱略特著　祝融等译	平明出版社1955年版
还乡	哈代著　张谷若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无名的裘德	哈代著　张谷若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德伯家的苔丝	哈代著　张谷若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卡斯特桥市长	哈代著　侍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快乐王子集	王尔德著　巴金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
王尔德戏剧选	王尔德著　钱之德译	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戏剧三种	肖伯纳著　潘家洵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有产业的人　福尔赛世家(一)	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周煦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骑虎　福尔赛世家(二)	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周煦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出租　福尔赛世家(三)	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周煦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苹果树	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董衡巽译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刀锋	毛姆著 秭佩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人性的枷锁	毛姆著 雨嘉等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月亮和六便士	毛姆著 傅惟慈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吕蓓卡	达夫妮·杜穆里埃著 林智玲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蝇王	威廉·戈尔丁著 龚志成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近代英国诗抄	杨宪益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美　　国

霍桑短篇小说集	霍桑著 陈冠商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红字	霍桑著 侍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白鲸	麦尔维特著 曹庸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草叶集选	惠特曼著 楚图南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
竞选州长	马克·吐温著 张友松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汤姆·索亚历险记	马克·吐温著 张友松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哈克贝利·弗恩历险记	马克·吐温著 张振先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欧·亨利著 王仲年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嘉莉妹妹	德莱塞著 裘柱常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珍妮姑娘	德莱塞著 傅东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马丁·伊登	杰克·伦敦著 吴劳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热爱生命	杰克·伦敦著 万紫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奥尼尔剧作选	奥尼尔著 荒芜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漫长的旅程　榆树下的恋情	奥尼尔著　欧阳基等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大人物盖茨比	菲茨杰拉德著　范岳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福克纳著　杨岂深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老人与海	海明威著　海观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永别了，武器	海明威著　林疑今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午夜情	西德尼·谢尔顿著　丁振祺等译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战争风云	赫尔曼·沃克著　施咸荣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飘	玛格丽泰·密西尔著　傅东华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辛格短篇小说集	辛格著　万紫等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卢布林的魔术师	辛格著　鹿金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奥德茨剧作选	奥德茨著　陈良廷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乐观者的女儿	尤多拉·韦尔蒂著　主万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富人穷人	欧文·肖著　施威荣等译	外国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玻璃动物园	威廉斯著　鹿金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伙计	马拉默德著　叶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阿瑟·密勒剧作选	阿瑟·密勒著陈良廷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雨果先生	艾·马尔兹著　荒芜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
根	阿历克斯·哈利著　陈尧光等译	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版
五号屠场　囚犯	库尔特·冯尼古特著　云彩等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美玉现代诗选	赵毅衡编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老人河(美国中篇小说集)		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德　国

戏剧两种	莱辛著　商章孙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歌德戏剧三种	歌德著　韩世钟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少年维特的烦恼	歌德著　董衡巽译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歌德诗集	歌德著　钱春绮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浮士德	歌德著　董问樵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阴谋和爱情	席勒著　廖辅叔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海涅选集	海涅著　张玉书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臣仆	亨利希·曼著 傅惟慈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布登勃洛克一家	托马斯·曼著 傅惟慈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托马斯·曼中短篇小说集	托马斯·曼著 刘德中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布莱希特选集	布莱希特著　姚可崑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古　希　腊

悲剧二种	埃斯库罗斯著 罗念生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悲剧二种	欧里庇得斯著 罗念生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阿里斯托芬喜剧二种	阿里斯托芬著 罗念生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奥　地　利

城堡	卡夫卡著　汤永宽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斯·茨威格小说选	茨威格著　张玉书等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匈 牙 利

裴多菲诗选	裴多菲著　兴万生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意 大 利

神曲	但丁著　朱维基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十日谈	薄伽丘著	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
斯巴达克思	乔万尼奥里著　李俍民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历史	莫兰黛著　万子美等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波 兰

密茨凯维支诗选	密茨凯维支著　孙用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你往何处去	显克微支著　侍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火与剑	显克微支著　梅汝恺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十字军骑士	显克微支著　陈冠商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显克维支中短篇小说选	显支微支著　陈冠商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傀儡	普鲁斯著　庄端源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捷克斯洛伐克

绞刑架下的报告	伏契克著　蒋咏俊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南 斯 拉 夫

努希奇喜剧选	努希奇著　张文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比 利 时

梅特林克戏剧选	梅特林克著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张裕禾等译		

瑞 典

红房间	斯特林堡著	张道文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戏剧选	斯特林堡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石琴娥等译		

挪 威

培尔·金特	易卜生著	萧乾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易卜生戏剧四种	易卜生著	潘家洵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比昂逊戏剧集	比昂逊著	茅盾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西 班 牙

堂吉诃德	塞万提斯著	傅东华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戏剧选	维加著	朱葆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智 利

诗歌总集	王央乐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印 度

沙恭达罗	迦梨陀娑著	季羡林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戈拉	泰戈尔著	刘寿康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飞鸟集	泰戈尔著	郑振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泰戈尔诗选	泰戈尔著	石真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日　本

万叶集		杨烈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源氏物语	紫式部著	丰子恺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门	夏目漱石著	陈德文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心	夏目漱石著	周大勇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夏目漱石选集	夏目漱石著	胡雪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破戒	岛崎藤村著	柯毅文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叶子	有岛武郎著	谢宜鹏等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波浪	山本有三著	孙福阶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川端康成小说选	川端康成著	叶渭渠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小林多喜二小说选	小林多喜二著	文洁若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树影	佐多稻子著	文洁若等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日本的黑雾	松本清张著	文洁若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官僚们的夏天	城山三郎著	共工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一个北国女人的故事	水上勉著	林怀秋等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雁寺	水上勉著	何平等译	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非色	有吉佐和子著	李德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恍惚的人	有吉佐和子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秀峰等译	
日本古诗一百首	檀可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日本词选	彭黎明等选	岳麓书社1985年版
日本现代诗选	武继平等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阿　富　汗

阿富汗诗选	杜若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朝　　鲜

朝鲜诗选	延边大学朝鲜语系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其　　他

外国散文选	易漱泉等选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外国优秀散文选	《世界文学》编辑部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英美散文六十家	高健编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荒诞派戏剧集	施咸荣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外文学名著精彩议论辞典
作者=
页数=981
SS号=0
出版日期=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
目录
正文